金文文獻集成

第三十册

現代文獻
文字學研究

线装书局

◇中國古文字大系◇

金文文獻集成

現代文獻·銘文及考釋·單器與器群

第二八册

本冊目錄

現代文獻・銘文及考釋・單器與器群

現代文獻

文字學研究



學古發凡

據一九一九年日本説文樓影印本影印

叙

自吳憲齋説文古籀補出而後之急起疾追廣事蒐輯莫如吾老友　高田竹山先生古籀篇列百卷得萬二千餘字增多何止兩倍空前作也所附學古發凡八卷來書述將重刋屬為序予向于其書而讀之矣于此不禁喟然曰書有未曾經我讀讀書固難頭白依然不識字識字更難欲讀書必先識字則凡字書之有功後學豈淺尠哉故遇舊著之闕也有可補則補之舊釋之否也有可正則正之斯為善讀書者　竹山先生磨三十四年光陰能心得若干古字予癖四十餘年錢化僅訂易少許誤文質愚相去又何如耶請仍就古化文字以

言可乎學古發凡卷七摹刀化曰齊造邦端缶化造較讀建為勝寶有匋鉢武平都晋圜㕡匋里濟洵亻鉢足證亦較讀濾省為勝惟第四字長也非端也𩒨長雖異書戈文从𠙴从亽實同与今文何嘗不相似釋端釋就釋亰皆未敢附和由是推論他化吴氏說文古籀補所

謂安臧臧作䏍似係鄉首古化擒鄉桃鄉足證釿非釿為金化二字并書有反文倒文足證䇥充非充乃奇也有半正奇等差足證薔人非藺人似係藿化亻化有別有閔為藺足證彼諸家于簠邦化郭古國以邑易竹猶今以言易邑而釋節西誤也㞷甫少匕即封父古國或

作㞷中㞷南而釋䧹蒲垂䧹等誤也壽石趙地文字明ゝ而釋萬石誤也寶化亦有匋器樹豆里足證而釋燕釋毉等誤也竊意古字之發見五大部分耳一古化一古匋器一殷墟骨甲一古玉器一古銅器乃銅器骨甲文字搜羅不遺餘力而忽置古化古匋器古玉器所引

以為深憾者也設得數人焉分任其艱然後彙而成之不更蔚為大觀乎　竹山先生具此宏願當不河漢斯言予不難撿古化文字鑿擿以贈孰謂有志而學与力不能就哉在對學者言譬諸積水成淵始基必深積土成山始基必厚然則學古發凡一書其亦習古籀之深

厚始基敦書以券之古貨富翁方若序

歲在己巳夏四月

叙

孔子曰、文獻不足、〻則吾能徵之、記汞湮滅、古今相同、誠可歎哉、今欲知三代事迹、唯僅有六經三傳國語國策論孟及諸子數種而已、但近來出土、金石及龜甲獸骨文字、卽是三代真迹、而其所記、與傳來載籍符合者寥〻晨曐、當知載籍事實、頗爲不備矣、且謂、出土文字、三代眞迹、信而無疑者、間少有僞作者、審而鑒之、自可辨識耳、而傳來載籍、多經後人轉寫、或譌脫、或改竄、不能無疑焉、然則、欲究三代事迹知其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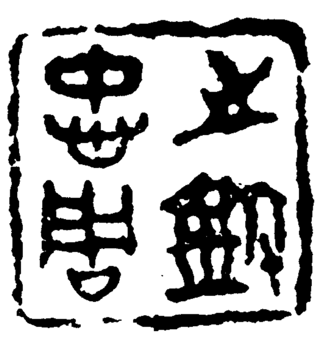
不可不專據出土文字已補載籀之不備也、故余輯古籀篇、研鑽三代文字、閱歲三十有四、聊有期見新獲、今拔其萃、類聚別裁、名曰學古發凡、庶幾爲初學之指鍼、唯今出土文字、未甚加多、文獻不足之歎、古今相同矣、

大正八年歲在己未三月中瀚

識于東京說文樓

竹山逸人高田忠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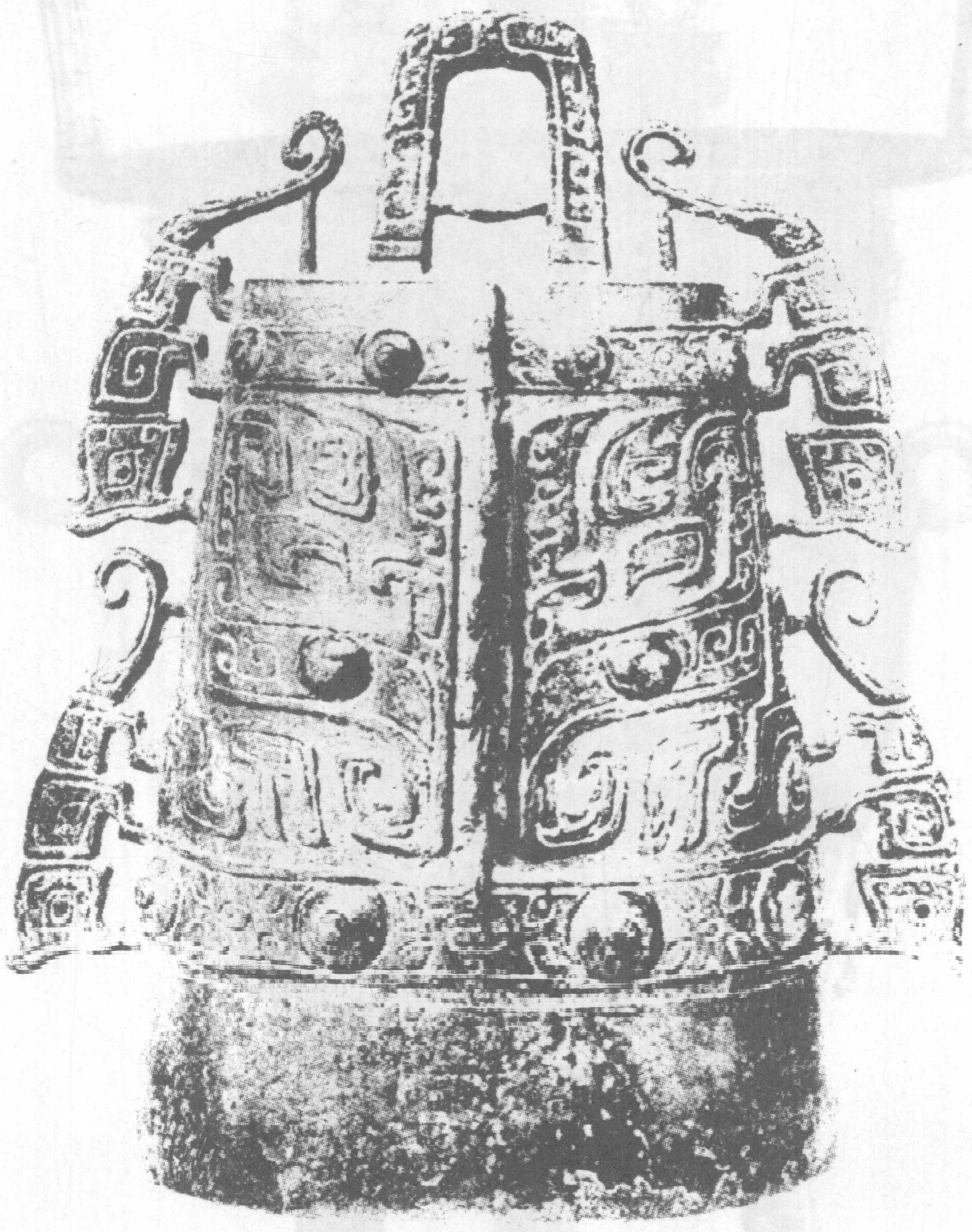
歲在癸亥將刊此稾且爲縮本、夏至秋付印工、偶九月一日、東京大震大災、工舍盪燼、不餘一物、此稾亦隨遇厄、第三至第六三卷化爲灰塵、唯僅存試印一通于說文樓、今當再淨寫、引證篆迹、用其試印影本、故比佗卷縮十之三、是亦可爲當年災害之悲券乎、讀者幸諒焉、

冬十一月下瀚未央學人再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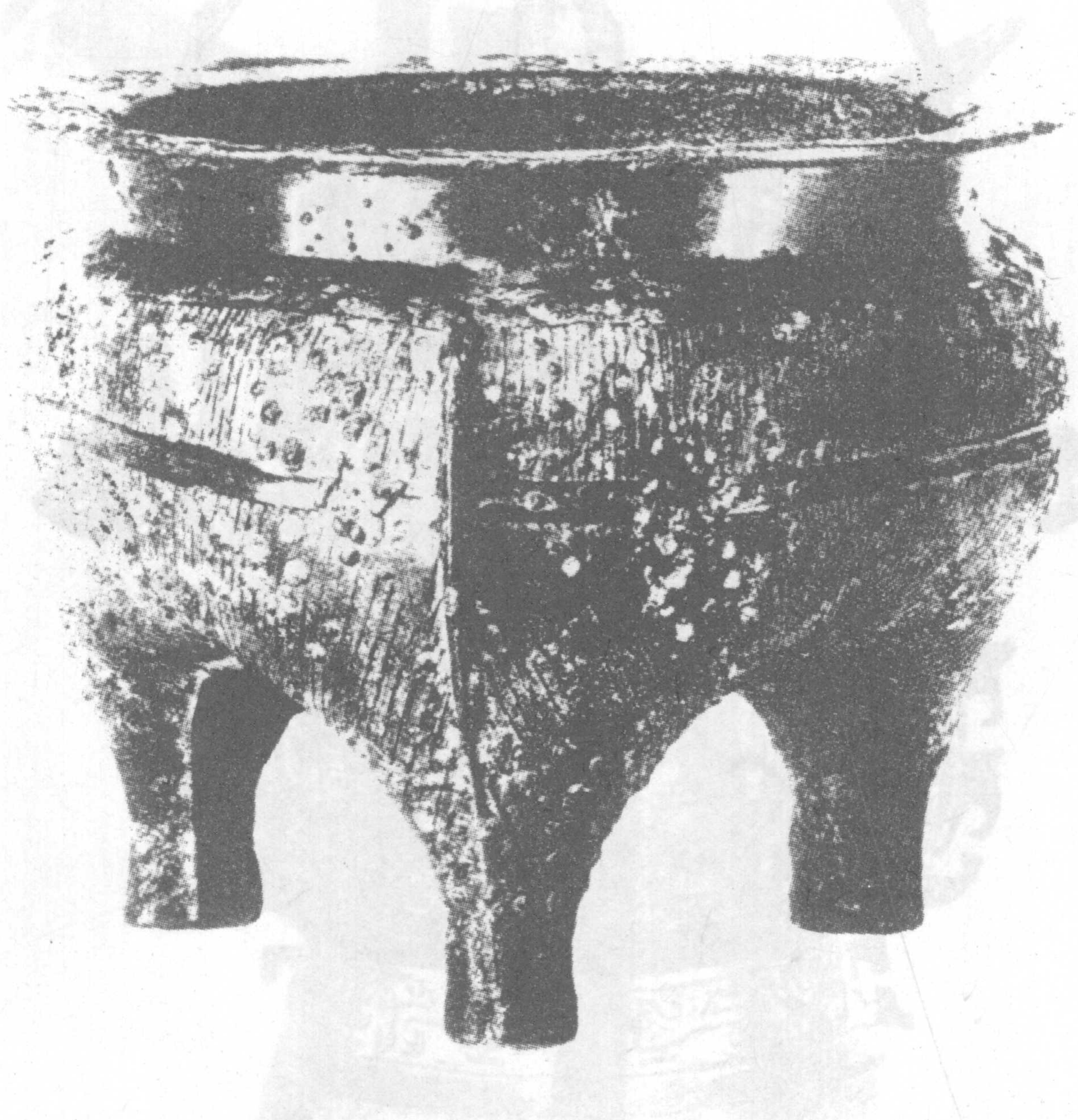
鐘



大阪 住友男爵家藏寶

商周金石龜版圖

鬲



鼎



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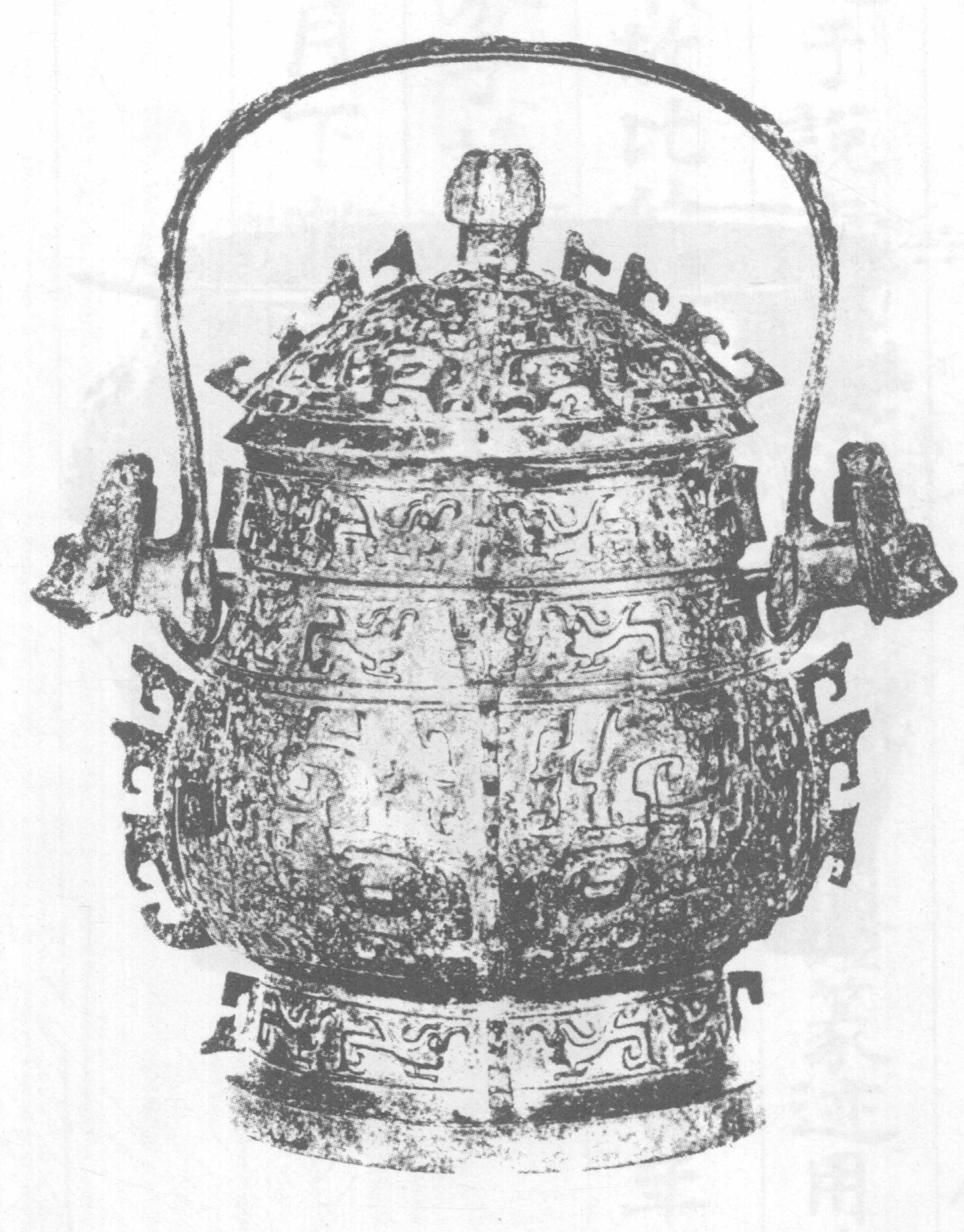
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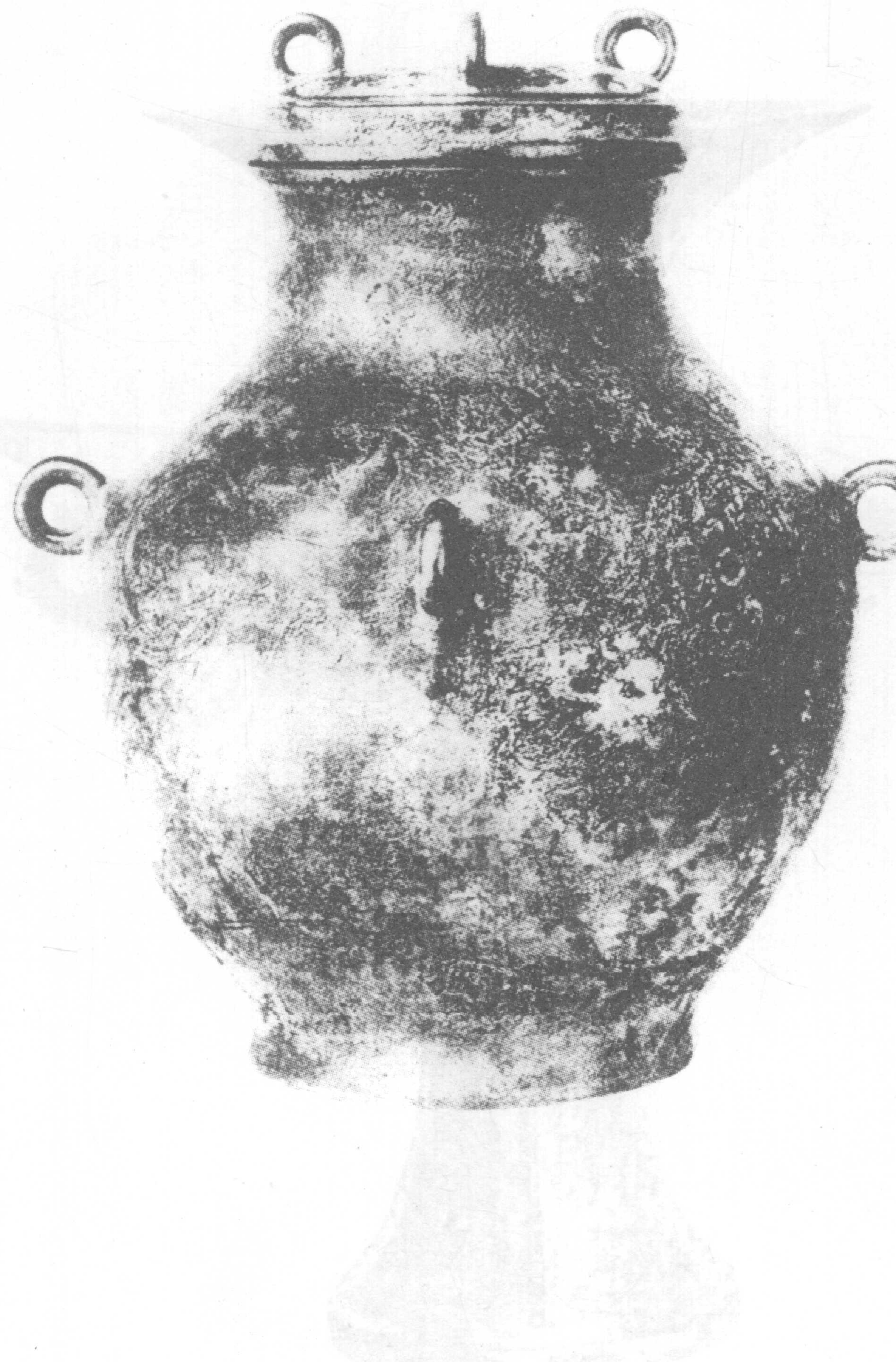
彝



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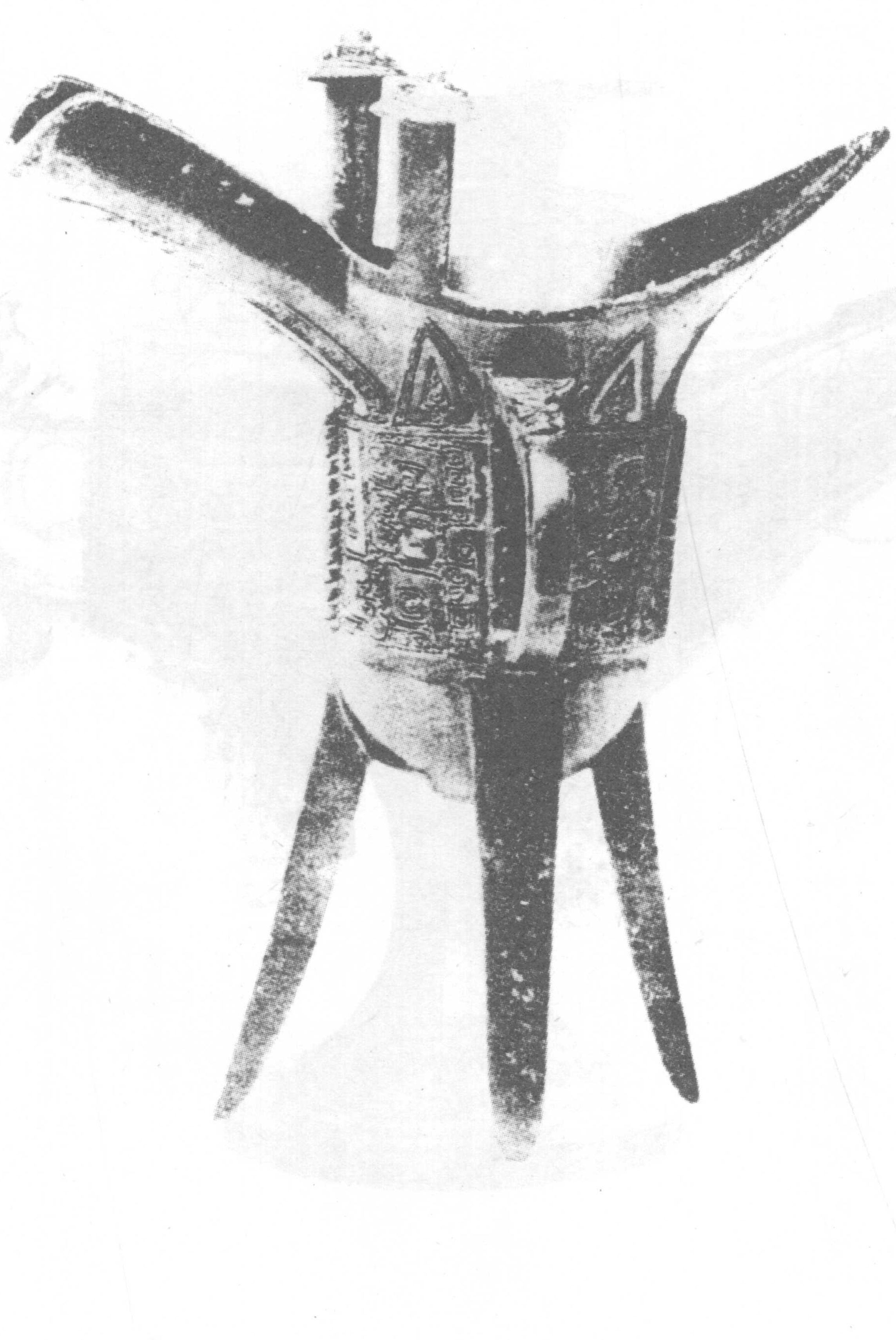
壺



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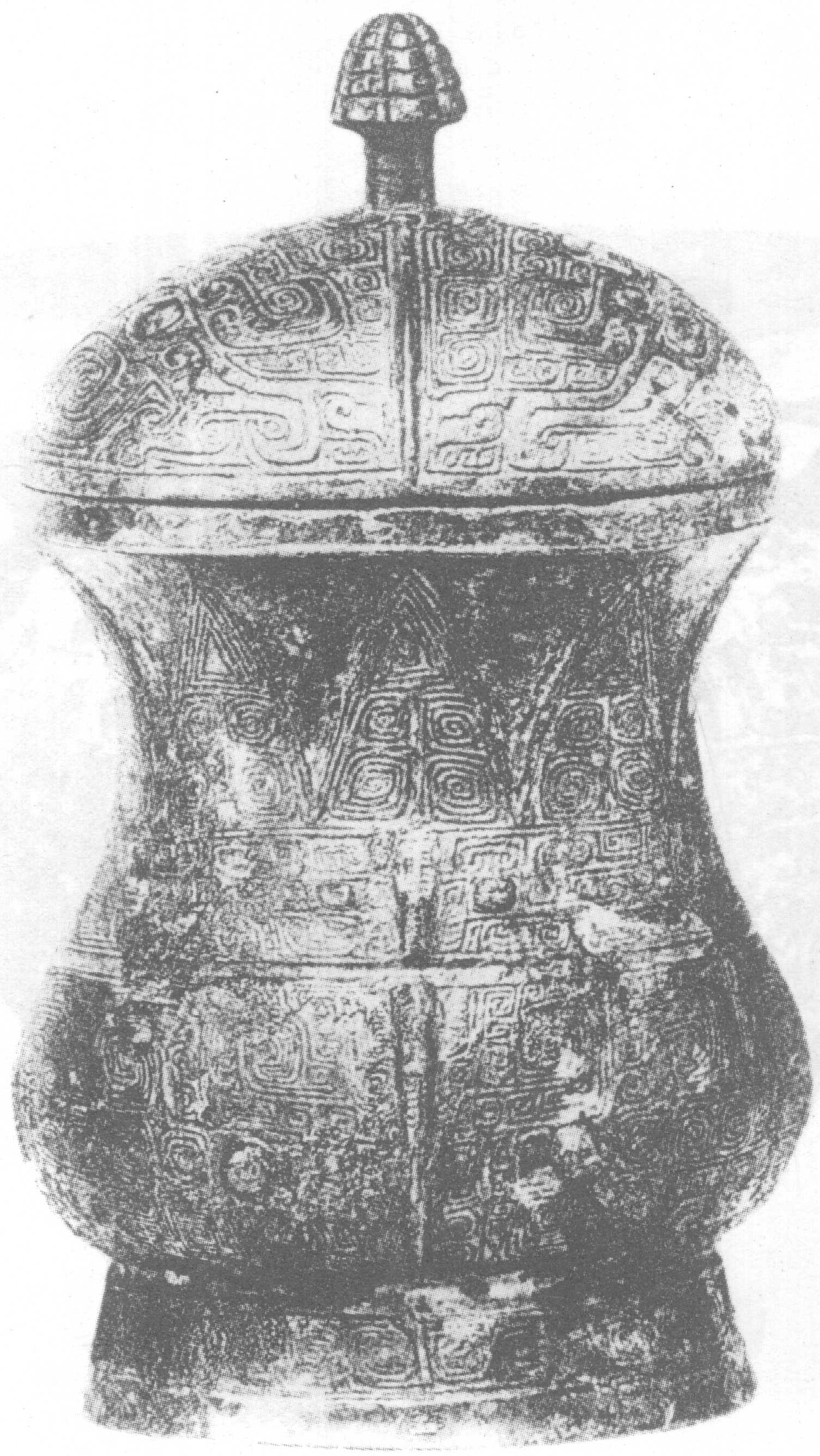
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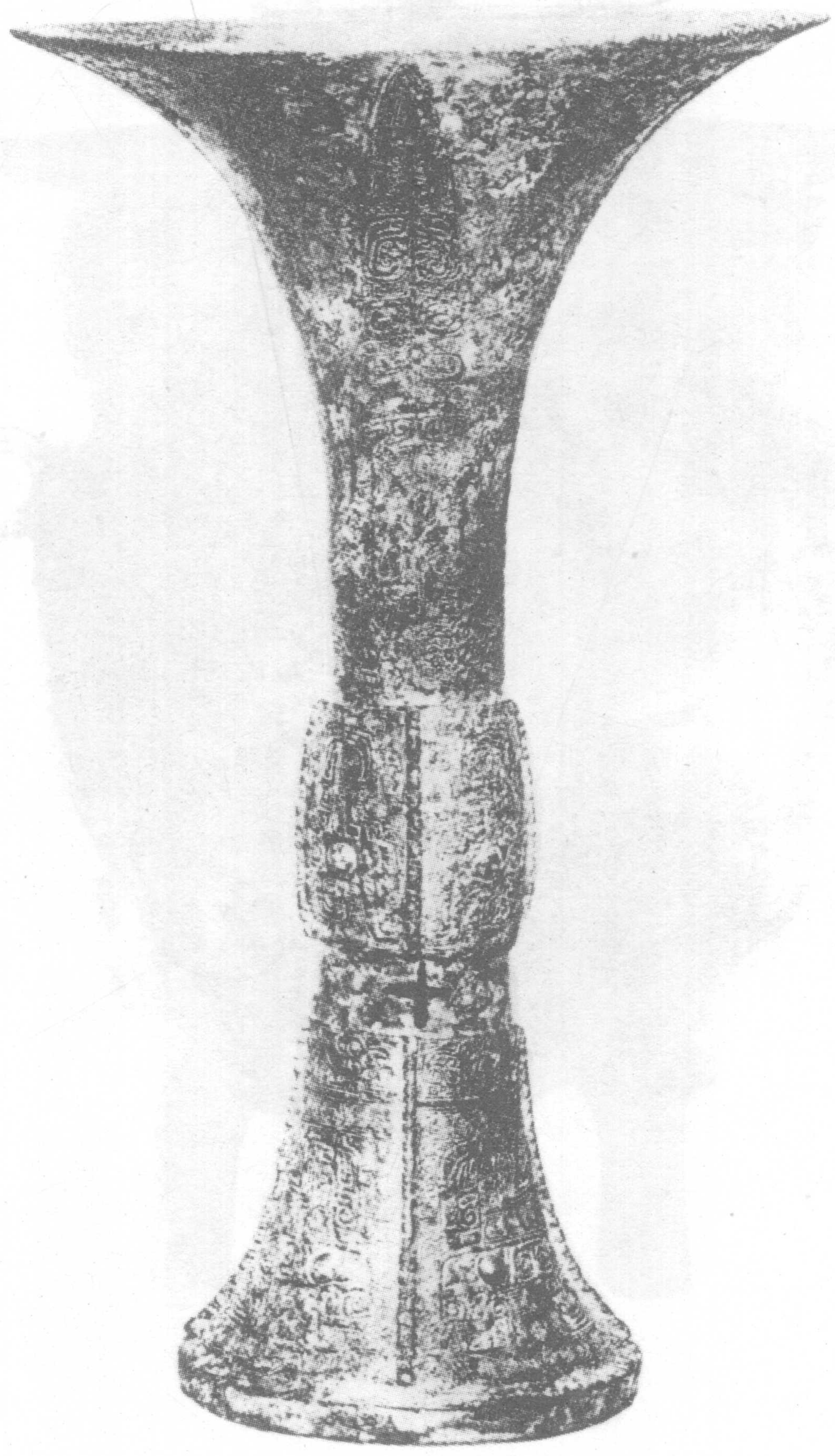
斝



觶



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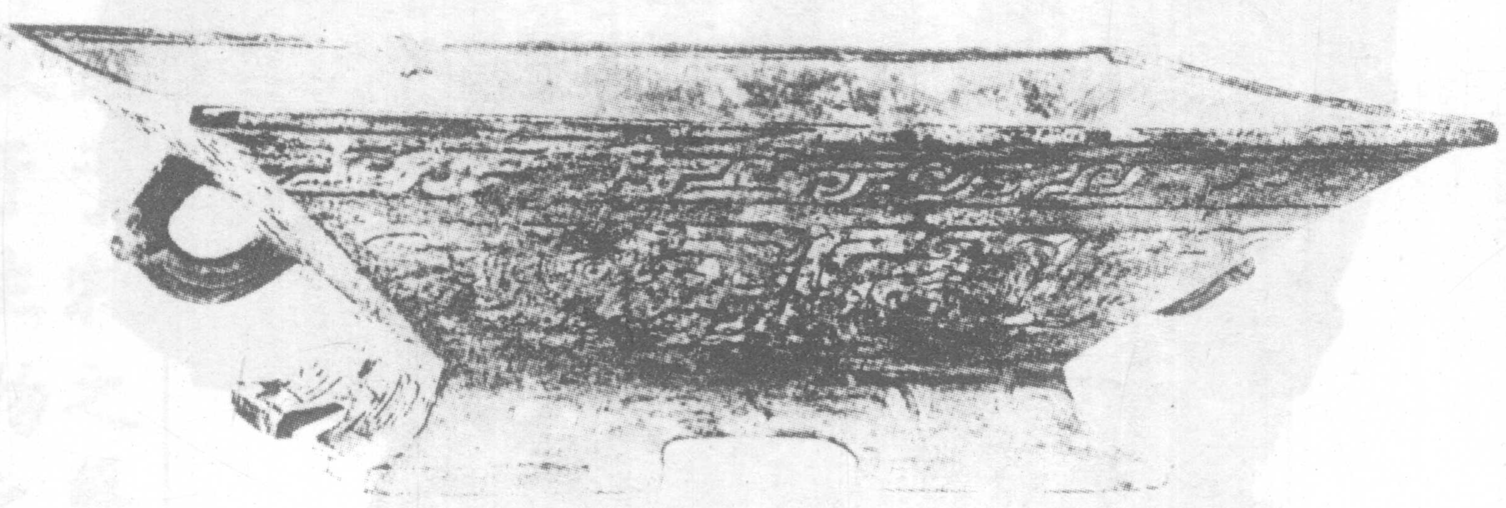
盉



匜



簠



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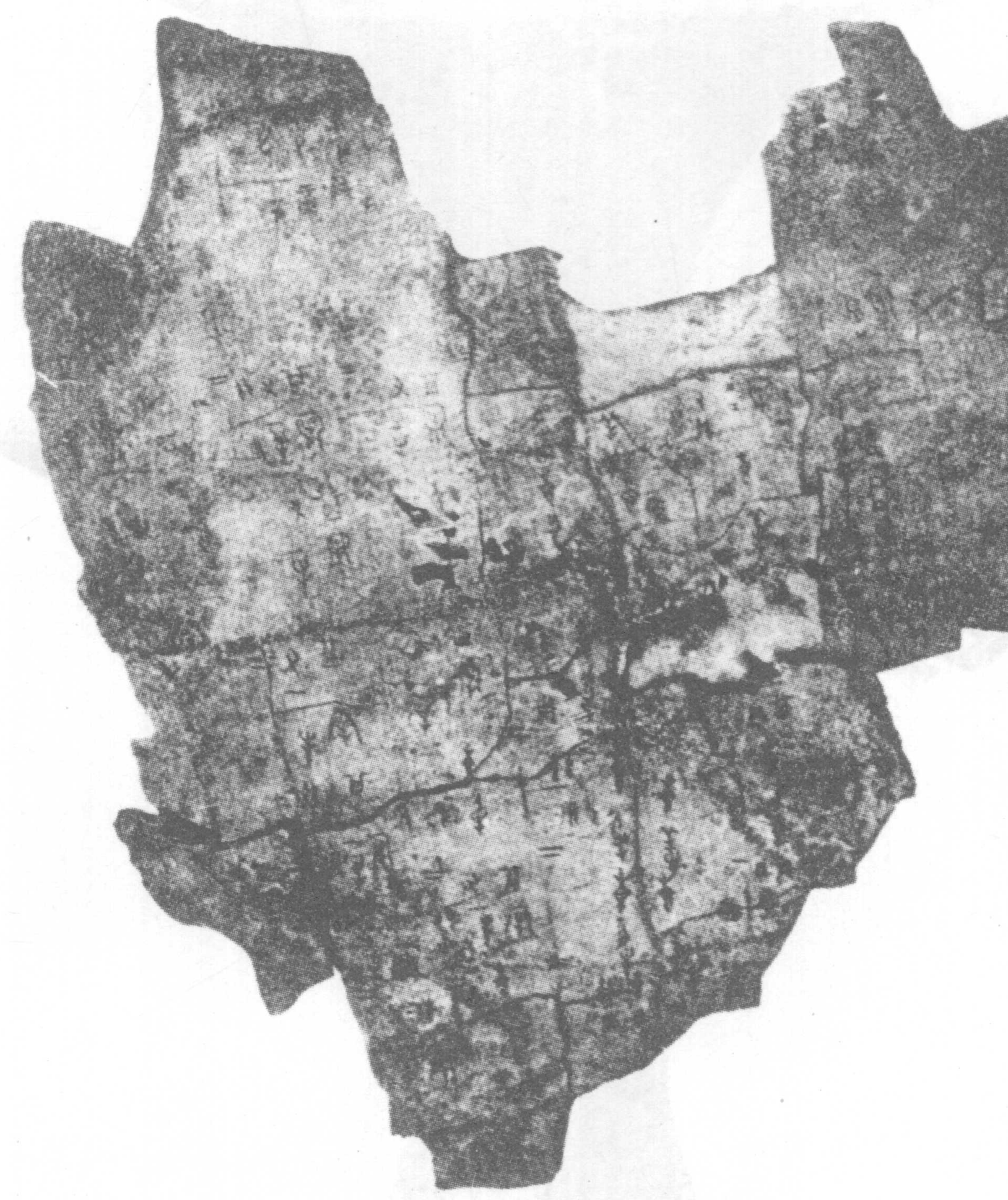
豆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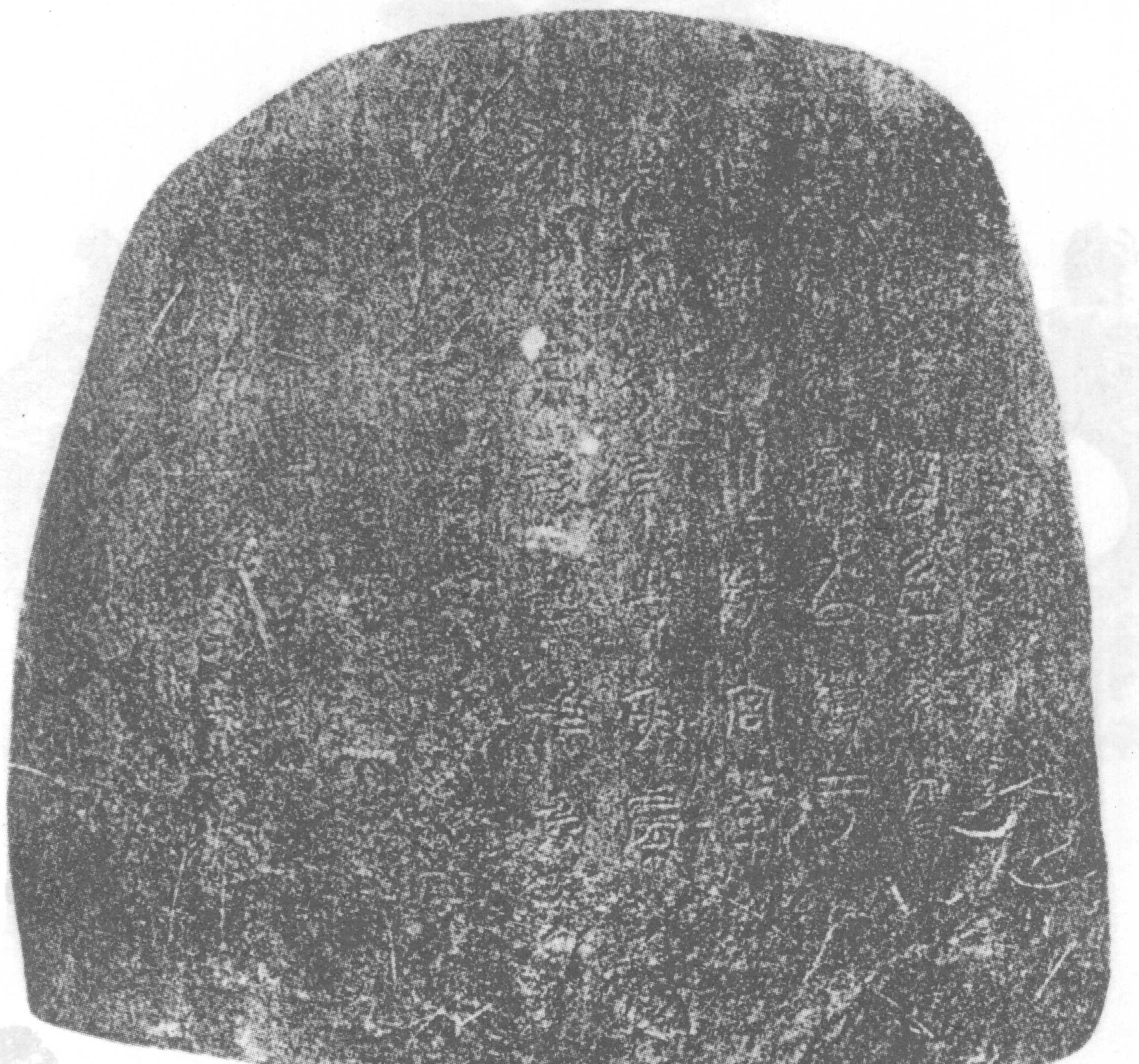


龜版
卜詞



河井仙郎君藏

石鼓



往年文學博士市村瓚次郎君手照所齎

學古發凡凡例

一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溫古知新、此書專從此指、

一　本書所引篆迹、或載所出、或不載所遽、然古籀篇已詳焉、姑從略云、

一　本書所載卜詞、銘文、多皆節略、不揭全文、為避浩緐、唯示要發凡耳、

一　此篇實為古籀篇之拔萃、故學者、能讀本書、以通其指、當知余修古籀篇之微意耳、

學古發凡目次

轉注

叚借

造字始原

文字叚初正音不可知說

以上七十一則

文字變易弟二

文法第三

書法第四

秦國書風出于大篆籀文

以上四十四則

經弟五

證經

可證商書伊尹名一則

可證周書顧命文三則

可證周書君奭所云二則

詩篇文字與卜詞合者一則

詩篇文字與金文合者四則

可以金文證禮經義一則

可以金文證春秋左傳所引事實六則

可以金文證孝義一則

正經

可以金文卜詞正商書高宗肜日之肜字一則

可以卜詞金文正書多士天邑之讀一則

可以金文正書大誥寧王即文王之譌而大誥為武王之命一則

可以金文正書顧命大貝字之讀一則

可以卜詞金文定詩禴祠烝嘗之烝本字一則 附祀字說一則

可以金文正論語亂臣十人之亂及關雎之亂之亂字一則

可以金文定周時官名本字三則

可以金文正經大若字一則

可以金文正經傳粵字一則

補經

可據金文補尚書周誥以下諸篇三則

可以金文補左傳缺一則

以上三十五則

史弟六

證史

可以金文及卜詞證殷商一代要槩

可以金文證周事實者三則(見經弟五)

可以金文證魯國事者一則(見經弟五)

可以金文證鄭國事者三則

可以金文證齊國事一則

可以金文證曹國事一則

可以金文證楚國事二則

可以金文證宋君名一則

可以金文證陳國事一則

可以金文證邾國事一則

可以金文證紀國事一則

可以金文證鄀國事二則

可以金文證黄國事一則

正史

可以金文正史籍殷國名一則
可以金文正史籍周公自征武庚之誤一則
可以金文正史籍田氏字五則
補一則

補史

殷商已有周鹵名四則
殷商已有齊名一則
招為殷商地名又國名四則
匽為殷商國名二則

魯為殷商地名在周為國名一則
師雝父為周初大臣獣為地名國名五則
史記魯世家遺脫一則
魯史遺脫三則
魯重臣名遺脫一則
可補晉史一則
可補吳史二則
可補齊史二則
可補虢史二則
宣王北伐功臣名遺脫一則
可補秦史一則
可補楚史一則
可補宋史一則
可補杞史一則

可補陳史二則
可補紀史二則
可補鄧史一則
邾重臣名遺脫一則
可補鄦史一則
可補鄀史一則
史傳諸侯名遺脫四則
以上七十三則

禮樂第七

殷周禮制

商稱年曰祀又曰祠又稱載、
商一月為正月、亦稱一月、
商有閏之年則稱其末月曰十三月、
商王畿曰京師亦曰大邑
商有中國之稱
商其宗廟宮室之制則有大室
商有南室
商有祠室
商有皿室
商有東寢
商卜祭日
商諸祭名
曰禘曰
曰肜日

曰齜日
曰尞
曰戚
曰福
先祭卜日卜牲其日恆以所祭之祖之生
日
先祭卜者
其卜牲也卜其牝牡
卜其多寡
王親相生
祭供牲以外用諸物
田漁以取鮮
田狩以取禽
臨祭舁冊

祭時牢鬯之數無制定一以卜定之
至殷之官制則有御事
有大史
有大祝
有方
有小臣
有小子
有豎
有婦臣
古曰帝義不同
文武為尊稱武又為謚號
王詣宗廟曰家曰各
又曰赴曰步
又曰之于

又曰往
又曰才（讀為在）
征伐
田狩
田漁
耤田及射御
僕射古官名
古賞賜有臣僕有民人有寶貝有吉金又
及車馬衣服小物
賞賜貝數
拜次
卹死

樂律

鐘鼓樂器之制
樂器之用

殷周易卜

作寶器

寶器之形當據古文知其大槩
祭器
祭祀兼饗宴器
諸侯受諸侯金以作祭器
饗宴器
作饗家臣之器
婚儀用器
作器為壽

玄色
五彩

飲食

飯食
飲歠

以上一百十則

植物動物弟八

植物

艸木之始
艸卉

艸屬有竹
用竹為物

艸屬有禾
禾屬有黍

艸屬有來
來屬有麥

艸屬有朮
禾屬有粟米

米有變形
艸木華葉皆為𠂹形

𠂹者亦華
中又為木

用木為物
木之叚借

艸木之實
艸蔓

動物

牛屬
羊屬

豕屬
犬屬

虎屬
兕屬

豸屬
廌屬

馬屬
象屬

鹿屬
能屬

兔屬
角屬

隹烏屬
虫䖵蟲屬

黽屬
易屬

貝屬
魚屬

卵屬

以上四十一則

通計四百五十二則

學古發凡卷一上

東京　高田忠周　編述

字原弟一

西人曰、六書之工夫、眞是人間一大發明、如此者、非依積世之智識、焉能得完成之、豈獨歸功于倉頡一人邪、此言似有理而未是矣、蓋漢土文字、其初萌于☰☷八卦文（八卦文以前有算數術、有天文學、其程度深淺、固雖不可知、其道啓發已久無可疑者矣、）尒來遞代有文字、史記封禪書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無懷氏虙犧氏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俈堯舜禹湯周成王也、許氏說文解字敘、亦略引此文段氏玉裁注云、援神契曰、三皇無文、而無懷虙羲在五帝以前、焉得有文字乎、五帝以前、亦有記識而已、非必成字黃帝以下、乃各著其字、此說自爲妥當、然其記識亦即當代之文字也、唯其文字、造作之法、未至完成、未有如六書

工夫者、故不得行于世耳、其後至黃帝時、人文發達、當時史官倉頡等、伇命、初自有所創造、而創立六書之目、於是乎造字之法、得以完之、遂至以文字爲濟世之機關、敘又曰、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敎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是也、愚竊謂造字事業、固非容易、必當時大招學者、協同處事、而倉頡專龡其事、故唯傳名一人而已、段氏說文注、又曰、衛恆四體書勢云、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二人皆黃帝史也、諸書多言倉頡、少言沮誦者、文略也、史者記事者也、倉頡爲記事之官、想造記事之法、而文生焉、猶漢平帝時徵爰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故史唯傳爰名之類也、秦程邈創隸書、其法一時徧于天下、一人之功、有能大者矣、倉史之功、可謂偉哉、今人或云、古無倉頡、此爲後世假設人、孔門弟子、無言及者、又六書名、初見周禮、亦出周人工夫、然倉頡名見鶡冠子、周人固知倉頡名、又現今所存三代器銘文字、皆成于六義、豈可謂周以前無六義乎、古傳舊記未可妄臆以排序矣、以何證上說、曰立六書創文字、其初必當製紀數文字、六義發明以前、有算數有天文、皆主于紀數、況書契之用、固重紀數、造字宜先于此矣、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八卦之理已然矣、今見一二三亖後又作四㐅後又作Ⅹ仌後又作六七八九丨又作十同此十字、六書之目、悉存于此中焉、鶡冠子曰、倉頡造法書、始自甲子、況一至十字、非倉頡最初之工夫而誰能爲是邪、六書之目當出于倉史也、六義之要、在于象形、而象形當出于指事、指事出于八卦文、故六義之目、以指事爲首、象形次之、形聲會意次之、轉注叚借次之、夫初造文字、多取于易理也、繫辭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而今見通行文字之建首文、其象形則取於人身者、十之五六、艸木次之、動物次之、是所以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之理也、唯亖之作四、㐅之作Ⅹ、後人改易、今存三代文字、亖四㐅Ⅹ併用、又有一字數體併行者、倉史之迹、存于今而不改者、其數可不爲多矣、又見字體變易例、許愼說文解字敘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

又見下非古字物形不可見條火字注中

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亦其謂也、唯許氏云倉頡僅創象形、六書工夫在後人、蓋非是矣、抑漢土事實、隨知隨古、先哲皆謂漢文字數、殷少於周、而余所新獲、已采收于古籀篇者、殷字數多於周字數、又殷人書法巧於周人書法、又觀其器物製作之巧、殷逾於周、與文字同例、殷之於夏、亦可察矣、傳云禹用九州金、鑄大鼎、當非誣妄之言也、現存古器多無銘者是最

古物、而製作之巧、與殷周同、鑄工之進步、其久遠可知矣、然則無銘之器、必多存夏物、亦當有夏以前之物、但刻銘之例、似始於夏末殷初、而初者文簡、後者文繁、又詳文法例及作器例、　孔子屢偁堯舜、又言夏時、修書則取虞夏堯舜以及周末、其文字同一可知也、但竹冊木牘、其質脆弱、不堪久存、故唐虞以前載籍湮滅而已、夫載籍易亡、唯文字不可亡、文字與言語一日不可廢矣、唐虞文字、即唐虞以前文字也、其中可存倉史之文字、一至十紀數文字、蓋是也、然則六書之目、創于倉史可

謂無疑于舊說矣、飽舊聞、喜新話、人情之恆常、然未可俄雷同剿說、可慎重也、今人為說者云、彼事偽傳也、彼人假設也、然多非有確據明徵不可易者、唯各逞臆見妄想耳、余將俟立異說者舉確據示明徵而改舊說之非也、　夫太古、穴處茅覆住則任也、未可以偁家居、其後聖人、製規矩準繩之法、而後宮殿樓閣、壯宏可見、又被皮飛尾、衣則衣也、未可以偁服飾、其後聖人、製布帛定五色、而黼黻績繡、炫彰可見、食肉啜血、食則食也、未可以偁滋味、其後聖人、為炙烹分五味、而

羹臛膾臨香美可賞、夫規矩準繩也、布帛五色也、烹炙五味也、所以衣食住據以起也、猶於文字之六書也、未有六書而文字安得流行哉、六書者文字之基礎也、然則今存三代文字、必有倉史之迹存者、顯且明矣、或云、詩三百篇亦有六義、其目出于後人、非初先定六義而為三百篇之詩、詩之六義與文字之六書同矣、蓋不然、詩之六義、猶家居有宮殿樓閣之別、衣有黼黻繪繡之別、食有羹臛膾臨

之別、據物立名、非初先製規矩準繩、定布帛五色、分烹炙五味之謂、葢詩六義與文字六書、不可同一論之矣、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葢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

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正名注、馬融云、正百事之名也、鄭玄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此一節、當知孔子置重于正文字、正文字、所以興名教、因知聖人德教之道、必存于文字焉、然則欲知三代之文明者、不可不曉文字、欲曉文字者、不可不審文字之根本、故今艸此篇、以字原為第一、諸目次之、字原語不雅正、固當偁名原、而孫氏詒讓有名原一書、故避于此尒、

學古發凡卷一上終

學古發凡卷一下

東京　高田忠周　編述

六書　又曰六義、

許氏說文解字敍曰、周禮、八歲入小學、段氏注、大戴保傅篇曰、古者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盧景宣注曰、外舍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也、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大子之禮、(下略) 保氏敎國子、先以六書、注、周禮保氏、敎國子六藝、五曰六書、國子者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敎之、保氏養之、而世子亦齒焉、六書者文字聲音義理之總匯也、(下略) 一曰指事、注、劉歆班固首象形次象事、指事卽象事、鄭衆作處事、非、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二丅上下是也、注、指事之別於象形者、形謂一物、事晐衆物、專博斯分、故一擧日月、一擧二丅、二丅所晐之物多、日月祗一物、學者知此、可以得指事象形之分矣、(上下略) 二曰象形、注、劉歆班固鄭衆亦皆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注、有獨體之象形、有合體之象形、獨體如日月水火是也、合體者、從某而又象其形、如眉從目、而以𠂆象其形、箕從竹、而以甘象其形、衰從衣、而以𠂹象其形、𤲞從田、而以𢀚象耕田溝詰屈之形是也、(上下略) 三曰形聲、注、劉歆班固謂之象聲、形聲卽象聲也、其字半主義、半主聲、半主義者取其義而形之、半主聲者、取其聲而形之、不言義者不待言也、得其聲之近似、故曰象聲、曰形聲、鄭衆作諧聲、諧合也、非其義、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注、事、兼指事之事、象形之物、言物亦事也、名卽古曰名、今曰字之名、譬者諭也、諭者告也、以事爲名、謂半義也、取譬相成、謂半聲也、江河之字、以水爲名、譬其聲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其別於指事象形者、指事象形獨體、形聲合體、其別於會意者、會意合體主義、形聲合體主聲、聲或在左或在右、或在上或在下、或在中或在外、亦有一字二聲者、有亦聲者、會意而兼形聲也、有省聲者、既非會意、又不得其聲、則知其省某字爲之聲也、四曰會意、注、劉歆班固鄭衆皆曰會意、會者合也、合二體之意也、一體不足以見其義、故必合二體之意、以成字也、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撝者指麾也、𢧢武字信是也、注、誼者人所宜也、先鄭周禮注曰、今人用義、古書用誼、誼者本字、義者段借字、指撝與指麾同、謂所指向也、比合人言之誼、可以見必是信字、比合戈止之誼、可以見必是武字、是會意也、會意者合誼之謂也、凡會意之字、曰從人言、曰從止戈、人言、止戈、二字皆聯屬成文、不得曰從人從言、從戈從止、然亦有本用兩從字者、固當分別觀之、有似形聲而實會意者、如拘鉤笱皆在句部、不在手金竹部、莽莫葬不入犬日死部、茻糾不入廾糸部之類是也、五曰轉注、注、劉歆班固鄭衆亦皆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按段氏說轉注段借、皆非、而轉注殊誤、今不采用、黃以周論轉注段借、尤精尤詳、其要曰、六書之法、象形指事就獨體成文、會意諧聲、合兩體成文、轉注段借、則體分兩

文而字可兩用者也、說文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又云老考也、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考老也、從老省、从丂丂亦聲、今本作丂聲誤、轉注者字之意指、互爲灌注者也、考老者、人之形氣、相爲表裏者也、凡人之陽氣出於肺、而會於首、壯年陽氣盛甚、髮加長而直、故詩曰綢直如髮、衰則陽氣丂而未舒、髮短且曲、不久遂變爲白、詩曰、予髮曲局、左傳盧蒲嫳曰、余髮如此種種、種種亦曲局兒、子稚曰、彼其髮短、醫家有言曰、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內經々脈別論)故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內經六節藏象諸篇)六八四十八而後陽氣既衰、莫舒於上、於是面焦髮須頒白、(內經上古天眞論諸篇)是則氣丂于內、髮匕于外、此物理之自然也、知乎此則考老轉注之意可得而言矣、考从老丂形聲兼會意、字與耆耇諸字專取諧聲者、迥然不同、說文曰、丂、氣欲舒出、上礙于一也、考之從人毛、丂者、氣之丂諸內者也、形與氣事相因老與考義相成、造字之初、其文並從人毛、所謂建類一首也、考之所以丂其氣者、以其人之老、故從老省、老之所以匕其毛者、以其氣之丂、故從匕、考又從丂、則老以考之匕諸外者會意、考以老之丂諸內者會意、二字之意展轉相注、所謂同意相受也」又云老考二字、皆以耂爲首、是謂建類一首、老字下、從倒人之匕、其意已注於考、明氣不上舒、髮已曲變白也、考字下從氣舒礙上之丂、其意又轉於老、明氣礙髮曲、雖不匕亦終匕也、故考訓老、老亦訓考、考老二字、其意相成、是謂同意相受」又曰、六書證例、歧說多矣、轉注之說、尤歧中有歧、幾於不可窮詰而究、其通弊、可一言以蔽之、曰不守古訓、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此語見許君說文敘、而無可駁斥者也、象形象事象意象聲、爲造字之本、轉注段借、亦造字之本也、此說見漢書

藝文志、而無可違異者也、〇按此論至當不可易者也、夫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造字之正則、根本之法也、轉注段借、二者、造字之變則、補助之法也、當曰亦以區別也、余蘄黃氏說以作轉注段借辨、爲一書、附古籀篇末、今不重謷云

六曰段借、注、劉歆班固鄭衆皆作段借、六書之次第、鄭衆一象形、二會意、三轉注、四處事、五假借、六諧聲、所言非其次、劉歆班固一象形、二象事、三象意、四象聲、五轉注、六假借、與許大同小異、要以劉班詁所說、爲得其傳、

段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按許氏此一條非古意、且舉例亦不可、又見段借辨、不重謷」黃氏又云、漢志以轉注段借、皆造字之本、斯意可於說文中求之、毋庸妄生異說、汩亂古義、說文、令、發號也、從亼卩、長久遠也、從兀從匕、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化、亾聲、𠂆者倒亾也、所以明令長之爲段借也、凡段借有二例、一有其本字、依聲通用者爲造字後之段借、一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者、此卽造時之段借也、而造字之段借、又有二例、一本無其字之段借、而後又造其本字、如中古文以爲艸字、臤古文以爲賢字是也、一本無其字、既段借後、不復更造其字、而本義反爲段借所奪、如發號之令、久遠之長、是也、夫令長之段借、與朋來韋革州鹵諸字、亦微有不同、朋來諸字之段借、爲一義之引伸、經傳尚存其本義、而令長則段借專行、揆諸造字之形意、閡隔而難通、於文、令從亼卩、說文、亼三合也、讀如集、卩瑞信也、揆造字之初意、班以分瑞爲本義、令以輯瑞爲本義、書曰、輯瑞、曰班瑞、是其證、段借以爲號令字、說文以發號爲訓、所以明令於六書爲段借也、又云、從亼卩、又以明字義之爲輯瑞也、長從𠂆兀匕、兀字從儿、儿古文奇字人、兀從儿、上一以識之、其義訓高、匕變也、從倒人、爲變形之義

𠨑者倒亾也、倒亾不亾、自有亡意在其中、按造字之初意、長以高匕為本義、與眞字近、叚借以為久長字、說文以久遠為訓、所以明長於六書為叚借也、又云兀高遠意久則變匕、又以明字義為兀之高匕、凡許君說字、皆以本義為訓、與所解從某之文、意無不貫、而今之發號、與亼卩義相反、長久之長、與兀匕意亦遠、而許云然者、為令長字屬叚借、不能不變其常例、而以叚借先立訓爾、按黃氏說叚借亦甚精詳、然論令長形義、頗為失考、抑會意字以其合字聯讀直得其義者也、叚借字、以其合字聯讀不得其義、反覆因緣、以得其義、所以叚借之為叚借也、夫輯五瑞、當發號令行此事、是發號之最重者、故借此事實、作發號義之令字、班字亦然矣、又長字、許氏大謬、古文從兀從斤、斤蓋兵省、故字或作兵、兀元同字、長者君首也、上長也、或有作兵者、以老省文易元字、亦同意也、長字訓久遠義、叚借為恆久之恆、與以常為恆久之恆亦同、六書亦曰六義、其大略如此、

指事◎◎

一 古文　一 同、小篆仿此、

此文為指事正例、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說文、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蓋一者一也、於道於事於人於物、皆是也、無定形無定義而其根本義則至廣至大、純正確立、要指事者無形之形也、與象形者有形之形相反、指事者虛而象形者實也、然指事亦多變例、見下、要涉他五義者、多晚作字、可知而已、

丶 作●亦同

此為點注、點注者汎義也、非固定義、即指事也、

乚

所以鉤之義也、其鉤者何耶、固無所定、是乚指事也、指事之類、概皆如此、後世造字、六義相涉、自有不純者、譬重曡筆畫而尚為指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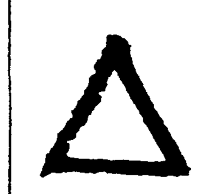
丄 上字　丅 下字

以一為中間境界之意、注其上而為上部之意、又注其下而為下部之意、此丄丅二字、亦為轉注例、

示 古文　示 小篆

說文、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古文上、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此借上字為天意、稍

近段借、以川為垂光意、其光即日也月也星也、兼其三者非固定義、是亦之川即指事也、三此者、造字之法、多略不過三之例、又見會意三三字轉注、屮字下、

 音集、

說文三合也、許氏言形從入一非、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曰、象體當作仌、於六書為指事、是、象三合之形、蓋會三一為形為意、合仌自三方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方者眾方也、此為合集會集之本字、亦汎義、而非固定義矣、

鳥曰集、事曰亼、音義皆近、後世集專行而亼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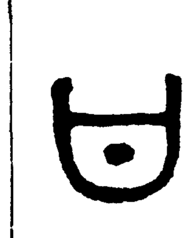
又形已定而尚為指事者

 亦字、後人俗作掖腋、

大者人形也、說文亦人之臂亦也、然臂下兩注、以指其處兩注雖為定意、而無其形、此非象形而指事也、

 母字、古文、  小篆

人母即女也、兩注以為乳意、雖為定意、而不為其形、故亦指事與亦字同例也、

 甘字、古亦或作㔾同、

口中一注、以為甘味、甘味無定形無定意、此亦指事也、

 寸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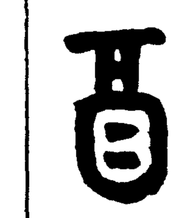
說文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脈本字謂之寸口、從又一、指事也、又為右手形、故用為手義、一注以指其處耳、

 尺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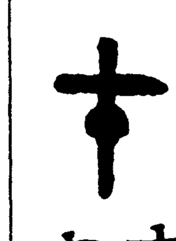
說文尺十寸為尺、所以指席規矩事也、從尸從乙、乙所識也、尸為人體至踵者、取為有法度意、而以乙指其處、乙、實同意耳、以上皆以人體為本、而為字形、所以近取諸身者也、

 刃字

說文刃、刀鋻也、鋻下曰剛也、剛古錮字也、剛金、象刀有刃之形、注以指其事、固非定形也、

 酉字  血字

酉古酒字也、酉為古樽字、酒不可以象、故以酉為形、二注以為酒在中之意、即指其物也、又皿不可以為象形、故皿上一注、以指其物、皿本義與盟義相關、

 才古文

才、艸木之初、一地也、丨為中者、未為全中、猶未出地上也、

 芈  年

說文、芈、羊鳴也、從羊、象聲气（古氣字）上出、與牟同意、又芈芈鳴也、從羊、乙象其聲气從口出、聲與氣固不可象、此乙乙皆以指其事、即見其意也、

又形聲字、而尚為指事者

 音字

說文、聲也、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從言含一、音者言之類、故字從言為義、音即言字、從口平聲、而一注以指其意

即指事也、古音、言音轉通已、

又已會意字、而尚為指事者

 辛字

犯罪被罰而苦辛也、辛字元作䇂、二者上也、干者干犯也會意也、而辛為罪義、下又一注、以為苦辛意、即指其事也、

又轉注字、而尚為指事者、

 丿字  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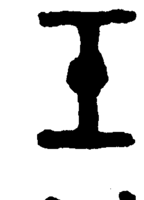
說文、丿、右戾也、象左引之形、（右戾故左引也）即指其事也、又乀、左戾也、從反丿、讀與弗同、（弗字從丿乀、以為形義）左引右引、皆指其事也、然唯獨丿字、不可以明其意、故丿乀並作、而相反相對而其意可明見焉、（又見轉注下）

 進古文  退古文

丨丨篆文皆作丨、無分別非、說文、丨、下上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囟、（段注、囟之言進也）引而下行、讀若退、此說甚混、元當言丨

丄行也、指事、讀若進、丨部末附丨云、下行也、從反丨、丨與丨轉注、而為丨為丨、不能定為何物進退、即所以為指事也、後變作進退、專為人事字為形聲為會意耳、

又假借字而尚為指事者、

 古文壬字  小篆

壬古妊字也、工為人有法度者、用為至靈義、巫字从工、亦同意、妊娠之女可尊重之謂也、●之一注、以指有妊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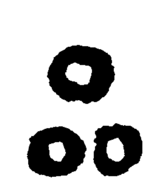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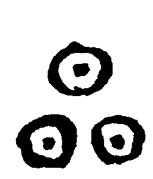
意亦為指事之顯者也、指事字亦不尠、而率此類也、（又見假借下、）

●●象形

□古文 ○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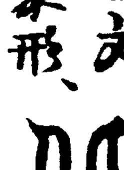
此古方。圓。字也、（方為並舟義、象形之省、○初象形、後有員字、從貝○聲、形聲、而後○變作圓、從囗員聲、象形變為形聲、然今用方圓字、方以假借專行、圓以變形專行耳、）抑文字初唯指事而已、

倉史等有象形發明以及六義、□○者當象形之祖矣、初變一為丨、丨變為(為)、合以為○、又丨變為乚㇆或為匚コ、合以為口、一者萬畫之祖、口○者萬形之祖也、

☉古文象形  古文象形   並星古文、象形、

說文曰、實也、太陽之精不虧从○一、又月闕也太陰之精、象形、又曐萬物之精、上為列曐、從晶生聲、一曰、晶象形、曐、

古文、今據三代古文、初唯象形非形聲也、

 山古文、象形、   後出古文、  古文、象形、  小篆、

說文、山、土有石（石者山骨、）而高、象形、（許氏說迂曲、今節錄耳、）又丘、土之高

也、非人所為也、從北從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從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為丘、象形、許氏前說依小篆而攷之誤矣、周禮大司徒、丘陵墳衍、注、土高曰丘、此為本義、地形卑小於山、故字形省山為之耳、

 水古文象形、  象形、  會意  會意、

說文、水、準也、北方之行、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乚謂為微陽之氣、 又乚、水小流也、象形、甽古文從田巛、畎、小篆、從田

犬聲也、書益稷、濬畎澮距川、鄭注田間溝也、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く、倍く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巜、凡六く為一畝、此省水字以為く也、又巜、水流澮澮也、象形、方百里為同、同間之巜、廣二尋深二仞、書益稷以澮為巜、今經傳皆然、此為同音通用、此云澮澮亦作巜巜為正、此合二く為巜也、又川川字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く巜距巛、言深く巜之水會為川也、即川是く巜之合、而皆象形也、


並人古文、象形、


後出古文、籀文、小篆從此、

說文、人、天地之性最貴者也、象臂脛之形、今據殷周古文、象人全身、不唯象臂脛也、大字象正視、人字象側視、同意、而大為假借耳、又人字最古文有手指有足首、故省人為手字為止字、如下、


首古文、象形、


目古文、象形、


同小篆、

說文、首、古文百、巛象髮、𦣻頭也、象形、蓋百者省文也、古文頁字亦作𩑋、首百同字之證、頁本形亦作𩑋其實百頁亦元同字也、


口古文、象形、


小篆

說文、口、人所以言食也、象形、又言言字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從口辛聲、然口字兼發聲喫食、故言部字古文多从口、口可以兼言、不可以言代口也、


自古文象形、


並後出古文、小篆從下文、

說文、自、鼻也、象形、又鼻、主臭者也、從自畀聲、自鼻同義、一即象形、一即形聲、其實自謂體、鼻謂用也、自轉義為自

己之偁、猶今人言己指鼻耑之意也、


耳古文、象形、


後出古文、小篆從此、

說文、耳、主聽也、象形、又聽、聆也、從耳惪德本字、壬聲、聆、聽也、從耳令聲、古今壬音近、疑聆聽元同字、又聞、知聲也、從耳門聲、按聲入自耳、猶人入自門、門聞疑兼會意、然耳者體也、其用聽也聞也、


手古文、象形、

說文、手、拳也、象形、象其指掌𢯷、古腕字、以為字形也、又拳、手也

從手弄聲、蓋張之曰手、卷之曰拳、

足古文象形、 後出古文、 止古文、象形、 後出古文、

說文、足人之足也、在下、從止口、口非字、指其上部、亦指事、今據取古文、

象足全形也、手字亦元當作 、省文作 、後作 就簡捷、口與 同意、

故古文或作 、與正字稍混、而 口固同意也、又止、下基

也、足首、人身之下基也、象形、許氏解字形有誤、今不從矣、此省 之 為形也、人

身依止以立、故轉為逗留定立義耳、

古宀字象形、 後出古文小篆從此、 ○ 广古文、象形、 後出古文、

○ 桓字古文、象形、 ○ 門字古文、象形、

說文、宀、交覆深屋也、象形、又𡨝、宀〻不見也、闁、又寡、寡〻不見也、从宀𡨝聲、宀𡨝寡皆同字、𡨝字從穴從冏、〻為重覆形、即交覆深屋之皃也、唯从自義未詳、寡字从宀、重複尤甚、俗作也、 又广、因

广為屋、象形、許氏解字形有誤、今改、 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籀

文作厈、從干聲、厂广音稍近、要因厂厓立家、故屋前有柱

後無柱、故省宀之一柱為形也、又桓、亭郵表也、從木亘聲、

禮記檀弓、三家視桓楹、注、四植謂之桓、周禮大宗伯、公執

桓圭、注、雙植謂之桓、桓〻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朱駿聲云、桓字聲之轉曰和表、又曰華表、桓圭蓋以桓為瑑飾、即 之川也、今據此古文、川即二植者

為合古義焉、我邦神社前鳥居亦桓也、此川省宀之蓋為字形也、又門、

聞也、從二戶相對、象形、即以川植為柱、而雙戶相對也、

尊古文、象形、 豆古文、象形、 皿古文象、

說文、尊、酒器也、從酋、廾以奉之、尊或從寸、今據殷周古文

无唯象形、後變為會意也、又豆、古食肉器也、象形、又皿、飯

食之用器也、象形、此等字皆可觀三代日用器物之形狀

者也、下皆然矣、

刀古文、象形、 後出古文、 ○ 戈古文、象形、 後出古文、

弓古文、象形、 後出古文、 ○ 矢古文、象形、 後出古文、

說文、刀、兵也、象形、又戈、平頭戟也、從弋一横之、象形、此解

字形原小篆、非是、又弓、以近窮遠也、象形、又矢、弓弩所發

矢也、從入、象鏑括羽也、蓋亦全形、從入說非、

屮古文、象形、木古文、象形、禾古文、象形、

說文、屮、艸木初生也、象丨出形、有枝莖也、讀若徹、又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從屮、下象其根、又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古熟字、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漢人泥陰陽之謬也、從木從𠂹省、𠂹象其穗、此解亦誤、禾字亦全然象形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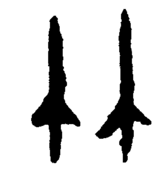
牛古文象形、羊古文象形、豕古文象形、後出古文

犬古文、象形、後出古文小篆

說文、牛、大牲也、象頭角三封尾之形、此解亦誤、元象頭封雙角而已、又羊、畺也、畺即畜本字、從𦍌、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此解字形、亦誤、羊字象其首形、無足尾形、又𦍌為羊省文、𦍌不為羊建首也、又豕、彘也、竭其尾、故為之豕、象頭足而後有尾、又犬、狗之有縣蹏者也、象形、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此等字、皆取萬物之象形也、

又雙形、合形之象形者多矣、丨丨門亦其例、而下文皆是也、

䀠古文、廾古文癶古文夅古文、

艸古文林古文、竹古文齊古文、

丩古文、韭古文、卯古文、貫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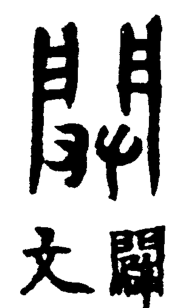
說文、䀠、左右視也、從二目、讀若瞿、又𠬞、竦手也、從𠂇從又、兩手相對也、故揚雄說作𢪏、元當作𢪏、又癶、足剌癶也、從止𣥂、讀若撥、又夅、服也、从夂干相承、不敢竝也、又卉、百卉也、從二屮、草木之草本字、又林、平土有叢木曰林、從二木、多略不過三之例、當作𣏟、不然者當避于森耳、又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又齊、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或作𠫼、二者地也、又丩、相糾繚也、一曰瓜瓠結丩起、象形、下說是、又韭、菜名、一種而久生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又卯、凡物無乳者卵

生、象形、實取于魚卵而為形、又作𠁥同、又貫、錢貝之貫也、
從毌貝會意、後出字𠁥實其形也、省作串又作毌作毌、許
氏以毌為一字云、穿物持之也、毌、象寶貨之形、兩貝為朋
也、一橫穿之、讀若冠、缺明晳矣、朋古文作𠁥也、
又分析形而尚象形者、往々有之
𣎵 析古文、象形、　非 非古文、象形、
說文析、破木也、從木從斤、會意、而鼎下曰、𣎵、象析木以炊
也、此𣎵明是析古文、三代古器銘多𣎵子孫字、亦正與此
合、其字分木為形也、又非、違也、從飛下翅、取其相背也、即
分飛為形也、
又有重象形而尚象形者
甾 其字　𠀠 同上、　畺 疆古文
說文畺、界也、從田、三其界畫也、疆、畺或從土彊聲、畺者象形、
疆形聲也、又𠀠說文以箕為本文云、簸也、從竹象形、下其

下基、然最古文唯作甾、從丌者象其在丌上、又從竹者、言
其物元竹器也、段氏又舉𦥑䁿為此例、已見六義下、
又有象形而涉指事者、
本 本字　末 末字
木根為本、木顛為末、元謂木之上耑下耑、轉為凡事物之偁也　皆一注指其處
此殊近指事者也、下亦皆類矣、
夊 夊古文　卒 卒古文　犮 犮古文
說文、夊、存夊之一以為形、行遲曳夊々也、象人兩脛有所躧之形、其實一以象遲曳夊々之意也、又卒、隸人給事者、為卒々衣有題識也、借衣立字本義、丿以指其意也、又犮、走犬皃、從犬而丿之、曳其足則刺犮也、丿者非字、指其意也、象形之指事、與指事之象形、殆同而微異矣、
又有象形而形聲者、與指事而形聲者同例也、
裘 裘古文、　朩 朩亦市古文、
說文裘、皮衣也、從衣求聲、一曰象形、求、古文裘、此解有誤、

今據三代古文、字元從衣仌為皮毛形、又即又為字聲、故或省衣作求、見般文、借為干逑之逑、又𣎵小篆作𣎵、隸作市、與韠市字混矣、又說文𣎵艸木盛𣎵〻然也、象形、八聲、讀若輩、或曰、從中從八、枝葉分布也八亦聲

又有象形而會意者、與指事而會意者亦同例、

只古文 芻古文 關古文

說文、只、語已詞也、从口、象气氣本字下引之形、借八為氣形、

其例甚多、又芻俗作蒭刈艸也、芻隸也、象包束艸之形、即從二屮字與分艸形、以為字形、亦會意之象形也、又關、開也、從門辟聲、關古文、即借𠬞以為開門之手、

又有象形而轉注者、與指事而轉注者同例、

止古文 𣥂古文 步古文 夅古文

陟古文 降古文

說文、止、下基也、即足首也、又𣥂、蹈也、從反止、止、右足首、未有左足首、不能步蹈也、故作止又作𣥂、以其意相灌注也、

又說文、步、行也、從止𣥂相隨背、謂兩足首互進也、又夅、服也、服者艮之段、艮即降服也、從夂㐄相承、不敢並也、與步相反、不進出則服從也、又陟、登也、從𨸏阜也從步、又降、下也、從𨸏夅聲、此夅兼意、此等字、皆象形而建類一首同意相承、顯矣明矣、

又有象形而假借者、與指事而假借者亦同例、

噩古文 同上 舜字

噩為花萼之萼本字說文脫此字乚象莖枝、口止、借用為開花之形也、又䑞即舜說文、艸也、蔓地連華花本字象形、舛聲、此乚象蔓、借火為開花之形也、象形之假借、其例極多矣、今揭其一耑而已、

◎形聲

形聲字極多矣、又其初指事、象形、後有變為形聲者、又會意亦變為形聲、詳見字體變易例、

崋 崋篆文 嶽 嶽篆文、 江 江古文 河 河古文、

崋者、山名也、從山𠌶花本字聲、嶽者山名也、從山獄聲、𠌶獄與其義無關、唯其字音、與文字以前名偁相合、故字從山為形義、借𠌶獄字音、為聲為名偁也、又江者水名也、從水工聲、河者水名也、從水可聲、可為肎詞工可、與其義無關、唯其字音、與文字以前名偁相合、故字從水為形義、借工可字音、為聲為名偁也、此為形聲正例也、此等字聲在下或在右之例、

芝 芝篆文 蘭 蘭篆文、 松 松篆文、古文同、 柏 柏篆文、

芝者艸名也、從艸之聲、之者往也、艸生長之皃、蘭者艸名也、從艸闌聲、闌者門遮也、從門柬聲、之闌與其義無關、唯其字音、與文字以前名偁相合、故字從艸為形義、借之闌字音、為聲為名偁也、又松者木名也、從木公聲、公者公私之公、柏者木名也、從木白聲、白者黑白之白、公白與其義無關唯其字音、與文字以前名偁相合、故字從木為形義、借公白字音、為聲為名偁也、即與崋

嶽江河之例同、

客 客古文 閣 閣篆文 圃 圃篆文 匍 匍篆文

說文、客寄也、從宀各聲、各異詞也、從口夂、夂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也、閣所以止扉也、從門各聲、又圃、種菜曰圃、從囗方音甫聲、甫男子美偁也、從用父、父亦聲、匍手行也、匍匐也、雙聲連語為義、從勹包音甫聲、各與客閣甫與圃匍、義全無涉、蓋於事於物、文字以前、皆有其名、語前字後、故借某字音、為某事之名、為某物之偁耳、此等字皆聲在中之例、

盂 盂古文 杅 杅篆文 盤 盤古文 鎜 鎜篆文、

說文、盂飲器也、方言、盌謂之盂、後人盌作椀、從皿亐聲、亐於詞也、象氣之舒亐、從丂從一、一者其氣平也、杅所以涂字涂本塗也、秦謂之杅、關東謂之鏝、從木亐聲、又盤同槃、槃承槃也、從木般聲、般辟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所以旋也、古文從攴、皆會意也、螌、螌蝥、毒蟲也、從虫般聲、此亦與工同例、此等字聲在上之例也、要形聲之字、至後世益夥多、故其為聲者、有形聲字、崋嶽蘭圃之於𠌶獄闌甫是也、又其為聲者、有會意字、

河松客盤之於可公各般是也、所謂字孳益多之理也、

又有形聲之聲取于物之聲音者

浩篆文　滃篆文　颯篆文　飂篆文

說文、浩、澆也、從水告聲、告者言也語也、所以請神、告誥同、從口牛會意、許氏解告字誤、今正、虞書曰、洪水浩浩、堯典文、引以證字義字音、滃、水疾聲、從水翁聲、亦當曰滃滃以為義、又颯、風聲也、從風立聲、廣雅、颯颯風也、宋玉風賦曰、颯然而至、飂、高風也、從風翏聲、廣雅、飂飂風也、夫云告告、云翁翁、云立立、云翏翏、皆

卷一下　二五

以其字音為水聲為風聲、亦形聲之一例也、

又有形聲之聲取于生物之鳴聲為其名者

雞篆文、古文同、　鴿篆文、　鴚鵝篆文、

鼃篆文、後人以蛙為之、

雞、鴿、鴚鵝、鼃之為鳥名為蟲名皆取于鳴聲、雞從奚聲取其鳴聲為其鳥名、鴿從合聲、取其鳴聲為其鳥名、鴚鵝從可我聲、取其鳴聲為其鳥名、又鼃從圭聲、取其鳴聲為其

蟲名、亦形聲之一例也、奚者奚奚也、合者合合也、圭者圭圭也、重言為其聲、可我亦此理也、此例可類推矣、

又有雙聲疊韻之形聲者

蘆菔篆文、　謰謱篆文、　⿱艹爭薴篆文、　婐⿰女厄篆文、婀娜本字、

說文、蘆、蘆菔也、从艸盧聲、盧、飯器也、從皿𥁕聲、菔、蘆菔、似蕪菁、實如小尗者、尗菽本字、從艸服聲、服、用也、從舟𠬝聲、謰、謰謱也、從言連聲、連、員連

卷一下　二六

也、從辵從車、又曰連遱、聯義、謱、謰謱也、從言婁聲、婁、空也、從毋中女、空之意也、又⿱艹爭、⿱艹爭薴艸亂也、從艸爭聲、爭、引也、從𠬪厂、會意、薴、⿱艹爭薴也、從艸寍聲、寍、安也、從宀、心在皿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婐、婐⿰女厄也、從女果聲、果、木實也、從木、田象果形、⿰女厄、婐⿰女厄也、一曰弱也、從女厄聲、厄、科厄木節也、從卩厂聲、曰盧服、曰連婁、並雙聲也、曰爭寍、曰果厄、並疊韻也、是文字以前之語如此、故造字亦不可不如此而已、亦為形聲之一例、

又有形聲之聲從省略者、

哭 哭篆文 段 段篆文 犢 犢篆文、古文作𤘌、詳見字體變易例、

說文、哭、哀聲也、從口從獄省聲 獄、确也、從言從犾、會意、 又段、椎物也、從殳、擊意 耑省聲、耑、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一地也、 又犢、牛子也、從牛瀆省聲、瀆、溝也、從水賣聲、 此皆省形、以便結構、非有深意者、說文老部字皆省從耂 即尹也、 而三代古文多不省者、亦可證矣、

說文履部𡳐部皆云從省、亦同耳、

又有形聲之聲從增益者

祺 祺篆文 禥 同籀文 徂 徂同篆文 𨑥 退同籀文

說文、祺、吉也、從示其聲、基從土其聲、祺禥即同聲也、退往也、從辵且聲、虘從且聲、退𨓈即同聲也、此亦增形以成結構茂美、非有深意者也、

又有形聲之形變而聲不變者、

茵 茵篆文 鞇 同 槃 槃篆文 鎜 盤 並古文、盤為最古文、

說文、茵、車重席也、從艸因聲、鞇、司馬相如說茵從革、太古以艸、

後世改用革、字亦變從革、又槃、承盤也、從木般聲、鎜古文、盤籀文、籀文從古文也、承盤故字元從皿、或以木製、此字變從木、又以金製、此字變從金、

又有形聲之聲音同字異者、有形聲皆異而亦同字者、

瓊 瓊篆文 璚 瓗 琁 皆同、○ 觼 鐍 皆觼篆文、

說文、瓊、赤玉也、赤、實美字、隸夫美相似易誤耳、從玉夐聲、夐、營求也、從旻從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夐求、得之傅巖、巖穴也、璚、或從矞聲、矞、以錐有所穿、從矛冏聲、冏、呐同聲、古音通也、呐夐轉 瓗、或從巂聲、巂、周燕也、從隹屮、象其冠也、冏聲、一曰蜀帝化為子巂鳥、蓋後人作子規、規巂呐旋聲轉也、王或從旋省聲、旋、周旋、旌旗之指麾也、從㫃從疋、疋、足也、 又觼、環之有舌者、從角夐聲、鐍、或從金矞聲、從角從金、取于其材之異、夫夐矞巂旋義相隔、形亦相異如此、即知形聲主于聲音、不主于形義也、且其音轉通者、出於地異、或出于遞代變遷、無疑矣、

寏字從奐聲、或作院從阮聲、而奐從夐省聲、然夐元亦古音轉通者也、

又有形聲而聲重複者

竊 竊篆文

説文、竊、盜自中出曰竊、從穴米、禼廿皆聲也、廿古文疾、此罕見之例也、隸省廿亦通、禼蟲也、從禸、象形、讀與偰同、形聲之例極多、而略此類也、但形聲與會意相兼者殊多、今列會意下、

會意

會意與假借稍似、然會意字所會字義相聯相貫、見字而直知其義、而假借不然、詳見六義說中、又會意字所合文字與所成字聲音無涉、其有相涉者、此為形聲兼會意者、見下、

集指事文為會意者

二 古文二

三 古文三

亖 古文四

廿 古文廿

丗 古文世、

卅 古文卅

乂 古文乂

指事者象形之始、故會意亦取于指事者、為最古文字、說文、二、地之數也、從耦一、上一為天、故下一為地、合兩一為字、即大極生兩儀

之謂也、又三、天地人之道也、從三數、此解誤矣、據古文、是明從一從二會意、與兩一為二同意、莊子齊物論、二與一為三、老子、一生二、二生三、正與古文形合矣、然三之從耦二、以會意尤明顯者也、五字古文或作三、從二三會意也、三字周末作四、故說文、四、陰數也、四分之、口者四方也、八者分別也、亦會意之一、[illegible]、又廿作廿、十亦作十故也、世卅同 說文、廿 古文 又有此體、二十幷也、古文省多、讀若入、卄也、小篆 三十幷也、古文省、讀若趿、從朱氏駿聲、又今本說文脫世字、然三代古文多見此字、即四十義、而從耦廿也、又說文、乂、芟艸也、從丿乀相交、刈、或從刀、丿乀者指事也、借為左右交互之意、義為芟艸、即定義也、故非指事而會意也、又從刀同 俗字作苅、

又有集象形文為會意者、其類有三、一集同形而為會意、一集同類而為會意、一集異形異類為會意、

晶 古文晶

炎 古文炎

焱 古文焱

从 古文从

㐺（㐺古文） 吅（吅古文） 品（品古文） 㗊（㗊古文）

絲（絲古文） 卉（卉古文） 茻（茻古文） 秝（秝古文）

森（森篆文） 雔（雔古文） 䖵（䖵古文） 蟲（蟲古文）

雥（雥篆文） 㹜（㹜古文） 猋（猋古文） 鱻（鱻古文）

說文、晶，精光也，从三日。多略不過三之例。三日者眾日也，集眾日之光，即精光也。與晶即星字或作晶同形，而其意全別。又炎，火光上也，从重火。書洪範，火曰炎上。又焱，火華也，从三火。三火者眾火也，此集形多而益細之意，一例也。又㐺，相聽也，从

二人。與隨從之從別。㐺，眾立也，从三人，讀若欽崟。又吅，驚嘑也，从二口，讀若讙。吅實讙古文。品，眾庶也，从三口。今人所謂品評，是也。㗊，眾口也，从四口。此實以二吅為形，猶以二二為三之例。蓋不三口者，當避于品字矣。又絲，蠶所吐也，从二糸。糸，細絲也，象束絲之形，讀若覛。糸字已為束絲之形，糸大於絲，〻从二糸，多形意益細〻例也。又卉，艸之總名也，从屮从艸。蓋从三屮也，古文以屮為艸，从三者，三生萬物之理，即總名之意也。茻，眾艸也，从四屮。亦从二艸也，多略不過三，造字之恆例，从四屮解誤。讀與冈同。茻為艸莽之莽本字。又秝，稀疏適秝也，从二禾。古文或从三禾。讀若歷。又

森，木多皃，从木从林。亦从三木也，解誤與卉相同。又雔，雙鳥也，从二隹，讀若醻。雔為雔匹之雔本字，故从雄雌二隹相對。雥，羣鳥也，从三隹。又㹜，兩犬相齧也，从二犬。雔、㹜殆亦象形。猋，犬走皃，从三犬。犬競走皃也。又䖵，蟲之總名也，从二虫。䖵為昆蟲之昆本字。蟲，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从三虫。按蟲本義，眾蟲也，故从三虫，〻為它類，亦借用為蟲義，有足云亦用義之一耑。又鱻，新魚精也，从三魚，不變魚也。蓋為新鮮之鮮本字，三者為美盛意，亦會意之一例。以上為同形會意

明（明古文） 舁（舁古文） ⿱夭止（⿱夭止即走古文）

說文、朙，照也，从月从囧。囧，窗牖麗廔闓明也，讀若獷，象形字。蓋囧亦聲。明，古文从日月。又舁，共舉也，从臼从廾。經傳以與為此。又⿱夭止，趨也，从夭止。夭止者屈也。凡趨則趾多屈，與夭卉同意。此為同類會意，意尤顯者，此例亦不為尠矣。

閏（閏篆文） 告（告古文） 祭（祭古文） 武（武古文）

是（是古文） 某（某古文） 分（分古文） 東（東古文）

說文閏、餘分之月、五歲再閏、告朔之禮、天子居明堂、閏月居門中、從王在門中、又告字、說文與牿混非、告、請也、（請于神也）從口（祝冊奉言）從牛（俎牲也）、又說文、祭、祀也、從示從手持肉、示者神也祇也、又者手也又說文、武引左氏春秋宣公十二年傳楚莊王曰、夫文、止戈為武、又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從止戈（字元當步形、作武便結構耳）又是、直也、從日正、周禮大司徒、正日景以求地中、是為中正、直之至也、又分別也、從八從刀、刀以分別物也、（八稍為近假借）又柬、分別擇之也、從束從八、八分別也、（集柬而柬擇分別也）合結八柬以為形、自為一例也、

柬（東古文）　莫（莫古文）　辯（辯篆文）　辨（辨古文）

開（開古文）　闢（闢篆文）

說文、東、動也、從木、官溥說、從日在木中、白虎通、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莫、日且冥也、從日在茻中、（俗字作暮從二日、非）

說文辯、治也、（治罪也）從言在辡之間、（辡、辠人相與訟也、從二辛、辛者罪人之意、辠為罪之本字）辡亦聲也、辨、判也、從刀辡聲、元當言從刀在辡之間、辡亦聲、刀者分也、（判者今之裁判也）辨辯音義皆近、又說文、開、張也、（張戶也）從門從幵、開古文、朱駿聲云、按、從門從廾一、一者關也、又爨、齊謂之炊、同象甑、臼持之、冂為竈口、廾推林內火、（此字或涉象形、因是也、又或涉假借、冂、株是也、林猶朋、鼎字從朋、正同意也、此字形繁似今出、然爨從此知亦古出文字）王氏筠說文釋例以辯闢二字為說云、此以字形發明字義者若移其部位、即不足見義矣、如𦣞從二臣相違、各從夊干相承、又從丿乀相交、皆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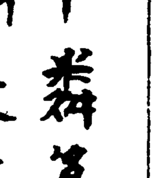
又有以形聲字為會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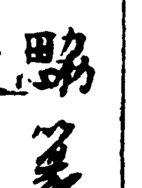
農（農古文）　寡（寡古文）　鼏（鼏篆文）　鉤（鉤篆文）

說文、農、耕也、從晨囟聲、此為篆文之誤、據三代古文、從田從晨會意、（田者田圃也、耕作之處、晨、早昧爽也、從臼從辰、辰時也、辰亦聲、辰即晨省、晨、房星、為民田時者、從晶辰聲）又寡、少也、從宀從頒省、頒、分賦也、故為少、（古頁百同字、故寡字）

古文以下從百分、非省也、但作𦣻者為省、頒、大頭也、從頁分聲、此二字、合象形與形聲、為字也、又齅、以鼻就臭也、從鼻從臭、鼻從自畀聲、臭從犬從自會意此合形聲與會意為字也、又鉤、曲也、從金句、句亦聲、鉤在句部、句訓曲也、從口丩聲、金從土、八者指事今聲、此合形聲與形聲為字也、

又有以會意字為會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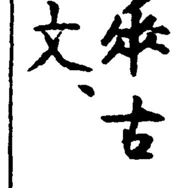
 雙篆文、  集篆文  粦篆文、  燊篆文

 從古文  勰篆文

卷一下 三五

說文、雙、隹二枚也、從雔從又持之、儀禮士昏禮、納采納吉、請期皆用雁、蓋當用雔雄雙匹、故字從雔、集、群鳥在木上也、從雥從木、集或省、金文卜詞皆作集、古文已從省略也、雥、略不過三例、又粦、兵死及牛馬之血、為粦、粦鬼火也、從炎從舛、舛、對臥也、從夊中相背、即同本背末、當為不順不定之意、亦有隱見之意耶、燊、盛皃、從焱在木上、讀若詩莘莘征夫、又從、隨行也、從辵從从、辵、作行乍止也、從彳從止、行止皆隨曰從、又勰、同思之龢也、從劦思、劦、同力也、從三力、又思容也、從心囟聲、蓋不然、朱駿聲曰、按從心從囟、會意、思者、心神通于𠚪、故從囟、似是、此等亦會意之一例也、

又有增形以會意者

 𠂹古文、  矛古文

說文、𠂹、經傳以垂為之、艸木華葉下𠂹、象形、古文、按者𠂹之省、變乇、艸葉也、似𠂹穗、上貫一、下有根、象形、𠂹乇義近、故𠂹亦從乇會意也、又矛、酋矛也、建于兵車、長二丈、象形、𢦒古文、蓋矛戈皆兵器同類、故矛亦從戈會意也、俗字作𨥨作鉾、亦同

卷一下 三六

會意、此亦會意之一例、專取于形之茂美也、

又有以省形為會意者、

 隶古文  爯古文  會篆文  脃篆文、

說文、隶、及也、從又從尾省、又持尾者、從後及之也、又爯、并舉也、從爪從冓省、冓為相對形、故用為并舉意、又會、合也、從亼增省、增益也、又脃、小耎易斷也、從肉從絕省、此亦會意之一例、猶形聲有省聲之例、元省以便結構、非有深意者也、

又有以轉注會意者、

行古文、廾古文　鬥古文　𠬤古文、

說文、行、人之步趨也、從彳亍、彳亍注見下、為轉又、此字亦象形也、然楊雄說、廾或作𢪐云、從兩手、亦以𠂇又轉注可知而已、又廾、竦手也、從𠂇又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丮屰轉注也、見下、又𠬤、足剌𠬤也、從止𠂉、讀若撥、止𠂉轉注見下轉注、

又有以假借為會意者、

喿古文　喿篆文　繠篆文、　雹古文

說文、喿、鳥羣鳴也、從品在木上、此品非品評之謂、借人口之衆、為鳥口之衆、以會意也、又絫、增也、從厽從糸、絫十黍之重也、厽、絫坺土為牆壁、象形、糸亦絫細之意、此借厽糸、為積細為大意、又繠、垂也、從惢糸聲、字或作⿱惢木、左哀十三年傳佩玉⿱惢木兮、惢為疑心、從三心、此借為小弱意、糸亦固當兼意、繠字從糸、同意又雹、雨仌也、從雨包聲、𩂣古文象形、畾為日光精、又借用為畾即星異文、象衆散之意、此即用為衆散之意者也、此類亦多、今唯揭一二耳、夫會意之類不尟而

略盡于此云、但下一例殊重矣、建為一類、

形聲兼會意

禮篆文　禧篆文　福古文、　仲篆文

信篆文　婚古文　娶篆文　警篆文

訥篆文　憼篆文　忘古文　政古文

教古文　苷篆文　芬古文　杓篆文

桴篆文　[illegible]篆文　駟篆文　奮篆文

瞿篆文　螟篆文、　墨篆文　帛古文

黃古文

說文、禮、履也、履行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豊亦聲、豊行禮之器也從豆象形、讀若禮、禧、禮吉也、從示喜聲、當云從示從喜、喜亦聲、古文唯作喜、神事有吉、心即喜樂也、與喜同意、福、備也、從示畐聲、當云從示從畐、畐亦聲、畐古富字、福者神之所賜、故從示、禮記郊特牲富也者福也、注、福也者備也、又祭統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易晉、受茲介福、神所賜厚富大滿、無不備也、又仲、中也、從人中聲、

當云從人從中〻亦聲、釋名釋親屬、仲中也、言位在中也、僖樂也、從人喜聲、當云從人從喜〻亦聲、此為嬉本字、憙說也、從心從喜〻亦聲、此解具足、說古悅字、僖憙殆同字、又婚、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從女從昏〻亦聲、娶取婦也、從女從取〻亦聲、又警、戒也、從言從敬〻亦聲、訥、言難也、從言從内〻亦聲古文作冏、又憼、敬也、從心從敬〻亦聲、忘、不識也、心無記識、已失也、又政、正也、從攴正聲、當云從攴從正〻亦聲、論語、有政、馬注、政者、有所改更匡正、敎、上所施下

斆也、從攴從孝、當云從攴從孝〻亦聲、孝、斆也、從子爻聲、又苷、甘艸也、從艸從甘〻亦聲、芬、艸初生其香分布也、從屮從分〻亦聲、芬或從艸、言春艸初生芽、故從屮為正、屮、艸之初生、又杓、枓柄也、從木從勺〻亦聲、勺、挹取也、象形、中有實、與包同意。一本作枓也、枰、平也、言版之橫平也、從木從平〻亦聲、又奘、妄彊犬也、彊即強也、從犬從壯〻亦聲、壯、大也、從士爿聲、人謂壯犬謂奘也、又駟、馬一乘也、從馬從四〻亦聲、又奞、鳥張毛羽自奮也、從大從隹〻亦聲、讀若睢、瞿、䧹隼之視也、從

隹從䀠〻亦聲、䀠、左右視也、從二目、讀若拘、又讀若良士瞿〻、古文作[illegible]、又螟、蟲食穀心者、吏冥〻犯法、即生螟、從虫從冥〻亦聲、又墨、書墨也、從土從黑〻亦聲、又帛、繒也、從巾白聲、當云從巾從白〻亦聲、白、從入二、或用為無色之謂、而如黑白字、以帛為正字也、又黃、地之色也、從田古文炗聲、當云從田從炗〻亦聲、炗古文光、光、明也、從火在人上、炗、古文從廿從火、廿者多意也、田光者土地之色也、此類多〻、不暇枚舉、姑揭其數例耳

又有形聲兼會意而其聲假借者、

[illegible] 遷篆文、亦古文、 [illegible] 同上、別體古文、 [illegible] 古文姻 [illegible] 婣、籀文姻

說文、遷、登也、從辵䙴聲、當云從辵從䙴〻亦聲、䙴、升高也、從舁囟聲、囟、亦西、籀文 拪、古文、從手西聲、䙴拪遷疑元皆同字、升高者足手相耤也、又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從女因聲、當云從女從因〻亦聲、婣籀文從𣶒聲、此䙴因兼意、而西𣶒唯聲、為假借耳、蓋書者任意改作以便結搆也、

又有形聲。兼會意。而用字。皆聲。者、

信 信篆文、 㐰 同古文

說文、信、誠也、從言從人、㐰、古文、古音人言轉通、此所會字皆聲也、古文從口、口言同意、而人實為其聲也、

又有會意。字而。諧聲。者

雁 雁篆文 𩁪 彝字篆文如此、古文皆作𩁪 鑄古文

說文雁、鳥也、從隹從人、從人之意、見上雙字注、厂聲、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

此以隹人會意、厂即純然形聲也、下同 又彝、宗廟常器也、從糸、糸綦也、廾持米、器中實也、彑聲、彑、豕之頭也、象其銳而上見形、讀若罽、彖、脩毫獸也、從彑、下象毛足、彑亦省、實彑為彖頭、彑彖同聲、篆文從省、說文、鑄、銷金也、從金壽聲、壽篆文作𠷎、久也、從老省、𠷎聲、又𠷎同𠷎、𠷎詞也、從口𠷎聲、𠷎即疇、今據古文、字元從𦥑者、從金從皿𠷎聲也、皿、釁義、皿祭也、此亦為一例、會意而涉形聲者也、

又有形聲。兼會意。當涉。指事。象形。者、

金 金古文 爾 爾古文

說文、金、五色金也、黃為之長、久薶不生衣、百鍊不輕、從革不違、西方之行、生於土、從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聲、金不可象、以注點指其意、指事也、擊之鳴今也、猶木擊之鳴木耳、又爾、麗爾、古語猶靡麗、漢時語、也、從冂從㸚、其孔㸚也、穴、㸚、從介聲、此以冂㸚會意、亦以為象形也、介、語之必然也、從人丨八、八者气之分散、亦會意字、但介與爾不相涉、此亦與上近例也、

轉注

轉注之本義已詳六義條下、要三代至漢、經師教弟子、必以六義、所謂小學之事也、而漢末以後字體變易、隷楷專行、篆古漸廢、亦無說六義之用、於是轉注假借之義、失眞傳矣、爾來學者凡說妄雜有以轉音為轉注者、又有以轉義為轉注者、或以互訓為轉注、或以形聲兼會意者為轉注、然如此等說、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義而足矣、何要設

轉注之一義邪、獨據黃氏以周說不可無轉注義、顯且明矣、黃氏又云、古人造字、多由部首而孳乳、說文於凡某之屬皆從某以明造字之先後、其有兩字竝作而意自相灌注者、如冃馬ㄗㄣ諸類是也、說文丮列部首、厈即附部末、ㄗ列部首、ㄣ即附部末、明此丮厈為兩手之相持、ㄗㄣ為兩符之相合、其字一時竝作、初無先後可分、與老部之附考一例、此論亦精、蓋謂指事以下四義、造字正則、根本轉注之法

卷一下　四三

注假借二義、造字變則、補助之法、有此二義、而他四義亦可活用也、今據黃說推廣揭例如左、

指事而轉注者

丿 古文丿　乀 古文乀　丄 古文上　丅 古文下

說文、丿、又字右本戾也、象ナ字左本引之形、乀、建首字、ナ戾也、從反丿、讀與弗同、附丿部末、又丄、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丅、底也、從反丄為丅、唯丿字、不可以見右戾之意、故先心畫反對之乀、而後造丿文、以丿為建首、又造乀字、其形以丿為先、乀為後、而其意以乀為先、以丿為後、如此而兩字意義相成、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承者也、丄丅亦然、要於事於物、有其理同其義一、而相表裏亦不能合為一者、如此者皆以轉注法、造其字、所以不可無轉注之法也矣、

象形而轉注

ナ 古文ナ　又 古文又　止 古文止　𣥠 古文𣥠

卷一下　四四

說文、ナ、省手以為形義、左手也、象形、ナ為手省、故知ナ先出、ヨ後出、又、手也、當云右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略此者、避半形耳、ナ又為左右本字、左右為佐佑本字、又、止、下基也、人身之下基也、象形、許氏解形有誤、今正、𣥠、蹈也、從反止、讀若撻、蓋𣥠亦下基也、止大指出右、知為左足首、𣥠為右足首、止亦蹈也、左足首與右足首、相旋而行動成矣、故止𣥠相背為癶字、其義足剌癶也、止𣥠相次為步字、其義行也、許氏解步形云、從止𣥠相背、非、此皆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也、

形聲而轉注、

蹢字篆文　躅字篆文、　趍篆文　趙篆文

趌篆文　趨篆文

說文、蹢、蹢躅、逗足也、行而止〻而又行也、從足啇聲、躅、蹢躅也、從足蜀聲、蹢躅古文作彳亍、此元會意而轉注、後世變為形聲轉注字、此唯曰蹢曰躅、未足為語、蹢躅兩聲、相竢為語、不可偏廢者也、又趍、趍趙、夊也、夊、行遲夊〻也、或作移〻、從走多聲、趙、趍

趙也、從走肖聲、趌、趌趨、怒走也、從走吉聲、趨、趌趨也、從走曷聲、夫啇蜀也、多肖也、皆雙聲、又吉曷為疊韻、即聲〻相灌注以得義、我邦俗言、亦多疊韻、能良久良、傳古字古之類、不可偏廢者也、形聲有轉注可識矣、說文、連、員連也、從辵車會意、車行聯績也、又遱、連遱、雖雙聲連語、其字非轉注、連為假借、此理不可不察也、

象形與會意轉注、

未古文　味篆文

來古文　麥古文

說文、未、味也、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於未、象木重枝葉也、卜版文作[glyph]、金文或作[glyph]、即木實老其味熟也、又味、滋味也、從口未聲、當云從口從未〻亦聲、依字形推字義、味也者、正未字義、滋味亦同、味者含未也、知其美也、未味通用、又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卜版文多來字、周以前有麥來也、周所受者、必當言當時大豐耳、二麥一夆、象其芒朿之形、姑從段本、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此為嘉穀、故謂天所賜、以貴重之、此亦為古傳說、不必指周言耳、又麥、芒穀、秋種厚薶、

故謂之麥、〻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從來有穗者也、從夊、段玉裁云、從夊者象其行來之狀、此知麥來二字、同時製作而來受意于麥而為行來之義也、周時行來字作逨作徠、會意而轉注、又或會意形聲而轉注、

彳古文　亍古文

老古文　考古文、

說文、彳、小步也、從人脛三屬相連也、脛者非也、丿元足即止者文、三足相連出也、亍、步止也、從反彳、讀若畜、彳亍為蹢躅古文本字、一進

一止、故相反為義、故合以造行字、行者人之步趨也、兼彳亍兩義、彳為會意、行亦會意、又老、考也、從人毛匕會意、毛為鳥毛、故合人毛為義、考、老也、從老丂聲、說已詳六義條、今不再贅、

又有三字轉注者、

㐭 亩即廩古文 啚 啚古文 嗇 嗇古文

段 段篆文 碫 碫篆文 鍛 鍛篆文、

說文、亩、穀所振入、宗廟粢盛、蒼黃亩而取之、故謂之亩、段氏云、亩而取之、亩為廩寒之凜、從入從回、象屋形、此解非是、亩字亦元介字之系、一種之象形文、中有戶牖、廩、或從广稟、從广稟聲也、啚、嗇也、從口、從亩、亩受也、嗇、愛濇也、濇即嗇也、從來亩、來者亩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蓋亩為宗廟粢盛所貯之處、其實中之物、啚各發嗇、不可漫出也、亩受意于啚嗇、啚嗇亦皆受意於亩、亦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也、亩下亩而取之、疑當作啚而受之耳、又段椎物也、從殳耑省聲、碫、厲石也、朱駿聲云、藉以椎物之石曰碫也、從石段聲

當云從石從段、段亦聲、鍛、小冶也、從金段聲、亦當云從金從段、段亦聲、考工記函人、凡鍛甲不摯、莊子列禦寇取石來鍛之、皆本義也、轉為小冶、段金曰鍛、行鍛以石為質曰碫、段受意于碫鍛也、轉注亦有正例有變例、詳于轉注說、略之、

假借 借即耤字也、

假借亦造字之要目、而許氏未為精解、所舉例證亦為失當、詳見六義條及假借辨、今唯揭其一班云、凡於事物、不可以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義盡以為其字、故有形音義三假借、以補其不備也、形者指事及象形也、王氏釋例、孫惕齋曰六書之有段借也、本無其字而依聲託事、後聖所為濟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之窮、而通其用於無窮者、舍是無由、此說眞然矣、

指事而假借

工古文　王古文　正古文或作[illegible]　丂古文或作丁、

玉古文、　气古文

說文、工、巧飾也、象人有規矩也、與巫同意、此解未詳、此二假為天地之意、丨以為人之意、天地人、皆假指事、以為其義、即考工記云、審曲面埶、（埶勢字也）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又知者創物、巧者述之、世謂之工、工之事重矣、故天地人意、以為其義、故王字從此、巫亦從此、又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蓋董說誤矣、聖言則說其理非解其形、三者與工字義合、一者與工中之一畫合、王者人君天職也、王之治民、猶工之治物、故字以工為本、以一象其德純正也、然王之從工一、即假借也、又正、是也、（是者直也、純正也、見會意例下、）從一、一以止、一指純正之意也、止為本義之轉、正之從一止、亦叚借也、又丂、（气本氣

字、）欲舒出ㄎ上礙於一也、（段氏云、ㄎ者气欲舒出之象、一其上、不能徑達、此釋字義而字形已見、故不別言形也、）丂從一ㄎ亦非定形、所以假借也、又玉、石之美者、有五德、象三玉之連、丨其貫也、古文元作[illegible]、象形、即詩毛傳所云、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多略不過三者也、然字變作王、王之三非物形、即象其意、亦指事而實假借也、又气、（氣本字、）雲气也、象形、雖言象形、气元無形無色、不可以象、故假三積畫以為其義、即假借也、又詳見下、

象形而假借

匕古文　匕古文　大古文　立古文

壺古文　史古文　登古文　男古文

邑古文　令古文　兵古文　長古文、

備古文　蕭古文　磬　熏古文

說文、匕、變也、從到（到字古倒）人、（匕為老變、言髮匕為白也、壯容變為衰態、故倒人形以為其義、）又匕、相與比敘也、（舍己歸他、所以相與比敘也、匕或叚借為柶、匕箸是也、）從反人、（舍己

之意可見、又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也、說據老子象人形、大義不可以象、故借此理、以為其形、又立、侸也、侸住同從大在一之上、一者地也、立古位字、大者大人也、故借大一為立字、所以不作立之意可見而已、此等字皆假借人字、以為形義也、大字分析、為り卜二形可證、又壺、昆吾圜器也、象形、從大、象其蓋也、此借大字形、為壺蓋形也、古文或作𡔷、不從大也、又史、記事者也、段注、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從又手也持中、こ正也、段注、君舉必書、良史書法不隱、古文亦作𠭥、屮亦手也、同意、手執中、直不見其義、依良史書法不枉之謂、始見其義、此

所以異會意也、又登、上車也、從癶豆、象登車形、此借业為𡗜省形又借亘字形、為登石形、唯业字精意近耳、又男、丈夫也、從田力、言男子力於田也、力者筋也、象人筋之形、轉義治功曰力、女字象形、男字不可以象、故借農耕之事、以為其形義、此非會意也、又邑、國也、從口方圍之方本字、借為四方封境、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從卩、卩為節度之節本字、口卩二字、直不見國邑義、依尊卑有小大之謂、始見其義也、令、號令也、從亼卩詳見六義假借條下及假借辨、今略、又兵械也、段注、械者器之總名、器曰兵、用兵之人亦曰兵、下文云、從廾持斤、則製字兵與戒同意也、戒、從廾戈、

從廾持斤、并力之皃、𢍮籀文、斤、斫木斧也、非兵仗具、此為假借、又從廾殆借為戒字省也、與會意自異、又長、君也、從兵者從老省、詳見假借辨又㡀、敗衣也、從巾借為凡布帛、以為衣義也、若從衣不為字、又無㡀字、不能為敝字也、象衣敗之形、又黹、箴縷所紩衣也、從㡀、象形、許氏此解誤、今正、從巾與㡀同意、而美惡自異、亦假借之一例也、又磬、石樂也、從石、声、象縣虡之形、殳所以擊之、𣪊籀文省、籀文從古文也、此岀之中、以為樂器上飾、鼓古文作䇺同意、借屮字形

為之也、又熏、火煙上出也、從屮、從黑、屮、黑熏象、黑熏轉注、詳轉注辨此以屮為煙出竈窗之象、借屮字形為之也、夫變形為義或合形為義、與會意異、又或直用形為義、與其本義無涉此為叚借也、

形。聲。亦。叚借。

凡形聲字、其所取字音、即假借也、所謂依聲託事者也、說文、艸部、莜、蚍虾也、從艸攸聲、段氏云、釋艸曰、莜、芘衃、毛傳

曰、荍、芘芣也、與說文皆字異音同、（蓋比不、其元字也、即借其聲為其義也、或從艸或從虫、以為形聲字、）又鳥部、鵜、鵜胡、污澤也、從鳥夷聲、鵜或從弟聲、段氏云、釋鳥、鵜、鴮鸅、毛傳、鵜洿澤鳥也、按、今爾雅多俗字、毛詩作洿澤是也、（其鳥以居洿澤得名、）是皆形聲之本、而假借之一例也、

又有取于意而叚借者


比古文、


班古文


侖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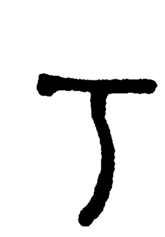
說文、比、密也、二人為从、反从為比、（从訓聽也、二人同道、此事順正也、比與从相反、雖言親密、其事不順不正也、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可證、）比與匕同例也、又班、分瑞玉也、從玨刀、（玨、二玉相合為一玨、㱿、玨或從㱿、〻聲也、刀所以分、與從分亦同意、）分瑞玉者、書堯典、班瑞于羣后是也、與令字從亼卪（集節也）為輯五瑞義正同意也、（詳叚借辨令字下、）此借玨為二瑞、實為五瑞也、刀之假借固然矣、又龠、樂之竹管三孔者、以龢衆聲也、從㗊從侖、侖、理也、（侖、思也、從亼冊、亼為集本字、冊者經典、所以載道、亼冊以思、道理可以明矣、㗊即品也、）

此從品侖、皆假借、絕與會意異耳、

又有轉注而假借者、


屮古文


又古文


丂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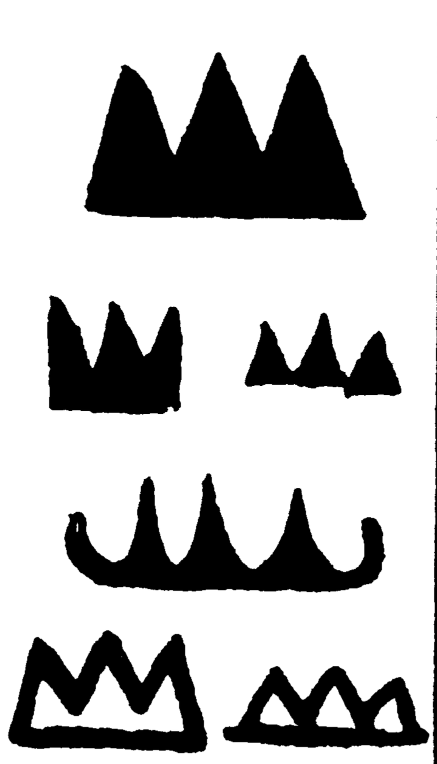

𠀀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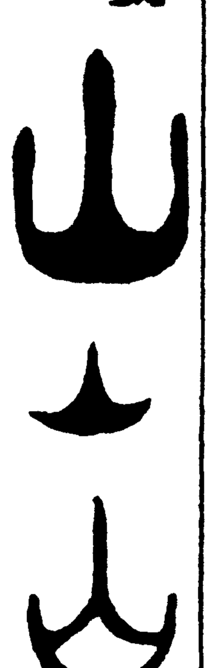
屮、又、二字說解、已見轉注、此左手右手形、借以為左右義、丂見上、指事而叚借也、𠀀、反丂也、讀若訶、（𠀀訶元同字、或作呵亦同、）丂者、氣欲出而不能出也、𠀀反此、氣之疾舒也、故又為大言而怒義、丂𠀀相族、兩字義顯、則假借而轉注也、假借亦多、

而其例略盡于此爾、抑後世字繁、字亂益多、故六義之分、稍缺攷明、而仔細分析、絕無出于六義之外者、三代文字即六義文字也、

造字始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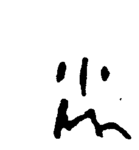
非古文、物形不可見


六字殷器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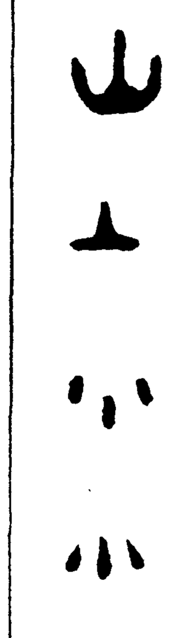

三字周器文、


五字卜版文

山字最古文如此，象形之純者也，作三峯者，多略不過三之例，而間有四峯者，為變例也，至周文稍失形矣，


卜版文




殷周文凡從火字如此作


卜版文羔字所從火形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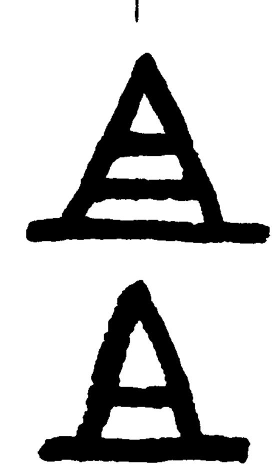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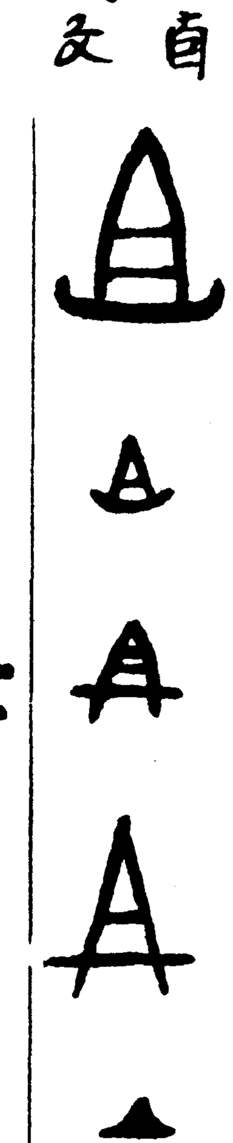

卜版文光字所從火形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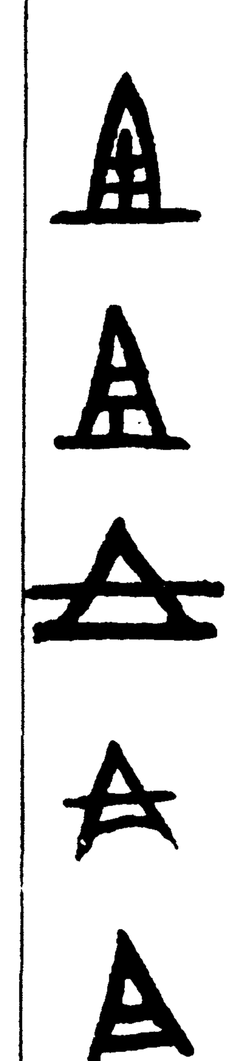

卜版文燮字所從火形如此，

火字最古文如此，字明以山為本，以象火炎沖天也，蓋山即昆侖也，山字作𡴀為正形，作𡴀為省文，故又省作人，𡴀亦作火，可知耳，書僞胤征曰火炎昆岡，玉石俱焚，蓋亦古傳之說，山海經西山經南望昆侖，其光熊熊，熊從炎聲，熊熊猶云炎炎也，其氣魂魂，又大荒西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所云與胤征合，又今輿地圖載昆侖山脈，有火系存者，古傳可信，並可證也，又列子周穆王篇，穆王宿於崑侖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侖之丘，以觀黄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然黄帝初都于昆侖，其史倉頡等造文字而火字從山，眞有謂哉，如水火字，可謂倉史之迹今存者而已，

火字元從山，故卜版文，多皆以山為火，篆文丞字所从山亦火字也，又有省山為小者，省略之意丁異，又有從土或以土為之者，山土形義近，故通用也，


殷自二文


此十字亦皆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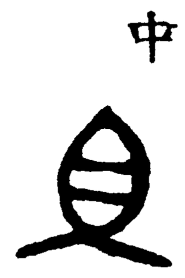

日且乙　器銘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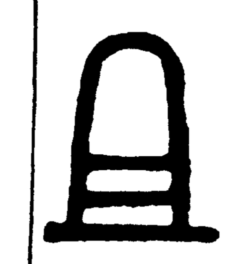

卜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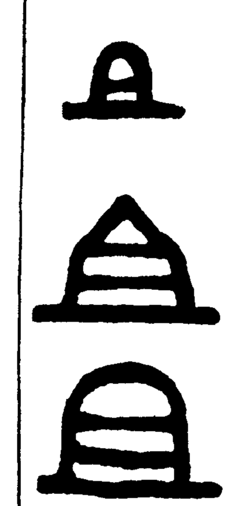
祖字最古文如此，並且甲且乙且丙且丁且戊且己且庚且辛且壬且癸字也，然此文象祖廟形，明明白白，蓋夏殷有大室制，其形與此文迥異，知祖字作，取于古代也，一者地也，其所營物，象形，其基即入地下深矣，此殆與埃及圭碑相同，漢土最初且廟之制，法於埃及圭碑，欲不疑不可得也，漢人與彼土交通，今無證迹，然尚可深考者也，


卜版文


周器文，一銘中三形併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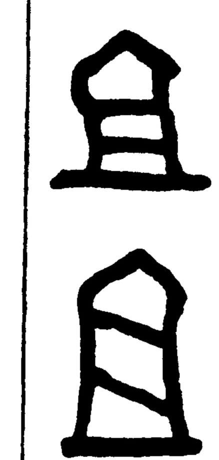

周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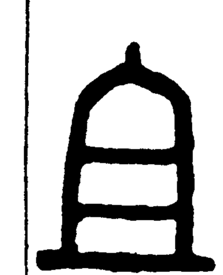

般器文


周器文、一銘中兩形併用、一法古一仿今、


般器文


卜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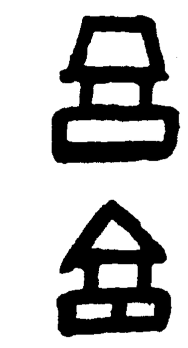

周器文


般器


周器文

又皆且字後出異文、曰且甲且乙、曰皇且且考之類也、般末及盛周、去古益遠、廟制隨變、字形亦隨變易耳、又至周中葉、字加示、象形變為形聲會意也、


卜版文


般器文、蓋作二廟連文者、所謂皇祖皇考也、


又般器文也、


又般器文


卜版文


又般器大省文也、

室字冣古文、古人象形、繁簡不拘、而無失其要所也、今據此文攷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世室即大室、公羊文十三年傳、魯公世室、羣后偁宮、書洛誥、王入大室、是也、其古舊制度、以作五室、如𡇒、東西南北四堂、其中大室、而般以前、大室無蓋覆、露處露雨、至般、四室上更重大蓋、此謂重屋、詳見文法條下、囲即囗字、四隅小室謂之阿室、然字作廾者為

夏制度、作亼者為般制度、而室外設四門、以為一廓、廾下作口者是也、然則、下無口者省文也、其或亼中作日者、以象亞形者耳、


亦皆般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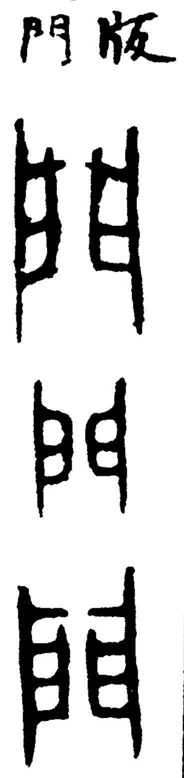
此為後出字、與上文作亼者略同、日為亞、此亞亦亞變形也、或云亞日與上文亼下作口同、恐非是、此二器文曰、室㱿宅于桓、六字、其義為大室顯矣、桓者桓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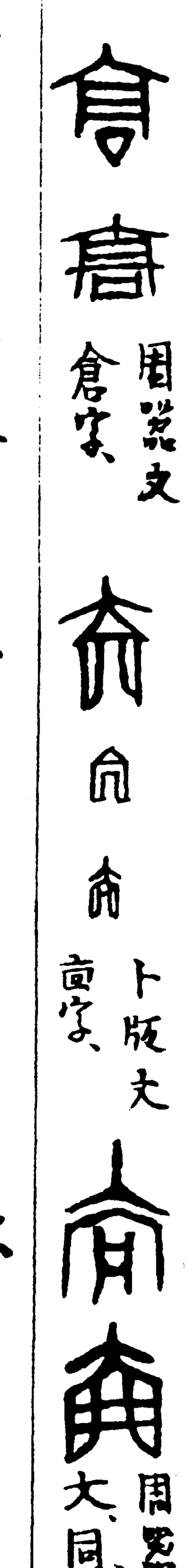

卜版文


周器文

並大室字也、室字元象形、後變為會意形聲、說文、室實也從宀至聲、室屋皆從至、所止也、釋名、人物實滿其中也、蓋古神人相近、大室名主于宗廟、而人亦居室、後世廟室分別畫然、字亦變作室、而般人亼室併用、周人廢亼字也、然是亼亼室諸文可以見古廟室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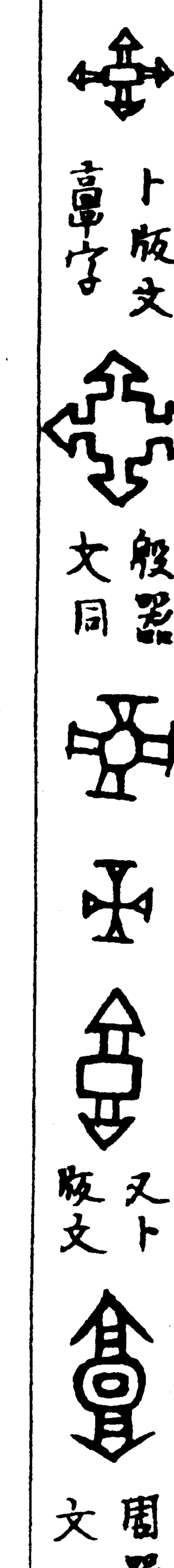

卜版文門


周器文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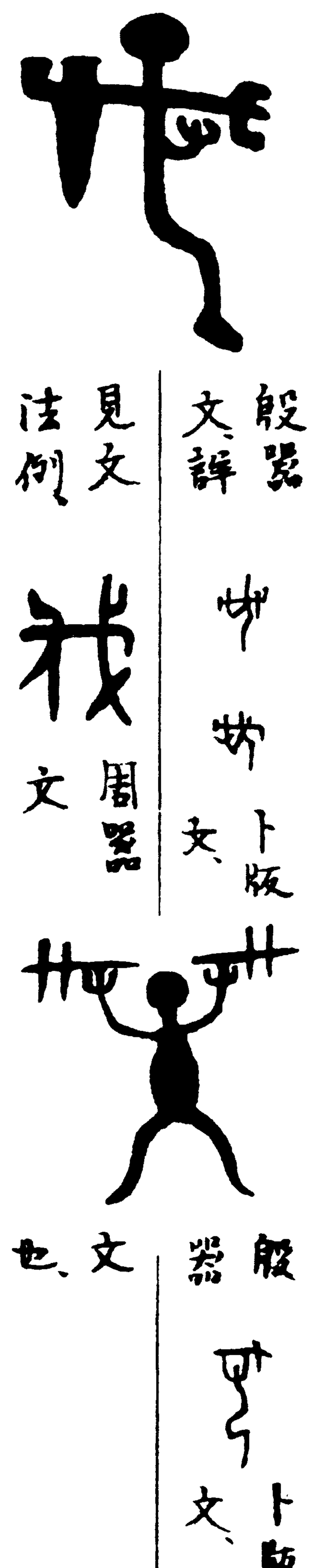
周器文倉字、卜版文亩字、周器文同、

又據此等文字可見三代門戶倉亩形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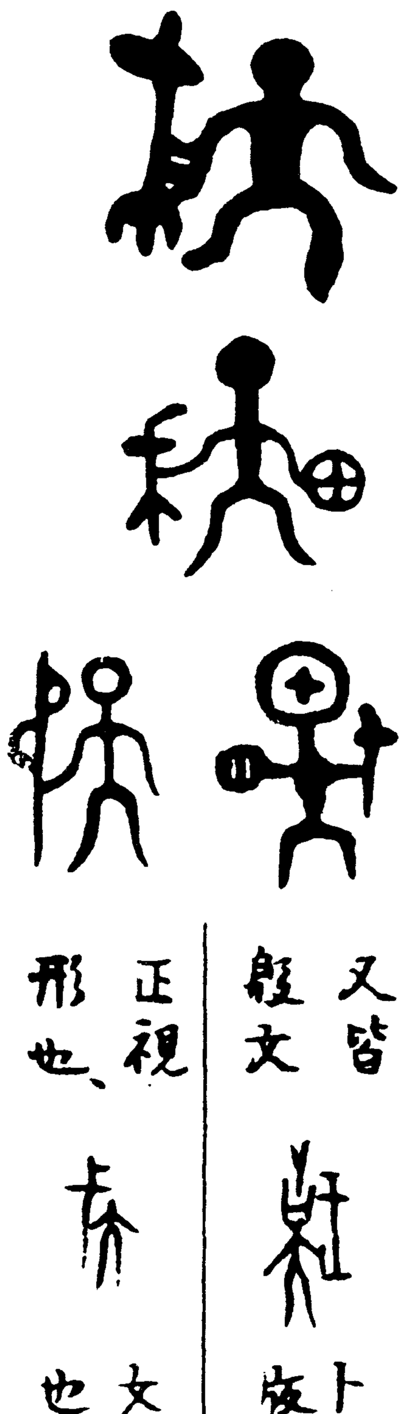


卜版文𩫏字、殷器文同、又卜版文、周器文、

此為郭字說文𩫏外城也、從回象城𩫏之重兩亭相對也、亭者旅舍所在、說文亭有樓從高省、宿驛也、城郭四門、以通四方、而四方皆有亭故古文如此、唯結構蓋襍故後世省左右亭以為結構便安實失其形意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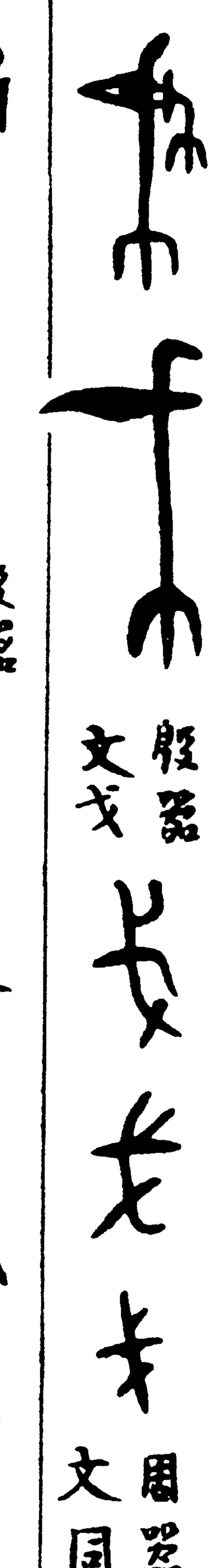


殷器文諱、卜版文、殷器文也、卜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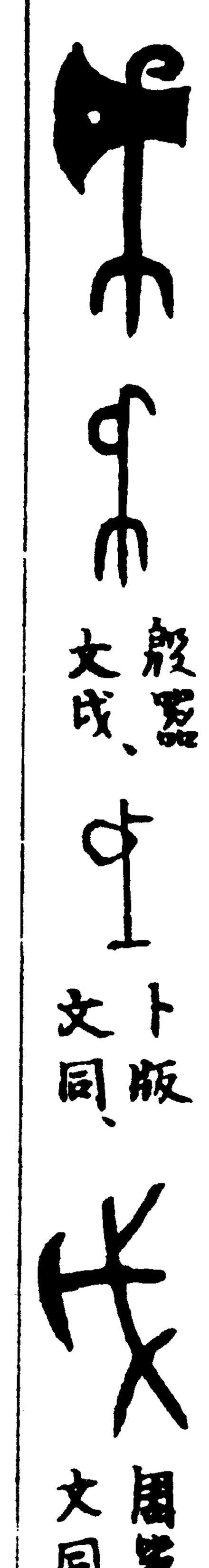


見文法例、周器文、又皆殷文、卜版、正視形也、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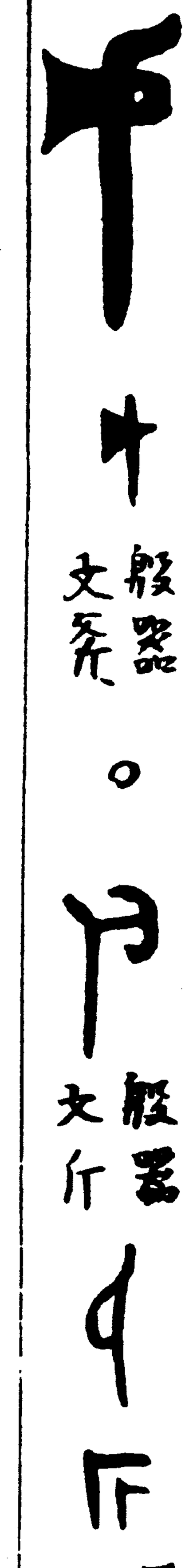
古伐字如此、古人大通用、故字或作大與夫夫義同、而人擔戈、或執戈與干、又執斧執𢦏、又或揮二戈揮一戈、其人或戴冑、皆可見武人征伐之狀



殷器文戈、周器文同、



殷器文戉、卜版文同、周器文同、



殷器文斧、殷器文斤、周器文同、下文省柄、

此取古文、其為戈為戉為斧為斤、皆可見古制形者也、又見下字體變易及作器二例、

非古文字義不可知



並婚古文



並歸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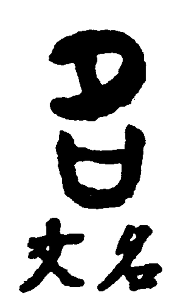
並婦古文

說文、婚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從女從昏、昏亦聲、𦣻籀文即𡣬譌形、𡣬、聞字古文、與婚通用也、今據古文元有二體一從女昏、一從女𡚱、𡚱即爵字、從斗所以酌意、𡚱即雀飛形、爵器象雀也、儀禮士昏禮賓四爵合巹、巹即𢀋也、從爵會意、又歸女嫁也、從止從婦省、從𠂤聲、𠦒籀文、𦾔省文、與作歸者同意、此𢀋從冂或冢省文、

又婦、服也、從女持帚灑埽也、謂服事人者、所謂夫唱婦隨也、埽、糞也、從土從帚、帚、糞也、從又持巾埽冂內、冂古坰字、許氏解誤、今據古文、帚從冂從又、又、糞有、可為帚之艸也、彗字亦從此同意、依此三字、古者昏儀之大意可知矣、此其一例、

類亦不尠、

古聖人造字、有尚古之意、


名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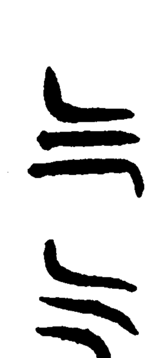

市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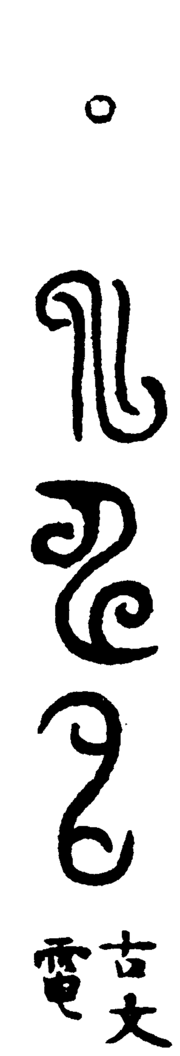

叜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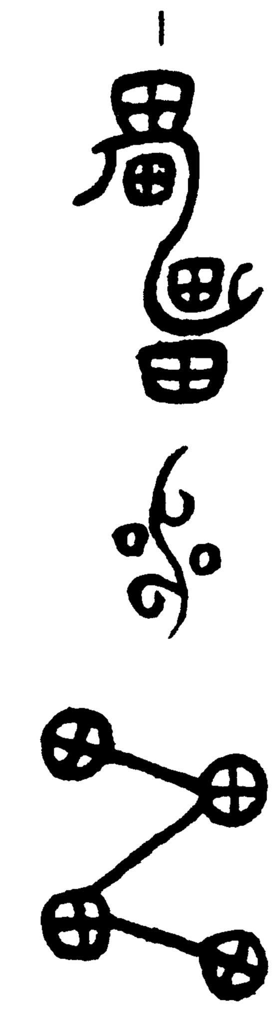
說文、名、自命也、從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

會意近假借、又市、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段注、鄭注禮曰、古者佃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又叜、古按字、許氏誤以叜為傁本字、說文、按、衆意也、一曰求也、從手叜聲、非、又者手也、按再從手複矣、衆意亦非其義、求也為本義、今據古文象又持苣火按介中、古意可見、與名字作法相似矣、抑漢土聖人有尚古之遺習、故制大室也、取于穴居古意、字亦象之、名市等字、固亦取于大古意明矣、

據古文、可知古人智識


古文气


古文電


古文靁之、即电之、

說文、气、雲气也、气氣古今字、象形、上已見、又電、陰昜激燿也、從雨從申、此解非實、電古文電如此、又靁、陰昜薄動生物者也、薄讀為迫、從雨、畾象回轉形、靁籀文靁、閒有回、回靁聲也、畾古文、今

據三代古文、气字以象气流、其知巧與今人同、而電字以气字為本、回旋上下、以象陰昜激燿、回字出于电字、字形與事理相合、作电者、乚即乙省、夫有乙字而後製靁字、四田轉在、以象靁聲、電光靁聲、元無定形、是似指事、然義理固定不動、故為象形、造字次弟取于先見光而後聞聲也、或審其原理、或隨其實體、用意周密、可謂至妙也、

古人造字、小大意義同視

嶢篆文　鷦篆文　鷯篆文

說文、嶢、焦嶢、山高皃、從山堯聲、又鷦、鷦鷯、桃蟲也、從鳥焦聲、鷯、鷦鷯也、從鳥眇聲、（眇與秒通、極小也、徼妙之妙本字、）朱駿聲云、焦嶢字皆疊韻連語、人之庳曰僬僥、山之高曰嶕嶢、鳥之極大與極小者、皆曰焦鷯、均之、依聲託意也、（鷦鷯通用、）此說為是、凡物極小極大、視感甚似、我邦盆景之技、以為咫尺千里之觀、是其理也、古人造字之意可知矣、

有造字以反義而義却重者、

祀古文　良古文　攪篆文、

說文、祀、祭無已也、從示巳聲、當云從示從巳、巳亦聲、（史記律書、巳者陽氣之盡也、）字義為無已盡而字形從巳、其義見却重矣、又良、善也、從富省、（富古富字）亾聲、當云從畐省從亡、亡亦聲、謂富而不亡也、善吉無過於此、又攪、亂也、從手覺聲、當云從手從覺、覺亦聲、（覺、悟也、發也、所以治也、）謂破治為亂、此皆取于反義之重者也、

造字之叚借亦有條貫

龍古文、　能古文

說文、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從肉、皀象飛之形、（實從易、）童省聲、又能、熊屬、足似鹿、從肉㠯聲、能獸堅中、故偁賢能、而強壯偁能傑也、為龍為能、皆所以尊此、而字從肉、一種之定例也、又王、巫、壬、從工、亦同例也、

有造字重形而義益增大者

二古文　三古文　四古文　廿古文　卅古文

卌古文　从古文　㐺古文　卉古文　茻古文

林古文　森古文　猋古文　雔古文

此十四字皆然、說解見上、

又有造字重形而義益細小者

䖵古文　蟲古文　炎古文　燚古文

此四字皆然、說解見上、但其數雖多而其意卽小也、

又有造字增形爲義者、

（甘古文）（寸古文）（𠦒篆文）（華篆文）

（林古文）（麻古文）

甘寸二字說解見上、說文、𠂹、艸木華葉下𠂹、象形、垂本字、𠦒、艸木華也、當作𠦒也、從𠂹亏聲、𠦒、榮也、從艸從𠦒、𠦒亦聲、又𣎳、分枲莖皮也、從屮、八象枲皮、讀若髕、𣏟、葩之總名也、葩、枲實也、林之爲言微也、微纖爲功、象形、𣏟、枲也、從𣏟广、𣏟人所治也、在屋下、此類是也、

又有造字省形爲義者、

（飛古文）（卂古文）（非古文）

（骨篆文）（冎篆文）（歺古文）

說文、飛、鳥翥也、象形、非、韋也、從飛下翄、取其相背也、卂、疾飛也、從飛而羽不見、又骨、肉之覈也、覈實也、從冎有肉、實當從肉象形、肉者假借也、冎、剔人肉置其骨也、象形、頭隆骨也、先作骨字、省其肉以爲形義也、歺、列骨之殘也、從半冎、省冎以爲形義也

造字之先後可考者

（宀古文）（穴古文）（能古文）（熊古文）、

聖人造字初先制部首、部首字也、而後造各部字、字乳益多也、

說文毎部首字下云、凡某之屬皆從某是也、又徵此事實、

說文、宀、交覆深屋也、象形、實家屋形也、穴、土室也、從宀八聲、易曰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事則穴在前、而字則宀在前、蓋穴不可象、故借宀爲義、八爲名也、又能字說解見上、熊、獸似豕、山居冬蟄、從能炎省聲、蓋能下云能屬其義則熊在前、而其字能在前、亦與上相近矣、

造字之法亦甚多端、而率此類也、又見字體變易例中、

文字最初正音、今不可知

余謂六義發明、文字漸行、爾來經歷四千餘年、字形尚且

有變易、況其音、時遷人更、即不得不變、地隔鄉離、亦不得不變、文字原音、今不可詳而已、且漢土、革命屢行、華夷互起、語言亦屢變化、是所以字同而其音異之尤者也、故余脩古擢篇、無一言及字音者、凡例殊備之、今唯揭古音與今音不合一二例、以發一端云、

重聲為音々以為言、而音亦言也、故音字從言為形、然字音即文字以前之言、若得知文字古音、是知文字以前之

言也、難哉、今欲知文字最初正音、唯謂、指事象形、皆有音也、取其音為形聲、取其義為會意、今求稍古正者、當依象形文古今無變、而其物聲亦古今無變者攷之而已、清張行孚說文發疑論字音頗精詳、曰、古人造字之始、既以字形象物之形、即以字音象物之聲、如牛字象牛之形、而牛字音、即與牛鳴相似、（蓋非似而古元同牛鳴也）羊字象羊之形、而羊字音即與羊鳴相似、豕字象豕之形、而豕字音、即與豕鳴相似、鳥字象鳥之形、而鳥字音、即與鳥鳴相似、木字、象木之形、而木字音即與擊木相似、石字象石之形、而石字音、即與擊石相似、竹字象竹之形、而竹字音即與擊竹相似、金字象金之形、而金字音即與金聲相似、至馬字犬字燕字、亦象形之字、而字音不甚與物聲相似者、則字音展轉讀別介、若夫形聲會意之字、雖字形不象物形、而字音亦有象物之聲者、如雞字從隹奚聲、而雞字音則與雞鳴相似、

䧿字從隹昔聲、而䧿字音則與䧿鳴相似、（䧿俗作鵲）、雀字、從小隹會意、而雀字音則與雀鳴相似、其餘鶻鵃、桔鵴、鴉鵝、鷽鳩、鴝、鴿等字、大氐其字之音、即象其鳥之聲、此等字音、眞天地之元音、無論何時何地、皆一成不易、是故管子言五聲、必以牛羊雉豕馬之聲況譬之、地員篇所云、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是也、

誠以文字之音易變、而五物之聲不移故也、後世欲同天下之字音者、為三十六字母以統之、法非不善也、然愚謂此三十六字母、四方之音、已不能盡同、按、四方所能同者、喉鼻脣齒舌而已、而字之出於喉鼻脣齒舌者、殊非一音、所以不能盡同、又何論三十六字之子聲歟、謂凡字音之由三十六字母而定者、然則欲同天下一切文字之音者、或於天地元音之字、檢出喉鼻脣齒舌七聲之字、以為之母、而以餘一切文字、循其形聲而分別部居之、庶四方之風土各異、而萬物之元音、不甚相遠乎、此說為萃論也、

張氏又云、愚謂、古韻若不分部則已、既欲分部、當分為八部、八部者、據廣韻言之、東冬鍾江為一部、支脂之微魚虞模齊皆灰咍為一部、按、此部似太寬、然細覆此十一韻、皆無雙聲、而三百篇、吸與儆鄆韻、膴與飴謀龜時茲韻、則支脂之與魚虞模當通為一部、有明徵矣、眞諄臻文欣魂痕先耕清青蒸登侵為一部、按、此部似大寬、然細覈此十四韻、皆無雙聲、而三百篇、人臻與牡聽韻、則眞諄臻之與耕清青、同部有明徵矣、薪人與煁心韻、則眞諄臻之與侵同部有明徵矣、其餘據小戎閟宮大明三詩、則蒸登與侵同部可知、據鳧鷖則文與魂同部可知、據正月則文欣與眞諄臻同部可知、至楚辭諸子、此諸韻同用者、更難悉數、夫諸韻同用、既非雙聲、固不得以其字多而遂疑其不同部也、至先韻字、今雖因雙聲而轉入山仙韻、然三百篇、實惟肩豣二字入山仙部、其餘本音皆當入此部也、元寒桓刪山仙覃談鹽沾咸銜嚴凡為一部、按、此十四韻皆無雙聲、其元寒山仙與覃談鹽咸相通之、故在三百篇、雖少所據、然節南山首句、山字實與巖瞻談惔斬監為韻、不可因其少用而遂謂之非韻也、蕭宵肴豪為一部、佳歌戈麻為一部、陽唐庚為一部、尤侯幽為一部、按、據廣韻、雖不能無所移易、然照此部分、其移易者鮮矣、其所以分為八部者、以凡字有七雙聲、合本字為八也、蓋天地自然之音、不過疊韻雙聲二者、此韻與彼韻、既有雙聲、即非同部、即無雙聲、即為同部、此自然之界限、而攷之古人用韻、亦大約有八部之分、其與八部不合者、惟不用本音而用雙聲、如七月之陰與沖韻、召旻之頻與中躬韻之類而已、此愚所以謂言古韻者、當類聯其疊韻、而別出其雙聲也、此說為近出而詳者、然亦恐未為定論、姑存參云、

按古無隹烏兩字之別、而自周以來、兩字分別、音亦隨異、又古無立位兩字之別、而後世（蓋周末）兩字分別、音亦隨異、此自今不可知古本音之證也、

又詩云、虎韔鏤膺、周器文多見虎冟字、正與詩同義、說文韔弓衣也、從韋長聲、冟、飯剛柔不調、相箸、（俗作著）從皀冂聲、讀若適、（周文、不從冂從日、）此冟字、周人漢人讀音不同、周人音與韔同也、

又周器（陳侯因資敦）文曰、合揚氒德、合者同也、（對荅也、）經傳多借荅為之、荅者尗也、從艸合聲、故得與合通用也、又說文經傳以對為合揚義之專字、然周器文多作對、又或作業又或作叢作對、即叢省、叢字隸作業、僕字墣字皆從此為聲、然作對作業皆為墣字異文也、許氏誤對字作對、為合揚專字、大謬殊甚、由是觀之、古合業墣音近通用、漢人音與古不同明矣、

又周器文多萬壽亡彊字、又或作橆彊、橆為無字本形、古音亡無通用、故撫字古文作攺、作迋、無字古文作[illegible]、又經傳、禁止之詞、用毋字、周器皆作毋、秦初有毋字、毋無同音借毋為亡、猶借無為亡也、亡無通用、與今音不同、漢人不察、別製𣞤字為有亡專字、妄亦甚哉、

夫如此、三代古音、今焉得詳論其是非、是余所以脩古籀篇不敢論音韻也、

學古發凡卷一下終

學古發凡卷二

東京　高田忠周　編述

文字變易弟二

昔者蒼頡等創六義而文字以興、然遞代變遷、文字亦不能無變易、三代古文、非悉為蒼史之迹者、今唯就存于世者、辨古今異同、庶幾足伺其一斑矣（見下室字為其遺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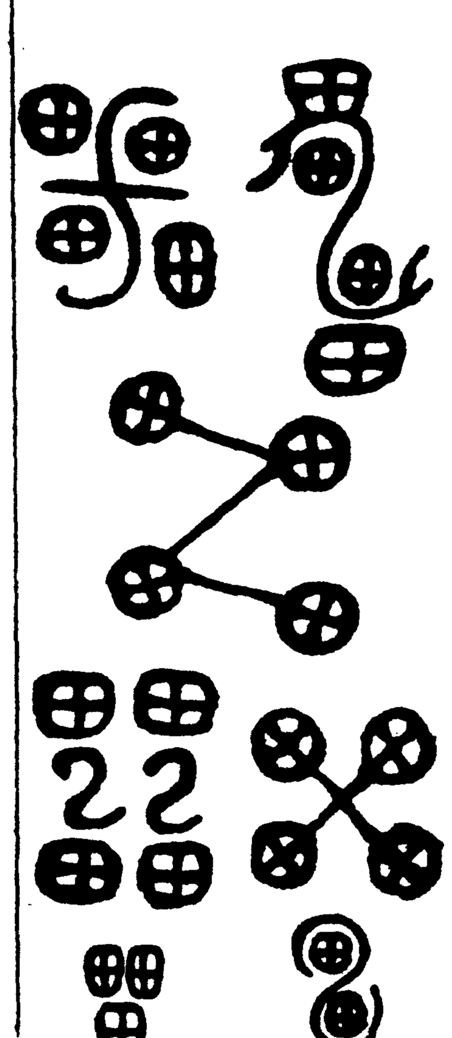
古指事、後變為形聲為會意例

丨（古文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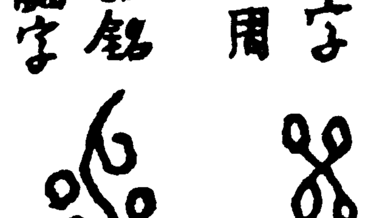
丨（古文退、）

說文、丨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退、囟即讀為進也、唯許氏依小篆、其所云未審詳、今據三代古文、丨丨分別顯然、丨自下向上、即引而上行、讀若進、即為進字古文、進下云、登也、從辵閵省聲（閵、今閵也、似鴝鵒而黃、從隹両省聲、𨵽籀文不省、又両登也、從門二、二古文上字、讀若軍敶之敶、六書故引唐本如此、是、今本二誤作丄、與𨵽字不合、且從一會意之恉乖矣）登者亦上行之謂也、復、卻也、從彳日夂（段氏云、彳行也、行而日〻遲曳、是退也、夂、行遲曳夂〻也、）衲、復或從内（内形聲兼會意、）退古文從辵（今隸作退、原于此、）又易說卦、巽為進退、周禮大司徒、銜枚而進、注、行也、又儀禮士冠禮、主人退、注、去也、字之用義、專于行步、而後從彳夂辵、以會意、又為形聲、是古今之變也、然周禮小司寇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注、猶損益也、進退之義、元不專於行步也、

古人象形文繁簡不拘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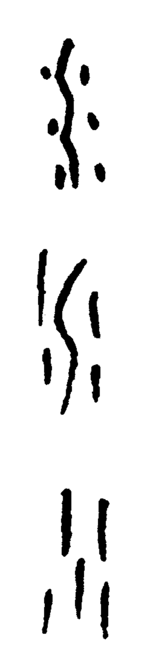


七字般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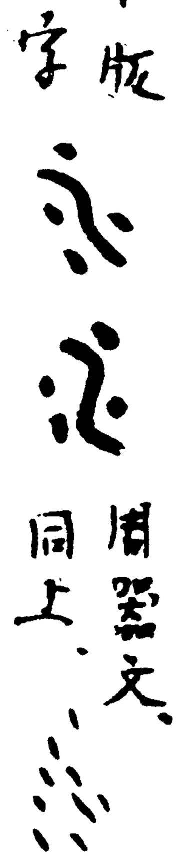


二字卜版　器銘霝字　文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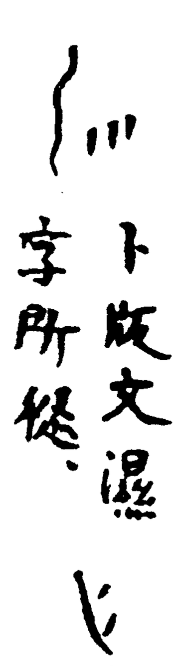
此為古文霝字、筆畫繁簡不同、而其意同矣、下亦此類也、



並卜版文水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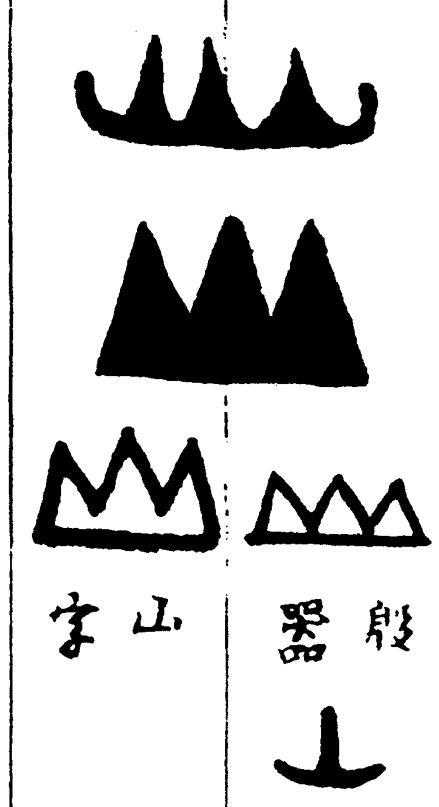


周器文、同上、　卜版文河字所從、



卜版文濕字所從、　卜版文滌字所從、

此諸文、其體不一、而衆泉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之意皆相合矣、唯河字所從為小異耳、



殷器山字

周器文山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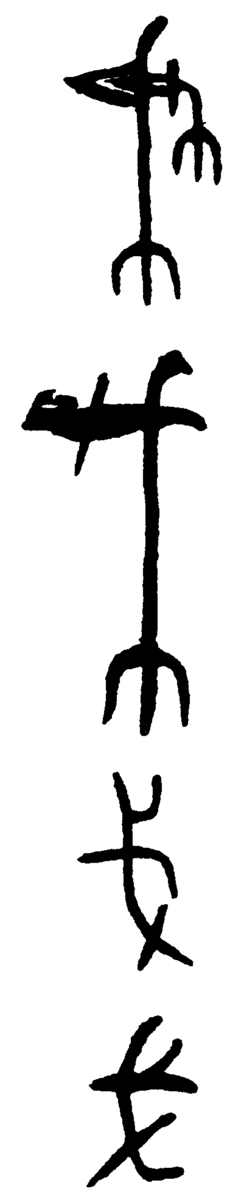
山字象三峯拔地、緐簡有異而其意實同矣、



殷周器文玉字

玉者其質不可象、故象所作佩玉、以為字形、而唯連三者、

多略不過三之例也、然其文緐簡有異而其意實同矣、



殷周器文戈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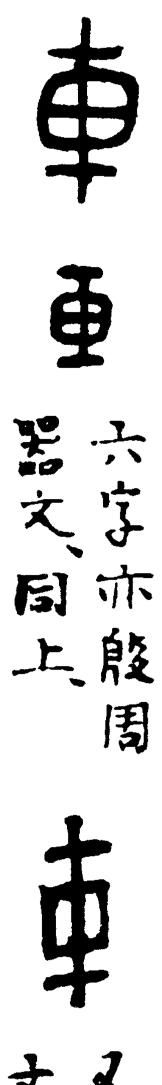
戈字並皆象形、緐簡有異而其意實同矣、



殷器文車字原文、

卜版文同上、

又殷器文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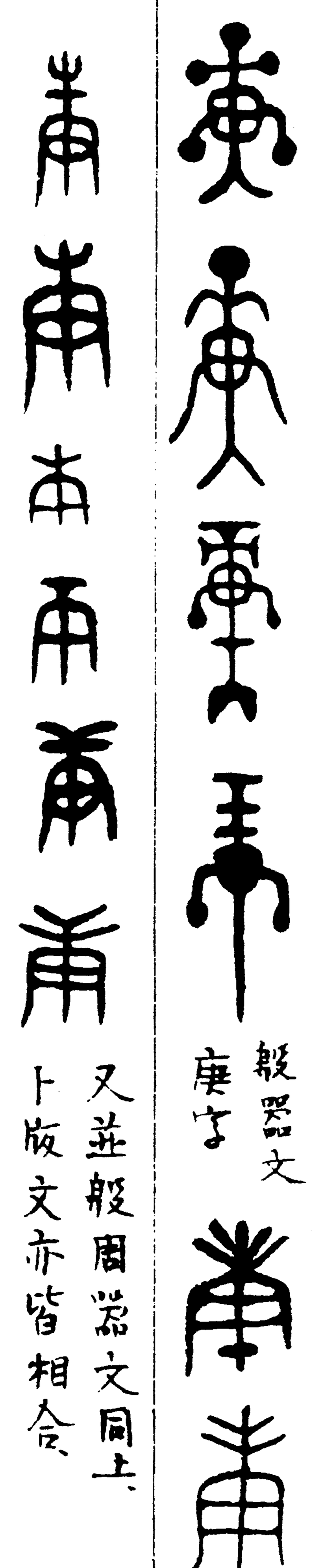
六字亦殷周器文、同上、

又卜版文同上、

車字、非最古文實不為形、今據此等文、輪輿輈軸以及軎

輨衡軛、無不兼備者、逾省逾簡遂作冊而又作車、造字本

意不可見矣、然其作車者、殷人已用之、省文亦古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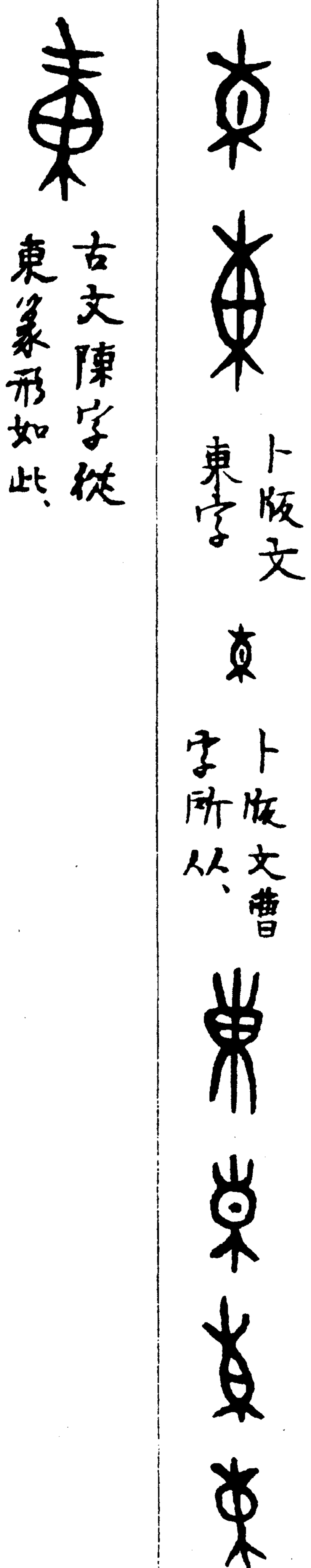


殷器文庚字

又並殷周器文同上、卜版文亦皆相合、

說文、庚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此文弟一至弟四、實其象

形也、弟五以下為省變文、



卜版文東字

卜版文曹字所从、

古文陳字從東、象形如此、

說文、東從木官溥說從日在木中、今據此諸文、其說真然、

卜版文弟一、為自東又東昌字弟二為自東字同字明矣、

要、日在後木在前、作東為象形、作東為會意耳、



殷器文畎字所從

同上

犬字

卜版文同上、

又畎字所从、

又殷器文同上、

並卜版文同上、

莽字所从

並器字所從、

說文引孔子說、視犬字如畫狗也、今據古文真然、且犬

宊象作開口之狀，犬能吠而守者故也、

般器文虎字如此、

並卜版文

並周器文同上、

又卜版文

又周文

說文解虎字形有誤，今據古文，此字亦純然象形文，古諺曰畫虎成狗，虎字亦犬字系也，唯其斑處以為徵耳、

並卜版文

○

般器文馬字如此

以上周器文

○

般器文象字也、

以上六字卜版文

以上七字周器文曰

○

般兵器文鹿字

卜版文同上、

般器文同、

亦皆卜版文

石鼓文同

般周器文同上、

馬字、象字、鹿字皆象形顯然者也，而省者亦自有特徵可見者，筆者用意之處耳、

古兵器鳥即隹字

卜版文之曰隹年

周鐘文隹口月初吉丁亥字也

卜版文隹字、

卜版文隻字所从

周鐘鳴字所从

雍字所从、

卜版文鷹字所从、

雉字所从

卜版文雞字所从、

般器文，即器蓋同字者而一短尾一長尾耳、

卜版文隹字

般周器文隹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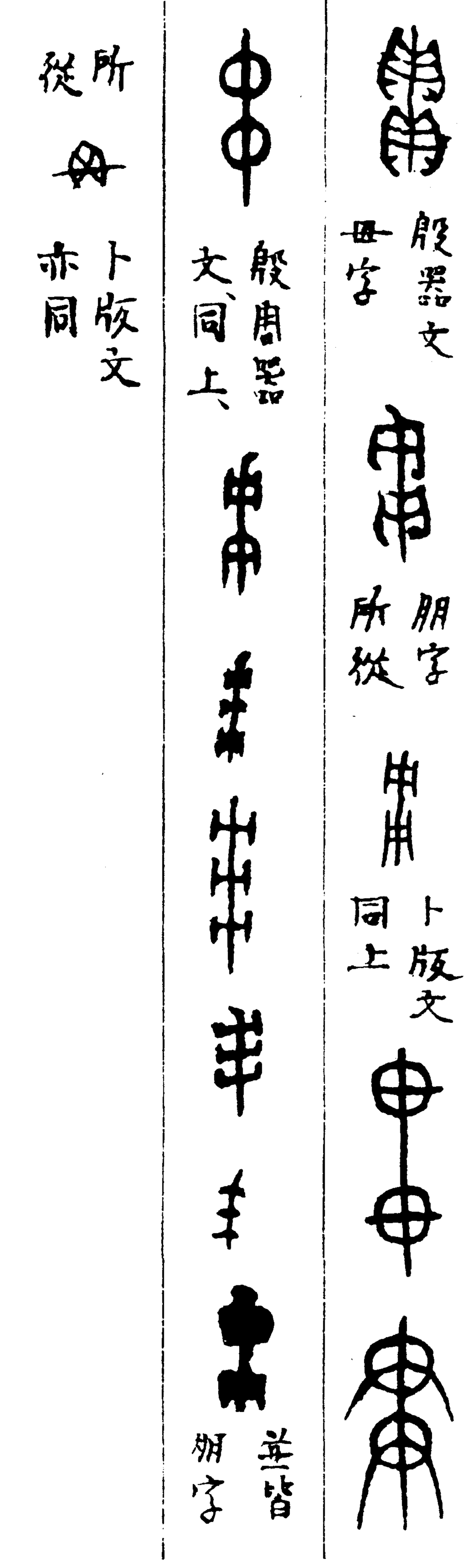
石鼓隹字

石鼓文鳴字所从

隻字所從，並般器文、

集字所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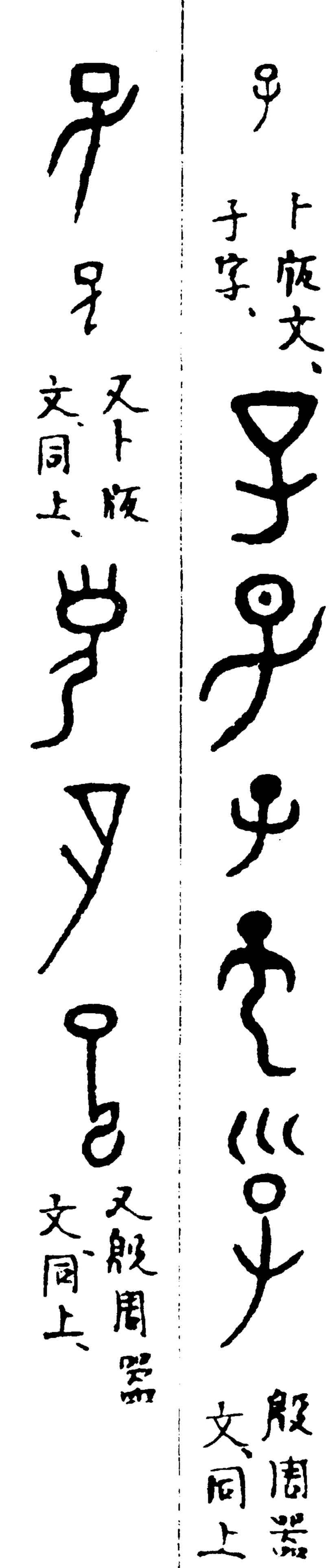
說文、隹爲短尾者總名、鳥爲長尾者總名、而各部中所收字甚相亂、今據此等古文、殷時無隹鳥之別、隹者鳥之省文耳、但石鼓文、隹鳥分別、知其分別者、始于周中世也、隹鳥音異、亦在于其時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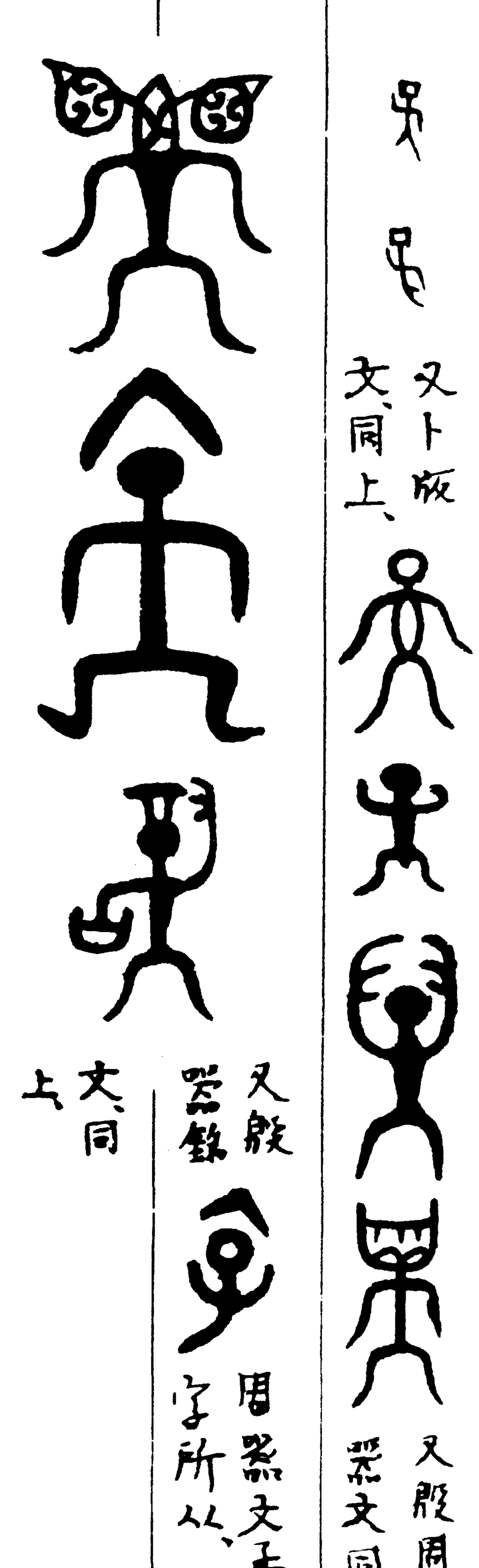
殷器文毋字　朋字所從　卜版文同上　殷周器文同上、　並皆朋字　所從　卜版文亦同

此爲最古貫字、貫之本義爲半朋、連貝也、轉爲貫通義、故此等諸篆爲本形、或省從一貝、毌訛爲毌、猶作串之申也、此形不可以見貝義、故又加貝作貫、而其義亦強爲小異、非古意也、

象形字有正視形側視形併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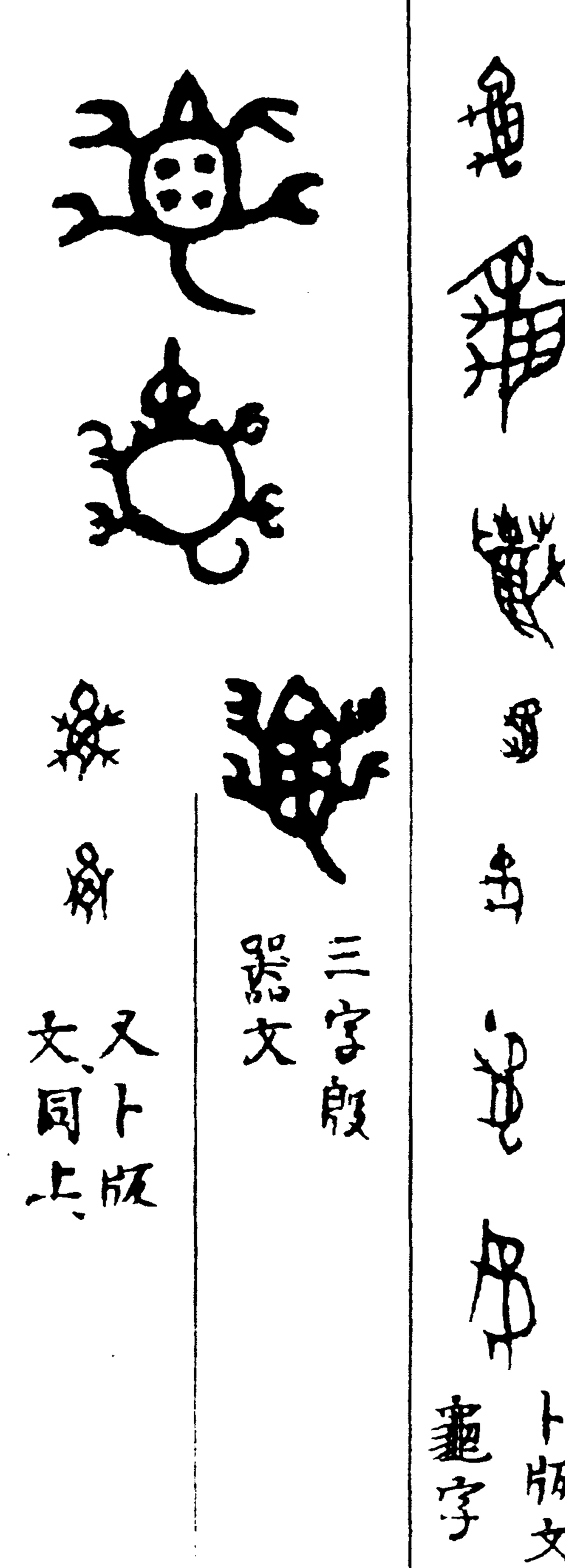


卜版文、子字、　殷周器文同上　又卜版文同上、　又殷周器文同上、



又卜版文同上、　又殷周器文同　周器文孟字所从、　又殷器銘文同上、

此爲干支字、又爲子孫字、人大兩字、皆人形體、人象側視、大象正視、人大同形、故通用、夫子者人子也、其作一足者亦側視、與人同意、而或作兩足、爲正視者、借大爲人之理也、其或象戴冠冕、或象總角丱然、或象手提物、齊皆隨其時象、此、周子字繁文耳、要器銘記子字孫字者、皆對先祖而云、故象其盛容以行禮之狀也、



卜版文鼉字　三字殷器文　又卜版文同上

鼉字側視者、隸形所本、其省文甚奇、

象形字有全形首形併行者



殷器龍字　卜版、同上、　殷器、同上、　周器文、亦龍字、　卜版文、同上、

此龍象形、一象全形、一象首形、其意同矣、與虎省為虍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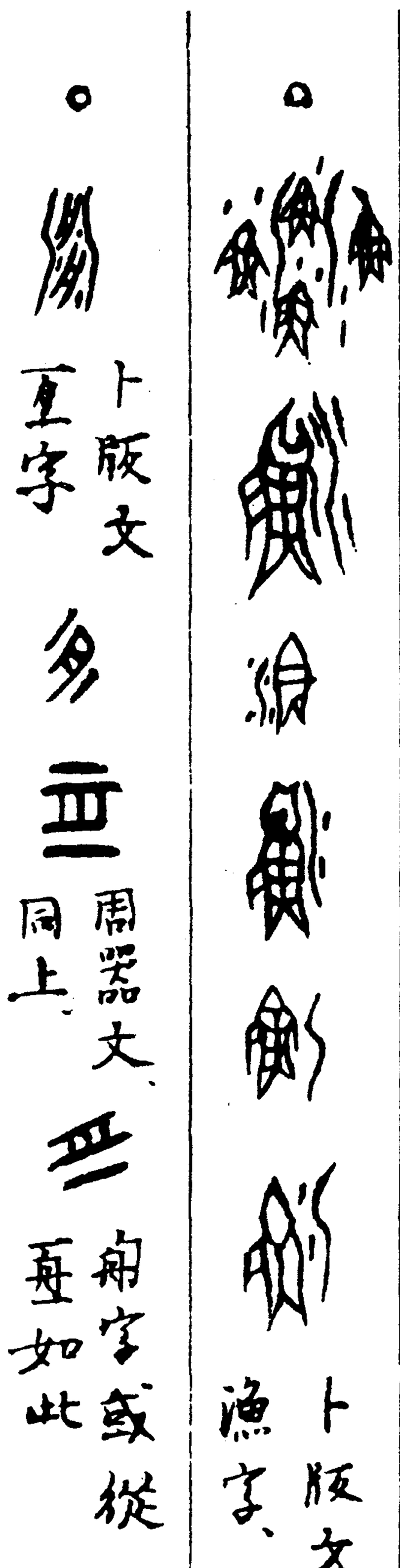
省為𦍌而皆義異者不同、首形文說又見下、



殷器文　卜版文䍧字所从　又皆殷器文、同上、　卜版文、同上、　羊字　文同上、　周器文、同上、

䍧字所從有作全形者、知全形者亦羊字也、

象形字有合形而繁簡不拘者、與會意而繁簡不拘者、自異、



卜版文漁字、

卜版文亙字　周器文、同上、　舟字或從亙如此

漁字說文、從魚、ゝゝ者二魚也、而此字從二水四魚、其省文

從一水一魚、會意而實象形也、又說文、亙竟也、從舟在二

之閒、今據此第一文字、從濆省、而二舟往來兩岸之閒、如

今時渡船也、亙竟之義存于字形、即知亙為省文也、



殷器文韋字、原文、　卜版文同上、　又皆卜版文、同上、　殷器文同上、　衛字所从、

此為違古文、說文、違離也、相背相離也、禮記大學、而違之俾不通、注猶戾也、左成十六年

乃皆左右相違于淖、注辟也、晉語、注避也、正是此字義也、從辵韋聲、此韋東之㚔、與本文作韋全別字也、

今據此篆口為圍本字、回周之象、此用為一鄙圍意也、即

止字、足迹形、用為人行象、人行而追前人之迹、遂不相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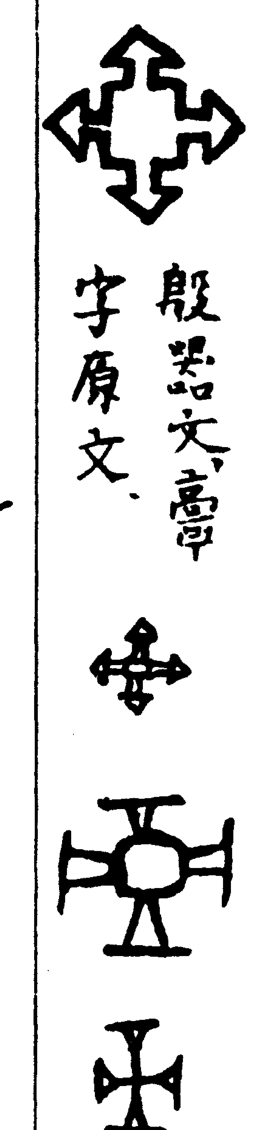
此離也、戾也、避也、正此義也、後省四止為二止、以與㚔東

字混者非、又字作[字形]作[字形]作[字形]作[字形]作[字形]、此為省文、又或

有從而省、而為迒本字、用為回周之意、作[字形]亦同意、又作

口、為叚借字、口是方圓之方、亦回周四旁之意、又作[字]ゝ

借為口、又為囗也、此等為會意、


殷器文、𩫖字原文、
卜版文同上、


器文、同上、

又卜版文同、
殷周七字

此一取古𩫖字見造字塙原、其二方向、四方向之略文、例正

與上相合、以上實一例也、

象形假借又變為象形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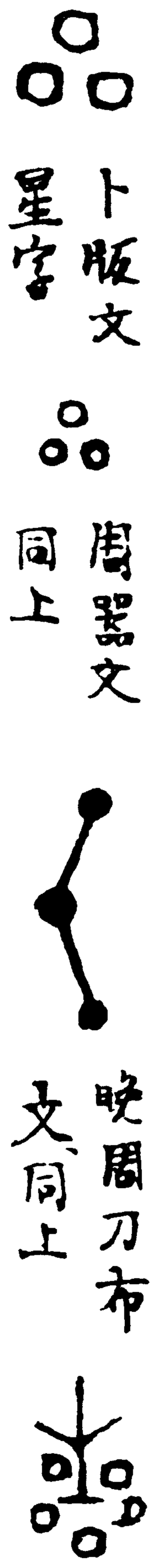

殷周器火字
卜版文火字、

火字以山為本 巳詳字原火字下 即以火山為象形也、故古人多

以山為火、此謂省文假借、其後變山字形、以為炎火形、又

別為一箇象形字、此類亦少有之、

初象形、後變為形聲例、


卜版文星字
周器文同上
晚周刀布文同上
又卜版文同上、

說文、曐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從晶生聲、一曰象形、從〇、曐

古文曐或省、蓋曐之晶即象形 或借晶為晶、形近通用也、從晶說非是、


殷器文雞字有雌形、有
又殷器文同上、


又卜版文雞字如此、
卜版文、亦以象長尾

此字初唯象形、後加聲作𩿨、而其沾聲、巳在殷時也、

說文、雞知時畜也、從隹奚聲、鷄籒文從鳥、此亦初唯象形、

後變為形聲、其變在殷時、與上文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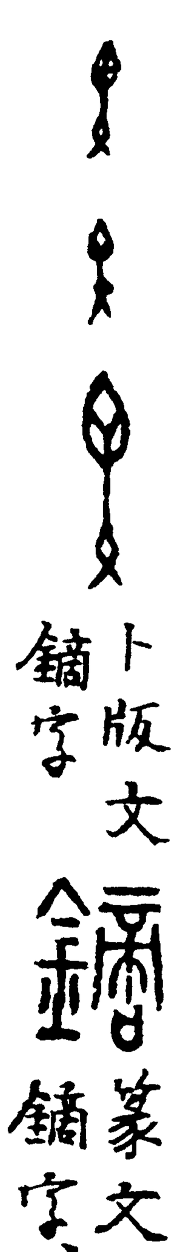
初象形、後變為形聲而形亦變例、


周器文、並赤環之環
又皆周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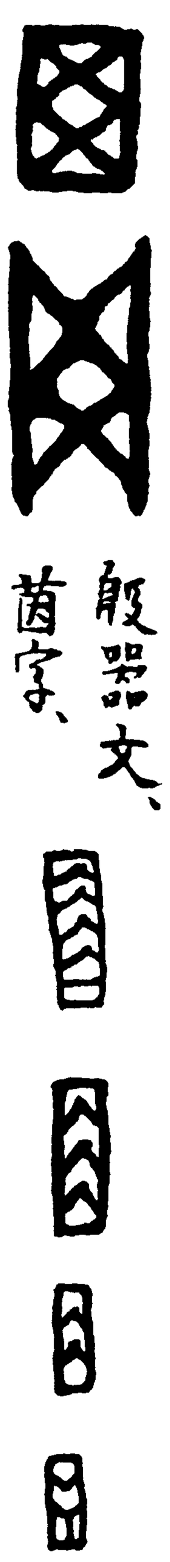
說文、環璧也、從玉睘聲、璧字作璧、所從〇亦象形、故此作

連環形、以相避也、其後改⊖為玉、從睘為聲、亦同上例、從睘

袁聲、故環亦同環 又玦、佩玉也、從玉夬聲、其古文作〇、與⊖同意、


卜版文鏑字
篆文鏑字、

說文、鏑矢鏠也、從金啇聲、古文即其形也、


殷器文、啇字、
卜版文、凡從啇聲字

篆文 茵字、

周器文 蒐字、 篆文 蒐字

說文、茵車重席也、從艸因聲、鞇司馬相如說從革、後世轉用為凡蓐席、又以布帛製此、字亦變作細作䋔、 蒐、菜也、從艸惖聲、蓋今人所謂球蒐也、然茵也蒐也、元皆象形、後變為形聲也、

周器文 叔字所從 同上

說文、尗豆也、豆為食肉器、與尗義無涉也、漢人以豆為尗、音通耳、象尗豆生之形、蓋

卷二 一三

一者地也、上出為莖葉、下為根也、後變作尗、意兼聲耳、又後或作菽、從艸叔聲、全為形聲、

以象形文為形聲之聲、其象形亦變形聲例

○ 卜版文 潘字、 又卜版文同上 篆文、同上、

○ 卜版文 犢字、 篆文、同上、

○ 卜版文 蛘字 篆文、同上、

說文、滴、水注也、從水啇聲、今據古文、從鏑象形為聲、又或從揥聲、從帝聲、啇作啻、從口帝聲、然啻帝聲同、故滴作渧、又犢、牛子也、從牛瀆省聲、今據古文、形正作瀆、ㄟ字元象形、後變為形聲、而其形甚繁、故書犢字、省以便結構、云瀆省聲者、是古傳耳、又蛘、搔蛘也、從虫羊聲、字亦作癢、今據古文、羊其象形、此字古今同矣、

以象形文為形聲之聲、而重其形例

○ 卜版文 逕字 周器文 室字、 卜版文 蛭字

卷二 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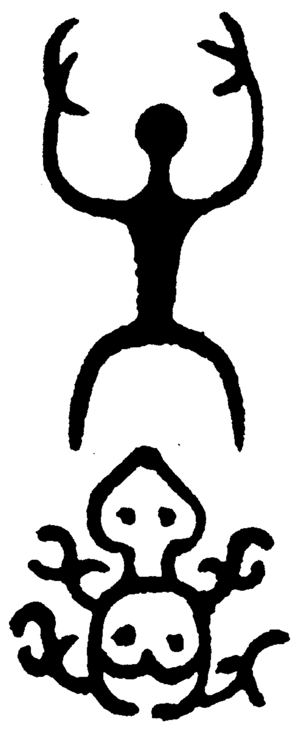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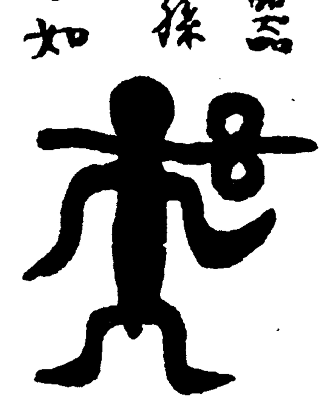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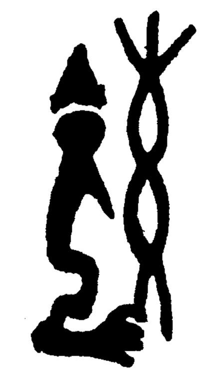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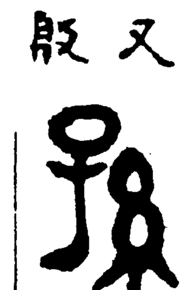
○ 周器文、 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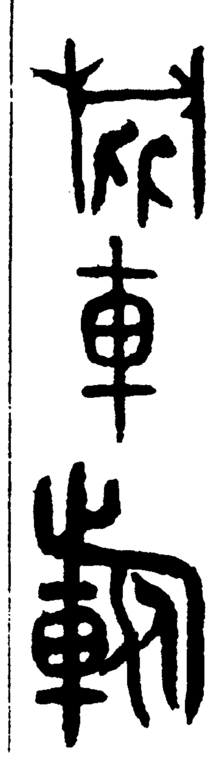
○ 卜版文 豐字 周器文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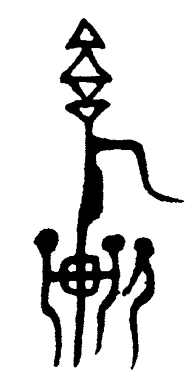
說文、逕、近也、從辵脛聲、蓋謂近至、又室從至、至亦聲、字原已見、而此篆從脛、又蛭、蟣也、從虫至聲、而此篆從脛、脛下云到也、從二至、其實至脛同字也、又𧯛、競也、從二兄、二兄競意、從丰聲、讀若矜、一曰、𧯛、敬也、此二丰亦一丰也、又豐、豆之豐滿者也、從豆象形、六書故引唐本從豐聲、蜀本從半聲、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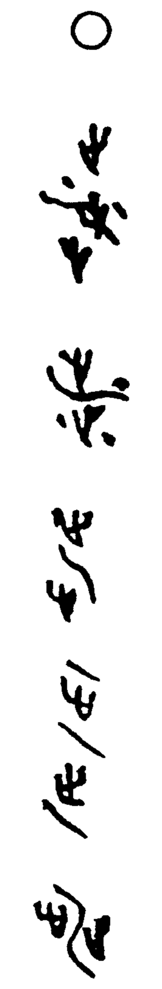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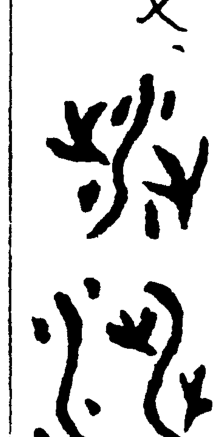
半𦍋同字、然豐之𦍋亦一半也、此類皆取于繁以人美結冓耳、

象形變爲會意又象形兼會意例

○  殷器文孫字如此   又殷器文同 

○  殷器文旅字  周器文同上、

○  殷器文同上、車形略人不略也、  殷周器文同上、

○  骨版文、涉字、  周器文、同上、

 又骨版文同上  周器文、同上、

○  卜版文及字  周器文同上、

○  卜版文、㝵字  周器文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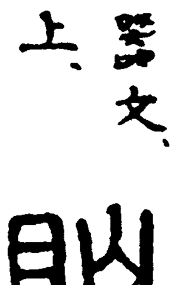
○  卜版文、叚字  周器文、同上、

說文孫、子之子曰孫、從系子、系續也、此依會意爲解也、然古文初子孫字象形、後從系以爲意、第二文猶存古意、又旅軍之五百人爲旅、從㫃從从、今據古文、象㫃即旗省下車上有三人、三者多略不過三之例、古者車戰、故字從車、後變從㫃車从、假以會意、又省作旅、又說文㳅部、𣸈、徒行濿水也、從㳅步、涉篆文從水、要水㳅同字、今據古文、象互足渡水形、後變從㳅步會意、𣴎從川亦同意、又及、逮也、從又從人、今據古文、象後人之手逮前人之背、後變從又人會意、又㝵字說文解形甚誤、今據古文、又手持貝、即㝵取義可見矣、行而㝵曰

得、又叚字說文解形甚誤、今據古文、象又手推戶、叚發義也、啓字從口從叚、以爲啓教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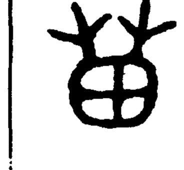
 並殷器文解字也、

說文、解、判也、從刀判牛角、今據古文、手執刀解割牲體之象形也、後變從刀牛角會意耳、

 殷器文貯字  卜版文、同上、  周器文、同上、  說文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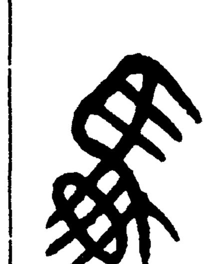
說文、貯積也、從貝從宁聲、蓋宁亦意也、今據古文、象匱中納貝、々者貨也、今人云財、全正合形義、後從匱貝會意、或從宀同意、


卜版文苗字


周器文同上、

說文、苗艸生于田者、從艸從田、今據古文其形即其義也、後變從艸田會意耳、


卜版文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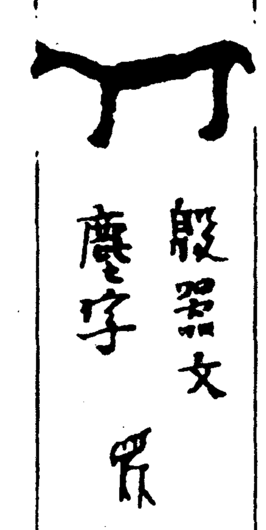

始從說文為形


篆文同上、

說文、馬絆馬也、從馬、口其足、即象形、與卜版文合、又或從

糸執會意、後出變形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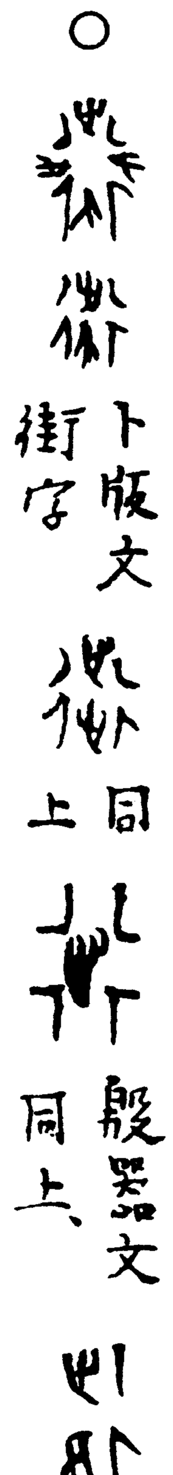
初象形、後變為會意、為形聲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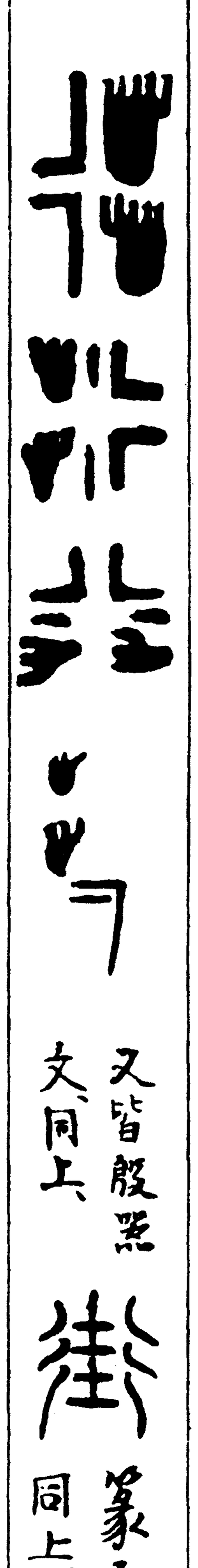

殷器文鹿字


四字卜版文與鹿可證也


石鼓鹿字


又篆文鹿、


卜版文街字　同上　殷器文同上、　又卜版文同上、


又皆殷器文同上、　篆文同上、

說文、麀牝鹿也、從鹿從牝省、麀或從鹿幽聲、今據古文鹿

字有枝角、而麀字無角、以為分別、至石鼓文、尚合古意、與鹿字相對而可見矣、又加牝省、殆出于大篆籀文、至篆文或從幽聲、其形亦為鹿形、全變為形聲也、又街、四通道也、從行圭聲、今據古文、卝為街衢形、四止皆向四方、四通之道、其形義可直見矣、其後從行從步、以為會意、又步古文、與圭字形稍近、而街字音與圭字音相合、故街亦變作街、遂為形聲、此例間有之矣、

初會意、後變為形聲例、


卜版文南字、　又卜版文同上、


周器文同上、

說文、南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從𣎵羊聲、羊者干之甚也、入一為干、二入為羊、々有陽氣上進之意也、


古文、𣎵變作木、稍遠本義、𣎵下曰、艸木盛𣎵々然、象形、八聲、蓋以中兼艸木也、朱駿聲云、按艸木至夏壬大也、夏主南方火、故以為南北之南、此說似是、今據古文、字元從木丹會意、丹者火之色也、木

生火南方之象、後變從艸芊、形聲兼會意、

形聲字、其聲字、變易多叚借例、

○ 卜版文娩字 篆文同上、

○ 古文汙元當如此、 于 卜版文同上、 古匋器文同上、

篆文同上、

○ 古文忓字當如此、 周器文同上、 篆文同上、

○ 古文惟元當如此 周器文同上、 周器文同上、 篆文同上

○ 周器文憘字、 同上亦憘字 篆文同上、

○ 古文怙元當如此、 古匋器文同上、 篆文同上、

○ 卜版文推字、 周器文同上、 又周器文同上、 篆文同上、

○ 古文紝字當如此作 又古匋器文如此

古匋文同上、

説文、浼汙也、從水免聲、此古文以娩字為聲、蓋古文之異體者也、又汙、薉也、從水亏聲、此古以吁字為聲、又忓、擾也、

從心亏聲、讀若吁 詩多以吁為忓也、 此古文以吁為字聲、汙忓並從吁聲、知古文固有攢習、又有定則也、又惟、凡思也、從心隹聲、今據古文、或從雔、亦作雙、與匹義之雔別、又或從唯為聲、又憘、小怒也、從心喜聲、此古文從鼓為聲、或取鼓動之意、又怙、恃也、從心古聲、此古文、以故字為聲、蓋亦取于茂繁、又推、排也、從手隹聲、古文手多以又為之、或以攴為之、揚古大作敳攡古文作敱即古文推明矣、又此古文別體、涉雔雖相亂其例也、

三字、以為字聲、隹形相假耳、又紝、機縷也、從糸壬聲、任紝或從任聲、此古文、從肚或從妊、以為字形也、此等皆元形簡、後變為繁者也、

○ 詛楚文姻字 籀文同上、 篆文同上、與古文合、

○ 篆文鞇、蓋亦古文、 籀文同上、

説文、姻、壻家也、從女因聲、女之所因、故曰因、婣、籀文從淵聲、又鞇、引軸也、從革引聲、韇籀文從婚聲、然姻之從因聲

靷之從引聲、皆兼會意、即正文也、其或從㞷聲或從婚聲

實間字、非婚字、皆非正文、即知形聲之聲假借極多、

形聲字、合聲字于形字例、

○ 〔古文〕 周器文 樿字 樿 篆文 同上

○ 黃 周器文 横字、 横 篆文 同上

說文、樿、木也、可以為櫛、從木單聲、此古文、木結合以為

字、又横、闌木也、從木黃聲、此古文、上黃下木、元當作𣘥者也、連結

以為字、此皆以便結構耳、

形聲字、聲字同者、皆本同字、

○ 慕 周器文 慕字 慕 篆文 同上 慔 篆文 慔字

○ 嗼 篆文 嗼字 謨 篆文 謨字 暮 古文 謨字

說文、慕、習也、從心莫聲、慔、勉也、從心莫聲、勉而習矣、皆一

義之轉、又嗼、啾嗼也、從口莫聲、謨、議謀也、從言莫聲、暮古

文、從口、此嗼暮元同字、而謨暮為篆文也、其訓啾嗼者曼

韻連語、此為假借、與宋蓦同、今俗作寂寞、古人書字、合文者上

下左右、甚不拘矣、後人以聲之所在異者、概皆分別、非是

暏 篆文 暏字 暑 篆文 暑字

說文、暏、明旦也、從日者聲、一本作曙從署聲、又暑、熱也、從

日者聲、然暏暑元無異耳、一義必係段借、但明旦義字若

作曙、此從署者聲、形同而其實不同而已、備參云、

會意字、有古簡而後繁者、

○ 〔古字〕 卜版文 奉字 〔古字〕 周器文、 奉 篆文、同上

○ 承 卜版文 承字 承 篆文、同上

○ 〔周器文〕 周器文鄦字所從、 蓋亦古文同上、 同上

要 周器文 要字、

說文、奉、承也、從手從廾丰聲、今據古文、古不從手、廾者手

也、再從手為複矣、又捧、奉也、從手夆聲、夆從丰聲、捧因弄

異文、承、奉也受也、從手從廾從卩、此亦與奉同例、古文不

從手也、又䙴、升高也、從舁囟、（亦西字）聲、𡕥（隸作卺）或從卩、𢍜古

文、蓋臼囟並重、非正形也、然據周器文、此固三代已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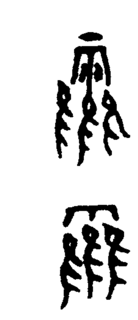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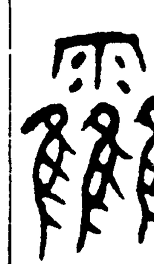
又冣末一文、𠕋形尤奇、此殆如後人艸略、不可以六義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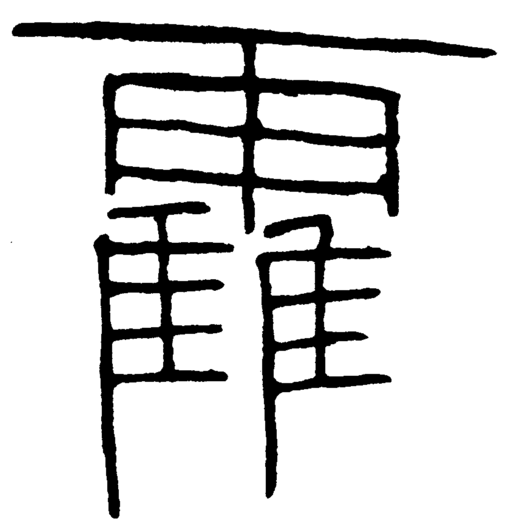
者、且移下卩在右旁、亦古文往々所見之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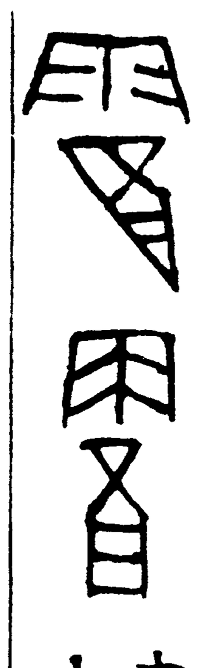
會意字有古繁而後簡者

○  古文集當如此、  卜版文、同上  般周器文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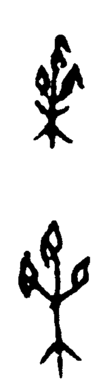
○  古文雋當如此、  卜版文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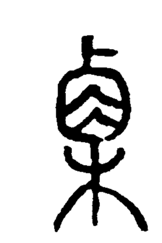
○  卜版文霍字  周器文同上

 古壺文有此篆

 古布幣文、同上

○  瞿字古文當如此作、  卜版文、同上、  周器文趯字所从

○  卜版文凡  古鉨文、同

 栗字如此、  石鼓文、同、  篆文同上

說文、𣡽、羣鳥在木上也、從雥從木、集或省、今據此文、三代

已有從省者、又雋、鳥羣也、從雥𠕋聲、今據卜詞文字、般人

巳從省略、又靃、飛聲也、雨而雙飛者、其聲靃然、從雨從雔、

今據此古文、字元從雥、雙飛當作羣飛、後省略從雔從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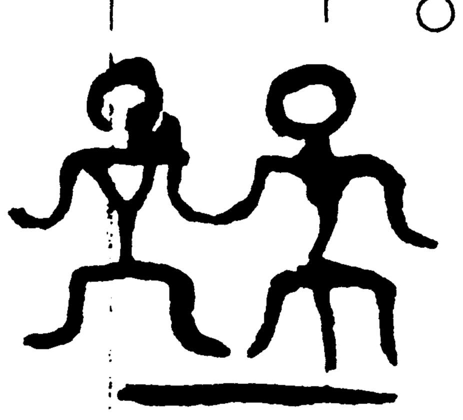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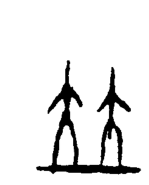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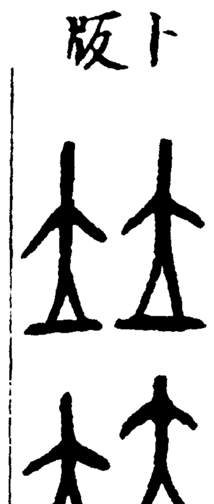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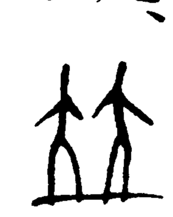
又瞿、鷹隼之視也、從隹從䀠、（䀠、左右視也、從二目、）䀠亦聲、今據卜詞

文字、般人巳從省略、又𠧪、栗木也、從𠧪木、（𠧪下云、籀文作𠧪、從三𠧪、然𣡌）

固當作𣡌古文從木從二𠧪從西、蓋𠧪（古西文）𠧪相似而誤耳、

後人泥從西說、又譌作栗、象形全失、

會意字有結搆略而意稍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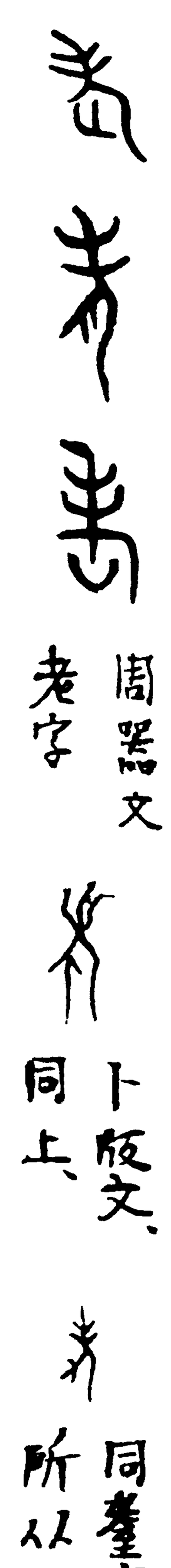
○  般器文、竝字、  卜版  周器文、同上、  又卜版文同上、  同文、  又般器文

○  卜版文𢦔字  並周器文、同上  詛楚文

 又周器文廾即卄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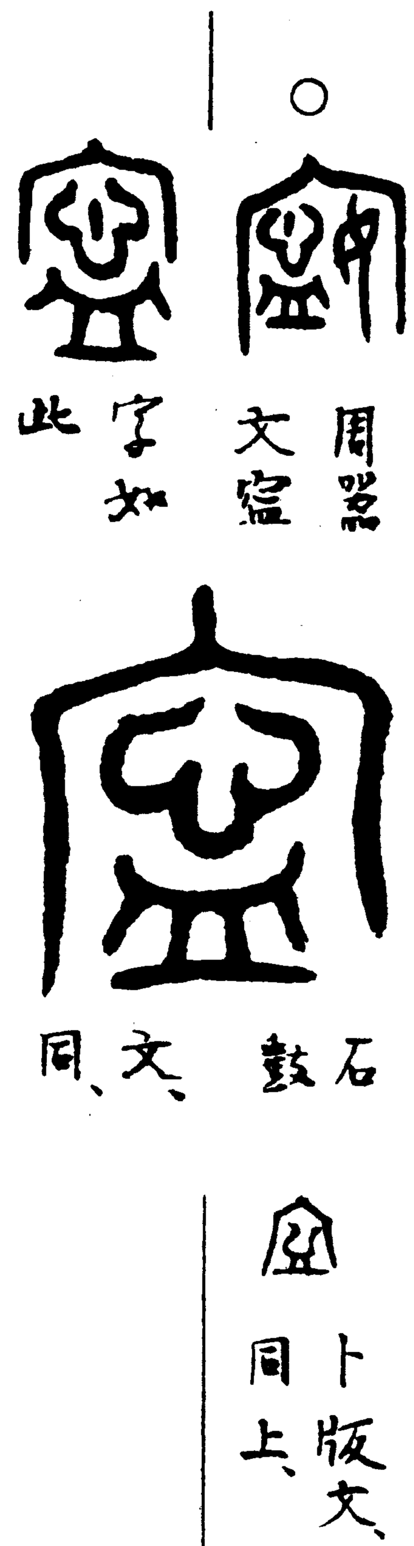
說文、竝併也、從二立、今據古文、竝元夫婦相並義也、轉為凡比方之謂也、又戔賊也、從二戈、朱駿聲云、即殘字之古文、是、今據古文、二戈、一正一倒、以見鬪爭之意、後作二戈相竝三戈相竝意同、或作二戈重、而其意稍晦矣、

轉注字、有初、不省、後省而義失者、

○ 
周器文老字　卜版文、同上、　同耋字所从

○ 
周器文孝字

○ 
卜版文安字如此、　周器文同　石鼓文同、　又周器文同、　又周器文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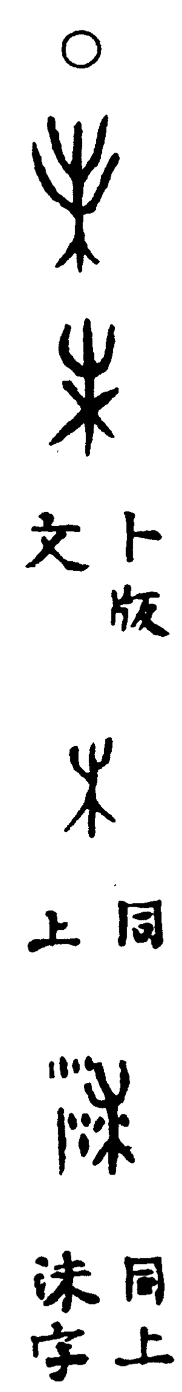
○ 
周器文寍　字如此　石鼓文同、　卜版文、同上、

說文、老、考也、從人毛匕、會意、考、老也、從老許氏作老省非、從丂、丂亦聲、詳見轉注下、考字省老、義失矣、唯卜詞老字已省、殷人尚有背六義者畢竟在殷時、文字流行已久、故有忘本之弊也、又安、竫也竫為安靜之靜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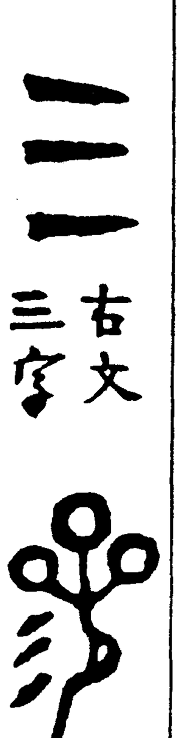
從女在宀下、實元從民在宀中、或從女為省文、其女下有一注、為民字故也、寍安也、從宀、心在皿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今據安作[illegible]寍作[illegible]、安寍轉注字、安民人在屋內、寍竫、無飢餓之患也、寍亦所以飲食足而安處也、寍字從安省而義失矣、況又省心作[illegible]、失更甚耳、

假借字、有取于聲者

○ 
卜版文癸字　殷器文同上、　又卜版文癸字

○ 
卜版文　同上　同上沬字

癸字第一為癸卯字、第二為父癸字、第三為癸酉字、借湀為癸、又未字、第一第二癸未之未、第三辛未之未、第四為己未字、借沬為未、殷人已如此、史籀大篆、概皆彷之耳、


古文三字　周器文參字

三者數名也、下文為參壽、惟利字、以參為三、與毛詩閟宮三壽為朋正合、易說卦、參天兩地、周禮大宰、設其參注謂

三卿皆亦相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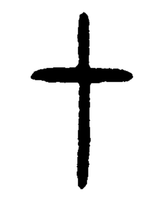
假借字有取于聲者、

 並周齊侯鎛文也、

說文、靈巫也、以玉事神、從玉霝聲、靈或從巫、霝、雨零也、從雨㗊象形、今據此文、上文曰靈力若虎、下文曰霝命難老、此二字義正靈字、知下文借霝為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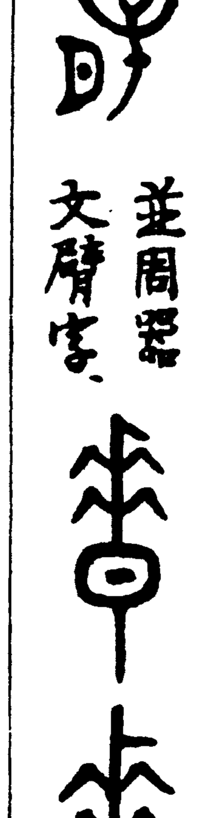
 周器文師字、  又周器文𠂤字、  卜版文𠂤字  又周器文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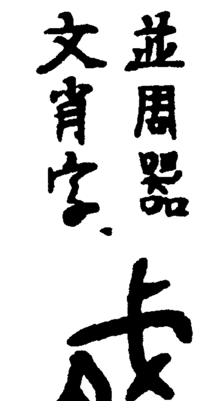
說文、師、二千五百人為師、從帀從𠂤、𠂤、衆意也、又為官名、為姓氏、今據此等文、弟一曰、令女正周師、弟二曰、故喪師巳、弟三曰、京師、弟四曰、師㝨一器、正作師、然省師為𠂤為帀、皆從簡也、又如萬年之年字、有以禾為之、有以千為之、皆同一例耳、

 周器文㦲字、  又周器文同上、  又周器文𢦏字、  又周器文才字

說文、㦲、言之間也、從口𢦏聲、又𢦏、傷也、從戈才聲、又才、艸木之初也、從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今據此等文、弟一曰、元器舊㦲、弟二曰、孝武趄公龔㦲大慕克成、口言同意、故㦲亦作𢦔、弟三曰、哀㦲、弟四曰、哀㦲、同上、此以𢦏為㦲、以才為㦲、者而又省也、

假借字有形近通用者、又有或涉他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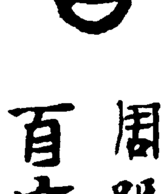
 並周器文臂字、  並周器文膻字

 並周器文肯字、  並周器文歲字

此以日月夕三字、若白字、為肉字者也、形是近矣、可通、其義其音不可通也、

 周器文隮、即隮字、  並周器文同上、

上文從奠、奠即尊字、俗作樽、下文從奠、奠與尊形近、音義迥異、此亦與上例相同也、

 周器文百字、  同器文、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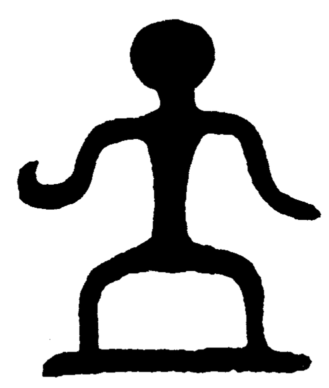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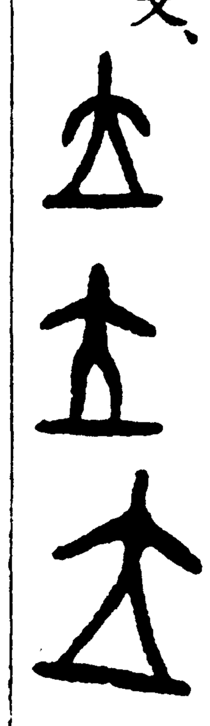
說文、首、百同字、是又百、十十也、從一白、百古文百、此文、一

曰白百父、又一曰、白百父、此為同人作器、異范故字各異、而首百音義迴異、此為形近通用耳、

 周器文雝字　 同上淮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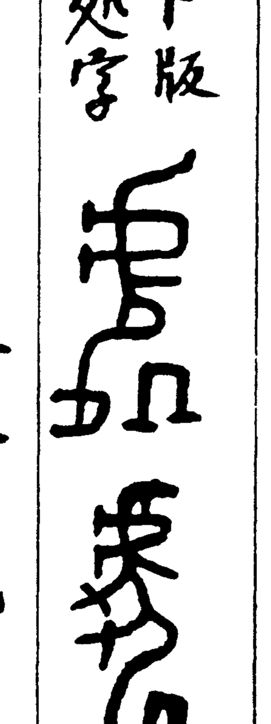
說文、雝、雝𪆫也、從隹邕聲、此為鳥名、又淮、水也、從水隹聲、此為水名、此文一曰、師雝父、又一曰、師淮父、又他器一曰白雝父、一曰、白淮父、均皆同人也、雝淮音義迴異、而亦此為形近通用耳、

古只一字、後分為數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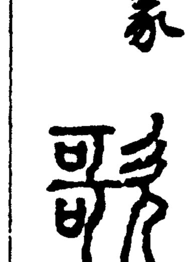
 殷器文立　 卜版文同上　 並周器文同上　 篆文位字如此

說文、立、住也、從大立一之上、大人也、一地也、又位、列中廷之左右、謂之位、從人立、今據此文、第一、文唯一字、象大人獨立地上、居其位也、第二、曰、貞來立、第三至第五、皆曰王各（讀為格、實為絡）大室即立、此正合春秋公即位文、管子心術篇

曰位者謂其所立也、此明知立位元同字、（大為人、又從人作位、抑亦複矣、）立為古文位、為後出字、後代音異者、亦古今之變耳、

 卜版文處字所从凥如此　 又卜版文処字　 並周器文處字、

說文、凥、処也、從尸、（尸者人也、）得几而止、又処、止也、得几而止、從几夂、處、或從虍聲、（會意變為形聲、）此凥処正同義也、蓋ㄗ為尸、又為人、下作ヰ即夂也、後人析ㄗ為尸又為夂、遂分凥処為別字、失古形古義也、

 丂古文　 可古文　 訶古文　 哥篆文　 歌篆文

謌同上

說文、丂、反丂也、讀若呵、（丂、气欲舒出、ㄣ上礙于一也、然反丂為丂、即為突發之義、可知矣、又以為疾聲大呼之義、）又可、肎也、從口從丂、丂亦聲、（即許可義、）又訶、大言而怒也、從言可聲、字亦作呵、丂讀若呵、是也、漢書食貨志、縱而弗呵虖、（注、責怒也、或借苛為之、）蓋謂丂可訶同字、或謂、呵訶皆可字異文、猶番嗇譎之例、大言而怒者、段借為丂也、周器文、以訶為歌舞字、又哥、聲也、從二可、古文以為

歌字又歌、詠也、從欠哥聲、謌或從言、葢謂哥歌同字、謌為謌繫文、然古初、有丂可哥三字而已、後世生訶呵謌歌諸字、所謂字乳益多之理也、

古文矞字　篆文同上、　篆文噊字　篆文譎字

說文、矞以錐有所穿也、從矛冏聲、又噊、危也、從口矞聲、又譎、權詐也、從言矞聲、三字說解未審詳、矞下所言、正鐍字轉義、鐍環之有舌者、從角矞聲、鐍或從金矞聲、或以鐍為之、廣雅釋器、鐍錐也、又與觿近、而矞噊譎皆同字權詐之言也、其危如矛、而其似撲如訥、故從冏矛會意、冏亦聲、冏者言也、又從口作噊、又從言作譎、皆複矣、

古文㮂字　同上、並見周器文、　篆文钁字、

說文、㮂、茉臿也、茉同釪、兩刃臿、臿、俗作鍤、從木、人象形、䀠聲、字亦作欋、懼古文作愳、明古瞿今也、而古文從木、或從金、並䀠聲也、又钁大鉏也、從金矍聲、實一義之轉字亦作欔、此㮂䀠又或作鑺钁皆同字後人徒分別耳、

文字體用與世推移例、

殷器文室字　又殷器文、同上　殷卜版文、同上、　周器文同上

以上皆室字、詳見造字始原及文法之初、今又據此宮為夏文字、宮㝐室為殷文字、而宮猶存于殷時、及周、宮㝐皆亡、唯存室字而已、此文字體用與世推移之確證矣、

又三代干支文字、與漢以後不同者有二、



又卜版文同上

殷周器文同上

○ 殷器文己字

卜版文、同上、

○ 殷器文庚字

卜版文同上

周器文同上

又卜版文、同上、

○ 殷器文、辛字

卜版文、同上、

○ 殷周器文、壬字

卜版文、同上、

○ 殷器文癸字

卜版文同上

又殷器文同上

周器文同上

○ 上為周器文下為殷器文疑字、

周器文、同上、

卜版文同上

○ 卜版文丑字

殷周器文丑字、

○ 殷周器文寅字

卜版文同上、

○ 又殷周器文同上、

又卜版文同上

○ 卜版文卯字

殷器文、同上、

周器文、同上、

○ 殷周器文辰字

卜版文、同上、

周器文、同上、

又卜版文同上、

○ 卜版文、子字

殷器文同上、

○ 卜版文同上

又殷器文同上、

○ 卜版文巳字

周器文同上、

又卜版文同上

○ 周器文、同上、

殷周器文祀字所从

周器文包字所从

○ 卜版文午字

周器文午字

殷周器文杵字

卜版文、同上

○ 卜版文未字

殷器文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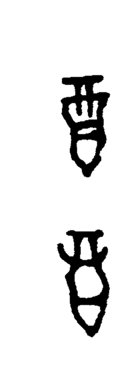
亦殷器文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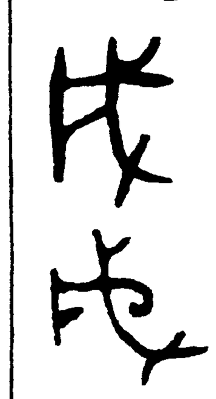
又卜版文同上、

○ 殷器文申字

卜版文、同上、

○ 殷周器文酉字


卜辭文同上、

○
卜辭文戊字

殷周器文同上、

○


殷周器文丙字

卜辭文同上、

說文甲、東方之孟昜气（陽氣本字）萌動從木戴孚甲之象古文實其意也、唯省文與十字才字相涉耳、又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侌气（陰氣本字）尚彊其出乙〻也、與丨同意盖屈丨字以人為字形也、又丙、位南方萬物成炳然侌气初起昜气將虧、從一入冂、一者昜也此說有誤、丙古文作㓝、此為最古炳字、炳下曰、明也、從火丙聲丙明、即南方之位也、冂或象天覆、與雨古文作㒳之冂同意冂中有火明〻照外、故或作㓝、作者充實之意也、又丁、夏時萬物皆丁實、象形、盖象其意無定形、此實指事也、又戊古茂字從木、象艸木豐盛也、故戊字從此、釋名釋天戊茂也物皆茂盛也（劉說是、說文戊

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非、）又說文己、中宮也、（言其理也、）象萬物辟（避字也）藏詘形也、𢀒古文己、盖謂字象气伏藏、气以兼物字從气為形、故古文作𢀒、（己字有條理可見、故此為紀記本字、）又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〻有實也、古文形合此義、又辛、秋時萬物成而孰（熟本字）金剛味辛、〻痛即泣出、從一辛〻辠（罪本字）也、此說非是、（漢人精附會陰陽說而誤耳、）辛字解曰、辠也、從干二〻古文上字、讀若愆、張林說、干者犯也、犯上者罪惡之至也、（䇂下曰、犯也、從反入、從一、反入者逆戾也、一與二一字之一同意、疆界也、）然有辛罪者、被罰處刑、苦辛酸鼻也、故辛下一點、一橫（同意）以指示其意、辛為罪人義、故凡從辛字、皆有罪義也、辛字斷非秋時萬物成熟之謂也、又壬、位北方也、侌極昜生、故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象人裹妊之形、壬與巫同意、此說亦精辟矣、壬古文妊字、從工、人而貴者、（女任裹壬者也、故字從工為義、）即與巫從工王從工、皆同意也、●以指示裹妊之意、亦實指事也、壬字斷非陰極陽生之謂也、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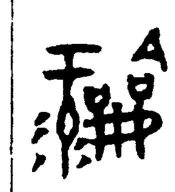
又𠀀、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從四方流入地中之形、𥎋籀文、從𣥠從矢、癸實揆古文與癸通用也、夫如此、甲乙丙丁戊己庚癸八字為專字、辛壬及癸為叚借字、而辛壬本字今不可知而已、又子、十一月、昜气動萬物滋即孳字義、人以為偁、象形、𢀈古文子、從巛象髮也、𩕢籀文子、囟有髮、臂在几上也、此實孳字古文囟即囟字以為頭首、下作人作𠈌、皆繫形以為孳意、此解亦誤、十一月云〻者孳字轉義也、孳下曰、孳〻彶〻生也、從子茲聲、艸木多益曰茲、人物多益曰孳、轉為萬物孳生之義、孳籀文從絲、絲亦聲、與茲字從丝同、丝古文絲字、然孳字初象形、後變為形聲、故殷人甲子之子丙子以下皆然皆作孳字、周人亦襲之、許氏存𣫶于子下、亦有故也、但至漢時、專以子代孳、其意義不純耳、又見子下、丑紐也、段氏云紐系也、一曰結而可解、十二月陰氣之固結、已漸解、故曰紐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日加丑、亦舉手時也、今據古文從又、〻者手也、象手執事、〻即指事也、又寅作𡩟云、髕也、正月

昜气動、去黃泉欲上出、侌尚強也、象宀不達、髕寅於下也、此解誤矣、朱駿聲云、居敬也、從宀、𠆢象人體、從𦥑、手自約束之形、與𦥑同意、按即𡨚字之古文、此說為是、今據古文、似人自重敬慎形、陰尚強、陽未出之理似矣、借以為其名、說文古文作丣、丣即𠨷譌、丣蓋溜古文、從土猶從水、水脈行地中溜〻然也、與寅通用、又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果然、此字製法為假借也、又辰古文震字也、古靁電震皆不從雨、說文、辰、震也、以今字說古字、三月昜气動、靁電振、𨀣字義、民農時也、物皆生、從乙匕、〻象芒達、厂聲、辰、房星、天時也、從二、〻古文上字、𠨬古文辰、今據古文、作𠨬者合此解、然𠨬古文即不然、乁是象陽氣上一即天意、𠃊即靁電𨀣動意、象氣迫歷也、𠂆即厂字、為聲也、又乙巳丁巳以下皆然字、殷周人用子字、子者人之子也、象形、作大字形、亦同、殷周人恆用子孫之子、皆然矣、天子大子亦作子、

而見上字、卜版文、一曰□巳口貞、此疑干支文字、又一周器云、巳月亦支字也、三代人間少如此、此他所見皆作子不作巳、説文、巳、巳也、（史記律書曰、巳者言萬物之巳盡也、）四月、昜气巳出、侌气巳藏、萬物見成文彰、故巳為它象形、此説殊妄、今據古文、又參以包字解曰象人褱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元气起於子、子人所生也云云、巳小於子、故無手形、子字從巳加手形、以象其形、唯巳子形音義皆近、故巳子二字通用也、（祀字所从作巳、祀示子字也、）然則巳字訓盡義如何、曰、巳者子之始也、終則始、始則終、猶木葉落則生芽、故落為成義也、祀字從巳、為無巳之意者、亦此理也、然四月、陽氣巳出、萬物成文當為子字轉義、作巳字者、此為假借也、許説不純焉、又午啎也、五月、侌气啎屰、（啎逆本字）昜冒地而出也、象形、與矢同意、今據古文、象屮木冒地而出、冒進者亦午屰也、殷人或借杵字象形文為之、猶借豥為亥、均為音通字也、又未、味也、

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於未、象木重枝葉也、今據古文、象木著實而熟也、味未曰味、又申神也、電字古文、許氏與𦥑束字相混、妄殊甚矣、蓋申者電也、又神也、其功德伸萬物、申伸亦音義相近、詳見文法條下、又酉古酒字也、丣為古尊字、（樽本字、）故從丣、二以為酒象、説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為酎酒、象古文酉之形、而所揭古文殊非、又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從水酉、酉亦聲、兩字分別非是、但丣中作二或作丨丨、即水省文乎、八月為酎酒之時、故當以酒為名、又戌、威也、九月、昜气微、萬物畢成、昜下入地也、五行、土生於戊、盛於戌、從戊一、一亦聲、今據古文、戌者戊之盛極也、可以為終末之義、又亥、説文説解皆誤、今據古文、從二、二上字、以為天意、下疑象微陽氣起接盛陰氣也、古文或以豥象形文、為亥字、音通叚借也、（説文、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從二、二古文上字也、一人男一人女、從乚、象褱子咳咳之形、古文固無此形也、）又説文亥古文作𠀅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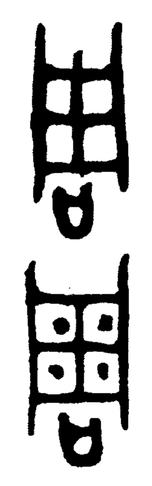
為豕、與豕同、豕亦豥字、鶡冠子曰、倉頡作法書、始於甲子、囲當然矣、而今觀殷周古文、於十干、二字為叚借、於十二支、殆皆為叚借字、況漢人用字、與殷周不合者、亦有二字、是可證文字體用與世推移而已

 殷器文龢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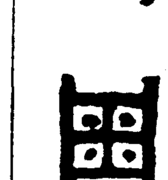
 篆文䨣字

宮商角。徵羽。為五聲名、而字皆非其義、龢字說文所無、顧野王原本玉篇、龢古學反、禮記、孟春其音龠、鄭玄曰、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龢云々、白虎通、龢者陽氣躍地也、蒼頡篇、東方音也、今並為角字、又說文、䨣、水音也、從雨羽聲、（今本春秋繁露五行五事、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白虎通、禮樂、羽者紆也、云々、依龢字例、古本皆當作䨣也、）然則五聲名、皆本有本字、今唯存二字、他三字遂逸矣、又周鐘銘有以卜以穆為龢者、均皆音通耳、事。相。關。而。字。形。亦。相。涉。例、

 周克鼎文周字、

 同上別范、



 同上文別范、 周宄敦文卤字、

說文、周、密也、從用口、假借託名幖識者、為國名、白虎通號篇、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又卤、西方鹹地也、從籀文西、（謂卤也、）⺌象鹽形、此非古意、字元從田、鹽田也、假借為國名、經傳以魯為之、三代器文無用魯字者也、詩閟宮、乃命魯公、今存鼎銘曰、囲公作文王鼎、正作卤字、（朱駿聲云、或以卤為魯、按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本奄國、成王滅奄乃封魯公于此、）今據克鼎銘曰王在宗周、又曰、令于成周、又宄敦銘曰、王在卤令（命）宄、而宄盉銘、正作在周、蓋周字從用、與囲字迴異、而此等字從囲者、囲者周之近親、故囲國人記周之事、涉囲字而為周字形、從後世言之、固僭也矣、然當時遺習、無忌于此、又或取于親昵耶、

 周歸夆敦文字、

 同上武字、

敦文曰、介白、朕不顯朕且玟。珷。雁天命、又曰歸夆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乍朕皇考武。介幾王隮敦、此尊文王武

王而字從王、然自家考武字不從王、分別嚴正矣、又盂鼎文曰、王若曰、盂、不顯玟王、受天有大命、在珷王、嗣玟乍邦、其例皆同、玟非文王合文、珷非武王合文也、


古文彫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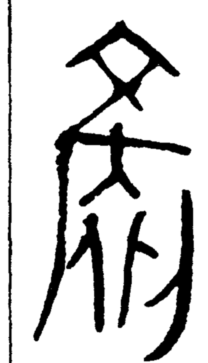
古匋文同上

卜辭文、同上

周器文、同上、

說文彫、琢文也、從彡周聲、此為本義本形、公羊傳注、天子雕弓、雕彫通用 弓固有彫飾、故字或作琱、師獸敦文曰賜戈琱戟、亦彫戟也、義主于戈戟、故字或作戲耳、

字義轉而字形亦有異例、


周器文初字、

周器文亦初字、

周鑿未和氏敦文曰、陳中㦽孫、即初孫也、說文、初始也、從刀從衣、製衣之初也、轉為凡初始義、而亦為初子初孫字、彥、美士有文、從彣厂聲、此篆為贊孫美而初字從彥者耳、


卜版文采字

周器文、同上、

又卜版文、同上、

說文采、捋取也、從木從爪、蓋擇材采用也、轉為詩芣苡薄言采之謂取艸也、又轉當謂取拾果實、故字亦從栗、栗木形義相近矣、

字有涉作器人名而變形者例、


周器文獻字

又周器文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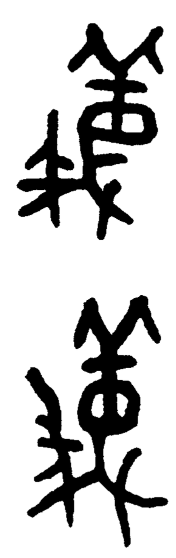
周器銘文、多借獻為甗、甗亦同鬳、詳見古籀篇、而今據白貞甗銘曰白貞作旅獻、獻字殊涉白貞名從貞耳、


並周器文簋字

又周器文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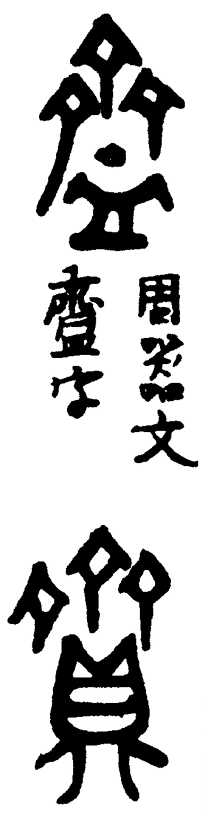
說文簋、黍稷方器也、當作圜器、從竹從皿從皀、匭、古文簋、從匚飢、匚皿同意、飢簋同聲 㔳、古文簋或從軌、軌簋同聲 朹、古文簋、從木九聲也、今據古文、米皀同意、從皿相同、須即字聲、唯不從竹也、要器用竹造此字從竹、用木作此字從木、故古文或作櫃作朹、而克孫匡簠銘曰、乍克子、甫克盤、此簠簋並作而銘於簠曰簋之例、此篆從木與櫃朹合、介即丌變、几聲與飢聲同、而字又從克、殊涉克子甫名以然矣、

字有與下文相涉而為形者例


周器文義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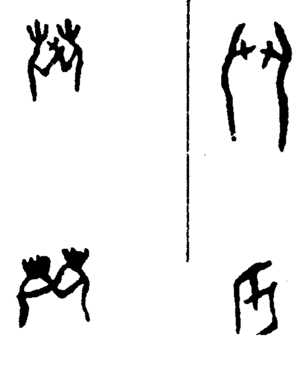
此為周器眞字即鄭義姜父簋文、巳正是女、㣽羊為姜、涉下姜字、以為形者、與上例略似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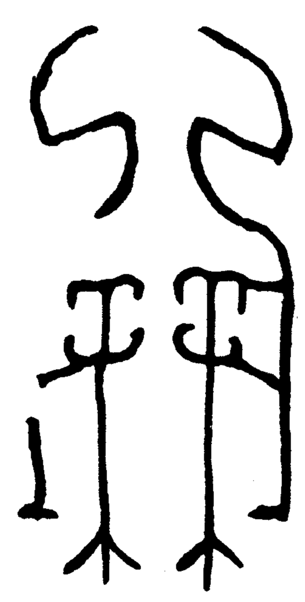
字有涉其器而為形者


周器文齍字 又周器文、同上、

說文、齍黍稷在器以祀者也、從皿齊聲、周中𣏾父鬲銘曰、乍齍鬲、正其義也、又釐鼎銘曰、乍寶齍鼎、鼎之銘、故字從鼎耳、皿鼎皆所以盛之器、兩字義亦近矣、

字有涉象而為形、又或擬物形以寓意者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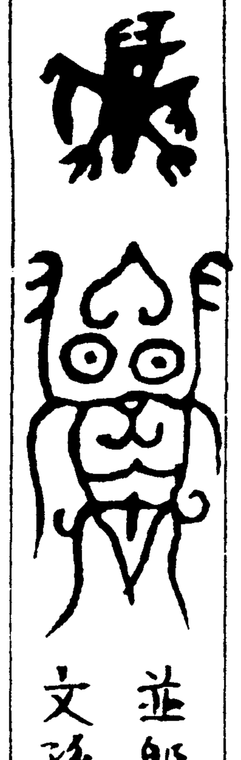

所 並卜版文 鬥字也、


周器文、同、


篆文同上、

說文、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形、蓋兵杖在後說非、今據般文、兩人徒手相爭也、或執兵杖而爭、下文是也、但周

器文筆畫繁蕪、殆涉繪、此例又見象形條、


並般器文孫字

此為子孫字、上文涉蝠形、蓋寓祝福意也、般器多見冓福字、而福皆借蝠為之可證、下文怪奇、蓋當寓威武之意乎、

學古發凡卷二終

殷人書法謹嚴、作範之法亦極密、故簡文以省工、而周人書法捷輕、作範之法稍粗、故繁文不敢省工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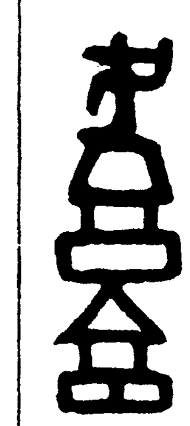
學古發凡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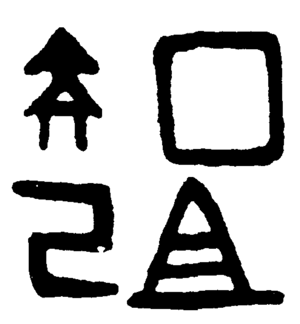
東京 高田忠周 編述

文法第三

古人文法簡而略、後人文法繁而整、固當不竢言矣、然今依殷商文字見之、當時文法、繁簡錯見、蓋其簡者、法于古體、其繁者、自是當時之文法可識也、以殷商之文法、比盛周文法、亦自有分別、而殷末周初之際、文法相似、

記宗廟例

彝文  夂室室 殷器

解文  口(音方) 且 室 己 實斧口且己也、斧口即宮字析文者也、此銘為橫書之例、殷器、

宮宮並皆宗廟大室象形、當取古室字(上文斧口且己、下文宮斅、同例可證、)而弟一文作宮者、可見夏制度、考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云々、殷人重屋云々、清人俞樾有詳說、又以圖明之云、世室即大室也、合五室而名之、故曰大室、(詳見古籀篇、五室者、中央大室、四方為東西南北室、四隅為亞室、)蓋五室者田也、自上見之區劃如此、中央大室、初無屋蓋、唯露地也、俞氏又云、夏制無重屋、四堂內霤皆注大室、雖本古中霤之遺、然自堂入室、亦憂雨水之霑濡、殷人益以重屋、重屋四下之水、皆由堂之外霤、以注于庭、則大室之中無霑服失容之患矣、此殷人之鑒於夏制而益加詳焉者也、然則字作宮者、為殷人筆迹明

矣、要宮象、蓋上平處為霤、下之方形、為基礎象、又或為田(省形、)宮若橫斷視之、當為宮形、宮亦當為宮形、字與圖繪不同、專尚簡捷、故多從省略耳、由是觀之、銘文作宮宮、同字重言也、其作器者、夏人為祖、殷人為宗、蓋是殷人作器、篆法渻古、亦可證矣、(殷器彝銘曰、且癸、父丁、亦祭二廟、同曰室々者、)

彝文  室父丁

此亦同上文、而省下口者、省略之例、

 己酉方彝銘云、口宗彝、父癸鼎銘云、歔宅于桓、皆殷器

此亦室字、而篆法渞古、文法亦合殷迹、其介下正亞字、即象五室與亞室也、前哲攷亞字、為廟基形、蓋是、

 龜甲獸骨卜版文曰、丁亥其𥘅丁于大室、又曰今月告于南室、又多曰皿室、皿室義未詳、

此明室字、以上三文、同字異體、殷人竝用、其字通行久遠可知而已、又見字形變易條下

 周器銘多云、王各大室、又云祀于大室、各即洛字、亦或作逘、至也、經傳以格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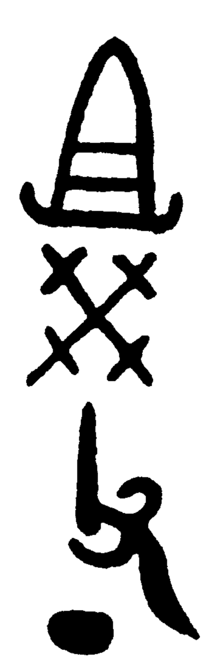
此與上文同、小篆今字皆據此者也、按、前文𠬝即夊、又有一器、同文而𠬝作𠬝〻、即久字、久字古來多借舊為之、久舊古音相通、然宮為舊大室、與宮為新大室、自有分別、文義可解、唯謂、如此𠬝即久變文偶與夊字相涉者也、然若𠬝為正文、𠬝為夊變文乎、夊有行步義、夊室者、猶周人多云各于大室、文異義同、兩〻皆可通矣、又按、周器銘有𡨦叔、𡨦亦室字異文、𡨦為姓氏、見古籀篇、卷一至二至同矣、

觚文  申父癸殷器、

 即申字、最古電字亦神字也、神亦同伸、詳見古籀篇、銘曰神、猶曰室、均皆同意、子孫祭祖宗而祈福者也、周器銘曰、惟皇上帝百神、保朕小子、又曰、惟用妥神、義亦通矣、

簋文 其用言孝于皇申祖考于好朋友杜白作祖考簋、周器、

此銘曰皇申、亦當證上文申字也、

彝文  祖癸、父丁、殷器

祭祖癸廟及父丁廟之謂也、與上文曰室、室者亦同、當證上文之義耳、

鼎文 王在周康宮、旦王各大室、即立、頌鼎周器

敦文 王在周康邵宮 頌敦、與上同人作器

同 王在周康宮新宮、望敦周器、

同 王在周家新宮、師遽敦周器、

鼎文 王在周新宮、趞曹鼎、周器、

鼎文　王赴紆、般新宗、（癸亥父己鼎、周器或殷商器）

凡云王在某宮者、下云旦各大室、殆恆見文例也、阮元云、

康宮、康王廟也、此周人記大室宗廟之一例也、附之、

記作器行事例

觶文　　聿。貝。、父辛、（父辛觶般器、）

敦文　□□且辛寶敦、其萬年、孫〻子〻、永寶用、聿。貝。、（且辛敦、般器、首二字剥蝕、依一拓本、疑進作二字）

右聿貝二字、兩銘篆法相同、即知皆殷人筆迹、而亦一簡

一繁之例也、上文父辛者、父辛寶觶之謂也、又並云聿貝、

聿。古筆字、（秦始有筆字）蓋聿者、記識事實也、制器刻銘之謂也、

亦周器銘多云以對揚王休者、是之謂也、貝者所賜倗貝

也、聿貝二字、文簡而其義顯然、下文可證、（聿貝二字、又見卜版文、）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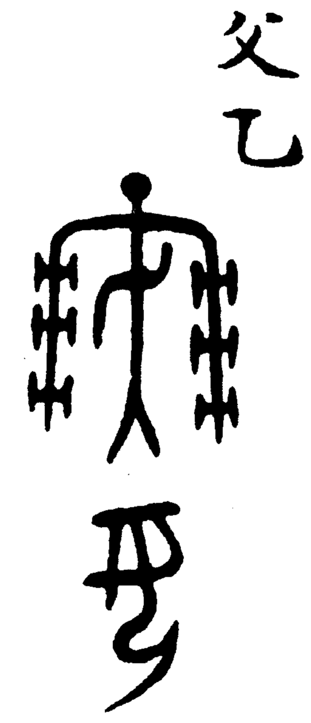
鮇公敦銘曰、鮇公子癸父甲作尊敦、下文曰、萬年無疆、子〻

孫、永寶用、此銘云子癸父甲、即殷人也、唯篆法與周人近

知殷末初周之文法、而尚與上文可互證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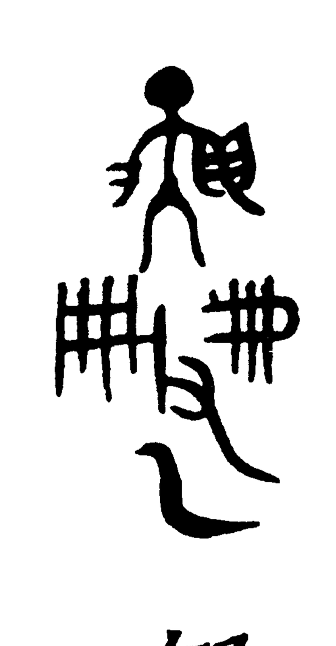
匜文　聿。辛、且戊、畫、

此亦殷人筆迹、聿者聿貝之省略文耳、

彝文　　倗。父乙　　倗。女

舊釋作子荷貝形、實是倗字、倗。朋。通用、恆見之例、此亦殷

人筆迹、倗者聿貝之貝義也、猶不云聿貝而云貝也、（周文見下、）

觶文　　倗冊冊父乙

亦與上文云倗父乙者同義、此云冊〻即聿記事之謂也、

曰冊曰聿、當互證矣、

彝文　己酉、戍命䵼、宜于招、（疑讀為侶）麥庚編|又律、編|酉（讀為）

貝。（賞、此例極多）十朋、方勢、用室□宗彝、才（讀為在）九月、

惟王十祀、肜日五、惟來東、（此銘篆法文法、正殷人所為者、）

卣文 丁子、王易讀為賜𠭯侖貝。才在寒、用作兄癸彝、才
在九月、惟王九祀彡日、炳兹讀為丙、以記日也、

尊文 丁子、王眚讀為省夒且、王易賜小臣𧶜夒貝。惟王
來正讀為征尸即仁字、讀為夷方、惟王十祀又五、三日五三
同字

此三器銘、篆法文法、皆相近、似其言貝者、當證聿貝之貝
義者也、

鼎文 惟九月、王才在宗周、令盂、王㲹經傳以若為之、曰盂、不
顯玟王受天有大令在在珷王、嗣玟作邦、云〻、
下文曰、盂用□王休、用乍且祖南公寶鼎、惟王
廿又三祀、初周器、即大盂鼎也

彝文 吳拜䭫首、敢對揚王休、用乍青尹寶尊彝、吳其
世子孫、永寶用、惟王二祀、吳彝、周器、

此二銘周初文也、故與殷商文法同、而亦當證聿貝之聿

義者也、

敦文 白䧅父來自𪚸、蔑彔曆、賜赤金、對揚白休、彔敦、周器、

鼎文 其父蔑𤫊曆、賜金、對揚其父休、按鼎、周器、

彝文 賜金、用作父乙寶彝公違彝、周器、

古者貨貝寶龜、故君賜臣以貝朋、然貝朋者作器之資也、
故及盛周、或有賜金之制、金者赤金即銅也、此謂吉金、銘
文多云羼氒吉金者、是也、

記歲月日時例

彝文 𦃃商讀為賞貝十朋、方𦯧、用室□宗彝、在九月、惟
王十祀、彡日五、此器偁己酉方彝、

彝文 用作父乙寶彝、在十月、惟王廿祀、彡日、父乙彝

斝文 惟六祀、五日、在四月、邑斝

尊文 惟王十祀又五、三日、𧶜尊、按、不記月、蓋正月故乎、五三同字、記年記日、用
要字、奇例、

以上皆殷人筆迹、而年皆云祀、周人亦同此、吳彝銘曰、吳其世子孫永寶用、惟王二祀、可證也、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未安然矣、

鼎文　惟王廿又三年、又下文曰、遹正（征）讀為八𠂤之年、

又文末曰、惟王廿又三祀（克鼎、虔尊云、戍于古𠂤之年、亦同）

敦文、惟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王在周、（師遽敦）

尊文　惟王令命讀為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龢父尊）

周人祀年並用、與爾雅不合矣、又以事記年、此例亦多、

鐘文　惟歲十有九年、（者汲鐘、）

此為周器、而歲年兩字用義自異、又卜版文、有日年歲者義與此合、亦與爾雅所云不同矣、

古人先記月、次記年、而後記日、例已見上、至周人、記年次記月、亦已見上、此與左氏文例合、此可見殷周文法之異者也、

卜版文　王𠬝□才（在）正月、

尊文　惟王令（命）元年正月初吉（卩月尊、與白龢父尊正同文、）

鐘文　唯正月初吉元日丁亥（徐王子龢鐘）

同　惟正月王春吉日（蚑篆鐘）

鑵文　王正月初吉（句鑵）

盤文　正月初正（殷穀盤）

正月與書堯典正月上日月正元日合、又尊文以下皆周人迹、而與書大誓惟四月及左氏春王正月文例相合、

卜版文　我一月、又曰今一月、

敦文　一月初吉（叔皮父敦、此為周器、）

殷周人或偁正月、或偁一月、正為同義也、

鎛文　惟王五月初吉日丁亥、（齊子中姜鎛、此為周器、）

敦文　惟正六月、（陳侯因資敦、亦為周器、）

卜版文　正八月

鼎文　唯八月初吉辰才在乙卯　旂鼎、殷器、

同　惟八月初吉庚申　戊叔朕鼎、周器、

尊文　王十月　父丁尊殷器、

敦文　惟十又一月　奠號中敦周器

同　十一月四、　文父丁敦殷器、

此亦殷周人文法相合者也、

鼎文　惟十又四月既死霸　雝公緘鼎周器、

舊說云歐陽文忠劉原父咸疑之董逌謂自王即位通數其月是也今攷丼医彝云十八月管子輕重戊篇云十三月管子令人之魯梁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古人記月、誠有不可解者、

卜版文　辛月一、　又曰午月

此殷人以干支記月也、即是一種文例、

敦文　冰月丁亥　陳逆敦、周器、

吳式芬云、冰月見晏子春秋、十一月也、亦記月一種文例、

敦文　惟鄀正二月初吉乙丑二　鄀公敦、周器、

同　惟登鄧古字九月、　鄧公敦周器、

冠自國名以記月、猶與曰王某月同意、蓋戰國僭妄也、

敦文　中辛父作朕皇且日丁皇考日癸尊敦、辛父其萬年無疆　辛父敦、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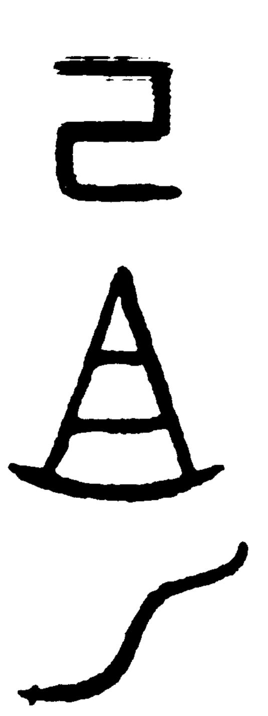
尊文　寏諆作有羔日辛𩰫彝　寏諆尊、周器、

鼎文　用作文父日乙寶障彝祈子孫、　旂鼎、殷器、

卣文　作氒文考寶彝日辛、　文考卣、殷器、

尊文　咏作風尊彝日戊、　風尊周器、

此銘記祭日以干名之例也、殷周皆同、

尊文　　己且祖乙

彝文　　丙父癸

己者日己也、丙者、日丙也、是殷人省略文之一例也、

鼎文　克作朕皇且釐季寶尊彝、克其日用䵼、（克鼎　周器）

此爲日常用器、不定祭日、故不記于名而記日之意、亦同上、

記征伐例

一　彝文



伐戉、古文伐字如此、荷戈爲伐、故一變作𢦏、再變作伐、與戍字作戍相近、其失古意者也、

篆法嚴正、蓋初殷人筆迹無疑、文法簡省、亦可證矣、

卜版文　丁卯卜伐貞、王叀、不遘雨、

鼎文　唯王五月初吉丁亥、□白邊及中㐱父伐南淮夷、孚（讀爲俘）金、用作寶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中㐱父鼎　完文、周器、）

盤文　惟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各伐厰執（經傳作玁狁）、于啚盧、兮甲從王、折首執訊休亡愍云云、（兮甲盤　周器、）

前文唯云伐戉、即謂戉日征伐之事、與鼎銘盤銘、文有繁簡之異、而其義正同、卜詞記卜征伐之日、亦相類矣、

記饗食宴射儀例

尊文　惟四月初吉甲午、王雚（讀爲觀）于嘗、公東宮內（入）鄉（饗）于王、王賜公貝五十朋、公賜厥涉子效王休貝廿朋、效對公休、用作寶尊彝、烏虖、效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亦其子子孫孫永寶、（效尊　完文、周器、）

鼎文　王才（在）寢（宸）宮、大已以厥友守、王鄉（饗）醴、王乎善夫大御、召大已以厥友入攼、云云、（大鼎、周器、）

同　王大耤農于諆田、餳、王射、有嗣司眔師氏小子卿（饗）射、王歸自諆田、御謝中、僕令眔奮先馬走、云云、（令鼎、周器、）

敦文 丁亥王令靜𤔲(讀為治、實為理、)射學宮、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尸僕學射、雩(經傳誥作粵、)八月初吉庚寅、王㠯(以)吳𠦪呂犅卿(饗)云云、(靜敦、周器、)

鍾文 鑄其龢鐘、台(以)卹其祭祀盟祀、台(以)樂大夫、台(以)宴士庶子、(邾公牼鐘、周器、)

飲醴習射事見禮經、當互相證錫臤借為饎之晝食也、亦謂食饗之事、

記賞賜例

彝文、惟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在)周成大室、旦王各(格)廟、宰𠕇右作冊吳入門立中廷北卿(讀為向、)王乎史戊冊令(命)吳、𤔲旂眔叔金、賜秬鬯一卣、(卣)玄衮衣赤舄、金車、𠦪弘、朱虢𩎟、虎冟(讀為報)熏裏、𠦪較、畫轉、金甬、馬三匹攸勒、(經傳作鞗革、)吳拜韻首、敢對揚王休、用青尹寶障彝、吳其世子孫永寶用、

惟王二祀(青尹彝、完文)

末云惟王二祀、初周之文法也、此銘文體完全、與經史似、又賜貝賜金、其物不一、而其例散見本書各條下、故今此唯存一例云、

記爭諍訂盟例、

鼎文 惟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王才(在)周康宮避大室、𪊨比吕(以)攸衛牧、告于王曰、女□我田、牧弗□許𪊨比、王令相史南吕(以)□虢旅、迺(迺)事攸(使)衛牧誓曰、□弗具付𪊨比其且射(疑讀為謝、)分田邑則□、攸衛牧則誓、比乍朕皇祖丁公皇考叀(讀為惠)公障鼎、𪊨攸比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𪊨攸比鼎、完文、周器、)

同 隹王四月既生霸、辰才(在)丁酉、井(邢)叔才(在)異、為□□事、乃小子𢿢以限訟于井叔、我既賣女

五口、口父用匹馬束絲限、訕曰、質則卑我賞讀為償、馬、效口口卑復口絲口質、效父迺迺訕敗凶于王、參門口口木榜、用償延賣絲五夫、用百爰非之、五夫口口誓、迺迺質又誓眔口金云云、曶鼎、周器、

同　又戲作祖父盟口彝、且父鼎、般器、

如曶鼎所云、稍似小事、然元是一家大故、殊銘器以告先

祖耳、

二人同事而同作器例

鼎文　癸亥、王赴紓、作冊般新宗、王賞讀為賞、作冊豐貝、

太子賜柬大貝、用作父己寶、𩰫、父己鼎、般器

此鼎元有四器、其二曰柬、其二曰𢍏、柬𢍏、皆為人名、葢柬𢍏共以父己為祖、其同族可知矣、同族共事朝廷、有同功、故有同賞、因同祭祖、作此器刻此銘、當時文法、自有定則

顯矣、

記人名有異同例

尊文　從師雒父戍于公口爰尊、周器、

卣文　從師淮父戍于古𠂤、㪤卣、周器、

鼎文　師雒父德道至于䣙、雒父鼎、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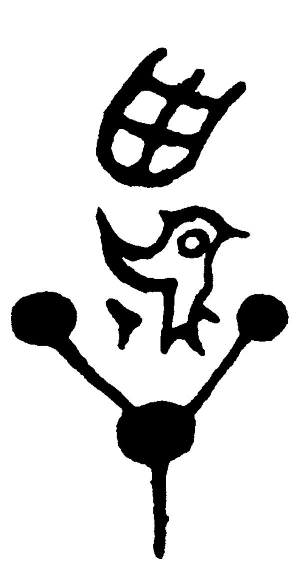
同　師雒父𡱂史遇事于䣙侯、遇鼎、周器、

敦文　白雒父來自䣙、蔑录曆、录敦、周器、

此、師雒父白雒父人同偁異也、師官名、白者伯叔季之伯、又或作淮為省文、雒金文雒、或作雒雒、故省則為淮、而與淮水字混耳

數器併作而銘于一器例

卣文



由爵、單、讀為觶、

敦文　亜皇父作琱娟般讀為盤盉障器敦、具自家鼎、降

十又敦八兩罍兩壺、琱娟其萬年、子〻孫永寶、用、珊娟敦、周器、十又敦八、似可讀十又八敦者

敦文　羼吉金作茲寶敦、用追孝於考皇盉壺、釐叔和子敦、又脫字附記例、周器、

簋文　攺乍朕文考乙公旅簋、子〻孫永寶用、鼎、乙公簋、周器、

此銘相參證之、上文亦記由爵觶併作無疑、此例不少矣、

今存二三、

一篇銘文、分記于數器例

鐘文　隹正九月初吉丁亥曾孫□兒余逨斯于之子、余茲咎之元子、曰、於虖敬哉、余義楚之良臣而逨之字父、余□逨兒得吉金鎛鋁、台以鑄和鐘、台以追孝先祖、樂我父兄、飲飤訶讀為歌舞、孫〻用之、後民是語、兒鐘、周器、此為銘完文、

同又一器　隹正九月初吉丁亥、曾孫□兒、余逨斯于

之孫、余茲咎之元子、曰於虖敬哉、余下缺

鐘文　虢叔旅曰、不顯皇考重讀為惠叔穆〻、秉元明德、御于氒辟、㝵純亡敃、讀為愍、旅敢啓帥皇考威義、飲御于天子、卣天子多賜旅休、旅對天子魯休揚、用作朕皇考重叔大林龢鐘、皇考嚴才在上異翼才下、數〻𧃍〻降旅多福、旅其萬年子〻孫〻永寶用享旅鐘、周器、此為完文、

同又一器　虢叔旅曰、不顯皇考重叔穆〻、秉元明德、御于氒辟、㝵純亡愍、旅敢啓帥井同上缺下、

同又一器　皇考重叔大林龢鐘、皇考嚴才上異才下數同上、缺文、

此例鐘文殊多、他器亦有之、又古器、爵而有鼎字、又有鬳字、鼎而有尊字、彝而有爵字、蓋亦此例乎、

銘首一二字與本文不連讀例

彝文



子牛匕（讀為妣）辛、般器、

鼎文



犧牛 爵 父 般器、

犧牛 辛

卣文



羊 作父乙 寶尊彝 器文



盉文 般器、

觶文



羊 父 辛 般器、

彝文



室羊 般器 按、羊同上文、室者猶曰父辛、此為倒置、

鼎文



尊 父丁 般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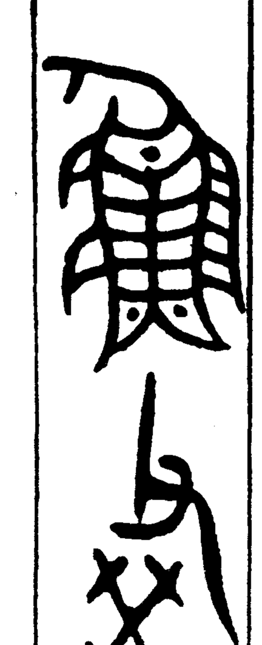
彝文



爵父癸 般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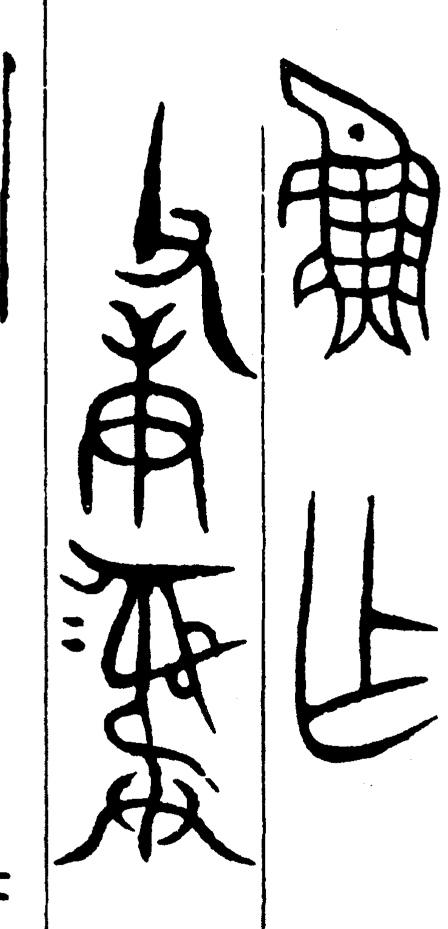
參互相證、曰牛曰羊、又曰爵、曰室、廟中供牲與酒、以行祭祀之謂也、卜詞多有此事（見禮條）、而下更云作某器、恆見文例、上文下文、雖事相關、其文則相分析者也、

鼎文



魚父癸 般器

尊文



魚 作 般器

父庚彝

敦文、杙白罰作寶尊彝魚、杙白敦、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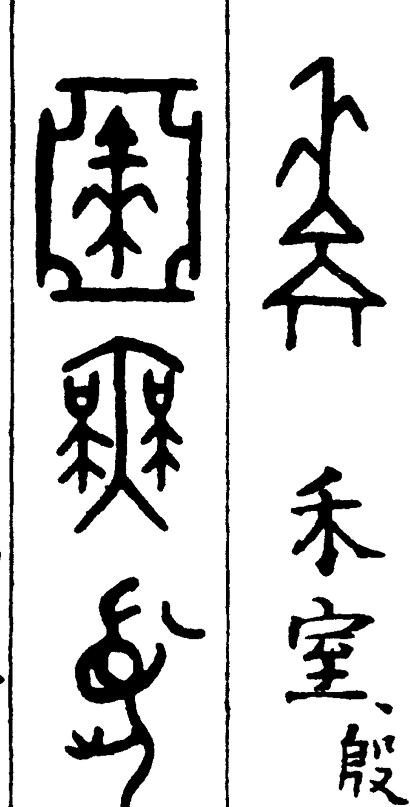
魚亦獻供之物、周禮𩟔人、春獻王鮪之類也、卜詞多云、獻犬、獻雉、或獻蚓（見禮條）、與上文曰牛曰羊者同例、

鼎文



秝父己 般器

卣文



禾室、般器、

亞來、無憂

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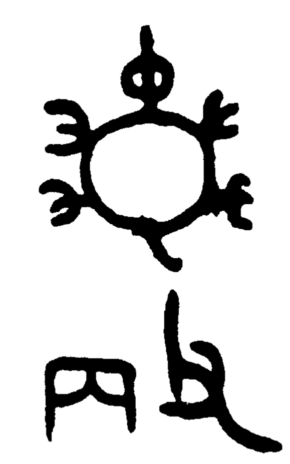
作父丁彝 般器

甗文 王啇作冊般貝、用作父己尊、禾冊、般器

彝文 惟王十祀、肜日五、惟來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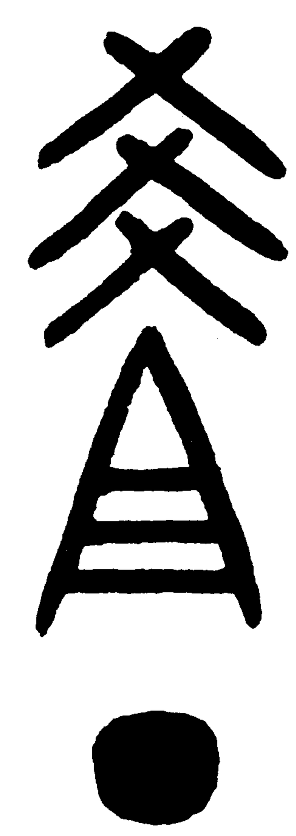
亦皆獻新穀之義、烝祭之謂也、卜詞、烝祭之烝作𤎩為正字、烝叚借字、

鼎文



龜父丙 般器

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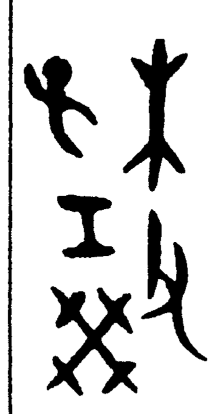
父且丁 般器

曰龜曰父、有事而卜吉凶于大室也、卜詞云、某日卜貞、是

也、即有此事而作此器者也、卜詞往々有曰家者、或亦此

之謂乎、

爵文



子木工父癸、般器、

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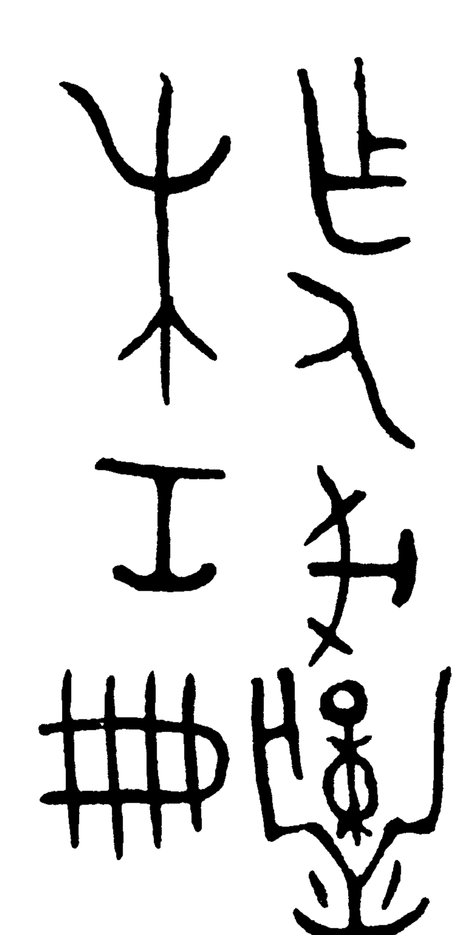
木父丁、上文之略、

觶文



木工冊、作母甲尊彝、般器、

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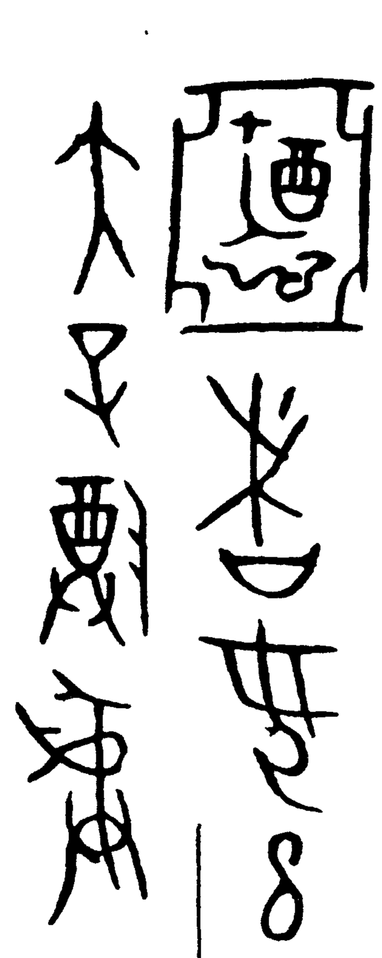


木工冊 作母戊、建彝 般器、左讀 乀或乚即父字而壞爛文、涉母字耳、

此當謂子建父母廟室而告祭、而下文別讀也、或云此等

亦同聿見之類、非是、彼文上下有連絡、與此等文自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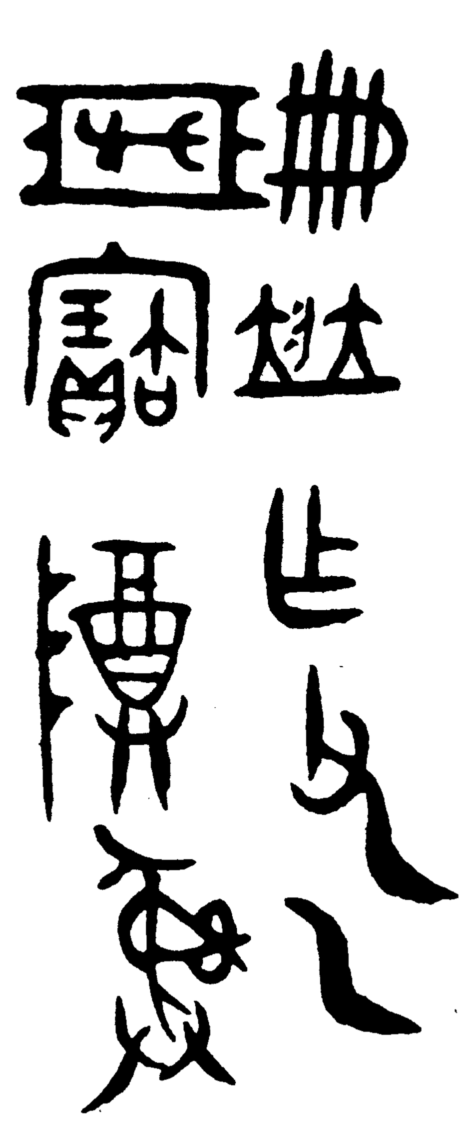
匜文



亞中招字」者女已 大子尊彝、般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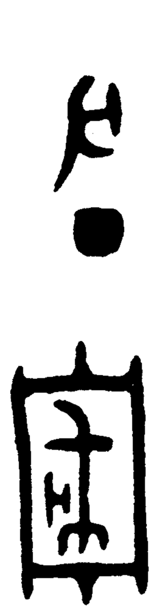
亞者廟基、大室義也、招者佋也、召穆之召、見叚借字條、又見字形變易條、

尊文



匱 冊 𢆶作父乙 寶尊彝 般器、

爵文



父丁 匱 般器

匱一字者、蓋有冊字在上在下、均皆別讀、此匱中有戈有

斨、當偃武之謂、有武功以告冊、先記此事、而記作器也、以

上為一例、此例極多、

銘末別附一語例

鐘文　作曾侯乙宗彝寘之于西昜、其永時用享、穆商、商、楚曾侯鐘、周器、穆一字為一行、商ㄟ為一行、皆律名、

鼎文　易𢌛貝用作父乙隮彝冊冊、般器、

甗文　王商讀為賞作冊般貝、用作父己隮禾冊、父己甗般器、

敦文　公史徵事、又自用作父乙寶隮彝、𦮻蝠之、父乙敦、般器、又有彝同文、葢同人同時作、

觶文　𦮻蝠父丙、父丙觶般器、按、亦作父丙寶隮彝𦮻福之略文也、又有丁𦮻蝠卣、有子蝠爵、並皆般器、字盡取古象形文、又有冊蝠鼎、即知文義𦮻𦮻通用、蝠福通用、冊者祝冊、與上文同、此皆記祭祀告神受福之事、而此等福字、多與子孫字ㄟ形仿佛、或殊變形、以遇祝福之意邪、古器銘、往ㄟ有此例也、

敦文　作日壬寶尊彝𦮻、日壬敦、般器、𦮻者𦮻蝠之略

觶文　作匕己蓋妃字、又或妃己二彝旂址、匕己觶、般器、按以旂為祈、全字並書般器恆例文恆例、址蓋祉字假借、亦是祝福之義、

鼎文　作新宮寶子ㄟ孫ㄟ永用、中義父鼎周器、

鬲文　作𦍒鬲、𢑓、中姞鬲、周器、𢑓義未詳然異器同文、知是同義、

鼎文、中對王休命、𩏬父乙隮、惟臣尚中、臣𡘋𡘋、中鼎、般器、按、下重文轉寫有誤、从仌是水字橫書變形、夾夜通用、此液ㄟ二字、尚中液ㄟ、皆臣名、即古者掌作器者、銘下記其名、後世相類、古今人情相同可知矣、

同　作文考父辛寶隮齋、其子孫永寶、𠂤、父辛鼎般器、按下一字亦庚字、庚者疑以干名為器次弟

彝文　女庚丁彝、般器、又有鐘銘云丁鐘者、皆亦以干記次弟、與日庚日丁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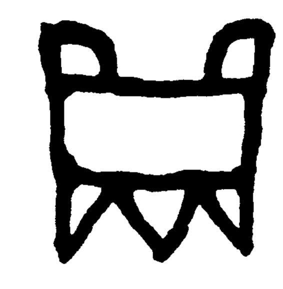
卣文　作𠂤寶隮彝五、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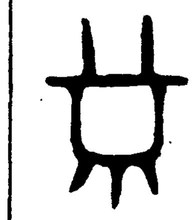
彝文　堇白作旅隮彝八五一、周器、

同、　作乑寶隮彝五八入、周器、按入即六省文、

此等、記器體用、記祝祭事、記臣人名、記器次、記器數、皆一種文例耳、

作器曰寶尊彝例

鼎文  鼎 般器、文一、疑古象形、

鼎文  般器、元作人捧鼎形、亦作鼎之意可見矣、

同 吴買作囏鼎、周器、囏古人名、

同 作旅鼎 周器 同 作從鼎、周器

彝文 作姬彝 周器 同 作旅彝、周器

同 作從彝 周器

前文銘唯一字、亦與下文同意、古省略文也、鼎曰鼎曰作鼎、尊曰尊曰作尊、彝曰彝曰作彝、後世飾文、有寶尊彝語、

鼎文 用作日乙寶隮彝、析子孫、旅鼎、般器、

尊文 用乍𣪘寶隮彝、周生尊、篆體全文見禮卑七、

𣪘文 作父寶彝、般器

鼎文 作父己寶隮、析子孫、父己鼎、般器、

尊文 用作父癸寶隮、父癸尊、般器、

尊文 用乍文考隮彝、永寶、文考尊、周器、

卣文 向作氒隮彝、析子孫、向卣、般器、

觶文 作父乙隮彝、父乙觶、般器、

尊文 作父辛寶、父辛尊、般器、

卣文 用作且乙隮、且乙卣、般器、

鼎文 作父己彝、父己鼎、般器、

觥文 作文父乙彝、父乙觥、般器、

其曰寶彝、曰隮彝、曰寶隮、曰寶、曰隮、曰彝、並皆省略文也、寶者珍也、崇尚之辭、隮者高也、貴也、隮即陖字、古人少以尊爲之、今人皆然、俗說、尊爲祭器之貴、故轉義爲尊卑之尊、非、尊鼎皆貴器也、若以尊爲貴義、鼎亦當用爲貴義、而三代遺文、絕無用鼎字爲貴義者、即知尊非貴義本字、夫陖爲山高、卑爲下爲低、尊卑之尊、固當以陖爲正、詳見古籀篇、又陖或作峻、故隮亦作嶟、彝者宗廟之常器、轉爲常也、法也、此字不專指其器、借以爲尊俑耳、故依下文、曰寶隮

鼎曰寶鼎、曰𨻰鼎、唯不曰寶𨻰彝鼎、不曰寶彝鼎、不曰𨻰彝鼎、不曰彝鼎者、蓋古人用語之遺習乎

鼎文　乍叔姬寶𨻰鼎、叔姬鼎、周器、

敦文　自作爲寶𨻰敦、其萬年、孫孫子子永寶、姞氏敦、周器、

同　作文祖考𨻰寶敦、周器、

鼎文　作朕皇考辟白吳姬寶鼎、吳姬鼎、周器、

敦文　作氒文考𨻰敦、文考敦、周器、

鼎文　用爲寶器鼎二敦二、鼒王敦、周器、

卣文　用作文考癸寶𨻰器、睘卣、周器、

敦文　用自作寶器、萬年台以讀爲氒子孫寶用、梵敦、周器、

簠文　季姜之祥器、陳逆簠、周器、

同　爲皇氏白行器、白行簠、周器、

錞文　乍皇妣孝大妃祭器鐏錞、台以登以嘗、大妃錞、周器、

敦文　曾侯乍叔姬邛嬭賸器𩰫彝、邛嬭簠、周器、

敦文　王遄大保、賜休余土、用茲彝對令、讀爲命、大保敦、周器、

由是觀之、謂鼎彝尊敦卣器、又曰彝、自顯矣明矣、古人以𨻰彝爲常語、又以與祭器相涉、或以爲祝福義、故卜詞福字、或作礿从𨻰者、又或作禴从彝、亦可觀古俗遺習者、

用對揚字例

鼎文、善敢拜䭫首、對揚皇天子不顯休、善鼎、周器、

鐏文　敢用拜䭫首、弗敢不對揚朕辟皇君之賜休命

齊侯鐏、周器、

彝文、烏虖不顯揚、對公受京宗口釐敵文王、毛白彝、周器、

卣文　對揚師雝父休、敏卣、周器、

尊文　公賜氒涉子效王休貝廿朋、效對公休、用作寶𨻰彝、烏虖效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亦其子子孫孫永寶、效尊、周器、

鼎文　曆肇對元德、考㕚隹井、隹型、作寶𨻰彝、曆鼎、周器、

同　對王休、鼎其萬、伯白父鼎 周器、

鼎文　中對王休令、令𪔂父乙尊、中鼎 周器、

敦文　揚皇考紹緟高祖黃帝屎竘、陳侯因資敦 周器、

同　揚王休于尊、大室敦 周器、

鼎文　揚辛宮休、辛宮鼎 周器、

對揚為贊辭、尚君王之德美尊者之休、作器識銘之要目、

故為文例之一、古初唯曰聿、詳見上、

曰子孫曰萬年曰眉壽曰多福曰永寶例、

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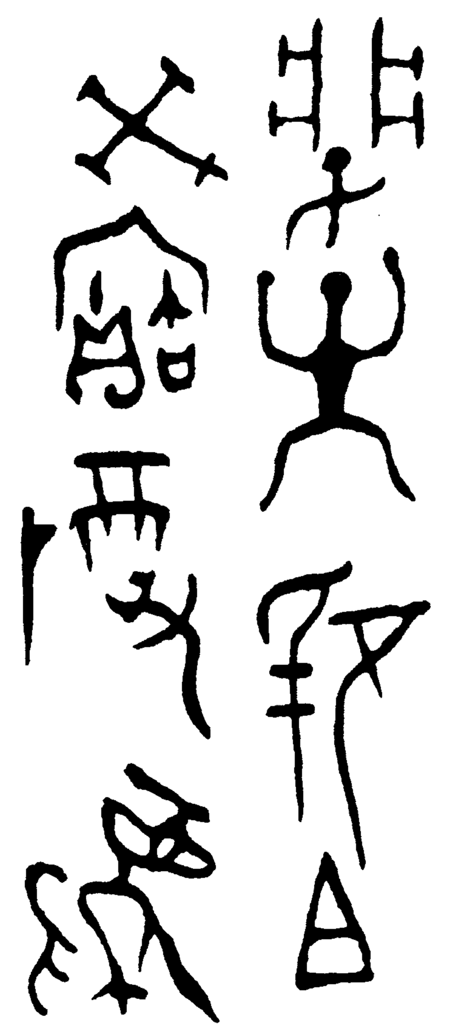
析子孫、般器、

鼎文



析子孫父己、般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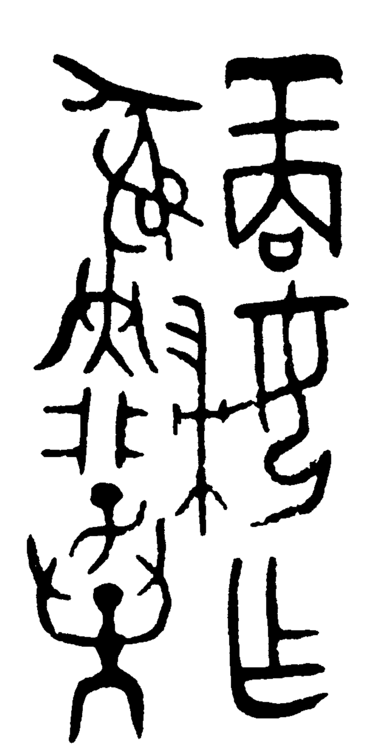
彝文



析子孫口缺姑白

癸寶尊彝、般器、

甗文



啇婦作彝、析子孫、般器、

敦文　子孫癸亥、我天君卿口酉、賁讀為賞𠦑口斤貝、用

乍父丁尊彝 父乙敦、般器、此子孫字作近體子孫、文例同上、

析子孫者、分遺此器、永傳子孫也、此為初般文例、及般末

周初、變作子子孫孫永寶用享、詳見下、然此唯曰析子孫

者為省略文、析子孫父己為完文、則知下二文析子孫句

在銘首又在銘尾、皆同義無異、而在尾者、與子子孫孫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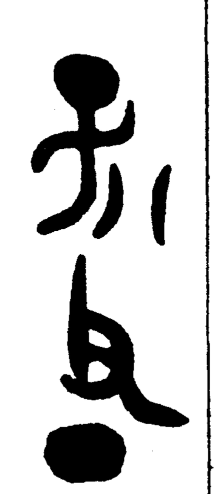
寶用享者、文法稍近、

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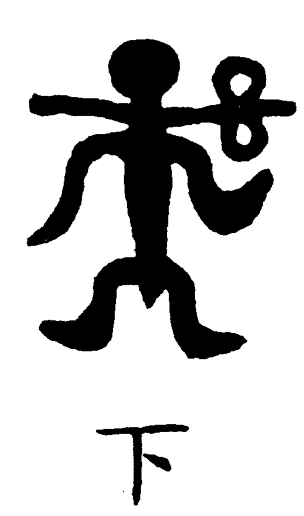
八子孫、般器、

爵文



八子父丁、般器、

某器文



下有父乙二字 此據拓本摹入、亦般人迹顯然、

觶文、 子孫父乙、般器、

鼎文  子父乙、般器、

爵文  子父庚 般器、

此云八子孫、八子、義皆同、八者分析也、又有公子孫北子孫者、曰公曰北、皆分別義也、文異義同、又唯曰子曰孫此為析子孫之省略文耳、古子孫字皆象形、唯以小大緐簡相為分別、宜臨文見別也、後孫字或从糸、會意為別、上文作[illegible]者是也、後亦小變作孫、

敦文 進作祖辛寶敦、其萬年子〻孫〻永寶用、聿貝、般末器、文例與上見曰商婦作彝析子孫相近、

鼎文 中師父作季姒姞寶尊鼎、其用亯用孝于皇祖帝考、用賜眉壽無疆、其子〻孫〻、萬年永寶用亯、季姒鼎周器

壺文 殳季良父乍敦始尊壺、用盛旨酒、用亯孝于兄弟婚覯諸老、用祈匄眉壽其萬年霝終難老、子〻孫〻是永寶、敦始壺、周器、

鼎文、壺文、此周文之完整者也、唯其用字變例極多、見下、

敦文 用祈眉壽萬年無疆、子孫是尚、子孫之寶、豐白車父敦、周器、下皆同、

同 世萬子孫、永為典尚、陳矦因資敦、

彝文 子〻孫〻、多世其永寶、毛白彝

尊文 世孫子、毋敢家永寶、趩尊、毋讀為亡、與或用無為亡同、後世毋誤為毋〻為先秦字、古無之耳、

敦文 量矦射柞讀為作、寶尊敦、子〻孫〻萬年勿替、射敦、

盤文 用賜純祿、受害與用介同福、用及孝婦嫊氏一百子千孫〻、家余多父盤、

簋文 用祈眉考無疆、哲德不亡、孫子之韡中姬簋、

是以子孫為本、而用例皆變、又見下、

敦文 王賜無㠱馬四匹、無㠱拜手䭫首曰、敢對揚天

子魯（讀為嘏）休命、無㠱其用乍朕皇祖姬季尊敦、
無㠱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姬季敦、）

同　　𤔲白戒敢拜手䭫首、對天子不顯休、用作朕皇
考鬈王寶尊敦、余其永萬年寶用、子〻孫〻、其
帥井（讀為型、法也、）受茲休、（鬈王敦）

同　　盄其萬囟年、子〻孫〻永寶用、作彤宮寶（師盄敦殷）
器也、

同　　萬年邑氒（經傳以厥為之）子孫寶用、（焚敦、周器、下同）

盉文　　其萬年用卿（讀為饗）賓、（柙盉、）

彝文　　口作父戊寶尊彝用匃壽子孫其萬年永寶、其
日饗、（父戊彝、此為殷器、）

盂文　　眉壽無期、永保用之、（王子申盂、周器、下同、）

鑵文　　作亯作孝、用祈萬壽、子〻孫〻永保用之（鑵句）

簋文　　用祈眉壽、萬年無疆、永壽用之、（孟姜簋）

鼎文　　用祈匃永祿眉壽、綰綽永命、萬年無疆、子〻孫〻
永寶用亯（白頎父鼎、）

同　　用祈眉壽萬年吉康、（師器父鼎）

敦文　　用祈純祿永命魯壽、（歸夆敦）

鐘文　　萬年無諆（讀為期）眉壽毋巳、（鄦子鐘）

鎛文　　壽考毋死、保慮兄弟（齊子中姜鎛、）

鼎文　　用祈綽綰眉壽、作疐（讀為惠、為慧、皆通、）為亟、萬年無疆

用亯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晉姜鼎）

敦文　　作豐姞憻旅敦、豐姞憻用宿夜亯孝于㲃公于
室叔朋友、茲敦猒皀、亦壽人、子孫其永寶用、（豐姞
憻敦）

同　　用匃多福、眉壽無疆、永純霝終、子〻孫〻、其永
寶用亯、（孟姬敦）

同　　虢姜其萬年眉壽、受福無疆、（虢姜敦、）

鐘文 作曾侯乙宗彝、寘之于西昜、其永時用亯、楚曾侯鐘、

不曰萬年曰永時、亦猶曰永壽用之、自為一種之例、

鼎文 對王休鼎其萬、俗白父鼎

萬年之語、多係于作器者而云、此銘却係此于器、殊為異例也

鐘文 降余多福、〻余口孫、參壽惟利、劃其萬年、畯保

三或 即國字 宗周鐘、

此等銘文、用字變化、極巧極致、與詩三百篇相類、而亦頗

優遠、可見盛周文化之暀隆者也、

器文經傳或同或異例、

敦文 王叒曰、牧、昔先王、既命女作司徒、牧敦、

鼎文 王叒曰、盂、不顯文王受天有大令、又曰、叒文王

令二三正、又曰、王曰、盂、叒苟 苟讀為敬 乃正、勿灋 灋讀為廢、

朕令、令皆讀為命、 盂鼎、周器

同 王在周穆王大室、王叒曰、曶、令 命 女、又曰、則卑

復命曰叒、昔饉歲云云、曶鼎、

尊文 白龢父叒曰、乃䭫首、對揚皇君休、白龢父尊、周器、

敦文、白龢父叒曰、師獸、乃祖考又揩于我家、師獸作文考乙中敦、周器、

叒古文作□、作□、叒古文作□、小篆譌作□、叒實諸字古

文、然云叒者與書若曰合、云叒者與經文不合、但此叒曰

叒曰、皆借為語詞、元主于音、字形不拘矣、即書曰若稽古、

亦元當作曰叒作叒曰也、

卜詞金文相合例

尊文 惟王來人方、惟王十祀又五三日 夔尊、殷器、

卜版文 惟王來正人方、人方疑地名 又曰、來人大十宰、

按人者人方省文、人方邦人、以十宰亯王、謂厚禮也、

尊文 王十月、攸田、兩鹿𤈦〻、父丁尊、殷器、

卜版文　己丑囗麗犬、按犾即犾省文段借、皆記田所獲物之文

角文　王賜葡亞㠯奚貝、才在𣪘、用作父癸彝、父癸角、般器、

卜版文、卜才在𣪘、　又曰、才在上𣪘、以上皆般地名、

敦文、　作𠂤吾男王姬鼎彝、遣小子敦、周器、此地至周為國、王為男爵、史傳逸之、

卜詞雖省略、文義皆正合、並當證般人之文法者也、

般人語與今人語同例、

卜版文　王囗曰大吉、　又曰、王囗曰吉、

鐘文　吉日丁亥、蛟篆鐘、時代未詳

卜版文　今月　又曰正月、　又曰一月、　又曰今日、

同、　丁酉卜、子夫女、凶、亦當有曰大凶曰凶之語、

吉凶日常通言、而四千年來、一而不易、彼我亦不異、可謂奇哉

尊文　用㝎室人囗人、萬年寶用、作念于多友、萬諆尊、周器、

作念者猶今人云為記念、亦古今語之殆同者附之、

古語今亡例

卜版文、　叒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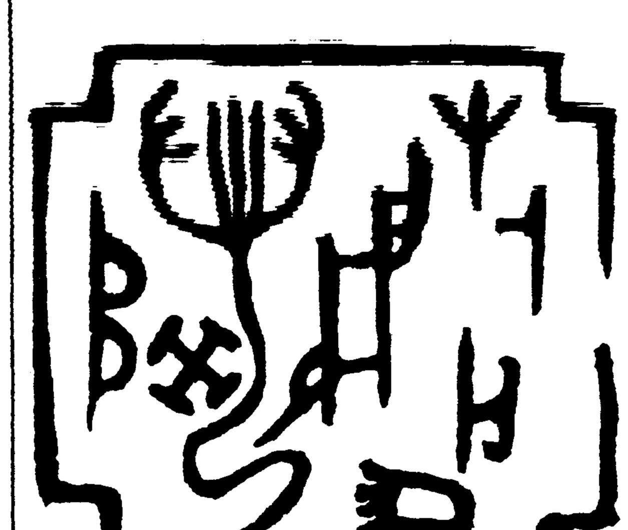
卜版文、　多亞叒、　又曰、叒多亞、　又曰、亞亡不叒、

又曰、　叒日、利于喜樂、　又曰、𠤎𠂤。密弜攺亡

㝱王其孚㝱丁。亭𠂤。又用二叒。此文雖不可讀、𠂤丁叒等字、與下文相合、存卷、

石鼓文、　亞箬其𩾃、按、若叒通用字也、即是亞叒之語、與上文相合、

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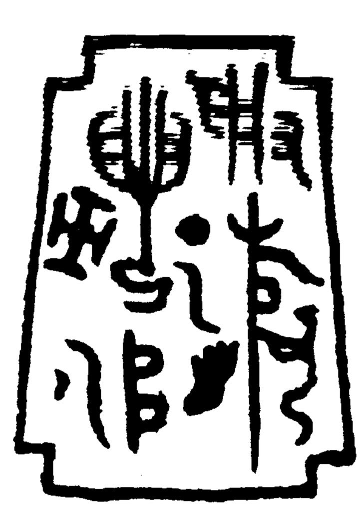


亞是元一字為義、

受旅叒癸、

𠂤、般器、

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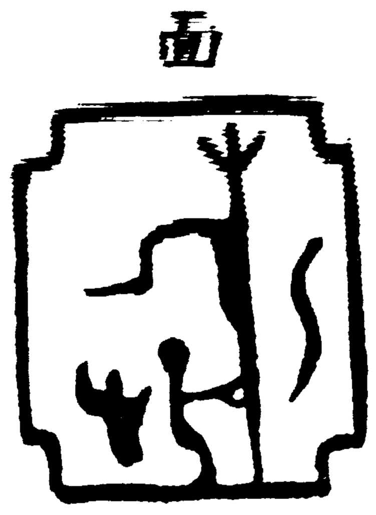
受旅、丁乙、

叒癸、𠂤、乙、

般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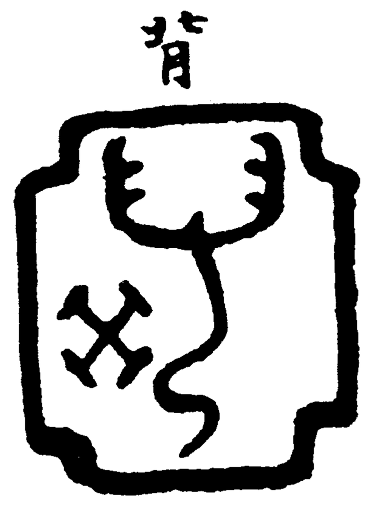
兵器文

面



乙　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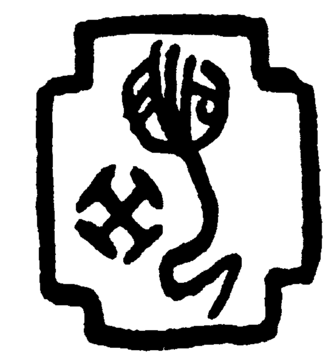
背



癸　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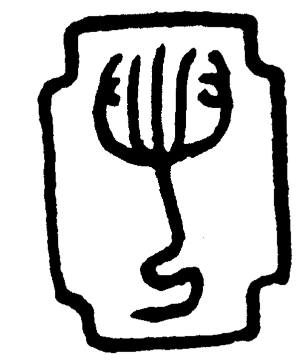
般器、此同上文而省受𠂤字、又分析書之

舉文



叒癸 殷器、

匜文



叒 殷器

亞叒連言為義者、又、或析言用之、而經傳無徵、此古語之不傳者也、唯攷卜詞、亞叒殆是嘉吉之辭、又據石鼓文、亞箬是贊美之辭、可知矣、然則亞中記語、亦云叒癸者、當取于亞之義、故或作亞、正為亞叒合文、

卣文 王令(命)戒曰、䖒(䖒讀為徂、與往同義、)淮夷敢伐內國、女其吕(以)成周師氏、戍于古𠂤、白雝父蔑彔曆、賜貝十朋、彔拜䭫首、對揚白休、用作文考乙公寶䵼彝、(乙公卣、周器、)

鼎文、 王蔑庚嬴曆、錫爵、(爵或讀尊、並通、)(庚嬴鼎、周器、)

卣文 從師淮父戍于古𠂤、蔑曆、賜貝卅寽、(稽卣、周器、)

鼎文、 王用弗諲(讀為忘)聖人之後、多蔑曆、賜休、(師望鼎、周器、)

敦文 王在周各于大室、王穫敔曆、(敔敦、周器、)

尊文 從師雝父戍于古𠂤之年、爰穫曆、中競父賜赤金、爰拜䭫首、對揚競父休、(爰尊、周器、)

盂文、 內史賜宂鹵百陴、宂穫靜女王休、用作般盂、(宂盂、周器、按、與上文、似異而實亦同、)

蔑曆語、金文恆見、不可暇枚數、作蔑厤作穫歷、皆同、其義未詳、古人眾訟紛然、遂歸徒勞、如此葢缺如可矣、要連言為義、義主于音、不可以字義攷之、唯知其義謂上寵下、下敬上之辭、夫曰亞叒、曰蔑曆、其音其義、略可得知、而經傳史子無可徵者、此古語之亾于今者也、

倒置字例

敦文 用禪追孝于皇考叀(讀為惠、)中(惠中敦、正文、周器、)

簋文 其用亯孝于皇申祖考于好朋友(祖考簋、周器、)

敦文　彔刃中駒父作中姜敦、子〻孫〻永寶、用亯孝、

中姜敦、周器、此三文、與下諸文、可互相證、

卣文　且辛作彝尊寶、且辛卣、殷器、即作且辛寶尊彝之變文也、

卜版文　己酉卜㱿、王西北羌伐即伐西北羌也、

同　賓于咢東正文　又曰、貞、于咢東賓、倒文

同　受黍年、　又曰受年黍、　又曰萬受年、亦受萬年無疆之謂也、

古、之字、不字、弗字、其字、氒經傳厥字、字、用法亦多倒置者、下文

可證、

卜版文　三月乙卯、之僖、地名　又曰貞、勿于且辛之

又曰、其求之于高匕讀為妣丙、　又曰、王固曰、占

求之、　又曰、王固曰、乃茲亦之求叒偁、　又曰

易賜女之貝朋、　又曰、之兄申、　又曰、之月三

出來嬉氏、　又曰乙丑之一月其雨、　又曰、乙

酉卜大貞、及茲二月之大雨、以上往也、此也、間詞也、皆與經傳所

見不異、　又曰、壬𦳝、王又[illegible]父、勿㞢。屮于父乙示、

讀為祇余見起占止。、王固曰、龐之求之、之字古元有二、一作

㞢、屮木進出也、一作㞢、往也、殷周人兩字通用後人混為一字、此文兩字用義似異、即別字明

矣、

又曰、不雨、　自今日至庚寅雨不、　又曰

自今至于庚不其雨、　又曰、王固曰、之來、其之

來嬉、或作僖三至、　又曰鹿不隻　又曰、不其隻

羌、讀為羊　又曰射隻不、　又曰、貞不其至、其字多與

經傳用法不同、　又曰中弗戈、鹵十二月、　又曰、辛亥

卜貞、弗其戈、　又曰弗受、　又曰、受弗　又曰、

王弗秀、　又曰弗隻、與不隻同用、　又曰、貞亙弗其

退、卜詞、不弗分別不明晳、

鼎文　出內王命、不敢不家不畫、王用弗謹讀為忘聖人

之後、師望鼎、周器、

鎛文　不敢弗敬、又曰不敢弗對、齊侯鎛、周器

敦文　不敢弗帥井讀為型皇祖考不顯元德、番生敦、周器、

鼎文　夙夕敬念王畏不暘女母讀為亡、後世誤為毋弗帥用先王作明井、型俗讀為欲女弗以乃辟函讀為陷、于艱、

毛公鼎、周器、按至周人、不弗之別顯然、

卜版文　王其又氒于武乙經傳氒皆作厥、音通、今傳鈔本古文尚書作乆、乆即說文氒字也、又曰、乙亞之氒十月、又曰、氒咸母庚、又曰、王匕妣丙氒亡戈、

鐘文　睪氒吉金玄鏐赤鑪、用鑄氒龢鐘、台以作其皇祖皇考曰、余畢龔威忌、叔穆不家讀為墜于氒身。、鑄其龢鐘、台以卹其祭祀、邾公牼鐘、周器、

鼎文　則對揚氒德、其乍氒文考寶鼎、師贛鼎、周器、

匜文　其眉壽萬年、羕保其身。、沱〻熙〻男女無期、子孫〻羕保用之、孟姜匜、周器、如此則其氒如有分別、而實無分別也、

據此等文、三代人文字用法、可類推矣、

古器銘有錯誤脫字例、

敦文　作茲寶敦、用追孝於考皇、盂壺、鑄叔和子敦、周器、此雖言數器竝作而銘於一器之例、亦脫字補尾、

尊文　乃䭫首、敢對揚皇君休、用乍。其萬子□永寶用、白龢父尊、周器、此器元有三、而二器無作字、然白龢父匜文亦有作字、即知無者脫之、

敦文　王叒。經傳以若為之師嫠才在昔、先王小學女〻敏可事、輔白敦、周器、此器元有數范、而一器無叒字、無者脫之、

同　朱䩛弘鞶、師兌敦、周器、此器元有數范、而一器無朱䩛二字、亦脫也、

鐘文　鑄辞讀為兹龢鐘二鍺、台以樂其身、台以宴大夫台以喜者士、邾公牼鐘、此器元有二范、一器無樂字、無者亦脫也、

敦文、　氒從格白安役甸殷氒𩇯零谷杜木遇谷游菜涉東門、格白敦、周器、此器元有數范、而一器無氒𩇯零者、亦脫也、

又有或同文重複者、亦非正例、

鐘文、用從甬大樂用鑄甬羞銅、（讀為鐘 酒器也、）用御天子之事、洹子孟姜盟其人民都邑、堇宴無用從甬大樂用鑄甬羞銅用御天子之事洹子孟姜用乞嘉命、（齊侯鐘 周器、按、又有一器、同文而銘作洹子孟姜盟其人民都邑、堇寍無用從甬大樂用鑄甬羞銅用御天子之事、洹子孟姜用乞嘉命、知一器十六字為重複、此雖非誤亦非正例、）

此等文、當證古器銘文亦有誤而或補正或不補正也、

完文長篇例

父丁角銘（般器、）

庚申、王才（在）東閒、王各（格）、宰椃从（從）賜貝五朋、用作父丁尊彝、才（在）六月、惟王廿祀、翌又五、（三十二字）

兄癸卣（般器）

丁子、王賜巂𠂤貝、才（在）寒、用作兄癸彝、才（在）九月、惟王九祀、彡日（二十三字、人名作合文者、為般迹恆見例、）

父乙尊（般器）

王大青（讀為省）公族于庚、振旅、王賜中馬百陸侯四□南宮邑、王曰用先、中埶王休、用乍父乙寶尊彝、（三十六字、）

父己鼎（般器）

癸亥、王辿斝、作冊般新宗、王商（讀為賞）冊豐貝、大子賜柬大貝、用乍父己寶遠彝、（二十七字）

于盂鼎（周器、兼文見補佚條）

隹九月王才（在）宗周、令盂、王若曰、盂、不顯玟（文）王受天有大令（命）在珷（武）王嗣玟（文）作邦、闢氒匿、匍有四方畯正氒民、在雩御事、𠭰酉無敢醺（酖）、有柴烝祀、無敢醻、古（故）天異翼臨子、灋保先王、□有四方、我聞殷述命、惟殷邊侯田雩殷正百辟、率肄于酉（酒）、古（故）喪𠂤（讀為師）巳、女妹（讀為昧）辰（讀為晨）又大服、余惟即朕小學、女勿𠭯余乃辟一人、今我惟即井（型）□于玟（文）王正德、若玟（文）王令（命）二三正、今余惟令

命女盂、招榮、苟（讀為敬）雝德巠（讀為經）、敏朝夕入諫（讀為諫）、亯趨走畏天畏（經傳以威為之、段借）、王曰、烏、令女盂井（型）乃嗣且南公、王曰盂、迺招夾死嗣戎（或云讀死嗣為理司）、敏諫罰訟、夙夕招我一人烝四方、雩（經傳譌作粵）我其遹省（讀為相）先王、受民受疆土、賜女鬯一卣、冂（冕）衣市舄車馬、賜乃且南公旂、用遷、賜女邦嗣（讀為司）四白人鬲（讀為獻）、駛（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賜尸嗣王臣十又二白人鬲千又五十夫、極口口口氒土

王曰盂、若苟（敬）乃正、勿灋（讀為廢）朕令（命）、盂用對王休、用作且南公寶鼎、隹王廿又三祀、二百九十字（按銘末云、隹王廿又三祀、是正殷人書法、）即知武王時史官尚從殷文法也、

毛公鼎（周器、篆文見補經條）

王若曰、父厝（瘖）不顯文武、皇天弘猒氒德、配我有周、雁（讀為應）受大命、率褱不廷方、亡不閈于文武耿光、唯天庸集氒命、亦唯先正𢦏辪氒辟、捪堇大命、𨽻（經傳作肆）皇天亡射、臨保

我有周、不巩先王配命、敃天疾畏、司（伺）余小子弗彶邦庸、害吉𤔲𤔲（嗣字異文）四方大從不靜、烏虖趯余小子家湛于艱、永巩先王、王〻曰、父厝、口余唯肇巠（經）先王命、命〻女辪我邦我家內外、惷于小大政、𤳦朕立（位）、虩許上下若否雩四方、死母（讀為亡、後譌作毋）瞳、余一人才（在）立（位）、弘唯乃智、余非庸又聞、女母（毋）敢妄寍、虔夙夕叀（讀為惠）我一人、雝我邦小大猷、母（毋）𢇍緘告余先王若德、用卬卲皇天、瞳（讀為緟）竆（即容字、誤）（讀為寀）大命、康能四國、俗（讀為欲）我弗作先王憂、王曰父厝、雩之庶出入事于外、尃（敷）命尃（敷）政、埶小大楚賦、無唯正聞冂冂唯王智、迺（迺）唯是喪我國、厤自今出入尃（敷）命于外、氒非先告父厝、〻舍命母（毋）又敢惷尃（敷）命于外、王曰父厝、今余唯瞳（緟）先王命、命女亟一方、弘我邦我家、母（毋）顀于政、勿雝建庶口者（諸）、女敢龔橐迺（迺）敄鰥寡、善效乃友正、母（毋）敢湎于酉（酒）、女母（毋）敢彖（讀為墜）才（在）乃服、竆（窓）夙夕敬

念王畏不睗、（讀為易）女毋（毋）弗帥用先王作明井、（讀為型）俗（欲）女弗以乃辟函于艱、王曰父厝、已曰彶絲（與茲同）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君命女辥嗣（讀為理）公族、雩參有嗣（司）小子師氏虎臣雩朕褻事、以乃族干吾（讀為敔）王身、取賸卅寽、易（賜）女秬鬯一卣、（卣）祼圭鬳寶、朱市、悤黃（讀為珩）玉環、玉瑹、金車桒縟較、朱還弘、褻虎冟（讀為韔）熏裏、右軛、畫轉、畫輯、金甬、遣（讀為錯）衡、金憧、金豙、勅𢦏、金簟彌、魚箙、馬三匹、攸勒（經傳作鋚革、）金䧹、金雁、（讀為膺）朱旂二鈴、易（賜）女絲（茲）弁、用歲用政、毛公厝對揚天子皇休、用作尊鼎、子子孫孫永寶用、（四百八十七字、蝕三字、嗣王命重文各一、父厝重文二、子孫重文六、）

此二鼎銘文完整、如毛公鼎、與尚書文彷彿相傳、吳大澂偁曰周誥遺文眞然矣、詳見補經條

學古發凡卷三終

學古發凡卷四

東京 高田忠周 編述

書法第四

欲論書法、先不可不論筆之制、古者造筆之法如何、曰當據古文筆字見其形、又就殷周人筆迹察其制、且近年出土、前漢後漢人、木札眞迹、所用毫筆煙墨、與今人所用者、全無異也、即知三代毫筆、猶今之毫筆也、晉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曰、自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世偁蒙恬造筆何也、荅曰、蒙恬始造即秦筆耳、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又問、彤管何也、荅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此說當是、詩靜女、貽我彤管、箋筆赤管也、謂此而已、


殷器文


卜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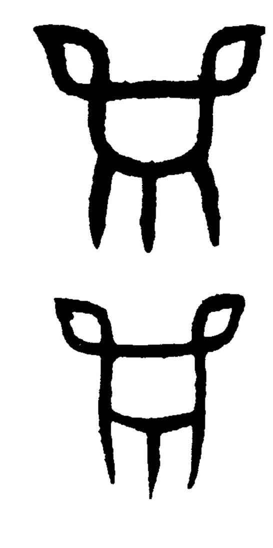

聿字


同上

又殷器文
同上

又卜版文
同上、

說文、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不律弗皆聿之異名、）從聿一聲、秦謂之筆、從聿竹、然蒙恬發明兎毛竹管、字亦變加竹耳、許氏謂字從聿一聲、非是、據古文、丨朩皆筆形、丨是毛頭沾墨汁而收束之形也、又作朩者、未沾墨瀋而分散之形、而又（手也）持之、即執筆之形、以爲筆字也、據此數篆、不啻可知三代造筆之制、亦當見三代人執筆之狀耳、又據下文篆迹、當證筆匠製作之巧也、

○

殷卣文二 鼎字象形文



周季娀始鼎、皇且帝考字筆致如此、

○

周邵鐘、（前後省略）

余頡密事君□□□□□□□
爲余鐘、玄鏐鑄鋁、大鐘□□
□聿其竈四堵、喬々其龍、既壽
□虡大鐘既縣、玉鐶鼉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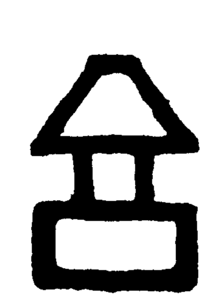
周齊侯因資敦

隹正六月癸未、陳侯因資
曰、皇考孝武桓公龔哉大
慕克成其惟因資揚皇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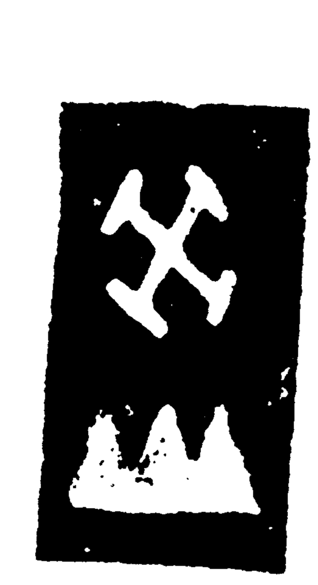
今據鼎帝字仔細審按、筆々有向背有抑揚、是筆非完好、安

得見此妙邪、又如邵鐘文、細字繁畫、而清延爽朗、殆如見大字、固雖書者妙技所至、抑非借筆墨精巧、不能窮此極緻也、又刻此細字、毫不失筆致氣韻、當時鐫鏤之技、與書家之妙、並馳以進步、可知而已矣、（下列諸文可互相證、）

三代書法一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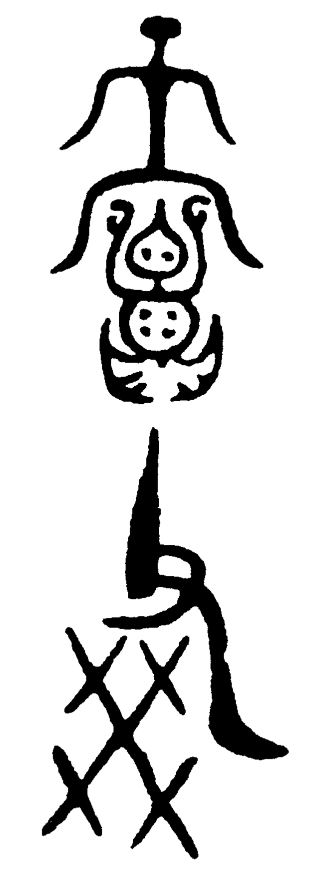


敦文 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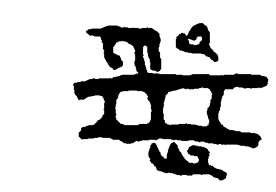


敦文 癸、山、

古初六書之象形、與畫繪相去不遠、而此等銘文、皆自記事、（室字說見文法、）此非畫繪也、又古人象形、書寫之法、嚴正謹密、後人往々粗略簡捷、即知此等文、爲殷以前書法也、據下見諸迹、周初人多祖殷人篆法、即知殷初人祖夏以前篆法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書法之沿革亦實然矣、唯銘于器之例、殆似始自夏末殷初、惜其以前眞迹、今不可見矣、



般尊
子孫父癸、



般鐸
受



同上
婼

此為般初人迹、故篆法嚴密、筆致豪爽、其文則省略者、元當曰某作父癸寶䵼彝𠔇子孫也、詳文法條、但下文二銘、唯一字、其義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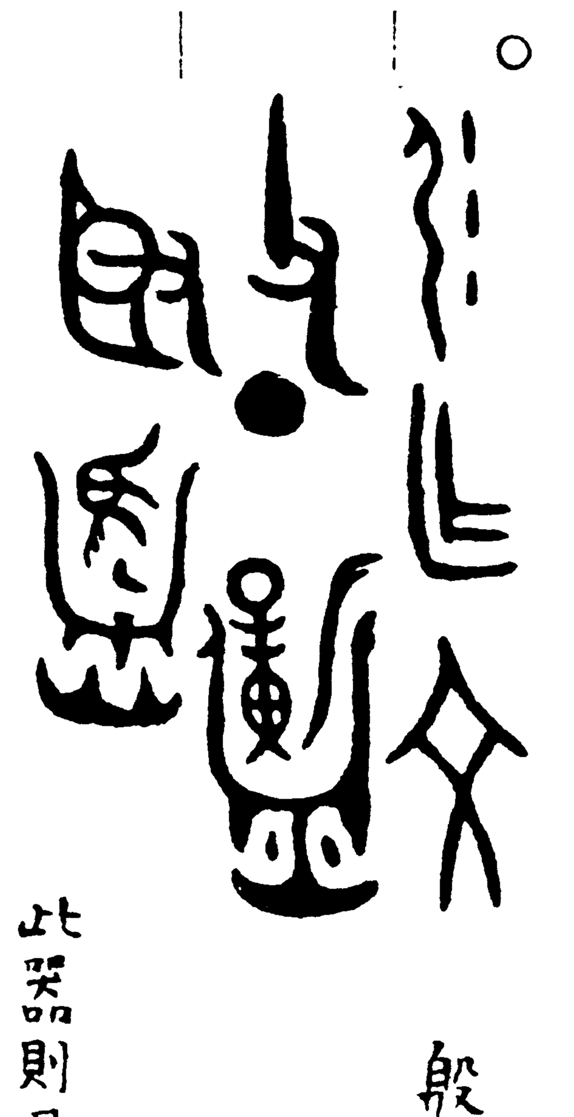


周鐘
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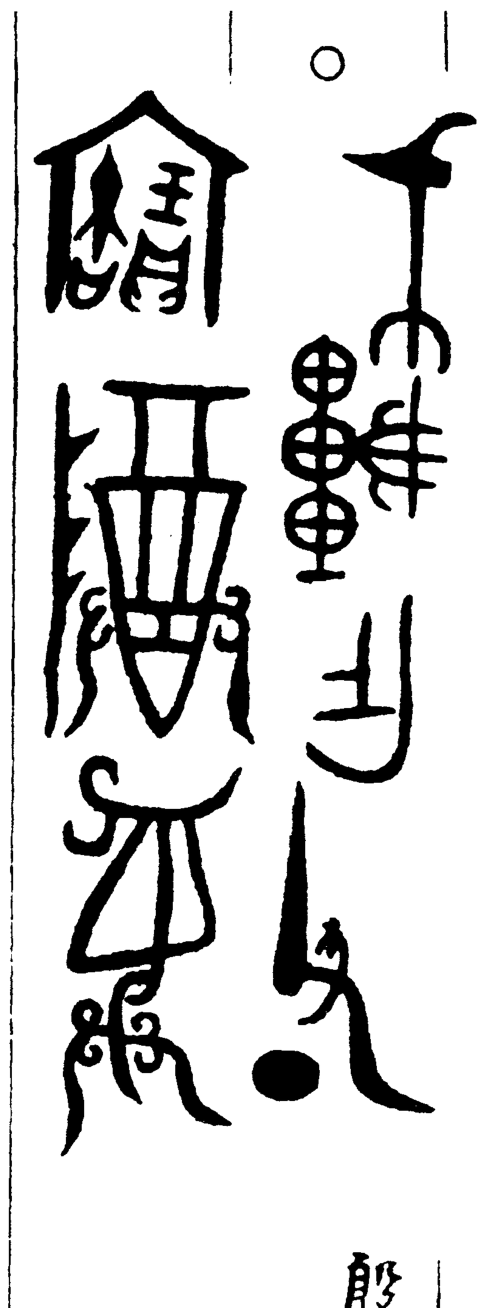
同上
同者文

此文或釋梟、然形即不然、詳古籀篇、或謂此藻繪文、非文字也、然此等鐘皆飾以梟鷖形、而與此文自有分別、且此文別在于一隅、其為銘字無疑矣、要其筆致遒勁、法般人迹、可察見焉



般父丁鼎
汲作文父丁逮衛
臤盧

此器則鼎、而銘云盧、二器併作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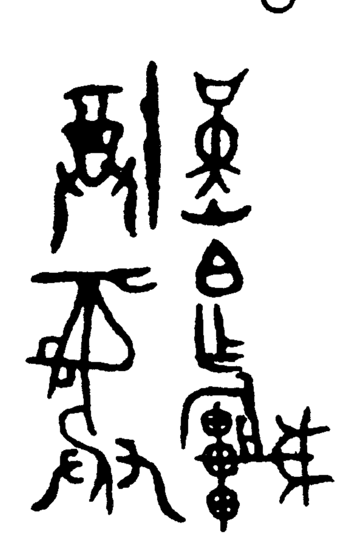


般父丁卣
旅作父丁
寶䵼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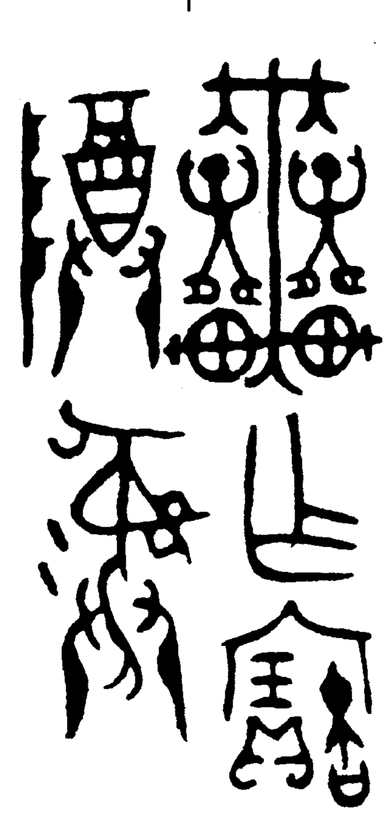


煮婦䵼
丁、己、且丁、父癸、

煮即者義、古諸字也、丁、己、皆記祭日



般堇白鼎
堇白乍旅
䵼彝、



般堇卣、
堇作寶
䵼彝、

以上皆般人筆迹、故字有小大、布置磊落、不甚拘泥、然筆法謹嚴、而殊富雄大氣魄、可崇尚者也、如下諸迹、稍近體者也、



般父丁敦

乙未卿事
易小子伢貝
一百用乍父丁
障敦
析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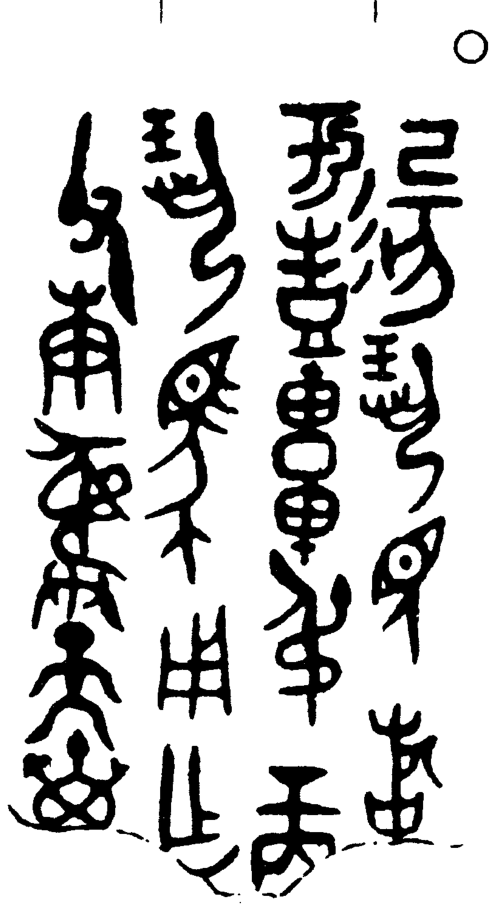


般夔尊

丁子、王省夔且
王易小子䪫夔貝、
隹王來正人方、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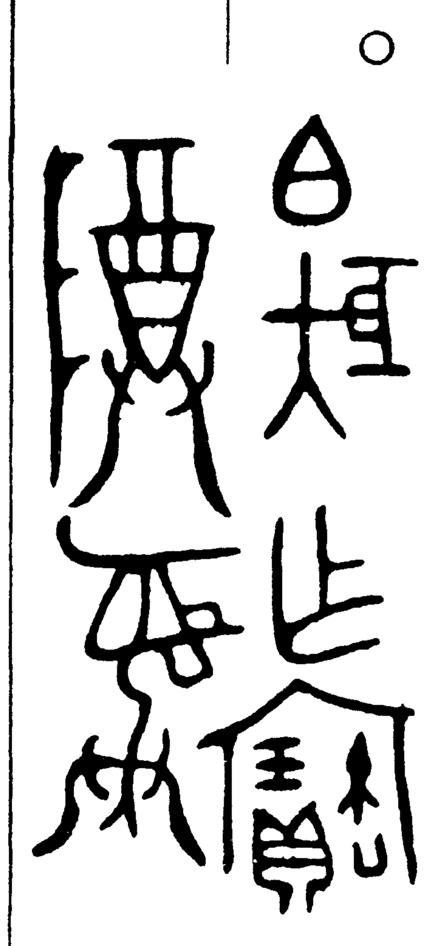
王十祀又五、五日、



般父庚鼎、

己亥、瑒見事
紆彭、車㪚酉
瑒馬、用乍
父庚彝、子孫

紆讀為于、



般白矩彝

白矩乍寶
障彝

般人書法雄大而端嚴如此、而垂腳用挫法、殊為特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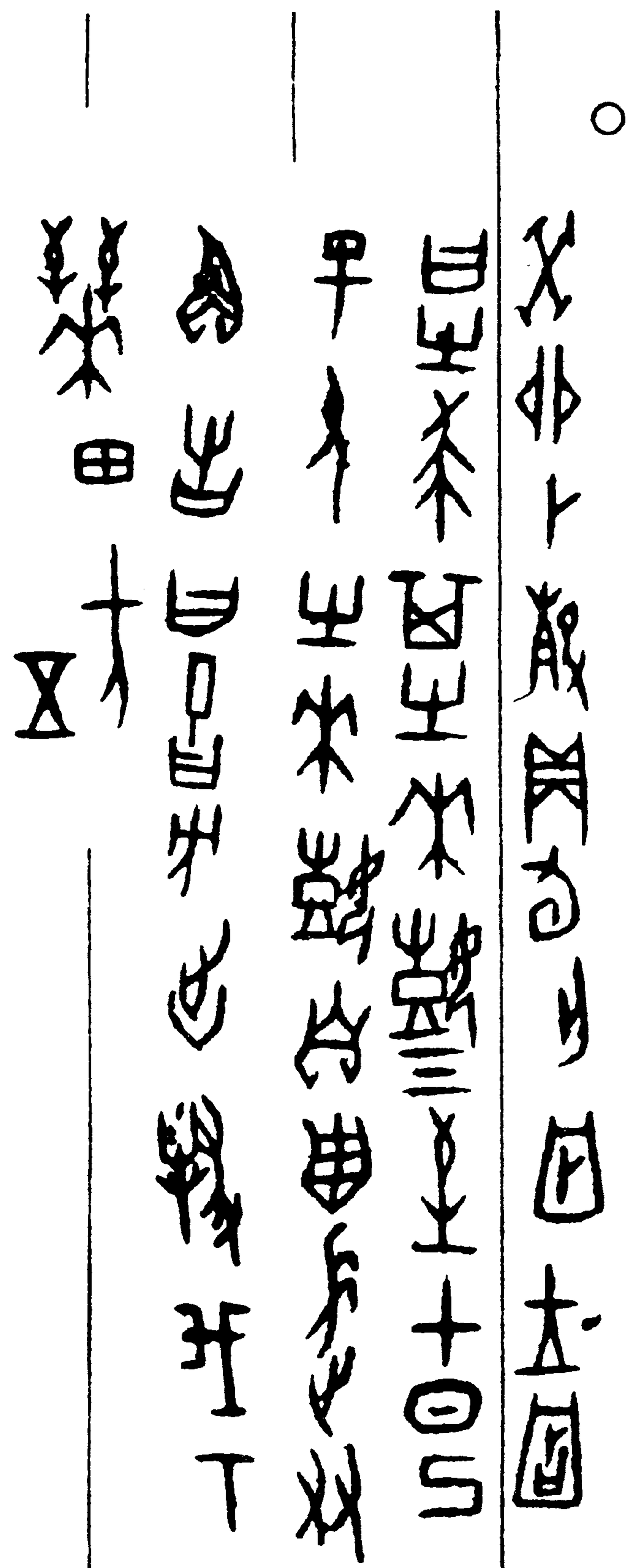


般宰圃敦

王來獸自豆彔、才
駿歸、王卿酉、王光
宰圃貝五朋、用乍寶𩰫、

獸讀為狩、往々有此例、卿酉即饗酒也、唯駿
字々書不收、古逸字也、

或謂此銘、直以鐫刻者、故畫首尾纖銳、與筆書者不同、未
能遽定、存疑云、





卜版文

前版

癸卯卜㱿貞、云亡囚、王固
曰之求其之來嬉、三至十日、己

子、允之來嬉、自西、遙友
角告曰、舌伐出㳄我丁
秠田十人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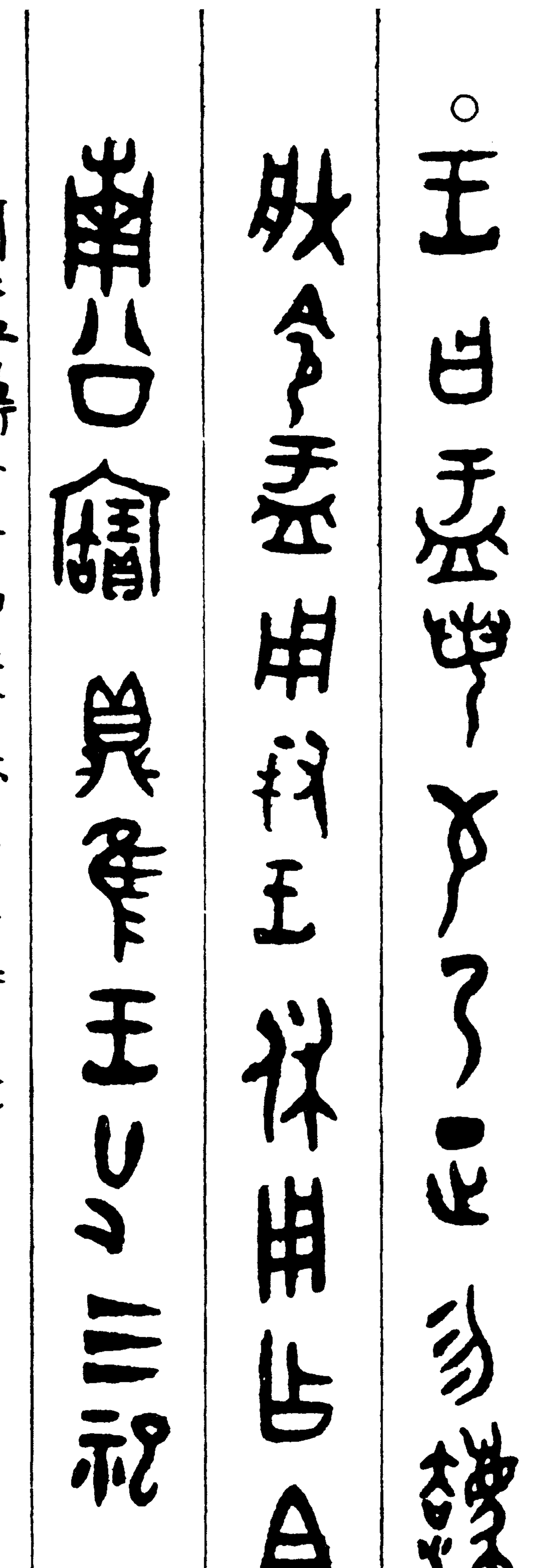
後版（上下殘缺）
臣口車馬㕟馭王車子

卜版文、資材不一、而用龜甲（皆必腹也）者極少、多用牛骨為版、用肩甲骨、或用脛骨為之、間有擬龜腹縱橫之文而刻線者、知龜難得、故用骨辦之、唯此前後二版用大象骨、（前世界物）或謂、得此于地下、以為至靈物而用此乎、固未可詳矣、其刻文雄偉、練熟自在、概皆如此、但多作蠅頭細字、如此版者、罕見矣、要殷人常用、刀筆相半、故鐫鏤之技、至巧至精、周人不及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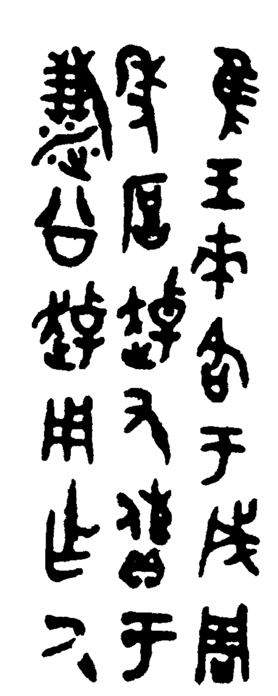


又卜版文（左讀）
癸亥貞云亡匱、
癸丑貞云亡匱
癸卯貞云亡匱、

此版刀法甚奇、亦所罕見者也、要用刀亦有家々書風、況用毫筆者、家々為風、固當然矣、豈哉見下銘文、書法分為數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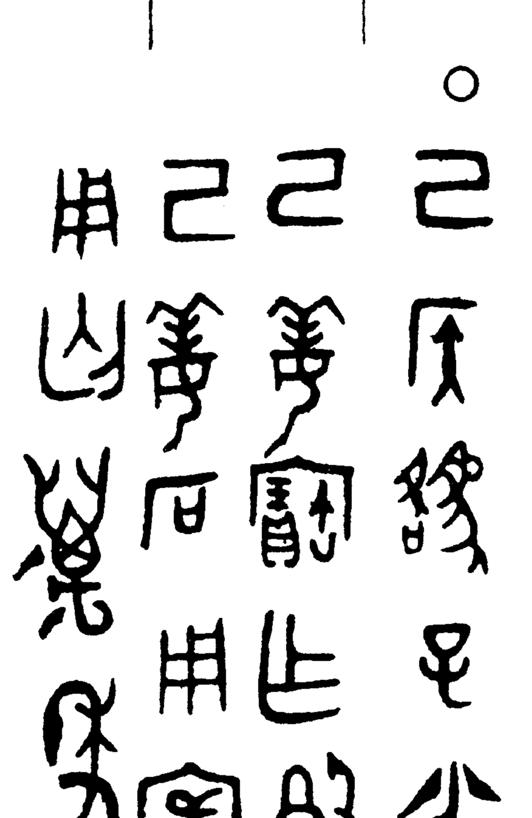
周盂鼎（盂為殷臣、成王時人）
銘文末段如此、其全文及釋文、詳見補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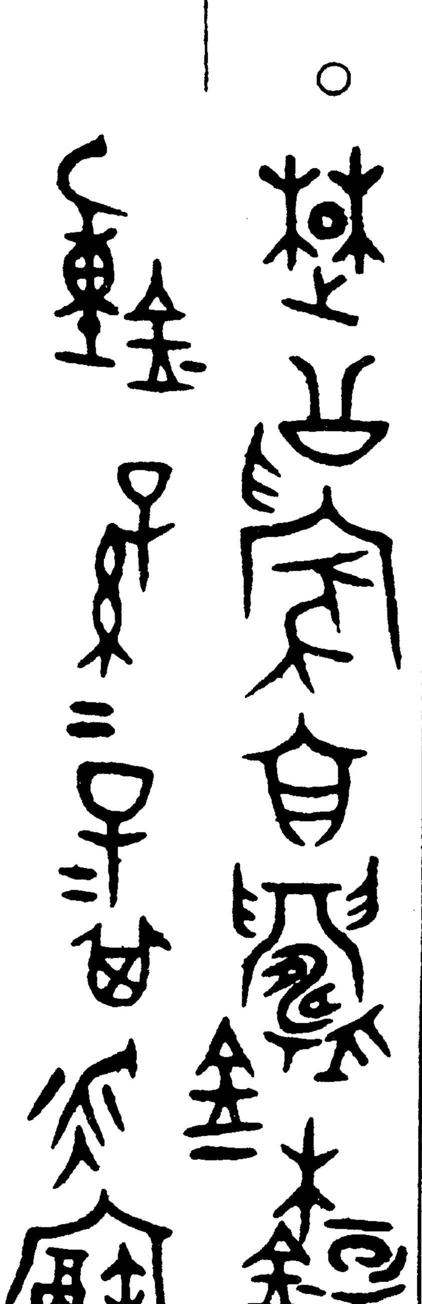
周父平鼎、（蓋宋器也）
隹王來各于成周
年、厚趠又償于
遣公、趠用乍氒



文考父平寶隫、
壺、其子々孫永寶庚



周己姜敦
己庆貉子分
己姜寶、乍敦、
己姜石用鼗、
用勾萬年、



周楚公家鐘、
楚公家自鑄桓
鐘、孫々子々、其永寶、

周初文明、與殷文明直屬、故文法書法皆似、如盂鼎其成在于成王即位二十三年、詳補史條、故文法書法、悉與殷合、又趞作父辛鼎曰、王來各于成周年、固周器也、然云氒考父辛、趞為殷人而事周者明矣、故其書法即殷之書法也、他二器亦然、蓋謂歷代書家有古風有新樣、如執今書家慕六朝者、尚盛唐者、皆寫古家、又慕明人、尚清人者、皆寫新樣、古人固亦可如此、余故周人自有傳夏殷書法者、以能

為一家、下諸迹可證矣、然如魯侯伐郐鼎銘、為成王賜白禽器、而篆法洒落如此、而尚有殷人道勁之氣風、又有魯公伐郐鐘、同時所賜、蓋篆成于同人筆乎、而彼結構頗完整、與此銘異矣、即知殷末周初人於書法練熟研磨、費工夫務經營、其技所由來、久且遠顯又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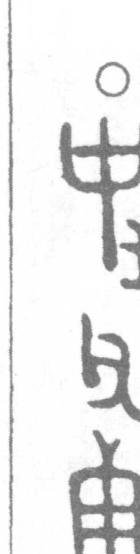


殷父乙彝

冊 [illegible]作父乙

匵 寶尊彝

匵中納戈、蓋偃武之意乎



殷史父庚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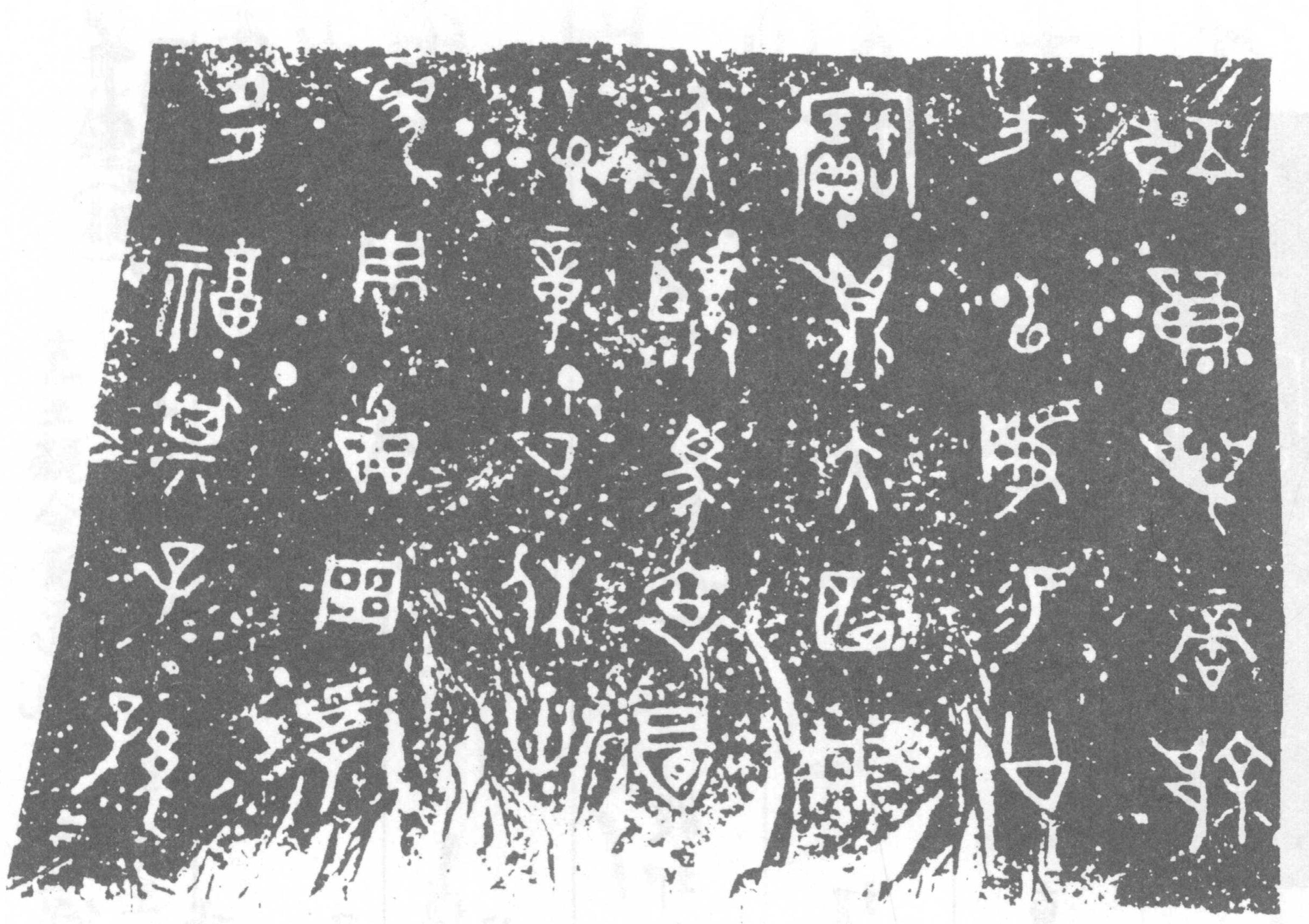
殷白矩盧(補)

白矩自作𥂴盧 其萬年永寶用



周魯公伐郐鼎

王令公伐郐、



攻單無啻郐

方以靜、易公

寶鼎大曲彤

夫僕馬衮冒、

以章公休世

為周鐘、鹵受

多福、其子孫、



萬年永寶用

單戰、𠱾散、鎛輔、通用字

般人書法、元端嚴正格、雄大勁健、已見上、然當時、文字之流行、既久且遠、稍有弄技巧者、故其風格亦不一、或有渾圓而溫雅者此類是也、周人襲之、後漸為荒僻、下文諸迹可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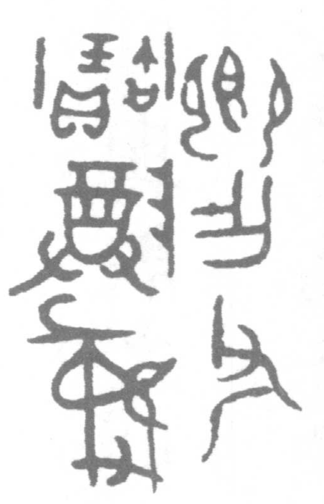
般小臣鼎（補）

小臣乍隮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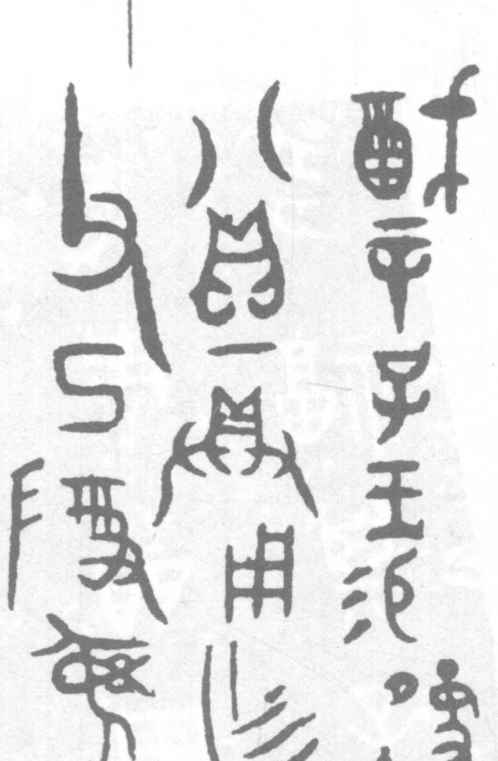
般辛父敦

中辛父乍朕皇且」日丁皇考日癸隮」敦、辛父其萬年無」彊子孫孫永寶用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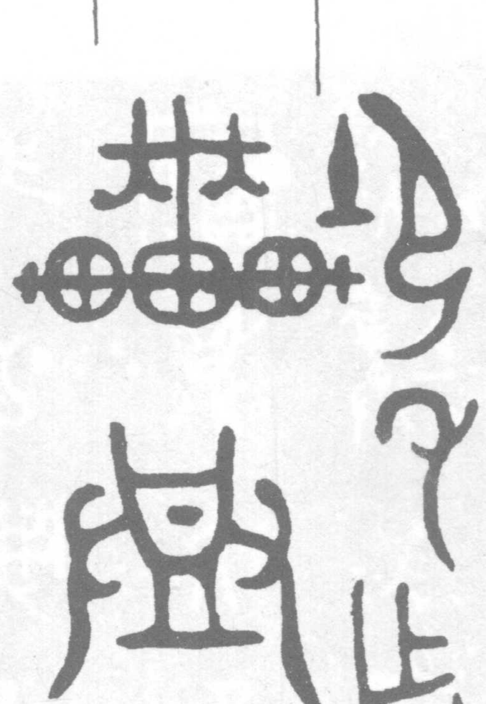
般父乙觚

御乍父乙寶隮彝



般父己卣

畝辛子王易騂貝八具、用乍父己隮彝、



般𠨘父彝（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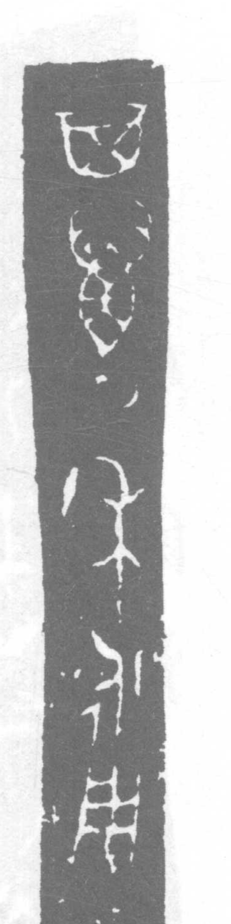
𠨘父乍



般中敦

中乍寶隮彝

車登、車即旅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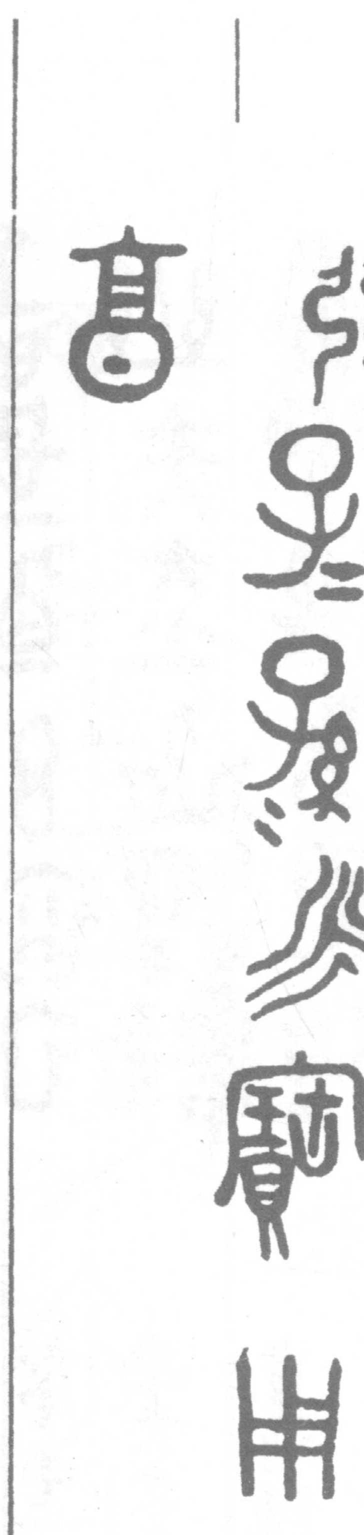


其萬年永用、



周𨛜公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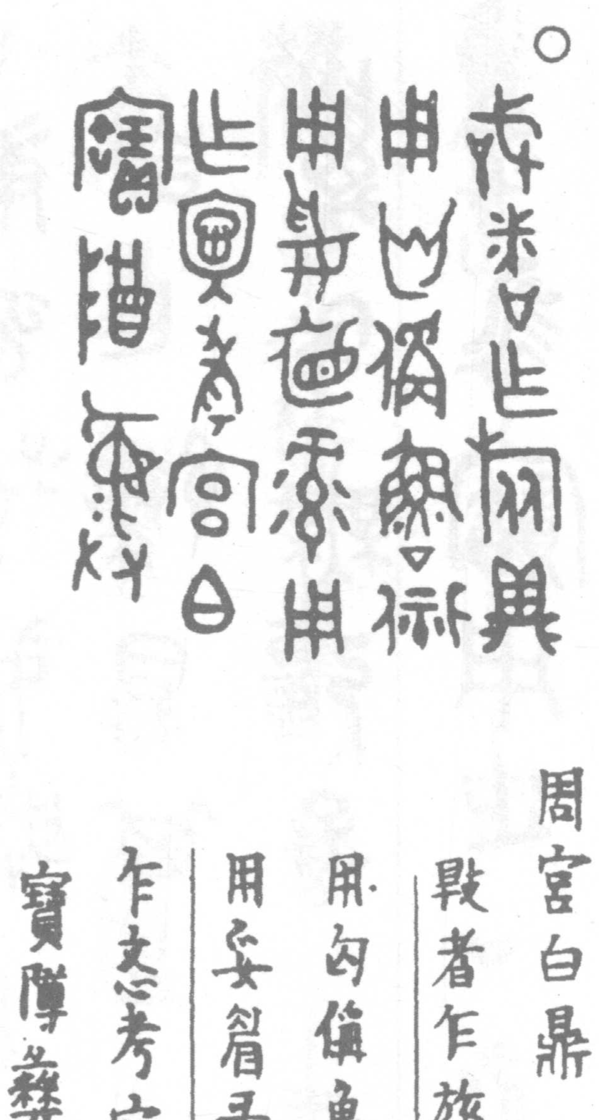
隹𨛜正二月初吉乙丑二、𨛜公殺人乍隮敦、用享孝于文皇且于文皇考用易眉壽萬年無彊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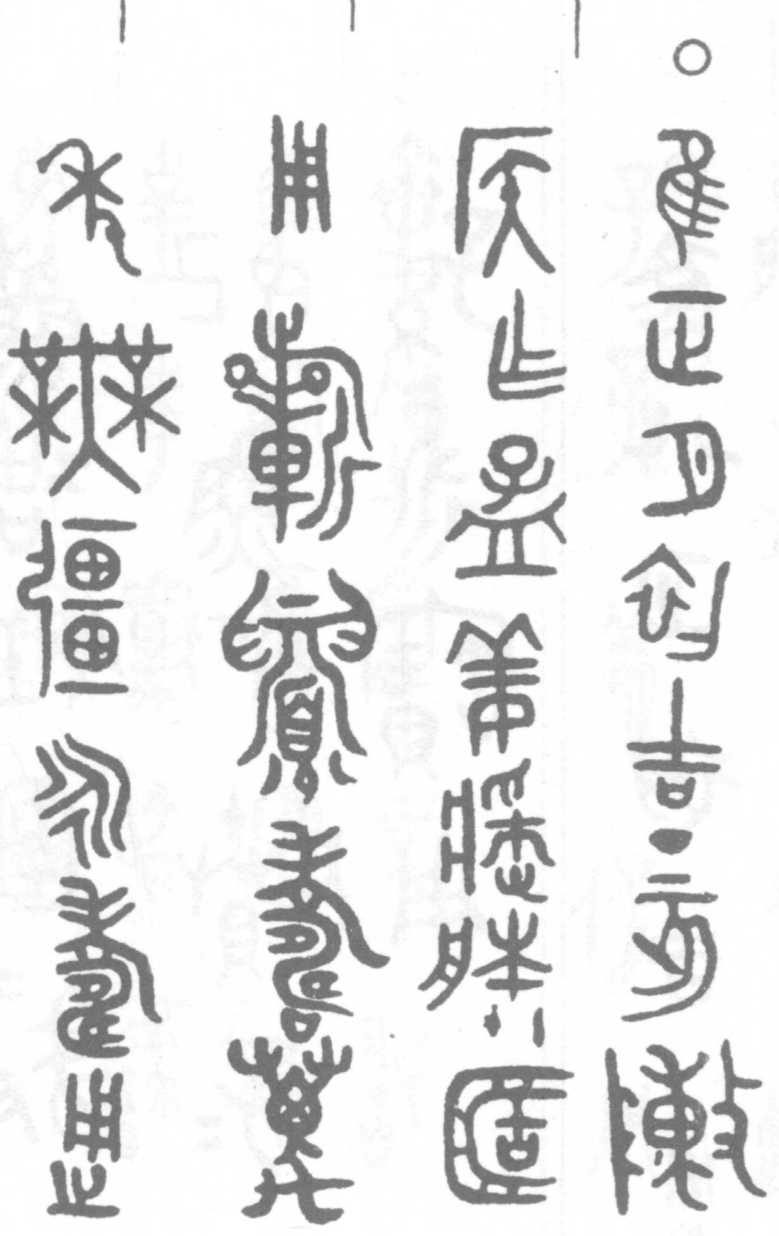
周弘中敦

隹五月旣死霸辛未」王吏小臣守事于夷、賓」馬兩金十鈞、守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乍鑄弘」中寶敦子=孫=永寶用」



周宮白鼎

段者作旅鼎、用匃偁魯祉用妥眉录、用作文考宮白寶(尊)彝



周孟姜簠

隹正月初吉丁亥、㪤庚乍孟姜將朕簠用祈眉壽萬年無彊永壽用之、



周琱妘敦

圅皇父乍琱妘盤盉尊」器敦、具自冢鼎降十」敦八兩罍兩壺、琱妘」其邁年子=孫=永寶用、



周嬴妃簋(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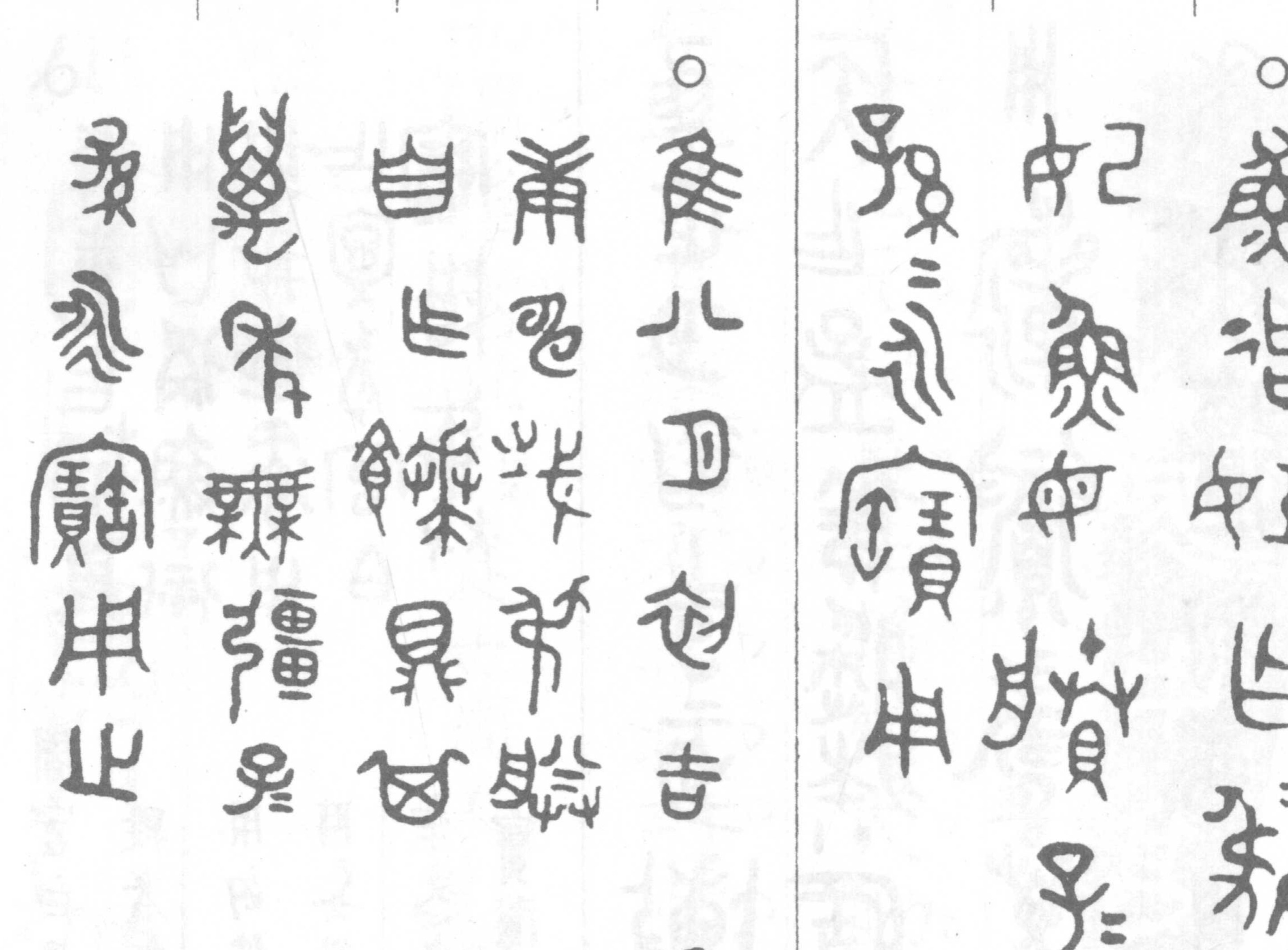
筍白大父乍嬴妃鑄匋簋、其子=孫=永匋用



周克鐘(補)

隹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才周康」剌宮、王乎士曶、召」克、王親令克遹涇」東至于京自、易克佃」車馬」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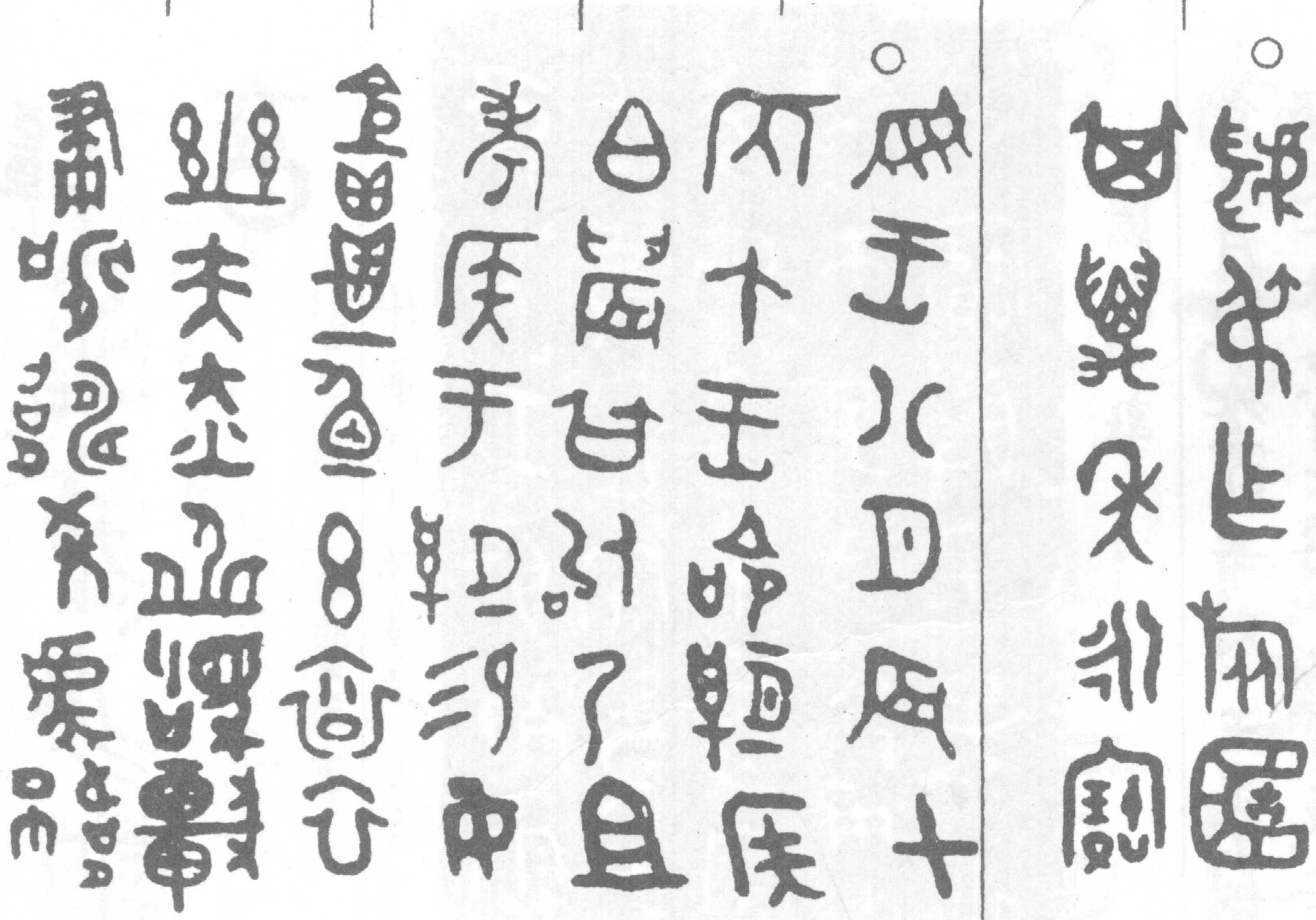


周魚母鼎

鮴卲姡乍䊵
妃魚母賸子、
孫孫永寶用

周我𠈌鼎

隹八月初吉
庚申我𠈌朕
自乍𩞁鼎、其
萬年無彊子子
孫永寶用之



周虢叔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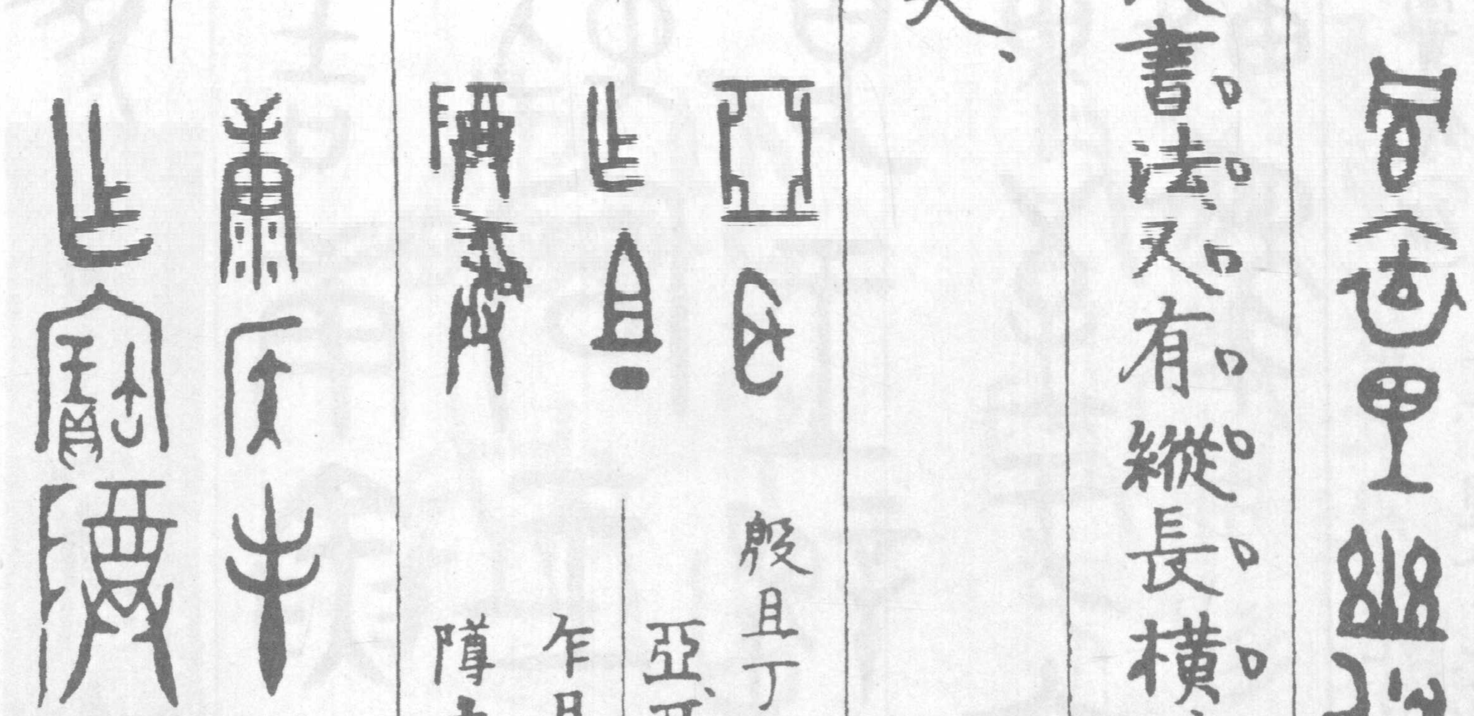
虢𠈌乍旅簠
其萬年永寶、

周白晨鼎、

隹王八月辰才
丙午、王命𩙞侯、
白晨曰其敬乃且
考侯于𩙞、易女
𩰪鬯一卣、玄袞衣、
幽夫赤舄、駒車、
畫𩊚𩏂交虎𩎷、
冟裏幽攸勒

一六

卷四



（下文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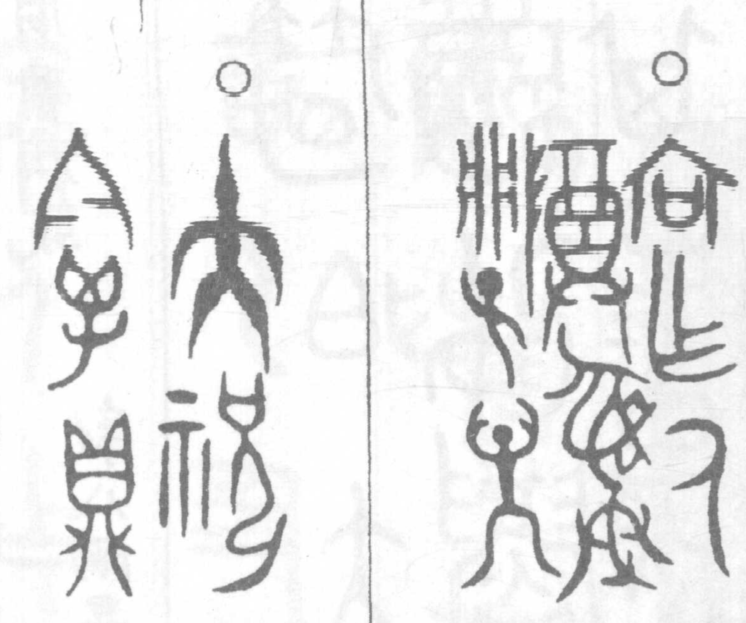
殷人書法、亦有縱長橫陝者、周人襲之漸溺荒僻、下文可證矣、

殷且丁尊

亞耳
乍且丁
障彝、

殷康侯鼎

康侯丰
乍寶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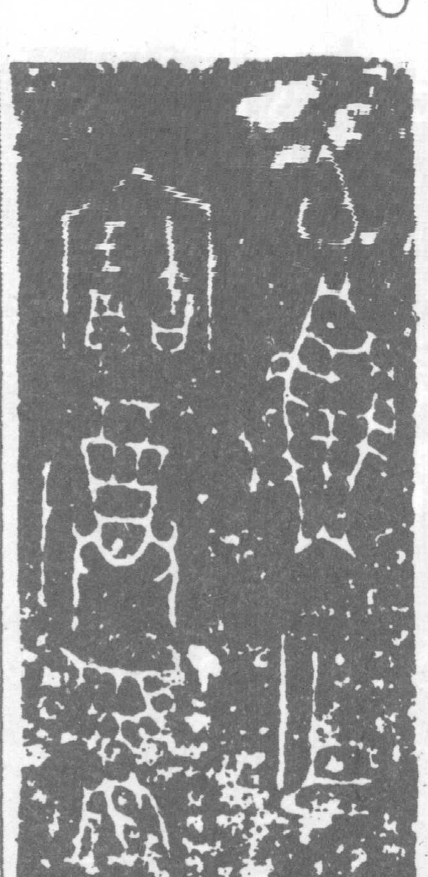


殷向彝

向乍氒
障彝
析子孫

殷禽鼎

大祝
禽鼎



殷白魚敦

白魚乍
寶障彝



周郘公釶鐘、

郘盟祀祈年

一七

𦎧壽用樂我（文前後有略）

周齊中姜鎛

隹王五月初吉

𣄨齊　乍子

中姜寶鎛（下略）

周楚王孫鐘

義諱𢽚不飤闌

龢鐘用匽台喜

用樂嘉賓父甡

及我倗友余恁

（文前後略）

周孟姜簋

隹正月初吉丁亥

鄦子妝擇其吉

金用鑄其簋用

賸孟姜秦嬴其

子孫永保用之

周齊陳曼簋

齊陳曼不敢逸

康𦍩董經德乍乂

皇考獻叔饙般

永保用簋

周中妃敦

隹五年正月丙午

鄦侯少子析九孫

丕巨合㿻趣吉金嫁

乍皇妣𡚬君中妃

祭器八　永保用

享　敵

敦字脫而補之故與他字小大不均

周者減鐘

十有　隹歲

捷秉　丕涇

周楚王酓章鐘

隹主五

十又六

祀、赴自

西昜、楚

王酓章、

（下文略）

周平姬𠂤

隹正月吉

日乙丑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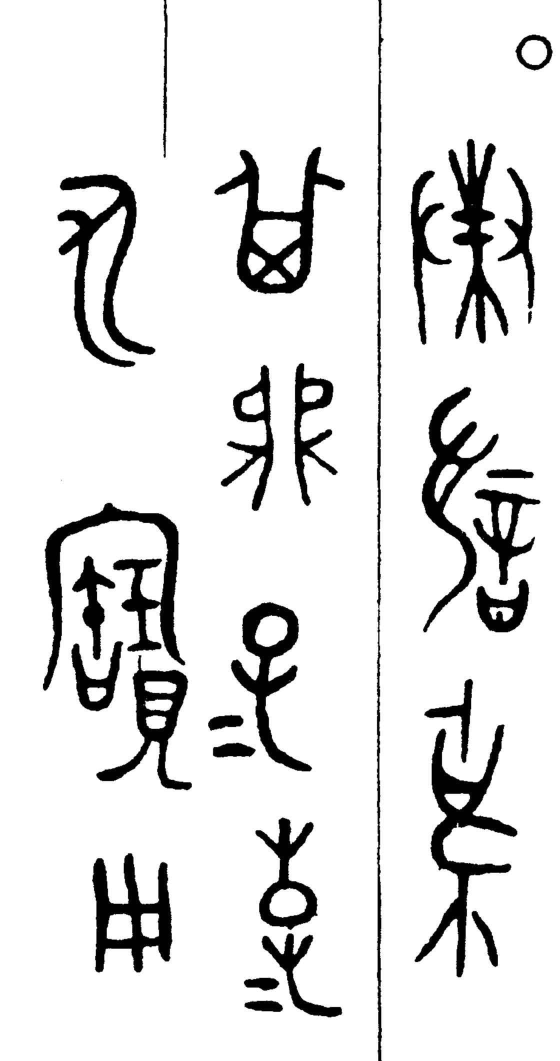
作朕配平

姬富宮祀

彝、𢿌母吐

用祀永葉

毋出、



周鼄討鼎

鼄討為
其鼎子孫
永寶用

般人書法又有放縱磊落者此後人艸書也周人敦之頗生奇傑下文可證矣



般卜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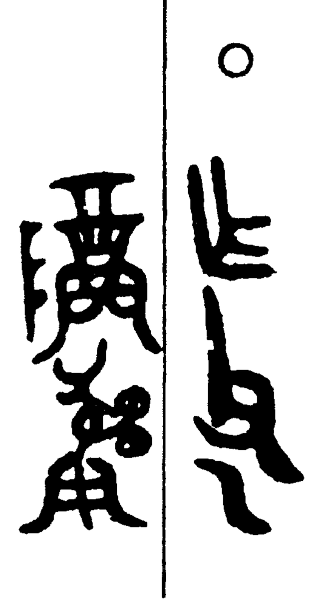
船妹
龍龜
般俊

用刀橫縱自在圓轉如意與用毫筆不相異矣亦當見其作刀之技當時夙早進步達極耳且依此篆言般商有艸艸書亦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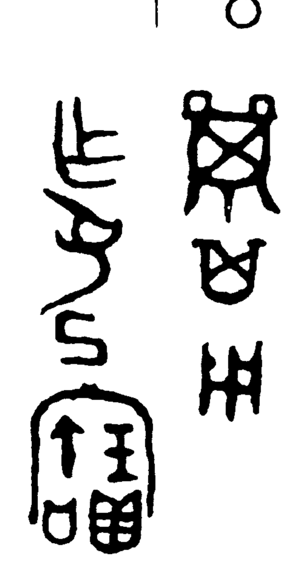
般父癸卣

咎乍父癸
寶障彝
用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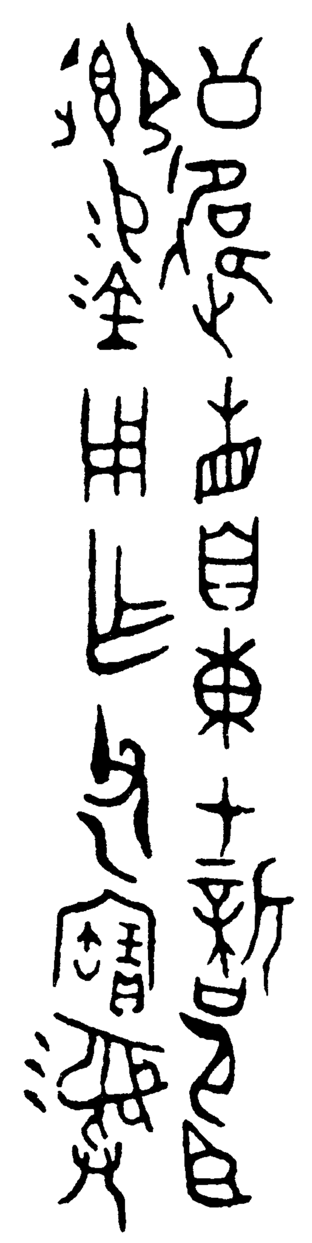
般父乙鼎

乍父乙
障彝



般父己鼎

乍父己寶
鼎其用
（左讀）



般父乙鼎

公違省自東才新邑臣
卿易金用乍父乙寶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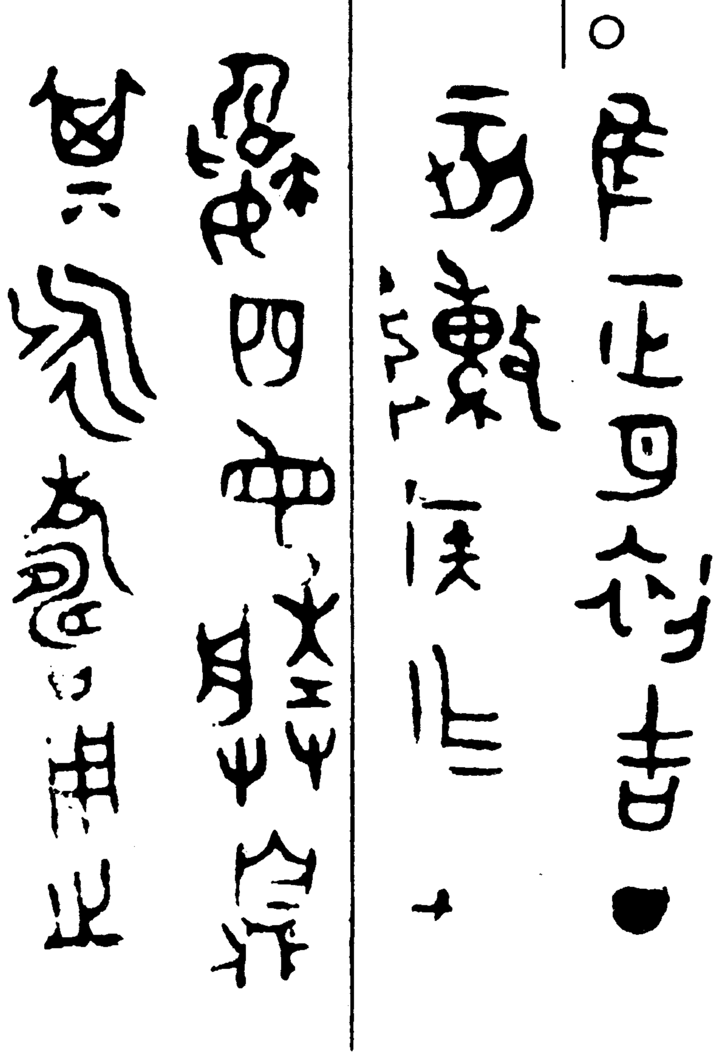


周邾大宰簠

隹正月初吉
鼄大宰
欉子掛鑄其
簠曰余
諾龏孔惠其
眉壽用饎萬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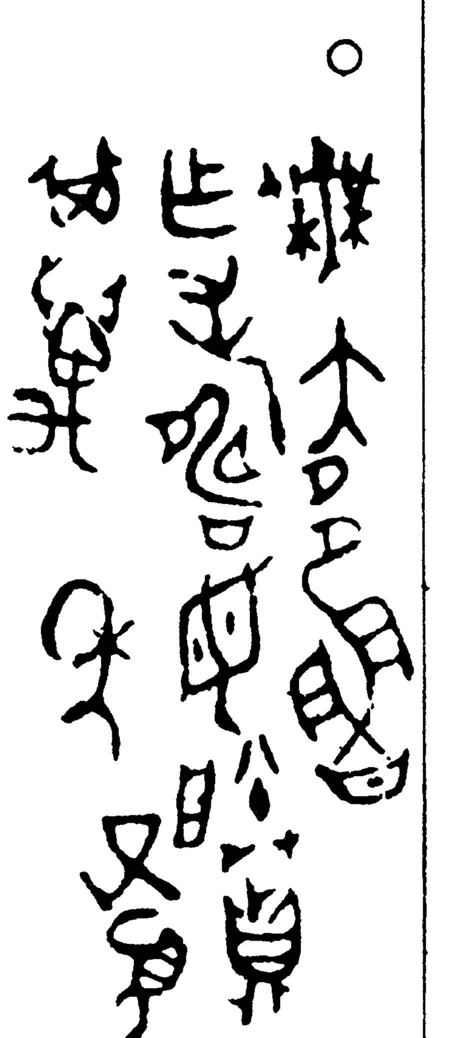


無其子孫
永寶用之



周四毋鼎

隹正月初吉丁
亥陳侯乍□
媯四毋朕鼎
其永壽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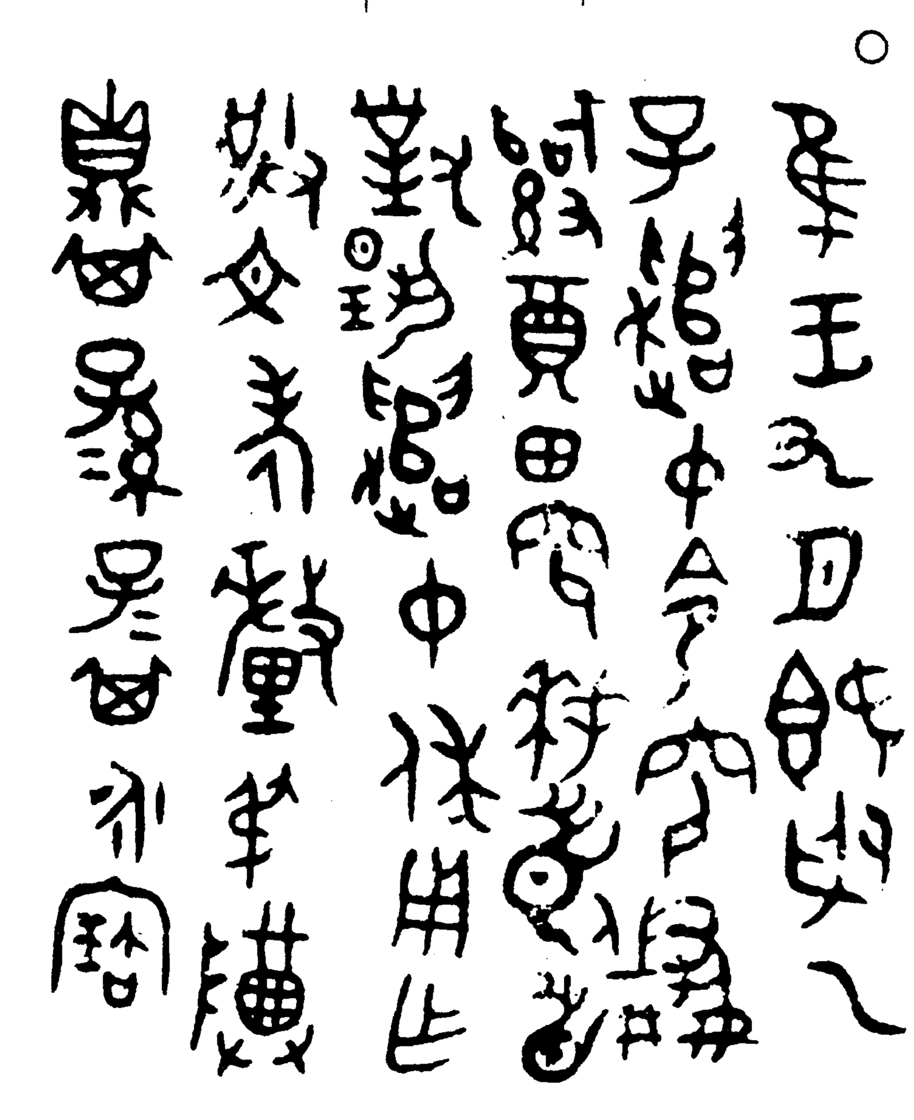


周壽毋鼎

無大多魯
乍壽毋賸貞
其萬年眉壽



壽永寶用



周釐傚鼎

隹王九月既望乙
子、遣中令穸𨻰
𤔲奠田、穸𢷋頴首
對揚遣中休、用乍
朕文考釐傚障
貞、其孫孫子子其永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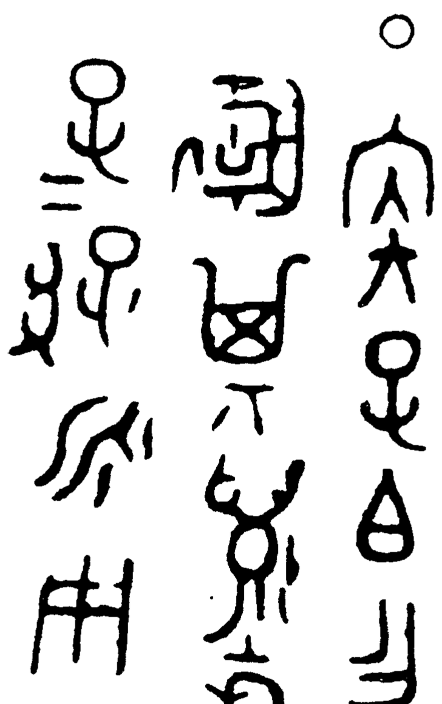
筆致多趣、字態富奇、或短屈、或伸長、或纏繚、或斷續、任意

結構、雖後世草聖狂草、亦猶不企及、



周包君盉

包君口」婦媿靁」
乍旅口」其口」萬
年口子」孫孫口永
用口言、



內大子白簋

內大子白乍
簋其萬年
子子孫孫永用、



周南旁敦

妣釐母乍南旁寶



敦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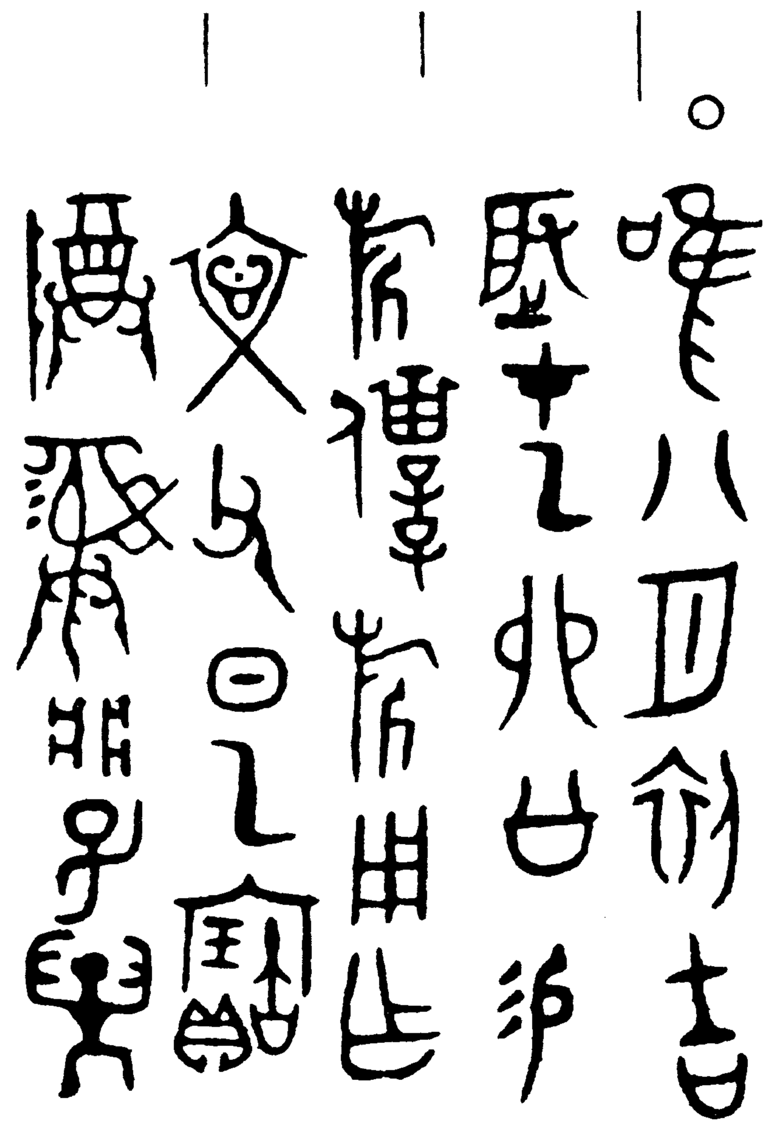


周傚鬲敦

傚鬲乍寶
障敦、

如此等諸迹、雖有風趣可愛者、殆出筆者戲巧、往往失六書之恉、可謂乖聖人造字之眞義哉、

殷人書法、又有結構整齊極巧致者、史籀大篆、所由以起也、此體稍屬後世、缺雄大氣風、今附于末云、



殷文父鼎

唯八月初吉
𨑵才乙卯、公易
旅僕柝用乍
文父日乙寶、
障彝柝子孫



殷白矩鼎（補）

白矩乍
寶障彝



般㬘中彝（補）

白乍㬘中寶障彝、



周頌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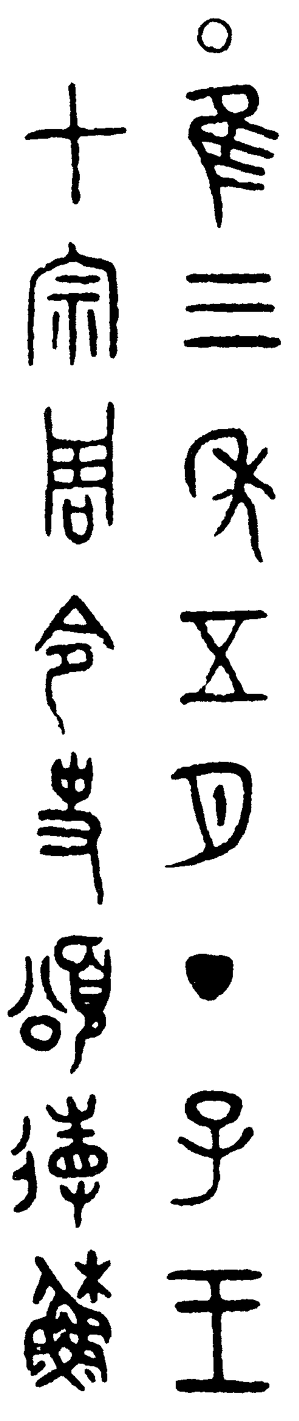
頌拜䭫首、受命冊」以出反入堇章、頌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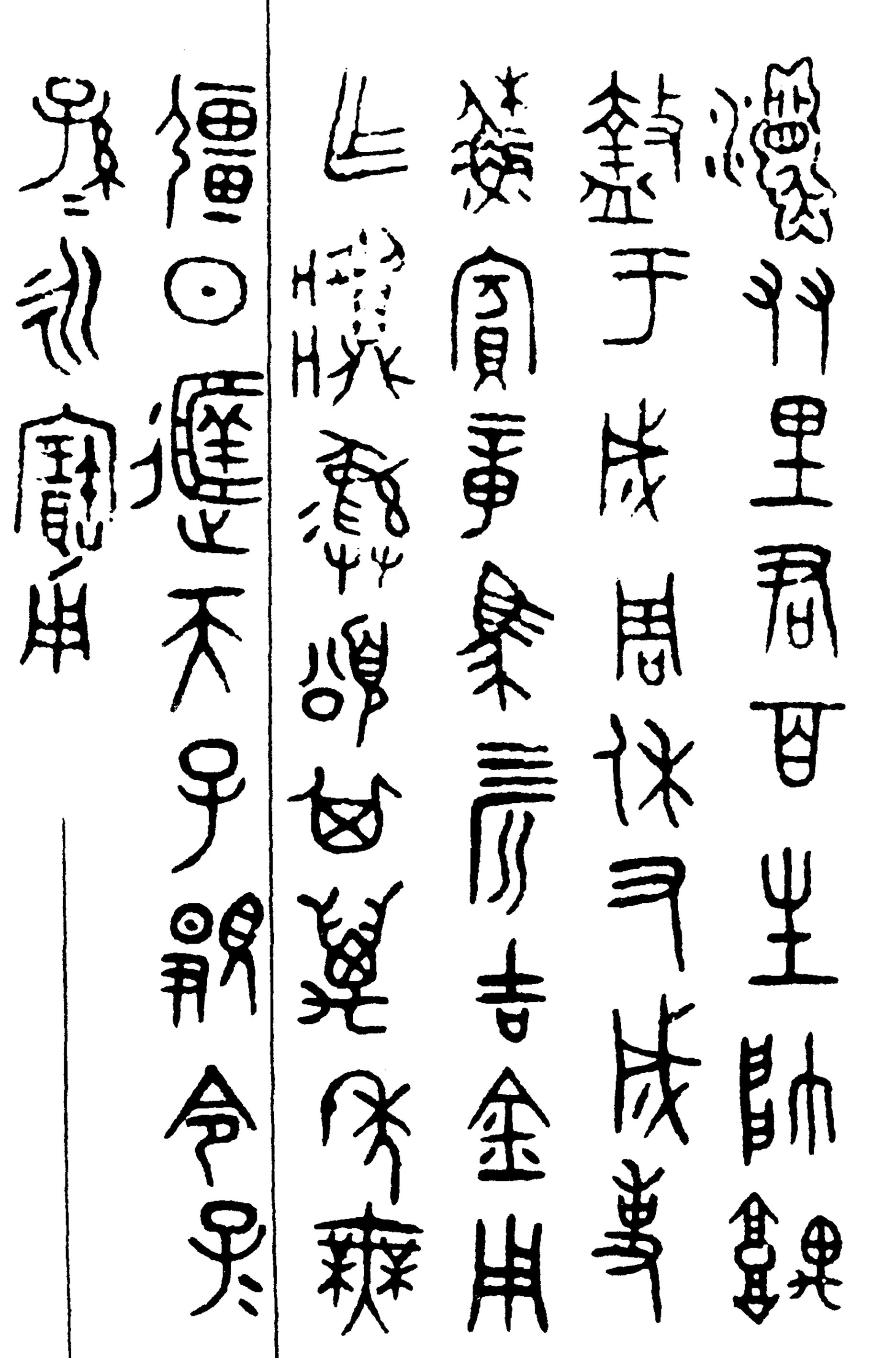
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乍朕皇考龔叔」皇母龔始寶障鼎、（文前後略）



周頌敦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卲宮旦王」各大室即立大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以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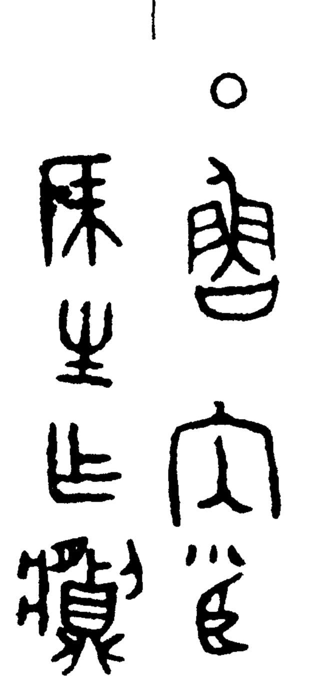




周史頌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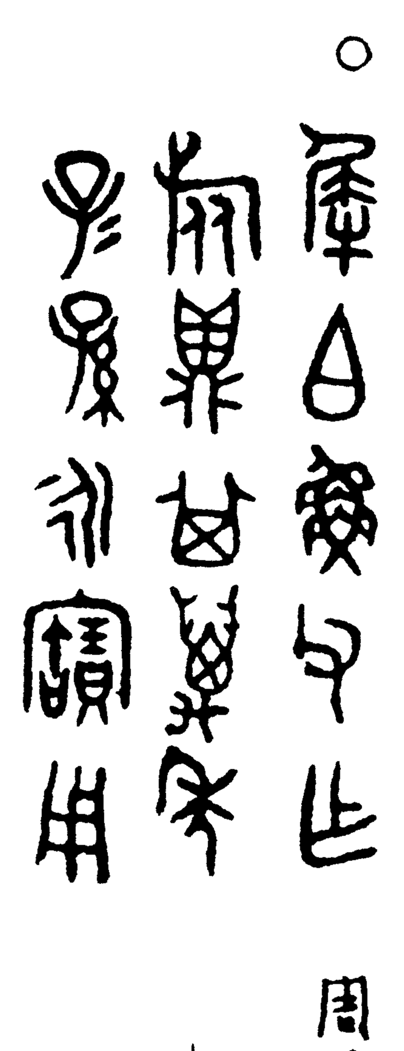
隹三年五月丁子王」才宗周令史頌遣蘇」𤃭友里君百生帥𨽍」盩于成周休又成事」蘇賓章馬三匹吉金」用乍䵼彝頌其萬年無」彊日𨑥天子䫉令子子」孫永寶用、

頌鼎頌敦與史頌敦皆同人器也史官名頌猶史籀之例也而此等銘即同人筆迹審其篆法與古人小異此即籀文大篆法也



周㝬生鼎

魯内小臣㝬生乍鬲



周㢓白魚父鼎

㢓白魚父乍旅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周齊孟姜敦

齊侯乍朕寒
濻孟姜膳辜、
用旂釁壽萬
年無疆它它熙熙
男女無期子子
孫孫永保用之、
此銘是殆鐫刻



周白就父敦

白就父乍飤
敦子子孫孫永寶用、





周虢季子白盤

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
虢季子白乍寶盤不顯子
白牆武于戎工經維四方
博伐厰歀于洛之陽、折首
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趄趄子白獻馘于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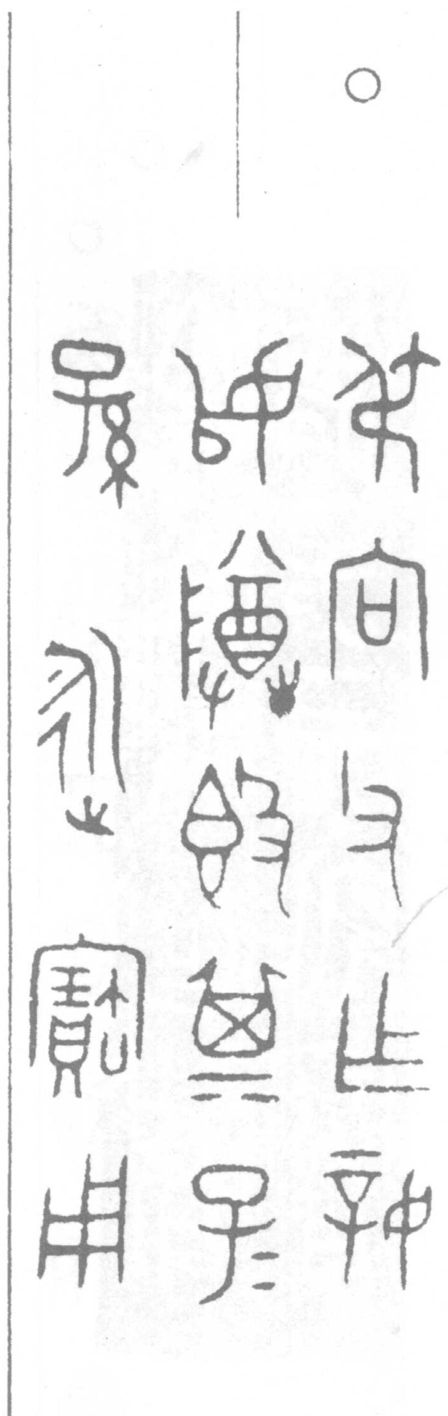




周石鼓文

□鑾車、奉」敕真□弓孔碩、彤」矢□、四馬」其寫、六轡□、徒」御孔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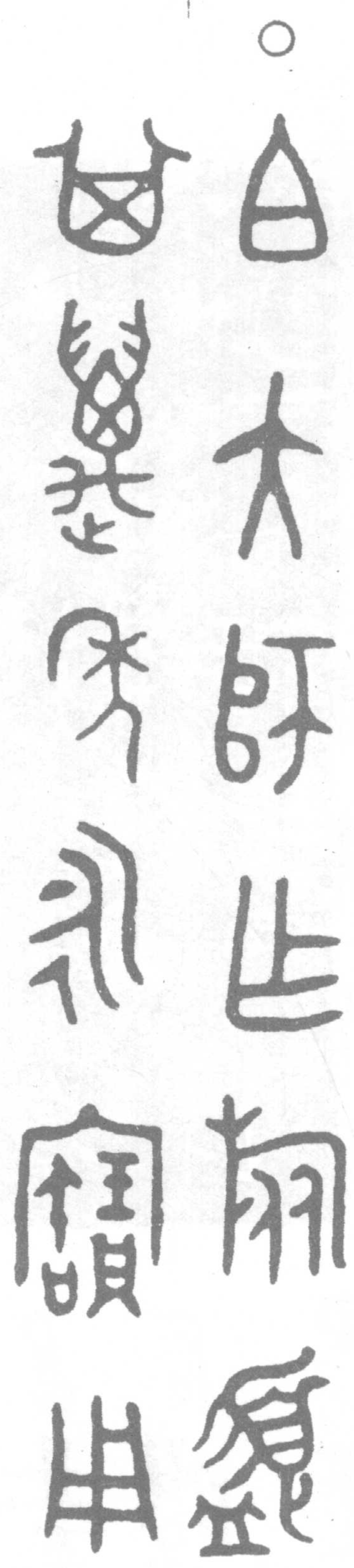
○



周親始敦、

俶向父作親始障敦、其子子孫永寶用、

○



周白大師簋（補）

白大師作旅簋、其邁年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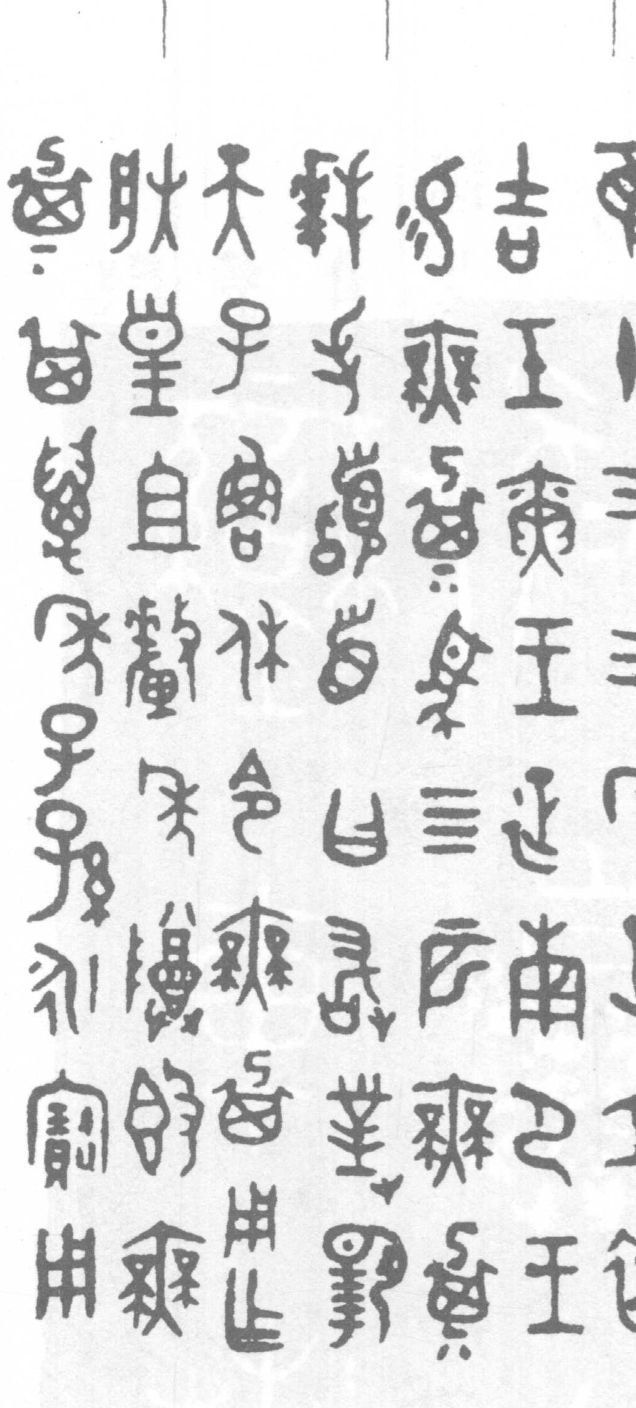
此等篆法、實小篆所本也、結構甚巧、而無渾古雄勁之氣、

書法從此衰退矣、

○以上明書家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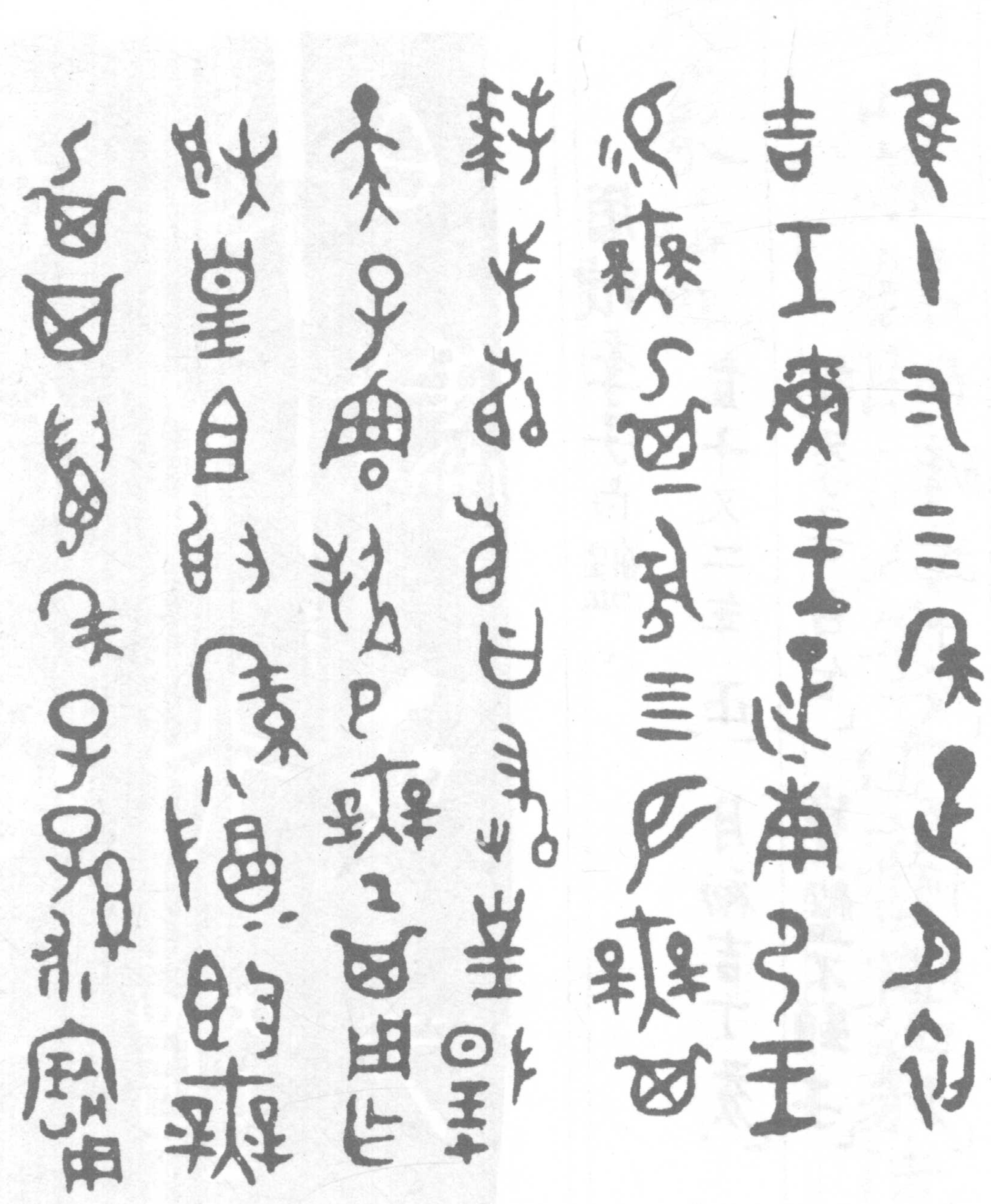
同人器同人書、而其銘文有器異書體亦異者、又或有器異蓋同文而異其書體者、是筆者工夫之所存、猶後人書同文二通者、一用楷法一用行艸法之類、下文其例也、

○周釐季敦其一



隹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王延南尸、王易無㠱馬四匹、無㠱拜手䭫首曰、敢對揚天子魯休令、無㠱用作朕皇且釐季障敦、無㠱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同上其二



與前同文

二器同人所作、而銘款同文、有一用筆書一用刻文者然

筆者刻者出于一人手、下文其例也、

○周季姬敦其一

魯大宰邍父乍季姬牙媵敦其萬年眉壽永寶用、

同上其二

與前同文

横縱界畫、豫作方格而書者、如下文即是也、要此法出史籀以後、非冣古之法也、



周郜㜬鼎

王子剌公之宗婦郜㜬為宗彝䵼彝、永寶用、以降大



福、保辪郜國

鳥蟲書法亦古矣、說文敘秦有八體、四曰蟲書、又曰、新莽有六書、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然秦漢印璽、往々用鳥蟲體、又三代用此于器銘、蓋其用廣矣、

○

周吳季子劍

吳季子之子逞之永用劍、

○

周董武鐘

動武敦（文前後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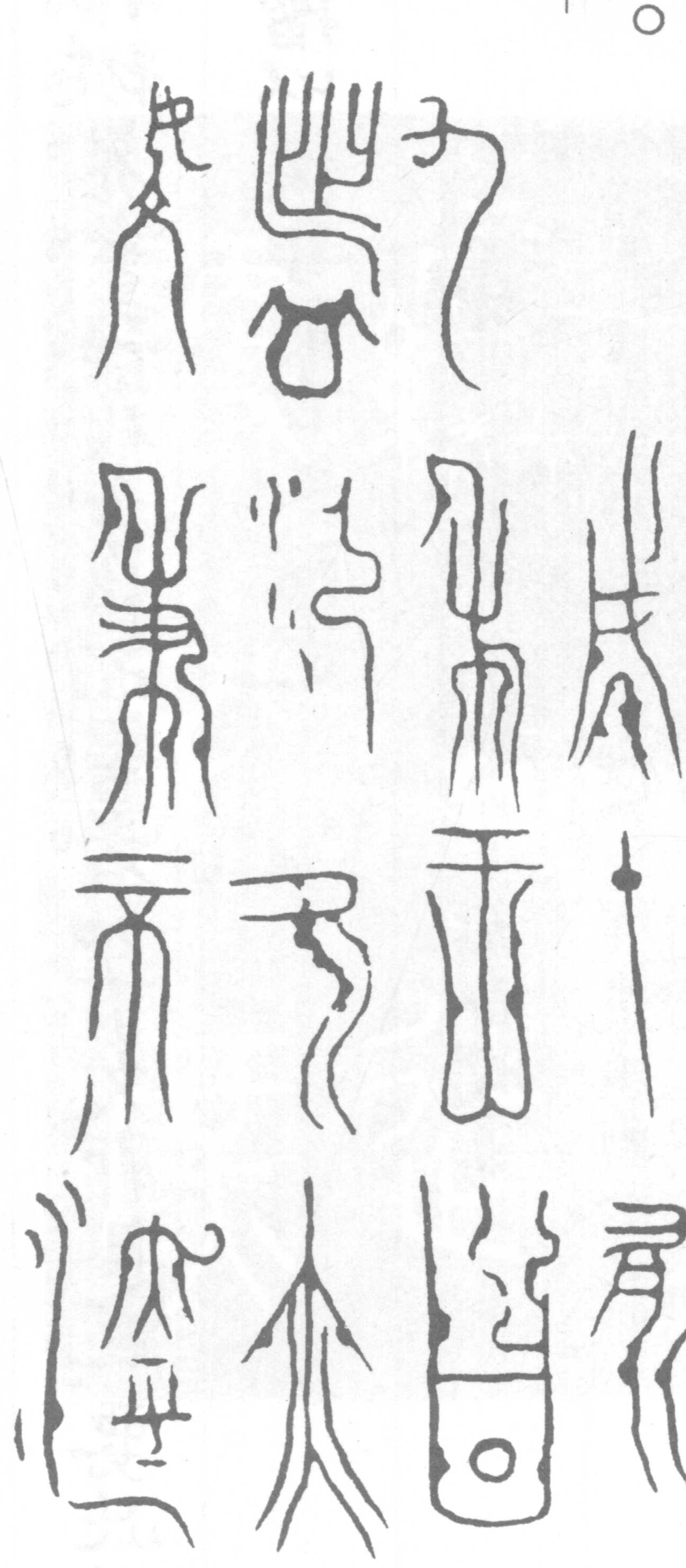
○

古鐘銘 蓋周物

連者 口邦 柴口 於余 者代

（文前後略）

○



周大丘戈(補)　趄自乍大丘戈

戈字爛文

周者汲鐘(補)

口乍　歲十有」九年、王曰」者汲、女亦」擭秉丕涇、」

此等諸迹篆法奇異、亦上法之變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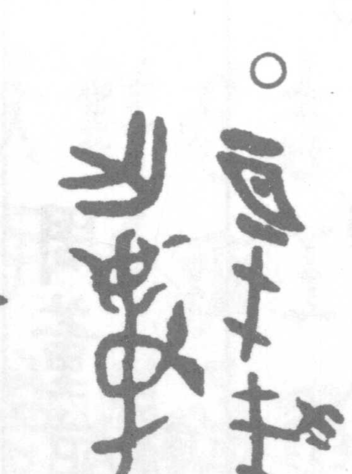
周中龔父甗(補)

中龔父自乍」旅甗其子」孫ミ永寶用

此銘亦見鳥文之遺意、又龔為旅古文、此作旅車、下所謂析文之一例也、

書法最奇者、行中或插倒字、或插橫字、又或交左文、此例

往ミ所見者也、間亦有隔行正行倒行者、弄奇競異之極、遂致如此、與後世人好事之情無異矣、要漢字流行久遠、淵源已廻、故殷周人且徒奔奇陷僻、殊乖六書之義、失聖人造字之本指、學者不可不記有此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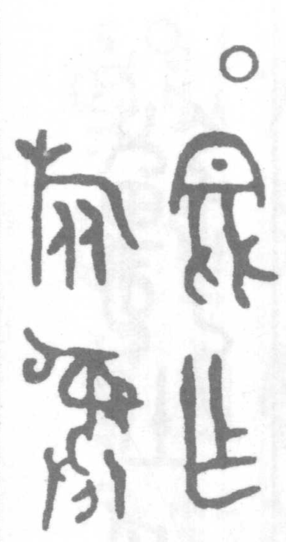


殷父口觶

亙半戟

乍父口彝

此倒彝字、且入乍父字間也、



周習敦

習乍

旅彝



周加彊鼎、

淮歺穿

兩人其彊

加彊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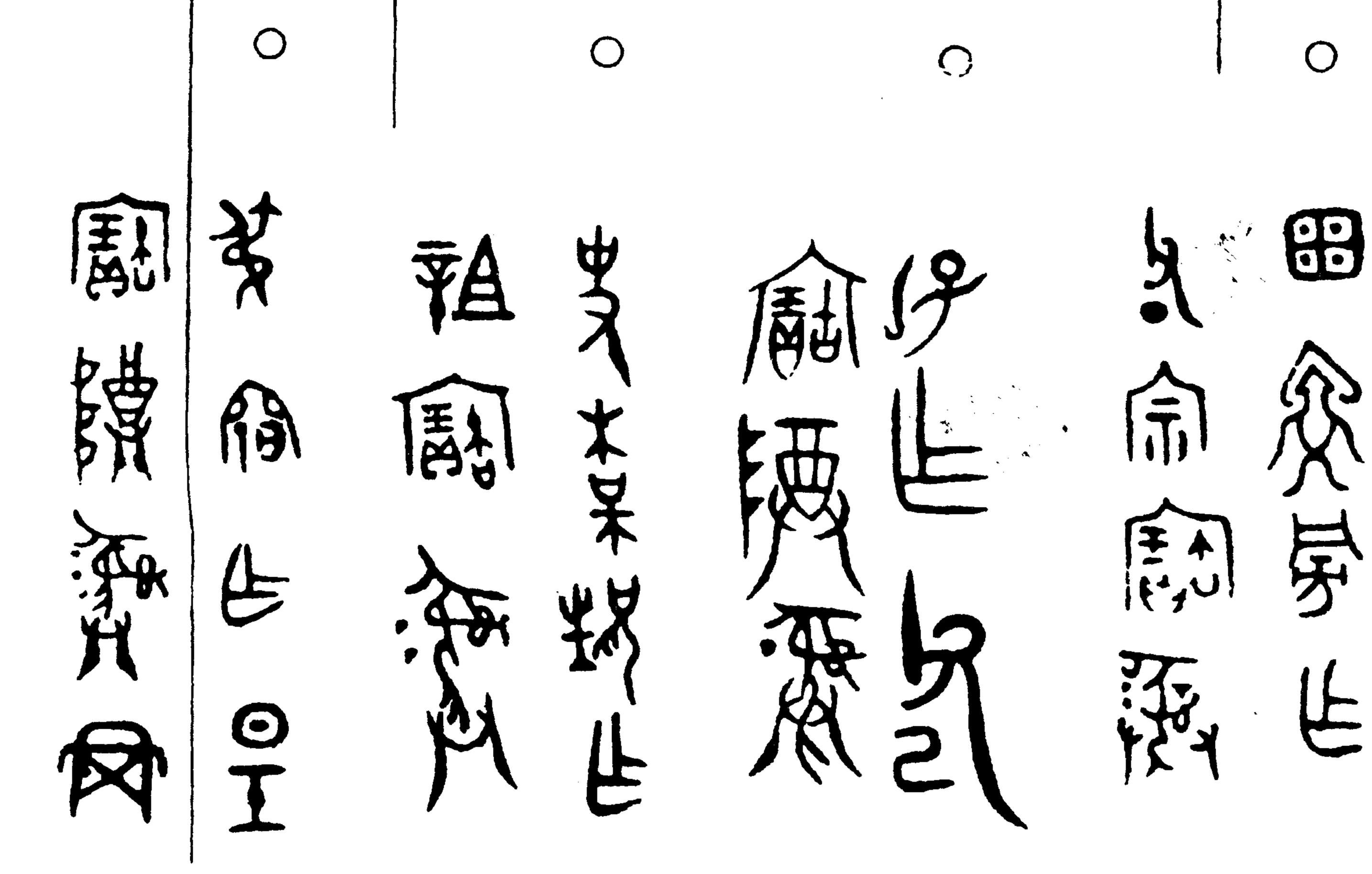
其子ミ孫ミ永

寶用之

倒行者結構甚劣

逆書之故也

古人合文析文、甚不拘矣、其例如左、近人作艸書、稀用合體、而析字無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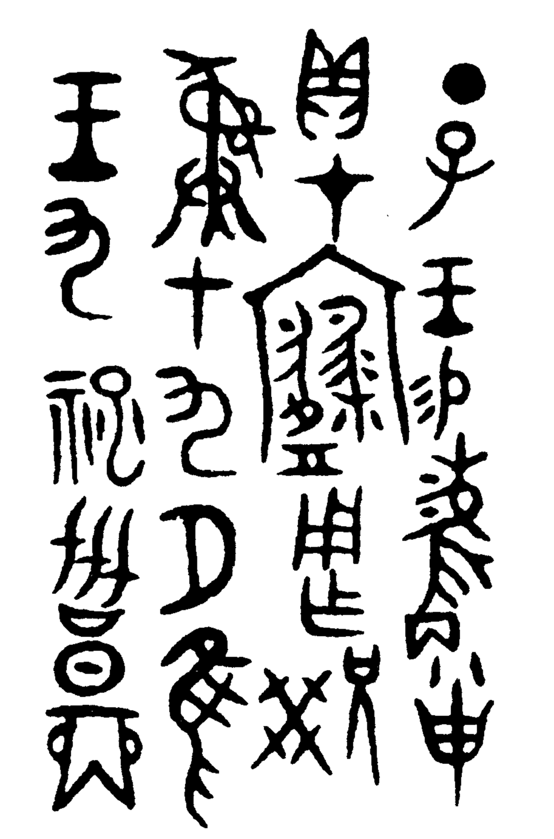


般父丁尊
卣文旁作
父宗寶彝、

般父己卣
子作父己
寶尊彝

般且辛彝
史𣎆𣪘作
且辛寶彝、

般日壬敦
𠍷宿作日壬
寶尊彝彝、



般兄癸卣
丁子王易巂𠚕
貝才寑用作兄癸
彝才九月隹
王九祀肜日丙、

此銘出嘯堂集古彔書轉寫有誤、然文字布置固如此耳、

卜版文、此例極多、曰且甲且乙且丙且丁匕乙之類、皆是也、又至周人、有三字四字連結者、如左、



周齊姜鍾
𠂤疆寶字



周邦白鼎
無疆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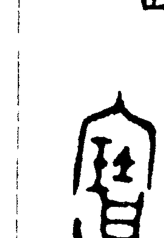
周卣文、唯作寶𨍭彝四字、而三字結合如此、



周婦妃彝
永寶用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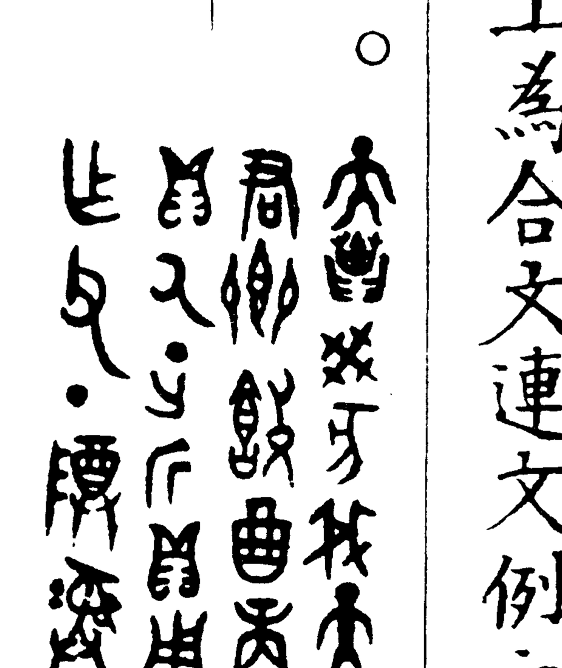
圜寶鼎十又三月字、



周𤔲父鼎𨍭寶彝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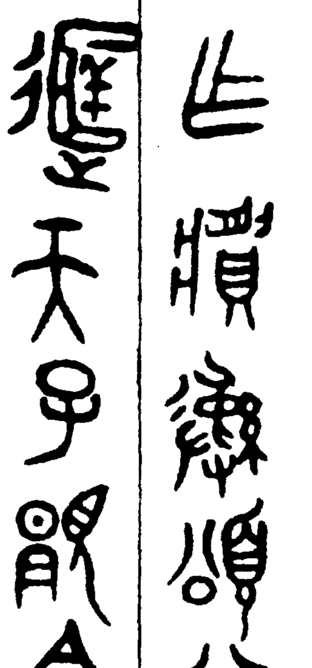
般父己彝、隹王二年字
此將與下字連接者



般父丁敦、
子孫癸亥我天」君卿敦百西」貝夆正斤貝、用」乍父丁𨍭彝、

他書又有天君作父丁鼎、銘語略與此同、而其第三行、作君賚夆征、第四行作夆斤貝用作、知此文賚字、析文者也、

以上為合文連文例之略概、蓋此類不為尟矣、



周史頌敦末段一節、
作𩛥彝、頌其萬年無疆日」往天子顯命子、孫、永寶用」

此器別有一𣪘、同書同文、已見上、唯彼末行、作疆𨗨天子顯令、知此文日𨗨為析文明矣、此例不尟、今從省略云、



此為招字古文、𢱭𢱥𢱦皆同意、與從手同、又从尊彝形、召聲、



同上、兵器文如此、



同上、亦兵器文、兩文分析之意、皆同、

○ 此為夏時大室形、即古文室字也

同上、此析文而横列者、例

○ 此為殷時大室形、亦古文、㑒之略也、

亦見上招字、以上殷器文、

○ 並殷器文、犢字、古文

雀犢父丁、犢字如此、一鏃二鏃皆同意、此文異行而尚析文也、與賣雌之例亦合、

○ 周令鼎

口卣學、令對揚王休、學字析文也、

以上為析文例之略概也、

字畫省略且纏絲為艸書之原者如左、已亦見上

○ 周未媿鼎𤰈字

○ 周𨜩白逘母鬲姜字

○ 周𢽽作寶鼎文、即𢽽字古文

○ 周師寰敦毆字

○ 周弋枎鼎枎字

○ 周杞白敏亡尊年字

周者君匜年字

周毛白鼎年字

周陳逆簋年字

周魯白大父敦年字、此借千為之而亦省

字畫省而字義不可見者、

○ 周齊侯罍寍字

○ 周莽女盤圖字

○ 周洹子孟宰鼎彊字

○ 周宋姕無字、

○ 周魯伐邾鼎及鐘無字、

字畫省而漸渉他字者

○ 卜版文百字

同上、亦百字、省逐為尊字也、

○ 井人鐘母字、一器銘中、三體並用、省文即為女字也、

周代古文省略、有與隸形合者、即知程邈作隸、直法古文之簡者故也、

○ 赤罍隆鼎罍字

郘侯馭方鼎罍字

毛公鼎罍字

○ 古璽文譚字所以、即知幽卣二形、皆變為西、但卤即西也、

○ 卜版文宣字也、古文多作㝉、此其省略文

石鼓文宣字隸據此以省略也、

後世繆篆急就及九疊法、皆本古文之變形也、人間之事、皆有淵源、書法固當然矣、

○ 曾白霝簋九字 ○ 趞戈丘字 ○ 古璽文計字

○ 千武黃埜戰國以後物 ○ 古璽文

說文敘、秦書八體、五曰摹印、又新莽六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曰摹即仿古也、漢摹秦、秦摹周也、可知此等文已為九疊之祖、又為急就之原、

古文筆畫、可填實而猶為虛白者、如左、

○ 卜版文山字 般器文同上、 ○ 卜版文阜字 般器同上、

○ 般器文乙字、 ○ 卜版文丙字 般器文、同上、

○ 般器文丁字 ○ 卜版文止字 般器文同上、

山字作為正、阜字作為正、乙字作為正、丙字作為正、丁字作為正、止字作為正、要筆者多填實、刻者多虛白、自然之勢也、

文字結構、一形兼二形者、

並卜版文歸字

四字皆省略文也、元當作歸、故下字帚頭之ヨ、變作止、以足會意之恉、此亦可見文字流行久遠、而書家弄巧衒奇之弊生焉、

字義正借並用者、借義乃變形以分別、

目皿 月丌 周周舟觚、二器、

此二字、共舟字也、白庶父敦銘曰、王姞月姜、舟姜即周姜也、即知此銘、上月即讀為周、下皿讀本義、舟周通用、猶帀

匊字、經傳皆借周為之耳、

文字結構、有與常文異配置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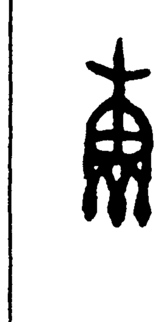
○ 周井人鐘母字 周孟母卣母字 ○ 卜版文膏字、

鐘銘曰、井人母曰、云云、同器異范者、皆作作、即知此毋字、而二注在女形外、以此證之、下文孟毋字亦同此例、

又如膏字、析高字、中閒插肉字、亦非尋常矣、

文字結構、有借他字形為此字意者、

 周趞亥膾 鼎膾字

○  般穗敦 穗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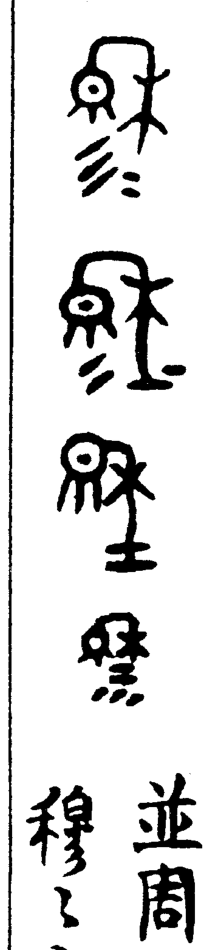
說文膾細切肉也從肉會聲論語膾不厭細此篆借會字之㘝古文窗字為所盛器形又仌以象切肉在器中又穗以采為正文曰禾成秀也人所以收從爪禾或作穗從禾惠聲而古文惠字多以叀為之故此篆以叀字為形其下凵形小變增一為三以象禾穗下垂亦與膾字理似矣

古重疊字皆以二點為之

○  周曾白霥簠 曾白霥哲聖元武元武孔黹克狄淮尸

○ 

○  並周器文 子孫孫字

○  並周器文 穆穆字

此例極多而疊點所在甚不拘泥如穆字或析字形點在中間殊奇矣又作三點作一點此為變例又某鬲銘曰子子孫孫永寶用

唯此一器不作疊點為罕見之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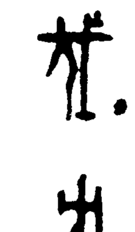
 周器文 大異體  說文

 周千妹簋 千字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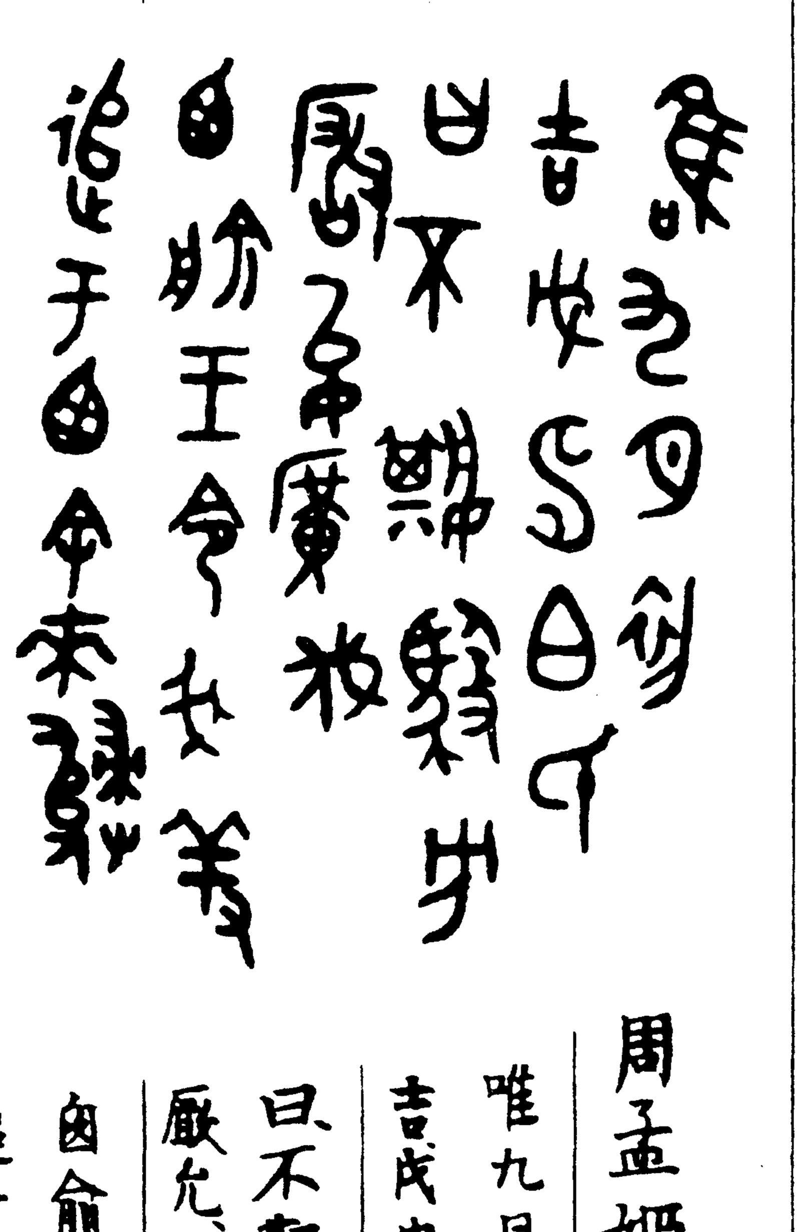
大字作重形所以益大也省作夵又依疊點法作仌作太說文以仌為泰古文實通用也千作壬亦同一理耳千不能多於千唯為重數之意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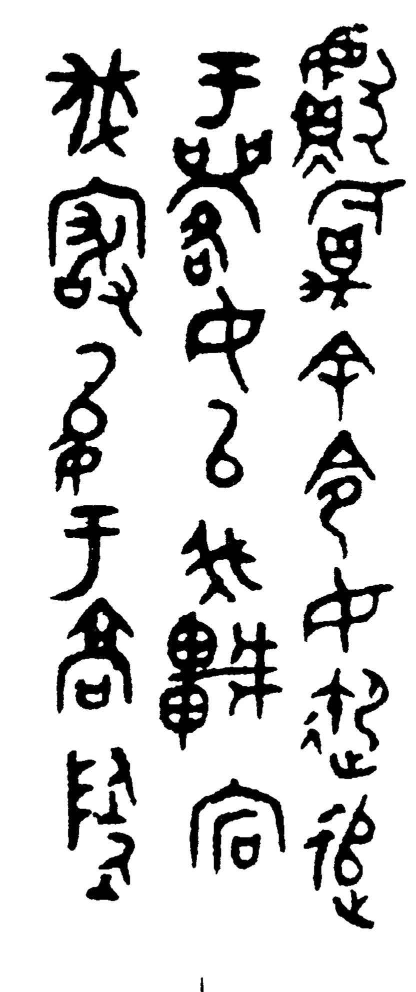
一文中有同字用兩體者自以為一例也

○  卜版文伐字有兩形

 卜版文曰德伐王伐 一版用兩形者也

 同上告曰王伐違于我東鄙我二邑此林同之證

○  周孟姬敦 唯九月初吉戊申白氏曰不䵼馭伐厭允廣伐卣俞王令我羞追于卣余來歸



獻禽、余令女御追
于畧、女以我車宕
伐𤞤允于高陸、（下略）

此銘、伐字御字、皆兩體併用、而此法、亦原于殷迹、上文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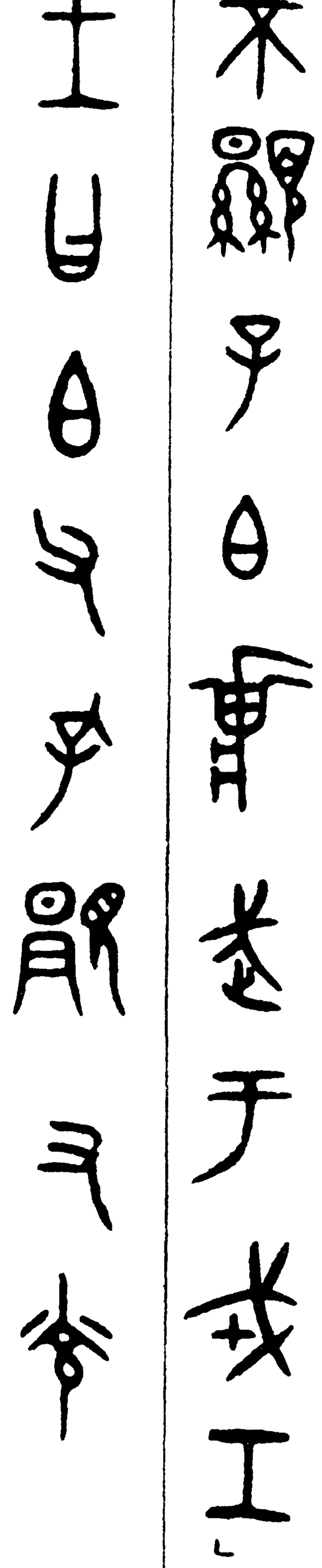
詞可證矣、



周彔白戒𣪘（文前後略）

大命。女肇不彖、余易女秬鬯」一卣金車桒𩍐較桒弘朱虢」
𩏑虎冟宷裏金甬畫」聞金軛畫轉馬三匹鋚勒、」

朱宷同字、宷為異體、從穴、丹井之意



周虢季子白盤

上文一節曰、不顯子白、庸武于戎工、

下文一節曰王曰、白父孔顯又光、

顯字蓋合顯顯二字、而亦省略、元當借顯為顯也

鄭白鼎曰、不顯段休命、史頌𣪘曰、𨒅天子𩒨命、此明㬎頁顯

同義即同字也、毛白彝顯字作𩕢、即艸𡿪同、𡿪亦尹也、

一。文。中。有。為。成。同。字。異。形。一。係。段。借。者。、

周邵鐘（文前後略）

余𠭰口武乍為余鐘。、玄鏐鑪鋁大鐘。八肆、篆文見上、

鐘者酒器也、與壺相似、叚借為鐘、其
例極多、重童同聲通用也

行文之間、有。為。成。繁。簡。調。和。之。美。字。皆。叚。借。者。、

周北子尊

北子乍寶隮彝、其萬年、孫子永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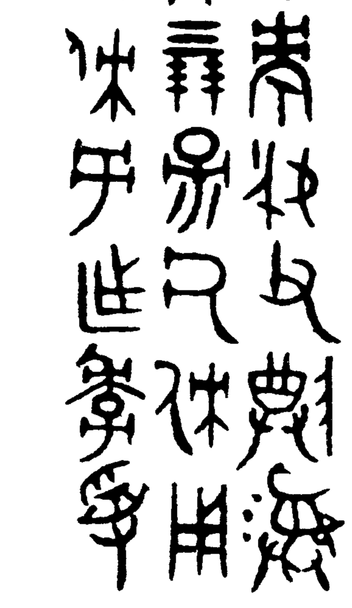
說文秊從禾千聲、省文以禾為之、或以千為之、又說文邁

遠行也、從辵萬聲、故多借邁為萬、亦聲通也、此銘行文、其

兩邁字畫甚繁、左右前後、頗缺調協、故兩年字、殊簡省而

得妥緻、布置巧妙、此類不尠、今唯揭一、

有字形以八字形為飾者



周季受尊

乍考口父障彝、貝三朋保民休用遣休于口季受、

有行文布置或求變化字殊轉倒者

隹十又二月 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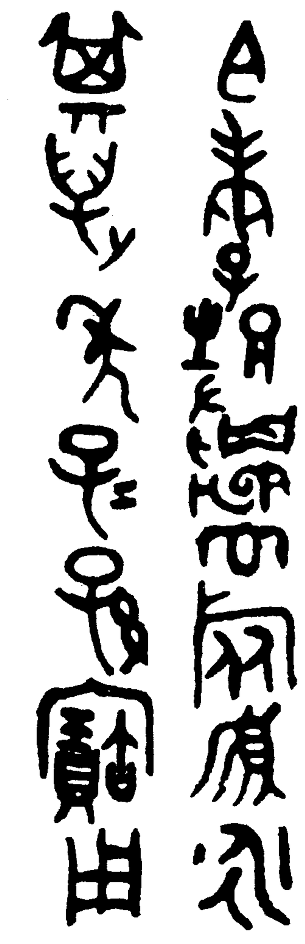
隹十一又二月 蓋文

周鄭虢中敦

隹十又一月

器文順蓋文逆、此甚奇僻者也、然亦自可為一例、

有求布置整齊後行字入前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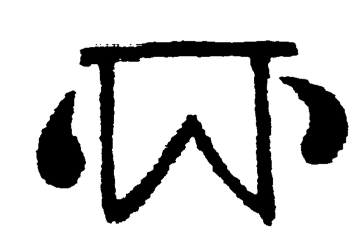


周白孝鼓簋

白孝鼓鑄旅簋永其邁年子孫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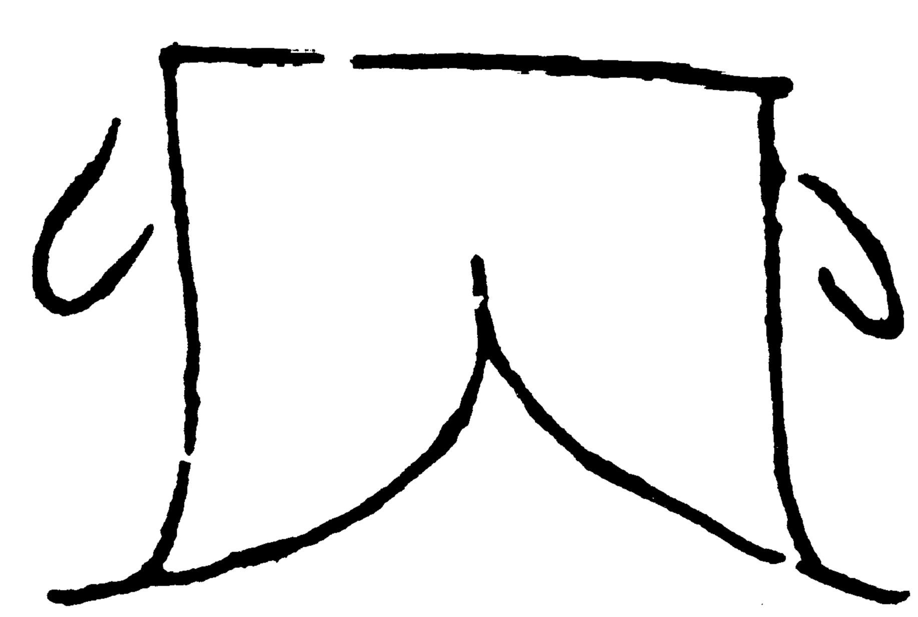
末句永寶用之永、入前行下、以得布置整完但其蓋文如此、器文為三行、正作永寶用、

古人少書大字、而其例不多矣、且攷其引畫、雖長不加大、知用筆細而長鋒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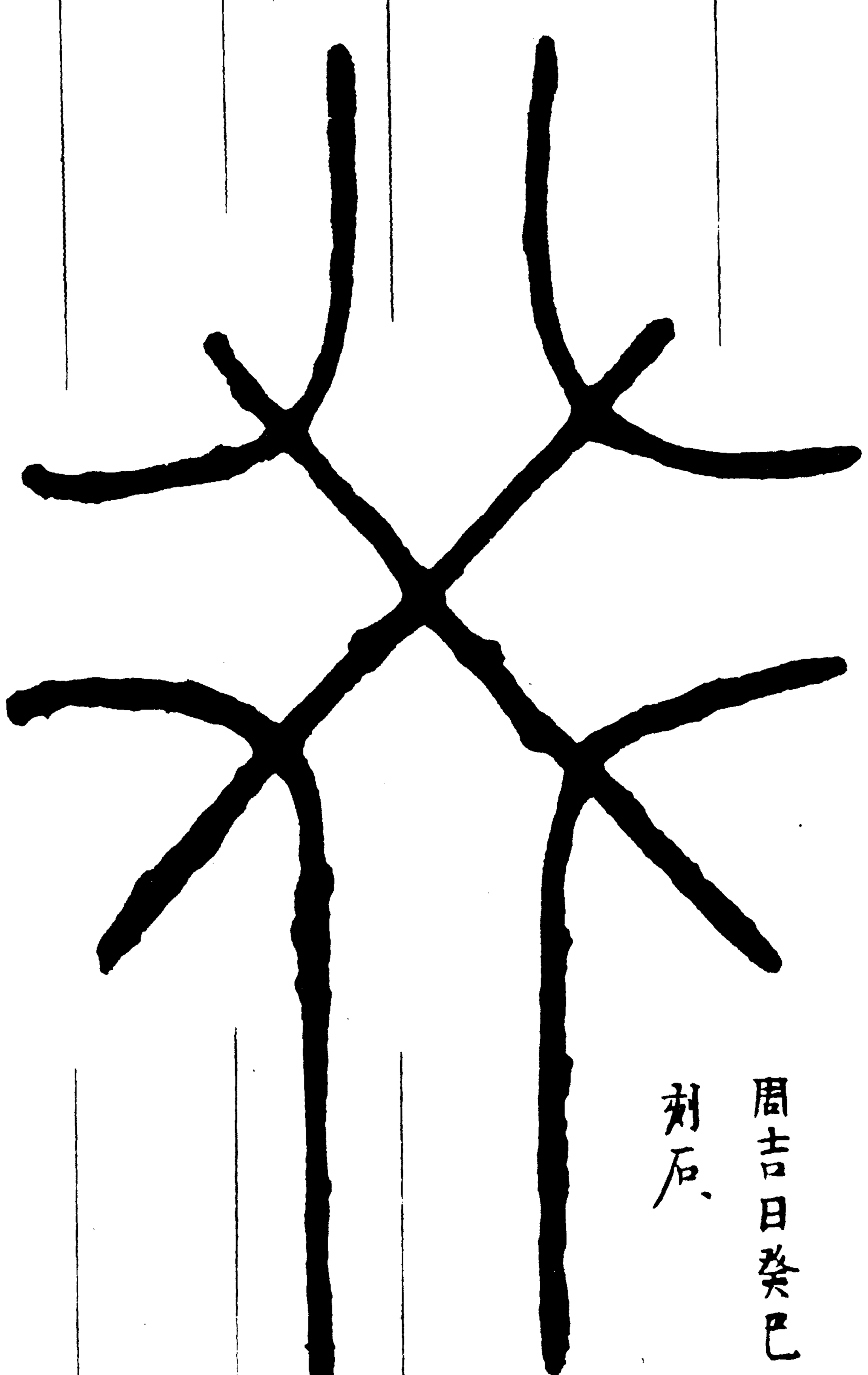


殷甗文

款唯一字、蓋用為丙字、他器有例、但是炳字



殷敦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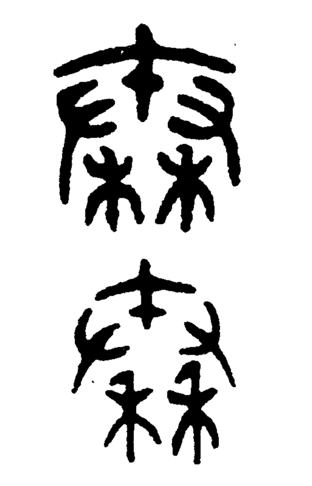


周吉日癸巳刻石、

至周用筆似稍加大者、此文及石鼓文可證、然其剛毛長

鋒古今一也、後世楷法新起、筆之制亦一變、短鋒起焉

秦國書風出于大篆籒文、



詛楚文秦字如此、



秦銘勳鐘 攷古圖



秦子戈

此等文字、結構豐潤、與石鼓似、其增一禾為二禾、固大篆之遺風、猶艸部字大篆從二艸耳、且謂石鼓文以殹為兮、詛楚文亦然、降至始皇時、權量所刻詔文、亦用殹字、秦之

小篆、亦原于大篆、稍為長方形也、傳云、李斯好籒文、蓋信矣

學古發凡卷四終

學古發凡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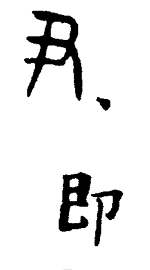
東京 高田忠周 編述

經第五

鐘鼎彝器款識文、今存者、自夏末至晚周、而龜甲獸骨卜版文字、涉殷商一代、其數雖不多、亦不可為少矣、但其所識事實、與經傳載籍符合者甚少、又所識事實、與載籍略合、而其文字不相合者、是即載籍傳來之誤、又所識事實與載籍全然不涉者、是即載籍之逸脫而已、今作經第五一篇、分為證經正經補經三目云、

證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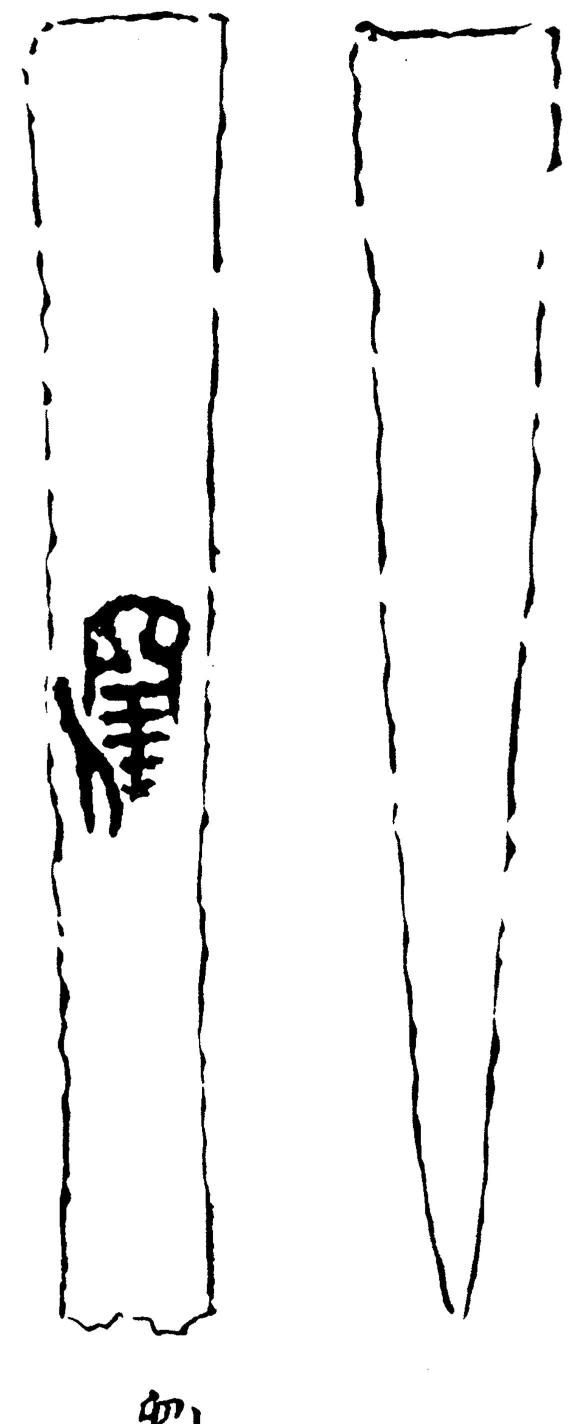
可證商書伊尹名一則

癸丑子卜、禾丁酉羊 、即伊尹也 卜版文

伊尹者商桂石臣、故祭以告事、史記殷本紀、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正義引帝王世紀、伊尹名摯、為湯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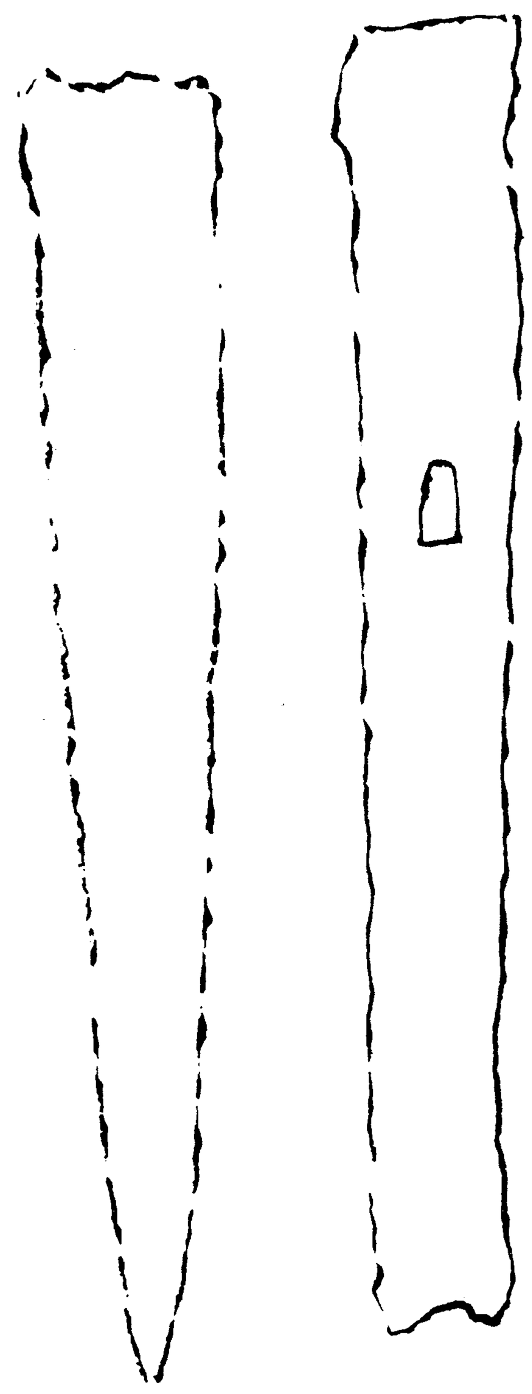
虢阿衡年百歲卒大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可證矣商書有伊訓古文早逸今此卜詞文可以證其名也可證周書顧命文三則

書顧命一人冕執劉鄭云今鑱斧



燒燼舊槀唯載劉篆今補此圖

劉 似穴者卯之連筆



垂即金之異例見金部刀字邪形耳

據古錄引許印林說銘一字陽文反書曰劉蓋古兵器書顧命一人冕執劉豈即是物也歟孔傳劉鉞屬正義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形制皆不可得而知又引鄭注云劉蓋今鑱斧孫淵如疏云說文云鑱銳也斧之尖銳者其形未詳江艮庭疏云鄭君舉當時兵器以況非有正據故云蓋也但漢時鑱斧今其形制不可知竊為擬之鑱者銳也蓋其斧上有直援銛銳不但可以斬兼可以刺故名鑱斧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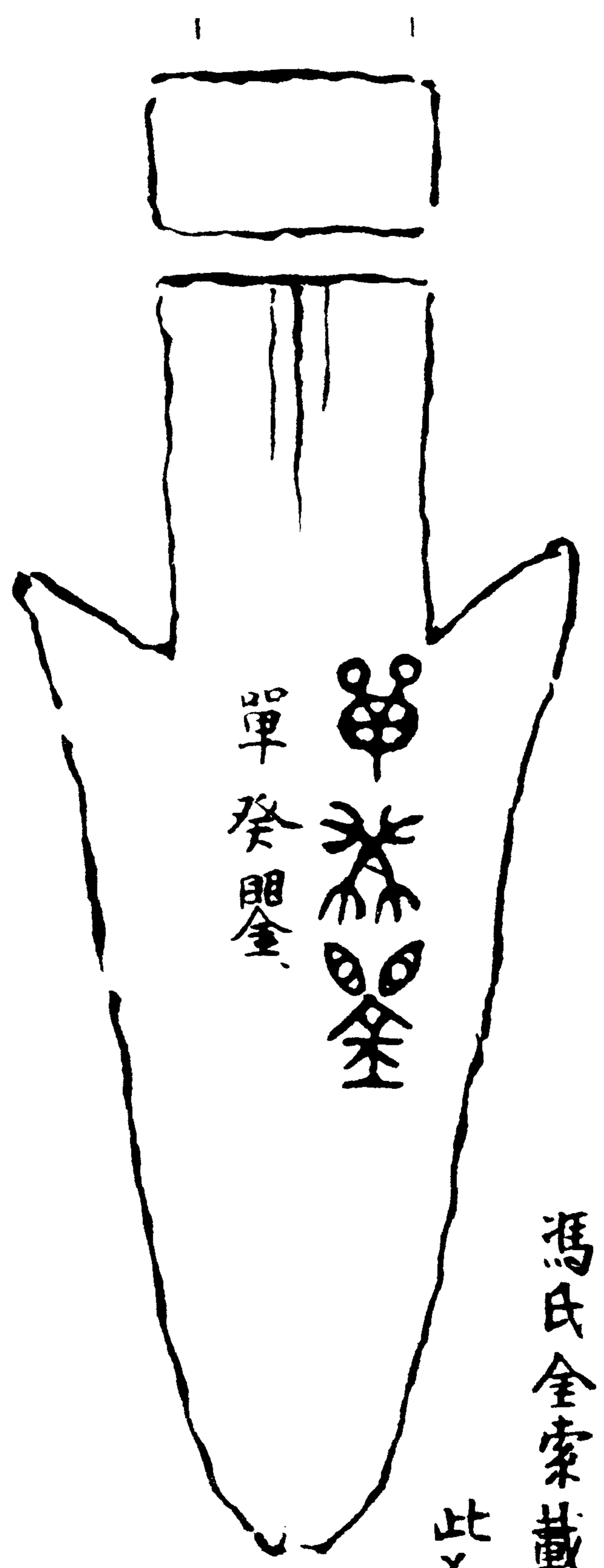
今據搨本此器長慮俿尺四寸六分下廣七分上廣五分而羸銘在正面背有小孔兩側面下廣同以次上削至顛成刃蓋取其銳而易入與鄭許義恰合孔云鉞屬特因下文想像之詞不足為據孫疏謂斧之尖銳者頗得其髣髴

又考詩破斧毛傳云鑿屬曰錡木屬曰銶釋文引韓詩則云錡木屬銶鑿屬說文金部無銶而木部有梂云一曰鑿首從木同毛義訓鑿首同韓義蓋錡梂同類小異故毛韓互錯而許並取之此器正如今木工之鑿當即許所云鑿首矣求聲之字與劉音近同部得通用書之劉即詩之銶詩之銶即說文之梂司馬法輂有一斧一鑿一梩管子輕重乙篇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然則斧

也、鑿也、銶也、皆同類、故鄭訓劉為鑱斧、許訓梂為鑿首、證以此器、無不符合、顧命歷今近三千年、學者無能言劉之形制者、說文解字又脫劉字、古義彌湮、今得此搨、而劉字始明、金石之有裨經訓如此、

又顧命二人冕執瞿。鄭注、今三鋒矛、

按鄭說甚粗、經家又無言其形勢者、說文、瞿、鷹隼之視也、从隹从䀠、䀠亦聲、讀若章句之句、義與兵器絕無涉矣、



馮氏金索藏云、長建初尺七寸七分強、此為縮本、真形殆詣此欄

瞿是段借也、今據此器初得其本字、說文新附、鑺、軍器也、從金瞿聲、玉篇亦同、許氏不收、遺脫也、說文、懼古文作愳、鑺古文固當作瞿也、然今攷其本原、說文、钁、大鉏也、從金矍聲、矍從瞿聲、瞿從䀠聲、瞿钁固同字也、唯瞿字可兼通、

瞿初農器也、其銳利、故或用為兵器、古俗當然、後遂專為兵器用、其名亦為兵器專偁、其用變而其狀亦變、故三代時器形如此、然大鉏之象、猶自可見矣、蓋太古俗、瞿以木為之、說文、□、苿臿（鍫鍤 木字）也、從木、入象形、䀠聲、金文作□、不從人、□與瞿亦同、□瞿周時古今字也、字亦作戵、見廣韻、俗作也、亦當作欋、見淮南釋名、而義益轉化耳、朱駿聲先有顧命之瞿為耰段借說、尤為得矣、蓋古農器借用甚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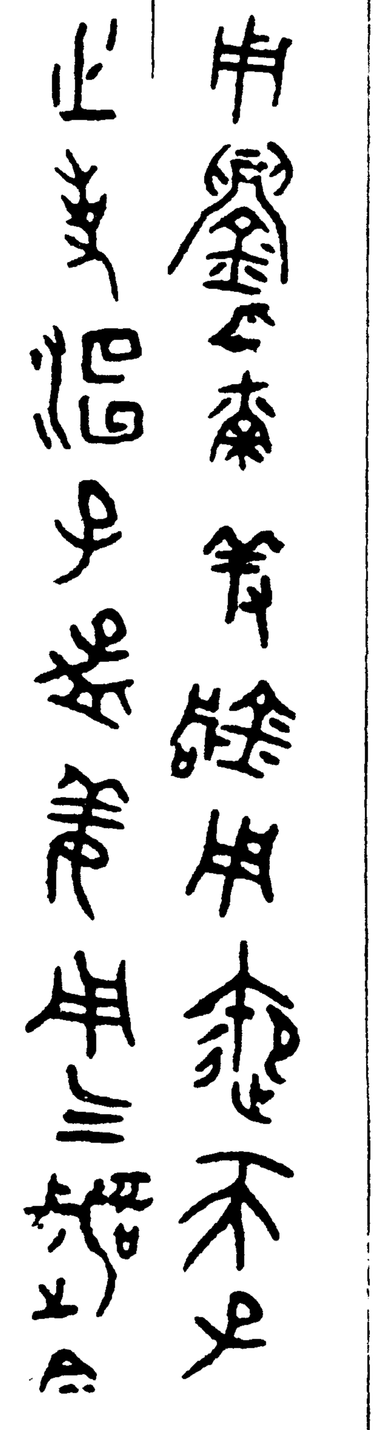
不唯兵器而已、錢元田器、其狀即也、借為貨錢、形亦變為□、後為回、瞿鑿亦此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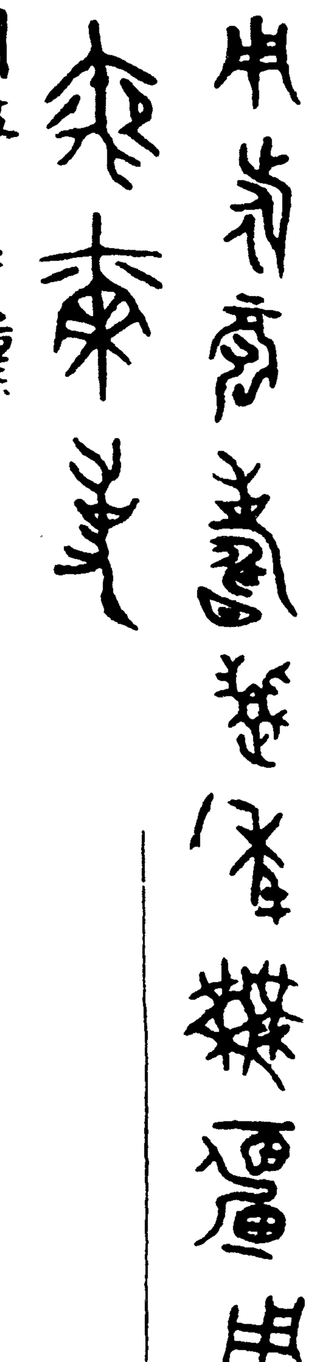
又顧命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鄭云、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桮。

朱駿聲云、說文、鍾、酒器也、從金重聲、（周人多段借為鐘鼓字、本義少知者矣、）疑圭瓚之屬、可盛鬯酒者、書顧命受同、以同為之、段氏謂古貯酒大器、自鍾而


齊侯鍾

注於尊、又自尊而勺於觶、其器大腹小頸、似今之大酒甕也、朱氏又同下說云、周禮典同、故書作銅。鄭司農云、銅陰也、此段借為鍾也、又書顧命、上宗奉同瑁、傳爵名也、三國志注、引虞翻別傳、以瑁古作同、似同而誤、重駁鄭為非、且虞翻所見別本有作銅者、





周齊侯鍾

用鑄爾羞銅、用御天子之事、洹子孟姜、用气嘉命、用祈眉壽萬無疆、用御爾事、（文前後略）



同上別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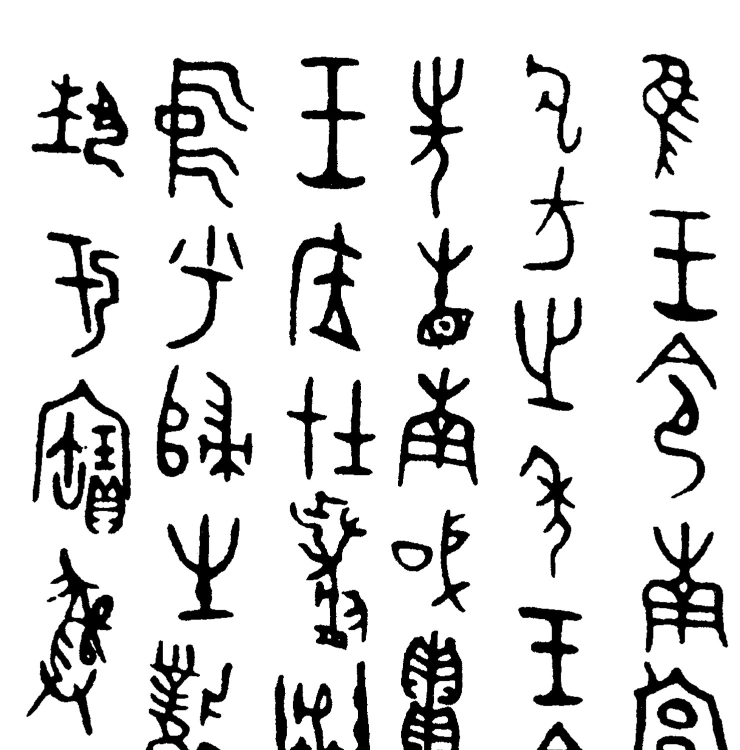
用鑄爾羞銅、、作鈕、同從凡聲故也、

按段朱說是、今以此銘與器證之、以銅為鍾、與虞所見顧命合、此器似壺而小頸、與段所言合、顧命下文云、大保受

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云云、豈一爵之酒而得有此事耶、鄭注集傳誤甚矣、然則古以銅為鍾、亦當以同為鍾、均是聲近通用、段借字也、此鍾、吳雲以為罍、自為藏此器、號居曰兩罍軒、吳大澂較此誤、以為齊侯壺、兩家攷皆非、然當證三器皆相肖、而其用亦相同矣、顧命文、又有可正者、見下、

可證周書君奭所云二則

周中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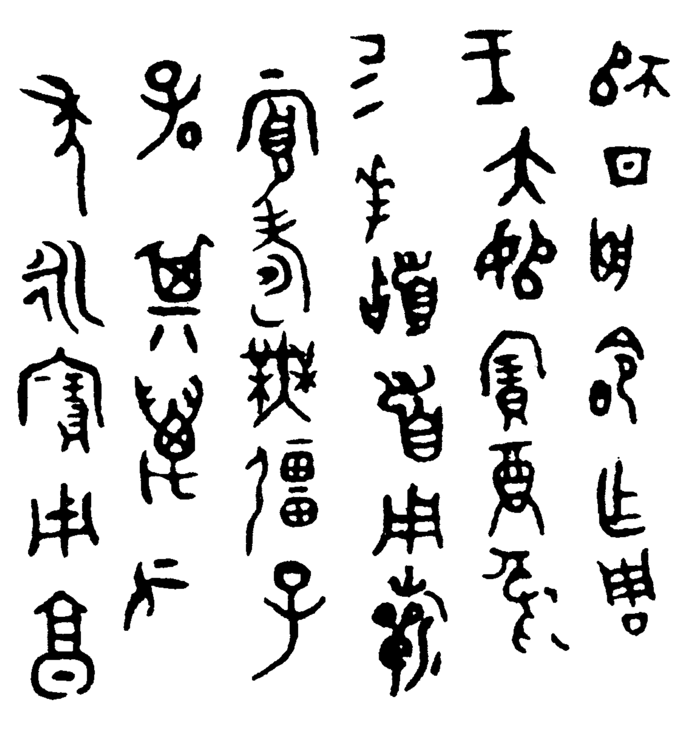
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或貫行埶王居、才夔𨸏真山、中乎歸生鳳于王、埶于寶彝、

宋人謂此南宮為南宮括、蓋是、書君奭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

若南宮括、史記周紀、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正與銘所云合、南宮受命伐反虎方、此時西伯命中先相南國之地、昔與相通、金文恆見、中貫行埶王居、即作豐邑之謂也、中專任其事而歸生亦與之、二人名、史不錄缺文耳、鳳者疑對揚之合音、猶對揚王休作器之謂乎、此罕見之文例也、



周太姒鼎
隹元年八月丁亥、



師旦受命乍周王大妃寶尊彝、敢拜頟首、用祈釁壽無疆、子子孫孫其萬億年、永寶用亯、

阮元云、按師旦周公也、書君奭序、周公為師、魯立文王廟、周公食采于周、亦必立先王廟作器、祭周王太姒、禮也、朱右甫云、此元年、當是成王即政之元年、武王時、太公為師

年之明年、竹書紀年、以周公攝政之一年為成王元年、致故詩大明云、維師尚父、攷漢志、成王元年、乃周公攝政七年、召誥洛誥、皆周公攝政七年所作、見史記及漢志、鄭注召誥、以為居攝五年、鄭除去居東二年也、召誥之言曰、王乃初服、洛誥之言曰、朕復子明辟、是攝政七年、成王已即政矣、今以歷法推之、漢志所云、成王元年、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正月己巳朔、八月當得乙未朔、無丁亥日、依竹書

紀年、成王元年即周公攝政元年、推之、正月約得壬午朔、八月約得戊申朔、亦無丁亥、惟周公攝政之七年八月壬申朔、是月既望為丁亥、然後知周公攝政之七年、即成王即政之元年、證之此器、灼然無疑、是時周公禋于文武、祭器作焉、曰受命者、受成王之命也、

詩篇文字與卜詞合者一則



卜版文 口甲燕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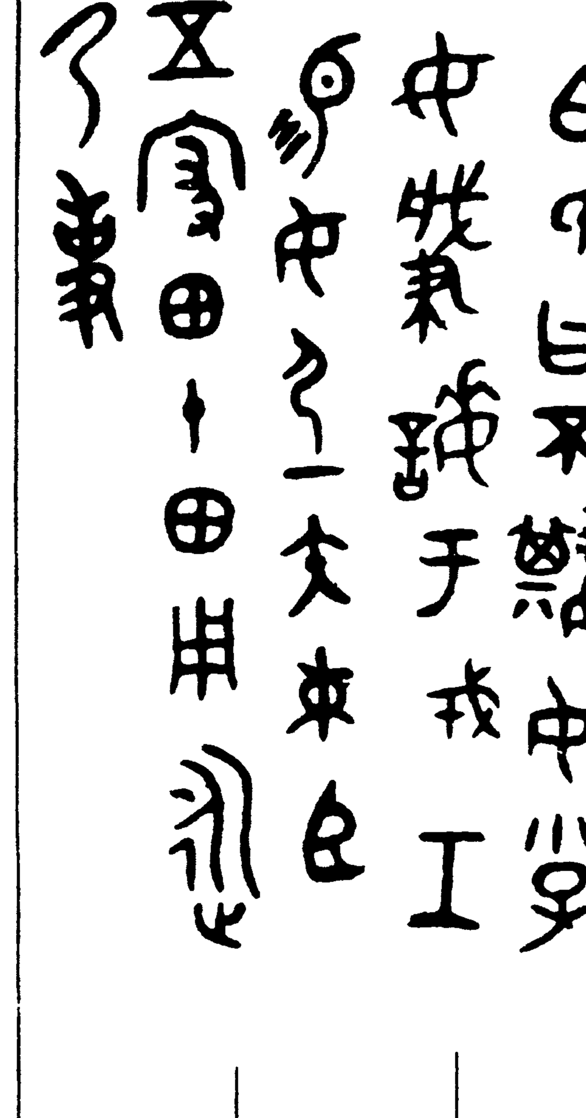


同上 言燕八月、

儀禮有燕禮篇、詩六月、吉甫燕喜、

此均皆以燕為宴者也、

詩篇文字與金文合者四則



周不㝬敦

白氏曰、不㝬女小子、女肇誨于戎工、易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永乃事、（文前後略）

詩江漢第四章、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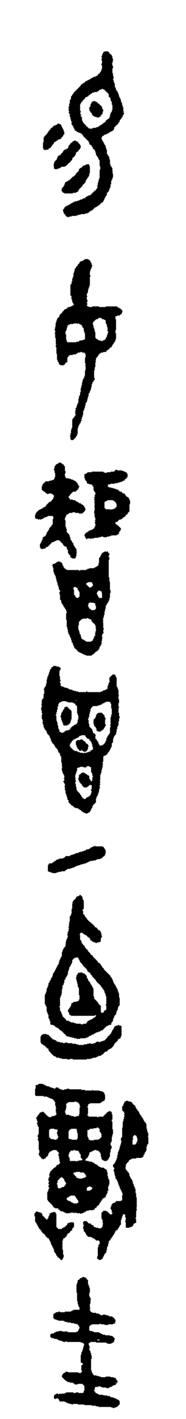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傳、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戎女也、女無自減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為、乃嗣女先祖召康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為虎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銘中一句、正與詩相合、



周齊侯鎛銘一節

女肇敏于戎攻、余易女釐都䣊、䓹其縣三百

詩上章曰、四方既平、王國庶定、下章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錫山土田、又敦銘上文曰、不㝬馭伐𤞷允、又曰、女多禽折首執訊、正與詩義同、鎛銘上文曰、命女政于朕三軍、肅成朕師旟之政、亦與詩義同、敦銘借誨為敏、敏誨皆從每聲、古音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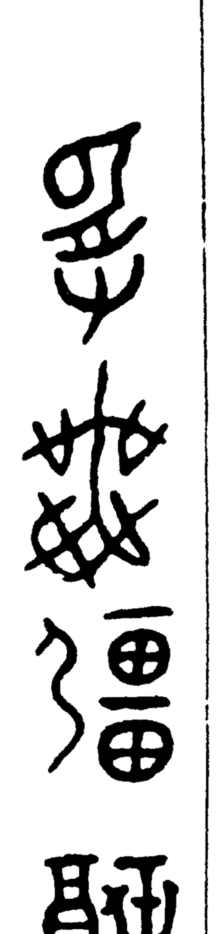


周毛公鼎

易女秬鬯一卣、鬱圭、

銘語亦與江漢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合、唯所用字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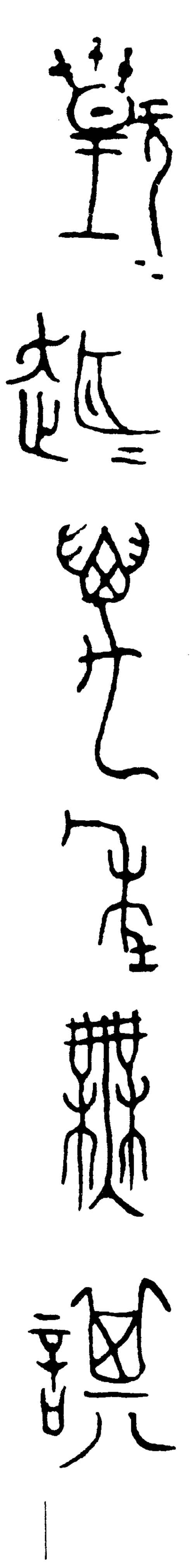
借不同耳、鬱或讀為瓚、亦通、



周頌中簋

受無疆福

詩假樂篇曰、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亦詩與銘相合、唯字互異處耳、



周沈兒鐘（補）

歖〻趣〻、萬年無諆

用宴用喜、以樂嘉賓及我父兄庶士、皇〻趣〻

口壽無碁、 周王孫鐘

詩執競篇曰、鐘鼓喤喤、磬筦將將、此喤叚借為鍠也、鐘文作歖古文欠口通用、噱歗同字、其證、歖即喤字、亦詩與銘字相同矣、



周徐王子鍼鐘

中縣且揚元鳴孔皇其音攸攸、聞于四方、韹韹熙熙、

沇兒鐘王孫鐘、亦皆有中縣且揚元鳴孔皇二句、皇大也、

然亦與鍠義同矣、

可以金文證禮經義者一則、



周文王鼎二

魯公作文王尊彝、

下器銘在亞中而左文左讀也、

阮元云、路史國名紀、魯國也、曲阜少昊之虛、此魯公伯禽之器、或疑魯公不當祭文王、考魯有文王廟、見左襄十二年傳、周禮春官都宗人注、王子弟則立其祖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夏官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賜之禽注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賈疏云、魯衛之屬、據此魯當立文王廟作祭器、禮也、

可以金文證春秋左傳所引事實六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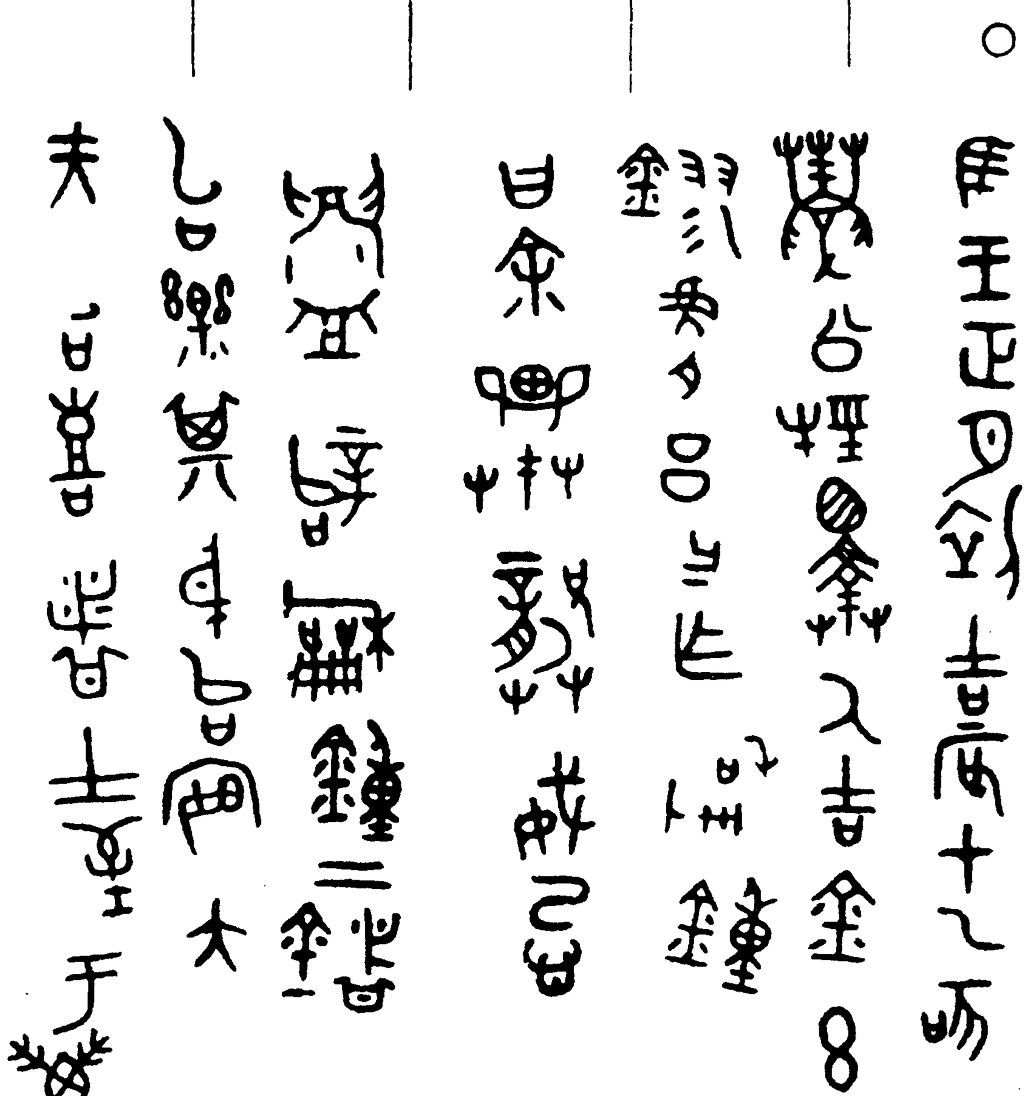


般且乙鼎、

唐子且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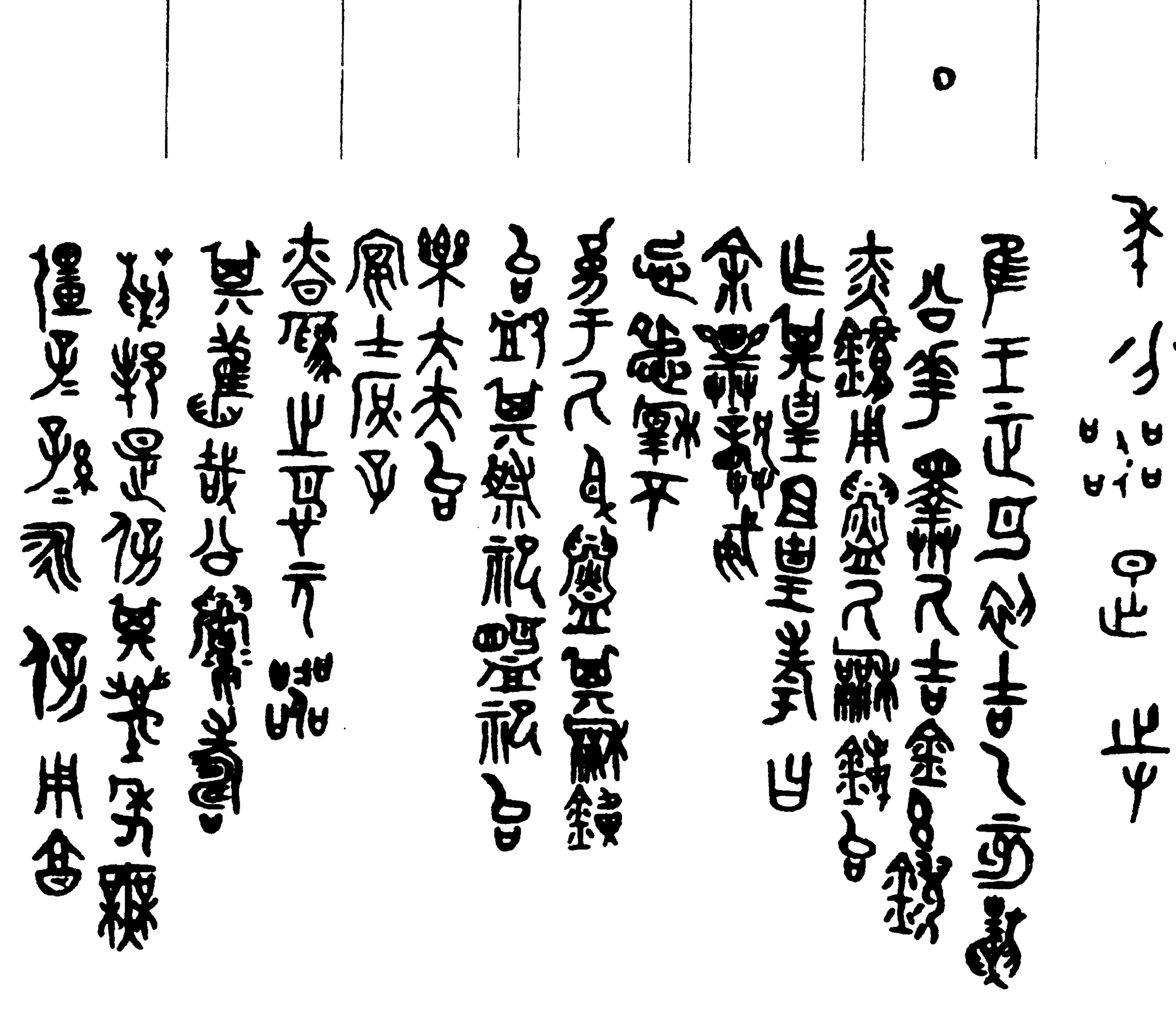
阮元曰、按、唐國名、左昭元年傳云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注、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是銘曰唐、是商世唐君之器也、阮說詳矣、但唐子而稱且乙、已為商氏故從商俗耳、

○



周邾公牼鐘

隹王正月初吉辰在乙亥、鼄公牼羼厥吉金玄鏐膚呂、自作龢鐘、曰余畢龔威忌、鑄辞龢鐘二鍺、台樂其身台宴大夫台喜者士至于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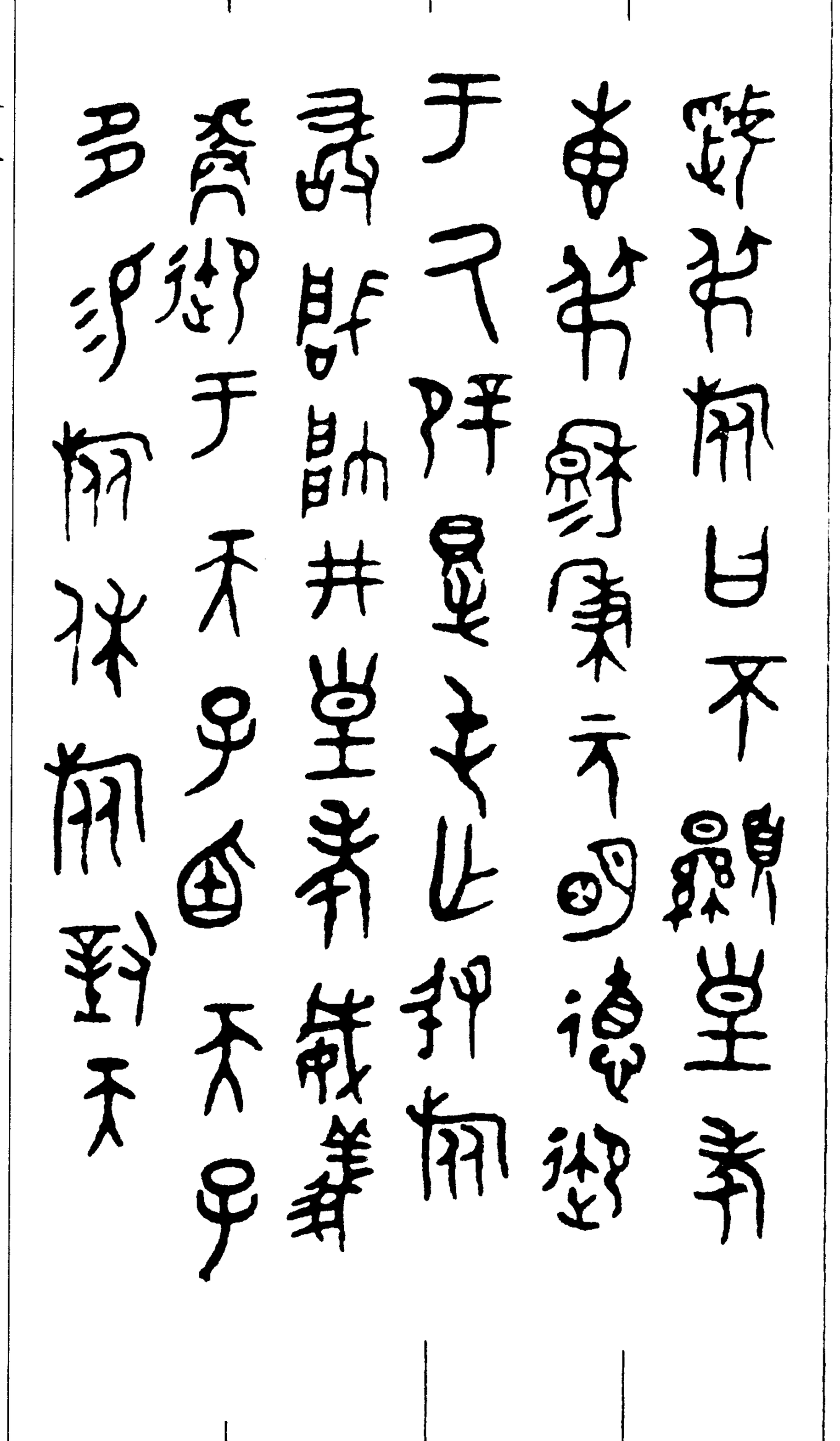
年、分器是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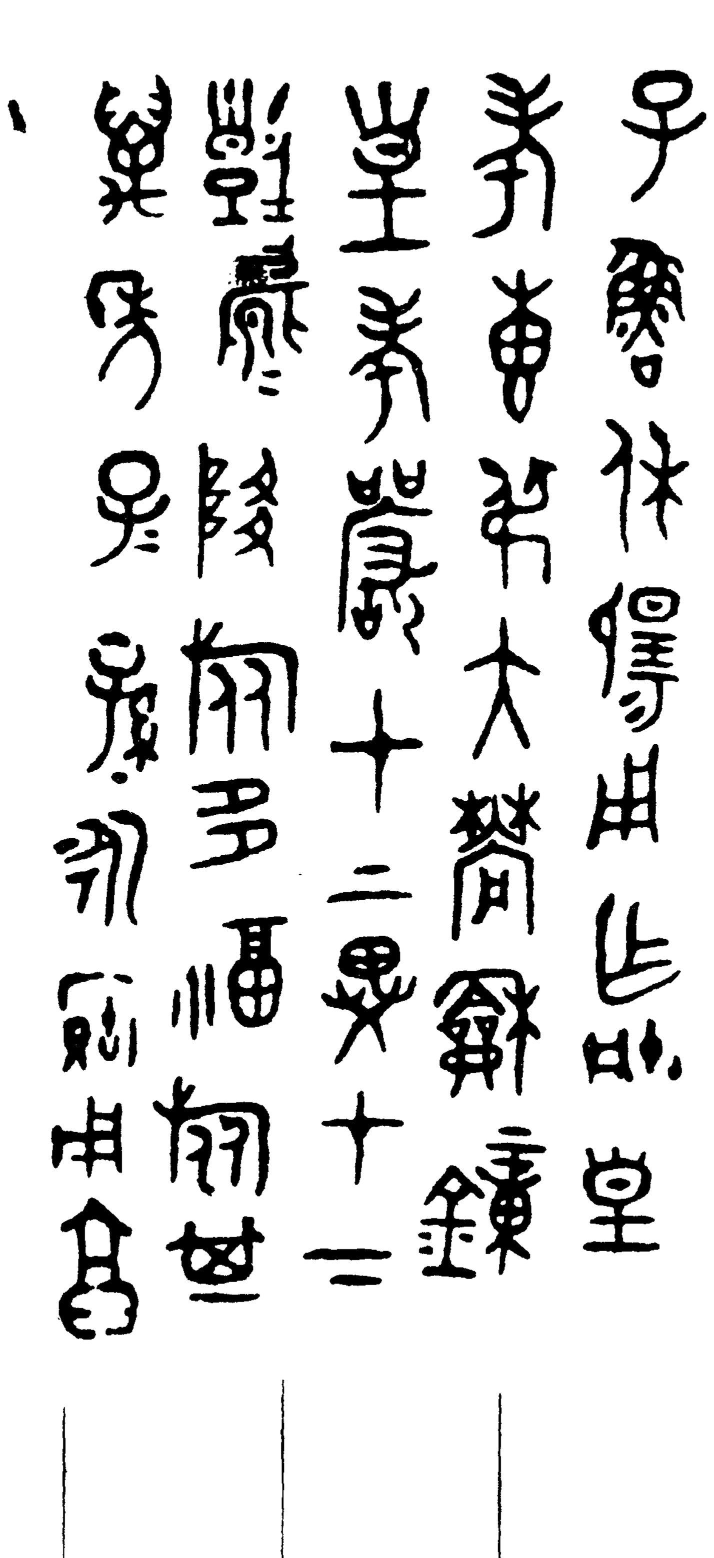
周邾公䔫鐘、

隹王正月初吉乙亥、鼄
公䔫睪厥吉金玄鏐
赤鑪、用鑄厥龢鐘、台
乍其皇且皇考曰、
余數龏威
忌、淑穆不
彖于厥身、鑄其龢鐘、
台卹其祭祀盟祀、台
樂大夫、台
宴士庶子、
慎為之聽、元器
其舊、哉公眉壽、
鼄邦是保、其萬年無
疆、子〻孫〻永保用亯、

又有邾公鈋鐘、彼邾作正字、此借鼄為之、鼅鼄為蜘蛛本字、按鼄是細蟲、且不可偁靈物、而用此國名、古人意如何、或出籀喜繁歟、又彼以鈋為䔫、後人變䔫作花、亦䔫化聲通之理也、此作䔫為正字、

欽定四經列國興廢說、邾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挾於邾、為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自挾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魯隱公元年儀父會盟于蔑、北杏之會、附從齊桓、進爵為子、莊十年、經書邾子克卒、即儀父也、又邾國世次、儀父子、邾子瑣、〻子文公蘧蒢、〻子定公貜且、〻子宣公牼、〻子悼公華、然此鐘之作在于周末、而二代繼作明矣、





周虢叔鐘、

虢叔旅曰、不顯皇考」叀叔穆秉元明德御」
于厥辟、㝵屯亡敃、旅」敢啟帥井皇考威儀、
飲御于天子、卤天子」多易旅休、旅對天」
子魯休揚、用乍朕皇」考叀叔大林龢鐘、」
皇考嚴才二、異才下、」𢯷〻㲋〻、降旅多福、旅其
萬年子〻孫〻永寶用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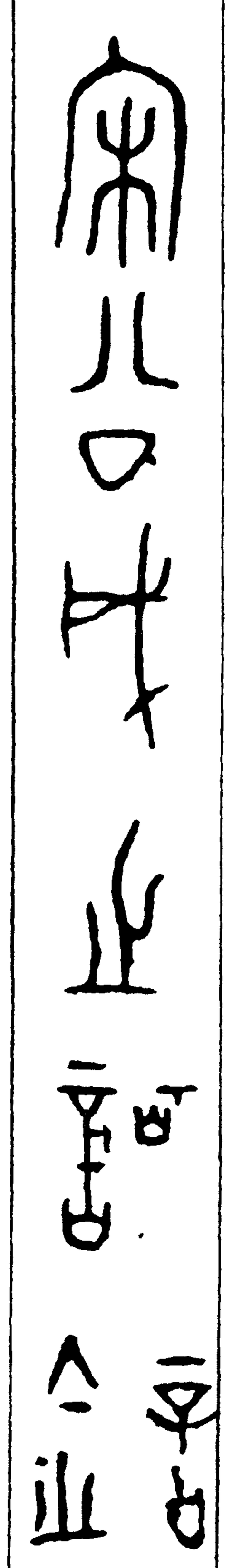
阮元云、左傳五年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正義引賈逵注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是鄭所滅者、虢仲之後、晉所滅者、虢叔之後也、國語韋昭注、與賈逵同、虢仲後有虢叔、左隱元年傳、虢叔死焉、鄭語所謂虢叔恃勢、是虢仲之後字曰叔也、虢叔之後有虢仲、又有虢叔、桓八年傳、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是虢仲虢公林父也、莊二十年傳、鄭伯聞之見虢叔、二十一年傳、虢叔自北門入、是虢叔之後字亦偁叔也、此虢叔名旅、史傳無徵、未詳何國、蓋其一人而史缺名耳、



周虢叔盨

虢叔乍旅盨 其萬年永寶、

此亦虢叔之器、而不録名、附備參耳、



周宋公戌鐘、

宋公戌之䜌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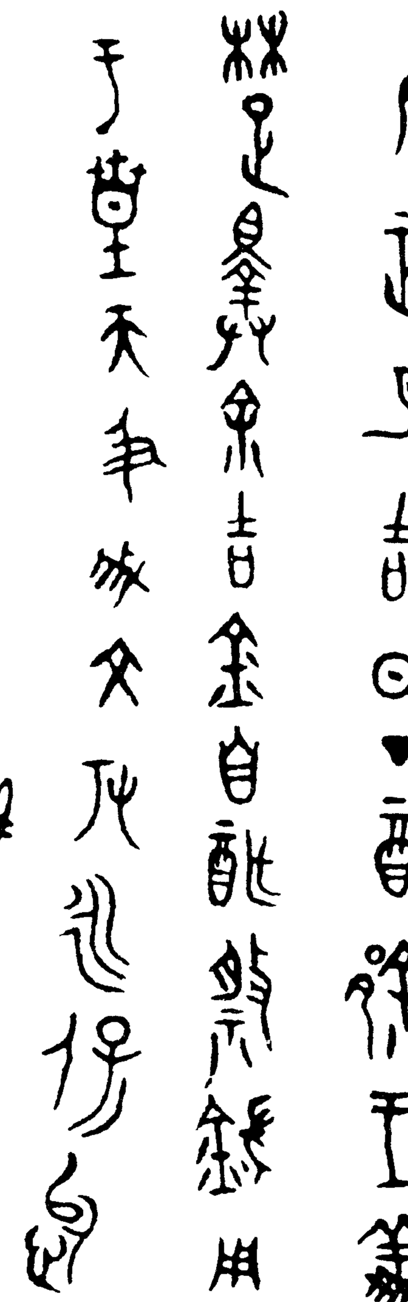
阮元云、宋公戌、舊釋為宋公成、吳侃叔云、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羊作戌、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銘、當以公羊為正、是平公器也、頌壺銘甲戌、豊姑敦丙戌、文皆作戌、與此同、又按、左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杜注、平公子成與城同、若平公名成、其子不得名城也、按宋公名曰戌曰成、未可遽定其孰本字、格白敦有數箍字、體各異、而成字或作戌、其他成之作戌、此為省文亦甚多矣、



周郘王戌父觶

郘王戌父之耑 耑灘之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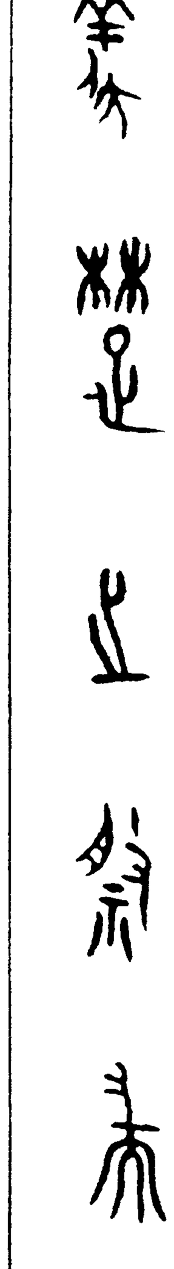
說文觶、小卮也、從卮耑聲、讀若捶、古字省文段借之例、唯當借耑為之矣、



周徐王義楚觶其一

隹正月吉日丁酉，斜王義」楚睪余吉金，自酢祭䏺用亯」于皇天及我文攷，永保怡」身子孫口寶，

借酢為作，借攷為考，䏺為鑄器，故字亦從金作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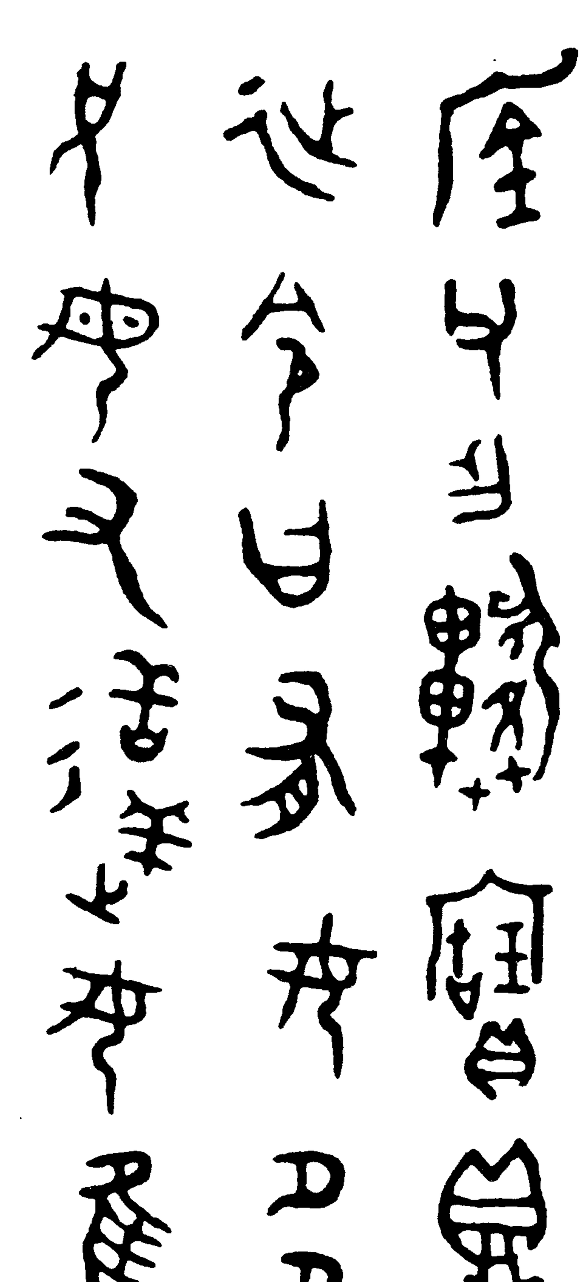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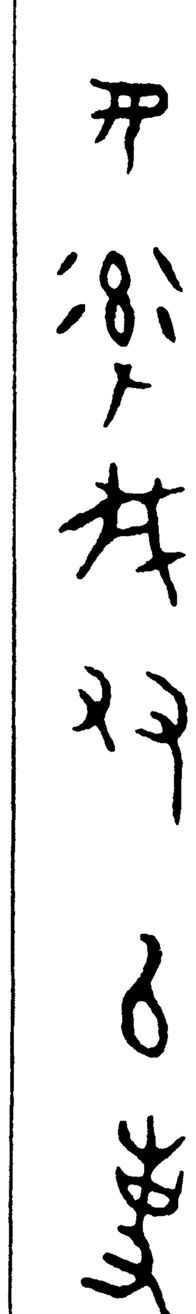
同上 其二

義楚之祭耑，

劉心源云，戊父斜王名，未知何時人，然此器與斜王義楚鍴同出一穴，義楚即左傳之儀楚，則此亦春秋時人也，左昭十六年傳，齊侯伐徐，齊景公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鼎〻名甲父，鍴名戊父，且並是徐器，時代亦可想矣，斜從邑，說文以為邾下邑地，實徐之本字，徐僭稱王，自偃王始，見史記秦趙世家，此三器皆稱王，蓋私王其國也，古器銘可補經傳之闕，此類是也」又曰，張玉珊云，左傳昭六年，徐儀楚聘于楚，楚〻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斜，注，儀楚徐大夫，今以鍴文證之，義楚即儀楚，非大夫，乃徐王也，心源按，說文義乃儀之本

字，誼為仁義字，後人借用而失其原，張說是也，竊意徐王不得出聘，此必義楚為公子時事，後為徐君，僭稱王，楚王子圍之類耳，書闕無徵，杜氏遂以大夫稱之，古器銘有益經傳，此又其一也」





周庢父鼎

庢父乍運寶鼎」，延令曰，有女多」兄母又達女，隹」女率我友吕事」

阮元云，吳侃叔說，左隱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二年，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此庢字舊無釋，蓋庈字也，按，說文有厔字而無庢庈兩字，庢即厔字，古广厂兩部形近通用，其例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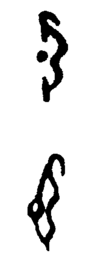
可以全文證孝義一則

 金文通例如此、

說文、孝善事父母也、從老省、非省也唯省文略匕 從子、子承老也、

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孝道、嚴可均鄭注輯、子者孔子、禹三王最先者、按釋文此下有按五帝官天下、三王禹始傳於子、於殷配天、故為教孝之始、王謂文王也、二十八字、蓋皆鄭注、唯因有按字與鄭注各經不類、故疑為陸德明申說之詞、

 說文、藏也、從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荐之、易曰、古者葬厚衣之以薪、謂太古俗也、

 卜版文 彈字 貞乎丘彈又曰己卯、卜貞、彈弓延于丁宗熹、

 卜版文、丁酉卜殼貞勿弃人弔  同上 (文前後缺)

 般弔尊 古人子通用形  般弔冊 冊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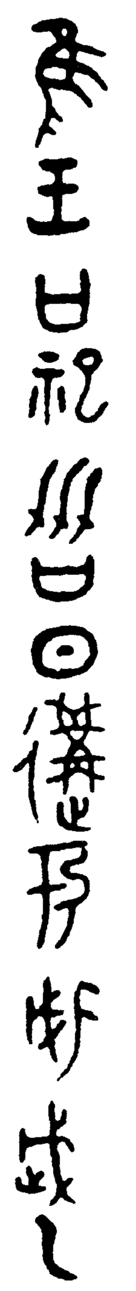
 卜版文 癸未卜弔令姜人厂、

按孔子所云、為文王因當然、但孝之道孝之教、非始成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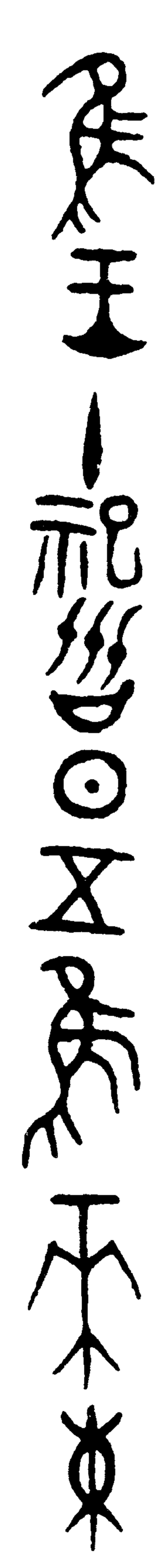
三王也、大舜大孝、先於禹也、說文彈、行丸也、從弓單聲、古文作弓、又  籀作弔、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從人持弓會毆禽、吳越春秋云、陳音謂越王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段玉裁云、孝子毆禽、故持弓助之、此釋弔從人弓之意也、倉頡造字、當黃帝時、既易之以棺槨矣、而葬文取衣薪、弔文取逐肉、反始不忘本也、此說真然、孝之道古矣久矣、豈成於三王者乎哉

正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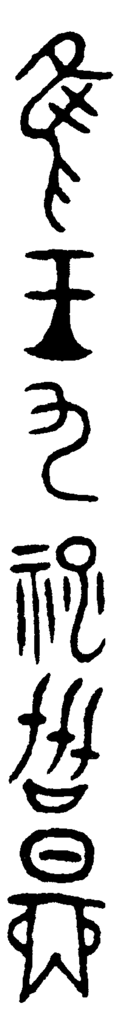
可以金文卜詞正商書高肜日之肜字 融譜 一則



般父乙彝 (全文見史第六) 隹王廿祀、肜日、遘于妣武乙、



般□宗彝 (前略) 隹王十祀肜日又來東



般兄癸卣（金文見書法第四）
隹王九祀肜日丙、



卜版文
王曰厌豹㚇事女肜𠬝、

同上（皆同文）
王𡧊且申肜示上ヤ

同上
乙未卜貞、王𡧊匠肜日上ヤ



同上
王𡧊般庚肜日



般師盉敦（銘末一句）
乍蟲宮寶、借蟲為𦞅、

說文脁肜字、爾雅釋天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書肜日、傳曰、祭之明日、又祭、詩絲衣敍、繹賓尸、箋、商謂之肜、釋文亦作融、說文、融、炊氣上出也、從鬲蟲省聲、籒文不省作融、因謂、肜字從日月之月、從蟲聲、㣇巛皆蟲字也、此字蟲聲、故師盉敦銘、借蟲為之、彡與長髮之彡相似、故隸楷作肜、又肜融同聲、故釋文云、借融為肜、又按古文月肉形近通用、肜或從肉、取于復胙之意乎、不敢肊定、俟來哲之發云、

可以金文卜詞正書多士天邑之讀一則

卜版文二、

王其𠂤𡧊于京𠂤 以𠂤為師、周人亦同、又用二叒、

告于大邑商 （前後殘缺）

羅叔言君曰、語均謂王都、書多士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天邑即大邑之譌、正義引鄭玄曰、言天邑者、亦本于天之所建、據譌文以為說、失滋甚矣、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多士、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孟子引逸書、用臣附于大邑、與卜辭正同、蓋沿商人之舊偁矣、此說為是、唯金文、天大二字、通用恆見、此為形近叚借、不必為譌字矣、故天君即大君、不隊天命即不墜大命之類、然則、多士文元作天邑、而亦當讀為大邑耳、

可以金文正書大誥寧王即文王之譌而定大誥為武王之命一則、



般旅鼎
文父日乙字、



周戰者鼎
文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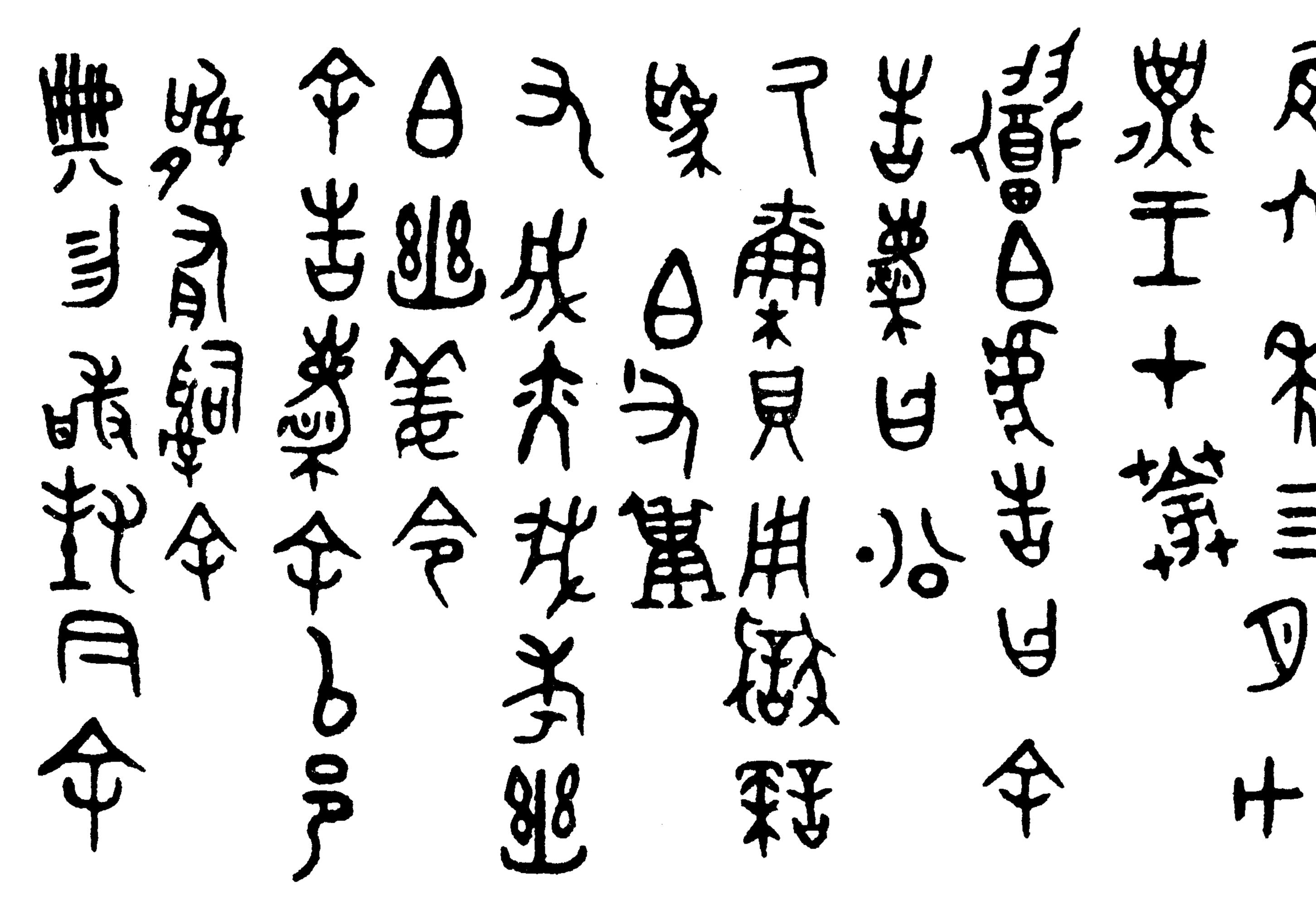
周𠢣鼎 文考字　周大𡧍鼎 文王字如此

○ 周毛公鼎 𡧍字　周文 寧字所

曰文父、曰文考、二者文義顯然、而字多借㐱為文也、又𡧍字從宀心皿、上形與文字稍似、故後人誤混㐱寍二字、書大誥屢曰寧王、又曰前寧人、寧即寍、其實㐱之譌也、金文多用前文人語、字明作文、然當有以㐱為之者也、

吳大澂曰、毛公鼎跋文 伏生所傳、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內周書二十篇、大誥以大誥、為武王之命、漢儒誤讀文王為寍王、遂謂大誥為周公攝政時作、大澂據文義、以改正之、大傳列大誥於金縢之前、是也、按吳說極佳、周追敦銘曰、用追孝于前文人、用祈匄眉壽永命、畯臣天子靈終、前文人者周人恆語耳、文義至順、若云前寍人、殆不為語矣、此誤亦出於漢人不曉古人之通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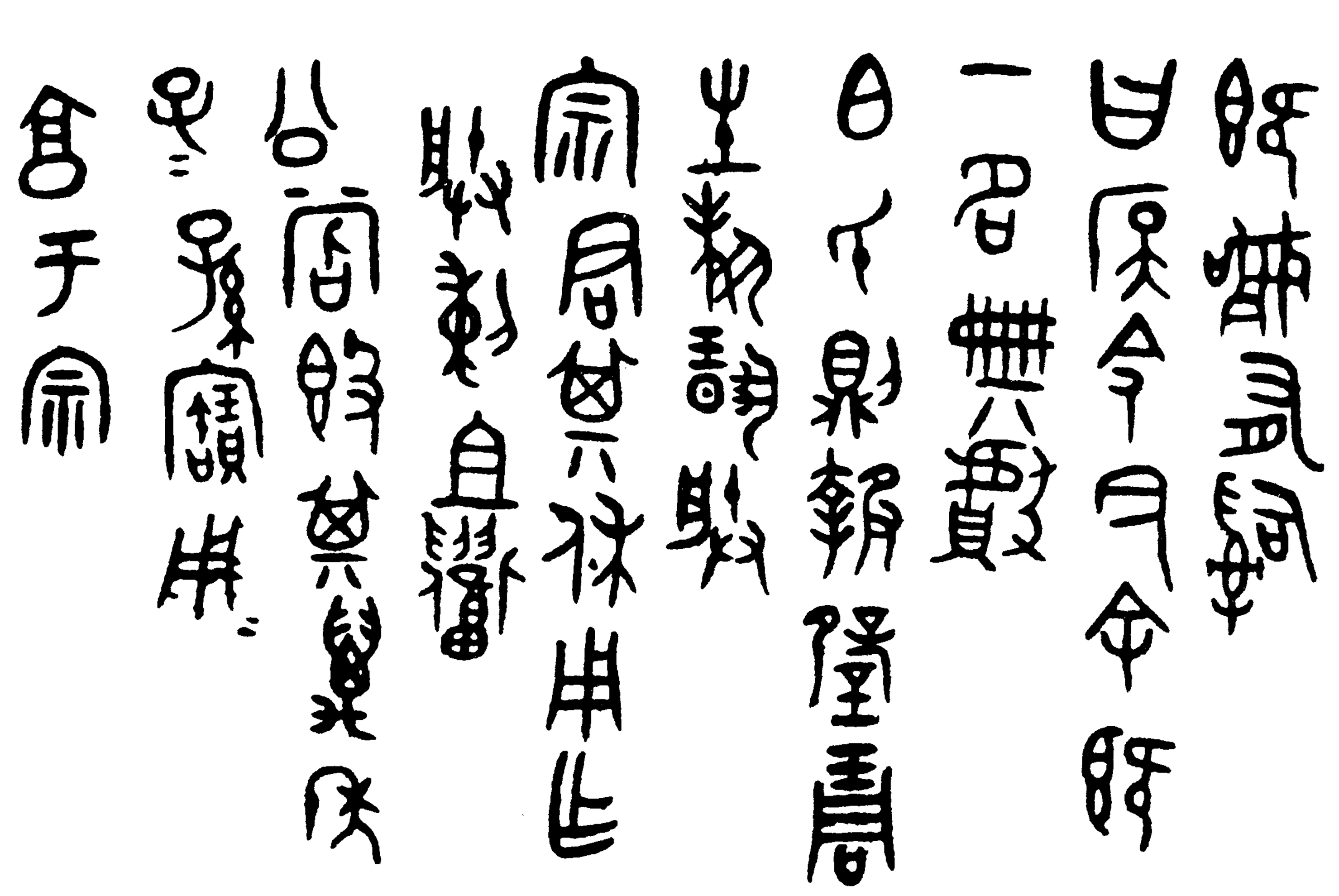
可以金文定、周召公之召、即招字段借一則



周招公敦

隹六年四月甲子王才蒿

招白虎告曰、余告慶曰公乓稟貝用獄諫為白氏庸又成亦我考幽白幽姜令余告慶余以邑訊有辭余典勿敢封今余



既訊有𤔲曰侯令今余既一名典獻白氏則報璧琱生對揚朕宗君其休、用乍朕剌公且招公𡩋設、其萬年、子子孫寶用言于宗

攷銘義事實不明、叚借亦多、唯可攷者招白虎、及招公、招本字、作召者叚借字也、詩大雅江漢第二章、江漢之詩、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鈠曰、命召公平淮夷、箋云、召公召穆公也、然則此器召穆公所作、左傳、周臣有周氏數人、而此銘云、朕烈祖（借栵為烈）招公、即知召氏皆出於召公族、凡周氏亦當出於周公族也、又竊謂、招為地名、見殷商卜詞、余來金文恆見、又此召公字作招、為本字、後人從省文、

叚借專行而本字廢矣、（又見史第六補史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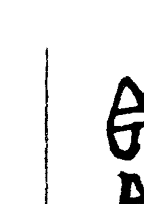
可以金文正周書顧命大貝字之讀一則、

○ 周㑭姬鼎、寶隮鼎字如此、  周人書獻字、多以鼎代鬲、而鼎如此作

 周麦鼎曰、易貝易馬兩之貝如此、以鼎為  同上別范、易鼎易馬兩、是明作鼎、鼎々貝同矣、

○ 卜版文貨貝字如此

 凡金文貝字形如此作、

古文貝鼎兩字之別、明晳如此、而周人已借鼎為貝、此為形近通用、大篆以後、專用鼎省文之貝為貝、（隸楷仿此）而古文字遂廢矣、因謂書顧命、在東序允之舞衣、大貝鼖鼓、鄭注、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蓋可不然矣、古者雖言貨貝寶龜、然一枚大貝、豈足備國家之重寶邪、此當篆文元作貝、即大鼎也、以隸釋古時、上文々貝之貝、借用貝字、故大貝之貝、（鼎字）亦無異也、釋者以為貝謂為貨貝義、失其本義也、夫大鼎者國家之重寶、故陳之者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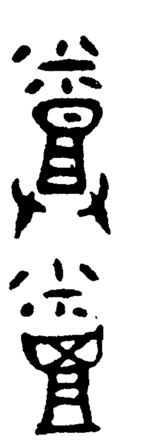
○附說一則

又顧命、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戺音鉏里反、集傳、堂廉曰戺、說文、戺古文𨸏字、𨸏、廣𦣞也、從𦣞巳聲、與堂廉義無涉矣、竊謂戺即戺誤文、巳古文作己己、已古文作ㄗ卩、兩字固易混、而戺當槏古文、說文、槏、户也、從木兼聲、字書作𡳐、訓窗也、（說文、𡳐為户古文、）木户同意、兼巳古音同部、堂廉户牖義

相關矣、故或從𠨩已聲、亦有卮字、姑存疑云、

可以卜詞金文定詩禴祠烝嘗之烝字一則、

 卜版文、癸卯卜貞王家㷅、皆此類也

 周于盂鼎　有崇㷅祀、與詩同義、又曰、招我一人烝四方、叚借為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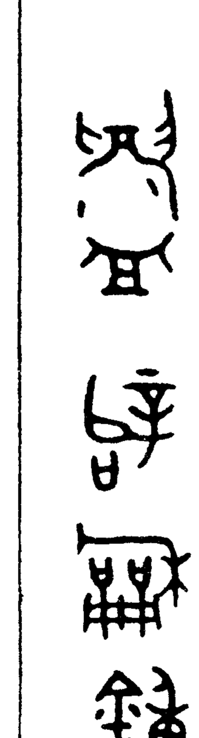
 周大師盧豆　作㷅彝尊豆　 卜版文、王亦甘月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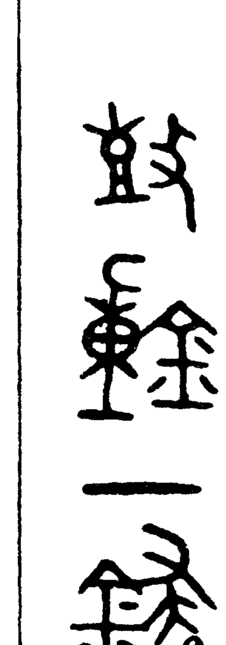
 姬㝬鼎　用㷅用嘗用享、

詩小雅天保篇、禴祠烝嘗、傳曰、冬曰烝、爾雅作蒸、並同音

也、按烝本訓火气上行也、從火丞聲、周語、陽氣俱烝、又蒸析麻中幹也、從艸烝聲、並皆非祭義、今據卜詞及金文、字元作㷅、作䕓、作䔇、作𥟖本形者、從禾從米、從艸進豆、豆亦聲也、或省從米豆収、又省從米豆、又或從米從登、登亦聲、此為烝祭本字、後人借烝、或借蒸為之、叚借字專行而本字廢矣、漢儒不知有此本字、妄泥烝字義而為說、可嗤之甚者也、

可以金文定周禮縣鐘堵肆本字一則、

 周邾公牼鐘　鑄辝龢鐘二鍺（文前後略）

 周齊侯鐘　鼓鐘一銉（文前後略）

周禮小胥、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注曰、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也、按、說文、堵垣也、從土者聲、或從𩫖作𩫨、絕與鐘磬一堵義無涉也、而周器文作鍺、此為本字、經傳逸之、字書亦脫、又

說文、𨽸（隸誤作肆）極陳也、從長隶聲、轉為堵肆義、左襄十一年傳、歌鐘二肆、注列也、是也、然此義字、金文亦作銉、與鍺同意、猶虡字亦作鐻、從金者、取縣鑄鐘之義也、

可以金文正左傳紀侯字一則

周己姜敦、篆文見書法條

己（左傳、史記、以紀為之）侯貉子、分己姜寶、乍敦、己姜石用、㽙用匄萬年、

己國世族不詳、左隱元年傳八月、紀人伐夷、疏云世族譜、紀、侯爵姜姓、又世族譜、紀季姜周桓王后、

可以全文正論語亂十人之亂、及關雎之亂之亂字一則

 周召卡山父簋 大嗣工、即大司空、

 周招白虎敦 有嗣、即有司、

 周師酉敦 册命師酉、嗣乃且啻官、按嗣段借為治、實為理、或云與嗣通、

 周齊侯鐘 大嗣命、又壁王備一嗣、按上嗣用為司、實為詞、下嗣用為笥、皆司聲故也

 周宄簋 嗣土即司徒、

 周番生敦 王命𣃔嗣公族、按段借為理、

 周令鼎 有嗣眔師氏小子、

 周嗣土彝 嗣土、又曰、嗣作氒丁寶彝、

經傳有司、司掌、司徒、司空、司命、及笥嗣等、全文概皆以嗣為之、嗣字、周代流行、諸器銘中恆見、按說文、辭訟也、從𤔔辛、猶理辜也、𤔔理也、籀文作𤔲、實古文、史籀從古耳、又辝不受也、從辛從受、受辛宜辝之、會意也、籀文作辞、台聲也、經傳借辭為之、固辭、辭去、是也、全文唯有辝無辞、辝古文耳、又詞、意內而言外也、從司從言、蓋司亦聲也、經傳以辭為之、與全文以嗣為詞相合、禮記曲禮、安定辭、疏、言語也、是也、又嗣、諸侯嗣國也、從冊從口司聲、古文作孠、從子、又笥、飯及衣之器也、從竹司聲、又司、臣事於外者、從反后、愚謂司詞實同字、臣司事於外者、理字轉義也、詳古籀篇、

蓋經傳、辭字用甚廣汎、故全文嗣字、其用廣汎、正相合矣、嗣一省作𤔲、再省作𤔔、遂與亂字訓理義者相混焉、因謂今本論語、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理也、借為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唐石經、臣字、注在亂字傍、亂字即𤔲字譌文、此𤔲段借為有司字、武王之司、猶舜之臣、故注以臣字釋𤔲字、謂即司字也、

余此考久且熟矣、後偶見吳東發羣經字考、所云與余說合、然彼所言極粗耳、又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章、始讀為理、與治讀為理同、始治皆從台聲 亂為𤔲之譌文、𤔲讀為詞、實亦為司也、 孟子、不以文害辭、注、詩人所歌詠之辭、此辭亦元作嗣字明矣、 是正同義也、

卷五　三二

師摯、當代之大樂師、故理樂曲之亂、為復古之調、關雎之詞章、殊生溢美、故夫子甚歎美之也、且此章始理即嗣耳三字為叶韻、若釋為亂、韻亦不協諧矣、

可以金文定周代官名本字三則、

令穴作嗣土 周穴敦

嗣土 周嗣土彝

嗣徒 周曼白敦

司土為本字、嗣徒為叚借字、經傳金文互有正借、詳古籀篇、今不再贅言、

嗣約 周嗣約彝　嗣寇 周衛姬壺、周虞嗣寇壺、

司馬司寇 周十三年槍 司馬亦多作嗣馬、今略、

司約為本字、嗣寇為叚借字、詳古籀篇、

嗣工 周赤山父盫　司空 經傳

司工為本字、嗣空為叚借字、詳古籀篇、以上三則、亦當知司嗣通用之確證也、

卷五　三三

可以金文正經文若字一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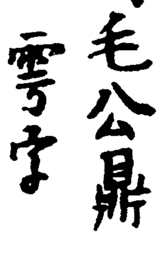
周毛公鼎 王若曰父瘖、

尚書、王若曰云云、此例極多、說文、若、擇菜也、從艸右、右手也、此說大謬、擇菜字古文作[illegible]、又叒、榑桑、叒木也、象形、亦誤、叒古文作[illegible]、不從三又也、又古金文無若字、若為[illegible]譌文、[illegible]是諾字古文也、詳古籀篇、然王若曰字、古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不作若、但作[illegible]、作[illegible]、借其字音、用為語詞、主於音不拘於義耳、

可以金文正經傳雩字一則、



周毛公鼎 雩字



周齊侯鎛 雩字

鼎文曰、雩四方死母瞳」又雩叅有司小子師氏」又雩朕褻事以乃族干吾王身」又鎛文曰、雩氒行師、慎中于罰」又雩生叔口是辟于齊侯之所」此等雩字、說文之粵字也、說文雩、夏祭樂于赤帝、以祈雨也、從雨亐聲、又作䨱、從羽

雩羽舞也此字兩體並見金文、

說文雩亏也、寀慎之詞也、從𡧍寀、古文審字、周書曰、雩三日丁亥、今本召誥作越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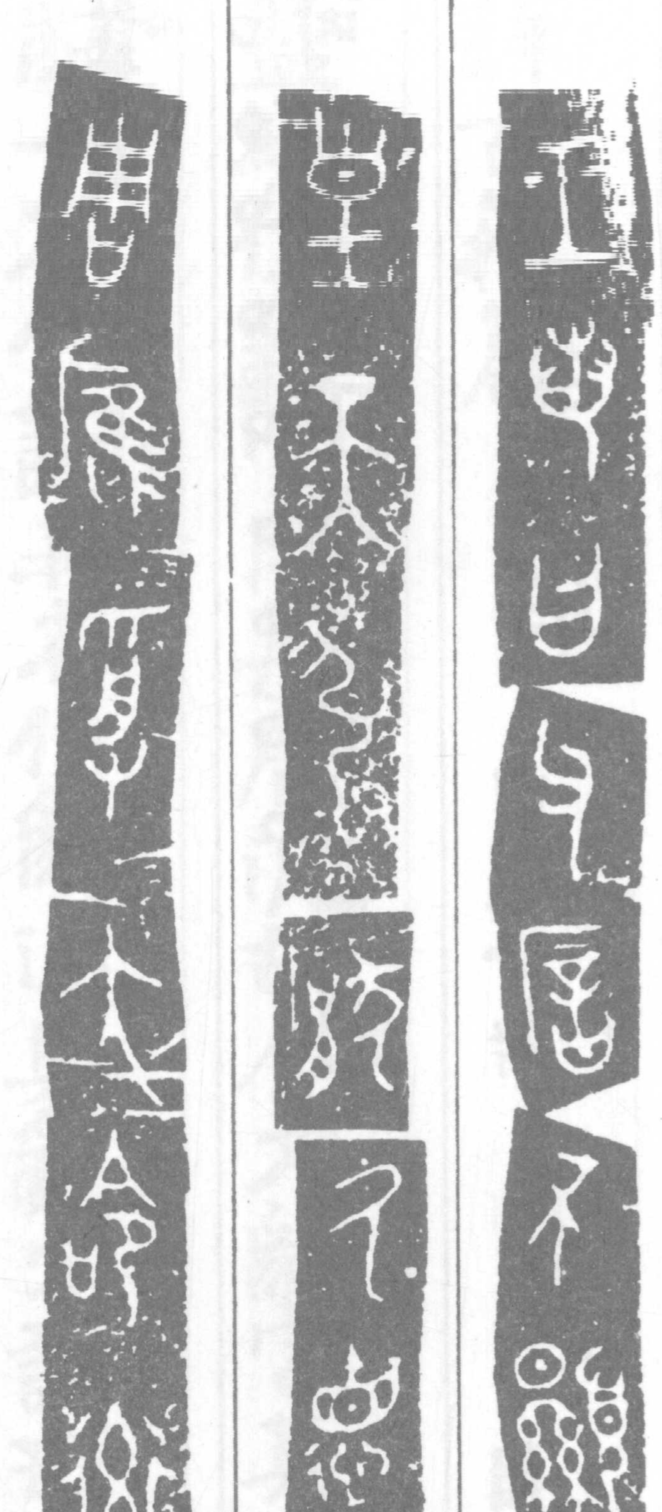
按、金文卜詞、絕無𩂣字、皆作雩字、蓋謂𩂣為雩譌文、𡧍寀相似、漢人以隸釋古時、誤認雩為𩂣字、別為一字而新出、甚失古意也、要雩用為寀慎之詞者、唯借字音、不借字義也、許書𩂣字可刪矣、

較〇孟〇子〇一則、

孟子盡心篇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為櫓字段借、櫓大盾也、從木魯聲、或作樐過秦論、流血漂鹵、或借鹵為樐、皆音通耳、今據殷人筆迹、或徵器物制作、殷人氣象、極雄大而健剛也、且自成湯起業以來三十世、恩顧舊臣、固不為尠、及其國家滅亡、豈盡倒戈而為不忠不義之臣哉、武成篇所云史之直書已、孟子雖出一時勵厲之言、所云非本然之正理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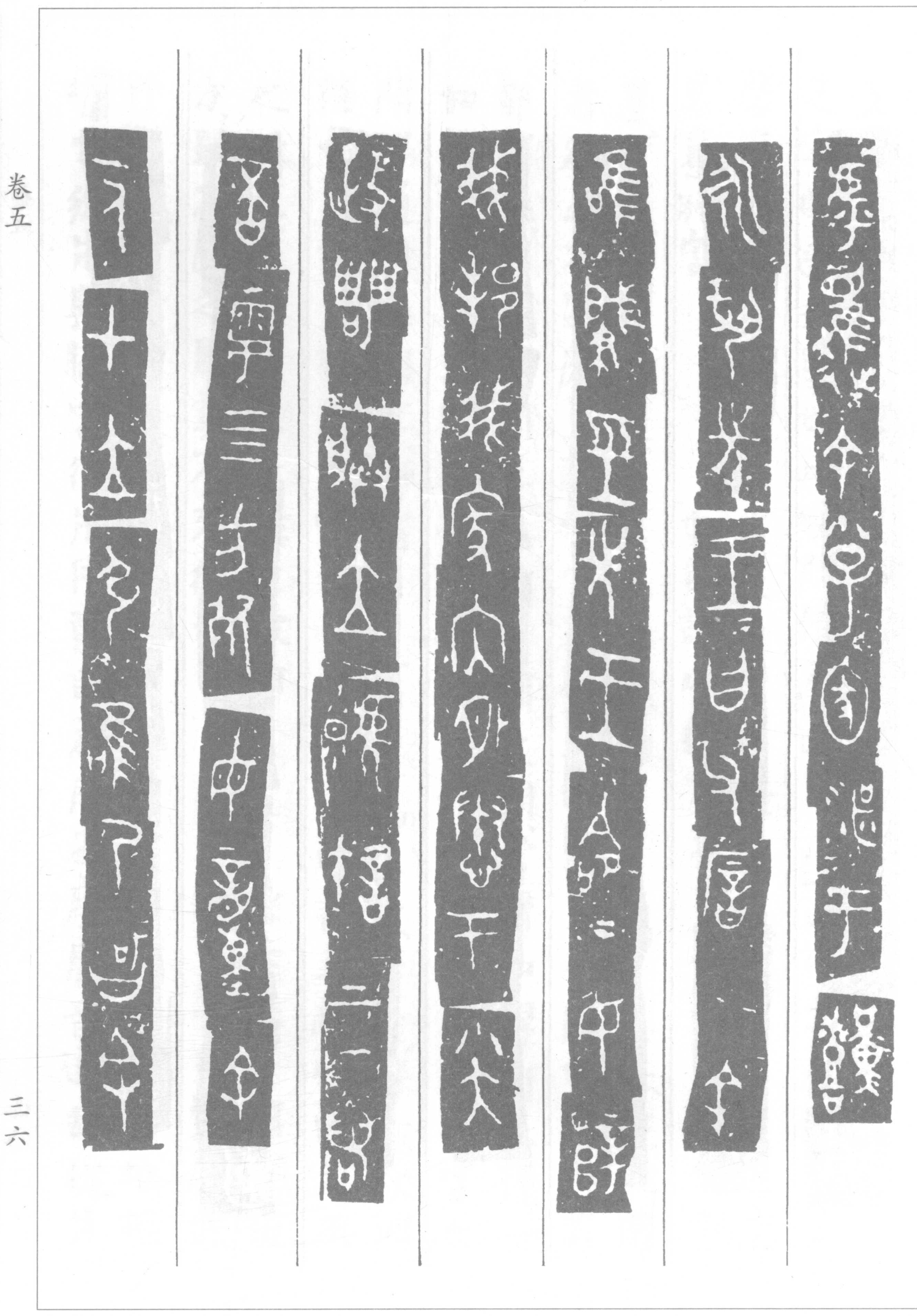
補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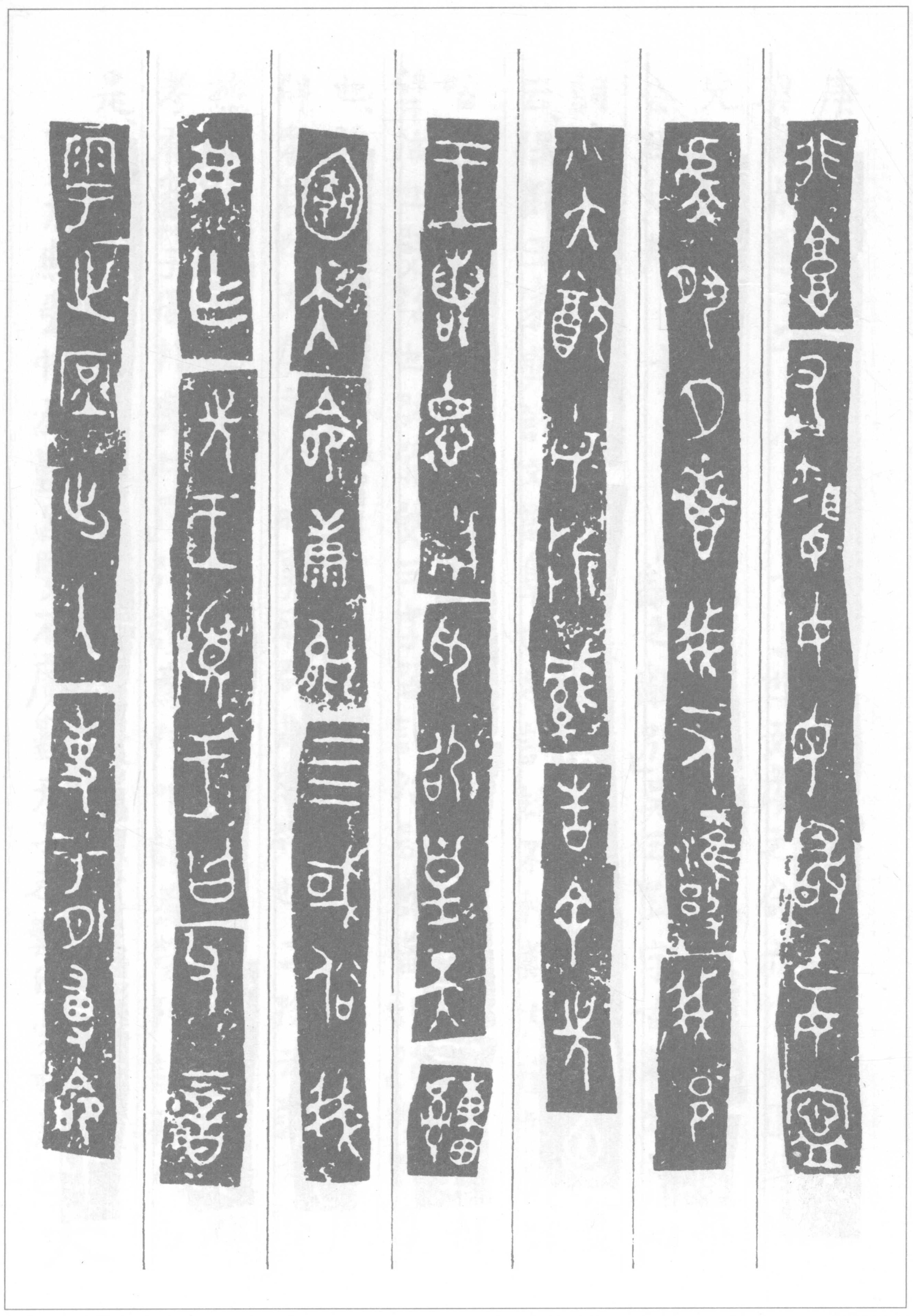
可〇據〇金〇文〇補〇尚〇書〇周〇誥〇以〇下〇諸〇篇三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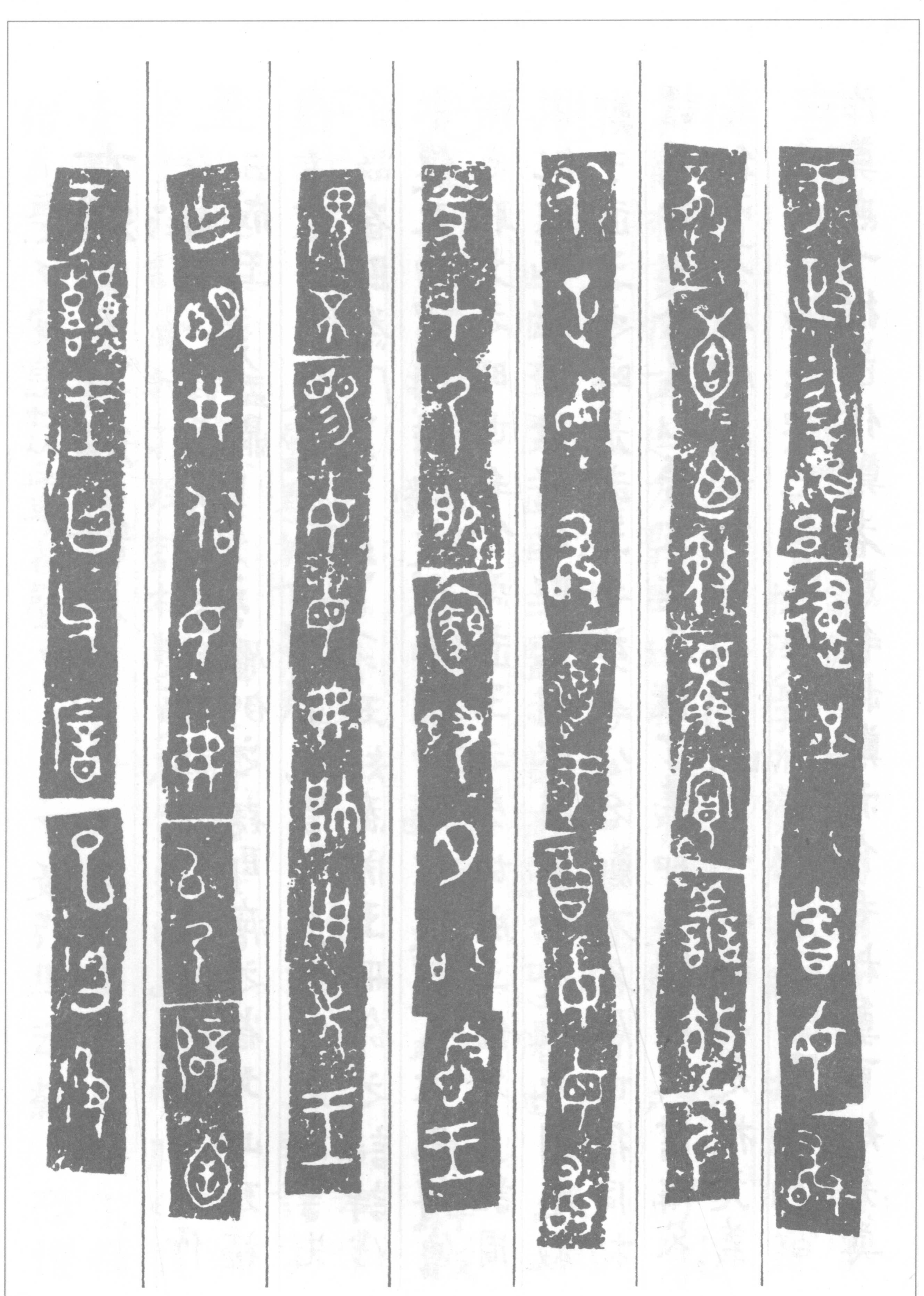
卷五 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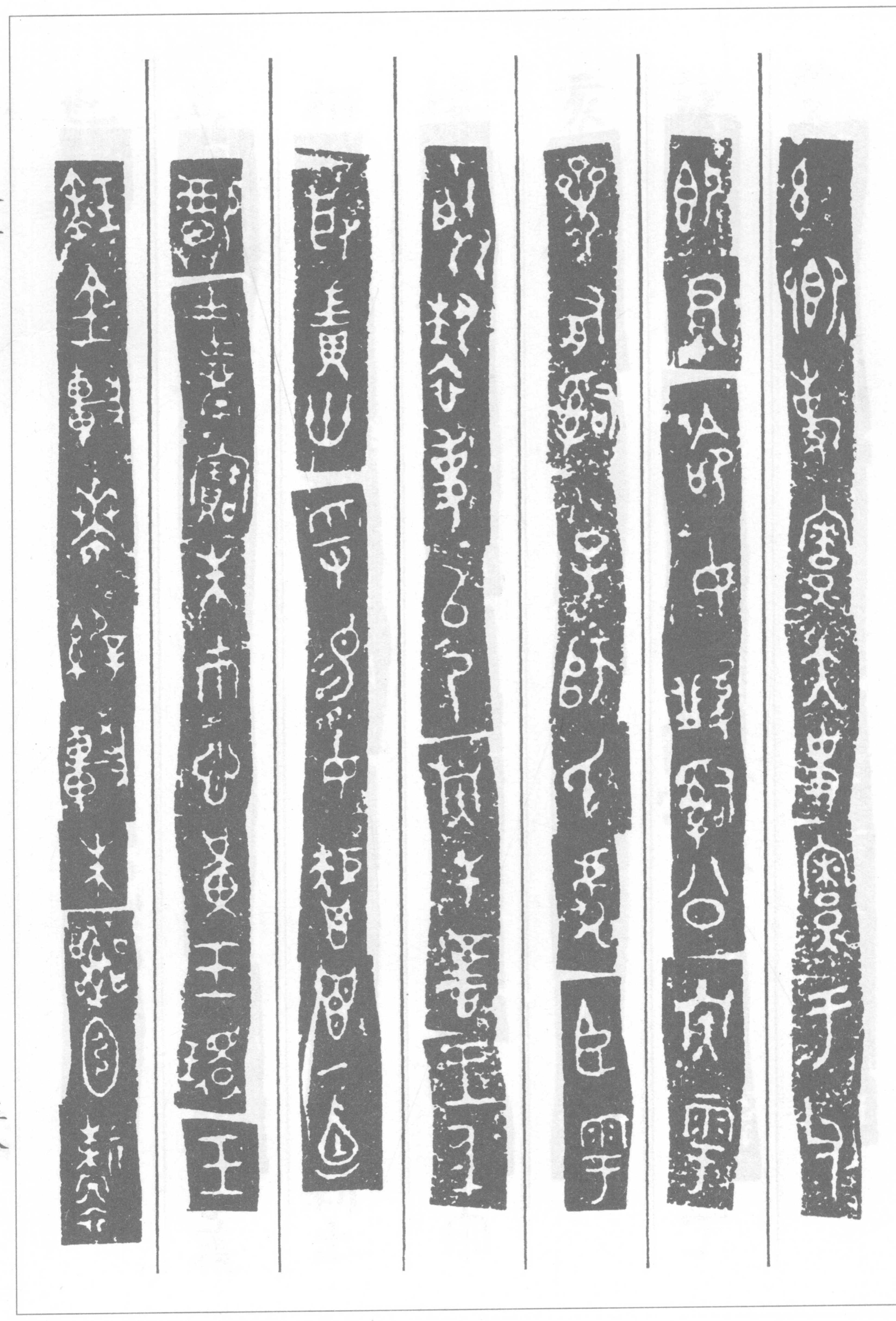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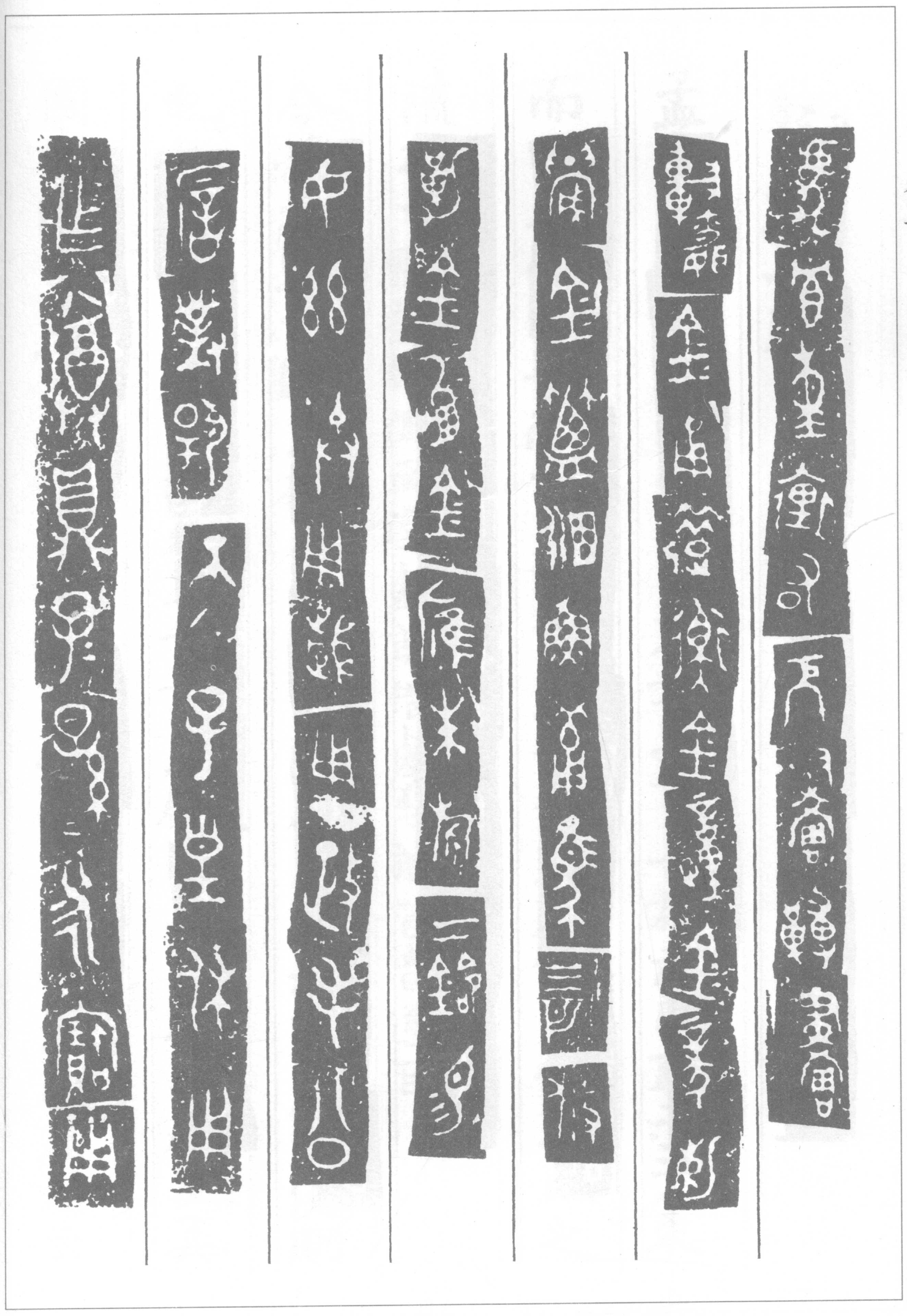


卷五 三七









右釋文集注補疏

王 徐籀莊云、成王、𢦏 詳于盂鼎 曰父瘖 孫詒讓云、說文無此字、以雁作雁例之、疑即瘖之省文、此攷極

佳、古文疒或作斤、故省即為厂、不丕顯文武 吳大澂云、是鼎、言文武、言先王、知為成王冊命之詞、詩伐

木傳、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曰父、左氏傳、曾

衛毛聃、文之昭也、毛公為武王之弟、故成王偁父、史記周

本紀、既入立于社、毛叔鄭奉明水、漢書古今人表、列毛叔

鄭于武王之時、是武王之弟、毛公名鄭、不名瘖也、徐同柏

謂、瘖非毛公名、以晉文侯名仇字義和之例推之、書偁父

義和而不名、瘖為毛叔鄭之字也、周按、此說為是、推文義、

王之尚瘖甚至、非毛叔鄭、無如此者也、愚謂、周器鄭字皆

作奠、無一從邑作鄭者、然毛叔鄭亦作毛叔奠可知矣、奠

置祭也、從酋、酋酒也、下其基也、轉為定義、又瘖為不能言

也、從疒音聲、瘖當與歆通、歆神食气也、從欠音聲、奠與歆

義相因、毛叔奠字當歆也、徐釋

歆是、唯論字形未詳、今攷定云、皇天弘猒𠦪 經傳以厭為之、下同 德

孫云薛款識、齊侯鎛、余弘猒𠦪心、吳云、書洛誥、萬年猒于

乃德、馬云、猒飫也、國語、克猒天心、注、猒合也、猒本字厭段

借字、又經傳乃字、往往𠦪之誤、配我有周、吳云詩皇矣、天立厥配、傳云、配媲也、雁 孫云、雁鳥

也、從隹瘖省聲、或從人、人亦聲、此作雁、省疒為厂、鈔本薛款識雁侯

敦、雁作雁、與此同、吳云、雁與應膺為一字、非一字通用也、

雁元從隼瘖省聲、說文解誤、雁

從瘖省尚作厂、與瘖作厝正合、受大命、孫云、逸周書、克殷解、膺受大命、相合、

䢔 孫云、薛款識、師䢔敦、率以乃友、干吾王身、率作䢔、吳錄

師遽敦、今余肇命女、率齊師、率作䢔、與此略同、䢔即說

文之衛、悉說文之違、而𣳾者說文之率也、違、先導也、此皆段借為違、**褱**吳云、褱古懷字不从心」此省文段借也、寍馨有𢡱字、古褱𢡱別字、**不廷方**、吳云、詩梁山韓不庭方、毛傳云、庭直也、國語、以待不庭不虞之患、注亦訓直、常武、徐方來庭、傳來王庭也」訓直者廷為本字、庭為段借字、王庭本字、**亾不閈**、吳云、說文、閈門也、文選蜀都賦注、引門里門也、此非里閈之閈、當讀如捍衛之捍、一切經音義、古文𢧀戰捍忓四形、今作扞同、閈亦古扞字也、閈捍通用、非同字、忓者極也、或讀為極義之忓、**于文武耿光**、吳云、廣雅、釋詁、耿明也、書立政、以覲文王之耿光、此言文武之明德光被四方、雖不庭之國、莫不來衛也、**唯天庸**孫云、此字銘作𠳸、虢季子白盤、庸武于戎工、庸作𤰈、與此正同、此𨖶𠚤于田上耳」此實訓城垣墉字、從𠚤與牆字從𠚤同意、甶為庚省、庚庸音通、故從𠚤庚省聲、墉與庸亦通、**集氒命、亦唯先正、**吳云、書、昔先正保衡、傳、正長也、文侯之命、亦惟先正、鄭注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𡢁辥氒辟、**𡢁讀為毀、〻亂也、亂治也、亂與爭敽之敽別」吳云辥字古義久廢、以詞義繹之、當訓治、宗婦鼎云、以降大福保辥邯國、晉公盦云、保辥王家、與說文辥辠也之訓、絕不相類、大澂謂辥辟皆從辛、義略同、書金縢、我之弗辟、釋文、辟治也、許書辟部、辥治也、辥又治也、辟辥辥三字皆訓治、疑辥當訓治」按辥辠也、治辠亦曰辥、此為反義、又辥辥音通也、辟者君也、文侯之命、昭事厥辟、是氒辟也、**㨗**古手屮通用」孫云、說文、搢撫也、一曰摹也、廣雅釋詁、㨗順也」吳云、㭁白𠳋敦、自乃祖考、有𤕘于周邦、與此同」引證為佳、唯讀為勞殊誤、孫氏為是、**堇**舊釋勤或釋謹、並通、左僖廿八傳、令尹其不勤民、注盡心盡力、無愛惜為勤、呂覽不廣、勤天子之難、注憂也、是也、**大**

命、𩏑或以𩏑為之、說文、虞書曰、𩏑類于上帝、是也、經傳借肆為之」吳云、詩抑、肆皇天弗尚、箋云、肆古今也、是也、**皇天亡射、**射斁通用、罢為射異文、而𦋹字亦作𡀦、兩〻相通而混也、靜敦、無𡀦、與此亡射、同義也」吳云、詩思齊、古之人無斁、振鷺、在此無斁、釋文、皆云、斁厭也、皇天無斁、言天不厭周德也」此說是、**臨保我有周、**詩大明、上帝臨女、箋云臨視也、天保定爾、箋云保安也」此說是、**不巩**吳云不巩猶言豈不恐也」蓋以巩為恐、省文段借也、孫讀為不鞏、亦一說、存參、**先王配命、𢼄天疾畏、**吳云、𢼄即愍之省文、說文、𢼄彊也、愍痛也、𤕫從大從矢、當即古文疾字、詩旻天疾威、箋云、疾猶急也、畏、有威可畏也、猶盂鼎言畏天畏也」𤕫逸字為疾急本字、**司余小子、**吳云、司嗣古通、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弗及邦庸害**

𠮷𩐁〻四方、大從不靜、𩐁嗣同音、故𩐁嗣通用、而後兩字相涉、字亦變作𩐁、嗣〻、亦理順義、從亦循也、不靜猶不安義、大從不靜、猶言懷不廷方、靜即𢯉義、**烏虖䁿**疑段借為懼、**余小子家湛于𩁹、**吳云、書大誥、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越不靖、此成王閔武庚三監之叛、而兢〻恐懼也**永巩先王〻曰父𤸿□**疑今字**余唯肈巠**經理也、**先王命〻女辥我邦我家內外𢚔、**𢚔氏之謂也、吳𢚔𢚔於下句、非、**王小大政、甹朕立、**吳云甹即𢒨字、許氏脫此、詩小毖、莫予荓蜂、毛傳、荓蜂、摩曳也、爾雅釋訓甹夆、注謂牽挽、孫注、謂相掣曳入于惡也、此云甹朕位、謂牽掣不安于位」按此𢒨段借為甹、〻安息也、从丂甹省聲、**虩許上下、**吳云、易震、來虩〻、釋文引馬云、虩〻恐懼

也、履、愬愬終吉、馬注、亦云恐懼也、許當讀如伐木許許、說文引作伐木所所、虩許即虩虩愬愬之意、許愬聲相近、**若否**吳云、詩烝民、國若否、箋云、若順也、釋文云、否惡也、**雩四方死母瞳**、死段借為尸、或為司、瞳說文逸此、文義段借為動也」吳云、死古屍字、主也、讀若書序康王既尸天子之尸、瞳古動字、言為四方之主、不為變動也」此說亦通、**余一人才**在**立**、位**弘唯乃智、舍非𦣞**、詩皇矣、憎其式廓、傳廓大也、**又䎽**聞古文**女、母敢妄寧**、吳云、書無逸、不敢荒寧、馬注寧安也、**虔夙夕**、吳云、虔夙夕、猶詩言夙夜匪懈、虔共爾位也、**叀**叀者文段借字、**我一人、擁我邦小大猷**、吳云、書無逸、其惟不言、言乃雍、謂言之而不剛不柔、庶政以和」按此說可通、謂借擁為雖也、然擁持也、讀保擁義亦

通、**母折威**、孫云、嘯堂集古錄、公緘鼎、緘字作𢦟、此即諴字之省」吳云、哲㦰字」恐非是、愚謂曲折緘束之義、**告余先王若德**、吳云、詩烝民、天子是若、若順也、若德順德也、**用印卲皇天**、印段借為卬、形近通用、卲與昭通、**𤕌**東為重省、𤕌即睡、亦瞳、有平治義、故字亦從𤔲、𤔲理也、此文義段借為緟、又或為重、**⿱宀貈**貈貉通用、然此同從宀、貉聲者、而⿱穴貉即客、蘇文、段借為窓、窓俗作恪、**大命、康能四國**、或是古文**俗**與欲通**我弗乍先王擾**、擾俗作擾、擾煩殽也、**王曰父厝、雩之庶**、吳云、庶眾庶也、雩之庶、猶言越厥邦厥家」或謂之者往也、猶往欽哉之往、**出入事于外尃命尃政**、說文、尃布也、從寸甫聲、古文從又、又手也、又敷故也、從攴尃聲、與尃同字、**埶小大楚賦**、吳云、埶同藝、廣雅釋

詁、藝治也、左昭十六年傳注、藝法也、詩漢廣、言刈其楚、箋、楚雜薪中尤翹翹者、賦無小大、雖束薪之賦、取之有法、考工記匠人、為溝洫、注云、稅民典藝、疏、藝謂準法、**無唯正聞、弘其唯王智、迺唯是喪我或**國也**麻**、治義**自今出入、尃命于外、氒非先告父厝、父厝舍命、母又敢惷尃命于外**、吳云、我弗作先王擾以上、責厝以朝夕論思之義、雩之庶以下、授厝以政令出入之權、兼及賦稅也、**王曰父厝、今余唯𤕌**重**先王命、命女亟一方**、吳云、說文、亟敏疾也、爾雅釋詁、亟速也、命厝亟一方者、封以畿内之邑、王畿為首善之區、政令尤亟也、**弘我邦我家、母顀**即雖、出頟也、從頁隹聲、非其義、蓋段借為推也、**于政勿雝**、與邕通**建庶**有文**口**

者、與旅通**女敢龏櫜**、龏恭也、櫜張大皃、非其義、疑借為肅、古音同部、**迺敄鰥寡、善效乃友正**、孫云、辟款識、寅簋、亦云、善效乃友、大辟勿𤅊」吳云、廣雅釋言、效考也、效與校同意、友官友也、徐同柏曰即太史友内史友之友、正州長黨正之屬、周禮所謂建其正立其貳也、善效謂考其德行道藝」此說妥順可從、**母敢湎于酉**、酒古用酉**女母敢㒸**段借為㒸、實為隊、俗作墜、**才**在**乃服客**與窓通**夙夕敬念王畏**、經傳以威為之、**不賜**、賜段借為易字、吳云、不易承上文敬念王畏而言、猶詩言不易惟王帝命不易也**女母弗帥用先王乍明井**、刑省文**俗**與欲通**女弗吕乃辟圅**與陷通**于艱**、孫云、師饋敦、谷女弗以乃辟陷于艱、與此文正同、**王曰父厝**

巳曰吳曰巳語辭、汲緜與茲通卿事寮大史寮吳云、書牧誓、是以為大夫卿士、傳士事也、詩假樂、百辟卿士、箋、卿士、卿之有事也、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寮即僚、禮、僚友稱其弟也、注、僚友同友者、師奎父鼎、僚官友、是鼎僚友僚寮、上言友正者、毛公采邑之官也、此言寮者、王朝之卿士大夫也」孫云卿事讀為卿士、卿士寮大史寮、猶酒誥云大史友內史友、于父、即君命、吳云此申言上文出入敷命之意、即就也、女斲斲或作斸、故此作斲、修治之義、𤔲公族、雩參有𤔲司小子吳云周禮春官序官、小子、注、小子、主祭祀之小事、夏官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師氏、吳云、以三德三行、教國子、虎臣、吳云、虎賁氏、雩朕褻事、吳云、褻埶通用、或通暬、詩、曾我暬御傳、暬御侍御也、此曰褻事、即執事也、

吕乃旅、干與扞通吾與敔通王身、孫云、師𩛥敦、率吕乃友、干吾王身、文與此略同」亦干吾也、取貴貝名、或作債卅爰鍰省文易女𩁹鬯一卣即卣字鄭圭瓚寶吳云鄭即卷、與玄同聲、當讀玄圭」按鬳或叚借為瓛字、說文、瓛桓圭也、公所執、從玉獻聲是也、又或與瓚通用、說文、瓚三玉二石也、從玉贊聲、詩江漢、釐爾圭瓚秬鬯一卣、與銘文相似朱市、悤黃、吳云、黃即橫、與衡通、禮玉藻三命、赤韍悤衡、玉環、玉瑹、金車、桒縟較、吳云、周禮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以下、皆詳紀金車之飾、較、車輢上曲銅也、爾雅繴謂之罿、此云桒繴較、當係覆較之縟、猶車韔也、朱還弘鞃𩌏、虎冟熏裏、阮元云、冟、說文以為飯剛柔不調相著、讀若遼、此從冂從皀、當以皀得聲、虎冟

讀為虎韔也、右軶象形畫轉、畫𨊥、金甬、道經傳作錯衡、吳云、鍾柄謂之甬、此甬當在轂之兩端、車軸耑謂之害、軸鐵謂之鐗、轂中鐵謂之釭、以朱約之謂之軝、飾以金者謂之金甬、皆一物而異名也、金嶂金豙、吳云、嶂即踵、輈末也、周禮考工記、輈人、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注、踵後承軫者也、當作嶂、說文、豙、豕怒毛豎、徐同柏釋作金柅、謂毛豎有止義、柅為止車物、故假豙為柅、〻豙一聲之轉耳、勒農古逸字、或釋轡非、金簟弼魚箙吳云、詩梁山、簟茀錯衡、箋、簟茀、漆簟以為車蔽、今之藩也、載馳、簟茀朱鞹、傳、車之蔽曰茀、大戴謂車蔽本作弼、〻為車之輔、故曰輔車、相依、不指輔頰而言也、後人因弼之古文為弜、或以為茀字、或以為紼字、詩之簟茀紼時是也、皆弜之孳生字、此云金簟弼、錯金于簟弼、以為飾也、箙古服字、亦作𥳽、盛矢

之器也、詩采薇、象弭魚服、傳、魚服魚皮也、又陸疏、魚服魚獸之皮也、馬四匹、吳云、四匹二字合文、四字末一橫借作匹字上一橫、彝器文、匹字多類此、或釋三匹非也、魚箙以上、皆車飾、弓室矢服、當亦附于金車之旁者、馬四匹以下、皆馬飾、攸勒吳云、攸即鋚、說文、鋚鐵也、一曰轡首銅、勒馬頭絡銜也、或作革、金[illegible]金雁、與膺通、朱旂二鈴、吳云、交龍為旂、說文、旗有眾鈴、以令眾也、此周禮金路、建大旂之證、所以封同姓之隆禮也、易女絲弁、吳云、說文、覍冕也、籀文作[illegible]或作弁、詩絲衣絲載弁俅〻、傳曰、絲衣祭服也、箋云、弁爵弁、也、公羊宣元年傳注、皮弁武冠、爵弁文冠、上所賜者、鬯卣圭瓚戟環車馬、又重之以絲衣爵弁、賜賚之盛典也、用歲用政、吳云、政正也、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太宰、正月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即用

歳用政之義、毛公𤸫對揚天子皇休、用作䵼鼎、吳云、彝器銘文多偁用作乃祖某公尊彝、乃考某父尊彝、此鼎不曰乃祖乃考者、毛公之祖考、即王季文王、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是說冣善矣、子子孫孫永寶用、

吳氏大澂跋云、伏生所傳、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內周書二十篇、大澂以大誥為武王之命、漢儒誤讀文王為寍王、遂謂大誥為周公攝政時作、大澂據文義、以攷正之、大傳列大誥於金縢之前、是也、康誥稱、朕其弟小子封、

又稱寡兄、鄭康成謂周公代成王告康叔之文、後儒疑之、律以毛公稱父之例、既云王若曰、即當稱父、不當稱小子封矣、二十篇中、惟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顧命七篇、為成王時作、今得毛公南公二鼎文、同為成王之誥、大義微言、斯文未墜、使當日孔子見之、必録入周書、在不刪之列、且今日所讀經典、由篆變隸、由隸變楷、屢失本真、非復從前漆簡文字、二千九百餘年、周初

寶器、至今完好、文義篆法、穆然想見鎬京遺型、云云、下文省略、此論真然、如此器者、東球之至寶、而亦全世界之寶已矣、

徐籀莊又云、毛、畿內邑、武王以封其弟、是為毛伯、成王時、為王朝卿士、偁毛公、按左僖二十四年傳、毛、文之昭也、文十五年傳、毛伯衛、書顧命、毛公、傳云、稱公、三公六卿、次弟、司空弟六、毛公領之、毛國、入為天子公卿、又王云、毛文王庶子、周禮太宰注、毛聃之屬、在畿內者、具言毛公國邑官爵世次、獨未及名字、逸周書克殷解、王即位于社、毛叔鄭奉明水、史記周本紀、既入立于社南、毛叔鄭奉明水、竊謂顧命毛公六人、皆武王舊臣、則毛公自是毛叔鄭、漢書古今人表、列毛叔鄭于武王時、列毛公于成王時、猶之左定四年傳、武王之母弟八人、聃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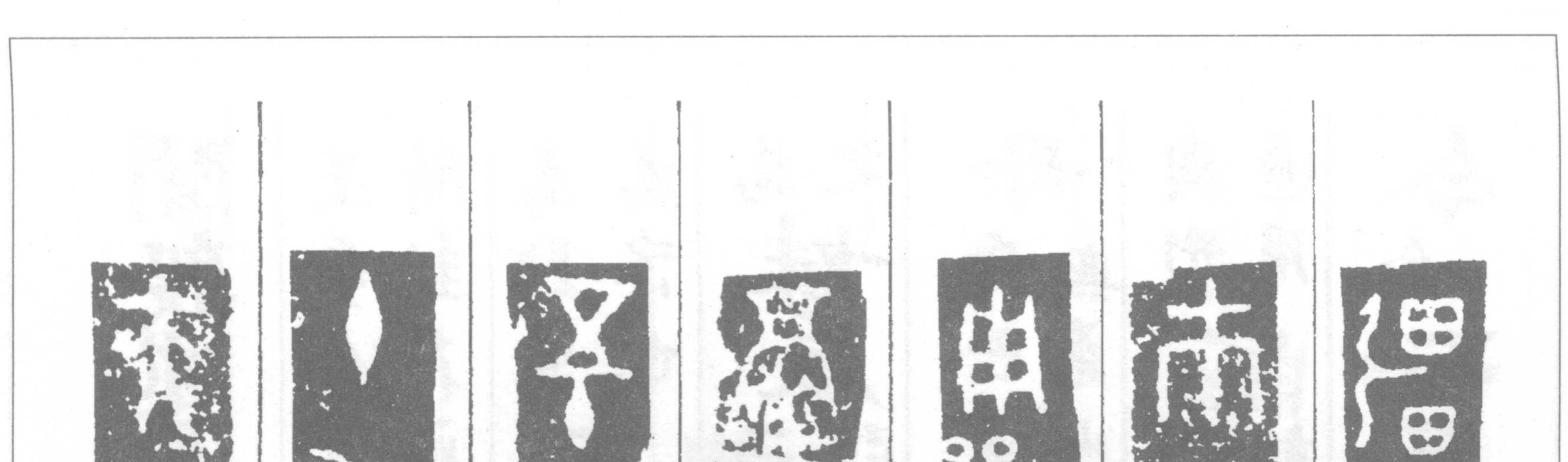
為司空、而五叔無官、注、又有毛叔聃、以一人為二人、其誤顯然、可見書文侯之命、傳云、稱父者不一、故以字別之、今以文侯仇字義和推之、鄭毛公名、而𤸫迺其字也、又按、鐘鼎文、鄭直作奠、不從邑、說文、奠置祭也、禮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注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謂云、祝酌奠於鉶南、是也、詩生民、取蕭祭脂、傳即用郊特牲之文、惟羶薌作馨香、履帝武敏歆、傳、歆饗也、其香始升、上帝居歆、箋、馨香始升行、上帝則安、而歆饗之、鄭從奠聲、奠有歆義、證之古人名字相配亦合、又按、竹書紀年、康王十二年有毛懿公、穆王十二年有毛伯班、共王九年有毛遷、懿公當即毛公𤸫之謚、班遷蓋其子若孫、穆天子傳、毛班、郭注、毛伯衛之先、此說詳盡不餘矣、余前說為它足、唯論字形、未為全備、且追記補前說不足耳、



卷五

四八





卷五

四九





右釋文補注

隹作唯惟皆同、九月王才與在通宗周、令與命通盂、王若經傳用若字、若古文諾字、

元作䛐、從口叒聲、叒若同音也、曰、諸家皆曰、王者、成王也、盂不與丕通顯玟王受天有

大令命在珷王、(韻)吳大澂云、文武從王、當亦臣子尊先王意特加王以別之」此說為是、歸夆𣪘亦同、

嗣玟乍與作同讀邦、闢闢見說文古文闢字、氒匿古匿字、俗亦作慝、周禮匡人、匡邦國而觀其慝、

銘意是也、匍與溥通有四方」(韻)畯徐籀莊云、與駿田通、大也、蓋通俊、正氒民在雩、(韻)徐

云、雩雩省、讀若匽、地近豐、御事、猶云御事乎、䖒且、語詞也、酉酒無敢酗、(韻)今字作酗、此

從酉火舌、會意、古字也、說文、酗、醉醟也、從酉句聲、有柴柴象焚燎具、此為聲與從示此聲同矣、烝烝祭本字

字書皆逸、祀、無敢醵」(韻)從酉從夔聲也、古文如此、夔豦古音轉通耳、古與故通、天異翼省文段

借字、臨子、吳云翼臨、謂臨之在上、翼之在旁也、王為天子、故云天異臨子、召誥、天迪從子保、亦此意也」異翼古

音同、灋保先王、(韻)吳云、遵先王之灋而保守之、猶書言格保承保誕保也、□有四方、(韻)我

聞殷述令命、諸家云、隊命即遂命、隹唯殷邊侯田雩(韻)按雩或與邘通、尚書大傳文

王受命之二年、伐邘、說文、邘、周武王子所封、在河內野王、從邑亏聲、邘殷諸侯、殷正百辟、率肄段借

為肆、肆為恣也、于酒、(韻)古故喪𠂤師省文段借、又或有借帀為師、均皆同意、巳、女經傳以汝

為之、妹辰二字昧晨段借字也、又與有同大服(韻)猶言大事也、令隹唯卽朕小學、

母與亡通、與以無為亡皆同勿剋(韻)或與克通用余乃辟一人、今我隹唯卽井

與型通用宣宀下作桓象形、桓亘聲同、故知此為宣字、與典通用、于玟王正德」(韻)若玟王

令命二三正、今余隹唯令命女盂招縈二字義未詳茍或讀為敬字

𢫦德巠敏、(韻)晉姜鼎云巠𢫦明德、義相同朝夕入諫、蓋以讕為之也享𧼈走畏天

畏、(韻)下畏字、經傳皆以威為之、王曰、烏令命女盂井型乃嗣與始通且古祖

字南公亦(韻)春秋時有南氏、蓋南公後、王曰、盂迺通俗作招夾二字義未詳、但與前招縈

文例同、縈夾或二人名、死與尸通、爾雅釋詁、尸主也、或用屍字、𤔲與理通戎敏諫或亦諫爛文、未

能定者、罰訟」(韻)夙夕□隱〻有痕似招字我一人、登𤼷省文、經傳以烝為之、吳云、詩

文王烝哉、武王烝哉、傳訓君也、又或讀為登、亦通、烝登常通用、四方、(韻)雩經傳語為粵我其遹

眚與省通先王受民受疆土、王疆句」中(韻)易與賜通女鬯一卣、冂、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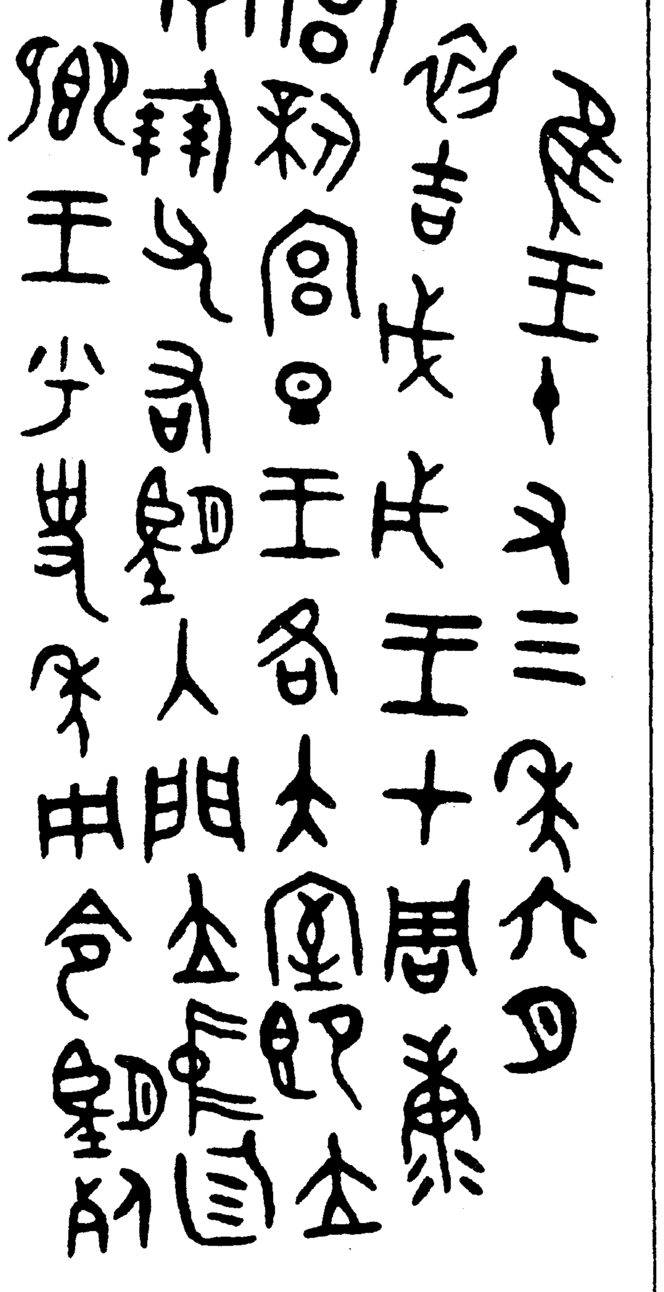
市舄車馬、昜（賜）氒且（祖）南公旂、（韻）用遷、（古遷字、義與音不可知矣）昜（賜）女邦𤔲（與司通）四、白人、（按、管子乘馬篇、白徒三十、是也）鬲、（按、鬲省文、亦與獻通、吳氏說、獻與賢通、齊侯鎛有應獻公家之語、獻亦作鬲、可以為互證、然鎛文、字形正作鬲象形、少異）□馭又（韻）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韻）昜（賜）尸𤔲（司）王□臣十又三白、人鬲（獻）千又五十夫、（韻）極（說文遺脫、按、蓋極至義之本字）戾鬮□□氒土、（韻）」

王曰盂、𢦏、（爾雅廣詁、若汝也、當云女而變字）苟（敬）乃正、（韻）勿灋朕令、（韻）（灋與廢同用、音通也、又令命通用同上）盂用對王休、用乍且（祖）南公寶鼎、（韻）隹（唯）

王廿又三祀、

又有小字盂鼎、（見攈古錄中）文字殘剝、不可屬讀、然中有廿又五祀字、知其作器、後此器三年也、銘末均云祀者、為殷商文例、且銘文篆法森嚴雄大、實殷史官存於當時者、所書無疑矣、然則盂姓南、祖南公、蓋殷諸侯也、至盂始召為周室大臣、小盂鼎、記盂戰功、寵賜多大、當時國家之大事、而史逸之、可謂奇而已、此彼二器銘、亦當補

尚書者也、竹書紀年、成王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二十四年、於越來賓、二十三年與記事、蓋謂成王失周公、更思得賢良輔弼、召盂信賴甚厚、盂亦感恩激勵忠節、宜哉二十四之交、立功高大、寵賜益加、誠有故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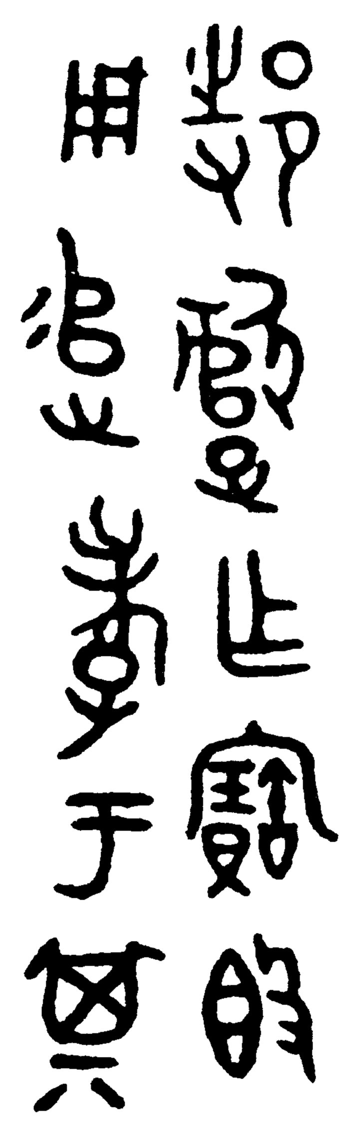
周白柙父敦、

隹王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才周康」宮新宮、旦王各大室即立」宰倗父右望、入門立中廷、」北卿、王乎史年、用令望、」𤔲畢王家、易女赤環市、䜌」用事、望拜稽首、對揚天」子不顯休、用乍朕皇」且白柙父寶敦、其萬」年子〻孫〻永寶用、

史記周本紀、武王卽立、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又曰、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又曰太子釗立、是為康王、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又魏世家曰、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正義括地志云、畢原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然則畢公有功於周室、極大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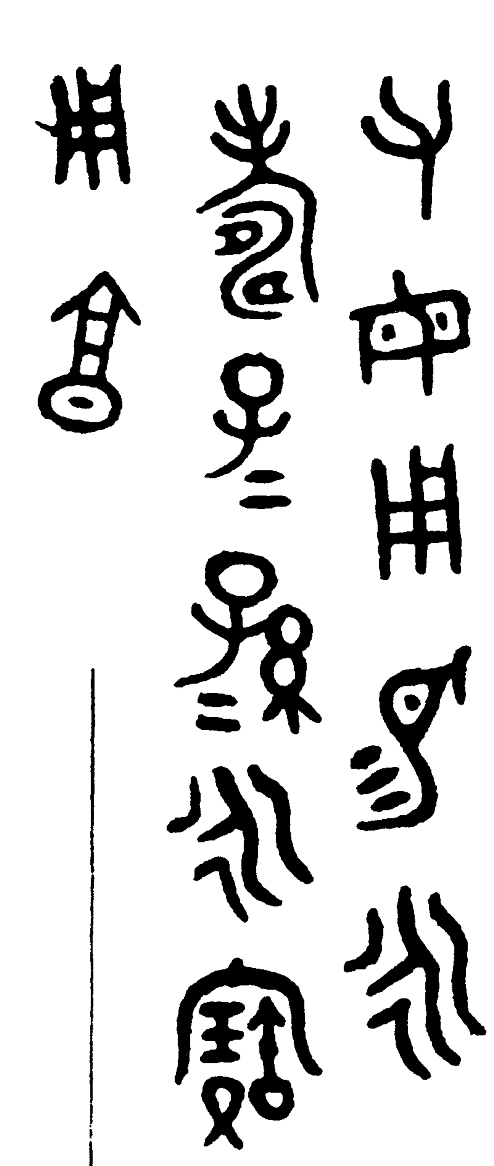
攷此銘義、當在康王作畢命之時、王以賢臣望為畢公之輔翼遺之故、殊有此恩賜、唯康王命曰畢王家可謂重畢公亦厚矣、然則、周召二公、亦固可有儕王者、今其證未得而已、又畢姬鬲、畢姬者畢公之後之女也、

可以金文補左傳缺一則



周邿遯敦、

邿遯乍寶敦用追孝于其



父母、用易永壽、子〻孫〻永寶用享、

按說文、邿、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邿亭、從邑寺聲、春秋傳曰、取邿、〻為附庸小國、故史不載國王名、而今得其一人名于器銘、雖未能詳何時君、然亦當補左氏之遺矣、

學古發凡卷五終

學古發凡卷六

東京　高田忠周　編述

史第六

漢土年代、蓋久遠而今難明晳、但載籍所傳伏羲以後、稍可通算、姑依舊記、概計年歷、伏羲後經黃帝至堯之間、凡五百九十餘年（此固非確算、竢是正、）堯凡一百年、舜凡五十年、夏十七王、四百三十九年、殷三十王、六百四十四年、周十七王、

八百七十二年、而今所存于世古文眞迹、自夏末逮周末者、其間凡一千六百年、文字之迹存者、過於通計之半、其不存者、亦略可察知而已、然則經傳諸子書、皆殷周古文當信而不疑者也、但漢人以隸釋之、此際往々誤其眞、此為第一厄、賈許雖勤而糾正、遂難復古、況六朝以後以楷釋隸、或以楷釋艸、章艸、（漢時盛流行者）遂生大謬、第二厄也、故今所存、殷周經傳諸子、固不足措信、深以為恨、近年出土文字續々發見、從來載籍之誤、往々得糾正之、亦昌代文運隆興之賜哉、今作史第六一篇、分為證史正史補史三目云、

證史

可以金文及卜詞、證殷商一代要緊、

史記殷本紀帝名歷次

契（姓子氏）　昭明（契子）　相土（昭明子）

昌若（相土子）　曹圉（相土子）　冥（曹圉子）

振（冥子）　微（振子）　報丁（微子）

報乙（報丁子）　報丙（報乙子）　主壬（報丙子）

主癸（主壬子）　天乙（主癸子、是為成湯）　太丁（太子、未立而卒、）

外丙（太丁弟）　中壬（外丙弟　帝中壬）　太甲（太丁子　帝太甲、（太宗））

沃丁（太甲子）　太康（沃丁弟　帝太康）　小甲（太康子　帝小甲）

雍己（小甲弟　帝雍己）　大戊（雍己弟　帝太戊（中宗））　帝仲丁（太戊子）

外壬（仲丁子　帝外壬）　河亶甲（外壬弟　帝河亶甲）　祖乙（河亶甲子　帝祖乙）

帝祖辛　祖乙子　沃甲　祖辛弟 帝沃甲　帝祖丁　祖辛子

南庚　沃甲子 帝南庚　陽甲　祖丁子 帝陽甲　盤庚　陽甲弟

小辛　盤庚弟 帝小辛　小乙　小辛弟 帝小乙　帝武丁　小乙子

帝祖庚　武丁子　祖甲　祖庚弟 帝祖甲　帝廩辛　帝甲子

庚丁　廩辛弟 帝庚丁　武乙　庚丁子 帝武乙　帝太丁　武乙子

帝乙　太丁子　辛　帝乙子 帝辛（紂）

羅叔言君殷虛書契及考釋，頗悉殷商事迹，今摘其要為

據證云，與羅君異者，以周按語分之，又新補足者曰（補），又改釋者字旁附□，而原文字形極小，今皆臨書大之。

史記殷本紀載成湯以來至於帝辛，傳世三十，今見於卜詞者二十有二。

曰高且（補）　□戌，其又于高且□　書契後編

周按，成湯為高宗，太甲偁太宗，大戊偁中宗，然此云高且，當偁契也。

曰大乙、　□□卜　告于湯　彡肜　前後缺

史記作天乙，書釋文同　索隱引譙周說，天亦帝也，殷人尊湯

故曰天乙。按天與大形近易譌，故大戊，卜辭中亦作天戊，以大丁大甲諸名例之，知作大者是，譙周為曲說矣。

周按，此說極佳，至周器大君有作天君者，大命作天命，又不隊大命，作不彖天命，皆同例也。

曰大丁　丁亥卜貞，王賓叙龢，之于大□、　缺文

孟子及史記皆言大丁未立，而卜辭中屢見之，豈未立而仍祀以帝禮與，抑前記有誤與，不可考矣。

周曰，□為■虛白文，金文亦有，賓同㲋，家從豭省聲，故家𣪘同聲，止為辵省，㲋或作遐可證，龢即禘古文。

曰卜丙　□酉卜貞，王賓外□　□□卜貞，王賓外丙，

□孳子卜貞，王賓丙叙，亡尤、

孟子及史記，均作外丙，商書序云，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太史公采世本，有之，今卜丙之名屢見于卜辭，則孟子與史公為得實矣。

曰大甲　之于大十　甲申卜貞，王賓大甲叙，　缺文

曰大庚　己卯卜大□于中　己卯卜貞，王賓大庚

[glyph]大缺文 [glyph]大缺文

史記作大庚、與卜辭合、竹書作小庚誤、

曰小甲、甲辰卜貞、口王賓、八十[glyph] 甲寅[glyph]

曰大戊 之于大第一行 [glyph]三牢第二行 戊午卜貞王賓[glyph]彡

口辰卜貞王賓[glyph]彡日亡尤、 [glyph]缺文

[glyph]第一行 五牢第二行

忠按、天金文或作[glyph]、猶不字作[glyph]、作二作一、皆上字也、然天戊亦借天為大耳、

曰中丁 中口 癸酉賓[glyph]四、 癸丑卜貞、王賓[glyph]爽、

曰卜壬 壬寅卜貞、王賓卜壬[glyph]日亡尤 [glyph]同上文、

王賓卜壬五月

史記作外壬、與卜丙作外丙同

曰且乙（補）之于且乙 甲寅卜口[glyph]且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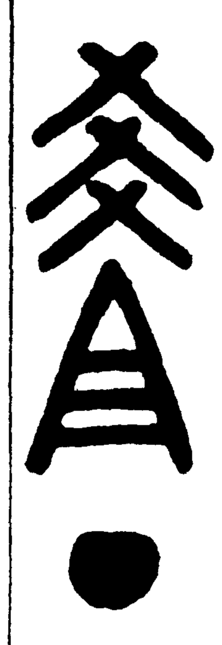
[glyph] 般且乙父己卣 周曰、即上文之且乙、

曰且辛（補）貞之于且辛十牢、 辛子[glyph]卜貞、王賓祖口口、

[glyph] 般且辛尊 子且辛步

曰且丁 貞告口于且口 丙戌卜貞康[glyph]日、其牢羊牛

丝用 [glyph]缺文



般且丁斝（補） 父且丁 父者行卜也、

曰南庚、己亥卜賓貞、翌于南庚 [glyph]缺文

貞之于南庚 之南庚[glyph]小牢 [glyph]缺文

賓[glyph]缺文 [glyph]缺文

曰羌甲甲陽 口貞于羌甲十告 [glyph]缺文

甲[glyph]日[glyph]十 [glyph]迷字、是借為羌、又為陽、羅君釋羊非、 貞王賓[glyph]福、

史記作陽甲、羌從羊聲、羊羌陽音通、蓋[glyph]從羌聲、羅君此條有誤、今正、

曰般庚 庚申卜貞、王賓般庚[glyph]日亡尤 [glyph]缺文

[glyph] 缺文、此作舟者文段借

曰小辛 小辛三牢缺文 [glyph]彡日缺文

曰小乙 甲戌卜貞之于小乙口牢、

曰武丁　□戌卜貞、武丁日其□牢、　王家戠爽 文疑

曰且庚　庚午卜貞、王家歬且禘卜才

　般且庚爵（補）　□且庚、

曰且甲　癸丑王□才八月、王□彡肚

□□卜貞王□□且爽三日　且 文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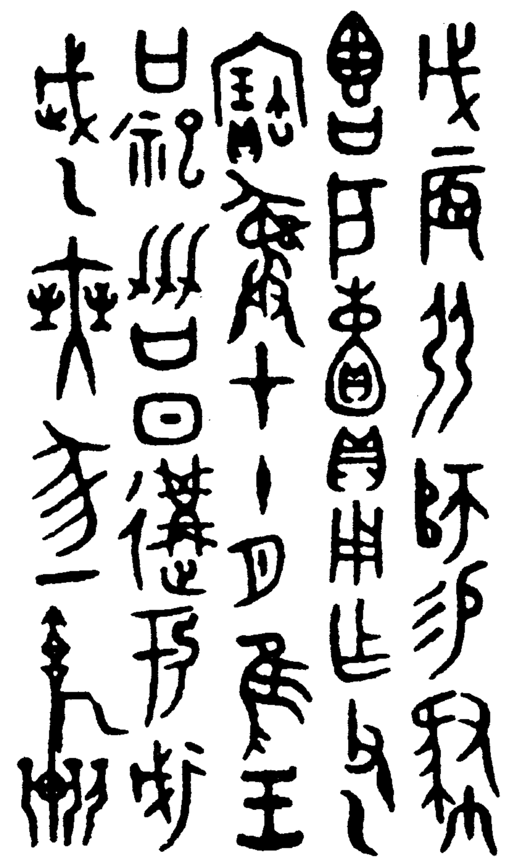
曰康丁　康□ 書契後編

史記作庚丁、殆康丁之譌、商人以日為名、固無兼兩日

者矣、

曰武乙　癸酉卜貞𫹊日乙亥王其又𡵂于武乙、半日止

王受冬　𢦏止 文缺



般父乙彝（補）　戊辰弜師、易𩛥東廿戸𩳁貝、用作父乙寶彝、才十月、隹王廿祀肜日遘于□ 一作妣、 武乙、爽豕一旅、

周按、此銘云武乙、又王廿祀肜日、此器之作、似當在于大

丁若帝乙時、𩛥王臣之顯者也、據金文論者皆余所及、下不按語、

又有帝甲　帝十 書契後編

史記以為祖甲、恐未信也、史記殷本紀之祖甲、三代世表作帝甲、然卜辭中已有且甲、且卜辭於帝甲文後有其眾且丁語、則帝甲在且丁之前、〻乎且丁者有河亶甲、有沃甲、皆卜辭所無、或即二者之一矣、

又有曰示丁、　示口 書契後編

曰示壬　癸亥卜甲午貞之于示壬祭、

壬□卜貞王家示壬爵日亡才

辛亥卜喜貞□壬□行歲□□

曰示癸　癸酉卜□貞、王家示癸三亡才十月、

殆湯之先世及其祖若考矣、史記、微子報丁、報丁子報丙、報丙子主壬、主壬子主癸、主癸子天乙、此示丁殆即報丁、示壬示癸殆即主壬主癸、其稱示丁示壬示癸者

殆湯有天下後、以神之禮祀其先、猶周之追王矣、

又卜辭中所祀之祖或以妣配食、其可徵者十又四、

示壬之配曰妣庚、　卜貞 一行 示壬奭 二行 妣庚 三行 上下皆缺

示癸之配曰妣甲、　口示口 一行 妣甲彡日 二行

大乙之配曰妣丙　口寅卜貞王賓大乙奭妣丙翌日亡尤

大丁之配曰妣戊　妣戊 書契後編

大甲之配曰妣辛　口辛貞大甲奭牢

妣辛　般妣辛彝（補）　子㸓匕辛

大庚之配曰妣壬　妣壬 書契後編

大戊之配曰妣壬　妣壬 同

中丁之配曰妣癸　癸酉卜貞王賓中丁奭妣癸五日亡尤

且乙之配曰妣己　丁子卜貞王賓且乙奭妣己三日亡尤

又曰妣庚　庚午卜貞王賓且乙奭妣庚彡日亡尤

且丁之配曰妣己　己口卜貞王賓且丁奭妣己口日亡尤

又曰妣辛　辛酉卜貞王賓且丁奭妣辛𪚥日亡尤、

又曰妣癸　癸酉卜貞王賓且丁奭妣癸彡日亡尤、

小乙之配曰妣庚　王賓小乙口妣 文缺

武丁之配曰妣辛、　辛酉卜貞王賓武丁奭妣辛𪚥日亡尤、

又曰妣癸、與前同版二刻、　癸口卜貞王賓武丁奭妣癸𪚥日亡尤、

又曰妣戊　妣戊 書契後編

且甲之配曰妣戊　妣戊 書契後編

康丁之配曰妣辛　妣辛 同上

諸帝皆一配、且乙二配、且丁武丁三配者、猶少康之有二姚與、抑先殂而後繼與、不可知矣、」

羅君又云、卜辭中人名、於前編所列帝王之名、前籍可徵者外、更得七十有八　今又補以金文所有者、

曰且丙　丙寅卜貞且丙 以下缺

曰小丁　丁卯卜旅貞其事口于小口、四月、

曰且戊　戊戌卜旅貞𢦏戚、三叀羊、

殷且戊卣（補）　埶且戊

殷且戊爵（補）　戈且戊、

曰且癸（補）

殷且戊爵（補）　埶且戊

曰中己　己中　書契後編

曰南壬　丙寅卜貞　缺下

曰父甲　貞之于月十　壬寅卜二之

殷父甲彝（補）　析子孫　父甲

曰父乙　于　文缺

殷父乙彝（補）　析子孫父乙

殷父乙尊（補）　子冊〻父乙

曰父丁　壬寅卜貞、其月于一

天子

殷父丁觚（補）　天子聖乍　父丁彝、

殷父丁觶（補）　析子孫父丁

殷丁父斝、（補）　丁文

丁父蓋父丁、下辛父亦父辛、例正相同、殷人用字、前後倒置不甚拘矣、見文法第三、

文方乍父丁宗寶彝、

殷父丁尊、（補）　篆文見書法條

殷父丁匜（補）　析子孫文父丁

曰父己　月己二斗

殷父己鼎（補）　析子孫父己

殷父己爵（補）　析子孫父己

曰父戊（補）

殷父戊爵、（補）　父戊舟乍尊、

同（補）　析子孫父戊、

上爵文亦當讀舟乍父戊尊、省略彝字耳、

曰父庚　貞之于大

殷父庚尊（補）　魚乍父庚尊彝

曰父辛　不巳

殷父辛爵（補）　幵工父辛

殷父辛爵（補）　瓚　辛父　亦父辛也、

曰父癸（補）

殷父癸斝　析子孫父癸

曰且卯　貞□且外

白虎通殷以生日名子不以子丑為名然卜辭中以十

二枝為名者不少且卯父卯以外有妣巳妣戌寅父皆

以枝為名者也

曰妣甲　ㄓ十　已見上

曰妣乙　𡧊于ㄓ一牢犢二牢

曰高妣丙　癸未貞其求之于高ㄓ丙

曰妣丁　ㄓ口　缺文

曰妣戊　貞口其ㄓ

曰高妣己　貞之于高ㄓ5　高5ㄓ　缺文

曰妣庚　貞之于ㄓ用告

曰高妣庚　貞勿之于高匕己高ㄓ用

曰妣癸　ㄓ㐅　已見上

曰妣巳　口𤔲卜王田妣甲ㄓ　妣癸

凡稱妣某殆皆帝王之妃匹其配食者得知為何帝之妃

列之前篇其不知何帝之妃者則列之此篇

曰母甲　十毋ㄓ母辛　周按借毋為母故字從屮古屮手通用多矣

毋十　般母甲爵（補）　木工冊　乍母甲䵼彝

曰母乙（補）　毋乙　般母乙鬲　亞中子執戈矛母乙

曰母丙　貞于毋丙細帚

曰母丁　ㄓ毋口　缺文　周按借女為母金文亦多此例

曰母戊　毋ㄓ　書契後編　周按借毋為母毋從母聲古母毋通用

曰母己　于毋5小牢用三　己毋　缺文

曰母庚　貞之于毋用二牛

曰母辛　口寅卜貞口之四戚自毋卒

曰母壬　工毋　缺文

曰母癸　毋㐅　缺文

毋㐅　般母癸角（補）　王乍母癸䵼

周按據母癸角銘、凡云母某者皆時王之母也、然云某兄亦時王之兄也、

曰母巳　口虎子于祼

卜辭中辰巳之巳皆作子、作子者惟此一見、

周按子本字、巳段借字、秦漢以後用巳不用子、卻以子易孳、要支干文自古段借多矣、薛款識母乙鼎惟乙巳云云、又西清古鑑、井侯尊、巳月、亦用巳紀月、然殷人周人、偶或用巳為子也、

曰兄甲　丁丑之兄十

曰兄丁　貞于兄口組

兄丁●　般兄丁斝（補）父舟作父丁隮彝、

曰兄戊　乙亥兄戊　兄戊重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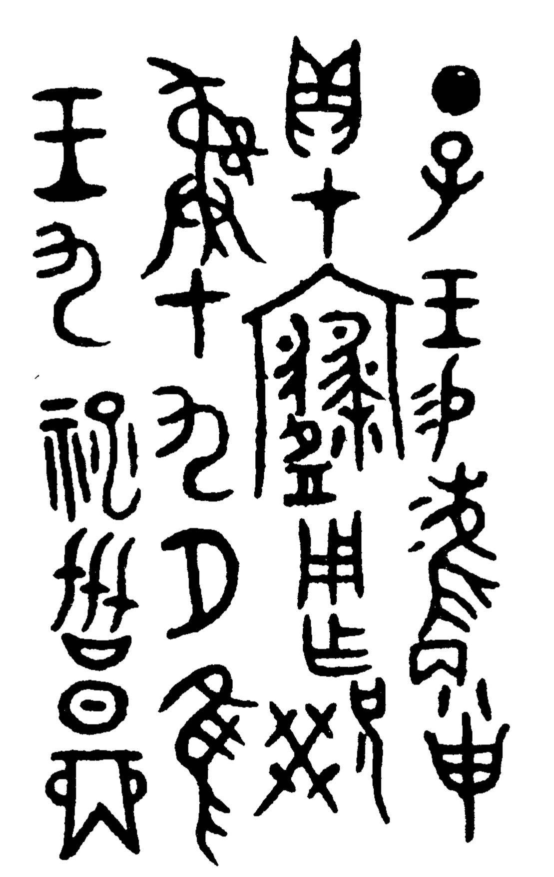
曰兄己　卜貞女妃告于十月羌

曰兄庚　般兄　文缺

曰兄辛　般兄　書契後編

曰兄壬　工兄　同上

曰兄癸（補）　兄癸　般兄癸斝　父舟作兄癸隮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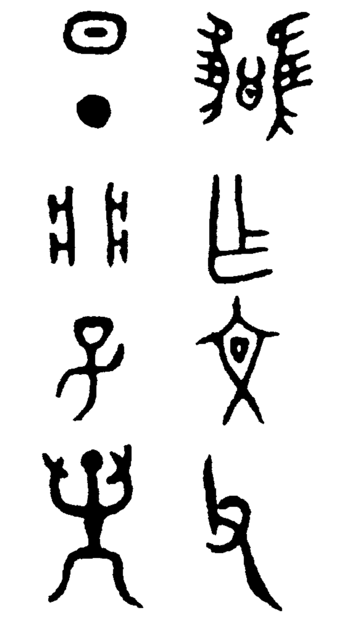
般兄癸卣　丁子王易巂貝、才寢用作兄癸彝、才九月、隹王九祀、彡日丙、

商家以日為名、殆卽取十幹或十二枝一字為之、不復加佗字、金文中、每有日甲日乙等、是也、而帝王之名稱、大甲小甲大乙小乙大丁中丁者、殆後來加之示別、蓋有商一代帝王、就史記所載三十人中、以甲名者六、以乙名者五、以丁名者六、以庚名者四、以辛名者四、以壬名者二、惟以丙與戊己名者、僅一帝耳、使不加字、後來史家記事、無以別為何代何帝矣、在嗣位之君、則承父者、逕偁其所生為父某、承兄者、逕稱其所先者為兄某、

則當時已自了然、故疑上所列曰父某兄某者、即前編
所載諸帝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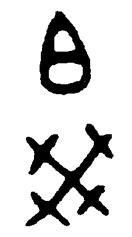
○以上羅君説要恉、以下即鄙説也、

又金文有之、而卜辭無見者如下、

曰文父  殷文父尊　惟乍文父　曰丁、析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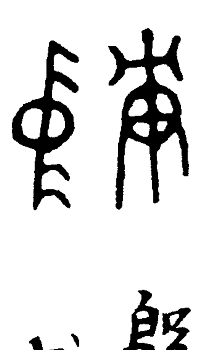
與見上云文父者同、亦是父丁尊也、

曰文子丁  殷文子丁尊
是父作子之器也、為所罕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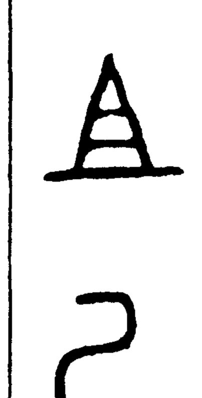
曰白癸  殷白癸彝　白癸乍寶隮彝

曰白申  殷白申彝　白申乍寶彝

曰白、曰中、即伯仲季之謂也、

曰中庚  殷中庚觚　成中庚

又殷人以干支為名、不必帝王、臣亦備之也、

曰且己  殷且己彝　且己

 殷父辛卣　西　且己、父辛

史記殷本紀曰、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云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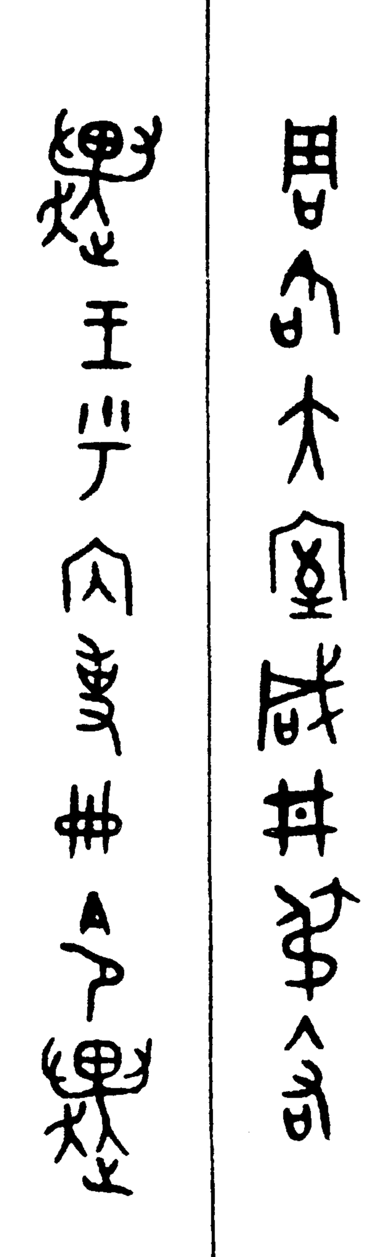
日及訓、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由是觀之、此彝銘云且己、即祖己、卣銘云且己父辛、此祖己孫所作、即知且己子名辛也、

可以金文證周代事者、見經第五、

可以金文證魯國事者、見經第五、

可以金文證鄭國事三則、





以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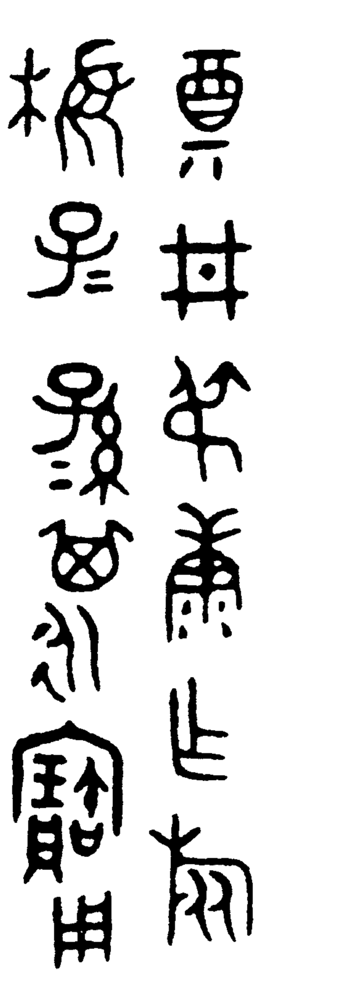
周趩尊　銘元八行、文六十八字

隹三月初吉乙卯、王才」周各大室、咸、井叔入右」趩、王乎内史、冊令趩、」更氒且考服、易趩截衣」韋市冋黄旂、趩拜䭬」首、揚王休對、趩蔑曆」用乍寶障彝、世孫子」毋敢彖、永寶、隹王二祀、

銘末云、隹王二祀、此殷人文法、此器之作、在周初明矣、

許印林說、趩作器者人名、井叔書見古器銘、此銘云、咸井叔、按、鄭氏詩譜、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據此、井當為邢之借字、邢為鄭地、鄭在咸林、鄭未封以前、其地名咸林、不名鄭、故云咸井叔、咸井叔云者、猶阮書綏賓鐘銘鄭井叔也、

周按、此說稍有條理、然古器銘文、少有以咸字為語詞屬上句者、此亦或以各大室咸為句、亦未詳存疑云、



周鄭邢叔康簋

奠井俶康乍旅」簋、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據古録引徐籀莊說、南鄭之邢大夫字叔名康也、穆天子傳王入於南鄭、井叔利云云、此名康者蓋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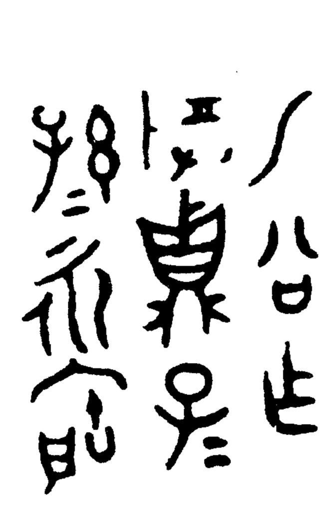


周鄭雝養原父鼎

奠饔遼父」鑄鼎、其萬」年子孫永用、

史記鄭世家厲公突自櫟復入即位、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凡經傳原字、器文皆作遼、故知遼父即伯原父也、雝亦姓見全文、此以饔為之、世家先是有雝糾、亦鄭大夫、然恐非此人、

可以全文證齊國事一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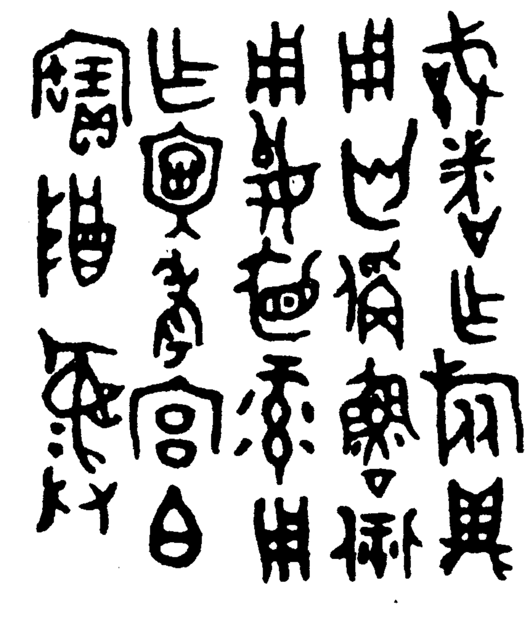
周齊乙公鼎

乙公作」障貞子子」孫孫永寶、

史記齊世家、㢧太公子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丁公

卒子乙公得立、知此器乙公所作物也、

可以金文證曹國事一則、



周段者鼎

段者乍旅鼎、用匄偁魯姒用妥眉彔、用乍文考宮白寶尊彝、

史記曹世家曰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叔振鐸卒、子太白脾立、太白卒、子仲君平

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此器銘云文考宮白、即知段者為孝白、雲別名、又或雲之兄弟均是史之缺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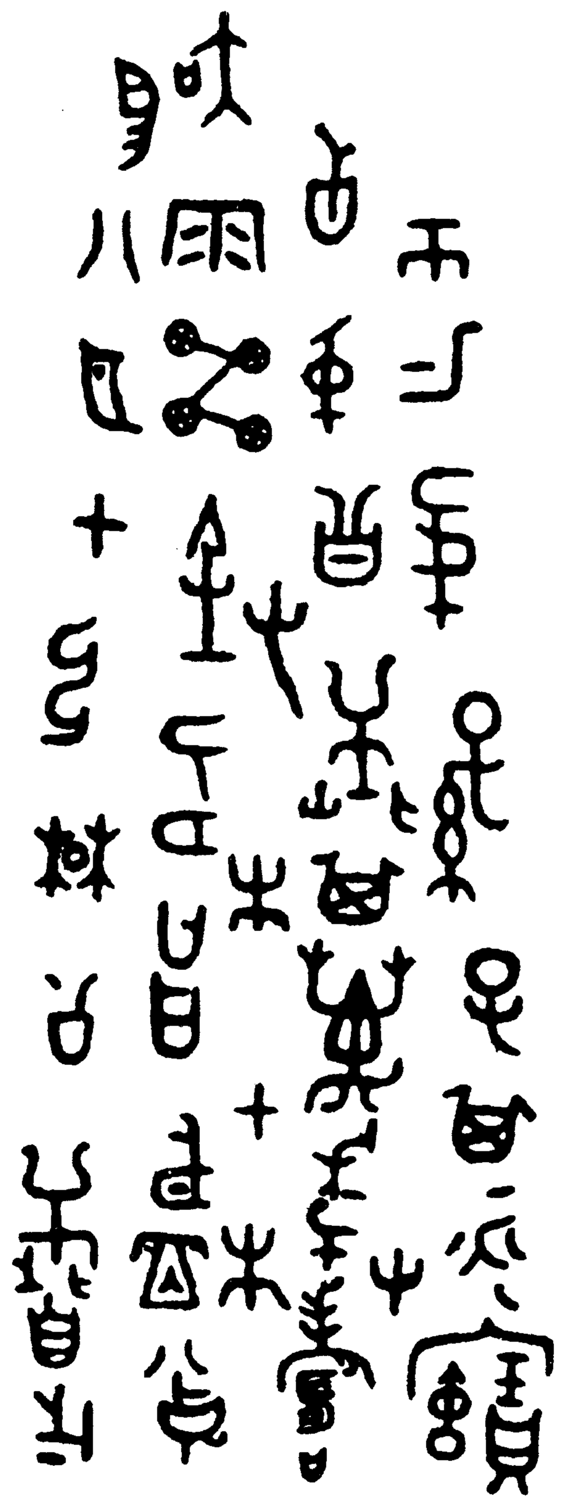
周師田父敦

此銘文字剝殘、前後缺、

朕考□師田父令□□宮白、□父賣□□

蓋亦同上文宮白、□父當其字、惜此銘文字多剝蝕、文義不可詳矣、

可以金文證楚國事二則



周楚公逆鎛　左文左讀

隹八月甲申、楚公逆自乍」夜雨雷鎛、氒名曰、身四八克」西𠂤公逆、其萬年壽」□□弟孫子其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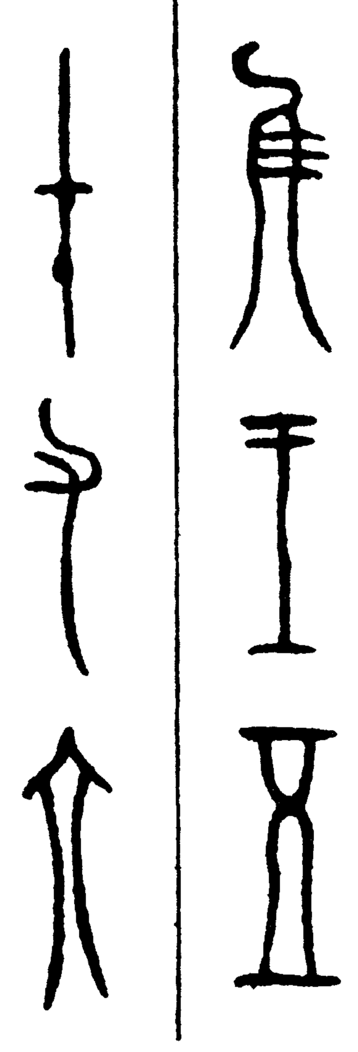
又行間有｜屮木甲等字、而散在焉、春雷雨育艸木之意、

孫詒讓云𡳿為楚公之名、其字兩見、阮釋為逆、云逆古往

字往與狂通、史記楚世家、鬻熊之子曰熊麗、〻〻生熊狂、〻〻生熊繹、左氏傳云、熊繹事康王、熊狂當在成王時、鐘其所作、然史記言熊繹始封于楚、此已偁楚公者、大戴記陸終氏六子、其六曰季連、季連者楚氏也、則楚國舊封至熊繹乃加地耳、今按、阮氏說非也、此字銘前從𡳿後從𡳿、汪從王聲、金文王字常見、無作𡳿者、逆從屰聲、屰說文從屮在土上、其字金文作屰或作屰、與𡳿亦不同、且史記明

云熊狴生熊繹〻〻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是熊狴時楚實未封帝繫所云乃舉其終言之安得謂熊繹前楚已建國邪竊謂此□字實當為逆〻籀屰聲說文屰部屰從干下凵屰之也此從□即屰之變體變凵為冂又移著于屰之中秦繹山刻石討伐亂逆〻作□是凵可迻著屰字中之證陳逆簠逆作□是凵可變作冂之證楚世家熊徇卒子熊咢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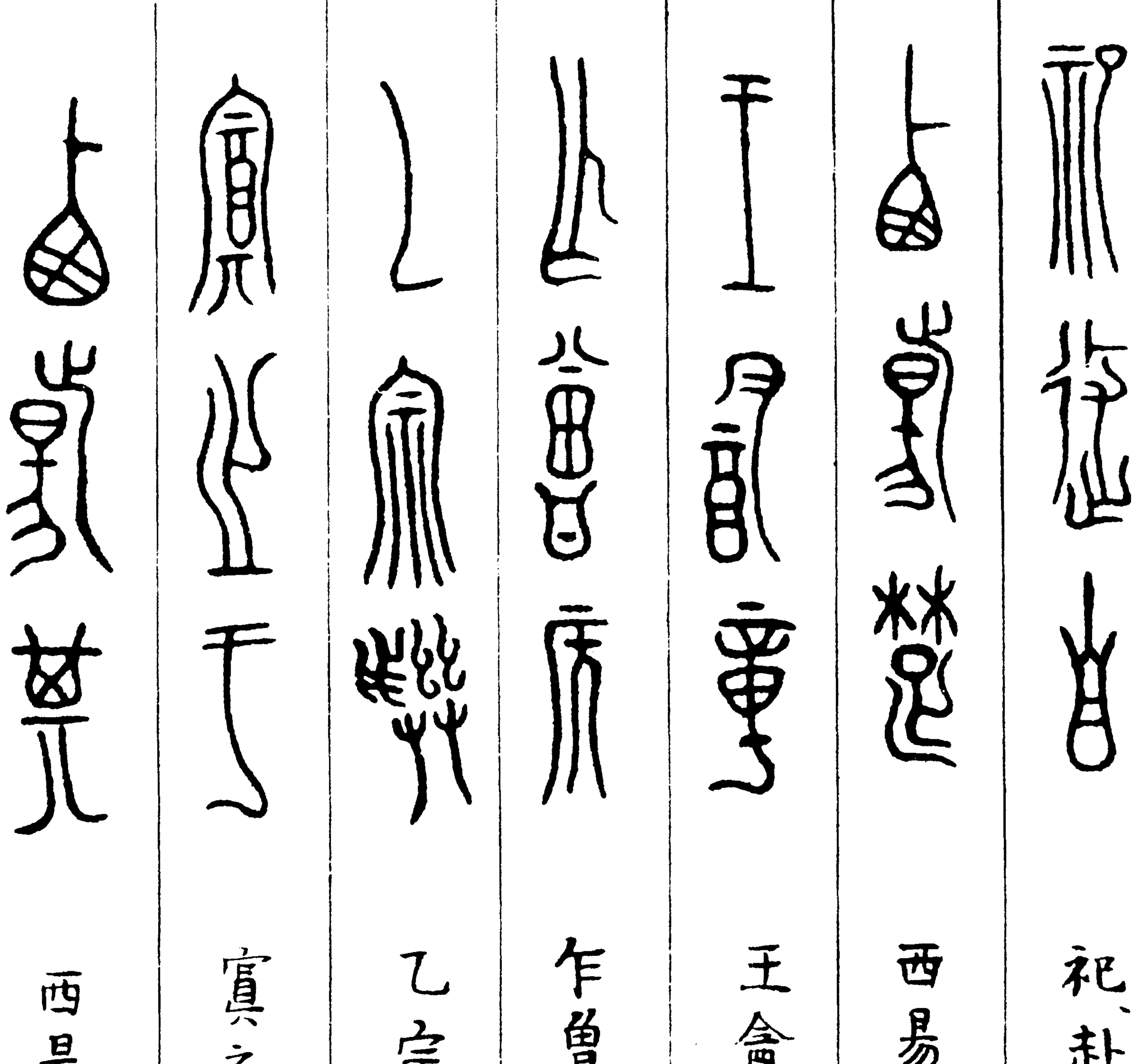
此楚公逆即熊咢也咢逆一聲孳生之字古多通用故史記以逆為咢熊咢在熊渠去王號之後熊逆再僭王之前此銘偁楚公亦正符合以字形及文例覈之此鐘為熊咢所作殆無疑義逆咢譌易自西漢時已然二千年後忽于此鐘得其正字或亦讀史者所樂聞乎



周楚曾侯鐘

隹王五

十又六



祀赴自

西昜楚

王酓章

乍曾侯

乙宗彝

寘之于

西昜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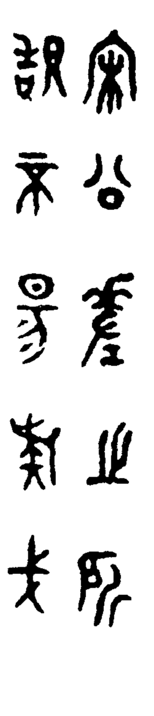
永時用亯

阮元云按此鐘薛氏以為楚惠王器按其紀年確然無疑惠王名章左傳及史記並同章上一字舊釋為韵按古文無韵字此文作酓亦非從之字錢獻之以為古能字之省變通熊熊楚君之名每冠以熊字是也

周按前說稍近而未可矣今沈思細考此字明從酉上從今為聲即酓字古文也說文熊從炎省聲炎今古音相近

然是借龠為熊自顯然者亦猶邾公鐘以鈋為雩之類音通則字形不問而已要楚君名多冠熊字者當發聲之語主于音不關于義也阮氏又云考左傳楚昭王於魯定公六年遷都漢志若屬南郡注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師古曰春秋傳作鄀其音同此云徙自西陽者當即自鄀還郢之時是時越已滅吳楚東侵廣地至泗上無所畏懼故還舊都西陽漢志屬江夏郡去鄀甚近其不曰徙自鄀而曰徙自西陽者西陽有先君廟觀下文作曾侯宗彝寘于西陽其義可見徙都大事告于祖廟而後行禮也楚之僭號久矣此曾侯其遠祖曾義為重又為高凡先祖皆可偁曾侯猶先公也此說詳盡不餘矣

可以金文證宋君名一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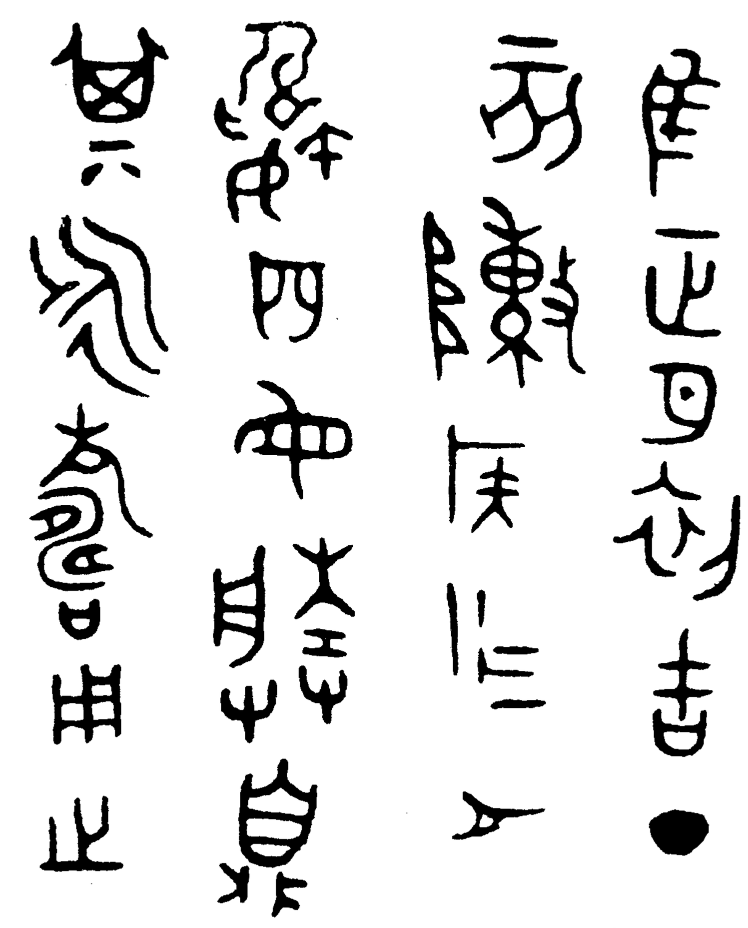
周戈

宋公差之所
造不易族戈

按春秋時宋元公名佐佐俗字元當作左佐差皆左聲故通用也

或差其正字今春秋為借字矣

可以金文證陳國事一則



周陳媯鼎

隹正月初吉丁
亥敶侯乍[illegible]
媯四母朕鼎
其永壽用之

左傳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史記陳世家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媯氏又云莊公卒少弟杵臼立是為宣公宣公十七年周景王娶陳女為后此史實之明皙者此器蓋作于惠后入宫之時惜媯上殘一字四母義未詳矣

可以金文證鄦國事一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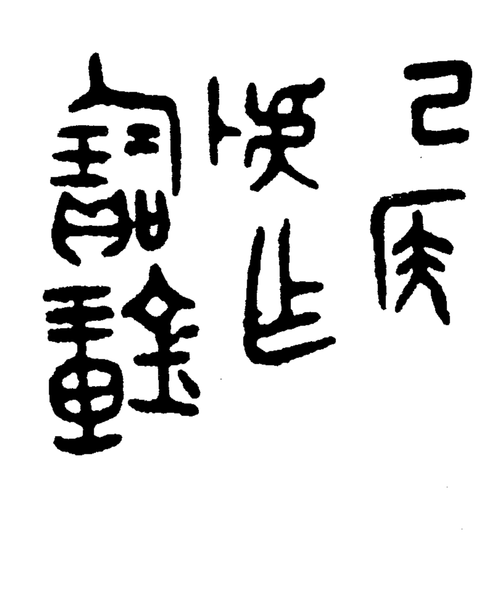
周鄦子妝簠

隹正月初吉丁亥、鄦子妝𢍜其吉金、用鑄其簠、用賸孟姜秦嬴、其子子孫孫羕保用之、

徐籀莊云、鄦、說文云、炎帝太嶽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讀

若許、許男爵、妝當讀為莊、魯隱公時、有許莊公、或即莊公以字為謚、如陳公子完字敬仲、後即謚敬仲也、史云男爵、或有誤乎、孟姜秦國女嬴少皞後姓、

可以金文證紀國事一則、



周紀侯鐘

己侯虎乍寶鐘、

阮元云、虎紀侯名也、己紀古通用、此鐘壽光縣人得之於紀侯臺下、左隱元年、紀人伐夷、杜注、紀國在東莞劇縣、齊乘云、壽光南三十里、春秋之紀國、即劇城也、

可以金文證鄀國事二則

隹鄀正二月初吉乙丑、鄀公敄人乍𩰫敦用亯孝于氒皇且于氒皇考、用賜𥃝壽邁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周鄀公敦　篆文見書法第四、

阮元云、按左僖二十五年傳、秦晉伐鄀、杜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鄀縣、正二月者用正朔也、二者月之二日也、敄人鄀君名、



周鄀公諴簠

鄀公諴乍旅簠用追孝于皇祖皇考、用賜𥃝壽萬年、

子〻孫〻永寶用、

敔人、誠、均鄀國君名、史缺不傳、不可知其何先何後、蓋文借䖵為鄀也、

可以金文證黃國事一則

周黃中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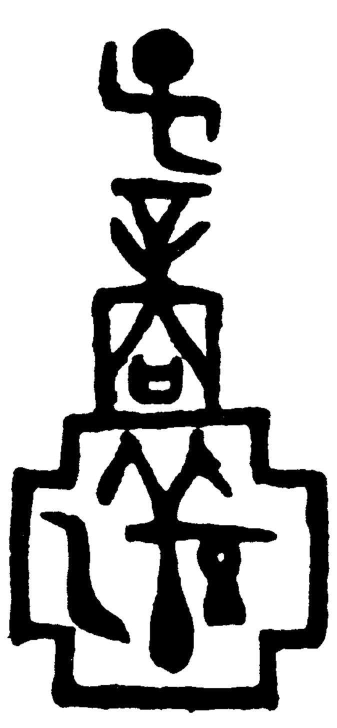
黃中自乍朕

它永寶用亯

徐籀莊說黃、嬴姓國、左桓二年注、黃國今弋陽縣、中蓋其國王名、史亦缺之、

正史

可以金文正史籍殷國名一則



殷絭乙甗

子商 亞中 絭乙（即羌乙段借字）

阮元云、按子、商之姓也、商之孫子所作以祀先人、故曰子商、左哀九年傳、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此古彝辭也、子商謂殷商、在春秋時、則謂宋耳、周按、此銘篆法極古、明是初殷器也、

羅叔言君曰、史偁盤庚以後、商改偁殷、而徧搜卜辭、既不見殷字、又屢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獨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國尚號商、書曰、我殷乃偁邑、而非殷國也、

周按、此銘亞中曰絭乙、亞以象廟中、絭乙、即所祭先祖名也、

可以金文正史籍周公自征武庚之誤一則

周伯禽鼎（篆文見書法第四、）

〇王令（命）公（魯公也）伐郐（史記作徐借字、）攻單（戰）無啚（敵）、郐方邑靜、易（賜）公寶鼎、大曲、彤矢、僕馬、袞冒（冃）、呂章（彰）、公休、卌世、（讀為）爲周𤔲備、（讀為）鹵受多福、其子孫萬年永用亯

周伯禽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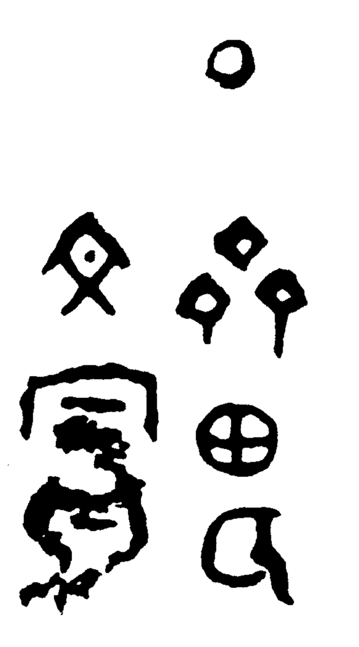
銘文同鼎、唯寶鼎二字彼作寶鐘、

史記周本紀、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徐廣曰、尚書序云、旅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周按、太史公此記誤甚、太誥文首云王若曰云云、鄭云王周公也、固非是、王者武王也、周公而偁王僭也、聖人斷無此事、說詳于吳大澂毛公鼎跋文、又周公世家、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又曰、卒相成王、而使

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又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誤又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又曰、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又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云云、遂平徐戎、定魯、然此鼎此鐘、當時成王賞伯禽軍功而所賜者也、此文當補周世家一節、又以正本紀周公討伐之誤也、若夫記所云、周

公受命、討管蔡、三年在外、屬不可得有之事、二弟猶疑周公謀叛、況他諸侯、必也當有思反者、當時、周公一日不可離成王側、故討管蔡者、非周公而伯禽也、此為合理之事、此銘云伐郐、不云討管蔡者、當已忘於王室而然矣、然則記云、成王歸禾於周公兵所、事必有誤、或周公偶出見魯公伯禽之陣、時成王歸禾乎、出外屬一時之事、非三年在外也、如此銘文、實修史之寶典也、

又說文、郐、䢵下邑、從邑余聲、魯東有郐城、讀若塗、段玉裁注云、周禮雍氏注、伯禽從王師征徐戎、鄭氏云從王師亦誤、伯禽率王師也、劉本徐作郐、音徐、城當作戎、許書之例、未有言城者、郐戎即周禮注云郐戎、今尚書作徐夷、徐戎、許鄭所據作郐、可以金文正史籍田氏字五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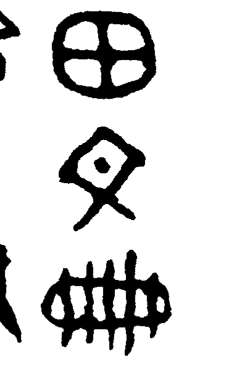


周田氏車飾

齊田氏

文同冂

 東永用、

◦ 同上 田文冊

 令史

曰齊田氏文、蓋知田文子之器也、已改陳偁田、與史記世家合、然見下諸器文、無一作田者、而皆偁陳、蓋知初事齊也、改本姓以別宗家、其後宗家遂微、而田氏益振、勢力淩齊、於是田氏復舊姓、專偁陳不偁田也、史記不言及之、司

馬氏失之矣、

◦齊陳曼不敢逐 行第一 康肇堇經德 行第二 作皇考祖俶[食奉]般 行第三 永保用簋 行、第四 篆文見書第四

史記陳世家曰、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嬀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嬀氏、又曰、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

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正義曰、六四變、此爻是辛未、觀上體巽、未為羊、巽為女、女乘羊、故為姜、姜齊姓、故知在齊、姜姓太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後完奔齊、齊桓公使為工正、

又田敬仲世家、完卒、謚為敬仲、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仲生穉孟夷、至田文子、與晏嬰事莊公、文子生桓子無宇、有力、莊公寵之、田桓子無宇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不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此銘云肇謹經德、蓋亦釐子乞之族乎、

世家又曰、釐子乞卒、子常立、是為田成子、立平公自為相、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襄子卒、子莊子白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太公相宣公、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而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

一城以奉其祀、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彊于天下、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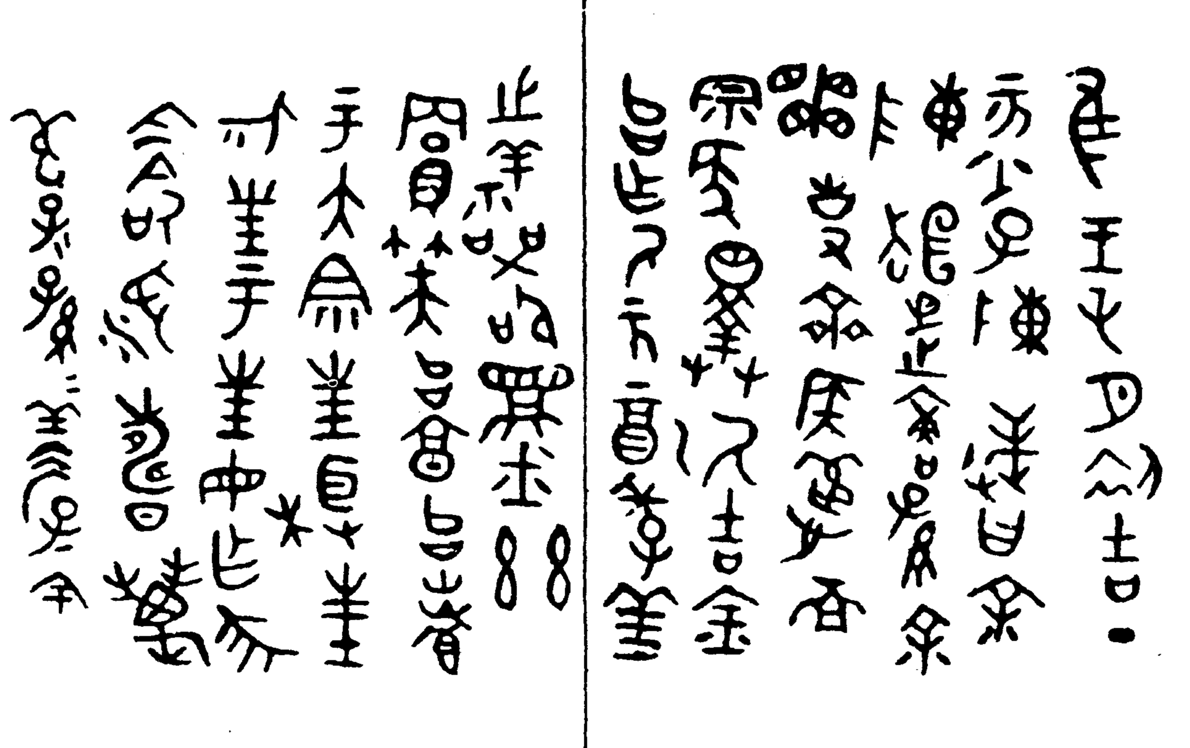


周陳逆𣪘

冰月丁亥陳氏裔孫」逆作為㞷祖大宗」𣪘、以匄羕令渻」壽子孫是保」

按借㞷為皇、音通也、

吳式芬云、冰月、見晏子春秋、即十一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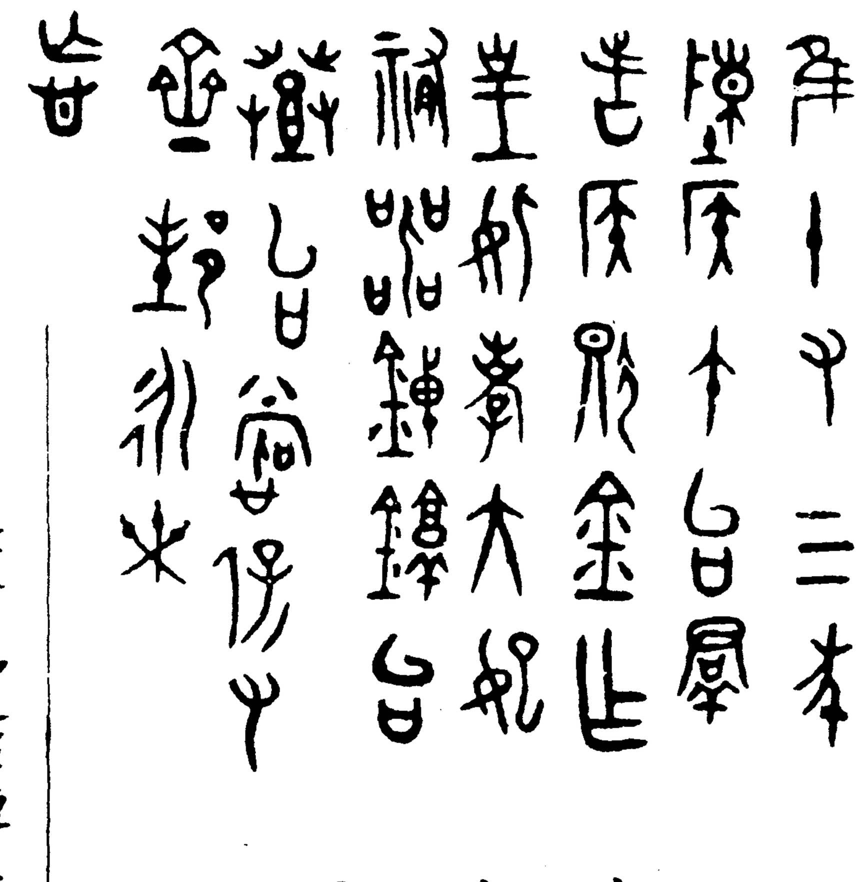
周陳逆簠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少子陳逆曰、余陳𧻚子之裔孫、余寅事齊侯、懽血宗家、羃𢓊吉金、台乍𠂤元配季姜之祥器、鑄絲寶笑、台亯台孝于大宗皇祖皇祉、皇丂皇母、𠂤𢓊永命、渻壽萬年、子〻孫〻羕保用

此銘借字甚多、借血為卹、借寅為夤、借台為㠯、借絲為茲借㞷為皇、實為煌、或借祖為祖、借祉為妣、借丂為丂、實為考、借乍為胙、借渻為眉、借羕為永、保省作呆、唯𠂤字未詳何字叚借、

阮元曰、按陳逆見左哀十四年傳、字子行、陳氏宗也、𧻚同桓、牧誓尚桓〻、說文引作尚𧻚〻、左莊二十二年傳、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杜注、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銘云陳𧻚子之裔孫、著其始大之祖也、少子猶言小子也、歡卹宗家者、厚施於宗族也、左傳云陳氏方睦、惟歡恤之故、元配季姜、逆之妻也、祥器、祥祭之器、笑當即簠字、考左傳成子弒闞止、執簡公、逆實佐之、銘云□（元誤釋）事齊侯、此器作于魯哀公二十年、杜氏長歷、哀二十年正月丁亥朔、銘云唯王正月初吉丁亥、與杜氏合、時齊侯為平公驁距簡公之殺、已五年矣、史記田世家、言田常相平公、五年

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時田常正割齊地、故逆自正封邑而銘之彝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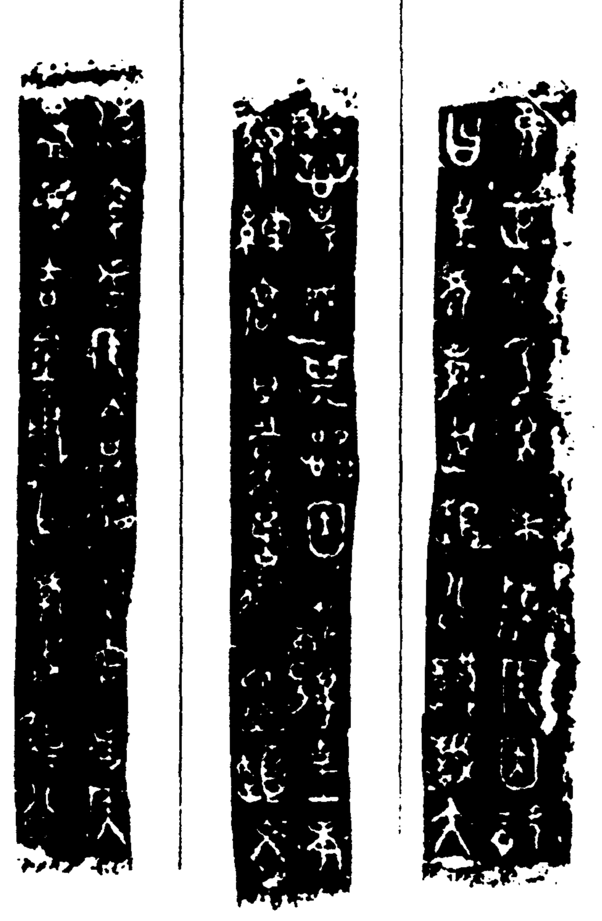
周陳侯午敦

隹十又三年、陳侯午台羣者諸侯獻金乍皇妣孝大姬祭器鐏錞、台登台嘗、保又齊邦、永枼口無忘、

此登即經傳烝字、其正字作蒸作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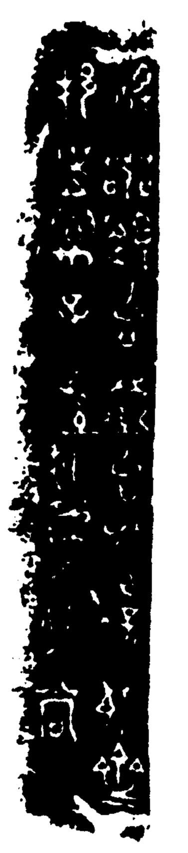
攗古録引翁祖庚說、按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侯太公和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索隱曰、梁惠王十三年、當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以此銘攷之、桓公實不止六年、索隱言是也、所稱孝大妃、即大公和之妃、按世家曰、太公三年、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

太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六年桓卒、子威王立、然此銘曰陳侯午、不啻曰田侯、又不曰齊侯、記傳與事實不符矣、據下文威王以下尚不僭齊也、要此銘曰、以羣諸侯獻金作祭器、雖言稍涉誇大、當時陳氏勢力可知已、



周陳桓公敦

隹正六月癸未、陳侯因臍曰、皇考孝武𧻚公、龏哉大謨克成、其惟因臍揚皇考紹緟高且黃帝、侎嗣𧻚文朝婚者侯、合揚厥德、者侯祼薦吉金、用乍孝武𧻚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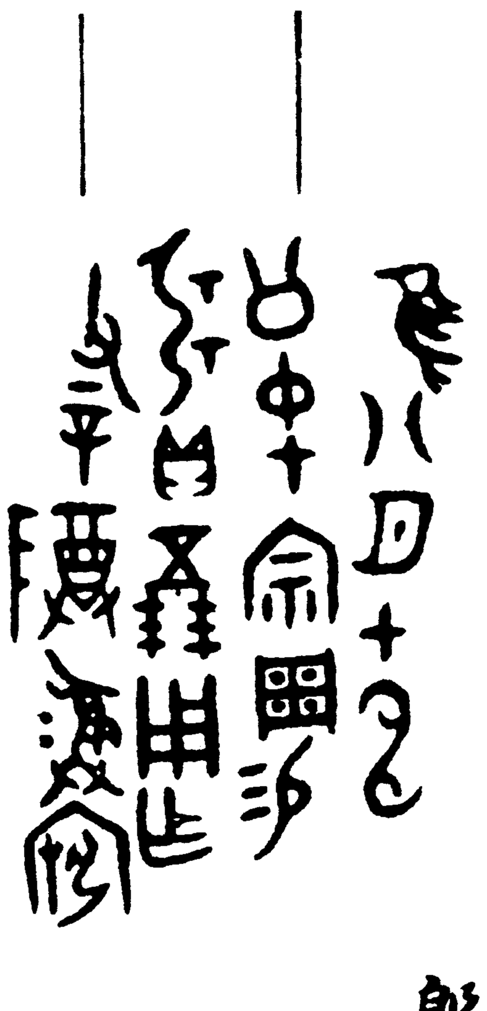


祭器錞、台登台嘗、保有齊邦、枼萬子孫、永為典尚、

按𧻚亦同桓、實𧻚為本字、桓𧻚皆叚借字、𧻚公為因臍父、名午、因臍立為威王、史記作因齊、然陳侯因臍戈有數枚、並皆作臍、唯一戈文有作咨者、金文臍皆作𦞤、故𦞤咨通用、又說文齎粢同字、與臍𦞤同字、正相同矣、夫如此、陳氏之僭者、不幾代而復舊也、

補史

殷商已有周卣名四則



殷父辛彝

隹八月甲申

公中才宗卣易

卯貝五朋用作

父辛隮彝𢿢

此銘篆法純然殷迹，又曰父辛正殷人也，而公中者父辛子，其云宗卣者，與周宗卣不同，此殷已有卣國也，唯宗卣與周器銘云宗卣，意義不異，下亦有攷，



殷父丁尊

卣史𦬫作

父丁宗寶彝

或謂此卣為周省文，周器周字多作𠁣，省口則卣也，此為前周之器乎，竹書紀年，武乙名瞿，元年壬寅王即居殷邠，遷于岐周，三年自殷遷于河北，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然則，此文云，宗周者，當指岐邑，亶父卒中公，在亶父以前，但未詳何人矣，或為周家之外戚邪，

此銘亦當與上文互證矣，

 卜版文、

中弗𢦔卣二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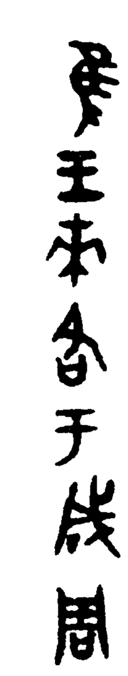
 卜版文

丁卯卜貞卣其叶

 卜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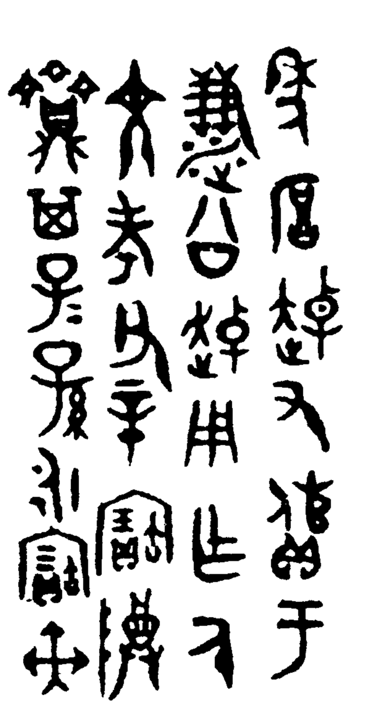
令卣

卣亦與上文同，然殷商有卣國，亦有一大疑問矣，此云卣二十月者，卣即周，此事在紂以昌為西伯之前乎，文武云卜貞卣其叶者，殷朝廷有疑於西伯，而卜以問此乎，又云令卣命於周也，



殷父辛敦

隹王來各于成周



年厚趠又償于

𠫑公趠用作氏

文考父辛寶隮

𥃝其子孫永寶用

此王各于周者，殷王至於岐周也，或言遷於岐周之時，載籍無徵，史之缺文也，要此等文皆當出殷將亡周將興之際，姑存于此云，

又按史記周本紀正義云，周太王所居周原，因號曰周，地理志云，右扶風縣山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也，此周號

固般時有之、又周書般祝徙于魯、注地名、此魯亦元可作
囲、果然、般有鹵公、與周鹵不同也、

般商巳有齊地名一則

囗月才在[illegible]白師、隹王來正人方、卜版文、

蓋齊為國名、是齊地名、亦為國名、而般商巳有之、至周襲
偁耳、唯曰齊師、曰王來征、王率齊師征伐也

招為般商地名又國名四則

囗子卜貞、王赴于[illegible]、㞢來亡巛 卜版文

此版下文云王赴于亞、文例正同、亞亦國名地名也、周器
銘有亞侯、俗作鄂是也、

丁未卜貞、王赴于[illegible]、㞢來亡巛 卜版文

戊寅卜貞、王赴于[illegible]、㞢來亡巛、王[illegible]曰卜吉、王祀四
日隹 缺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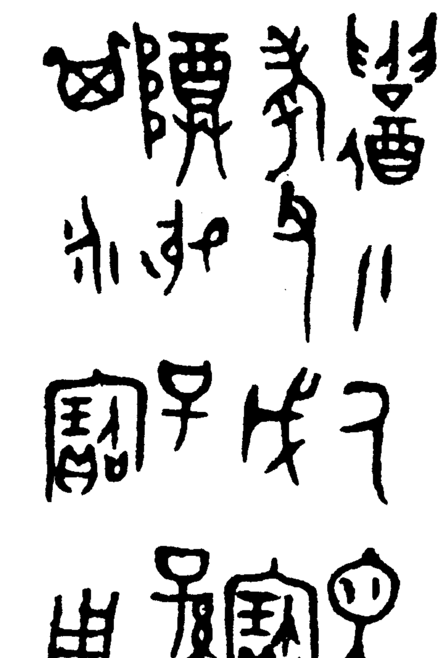
般招公甗

○ 

大史召作招公寶隣彝

○ 

般招白父辛盉 白害乍招白父辛寶隣彝、



般父戊壺、招乍乓文考父戊寶隣彝、子孫其永寶用、

由是觀之、般商有招國、其君襲位而時有上降、或為公、或

為白、唯曰招者、招君之謂也、其君名辛、又戊、如此明顯、而
史傳逸之矣、然此招白與周招白、同名異人耳、

匽為般商國名二則



般父辛鼎 匽公旨乍父辛隣、

此銘書法、明是般人迹也、嘗見欝華閣金文中有匽侯盉、
據篆法、殆同人器、其銘亞中有[illegible]侯二字、其下曰[illegible]匽侯、

易亞貝、蓋𠃊侯者所祭主神、匽侯所出乎、吳大澂云、此銘匽侯為周燕侯、非是、此般自有匽侯、至周猶存其祀、史傳遺殷匽侯耳、左傳元年經、公敗邾師于偃、ゝ或其地乎、



周姜乘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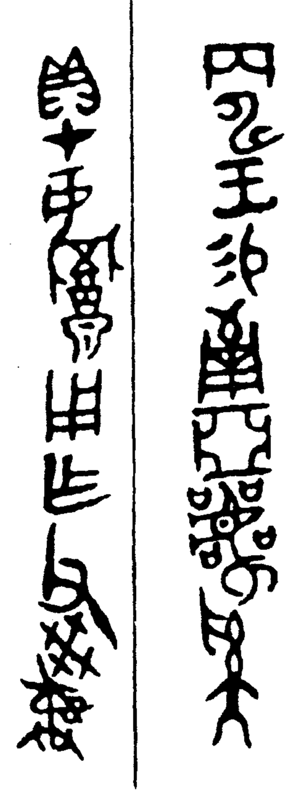
匽公乍為姜乘般匜萬年永寶用、

此銘篆法明是周人筆迹、可知至周尚不絕其祀矣、上銘云侯、下銘云公、爵時異耳、

魯為般酉地名、在周為國名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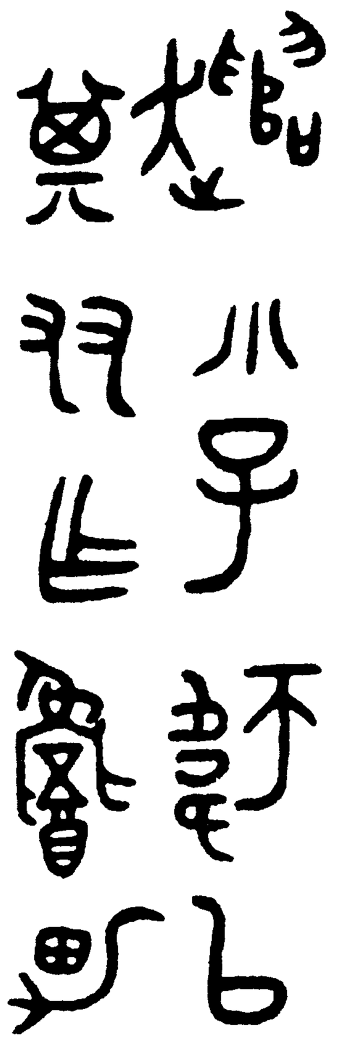
癸子卜才□畫、貞于下缺 卜版文

癸未王卜貞云口才九月、才二□畫王下缺 同上、



殷父癸角

丙申王易箙亞唬奚貝才魯畫、用作父癸彝、



周魯男王姬敦、

謯小子韋以其友、作魯男



王姬鬻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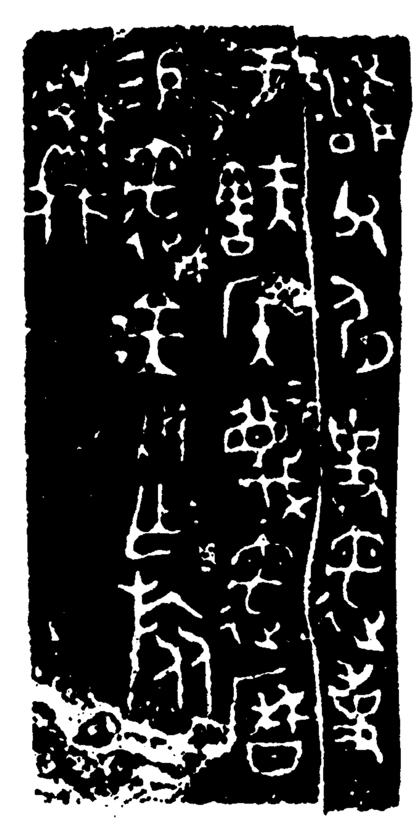
按魯字書不收、遙字也、然卜詞曰、在魯、又在上魯、明是般酉地名也、其後建為國、在周為男爵諸侯、且入姬于宮中、史不錄者、大缺遺漏也

師雖父為初周大臣、𢼄為地名國名五則



周遇鼎

隹六月既死霸丙寅、師雖父戍才古自、遇從師



雖父肩史遇事于𢼄侯、蔑遇曆、易遇金、用作旅獻、



周彔敦

白雖父來自𢼄、蔑彔曆、易赤金、對揚白休、用作文且辛公寶䵼敦、其子子孫孫永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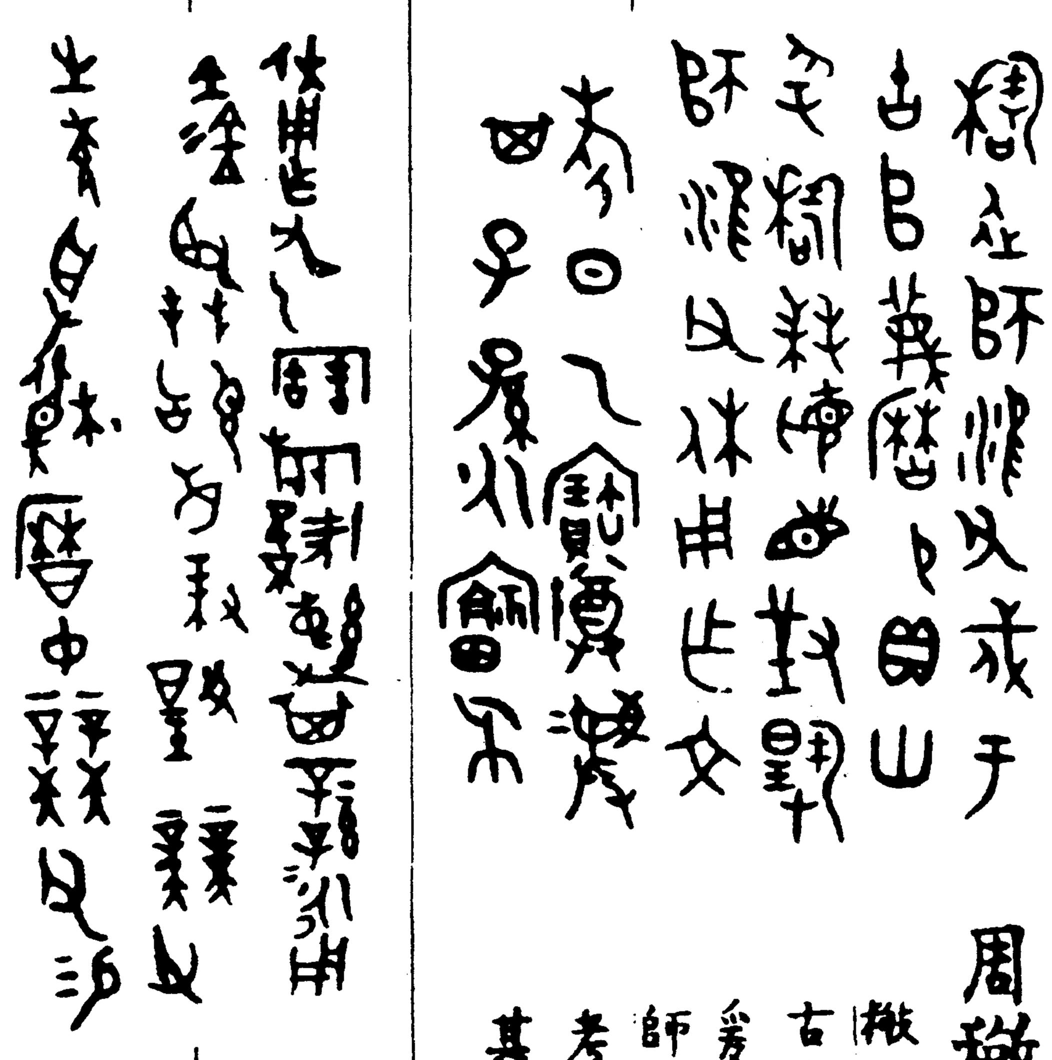


周桉鼎

隹十又一月、師雖父德道、至于𢼄、桉從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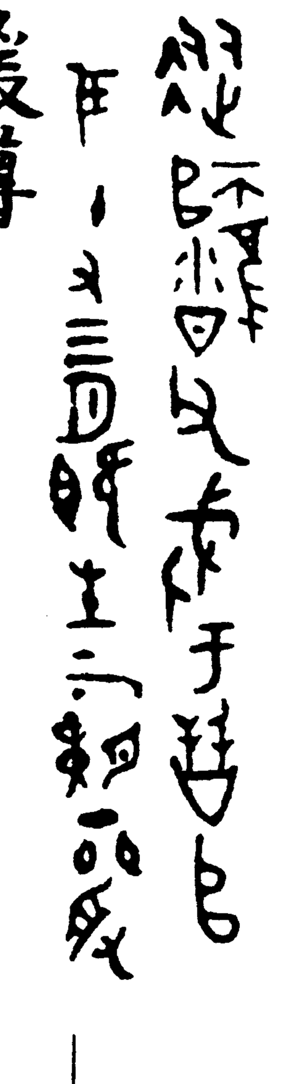


父叢按曆易
金對揚其父
休用乍寶鼎、



周㪤鼎、

㪤從師淮雒者戍于
古自、蔑曆易貝卅
爰㪤拜韻首對揚
師雒父休、用乍文
考日乙寶䵼彝、
其子孫永富戈、



周爰尊

隹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爰」從師雒父戍于古自、
之年、爰蔑曆、中競父易」囗金、爰拜韻首對揚競
休、用乍父乙寶旅彝、其子孫孫永用、

此等四器銘文、皆記同時同事、師雒父為王族、而統遼軍事者也、師官名、白爵名、雒其名也、又遇按彔㪤爰五人、皆將師之屬、而師雒父之部下者也、中競父亦當王族、與師雒父共與戍役者也、又㪤為地名、為國名、故有㪤侯、古自

地名、蓋與夷蠻接境、故置戍以守之也、如此事理明晳、而史傳更無徵、實是史之大缺也、但以書法推攷之、此銘所云之事、當在周之取初、彔㪤云文且辛公、㪤卣云文考日乙、爰尊云父乙、是皆祖考為殷人、亦其一證也、阮元云、按十二月者、文（爰尊）董道所謂自王卽位通數其月、蓋時君未改年也、然殷時合閏月為十三月、未詳其孰矣」又吳侃叔云、師雒父屯戍在外、未聞王朝頒朔、故以今歲之月、係於去年之下」此說亦有理、存參云、

史記魯世家遺脫一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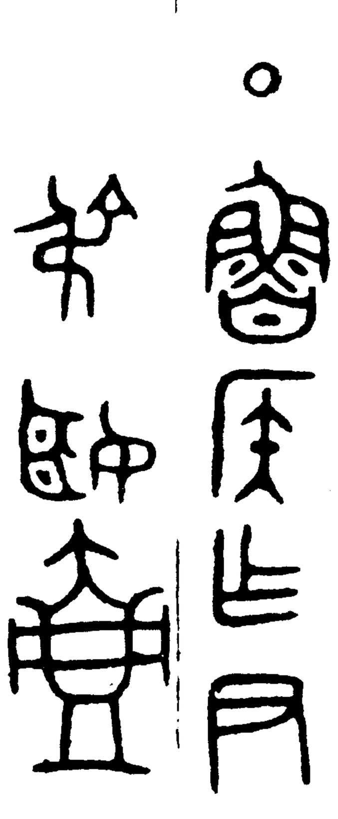
王命公伐郐、攻戰無敵、郐方以靜、易公寶鼎大曲彤矢、僕馬袞冒、以章公休、世為周輔、魯受多福、其子子孫孫萬年永用享、

周魯公伐郐鼎（重載）

史記魯世家曰、周公卒、伯禽固已受封、是為魯公、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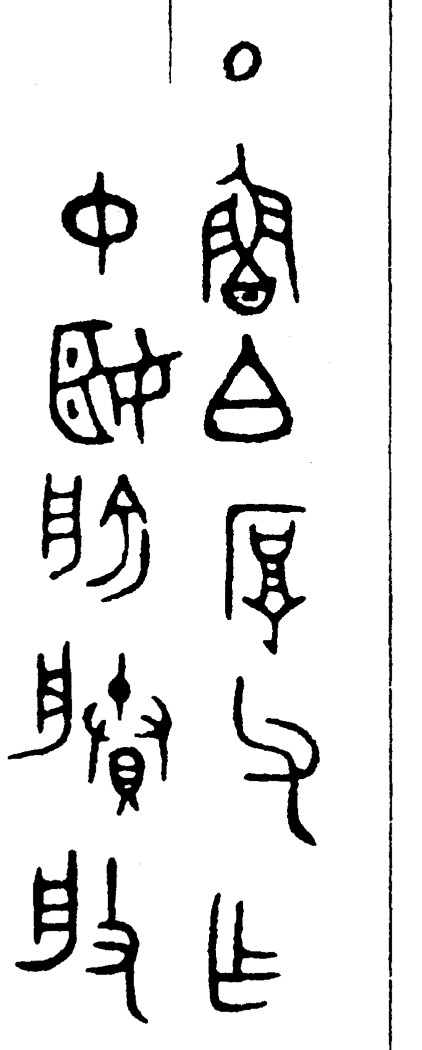
師伐之於肸作肸誓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牿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復之無敢寇攘踰牆垣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茭糗糧楨榦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魯然則此鼎及鐘（別有魯公伐鄦鐘同文而鼎字作鐘）俱為成王賞白禽征伐之功所賜之物世家不言者史之缺文也

魯史遺脫三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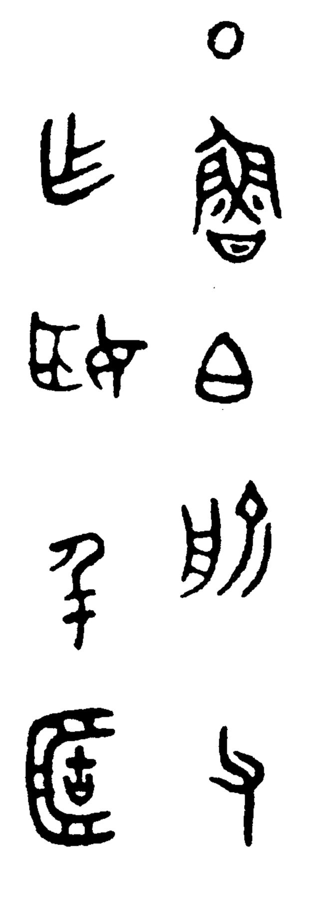
周尹敹姬壺

魯侯乍尹敹姬壺



周中姬俞盤

魯白厚父乍中姬俞賸般



周姬仁簋（銘元四行十二字）

魯白俞父乍姬仁簋其萬年眉壽永寶用

篆文略下

魯周公爵首班而銘云魯侯魯白無史可徵者也或謂魯

大夫私僭以擬諸侯以作家器三桓僭妄史傳其事未必不用僭爵也或謂白讀伯仲之伯然侯不可解矣又敦銘有云魯白大父作孟囗姜賸敦又有云魯白大父作中姬俞賸敦即知曰大父曰厚父同一人也又疑中姬為俞父女仁是中姬名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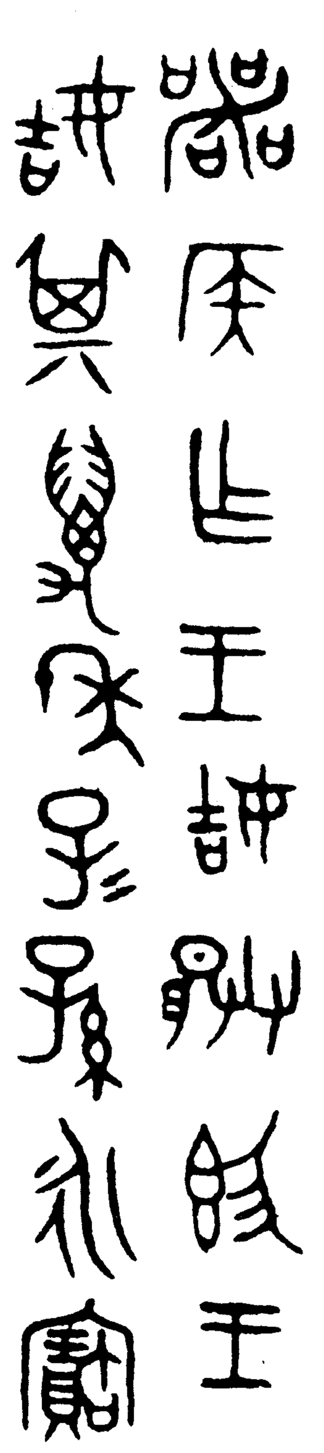
魯重臣名遺脫一則

○魯大僕邍父作季姬牙賸敦其萬年眉壽永寶用

篆文見書法第四

魯大僕有名邍父者史傳不錄遺逸耳

可補晉史一則



周王姞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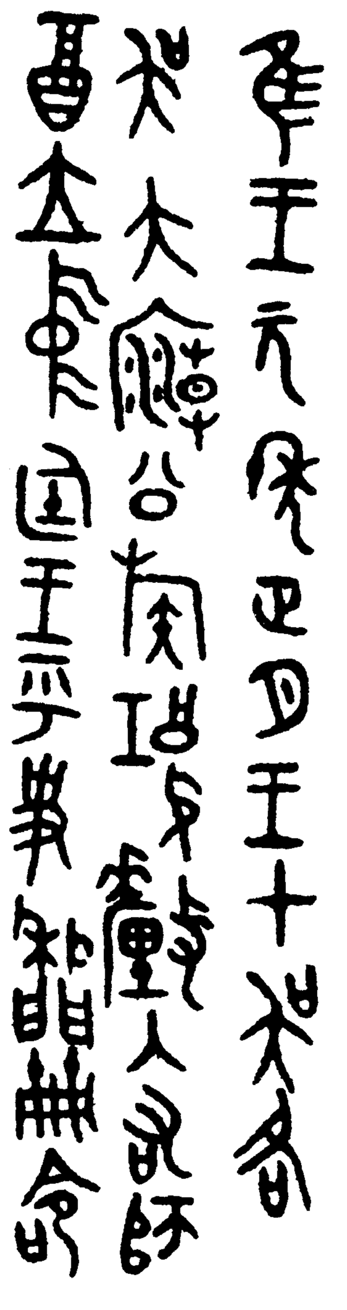
鄦侯乍王姞朕敦王姞其萬年子子永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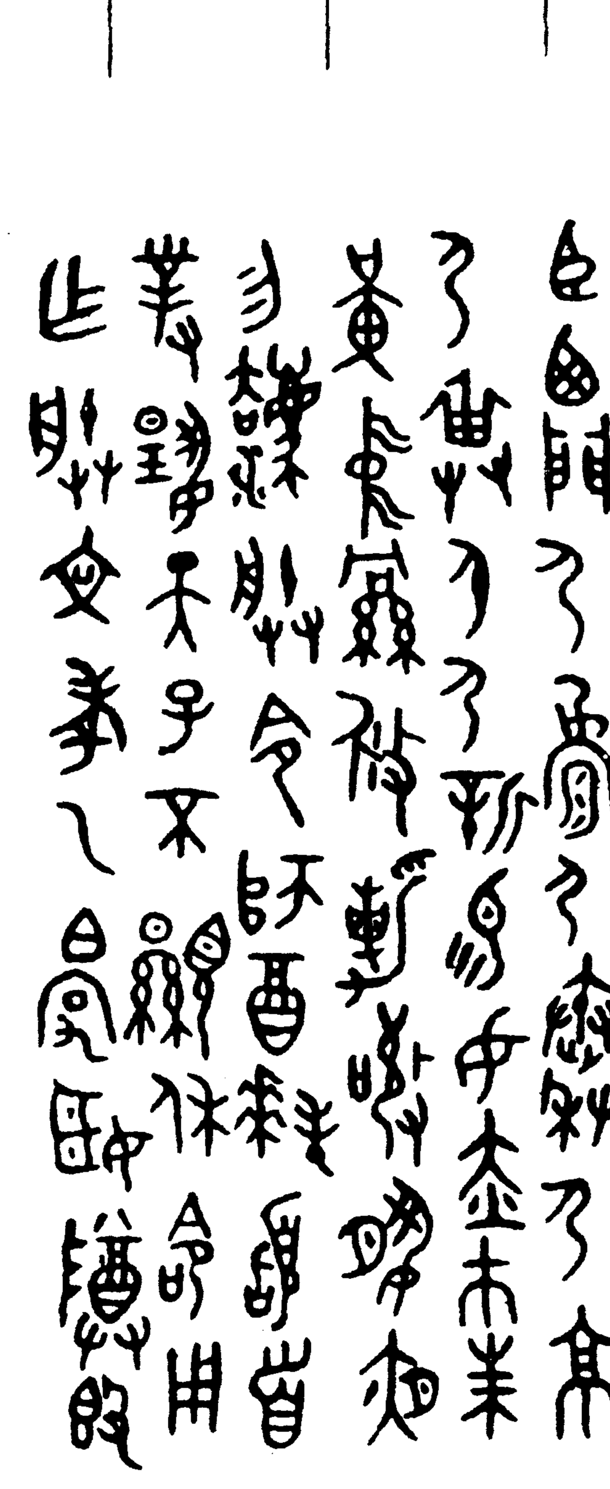
史記晉世家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殺其君晉侯于翼晉

人攻曲沃莊伯、〻〻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為君、是為鄂侯、〻〻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今據此敦銘、晉納女于王、蓋鄂侯女是平王妃矣、左傳史記皆不記其事、是史之缺文也、鄂郄音近、名與謚偶相同、或又鄂侯為鄂國君、果然、亦是史傳所逸、存疑云、

噩、說文逸脫、而見周禮、此為花萼本字也、與咢迥異、唯噩咢同音通用、而說文鄂縣名從邑咢聲、又當與咢噩通用、鄂鄧字、金文作曾登、知古元不從邑、然鄂國名字古亦當作咢作噩也、

可補吳史二則





周乙白宄姬敦

隹王元年正月、王才吳、各」吳大廟、公族珥釐入右師」酉、立中廷、王乎、史釐冊命」師酉、嗣乃且啻官邑人虎」臣西門尸㠱尸秦尸京」尸卑千尸、新易女赤市朱」黃中絅攸勒、敬夙夜」勿灋朕命、師酉拜䭫首」對揚天子丕顯休命、用」乍朕文考乙白宄姬隮敦」

按史記吳世家、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白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今見此銘文書法齊整溫雅、殆是中國物、然無周王至吳之理、王即武王 且據銘所云、師酉父祖、已治諸夷、師酉嗣其父祖遺官采邑、此非初立吳國時之事明矣、然則此云王即壽夢、元年即壽夢自偁

王之元年、太廟即太伯之廟、太伯仲雝為文王兄、吳自僭偁王、又當立家廟偁太廟也、吳王于夷蠻地、其臣師百采地亦有諸夷部落、所云西門夷㿝夷秦夷京夷畀千夷、皆是也、唯此等夷名、載籍不傳、實史之缺文也、阮元云、古籍周王無適吳事、此吳古虞字也、僖五年傳、虞仲、吳越春秋作吳中、又史記每以中國之虞、夷蠻之吳、別言之者、亦以吳虞同字也、蕭山王進士宗炎云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又曰宋祖帝乙、鄭祖厲王、謂諸侯始封、得立出王廟、然則虞太廟當是太王廟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莊二十一年傳、言王巡虢守、其時虢云、方為王卿士也、虞與虢皆稱公、疑虞先君亦有為王卿士者故王巡其守、知是虞非吳者、穆天子傳載、天子南登于薄山寘軨之隥、宿于虞、當即其事、吳則無文、此說非是、如此諸夷之名、不相關矣、

○吳季子之子第一行逞之永用劒第二行

篆用蟲鳥之法、已載書第四、

史偁吳太伯卒無嗣、弟仲雝立、後十七世、至壽夢始偁王、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名遏、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後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史不傳其子孫、今據此劒銘、知季子之子名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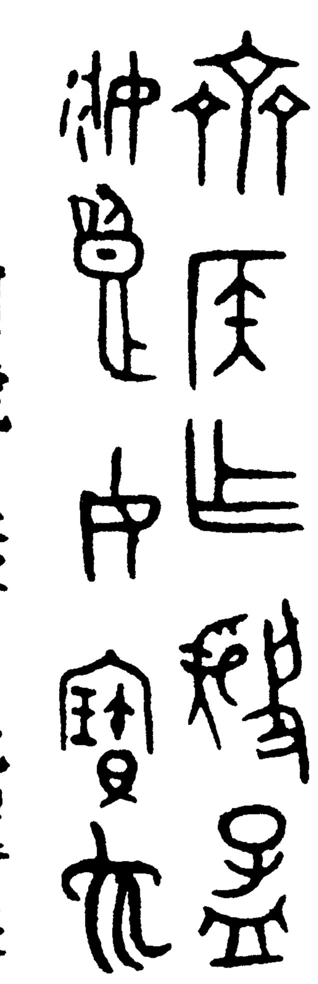
可補齊史二則



周乙公敦

汞作文考乙公寶𨭚敦、

齊丁公子乙公名得有乙公鼎、已見上證史中、乙公子癸公名𡢁不曰汞、此汞為癸公弟、史之逸脫耳、或謂𡢁入聲音與汞通、此汞即𡢁也、存參、



周虢孟姬匜　元四行二十字篆文省略

齊侯乍虢孟」姬良女寶匜」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

此齊侯未詳何君、然知齊與虢婚媾、史傳不載、缺文也、

可補虢史二則



周㝅妃鼎、（元四行二十字篆文省略）

虢文公子𢼄、乍㝅妃鼎、其」萬年無彊、子」孫〻永寶用享、

春秋釋例、虢仲虢石父虢文相次、據此銘、文公子名𢼄〻
為古逸、然全文往〻以𢼄為作、為乍、知字從支乍聲、此可
補文公又有子名𢼄、史不傳耳、

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寶盤、不顯
子白、壯（讀為庸、）武于戎工、經維四方、博（經傳以薄為之、是其本字、又戓從戈作戟、）伐厰䡈（經傳作玁允、）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

是以先行、趄〻子白、獻馘于王、〻孔加（嘉）子白義、王
各周廟、宣廟爰鄉（讀為饗）王曰白父孔顯（顯異文）又光、王
賜乘馬、是用左王、賜用弓彤矢其央（疑讀為旗鞅字）賜用戉、
用政（讀為征）䜌（讀為蠻）方、子〻孫〻萬年無彊、（周虢季子白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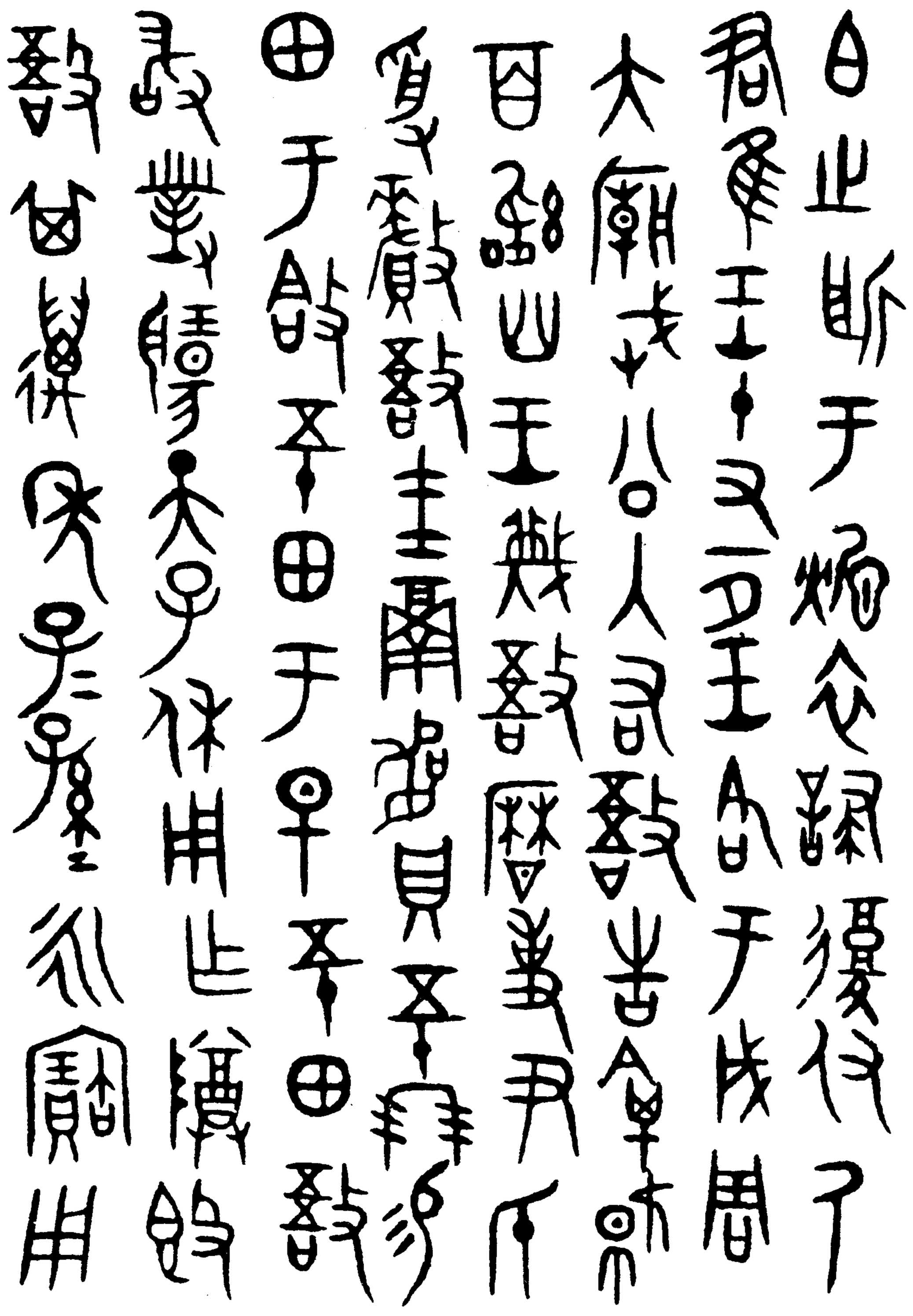
攈古録引張石匏說、其大要云、按其文是紀伐玁允之功
子白虢季之名、是文與敔敦同義、彼述追南淮之事、此述
追玁允也、彼自洛而伊、此云洛之陽也、是盤出郿地、蓋西
虢所造器、漢書地理志、虢與郿同屬右扶風、又曰西虢在
雍州、此其地也、虢與郿近、虢縣廢而入于郿、九域志、郿縣
有虢川、亦一證、按史記周本紀、宣王不脩籍于千畝、虢文
公諫、注賈逵曰、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為王卿士、韋昭
曰、文公、虢仲之後、西虢也、宣王都鎬、在畿內也、此云虢季
子伯、定為虢仲之後、不知即文公其人否、詩小雅六月序、
謂宣王北伐、而從臣稱尹吉甫、於是知子伯亦與有其功

者、惜史遷未著北伐之年、後人莫得而考、然以是銘證之
知其銘功鑄器、即在北伐之後固、始蔣孝廉湘南精于推
步、謂以泰西法推之、宣王十二年正月辛巳朔七日丁亥、
亦合初吉之文、銘云、經維四方、經維即經畫、轉訓為經營、
即詩江漢所云、經營四方、也、博伐玁允于洛之陽、據六月
詩意、彼時玁狁整居焦穫、侵鎬及方、以至于涇陽、王師逐
之、遂奔洛而至太原、故詩于吉甫、著其事之始終、此于子

伯紀其功之一節也、昔陳倉有石鼓、今此盤出自郿、同是
紀宣王之盛、且其篆文亦頗類石鼓、使昌黎見之、所謂薦
諸太廟、比郜鼎者、殆不是過與、

宣王北伐、功臣名遺脫一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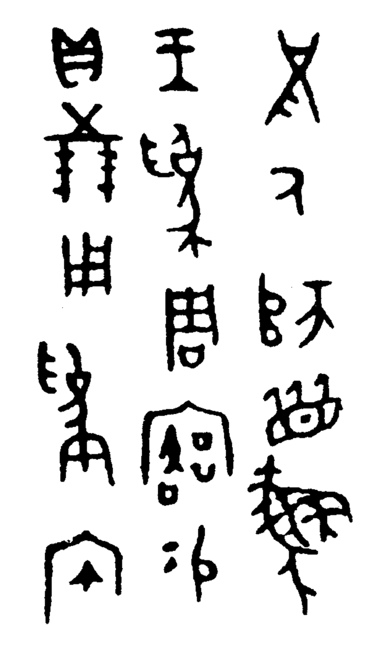
周敔敦

隹王十月、王才成周、南淮尸「遷及內、伐洭昴參泉裕敏」
陰陽洛、王命敔追、追于上洛」㝹谷、至于伊、班馬、楠蕺首百」
執訊卌、襍孚人三百鬲于榮」白之析于㝹、卒隸復付厥」

君、隹王十又一月、王各于成周」、大廟、武公入右敔、告禽馘」
百、訊卌、王蔑敔曆、吏尹氏」受賚敔圭瓚□貝五十朋、易」
田于𢿓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敔」敢對揚天子休、用乍障敦、
敔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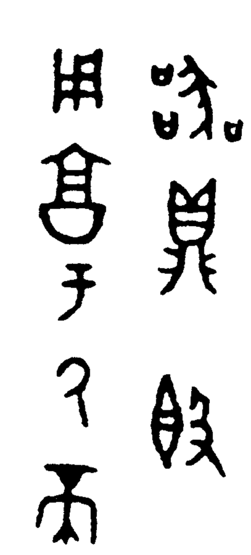
據張氏前說、敔亦宣王時武臣、而有戰功于北伐者、與虢
季子白、載籍脫之、故失事實、史之大缺文也、

可補秦史一則



周嬴王鼎

邑厥師首、嬴
王為周客、易
貝五朋、用為寶



器、鼎 敦 其
用 言子厥帝考、

先秦書法自帶大篆之氣風、蓋有所原耳、

按、邑厥師首者、疑周平王徙都洛邑之事也、嬴王為周客
者、嬴王即秦襄公、為周客卿也、史記秦本紀、西戎犬戎、與
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
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正義、周平王徙居王城、即雒誥
云、我卜澗水東瀍水西者也、又書洛誥曰、予惟乙卯、朝至

于洛師、鄭曰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処、

此云洛之衆當作洛之首、〻始也、本也、本文𢆶篆亦舊釋

衆非、今正、本紀又曰、襄公以兵送周平王、〻封襄公為諸

侯、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騮駒黃牛

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由是觀之、此器、秦襄公所作、嬴

音通、省文叚借、嬴王者嬴姓之王也、秦始列諸侯、故僭偁

王、銘自偁王、故亦尊考曰帝、彼此時、外修禮交、而内既不

孫如此、周室之災危、蓋萌於此際矣、

可∘補∘楚∘史∘一則



周中子化盤

中子化用保

楚王、用正梠

用口其吉金

自作盥盤、

梠莒通用、朱駿聲云、鄭語、滕薛鄅莒、注云、東夷之國也、左

文八年傳、偁穆伯奔莒、從己氏、譜云、嬴姓、少昊之後、周武

王封茲與于莒、世本、自紀公以下為紀姓、紀己同聲字也、

十一世茲丕公、始見春秋、又四姓楚滅之、然則莒為楚所

滅、銘云、中子化保楚王、用正梠、即知中子化者、楚重臣而

武將也、輔佐楚王征伐莒國、蓋莒亡之時也、正征通用、恆

見、莒亦與梠同聲、即可通用、唯中子化名、史缺漏耳、或謂

篆文𠱠呂異乎、曰不然、呂為脊骨象形、𠱠呂均同意耳、

可∘補∘宋∘史∘一則



周宋趞亥鼎

宋墉公之

孫趞亥自

乍膾鼎、子〻

孫〻永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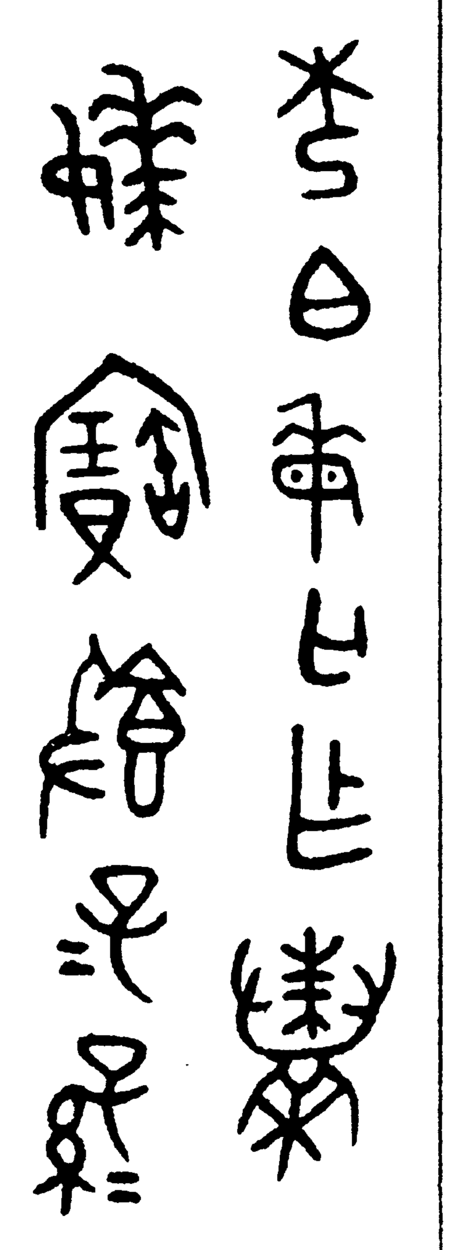
用之、

按、墉字從爿、〻月通用、故又有一器、篆文作⿰月曹可證、月月

皆爿字古文、如壯字、實從月爿者也、墉牆字即從半木爿、

此二文形近而古來通用、此銘墉與壯通、亦與莊通、古音

轉通耳。史記宋世家、宋莊公名馮左傳同莊公卒、子湣公捷立、南宮萬殺湣公、更立公子游為君、諸公子共殺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為桓公〻〻卒、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然莊公孫子極多、而記傳不錄趙亥、缺文也、可補杞史一則。



周邾嫀敦、

杞白敏亾乍鼄嫀寶敦、子〻孫〻永寶用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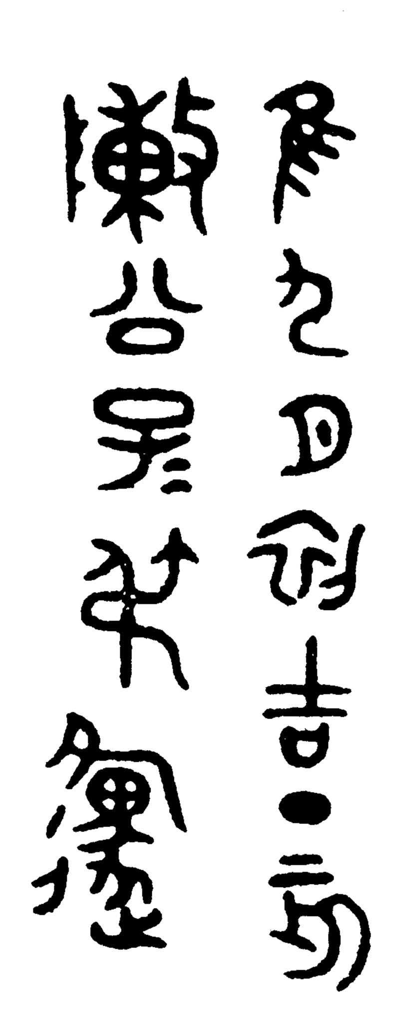


此敦元有數笵、字體各皆變化、可見書法之妙者也、故其一器每作敏、每省文也、亾一器作亡、故知亾字、鼄即蜘蛛本字、又有邾公華鐘亦作鼄、知此鼄亦讀為邾、嫀古遙字也、據古錄引許印林說、其要曰杞國之君、自桓公而下、史記世家、皆有可稽、桓公名容、孝公名益姑、平公名鬱、春秋左氏作郁釐、公羊作鬱釐、譙周作鬱來、悼公名成、春秋公羊作戍隱公名乞、釐公名遂、春秋作僖公名過、湣公名維、哀公名閼路、出公名敕、或作速簡公名春為楚所滅、無名敏亾者、或猶出桓公前歟、桓公兄成公、父惠公史記作德公、又脫成公一世、司馬貞索隱據世本、譙周、及春秋傳正之、惠公父共公、共公父靖公、靖公父武公、武公廿九年入春秋、或作十一年、即因脫成公一世而誤父謀娶公、謀娶公父題公、題公父西樓公、西樓公父東樓公、實始封杞、此敏亾未知是何公名、杞本公爵、入春秋皆書侯、莊二十七年又改書伯、考杞成公在位十八年、卒于僖二十三年、當立于僖六年、惠公亦在位十八年、當立于莊二十二年、共公在位八年、當立于莊十四年、靖公在位二十三年、當立于桓九年、春秋桓十二年夏、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當杞靖公之四年、經猶書侯、然則此銘偁伯、其在靖公以下乎、又禹銘孜證云、此器是邾國媵女器也、敦銘曰云〻、筠清館又以嫀為邾君名云、杞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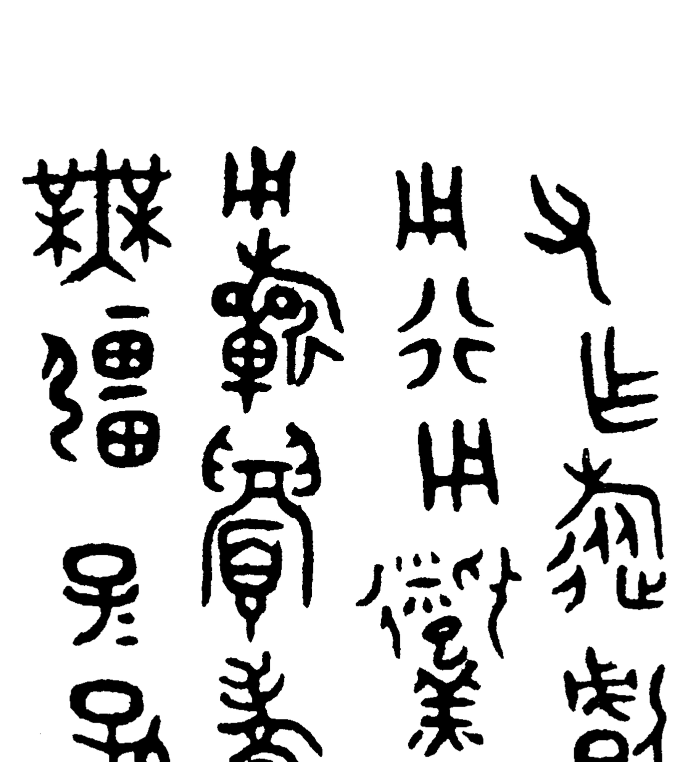
以遺鄭國、余審其是非、定為邾女遷杞、字媵故杞為作器、今得此銘、乃恰與鄙說相證明、且以知媵之父字友（晉古文友）金石古文、千載而下、忽如相聚一堂、詢其家世姓字歷歷不爽、幸何如也、字畫與杞伯器略同、蓋兩家婚媾、書法並出一手、未可知也、邾自儀父克始見春秋、終八世、無字友者、而杞自桓公而下、亦無毎巳名、敦近出新泰、漢書地理志、雍丘注、故杞國也、先春秋時、徙魯東北、新泰、正在魯東

北、然則此兩國造器、在春秋前矣、許說甚詳、然則器銘所識者、即史之缺文也、又別有鬲、銘曰、鼄晉父朕其子作媵寶鬲、其覺壽永寶用、（許說所云）知鬲即媵生家所作、媵遷杞者、敦即杞君子孫作也、

可補陳史者二則



周陳逢父甗　隹九月初吉丁亥　陳公子子叔逢



父乍旅獻、用征　用行、用鬻稻粱、　用祈覺壽萬年　無彊、子子孫是尚、

鬻字從羔、涉羔美字以為形、又借梁為粱、

據此銘、陳公子有名曰子叔逢父者也、史不傳為缺文、

隹正月初吉丁亥、敶侯乍孟姜將朕𥂴、用旂覺壽萬年無彊、永壽用之、

周陳孟姜𥂴　篆見書法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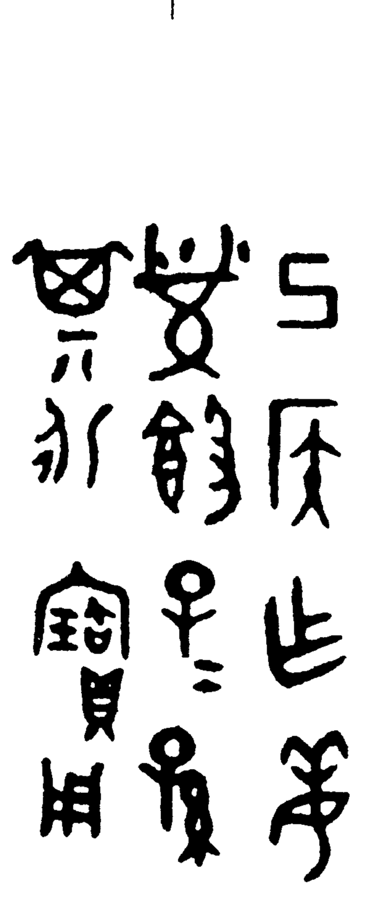
齊與陳固相厚、當有婚媾者也、唯此陳侯不偁名、不知其孰君、婚媾之事、史不錄為缺文、

可補紀史二則

己侯貉子分己姜寶、作敦、己姜石用鬻、用匃萬年、

周己姜敦　篆見書法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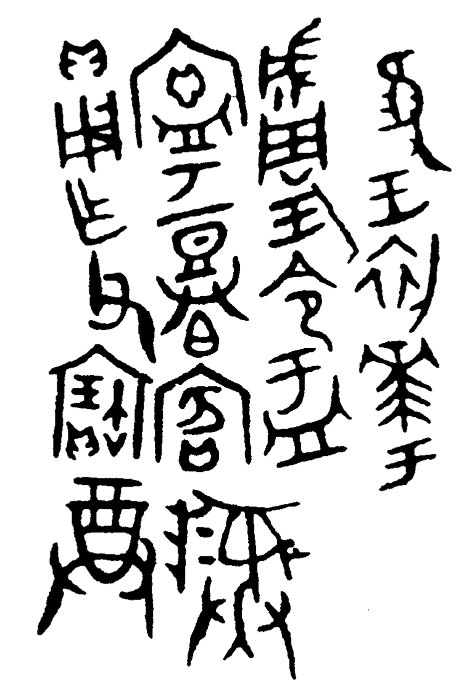
知貉子為紀侯名、當補史之缺、且紀本字作己、古不從糸、猶鄧鄭不從邑也、



周姜縈敦 己侯乍姜縈敦子孫其永寶用

紀姜姓姜縈蓋紀女將嫁他諸侯故作此媵器史亦缺之

可補鄧史一則



周登白爵 隹王初來于成周王令盂寧昪白賓貝用乍父寶尊彝

此銘篆法遒勁般周間之名迹也說文鄧曼姓國今屬南陽從邑登聲據邢作井鄭作奠之例鄧古文固當作登此作昪亦登字也春秋一百二十四國爵姓鄧為侯爵此云爵知武王成王時即白爵後升為侯爵也此云命盂盂者盂鼎之盂歟盂登皆殷人而事周者篆迹亦可為證矣王命盂待登白以賓禮寵章可謂厚矣登白亦有功勳于周室始興之時可知而已

邾重臣名遺脫一則

隹正月初吉龜大宰欉子𦊆鑄其盨 下略 篆迹全文見書法弟四

據此銘知邾有太宰名欉子𦊆者史缺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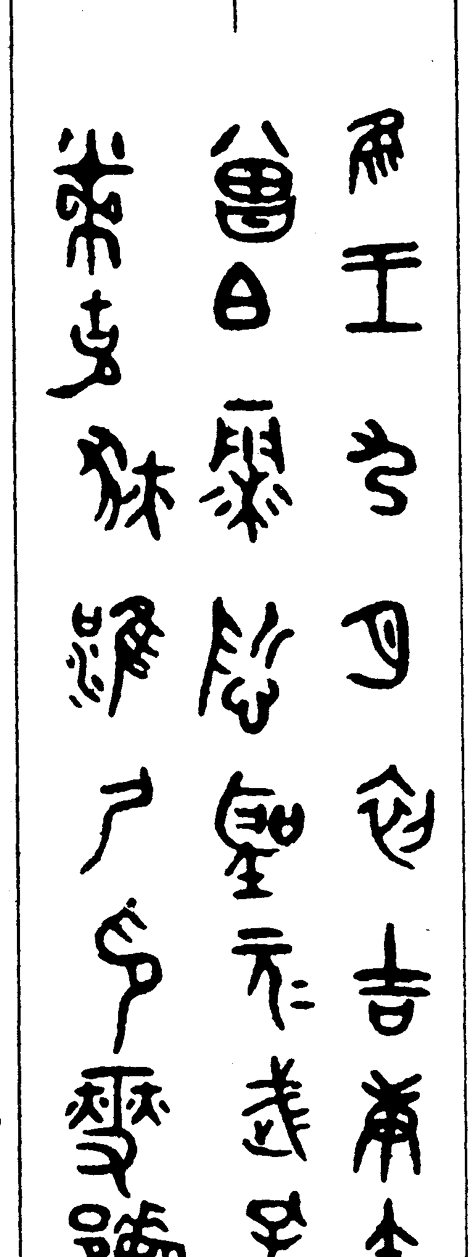
可補鄦史一則

隹正月初吉丁亥鄦子妝𠭯其吉金用鑄其盨用媵孟姜秦嬴其子子孫孫羕保用之 篆見書法弟四

史傳云許 鄦即 姜姓男爵此銘云子爵又鄦君名妝史傳不

録況鄦秦婚媾無言及者皆缺文也

可補曾史一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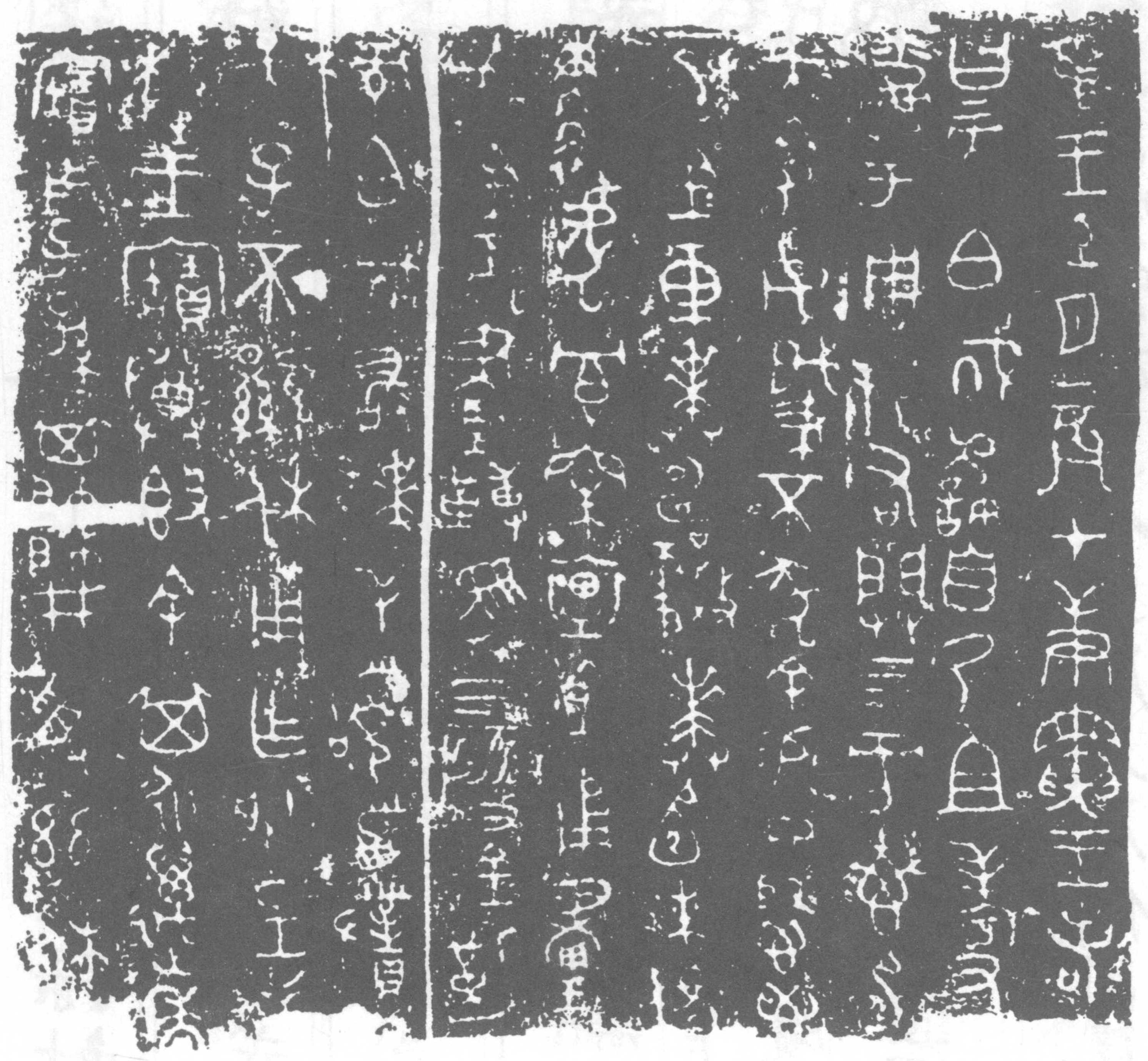
周曾白𩃬簠 篆文下略元十一行九十字

隹王九月初吉庚午曾白𩃬悊聖元武元武孔黹克狄淮尸印燮繁湯金道錫行具既卑方余擇其吉金黃鏞余用自作旅簠以征以行用盛稻粱用孝用享于我皇文考天賜之福曾白𩃬叚不黃耇萬年眉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享

印即妇反文綏抑之抑也

據古錄引徐籀莊說曾伯郿子也古文邢作井鄭作奠並省邑旁伯伯中非矦伯之伯霸見石鼓文郿子名淮尸即淮夷左僖十六年傳會于淮謀鄫且東畧也注鄫為淮夷病故又鄭詩譜魯頌僖十六年冬會諸矦于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泮水狄彼東南狄當作剔治也東南斥淮夷克狄淮夷與狄彼東南正相合然則史缺郿子名耳

史傳諸矦名遺脫四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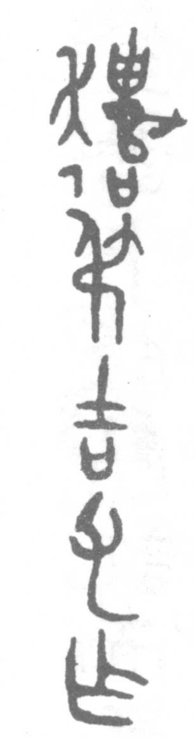


周彔白戎敦

隹王正月辰才庚寅王若曰彔白戎繇自乃且考又㪅于周邦右闢四方叀弘天令女肇不彖余易女秬鬯一卣金車桒畫較桒弘朱虢靳虎冟宋裏金甬畫閒金軶畫轉馬三匹鋚勒彔白戎敢拜手稽首對揚天子不顯休用作朕皇考釐王寶隩敦余其永邁年寶用子子孫孫其帥井受茲休

戎為古逸字從戈從卉卉古文終字又借聞為韊音通耳

銘云自乃且考又㪅于周邦此彔白戎家文武以來之諸矦也而載籍無彔國名況其君戎字且逸失其詳不可攷矣史之大缺文也



周虢王姞簋

譴敀吉父作



虢王姞旅簋

子子孫孫永寶用

依此銘遣氏與虢兩兩婚媾遣氏雖小族亦有勢力者也

遣敀史不傳者亦遺脫耳



周穌公敦

穌公子癸父甲作隩敦其萬年無彊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此銘篆法文法總是成周物也唯穌為公爵子癸父甲即

殷人裔孫、宋以外之存于周者也、史不録穌公、缺文也、或云、穌蘇通用、書立政、司寇蘇公、傳、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父甲子癸與此穌公皆其後歟、



周魚母鼎
穌邵妊乍虢妃魚母賸子〻孫〻永寶用、

阮元云、魚氏宋卿族、魚石魚府見左傳、司馬子魚之後、桓族也、治（實邵字、阮釋誤）妊任姓之女、晉語、黄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任其一也、然穌亦卿大夫邪、要此穌與上器之穌、當自別姓矣、

學古發凡卷六終

學古發凡卷七上

東京　高田忠周　編述

禮樂第七上

孔子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蓋聖人不妄説其曰吾能言之、非不知也、唯杞宋當存夏殷典籍者、彼往其國、求其典籍而已盡亡滅焉、孔子歎二國失道也、而今出土金器卜版、所記而录、雖片言隻語、正是舊殷之眞迹、所記事與禮樂相渉者、當以證殷商典制、亦察先聖説禮樂之恉也、

殷周禮制

羅叔言君曰、殷商禮制、徵之卜辭、其可知者六端、曰授時、曰建國、曰祭名、曰記禮、曰牢鬯、曰官制、取以校周禮、其因革略可知也、今依次述之（以下主于羅君説、自攷者、曰周按、以為分別、但金文即為愚説、不敢分別）

周曰、羅君立說嚴明、今從為條例也、但其所徵而誤者刪之、又金文有可徵者、補入引爰、以為互證也

商稱年曰祀、亦曰祠、又曰載、

爾雅釋天、商曰祀、徵之卜辭稱祀者四、稱司者三、曰隹王二祀、曰隹王五祀、曰其惟今九祀、曰王廿祀、曰王廿司、是商稱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爾雅春祭曰祠、郭注、祠之言食、詩正義引孫炎云、祠之言食、為郭注所

本、是祠與祀音義俱相近、在商時殆以祠與祀、為祭之總名、周始以祠為春祭之名、孫炎釋商之稱祀、謂取四時祭祀一訖、其說殆得之矣、

周按、卜辭中偁年為載、一版文曰、戋二月、戋即載省文段借字、爾雅、唐虞曰載、然殷亦或從唐虞制耳、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今據此卜詞、殷不啻因於夏亦因於唐虞、蓋法古之意也、

殷夔尊 篆文見書法弟四

丁子、王眚省夔且、王易賜小臣𧶠夔貝、隹王來正人方、隹王十祀又五、彡日

又殷兄癸卣、隹王九祀彡日、丙、篆文見書法弟四 又父乙彝、隹王廿祀彡日、篆文見史弟六、又宗口彝曰十祀、皆合卜詞所云、而周人亦多用王祀字、從殷制也、字皆收于古籀篇、

一月為正月、亦稱一月、又文法弟三

卜辭中、正月三見、一月凡四見、是商或稱正月、或稱一月也、

周按、據金文、周人多稱正月、而亦罕稱一月矣、

有閏之年、則稱其末月曰十三月

卜辭中書十三月者凡四見、殆皆有閏之年也、古時遇閏、稱閏月、不若後世之稱閏幾月、至商有十三月、則並無閏月之名、可徵古今稱閏之不同矣、

周按彝款識所收圓寶鼎十又三月元作合文與卜辭合周人亦稱十三月也且周雝公緘鼎曰隹十又四月據此十三月似不可以為閏月之稱者唯存參耳

此按時之可知者也

王畿曰京師亦曰大邑

卜辭中有王其乎官于京師及告于大邑商語均謂王都書多士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天邑即大邑之譌正義引鄭玄曰言天邑商者亦本于天之所建據譌文以為說失之甚矣非語通用見經第六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多士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孟子引逸書用臣附于大邑周三稱大邑周與卜辭正同蓋沿商人之舊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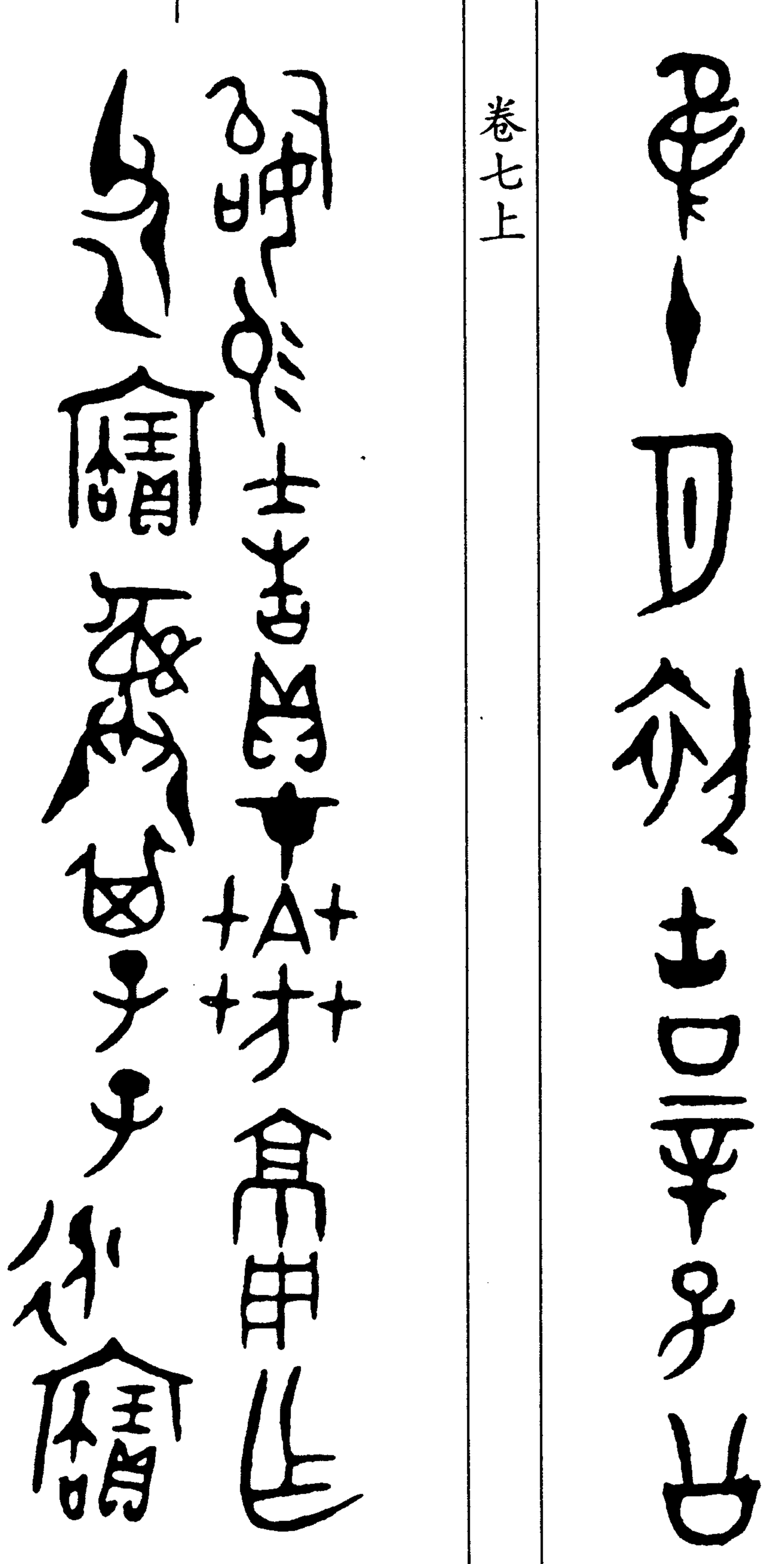
周按周人亦多稱京師而金文或以自為師卜辭皆然是可證周人用字亦仿商人矣孔子云周因於殷禮可

以證矣



殷父癸尊
癸未王才在圃雚觀京王賞御貝用乍父癸寶障
（擄古錄）

圃是地名今無徵耳曰王觀京此為遷都之事惜不可詳其時耳



殷父乙彝
隹十月初吉辛子公嗣易士吉貝在芳京用乍父乙寶彝其子子永寶

又周器銘亦多用王在芳京之語芳疑與旁通旁者溥大之義耳是可證殷周人典制相同矣

商有中國之稱

卜辭曰辛丑内貞我衘于中或之國字正文也

其宗廟宮室之制則有大室、

卜辭中、太室冊見、一曰其叙丁于大室、一曰甲戌王卜囗大室囗囗囗命、是大室之名、商已有之矣、

周按、大室之名古於商、已見文法第三、

有南室、

卜辭云、告于南室、南室未見他書、尸子稱明堂、殷曰陽館、孝經緯言明堂在國之陽、南室者其明堂與、抑為廟

中南方之室與、不可知矣、

有血室、

卜辭中三言血室、曰貞酒乚于血室亾尤、曰貞囗辛未其之于血室、三大牢、曰告血室、依其文觀之、是廟室也、

禮器、言血毛詔于室、故謂之血室與、

有祠室、

曰壬辰卜貞、[illegible]司室、司室即祠室、殆亦廟室矣、

有東寢、

曰癸巳卜、家[illegible]今二月宅東寢、此寢殆亦廟中之寢矣、

周曰、家元釋賓非、此家當讀為豭也、

此建國之可知者也、

周按、羅君說是、周時亦同、

周中鼎銘、篆文見經弟五

隹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 讀為相、或為省、並通 南

或、國字 本冊行埶王尻云云

此為文王命南宮括伐崇侯虎而作豐邑之事、詳見經弟五、此例亦不為尠、今從省略、

卜祭日

曰壬戌卜貞、王家示壬𩛥日亾尤、

凡卜祭日、皆以所祭之祖生日、為卜日、如示壬以壬日示癸以癸日、大乙以乙日、或有先後數日者、然非常例矣、

曰丙寅卜貞、王家大乙、爽妣丙、鼠日亡才

凡以妣配食者、卜辭之例皆以妣之生日為卜日、如上妣

丙則以丙日、而不從大乙之乙日、

曰辛巳卜貞、王家祖丁鼠亡才

曰庚申卜貞、鼠、辛酉又于驊又爽、

曰丁卯卜貞、王家祖己鼠日亡才

此視常例、先二日卜者、

曰丙申卜貞、王家大丁三、亡口

此以先一日卜者

曰壬寅卜貞、王家壬卜三口口口

此以先五日卜者

又有可以金文證上文者

殷旂鼎銘 篆文見書法第四

唯八月初吉、𨖚辰（借為辰）才（在）乙卯、公易旂僕、旂用作忞（借為

文）父日乙寶尊彝、析子孫、（此器今歸羅振玉君、云、器之制正殷器式、銅色亦甚佳、）

按曰文曰武、殷周間通語也、阮元云、禮、天子於有功諸侯

賜以僕、正虎賁、僕習騎射者、左傳所謂紀綱之僕、此云公

錫旂僕、乃諸侯所以錫大夫也、薛書髙克尊銘曰錫伯克

僕山夫、山讀為卌、三十夫也、文公尊僕非謚、詩江漢、告于

文人、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按文人猶書大誥及鐘鼎文曰前文人、正同、）左哀

二年傳衛大子禱曰、文祖襄公、是文祖文父、亦猶皇祖烈

考、古諸侯大夫皆得以稱其先人、日乙者、者商人以生日

為名字、商之先有上甲微、史記索隱曰、皇甫謐云、上甲、其

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蓋自微始、譙周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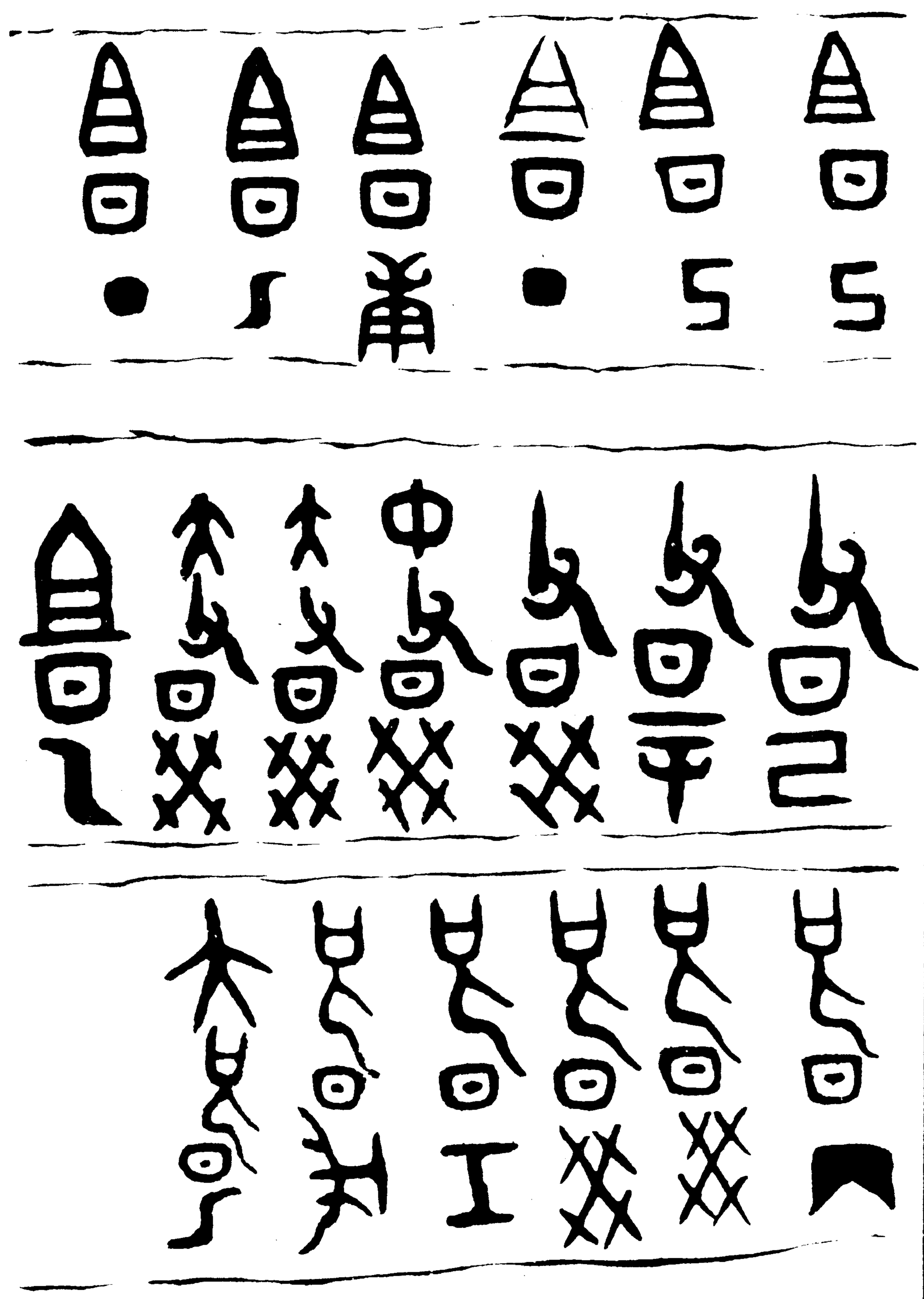
為死稱廟主曰甲也、按、此曰日乙、他器有曰日庚日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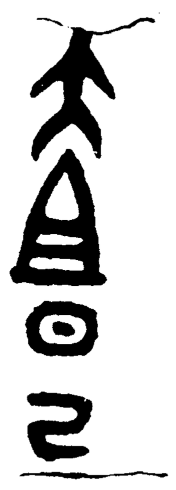
並廟主之稱、或以為祭日者、非是、祭日必卜、非有定也、

按、日乙日辛、蓋祭日也、或有日薷之例、即此日也、要之大祭

有卜、故無定日、小祭無卜、故有定日、籍録缺而未詳耳、然

廟主說非是卜辭可證矣、





上大且日己、且日丁、且日乙、且日庚、且日丁、且日己、且日己、
中且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
下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

以上為殷句兵銘、蓋宗廟常置之器、故記祭日也、

諸祭之名（原書引徵有誤者、今改、）

曰禘、

癸巳、王卜貞旬亡畎、在正月、王𡆥曰大吉、甲午𩁹古甲、

肜羊甲、

癸丑卜貞、王家（讀為假、至也、）丁武㚅乳𩁹亡尤、

丁亥、王家大乙𩁹亡尤、

周按、從帝從酉、亦禘字、或作𩁹者、八為示省、爾雅釋天、禘大祭也、劉楨云、言大祭者、殷人夏祭曰禘、至周以夏祭為禴、而以禘為殷祭之名、故言大也、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云云、

此周公得有禘禮、然禘祭之字、從酉帝聲、其意自顯矣、

曰烝、

癸卯卜貞、王家𤇿亡尤、

卜貞、王𤇿亡尤、

周按、字或省作𦵔作𤇿、又作𤇿作𢆶、並皆烝祭本字、詳見經弟五、

曰肜日、

壬申卜貞、王家示壬彡日亾尤、

甲戌卜貞王家示癸爽妣甲彡日亾尤

戊午卜𠬝貞、王家大戊彡日亾尤

周按、此類甚多、今揭三例、金文亦多云彡日者、見經第五、

曰彡日、蓋膢日也、

壬戌卜貞、王家示壬彡日亾尤

丙寅卜貞王家大乙爽妣丙彡日亾尤

周按、此類甚多、今揭二例、説文、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是也、

曰尞、

乙巳卜𡧊貞、尞于匕五宰口十牛、十月

説文、尞、柴祭天也、從火從昚、昚古文慎、祭天所以慎也、經傳以燎為之、其實尞燎同字也、

曰歲、

己丑卜行貞王家兄己歲叙亾尤

口酉卜、大貞、毓辛歲牛

周按、歲當假借為祝、猶祝假借為侑、鄭語、故命之曰祝融注、祝始也、侑歲皆示聲之字、示祝兩聲、可互通矣、

曰福、

丁卯卜貞、王家𢀛禱、亾田、

貞叀禱、

甲申卜貞、王家大甲禱、亾口、

周按、福字從尊或從彝、並皆祝福之意、凡鼎彝銘云作某寶尊彝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即其意也、王假藝祖福者、祭以祈福、亦祭名耳、

祭先、卜日、卜牲、其日極以所祭之祖之生日

丁亥卜貞王家大丁福、亾尤

癸丑卜貞、王家大戊爽妣癸福、亾尤

辛亥、卜貞王家大戊爽妣辛福亾尤

庚午卜貞、王家庚且禘亾才

己巳卜貞、王家己且禘亾才

乙巳卜𡧊貞、𡪞于乙妣五宰、口十牛、十月

率此類也

又先祭卜者

甲戌卜貞、武乙且宗、丁、其宰茲用

癸酉卜之且辛、二牛今日用、

丙子卜貞康且丁、其宰羊牛茲用、

丙戌卜貞、康且、丁、其宰羊牛、

祭武乙用甲日、康且丁用丙日、皆先一日卜者、

甲午卜貞、且、其宰羊牛、

以先三日卜

其卜牲也、卜其牡牡

曰且甲盛牡、　曰母庚牡卜、　曰貞牝㞢于且乙、

卜其多寡　說見下

王親相牛、元以眚為相、或讀為省為捷矣、

卜辭言王往相牛者三、周禮則省牲為大宗伯及小宗伯之職、王不親相也、此周禮之不同於殷者、

祭供牲以外用諸物、補

曰口申卜㱿貞、五羊、卯、五牛、　又貞之犬于娥、卯口

周按、卯酉通用、說文誤為春門開故卯作丣、秋門閉故酉古文

作丣非、卯酉音通耳、

曰、𡪞于匕乙、一宰、犢二宰　又丁子卜、其米于匕匕乙、

宰犢犢、　又口卯貞、其禾于匕乙、二宰犢牛二、

又殷己酉口宗彝銘曰、隹王十祀彡日五、隹來東、

又殷父己鼎銘、　秝、父己

周按、曰米、曰禾、與束來並禾、並皆同意也、

曰牛蝌、　又曰五宰蝌

周按、蚦字作象形、說文、蚦大蛇可食、從虫冉聲、彼變為形聲也、由此觀之、殷禮、祭神供蛇類也、

田漁以取鮮、

春秋傳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王制言、天子諸侯之田、一為乾豆、卜辭中書田獵者、雖無取鮮明文、大率當為祭祀也。其卜漁者曰貞乎子漁之于且乙」、曰十月在漁」曰九月漁」、曰王漁」、是王亦親漁以充祀也、禮記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不知為何代之禮、然周官獻人、則云、掌以時獻、春獻王鮪、又左傳公矢魚于棠、臧僖伯曰、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是周禮、王不親漁、與殷異也、月令所記、或周以前之禮矣、卜辭言漁在九月、與月令言季春者異、月令所記、其亦非殷禮與、抑殷之親漁歲非一與、

田狩以取禽、補

貞、王獸于乂」、又曰、貞、王勿獸于乂、又曰、甲申卜㱿貞、王步獸」、又曰㱿貞、今日我其獸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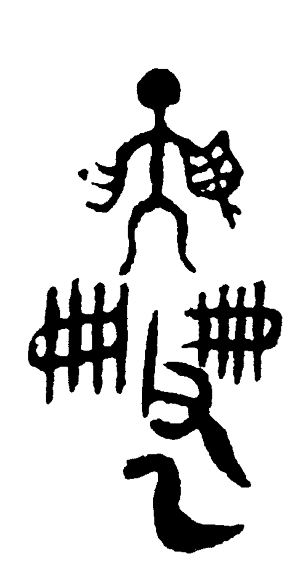
辛酉、卜貞王往于田、亡巛」、又曰戊申、王卜貞、田𩫖、地名往來無巛、王占曰吉」、又曰壬子王卜貞、田𩁹、地名往來亡巛、王占曰吉、隻鹿十」、又曰、己未卜以貞、逐豕隻、

周按、周禮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於虞中、凡祭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此周禮與卜辭不同、或云、殷末、諸王多皆游田是事、政綱弛廢、此等所言者、皆游獵耳、存參、

臨祭爯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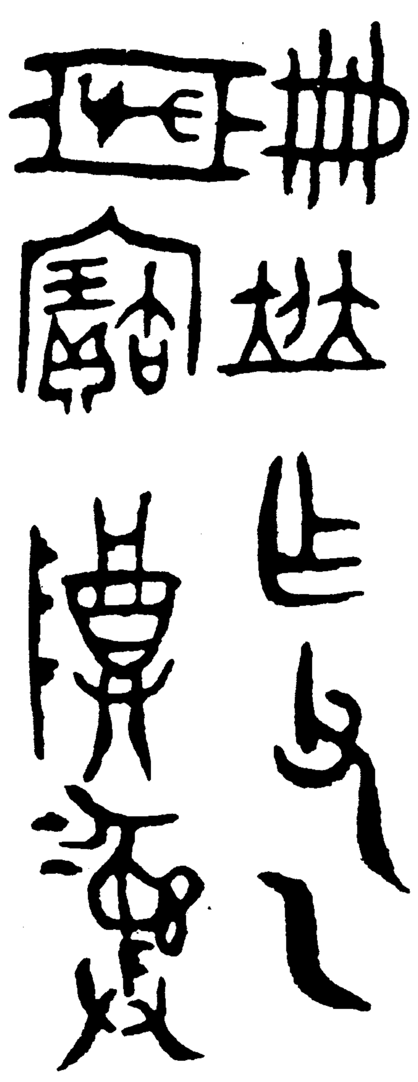
卜辭曰、己未卜貞、𧶠酉𢍏冊𠮷太甲」、又曰、爯冊乎妣乙」、其餘言爯冊者尚多、是祭時有告神之冊矣、

周按、此說極佳、金文亦有可證者、書洛誥、失祝冊、經傳多以策為冊、



般父乙觶、

子或子貝合文　冊乙父乙、



般父乙尊、

冊、[illegible]乍父乙

匵　寶障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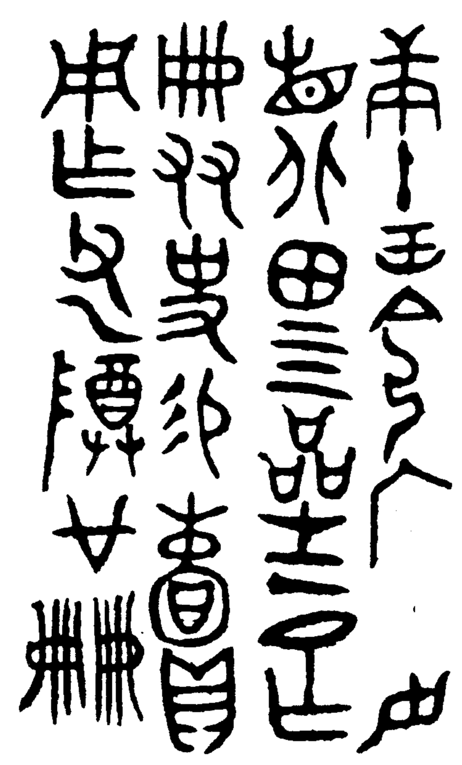


般父辛彝

冊　處乍辛父

戈旅　障彝、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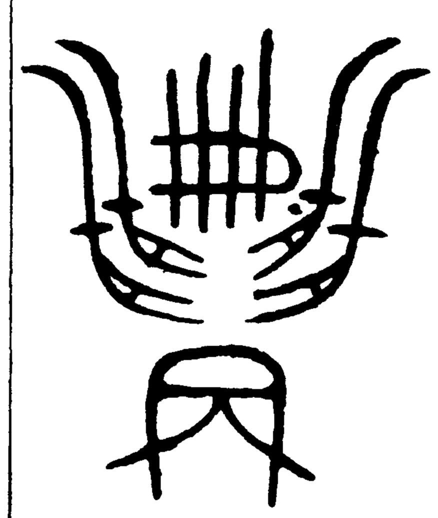
般父乙鼎、

庚午王令寢廟、辰

眚相北田四品、才在二月、乍

冊、友史易賜𧶬貝、

用乍父乙障彝、冊冊



般匜

冊𦥑冓、

周按、凡祭皆有祝冊、子貝與倗同意、以貝倗作器、因祭用冊、

又匵字藏戈、自有偃武之義、戈旅即振旅之義、皆有武功

而告祭、亦有冊、或用一冊、或用二冊、又相田土、錫功作冊、

此與祝冊義自異、而下云冊冊、正是祝冊之義也、又曰冊

𦥑冓者、𦥑持祝冊、冓者遘福之省文、𦥑冊與爯冊義似矣、

此祭有冊、常禮也、故其所告之事、不一而已、

此祀禮之可知者也、

其祭時牢鬯之數、無定制、一以卜定之、其牲或曰大牢、或

曰小牢、或牛或羊、或豕或犬、其牛又曰牡曰牝、其用牲之

數或一

卜辭中用一牛者曰且乙、用一牡者曰母庚、

或二

用二牛者曰且辛、曰父己、曰母庚、

或三

用三牛者曰⿱罒戈、用三牢者曰大戊、曰小辛、用三小牢者

曰母己、用三羊者曰且乙、

或五
用五牢者曰大戊」曰妣庚、
或十
用十牛者曰咸」用十白豕者曰且辛」用十牢者曰且辛、
或二十
用十牛十羊者曰丁、
或三十

用三十牛者曰丁」用三十牢者曰妣庚、
或四十
用四十牛者曰王亥、
而止於百、
用百牛者曰彈」用百豕者曰[illegible]、又有僅曰牢曰牛曰羊
曰牡曰小牢曰犬而不言其數者、其言牢者曰大甲、僅
言牛者曰南庚、僅言羊（蓋羊牛合文）者曰康且丁、僅言牡者

曰且乙、僅言小牢者曰南庚、曰小乙、僅言羊者曰且戊、
曰妣己、僅言犬者曰父甲、曰父庚、
其用鬯之數、或一、
周盂鼎銘曰、鬯一卣、毛公鼎、秬鬯一卣、又經傳多一卣
之例、殷之制、固當有一卣二卣三卣耳、
或三、
呂鼎銘云秬鬯三卣、

或六
用鬯六者曰文武丁、
或三十
用鬯三十者曰妣庚、
亦止於百
用鬯百者曰彈、其僅曰鬯而不言幾卣者曰大甲、曰且
乙、曰南庚、曰康且丁、曰且戊、

牢鬯之外、或薦以玉、

祭用玉者曰南庚、然僅一見而已、

此牢鬯之可知者也、

至殷之官、制、則有卿事、再見

卿事、又見乙未敦、文曰、乙未、卿事錫小子𤔲貝二百、殷器

與卜辭同、毛公鼎及番生敦並周器 亦有卿事、古皆訓

事、卿事即卿士也、詩商頌、降予卿士、大雅、百辟卿士、箋

卿士、卿之有事也、又小雅、皇父卿士、箋云、朋黨於朝、皇

父為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詩之卿士、即

卿事、周官六官之長皆曰卿、而鄭君謂卿士兼擅羣職

是卿士即冢宰矣、周官雖無卿士之名、而屢見於詩及

周初古金文、是周官實沿殷制矣、

有大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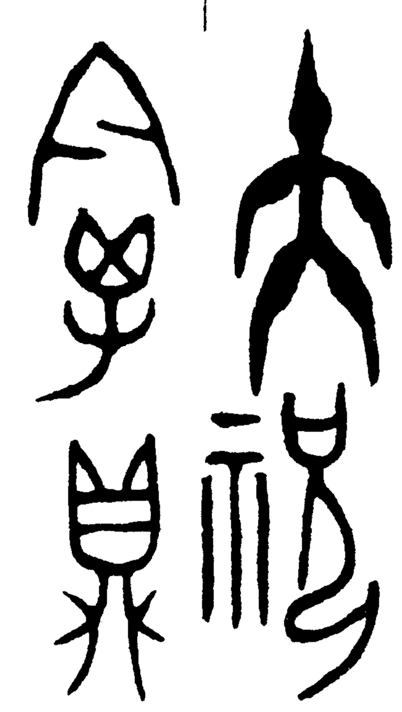
周禮春官有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亦掌大祭祀、卜辭中、

因卜祭而有大史之名、是殷之大史職掌與周略同、周

官實沿殷制矣、卜辭稱大史寮、周毛公鼎番生敦亦均

有此語、

有大祝 補



殷禽鼎 大祝 禽鼎

此銘、篆法正是殷商物也、大祝官名、禽其名也、周禮有大

祝、此亦周沿殷制之一例也、

有方

卜辭云、命方歸、方當為官名、周禮夏官有職方、土方、合

方、訓方、形方、五氏、疑亦仿殷制矣、

有小臣

周禮夏官有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及王

之燕出入及大祭祀小祭祀、以其職掌觀之、殆與卜辭

之小臣略同、

般尊文

○丁子、王省（讀為省 或為呂）夔且、王易小臣䞈夔貝、隹王來正人方、隹王十祀又五、彡日、

卜詞金文皆合矣、

有小子

般敦文、

○乙未、卿事、易小子𠭯貝一百、用乍父丁障敦、析子孫

周禮夏官有小子、今據此銘、殷有小子官、即知周沿殷制之一證也

有豎

文曰、命壴歸、壴與樹當為一字、亦即後世之豎字、說文解字、豎、豎立也、廣雅釋詁、豎立也、壴在卜辭中為官名、與周禮天官及禮記文王世子之內豎、左氏傳晉侯之

豎、曹伯之豎相類、蓋王之近侍小臣、其名已見於殷世矣、

周云、前說似是、唯壴為鼓古文、與尌樹豎非同字、乃音義近而通用也、

有𡐨臣

此名不見於前籍、以其名考之、亦小臣與豎之類矣、

此官名之可知者也、由此觀之、商周二代之禮、因革略可

知矣、

以上為羅君立目之要、今補正云、

古曰帝義不一

其本義僃生人、卜辭曰、隹帝曰、是也、說文、帝、王天下之號也、從丄（古文上）朿聲、

其轉義僃死者、又僃無形、卜辭曰、卜貞帝𤰈三羊三豕三犬、又曰帝弗召于王、又曰、帝不令雨、又金文曰其用

亯于帝考、又曰事喜上帝」、又曰我皇帝亡旲、又曰、先王其嚴在帝、多作在上、此類極多、易益王用亯于帝、虞書肆類于上帝、詩烈祖古帝命武湯義皆同、並皆尊偁也、

文武爲尊偁、或又爲謚號也、

卜辭曰、文武宗其牢」又曰丁酉卜貞、王家文武丁伐三十人卯酉讀爲六牢卣六卣亡尤」又曰甲戌卜貞、武乙且宗丁其牢玆用」又曰、丙午卜貞文武丁其牢、

其唯曰文武宗者汎義也、即偁祖宗之文德武德也、或云宗亦祭名非是、

王詒宗廟曰家、或以塚爲之、曰各、

卜辭曰、丙寅卜貞、王家乙大丙妣、㲋日亡尤」又曰、辛巳卜貞王家祖丁㲋亡尤」又丙辰卜貞、王家丙卜肜日亡尤

此家段借爲假也、家從宀叚省聲、假至也、從彳叚聲或從辵作遐同、家假同聲、故通用也、又全文曰、王各于大室」又曰、

王在周各大廟」又曰、王各于成周」又曰各于大室」又曰格于宮」又曰洛于庚、格爲本字訓至也、從彳各聲彳辵同意、故格洛同、作各爲段借字、然殷人曰假周人曰格各段雙聲、假格音義皆近矣、

又曰迻同赴又曰步、

曰假曰格、爲敬慎之詞、其常語曰赴、或曰步、

卜辭曰、丁未卜貞、王赴于宮亡來亡災又曰、庚申卜貞王赴于雝或壁雝也亡來亡災」又曰、王赴于噩地名王赴于招、地名又全文曰、王在成周、王赴于楚麓」又曰、癸亥、王赴紂、地名又曰王十月赴田」又曰赴自西易、赴爲殷周通語、又卜辭曰、㲋癸亥王步」又曰乙丑卜貞王步亡災」又曰庚寅卜才在𨜒貞王步于杞亡災」又曰庚辰卜才圃、冂王步于𩏂亡災」又且辛尊銘曰子且辛步唯四字書召誥曰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此步亦殷周通語也、

又曰之

卜辭曰貞之于父庚」又曰貞之于高妣己」又曰貞之于兄丁」又曰貞之唐」又曰于大戊」唯曰之曰于」略言也」之于猶曰赴曰步也」

又曰往

卜辭曰癸未卜家貞王往于䇂」又曰壬口卜家貞王往休」往者之也」曰往猶曰之也」

又曰才 讀為在

卜辭曰癸亥王卜才𠭁貞云亡畎」王卣曰吉」又曰癸卯卜在上𠭁貞王云亡畎」此在者猶周人云王在成周也」

征伐

卜辭曰其伐𠂇利」不利」又曰貞乎伐𢀛方」又曰貞勿隹王往伐𢀛」又曰四日庚申亦之來婕自北子口告曰笞甲辰方征于蚁俘人十之五人」五日戊申方亦征俘人十之六人」六月才口𡆧」又金文曰伐戎」詳見文法弟三」以上殷商之例也」又周器銘云魯公伯禽㝛成王命征郄夷之類不少矣見經弟五史弟六」

田狩



𪄶矦敦

乍且乙𪄶矦口障彝」告田」

𪄶為古逸字而此為國名」



父丁

告田

王月」攸田」麗犬犾」

右殷父丁尊」

作父丁尊」㴒」

此皆王田獵以告祖也」一文略一文稍完」而義正相同」此亦禮事也」徐籀莊說詩江漢云告于文人」錫山土田」是也」恐非是」易師田有禽」書無逸不敢盤于遊田」穀梁桓四年傳

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田囿禮也、

卜辭曰、戊申卜王往田埶」又曰口戊卜貞、王往于田、亡

巛」又曰、戊申卜在𢼸貞、王田卒逐亡巛、又曰、戊申王卜

貞、田𩫖地名往來亡巛、王𠕇曰吉」又曰、辛丑卜貞、王田于

𢆶、往來亡巛、弘吉」又曰、己丑卜貞、王赴于召、往來亡巛、

在九月、𢆶卸隻鹿一、此類極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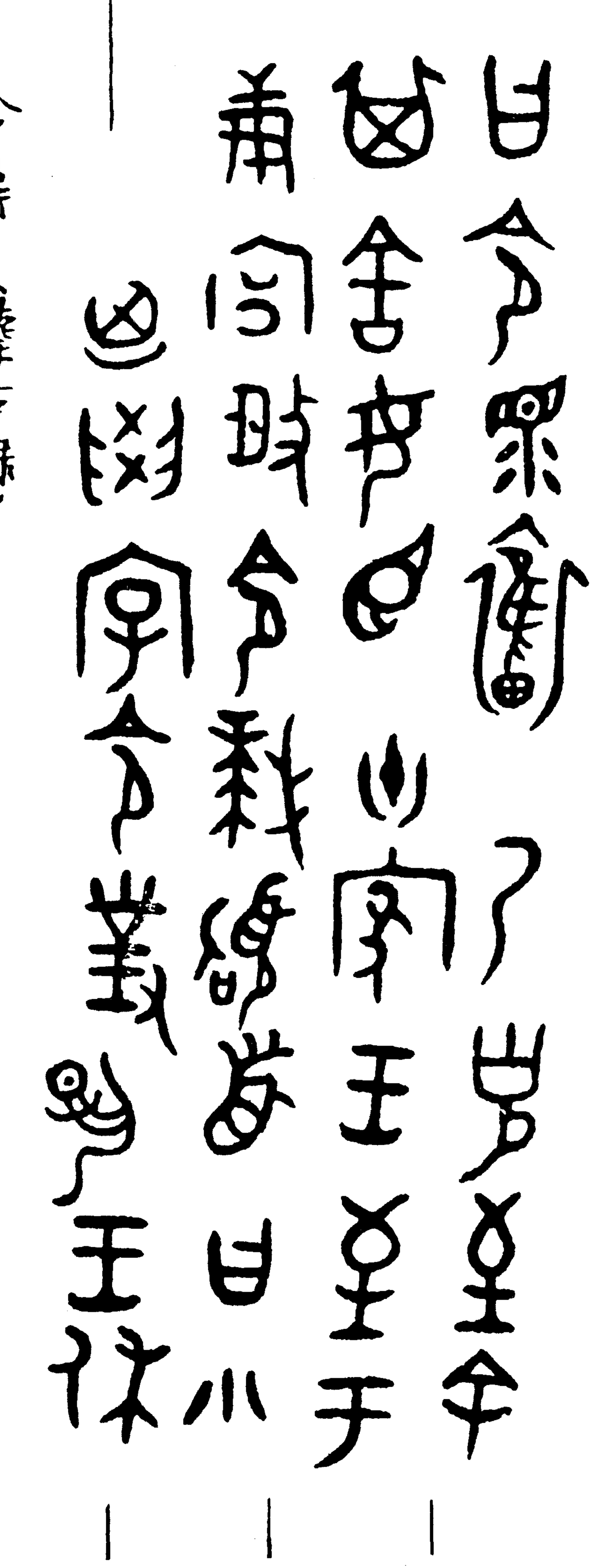
田漁

卜辭曰、癸未卜丁亥漁、又曰、貞弗其畢九月在漁、又曰、辛

卯卜貞、今月口囙月十漁、以卜行之事、皆禮也、

耤田及射御





令鼎（據古錄）

王大耤農于諆田、餳、王射、有𤔲眔師氏小子御」

射、王歸自諆田、王馭溓中、僕令眔奮先馬走、王」

曰令眔奮乃克至、余其舍女臣卅家、王至于」

溓宮、𢼄、令拜𩒨首曰小子𠃊學、令對揚王休」

餳段借為餘、溓古遂字、奮同𢨋、學字析文也、

王自行耤田之禮、說文、帝耤千畝也、從耒昔聲、所以供

粢盛、事天地社稷先古、周禮甸師、主之掌帥其屬而耕耨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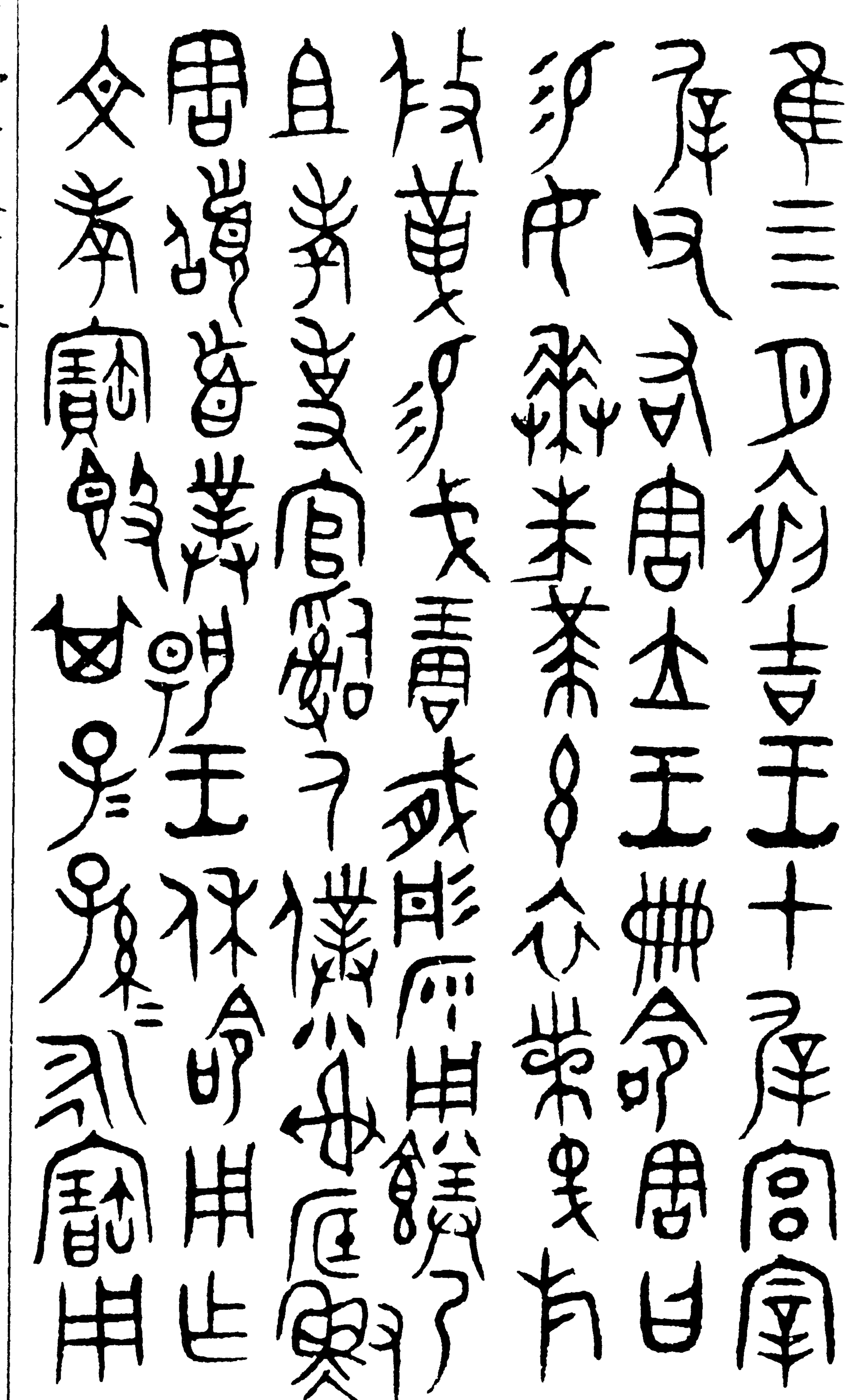
耤、王制、公田耤而不稅、又射、周禮保氏、三曰五射、朱駿聲

云、按、禮射有四、大射、賓射、燕射及鄉射、又投壺亦射之細

也、又御、古文作馭、作騕、周禮大司徒、禮樂射御書數、保氏

四曰五馭、司農注、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

禽、銘云王及諸臣皆射、王又為御也、皆是禮之謂也、



周害乍文考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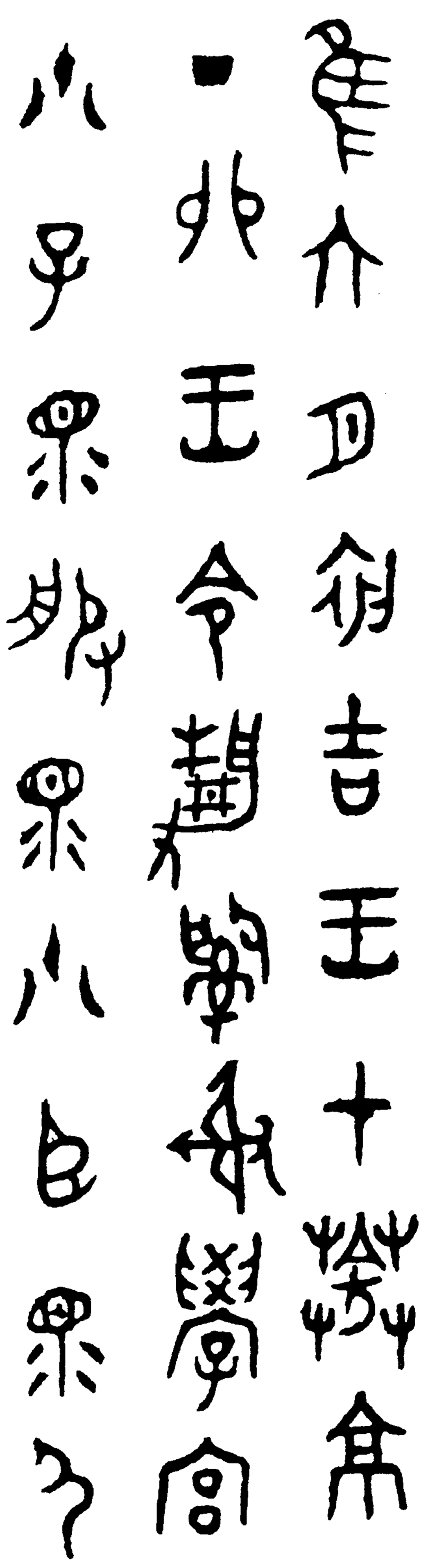
隹四月初吉、王才在屖宮、宰」辟父右害立、王冊命害曰」、

易女奉賁朱帨玄衣黹屯」㫃旂攸革、易戈琱㦻彤矢、用𩂣乃」且考、事吏官嗣司人僕小射底氐魰」御害𩒨首對揚王休命、用乍文考寶敦、其子〻孫〻永寶用、

此銘亦多叚借字、

屖宮即壁廱也、王在壁廱故冊命害而後行射禮也、以上

皆與經傳可互證者也、





周靜敦

隹六月初吉王才蒡京、」丁卯、王令靜𤔲射學宮、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夷

僕學射、雩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吳来呂犅卿、豳苏自邦周、射于大池、靜」學無罪、王易靜鞞𠃬、靜」敢拜𩒨首對揚天子不」顯休、用乍文母外姞𩰫敦、子〻孫〻其萬年用、

此銘叚借字極多、詳見古籀篇、

靜為王射官名、周禮射人、曰以射灋治射儀、蓋是也、王命

靜理射學宮、故王臣皆得習射、王張饗食賞之、遂乃師邦周、

射于壁廱、靜教而無斁厭、故王寵賜賞之耳、事皆禮也、

僕射古官名

○周趞敦銘

王叒曰、矢命女乍𤔲𠂤、口司馬、啻官僕射、士䋞大又亦
取債五爰、易女赤市亾大緣旂、用事、文前後略
傳云、僕射秦官名、然據此銘、僕射周代官名、疑掌射之事
者、秦時為大官名耳
古王侯賞功臣所賜有科、是即禮也、其所賜物有臣僕有
民人有寶貝有吉金又及車馬衣服小物
○易女鬯一卣冂衣市舄車馬易乃且南公旂用遷易女
邦𤔲四白人鬲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尸
𤔲王臣十又二白人鬲千又五十夫、盂鼎作南公鼎
○易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迷乃事、不䫉作孟姬鼎
○
賞賜貝數
癸日商㛃貝一朋、殷女㛃彝
遣俶休于小臣貝三朋臣三家、殷父丁彝

王易效父貝三、殷效父彝
王各宰椃从易貝五朋、殷父丁角
公中才宗周、易𧶘貝五朋、殷父辛彝
王易騃八貝一具、殷父己卣
王商賞貝十佣朋、殷父己鼎
攸俶敉𥙆于西宮嗌賹同貝十朋、用乍寶𣪘、周俶敉𣪘
乍寶𨺅彝用貝十朋又三朋、周𤪌彝
○王易貝五十朋、揚天子休、殷父口彝
○饗于王、易公貝五十朋、公易氒涉子效王休貝廿朋、用
乍寶𨺅彝、周效卣
易貝卅爰、殷𥝌卣
○取債卅爰、易女𩰪鬯一卣、𢄊圭鬲寶朱市蔥黄玉環玉
瑹金車桒緟較朱鞹弘靳虎冟熏裏右軛畫轉畫轎金
甬遣衡金嶂金豙𠞢農金簟弼魚葡馬四匹攸勒金𢆶

○金雁朱旂二鈴易女絲弁、周毛公鼎 文見經弟五



卷七上

三六



卷七上

三七





周頌鼎、銘元為十五行。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才周康卲宮、旦王各大室、即立、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令書、王乎史虢生冊令頌、王曰頌令女官嗣成周貯廿家、監嗣新寤貯用宮御、易女玄衣黹屯赤市朱黃鑾旂攸勒、用事、頌拜䭫首受令冊、佩以出、反入堇章、頌敢對揚天不顯休、用乍朕皇考龔叔皇母龔姒寶䵼鼎、用追孝祈匄康𩁹屯右通彔永令、頌其萬年眉壽畯臣天子霝終、子子孫孫寶用。

劉心源云黃橫有、經傳作衡、亦作珩。禮記玉藻、一命緼紱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注衡佩玉之衡也、詩有瑲蔥衡、疏引此衡皆作珩、楚語、白珩、注珩、佩玉之橫者。按幽衡黑、蔥衡青、三命兩色、而楚語云白珩、器銘中多言

朱黄、此必四命至九、所用者、可補禮經之缺也、

○易女膚四章敦宗彝一牃寶易女馬十匹牛十、卯敦

○叉蔑曆易馬易裘、周叉尊

又有曰賜貝不言貝數者其例甚多此文省略耳

王易小臣賸䟴貝、般䟴尊

弜師易肄𡆥廿戶𣪘貝 般父乙彝

自白易貝于姜、般父乙卣

聿貝、說見文法弟三、

王商賞乍冊般貝用乍父己障、般父己甗

馬易貝于王用乍父甲寶障彝 般尊

賜金代貝

安白于成周休賜小臣金 周安白鼎

白雝父來自𢽾蔑彔曆易赤金、般且辛敦、

賓馬兩金十鈞 周守敦

賓章龍馬三匹吉金、用乍牃彝 周頌鼎

臣卿易金 般父乙鼎

拜次

易師遽貝十朋、遽拜䭫首、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周師遽敦

卯拜手首䭫省文 手手首通用 敢對揚焚白休、周卯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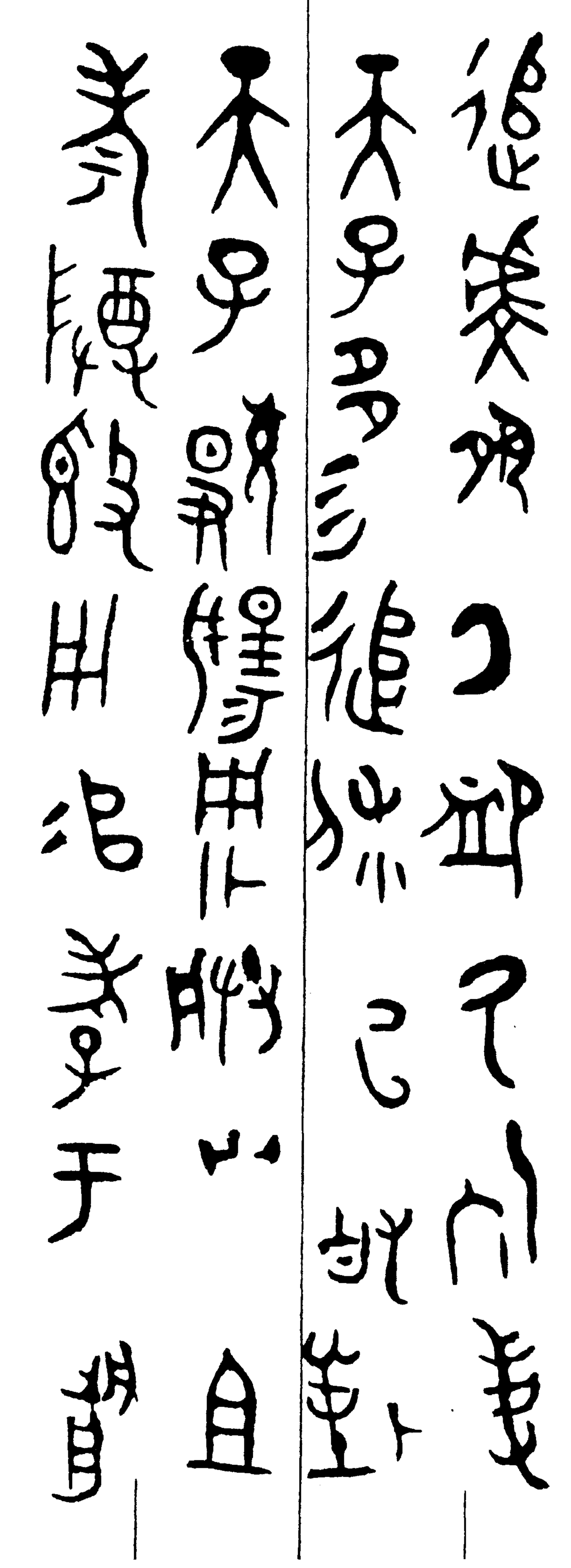
書召誥拜手稽首傳拜手首至手故卯敦銘以手為首、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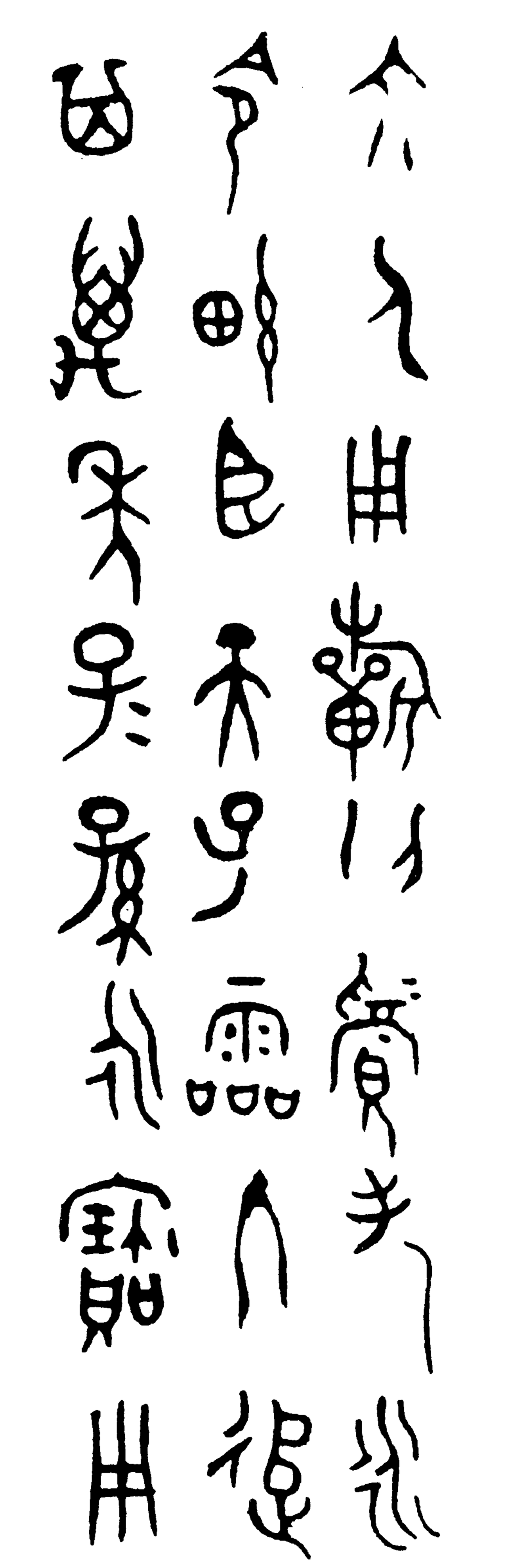
凡經傳以稽為䭫也䭫或作䭫作頓、

農三拜䭫首敢對陽王休、周農卣

周禮九拜此其弟三耳

血卩 死





周追敦

追虔夙夕、卹氒死事」、天子多易追休、追敢對」天子顯揚、用乍朕皇且」考䵼敦、用追孝于前」文人、用旂匃眉壽永」令、畯臣天子霝終、追」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

阮元云、按卹死事者卹戰陳死事者之後、禮有春饗孤子

之文、左哀二十七年傳、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杜注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薛氏款識齊侯鎛鐘銘云、虔卹故死事、穆和三軍、知古者卹死事之典重矣、追王臣名、史傳無徵、

夫如此通殷周二代典禮、其略相同、明明哲哲、孔聖云、能言夏禮、能言殷禮、周依殷禮、殷依夏禮、三代典禮略相同可知耳、或云周公作禮、此曰周禮、今存周禮、卷帙浩瀚而言論整齊、實是聖賢之事業、文明之精華也、然顧周克殷紂、武王已崩、成王尚幼、周公攝政、内有管蔡之亂、外亦當有所備也、於此多事之時、周公作定周禮、事甚可疑也、周禮恐成于國家太平之時、或當在康王時也、此論自有理矣、

然愚謂不然矣、周禮之成、當在于周公存在之時、而周禮周依殷典禮、周豈盡創定之乎、故雖軍國多事之際、刪定之、不可敢言難事、周之克殷也、移其寶器、況國之典禮政策、宜先移之矣、漢滅秦、蕭何先收簿籍、況周興于文之國也、其克殷也、宜先收典籍也、收此修此、改為周室之制、此為周禮、即所以周依殷禮之謂也、亦當以本篇所收殷周二代之禮略相似證之而已、

樂律



周奠井叔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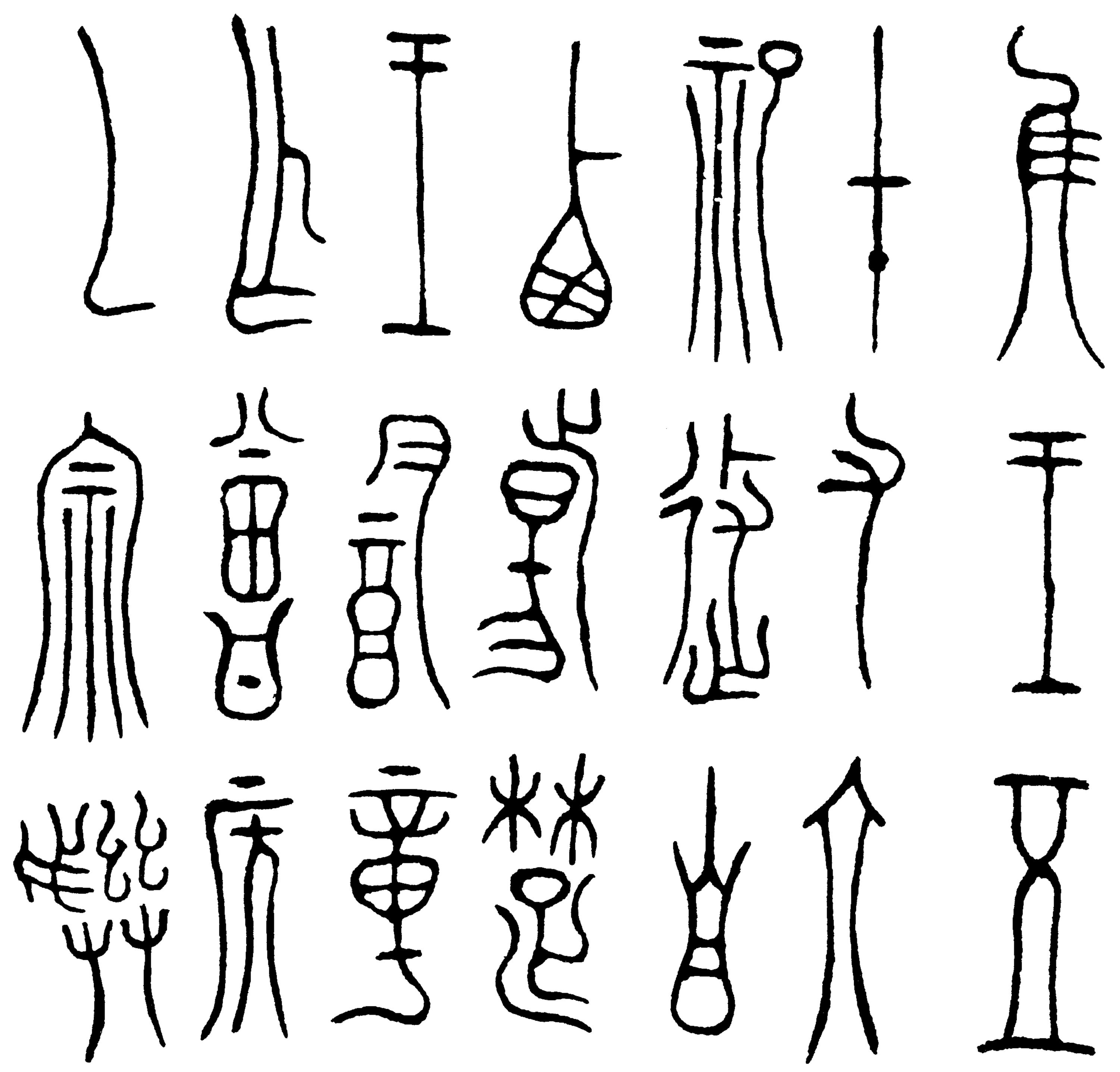
奠井弔乍龢鐘、用、



妟賓、

阮元云、妟賓即蕤賓、鐘所應之律、儀禮士相見禮、妟而後傳言、鄭注、古文妟為綏、周禮夏采、鄭注、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蕤、知妟字古通綏綏又同蕤也、程易疇云、蕤賓律管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是鐘度以今裁尺得四寸二分、以周尺通之為六寸三分弱、適符蕤賓律度也、

楚曾侯乙宗鐘



隹王五 十又六 祀、赴自 西昜、楚 王酓章 乍曾侯 乙宗彝



賓之于 西昜、其 永時 用宫、 穆 商商、

阮元云、穆者廟之序、商者鐘之音也、吳侃曰、周官大司樂注云、祭尚柔、商堅剛也、故樂無商、惠氏禮說、曰、三大祭之

樂、古旋宮法也、非無商、商不為均也、此銘曰宗彝、又曰永時用宫、是宗廟所奏、而有二商字、可證商不為均、非無商之說、

鐘鼓樂器之制

○鐘形體、見卷首引徵、賫材物形、

○周旅鐘銘曰、旅對天子魯休揚、用乍朕皇考叀叔大林龢鐘、周旅鐘、

阮元曰、按國語、周景王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諫謂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先王之制、鐘不過石、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比之不度、伶州鳩又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韋昭注、謂大林為無射之覆、無射、陽聲之細者、大林、陰聲之大者、據此知大林為逾常之大鐘、景王鑄之、當日必有效之者、此虢叔旅是也、鐘之大、從無及此者、稱之重六十六斤也、逾于古權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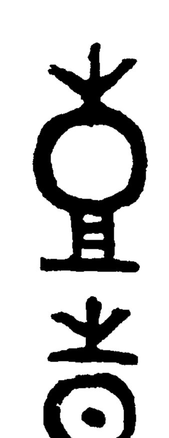
古之為鐘也、各自計律、倍而半之、故曰為之律度、如林鐘之律、長六寸、林鐘之鐘當長一尺五寸、翁氏所藏周叔丁林鐘、以漢慮俿尺度之、兩欒高一尺五寸零、合於律矣、此鐘兩欒高、一尺八寸五分、準以林鐘之律、兩倍有贏、意景王之鐘、當亦如是、故名曰大林、單子謂其比之不度、州鳩謂其槬則不容、皆以其乖於律度也、不然、聲中林鐘、安得為非法鐘乎、

罯弄其吉金玄鏐膚呂、（呂或作鋁）自乍龢鐘、又曰、鑑（鑄）辝（兹）龢鍾（鐘）二鍺、（周邾公牼鐘）

周禮小胥、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注、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然堵肆義非其義、金文堵作鍺、肆作銉、此為專字也、



古磬形體如此、見古籀篇、



古鼓形體如此、見古籀篇、

中字㞢字皆叚借為樂器頭飾形也、樂器之用

用鑄氒龢鐘、台作其皇祖皇考、又曰、鑄其龢鐘、台卹其祭祀盟祀、台樂大夫、台宴士庶子、（周邾公牼鐘）

自乍龢鐘、用匽用喜用樂又兄者士、其萬壽無基、子孫永保鼓、（周子璋鐘）

姑馮昏同之子、罯弄氒吉金、自乍商句鑃、台樂賓客及我

父兄、周吾句鑃

按、鑃古文鐸字、啇疑亦律名、

經傳言樂器之用者極多、今録金文所云一耑耳、

殷周易卜

凡易卜之事亦大禮也、羅叔言君曰、殷商卜以龜、亦以獸骨、龜用腹甲、而棄其背甲、背甲厚不易作兆、且甲面不平、故用腹甲、獸骨用肩胛及脛骨、脛骨皆剖而用之、以下皆羅君說

凡卜祀者用龜、卜它事者皆用骨、田獵則專用脛骨、其用胛骨者、則疆理征伐之事為多、故殷虛所出獸骨什九、龜甲什一而已、其卜法削治甲與骨、令平滑、於此或鑿焉、或鑽焉、或既鑽更鑿焉、龜皆鑿、骨則鑽者什一二、鑿者什八九、既鑽而又鑿者二十之一耳、此即詩與禮所謂契也、鑿迹皆橢圓形如◎、鑽則正圓形如○、既鑽更鑿者、則外圓而內橢如◎、大抵甲骨薄者、或鑿或鑽、其鑽而復鑿者、皆厚骨不易致坼者也、

既契乃灼於契處、以致坼、灼於裏則坼見於表、先為直坼而後出岐坼、此即所謂兆矣、予所見兆形甚多、略示如下、



蓋不契而灼則不能得坼、既契則骨與甲薄矣、其契處刃斜入、外博而內狹、形為橢圓、則尤薄處為長形、灼於其上斯沿長形而為直坼、由直坼而出岐兆矣、於是以觀吉凶並

刻辭於兆側、以記卜事焉、此古卜法之可據目驗以知之者也、

予既據目驗知古卜法槪畧、證以周禮春官及毛詩戴記周秦諸子之言卜事者、多與符合、知殷周卜法無大差、而鄭君箋注詩禮則頗有失誤、是商周卜法、漢儒已不能明矣、詩大雅曰、爰契我龜、契荀子鍥而不舍之鍥、契者鍥之初字、古契字多訓刻、韓非子及周官大卜鄭

司農注所謂鑿龜、莊荀韓非諸子及王制所謂鑽龜、均即契也、書契之契、本詮亦訓刻、竹帛以前、皆為刻字、卜辭其證也、周禮小宰鄭司農注、謂書契為符書、乃書契之別一詮、曲禮之執右契、管子之使無券契之責、皆符書也、說文解字、謂契為大約、乃以符書為契之本詮、殆失之矣、契詮為刻、而所以刻之之具、即以名焉、華氏所謂掌共燋契是也、契所以鑿、燋所以爇、杜子春所注、本自分明、極合事實、而鄭君乃為異義、一則曰、士喪禮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所用以灼龜、再則曰、以契柱燋火而歛之、契既然、以授卜師、其注士喪禮、又曰、楚荊也、荊焞所以鑽龜者、始誤以契與燋為一物、鑽與灼為一事、以鄭君之熟精三禮、乃有此謬、此般周卜法、漢代已失之確證矣、孔氏詩正義、亦謂楚焞即契、賈氏儀禮正義、又云、鑽龜用荊、祖述鄭義、謬誤益滋、至李華乃為卜用生龜之說、去古益遠、古制乃愈不可知矣、至骨卜之法、為古籍不載、而顧見於宋史西夏傳及徐霆之

黑韃事略、其觀吉凶、與古同否、雖不可知、而西夏之卜、以艾灼羊胛骨、宋史作脾骨、乃胛骨之譌、黑韃亦灼羊之杴子骨、謂之燒琵琶、與商代骨卜用肩胛骨者、正合、中夏卜事、獨存於荒裔、且逾二千年而不絕、亦異事矣、又般周卜法、漢儒已不能明者、光州胡侍郎煦卜法詳考、推衍禮經、斷以己意、所言至精晰、證以予所目驗、若合符節、此亦我朝學術超越前代之明驗矣、羅君說畢于此

周、易、

周小字盂鼎銘、此銘文字多剥蝕、不可連讀、斷續為句讀耳、成王□□卜、有

朕王彝

周曶鼎銘曰、王大叒曰、曶、令女更乃且考𤔲司卜事、易女赤環、用事、

唯王十又四祀、十又一月、丁卯、王貞畢國名豋烝祭本字、周畢中敦、

蓋卜貞烝祭也、

周易之法周禮以下、皆具言之、今不贅言矣、

學古發凡卷七上終

學古發凡卷七下

東京　高田忠周　編述

禮樂第七下

作寶器

鐘鼎尊彝器之貴者也、本書專取于鐘鼎尊彝銘、故以作寶器為百工首、攷工記云、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蓋工亦禮也、

阮元商周銅器說曰、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經焉、若器則罕有存者、銅器鐘鼎之屬耳、古銅器有銘、銘之文為古人篆蹟、非經文隸楷傳寫之比、且其詞為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為、其重與九經同之、北宋後、古銅器始多傳錄、鐘鼎尊彝敦槃戈劍之屬、古詞古文不可勝識、其見稱于經傳者、若湯之盤、正考父孔悝之鼎、其器皆不傳于今、然則今之所傳者、使古聖賢見之、安知

不載入經傳也、器者所以藏禮、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齊其度量、同其文字、別其尊卑、用之于朝覲燕饗、則見天子之尊、錫命之寵、雖有强國、不敢問鼎之輕重焉、用之于祭祀射飲、則見德功之美、勳賞之名、孝子孝孫、永享其祖考而寶用之焉、且天子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貴、則不能制其器、非有問學、通其文詞、則不能銘其器、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習禮博文之學、商祚六百、周祚八百、道與器皆不墜也、且世祿之家、其富貴精力、必有所用、用之于奢僭奇衺者、家國之患也、先王使用其才與力與禮與文于器之中、禮明而文達、位定而王尊、愚慢狂暴好作亂者鮮矣、故窮而在下、則顏子簞瓢、不為儉、貴而在上、則晉絳鐘鎛不為奢、此古聖王之大道、亦古聖王之精意也、自井田封建廢而梓人鳧氏亦失傳矣、故吾謂欲觀三代以上之道

與器、九經之外、舍鐘鼎之屬、曷由觀之、

又曰、三代時、鼎鐘為最重之器、故有立國以鼎彝為分器者、武王有分器之篇、（書序、武王封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魯公有彝器之分、（左定四年、分魯公官司彝器、分康叔大呂、分唐叔姑洗、皆鐘也、）是也、有諸侯大夫朝享而賜以重器者、周王予虢公以爵、（莊二十一年、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晉侯賜子產以鼎、（左昭七年、晉侯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是也、有以小事大而賂以重器者、齊侯賂晉以地而先以紀甗、（左成二年）魯侯賂晉卿以壽夢之鼎、（左襄十九年）鄭賂晉以襄鐘、（左成十年）齊人賂晉以宗器（左襄二十五年）陳侯賂鄭以宗器、（同）燕人賂齊以斝耳、（左昭七年）徐人賂齊以甲父鼎、（左昭十六年）鄭伯納以鐘鎛、（左襄十一年、又見晉語）是也、有以大伐小而取為重器者、魯取鄆鐘以為公盤、（左襄十二年）齊攻魯以求岑鼎、（呂氏春秋、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不信）是也、有為述德儆身之銘以為重器者、祭統述孔悝之銘、叔向述讒鼎之銘、（左昭三年）孟僖子述正考父鼎銘、（左昭

（七年）史蘇述商衰之銘、（晉語）是也、有為自矜之銘以為重器者、禮至銘殺國子、（左僖二十五年）季武子銘得齊兵（左襄十九年）是也、有鑄政令于鼎彝以為重器者、司約、書約劑于宗彝、（周禮秋官）晉鄭鑄刑書于刑鼎、（左昭六年）是也、且有王綱廢墜之時、以天子之社稷而與鼎器共存亡輕重者、武王遷商九鼎于洛、楚子問鼎于周、（左宣三年）秦興師臨周求九鼎、（戰國策）是也、此周以前之說也、自漢至唐、罕見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稱神

瑞書之史冊、儒臣有能辨之者、世驚為奇、故說文序曰、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是也、今略數之、則漢元鼎汾陰得寶鼎、（漢書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漢書紀又郊祀志、）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辨之、（郊祀志釋文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鼎小有款識不宜薦于宗廟、元按此銘乃漢書紀記張敞之言、非銘全文也、）永平六年、王雒出寶鼎、（漢書明帝紀）永元元年、竇憲上仲山甫鼎、（竇憲傳）吳赤烏十二年

寶鼎出臨平湖、又出酃縣、宋元嘉十三年、武昌縣章山出神鼎、二十二年新陽獲古鼎、有篆書四十二字、秦始五年、南昌獲古鼎、容斛七斗、義陽郡鼎受一斛、皆獻於朝、（並見符瑞志）唐貞觀二十二年遂州涪水中獲古鼎、傍有銘刻、開元十年獲鼎、改河中府之縣名寶鼎縣、十二年后土祠獲鼎二、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十三年、萬年人獲鼎五獻之、四鼎皆有銘、（銘曰、垂作尊鼎、萬福無疆、子孫寶用、元按、此銘文亦不全者也、）二十

一年眉州獻寶鼎、重七百斤、有篆書、天寶元年平涼獲古鐃鼎獻之、元和二年詔以湖南所獻古銅鼎狀方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直昭文館句中正與杜鎬、詳其文曰、維六月初吉史信父作𩰫甗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以上皆見正史及會要、）此自漢至唐之說也、北宋以後高原古冢搜獲甚多、始以古器為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賞加之學者攷古釋文日益精核、故攷古圖列宋人收藏者、河南文潞公廬江李伯時等三十餘家、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識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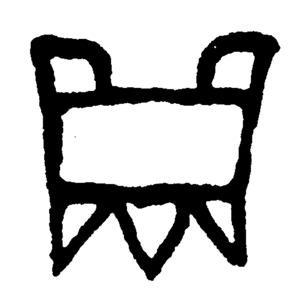
文閲三四千年而道大顯矣、古之器、余不得而見、余今所見之器、安知後人之能見否也、且又安知後千百年新出之器、為今所未見者、不更多也、是空以周以前、唐以前、北宋以後三者、分別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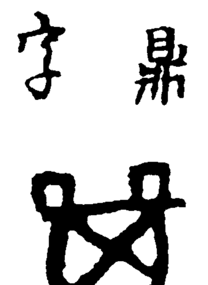
按阮説詳盡、可奉以為學古之指針、但愚據目驗殷商器銘文篆迹及器形之飾、極巧致精、迥是超逾于成周、當時文明可想見焉、而此巧妙技術、其傳來之久遠、不難於推

測、説文解字云、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蓋是矣、非纍世積代、歷研磋經熟練、焉得有殷商作器之盛觀邪、唯銘于器之例、始于夏末殷初、故器之無銘者、雖可有係殷以前之作者、今不能定其何代所作、信可惜矣、茲依諸器銘、揭要概于左云、

凡寶器之形、當據古文、知其大概、而與眞器對較之、益得其詳、其眞器肖影見篇首、


殷鼎 自字


殷鼎 鼎字


殷父己鼎、

說文、鼎、和五味之寶器也、最古正文象形也、


周生妣鬲 此為正文、


周姬將女鬲、


周單白鬲、

說文、鬲、鼎屬、最古正文、象形也、爾雅、鼎款足者謂之鬲、


殷商卜版文鬳


殷鬳甗、

說文、鬳、鬲屬、最古正文、象形也、可見甑在鬲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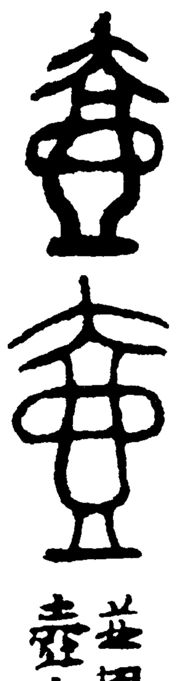

卜版文尊字、


周鄭姜白匜、

說文、尊、酒器也、最古正文、象形也、


殷父丁尊銘

阮元云、周禮司尊彝、朝獻所用、司農以為著略尊、禮明堂位云、著殷尊也、注云、著地無足、此尊底無足、是著尊也、


益周壺文

說文、壺、昆吾圜器也、最古正文象形也、

豆 豆 豆 並周器文

說文、豆古食肉器也、𠀀古正文象形也、



般父己尊



般父丁卣

說文爵禮器也、𠀀古正文、象形也、唯從又手爲會意、

此其大概也、

作先祖考妣器

盂用對王休、用乍且南公寶鼎、周盂鼎

用乍朕文且辛公障鼎、周師晨鼎

用乍朕列考日庚障敦、周虎敦

頌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乍朕皇考龔叔皇母龔姒寶障敦、用追孝祈匃康𩛥屯右通彔永令、頌其萬年眉壽無疆畯臣天子霝終子子孫孫永寶用、周頌敦

乍朕皇且丁公皇考叀公障鼎、周盧攸比鼎

對揚白休、用乍且考寶障彝、周豦彝

曶受休王、曶用絲金、作朕文考宄白𩰫牛鼎、周曶鼎

阮氏元云此鼎高二尺、圍四尺、深九寸、款足作牛首形、藝文類聚引三禮鼎器圖云、牛鼎容一斛是也、

不𢍰拜韻手休用乍朕皇且公白孟姬障敦、周不𢍰敦

用乍口公大林鐘、用䧹多福、用喜衎前文人、周吴生鐘

前文人、尚書謂作前寧人、

乍寶簋用言孝宗室、周曼龔父簋

乍寶敦、其朝夕用言于文考、周史族敦

祭器

齊侯拜嘉命于上天子、用璧玉備二于大無嗣、誓于大嗣命、用璧兩壺八鼎于南宮子、用璧二備玉二嗣鼓鐘

齊侯鍾

余用乍朕後男𤔲障敦、後人或云後男猶曰二男、𤔲蓋臘祭也

用乍宗室寶隮(周善鼎)

用乍朕刺(列)且招公䵼敦、(周招白虎敦、)饎者饎祭也、吳曰

䵼同例也、

陳侯午台(以)羣者侯獻金、乍皇妣孝大妃祭器、鐘鐘、台

登台嘗、(周陳侯午錞)

蛤趣(合取)吉金、妳生皇妣宁君中妃祭器八敦、(周龠侯敦、)

俶龕遨父乍旅獻、(獻段借字)用征用行、用羞稻梁、(周俶龕遨父獻)

按旅為旅墩之旅、而亦祭名也、

鑄西䵼寶鐤三秉、用實旨酉、侯氏受福、云云(周攻師俢鐤)

鐤亦酒器、說文脫此、言受福、是亦祭器也、

乍盨(从皿)隮豆、用卲洛朕文且孝、用祈多福(周大師虘豆)

白公父乍旅盂(周白公父盂、)

祭祀兼饗宴器、

鼄公牼羣氒吉金玄鏐赤鑪、用鑄氒龢鐘、台乍其皇且

皇考曰云云、又曰鑄其龢鐘、台卹其祭祀盟祀、台樂大

夫、台宴士庶子、(周邾公牼鐘)

及季良父乍敦、如隮壺、用盛旨酉、用亯孝于兄弟婚媾

者老、(周及季良父壺)

對王休、用乍父丁寶壺、(周史懋壺)

𠬝吉金鑄鋁、台鑄龢鐘、台追孝先且、樂我父兄、飲飤訶

舞、孫孫用之、後民是語、(周兒鐘)

諸侯受諸侯金、以作祭器、

者侯合揚氒德、者侯裸薦吉金、用乍孝武趄公祭器、(陳桓公敦、篆體及全文見史第六)

當時田齊勢力壓他諸侯、故諸侯寄作器資料、以買陳公

歡心也、雖非正禮、亦可見一例者耳、

饗宴器、

自乍商句鑃、(古鐸字)以樂賓客及我父兄、子子孫孫永保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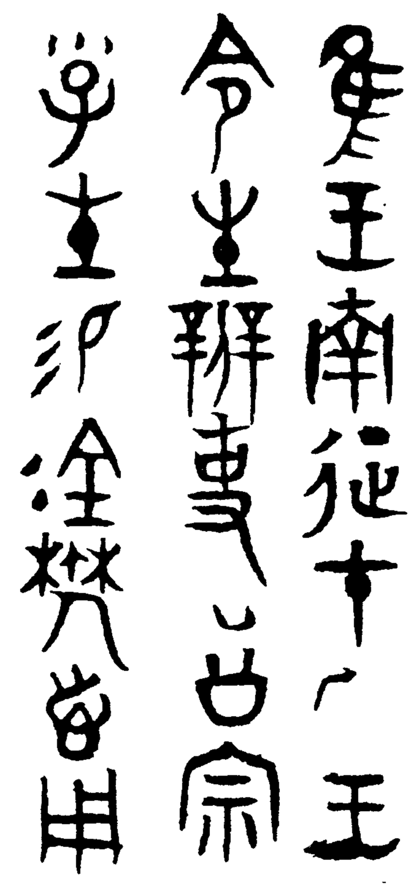
之、周句鑃、

自乍龢鐘用匽以喜用樂父兄者士、周子璋鐘、

鑄辝兹龢鐘二鍺、台樂其身、台宴大夫、台喜者士、至于

萬年、分器是持、鄀公䤽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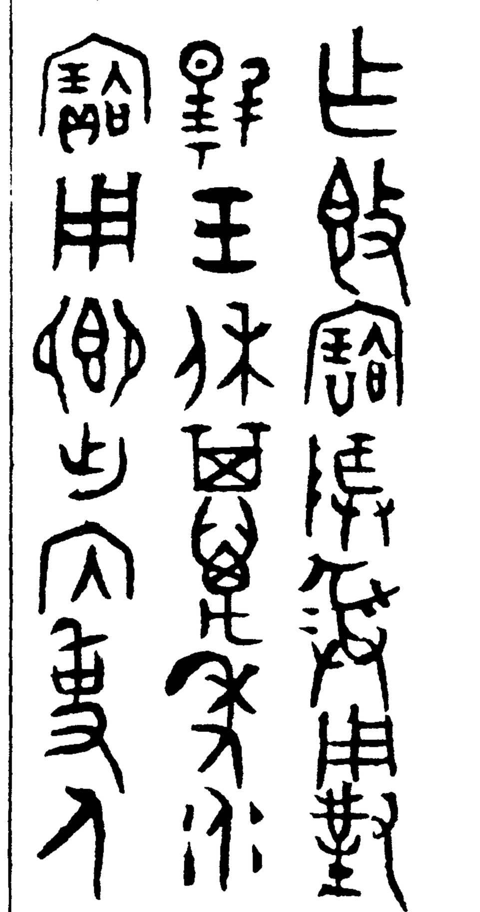
作饗食家臣之器、



周生尊

隹王南征才囗、王

令生辨事囗公宗、



小子生易金鬱鬯用

乍𣪘寶尊彝用對

揚王休其萬年、永

寶用、御饗出內吏人、

生卽王臣名、生辨理事而賜金、於是作器、以饗食司出納官

吏人以慰勞之也、

婚儀用器

魯白愈父乍鼄姬仁朕賸羞鬲、周鼄姬仁鬲

穌卲妊乍虢妃魚母賸、周魚母鼎

周棘生乍楇妘媿賸敦、周妘媿敦

作器爲壽



周琱妘敦、

圅皇父乍琱妘般盉尊器𣪘鼎、自𣪘鼎降十又

𣪘八兩罍兩壺、琱妘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𣪘爲家叚借、又借般爲盤、並省文耳

此圅皇爲琱妘作諸器、以爲其壽也、

鄦大多魯生乍壽母朕鼎、其萬年釁壽、永寶用、周壽母鼎

此亦偁壽母、爲其母之壽作此器也、

天子作器賜臣

王乍臣坒彝 周彝銘

王易賜公魯公寶鐘大曲形矢僕馬衮冒 周成王賜伯禽鐘、與鼎同作、

王易公寶鼎大曲形矢僕馬衮冒、同上、其鼎文如此 篆體全文見書法弟四

此皆君賜臣之器、此類必當多矣、今僅存數例耳、要之君賜貝倗、而臣以其貝為資、以作己器、以備祖祭、是通禮也、己見於上、而君殊作器、以賜臣者、所以寵異之意可見矣、成王賜魯公之類可證而已、

尊者作卑者器

唯王五月辰才丙戌、室叔乍豐姞旅敦豐姞憙用宿夜享孝于𢔎公于室叔倗友、玆敦猒皀亦壽人、子孫其永寶用、

尊者為卑者作器、亦罕見之例、銘所云室叔為尊者、故曰享孝于室叔、此尊者于卑者、而卑者享孝以報尊者之德也、

自作己器

毛公厝對揚天子皇休、用乍𨍏鼎、子子孫孫永寶用 周毛公鼎

叔朕羼自乍薦簠、以乳稻粱、周叔朕簠、

自乍夜雨雷鐘 周楚公逆鐘

對揚王休、用自乍寶器、周燹敦

湯金導錫行具既卑方金羼其吉金黃鑪、金用自乍旅簠、周曾白霖簠

姞氏自餒為寶𨍏敦 周姞氏敦

趞亥自乍膾鼎 周趞亥鼎、

常器

欉子䀠鑄其餗簠、

又一笵、同文而無餗字、

奠白口士叔皇乍般匜、周鄭白匜

盤匜併用、故並作、銘多般匜併言者

乍虢孟姬良女寶匜、周齊侯匜、

戲白乍鋒齍、周戲白鬲、

白代父乍大姬齍鬲、周大姬鬲

分器作器

周己姜敦 篆文見書法條、

己 左傳、史記、以紀為之、 侯貉子、分己姜寶乍毁、己姜石用蠶用匃

萬年、

分器之說、詳見阮氏所云、此亦其類也、

父子同作器

鮇公子癸、父甲、乍噂毁、般鮇公敦

鮇為國名、至周猶存、字元作鮇、經傳以蘇為之、此器當用

于祭享、父子俱用供祖先也、

二臣同受賞賜、亦同作器

癸亥王仆 讀為赴 于、乍冊般新宗、王賞乍冊豐貝、大子易

賜 柬大貝用乍父己寶、速彝 般父己鼎、

癸亥王仆于、乍冊般新宗、王賞乍冊豐貝、大子易畀乙

貝乍父己寶、速彝、同上、

此柬畀二臣名、而其位有等、故所賜貝不同、

器銘記掌工官名



隹十又三月庚寅王才寒歸、王令大史邑祼土、王曰中、



兹祼人史易于珷王乍臣、今邑畀女祼土、作乃采、中對王休令、將鼎父乙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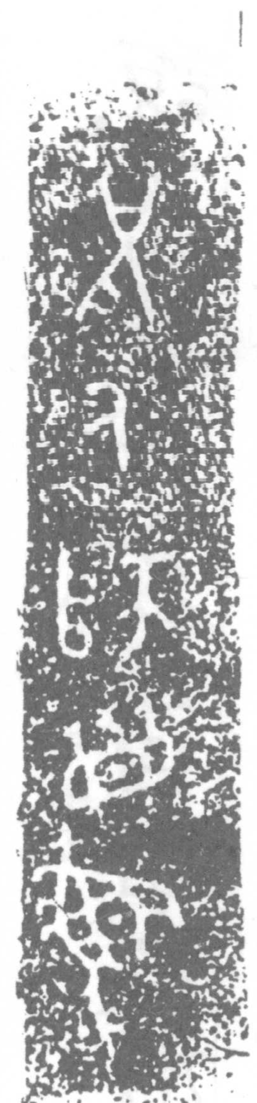
隹臣尚中臣液、、

武王未詳何王

此尚中液、皆中家臣司作器工事者也、攷工記所謂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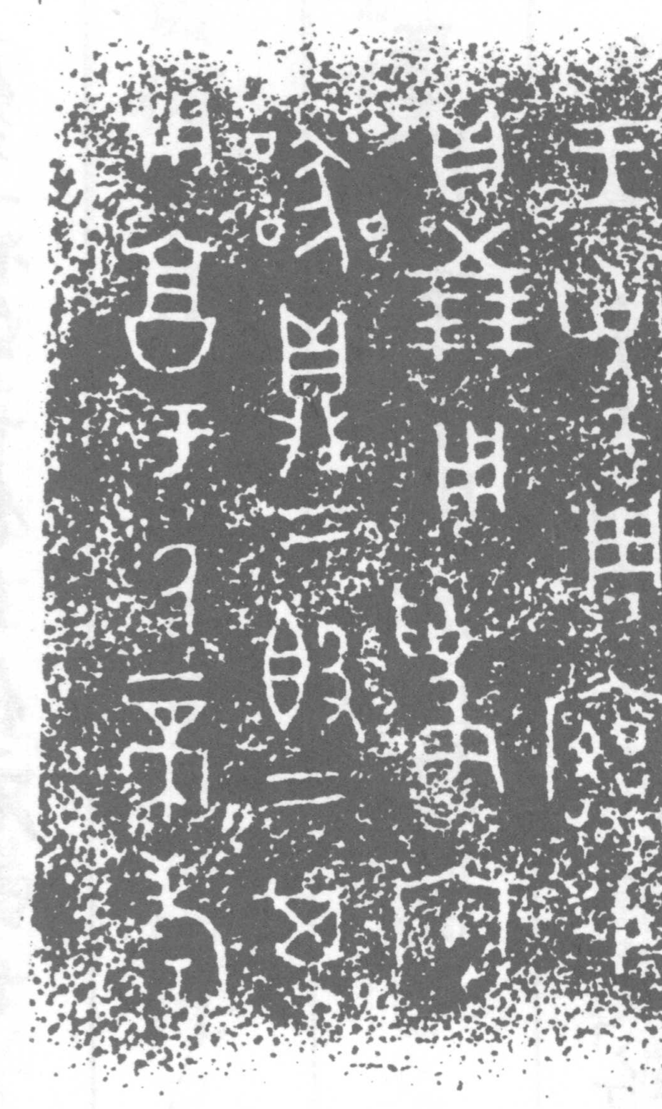
金之工六、其義亦同矣、

作器之數



周甗王鼎

邑季師罪、甗



王為周客、易貝五朋、用為家器鼎二敦二、其用言于氒帝考、

亯朕疑亯朕字省文叚借、亯朕王即秦襄公乎、或云宮名為雒宮合文而省略者也、又見史第六、

敦八兩罍兩壺、周𤨭妘敦、全文見上

祭器八敦 周齊陳曼簠、篆體全文見書法第四

據古錄所收頌鼎二器敦五器、可知敦之數多於他器也、

作器之類

盤盂敦鼎罍壺並作 周𤨭妘敦右所云者、

鐘鼎並作、周魯公鐘及鼎、已見上、

𦅫吉金乍茲寶敦用追孝於考皇盂壺、周𪍿叔和子敦、



般自

甶爵單 單即觶省文

說文甶、東楚名缶曰甶、象形、然此銘甶列于寶器、古今用自異矣、此銘亦謂三器並作、

白庶父乍簋敦 周白庶父鬲

此器為鬲、而銘云簋敦、此謂鬲簋敦並作者也、

記器總數、

乍旅彝八五一、周堇白彝

用乍氒尊彝五八六、周敔父彝

盖謂八者敦之數、五及一、又五及六、謂他器之數、

記器次第

中儀父史儀、史于者、諸侯者、監用氒家乍丁寶敦 周史儀敦

丁者丙丁之丁也、謂作器之第四、此與殷人以干名記祭日之例迥異矣、

器有正副

鑄從旅簋 周中儀簋

單業乍從彝（周單業彝）

此器有正有副之證也、

賸器

取膚二子商鑄盤、用賸之麗奴、（麗奴盤、）

鑄公作孟妊車母賸簋（周孟妊車母簋、）

說文賸物相增加也、從貝朕聲、一曰副也、廣雅賸二也、然

曰賸、亦似從器、或云賸為佚（俗作媵）叚借、佚女之器、存參、

鼎為祥器

卜版文曰、囗子、卜告貞、丘出鼎、

周易鼎元吉亨、又鼎玉鉉、大吉无不利、夫鼎為祥物、故卜

此也、說又見阮氏論

尊彝亦為祥器

古器銘多寶尊彝語、此雖係叚借義、亦以寓福祥之意也、

故卜辭福字或從尊作福、或從彝作福、又古昭穆之昭作

招字、而字作［ ］、又作［ ］、皆從尊彝象形、亦當證以尊彝

為祥器矣

器之材古今異、而其材之名不改舊稱

罍其吉石、自乍遣磬、（周寶磬、）

書禹貢云、泗濱浮磬、磬石今尚多存者、而成周或以金代

石、猶簋杌元用竹用木為之、後世以金代竹代木、而其字

尚以竹从木為形義耳、

鑄器材質

齊侯鎛云、罍其吉金鈇鎬鐈鋁、用乍鑄其寶鎛

又其鐘云、易弓吉金鈇鎬玄鏐鐈鋁、弓用乍鑄其寶鐘、

邾公牼鐘云、玄鏐鏞呂

邾公華鐘云、氒吉金玄鏐赤鏞

兒鐘云、吉金鎛鋁、

呂鐘云、玄鏐鏞鋁

曾白霥簠云吉金黄鑢。

弭中簠云弭中乍寶簠、擇之金鏷釓鏐鏷鑢、其鐈其玄

其黄、

鐘鼎彝器、其料用金屬凡如此也、說文、鐼、鐵屬從金賁聲

讀若熏、銘字作錛循鐼錛同字也、但銘義或疑為熏實纁

叚借、鎬鏐鋁為靜字、金樸名也、鈇玄鐼為動字、金樸色也、

說文、鎬、溫器也、從金高聲、此與銘義不合、鎬疑為鋈叚借

集韻、沃滈同部、可證矣、說文、鋈、白金也、從金沃省聲、廣雅

釋器、白銅謂之鋈、又說文、鏐、弩眉也、從金翏聲、一曰、黄金

之美者、爾雅、黄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鏐、注、即紫磨金、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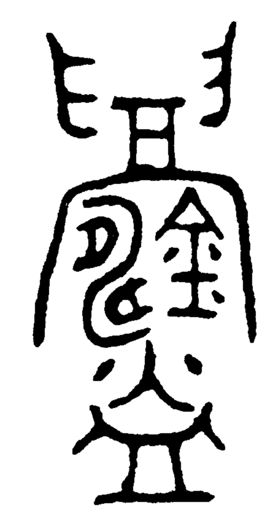
紫玄色稍似、銘義與許後義合矣、翏丩二字、古同聲通用、

故鏐亦作釓、又說文、鈇、莝斫刀也、從金夫聲、與銘義不合、

銘叚借謂金色也、鋁同鑢、或用膚為之字亦作鑢、又或以

呂為之字亦作鋁作鑥、或謂鑢同鑪、與鑢皆通用、

鑄。法。



周孟姃車母盫 鑄字



周取盧盤

鑄金之始、今不可詳其何時代、其製作之法、亦不可詳知

馬、唯據古器銘鑄字如此作、似可窺知其一班者、此字作

舁為爨字、蓋設鑄鑪猶設炊爨、火在下鑪在上、人手執事、

施行其事也、又從金所消金也、又從皿所以釁之意也、又

從𠃬（疇本字、與壽聲通、）為字聲、或云從火消金從釁省亦可通矣、

說文、鑄、消金也、從金壽聲、此為省變文、古者宮室新成、寶

器新作、皆釁而祭祀也、

作。范。型。法。

古者作器、概一器一型、故銘文各器各書、然間有器異而銘

同者、此似以一型作數器者、唯疑其同者、字形小大有毫

髮之差異、此當係型之伸縮耳、又型不完全、字或不露者、

以刀補刻之，是亦往往所見之例也。又銘字往往在格中，而有倒字有橫字，蓋疑每字鐫刻後，從次配置型上，猶今活字版，故工人或誤倒之橫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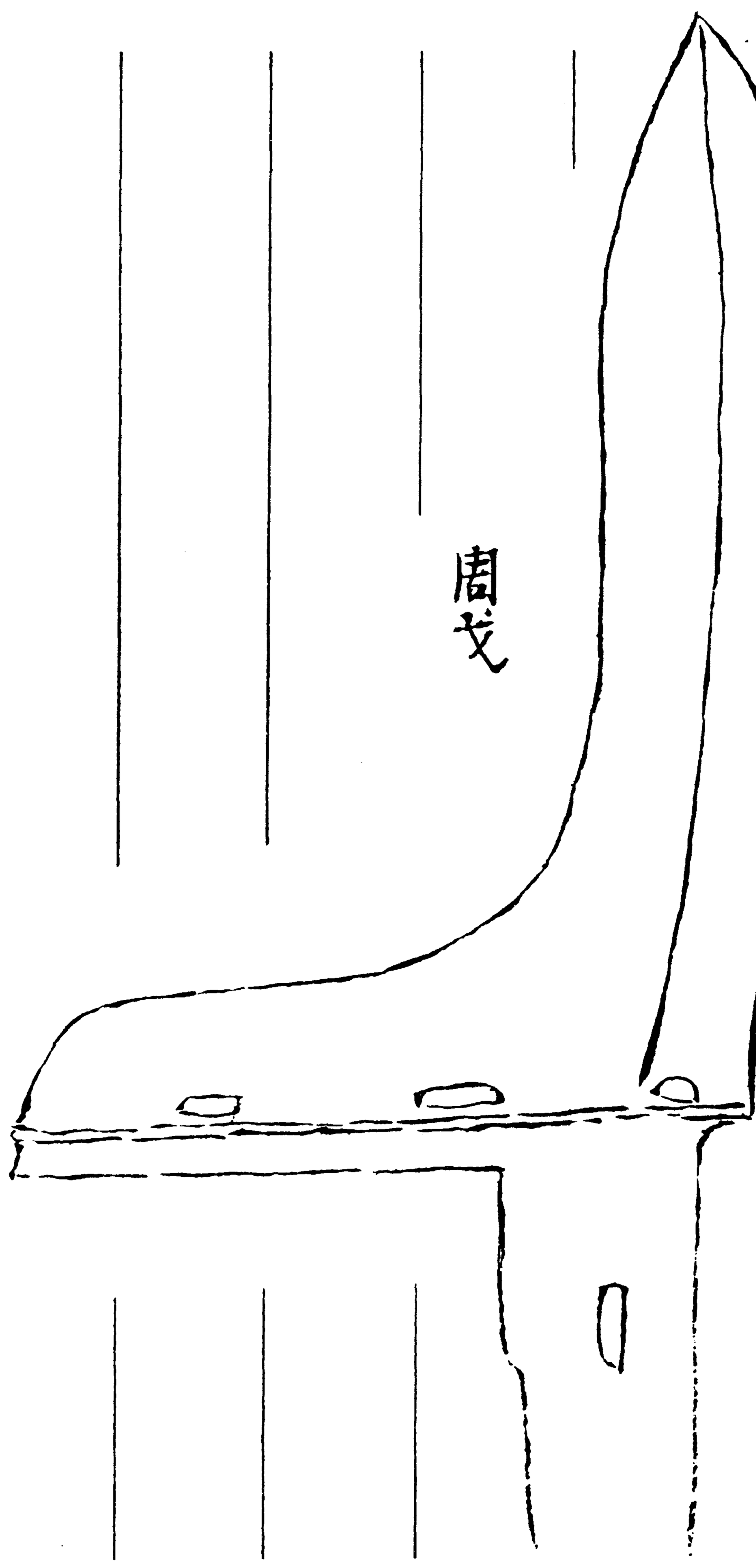
古兵器制



並殷器文戈字

說文戈，平頭戟也。從弋，一橫之，象形。然古文不從弋也。此〡者象柄，下作𠆢以象其鐏（禮記曲禮進戈者前其鐏注銳底也），而一為頭

卷七下 二四



刃形也。小篆作戈，而形義不可見矣。

阮元商周兵器說云，三代以上稱人之戰者，曰卒伍軍旅，不曰兵，曰兵者，戈戟弓矢之屬之專名也。古兵矛三尋為最長，經傳中罕見用之，所用者戈為多，戈之存于今者甚多。以今尺橫度之，不過數寸，其格長古尺六尺六寸，僅與中人之身等耳。鄭注考工記，古矢鏃長二寸，近人得古長平銅箭鏃，與之合，以周尺計之，亦僅當今尺一寸二分強耳。古劍今存者，運肘度之，首與肘齊，末與指齊，亦甚短矣。

卷七下 二五

先王之制，兵非不能長且大也，限之以制度，行之以禮，本之以仁，故甚短小也。後世務以物力相勝，浸為長鎗大矟矣，浸為火礮矣，亦不得不然之勢，猶車戰之變為馬騎也。古度量衡短小且輕，今度量衡長大且重，又何也。自古利權皆自上操之，官吏之征銀帛粟米也，未有未求贏者，數千年遞贏之，至于如此，亦不得不然之勢也。



殷器文戉字

說文、戉斧也、從戈レ聲、此說非是、㝡古文即象形也、俗作鉞為叚借、



殷器文 斧字

說文、斧所以斫也、從斤父聲、㝡古文即象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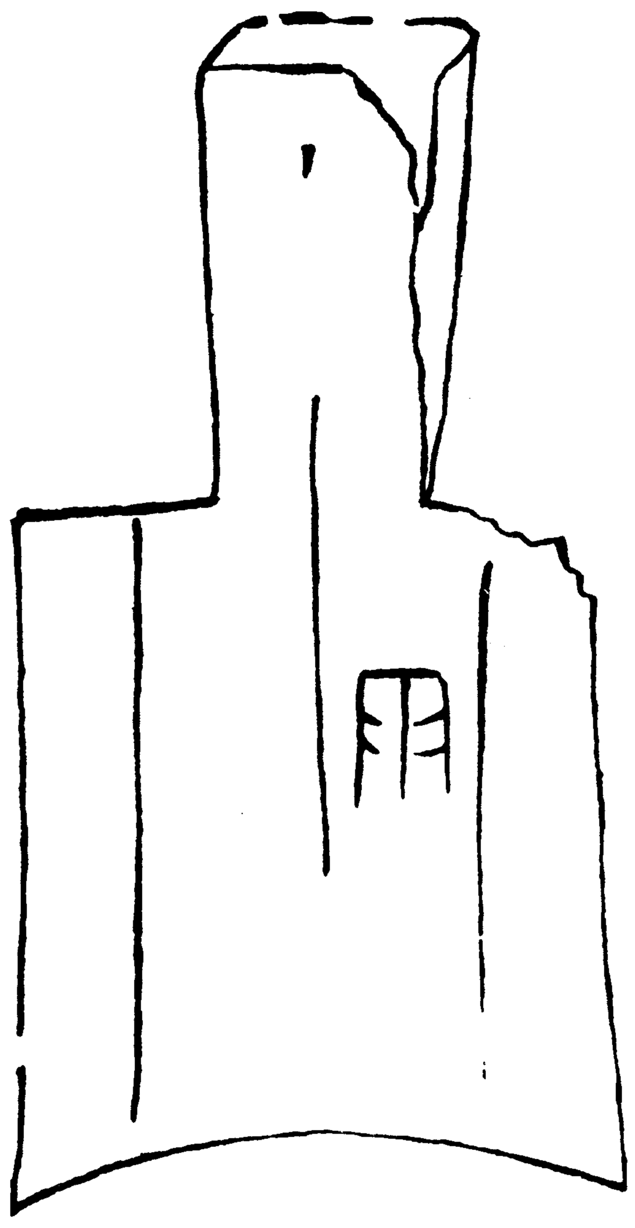
說文、斨方銎斧也、從斤爿聲、㝡古文象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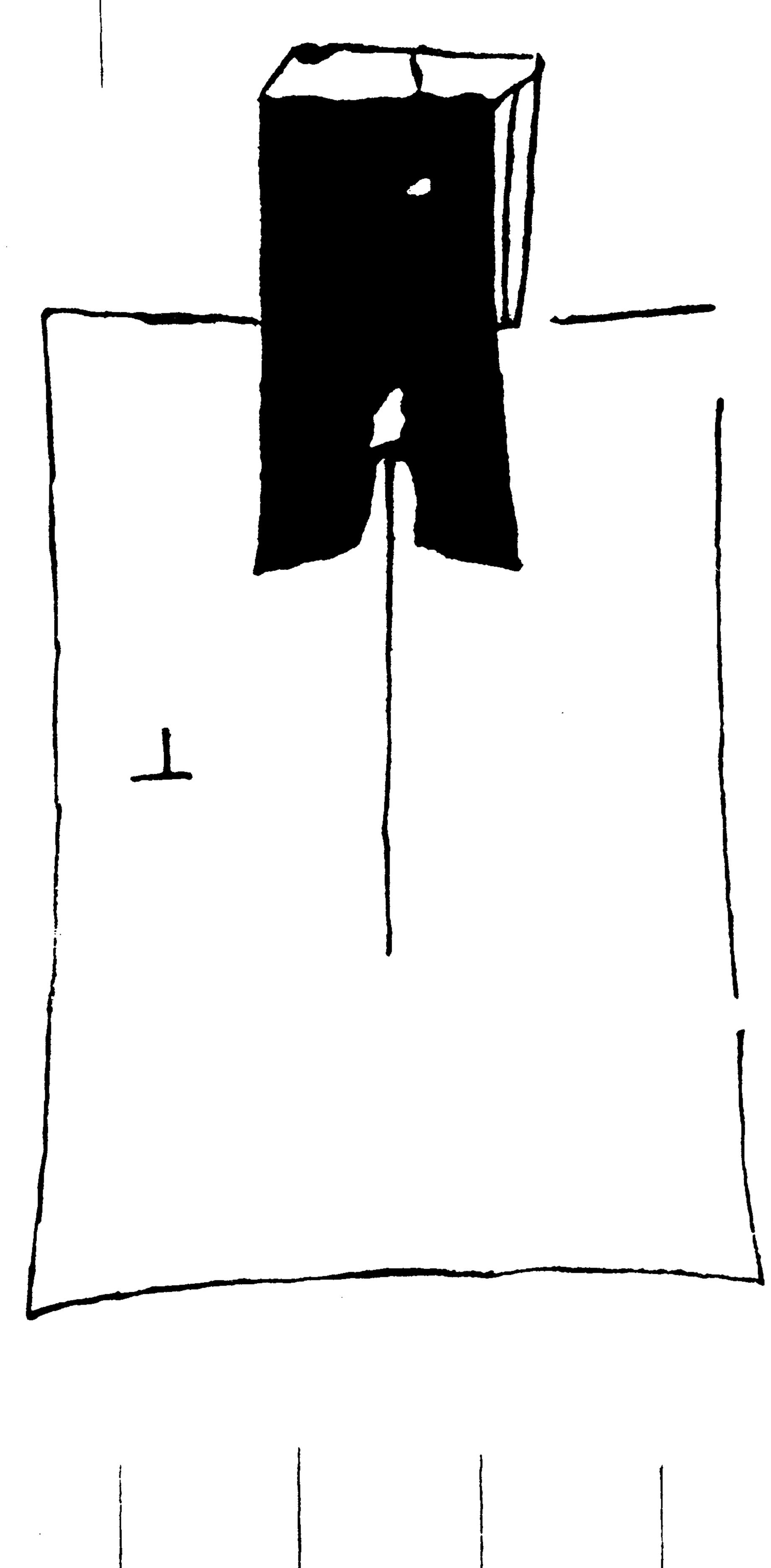
周器文 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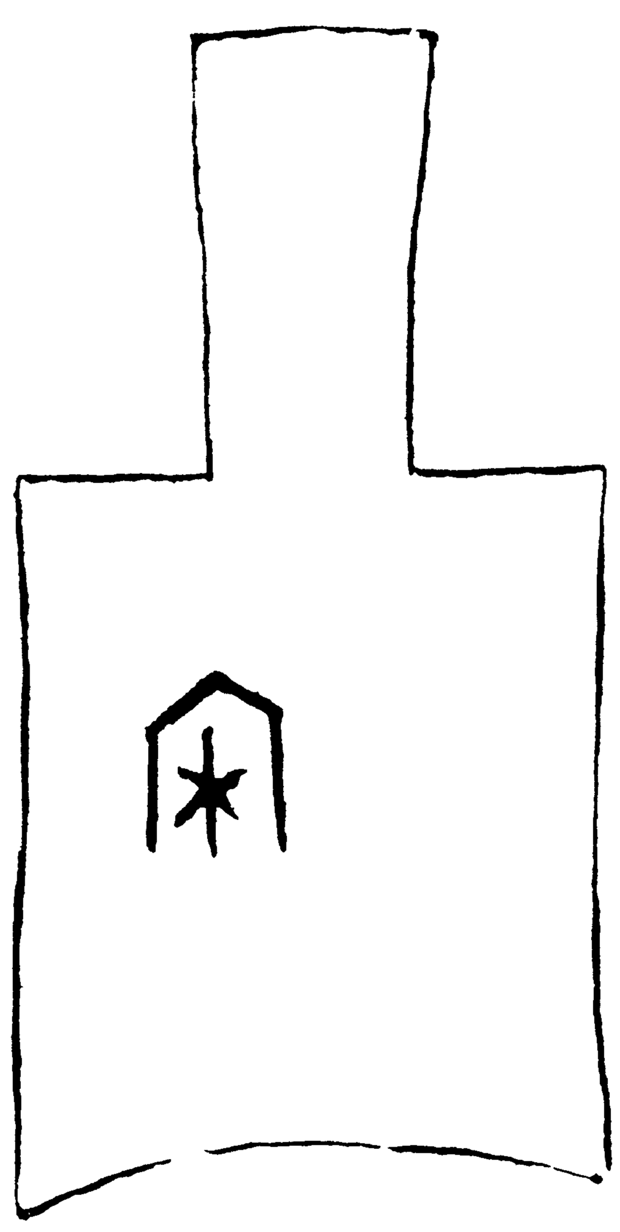
說文、斤斫木斧也、象形、按小篆以下、取于下文為形、實斤頭形也、斧以下皆無鐏也、要戉以下元非兵器、而轉用則為兵器、猶稟钁之類、見經第五、

殷周貨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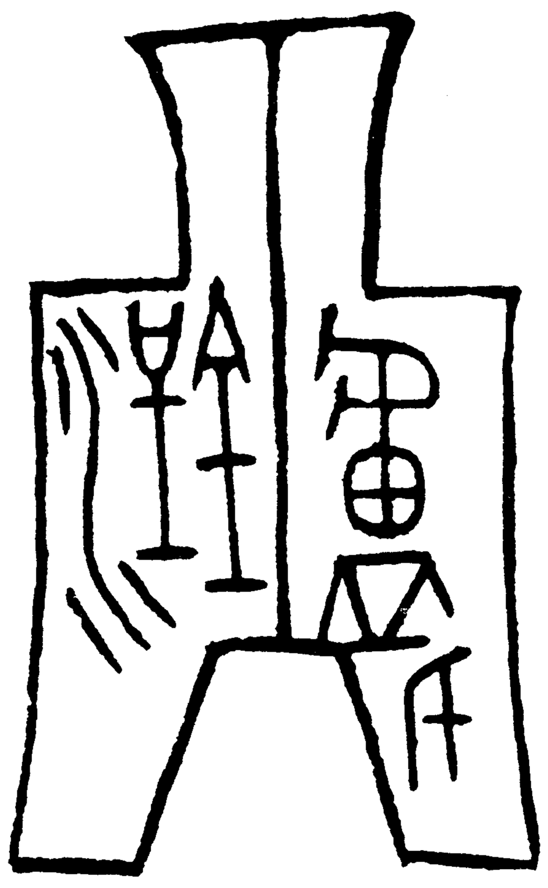


此二錢、葢當殷商以前物也、其制也極古、文一曰兩、二曰上、其義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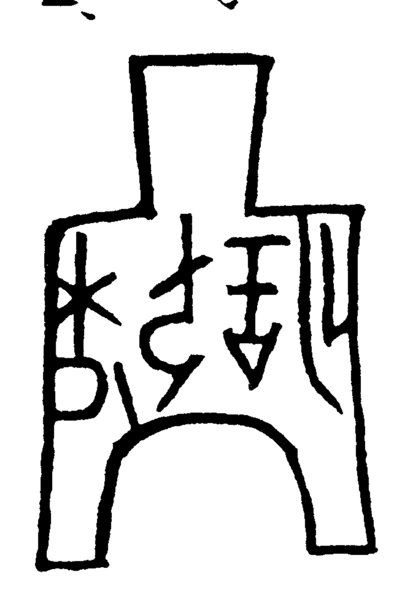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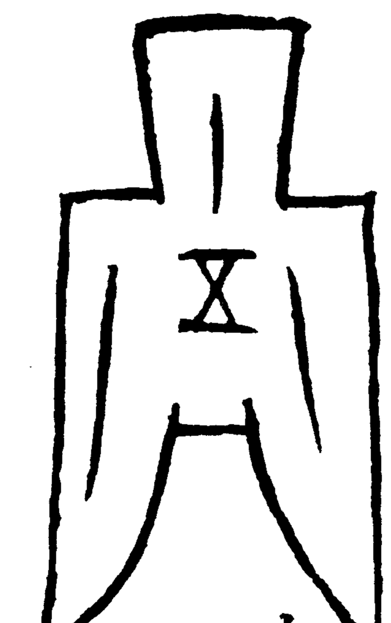
同上、文曰宋、或是杞宋之錢、故取制于殷商前代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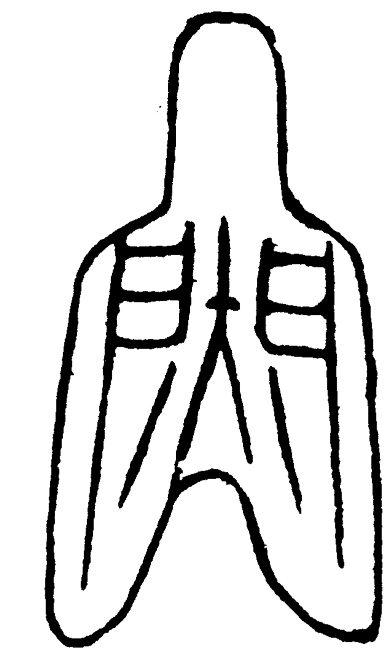
文曰 盧氏涅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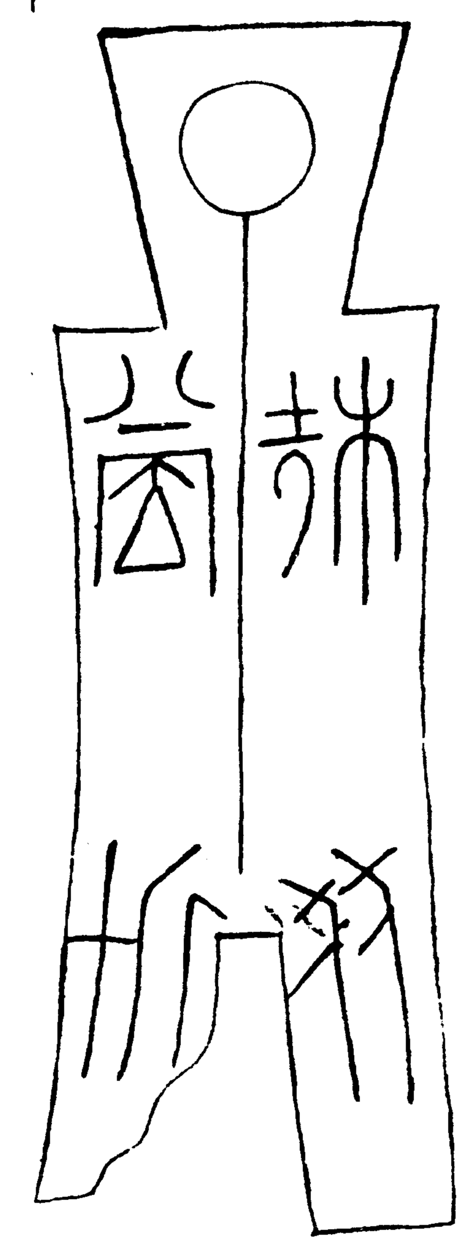
文曰 梁半釿



文曰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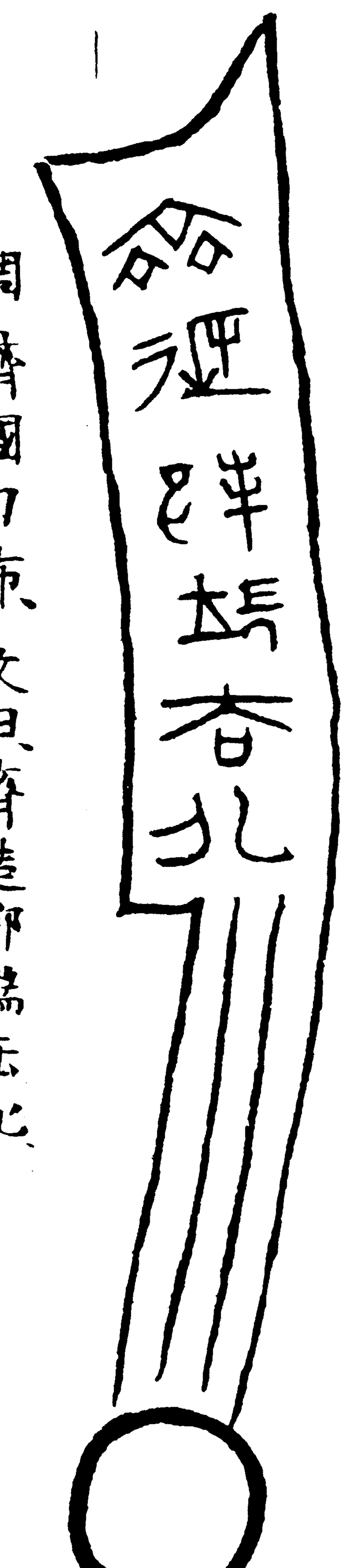
文曰 閔



文曰 枎比 當十斤

其初原形不失、後削頭為偏平、或析末為兩足、又或方肩方足、又或圓肩圓足、又或頸上鑿孔、皆取于便以變形也、說文貝字注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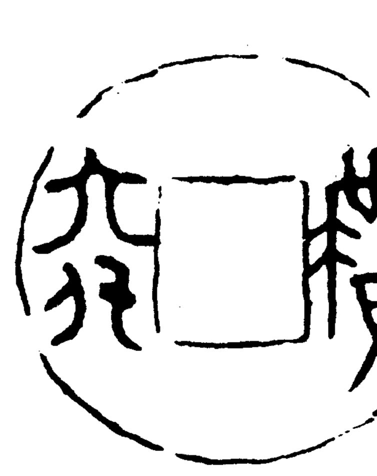
泉、周禮泉府疏、錢與泉今古異名、又外府注、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又說文錢、銚也、古田器、從金戔聲、一曰貨也、按諸說未盡、錢泉通用字、錢線同字可證也、錢元田器、用此為交易之資、太古固自可有之事、猶東元農器後用為兵器也、錢其形之存者、於第一貨可見焉、然則藏曰泉行曰布之說、為穿鑿矣、



周齊國刀布、文曰、齊造邦瑞缶化、



方藥 兩先 生寄 本



文曰 賹 六化

此為別出錢貨、與古錢貨用同而形全異、象刀、或云利世

意也、以上治鑄寶器、可為攷古之證據者也、

古宮室制

大室



此為夏殷太室宗廟形、詳見文法第三、書法第四、按宗廟尚古、故其形制、法古之質、然殷商盛世、人文發達、當時宮殿臺閣、豈如夫樸質宗廟者耶、只惜失其傳耳、然夫子謂

節山藻梲、其構造之精可想見矣、昔時殷周銅器之精而美有今世不可及者、蓋祭祀賓客盛禮之際、列鑄銅寶器之處、堂宇之制、不美而精可乎、

殷有宮名、

卜版文曰、王于宮、（于者往也） 又曰田宮、 又曰丙宮

又曰步衛邑商公宮、

周宮名

王才（在）周康邵宮、旦王各大室、（頌鼎）

王才周康宮、旦各大室、（周揚敦）

王才周康穆宮、旦王各大室、（周寰盤）

王才周康宮避大室、（周鬳攸比鼎）

王才周師彔宮、旦王各大室、（周師晨鼎）

王才周成大室、旦王各廟、（周吳彝）

王才周師𤔲宮、旦王各大室、（周師𧷤敦）

王才杜𡧊、各于大室、（周虎敦）

王各于大室、（周師奎父鼎）

王才㝨㫳宮、（周大敦）

王各周廟宣廟、（榭本字）爰鄉、（周虢季子白盤）

張石匏曰宣榭講武屋、春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

正義服虔曰宣ゝ揚威武之意、

王（疑吳王、僭偁也）才吳、各吳大廟、（周師酉敦）

王才宗周、王各大師宮、（周善鼎）

令女乍𤔲𦎫宮𦎫人、（周卯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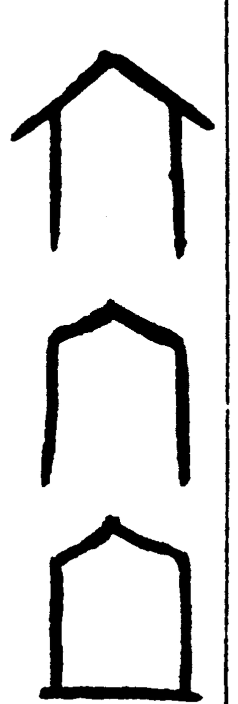
王各于周廟、燎于圖室、（周無叀鼎）

阮元云、圖室二字無可考、竊謂即明堂大廟也、周禮春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鄭注、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寶器之說、鄭引書顧命球圖之屬以當之、其注書云、河圖ゝ出於河水、帝王聖

者所多、知周之河圖藏于祖廟、必有其室矣、史記五
帝本紀文祖者堯太祖、集解引鄭氏說、文祖者、五府
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正義引尚書帝命驗云、五府者
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正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
堂、皆祀五帝之所也、知圖室、又為周明堂之異名矣、
其曰天府者、仍唐虞之名也、天府以藏球圖、故又曰
圖室也、燔于圖室者、即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此說

固非定論、存參、
王才𦸗京溼宮、周史懋壺、
禋于西宮、周鈙俶敎敦
王才周新宮才弓廣、周師湯父鼎、
王雚觀于嘗公東宮、內饗于王、〻易公貝、周效尊
蓋嘗國名、東宮、〻在于東方也、
乍朕配平姬亯宮祀彝、周伯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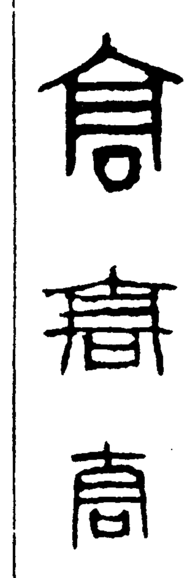
凡屋宇形



凡宀部字所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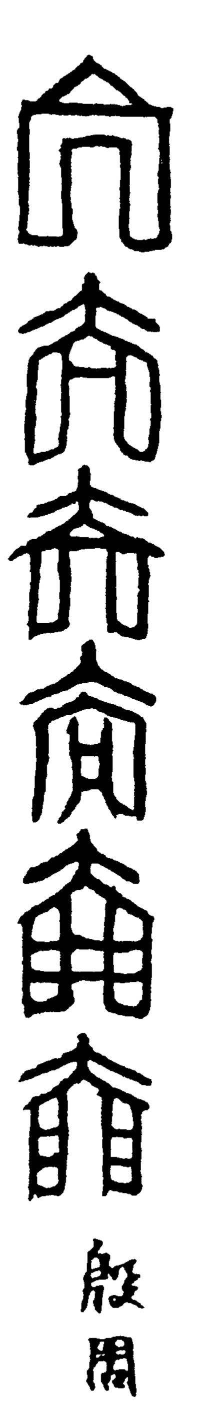
說文、宀、交覆深屋也、象形、蓋以為屋宇之總偁也

門戶及倉亩制



周時倉字

說文、倉、穀藏也、蒼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從食省、口象
形、許氏解字形誤甚、字元從介象形也、



殷周亩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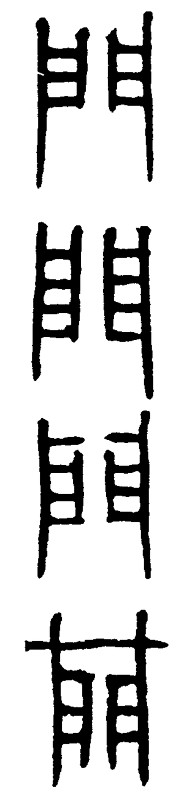
說文、亩、穀所振入也、宗廟粢盛、倉黃亩而取之、故謂之亩、
從入回象屋形、中有戶牖、或作廩、從广稟聲、許云從入誤
也、亩亦從介象形、唯象重覆耳、



殷父癸鼎 室父癸、宅于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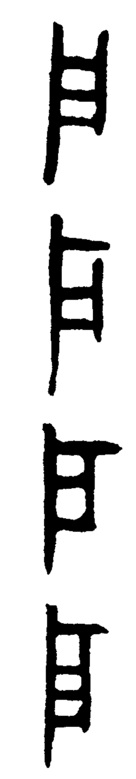
阮元云、川乃桓形、周禮大宗伯、公執桓圭、注云、雙植謂之
桓、〻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此

正作雙植、是植楹之象、此說當是桓是門之始也、說文、桓亭郵表也、從木亘聲、知亙古正文即象形、後變為形聲者也、



般周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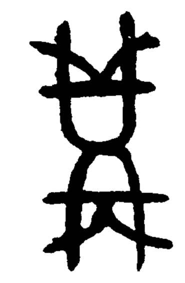
說文、門、聞也、從二戶相對形、即從川象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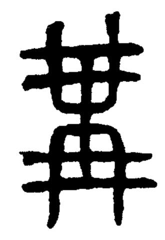
般周戶字

說文、戶護也、半門為戶、象形、即省門為字形也、

冓字構造



般周冓字、



小篆、葢亦古文

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此為構古文、王筠說此字元當作者也、是也、横一為棟、二木相對柱立為構之形也、此僅可見古構架之制者也、要字與繪畫自異、作冓者、以便于書寫耳、

古舟車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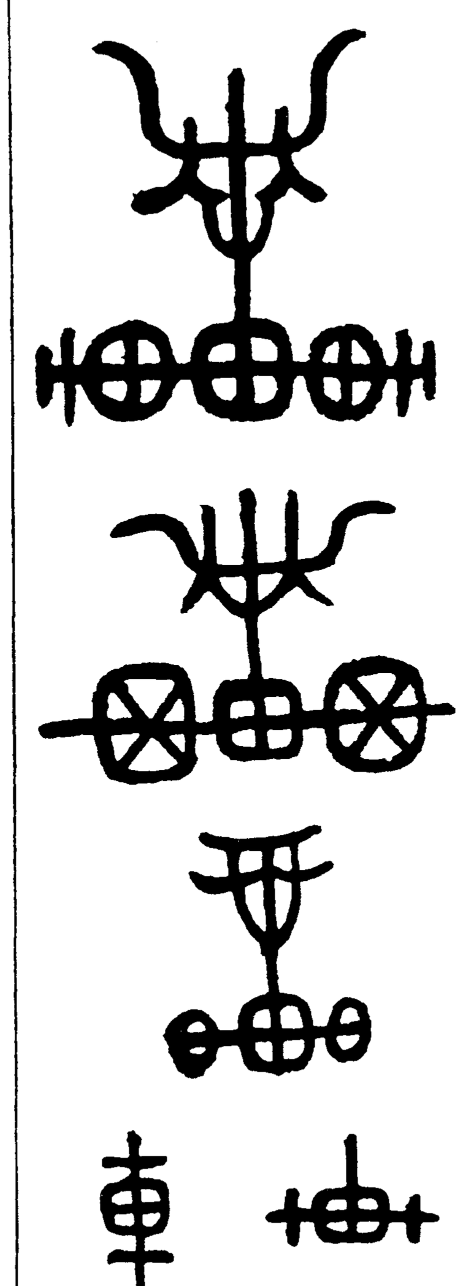


般文舟字



石鼓舟字

說文、舟船也、古者、共鼓貨狄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象形、今據古文、略可察其原始形耳、



般周器文

車字如此、

說文、車、輿輪之總名也、夏后時奚仲所造、象形、今據此古文、輪輿轄軶軸軎轚之類盡備、其作冊為省文、又豎此為車、遂如今字、川二皆兩輪形、象自上見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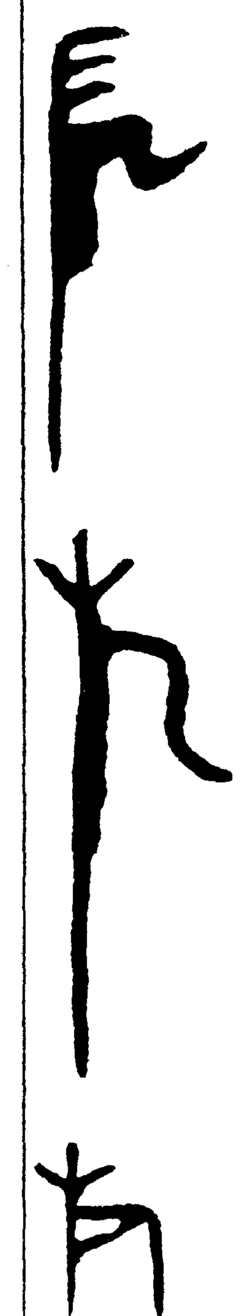
軶制



周器文軶字、已見經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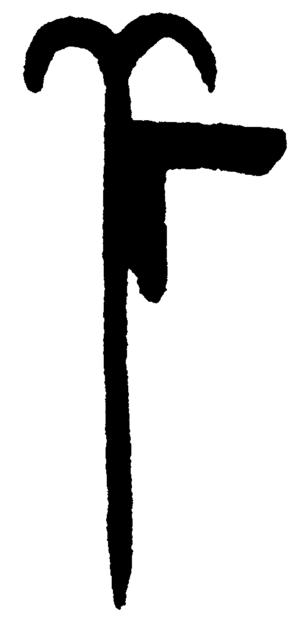
說文、軶、轅前也、從車戹聲、即戹馬頸者也、此文即上文之人、彼殊省略耳、

古旌旗制



殷周㫃字

說文、㫃、旌旗之游、㫃蹇之皃、從屮、曲而下垂、㫃相出入也、讀若偃、許氏解字形誤矣、今據此文、屮即𠂇之變、借屮以為竿頭飾、此謂象形叚借也、又竿固不曲、小篆作㫃、失其形意、



殷文旅字所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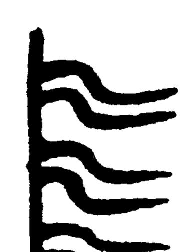
說文、旌、游車載旌、析羽注旄首也、所以精進士卒也、從㫃生聲、最古正文、即從㫃、巛象析羽也、



卜版文旗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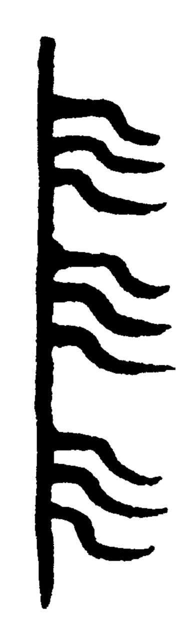


殷器文旗字



周器文旗字

說文、旗、熊旗五游、以象罰星、士卒以為期、從㫃其聲、今據此第一文、五游正同許說、然考工記輈人云、熊旗六斿、亦與第二第三文合、此古五斿六斿、二制並行耳、此字最古正文象形、後變為形聲也、



殷器文旂字

說文、旂、旗有眾鈴、以令眾也、從㫃斤聲、亦象形、變為形聲也、此象明象九斿在柄之形、周禮所謂王建大常十有二斿、上公建旂九斿是也、以上當察古旌旗之一班者也、

古弓矢制



殷商文弓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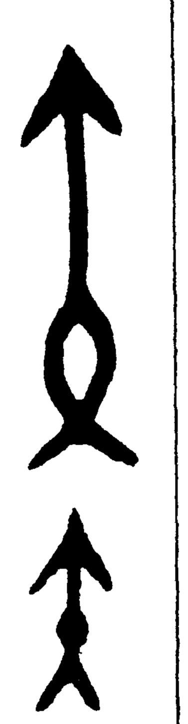
說文、弓、以近窮遠也、象形、小篆作弓、失其眞矣、

彈 弓



卜版文彈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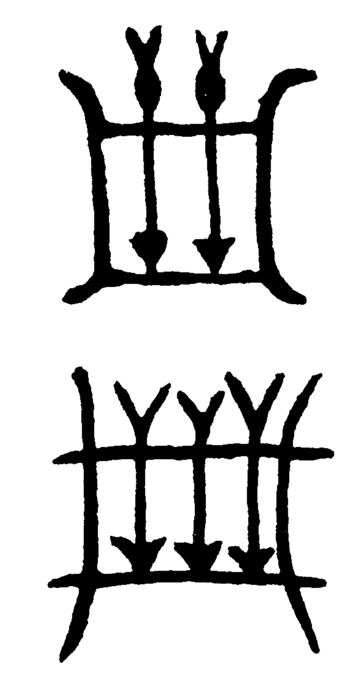
說文、彈、行丸也、從弓單聲、古文或作弓（段本）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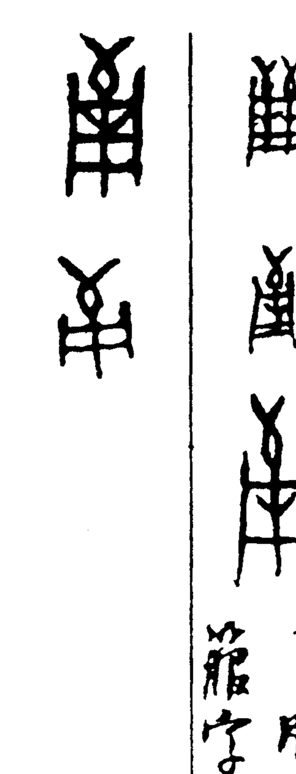
殷周文矢字

說文、矢、弓弩所發矢也、從入、象鏑括羽之形、古者夷牟初作矢、或曰、少皞子般為之、許氏解字形有誤、此最古正文純然象形也、

古矢箙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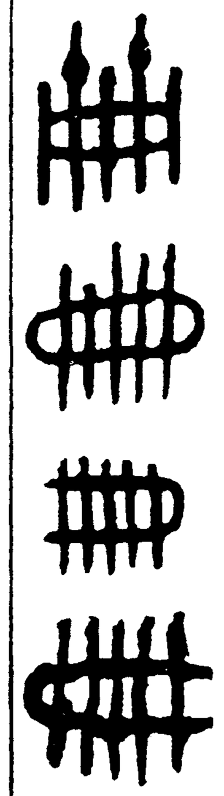
殷文箙字



卜版文箙字

說文、箙弩矢箙也、從竹服聲周禮司弓矢、其矢箙從其弓、然箙古正文象形、後變為形聲也、蓋造字之法多略不過三、此從三矢為正文、從二矢從一矢為省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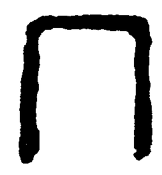
古簡冊制



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蓋其長者、上有約節、以防析破也、其韋編或聯或不聯固非一樣也、

古冠弁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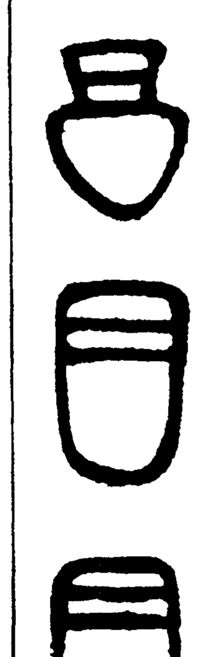
冕形制、



周盂鼎銘云、易女鬯一卣、冂、市、舄、車馬、

按、說文、冂覆也、從一下垂、實象形、借一字形、下屈以為字也、今據銘義、冂市即冕市、冕略形也、後人冂讀莫狄切、轉譌耳、冂冕古今字、即象形變而為形聲之例也、又冂字義轉為凡覆義、故冃為重覆字亦作冃、

帽形制



冒字所從、

說文、冃、小兒及蠻夷頭衣也、從冂、二其飾也、此為帽正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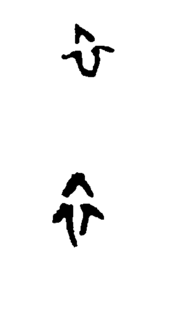
冑形制



說文、冑、兜鍪也、從冃由聲、司馬法、冑從革作䩜、要古從冒由其上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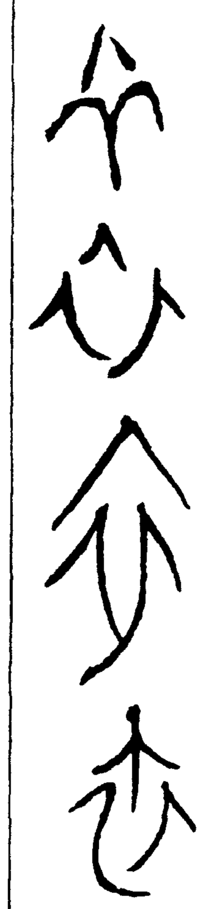
古衣服之制

衣形制



卜版文衣



周代金文衣字  金文袀字所從衣字如此、

說文、衣、所以蔽體者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許氏解字形誤甚、據最古正文、人以象首頸連身之處肩胛不見也、从以象合衽之形、此純然象形也、蓋謂太古、右衽左衽不像、故或作从或作少冃、孔聖非左衽、即尚周制而言、

玄卩衮卩衣卩

 周器銘多云玄衮衣、

說文、衮、天子享先王、卷龍繡于下幅、一龍蟠阿上鄉、從衣公聲、詩采薇、玄衮及黼、然諸侯賜衮衣、寵賞之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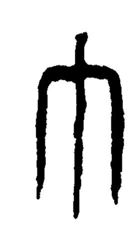
裘卩制卩

 周又卣銘云、易馬易裘、

 卜版文 金文、 金文

說文、裘、皮衣也、從衣、象形、此解未盡、今據最古正文、從衣从以象皮毛、又即又以為字聲、然則卜版文存衣省又、金文或省衣之从、又或省衣之从、而又聲不省也、周禮司裘、掌為大裘、此為本義、後以求訓請義者、叚借為述也、

巾卩形卩制卩

 卜版文、金文同

說文、巾、佩巾也、從冂、丨象糸也、

巿卩形卩制卩

 周器銘多赤巿語、此其一文也、

說文、巿、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巿以象之、天子朱巿、諸侯赤巿、大夫蔥衡、從巾、象連帶之形、篆文作韍、從韋從犮、犮蓋聲也、

繡卩繪卩制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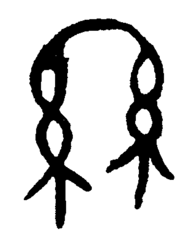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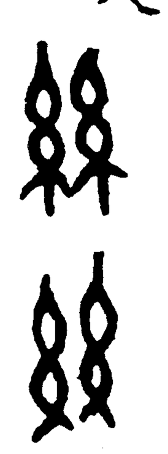
周器銘語多黹屯字、屯與純同、

說文、黹、箴縷所紩衣、從㡀、丵省、實從巾象形、不從㡀與丵、又䵉、合五采鮮色、從黹虘聲、又黼、白與黑相次文、從黹甫聲、又黻、黑與青相次文、從黹犮聲、又𪓐、會五采繒色、從黹卒聲、又黺、袞衣山龍華蟲、黺畫粉也、從黹從粉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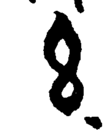
古糸絲制



殷周文糸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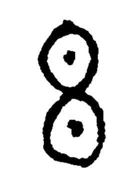
 周器文絲字　㘸 卜辭文絲字　 周器文絲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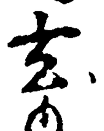
 又卜辭文絲字、周器文亦同

說文、糸、細絲也、象束絲之形、古文作、又絲、蠶所吐也、從二糸、蓋謂、絲為蠶所吐、無徵於此、實絲為細於糸也、要字初製糸字而後製絲字、益多而愈微之例也、猶初有虫而後有䖵有蟲、初有屮而後有艸有茻之例也、

色彩

玄色

 周器文玄字　 同上省文　 周器文畜字所从、

說文、玄、幽遠也、象幽而入覆之也、黑而有赤色者為玄、古文玄、此說有誤、玄字元從糸、●為指事、謂染絲為赤黑也、朱駿聲說、考工鍾氏、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注、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歟、此為定論、詳古籀篇、

五彩

 周器文青字

說文、青、東方色也、木生火、從生丹、語謂信者若丹青、言相生之理必然也、蓋生亦兼聲也、然青者木色也、其義之五色之謂故、殊以假借為字耳、又說文古文作蓋者耳、

 周器銘赤市朱黃字如此、

說文、赤、南方色也、從大火、古文作烾、從土上之炎、蓋與火

同意其義火之色也、借以為朱深之名、朱者赤心木也、元不為色作字、五色之名、赤唯為正字也、

 卜版文黃字  周器文黃字、

說文、黃地之色也、從田芡聲、芡古文光、(光下曰、明也、從火在人上、)古文作𡕛、從炗光、蓋黃從田光者為最古正文、田光者土色也、借以為五色之黃義也、若從炗光、為火色、與赤無異、𡕛非正文矣、

 周器文黑字

說文、黑火所熏之色也、從炎上出囪、囪古窗字、然炎上出窗者、於字形未見其意、而熏元作𤋱、云火煙上出也、從屮從黑、(借中字形、以象火炎上出)熏者火炎上出於窗也、是熏故為黑色也、依熏字形義、而黑字形義可見矣、然黑者今人所謂煤之色也、

 周器文伯仲字、即假借也、

說文、白、西方色也、陰用事物色白、從入合二、二陰數也、此說非是、愚謂云白為魂魄本字、詳見古籀篇、唯白得假借為帛也、

 周器文帛字

說文、帛繒也、從巾白聲、蓋謂白為魄、故轉為虛白之白、而黑白即事之分明也、非虛白之謂、黑白字本字當以帛為之繒之色、實素白也、然黑白兩字義、恐元不為色彩而作

字、即假借字也、造字者意謂色唯青黃赤三而已、故殊作字、黑白非色、故殊不作字耳、

飲食

太古被毛啜血、其後聖人興而教民火食、五味遂備矣、

飤食

 周器文食字

說文、食、一米也、從皀亼聲、此轉寫之誤、蓋食者亼米為之

亼即集也、從亼皀會意、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注飯也、葢皀字穀之馨香也、從白為卤省文（卤借為穀粒意）從匕、匕者熟也、（許說從匕誤、）集皀炊為飯、此謂之食、轉為啖食義耳、

 周器文、餗鼎餗敦餗簠餗簋字如此、

說文、餗、滫飯也、從食桒聲、或作饙從賁聲、或作餴從奔聲、詩泂酌、可以饙饎、疏引說文、饙一蒸米也、

 令鼎銘曰、王大耤農于諆田、餳、王射云云（全文見上）

說文餳（今本誤作餳）飴和饊者也、從食昜聲、銘文假借為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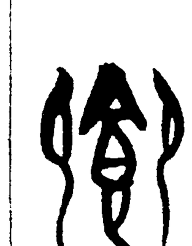
說文、餘、晝食也、從食象聲、或作餳云從傷省聲、非、餳即餳字、假借通用、可與銘互證矣、

 周器銘、曰飲飤歌舞、又諸友飲飤具飽、又飤乃先祖考、又曰、乍鑄飤鼎、又鑄乍飤簠、

說文、飤糧也、從人食、俗字作飼、葢亦食字別出異文、然卜版文曰、辛卯卜飤、飤字亦古矣、

 周害敦銘曰用饙乃祖考、

饙即簒養字、簒算元通用字也、說文、簒、具食也、從食算聲、或作饌、從巽聲、經傳字亦作餕、

 周欪敦銘曰、其萬年用饗賓、

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從食從鄉、鄉亦聲、㝡古文不然、從食從卯、卯即卿也、詳見古籀篇、

飲（卯卯）歠

 周沇兒鐘曰、㱃酒餘會、

 般尹卣曰、王飲西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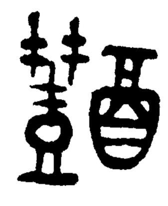
說文、㱃、歠也、從欠酓聲、古文作汵從水今聲、又古文作飲從食今聲、隸合㱃飲作飲字、此銘文一者今即月作ㄋ、一者多作厂耳、易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虞注、水流入口為飲、

 周器文酒字、

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為酎酒、即從丣古尊字二為水省、以象酒在中也、又酒下云、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從水酉、酉亦聲、酉酒同、此為古今字、凡祭祀賓客禮皆用酒、酒實禮之用也



周觴中多壺賓父壺並曰作醴壺、



周師遽方尊曰、王在周康寑卿醴、

說文醴酒一宿孰也、從酉豊聲、葢醴之言禮也、醴以行禮、儀禮覲禮饗禮乃歸、直以禮為醴、



卜版文 曰丙辰卜、家貞、于生、八月酌、

阮元云、酌即酎字、說文酎、三重酒醇、從酉從時省、明堂月令孟秋天子飲酎、葢謂彡卜版文三字、故金文篆文作酉三、三重醇酒、故字從酉三會意、此古文酎字、阮說為是、

學古發凡卷七下終

學古發凡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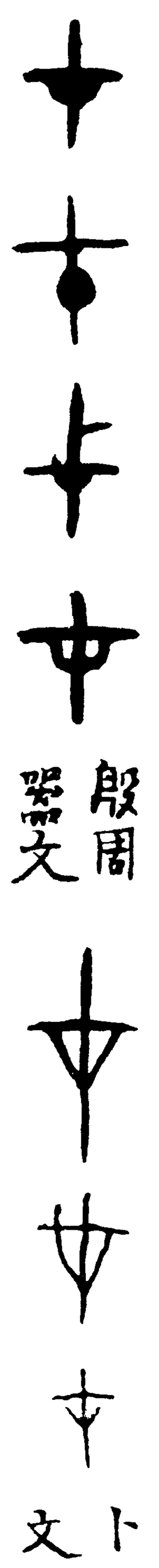
東京 高田忠周 編述

植物動物第八

博物名稱爾雅說文備具、而三代卜版金器文字或與彼同、或與彼異、今較其異同、亦是攷古之一端、故立為一目、惟恨所存文字為不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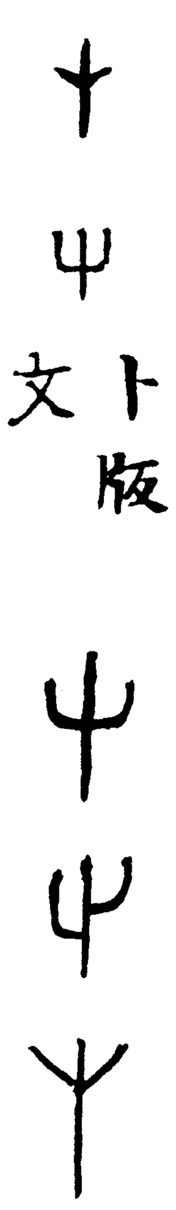
植物

艸木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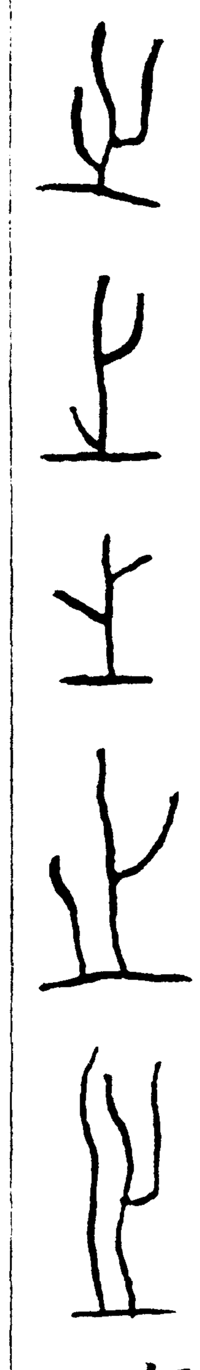
般周器文 卜版文

說文、才、艸木之初也、從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葢從丨、即丨也、丨者古進退之進、上出之謂也、才出則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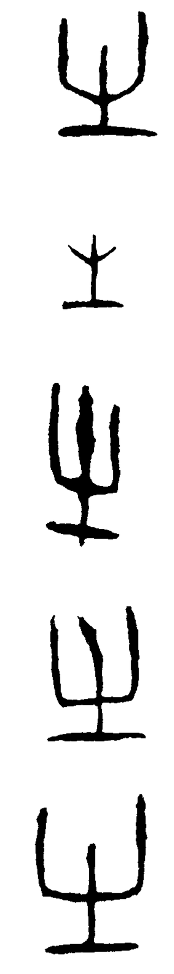


卜版文 周器文

說文、屮、艸木初生也、象丨出之形、有枝葉也、讀若徹、尹彤說、古文或為艸字、省文假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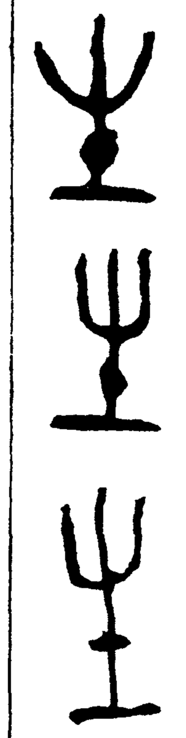


殷周器文



卜版文

說文、之、出也、象艸過屮枝莖漸大有所之往也、一者地也、之字本義如此、轉為往義、爾雅釋詁、之往也、又假借為助語之辭、釋詁又云、之言間也、其實之字古初有二、一則上文是也、艸木上出為義、一則從止在一上、象足進地上、往義本字也、殷周時已兩字混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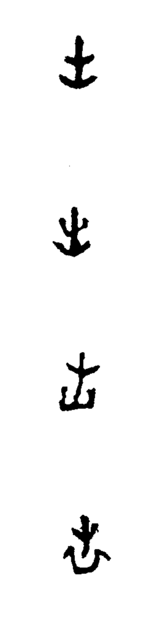


殷周器文



卜版文

說文、生、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蓋從屮在土上、上進於之也、本義如此、轉為凡生出之義耳、



卜版文



周器文

說文、出、進也、象艸木益茲上出達之形、又艸部茁、艸初出地皃、從艸出、〻亦聲、出茁同字也、字元當作㞢、進於生也、卜詞或作㞢、以似土者文作出者省土也、又古出字有二、一則上文是也、一從止以為人迹出入義之本字、唯此兩字形音義皆近、故殷周人已混用矣、

艸。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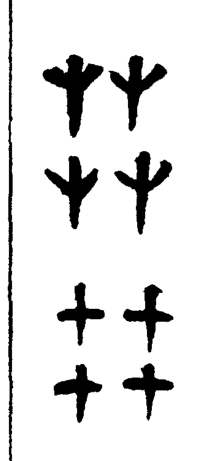
殷周文、

說文、艸、百卉也、從二屮、古或假屮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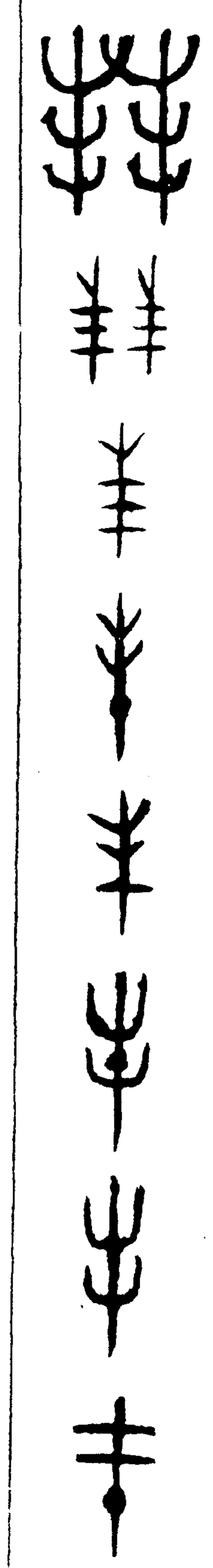
殷周文

說文、卉、艸之總名也、從屮從艸、



殷周文

說文、茻、眾艸也、從四屮、讀若冈、按從四屮非是、此從二艸也、艸為艸莽之莽本字、莽字莫字皆從之、



殷周文

說文、丰、艸盛丰丰也、從生上下達、此說誤矣、此為艸蘇形、即從艸象形也、或省以半形為之、詳見古籀篇、又說文、艸部、蓁、艸盛也、從艸秦聲、奉古文作𡴘從艸丰聲 丰蓁古今字也、



周文

說文艾、冰臺也、從艸乂聲、乂、芟艸也、從丿乀相交、蓋取于斷艸交倒之意、以為象形也、艾艸、亦當乂之治之以得為冰臺艾字、形聲而兼會意可知而已、又此篆、上作艸之形、下以象根、此為象形文、唯根以兼乂字、象形中自包形聲耳、



周璽文

說文、蘜日精也、以秋華、從艸𥷚省聲、（𥷚即𪍿字）或作蓻、從𥫗𥷚省聲、（蓻即𥷚字）唯此篆從廿、廿古疾字、因謂、𥷚亦𥷚字異文、𥷚窮理臯人也、故從夲、夲有暴疾義、故𥷚字亦從廿、作𥷚、此蘜古文蘜字也、按說文菊下曰、大菊也、從艸匊聲、大菊者石竹花也、又蘜下曰、治牆也、從艸鞠聲、即周禮之牡菊、蘜菊蘜元當同字、匊鞠𥷚皆同聲無異、禮記月令、蘜有黃華、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皆以黃花為字義、可證矣、要曰大菊曰牡菊、皆非字本義、或為轉義、或為假借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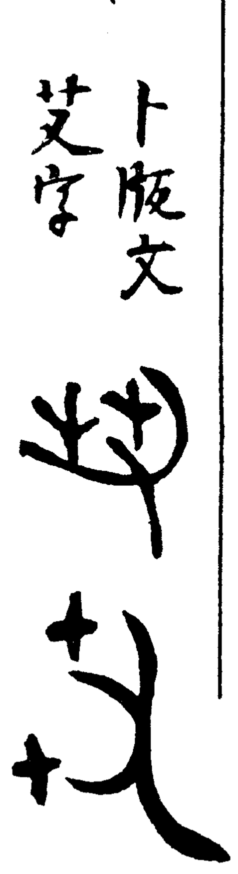


周文

說文、蘿、莪也、從艸羅聲、此篆即從艸從木從羅省聲、詩頍弁、蔦與女蘿、傳、女蘿、菟絲、松蘿也、釋文、在田曰菟絲、在木曰松蘿、然字亦從木、為至當也、猶蔦或作樢、同意、



卜辭文艾字



殷周器文、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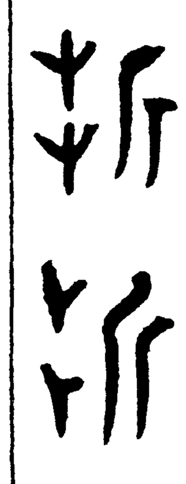


周器文菜字

說文、𦶒、擇菜也、從艸從右、右手也、又菜艸之可食者、從艸采聲、（可采用之艸、聲以兼意、）許氏若字形誤、其原形即上文是也、人手（又即手也）擇菜之狀顯然矣、菜亦可擇之艸、故艸形與艾字所從同意也、若夫隸文若字、古文作𠯑、此為諾字正文、從口叒聲也、後世變作諾、口言同意重複矣、



周文匋字


周文 斮字

說文、𣂔、刈艸也、象包束艸之形、又折、斷也、從斤斷艸、皆非全艸、故變艸形為其意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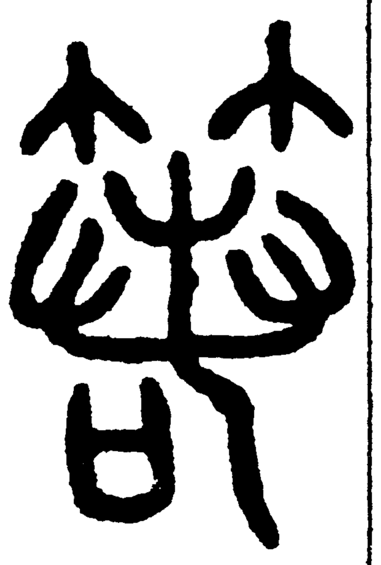

周文 蕙字

說文、蕙、菜也、從艸恖聲、此等篆文、銘義假借為繐字、繐、帛青色也、從糸蕙聲、其色淡青、如蕙葉也、然蕙元象形、如今球蕙、後變作蕙、象形變為形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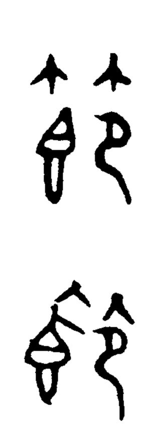
艸卩屬有卩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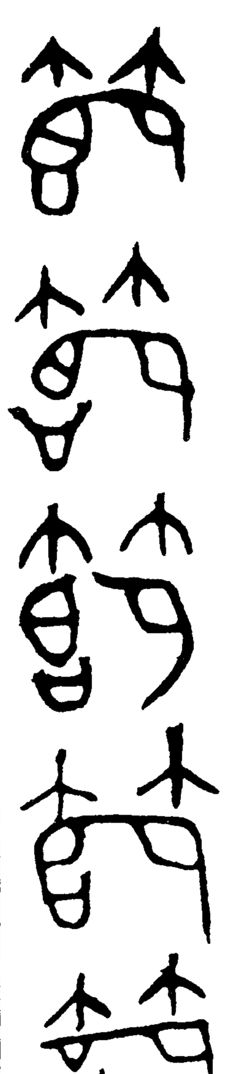

殷周文 竹字、

說文、𥫗、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爾雅亦收竹于釋艸、竹字變艸字為之耳、然字當作仆為正、但或有象其葉為形者、从菐實是也、


石鼓文、亞箬其寧、

說文、箬、竹箬也、從竹吾聲、箬、楚謂竹皮曰箬、從竹若聲、然竹下解曰箬箬、元連言以為語也、此文曰亞箬、卜版文作亞叒、此固古語、而鼓文作箬、知箬箬字為古出也、


周朱子釜銘、陳具左關釜節口口、口左關鍼節于廩料、


周貨錢 節墨刀、即即墨也、

說文、節、竹約也、從竹即聲、轉為凡節約義、又經傳假借多以節為卩、制之卩、節字專行而卩字廢矣、又史傳即墨、籍地名、據貨錢文、知周時作節墨、不作即墨也、


周璽文

說文、筡、析竹筤也、筤、竹膚也、從竹余聲、或作篨、為異文、從絲聲、絲為逸字、而從糸余聲可知矣、又筤或以篾為之、俗譌作篾、書顧命篾席是也、然筤、筡為展舒物、余聲有舒緩義、知筡字形聲中有會意矣、


殷器文

說文、箇、竹枚也、從竹固聲、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作个、半竹也、即竹枚也、史記木千章、竹竿萬个、正義引釋名、竹曰个、木曰枚、支字從之、如下、个古文、箇今文耳、



周文

說文、支、去竹之枝也、從手持半竹、古文作[illegible]、從析竹也、許說不是、支為竹枝、竹曰支、木曰枝、竹枝一不可象、故以手持半竹之个為形意、是謂假借也、



周器文、日用笹孝享

說文、⿱竹枼、籥也、從竹枼聲、蓋後世牒字義也、此說大謬、銘義用為世、此義金文或以枼為之、因謂人世、三十年為一世、新陳代謝、猶艸木葉落而又生也、故艸曰⿱艹世、木曰枼、合以作葉字、又竹曰笹、字俗變作⿱竹枼、猶⿱艹世為葉也、但世⿱艹世枼笹音義皆近、故周人皆用通借耳、

用⿱竹枼為物



石鼓文、□罛既、簡左驂旛旛、

說文、簡、牒也、從竹閒聲、竹謂之簡、木謂之牒、亦謂之牘、亦謂之札、聯之為編、編編之為冊、釋名、簡、閒也、編之篇篇有閒也、然簡者冊之始也、文義叚借為柬擇之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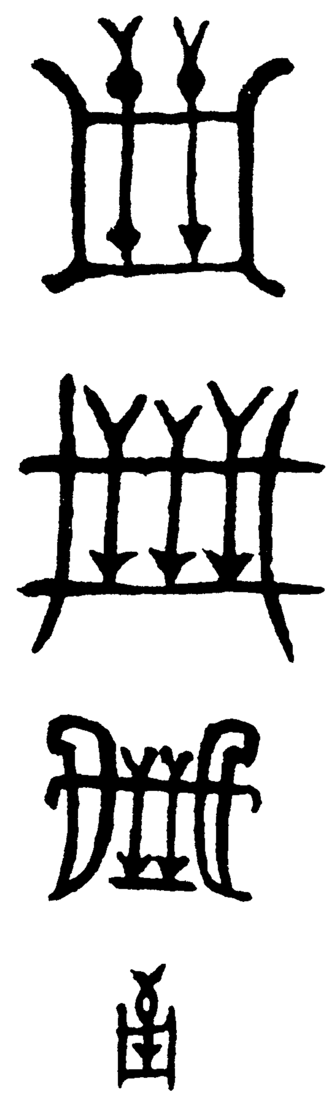
周器文
籭字

說文、籭、竹器也、可以取麤去細、從竹麗聲、又次籭出籓曰大箕也、次籓出籅曰漉米籔也、籔訓炊籅、許氏同類連出為例、知籭器形固似箕形也、箕古文作[illegible]、與此篆形略同、即知此為籭古文象形也、麗聲有粗明義、或以離為之、所謂離婁是也、籭器編竹為之、其目離婁粗明、此文作[illegible]、以象之、後世字變作籭形聲中包會意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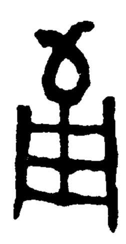


周文劍
字所從

此字上僉爲聲、下𠙹為象形、蓋籢字古文、籢從斂聲、斂從僉聲、故劍字亦得以籢為聲也、說文、籢、鏡籢也、從竹斂聲、其器初以竹為之、其形即𠙹、與凵匚字同意也、故籢字亦作匳、蒼頡篇、匳、鏡器曰匳、可證矣、後人俗作奩非、



殷文箙字



亦殷文也

說文、箙、矢箙也、從竹服聲、周禮司弓矢、其矢箙從其弓、此等諸文、象矢在箙、即古文象形、後變為形聲者也、但箙之架用竹、故字從竹耳、



周器文御字



卜辭文、貞眾之川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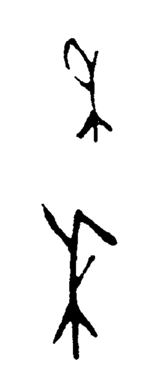


又周器文



石鼓文、鯉鱮處之、君子魰之、

說文、𥳑、禁苑也、從竹御聲、春秋傳曰、澤之自𥳑、魰或從又魚聲、蓋許說非古意、今據古文、御元謂罬林之事、防魚之散逸也、故轉義為禁苑、禁苑者禁御也、或借𥳑為之、許引左傳、轉寫有誤、段氏云、昭二十年傳、澤之萑蒲、舟鮫守之、鮫當是魰誤、是字元作𥳑魰為正、並竹為罧、手捕魚屬、會意之恉顯矣、又省竹作魰、又或從竹御聲、變為形聲也、又或從寸猶從又、從漁、漁𥳑魰事相似矣、



卜辭文禾字



殷周器文

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從木、從𠂹省、𠂹象其穗、此說不可盡信、唯字從屮、屮猶艸也、上象𠂹穗、下象其根、是從屮、象形也、



周器文

說文、稻、稌也、從禾舀聲、今據古文、象禾有米實、從舀聲、又或從禾不從米、又或從米不從禾、於意無異、又或唯象形、

省聲、而其義可知矣、


殷文 秝字

秝 卜版文


周器文同上、




卜版文


金文厤字所從、

說文、秝、稀疏適也、按適下脫秝字、從二禾、讀若歷、蓋植禾於田、其狀齊整、歷歷然可數也、後人借歷爲秝、歷行而秝自廢矣、是謂植於田之狀、故字從田也、

禾部有秝字、從禾、或唯象形、


卜版文 黍字


金文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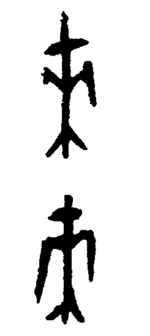

亦皆同上


卜版文同上


周器文

黍字元有兩體如此、一從禾或從中、而自爲象形、一說文云、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從禾雨省聲、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而聲說非、唯從禾水、正與上文合、是古文有從水別體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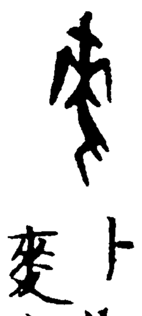
艸部有來字、從禾、或唯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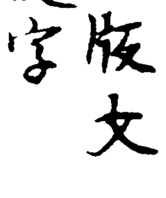

卜版文 來字


殷器文

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段氏作二麥一夆、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

來部有麥


卜版文 麥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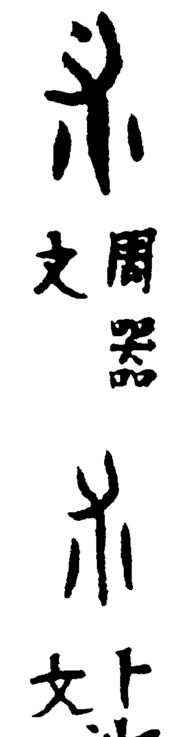

周器文同上、

說文、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從來有穗者從夂、按殷時、有來字又有麥、來不可爲周受於天者、疑周王天下時、來種豐熟、故殊爲祥瑞耳、其實古已有傳說云、來麥皆天所授、故先制來字、象形、而後制麥字、麥字從夂、說文從夊誤、夂者足也行也、麥字亦有行來義、唯初專以來爲行來字、遂爲遺襲耳、


周器文 齊字

說文、齊、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然禾頭下𠂹、不得上平、此

齊以變種爲字形、唯轉義謂禾、又謂萬物、又謂萬事也、
艸屬有朮字從中、又或從禾、


周器文　卜版文

說文、穛稷之黏者也、從禾從古文朮、朮古文朮、象形、元當作朮之略、從中變形耳、

和黍屬有粟米


卜版文 米字

說文、米粟實也、象禾實之形、其實從中猶朮之從中也、四注以象其意、與稻字同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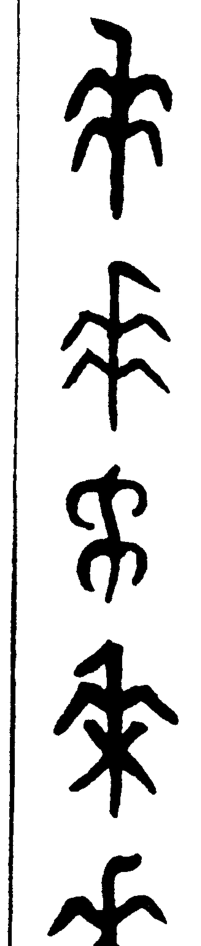
米有變形、


卜版文、金文、𠚕字所從　金文、謂字所從、

說文、胃字作𦞅云、從肉、𡇒象形、又有菌字云、從艸胃省、然口爲胃形、※爲潰米意、米潰在胃中、所以爲菌也、此等※字爲惡爛之意、然𠚕字從※、固爲善爛和熟之意、其潰米

之意、善惡通用也、要是米字變義變形耳、

艸木𠌶葉皆爲𠂹形、


周器文 𠂹字

說文、𠂹、艸木𠌶葉𠂹、象形、古文或作𥝍、蓋𠂹爲𠂹半形、從乇、亦所以𠂹之意也、

𠂹者亦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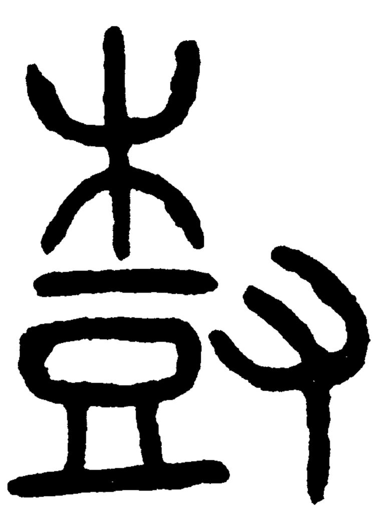

周器文 𠌶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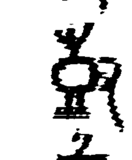
說文、𠌶、艸木𠌶也、從𠂹亏聲、亏爲氣之舒、亏聲當兼會意也、𠌶俗作花非、

中又爲木


殷周器文

說文、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從中、下象其根、


石鼓文 樹字如此、

說文、樹、生植之總名、從木尌聲、然尌古文作、象手持鼓、所以立樂器也、轉為凡尌立義、樹字從壴、固兼會意、而樹與木之義、分別劃然矣、



殷周器文 本字

說文、本、木下曰本、從木一、一在其下、一與●同、指其處也、古文作、正與此上文同意、然本元謂木本、轉為凡本末之本也、



周器文 末字

說文、末、木上曰末、從木、一在其上、末本兩字轉注也、



周器文 朱字

說文、朱、赤心木、松柏屬、從木、一在其中、朱本末三字、皆以一注、指其處、六書之指事也、作意皆同、



周器文 葉字

說文謂為牒字非、此木葉也、從木從世、已詳上世字下、



卜辭文 朿字



周器文 同上、

說文、朿、木芒也、象形、讀若刺、蓋以木芒刺物、亦曰朿、用刀曰刺、々朿音皆近矣、



周器文 果字

說文、果、木實也、從木、田象果形、在木之上、



殷器文 析字



亦同



周器文 同上、

說文、析、破木也、從木從斤、蓋古文象形為正文、後變為會意者也、非分析則右為片、左為爿、並為建首文也、



周器文 朿字、



同上

說文、束、縛也、從口木、蓋元有二形、一以〇為縛意、一以丨為物、以為縛意、而其指略同矣、用口以木為物、



殷文 杵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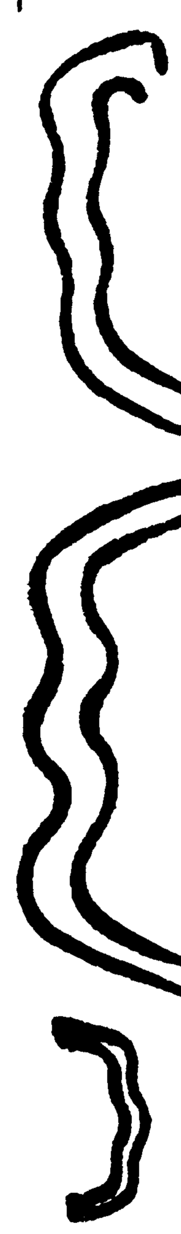


卜辭文 同上、



周器文

說文、杵、舂杵也、從木午聲、此古字象形、後變為形聲者也、



般器文 榜字



周器文 榜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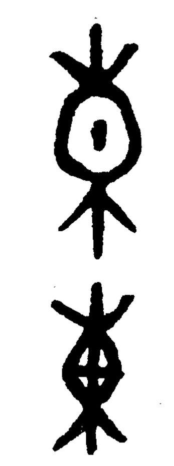
說文、榜所以輔弓弩、從木旁聲、古文其象形、弼字從之耳、又菊與旁同聲、故榜亦作樠、此古文初象形、後變為形聲者也、



卜版文 桎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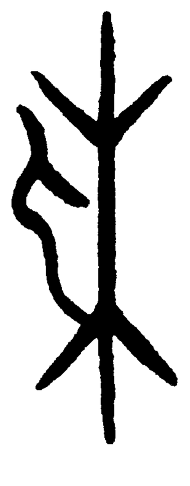
說文、桎足械也、從木至聲、然初字象形、後變為形聲、而般人兩體併用如此矣、

木部之假借



卜版文 東字

說文、東動也、從木、官溥說從日在木中、又杲明也、從日在木上、杳冥也、從日在木下、並皆同意之作法也、



般器文



卜版文



周器文

說文、休息止也、從人依木、或作庥從广、蓋象形、後變為會意者也、



周器文 梟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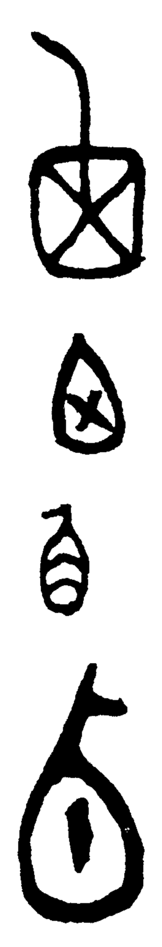
說文、梟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從鳥頭在木上、此篆形實然、若上作鳥、鳥而唯無足形、不得鳥頭之意也、字非古文、不可見其本義矣、

艸木部之實



卜版文 卣字





般周器文同上



又卜版文同上

說文、卣艸木實垂卣卣然、象形、讀若調、籀文作𠧪從三卣、蓋此字兼艸木凡義也、故栗字粟字皆從之、𠧪字亦從之、

艸部之蔓



卜版文 丩字



周器文同上

說文、丩相糾繚也、一曰瓜瓠結丩起、象形、蓋兩義皆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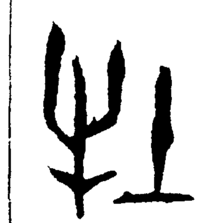
動物

牛部

 卜版文

 周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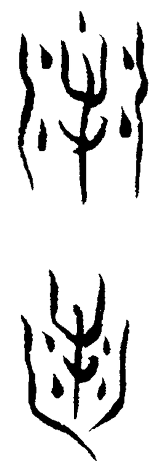
說文、牛大牲也、象頭角三封尾之形、其實凵即兩角、丨為頭及頸骨、一以為封之處也、

 卜版文牡字

說文、牡畜父也、從牛土聲、此實牛父也、假借為凡畜之父、羊曰⿰羊土、犬曰⿰犭土、馬曰⿰馬土、見下、

 卜版文牝字

說文、牝畜母也、從牛匕聲、此實牛母也、叚借為凡畜之母、羊曰⿰羊匕、犬曰⿰犭匕、馬曰⿰馬匕、蓋人亦曰妣也、

 卜版文犢字

說文、犢牛子也、從牛瀆省聲、此文即從瀆象形、以為字聲、



說文、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也、此說誤甚、告者祭告之謂也、牛為供牲、口為祝詞、又說文、牿牛馬牢也、從牛告聲、亦誤說也、今按、告即牿字、牛觸人、故著橫木于角以防危害、象形尤顯、轉為牛牢義、牢者閑也、閑者橫木為之、亦所以防牛觸人之謂也、唯其音告聲也、故一文從告、尚著橫木于其角也、若作牿、已從牛又從牛、為複矣、

 卜版文牢字周器亦同、

 上同

說文、牢閑養牛馬圈也、從牛、冬省取其四周帀也、此說誤矣、冂實閑形也、又宀冂同意、牛羊之牢、猶人之宀也、又牢牛羊並在、故字或從羊、

羊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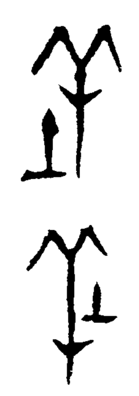
 卜版文羊字

 又皆卜版文

 殷周器文

說文、羊祥也、謂佳善也、從𦍌、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

字以形舉也許云從𠬢非𦍌省羊為之也又羊字元有二形一象全羊一象頭與角猶牛字也後變作羊殆似象足尾者矣



卜版文 ⿰羊土字

⿰羊土羊父也從羊土聲猶牛曰牡也說文無⿰羊土逸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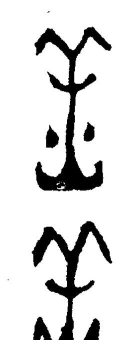
卜版文 ⿰羊匕字

⿰羊匕羊母也從羊匕聲猶牛曰牝也說文無⿰羊匕逸文也



卜版文 羋字

說文羋羊鳴也從羊象聲气上出與牟同意



卜版文 羔字



周文

說文羔羊子也從羊照省聲火從山與土同意故羔字有從山作⿱羊山者又有從土作⿱羊土者



並周文 羍字

說文羍小羊也從羊大聲讀若達或省作𦍒而古文或有從羊舌聲者說文不收逸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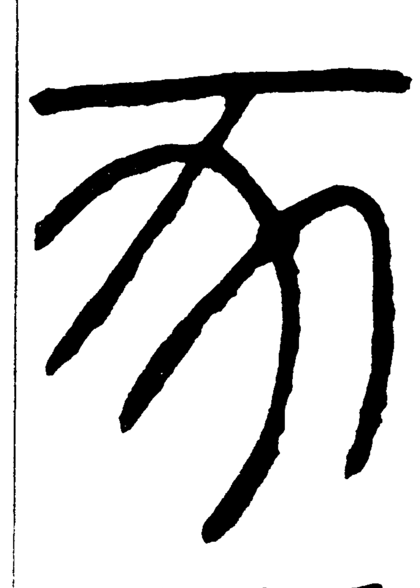
豕部



般器文 豕字



卜版文



石鼓文同



又周文

說文豕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象毛足而後有尾讀與豨同據古文亦象其全形不必竭其尾也



般周文 家字所從

說文豭牡豕也從豕叚聲又家字從宀豭省聲而古文家字直從豕形豭字不從省文由此亦當察見豭形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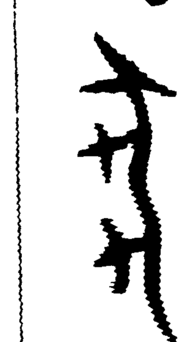
周器文 豚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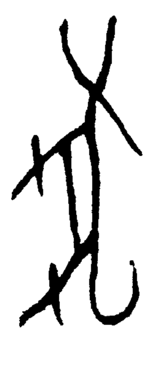


卜版文 豚字

說文𧱓小豕也從彖省象形從手持肉以給祠祀豚篆文從肉豕然卜詞字已從豕肉豚固古文正字蓋豚亦豕也但其給祀之物故從肉又或加手形之又以分別耳

犬部

 卜版文犬字  周文同上、   殷周器文同上、

 又卜版文同上、   又皆同

說文、犬、狗之有縣蹏者也、象形、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蓋謂吠字為犬鳴義、從犬從口、犬之性、能吠能守、故其字作開口形、又犬性舉尾、故字作舉尾形、孔子所謂如畫狗者是也、

 卜版文狌字

卷八　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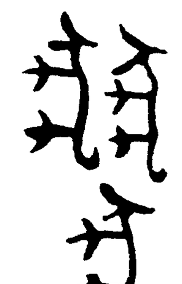
狌、犬父也、從犬土聲、猶牛曰牡也、說文無之、逸文也、

 卜版文犯字

犯、犬母也、從犬匕聲、猶牛曰牝也、說文無之、逸文也、

 卜版文尨字

說文、尨、犬之多毛者、從犬從彡、彡者長且美之意也、

 殷父丁尊、王十月作田麗猋、、作父丁尊、

說文、猋、犬走皃、從三犬、轉為凡禽獸猋走皃、文義謂鹿也、

虎[illegible]

  卜版文虎字   周器文同上

 石鼓文

說文、虎、山獸之君、從虍、虎足象人足、象形、此說為誤、虎字元象全形、虍字省虎為形、許相反乖矣、

 卜版文虓字

卷八　二五

說文、虓、虎怒也、從二虎、此文二虎相背且走、怒意可見矣、

  殷器文贙字如此

 周器文同上

說文、贙、分別也、從虓對爭貝、讀若回、蓋謂爭奪之暴者也、貝者寶也

  並周器文虐字

說文、虐、殘也、從虍、虎足反爪人也、此說非是、虐字元有二

形、一以虎力會意、一從虎從匕、匕蓋由省、由畏古文、

兕屬

殷器文 兕字　卜版文 同上

說文兕如野牛而青、象形、與禽离頭同、同也 古文作兕、

要此獸大頭巨口、作字之意、特徵存之矣、

豸屬

卜版文 豸字　周文、同上、

說文豸獸長脊行豸豸然、欲有所伺殺形、蓋謂如今家貓

伺鼠之狀 也、故獸之性如此之類皆從豸、

卜版文 豹字　周文、同上

說文豹似虎圜文、從豸勺聲、此取古象形文、後變為形聲

字耳、

卜版文 貓字

說文虦虎竊毛謂之虦苗、爾雅作虦貓、虦之謂淺也、竊淺

亦同義、此今家貓也、取古象形、後名苗苗其鳴聲也、取于

鳴聲為名者、禽獸名字、殊多此例矣、

廌屬

周文 廌字

說文廌解廌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象形、

周器文、同上、　卜版文 薦字

說文薦廌獸所食艸也、從廌從艸、古者神人以廌遺黃帝

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是也、此字後人專假借為荐

席字也、

周器文 灋字

說文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

故謂據古文似從缶聲者、又說文法今文省、佱古文、

馬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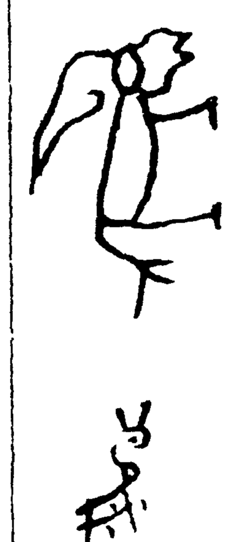
卜版文 馬字　周器文、同上、

說文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



石鼓文、䢦車既工、䢦馬既同、䢦車既好、䢦馬既⿰馬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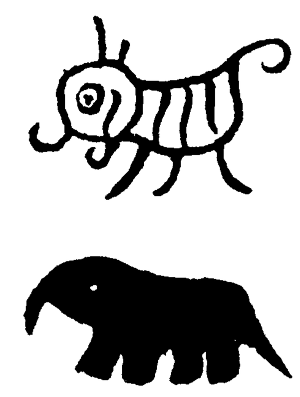
詩車攻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又曰、田車既好四牡孔阜、阜傳箋皆無訓、而四驖孔阜、傳訓大、即阜字轉義也、然今依鼓文⿰馬缶為專字、蓋⿰馬缶馬大皃、從馬缶聲、古音缶阜通、故以阜為⿰馬缶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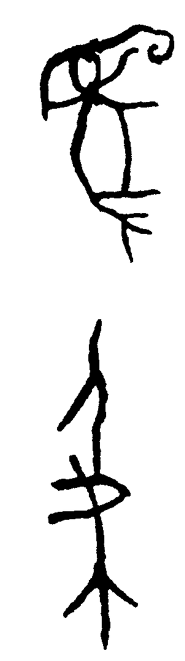
卜版文驢字

說文驢、似馬長耳、從馬盧聲、此取古文象形、後變為形聲之例也、

象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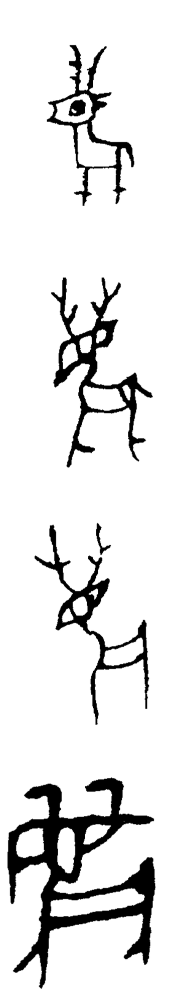
般器文、同、



卜版文象字、

說文象、南越大獸、長鼻牙、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尾之形、

鹿屬



卜版文鹿字



石鼓文

說文鹿、獸也、象頭角四足之形、鹿鳥足相似、從匕、此說非是、此全體象形文、唯象其側視形、故省四足為二足耳、



般器文鹿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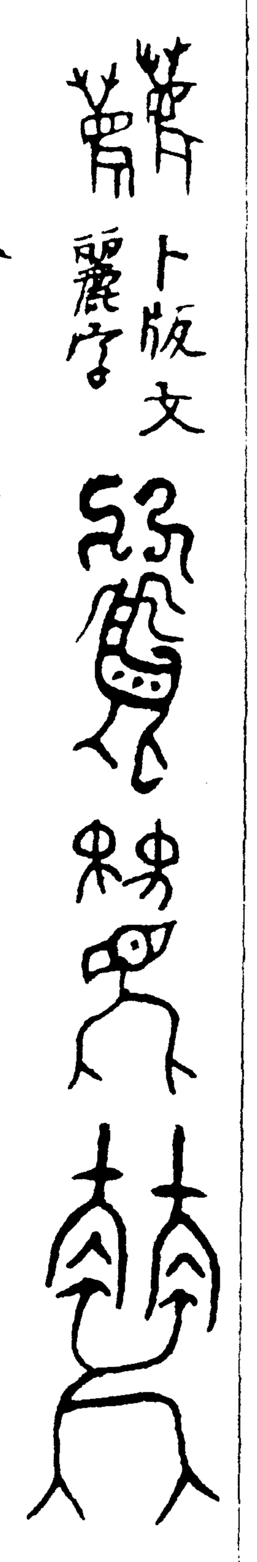


卜版文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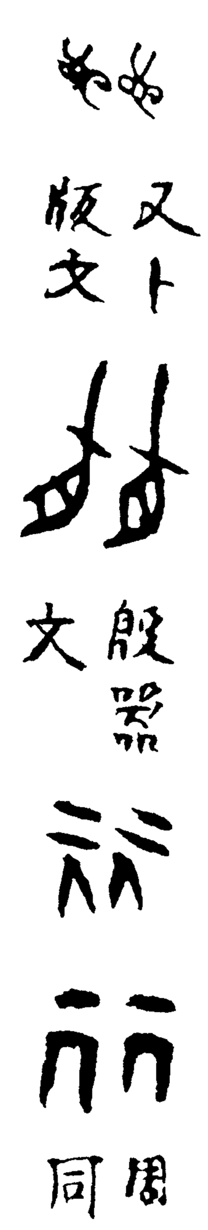
石鼓文

說文麀、牝鹿也、從鹿從牝省、或作麔從幽聲、唯取古正文全體象形、鹿有角、麀無角、以分別矣、



卜版文麗字

周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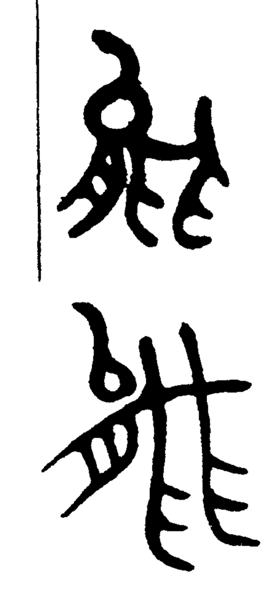
又卜版文

般器文

周文同上、

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從鹿丽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丽古文、麗丽篆文麗、許解有誤、旅即侶本字、羣行為侶曰麗、從二鹿猶二人相次為从也、但字因於緐故或頭形為雙不省而下形省為一鹿、又或存雙頭、全省下形其又省者為丽為𠀤也、後又有儷字、實亦麗異文耳、

能部



周器文 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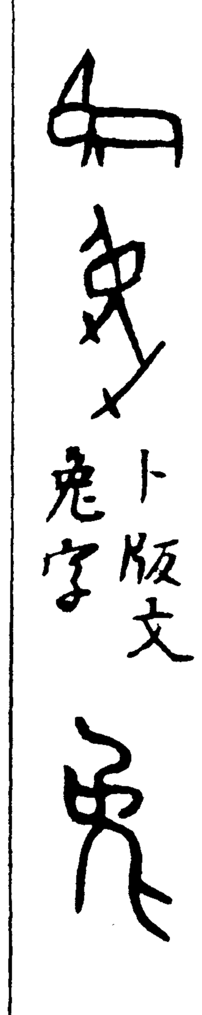
說文、能熊屬、足似鹿、從肉從肉、所以重之、猶龍字從肉也、㠯聲、能獸堅中、故偁賢能、而彊壯偁能傑也、



周秦詛楚文、熊字、

說文、𧇾熊、獸似豕、山居冬蟄、從能炎省聲、然字能為先出、其義熊為先出耳、

兔部



卜版文 兔字 周文、

說文、兔、獸也、象兔踞、後其尾形、蓋古亦全體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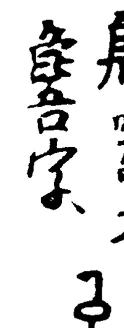


周器文 㲋字

說文、㲋、獸也、似兔青色而大、象形、頭與兔同、足與鹿同、㲋籀文、今據此篆籀亦從古文、古文初從兔、又象乳〻者所以人褱兒也、自是為象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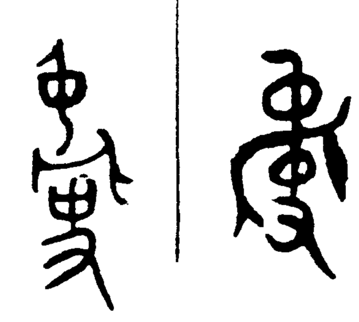


般器文 𤞞字、



卜版文、同上、

說文、𤞞、獸名、從㲋吾聲、古文從五、〻為逸、實𤞞亦㲋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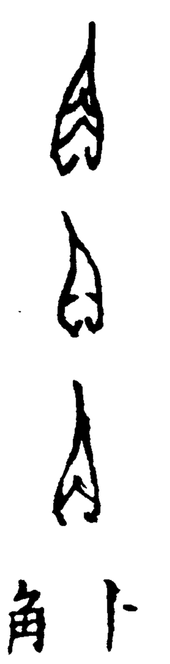
周文 𡸇字



石鼓文同、

說文、𡸇、獸也、從㲋夬聲、其篆文及說解夬即史之誤耳、

角部



卜版文 角字

說文角獸角也象形是也又䚡角中骨也從角思聲此篆中之仌八人皆以象䚡耳

隹鳥屬



卜版文隹字



周器文隹口月初吉丁亥



周文⿰米焦字所从



周文䧹字所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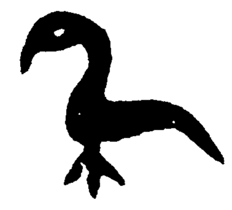








並殷周器文隹王某年某字經傳以維惟為之



殷文集字所從



又巂字所從



殷文隻字所從



周文雔字所從

說文隹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而鳥為鳥之長尾總名實非殷以前無隹鳥之別元皆同字也但石鼓文字或從隹或從鳥殆見分別即知周人分之其音亦分於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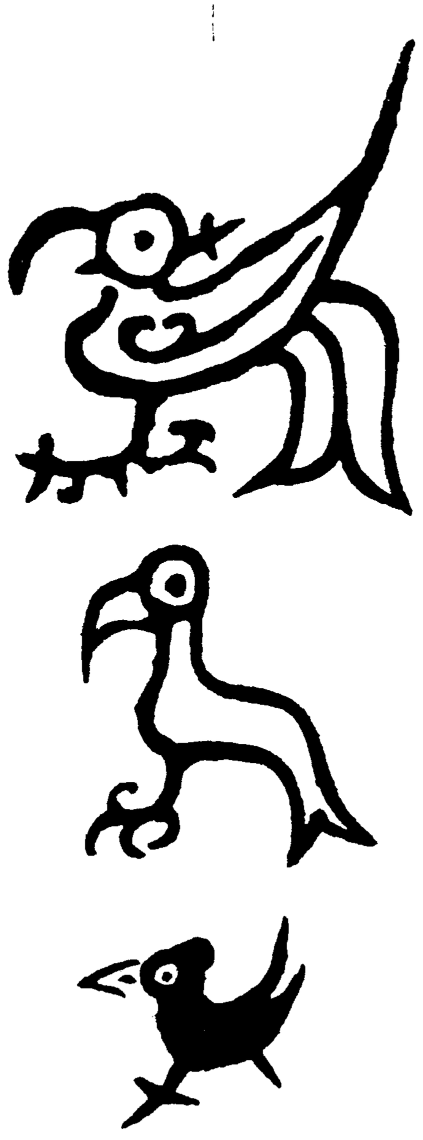
殷器文鳥字



卜版文鳥字

說文鳥長尾禽總名也象形按此說非古意已見隹下愚謂其長尾者象雄鳥為形短尾者象雌鳥為形其義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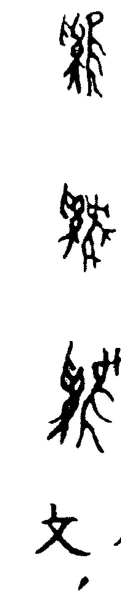
矣唯至䧹籀文作鷹隹鳥分別殊顯耳



殷器文雞字如此



卜版文同上



又卜版文

說文雞知時畜也從隹奚聲籀文作鷄今據上文最古象形文作雄雞或作雌雞甚不拘焉又變為形聲而隹鳥不劃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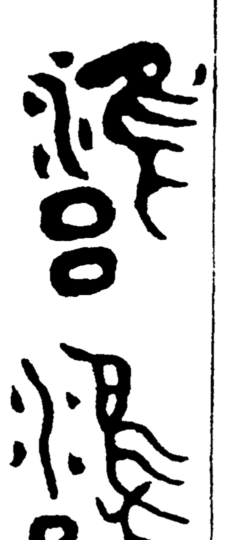
周器文䧹字

說文䧹鳥也從隹瘖省聲或從人亻亦聲此說非是今據古文字從隹瘖省聲說文又曰鷹籀文䧹今據古文字或作䧹或作⿸疒鳥不分隹鳥可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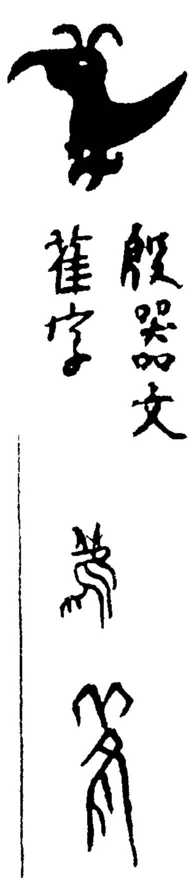
卜版文⿰至隹字

說文⿰氐隹䧿也從隹氐聲籀文作鴟廣韻鴟⿰至隹同字集韻鵄⿰至隹同字今據此古文亦作鵄⿰至隹不分別隹鳥也



周器文⿰氐隹字

說文、雝、〻〻渠也、從隹邕聲、今據古文字或作雝或作⿰邕鳥、


毁器文 雀字　卜版文、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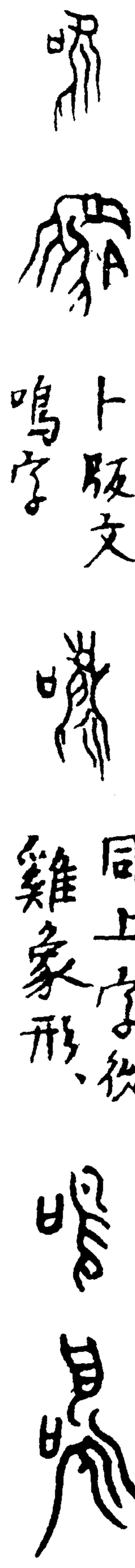
說文、萑、鴟屬、從隹從个、有毛角、所鳴其民有旤、讀若和蓋云從个非、此固象形也、而器文從隹、卜版文從鳥也、


卜版文 鳴字

說文、鴠、渴鴠也、從鳥旦聲、鴠固亦可作⿰旦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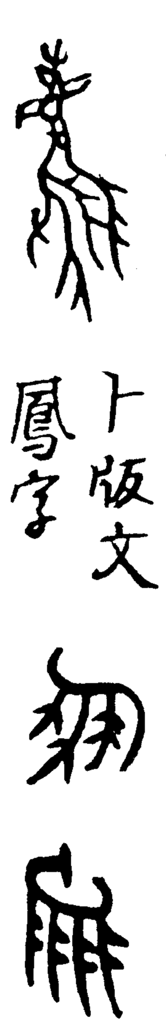

周器文 難字

說文、鷬鳥也、從鳥堇聲、或作難從隹、是亦隹鳥不分矣、


卜版文 鳴字　同上字從雞象形、　周器文 同上、


石鼓文

說文、鳴、鳥聲也、從鳥從口、此作鳥殆隹字、鳴固亦可作唯也、唯與語詞之唯混、故作鳴以相避、然彼從口隹聲、其形同而其音義迥異矣、


卜版文 鳳字　周器文、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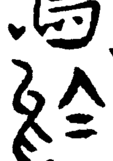

卜版文 同上　周器文 同上


卜版文 同上、

說文、鳳神鳥也、從鳥凡聲、䳏古文象形、略與上文合、然一說云從凡聲者、最古鳳字、周禮謂⿰雚風、似是果然、鳳風通用也、詳見古籀篇、


卜版文 鳥字


並周器文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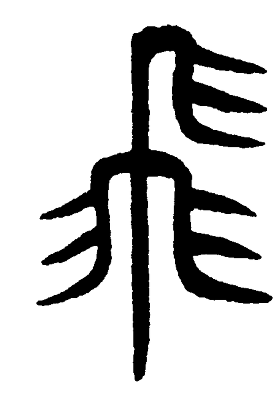
說文、烏孝鳥也、象形、孔子曰、烏亍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為烏呼、此謂叚借、又古人多借烏為于也、古文烏、象古文烏省、隸作於、出于此篆也、要、烏字亦變鳥字為形、烏舄皆存意於頭毛形耳


並周器文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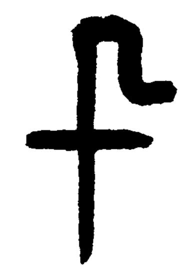
說文、舄䧿也、象形、䧿篆文舄字、亦作鵲同、此字象形特徵

存于頭毛矣、


殷器文飛 姑取存參


石鼓文翰字所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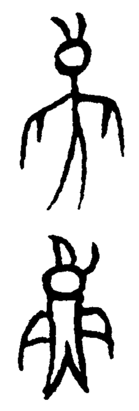
說文、飛、鳥翥也、象張翼之形、葢鳥飛則動翼疾、數疾數則見如多然、且其形不分明、故取隹鳥字、為意而作飛字、上文殆鳥之變耳、


石鼓文卂字所從

說文、卂、疾也、從飛而羽不見、葢飛益疾而形益不明見矣、故省飛為卂形也、


周文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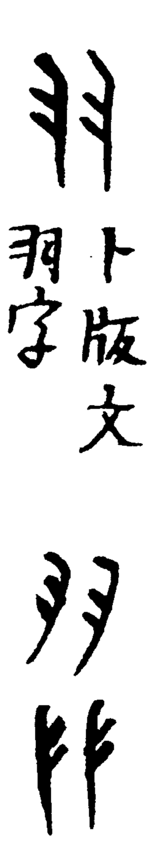
說文、乁、鳥之短羽、飛乁乁也、象形、讀若殊、葢益疾也、故省卂為形也、


卜版文燕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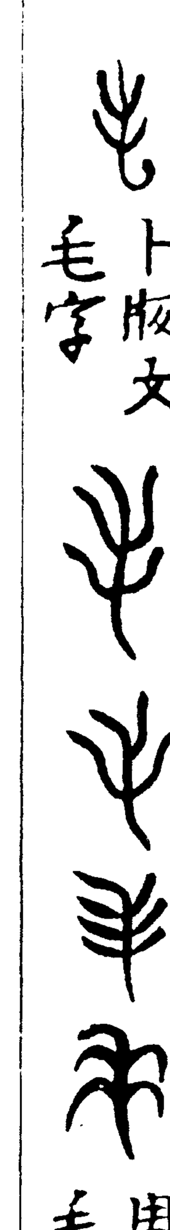
說文、燕、玄鳥也、籋口、布翅、枝尾、象形、小篆作燕失形矣、


殷周器文西字

說文、西、鳥在巢上、象形、古文作卤、籀文作卤、或作棲、從木妻聲、葢鳥在巢上、日傾之時也、與日上木曰東相似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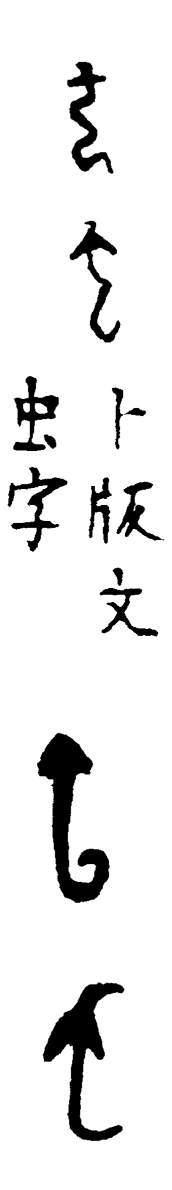

卜版文羽字

說文、羽、鳥長毛也、象形、即羽翼也、元當作翈之省也、


卜版文毛字 周器文毛字

說文、毛、眉髮之屬、及獸毛也、象形、此說頗襍、毛亦取于鳥毛、以為字形也、故形之省略也、借為人眉髮及全身毛、故老字從人毛匕會意、若唯從毛匕、未可為其義也、又借為獸毛、或謂地上艸為毛、轉轉生義耳、

蚰蟲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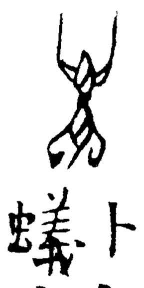

卜版文虫字 周器文同上、

說文、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臂指、象其臥形、不必為臥形、或象其行皃 物之微細、或行或飛、或毛或蠃、或介或鱗、以虫為象、此

說未盡此所云者皆以虫為蟲省文叚借也虫為它形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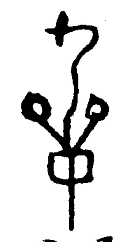

卜版文、曰牛蚺、曰五牢蚺

說文蚺大蛇可食從虫冄聲是可食故卜詞言以蚺供祀、


卜版文 蟻字、


周器文、同上、

說文蛾（爾雅作蛾）羅也從虫我聲今本如此蓋誤也蛾蛾皆蟲省文其本義即飛蛾也與羅異名迴異爾雅釋蟲蚍蜉大螘釋文按說文蟻羅也陸氏所見為正本字固從虫義聲也義從我聲故得借蛾為蟻耳但古文元作象形為正也、


卜版文 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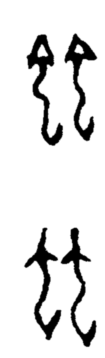

周器文 同上、

說文蟬以旁鳴者從虫單聲


殷器文 蝠字


卜版文、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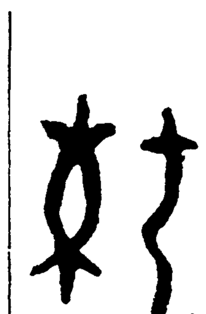
說文蝠蝙蝠服翼也從虫畐聲㕘古正文象形也、


卜版文 蚰字

說文蚰蟲之總名也從二虫讀若昆經傳皆以昆為蚰、


周器文 蛤字

說文合蜃屬有三皆生於海雀十歲化而為合秦謂之牡蠣云云從虫合聲此篆從蚰㪅聲當知凡從虫皆從蚰者或從虫蚰省矣、


殷器文 蠹字

說文蠹木中蟲從蚰橐聲或作蠧從木從蚰而此篆從虫從橐象形亦當證凡從蚰從䖵字省作虫矣、


卜版文 蟲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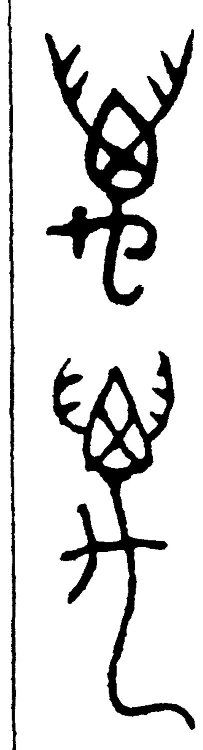

周文、同上、

說文蟲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從三虫蓋虫為之叚借、積三者多略不過三之例多之者所以兼凡蚰之意也有足固謂之蚰然無足亦得偁蟲也已見虫下、


殷器文 萬字、


卜版文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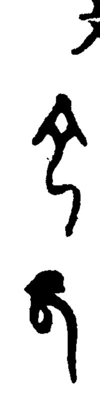
說文萬毒蟲也象形小篆失形此元借虫字形亦自為一種象形也萬字從之、


周器文萬字、

說文、萬、蟲也、蠆有名萬者也、萬屬、從茻虫省從禸、叚借為記數義、

曰千萬曰萬億是也、此唯借其字音、不借其形義也、


般周文它字


卜版文、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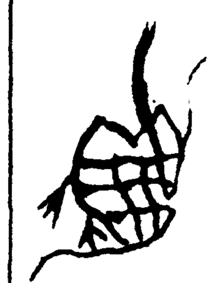
說文、它、虫也、從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尻、患它、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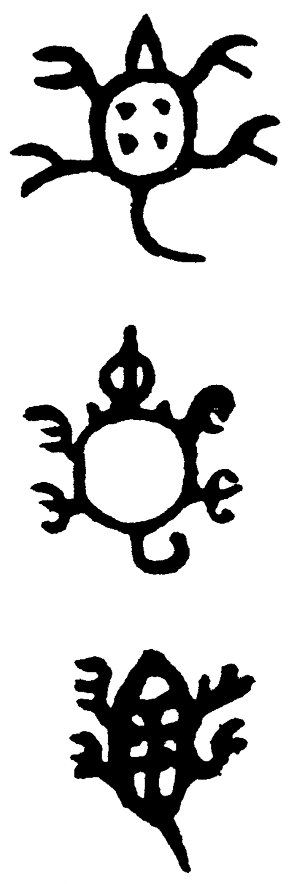
相問無它乎、或從虫作蛇、它字叚借為語詞、字亦譌作也、

故蛇亦誤作虵、詳見古籀篇、

龜 


卜版文龜字


同上、


般周器文龜字如此、

說文、龜、外骨內肉者從它、它頭與龜頭同、天地之性、廣肩

無雄、龜鼈之類以它為雄、象足甲尾之形、𠁁古文、今據取

古文字形元有二、一象側視形、一象正視形、小篆以下從

側視形也、


卜版文鼉字


同、鼈字、


同、鼈字


同䶅字


同鼉字、

說文龜部收䶅䶆二字、而不收此五字、此為逸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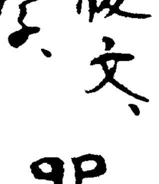

周器文黽字


卜版文同上、

說文、黽、鼃黽也、從它象形、黽頭與它頭同、籀文作𪓕、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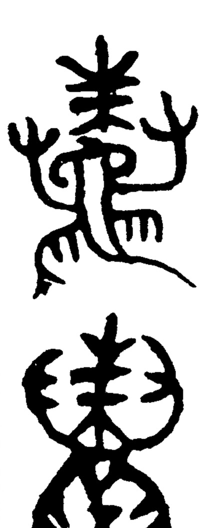
籀文亦當從古文耳、


卜版文、鼉字、


周器文、同上、

說文、鼉、水蟲、似蜥易長大、從黽單聲、蓋其形腹肥、故字從

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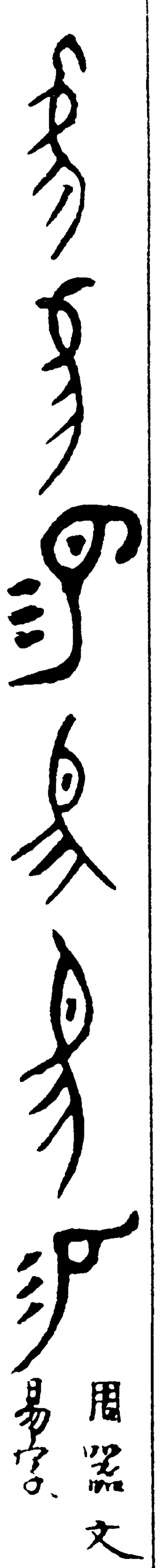

周器文鼄字

說文、鼄、鼅鼄也、從黽朱聲、蛛、鼄或從虫、又鼅下云、鼅鼄、鼄

也、從黽智省聲、蜘、鼅或從虫、俗亦作蜘、此類亦腹肥大

者、故字從黽也、

易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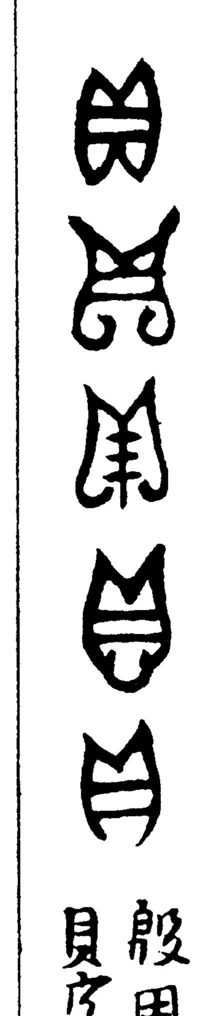
周器文易字、



卜辭文、同上省變、

說文、易、蜥易、蝘蜓守宮也、此舉類而言也、非易本義、象形、蓋蜥易者非眞易、眞易者亦龍也、龍字、說文云、從肉童省聲、𠃨爲飛形、非是、古文作𩙿作𠃨𠃨、即易小變耳、易龍一物二名、猶𪓰即蠆又名蝎、或時異或地異而生此異耳、昔者伏羲作易八卦、易者變易也、周謂之龍、故爻辭不曰易皆曰龍、其義實同、又易蟲之類不越、蜥易其一也、今尚多見、而此類異名亦多曰龍、中庸、黿鼉蛟龍、鼉、說文以蚖爲正字、許云、蚖、榮蚖、蛇醫也、以注鳴者、字或作螈、史記周本紀、龍漦化爲玄蚖、注、蚖、蜥易也、又鼉、許云、水蟲、似蜥易長大、續博物志、鼉一名土龍、又蛟、許云龍之屬也、可證易龍元同一物矣、

貝屬



殷周文貝字、

說文、貝、此小篆專用鼎者文爲貝也、鼎正文作貝三足、省作貝作貝、二𠕻形近、故通用耳、隸亦皆作貝、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蜬、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



卜辭文㝵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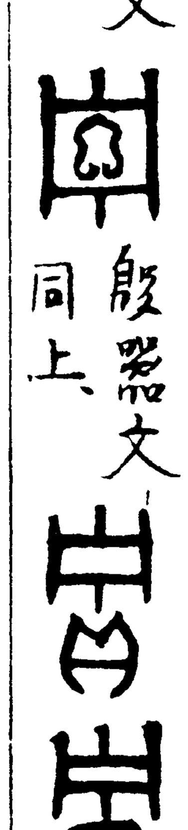


周器文、同上、

說文、收㝵于見部云、取也、從見從寸、寸度之亦手也、又彳部、得、行有所得也、從彳㝵聲、古文作㝵、妄亦甚矣、又者手也、手持貝、此爲㝵也、會意尤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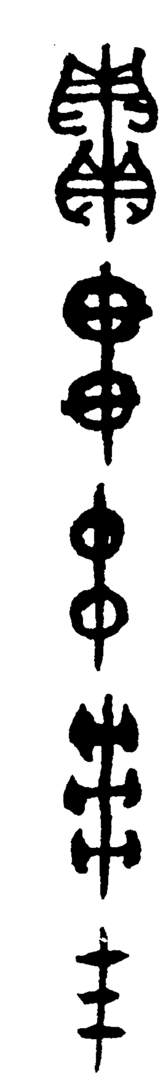


卜辭文貯字



殷器文同上、周器文、同上、

說文、貯、積也、從貝宁聲、古文從貝在宁中會意也、



殷周器文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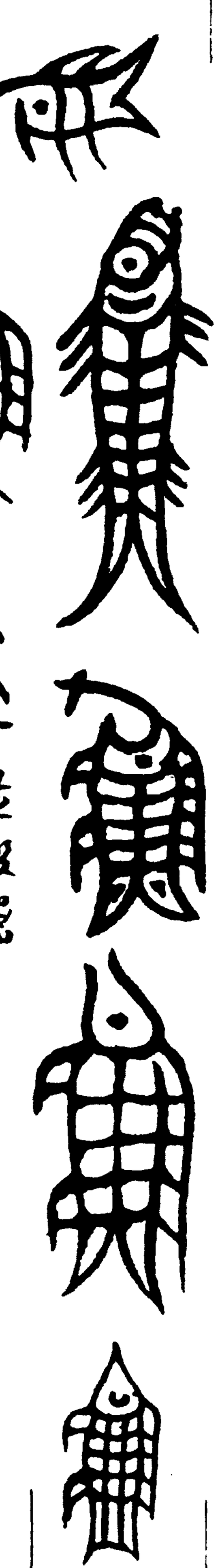
說文、毌、穿物持之也、田象寶貨之形、又貫、錢貝之貫也、從毌貝、毌亦聲、毌貫古今字也、其正字作𠁮、省作𠁤作串、故說文患字從串、其古文從𠁤可證、毌即𠁤之横而省一

曰者也、然貫字既作毌又加貝、甚不為形者也、


周器文
朋字

周器銘多云賜貝何朋、其字皆如此、經傳皆借朋鳥之朋為之、形音近似而通用也、抑貝朋字、從雙毌以會意耳、

魚𩵋



並殷器文魚字

卜版文
同上

說文、魚、水蟲也、象形、魚尾與燕尾相似、蓋小篆失形也、


周器文、
同上、


石鼓文、汧殹沔〻、烝彼淖淵、鰋鯉處之、君子漁之、又曰、漢有鯊、其斿趱〻、帛魚皪〻、其籃氏鮮、又有通用、

說文有魦無鯊、故說者云、鯊亦魦字、非是、周文又有鯊字、亦從鯊〻字自是特字可知矣、因謂說文、魦魚名、從魚沙省聲、玉篇、魦鮫魚、說文、鮫海魚可以飾刀、此大魚也、字當作鯊、又詩魚麗、魚麗于罶、鱨鯊、傳、鮀也、釋文、音沙、爾雅釋魚、鯊鮀、正義引陸疏云、魚狹而小、然則、鮫訓之魦、與鮀訓之鯊迥異、蓋鱨鯊字元當以鯊為之、即其正字也、魚狹而小、故從小魚會意也、詩云鱨鯊、又云鰋鯉、與鼓正相合、可知詩文元必作鱨鯊、經傳及說文無鯊字、遂脫也、


卜版文、
漁字

說文、𩺰部、𩺰、捕魚也、從𩺰從水、小篆作漁、今據古文、𩺰魚

在水中可捕之意也、不必二魚、且卜詞字已作漁、其一魚者省文也、非小篆始作漁矣、


周文
卵字

說文、卵、凡物無乳者卵生、象形、蓋卵字取于魚子、以為字形也、移以謂凡物之卵、其字元當作卵、省略作卵耳、

學古發凡卷八終

增補

學古發凡增補

東京　高田忠周　編述

(補)莊子天地篇、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　卷一下五十五葉裏、蓋山即崑崙也下、

(增)　卷五、三十二葉表、可以金文定周代官名本字三則末、同葉裏司𤔲通用之確證也之後、

毛奇齡四書改錯

有婦人焉　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

舊儒謂古論語、婦人是殷人、殷字之錯、故六季庾勉有殷士、周臣楚才晉用語、正指十亂中有殷臣一人、不止殷裸將也、先仲子曰、此以時代分合較才之多寡、唐虞二代止五人、不如周一代十人之盛、然猶襍殷代一人名、為十而止得九焉、何其難歟如此、則前後貫穿、意旨俱合、自婦字一錯、而集注又誤解唐虞二句、便扞格矣、詳見唐虞之際條、

邵國麟曰、衛氏古文作有殷人爲、韓愈直指爲膠鬲、以殷人爲婦人由何氏本誤、而馬融以爲文母、劉原父以邑姜當之、按武伐商時、年已八十有七、文母應不能無恙、況子無臣母理也、禮婦人之善、不出閨闥、邑姜雖賢、豈干外政、且武數紂罪、以婦言是用、而乃對百萬衆、而自稱其妻、必無是事、 蔡乃壹四書模是、文王舉膠鬲爲殷臣、然實爲周用、與伊尹之相湯而事桀正同、呂覽載武伐紂時、惟失膠鬲、皆賢人輔相、要之鬲本周有耳、

周按、婦人字固誤矣、愚謂論語原本必當作歸人、殷人之歸于周者也、婦歸兩字。帚旁同形、又古文有女旁作𠂤作𠂤者、與𠂤作㠯易混、故以隸釋古者、誤認歸爲婦、以遺千歲之疑義、今可以正矣、且武王之於膠鬲、猶成王之於孟哭、孟史所逸、詳本書本卷末、

(補)繫辭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卷六四十葉表命於周也下、

(增)卷六、五十六葉表、可補秦史一則、同五十七葉裏、蓋萌於此際矣、後、

秦公敦







器弟一行

以上蓋



器弟二行

器弟三行

器弟四行



器弟五行終

秦公曰。不顯朕皇且受天命。鼏宅禹責。按段本說文鼏㠯木橫貫鼎耳舉之、从鼎冂聲、古熒切、禮經今文、借扃為之、注云、按大小徐篆皆作鼏、解作冂聲、莫狄切、非、又段出鼏篆曰、鼎覆也、从鼎冖、〻亦聲、注云、此九字各本無、今補正云〻朱駿聲亦作冂聲、皆是、今見此篆、正从冂聲、按銘義、段借為冥、實為幎、〻訓幔也、从巾冥聲、冥今本說文作冥、然古泉文有作冋者、知冥亦元从冂聲、而幎俗字作冪、又作羃、淮南原道訓、舒之幎于六合、銘云鼏宅、蓋此義也、又責為蹟省、聲通叚借、蹟為迹、異文、曰幎宅禹迹、猶弓鐘云處禹之堵、此祝未來之譖言也、或謂鼏叚借為迴、猶鼏扃通用之理、迴扃皆同聲字、其義言遠嗣禹業、奄有天下也、

十又二公。才帝之坏。按才讀為在、金文恒例、說文坏丘再成者、从土不聲、此非銘義、此坏蓋叚借為丕、〻大也、丕坏同聲、固當通用、書大誥、衢我丕〻基、土旁有丿似一筆、是范瞾耳、

嚴龏⿰月寅天命。書無逸、嚴恭寅畏、馬本作儼、與銘義同、恭字、金文皆作龏、⿰月寅字說文所無、玉篇集韻皆在、訓脊肉、蓋从肉寅聲也、集韻、通作夤、此夤或夤譌文、然⿰月寅夤固可通矣、銘義亦為夤之叚借、又按、說文螾或作蚓、⿰月寅亦或⿰月引之別體、但⿰月引訓癥也、一曰遠也、與脊肉義不合矣、存疑云、

保業久秦。虩事蠻夏。按此業字、即說文古文之䌛、而从去聲、依朱駿聲說、从劫省聲者也、爾雅釋詁、業事也、敘也、緒也、大也、廣雅釋

話、業始也、齊語、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注猶創也、又說文虩訓蠅虎、从虎𡭴聲、引易履虎尾、虩虩恐懼、或作愬愬、愬即訴字、此義或叚借為遻、銘義亦同、其轉義為敬慎戒懼之意、事或讀為理、䜌即蠻字省文、金文恆見、蠻夏即中外也、余雖小子。穆穆帥秉明德、剌剌桓桓。剌叚借為烈、邁民是敕。邁叚借為萬、金文恆見、廣雅釋詁、敕順也、敕理也、釋言、敕謹也、易噬嗑君子以明罰敕法、注理也、蓋順理之謂乎、咸畜胤士。趫趫文武。鎮靜不廷。虔敬朕祀。乍□宗彝。以邵皇且𩰫嚴徽各。按趫古字逸文、蓋从走𡧑聲、銘云趫趫、重言形況、其義未詳、𩰫亦古字逸文、而金文恆見、蓋从丮其聲、銘義疑叚借為熾、其𦣻古韻同部通用、徽亦字書所無、然徲即遄

增補　六

省文、見石鼓文、𢀩即尤字、尤訓異也、與遄訓往來數者意不相係矣、但瑞端為同聲、又㬶昵同字、匿尼聲通、而匿與尤同部音通、然則徽或遄異文、从耑尤二聲者乎、二聲并从者、往往有之、此遄各二字、當讀為端蹇、義順者也、吕受屯魯多釐。吕隸經作以、以似為吕、魯叚借為嘏耳、眉壽無疆。畯疐才大。畯與俊通、疐讀為慧、大為太省、立古位字、高弘又𠭯。按𠭯古字逸文、蓋从𠂤文聲、銘義叚借為文為彣、周書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勤學好向曰文、又或讀為有、竈囿四方。宜。鐘銘上文曰、竈又下國、竈為竈正字、此疑叚借為取、老子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廣雅釋詁、取為也、囿鐘銘作有為正文、此作囿者、為叚借字、

按。此薛款識所載。盄字實盤龢鐘。同時之作器也。鐘銘曰。秦公曰。丕顯朕皇且受天命。此十一字正相合。鐘次文曰。竈又下國。此曰鼏宅禹迹。意義略同。鐘次文曰。十又二公。與此銘同。薛款識云。古器物銘曰。按十有二公。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以為太史公史記。於秦本紀云。襄公始列為諸侯。而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為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鐘為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

增補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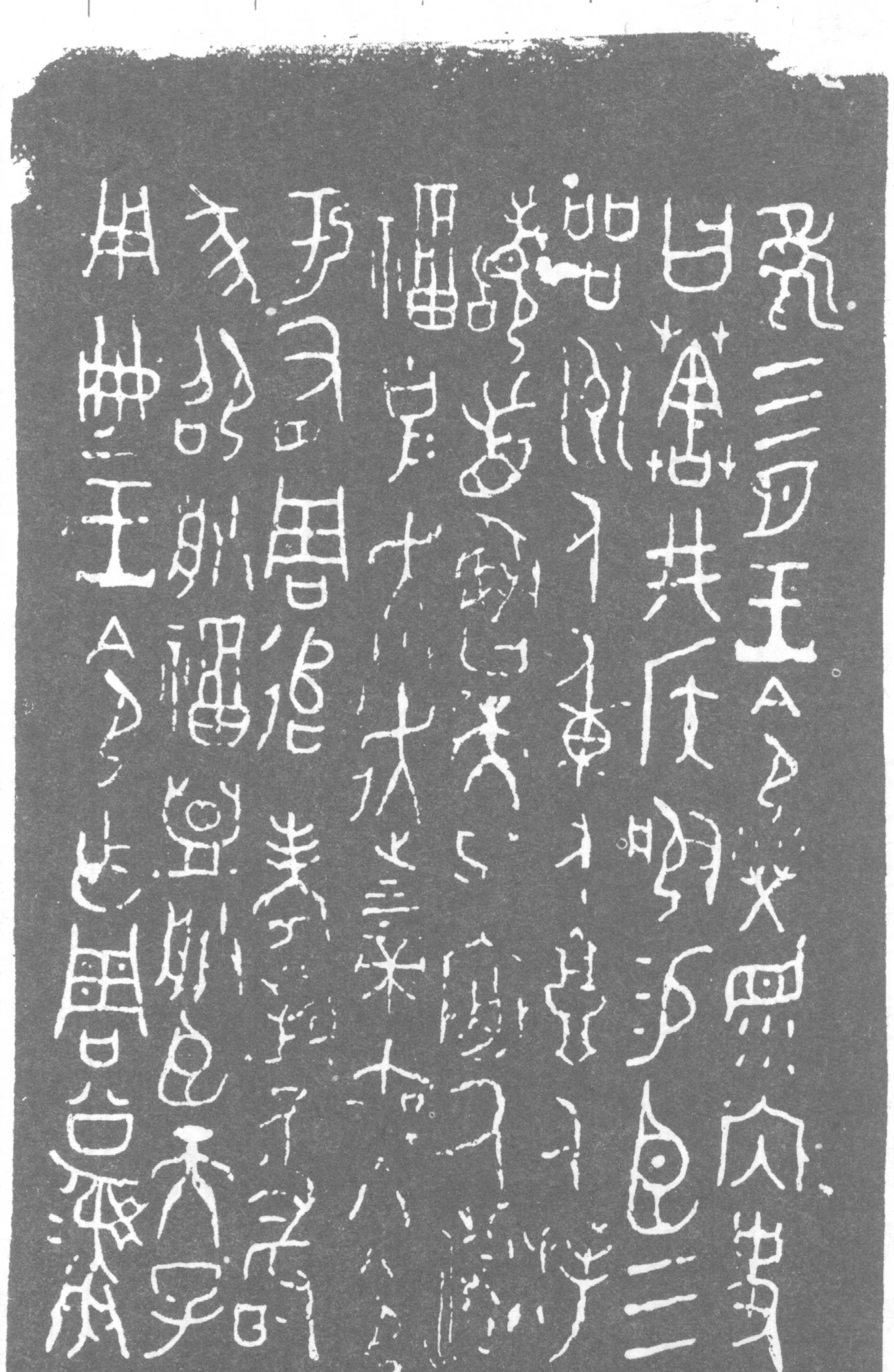
襄公為始。則桓公為十二公。而鐘銘者為景公也。按秦本紀自非子為周附庸。邑于秦。至秦仲。始為大夫。仲死。子莊公伐破西戎。於是予之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邱并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卒。子襄公代立。犬戎之難。襄公有功周室。於是平王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遂能攻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而詩美襄公。亦以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蓋秦仲初。未嘗稱公。雖稱公。然猶為西垂大夫。未立國也。至襄公始國為諸侯矣。則銘所謂奄（誤釋）有下國。十有二公者。當自襄公始。然則銘斯鍾者。其景公歟。鍾次文曰。不㒸（隊）才上。此銘曰。才帝之坏。大意似矣。鍾次文曰。嚴龏夤天命。保業久秦。虩事蠻夏曰。十四字。與此銘同。唯多一曰字耳。次曰。余雖小子穆穆帥秉明德。十字與此銘同。鍾次文曰。

叡尃明刑。虔敬朕祀。㠯受多福。協龢萬民。唬夙夕。剌𧼈𧼈。萬生是敕。二十七字。為七句。此銘云剌剌以下。八字二句。甚省略矣。鍾次文曰。咸畜百辟胤士。藹藹文武。鎮靜不廷。𩑦燮百邦。于秦執事。乍盄龢□。二十六字。為六句。此銘曰。咸畜胤士以下。二十字。為五句。少有異同。鍾次文曰。氒名曰。𠱕（古文古字、）邦其音。銖銖雝雝。孔煌㠯卲。雽各孝享。十八字。為五句。此銘曰。㠯卲皇且以下。八字二句。大意同矣。各雽並通。鍾次文曰。㠯受屯魯多釐。眉壽無疆。十字二句。與此銘同。鍾次文曰。畯疐才立。高弘又𢈪。（𢈪省文疑寫誤。）匍及四方。永寶。宜十五字。為四句。此銘略同。此銘大為立省。匍及作竈囿為異。而略永寶二字。彼是互有出入。而銘義正相合焉。此為同時作器。顯而明矣。但依此銘。知其書法。即是大篆。與石鼓文可互證而已。

（增）卷六、五十五葉表、宣王北伐功臣名遺脫一則前、

邢侯彝 此器實𣪘也



此銘。嘗英人葉氏介黑板博士託東京帝國大學徵余釋文及攷證。艸此稿以寄。故與本書佗篇。體例自異矣。

○書法

此銘。書法端嚴。正是殷商人筆意之存者。與盂鼎銘筆法。殆相似矣。盂鼎銘。為周成王即位二十三年之作。盂元殷人。遇成王召。出而仕者也。故其銘筆法。固傳殷書法耳。然則此銘亦成于殷人流派之名手。可識矣。

○文法

殷商人之文法。先記事而終。最後云。惟王何祀。何日何月。（先日後月）又周代文法。篇首先云惟王何年何月何日。而其下記事。是二代之相異也。故盂鼎銘。篇首先云。惟九月。王在宗周。命盂。不顯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云云。而篇末最後云。惟王廿又三祀。蓋殷周之際。史之文法。自相混耳。此銘首云。惟三月。而末不言王何祀。時同

而文例異者。此器周人所作故耳。

○字證

[篆文] 此隹字。（經傳作惟、又作維、音皆通、）殷卜詞（龜甲獸骨版面所刻、）曰。[篆文]□其雨。兩篆略同。此佗殷周銘文。多皆作[篆文][篆文]。从省略。知此銘篆體。从古法也。 [篆文] 此令字。篆體亦與盂鼎銘酷似。殆是同人筆迹。且此令即命。與盂鼎大令是大命相合。 [篆文] 縈字也。佗器銘。[篆文]。又作[篆文]作[篆文]作[篆文]作[篆文]。往往省略。如此篆文苙為形。或是為熒。熒縈可通矣。 [篆文] 此字从艸艸从害。字書不收。古逸字也。蓋其以艸艸為形。害為聲。可知矣。但其義未可知耳。說文艸部字。五十餘文。大篆从茻。而古文固有此例。然則此[篆文]亦元同[篆文]。 [篆文] 重字。可作[篆文]之省略也。 [篆文] 此匍字。說文匍帀偏也。（帀俗譌作匝）从勹舟聲。經傳皆以周為匍。 [篆文] 此瀕字。說文顯水厓。人所賓附也。顰戚不前而止。从頁从涉。又[篆文]徒行濿水也。从𣴫步。按古文作[篆文]作[篆文]。此篆

所从𣥚之省也。瀕字俗作濱。俗或省作頻。瀕字轉義訓數。詩桑柔毛傳曰。頻急也。廣雅曰。頻頻比也。 福此福字。作畐為正文。如此體。所謂古文奇字者也。 奔此奔字。俗作奔同。與趨古文作𣥚省作𣥚者。自有分別矣。 徙走字也。說文云从夭止。夭者屈也。古文亦如此作。从夭走乚彳同意。走辵亦通用。故走亦或从辵耳。 𣥚此無字。正篆作𣥚。或繁文作𣥚。此篆少省。並奇字也。 孝希字。說文希修豪獸也。从彑。下毛足。皃讀若弟。與隊音通。 盟此盟字。說文囧部。盟从囧从血。篆文作盟。古文作盟。按作盟者見般商卜詞。知雖省文亦古體也。

增補

一二

○文義

隹三月。王命榮眔内史曰。惟三月。何年未詳。王者周成王也。令讀為命。榮重臣姓名。蓋以地名為姓者乎。榮敦銘曰。榮白内右康云云。卯敦銘曰。榮季入右卯云云。曰伯曰季。知其兄弟。皆事于朝者也。此銘曰榮。亦其一人也。又按盂鼎銘曰。文王令二三正。令余隹令女盂。𠤳榮云云。此榮疑與此銘之榮同人乎。眔逮也。及也。

𦬊井侯服。𦬊。古逸字。古害曷兩字通用。𦬊或萬異文。未詳。按此字以害為聲。疑叚借為揭。說文。揭。高舉也。从手曷聲。管子君臣上篇。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江賦。峨眉為泉陽之揭。注。揭標皆表也。銘義或謂揭表邢侯之功。服者事也。 井即邢字。省文叚借。然古邑邦名。字多不从邑。猶鄭作奠。鄧作登。可互證矣。○說文。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内懷。从邑幵聲。又下隔郱。邢。鄭三字。出郱。鄭地。有郱亭。从邑井聲。疑今本說文。郱邢二篆。轉寫者。誤轉倒之。西清古鑑。井侯尊銘。其文一節曰。王令辟井侯。征侯于井云云。其說曰。史記魯世家索隱注。周公元子就封于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為周公。其餘食小國者六人。凡蔣邢茅。胙祭也。顧邢侯自靖淵後世次不可考。見經傳者。狄伐邢。齊人救邢。齊人遷邢于夷儀。此外無所著。玩銘詞。蓋在成王之時也矣。此考精詳。而史記作邢。亦後人轉寫之誤。猶經傳刑字多誤作刑也。今據此等諸器銘。可定邢國字也矣。服者事也。謂邢侯之服事有功勞也。尊銘下文曰。王乘于舟。為大豐。王射大䧹禽。侯乘于赤旂舟云云。服事者。或指此等之事邪。

增補

一三

易三品。州人重人𩫏人。易讀為賜。般周款識。恒見之例。三品者。以下三邑人也。周師酉敦銘云。王乎史𦿿。冊命師酉。嗣乃且啻官。邑人虎臣。西門尸。㠯尸。秦尸。京尸。弁身尸新云云。是亦同意。尸人形近通用。尸夷音通也。

拜䭫首。䭫。經傳借稽為之。井侯拜稽首也。師酉敦銘。次上文云。易女赤巿。朱黃。中絅。攸勒。敬夙夜。勿灋朕命。師酉拜䭫首。對天子丕顯休命。云云。彼是詳略有異。而實同例也。

魯天子。𠬝厥瀕福。奔走三帝。按天子者大子也。古文字形似者。往往通

用。商卜詞曰。卟告于大邑商。華友羅叔言君云。書多士。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天邑即大邑之譌。正義引鄭玄曰。言天邑者。亦本于天之所建。據譌文以為說。愚謂非譌文。而形近通用也。周器銘云天君即大君也。不隊天命。即不隊大命也。然則此銘云魯天子。即魯太子伯禽也。大太同字。魯邢兄弟國也。故伯禽祝弟邢侯之賜福也。爯字。經傳皆借周為之。此云爯厥瀕福。猶言極其多福也。或謂此句。邢侯祝福兄君之詞。亦通矣。凡般周文氒字。經傳皆改作厥。氒厥音通叚借字。又盂鼎銘曰。苟攤德巠敏。朝夕入讕。亯趨走畏天畏。云々。此云奔走三帝。蓋同意也。但三帝未詳。三字或同二乎。上之變體耳、奔走上帝。與亯趨走畏天畏同意也。

無令于有周。按古銘。多以無為亡。凡有無字是也。然說文𣞤豐也。从林。从爽。或云規模字。从大丗。按此義經傳借

蕪為之。要無字从林从大丗。々多數也。此會意字。此云無命即豐命。猶言大命也。或謂此無為不無之省語。

追考。對不敢希。考讀孝。古銘恆例。此句與師酉敦云。對天子丕顯命云々同意也。希字。古音弟。希家古音同部通用。故此借希為家。又為隊。々古隧字也。袁敦銘云。不希夙夜。即氒牆事休。又云。不敢隊休命。是古銘文恆見之例。

卲朕福。盟朕臣。卲讀為昭。古銘恆例。言昭明其賜福。與臣民相盟也。謂可不敢反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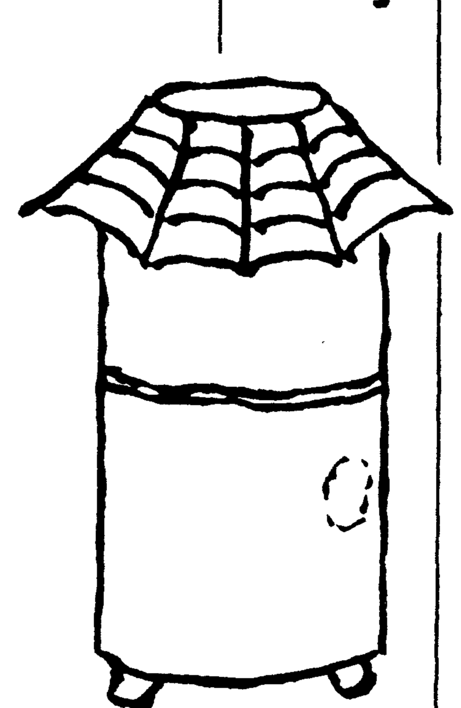
天子。用冊二王命。乍周公彝。此天子亦大子也、伯禽以元子代周公。奉王之命、作此冊命。二字當上字異勢。上王為尊尚之語。猶言上帝也。邢侯為周公之子。故作周公彝器。以祭于新祖廟、是壽器也。此唯云彝、猶佗器曰乍寶尊彝也。其器是敦。依圖知之。○銘云縈盂二人。皆今本史傳所無。所謂史缺文也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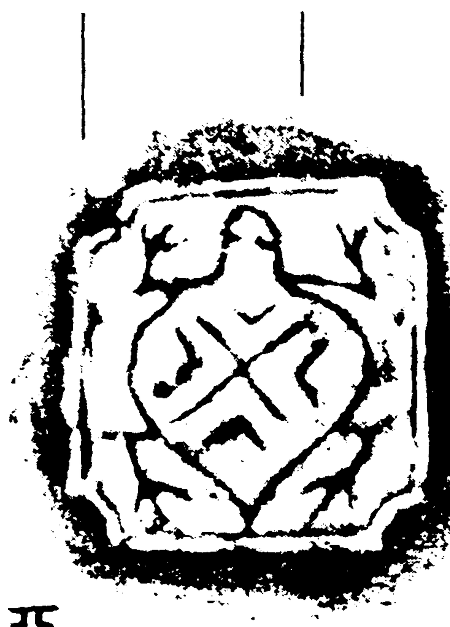
(增)篇末新補

古匋文

己巳六月二十六日河瀨三平氏。介今泉雄作翁來訪。攜示此古匋器一枚。形狀如下。象笵篹盥。



今依記臆寫出



底文

亞中龜字。



右側云永。



左側云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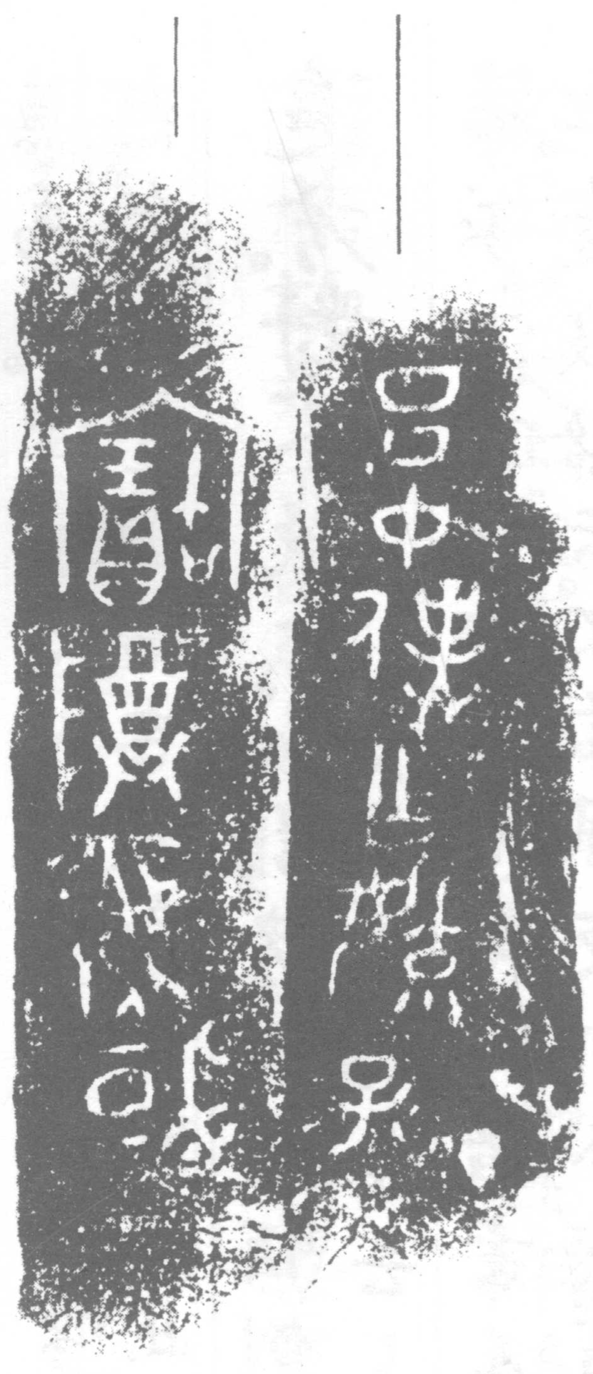
亞中龜字。正與般且己彝銘相合。其篆法有所襲可知矣。蓋知此初周物也。又永用二字。篆體與吳季子之子逞劍銘合。此為鳥蟲文也。

此匋。質堅如石。而施綠油。如漢窯然。光澤純古。眞可愛矣。嘗見周匋甚多。而無一施采油者。至漢匋始見之。此

器無篆文可以證乎。一見可以為漢物。惟此有文字而知為周物。是珍中之珍也。竊謂殷周銅器。極巧極精。而獨匋器。製作不巧。可為疑問。今見此器。果是完好。即知漢人匋法。亦彷周法耳。多年疑義。一旦氷釋。此器可存于不朽。為匋科研瑳之良資也。

周爵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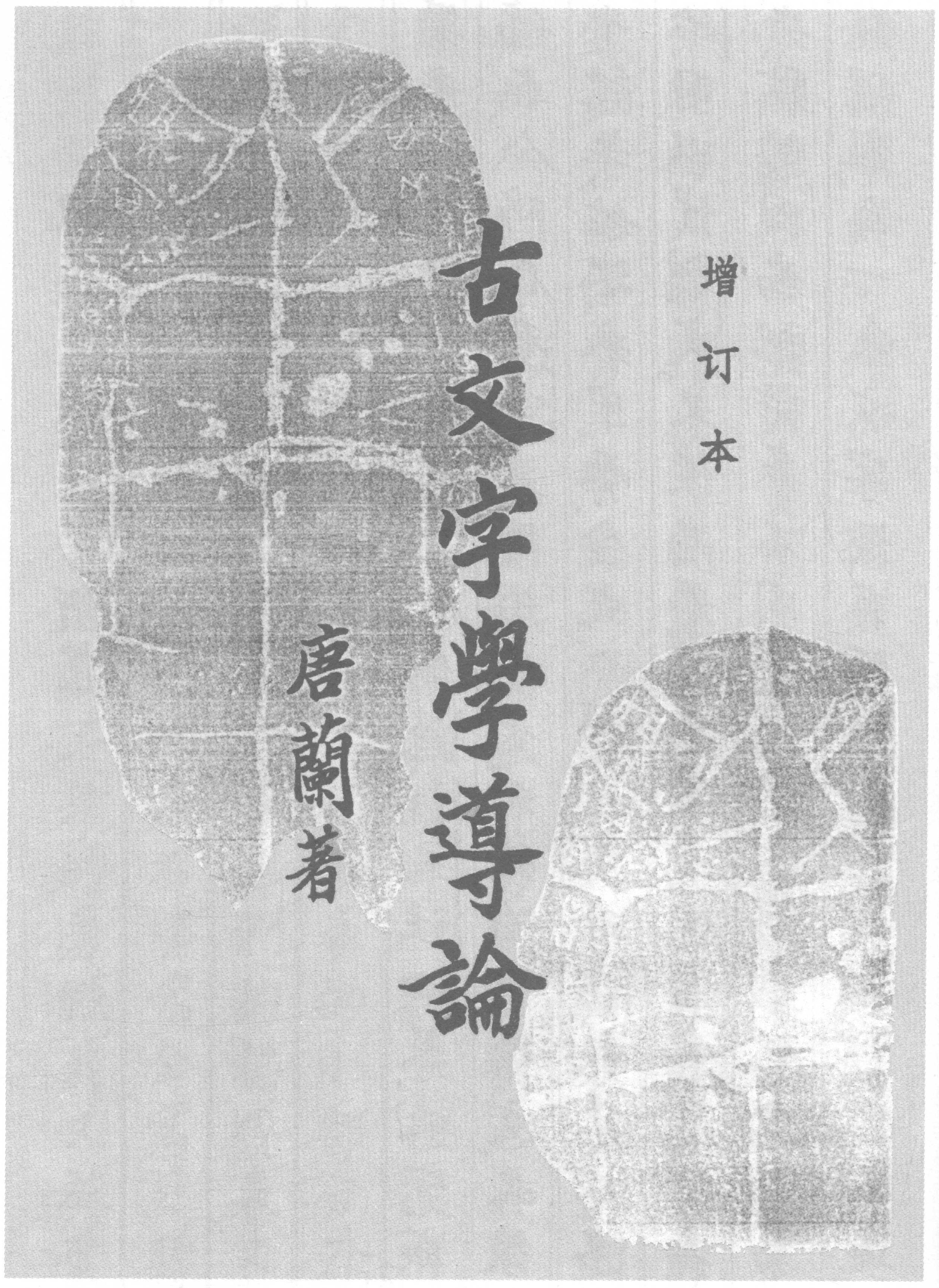
中村不折君新獲



呂中僕乍毓子寶障彝。或。

周有杞白敏刀之器數種。敏字作敏。又有作每作母。蓋敏从每聲。每从母聲。母每敏聲通也。又殷商卜版及周器文。女母通用者極多矣。故知此銘毓字。為毓省文。毓古文育字。銘末云或。或字可入育子之下。脫字置末者。自有例矣。或為育子名也。

以上



據一九八一年齊魯書社影印本影印

古文字学导论总目录

出版附记

《古文字学导论》是唐兰同志四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教学时用的讲义，一九三四年手写石印，除随堂发给学生外，曾加印了一百部，由来薰阁书店公开发行。一九六三年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作为教材影印，由作者加了一篇跋，并在书前加《武丁时期龟甲卜辞》及《克盨盖铭文》图版。现在齐鲁书社据讲义本重新影印出版，图十至十八，皆为补齐，一九六三年本所加之跋及图版亦收入。另外，作者在一九三六年秋曾作改订本，惜写至五十二页而中止，今亦一并收入书中。

中国古文字研究已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但很少理论性的著作，唐兰同志这部书是空前的，在今天仍很有用。现将这部书辑成这样一个完整的本子出版，希望对古文字学研究的发展和提高起一定的作用。

张政烺
一九七九年六月

自敘

這本書在很短的時期内居然寫成了。蒙馬叔平沈兼士两先生的好意，都荅應替我做序，我自己已想不寫序文了，但因還有些話須交代，所以重提起筆来做這照例的題目。

這書本是唐氏古文字學七書裡的一種，七書的名稱是：

一　古文字學導論

二　殷虚甲骨文字研究

三　殷周古器文字研究

四　六國文字研究

五　秦漢篆研究

六　名始

七　説文解字箋正

著者最先是治説文的，曾做過説文注四卷，未完成，稿本今陷在遼寧。其後治金文，又後治甲骨文，又後十餘年，始決采甲骨、金文、六國文字及秦篆来作名始，用以代説文。又後两年，稿已畧具，但自己覺得是失敗的，因為把許多不同時代的材料，驟然合併，易致混亂；每一系文字沒有經過嚴密整理，驟然論述，

難免錯誤。因又改變方針，先將每一系文字單獨研究，等獲到結果後，再合併起来組成全部的歷史，就是名始。因為名始裡面所用的系統和方法大都是前人所沒有知道的，所以想把名始裡的體例，寫出一部古文字學導論来放在最前。又因為名始裡不能完全舉出説文的得失，所以想另寫一部説文解字箋正来擱在最後。這是撰七書的緣起。書的命名和编次，不無受了音學五書的影響，所以称古文字學的缘故，是著者還想在這部分研究告一段落後，能有暇去研究近代文字。

著者原意，是把古文字學導論當名始的序例，但現在却提前發表了，這又是一次的變更計劃，是最近两年内的經驗所促成的。

前年的暑假，著者想用全力把殷虚文字徹底整理一下，經過两个多月，稍有一些頭緒，但到開學以後，忙於编講義和上課，就只好擱下了。寒假裡只畧整理劉鶚王襄所藏的甲骨材料，就匆匆過去。十數年来，在甲骨文字裡的發見，不好算少，然竟沒有寫定的時間。因前人所稱已認識的文字，不過一千，中間有一部分是不足信的，根據我個人的方法，所

識的字，幾可增加一倍，但要寫定成一個系統，却異常困難。把一個確實可信的字所根據的材料蒐集一起，附上解釋，往往要費兩三天的工夫，要全部寫定，至少也得有三四年的閒歲月，一个以教課為生涯的人，打那兒去找這種福氣呢！再則，材料也真不易收集。明義士，劉晦之所藏，雖見了一部分，但沒有全，中央研究院發掘所得，除了已發表的小部分外，深扃固鐍，局外人無從得見，而等他們的總發表，又遙遙無期。這幾部很豐富的收藏，不能完全寫目，驟然寫定，也總是遺憾。於是在上年的暑假，我又放棄了全部寫定的計劃，決定先寫出一部分，約百餘字，名為殷虛文字記，以後繼續寫的，自二記以至十記，最後再把來合成一個整部的殷虛文字研究。原來的龐大計劃，現在已縮無可再縮了。

但寫了一部分後，我就感覺到要能先寫一本導論，比這個工作，還切合現時的需要。以前，我只打算到怎樣去完成我的工作，工作完成以後寫出來的導論，當然要比現在所寫的好，但這工作要做多少年，到底能完成不能，都是我自己所不能解答的問題，那末，與其工作若干年還不能完成而寫出一

部較好的，還不如現在先寫出來而慢慢地修改。因此，在秋季後，我就開始寫這本書，而把殷虛文字記移至今年秋後再寫定。

我所以要先寫這本書的原因，在引言裏已敘述過。古文字研究本是文字學裏最重要的一部分，但過去的文字學者對古文字無深切的研究，研究古文字的人又多不懂得文字學，結果，文字學和古文字研究是分開的，文字學既因語言音韻學的獨立而奄奄待盡，古文字的研究也因沒有理論和方法，是非漫無標準，而不能進步。這一層隔閡，多少年來，我就想設法打通的。要實現這个企圖，就得把我所持的理論，和所用的方法，寫了出來，和學者們共同討論，使古文字的研究，能成為科學。

近年來，考古學，古史學，語言音韻學等科，均有顯著的進步，這些學科和古文字俱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古文字的解釋，漸漸成為時尚。但古文字研究方面，若干年中，並沒有顯著的進展。專門的研究者除去用吳大澂，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諸成說外，只有坐待着一兩字的意外發見。有一位學者曾屢次告訴我，認識古文字，用不到半年工夫，但除此以外，

無事可做,這是此中的真實情形。

古文字的不可識和不可解釋的太多了,專門的研究者既不能饜足一般人的欲望,別人自然要来越俎代庖了。於是,有的人冥思默索,獨標懸解,有的人附會穿鑿自詡能事。因為這裡本沒有是非的標準,所以人人得自立其說。漸至毫無常識的人,也来著書立說以自躋於學者之列。而有些庸俗的學者,缺乏選擇的能力,一字的解說,兼采數說,莫衷一是。同一的偏旁,此從甲說,彼從乙說,而自為矛盾;使一般的讀者,目眩五色,不知所從。這些研究中間固然也有很好的發明,却被這種混亂情形所掩蔽了。

有些學者照見這種混乱的狀態,看出了精誤式方法的底蘊,就看低了古文字研究的價值。有些輕視,或是出於誤解,但古文字研究的本身,確有可被輕視的地方,這是應該自覺的。許多有志於研究古文字的人,他們企求把古文字認識或了解,單是前人成說是不夠的,而近来的新說,又是無所適從他們勢必趨於拘守成說或恣意放言的兩條路上,這種情形,又是急需矯正的。所以,我不得不把這本書趕緊寫出来,以期建立起是非的標準,並開闢出

研究這一學科的新途徑。

因為這樣,在本書裡不免要批評到許多學者的錯誤。這裡面很多是著者所敬服的前輩和密切的朋友,就如羅振玉先生,他對於著者的學業,曾有不少的鼓勵,他的一生著述和蒐集材料的盡力,在學術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甲骨學可以說他是手創的,但他那種考釋文字的方法是著者所不能完全同意的。著者雖已盡力避免指摘別人的地方,但有些說話是不客氣的,在這裡,我真誠地向諸位表示歉意。

同時,還要請學者們原諒,因為我所提到的只是不得不明的是非,並不是有意蹈文人相輕的惡習。雖則是非有時不易明,自我過強的學者罙不往"非也"二字,可以立刻反脣相譏。郭沫若氏曾告訴我:"昔人有一字之師,今人有一語之敵。"不過,治學問而至不敢明是非,還成什麼學問?學問本只是求真理,我們找出自己過去的不是,指摘別人的不是,同時也願意別人指摘我們的不是。

我這本書,很願意有人指摘其中的錯誤,但有一事得預先聲明。我所敘述的例證中,深明音韻學

的人也許要指出若干條在音韻學上是講不通的。著者音韻學的知識極淺，不免有錯誤的地方。但在另一方面，著者沒有給音韻學裡許多規律所束縛，或更能適合於上古音的研究，正和研究古文字而不為六書說所束縛一樣。一般的研究古音，最早的只是周代的音，但從古文字的研究，卻可追尋出更早的音。壴和喜，今音迥異，依我的聲化象意字規律，則喜字當從口壴聲，卜辭䵽字（䵽字今作𡔷）今作𡔷，就是一个很好的證據。壴，鼓，和鼓，今音有別，依我的字形通借規律，攴和支是可以通用的。（卜辭有鼓鼓兩體，攴殳亦通用。但舊以𢽳為鼓，則誤，豈壴有別。）又依聲化象意字規律，鼓和鼓都得從壴聲。鼓，𡔷都象擊鼓，壴字實像鼓形，那末壴字本當讀若鼓，因為這是較近擊鼓的聲音。（例如鼛為鼛聲鼛音。）卜辭有一習語，曰：有𡆥（古之）其㞢（有來）𡔷，嚮來莫得其解，𡆥字舊或誤釋做求，郭沫若依孫詒讓釋做𡆥而改讀做祟，確是一個很好的發見，但𡔷字郭氏釋為𩁹，卻和羅振玉所釋的𠤳一樣，並沒有確實的理由。卜辭的𡔷字，有時寫作𡔷和𡔷，我在最初治甲骨文字時，就釋做嬉，（嬉）𠤳，（僖）𨚔，三字，因同從壴聲，所以可通假。但卜辭的意義還不能明白。在前年整理時，才發見卜辭常

見的「㞢來𡔷」，（見前編三卷廿四葉五片，五卷四十葉六及七片，四一葉一及二片，後編上卷三十葉三及四片，戩壽堂殷虛文字二六葉十一及十二片等。）和「其㞢來嬉」對文，嬉，𠤳，𨚔，𡔷，同從壴聲，故得通假。卜辭凡用「其㞢來嬉」一語時，下文每言邦國的變故，郭氏說：「𡔷字必與𡆥字相貫，而含凶咎之意」，所見甚是。大誥說：「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可以證明卜辭的㞢來嬉，當讀為有來艱，是無疑的。說文：「艱，籀文𡕑」，從喜，𡕑字何以從喜，前人都不能解，現在根據卜辭就可知𡕑本作𡔷，從壴聲，壴讀如鼓，故𡕑字音轉為艱，後來就改從艮聲。（壴讀如鼓，能轉為艱音。例如古本作𡆧，從口毌聲，毌本象盾形，今借干為毌；說詳本書下編四十葉和六十七葉。古鼓音同，干艱音近，所以變化的例同。關於此一點，曾和魏建功氏討論甚久，附此誌謝。）壴，喜，鼓，𡔷，由現有的古音韻系統裡看起來，是很有區別，但在古文字裡卻顯然是同源的。（鼓，鼓，喜，𡔷，僖，𨚔，嬉，𡔷，並從壴聲，嬉或作嬉，從喜聲，卜辭僅一見。）現有的古音韻系統是由周以後古書裡的用韵，和說文裡的諧聲湊合起來的，要拿來做上古音的準繩是不夠的。所以，我們在整理古文字時，只須求合於自然的系統，而現有的古音韻系統，應暫擯諸思慮之外。只有這樣，才能找出上古音上的新問題來。如其不然，以削足適履為謹守繩墨，這就非著者所能知了。

這本書原來打算在治始做成後寫的，那至少須在十年以後，現在寫了出来，未免太早。從去年九十月之間，開始寫起，迄今年七月初完成，中間，我曾到南方去旅行一次，又生一回病，擱筆約有三月，實際寫了六个多月。這六月餘的時光，又要教書，又要寫別的講義，只有一部分的工夫，来寫這書，所以這書的寫成又未免太快。因此，本書裡的條例不能十分精密，舉的例證也有未恰當的，錯誤和疏忽自更難免，文筆也多生澀，這都是著者應向讀者致歉的。

我希望在這本書再版以前，把書裡的錯誤全找了出来，可以逐漸修訂。如有可能的話，在再版時，還想附上一個索引。

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午夜寫竟

秀水唐　蘭

追記

因為種種原因，本書来不及等待馬沈二先生的序文，也不想附插圖，就發行了。這次本只印了二百部，所以假如有再版的機會，我是很想馬沈二先生能撥冗指正的。

在自序裡，關於嬉字應讀為艱的一點裡，漏了一些證據，恰是最重要的證據。卜辭習見的「亡来嬉」艱，有時作「亡来嬉」（前二·六·二片，前三五·十二片，簠人一〇六片及一〇七片）。郭沫若先生来簡反對此說，今得此鐵證，自信推論不誤。

十二月十二日唐蘭

古文字學導論

上冊目錄

古文字學導論

秀水　唐蘭

引言

這一本小冊子，分做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由古文字學的立場去研究文字學；第二部分，是闡明研究古文字學的方法和規則。

這種工作，在現在是極重要的，但是還沒有人去做過。學者們老是躲在極狹小的範圍裡，做一些研究，以為這是專門家應守的態度，而關於這學科

的全體，不加注意。坊間雖羅列着許多關于文字學的論著，多數是那班一知半解，或竟全無常識的人，所剽襲抄纂的，這當然不會有一貫的理論，或一定的標準。只是學校裡既已有了這種課程，不能不編些教科書來充數而已。

一種科學，應當有原理，方法和規則。沒有系統的理論，是無從定出標準來的，沒有標準，所用的方法，就難免錯誤。根據若干原則來建立一個系統，創立出許多方法和規則，這種方法或規則，應用時沒有矛盾，這才是科學；這才是學者們應肩的責任。

古文字學好像只是文字學的一支，但牠却是文字學裡最重要的部分。一般人所講的文字學，只在講小篆，——隸書以下，是不關緊要的，——但要拿小篆去探討文字發生和演變，錯誤是不能免的。所以要把文字學講好，就得先對古文字做一番深刻的研究。

但是從趙宋時就研究鐘鼎彝器文字，一直到近代，研究古文字的人可說不少，而古文字學却始終不能被稱為一種科學，因為他們脫不了賞鑒古玩的習氣，——古文字的可貴，只是古，——這裡的方法，

是神秘的，主觀的，可以任意推想而不需要客觀的標準。

反之，研究文字聲韻訓詁的學者們却大都停滯在那一條路上，許多傳統觀念曾經牢牢的束縛住他們。因古文字的發見，有許多舊觀念必須改正，但舊說是有系統的，改動了一部，就將和另一部分矛盾，而新的學說，——古文字學的系統還沒有建設起來。他們感受到這種痛苦，因而只在歧路上彷徨。

近來學術界有一種風尚，崇信異國人所做的中國學術研究，而把自己的專門學者看成『東家丘』。

異國人的治學方法，可以欽佩的地方固然很多，但他們也有所短。即如語言和文字兩方面，語言聲韻是他們所能擅長的，文字訓詁却就不然。有些人瞧見異國人對語言聲韻研究得很有些成績，就去推崇這一類學問，因之文字學就不被重視，這種觀念是錯誤的。我們要糾正這種錯誤，就得趕快把古文字學的基礎建立起來，使牠成為一種科學。

這一本書，雖然不見得就能建立起古文字學的基礎，但我很自信，因為我在這上面是曾經殫竭過我的心力，並且此後我還繼續努力，只要因此而引起學者們的興趣去共同研究，那末，這礎石大概不難奠定吧！

上編

一　古文字學的範圍和其歷史

甲　古文字和近代文字的區別

古文字這個名稱，最初見於漢書郊祀志所說的張敞好古文字，漢時通常的稱謂，却只是『古文』。

因為漢時通行的文字是隸書和小篆，這都是秦併天下以後才興起來的，所以把秦以前的文字，統叫做古文。那時所被稱為古文的，大概可以分做兩類。說文序說：『古文，孔子壁中書也。』這是竹簡上的古文。張敞說：『臣愚不足以迹古文。』說文序也說：『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這都是銅器款識裡的古文。

照一般人的看法，小篆在目前還和古文字對立，所以小篆以前的文字，才能稱為古文字。但是由文字學的眼光看來，小篆已應放在古文字的範圍裡去。從隸書到今隸，雖畧有異同，總是一脈相傳，而小篆却早已不是通行的文字了。雖則小篆的材料還沒有散佚，比古文字容易認識，但不能因此而叫做近代文字，我們只可叫牠做近古文字，因為嚴格地分析起來，牠實是古文字的最後雲仍，只有隸書才是近代文字的開山始祖哩。

乙　古文字的四系

對於古文字的研究，通常用器物來分類，例如：甲骨文字，銅器文字，匋器文字，古鉩文字，貨布文字。這種方法，在蒐集材料時，雖較方便，但於文字的時代不易劃清，同時代的文字不便比較，有些只一兩件器物的文字，更沒處安放。所以做文字學研究時，這種老方法應該放棄，而另用一種新的分類法。

新的分類法，應着眼於時代的區分，和地域的別畫。在現代已發見的古文字裡，我以為應分為四系：

一　殷商系文字，

二　兩周系文字，止於春秋末，

三　六國系文字，

四　秦系文字，

這四系中相互的關係雖很密切，但每一種文字自具牠的特殊性。

殷商文字是已發見的古文字裡最古的一系，和原始文字較近，但形聲字已很多，一部分的文字已有譌變，像[古文字]變做[古文字]，[古文字]變做[古文字]，[古文字]譌成[古文字]，[古文字]譌成[古文字]之類。兩周系文字，形聲字大增，而象形象意字日漸減少，幾等於消滅，文字的譌變則日漸加多。六國系文字，譌變最甚，同時又發現一種新的字體，即後世所謂鳥蟲書。秦系文字，大體是承兩周，但因日趨整齊的緣故，錯誤也就不少。

丙　古文字的材料

古文字材料的來源，有兩類，一是古書，一是古器物。古書材料雖多，但除了說文外，大都無從知道文字的時代。所以古文字的研究，應拿古器物做主要的對象。

殷商系文字，以殷虛的龜甲獸骨刻辭為主，有銘詞的銅器次之。在安陽所發掘出來的，還有幾塊寫卜辭而未刻的骨版，和二塊有文字的匋器，圖一 此外，天津方氏還藏有一塊小玉。圖二

兩周系文字的材料，以銅器銘詞為主。此外，像考古圖著錄的石磬，和近代發見的土塤，圖三 尚不多見。

六國系文字材料最繁夥。竹簡早已亡佚，現所存在的，以銅器，兵器居多 匋器，古鉩，封泥附此 當 貨布 爰金附此 當 為主。此外，尚見過一個玉刀柲。圖四 一些銀器。圖五

秦系文字，除銅器外，以刻石為重要材料。權量類文字多複。泉幣不多。鉩印和漢難別。漢以後的銅器，碑刻，印章，凡作小篆或繆篆者，應附入秦系。

丁　古文字材料的發見和蒐集

在這裡，我不能把古器物發見史很詳細地寫出來。約畧地說一下古文字材料的發見和蒐集，可以分做三個時期。

秦以前，許多文字還叫不得「古」，（左傳說楚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等書，倚相能讀，而別人不能讀，那末，這種書或許是某種古文字寫成的。）經過六國時長期的擾乱，和秦的統一，舊時紛歧的文字，完全消滅，代之而起的，是整齊畫一的小篆，和苟且草率的隸書，因此，才把先秦文字叫做古文字。

漢初正當秦焚書之後，惠帝才除挾書之律，武帝才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那時，孔子宅壁中發見許多古文經，北平侯張蒼獻古文的春秋左氏傳，但這時的學者還沒有注意到古文字，所以這些書只靜靜地藏在秘府裡。一直到宣帝時的張敞，才好古文字。成帝時，劉向校中秘書，才用中古文的易和書來校今文。向子歆，才創議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歆的外孫杜林是研究小學的先師，他在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後来傳給衛宏，古文因而盛行。宏做過詔定古文官書一卷，今亡。

漢世所存的古字書，有史籀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漢時併做一篇，三千三百字。楊雄做訓纂篇，推廣到五千三百四十字。許慎做說文解字，敘篆文，合以古籀，共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又重一千一百六十三字。魏初傳古文的人，有邯鄲淳，淳有古文尚書的寫本。正始三體石經有尚書和春秋的古文。

晉時，汲縣發見竹書七十五卷，現存的只錄寫的穆天子傳五卷。南齊時，雍州發見竹簡書考工記，今亡。

漢以後，雖曾發見銅器，像孔悝鼎，尸臣鼎，仲山甫鼎之類，但不多見，所以沒有人去蒐集那種文字。說文序裡雖提鼎彝，却沒有采用一字。總之，從漢到宋初，除了篆籀和竹簡古文外，只有杜撰的古字了。

郭忠恕做汗簡，是這一個時期的結束。

六朝以後，今隸通行，一般人都不知篆籀是什麼東西。唐時人只用說文字林来勘定今隸的字樣，至於篆書，却是書法家所研究的。李陽冰號稱中興篆籀，所藏的有古文孝經和衛宏官書合成一卷，但他所刊正的說文，錯誤很多，所寫的篆書，也很有僻謬。

唐初，汧陽刻石在天興縣發見，當時人稱為「獵碣」，後来又叫做「石鼓」，韋應物，韓愈都有石鼓歌。那時已懂得傳拓的方法，三字春秋石經有拓本十三帋，

（見韋述西京記）石鼓和許多秦刻石也都有拓本。嶧山刻石給野火燒了，有棗木傳刻本。所以唐人講小學，常引到秦刻石。說文。攸字下有：「㶇，秦刻石嶧山文攸字如此」的話，和說文詞例不合，也是唐時校說文的人所附記。（「也」下說：「也，秦刻石也字」，亦後加。）

宋初，徐鉉摹寫嶧山刻石和會稽刻石（前有宋鄭文寶刻本，後有元申屠駉刻本。）又校正說文（鉉弟鍇先已做說文繫傳。）可以說後世古文字研究的先驅。其後又發見了詛楚文，初得大沈湫文於郊，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見廣川書跋）共三石。

開收藏古器物的風氣的人是劉敞，而首先集錄古器物和石刻銘拓的人是歐陽脩。敞輯所得十一器做先秦古器記，原是石刻，器形銘釋均完備。歐陽脩把銘和釋全收在集古錄裡。那時識古文字的人有楊南仲，歐陽脩常請教他，秦公鐘的銘是由他所刊的石本而傳佈的。

那時刻法帖的風氣很盛，所以銅器款識很多石本。繼劉歐而起的，有呂大臨的考古圖和趙明誠的金石錄，後来分成兩派。講金石的一派，總是石多於金，和古文字的關係較少。考古一派，專講古器物，後来有王黼等所編的博古圖錄，和南宋時佚名氏的續考古圖，而王俅所做的嘯堂集古錄却只收銘文。

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原是石刻的法帖，所收的銘文較多。王厚之鐘鼎款識號為原拓，其實所輯的也大抵是石本。

因為古器物學發展的緣故，就有輯錄古文字的書。夏竦的古文四聲韵，是拿汗簡来分韻編次的，已添了一些鐘鼎文字。到趙九成做考古圖釋文，也是用韵編次。以後像王楚的鐘鼎篆韻，薛尚功的廣鐘鼎篆韻，楊鉤的增廣鐘鼎篆韻一類的書，層見疊出，從元而明，而清，輾轉摹寫，書名愈多，但材料還是這一些。

古器物發現最盛的時期是北宋末年，南渡以後，中原陷於寇虜，古器物就不再發現。元明兩代，對古學都很疏，即有獲現，也無人注意。一直到清汪立名輯鐘鼎字源，這是第二個時期。

元明時所發現的銅器，很有遺留下来，像白吉父盤，就是一例。這種古物，大抵都歸內府。清乾隆時，內府所藏很多，那時又常有新出土的古物，因是，高

宗教編、西清古鑑、寧壽鑑古、西清續鑑甲編、乙編等書。

西清四鑑裡，當時所印行的只有古鑑，而且流布也不廣。嘉慶以後，私家的收藏日多，錢坫做了一部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也很少傳布。煽動一時風氣的書，轉是時代較後的積古齋鐘鼎款識，因為阮元是當時的經學大師，他用銅器銘識來講經学和小學，而且書裡所輯的材料也豐富，這種種都勝錢書，所以後來這一門學問的發展，是不能不歸功於他的。（阮氏還重刊宋代薛王兩款識。）

西清四鑑的編製，取法於博古圖，阮氏款識則取法於薛氏，繼錢阮而起的，有曹載奎的懷米山房吉金圖和劉喜海的清愛堂彝器款識法帖，則又取法於先秦古器記。後來吳榮光的筠清館金文，吳式芬的攈古錄金文，都和阮書畧同，而攈古最善。吳雲的兩罍軒彝器圖釋，潘祖蔭的攀古廔彝器款識，吳大澂的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劉喜海的長安獲古編等，都和曹書相似，但俱改用鏤板。劉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開始采用石印，端方的匋齋吉金錄繼之。有些較早的書，像朱善旂的敬吾心室彝器款識

徐同柏的從古堂款識學，吳大澂的愙齋集古錄，陳介祺的簠齋吉金錄（鄧實輯本，不全。）也都陸續印行。（盛昱的鬱華閣金文和方濬益的綴遺齋彝器考釋，卻始終沒有印行的機會。）

漢書食貨志裡說到周景王的大錢，叫做「寶貨」，這大概是賹化的誤釋，（圖六）但可知古貨幣在那時已有發現。梁顧烜始做泉譜，但現在存在的古譜，沒有比洪遵泉志更早了。古印的蒐集，則始自宋徽宗的宣和印譜，但宋人譜錄現今只有王厚之的漢晉印章圖譜，和王俅的嘯堂集古錄（前者見說郛，凡九十二印。後者僅三十六印。）而用原印拓集者，以明顧氏集古印譜為最早。

錢幣和古印，元明以後，常有人去蒐集。清高宗時的西清古鑑附有錢錄，後來又輯金薤留珍，那時私家譜錄也很多，只是不像銅器銘文的和經傳有關，所以研究的人較少。

道咸以後，新發現的古物很多，像古鉨，封泥，匋器，空首布等。（圖七）一般收藏家，兼收並蓄，不只拘拘於銅器了。收藏最富的，是陳介祺。可惜除了十鐘山房印舉，和他與吳式芬同輯的封泥攷畧以外，許多材料都還不能整理出來。那時的印谱，不下百種，最著名的，有高慶齡的齊魯古印攈，郭申堂的續齊魯古印

舉,吳大澂的十六金符齋印譜,吳式芬的雙虞壺齋印譜等。彙集泉幣的書,則以李佐賢的古泉滙為最完備。

光緒二十五—六年,甲骨在河南安陽出土,第一个收藏家是王懿榮。王氏死在二十七年義和拳之乱,所藏歸劉鶚。

近年来考古學的發展,應歸功於劉鉄雲和羅振玉。劉氏輯鉄雲藏龜、鉄雲藏匋(附封泥)、鉄雲藏印等書。(本尚欲輯藏錢,但未成。)羅氏收藏更富,所輯有殷虛書契、殷虛書契後編、殷虛書契菁華、殷虛書契續編、夢鄣艸堂吉金圖、殷文存、貞松堂集古遺文、磬室所藏鉩印、赫連泉館古印存、齊魯封泥集存、秦金石刻辭等。

甲骨的收藏,以羅氏為最富。近時則中央研究院發掘安陽,據云所得有五千片。此外已印行的材料,有明義士的殷虛卜辭、林泰輔的龜甲獸骨文字、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王國维的戩壽堂殷虛文字、葉玉森的鉄雲藏龜拾遺、容庚的殷契卜辭、商承祚的殷契佚存等。正預備印行的,有北京大學所藏甲骨刻辭、明義士新獲甲骨、和馬衡劉體智二氏的所藏。

近時收藏家以劉體智為最,有善齋吉金錄和善齋鉩印錄。陳寶琛有澂秋館吉金圖、澂秋館藏印、澂秋館藏封泥等輯,吳隱有遯庵古匋存,和遯庵秦漢印選,太田孝太郎有夢庵藏匋、夢庵藏印、楓園集古印譜,周進有周氏藏匋、周氏古鉩印景,所收藏的範圍,也都廣泛。(吳隱尚有遯庵古泉存一種。)

收集金文拓本的書,像鄒安的周金文存,容庚的秦漢金文錄,都很豐富,但鄒書偽器很多。清宮銅器極多,已印行的有容庚的寶蘊樓、武英殿兩彝器圖錄。此外,蒐集銅器的書籍,有容庚的頌齋吉金圖錄,于省吾的雙劍誃吉金圖錄,商承祚的十二家吉金圖錄等。蒐集匋器的書,有溥儒的寒玉堂匋文,山東圖書館的鄒滕古匋文字等。關於貨幣的,有方若的藥雨古化雜詠。關於鉩印,有陳漢第的伏廬藏印,黄質的濱虹集古印存,和濱虹艸堂藏古鉩印,而專輯古鉩的書,有黄濬的尊古齋古鉩集林,輯封泥的,有周明泰的續封泥攷畧。

石刻方面,近有三體石經和袁安袁敞等碑的出土。汧陽刻石最近發現了兩個最善的宋拓,泰山刻石也得到了宋拓。

乾嘉以後研究說文的風氣很盛。最負盛名的，有段（玉裁）、桂（馥）、嚴（可均）、王（筠）。桂馥做了繆篆分韻，同時，袁日省和謝景卿也做了漢印分韻和續集，開始搜集印章文字。嚴可均做說文翼，開始用彝器文字來補說文，莊述祖也做了說文古籀疏證，但這兩書遲未印行。直到吳大澂采集彝器、鉨印、匋器、貨幣和石鼓的文字，來做說文古籀補，才開了近世蒐集古文字的風氣。後來，丁佛言又做了說文古籀補補。（日人高田忠周有朝陽閣字鑑、古籀篇等，極蕪雜。）羅振玉主張匋器、鉨印、貨幣等的文字，各有系統，不應和彝器文字混在一起，所以他的弟子商承祚，編殷虛文字類編，（此書用羅氏殷虛書契考釋改編。）和石刻篆文編，（未印行。）容庚編金文編，和秦漢金文編，（未印行。）他的兄子羅福頤，編璽印文字徵，都只限於一部分。此外，關于甲骨文字，還有王襄的簠室殷契類纂，朱芳圃的甲骨學文字編，和孫海波的甲骨文編。

這百年內材料出土的豐富，漢以來所未曾有。古物的采集，由自然發現和盜掘，而到科學的發掘。古文字的蒐輯，也已由好奇崇古的心理，轉向到學術的研究了。這是第三個時期。

一五

戊　古文字學略史

文字雖用以代表語言，但牠有牠自己的形體。因為文字的形體，跟着時代而變遷，又因為語言的變遷，常是影響到文字，使牠們的意義和形體隔離，因是每個文字的本意和歷史，很難清楚，所以我們需要文字學。

文字學的萌芽，大概在春秋時。爾雅據說是周初所作，史籀篇据說是宣王時（作），但解說文字的風氣，實起於左傳。宣公十二年傳，楚莊王說：「夫文止戈為武。」又十五年傳，伯宗（晉大夫）說：「反正為乏。」昭元年傳，醫和說：「於文皿蟲為蠱。」這都是後來所謂「會意」字。而經傳裡常見的聲訓，像「乾，健也。」「坤，順也。」「仁，人也。」「誼，宜也。」之類，也都起在春秋以後。

周禮保氏有「六書」，周禮是戰國時人所作。那時人好說倉頡作書，韓子五蠹說：「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案本當作厶。）背私謂之公。」後來李斯所集字書，就叫做倉頡篇。據說文序：「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因八）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而倉頡篇所書，實是小篆。

漢興，通行的字書，是合併了爰歷、博學的倉頡

一六

篇。後來分成兩派：一派是摹仿倉頡篇而做字書，像司馬相如的凡將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長的元尚篇，到平帝時，徵爰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未央廷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另一派是解說倉頡篇的字義。當宣帝時，因「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敞傳子吉，吉傳敞的外孫杜鄴，鄴傳子林和張吉子竦。林的「正文字過於鄴竦，他做了倉頡故」，所以漢書說「世言小學宗杜公」。

因張敞的好古文字，學者們都受了影響。其後，

劉向劉歆校中秘書，那裡面有壁中古文經，和張蒼所獻左傳。于是劉歆提創古文學不遺餘力。歆子棻從楊雄學奇字，而言小學的杜林，寶藏着漆書古文尚書，可以看出古文字和古文經學的關係密切了。

歆附王莽，莽也好古，所以平帝時有「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厤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尔疋教授者，數千人」的舉動。到莽居攝，「使甄豐等校文書之部，頗改定古文」。其時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左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書」。所謂古文就是壁中書。

因古文經學的發展，影響及古文字方面者，有二事。一是古文字和今字的對照。藝文志有古今字一卷（張揖的古今字詁疑即本此）。衛宏的詔定古文官書，尤為著名。一是關于文字構成的理論的創立，藝文志解釋「六書」以為是「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衆注周禮，許慎做說文，所說都差不多。藝文志大概本諸劉歆七畧，鄭衆是鄭興子，許慎是賈護的再傳弟子，而鄭興和賈護，同是劉歆的弟子，那末，這三說實出一原。

那時，一班俗儒，却竭力反對古文經學和古文

字。因為漢時隸書盛行，倉頡也改用隸寫，（圖九）所以他們就以隸書為倉頡時書，而攻擊古文經學家是「好奇」。他們競逐說字解經，於是偽造出許多讖緯來抵抗古文經學和古文字。（假造符命，由王莽起，甄豐劉歆等大概都有分。那附會成孔子。說的，却是今文經家。因那時楊雄劉歆等太博學了，眼看得古文經学要壓倒一切，一班無名的今文學家，只得雜取天文，厤算，鐘律，小學，來撰各讖緯，加入符命，以取信於時人。他們是打算假託孔子來壓倒古文經的。）他們的解釋文字，只根據隸書，像：春秋元命包所說的「乙力於土為地」，「刑之字刀守井」。春秋考異郵所說「虫之為言屈中」。春秋說題辭所說「一大為天」。都是。古文經家是輕視讖緯的，所以說文解字出

來後，這種文字說的大部分，就全消滅了。

東漢時，班固續楊雄訓纂，作十三章。王育替殘本史籀篇作解說。許慎才以蒼頡訓纂等篇裡小篆為主，而補以竹簡古文和史籀篇，做成他的偉著。這是完全基於六書說而作的。他又創立出分部的方法來統攝這一萬多字，部和部之間，字和字之間，也都有次序。這是有理論又有條例的著作，所以一直到現在，一般文字學者，還不能脫離牠的羈束。

許慎以後，文字學析成兩派。倉雅派裡，因賈魴的做滂喜篇，合倉頡訓纂稱為三倉。魏張揖又做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等書。自犍為舍人，李巡，孫炎等注了爾雅，晉郭璞有爾雅注和三倉解詁兩書。說文派裡，有晉呂忱的字林，和梁顧野王的玉篇。六朝時又有說文音隱。但這兩派學者，都沒有什麼建樹，只是搜集材料和隨文詮釋而已。

唐人重韻書，在形體方面，雖說要「試說文字林」，大概是例行公事了。流俗所通行的是真楷，所謂小學書，只是糾正楷體之錯誤。上面所說的兩派字書，差不多都絕迹了。

宋世說文學復興，但離古已遠。像張有復古編

還只是糾正楷書。王安石作字說，想把會意來解釋一切文字，但是失敗了。王聖美創右文說，雖稍可通，後世文字可無法解釋文字的起原。到宋元之際，學者喜歡講六書。像鄭樵的通志六書略，戴侗的六書故，周伯琦的六書正譌一類的書很多，可是轉注假借各自為說，六書條例已無法明瞭了。

自宋人開辨釋彝器文字，到清時因說文之學的二次復興，學者漸注意到這一方面。段玉裁已用金文的「攸勒」來釋詩。他說「許氏以後，三代器銘之見者日益多，學者摩挲研究，可以通古六書之條例理，為六經輔翼。」嚴可均做說文翼，想拿金文來補說文。許瀚，王筠常用金文和說文裡的字體比較。

莊述祖想利用彝器文字來建設出一個古籀系統，以代替說文的小篆系統，可是沒有成功。吳大澂雖沒有建設系統的雄心，却頗具卓殊的見解。他所著字說，利用他所蒐輯得來的繁博而且精確的材料來辨正文字，像「寧王」「寧考」「前寧人」「寧武」的解釋，可說二千年來所未有。只是他的文字學根底不很深，常有些肊說，像「出」字的作足形，就說「反」字也應從足之類，不免為白圭之玷。

和他同時的孫詒讓，却最能運用六書的條例，可以說是許慎以後第一人。他所著的古籀拾遺古籀餘論，掃除往時金文家隨便推測的習氣，而完全用分析偏旁的方法。後來又做契文舉例和名原二書。雖則因甲骨材料，那時所出不多，不免錯誤。但他所懸的"以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迹，上推書契之初軌"的目的，却頗有一部分的成功。

繼孫氏之後，研究甲骨文字的人，是羅振玉和王國維。羅氏拗始的功績，是不可沒的。但對於文字的認識，還是好用推測，開後來葉玉森輩妄說文字的惡例。王氏釋字較謹慎，只是他的極大的貢獻，實在在古史學方面。

從春秋至漢，是古文字學的拗始時期。許慎是這時期中間的成功者。只可惜他受經學的影響太深，所見古文字的材料太少，並且都是近古的，所以沒有極大的成就。自漢至清初，可以說是衰落時期清乾嘉以後到現在，則是復興時期。這裡的先驅是吳大澂和孫詒讓。吳氏較疏於孫氏，而孫氏頗拘牽於經學，泥迹於六書之說。所以要求大成，還有待於將來之士。

二 文字的起原和其演變

甲 原始時代的中國語言的推測

近世語言學家推測語言的起源，有摹仿聲音說，情感刺激說，和經驗說等，雖都有相當的根據，但就中國語言看來，似乎還不狠完密，因為在全部語言裡，有些地方還不能說明。

由情感的刺戟而發生的語言，應分析為兩種，一種是情感的種類，像"愛"和"惡"，一種是刺戟的強弱，像"大"和"小"。因為人類語言和動物的呼聲，本只有程度的差殊，所以原始人類所能作的簡單含糊的

訴聲，也不過代表由飢寒困苦，或飽暖勝利等的刺戟所引起的情感，和別種動物一樣。因外來的刺戟的強弱不同，發音也有殊異，廣大宏壯，有發皇的聲音，細小窅邈，有幽閟的聲音。這兩種後來都變成語言。"愛""惡"一類，直到現在，還有大部分是元音，可見這是最早發達的，"大""小"一類，大概較遲，因為必須憑藉輔音，才能成為語言。

輔音的發達，大抵由於摹仿。當人類聽見自然界的各種聲音，像水聲的潺湲，雷聲的劈歷，玉聲的丁東，金聲的鏓鎗，羊鳴的芈，鹿鳴的呦，鳥鳴的即足，

蟲鳴的蟋蟀之類，就像鸚鵡一般地去摹仿，這種由摹仿得來的聲音，和原始的簡單聲音相結合，就變成完整的語言。

語言雖已完備，但許多實物的稱謂，却還沒有，這大概是古代人民所最感到困難的。除了一小部分的實物，可以摹聲外，大都是無聲可仿，因此他們只好假借一部分的品性，來代表那實物的全體。例如頭頂上是天，他們就拿「頂」的聲音來代表「天」，絪縕紛亂的是煙，他們就把「絪」的聲音來代表「煙」。於是不論那一樣實物，都可以變成語言了。但是這一類的語言，是可以人各立法的。甲可以說「日」，因為是「實」的緣故，乙却因「暖」的緣故，而叫做「易」。這種紛歧的名稱，後來漸漸地統一了，這裡大概有兩層原因，第一，那時代的人類，大概已經懂得用肢體來描寫出萬物的形狀，第二，人類漸漸過社會的生活，所以個人的歧異減少了。

還有一部分的語言，是人類的智慧發達以後，才產生的，像「方」「圓」和「一」「二」「三」「四」等的分析。還有一部分是語言繁複以後才起來的，像發語辭的「隹」和「雩」，問語的「不」，這種語言的增加，使語言愈加複雜。在那

時，輔助語言的文字，也已從原始的圖形，漸臻於完備了。

乙　中國文字的起源　上

說到中國文字的起源，一般人就會把「八卦」和「結繩」提出來。八卦究竟起源在什麼時代，我們還不能明悉，銅器裡有刻☰形的卣，（嘯堂集古錄卅二葉）和卦象相似，或者是商代的遺物。筮字從巫，那末易卦是巫的事業，巫在殷世極盛，所以我們可說八卦是殷或殷以前遺留下來的。但八卦的起源，縱使很古，和文字却漠不相干。卦爻的本質，只是一和一，用以象徵陽和陰。至於疊三爻而成八卦，疊六爻而成六十四卦，僅是一種數術的把戲而已。至多說一和數目的一相同，而照思想產生的程序，一字決不在卦爻之後。（有人以☵即水字，☷即巛字，都是附會。）

至於「結繩」，更毫無關係。固然有些近乎原始的部落裡，用結繩來助記憶，和文字的效用相似。但古代中國是否有過「結繩」而治的時期，「結繩」是否發生在文字之前，都是無法證明的。

有些泥古的學人，很相信文字是倉頡造的，和普通人以為孔子造的一樣。其實最初的文字，決不是一手一足之烈，而純粹是由自然發生的。當我們

的祖先，才會用肢體来描寫一種物形的時候，他們對於物的觀察，還不狠正確，描寫的技術也狠笨拙。經過長時期的訓練後，才能把各個物體畫得逼真。當一個巨象的圖画完成後，瞧見畫的人，不約而同的喊了出来，象，於是「象」這個字，在中國語言裡就成了「形象」「想象」「象致」「象似」等語的語根。（韓非說：「人希見生象，而按其圖以想其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按解說非是。商周以前，中國尚有象，非難見。）當其他物體也都描寫得肖似後，一見圖就能叫出牠們的名字，於是語言和圖形就結合起来而成為文字了。

至於文字學者們所熱烈維持的一種古老的

見解——有一種「指事文字」（或「象事」）發生在圖形文字之前，（或同時）——這是大可不必的。像「二」「一」這類字，古人以為「指事」，其實只是「象意」。「一」「二」和「方」「圓」，雖沒有實物，但在文字發生時，人們早已有這種觀念，而且有代表這種觀念的實物。例如计數的算子，方形的匡，圓形的環。所以這些文字，還是圖形，而並不是代表抽象的意義。

但有些學者，却以為在原始文字裡，有一種形的標準。（這不是說後世文字裡的偏旁，而是指構成文字的最簡的單形，象・一丨丿＼一類。）這種意見，也是錯誤的。我們所知道的古文字，決不是類似幾何畫的東西。牠們只是整個的圖形，既無從規定筆畫的數目，也不能規定點畫的姿態。例如〇的作⊙，中間的一點，只是補空。王字象一根繩子穿起三塊玉。𠀠字象人站在地上。那末一點一畫，都不是一個單形，在古文字裡，是找不出這種標準符號来的，那只是學者間的一種幻想罷了。

原始文字，只有圖形，是無可疑的。由各實物的圖形裡，用種種技巧来表現出更繁複的意義，於是有「象義（意）」字的出現，文字的數目，因而有大量的增加。這種演進，當然又要需要狠長的時間。

丙　中國文字的起源　下

說到文字起源的時期，除了無條件接受「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的說法的一班人外，有些人却常懷有文字發生於商世，或離商世不遠的見解，因為他們目前所能見到的古文字，只有商代的甲骨和彝器，而這種文字裡還保留着一部圖象。但這種見解是膚淺而（的，也是）錯誤的。

文字的發源是狠古的。在西歐的文化史裡，我們知道舊石器時代的原始人類，已有許多狠精巧的壁畫，（如西班牙）象、牛、豬、馬、鹿和巨象之類，由這種圖形的進

化，就變成蘇馬連Sumeria和埃及的原始文字。中國的先史期文化的研究，現在雖還不很發展，但至少已知道在若干萬年以前，已有了原始人了。安特生在甘肅考古記裡把一些骨板上所刻的記號，疑為文字。其實他所搜集的辛店期陶甕上，卻確有文字，雜置在圖案中間，不過他以為是花紋罷了。

這一個意見，我在殷契佚存的序文裡，已經提出，現在再把這種圖形，和商周文字比較，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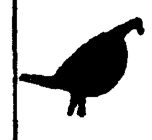


安特生以為馬形，似不確。



此即犬字，甲骨文作□，如改正畫，當作□，與此最近似，用□形來表現出耳及口形，尤其是共

具的特點。



此為鳥形，雖不知是何鳥，然金文隻父癸爵之隻字作□，其鳥形也有兩足，可互證。



此人形與大□等字相近，但有衣裳為異。



此輪形，和甲骨及金文的車輪作⊕形相近。

匋甕上還有一個羊形，惜未繪全，只見其身部作□形。疑即萈之本字。萈是原羊，□作□，又□作□，史頌𣪘□字從此。

由這種比較上，可以知道這是同系統的文字。只是辛店期較商周為近於原始。要把那時的文字弄清楚，當然得希望更多的材料的發見。（辛店期的絕對年代，還不能證明。據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的假定，大概在去今四千五百年左右。）

殷商系的文字，圖形已極簡單。四足省作兩足，肥筆概用雙鉤，或省為瘦筆，正畫的物像，改為側寫，以適應整篇文辭的書寫，此類徵象，已可證明這是很發達的文字。而尤其重要的，則是象形象意的文字日就衰歇，而形聲文字興起。這種變動，至少（遲）起於殷初，或許更可推上幾百年。在這種變動以前，是象形象意文字時期，更前則是象形發展到象意文字的時期。

所以，我們在文字學的立場上，假定中國的象形文字，至少已有一萬年以上的歷史，象形象意文

字的完備，至遲也在五—六千年以前，（孔誕前三千五百—弍千五百年。）而形聲文字的發軔，至遲在三千五百年前。（孔誕前一千年。）這種假定，決不是夸飾。

我們的上古史，目前雖尚模糊不明，但有許多理由，可以說從孔誕前一千五百年左右—即夏初起，已有了歷史的記載。（甲骨刻辭裡所載的商湯以前的先公先王，正當夏世，是第一個理由。彝器刻辭和古書裡記載禹的功績，是第二個理由。古本山海經所講故事，止於夏時，是第三個理由。神話止於后羿，而最詳細的記載，卻起自后羿，是第四個理由。古本紀年和世本史記，有夏的世系，年數，史事，是第五個理由。孔子稱述堯舜和禹，孟子追數堯舜到孔子的年數，是第六個理由。虞夏書雖周人編集，但也有些根據，是第七個理由。）這種記載，當然是文字十分

完備後才產生的。

在這種記載裡，可以追述前數百年的傳說，所以夏以前的兩昊諸帝的歷史，或神話，正像舊約裡的古史一樣，決不是完全子虛的。據左傳說，太昊氏的官名用龍，少昊用鳥，黃帝用雲，炎帝用火，共工用水。而少昊的官，有爽鳩氏，所居的都邑，就是後來的齊，可以證明這種傳說是有根據的。那末，這種官名的本身，恐怕都是些圖形文字。爽鳩氏只畫一個爽鳩，玄鳥氏只畫一個玄鳥。現在的名字，是後人用近代文字來轉譯的。

如果我的假定不錯，那末，夏初的文字，和商周決不相同，因為那是純用象形象意文字的時期。以古代文字變化的劇烈，周時人對商時文字已多誤認，何況夏初。楚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可知別人不能讀。但就虞夏書多譌誤一層看來，周時認識古文字的學者，正不亞於漢代的經生。山海經裡有好些地名，和周以後的古書歧異，恐怕也由於傳譯的關係。

總之，由上古史的研究，我們也可說在孔誕前二千年以前，已有了完備的文字。這種較古的文字

的應用，一直到夏商之際，才逐漸衰落，而形聲文字代興。這種結論，和研究文字學所得是一致的。

丁　上古文字的構成

由原始文字演化成近代文字的過程裡，細密地分析起來，有三個時期。由繪画到象形文字的完成，是原始期。由象意文字的興起到完成，是上古期。由形聲文字的興起到完成，是近古期。

往時，一般人受許氏說文解字的拘束，以為五百四十部的部首，就是原始文字。（用字形來講的，例如周伯琦的說文字原。用字聲來講的，例如章炳麟的文始。）但部首中像蓐、犛等字，很清楚地只是形聲文字。許氏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故謂之字。本沒有把形聲當做原始文字。他所以把形聲字的蓐和犛與象形字的屮和牛同列，只是他的分類法的缺點，因為他所分的部首有形聲字，就以為形聲也是原始文字，那只是後人的過失。

現有的古文字材料，幾乎全是近古期的，所以我們要研究上古文字，因缺少直接材料而感到困難。但在近古期裡的較早部分，——殷商系的全部，和兩周系的早期，——離上古期還不遠，我們做那種研

究時，還可以看出上古文字的大概。在近古期裡，時代愈早，象形象意的文字愈多，而形聲文字絕少，時代一遲，就成為反比例。這種說法顯示着形聲文字是後起的，在上古文字裡，只有象形和象意。

關於文字構成的說法，舊時只有"六書"。這種學說，發源於應用六國文字和小篆的時代，本是依據當時文字所作的解釋。這種解釋，並不像往昔學者們所想的完善，而只是很粗疏的。但這樣粗疏的解釋，竟支配了二千多年的文字學，而且大部分學者還都不懂得六書的真義。

有些學者也嘗把文字精密地分析過，但他們不能把這種傳統的觀念打破，所以儘管列出象形兼指事，會意兼指事，形聲兼指事一類瑣碎的條目，或更巧立些別的名稱，關於文字的怎樣構成，還是講不明白。

學者們常以為指事在象形前，是在上古突然產生的純文字。我在上面已說過文字是由圖畫逐漸變成的，上古文字只是從形符發展成意符，決不會先有意符，尤其不會先有形意俱備的文字，而後來及分做純形符，或純意符，所以指事這個名目，只

三一

前人因一部分文字無法解釋而立的。其實這種文字，大都是象形，或象意，在文字史上，根本就沒有發生過指事文字。這種說法，當然要招致守舊的先生們的譏議，但這是事實。

文字的起原是圖畫，而牠的演變，大都是語言所促成的。當許多簡單圖形和語言結合而成為文字的時候，所謂文字，只是些實物的形狀，所代表的語言，也只是實物的名字，所以我們把這種單字叫做"名"，是最妥當不過的。

但僅僅幾個實名，當然是不夠代表語言的。因為實名在文字裡雖是最先發生，而在語言裡卻是最遲，所以當象形文字發展的時候，實名以外的語言，早已豐富，而且完備。這大部分的語言，不是象形文字所能代表的。但這時人們的智慧發展得很迅速，所以不知不覺地產生出三種方法。

"分化"的方法，是把物形更換位置，改易形態，或采用兩個以上的單形，組成較複雜的新文字。例如象人形的"人"字，倒寫了是"匕"字，揚起兩手是"丮"字，兩個人相隨是"从"字，人荷戈是"戍"字之類。由這種方法，常把一個象形文字，化成很多的象意文字。"物相雜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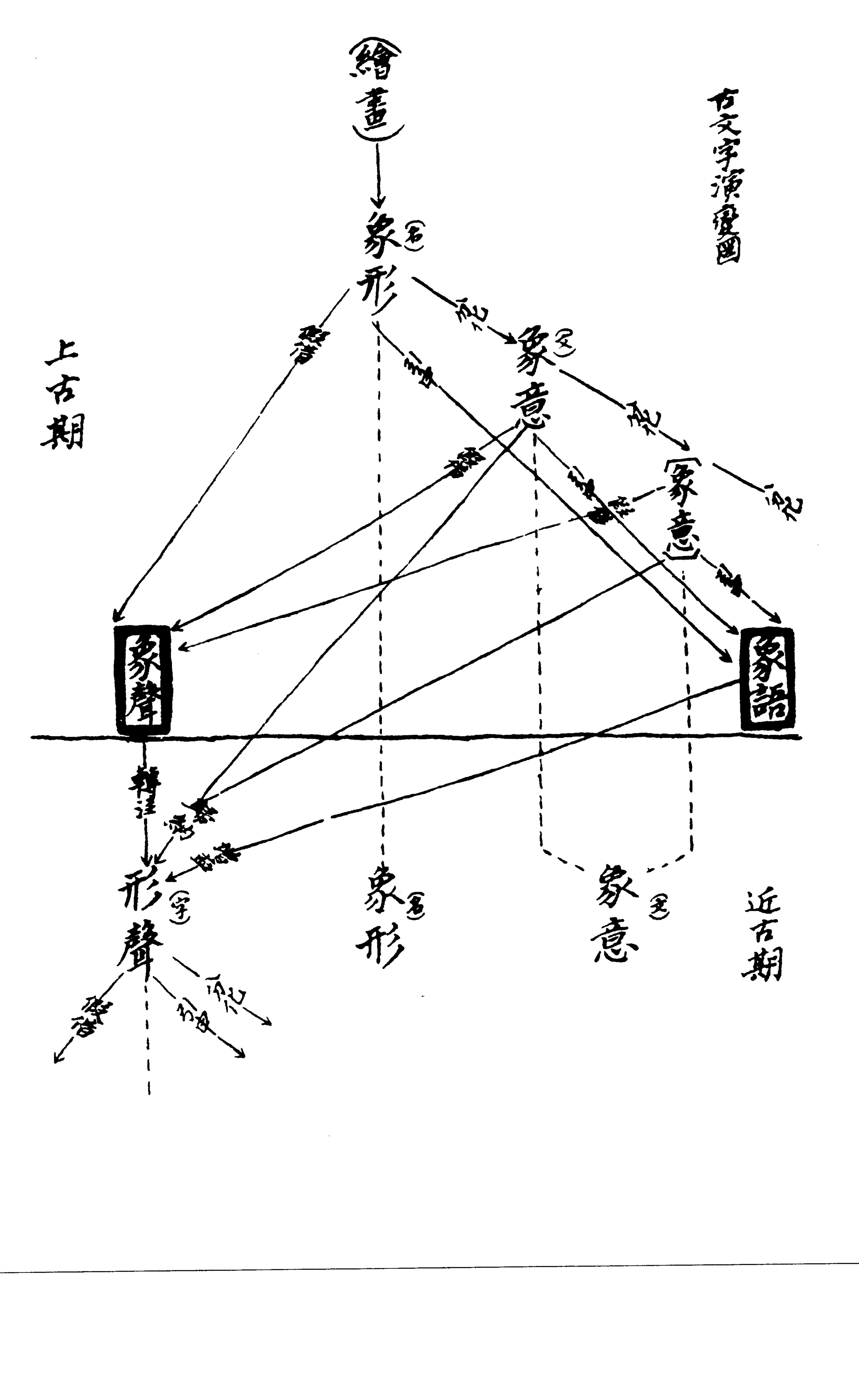
三二

之文。這種文字是很複襍的，我們不妨叫牠做「文」。

除了在形體上分化外，還有兩種重要的方法。引申是文字的意義的延展，例如「日」字是象形，在語言裡，却可用作「今日」的意義。假借是文字的聲音的借用，例如「羽」字是象形，借来代表語言裡翌日的「翌」聲。如果我們把引申誼叫做「象語」，那末，假借来的字聲該叫做「象聲」。但「象語」和「象聲」都是本無其字，所以那時的文字只有象形和象意。

形的分化，義的引申，聲的假借，是文字演變的三條大路。象意文字發生後，文字依然在演變，可是由象意字分化出来的，並沒有新體的文字，而還是象意字。這種字的數量常有增加，但受了形體的拘束，還是不能代表那時大部分的語言，於是引申假借兩種方法用的愈多了。

在上古期裡最晚的一個時代，語言已經異常複襍，文字受了語言的影響，弄得非常混乱。一個文字常代表了很多的語言，—有的是象語，有的是象聲，—單看牠的形或意，已是不知所云了。這種現象很像因文字缺少而起，但事實上正相反。那時的文字實是過於繁多了，而且因象形象意的緣故，文字



的筆畫，本来異常繁賾，後来因時代的需要，漸趨簡單，原来的形意，就看不見了。因筆畫簡單，有些形體便起了混乱，例如ㄩ字可以代表口，也可以代表凵盧之類。這實是用繪畫方法的文字的窮途末路，於是有一種新的技巧，以聲音為主體的新文字起来了。這是近古期的形聲文字。（參看前後葉古文字演變圖。）

戊　象形文字

文字的起源是繪畫，上面已說得很詳細了。那末，學者間所謂「文字畫」這个名稱，實在是不需要的。假如把近乎圖畫的文字屏除在真正文字之外，那

無異於把石器時代的人類，屏除在真正人類之外。因為許多銅器的文字大都是近於圖形的，一部分甲骨文字也是如此，在這裡面要區別文字與文字畫的界限，實在只有已認識和未被認識而已。

因文字是由繪畫起的，所以愈早的象形和象意字，愈和繪畫相近，而且一直到形聲字開始發達的時候，許多圖形還沒有改變，我們根據這一部分材料，可以歧見許多文字的原來的意義。

象形文字的所象，是實物的形，那未只要形似某物，就完成了牠的目的，至於用什麼方法來達到這種目的，那就不用管了。例如，把字畫作。（上父乙觶，下規鼎）這是填實和鉤廓的不同。把畫作（上伯魚卣，下嘯堂集古錄魚鼎，原作鮮鼎）這是線和點的不同。把畫作，這是正和側的不同。把畫作，省了兩腳，這是繁簡的不同，因書寫的方便，又有橫直的不同。但無論怎樣地歧異，總可以讓人一見就明白這是龜，這是魚，這是人形，這是犬形。無論用那一種技巧畫成，總還是象形字。

為研究的方便，我們可以把象形字分做三類。一是屬於人身的形，可以叫做"象身"。二是自然界一

切生物和非生物的形，可以叫做"象物"。三是人類的智慧的產物，可以叫做"象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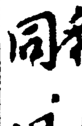
假如要把這三類的文字完全寫出來，在這本書裡還做不到。因為本書意在發凡舉例，不能說的太詳。而且我們所見的材料，都是近古期的，大部分的象形字已脫離了原始型式，驟然見了，還不知道象的是什麼。例如字，我們如其沒有看見寫作的形狀，就決想不出牠是象蛋殼形的。（字見依父辛尊。）這種詳細的研究，這裡只好闕略，留在著者所計劃的沿始一書裡發表。

在後邊略舉幾個象形字來做例證。

（一）象身　除了用和象整個人形外，還有些部位的象形。

 殷虛書契前編六卷七葉一片，舊闕釋，今按是首形。

 又為手形，但已不是原始型式。

 家鼎，舊闕釋，今按是足字，象足形，甲骨作同，但都不是原始型式。



 己耳卣，舊闕釋，今按是耳形。

 龜甲獸骨文字一卷十一葉十七片。



關於人身的部分，只有其變的頭和手足等形，累見混亂。

(二) 象物

前編四卷四四葉五片，此虎形，已非原始型式。

中央研究院所得殷虛骨版。

已觚，舊闕釋。今按乃豕形。

象且辛鼎。

大豕匕辛𣪘。

馬戊

鐵雲藏龜一九三葉三片。

亞㲋尊，舊闕釋。今按是㲋形。

中央研究院所得骨版。此象猱形，舊釋猴，今按乃夒字。

父癸爵。鳥形尚多，今舉此為例。

龍爵，舊闕釋。今按象龍形，但已非純原始形式。

後編上二十八葉六片。舊釋蠶誤。今按乃它字的原始型式，本象蛇形，和變做的例同。

萬爵象蠆形。

吊龜𣪘。

辛巳𣪘。

生物的象形字，以動物為最多，因為這是上古時人最先描寫的。

金文神字所從日字如此。

且父己甗字所從月形。

水形。

火形。

父乙彝。

甲骨習見此字，舊闕釋。今按是石之本字。

少字，本象沙形。

(三) 象工

父字從此，象斧形。

亞且辛父庚鼎。

宦𣪘。此毋字，象盾形。

鼎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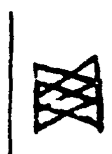
父癸卣爵字從此。

凡字象盤形。

父丁斝，象宁形。

𠤎父己𣪘，象箕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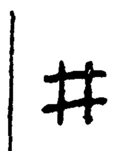
後編下三六葉五片。象簟形，舊釋席誤，今按是𠧪字。

 後編下八葉十二片。











 卯父𣪘。

 示敦爵。舊闕釋，今按是丁之原始形。

 亭爵。象拄拮之形。

一 象數目之形。上古時，或用刻契，或用數籌，此即象其形。舊以為指事字，其實非是。

這裡所寫的，雖只是一個概畧，但由此已可看出上古期象形文字和繪畫的關係。一般人把文字認為很方整的符號，這是錯誤的觀念。

舊時在象形字裡分出「獨體象形」和「複體象形」兩種，複體象形應併入象意。又有「象形兼指事」「象形兼會意」二種，也都是象意字。至於「象形兼形聲」其實是形聲字。

己　象意文字

這裡的象意文字的範圍，包括舊時所謂「合體象形字」「會意字」和「指事字」的大部分，所以和原來的會意字迴然不同，讀者們對「象意」這个名詞倘還不能了解，這裡有一个最簡捷的方法，只要把單體物形的「象形字」，和注有聲符的「形聲字」，區别出來，所剩下的就都是「象意」。

象形文字是從圖畫蛻化而來的，象意也是這樣。但象形的成為文字是自然發生的，——只要把虎兕牛馬的形畫出，任何人都能知道牠們的名稱，——而象意却不然，牠們是人為的。假使我們對某一個社會的習慣不很熟悉，就不能完全了解他們的象意字。

在圖畫裡，一個人形，可以畫做，也可以畫做，也可以畫做，也可以畫做；這都由於畫者的高興。有的場所，還可以把人形畫做來象他的側着頭，畫做來象他的搖着手，畫做或來象他的披着——或豎着頭髮，這種都以人為主體，而他們的形態，動作，只是附帶畫到的。

假使只是圖畫，那末，象形和象意是無從區别的，到文字裡可就不同了。圖畫固然可以把一个很複雜的狀描寫出来，但要清楚地敘述出一個故事的始末却非凡困難。文字的効用，正像電影片一樣，

可以做（或）連續的圖畫，來說明一事的原委，但不像圖畫的複雜。那是和語言結合了的圖畫，每一个單語需要一幅簡單的圖畫。但除了實物的名稱可運用圖形來代表外，一切抽象的語言就只好剩取圖畫的片段，給牠們以新的意義，這就是象意字。

上古的人們既已用大和人來代表語言中的大人，接着就創造表示人的形態或動作的文字，這種文字，開始是采用圖形，而直接（是）由大和人兩字分化。由大字分化做天（天 甲骨金文同，後變成天。）夨（夨亦作夨，甲骨作夨，俱同。）夭（夭 甲骨金文俱作夭。）等字，由人字分化做企（企 甲骨如此。後譌作企。）光（說文闕光字。甲骨金文習見。前人釋長，或釋髟，皆誤。）光（光 甲骨金文同。後變成光。）等字，天的意義是顛，夨的意義是頭傾，夭的意義是手的擺動，（走和笑都從夭，象手擺動。）企的意義是舉足，光的意義是細長的髮，光的意義是毛髮盛，這都是代表各種單語的專字。我們可以把這種文字叫做『單體象意』。

至於表示人（和人）和物，或物和物間一切形態或動作的文字，我們叫牠們做『複體象意』。那種文字，雖也用圖形，卻儘量地簡畧。表示一个人在瞧，或說話，只要畫一隻眼或一張嘴。（例如𥄲字表示在門裡窺視，問字表示在門裡說話之類。）一个人拿戈砍死別人，只要畫做伐（此古代字。見劍鉥吉金圖錄卷下（圖十）此字後世作伐，原闕釋。）把主動的人省去，只畫一手。豕在芷裡畫做家，（即家字，見父庚卣。吳大澂以為豕屋下而祭，非。）而牢和宰（即牢字，今人釋宰，非。）却只畫牛羊的頭。這樣看來，複體象意字大都不是畫（圖），只要把一件事實的要點抓住，使別人能懂得，就夠了。

文字的形體，不斷地分化着。象形文字分化成象意文字後，還在繼續分化。例如欠（欠）和見（見）是由人形分化出來的，欠字又分化做兄（兄 甲骨）見（見 殷虛書契菁華十葉九片作見，舊誤釋見。）等字的偏旁。三字，見字也分化做北（北）民（民 殷民䣄毀作民，舊闕釋。余以限字從民證之，釋為民。）吳（吳）臥（臥）三字，欠字口向前，見字目亦視前，兄民並向後，兄並向上，臥並向下，這種分化的痕跡是很清楚的。由象意字分化出来的，我們可以叫做『變體象意字』。

在上古期裡，除了少數象形文字，就完全是象意文字的世界了。象意字使用的範圍極廣，時間又很（久）遠，所以變化很多。有些文字漸離開了圖形，二二兩字的長畫，和立字的象人在地上，截然不同，牠們只是抽象的物形。𦃃字（殷虛書契前編卷五十葉五片）象以索繫羊，已把羊頭當做整個的羊。名字象晚上說話，這月形的用法，已象夕字。少字表示小鳥（小），已不象沙形。

因此，有些象意字，解釋起来是很困難的。

因為象意字是人為的，任何人可以把要表示的語言和思想自由地畫出来，各人對於同一個題材的畫法，不一定相同，所以這一部分人所認識的文字，其餘的人或許不認識。在較長時期裡，大部分的歧異，固然會漸漸消滅，——有些受大家承認，有些被淘汰，——但後来的新文字又層出不窮而需要淘汰了。所以，上古期的文字，可以說始終是很混乱的，而且還是很繁多的。

庚　上古文字的演變為近古文字和近古文字的構成

上古文字是用繪畫来表現的象形和象意字，近古文字裡雖還有象形和象意的留存，但最重要的部分却是新興的形聲文字，由上古到近古的重大轉變，是由繪画轉到注音。

繪画為什麼變成注音呢？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音符文字在使用上比圖形文字方便，在人事日益繁多的近古，音符文字能佔優勝，是無疑的。二，音符文字的急劇的增加，由於私名的發展，人類愈進化，他們的語彙愈豐富，在公名下面一定會添出許

多私名来，這種私名——例如人的姓或水的名稱——是畫不出来的，原先只能假借別的字聲，到音符文字產生後，就儘量利用了。

可是繪畫文字是怎樣變成注音的呢？這是一个較難答覆的問題。更進一步說，從圖畫變成音符，原是一切文字的通例，但何以別的民族都變成了拚音文字，而我們的文字，變成了注音的呢？

我以為中國文字的變成注音文字，由於她的語言是一種孤立語。除去少數謰語外，每一個單語都是單音節的。中國語的語法上的變化，只在聲調上表現，例如："衣"是名詞，"衣我"的"衣"是動詞，"食"是動詞，"食我"的"食"是動詞，都只有聲調的不同。當這種單語寫成象意字時，衣作仌，動詞的衣作[illegible]，即依字，卜辭習見。食作[illegible]，動詞的食作飤，而在依飤二字裡，都只有半個字代表語聲。又如近代語把兩人称為"倆"，古語也是如此，"百兩"的"兩"是兩輪車，今作輛。"葛屨五兩"的"兩"是兩隻鞋，說文作緉。兩端帛叫做"兩"，兩股繩也叫做"兩"，不論兩人、兩輪、兩隻、兩端、兩股，在語言裡統只有一個"兩"聲。在象意文字裡，仁字代表二人，伍字代表五人，什字代表十人，而只讀為二、五和十，也都只有半個字代表語

聲。這都是中國語的特點,也就是中國音符文字的特點。因語言的單簡,所以在文字裡面能儘量地把形符保存下來,成為只要念半個字的注音文字,而不變成純音符的拚音文字。

在象意文字極盛的時候,漸漸發生了有一定讀音的傾向。我曾研究過這種規律,大概可歸納為兩類。(象意字不變為形聲字的部分,不適用此項規律。)

(一)從名詞變作動詞的部分,每一個字有主動的和受動的兩方面,以主動的為形,受動的為聲。例如:

䜂,欺,𣢑,㰯,等字,以欠為形。

𢍏,畀,弇,弄,(卜辭作𢍏,舊闕釋。拙)(即龔,彝二字所從。)弄,(即拳字。)龔,弇,等字,以𠬞為形。

𠬝,(即尋字。)𠬝,(即尋字。)𣪘,(即攏字。)𠬝,𠬝,(即敏字。)等字,以又為形。

𣪊,般,𣪠,殸,𢼸,𢻮,(卜辭以此字舊釋牧非。)𢼄,等字,以殳或攴為形

𦥑,(即學字)以臼為形。

𡕒以夊為形。

㱕以止為形。

問,啓,唯,等字,以口為形。

凡是形的部分,全是主動的,而代表語聲的半個字,全是受動的。

(二)在主語上加以詮釋或補充而成的文字,每一個字裡有主語和附加的兩方面,則以主語為聲。例如:

晛,望,(望字本義為人望月。)二字裡的日和月是用以補足見和星兩字的;

衜,(或作衜)㣌,𢔶,等字裡的行或彳形,指出在路上的意義;

瀌,漁,等字裡的水形,指明在水裡;

宇,富,等字裡的宀形指明在屋裡;

𣅀,(即魯字)𣍘,(即曹字)等字裡的口形,指明在器裡,所以日,月,行,彳,水,宀,口,等形,全是形,而其餘的部分是聲。(數目字是一個奇異的例,常用實物去詮釋牠們,所以仁以二為聲,駟以三四為聲。)

在象意字漸漸聲音化的時候,私名也正極發展。這種私名原是假借字聲來的,例如人名(姓)的子,地名的商,都只是語聲,現在就可仿效上述方法裡的後一例加以詮釋,寫一子字代表姓,在那旁邊又添上一個女旁,變成了好,(卜辭用以代表子姓。)女旁是補充的,是形,子是主語,是聲;寫一商字代表地名,在商旁畫上巛,以示水形,變成水名的滴,水是形,商是主語,是聲;

那時的人，儘量利用這種新方法，於是，凡是私名，大都變成注音文字。

因這種方法的擴展，許多由引申來的語言，也常利用這種方法而造成新字，例如：戔字增水形成淺，少字增女形成妙，多字增人形成侈，長字增弓形成張，（等）水、女、人、弓，都是形，其主語都是聲。

文字的演變，有三條大路，形的分化，義的引申和聲的假借。上古期文字分化的結果，使文字漸漸聲音化，後世人們加以『歸納』，就創始了注音的方法。於是就假借來的私名注上形符，也（有時）就等於拿音符

來注形符，這是『轉注』。至於引申來的語言，本不一定需要形符，後來也頗有『增益』。歸納，轉注，增益，這是形聲文字的（産生）三條路徑。『字者孳乳而生』，這種形聲文字應叫做『字』。

文字是不絕地在演化，但從繪画變到注音，却無疑地是一個絕大的變革，所以我們把開始應用注音體的時代叫做近古期。在這時期裡，除了大批新文字都是形聲外，象形和象意，除（只有）了小部分保留原形，有些也變成形聲，有些簡直廢棄，而形聲字又在分化，引申，假借，結果又産出新的形聲字來，所以

近古期差不多是形聲文字所獨佔的，那些僅存的上古文字只是附庸罷了。參看三十四葉古文字演變圖

辛　形聲文字

根據前章所述，形聲字是由象意，象語和象聲演變成的。由象意字直接變成形聲的，是『原始形聲字』，由象語或象聲輾轉演變的是『純粹形聲字』。由形聲字再演變出來的形聲字，有的是叠床架屋，是『複體象形（聲）字』；例如：殸從声聲，磬從殸聲。有的改頭換面，是『變體形聲字』。例如：翌明並從羽聲，變為昱，從立聲。

因為形聲字的發達，有許多難畫的圖形，也歸

到音符，例如鳳和雞本都是圖形，而又加上假借來的凡奚二聲。又如麋罟本作[illegible]，改成罞，從矛聲，這都是純粹形聲字中的變例。但有些形聲字的來源，是基於錯誤，例如由[illegible]（父丁觶，本示尾梢特大形。）變為[illegible]，遂誤為狽，從犬貝聲；由[illegible]和[illegible]混合為[illegible]，變為[illegible]，誤為從林爽聲之類，我們只能叫做『雜體形聲字』。

形聲字也是隨時在產生，隨時被淘汰的。有些偶然發生的文字，居然保存下來，例如殷人稱上甲為田，原和区（報乙）四（報丙）回（報丁）同，口匚均即方字，方——即祊——即報祭，是田當讀為報甲，然援形聲之例，可僅

讀甲聲，後人就沿用下來，金文兮甲盤的㽙字，小篆的甲字（後譌為甲）都是，人們早已忘却牠是上甲的專名了。但這種特殊的例是很少的。卜辭二千作𢆉，金文雖尚沿用，（見魯白愈父鬲等）後來究竟被淘汰了。金文玟是文王，珷是武王，（見盂鼎，𤼈簋等）後來竟不再用。卜辭和金文的形聲字，十之二三是現在早已廢絕的了。

形聲字的產生，雖沒有固定的範圍，但由淘汰下來的結果看起來，却自然而然地有牠們的分野。除了少數的偶然變異外，古人所慣用的形母和聲母是很容易找出的。不過我們要注意說文解字所列的部首不都是形母。（例如：一篇有一，上，示，三，王，玉，珏，气，士，丨，屮，艸，蓐，茻，等部，其實只有示，王，玉，士，艸，等字，確是形母。說文所謂形聲字，多不確，例如：一部的元字，即兀之異文，誤謂從一兀聲，丕字本作不，即不之異文，而誤為從一不聲，吏字本作叓，或作叓，不從一，誤謂為從一史聲；以此推之，知一部本沒有形聲字。）

我們要是把形聲字歸納一下，就可以知道除了一部分原始象（形）意字外，純粹形聲字的形母，可以指示我們古代社會的進化。因為畜牧事業的發達，所以牛，羊，馬，犬，豕，等部的文字特別多。因為農業的發達，所以有艸，木，禾，來，等部。因為由石器時代變成銅器時代，所以有玉，石，金，等部。因為思想進步，所以有言，心，等部。我們假如去探討每一部的內容，恰等於近代的一本專門辭典。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形聲字的真正價值。一個民族裡的普通語言，上古的繪畫文字是儘夠代表的，但社會進化後的專門術語，却非利用音符文字不可。形聲文字固然是音符的，但同時又指出意義的類別，這可以說是極完美的文字。所以在形聲文字既發展以後，還要創造象意文字，例如：巧言為辯，朙空為照之類，實是不智的舉動。而一直到現代，我們用形聲字的方法來創造專門術語，無疑地還是一件絕好的利器。

叁　由近古文字到近代文字

近古文字和近代文字在文字的構造上是沒有什麼分別的。近古期以形聲文字為主體，一直到現代還是沿襲着。但近代文字在形式上漸漸簡單，艸率，譌誤因而自成一種形體和古文字隔離。

近古期文字，從商以後，構造的方法，大致已定，但形式上還不斷地在演化有的由簡單而繁複，（例如丁變為𠀀。）有的由繁複而簡單。（例如𡕥變成𡕥。）到周以後，形式漸趨整齊，盂鼎，旨鼎等器都是極好的代表。春秋以後，

像徐器的王孫鐘，齊器的綸鎛，秦器的秦公𣪕和汧陽刻石等，這種現象猶其顯著，最後就形成了小篆。

不過這只是表面上的演化，在當時的民衆所用的通俗文字，却並不是整齊的，合法的，典型的，他們不需要這些，而只要率易簡便。這種風气一盛，貴族們也沾上了，例如春秋末年的陳向陶釜（圖十上一）刻銘，已頗艸率，戰國時的六國文字是不用說了，秦系文字雖整齊，但到了戈戟的刻銘上，也一樣地苟簡。陳向釜的立字作立，很容易變成立，高都戈（周金文存六卷九葉）的都字作都，很容易變成都，這種通俗的簡易的寫法，最後，就形成了近代文字裡的分隸。

近古文字已不容易看出字形所代表的意義，到近代文字裡，沿用愈久，譌變愈多，當然更看不出來了，於是文字就漸變成單純的符號了。

上編正譌

十一葉下　『有曹載奎的懷米山房吉金圖和劉喜海的清愛堂彝器款識法帖，則又取法於先秦古器它』一節有譌误。清愛堂法帖雖是石刻，不摹器形，與曹書不同。

十二葉上　『古印的蒐集，則始自宋徽宗的宣和印譜』。按此書恐出僞託。

二十四葉上十行　『只是一和一』當作『只是一和亠』。

三十七葉下十行　『|||』字應刪去，因一象天，|||象水點，實是象意字。

四十二葉下三行　『變體象意字』下當補『象意字的一部分，後来變成形聲字的，這是聲化象意字』。（參圖庚節）也就是『原始形聲字』。

四十五葉上六行　『我曾研究過這種規律』，當易為『我曾研究這種聲化象意字，發見了牠們聲化的規律』。

古文字學導論

下冊目錄

古文字學導論

秀水　唐蘭

下編

一　為什麼要研究古文字，和怎樣去研究牠

許多人研究古文字的目的，不過是想把古代多知道一些。由甲骨金文的認識，我們可以知道一部分古代的歷史和文化，由文字的形象，可知初造文字時的一部分文化，由文字形體的變遷與譌誤，也可以做校勘古書時的一種幫助。

誠然，研究古文字有這些用處，但是把研究的目的，僅限於這些，卻未免太狹小了。我們不妨把古文字做考古的一種工具，但不要忘記牠們在文字學上有絕重要的位置。

舊時的文字學，所研究的對象，只有小篆，古籀的材料太少，不能研究。隸書以下，是學者們懶得去研究的，所以，範圍是很窄的。文字學者雖想把形體，聲音，訓詁，統包括到文字學裡去，不幸這種企圖是失敗了。語言音韻的研究，既發展為一門獨立科學，訓詁方面，又

被語言和文法瓜分了去，於是，所謂文字學，只存了小篆的研究，永遠去鑽陳腐的六書說的牛犄角，而找不到出路，雖號稱為科學，但是和語言音韻比較起來，不免是黯然無色了。

但是，文字的形體的研究，是應該成為獨立的科學的。語言的主體是聲音，文字的主體是形體，我們可以把文字的聲音歸到語言學裡去，但形體卻是獨立的，我們對於音符字可以認為語言，但形符字，意符字，和半音符字的非音部分，卻不是語言所能解釋的。文字固然是語言的符號，但語言只構成了文字的聲音部分。我們要研究每一個符號的起原和演變，我們要研究出一種適當的符號，那都是文字學的範圍。

在我要創立的新文字學裡所要研究的，是從文字起原，一直到現代楷書或俗字，簡字的歷史。這範圍是極廣泛的，但最重要的，卻只是小篆以前的古文字。

由甲骨彝器，匋，印等文字的鉅量的發見，我們可以把小篆以前的文字史，延展了一千多年，我們從較古的材料裡，推測文字的起原，我們對於文字

的構成，可以建立新的，完善的理論，用以代替陳舊的六書說，這都是新文字學裡主要的部分。語言音韻學者一定要研究古音，文字學者也一定要研究古文字，現在，文字學者不去習慣的研究古文字，而研究古文字的人又忘了那在文字學上的重要地位，這是何等錯誤呢！

我們要把文字學革新，成為真正的科學，那末，最要緊的，是古文字的研究。所以，為文字學而研究古文字，才是學者所應認清的主要的目的。

至於我們所要採取的研究的方法，是隨目的而

轉移的。假如我們只如一般的好古者，用賞鑒的心理來認識古文字，那就可以不求甚解的把「弭中」讀做「張仲」，「大匜」釋為「子孫」，或再從這等謬說裡添上許多附會。假如我們只要把古文字做一種工具，那就祇用我較正確的古文字彙來記熟些文字，即使有了錯誤，自己也不用負責，（自然，誠實的學者，是不肯這樣的。）這種研究，都是比較簡單的。

高明一些的研究者，能夠本着他的經驗，用他的思想，去把各家的考釋抉擇一下，承認他所信的，剔去他所疑的，再進一步，因經驗的豐富，思想的銳

敏，或許對若干文字有所發明，這一定是一個孜孜不倦的專家了。但是，由文字學的眼光看來，這種研究的方法，和普通人的研究，相差並不很遠。

這些研究者，大抵可分為兩派，一派只做部分的研究，常常發出新奇的見解，另一派大都是字彙的編輯者，常較審慎，幾可說絕少創見，但這兩派的弊病是一樣的，他們沒有理論，沒有標準，是非的判斷，一半是經驗，一半卻是情感。

前一派的人，說「皇」字是冕形，「王」字是斧形，「辰」字是布機形，等類，像飢不擇食一樣，只顧一時的暢意，

不管在綜合研究的結果是否可通，這固然是方法的不精密。後一派的人，深閉固拒，對新說往往加以懷疑，但他們所相信的字，像「徝」的釋為「循」，「[illegible]」的釋為「態」，「述」的釋為「遂」，都是不應有的錯誤，可見不先立標準，而只謹慎選擇的方法，也還是不精密。

假使我們為文字學的目的而去研究古文字，那末，我們必須詳考每一個字的歷史，每一族文字中的關係，每一種變異或錯誤的規律，總之，我們要由很多的材料裡，歸納出些規則來，做研究時的標準。有了這種標準，就可以做有系統的研究，既不必

作無謂的謹慎，也不致於像沒籠頭的野馬一樣。

我們需要大膽地推想，但不要忘記了真實的證據和一切規則的限制。我們要搜集豐富的材料，但不要以為學問僅止于此，把腦筋弄得太簡單。我們要學了便想，想了再學，這樣，才可以發明出新規則，只有根據這種規則的學說，我們才能相信。在新的文字學裡的古文字研究，是必須有系統，而且是有規則的。

因為我們務要避免空想，所以必得研究和古文字有關的學科，必得蒐集並整理各種古文字的材料，用以充實我們自己。又因為我們務要避免亂想，所以得找出許多認識或解釋古文字的方法或規律。在下面，我將詳細地說到這些。

二　一個古文字學者所應當研究的基本學科

甲　文字學

研究古文字，無疑地要有文字學的基礎的。但是有些人總把這事看得太容易，以為只要知道一些連自己也不甚了了的六書說，能查說文和翻經籍籑詁，能知道古聲韵的大概，就具備了自己應有

的文字學的基礎了。

一個真實的學者，決不肯把學問看得如此容易的。他不會僅要知道一些簡單的常識，他一定要對每個問題都詳細地尋根究底，所以要獲得一些文字學的基礎，將費很多的力氣。

研究古文字者，往往不注意書本裡的材料，這是很錯誤的。地下材料，文字多的像甲骨和銅器，都有文體的限制，所用的文字老是這一套，所以有些文字，幾可說永不會被發見的，這種缺點，只有書本上的材料才能弥補。沒有這部分材料，就不能做有系統的研究。

不但這樣，地下發現的文字，大衆公認為已認識的只有一部分，其餘未認識的文字，有些人在胡猜亂想，有的人對之瞠目，但假如注意了書本上的材料，有些字是很容易解決的。例如：甲骨的[glyph]（役）字，舊以為說文所無，不知這是"殺"字的重文。金文的[glyph]（㫗）和[glyph]（覃），舊所不識，近出的古文聲系在[glyph]（簟）字下說："竹席，从[glyph]，象文之形"。其實說文"簟"從"覃"聲，"覃"又從"㫗"，本很明白，既認得"簟"字，"覃"和"㫗"也就應該認識了。古鉨的[glyph]字，舊時也不識，汗簡止部有[glyph]字，釋做"先"，這無

疑地是六國時的別體。那末，單就辨識文字的一層，也就應該注重到書本上的材料了。

蒐集書本上的材料，是一件複雜，瑣碎，而又繁難的工作。除了說文以外，重要的書，像爾雅，方言，釋名，廣雅，玉篇，經典釋文，一切經（玄應和慧琳）音義，廣韻，以及日本人所著的萬象名義，字鏡等，都包含着很重要的材料，即稍次些的材料，像小爾雅，急就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以及華嚴經音義，三部經音義等，也都有用處。學者第一步的工夫，就得博覽這許多書，以便擷取那裡邊的材料。

有一部分的古書是久已亡佚了，但還可以搜輯佚文，而且還有研究的價值，像倉頡篇，或三倉，聲類，通俗文，埤倉，字林，韻集一類。有些有幾個輯本而體例不善，有些雖有輯本而不全。在學者用功的期間，輯佚的工作，也是值得做的。

我們要在古書裡蒐集材料，材料的本身，也應當注意到。有些書很早地就有許多本子，像說文，玉篇等書，早不是唐以前的面目。到雕版以後，一本書有幾種版本，文字也都有異同。所以學者要求材料的可信，是不能不做一番校勘的工作的。

除了蒐輯材料以外，對於古書的本身，像書裡面的體例，材料的來源等，也是學者所應弄清楚的。多看前人的箋，注，疏，釋，固然是有益，但假如自己能下一番工夫，那益處一定更多了。

一個文字學者對於這種預備的工作，是不能不經歷的，但不可把這些當成學問而便自畫了。往往有人看了許多書，抄了許多稿子，輯了些佚書，做了若干校勘記，到臨了，不明體例，不別是非，也有人墨守住一本書或一家的注釋，就不管其餘，這都是有止境的。

新的文字學的研究，是不能有止境的。要在豐富材料裡整理出全部的文字史，和變遷的規律，那末，除了研究地下各種材料外，還得致力於各種基礎的工作，基礎築得愈堅固，研究時就愈方便，在起始時雖很費力氣，但這種力氣，是不會白費的。

乙　古器物銘學

古文字學可以說由古器物銘學的發展而產生的。有人把古器物銘考釋出來，就有人依據這些考釋而編成字彙。這種字彙，起先只有寫古籀的，刻印章的，用着牠，最後才知道牠在文字學上的價

值。

現在，古文字學已從古器物銘學裡分了出來，變成文字學的一部分，但牠和牠的老家的關係還是不能割絕的。我們要研究古文字，決不能單靠幾種字彙，而不去研究古器物銘學。因為這種研究不是容易的，有時窮年累月，才能做三兩篇考釋，而編輯字彙的人是利在速成的，（那樣廣大的範圍，不求速成，就永遠做不成。）不暇把銘辭詳細研究，所以除了沿襲舊說外，不能有很多的訂正或發明，並且有些還疏忽，例如把卜曰兩字誤合做占字，[古文字]字誤分做雨雷兩字之類，也是

難免。所以，即便是很好的字彙，也只可以做參考。一個研究文字學者，同時必得研究古器物銘學。

自然，在研究古器物銘學的時候，又得明瞭許多相輔的學科。每一個器物的時代，地域，名稱，用途，形製，質料，圖案，書法等，對於研究銘文時都有關係，那末，考古學，古器物學，古代藝術，都是不能不知道的。一個器物銘辭裡面的有關於歷史，文化，氏族，地理，年歷等部分，當然是研究的重要對象，這是古史學，社會史，文化史，古地理學，或古厤學的範圍。

至於基本的學科，第一，當然要數古文字學了，

因為不認識古文字，固是無從研究，認識錯誤了，也是枉拋心力。其次，古代文法，修辭學，古音韻，也是極重要的，因為僅認識了文字，不一定能讀通一篇銘辭。

或許有人說，在古器物銘學上要用這許多工夫，是太麻煩了，這種麻煩是有些古文字學者所不必需的。但是，怕麻煩，不是學者所應有的。為怕麻煩而不去研究古器物銘學，或研究得不盡力的人，在古文字的研究裡，也一定不肯下苦工，這種人的研究，是不會得到鉅大的收穫的。

三　古文字的蒐集和整理

研究古文字的人，假如不願意依賴別人供給的材料，他就得自己動手去蒐集了。

一般材料的來源，不外乎攝景，拓本，景印本，鈎摹本，摹刻本，臨本。攝景和拓本當然最好，但不可必得，景印本的價值，不下拓本，但偶有印得太壞的，還不如摹本。（像鐵雲藏龜拾遺之類。）鈎摹本，摹刻本，有時和拓本相差無幾，（像攈古錄金文和近出的綴遺齋彝器款釋等。）但有脫落譌誤的地方，就無從考查了。臨本的字形，每有變易，不能依據，但有時也可用做參攷的資料。

搜集材料，第一得辨別真偽，不僅器物有偽製，拓本也常有作偽的，（倚䥘室吉金文述所收甚多，尋常碑賈所賣，也大都是假的。）就是明眼人有時也不免受欺。鑑別的方法，除了原器的鑑定外，應當在銘辭，字形，書法諸方面判斷，多看真的，自然會知道假的。但在自己的經驗沒有豐富時，最好先用前人已鑑定者來做一種標準。（甲骨偽者雖多，但較易辨。見於著錄的，像鐵雲藏龜，殷虛卜辭，龜甲獸骨文字等書裏，只有幾片。金文裏假的太多，像周金文存所錄就不少，學者宜參看王國維及羅福頤所輯金文著錄表以別真偽。）

第二，得定一個蒐集的計畫，甲骨有幾萬片，銅器單是商周已著錄的有五六千，鉨印，匋器，貨幣等材

料，都是盈千累萬，材料這樣地多，要是隨便蒐輯，一定顧此失彼。所以先要決定搜羅那種材料，其次，是用何種方法。

根據一種字彙，纂修改和增補的工作，是較容易的，但這樣易於受原書的拘束。把所有的材料，剪裁粘貼，或摹下來，重行編集，固然較精密，但也有短處。（有些字重複至數千，像甲骨的卜字，一一蒐集，未免太笨。又模糊殘缺的地方，往往不能加以注意，難免譌脫。）最好的方法，還是先編成了一種精密的著錄表，再按表去蒐集。

材料蒐集來了以後，就得做整理的工作。因為

依照上面那種方法去蒐集的結果，一定有很多的單字，每一個單字又常有很多的寫法，假如不去整理，一定茫無頭緒。

整理的方法，是依着各人的喜歡和經驗，把這些材料編集成有系統的長編。用說文分部的方法，用分韻的方法，或其餘的方法，都可以的，用自然分類法，當然更好。（這種分類法，後邊另有說明。）在每一個單字裏，要把各種不同的字體，依着時代和地域的區別而列成一個系統。

四　怎樣去認識古文字

甲　怎樣去辨明古文字的形體

材料經過整理之後，我們就要求對於每個字的認識和了解了。在這裏，第一步得把字的形體筆畫都弄清楚了。普通人能看摹寫刊刻的文字，因為筆畫是清楚的，但到了原器，拓本和影印本，有些筆畫就不能辨認了。

古文字形體的難辨認，有好幾層原因：

契刻鑄范的不精，往往使文字的筆畫錯誤，脫漏，雜亂，例如：呂方在甲骨中，有時只作川丨，龜甲獸骨文字一卷十八葉有骨臼刻辭云：呂祘示三屯出一

丿完，ㄆ乃ㄅ之刻譌，（商承祚錄于禾下，非是。）金文範誤之字最多，如：𣂔字誤作𣂔，（中殷父殷）𩰲字誤作㬎，（齊大宰歸父盤）有時脫漏一字，就在上面補刻，又有錯誤，像夨盤把㚄字刻成𣏟，就是一例，至於每字的偶缺一部分，更是常見，六國後兵器一類上所刻，尤多雜乱。（圖十二）

古器物歷時既久，不免（層蝕）毀損破碎，或為土斑銅鏽所掩，因而字畫不清及有殘缺，例如：甲骨的𠨘（鐵雲藏龜一四三葉第一片）羅振玉誤釋為亞，不知這是𢆶的殘字，（同書一八八葉三片，與上辭略同，但𢆶上的从形尚略存。）沂陽刊石的工字，前人都寫為王，不知中筆乃石紋。有許多甲骨或銅器，明知有許多文字，但磨泐到不能辨筆畫，也是無可奈何了。（大良造鞅戟云：□年大良造鞅之造戟，□年上泐年字但存下半，作个，集古遺文缺而不敢釋，亦其一例。）

古器物出土後，給俗工剔壞，例如：𩰪字作𠂤，（陳仙圖書館藏滕縣所出盨義白鼎。（圖十三）凡滕縣所出銅器，文字多剔壞。）仁字作𨊠，（程氏所藏保侶母壺（圖十四））

拓本模糊，印本惡劣，至不能辨認筆畫，尤是常有的事。例如：交尊的卯字，誤認為卯，鼄庚鼎的㠯字誤認為同。集古遺文摹錄者盞鐘錯誤最多，曾子中宣鼎誤𥂶為馬，都是拓本不清晰的緣故。契文舉例裡所舉甲骨文字很多錯誤，是所根據的印本（鐵雲藏龜）不好。

摹本和臨本的錯誤。據古錄，集古遺文等書，都是摹本中較精的，但都不免錯誤。臨本就不用說了。

在材料方面，有這許多缺陷，使研究者感到困難。但有些錯誤是學者們自己造成的。最易犯的毛病，有三種：（一）古時書法，對於分布方面，不像後世的整齊，學者常把一字誤為兩字，像㲋字（洀）誤認為匕乙，又把兩或三字的合文誤為一字，像𢑚（又卺）誤認為𢏚字，又把一字的旁邊文字的一部分，割取過來，併成一字，例如：羅振玉所釋的濩字中，有作𣲖形，實是𢆶（絲）㦰二字之誤，（見鐵雲藏龜百六九葉一片）又把一字上下的文字的一部分割取過來，併成一字，像𠙵𢿱（甗獻）誤併成𡆥字。（見𣪕貞鼎）（二）在原器上的斑銹（或剔蝕）和字形相近，或因拓本的摺紋裂孔影印後不能詳辨，遂誤認為文字的一部分，愈是小心謹慎，愈易犯這種毛病。例如：甲骨文編附錄有𣏟字，其實是𣎳字，（原文云：癸卯卜，𢦏于羽□未酒衣。（下缺）見鐵雲藏龜四十葉二片。）因未字旁本有卜兆裂紋，遂致誤認，又卷一的三字下所錄有☰形，即因拓本損壞，致多一形，（見殷虛書契後編卷上二十五葉十片）殷契佚存四三三片有𥛚字，（原文云：貞

（王筵禄匕品）考釋誤寫做禄，四四一片有[illegible]（亐）字，考釋誤寫做[illegible]，這也都是沒有詳辨的緣故。(三)因文字殘缺，拓本（或印本）模糊，以致誤認的例，如：殷虛書契前編有「己亥卜（缺）崔飘（缺）一辭」，（六卷十七葉六片）「飘」字當作[illegible]，因下方折損，但存[illegible]形，諸家便誤摹做[illegible]，番生𣪘「𩒨遠能猷」，𩒨字本作[illegible]，昔人誤摹做[illegible]，也都不免疏忽。

所以，認清字形，是學者最須注意的，假如形體筆畫，沒有弄清楚，一切研究，便無從下手。認清字形的方法，首先要知道，文字的變化雖繁，但都有規律可尋，不合規律的，不合理的寫法，都是錯誤。學者有了文字學的根底，和認古文字的經驗，便該對每一個字的寫法，先有一個成竹在胸，不要給那種錯誤迷惑了。其次，學者在辨識一字時，就得把銘辭想法讀通，這也是減少錯誤的一法。

（如）發見拓本或印本模糊，摹本臨本有錯誤，應該找別種本子，如找不到別種本子，那只好闕疑。至於原器范誤或剔損的字，只可以做參考，不能用以做研究的根據。

許多初學書法的人，最怕剝泐較多的碑誌，要他們在蠶叢裡闢鳥道，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初學

古文字的人，也是這樣，拿上一個字來，便覺得無從下筆，自然動輒得咎了。

會寫字的人，是先知（道）什麼字要怎樣寫法的。

乙　對照法—或比較法

有人說：「研究埃及古文字的方法是科學的，而研究中國古文字的方法是非科學的，因為我們不能得到像羅塞達刻石 Rosetta stone 一類的東西，—那是用埃及的象形文字，通用文字，和希臘文字，三種對照着寫的，—所以不會有（和）商坡弄 Champollion 一樣的成功。」

說這樣話的人，一定對於中國的古文字（學）不很熟悉。因為他們不知道中國的古文字學完全是由（發生于）「對照法」出發的。

埃及文字是已被忘却而重行發見的，但中國文字是從很古的時代，一直到現在，還是行用的，所以，研究埃及古文，必須靠羅塞達刻石做鑰匙，而中國文字裡最古的○或⊙，ㄓ，屮，卄，等字，和現代的日，山，艸，行，等字，却不需要任何鑰匙，就可以得到比較。中國古代文字和近代文字的比較，至少比用希臘文字和埃及文字比較更可靠些。

但是，古文字和近代文字的差異，有時很多，說文解字一書，就是這兩者中間的連鎖，自然，嚴格說起來，這種連鎖應屬於小篆和六國古文的，因為這種材料，現在留存很多，即使沒有說文，也沒甚關係。而魏三體石經用六國古文，小篆，隸書，三種文字對照，正和羅塞達刻石相仿，但我們對於六國古文的認識，也並不是非此不可的。

因為周代的銅器文字，和小篆相近，所以宋人所釋的文字，普通一些的，大致不差，這種最簡易的對照法，就是古文字學的起點。一直到現在，我們遇見一個新發見的古文字，第一步就得查說文，差不多是一定的手續。

對照的範圍逐漸擴大，就不僅限于小篆。吳大澂孫詒讓都曾用各種古文字互相比較，羅振玉常用隸書和古文字比較，不失為新穎的見解。（例如用戒和戎對照，比畫不簡寫之類。）新出的材料，像：三體石經，（例如：用亣和帘比較，知道帘釋兔。）本古書等，尤其是近時學者所喜歡利用的。

雖是這樣，卻還沒有人儘量地利用這種方法，因而有好些很容易認識的文字，至今未被認識。例如：丮字，一一甲骨和銅器裡常見，向來沒有人認得，有人

釋做「癸」，非是。假如我們去讀詛楚文，就可以知道是「巫咸」的「巫」字，說文作巫，反不如隸書比較相近；（巫誤為巫。）金文有「筭」字，以前也不認識，由此就可知道是筭字了。（使懋讀為「窺命史懋路筭」，昔人或釋做笄，非。）

應用這種方法時，得知道古文字裡有些變例，像：反寫，倒寫，左右易置，上下易置等。（不然，）往往因寫法不同，很容易識的字，都變成難識了。

反寫例在古文字裡最多，人字應作亻而寫作𠂉，又字變作ㄔ，除了少數的例外，像彳不可寫作亍，又不可寫作ナ之外，凡是左右不平衡的字，幾乎沒有不可反寫的。在複體文字裡，還有只把一邊反寫的，例如𨽸字寫成𨽸，卽字寫成卽之類。（注意說文例的反人為匕，反正為乏，等，在古文字裡是不適用的。）

倒寫例，左右易置例，上下易置例，也都是常見的，不過較難辨，所以專家也會被朦住。例如：習寫成𦐇，金文編放在附錄；（非，𦐇字倒寫，金文編作𦐇，乃是誤認，已改正。）𣪊字放在言部，不知就是「𢍶」字；𢍶字羅振玉釋做冀，不知就是「莽」字。（原文云：「才𢍶」地名。見殷虛書契前編二卷十八葉六片。）

應用這種方法時，還有應該十分注意的，就是不要把不同的字來拉在一起。以前的學者往往隨

便把兩個畧髟髮的字，併了家，例如：薛尚功把□（再）字釋成「䦉」，（朱本薛氏款識四十二葉：「舉字按集韻云：䦉音舉，丈勇也。冄乃禹省耳。」）許印林把「㘼」字釋做「劉」，（攈古錄一之一卷十九葉引許說云：「字作㘼，此足證劉從閈門之丣，不從開門之卯。」）孫詒讓把「□」釋做「馬」，（名原上六葉及契文舉例下卅九葉。）羅振玉把「□」釋做「馬」，（詳見余所作𤔲白冢考。）容庚把「□」釋做「祭」，（金文編一卷六葉云：「祭，□三字石鼓文作□，故得定為祭字。」今按□字從犬，與□象獸形，大不相同。甲骨習見□字，即希字，希可借做殺，也可借做祭，邾尗□的□字，也就是希字。戩壽堂殷虛文字卅三葉九片又別有□字，和金文同，可見□不是□字。）這種錯誤的例子，是舉不盡的。學者做比較的工作時，應該十分嚴密，才好。而且，無法比較的字，就得用別種方法去解決，萬不可胡

扯亂湊，把自己墮入魔道裡去。

丙　推勘法

除了推勘（對照）法以外，往時學者所常用的方法，就是推勘法。有許多文字是不認識的，但因（由）尋繹文義的結果，就可以認識了。雖然，由這種方法認得的文字，不一定可信，但至少這種方法可以幫助我們去找出認識的途徑。

劉原父、楊南仲一班人所釋的文字，在現在看來，雖多可笑，但是他們在古器物銘學開創的時期裡，已經建樹了不少功績。他們能把十字釋做「甲」，「□」字釋做「叔」，就是很好的證明。他們根據成語，就把「□壽」釋做「眉壽」；根據辭例，就把「□又下國」讀做「奄有下國」；根據叶韻，就把「高弘又□」讀做「高弘有慶」。這都是應用推勘法而得的。

和對照法一樣重要的推勘法，在目前還是不可缺的。金文裡地支的□字，是一千年來的一个啞謎，由於甲骨上干支表的發現，我們可以推勘出來了。金文的「□」，以前誤釋做「故」和「乃」，「□」字誤釋做「刊」，劉心源才讀做「氏」和「于」，這就是由推勘（文義）而得的。甲骨文的「㞢」字，舊時誤釋做「之」，郭沫若才讀成「有」字，也是根

據文義而推得的重要發明。

但是，這種方法，不是完全可靠的。「□」字本應釋做「弔」，吳大澂、羅振玉等硬把來當做「叔」字解說，就錯了，因為金文是另有「𡬶」字的。（金文編以為弔和從弔的字，都是叔字之誤，而把𡬶字列入附錄，也不對。）「弔」字後世讀為「叔」，所以就借用「叔」字，正和「□」（今誤為「釁」）的借用「眉」，「□」的借用「奄」，是同樣的例子。那末，推勘法只能使我們知道文字的一部份讀音和意義，要完全認識一個文字，總還要別種方法的輔助。

單（不過，）是這一些用處，對於我們的裨益，已是不小

了。金文裏的「亢」字，前人誤釋做「太」，我因「亢」字小篆作「亢」，推知「亢」就是「亢」。亢但最重要的證明，是「幽亢」（趞鼎）「朱亢」（師𠭰簋）的就是「幽衡」「朱衡」。曾伯霥簠的「黹」（舊摹作「黹」非。）前人誤釋做「業」，（容庚引「悊聖元武，孔黹」以為釋「業」和文中用韻不合，因改入附錄。郭沫若仍釋做業，以為和「午」「武」合韻。）我在字形方面，認為當是「黹」字的變體，而休盤的「黹屯」，寰盤辟父敦的「黹屯」，都就是「黹屯」（金文「黹屯」習見，吳大澂釋屯為裳，誤。）「黹屯」就是顧命的「黼純」，（仕衣黼純，縓純縓緇純，注：飾裳在幅曰縓，在下曰緆，飾衣曰純。）所以金文常說「玄衣黹純」）是第一個有力的證明。簠銘說：「佳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霥悊聖元武，元武孔黹，克狄淮夷（淮夷），印燮繁湯，金道錫行，具既卑方。」「午」「武」是

韻，「黹」「夷」是韻，「湯」「行」「方」是韻。（黹刺黻衣，有五采，黻衣，有刺繡的意思，引申出來，就有善的意思。）「黹」「至」聲相近，（引人注：節南山箋，鄭說「至猶善也」。）是第二個有力的證明。金文的「㦸」以前不識，（或釋「戲」，見鄉射禮已蔡，舊釋）薛氏款識敔敦說：「王令敔追御于上洛烈谷」，「御」字宋人釋「追」，郭沫若釋「御」，從形體上說，「御」是「御」的譌體，從文義上說，釋「御」（禦）恰是合適，所以我以郭說為是。而「㦸」字就是「御」字，也可以證明了。

我舉了兩三個例子（在上篇），很夠證明這種方法的價值了。不過在研究的時候，千萬不可拋開了文字的形體。有人把金文的「乎」字，附會尚書的「俘」字，不知金

文原有「乎」字，這種路是走不通的。（但這種病，學者犯的很多，把「屯」字釋做「裳」，也就是一例。）至於葉玉森一流，「今」釋做「今夏」，「今」「今」，「𦞤」又都是「今夏」，這種方法，好像學畫的人，專畫鬼魅一樣，也就不值得抨擊了。

丁　偏旁的分析上

分析偏旁的方法，宋人已經用過，例如博古圖錄在叀中鼎裏說：

> 按王安石字說叀作𠭯，从又从朩。此上一字作「某」，以象禾，「又」「又」以為「手」，乃叀字也。

又在周公鼎（原作周文王鼎）裏說：

> 彝，說文云：「宗廟常器也，从糸，糸綦也，廾持米，器中實也，彑聲。」此彝其首作「」者，乃彑也，其左作「」者象米形也，右作8者糸也，下作廾者廾也。

但是應用這種方法的時候極少，而且多是很容易認識的文字，一遇見難辨的文字還是任意猜測。

清代學者的說文學較深，不知致於到王安石字說裏去徵引小篆了。除了陳慶鏞，莊述祖，龔自珍一班妄人外，像嚴可均，徐同柏，許瀚，以至吳大澂，孫詒讓等，雖則學力有高下的不同，但每解析一箇文

字，總都有些依據。

𣪘字宋人釋做𣪕，錢坫說：說文解字簋從竹從皿從皀，此所寫之𣪕，即皀字。皀讀如香。此則改竹皿而從攴。嚴可均也把𣪘釋做簋。錢和嚴都精於說文學，所以能有這種發見，但一直到最近，黃紹箕、容庚推闡這一說後，才得多數人的信從。由這一事看來，許多學者總是故步自封，厭聽新說，儘管你用科學的方法有鐵一般的證據，也不會被採納的。所以，清代的學者，儘管熟習說文，而在古文字學方面，沒有很大的發展。

乾、嘉、道、咸時的學者，對於說文，很少人敢有非議，所以在那時候的古文字，只夠做說文的輔翼罷了。同光時的學者才知道古文字的真價值是超說文的，於是古文字學就日漸昌大起來了。以前只偶尔舉金文來比較篆文，現在要用金文來補正篆文了。

在這一個趨勢裡，孫詒讓是最能用偏旁分析法的。我們去繙開他的書來看，每一個所釋的字，都是精密地分析過的。（像由亩字作[illegible]，知[illegible]也是亩字，又知道[illegible]是啚字，[illegible]也都是啚字異文。[illegible]從亩從[illegible]，[illegible]字從稟從金，[illegible]字同牆，[illegible]字從片從禾下從門，即亩首，亦即牆字，[illegible]字從攴為歡字；而啚字作[illegible]等形，圖字作圖圖圖等形，均可和嗇[illegible]等字偏旁互證。可參看孫氏所著名原。）他的方法，是把已認識的古文字，分析做若干單體——就是偏旁，再把每一個單體的各種不同的形式集合起來，看牠們的變化，等到遇見大眾所不認識的字，也只要把來分析做若干單體，假使各個單體都認識了，再合起來認識那一個字。這種方法，雖未必便能認識難字，（因為有些字的偏旁，雖是可識，一湊合後，卻又不可識了。）但由此認識的字，大抵總是顛撲不破的。（有些錯誤，是因偏旁分析不精所造成。）

孫氏所釋的文字，在我們現在的眼光看來，當然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這是不足為病的。他的最大功績，就是遺給我們的這精密的方法。（這種方法，前人雖偶然用過，但完全用這種方法來研究古文字，卻始於孫氏。）有了這種方法，我們才能把難認的字，由神話的解釋裡救出來，還歸到文字學裡。

現在，知道這種方法的人是很多了，然而，在沒有這方法的時候，要知道固然很難，在大家熟知以後，要實行也正匪易。知是一件事，能行又是一件事。僅僅能用這種方法，還是不足道的，能處處應用，永遠應用，才算真能懂得這種方法。

金文在古文字裡，算是很好認識了，但是，即使

學者（間）以為已認識的字，要是一分析偏旁，往往有許多錯誤。例如我前面所講到的𩰫，上半從㲋，可用𩰲字做証，下半從泉，是很容易認的，而金文學家釋做熊。（我在十幾年前就發此說，一般學者不謂為然，直至最近，郭沫若在卜辭通纂裡誤用舊釋，經我告訴他後，才引以訂正。）𡋯字從亥從一，應當釋做𧰼（䝗）字，（說文蠢字古文之偏旁作𧰼，即此字。）而向來都誤為從八從豕的𧰼，（金文自有𧰼字，作豕。）而在盂鼎的𨑓字，又誤釋做遂。𨑓鼎的𨑓（遂）字，又誤（釋）做遂。𡭊字從丮從㞢，而釋做對。𢎨字從弓從丨，應是引字，而釋做弓。（𢎨或作𢏚，或作弜，舊逕釋為躲，亦非。當釋為躲。弜則弼字，後誤為射。）這種錯誤，在謹嚴的文字學者是不應有的。

在甲骨文字裡，這種錯誤，尤其多了。在這裡，我們不能不歸咎于闢叢的羅振玉氏，他老先生雖則把許多心得教給我們，但同時卻播下了無數的種子——錯誤的種子。他是不很講究分析偏旁的方法的，所以儘管把𠂤、𠂤、𠂤等字，釋做帚、帚、歸，而把⿰、⿰、⿰等字釋做（全）彗，（按當為𩰲、歸、婦、四字。）⿰字釋做糞，（按當釋𩰲。）⿰、⿰二字，並釋做牧，（按當釋𩰲及婦，讀為侵。清華第一葉云：「⿰方出，⿰即埽之古文。」我亦⿰田七十人。又云：「土方正于我東啚，𢦏二邑，⿰方亦埽我西鄙田。」正讀做征，那末⿰和婦當讀做侵，是無疑的。羅氏誤讀做牧，把卜辭列到畜牧類裡，這段歷史的真相就湮晦了。羅氏後的學者，都以訛傳訛，不想去改正，這真是太可惜了。）反而把⿰（本字）字釋做埽。他會把

⿰、⿰、⿰、⿰、⿰、⿰等字釋做謝，他會把⿰（盜）字釋做浴，⿰（洮）字釋做涗。這一類的釋文，幾乎佔他所釋的十分之四五。總之，他在發現這新的古文字以後，創通條例的心太急了，所以對於較難認識和無可比較的文字，就蹈了宋人釋金文的覆轍，任意推測起來。這個惡例一開，許多妄人就得了捷徑，不用通說文，不用識金文，只要獨坐冥思，就可以認識甲骨文字，高談孔子所不知的殷禮了。

古文字的研究，到孫詒讓才納入正軌，他的（精於）分析偏旁，和科學方法已很接近了。但在甲骨文字的

研究盛行後，大都用的是猜謎法，因而，古文字學暫時呈（顯）出退化的現象。

戊 偏旁的分析（下）

我在上邊推崇孫詒讓，是推崇他的方法，至於他所釋的字，一一推究起來，卻（多）很可議。這並不是方法的不好，卻是材料不夠，並且孫氏有時也不免疏忽。

（他）用這種方法時，最要緊是（先）把偏旁認清楚。（⿰）⿰字從⿰，孫氏誤認做兕，這是把筆畫畧近的字混殽了。

偏旁釋定了，不能改讀。𩰫字從爵形的𥁕，孫氏所釋本不錯，但偏要讀做揩，鏢字從金稟聲是很明顯的，但偏要說是從𤖬省，不從稟，這都是把文字來徇自己的成見。

古文字變易簡省，大都有史迹可求，不可率肊猜度。𪓐（慶）字孫氏釋做上從𦎧省，下從嬰省，又把形（釋）為夙省，𩰫（𩰫）字釋做從𦥑省異省名聲，雖都竭盡穿鑿的能事，但總不免迂曲。（凡是省簡的字，必有原形，但如孫說，不省時不能成字。）

原始古文，本不易推定，孫氏時材料也太少，勉

強求之，自多錯誤。把𢓊釋做了十二；把𠦁（𦔻）釋做𢃄𢧢，把𠂤釋做牛，𠂤釋做獲，這一類在現代學者或者以為可笑，但處在那個時代，却是無可奈何。

這些缺點，在孫氏方面，我們是要與以原諒的。但在我們自己方面，却應力加檢點。孫氏在文字學和古書都有很深的根底，詮釋（古）文字的時候，不免先有些成見，弄成拖泥帶水。我們在研究古文字的時候，得把成見完全掃除，專用客觀的分析。

我們第一得把偏旁認真確了。第二，若干偏旁所組合成的單字，我們得注意牠的史料，假使這字

的史料亡缺，就得依同類文字的慣例，和銘詞中的用法（等）由各方面推測，假如無從推測，只可闕疑。像𤕭手捧爵為勞，𦥑手捧席為謝一類，偏旁雖（近）是，所釋字却全無根據，這是應當切戒的。

因為學者們不去用這種方法，即便偶然用了，也不精密，所以古文字的園地裡，大部分還是荊榛待闢，許多文字，還沒有人認識，有些是被人認錯了。例如，𪓿公華鐘有「𦣞為之𦣞（銘）」，前人誤釋做「聽」，文義不順，我因這字上從𦣞（月），下從𠙵（口），決為「名」字。（銘，本與月字夕通用，例如外，作𡖄。郭沫若金文辭大系亦釋「名」，與余同。）甲骨文的字（𡆥）字，前人

誤釋做「𡧊」，（迴）我改為從宀正聲，即「定」字；（近出古文聲系本余說改正，錄作定字。）這種字一經考定，似很容易認識，但在未考定前，就是小學專家，也常會終身不悟。

如其（僅）拿一兩字來說，這種方法應用的範圍，似乎太瑣小狹隘了。這種方法最大的效驗，是我們只要認識一個偏旁，就可以認識很多的字，現在，我不妨就我認識的文字，抽出兩個偏旁來做例子。

㈠冎字 在古文字裡從冎的字，以前是不認的，我推出了𠙴就是冎，於是下面諸字便可認識。

𨖷 過

過伯𣪘。昔人誤釋「迟」、或「𨒅」。金文編入附錄。

藉　魚鼎匕說：「藉入藉出，毋處其所」。舊不識。今按從骨至頸，當即「𦣝」字。匕銘假為「滑」字。

歋　殷契佚存九五〇片。舊不識。今按當即「歋」字。

(二) 斤字　從「斤」的偏旁，在金文(周代)裏作⺁斤等形，是誰都知道的，但在甲骨金文裏有很多的從斤旁字，至今未被人認識。我尋出了這偏旁的寫法，例如：

並「斲」字　見後編下二十葉五片，鐵雲一四二葉四片，後編下廿二葉十八片。舊並不識。按說文䉥從斲聲，但沒有斲字，大概是遺漏了。

旂　戩壽堂殷虛文字四七葉九片。王國維釋旂，近是。按此字從㫃斲聲，舊以為從旂從單，誤。

𣂔　前編四卷八葉六片。舊不識。按卜辭䊮或作䊮，可證𣂔即斲字。

斫　前編五卷二一葉三片。舊不識。按𠂆古石字。

䉥　後編下二一葉三片。舊不識。此字說文沒有，疑是䉥的本字。

兵(兵)　後編下二九葉六片。舊不識。按殷契佚存七二九片云：「貞出兵𢦏」。

𣂑　前編四卷四三葉五片。舊不識。按此字說文沒有，金文𣂑或作𣂑，疑此亦斲字。

岓　佚存七〇八片。舊不識。此字說文遺漏，古書習見，或作㟧。

斵(斵)　佚存八九九片。舊不識。按朙或作明，可證此即斵字。

斨　殷契卜辭四一二片。舊不識。此字說文沒有，疑是𦟝的本字。廣雅釋器：「𦟝，脂也」。說文缺。

並「斦」字　見前編五卷二四葉五片，六卷三六葉五片，龜甲獸骨文字一卷十一葉二片。舊並不識。按此字說文沒有。疑是𧥣的本字。玉篇𧥣同𧥣，說文闕。

斿　前編六卷三六葉三片。舊不識。按詳上。

斧　前編二卷四葉三片。舊不識。

並「新」字　前編一卷三十葉五片：「新宗」，七卷十四葉一片：「出新𢦏」，後編下三葉十二片：「新宗」，九葉一片：「出新大品」。舊並不識。甲骨文編把𣂑當做「匕辛」合文，大誤。按「新」字說文沒有，當即「新」字。

新、新　前編五卷四葉四片，佚存五八〇片。舊並不識。

新　鐵雲拾遺十四葉十九片。舊不識。按當即新字。

新　佚存一三三片，二一七片，並云：「新宗」。舊不識。說文闕此字，當是「新」的繁文，從宀新聲，猶「親」或作「寴」。

斲　前編一卷四七葉六片。舊不識。今疑即「析」字。

新　後編下二三葉七片。舊不識。按從𣎵當是桒字，新就是析的異文。

所　佚存八五八片。舊不識。按此字不見字書，未詳。

破　前編八卷六葉一片。舊釋為「石」、「㓝」二字，誤。按此蓋斫字異文。

由此，我們可以推出「斤」字在甲骨裏作𠂆，或作𠂆，前編八卷七葉一片的𠂆字，也可以釋做「斤」。利用這個方法，我們可以多認二十多個前人未識的字，並且以後再碰上了從「斤」旁的字，也有了辦法，不致於說「𠂆象矰繳之形」，而束手無術了。

一般學者所(認)已認識的甲骨文字，不過一千字左右，而且還有許多錯誤。假使我們有了方法再去整理，至少可以使可識的字增加出一倍來。有些朋友不肯信我的話，以為是大言欺人。他們用慣了手工

製品，意想不到機器的大量生產，無怪要視為奇蹟，但在新文字學的觀點上，這是毫不足奇的。用舊時的方法去研究，偶然也可發見十個八個字，但大體上是有限制了。所以，我們所認為最重要的，是研究出更精密的方法，至於能多認識若干字，只不過利用這新方法的結果而已。

己 歷史的考證

往時的文字學者研究古文字的方法，不外乎對照和推斷，假使沒有可供對照的材料，和孤文隻字無法推勘的時候，就絲毫沒有辦法了。

有些人不甘拘束於沒有辦法的境地，就任意去猜測，自然猜不對是常事，因此，已發見的古文字裡，確然可認識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其餘的部分，儘管猜的人很多，各有各的巧妙的戲法，但無補於難字的認識。

因此，我在上文提出了分析法，這雖是許慎在說文解字所常用，但在古文字裡，只有孫詒讓曾充分地應用過。這種方法是必須分析偏旁而不能隨便猜測，所以，如其能把許或孫氏方法的缺點找出，加以修正，如其能精密地應用這種方法，其結果，一

定會確實可靠。

這種方法正是救往時的對照和推斷法的窮的，雖則有些文字是找不出對照的材料，而且推測不出牠們的意義來的，因為本是人名，或地名，器物的殘缺，不可句讀，和器物的銘過於簡單，或本是隨意塗寫的，種種關係。只要字形清晰，我們依舊可以認識。這種方法是科學的，因為這是根據全部已經確然認識的文字歸納出來的。往時的學者可以憑他的理想去認識一個字，他所持的理由的奇怪是別人所想不到的，但在現在，我們舉出這一個方法，和化學方程式一樣，任何人都可以去試驗，只要能精密地試驗，其結果總會是一致的。

這種方法固然是科學的，但還有兩椿缺點，第一，這種方法很難應用到原始的單體文字，因為有些原始文字，和後代文字的連鎖是遺失了的，第二，愈是分析得精密，窒礙愈多，因為文字不是一個時期發生的，而且不是一成不變的，假使嚴格地認定一个型式，那末在別一个型式下面所組成的字，就無法認識了。

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斥廢了分析法，我們需要嚴格的分析，不過，同時須注意到文字的歷史。我們

所見的古文字材料，有千餘年的歷史，早期的型式和晚期的型式中間的差異是很大的，就是同一時期的文字，也因發生遲早的不同，而有許多的差異。文字是活的，不斷地在演變着，所以我們要研究文字，務必要研究牠的發生和演變。

這種研究，以前雖間或有過，但都是一二小節，例如在說文裏說到的二和一的變化，艸和茻的通用之類，後世學者没有注意到這上面，所以没有什麼進步。

我們精密地分析文字的偏旁，在分析後還不能認識或者有疑問的時候，就得去追求牠的歷史，在這裏，我們須切戒杜撰，我們得搜集材料，找求證據，歸納出許多公例。

這種研究的方法，我稱牠做「歷史的考證」。偏旁分析法研究橫的部分，歷史考證法研究縱的部分，這兩種方法是古文字研究裏的最重要部分，而歷史考證法尤其重要。向來文字學者，對於偏旁分析，已經不很注意，即偶尔注意到，也不能精密，至於歷史的演變，更是茫無所知。所以，古文字的研究，雖已有了很長的時期，其成績却是太微了，甚至於我們不能把牠當做一種科學。

著者最初研究文字學的時候，專想替說文做注，受了吳大澂、孫詒讓二人著作的影響，才研究金文，其後又受了羅振玉、王國維的影響，才研究甲骨文。那時，我已經注重偏旁的分析，對各家的錯誤，常有檢討，對於羅氏所用的方法，尤感不滿。

但是，困難就由此出來了。前人釋錯的字，可以用分析偏旁的方法來校正，但有些字不能說是釋錯的，而分析出來的結果，却完全不同，例如：[字形]字舊釋「䠶」，由金文的「射」作[字形]，「䠶」作[字形]看來，似乎不會有問題，但就偏旁分析起來，[字形]字從矢從引，應當是「矤」字。又像「䠶」字就偏旁分析起來，應當是從每從㐬的「毓」字，但在卜辭裏却一定得讀做「后」字，這種歧異，在一般人是不會注意的，在我，却成了重大的矛盾，死守一方法，便和事實相背，不然，就要說方法不對。

近幾年來才明白研究文字還要用考證歷史的方法，這種矛盾也就消失了。（[字形]字應識做「矤」，本是張弓發矢的意義，後來假借做「況」的意義，而發矢一義的「矤」却誤成「䠶」，因此分歧做二字，「矤」或「䠶」字保留原來的字形，而「䠶」或「射」字保留原來的意義。至「毓」字本作「䠶」或作「[字形]」，後來[字形]形被誤識為「居」字，「居」字本當作「[字形]」，因改寫作「[字形]」，見[字形]簋（鑵）又誤作「后」，遂和「司」字的反文作「后」相混。）漸漸發見了許多規律，由此，

好些以前不能識或不敢識的文字也都認識了。

文字有的型式時是長時期固定的，有一時是不斷地在流動的，偏旁分析利於研究固定的型式，而流動型式，非考證歷史不可。我們要把古文字學建設為一種科學，這兩種方法是不能缺一的。以為古文字不拘型式而忽略分析方法，固然要完全失敗，拘定了某一固定型式而不去考證牠的歷史，也一定不會有所建樹。

歷史考證法是根據複雜而錯雜的，每一個字有牠自己的歷史，每一小組文字或相近的文字，在演變時有

共同的規律。這種歷史和規律，我現在雖還沒有完全找出，但已夠形成一個系統。不過在這裡只能分配幾个例子於下述各例節裡，其詳還請俟諸異日。

(子) 圖形文字的研究

在這書裡，已屢次說過，文字的起源是圖畫，所以較古的文字，往往是一種圖形。在學者間常有一種成見，以為圖形不是文字，這是錯誤的。因為假如文字不是從圖畫裡直接演變出來，那就得在這兩者間有一道明顯的溝畛，而事實上是絕對找不出來。

把□或□字認為文字，而把□或□字認為圖繪，不

是文字，這種見解是矛盾得可憐。□和□，都公認是文字，□和□為什麼又不算文字呢？既把□或□字列入文字，那末，□或□字應屏絕嗎？□（狽字見集古遺文四卷三十六葉，作□和□，和□，象彘在泉上，即□字。狽寶彝）難道不是一脈相承，可以說此是文字而彼非嗎？

或人說圖形是族徽，或人說圖形是飾紋，所以不是文字。在銅器裡許多圖形，確都是氏族的名稱，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說這不是文字，因為我們知道許多銅器銘文的最末，贅有氏族名稱，例如□井□之類，為何到了同在銘末的□（大黽，見□鼎等）之類，就不是

文字呢？至於圖形文字和飾紋的相類，乃是當然的事情，因為牠們同是發源於繪畫，那能不相類呢？然而其雜在銘文中或刊在銘文地位的圖形，我們決不能認為飾文，就是夾在飾文裡面，像父戊□盤的□□□三字（圖十五）□□盤的□兩字，（圖十六）雖被蟠繞在蛇形圖紋中，和□盤（圖十七）相近，但確是文字而非飾紋，和作弄鳥壺銘文夾在飾紋裡是一樣的。（圖十八）

學者間所以有圖形不是文字的觀念，實是對銅器銘文沒有深切研究的原故。他們看慣了簡化了的象形或象意字，對於較近原始的象形或象意

字，用圖形來表達的，茫無所措，就只好以為不是文字了。其實在卜辭裡的圖形文字，並不比銅器少，如雞字作□，鳳字作□，（下象鳳之翎。）隹字的作□或作□，象的作□，麐的作□，鹿的作□，馬的作□，夒的作□，執的作□之類，雖比銅器筆畫畧簡，大體說來，卻比銅器裡來得更原始而近于圖繪，但是學者間沒有敢說卜辭裡有非文字的存在，何以到銅器裡卻鑽出來這樣多的非文字的圖繪呢。（銅器裡有時以黿鼉或鳥獸的圖做飾，但必特大，且不多見。）這種觀念，顯然是錯誤的。我以為銅器裡的氏族名稱，往往是圖形文字，和其他銘文不同，這是因當時人對氏族名稱，尚視為神聖，所以普通文字雖隨時代演進，獨對於這一部分想保留住最古的型式。至於把文字和花紋相雜，只不過藝術上的一派作風而已。

我們現在所能搜集到的圖形文字，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這一部分裡，又大都是原始型的殘留，和純粹殷商系或兩周系的文字相隔很遠，中間的連鎖，很多已經湮滅，所以驟然看來，以為不是文字，其實則是學者們不認識牠們是文字。

所以認識是唯一要件，我們將如何去認識這

些近原始的圖形文字呢？下面是五種方法，是我所經驗過的。

(一)由實物比較而得的，如：龜，黽，魚，鳥，馬，豕一類的象形，是一望可知的。這種認識是很簡單而容易，但只能限於普通習見的象形文字，而且我們須注意兩點：(1)、酷肖的圖形，(2)下沿的歷史。假如隨便比附，就可以說□是麐形，□是蟬形，這種認識，實是太危險了。

(二)由已簡化的文字比較而得的，像：□的即大，□的即□，□的即廿和止，□的即□，□的即立，□的即竝，□的即□，（□字所從。）□的即干和戈，（由□為□，又變□，或變□。）□的□即□，□的即中和毌之類。（□或作□，變作申，省作申，又變毌。）

(三)和異族圖形文字的比較，這是一樁很少把握的事情，因為各種原始文字，大都是獨立發生的，所描寫的對象，雖間或相同，而聲讀義訓，往往迥異，硬把來附會，也是極危險的。但由比較中有時能找出一個圖形的意義的輪廓，例如埃及文的□，象有環的大杯形，和□殷的□字相近，這一類或許不是無益的。

(四)由分析偏旁而得的，因為我們所見到的圖形文字，離原始時期已很遠，除了寫法稍異外，其結

搆和商周時普通型式的文字，大抵相近，所以利用偏旁分析法，依然可以得到很多的收穫。例如：

□夢鄣草堂吉金圖續編亞獏父丁鼎 舊不識，或以為莫犬二字。今按是「獏」字。

□貞松堂集古遺文一卷廿三亞蚰鐃 舊不識，或誤為恆字，今按從日，工，虫，是「蚰」字。又見愙齋集古錄廿、十八亞蚰父乙觶作□，同。

□殷文存下廿二亞旐父丁角 舊不識，今按從㫃，從虹，是「旐」字。又見殷文存上四十俐卣作□□並同。

□殷文存上二亞厷鼎 舊不識，今按從ヨ，從乙，是「厷」字。又亞厷父乙彝同。

□殷文存上三九矢白隻卣 從隹，從又，是「隻」字，即古「獲」字。又見殷文存下十六隻父癸爵作□，同。

□殷文存下十七雔父癸爵 舊不識，或以為雙爵形，今按從兩隹相對，是「雔」字。又見愙齋集古錄廿、二雔父辛觶作□同

□匋齋吉金錄續編下五維婦壺 舊不識，或以為玄鳥二字，或以為鵅字，今按從幺從隹，是「維」字。

□殷文存下廿六葉天子聑觚 舊不識，今按從口，從耳，是「聑」字。又見愙齋集古錄七、五大保毁作□，同。

□殷文存下廿四徙觚 舊不識，今按從彳，從步，是「徙」字。又見上、廿一徙尊，作□，敬吾心室款識下五八徙觶作□□，同。

□敬吾心室款識下六六婦聿卣 舊不識，或誤合為建字，今按從彳，從止，是「延」字。盖作□，微誤。

和前已說過的「損」、「囊」、「章」等字，現在不能遍舉。學者在這上面肯稍稍留意，圖繪不是文字一說，立時就會粉碎，而我們的字彙就可多出好些較原始的文字來了。

（五）歷史的追溯。有些文字，既無可比較，又不能分析，或即使分析了，還是不能清楚，就要依賴這種方法了。方濬益把□字釋做斝，象形，引段氏注說文斝从斗而□象形為證。綴遺齋彝器攷釋廿三卷八葉，其後，羅振玉說，亦與闇合。從斝字推溯□的象形，知道本當作□，這就是一個例子。

亞古父己盉的□字，殷文存下卅二葉，器蓋銘同。就是卜辭裡習見的□字，——高宗時一個卜人的名字，前人都不能識，我以為是「古」字的原始型式。盂鼎古字作□字形還相近，其證一。□即□字，倒書作毌。所以婦□鼎，殷文存上七□甗，同十□卣，同四一裡的「□」文，「姑」都寫做□，庚贏卣也說「文姑」，可證。其證二。我們由此可知「古」字本是從口□聲了。凡從□盛物之字，□率為形，其例詳見上編。

亞□爵的□字，綴遺齋彝器攷釋十九、卅又一器作□，攈古錄金一、二、十五昔人錯釋做犧形，這字在卜辭裡也常見，作□，□，□，□，□，□，□，□，□，□，□，□，□等形，就是葉玉森所誤做「夏」字，而以為象「蟬」形的。我們不知

道[illegible]字怎麼會和蟬形相象，（蟬形見丙、申、角作[illegible]，董作賓卜辭中所見的殷曆引白陶片（拓本）作[illegible]，銅器的蟬紋，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形，其異點本極顯著。）而『夏』字又何以要作蟬形。但在這裡，我們且先舍去這種夢囈，而看下列的比較，（所舉的字，俱出卜辭。）

[illegible] 龜

[illegible] ⿱艸龜

我以為[illegible]字和龜形彷彿，只有頭部不同，是毫無疑問的，所以就釋做『⿱艸龜』字。『⿱艸龜』字說文裡沒有，所以沒有人認識，我以為這是許叔重所遺失了的一個字，因為牠和『龜』字太像了。萬象名義廿五龜部有『⿱艸龜』字，（按出原本玉篇，今本脫。）玉篇『奇摎反，虯也，龍無角也』，（此出廣雅，今廣雅譌作⿱艸龜。）證一。原本玉篇龜部有『⿰龠龜』字（本部作⿰龠龜，今依萬象名義正。）『思條反，蒼頡篇：⿰龠龜，韶九成也。……字書或簫字也。……』可見小篆本有從『⿱艸龜』的『⿰龠⿱艸龜』字，但今本玉篇則譌作『⿰龠龜』，從龜，證二。卜辭又有[illegible]字，（後編下卅三、一。）或作[illegible]，（佚存七八。）昔人也不能識，我以為當是從火⿱艸龜聲的『⿱⿱艸龜火』字，而說文譌做『⿱龜火』，從龜，證三。卜辭常說『今⿱艸龜』，（前編二、五、三：『今⿱艸龜其[illegible]』。後編下十二、十四：『[illegible]由今⿱艸龜』。同四二、三：『貞今⿱艸龜我入商』。龜甲獸骨文字二、二六、十三：『今⿱艸龜其出降𢿌』。）或作『今⿱⿱艸龜火』，（後編下三三、一：『今⿱⿱艸龜火王其从』。）又說『來⿱艸龜』，（[illegible]）我以為『⿱艸龜』和『⿱⿱艸龜火』都應讀為說文的『龝』字，即後世的『秋』字。（卜辭有春、秋，無冬、夏，余別有卜辭中的春秋一文詳之。）漢燕然銘秋字

作⿰禾⿱艸龜，（隸韻四、廿五）楊著碑『畏如秋旻』，秋作⿰禾⿱艸龜，可見漢隸還從『⿱⿱艸龜火』，（萬象名義龜部也作⿱⿱艸龜火，不誤。）而說文部誤做『⿱龜火』了，證四。由此，我們可以追究出[illegible]字當釋『⿱艸龜』，不過牠的意義還難明瞭，讀『虯』，讀『秋』，同是叚借，由字形推測，似乎是龜屬而有兩角吧。

我很慚愧，不能扼要說明，只兩個例子，已占了很多篇幅，不能多舉別的了。我所經驗到的，這種追溯的工作是特別複雜而且繁難，初學者如其經驗不多，讀書未富，不妨且慢着手。但是有了把握以後，我們的眼光得特別放得遠大些。

因為原始的圖形文字，後來常變成形聲字，所以我釋『[illegible]』為『麋』，『[illegible]』為『麋』，（見史學年報[illegible]）這[illegible]不多成為定論了。原始圖形，後來常有因不便書寫而改易過的，例如『[illegible]』即『戉』字，（由本象人荷戈形，由[illegible]變成，再變成[illegible]。）『[illegible]』即『足』字，（由[illegible]變作[illegible]，又變[illegible]，又變[illegible]。本象全足形，卜辭作[illegible]同。按[illegible]變[illegible]與此同例。）原始圖形文字，也有本很繁複，後來只存一部分的，例如『[illegible]』省作『[illegible]』，（說文作[illegible]。）（按本當[illegible]省做[illegible]，即『貫』字，見兩宮中鼎。）這種說法，膠柱鼓瑟的人難免持懷疑態度，但研究原始圖形，不懂得這種演變，最後的難關是沒法打破的。

(丑)字形演變的規律

文字的形體和牠的聲音一樣，時刻不停地在

流動變化，要是單拘定了固定的型式，就沒有法子研究古文字。但所謂流動和變化，是有限制的，每一個變化都有原因，而在同一原由下面，許多文字必定作同一的變化。這種變化的規律，是古文字研究中最重要的對象。有些人開口就說古文字變化無方，而不去研究變化的規律，這是不科學的。

文字有古今的不同，以前的學者也曾注意到，例如說文帝下說：「古文諸二字皆從一，篆文皆從二。」但這種例不很多。說文裏的古籀和或體，往往本不是同字，只因古時偶然的假用，就誤併了。例如雱下有籀文雱。

而且許氏對這些重文，大都不去解釋，因此使後來學者得了一種壞習慣，任意把不同型式的字，併做一字，而在文字的演變方面，卻不加注意。

文字的演變，有兩個途徑，一是輕微地漸進地在那裡變異，一是鉅大的突然的變化。

前一種變異裡，有自然的變異和人為的變異。自然的變異，都是極輕微的，不知不覺的，例如㞢變作㞢，不變作[glyph]，大變作介，[glyph]變作[glyph]，○變作口，口變作口之類，但到時代距離較久以後，也會變成很大的變異，其原來的型式就很難認識了。例如大字變做介，又變做介，又變做介，一般人看慣了介字，就不認識大字了。（關於大字的考證已見廿一葉。）

人為的變異不僅是筆畫上的小小同異，由於各種理由而發生的變化，是異常複雜的，不過，假如歸納起來，實在不外刪簡和增繁的兩種趨勢。在幾千年來文字演變的過程裡，這兩種性質相反的工作，永遠是並行不悖的。

由古文字到近代文字的刪簡工作，大概說來，有三種：

(一)原始文字，近於圖畫，寫的時候，太費事了，因是，有兩種簡化的方法：(1)把筆畫太肥不便刀筆的地方，用雙鉤或較瘦的筆畫表現出來，這種結果，使文字的每一筆畫，沒有肥細的歧異，和幾何裡的線一樣。例如：[glyph]（大豕匕）省做[glyph]（大豕父乙觶）或省做[glyph]字（[glyph]）省做[glyph]和[glyph]（[glyph]）或省做[glyph]（作父乙觶）[glyph]或省做[glyph]省做[glyph]，或省做[glyph]，[glyph]變做[glyph]，[glyph]變做[glyph]省做[glyph]，○，或變做▼，又省做▲，又變做个。♦省做中，或省做十，或省做十。（例如庫字即捧字。）這一類是不可枚舉的。(2)凡筆畫多而複雜的字，常趨到簡易的方面。例如：[glyph]（殷文存下）[glyph]省做[glyph]（十六父癸爵）[glyph]省做[glyph]變做[glyph]，更省就做[glyph]，或[glyph]

又省做□，又省做□。（此見攈古遺文十一、十五分觶小器，可為余說□即□字之證。）凡是這一類的變異，我們當抓住每字的特點，不可沾沾於筆畫的多寡。（鄉儺說□省做□，是不能拘定筆畫的。）

(二)原始文字本是整個的圖形，後世文字因為聯綴成篇章的緣故，有了整齊畫一的趨勢。例如：馬，象，鹿，□等象形字，本是一樣的，鹿，□所佔地位較小，得保留原狀作□，□，而馬象卻得橫寫作□和□，以適應同一行中的別的文字。

到了形聲文字發展以後，許多文字都是由上下或左右兩部分組合的，由此，許多圖形文字，因為不能諧適而發生變異，例如：□字變做□，企□字變做□，□只做□，□字省做□，埶□字變做□，傳之類，都是由整個圖形分析成兩半的。由此我們可以推知□當即保或俘字，（象人負子，孳乳為緥。）□當即飛字，（後變為□或為龍，乃開之本字。）此種變異，在探索圖形文字時最宜注意。

(三)太繁的文字，往往省去一部分，例如：□字省作□（□的本字，為墉。）□字省作□，□字省作□之類，又凡獸類的字，常只作首形，例如：□□□□□等字，都把下半字省去了。

古文字寫的時候，常有從簡省的，例如，各字或

作□，嬰字或作□，楚字或作□（□王欱肯鉈鼎）這一類都是偶然的。（不過，有時也會變成定型。）說文裏常講省形或省聲，但往往是錯誤的，因為凡可以稱「省」，一定原來有不省的字，而說文裏所說，大都不合這個原則。（例如說「薅」是蓐省聲，好省聲，倘不省，便不成字。）

文字的增繁，也可分為三種：

(一)文字的結構，趨向到整齊的方面，因是在許多地方添一些筆畫，使疏密勻稱，大約有五類：

(1)凡垂直的長畫，中間常加．，．又引為一，間或為∨，例如：

丨 ↓ 十 （凡U Ψ 山等均同。）

□ □ □ （□字同。）

□ □ □ （或變為□，又由□而變□。）

□ □ □ （金文□□二字，舊不識，由此可知乃□辞二字。）

□ □ □

工 工 王

火 火 □

□ □ □

(2)凡字首是橫畫，常加一畫，例如：

□ □ （元，元本同字，所以虺就是虯，髡就是髡。說文分二字誤。元本作□，元首也。）

而 而

不 不

西 西

其餘像辛，示帝等均已見說文。

(3)凡字首為橫畫者，常加八，例如：

口 谷　吕亦作[glyph]

向 向

[glyph] [glyph]

酉 酋

像[glyph]字的變[glyph]，是例外。又此類從八，和[glyph]字不同。

(4)凡字末常加一，一下又加=，例如：

[glyph] [glyph] [glyph]

酉 [glyph] [glyph]

曲 曲 [glyph]

[glyph] [glyph] [glyph]

此類字有時可易丌為廾，如[glyph]，[glyph]，[glyph]是。

(5)凡中有空隙的字，常填以・，例如：

○ ⊙

月 月　月夕本一字，後歧為二。

品 [glyph]　晶即星字。

日 日

田 田

⊗ [glyph]　西鹵本一字，說文歧為二。

[glyph] [glyph]

又[glyph]的變成[glyph]，柱下兩點和流內一點，都是後填上去的。（[glyph]字由[glyph]字而誤增。）龜形作[glyph]，中填四點，黽形亦同。

這種變異，在古文字裡的例子很多，不是上述五類所能包括盡的，像：[glyph]，[glyph]，[glyph]等字，都在一上加⊃作[glyph]（或作十），像丌字變做[glyph]之類，即使偶然的變異，我們也應注意到。

(二)因為形聲字的盛行，在較古文字上面增加偏旁，例如[glyph]字增作[glyph]，（蜀）後來更增做蠋，[glyph]字增做圍，[glyph]字增做拳之類。

(三)因為文字的書法，成為藝術，常增加筆畫或偏旁，例如：[glyph]寫作[glyph]，加以小點，子寫作[glyph]（王子造匜），增以[glyph]旁，更進加以鳥形的偏旁，就成鳥篆了。

漸變的文字，雖有古今的不同，但文字的本質還沒有變掉，牠們的歷史是能聯貫起來的。

突然變化的文字就不同了，牠們的原始型式湮滅，繼之而起的，是另外一種型式。

這種劇烈變化的理由，有些是我們想不到的，正像近世文字裡「戴」字變做「[glyph]」一樣。尤其是我們根據文字的型式而逆溯的方法，到這裡就失了效用了。

這種變化的過程，我已考出來的有三種：

(一)凡較冷僻或罕用的字，常被改為別一相似的字，例如前所說的黽字，被改為「龜」，鼉字作[glyph]，本是象形，而改為從黽。由此推測，可見「蟬」本象蟬形，辭前而改為「單」，「蠅」本象蠅形而改從「黽」。(黽作[glyph][glyph]等形，與蠅形近。)許多圖形字的湮滅，大抵因此。(凡象獸形常改從犬，凡鳥形常改從隹或鳥。)

(二)本是圖形文字，因受形聲文字的影響而注音，後來把圖象文字省略而成形聲字，例如：[glyph]字加注凡聲，後世作鳳，只是從鳥凡聲；[glyph]字加注昔聲，後世改做耤，只是從耒昔聲。

(三)本是用圖形表達的象意文字，改為用音符的形聲文字，例如[glyph]改做從貝毌聲的貫，[glyph]改做從网矛聲的罞。

這裡所舉的變化，都是型式方面的，還有很多變化，屬於字音部分，不在此篇討論之內。

(寅)字形通轉的規律

凡研究語言音韻的人，都知道字音是有通轉的，但字形也有通轉，這是以前學者所不知道的。

通轉和演變是不同的。演變是由時代不同而變化，雖說在周初還保存一部分圖形文字，商時甲骨，[glyph]和天，[glyph]和[glyph]同被應用，但圖形文字終於消滅了，[glyph]和[glyph]也終於遺忘了，兩個時代的文字，有好些地方是截然不同的。至於通轉，卻不是時間的關係，在文字的型式沒有十分固定以前，同時的文字，會有好多樣寫法，既非特別摹古，也不是有意創造新體，只是有許多通用的寫法，是當時人所公認的。

通轉的規律，大約可分下列三類：

(一)有些型式，在後世看來是很有分別的，但在發生的歷史上，原是從一個系統裡演變出來的，所以可以通用，也可以隨便寫。例如：東字有時寫作[glyph]、[glyph]、[glyph]等形，⊗字有時寫作[glyph]、[glyph]、[glyph]等形，古文字裡像這一類的別體是很多的，有時在同一銘文裡，同一的字會寫做兩樣。(例如：沂陽刻石裡的兩個「西」字，一作⊕，一作⊗。)

大字本象人正立形，有時畫做[glyph]，金文「立」字或作[glyph]，也作夭。(卜辭「天邑商」即「大邑商」。)後來把夭和[glyph]別讀做「天」字，「天」是人首的意義。([glyph]字或作[glyph]，後來把[glyph]讀做「兀」，「兀」也當人首的意義，和此同例。)

又把「天」字引申做蒼蒼的天，因把□別讀做「昊」，□（大亦）的異形。或□（金文大或變作□，即此。）別讀做「昊」，來做昊天和昊天的意義。「昊」字異構最多，作□，見昊生鐘，又見伯白虎簋厚字偏旁。或變□，見伯昊父簋及浙陽刻石，又見御鼎厚字的偏旁。或變□，見鄧伯氏鼎。□或誤為□，見須白多父盤厚字偏旁。大矢古多混亂。□或變□，見說文。按說文從夰的偏旁，並由大誤。這就是現存的「界」昊字。□字變作□（伯□），偏𩕢字偏旁。按金文並字或作□，知□本大的異形。□或變□和□，此兩體未見。□或誤為□，見單白昊生鐘和上作□的昊生是一人。又為□，見毛公唇鼎，肆皇天亡昊。讀若□。□□或變□，見□□簋。凡□□形得變目，卜辭□字作□□。□也變□，這是說文𩕢字所從的。（說文：失，「□」字，所以說「從三大三目」。其實「□」是「大」字讀三）

變來的。（「三□為𩕢，猶三大。二人為从，三人為众，二大為□（㚘）」可見應有三大。）□字變作□，（此體未見。按大或為□，此亦大的異形。）又作□，□或變□，（殷契佚存五八一片。）□或誤為□，見□吳鼎。□或變□，（說文：大白，澤也。從大，從白，古文以為澤字。按說文「臭」本音古老切，可知即「昊」的異文。）這是「臭」字。□字變作□，□字也變作□，（金文凡從頁的字，或從見和兒。）□或變□，見說文。按「讀若傲」，說文引秋君為敖，當即「兩昊」的「昊」，當即「昊」字的遺文。這是「界」字。（界字說文訓「嫚也」，非是，當是人首的意義。□字變作□，和大字變作□，又變作□，□字變作□同。□，□，又變作□，和大字變作□，又變作□，也同。元和天同義，可見界也和人首，和頁字義同。）在後世雖要分做界，□，臭，界四形，但在古時却只是一个昊字，有很多通行的寫法。我們可以知道許多型式是能通轉的，只要能知道發生的歷史。

（二）凡同部（即由一個象形文字裡孳乳出来的。）的文字，在偏旁裡可以通用，——只要在不失本字特點的時候。例如：大，人，女，全象人形，所以在較早圖形文字，常可通用，像：

□ 後變為 □　　□ 後變為 □　　□ 後變為 □

□ 後變為 □　　□ 後變為 □　　□ 後變為 □

□　　□　　□

雖在後世文字裡，竟（即竟字，今佚。）□，□和妾不同，美和羌，善，異讀，□字的別體，變成了傒和媄，但牠們原来的關係，很明白地已自己呈露出来。

從人形的字，常有通轉，例如：□字作□，首和欠字一樣，□字作□，有手和□一樣，（□作□，增手形。）□，亦□字作□，□字作□，□字作□，□字作□，下半和□字一樣；□字增□，像尾字一樣，□或作□，增足和企字一樣；欠，丮，卩，尾，企等字，本是有區別的，在偏旁裡常和可通用。

從水形的字，常可以不拘於〡〢〣〤〥等形式的，從手形的字，常可以不拘於𠂇𠂇𠂇𠂇𠂇等形式的，𠂇形和𠂇通，𡳾形和艸通，屮形和木通，這種例一時是舉不完的。

我再舉兩個有趣的例子：

凡是人形常作□，變作□，這是象足形的，所以從人和從□是通用的。凡是人形常作□或□，象他站在地上，所以人和□，大和□通用，□和□也通用。例如：

人 □ □ □ 下二字並壬字，由□變壬。皆說文所釋並誤。

□ □ 由此亦可知羌為人形。

□ □ 祝字。

□ □ □ □ 𡈼或作□，說文以為望的古文，望字從月，從臣，從壬，並誤。𡈼本是見的孳乳字，望當從月，從𡈼，朢字今略。

□ □ □ 此見後編下、七十三，舊不識，今按當是𡈼字，即聖字。此第一字見龜甲獸骨文字二、二五、一四，舊不識，今按乃耳字，即聖字，說文以為從耳呈聲，誤，當從口、𡈼。

□ 祝字見前編二、三二、三，又五，舊不識，今按當即裎字。說文以呈從壬聲，誤。呈之為𡈼，猶人□□之為□□。

大 □

林 □ 卜辭林字舊不識，今按即□字。

□ □ 卜辭□字極多，舊不識，今按即□字，□字說文缺。三體石經為□字古文。

象艸形的字，有時也可用這個例子，像：屮即□，後變為□。屮即□，後變為□。

凡人形可加足形而作□，所以從人和從□通用。後來夊變夂，所以說文把許多人形的字，截歸夂部，這是錯誤的。例如：

人 □ 分別說下是企字，在偏旁裏通用，例如□作□。

□ □ 夒即夒字。

□ □ 致即𦤺(𦤳)字，說文誤為到，從刀，又別出致字從夊。

□ □ 允即夋字，故畯字金文作畯，獿狁之狁，金文作夋，夋即夋譌。

□ □ 頁即夏字，金文頊字作□可證。秦公殷夏字作□，小篆作□，蓋從日從夏。

□ □ 小篆憂字作□，當為從心從夏，舊說並誤。

□ □ 先即旡字。小篆愛字作□，當從心從旡，舊說誤。說文：「旡，飲食气逆不得息。」詩：「桑柔，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旡、僾義相近。

□ □ 欠即㚇字。說文：「㚇，行㚇㚇也，從夊，闕。」按金文爵字作□，上□形，說文並變作尸，則㚇即□字無疑。玉篇㚇同㚇，㚇似即下㚇字。

□ □ 丮即㚇字。金文執、䡇、䡇、䡇、䡇、䡇等字，並或從㚇可證。㚇或誤作㚇。又或作□，似即上說文□所從出。

□ □ 鬼即畟字，說文稷或作𥟹可證。說文歧鬼畟為二，釋畟為從田人夊，並誤。

□ □ 兇即㚇字。

□ □ 㥑即㥑字。

□ 夒字當可通作□。

□ □ □即夒字。

□ □ 夋即夋字。夋由文𡕥乳，和夊形不同，但也是象人形的字，和大或作□同。說文以為從夊從夬，誤。

可見凡人形下的足形是不得分裂的。說文𡕥字，疑也是人形，但有譌誤。

(三)凡義相近的字，在偏旁裡可以通轉，像巾和衣通，所以常、帬、幝、帙等字，可以作裳、裙、襌、袟；土和𨸏通，所以坑、堲、埠、壇可以作阬、陋、障、隨。隨字見徐𡬠鈚。

(卯)字形的混殽和錯誤

因為文字趨于簡單，簡單的形體有限，所以常有殽混。而文字的演變，又常會造成錯誤。有些殽混是由錯誤而來的，而殽混的結果，也會變為錯誤，這兩者很難分別。

古文字裡的錯誤，前人很少注意到，羅振玉在僞敦跋裡說：

金文中別字極多，與後世碑版同，不可盡據為典要。即以此器言之，對字作𢦒，譌別已甚。又王子申盞之盂字作□，口叔買敦敦字作□，且字作□，黄字作□，□侯敦之敦作□，□作□

㝬敦之天作□，内白多父敦之父作□，往往隨意變化增省，類此甚多，亦研究古文所宜知也。集古遺文六卷八葉

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很有價值的。不過羅氏研究文字的方法本不精密，所以他所提出的幾個字，有些是不能算做譌別的，例如寶字增□，和福字作□一樣，這種加繁的形聲字，是極普通的。又如對字的作𢦒，正可以證明從䇂和從丵的字是可以通用的，因為本都由▽形變來。所以□字可以變做□字，今學□或□字可以變做□，見𠑹大宰□父敦等，金文編把□字釋為僕，甚誤。這一類決不能

認為譌別。

因為羅氏沒有詳細考證每字的歷史，所以他的結論是往往隨意變化增省，而不去分析偏旁的方法，這是他在文字學上失敗的最大原因。照我們看來，文字的型式，雖是流動，但不是隨意兩字所能包括，只要精細地研究，每個字的變化增省，都在歷史的範圍裡，總可以找出牠的原由，即使是錯誤，也一定是有原由的。

文字的淆混和錯誤，是一部分文字在演變過程裡的或然的結果，在文字的本身上，本只有演變

只有我們去認識，解釋或應用牠的時候，才覺得混殽和錯誤，而這混殽，錯誤的由來，仍逃不出演變和通轉的規律。

因為古文字多混殽，所以有些文字常被誤解，有些是後來人不敢認識的。（或者是誤認。）例如：𠙵∪是容易殽亂的，𠙵象人口，問，启，名，鳴，等字所從都是。∪是象凵盧，在古文字多作𠙵，和人口無別，𠷎，魯，古，喜，合，等字所從都是。說文把古，喜，合，當做從人口的口，𠷎字變做𠷎，所從曰字，也從口，魯字變做魯，從白，都錯了。（凡從曰從甘的字，大都從凵盧形的口變來，說文從人口誤。）

大字往往和夨字混殽，所以奊字會誤成𡘊，吳字會誤成昊。勹字往往和刀字混殽，所以侄字會誤成到，貭字會誤成𧶮，𧷗字會誤成𧷗。卜辭𠕋字，前人不識，（羅釋誤。）由此例推，當是說文貨字重文的窃字。

古文字裡的山字作𡴂或作山，火字作山，本已相近，山字後變做山，火字後變做山和山，愈易殽亂。所以光字本作𡕒，或體作𡕒，從丘，可證，（集古遺文所錄，獸鬲氏器甚多，號字或從𡕒，或從𡕒。卜辭習見𡕒字，或作𡕒，舊不識，由此知亦光字。）卻變成從火的光，而羔字本作𦍌，象炮羊火上，變成𡴀形，就誤為岳字了。（卜辭裡所祀的羔，即後世的岳。）

卜辭裡的「足」字和「正」字同作𤴔，所以昔人不知有足字，近時郭沫若才區別了出來。因字本象簟形，變做了因，（毛公鼎弼字作𢐀，番生簋作𢐀，可證。）和因字作因相亂，我們由此可知詩小戎「文茵暢轂」的茵字，其實當作𡇂字，當於說文的「𡇂」字，（因即西字，釋席字誤。）羅後來誤西為因，就讀為因聲，添出了「車重席也」的「茵」字了。

文字的錯誤，有些只是字形的一部分，有些是整個文字傳譌了。前者例如：從㞢的字易誤為㞢，（彔字亦或誤𡕒。）從手形的字易誤為止，（例如：夒，夔等字。）從又的字易誤作屮，（凡𡕒，𡕒等字，均由又誤。）從貝的字和從鼎的字容易互誤，從大的字和從人的字，容易互誤，（例如𡗞變為𡘊，合變為㿽，𡗞變為𡘊，𡗞變為𡘊之類。）雖多淆乱，還可找到同例。後者往往是特殊的例子，例如𡆥（姐）的譌做𡆥（室），賓的譌做賓，賓其實也不很多。

混殽和錯誤是例外的，但我們不能因例外而忽置，不然，在研究的進行裡將時時會感到窒礙的。

(辰)文字的改革和淘汰

文字最先是描寫自然的圖畫，進一步要寫出人類意識裡的東西，就起了一種改革了，大字不代表人形而另外代表一個頂上的意義，這就不是簡

單的圖畫了。人形作□變成兀字，（即兀字）作□變成允字，由□作□變成□字，由□變□，又變□。又或變成□字，（見□字，由□變□，又變為□）又變作□變成□（頁）字，由□變□，又變□。這些字大家公認了，通行了，本來由人首變来的意義，漸有忘却了，後来的人們以為□或□字的上面是象口形，□字是象目形，於是又造出□□□和□□□等字来了。

繼特徵的描寫而起的改革，是圖形的簡化和聲化，结果有形聲字的産生，而難寫難識的字，很多滅亡。

商周之際，形聲字已極發達，（卜辭和金文所見，只有一部分，其全部的數目，决不比後世所存的形聲字少。）像從王的專字，玟，珷，瓚等，用途本不很廣泛，像盤，瓢，鑑，鐊，□等字，偏旁日趨重複，都可以看見那時人過於利用這種新方法了。史籀篇是這一個風氣下較遲的作品，（太史籀這个人，王静安以為烏有，但十五篇，向歆時尚全，似不應誤舉篇名做人名。按漢書人表四等內有史留，次豫讓上，或就是作此篇的史籀。）所以「籀文好重叠」。

另外一方面，文字漸漸趨向到整齊和簡省。形聲文字的型式，是容易整齊的，形聲前的文字，除了簡化和聲化外，又創出一種方法，就是「反文」。春秋傳說：

「反正為乏」，其實正字本作□或作□，原象兩足征行方邑的意義，省做一足，作□作□，是不拘的，變成了正，和□也應一樣，何以□又是「乏」字呢？我以為「乏」字本不這樣寫，凡是這一類，全是經過改革的。卜辭習見□字，（鐵龜六十、一，前編五、五、七，戩壽堂殷虛文字四五、八等。）或作□（前編五、四六、四。）前人不識，我以為從止從中，中即毋字，象盾形，而「乏」字本義是「持獲者所蔽」的革盾，（見儀禮和周官）可見□就是「乏」。「正」字作□，「乏」字作□，形體相近，後人就改做「反正為乏」了。反人為匕，（匕本作□，和□（人）不同。）反欠為旡之類，（旡本作□，和□（天）不同。）都是一個情形。

這一類的改革，雖脫胎於反左□為□，□反止為□，（在古文字裏只有左右確是有別，因為人的左右手是有別的。但也只是分象兩手，並不是反左為右，而且只限於單字，在偏旁裏，□又還是通用。）可是把好些古字的獨立型式給毀壞了。

春秋以後，是文字的大混亂時期，各國文字，都自成風氣，就在一國裏面，有時極意摹古，（像楚王酓忎鼎的「獲」字還作「隻」。）有時却簡俗譌別，至不可識。說文裏，三體石經裏，所錄的孔壁古文，就是這個時期裏，齊魯間的一種文字。

秦併天下，統一文字，因而制定了小篆，小篆是根據秦地較近古的文字，參酌損益而成的，我們只

看。十字的變為中,十字的變為七,以免和十字相混。早字和戎字,又因是和十形相近而改為早,草,戎。(這都是錯誤的。早字本當作♀,和𠔉相近。由♀變早。戎字最初作𢦓,見伐𣄰爵,舊不識,變為𢦓,(見盂鼎。)象戈楯形,更變作戎,或變作戎。)就可以知道這是經過學者們有意的改革的。

這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因為由此以後,只有小篆流行,而以前的古文字大部分被淘汰了。小篆雖有整齊同一的功,但因改革而起的錯誤,是不可枚舉的。

有些文字,從一字誤分為兩,例如:𠂆字既變為氏,氏又變為𠂆;(𠂆字,說文解誤。按久即氏。)圓字既變俎,又變為圓,宜𢀛字既變爲𢀛,𢀛又變為𢀛,家。(按卜辭𢀛或作𢀛,舊釋豕,非是。𢀛或作𢀛,金文作𢀛,舊釋為豕,亦誤。并侯𣪘不敢𢀛,舊釋為豕,亦誤。家字當由此而誤,家豢聲相近,當讀作豢。又𢀛字既變)𩰿,又變為𩰿,(之類)但有些文字,像𩰿,(擴)𠀉柚之類,因而湮沒的,也就不在少數了。

(巳)每個文字的歷史的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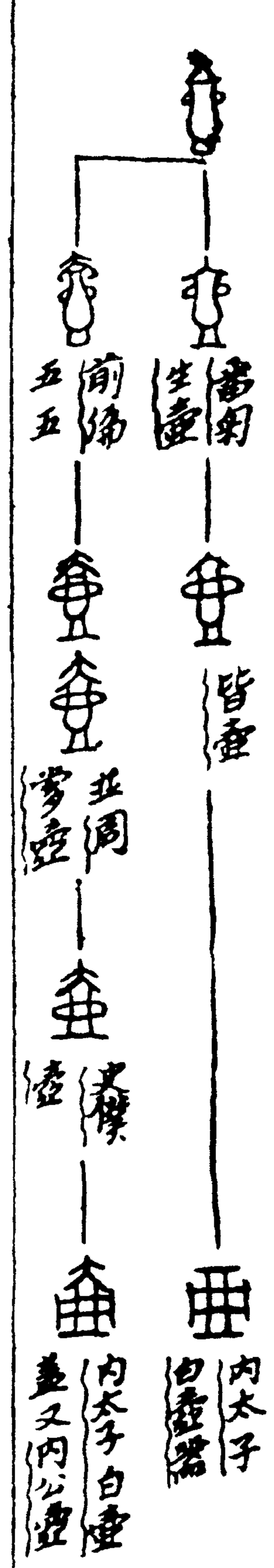
考證文字的歷史,除一般的規律外,還應注意每個文字的歷史,其(詳考)發生和演變。這種工作,有時雖因材料不夠而感到困難,例如「斤」字的作𠀉,(這字的原始形,大概當作𠀉。)怎麼會變成斤,是很難推想的,但假如能每

字能找出較詳細的歷史,則真確的認識,將會增加可信的程度,而虛誣的論斷,也無由隱匿。

以前的學者,不注意這方面,所以有些字認的雖然不錯,卻無由證明。例如:禾𢼸的𤔲字,金文編釋做懿,郭沫若因之釋匡卣的「𤔲王」為「懿王」,這在「生稱王號」裡,誠然是很重要的一條,但「𤔲」字與「懿」字形相去太遠,即使「𤔲王」,「𤔲母」,(此見𤔲父鼎。㳞懿𤔲彝孟姬𢼸,㳞𤔲德鼎,潘中𣇯。)都讀得通,還不能叫人無疑。(我本人就曾懷疑過。學者間至今懷疑的人很多。)

我們知道𤔲或𤔲,一定是從「心」,再從𤔲的。𤔲字右旁從「欠」,是無疑的。(𢀛或作𠁦,即了之誤,一證。了或作𢀛,毛公鼎亂字作𤔲,二證。)左旁所從的亞𠁦是什麼字呢?

內太子白壺的壺字,蓋作𡔷,器作亞,(見武英殿彝器圖錄一。)可知亞就是「壺」字,但我們還要追問壺字會什麼(三葉。)可作亞形呢?且看下表:



我在這裡雖只舉「壺」字歷史裡的一部分,但已很夠說明壺何以會變成亞或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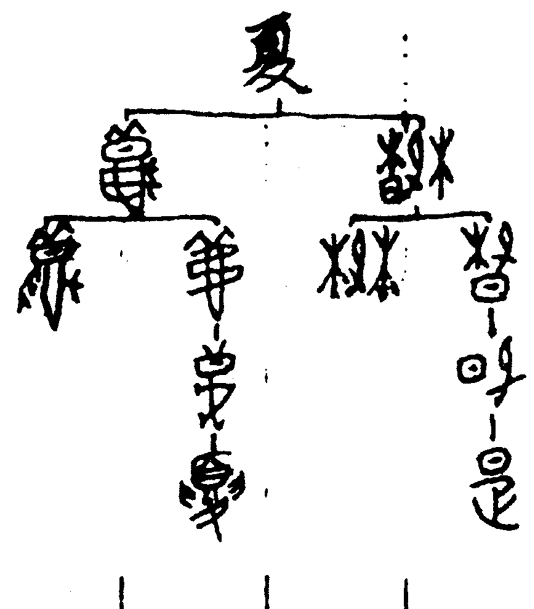
那末,𤔲應釋做「𣪘」,𤔲應釋做「懿」,再看下邊這个

表：

壺—歖—懿　金文
壹—歕—懿　小篆

就可知道"𧮫"確即"懿"字，（說文："懿從壹恣省聲。"漢隸多作懿，或變作懿。按從欠從次之訛。）"𧮫"當為"歕"字，（朱駿聲"懿"注引或說云："此字從心歕聲。"甚是。）最後的問題，只是從壺的字到小篆裡為什麼變成從壺吉聲的壹字，一个音韻上的問題。（說文："壺，昆吾圜器也。"昆吾當是壺的別名，那末壺的上古音，當讀為"昆吾"的合音。後來，壺字既改讀今音，古音別有流傳，就增"吉聲"為"壹"。）

這種真確的事實，系列出來，可以增加讀者的信仰。但如其是以意為之，系列出來後，更容易看出錯誤。例如：



這張表裡"㬎"怎麼會變"𩱷"，"㫐"怎麼會變"是"，我們是沒有法子懂得的，只感覺到奇誕有趣而已。

列出一張表來，在近來似乎是很時髦，但可惜在列表以前，對文字的歷史還沒有研究，以致白躇躕了列表的時間，連帶躭誤了讀者的工夫。許多學者

都會用"我以為"三個字，一切都可以自我去創造，不管聲音訓詁，不管歷史演變，於是可以說"卣"（貞字）是從龜版兆裂形變來，可以造出"卣""卣"兩字而列成一張大表，這種勇氣是值得佩服的。

我們是沒有這種勇氣的，先假定好幾種演變，（譬如說虞是虞舜的後裔。）來列上一張表，是不敢嘗試的。所以，一定得分析偏旁，考證歷史，到最後才做這一個總結賬，只要憑着各本底賬，弄出一紙清單，就完事了。

庚　字義的解釋

字義的解釋，可分三部，(一)本義，凡文字都有本義，就是最初寫這个字時候所表示的意義，這是屬於文字學的。(二)語義，因為文字是傳達語言的工具，沒有適當的文字可以代表語言的時候，就祇取字音來代表，這種意義和形式無關，是屬於語言音韻學的。(三)詞義，因語言的進化和文學的興起，在意義相同的文字裡，發生出許多區別，這是屬於文法和修辭學的。

在這書裡所要講到的，只是屬於文字學的本義。

也許有人要指摘"本義"這一說，因為實質上還

是代表語言。但請不要忘却文字是從繪畫出来的。用聲音來傳達到聽官，用摹寫形態来呈露到視官，這本是兩件事情，後来雖合併為一，但一部分字義的決定，還是由於字形。同是沈音，丫義是羊頭，昜義是陽光，昜洋是水中有羊，陽是山之陽，要是不顧字形，意義是不能確知的。

研究文字的本義，大抵可分兩種，(一)，象形和象意文字，應追溯這字所象的物事。(二)形聲文字，應由所從的形，斷定義的一部分。（例如從水形必有水的意義。）

自周以後，文字學家都在追求文字的本義。這裡可分两个時期，第一時期是根據春秋至秦的文字的一部分，用六書說来解釋的，第二時期是古文字研究發展以後的，從鐘鼎文字推到甲骨文字，但依然在六書說的範圍。我們現在要用新文字學的理論来解釋，則將是別一時期的起始。

六書說的短處，象形，指事，會意，指事，形聲，往往是分析不清的。我們的新條例，是：(一)，文字只有形符，意符和聲符，即象形，象意，形聲。（象語雖也是意符，象聲雖也是聲符，但本無其字。）(二)象形只象實物的形，除形以外，表示別的意義，便非象形字。(三)象意文字画出一切事物的動態

或靜態，凡象意字都像一幅簡單的畫，見畫可知其意，所以圖形儘可省畧，（例如名字像月下有人說話。）意義不可曲折，（例如"止戈為武"，止解作停止，"人言為信"，言解作說話，但止在圖形裡只是脚形，要先借做停止的意義，就變成精謎了。言字從口辛本不當言語講。）凡違反這例的，便非象意字。（武字是被誤解的象意字，信字應是從人言聲的形聲字。又按六書說出来後所新造的會意字，不在此例。）(四)凡象意字的變為形聲字，是聲化形聲字。(五)凡兩個以上的偏旁组合起来，中有一個標音的，是形聲字。

根據這個條例，我們的解釋文字，比往時容易的多了，因為除了象實物的象形字，和注音的形聲字以外，盡是象意字，範圍既定，解釋就不難了。

但是還有許多困難的地方。許多圖形文字，因簡化或錯誤，以致解釋困難，是其一。許多文字的本義，久已湮晦，只有引申假借的意義，還能知道，是其二。有許多文字，已久廢佚，是其三。

所以關於字義的解釋，需要做許多考證。這種考證的方法，應注意三方面。(一)字形的方面，應找出最古的型式，其演變或錯誤為今形，應有詳細而可信的理由。(二)字音的方面，應有證據。或本字雖失本義，但尚保存在諧聲字裡，或本字被假借為別義，而

本義却又段借聲近的別字。(三)字義的歷史，雖則一般不以為本義，但還保存着這的種解釋，也可以做一種證据。

能夠三方面完全有證据，那是最好的了，例如：甲字作十，象中圻形，（十、十十，義均相近。乇，草葉也，和圻聲相近。）大象人形而特指其顛。（說文：天，顛也。）

本義雖已湮晦，但在形和聲方面有確切的證據，這種考證也是可信的。例如：萬字是蠆（即蠆形），辰字是蜃形，（郭沫若說，按辰本當作[illegible]，此[illegible]變作[illegible]等形。）[illegible]象手持石斧形，我們在肇乳字裡還可以找出本義。又如[illegible]（變為中，為申，又為毌。）

字是干形，此（郭沫若說。按干毌非一字，後世借干為毌，郭氏謂干即毌形，非也。干自作丫，與單同源。毌亦作串，於六國時文字中的偏旁則作丰、丯、丫形，聲並相近，後遂以干為毌。）[illegible]（西）字是簟形，（因羅氏釋席誤。廣雅：西，席也。本義尚存。說文：西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導即禫字，則西當讀如簟。大概西義湮晦，就別造從竹覃聲的簟字了。）我們在別的段借字或後起字裡還可以找到本義。

因為字的本義是由字形來的，所以辨析字形，最要精細。在字形的所象，沒有十分把握，就要推其見諦，這是太危險了。除了字形所象，還要廣徵文字的歷史，在字的音義上要能獲到相當的證據。這是解釋文字的必要的條件。

許多學者的膽是大的，心却未免太粗。要把丱字講做雙刀形，就說：卯的原始象形本作[illegible]，但這形却是臆造的。說文所引六國古文也只作丣。（按卯古讀若劉。柳、留等字，疑丱卯本一字，丱即象卯形。凡中空者得加點，例見前。卯劉聲相近。）把丼字釋做死，就說人在棺槨之中，其實井字不會有棺槨意義的。（按丼字郭沫若釋囚，亦非。當為丼，即刑字。古人字每誤為刀，前已詳舉其例。丼象人在陷阱中。誤為判，乃增人為例，猶任誤為刲，乃增人為倒，例同。）因為兇字倒寫作[illegible]，（見殷甲獸骨文字一、十五。凡五見，一作[illegible]。）筆誤作[illegible]，（見後編卷下一、十五、六，中直筆誤長。）把兇字釋為朕侯的形狀。（其實兇確象小兒，初民繪畫粗劣，故不具耳手，但見首足。）我們可以看出，(一)杜撰古文，(二)不顧偏旁，(三)附會誤體，這些

疵病，都是研究字形未精密的緣故，也是忽略了形音義三方面歷史價值的緣故。

卒 字音的探索

研究古文字的讀音，是極難的事情。凡是象形或象意字，在未確實認識以前，加上一个讀音，是很危險的。形聲字的聲母，即使辨明了，但古代讀法，是否和後世相同，也還是疑問。

但是，讀音還是不能不注意的。我們第一得找出古音的歷史證據，例如：西讀若導，𠂤讀若薦。其次得確定形聲字非形聲字的界限，和分析形聲字裡的聲

母，例如：古舊以為從十口，實是從凵（凵）毋聲；龍舊以為童省聲，實象蜥蜴類戴角的形狀，這是得區別的。又如信字，舊讀為從人言聲，（猶闇同。）不當讀為從言人聲，這類也得辨明。

由文字的叚借，可以推見古音，例如：卜辭𩁹字作𩃬，從雨𡚁聲，𡚁即貍的本字，貍就是貓，可見𡚁音當和埋或貓相近。霾字作霿，嫠字作婦，可見帚作霾音，帚假為婦，可見婦本讀帚音，那末，帚、霾、婦等字，古音相近。這問題我合羅莘田、魏建功二氏討論過，在音韻學上是講得通的。從形聲文字裏霾聲特別發展一點看來，似帚字古本讀若霾。

五　研究古文字的戒律

一个人做學問，總要能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前面幾章裏我提出了許多當為的事情，在這章裏所要講的，是不當為的事情。

古文字在目前，是一般人所急於想懂得的，但過去的研究成績，不能饜一般人的欲望，所以現在研究古文字的人特別的多。不過除了守師承，宗舊說的學者外，都是片段的研究，沒有用整部古文字做對象的。

在學者們片段的研究中，固然有許多精確的發見，但最大的弊病，是沒有一定的理論和方法，因之也沒有是非的標準。在同一的題目上，各自做了一說，各人都以為自己是對的，在局外的人，當然辨不清誰是對的。這種現象所引起學術上的損失是很大的。第一，許多別的學術，像古史學，古社會學等的研究者，和古文字有關，因此就不能進步。第二，許多學者的自尊心加強，只要自己說的話，總是對的，不願接受批評和忠告，因之，阻礙其個人學業的進步。第三，猜謎式的風氣既盛，有些人對於這種研究就灰心起來，以為是沒有出路的，有些人借此幌子，

以賣狗肉，因之，弄成極大的混亂，初學者無路可從，而阻礙這種研究的進步。

著者想在這種現象裏，闢一條出路，所以替研究古文字的人，設了下面的六條戒律：

（一）戒硬充內行　凡學有專門。有一等人專喜頑票式的來幹一下，學不到三兩个月，就自謂全知全能，便可著書立說。又有一等人，自己喜歡涉獵，一無專長，但最不佩服專家，常想用十天半月東翻西檢的工夫做一兩篇論文來壓倒一切的專家。這種做學問，決不會有所成就。

(二)戒廢棄根本　在前面我已經講過研究古文字必須有種基礎知識，(音韻還要不斷地研究)尤其要緊的是文字學和古器物銘學。有些人除了認識若干文字，記誦一些前人的陳說外，便束書不觀，這是不會有進步的。

(三)戒任意猜測　有些人沒有認清文字的筆畫，有些人沒有根據精確的材料，有些人不講求方法，有些人不顧歷史，他們先有了主觀的見解，隨便找些材料來附會，這種研究一定要失敗的。

(四)戒苟且浮躁　有些人拿住問題，就要明白，因為不能完全明白，就不惜穿鑿附會。因為穿鑿得似乎可通，就自覺新奇可喜。因新奇可喜，就照樣去解決別的問題。久而久之，就構成一個系統。外面望去雖似七寶樓臺，實在卻是空中樓閣。最初，有些假設，連自己也不敢相信，後來成了系統，就居之不疑。這種研究是愈學愈糊塗。

(五)戒偏守固執　有些人從一個問題的討論，牽涉到別的問題，因而發生些見解，這種見解本不一定可靠，但他們卻守住了不再容納別說。有些人死守住前人成說，有些迴護自己舊說的短處。這種成見，可以阻止學問的進步。

(六)戒駁雜糾纏　有些人用一種方法，不能澈底，有時精密，有時疏闊，這是駁雜。有些人缺乏系統知識，常覺無處入手，研究一個問題時，常兼采各種說法，連自己也沒明瞭，這是糾纏。這種雖是較小的毛病，也應該力求擺脫。

凡研究一種學問，第一要有誠意。我想真要研究古文字學的人，一定會接收這種戒律的。

六　應用古文字學

甲　古文字的分類(自然分類法)和古文字字彙的編輯

古文字的分類，向來沒有精密的方法，除了用義或音類次之外，只有說文的分部和鄭樵所創的分六書。

宋以後，鐘鼎文字的分類，完全是用韻的，到(清)莊述祖才想自創系統，但還和說文相近。嚴可均，吳大澂完全根據說文分類，以後的古文字字彙沒有不襲用這種方法，除了林義光的文源，是例外的。

因為六書說本身的不精密，所以用六書分類，是比較困難，且不方便。依照說文分類，則有一定的次序，只要照樣葫蘆，所以一般人都喜歡用牠，也可

說，除此之外，別無辦法。

但是嚴密地說來，說文分類法的本身，很多可議。既想把部首當做"文"，原始的文，却又在屮部底下有艸部，茻部，而且還有了蓐部。屮字象形，是初文，艸和茻，和芔字有什麼不同，把芔字附在艸部，而艸和茻獨立為部首，又把明明是形聲字的蓐也昇做部首，可見是只要擁有所從的徒衆，就不管是否初文，同可做部首了。而且大字人字，都可以分做二部，有許多部首根本是不必要的。還有每部裡的象意字和形聲字都雜在一起。還有許多古書裡的假借字，附在別部裡作為或體。還有些文字的隸部不當，例如盩字應入皿部，因沒有敎字，就誤入㚔部。

所以用說文來排比古文字，是很不妥當的。尤其是古文字材料日益豐富的現在，許多文字是說文裡所沒有的，字彙家以意編次，有的附在部末，有的列入附錄，同一部首的字，有時分見十幾處，而同部的字，偏旁又多不和部首一致。

這種方法只好叫做排比，講到分類。由這種排比出来的字彙，既不能看出文字的發生和演變，又不能藉以作同類文字的比較研究，在最低限度內，

也不能予一般人以檢查的便利。（許多字彙附有檢字，但這種檢字是為釋文做的，不是為古文字做的。在檢字裡有苢字，事實上則是𠂤字，檢字裡有敢字，事實上則是弔字，假使要查𠂤弔二字，檢字裡就沒有了，這種檢字，絲毫沒有用處。）所以，這種編法是失敗的。

在九一八慘變那一年的春天，我在瀋陽一家小旅館裡，開始用"自然分類法"來整理古文字。最先計劃做名始一書來代替說文，第二年秋季後在北京大學教授鐘鼎文字，才實現這計劃的一部分。後来覺得範圍太大，太複襍，就把殷商，兩周，六國，秦系的文字分開来研究，而把名始擱在將来去做。這兩年来所講的殷虛文字和鐘鼎文字，是根據這个計劃的。

開立自然分類法的目的，是要把文字的整部的歷史用最合理的方法編次出來。因此，我決定完全根據文字的形式来分類，而放棄一切文字學者所用的勉強湊合的舊分類法。

我們的新分類法和文字發生的理論是一貫的。因為文字是由繪画来的，較古的象形和象意文字都是圖形，而最早的繪畫，只象實物的形，所以用象形做部首，由象形字分化出来的單體象意字都隸

屬在『部』裡，例如：

人部 𠆢

允字由𠆢變来

兀字由𠆢變来

欠字由𠆢變来

（中段節去）

尸

由原始象形字或單體象意字所分化出来的合（複）體象意字，則隸屬於『科』。例如：

人科

从

欠科

吹

由象形，象意（包括單體複體。）孳乳出来的形聲字，則隸屬於『系』。例如：

人系

伊

欠系

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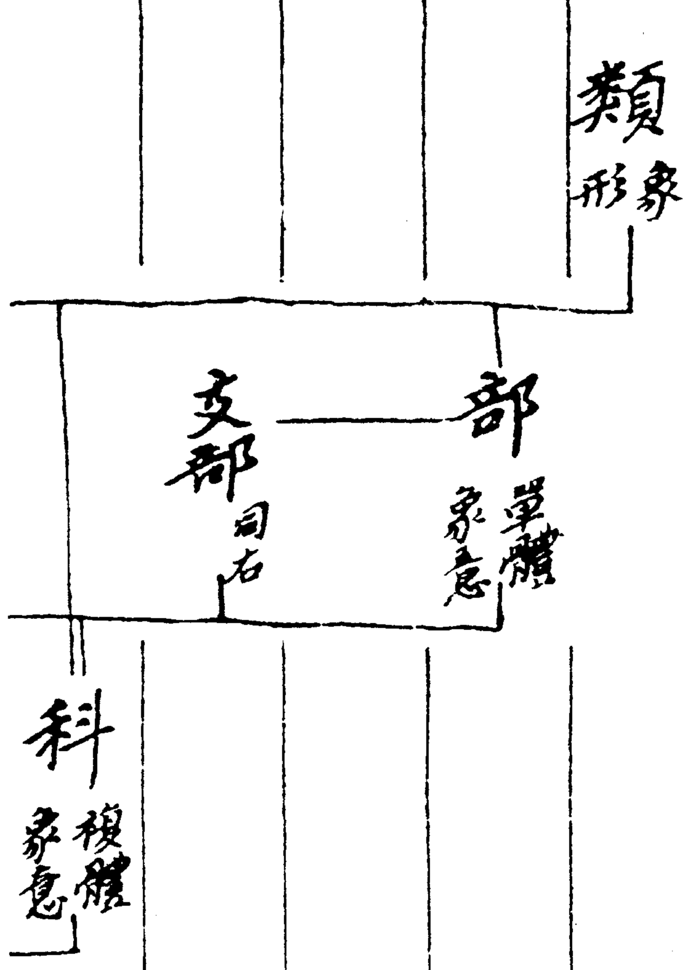
根據這个方法，就可把每一个原始象形所孳乳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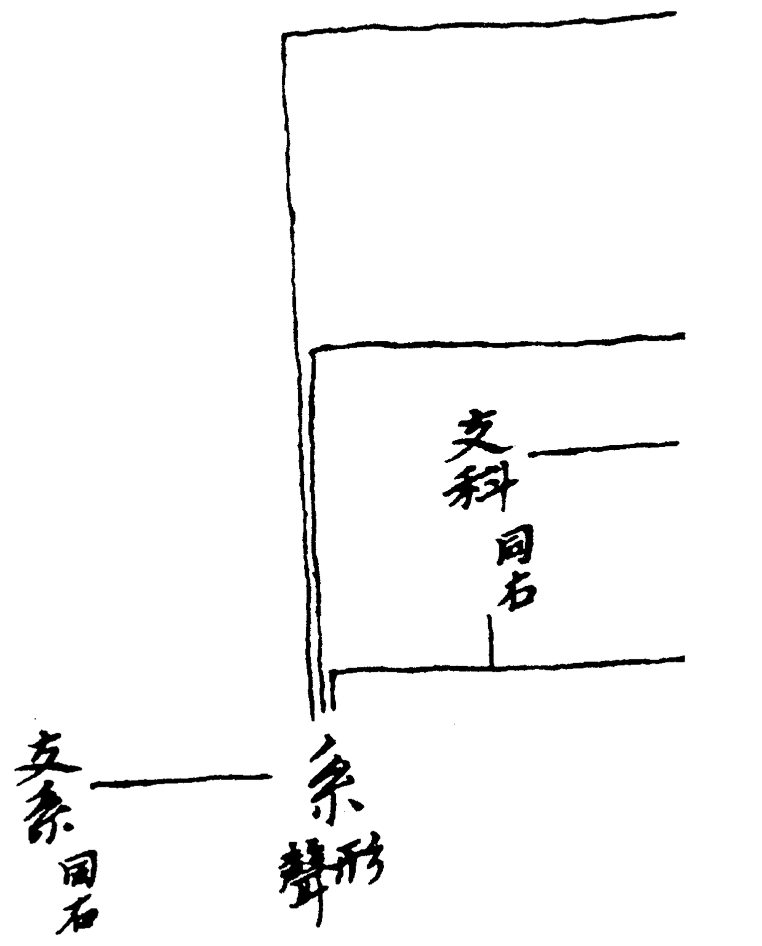
来的文字，都組成一个系統。

部和部間的聯連，我廢棄了許叔重的據形系連法，而分象形字為三類，第一是屬於人形或人身的部分，第二是屬於自然界的，第三，是屬於人類意識或由此產生的工具和文化。用這三大類来統屬一切象形文字，同時也就統屬了一切文字。

但是古代文字的發生，不是整齊畫一的。有些單體象意字，事實上和象形字一樣，例如𠆢字的作大，（此和𠆢或作大同。）等形，每字都更分化出好些單體象意，因此，我添出一个『支部』的名稱来。（如大支部，女支部。）有些複體象意字，分化出来，還是複體象意例如艸字，本屬屮科，而又有從艸的字，就只好添出一个『艸支科』来。而形聲文字裡，像：齒從止聲，而從齒的字很多，就可以列為『齒支系』。

上述的分類法，用圖示如下：





這是合理的分類法，我們由此可以看出文字的孳乳和演變的情形，可以取同類的文字比較，可以推出文字的涵義。雖然，要刱立一個新的系統，將遇見許多困難。例如：象形字的確定，巛字，我先以為象形字，後來才定為象意字，當隸于巛部。巛水形，與乚象意和形聲異。巛物質，與火意同，乚地理，與山意同。

的區別，形聲字裡聲母的找出，以及部、科、系裡面列字的次序，在實用時，新問題會絡繹以來，不遍都是枝節的問題，也得要用心去解決的。

編輯古文字字彙的合理的方法，當然只有自然分類法了。不過，應用這種方法，不是短期內所能成功的，在暫采别的方法時，至低限度得具備下列四個條件：

(一)得用古文字偏旁做索引，且必每一偏旁俱作索引。如傳字當分隸亻、扌、叀、寸四部。

(二)得每字詳載出處。

(三)每字下所輯重文，當依歷史排列。

(四)每字所出的銘文，當附注。

至於合乎理想的字彙，要遵守這些規律，是毫無問題的。

乙 研究古文字和創造新文字

有些學者瞧不起古代的東西，以為把塚中枯骨翻出來整理是無用的，但單就文字學一端，我們就可以證明這種觀念的錯误。

文字是一個民族裡的文化裡最重要的工具，文字的難易，和文化的進步有密切的關係。我國現

行的文字，字形太繁而難認，形聲字雖有聲母，但多變化，同一聲母的字，讀法不同，難於記憶，這種困難使識字的人減少，而文化降落，所以有識的人士，都在想法改革漢字。

改革漢字運動，有兩種，一種是簡字，一種是拚音文字。前者雖也極盛一時，但原有的簡字不多，不足供改革的需要，而且毫無規律，有時比原字還難認記，不注讀音，還是難認，所以一般人都以為不是澈底辦法。後者雖現在難於實現，或竟永遠不能實現，而一般人卻都認為合理的改革。

我由文字學的立足點說，是不贊成把漢字改成拼音的，因為注音文字的優點，遠勝於拼音。

(一)注音文字，字音單簡易記，國音常用字彙所收九千字左右，只有二百六十五個音符位。每一音單位，有聲調的不同。假如改為拼音文字，勢必字不同音，以英語來說，近出韋氏字典有十二萬字，雖有些同音，但音單位的多，是毫無疑問的。而以韋克氏所選常用一萬字而論，除了從小時所習熟的言語外，要從書本上一一記憶，是很困難的。

(二)注音文字，因有形符，規定意義，便於瞭解。尤其是專門名辭，可以不費力的解釋。例如：銅，鋅，一望而知是一種金屬。但拼音文字，沒有這種優點，在沒認識Copper和Zinc之前，只覺得是一堆記號而已。

(三)根据上一個理由，注音文字，便於研究科學。假定由聲調的變化，把二百六十五個音單位，變成一千幾百個音母，同時再規定五百个形母，至少可以造出五十萬個字來，這是儘夠用做新名詞了。要真不夠的話，還可以兩字或三四字組合成複合字，就可多竊。但我們除音單位外，只要認識五百個最簡單的形母，這是不很難的事，所以科學知識易於普及。拼音文字防字音的漏同，須把科學名辭造成難於記憶的字，有時因實用

的不便，又改作減寫或記號，更難記憶。所以一般人看到有關科學的術語，便覺茫然。

(四)以文學的方面，注音文字因有形符的關係，有字形上的美麗的色，又因每字單音的關係，可以做對偶，這種優點是拼音文字所沒有的。

(五)以藝術方面說，注音文字方整劃一，所以書寫的藝術特別發展。這也是拼音文字所不如的。

由上五點看來，注音文字在學術文化上的價值，確在拼音之上。在口語裡同音字多，雖是一種短處，但不是沒有法子補救的。例如一隻雞和一架機器，顯然有別。文化的進步，不在語言的繁複難記，而在所用以記載文字，簡單而易於理解，注音文字是適合這種條件的。

我雖不贊成把漢字改成拼音，但同情於漢字的改革。我以為改革漢字，並不是見異思遷，而是求漢字的合理化。

當我們研究文字的時候，就可知道古文字是從象形和象意——圖形文字轉變成形聲文字——注音文字，這是漢字的一個大進步。尤其是變為注音而不變為拼音，是狠有價值的。形聲文字發展後，圖形文字逐漸淘汰，到小篆時代，形聲字和非形聲字

的字母，合計不過一千左右。除了非形聲字外，只要讀出聲母就得本字的音。（現在的形聲字讀音和聲母不合，這是年代太久，聲音變化必然的現象，不足為形聲字病。）

我們既需要改革，使文字合理化，那我們就得研究過去的歷史，保守或擴充其優點，而修正其弱點。由此我發見形聲字，即注音文字裡列有形符，即義符這一點，應該保守或擴充，所以我主張創造一種新形聲文字。

這種新文字的目的，一方面要保持固有文字的優點，一方面要求其更簡易合理而盡量便利於學術的研究。要使舊有文化不致因改革文字而衰退，而新文化又易於促進。

根據這種目的，我現定創造新形聲字的大綱如下：

(一)凡文字分字母及形聲字。

(二)字母以形母為主，（即義母。）至多約五百字左右。（說文五百四十部首，大半不夠形母的資格，當加考證，選擇歸併。一方則增加新部首。）形體方面當力求簡單。（或利用古本字，如中可代表靈。或利用簡體俗體。）

(三)形聲字一律改為左形右聲。且只許兩合。

(四)形聲字的聲母，用注音符號拼出。此注音符號約有四十個，（根據現行注音符號。）須被包括在字母內。

(五)凡字的聲調，在聲母四側，注以符號。

(六)凡複合字，（例如周易，飛機，中華民國。）於最後一字下注以數目字。（此法出六國文字，如以禾二為工師。又遹𣪘穆二王，前人釋穆二王，似亦表示二字為一名而非重文。）

(七)凡古書中非形聲字而不適於作字母的字，除改為新形聲字外，（加注形母。）仍保留其原字於字典中，別為古字，使讀舊版書或翻譯古書為新字時，仍得應用。

(八)凡舊形聲字一律改為新形聲字，其注音一律用現代標準語，或畧加考訂。（其他讀音，保存於字典中。）

(九)凡舊形聲字的形母不足為字母，因而改從別的字母；和原來是假借字，今另造新字而改從別的字母；在字典中及翻譯古書時仍保存原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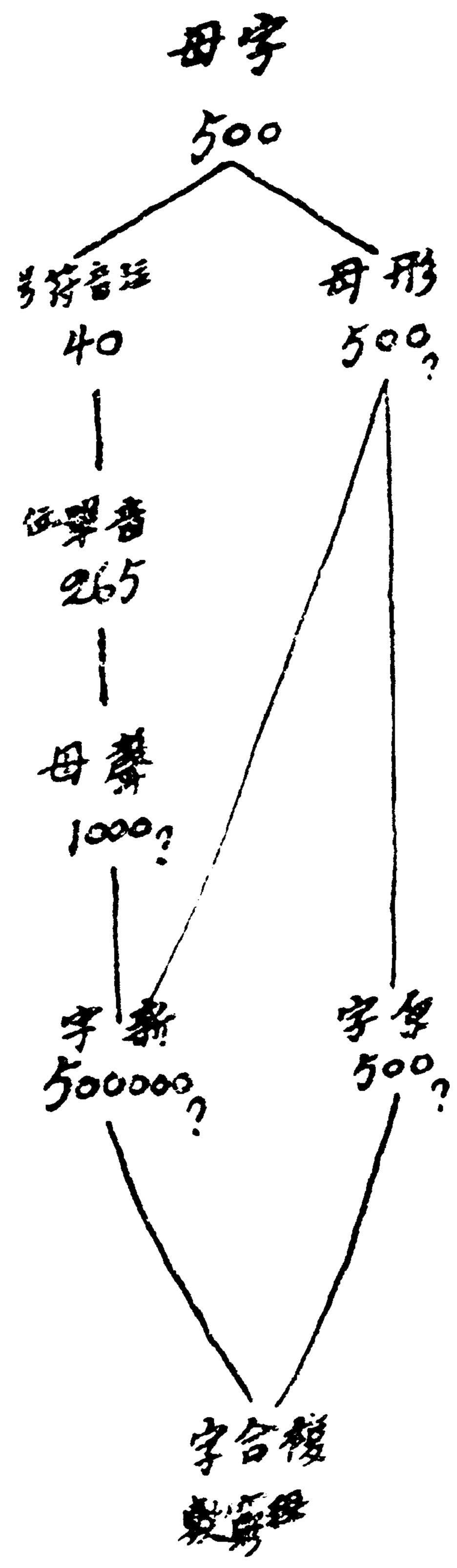
(十)凡翻譯名詞須用音譯時，宜以原文的每一音節當一單字；其複音節的字，則組為複合字。其國語所無的音素得參取國際音標以

補充之。

這個計畫，當然不是頂完備的，還待修正增補。

但已經可以看出這「新形聲文字」的特殊優點來了。

第一，這種文字簡單而易學，如下圖所示：（圖中聲母方面，姑采現行注音符號。）



只要學會約五百個字母，便可統制數十萬新字，既易識音，又可以知道義的大概。（失學的人，只學聲母，也可以能自能寫，那就只要學四十個符號和拼音法則。）

第二，這種文字是合理的。意符（即形母）方面可以儘量把重要的科學容納進去，因此可以減少冗繁雜亂的術語，使科學名詞變為淺顯。

第三，這種文字，對於固有文化，完全保存。

1、把舊形聲字，改成新形聲字，有益而無害。（因形聲字的聲母，本只注音，所以洚鴻洪同有洪水的意義，聲母作夅，鴻成共，是不拘的，那末，改為注音新法，當然無害，只要拼出字音，看見形母，當然可以認識的。）

例如：

松柏杞梓寫做

木ㄙㄥ，木ㄅㄛ，木ㄑˇ，木ㄗ，（暫依現行注音符號）

只要懂得拼音，決不會感覺不便，尤其是梓字，原来的辛聲，現在已不能做聲母，這樣一改，就便利多了。

2、古文化不致因文字改革而湮滅，因為除了形聲字外，盡力保存古字。

3、文學方面，藝術方面，原来的優點，沒有消滅。

第四，可以儘量吸收別國的文化。

第五，因複合字的規定，可以把字和詞分開。

第六，在印刷方面，新字可分左右兩單體拼合，形聲字連非形聲字，大約不到二千個單體，較舊字的數目為簡。（此點似不如拼音文字，但受過訓練的印刷工人，許不覺得很難。）

以此故，著者提出這个草案來。我們研究歷史，不只為滿足好古的私嗜。我們研究古的，要用以建設新的。我們希望能研究出最合理的文字，可用以建設偉大的新文化，因為這是文字學最後的目的。

下編正譌

十八葉上八行　「人」字應作[illegible]而寫作[illegible]，當作「[illegible]」。人字或寫作「[illegible]」。

廿八葉下十行　「以前是不認的」，「認」下脫「識」字。

廿九葉上十行　「所」字下，應補「破」字一條。三十葉下一行「破」字當移此。

三十葉上二行　「當」即新字，下當補「金文亦每以『新』為『新』」。

同葉上九行　「斲就是析的異文」下當補「卜辭以[illegible]為采，又有[illegible]字，舊亦不識，葉玉森附會為『冬』字，今謂即『𠙵』字，均可證」。

四十葉上六行　「方𤕌盂」當作「方𤕌盂」。

四十二葉上二行　「而說文卻誤做『[illegible]』了」，「[illegible]」當作「[illegible]」。

四十八葉下七行　「漸變的文字」當作「以上所舉漸變的文字」。

五十一葉下一行　「三人為㐺」下當補「二女為奻，三女為姦」。

同二行　「按大或[illegible]」，「或」下脫「作」字。

第三版跋

很慚愧，這本小冊子，要印第三版了。這本書寫於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本來是在北京大學的講義，後來匆匆地把它公開發行了。在自敍裏曾希望在再版前，修訂書中的錯誤，但是將近三十年了，還不能踐這個宿諾。至於原敍裏所說唐氏古文字學七書的其它六書的完成，就更爲遙遠了。

我改行已經十多年，但還時常有人要我談談古文字學，有的學術機關要重印這本小冊子作爲參考書，一九五七年曾重印過一次，才隔了六年，又要重印了。這本書裏顯然有一些錯誤的地方，在文字的發生與發展的方面，在創造新文字的方面，我現在的看法，已有很多不同，但由於付印匆促，來不及改了。好在這本書的主要部分，研究古文字的方法，我自己覺得還沒有多大錯誤。用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研究古文字，是這本書和其它作者不同之點。一九四八年夏天，我曾想補上一段，要用批判的精神來研究古文字，稿成未發，今天看來，又得重寫了。因此，這次付印，還是存其舊貌。希望兩三年內印第四版時，能儘可能改一下。

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　唐蘭

古文字学导论改订本目录

古文字學導論　二十五年改訂本

秀水　唐蘭

引言

這部書裡所論述的有三部分。第一，確定古文字學的範圍，並述其歷史。其次，由最近研究古文字的所得，推論文字的發生和演變，糾正舊時文字學上的錯誤，並建立新的理論。最後，更闡明研究古文字的方法和規律。

這種研究，在目前是很重要的，但還沒有人去做過。專門學者往往只守住極狹小的範圍，做些瑣細的工作，而忽略於有系統的研究。坊間雖羅列着許多關於文字學的新著，大半是庸俗愚昧的作品，甚以剽竊抄纂為能事，只因學校裡既有這種課程，就胡亂編些教科書來充數。在這種書裡，當然不會有一貫的理論的。自然有一部分的作品，是較高明的，但也沒有精密正確的理論和方法。

在無論那一個學科裡，這都是必不可缺的，但在中國文字學裡，卻不很被人注意，無怪乎文字學的這樣衰微，——至少，對於牠的同懷語言聲韻學而論，是這樣——幾乎不能稱為一種科學了。許多文字學者，給傳統觀念束縛得非常堅固，使他們死守住陳舊的學說而不敢略有逾越。對於新的學說，有的人完全不信；有的人相信其中的一二點，而拿來附會舊說；有的人雖頗相信，但因舊說是有系統的，改動了一部分，就將和另一部分矛盾，而新的系統還沒有建設起來，所以只在歧路上徬徨。這都是目前文字學衰微的重要原因。

文字學上新舊的分歧，由於古文字的研究的擴大。往時研究古文字的對象，只有說文所載的籀文，六國古文，和秦篆——因為轉輾傳抄的緣故，還有不少錯誤，現在則有商和西周的文字，其材料較真確可信，而且，一部分的材料還比以前豐

富。一個無成見的學者，必能毫不猶豫地接受這大批新材料的。

但是，事實上不能如此簡單的。說文裡的材料，雖在東周以後，可是學者間誦習牠已將兩千年了，又在清代儒者過分的尊重牠之後，即使是十分陳舊的偶象，也不容易推翻。而新的部分，像卜辭才發現了三十多年，還不能深印人心。銅器文字雖則從趙宋時已開始研究，但一直到現在，許多學者還不能脫離賞鑒古玩的習氣，他們的方法是神秘的，主觀的，可以任意推想而不需要客觀的標準。這種方法，又應用到卜辭和其他文字的研究。這種研究的成績，其不能取舊說而代之，是當然的。

文字學者不能利用新材料，而研究古文字的人，不注意文字學，這是文字學的致命傷。文字學的發展，本在聲韻學之前，現在卻落後了。這復興的責任，是我們所應肩負的。

這一部書，是懷着這個企望的。雖然不見得就能建立起古文字學的基礎，但只要能引起學者間的興趣，去共同研究，這礎石是不難奠定的。

上編

一　古文字和近代文字的界限

"古文字"這個名稱，最初見於漢書郊祀志上，——"張敞好古文字"——漢代通常的稱謂是"古文"。漢人所謂古文有兩種，說文序說："古文，孔子壁中書也"，是竹簡上的古文，張敞因考尸臣鼎而說"臣愚不足以迹古文"，許慎說"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是銅器款識裡的古文。

漢時實際常用的文字是隸書和艸書，小篆在那時已是古文字了。漢書藝文志說："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蒼頡篇的原本，正是用小篆寫成的。但漢時卻把篆書和古文分開，王莽時的六書裡就是這樣。許慎說"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又說"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可見篆籀不是古文。因為經師們把壁中古文經，推尊太甚，以為只此是倉頡以來的古文，所以把古文兩字弄得太窄隘了。

其實"孔氏古文"，只是六國時文字的一種。七十子後學寫經的時候，並不如許慎所說"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而只用當時流行的文字。這種文字，並不比籀文大篆的時代古遠。

依據我們的看法，不拘是史籀，六國古文，抑或小篆，都是古文字，而小篆是古文字中間最後的一種。在小篆以前的文字，變革雖很多，但在小篆裡，我們還能看到一些象形象意的遺痕，所以不失為同一系統。

秦併天下以後，一方面由學者們省改別的古文字而作小篆，一方面同文字，"罷其與秦文不合者"，但不久就失敗了。一種新興的文字——隸書，突如地起來替代了小篆的地位，學者們的理想，終於給民間只圖簡便的心理摧破了。隸書本是由戰國時文字演變來的，但在形體方面起了劇烈的變動，大多數的文字，都因破體錯畫而成為一堆記號了。從隸書到今隸，

——即現代通行的正書，變異不多，所以我把隸書以後，劃歸近代文字，而小篆以前都歸入古文字的範圍裡去。有些人以為古文字只是卜辭或銅器文字等地下材料的總名，這是錯誤的。

在古文字裡，還可以分為上古近古兩期，這是以形聲文字的興起來區別的，在後文另有詳細的解釋。

二 古文字的材料

甲 材料的類別

古文字的材料，大致可以分為古書裡的和古器物銘刻裡的兩類。

古書裡的材料，有：(一)籀文，或大篆，(二)六國古文，或奇字，(三)小篆，(四)隸古。隸古是用隸書寫出的古文字，不是通行的隸書，所以可視為間接材料之一。

關於古器物銘刻方面，品類異常複雜，如其由器物的本質來說，就有玉，石，匋，甲，骨，金，銀，銅，鐵，竹，木等的區別。但因器物種類的不同，材料發見的多少不一等關係，通常的分類，大概注重於較重要的部分。例如：(一)甲骨，即卜辭，(二)銅器，即金文，——或鐘鼎，(三)陶器，(四)鉨印，(五)貨布(六)石刻。

這種分類，在蒐集材料時較方便，在研究銘辭的時候，也容易有效果，但在另一方面說，卻很有弊病。第一，這種方法是不科學的，忽而根據器物的品質，忽而根據器物的用途，因而發生困難。第二，許多不屬於上幾類的古物，因材料少而無法歸類，容易忽略。第三，材料的時代沒有畫分，兩個相隔很久遠的東西會混在一處。第四同時代的器物，往往分列各類，無法比較。

基於文字學的觀點，我曾提出一種新的分類法。我們可以不管這材料是古書裡的，或古器物裡的，我們也可以不問器物的用途，或品質，所應注意的，只是時代與地域的區分。由此，在已發見的材料裡，分為下列的四系。

一 殷商系　以甲骨卜辭及銅器為最多。中央研究院在安陽發掘所得，尚有獸頭刻辭及匋器。此外見於市賈家及收藏家者，有骨柶，玉器，鉨等。

二 兩周系　以銅器為最多。匋器中有一小部分屬此期，如塤是。考古圖所著錄有石磬。此期以春秋末年以，所謂籀文也應屬此。

三 六國系　除竹簡已佚外，以銅器，兵器，匋器，鉨印，貨布，為最多，封泥和鉨相近，金爰和銅貝和貨布相近。玉器，石器，銀器，量不甚多。說文裡的古文，和三體石經裡的古文，均屬此。

四 秦系　以銅器刻石為多，權有石或鐵製的，量有匋製的。小篆屬此系，所以漢以後的篆書，都應附此。

這樣分類，既可以表現出每系文字的特點，又能包括各種畸零的材料，實是最善的方法。在目前，因研究的便利，固可暫用舊分類法，不過，在精密完備的古文字研究裡，是必需用這種方法的。

乙 材料的來源

現在所謂古文字，在秦以前，有些不能叫做「古」。左傳說楚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倚相能讀而別人不能讀，可見這種書用的是古文字。堯典，咎繇謨說「粵若稽古」，可見是周人用古代材料來編輯的，這種史料，大概也是古文字寫的。大概周人所以為古文字的，至少在周以前，這種材料，可惜沒有遺留下來。

經過戰國時長期的擾攘，和秦的統一，舊時紛歧的文字，大都消滅，繼之起的，是整齊劃一的小篆，和苟且草率的隸書，於是在漢人心目中，一切先秦文字，都是古文字了。

漢初正當秦燔書之後，惠帝才「除挾書之律」，武帝才「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於是「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

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許多已亡佚的古書，都重行發現了。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魯恭王壞孔子宅，在壁中得禮，尚書，論語，孝經等，後來都歸中秘，這都用六國文字寫的，只因那時學者還沒有注意古文字，對這種材料，都忽畧了。

漢時所存的古字書有兩種。其一是史籀十五篇，後建武時亡六篇。其二為倉頡篇一篇，李斯趙高胡毋敬等所作，而給閭里書師所合并的。漢書藝文志說：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這兩種書原來都是用以教學僮的，在那時却成為很難讀的了。所以藝文志又說：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張敞好古文字，這回徵召，大抵是他鼓動出來的。後來平帝時又有徵爰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未央廷中的盛事，那大概是揚雄等的意思。經過這兩回提倡，古文字就為學者間重視了。

成帝時劉向校中秘書，才用中古文的易和書來校今文。

向子歆才創議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這時古文字學已盛，所以今文學家儘管竭力反對，古文經學終於大行。後來古文經學者許慎作說文解字，敘篆文，合以古籀。在史籀倉頡，和古文各經全亡佚以後，這書是最重要的材料了。

古文經的原本是竹簡，藏在中秘的是否原本，今不可知，後來都亡佚了。但外間還有抄本流傳，魏正始中所立的三體石經有尚書和春秋的古文。石經久毀。宋時有一部分發現也已佚去，只有隸釋裡保存着。近世所出殘石頗多，頗可以作研究六國古文的參攷材料。那種抄本的古文經到唐時還有流行，李陽冰有古文孝經和古文官書合為一卷。

六朝以後，一般人不會寫古文字，於是有所謂隸古。尚書的偽孔本，就是用隸古寫的。關于這一部分材料，在唐人寫本裡保存很多，但未必全可靠。字書裡所謂古籀往往出說文外，雖然都是隸書寫的，有時也可以供參攷。

後世的今文經家往往懷疑孔壁出古文經的事，其實是無可疑的。剛過秦火的厄，在屋閒壁裡得到古書，是很容易的。燉煌的唐寫本正是絕好的例子。後來杜林在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晉時汲縣發見竹簡古書七十五卷，有周易，紀年，瑣語，穆天子傳等，南齊時雍州發見竹簡，有攷工記，梁時任昉得一篇蝌蚪書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可見這類簡書，在唐以前是常有發現的。竹簡日久朽腐，所以唐以後無聞，近時中央研究院在河南發掘所得只畧存影象了，但在吐魯番，燉煌等高燥的地方所發現的漢代木簡很多，其中有論語，史記等殘簡，以今證古，就可知孔壁古文，決非偽託了。

漢時雖常有銅器發現，見於著錄的，像孔悝鼎，尸臣鼎，仲山甫鼎之類，又近所發現的銅器往往有秦以前的東西而漢代加刻款識的，可是那時沒有人去注意收集。那時候，紙還沒有發明，沒有傳拓的方法，在簡牘上固然也可以傳寫，但那時

認識古文字的人太少了。所以，銅器銘辭，沒有傳布的機會。說文裡雖然提及鼎彝，實際上却沒有徵引一個字。

魏晉以後，古器還時常出土，王肅說太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劉杳說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二尊。南齊時始興王鑑做益州刺史，在古冢裡得銅器十餘種。梁劉之遴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此外史傳所記的還很多。但出土之日，即湮滅之期，這些材料，一毫沒有留存下來。所謂虞荔鼎錄，陶宏景刀劍錄，是一手所造的偽書，全無足觀。顧烜的錢譜，只收幣布以下，其書久已亡佚。

由上文所述，漢，魏，六朝的古文字材料，只有竹簡。那時流布的方法，只是傳寫。傳寫本易錯誤，何況寫者往往不認識古文字。所謂隸古，錯誤尤多。一般好怪的人，漸漸造許多假的古文字，後來大都錄在郭忠恕的汗簡裡。這是古文字材料發見史上的第一個時期。

第二個時期裏最可注意的是拓墨的發明。這發明的確切時代，已不可知，但能知道是由拓石經而起。本來石經刊成後，學者競相摹寫，到晉的中葉，還沒有拓本，而隋書經籍志裏的一字石經和三字石經卻已是拓本了。（隋志注載梁有一體石經、三體石經，均係殘缺，疑後魏初年的東西，也許那時已有拓本。）由石經而及秦刻石，封演聞見記說嶧山始皇刻石，其文李斯小篆，後魏太武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摹拓，以為楷則。可見在唐前就有拓本了。

大概在隋末唐初，在天興縣南發見秦雍邑刻石，當時人稱為「獵碣」，又叫做「石鼓」，以為是史籀寫的，書家文學家都很受衝動，韋應物韓愈都有石鼓歌，因之就為儔世古物中最煊赫的一件。這刻石在唐初就有拓本，蘇勗曾在上面做過題記。

由拓本更進一步，就有傳刻本的出現，聞見記又說邑人疲于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尤上官求請，行李登涉，人吏轉蒞勞弊。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今聞有嶧山碑，皆新刻之本也。杜甫說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兩說稍異，總之在唐時已有翻刻本了。雍邑刻石後來也有岐下刻本，見薛氏鐘鼎款識。

會稽刻石在唐時大概尚存，史記索隱和正義都曾引過碑文，在宋初卻似和嶧山刻石一樣，連拓本都不易得了。徐鉉曾寫過這兩刻石，後鄭文寶刻了嶧山，（嶧山刻石宋時尚有數本，今未見。翻刻有七本，以鄭刻長安本最佳。）會稽一直到元時申屠駉才重刻。泰山刻石，宋真宗時摹本只存四十餘字，大觀時劉跂親至碑下摹得完本刻泰山秦篆譜。（今絳帖所存縮圖，當即本劉譜。絳帖雖題淳化五年上石，但實際刊成很遲。）

詛楚文是北宋中葉發現的，廣川書跋說初得大沈湫文於郊，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這是雍邑刻石以後絕大的發現，蘇軾在鳳翔八觀裏首先歌詠，後來學者們對這文的注意，僅亞於雍邑刻石。

這時期裏，以石刻為主要發見，但作偽的很多，像岣嶁碑，延陵季子碑，壇山刻石等，都是唐宋時不很懂古文字的人所造。法帖所載倉頡書二十八字，夏禹書十二字，史籀書六字，均不可信，李斯十八字乃李陽冰之誤。

除了石刻以外，其他古物還沒有被注意，開元十三年萬年出土五鼎，四個有文字的，就是垂做的。張懷瓘書斷說，往在翰林見古銅鐘二枚，高二尺許，有古文三百餘字，紀夏禹功績，字皆紫金鈿，似大篆神采驚人。此外還有許多銅器，都沒有流傳，大概是還不會摹拓銅器的緣故，散布在唐封演張台的譜錄裏，雖已有著錄，但不很盛行。

銅器文字的重視，在第三個時期。五代時，古文字學很盛，宋初頗受影響。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有古文二十一字，句中正和杜鎬詳其文。（即薛氏款識仲信父方甗。文內京誤為公，劉亦咸平時獻。）秦公鐘本藏內府，皇祐間摹其文以賜公卿，楊南仲為圖刻石。到嘉祐時，劉敞作永興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得古器物很多，作先秦古器記。歐陽脩作集古錄，把劉氏所搜集的古器，都收集進去。後來李氏古器物銘說，蓋收藏古物，實始于原父，而集古錄前代遺文，亦自歐陽公發之，後來學者，稍稍知搜抉奇古，皆二公之力也。宋代所發現的銅器，現在所知道有六百多種。（其中有少數偽器，比干墓銅盤之類。）

銅器之外，其他古物也略注意，關于貨幣，李孝美、董逌、洪遵等都有譜錄，鈢印，有楊克一的印格，（薛氏款識引古今印格，即此。郡齋讀書志誤作晁克一。）王俅嘯堂集古錄裏也有附錄，在考古圖等書裏，也間或收別的古物，但數量都很微小。

這個時期很短，南渡以後，因為地域的關係，獲得古器物的機會漸少，士大夫也不很注意這些了。

元明兩代對於印章，蒐集較勤，明末顧氏的集古印譜，有古玉印一百五十餘，古銅印一千六百餘，數量已很可觀。錢幣

一類，也頗有人繼續蒐集。到清高宗時，勅撰的書，銅器有西清古鑑，貨幣有錢錄，璽印有金薤留珍。嘉慶道光以後，關于金石，磚瓦，各古器，學者們蒐集愈勤，新發現的東西也愈多，像印章一類的古鉨和封泥，貨幣一類的空首布，都是前人所未知的。陳介祺開始收集匋器，更是重要的發現。

這一期裏，對於古器物是兼容並包的，除了已亡佚不可再見的東西外，大抵都被蒐集。從漢以來，可以說最盛了。

但是，這些發現，還不過是一個序幕，到了最近，又變到一個新的時期。這個時期裏可以注意的，是印刷術的進步，從奇觚室吉金文述，開始用照像石印以後，材料傳布的方法，逐漸精美簡易，較之以前的刻本，不可同日而語。第二是殷虛甲骨的發現，由光緒二十五—六年到現在，還不到四十年，所得的材料有幾萬片，在各種古物裏，只有銅器，可以抗肩。整批銅器的發現，像新鄭，渾源，李峪，洛陽韓墓，壽縣等，大

祇是私掘的，方法粗疏，器物散佚，都是文化上極大的損失。我們所可稍稍自慰的，是中央研究院的發掘安陽，譚城等地，業已走上科學發掘的道路。

近時發現的重要器物很多，銅器有沇子它𣪘蓋，井侯𣪘，矢彝，矢𣪘，驫羌鐘等；石刻有袁安，袁敞兩碑，三體石經殘石，雝邑刻石有三個最好的北宋拓，泰山刻石有較劉跋所見還多的北宋拓。至於有古文字的玉器銀器等，更為前此所未見。西陲木簡和燉煌唐寫本的發現，對古文字學也頗有裨益。

在古器物發現史的五個時期裏，這是最粲爛的一個。這個新時代正在開始，我們希望還有更新的更重大的發現。現在的古文字材料，可確定的最早時代是商代，但已是近古期文字。上古期的材料，幾乎可說沒有，我想關于先商各代遺址的發掘，在目前可認為最急迫和最有意義的工作。

丙　材料的輯集

關于古文字材料的輯集，有兩種。其一是原料的蒐集，把有文字的器物聚在一起，其二是經過整理的工作，以文字為主體去分類編集。這兩者間的關係，幾乎是不可分的。

輯錄古文字的書，興于漢時，——前此的史籀篇和倉頡篇，本都是記載當時的文字和後來輯錄的不同。漢書藝文志有古今字一卷，王先謙說：

儒林傳：孔安國以今文字讀古文尚書，論衡云：壁中古文論語，後更隸寫以傳誦，此蓋列具古今，以便誦覽。

大概是對的。魏張揖作古今字詁，現在還能在輯本裏看到原書的體例，我以為就是古今字的詁，和杜林的倉頡故一樣。（凡以古今字對照的是原書，訓故才是張所作。）

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衛敬仲撰。敬仲名宏，是杜林的弟子，他的官書，唐宋間還存在，（各書稱引，有作古文衛宏，有誤作詔定古文官書。）史記正義序例說：「衛宏官書數體」。也是古今字一類

的書。隋志還有古文奇字一卷，後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撰。（唐書藝文志和一切經音義俱作郭訓，大概是顯卿的名。）可見這類輯集的工作，漢時很盛行。

自許慎的說文兼采古籀，晉呂忱作字林，又有增益。魏晉以後的字書韻書也都有附列，不過已改寫隸書，不免錯誤。

早期的古文字的蒐集，除了史籀倉頡以外，大部分是由古文經來的。六朝以後，古文經漸漸亡佚，後世假造的古文漸漸增多，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都來集後人所寫的碑刻，（如碧落碑，雲臺碑，王惟恭黃庭經等。）古書，（如山海經，世本，周書，大傳等。）韻書，（如祝尚丘韻，義雲切韻，王存乂切韻，崔希裕纂古等。）瀾而且很多是從隸書改做古文的，其材料的蕪雜，就可想而知了。

從劉原父歐陽永叔著錄銅器以後，輯集銅器的書很多。除了集古錄，金石錄，東觀餘論，廣川書跋，紹興內府古器評一類只存跋語外，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有器形的圖，像李公麟的

古器圖，（今佚）呂大臨的考古圖，王黼等的博古圖錄，無名氏的續考古圖等。一類只錄銘文，像趙明誠的古器物銘，（金石錄云：右古器物銘，余既集錄公私所藏三代秦漢諸器款識略盡，乃除去重複，取其刻畫完好者，得三百餘銘，皆模刻于石。……近世士大夫閒有以古器銘入石者，然往往十得一二，不若余所有之富也。考翟耆年籀史載古器物銘碑十五卷，凡商器三卷，周器十卷，秦漢器二卷，今佚。此書為集錄銘文最早者，薛尚功書即由此出。）王俅嘯堂集古錄，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原為石刻，盛熙明法書攷云：碑在江州，蜀有翻本，後多一段，鼎字肥，闕尚存。全帙未見，中央研究院所印，僅數葉。又有薛氏手書本，明崇禎朱謀垔刻。又明萬曆萬岳山人刻本，清光緒劉世珩刊本，均從傳抄本出。）王厚之鐘鼎款識等。

夏竦作古文四聲韻，在序裡說到祥符中郡國所上古器，多有科斗文，他的書就為了認識古器文字的目的而作，但在書裡還沒有采集。（宋刻本附有數字，汪本謂是後人所增而刪去。）元祐壬申（七年）呂大臨作考古圖，後來就有趙九成的考古圖釋文。政和中黃伯思曾作古文韻，以夏竦所集和趙書繼所廣為主，益以款識石刻印章等，（詳餘論）但似未傳於世。同時王楚作鐘鼎篆韻，到紹興時

薛尚功作續鐘鼎篆韻，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鐘鼎篆韻七卷，說：

右皇朝薛尚功集，元祐中呂大臨所載，僅數百字，（按此即趙九成所集，晁氏誤。）政和中王楚所傳亦不過數千字，今是書所錄，凡一萬一百二十有五。

盛熙明法書攷說在江州，放內一卷象形奇字，一卷器物名目，五卷韻。其書明時尚存，今佚。元楊鉤作增廣鐘鼎篆韻，今存。元明以後，這一類的書很多，但材料只是這些所存的，像李登的摭古遺文，朱時望的金石韻府，一直到清汪立名的鐘鼎字源，都不過轉輾稗販而已。

宋以後，刻印的風氣大盛，於是有蒐集古印的譜錄。法書攷所載，宋元人所集的有宣和印譜，楊克一圖書譜，（即印格）王厚之復齋印譜，顏叔夜古印譜，姜夔集古印譜，吾衍古印文，趙孟頫印文等。（今俱不存，惟說郛有王厚之漢晉印章圖譜。）元明間印譜愈多，至清初已有二三十種。清康熙時閔齊伋作六書通，常采用印文，後來不通字學的摹印家，往往據以刻印，其實此書體例蕪雜，真假混殽，一無足取。嘉慶時袁日省作漢印分韻，謝景卿作續集漢印分韻，桂馥作繆篆分韻，都專集古印文字，比宋以來別的古文字書，較為精確。

清高宗勅撰西清古鑑，寧壽鑑古等四書，當時雖只刻西清古鑑，而且流傳未廣，但已下確受很大的影響。嘉慶元年，錢坫刻他所著的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九年，阮元刻所輯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搜集銅器的書於是乎大盛。西清四鑑是取法於博古圖的，阮書是有意續薛的，錢書以己所藏為限，和先秦古器記的性質相類。後來想續阮書的很多，像敬吾心室彝器款識，（朱善旂）從古堂款識學，（徐同柏）筠清館金文，（吳榮光）攈古錄金文，（吳式芬）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方濬益）愙齋集古錄，（吳大澂）鬱華閣金文（盛昱）等是。專輯自藏的大抵兼器形，像曹載奎的懷米山

房吉金圖，劉喜海的長安獲古編，吳雲的兩罍軒彝器圖釋，潘祖蔭的攀古樓彝器款識，端方的陶齋吉金錄，丁麟年的移林館吉金圖識等，都是這樣。只劉喜海的清愛堂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無器形，（簠齋吉金錄，乃後人所輯，始有器形。）是例外。吳大澂的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兼采別人所藏，也是一個變例。

嘉慶時嚴可均作說文翼十五篇，輯鐘鼎拓本，用說文來編次，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革，脫離了夏竦以後用韻編次的窠臼，而復回到汗簡以前的方法。此書原稿據聞尚在，可惜未刊行。同時莊述祖作說文古籀疏證，今存殘稿。据他的條例說，原意要編彝器文為一卷，而所得拓本很少，大都從摹本，不很可信。又莊氏想自立系統來代替說文，所以不是搜集材料的性質。（書中所采材料也極蕪亂。）

乾嘉以後，古器物學大盛，印譜方面約六七十種，較著的有高慶齡的齊魯古印攗，郭申堂的續齊魯古印攗，吳大澂的

十六金符齋印譜等，陳介祺的十鐘山房印舉，所收最為繁富。封泥有吳氏方陳介祺合輯的封泥考略。錢幣方面，著述很多，搜羅最備的要算李佐賢的古泉匯，和李與鮑康同編的續泉匯。古陶最後出，陳介祺所藏很多，但只有拓本，沒有輯錄成書。雍邑刻石，張燕昌曾據天一閣宋拓，校改刊石，後阮元曾重刻。

在這個環境裡面，吳大澂輯成他的名著說文古籀補，這是以銅器文字為主，兼采雍邑刻石，古幣，古鉨，古陶器等文字而成的。全書所輯，大都據拓本，與以前的材料書轉輾稗販的不同，所以當時就有盛名。後來依傍此書體例的有丁佛言的說文古籀補補，強運開的說文古籀三補。

自殷虛卜辭發現以後，王懿榮最先蒐集，王氏死後，大部分歸劉鶚，劉氏又繼續蒐集，光緒二十九年印行鐵雲藏龜，所收凡一千片。羅振玉繼劉氏之後，蒐輯更多，有殷虛書契前編，殷虛書契菁華，殷虛書契續編。劉氏所藏後來散佚，各家所輯

的有羅氏的鐵雲藏龜之餘，姬覺彌的戩壽堂殷虛文字，葉玉森的鐵雲藏龜拾遺。此外，日本各家所藏的，有林泰輔所輯的龜甲獸骨文字，王襄所藏的有他所輯的簠室殷契徵文，燕京大學所藏的有容庚所輯的殷契卜辭，河南博物館所藏的有關百益的殷虛文字存真，蒐集各家拓本的有商承祚的殷契佚存和羅振玉殷虛書契續編。此外，加拿大人明義士所藏，曾輯殷虛卜辭，是摹寫的。後又得甲骨很多，尚未印行。中央研究院在安陽所發掘的，除了零星發表外，只有第一次所得，經董作賓摹為新獲卜辭寫本。英人庫全英，美人方法斂所藏，有方氏所摹的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但書中頗多贋品。

銅器方面，羅振玉搜集很力，他自己所藏有夢郼草堂吉金圖，貞松堂吉金圖。陳氏所藏有孫壯的澂秋館吉金圖。古物陳列所所藏有容庚的寶蘊樓彝器圖錄和武英殿彝器圖錄。河南博物館所藏有關百益的新鄭古器圖錄，容庚所藏有

頌齋吉金圖錄，于省吾所藏有雙劍誃吉金圖錄，劉體智所藏有善齋吉金錄（此書兼錄鉨印錢幣等，有善齋彝器圖錄，專收彝器），此外，搜集各家所藏的，有商承祚的十二家吉金圖錄，黃濬的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容庚的海外吉金錄等。

專錄拓本的，有殷文存和秦金石刻辭，並羅振玉輯。鄒安的周金文存，本也是羅氏的計畫，但鄒書真偽雜出，羅甚不意，所以羅福頤編的金文著錄表不列鄒書。羅氏後又輯貞松堂集古遺文，又有補遺和續編，可惜都是摹印，總不如景印拓本。此外，順續羅書的有王辰的續殷文存，和羅書體例相近的有容庚的秦漢金文錄。又劉體智所輯小校經閣金文，材料很豐富。

璽印的搜集，在這時期裡還很注意，劉鐵雲羅振玉以下，到商承祚等所輯不下三十種。封泥有劉鶚鐵雲藏封泥，羅振玉齊魯封泥集存，周明泰續封泥考略等。專輯古鉨的書，有黃

濬的尊古齋古鉨集林。

匋器和錢幣著錄較少。匋器自鐵雲藏匋後，有吳隱的遯庵古陶存，太田孝太郎的夢庵藏匋，王獻唐的鄒滕古匋文字等。周進藏匋很多，惜未印行。錢幣拓本，印行的只有戴熙的古泉叢話，王錫棨的泉貨彙考，江標的古泉拓存，王懿榮的古泉精選等。

石刻方面，雍邑刻石的中權後勁兩本，和泰山刻石，均已有景印本。容庚有古石刻零拾的輯集。三體石經有陳乃乾輯本，但所闕很多。西陲木簡方面，已發表的有羅振玉王國維的流沙墜簡，張鳳的漢晉西陲木簡彙編。

在這時期裡，編集文字的書，可以分為兩類（羅[illegible]有繼承古[illegible]一類已），第一類是把各種古器文字分別搜集，羅振玉最主張此（見上文。）說，金文編序說：

中丞（指吳大澂）既備采古禮器文字，復益以古貨幣，古匋鈢

然稽其時代,雖均屬先秦,而論其書體,則因所施而各異。文多省變,可識者寡。今考證古籀,宜專采之彝器,貨幣,匋鉥,宜為別錄。

所以這一派的編集,如王襄的簠室殷契類纂,商承祚的殷虛文字類編,朱芳圃的甲骨學文字篇,孫海波的甲骨文編,容庚的金文編,金文續編,羅福頤的璽印文字徵,顧廷龍的古匋文舂錄等,均限於一部分材料。商承祚還有石刻篆文編,但未印行。

另一類是用各種材料混合編集的,如日人高田忠周所編的朝陽閣字鑑和古籀篇,材料蕪雜,無足取。徐文鏡的古籀彙編,集鐘鼎字源,說文古籀補,說文古籀補補,金文編,古鉥文字徵,殷虛文字類編六書的正編,删去附錄,尚便於初學的查檢。

關於古文字的材料,至今沒有著錄過的很多,一方面,新出的材料,隨時都有增加,蒐集材料編集字書的兩種工作,還有很大的發展,是無疑的。將來的工作,應當注意到時代和地域的區別,華學涑曾輯過一本秦書集存,雖不很精善,但我們不妨用這體例去編些精善的字書,於古文字的研究,將有更多便利。

三 古文字學小史

甲 文字學的起原

文字雖用以代表語言,但牠的本身是形體,形體是由繪畫來的。語言的聲音和文字的形體,最初是諧合的,見了形體就可以明瞭牠們所代表的語言。日子一多,可就不然了,聲音形體,在歧路上分手,各自走上變化的新路,愈走隔離得愈遠。每個文字所代表的語言,往往不是原來的意義,而從牠們的新形體裡,也大都看不出制字的本義,於是每個文字為什麼要這樣寫的研究,就發生了,這種研究,就是文字學。

文字學的萌芽,大概在周代。爾雅據說是周公所做,雖無確證,但蟲魚鳥獸艸木的正名,很多形聲字,確像是一個時期所創造的,而這個時期當在周初。又史籀篇據說是周宣王時太史籀所作,王國維以為是六國時西方通行的文字,但由所存的遺字看來,王說大概是錯的,這種文字,至遲也當在春秋前期。

春秋時解說文字的風氣很盛,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莊王說:「夫文止戈為武。」十五年,伯宗說:「故文反正為乏。」昭公元年醫和說:「於文皿蟲為蠱。」已都由形體方面去剖析了。到六國時,學者間對於文字都很注意,因為那時的文字混亂太甚,就引起了「書同文」的思想。那時盛行倉頡作書的傳說,作書的時候,當然得有理由,韓子五蠹說:「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當作厶),背私謂之公。」此類解說,在當時大概很多,因而文字構造的理論也有了。周禮保氏有「六書」,周禮是六國時人做的,可見那時的解釋文字,已有系統了。

秦併天下後,學者們「同文字」的理想,居然達到了。他們創作小篆來替代大篆,這確是有規律的改革。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都是用小篆寫成的。

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書藝文志有八體六技一書,六技大概就是保氏的六書,八體是字體的區別,六技是造字的技術。前人以為六技是王莽時六書,是錯誤的。八體六技應當是漢以前的遺書,所以藝文志的次序,在史籀篇後,倉頡篇前。而且漢人把六國文字叫做古文,奇字,不會知道秦書有幾體的。(蕭律說「以八體試之」,當是蕭何承秦律而作,不是漢時有此八體。)

乙 漢代的文字學

漢初,通行的字書,是合併了爰歷博學的倉頡篇,那時的人都喜歡摹仿牠,像司馬相如的凡將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長

的流尚偏，都是。後平帝時，徵爰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未央廷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這類字書的編集，到東漢時還狠流行。

自然，這種字書，都是把日用的文字，編成文句，以便記憶，是不能稱為文字學的，但牠們和文字學的發展，却狠有關係。宣帝時，因為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敞傳子吉，吉傳敞的外孫杜鄴，鄴傳子林和張吉子竦。杜林做倉頡故和倉頡訓纂，他的正文字，過於鄴，竦，所以，漢書說：世言小學自杜公。

由張敞好古文字，釋尸臣鼎的銘，通倉頡篇的讀，開了研究文字的風氣，到平帝時，通小學的人，已有百數，著名的學者有杜鄴，爰禮，秦近，楊雄等，古文字已成一時的風尚，湊巧成帝以後，劉向校中秘書，發見了古文經在字句方面，較之通行本，優點狠多。他的兒子劉歆又十分喜歡周禮，左傳，毛詩等，替古

文經學樹立了家法，並且，一度立於學官，由此，古文經學大盛，和舊時的今文經學相抗了。

古文經是用六國文字寫的，所以王莽時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佐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書，古文是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而異者，可見因古文經學的發展，這一類的古文字，也被重視了。杜林寶藏着一卷漆書的古文尚書，他的弟子衛宏做詔定古文官書，六國古文是那時小學家必須研究的材料了。

但是，一般頑固的今文經學者，和俗儒竭力反對古文經學，並且不信古文字。許叔重在說文序裏說到壁中書和鼎彝的銘相似，下面又說：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諸生競釋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云，

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可當作〕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啚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恉。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

可以看見這一派人的意見。

那時候，一班通人，像爰禮，楊雄，劉歆，杜林，賈逵，衛宏，徐巡，桑欽等，大都通古文字，喜歡古文經學，而對於今文經學的末流，所謂俗儒啚夫，瞧見古文經學將要盛行，因而作最後的掙扎，造出許多讖緯，說為孔子所作，用以抵抗古文經家。

緯書裏幾乎包括當時今文學家所有的常識，天文，地理，曆，律，數學，小學等。在小學方面，他們所解釋的只是隸書，這種學說現在還存留的，像：

士垂一人詰曲折者為廷。示戴尸首，以寸者為言寸度治分數之法，亦惟尸稽于寸舍則法有分，故為尉，亦與尸寸。

刑字從刀從井，井以飲人，人入井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畏慎以全命也。

罔言為詈，刀詈為罰。

二人為仁。

屈中挾一而起者為史。

土力于乙者為地。

兩口銜士為喜，喜得明，心喜者為意，意天心。

四合其一。（按此說日字。）

十從一為土。

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為水，兩人譽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

人散二者為火也。

八推十者木。以上並春秋元命苞

蟲動於凡中者為風。

虫之為言屈中也。並春秋考異郵

一大為天。

日生為星。

士力於一者為地。

禾八米為黍。

西米為粟。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故西字合米而為粟。以上並春秋說題辭

此外像卯金刀的劉字，尤為習見。

在這種鄙妄的字說裡，可以看見今文經家的不學無術，和古文經家所以能代興的緣故了。古文經家不但相信古文字，並且闡明文字構造的理論。保氏只說六書，六書是什麼，卻

沒有說到，班固的藝文志才說，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藝文志本於劉歆七略，劉說的來源，大概是八體六技。後來鄭衆做周禮注，許慎做說文解字序，所說略同。鄭衆是鄭興子，許慎是賈逵的再傳弟子，而鄭興賈逵同是劉歆的弟子，可見這種理論是古文經學家才開始應用的。張懷瓘書斷於古文條引孝經援神契「奎主文章」，下云，倉頡文字者，總而為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為意，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得之自然，備其文理，象形之屬，則謂之文。因而滋蔓，母子相生，形聲會意之屬，則謂之字。字者言孳乳浸多也。題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舒也，紀也。都是張氏的話，前人以為也是援神契所說的話，大誤。

古文經學家既有了六書的理論，史籀篇，古文經傳，倉頡訓纂等材料，目睹俗說的流行，自然不得不去設法矯正了。於是五經無雙的許叔重，采篆文，合古籀，博采通人，考於賈逵，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綴錄一萬餘字，序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今大徐本九千四百三十一文，重一千二百七十九。為五百四十部，自序說：

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

這是他的條例。本來倉頡，凡將，急就等篇都把偏旁相近的字聚在一起，到了說文裡更嚴格了，把所有的文字找出五百四十個單位來立做部首，每一部首統率若干同偏旁的字，所謂「分別部居，不相雜廁」，於是這一萬多字，有了駕馭的方法了。在部首與部首之間，據形系聯，始一終亥，自成系統。在每部裡字的先後，也都有次序。在說解方面，原本經傳，博采通人，每字求其本義。自六書說產生以後，這實是偉大而成功的著作。

漢以前的小學書，像爾雅，史籀，倉頡，方言，釋名，聲類等，都屬於訓詁聲音方面，只有說文是專主字體的，所以在漢末已很盛行，鄭玄注禮已見引用。周禮考工記注引「鋝鍰也」。禮記雜記注引「有輻曰輪，無輻曰輇」二句。魏晉以後，一直到現代，這部書就成為文字學上惟一的經典。

用現代的眼光去看說文，當然有許多可指摘的地方，許

氏所據的材料，只有籀，古，篆，比隸書固然好多了，但用商及周初的文字來比較，便又遠遜。許多文字在東周以後變化很大，已經無從知道本義。所以分部的錯誤，說解的穿鑿附會，都是免不了的。可是一直到現在沒有一部較牠更好的著作，爾雅雖是經，在文字學史上，也遠不如牠的偉大。並且因牠保存的材料，可以做研究商周文字的梯階，在將來的文字學上也還有重要的價值。

丙　魏晉六朝的文字學

魏晉以後，小學方面，分為三科。講訓詁的有倉雅之學，倉是合倉頡，訓纂，滂喜的三倉，雅是爾雅，魏張揖作埤倉和廣雅，晉郭璞作方言注，三倉注新唐書藝文志有張揖三倉訓詁三卷，疑誤。又承樊光，李巡，孫炎，犍為舍人等而作爾雅注，音義，圖讚，張郭以後，這一派便很式微。聲韻之學，由漢末開始發展。孫炎作爾雅音義，才有反切，到魏時有李登聲類，晉時有呂靜韻集。後來音義和韻書都很

盛，到隋時有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和陸法言的切韻。字體方面，晉呂忱作字林，江式說他附託說文，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封氏聞見記說，亦五百四十部，凡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諸部皆依說文，說文所無，皆呂忱所益。張懷瓘書斷說：字林則說文之流，小篆之工，亦叔重之亞也。梁顧野王作玉篇三十卷，凡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七字，（此據聞見記，今本作凡二萬二千七百餘字。）五百四十二部，部目次序，都和說文略異。又用隸書為主，雖以形體分部，但於每字的形體不很注意，只廣徵傳注和字書的解釋，所以面貌上雖是屬於形體的，實際卻只是訓詁書。又後魏陽承慶作字統二十卷，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四字，其書已佚，各家所引的遺文看來，和許呂的書還相近，但像

寙，懶人不能自起。瓜瓠在地，不能自立，故字從胍，又嬾人恆在室中，故從穴。（玄應音義）

稱甲立於左者卑也。

販，買之賤，賣之貴，朝買而夕賣。（按此釋從反之意。）

以鼻就臭曰齅。

蚊，（按當作螽）蠶人飛蟲，以昏時而出。

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也。

反可為叵。（並慧琳音義）

笑，從竹從夭，竹為樂器，君子樂然後笑。（九經字樣）

規，丈夫識用，必合規矩，故規從夫也。

麤，警防也。鹿之性相背而食，慮人獸之害也，故從三鹿。

衍，水朝宗於海，故從水行。（並廣韻）

便，人有不善，更之則安，故從更從人。（集韻）

朱衣曰祩。（龍龕手鑑）

都偏於會意，已開王安石字說的風氣了。奥字，字統以為從宀𢍏聲，𢍏音弓六反，下從廾，上從古文六字，而以從釆作奥者為非，可見在形聲方面，也都和說文不同。隋曹憲諸葛穎等撰桂

苑珠叢一百卷，今亦不傳，書的體例或和玉篇相近。又七錄有演說文一卷，庾儼默注，隋志有說文音隱四卷，字林音義五卷，宋揚州督護吳恭譔。

漢末以後，隸書盛行，新出俗體很多。六朝碑誌造像裏，數不勝數。江式表說：

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于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𪉃，神虫為蠶，如斯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

魏世祖始光元年還曾頒行新字千餘。在這種環境裏，文字學當然受影響，葛洪的字苑收影字，王義的小學收陣字。好古文字的學者，像李鉉，顏之推，趙文深等，只有依傍說文字林來糾正乖謬而已。

丁　唐至宋初的文字學

唐初還承六朝的遺風，武后時有字海一百卷，當亦珠叢之類。唐書紀武后造十二字，曌照，𠀑天，埊地，〇日，囝月，〇星，𢘑君，𢘝臣，𡕀載，𡔈初，𠡦年，𠙺正。此外還有圀國，𤯔人，𨩗證，𨲢聖，𥠢授等字。當時很盛行。其實天日等字是有所本的，後人不明隸古，就一律歸於武氏了。

唐代立書學博士，以三體石經，說文，字林，來教學生，也用以考試，但這是歷史的研究，那時人所苦的，是隸體的不定，所以學者多致力這一方面。唐初顏師古就作字樣，又有杜延業的羣書新定字樣，顏元孫有干祿字書，歐陽融有經典分毫正字。開元二十三年，玄宗撰開元文字音義，自序說：

古文字唯說文字林，最有品式。因備所遺缺，首定隸書，次存篆字，凡三百二十部，合為三十卷。

據林罕說，隸體自此始定。後張參作五經文字，唐玄度作九經

字樣，都專為經字的隸體而設。

在這時期裡，只有李陽冰是特出的，徐鉉等進說文表說：

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為不妄矣。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為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

林罕小說的序說：

唐將作少監李陽冰就許氏說文復加刊正，作三十卷，今之所行者是也。

李氏是許慎的後繼，二徐的前驅，那時傳寫說文者，皆非其人，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他由篆書家來刊定修正，於說文學的復興，不無功績，所以在宋以前很流行，但二徐都反對他，徐鍇的祛妄篇，是專攻擊他的說法的。其實，他所說也有長處，像：

木象木之形，木者五行之一，豈取象於艸乎。

日，古人正圓，像日形，其中一點，象烏，非口一，蓋籀方其外，引其點耳。

不能說是誣妄。

賈耽鎮滑州的時候，見李氏所篆新驛記，歎其精絕，就命李氏的姪騰集說文的目錄五百餘字刊石，名為說文字原，也叫做偏旁字源，耽替他做序。

五代時蜀林罕据李陽冰重定說文，用隸書解於篆字下，名為集解。又撮取偏旁五百四十一字，作字原偏旁小說，手書刻石。郭忠恕說：

林說文字源唯有五百四十部，孑部合收在子部，今目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點檢偏旁少晶、惢、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後進，其小說可焚。

又晁公武說：

……以說文部居隨字出文，以定偏旁，其說頗與許慎不同，而互有得失。邵必緣進禮記石經陛對，仁宗顧問罕之書如何，必曰：「雖有所長，而微好怪。說文歸字從𠂤，從止，從帚，以𠂤為聲，罕云從追，於聲為近，此長於許氏矣。說文哭從吅從獄省，罕乃云：象犬嘷，此怪也。」有石刻在成都，公武嘗從數友就觀之，其解字殊可駭笑者，不疑好怪之論誠然。

可見林氏好怪，所以其書不能盛行。此外郭忠恕曾寫過一本小字說文字源，見錄，今不傳。夢英所寫的字源，錯誤很多。

五代時文字學者為二徐、郭、林四人，林氏承李陽冰一派，喜翻新說。郭氏有汗簡、佩觿，很博雜。只有二徐崇治說文。小徐作說文繫傳、說文韻譜，大徐和句中正等校定說文，都有功於說文之學。二徐攻擊陽冰，但他們對於形聲相從的條例，不很清楚，所以錯誤謬妄也不少。

這一個時期是文字學中興時代，李陽冰、徐鉉、徐鍇三人整理說文的功績，在文字學史上，是永遠不會被人忘記的。

戊　宋元人的文字學革新運動

宋以後，文字學定於一尊，要明文字源流，只有讀徐鉉等所校的說文了。說文裡的文字，大部分是形聲，許叔重只說從某聲，而沒有說為什麼從某聲，這是一個缺點。王安石於是作字說，自序說：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橫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義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

他的書是用韻編次的，文字形體依說文，而解說多出杜撰，例如：

　　伶，非能自樂也，非能與衆樂樂也，為人所令而已。

　　戍，則操戈，役則執殳。（並見甕牖閒評）

把一切文字都歸於會意，這本是錯誤的，但因他在那時政治上的地位，主司用此取士，學子也不敢不習，所以曾盛行一時。唐耜作字說解一百二十卷，而陸佃、羅願等所著的書裡也都引他的新說。反對他的人說他揉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楊時作字說辨，攻擊最力。陸游跋說：

　　字說凡有數本，蓋先後之異，猶非定本也。葉適石林燕語曰：凡字不為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專主義，或聲或形，其類不一。先王畧別之，以為六書，而謂之小學者，自是專門一家之學，其微處遽未易盡通。又更篆隸，損益必多乖失。許慎之說文，但據東漢所存，以偏旁類次，其造字之本，初未嘗深究也。王氏見字多有義，遂一槩以義取之，雖六書且不問矣，況所謂小學之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鑿附會，有一字析為三四文者，古書豈如是煩碎哉？學者所以閧然起而交詆，誠不為無罪，然遂謂之皆無足取，則過也。

而王氏終於不傳，他想比說文更深一層的工作，終於是失敗了。

　　同時王聖美創右文說，如水類，其左皆從水，所謂右文，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貝之小者曰賤，皆以戔為義，（詳夢溪筆談）但沒有成書，說亦未行。用這方法來解說形聲字，雖較王荊公為優，但右文的名稱，也是錯誤的。

　　由字說的反響，張有作復古編，專主說文，用以辨別俗字。南渡初，李燾作說文解字五音韻譜，這都還是墨守說文的。

　　但革新的運動，終於勃發。這種進步，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六書說的重新研究，另一方面則是銅器上古文字的發現。

本來，在宋初，所謂古文字，除了說文，只有汗簡一類的材料。夏竦古文四聲韻序說：

　　尚書正義曰：科斗書，古文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腹狀團圓，似水蟲之科斗也。漢書藝文志載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學之者鮮矣。兩漢而下，蔡中郎刻石經，杜伯山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又汲郡安釐王冢壞得竹策古文春秋，書世事者最精。晉、魏以降，隸習殆絕。唐貞元中，李陽冰子開封令服之有家傳古孝經及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授之韓愈，愈識歸公，歸公好古能解之，因遺歸公。又有自項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經，亦云渭上耕者所獲。其次有古補闕衛包勅修三方記於雲臺觀，醴令問刻淙鐏銘於營道，及司馬天師漆書道德經上下篇，幢，麟德中羅浮道士屬山木重寫其本，藏之天台玉霄藏。暨宋有天下，四海會同，太學博士、周之宗正丞郭忠恕首編汗簡，究古文之根本，文館學士句中正刻孝經，字體精博，西臺李建中總貫此學，頗為該洽，翰林少府監丞王惟恭寫讀古文，筆力尤善，殆今好事者傳識古文科斗字也。臣遠事先聖，久備史官，祥符中，郡國所上古器，多有科斗文字，深懼顧問不逮，以忝厥職，繇是師資先達，博訪遺逸，斷碑蠹簡，搜求殆徧，積年踰紀，篆籀方該，自嗟其勞，慮有散墜，遂集前後所獲古體文字，準唐切韻，分為四聲，庶令後學易於討閱。

對於那時所謂古文之學，敘述得很詳細，但除了古文經以外，材料實在是太貧乏了。夏竦本意是集錄這些材料以備研究鐘鼎文字，但結果這些材料，大抵不能用。吾邱衍學古編說：

　　韻內所載字，多云某人集字，初無出處，不可遽信。且又不與三代款識相合，不若勿用。

熊朋來鐘鼎篆韻序說：

于時器款未備，其間鐘鼎字文缺畧，頗泛取俗書以備奇字。

可見鐘鼎款識增多以後，這種材料就成為筌蹄了。

鐘鼎款識既多，相互比較，就可以認出一部分的字。皇祐以後，像楊南仲、章友直、劉原父、蔡君謨等都好識鐘鼎文字，而以楊為最，所釋多有根據。考古圖釋文引楊說很多。釋文說：

古文……其傳於今者，有古尚書、孝經、陳倉石鼓及郭氏汗簡、夏氏集韻等書，尚可參考。然以今所圖古器銘識考其文義，不獨與小篆有異，而有同是一器，同是一字，而筆畫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上下不一者，如伯百父敦之百字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寶字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illegible]字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叔高父簠蓋底皆有銘，其簠字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晉姜鼎之作字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其異器者，如彝尊壽萬等字，器器筆畫皆有小異，乃知古字未必同文，至秦既有省改，以就一律，故古文筆畫，非小篆所能該也。然則古文有傳于今者，既可考其三四，其餘或以形象得之，如[illegible]為射，●為丁，[illegible]為壺，[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為車之類，或以義類得之，如[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之類，或筆畫省於小篆，如[illegible]作惟，立作位之類，或筆畫多於小篆，如[illegible]作萬（邁字，小篆乃[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作秦，[illegible]作[illegible]之類，或左右反正，上下不同，如[illegible][illegible]皆作永，[illegible][illegible]皆作福，[illegible][illegible]皆作姜，[illegible][illegible]皆作姬之類，有部居可別而音讀無傳者，如[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之類，又可考其六七。

對於認識古文字的方法，說得非凡清楚，這確是文字學的一大進步，只可惜後來的學者，只會集[illegible]韻，而不能在文字學的研究方面，再進一步。

六書的解釋和應用，自許叔重後，可稱絕學。唐裴務齊切韻於轉注創考字左迴，老字右轉之說，為郭忠恕、徐鍇所駁斥。

徐鍇說文繫傳在上字注裡，對六書解釋很詳。但他並沒有把每一個字用六書來分析過，所以還只是些空洞的理論。

脫離說文部次的束縛，專由六書說去研究，創始於鄭樵。他曾做過一本象類書，玉海說：

象類書十一卷，論文字象類，謂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文有八象，字有六類，八象不至，則有假借之文，六類不及，則有段借之字。又論梵書三卷。

象類書今佚，在他所著的通志六書畧裡，開頭有一篇六書序說：

小學之義，第一當識子母之相生，第二當識文字之有閒，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文字俱也。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別出為指事，諧聲、轉注一也，諧聲別出為轉注，二母為會意，一子一母為諧聲。六書也者，象形為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段借生焉。一曰象形，而象形之別有十種，有天物之形，有山川之形，有井邑之形，有艸木之形，有人物之形，有鳥獸之形，有蟲魚之形，有鬼物之形，有器用之形，有服飾之形，是象形也。推象形之類，則有象貌，象數，象位，象气，象聲，象屬，是六象也，與象形並生而統以象形。又有象形而兼諧聲者，則曰形兼聲，有象形而兼會意者，則曰形兼意。十形猶子姓也，六象猶適庶也，兼聲兼意猶姻婭也。二曰指事，指事之別，有兼諧聲者，則曰事兼聲，有兼象形者，則曰事兼形，有兼會意者，則曰事兼意。三曰會意，二母之合，有義無聲。四曰轉注，別聲與義，故有建類主義，亦有建類主聲，有互體別聲，亦有互體別義。五曰諧聲，母主形，子主聲者，諧聲之義也。然有子母同聲者，有母主聲者，有主聲不主義者，有子母互為聲者，有三體主聲者。有諧聲而兼會意者，則曰聲兼意。六曰

段借,不離音義,有同音借義,有借同音不借義,有協音借義,有借協音不借義,有因義借音,有因借而借,有語辭之借,有五音之借,有三詩之借,有十日之借,有十二辰之借,有方言之借,六書之道,備於此矣。臣舊有象類之書,極深研幾,盡制作之妙義。奈何小學不傳已久,見者不無疑駭。今取象類之義,約而歸於六書,使天下文字無所逃,而有目者可以盡曉。

又論子母篇說:

臣舊作象類書,總三百三十母為形之主,八百七十子為聲之主,合千二百文而成無窮之字。許氏作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今說文誤以子為母者,二百一十類。且如說文有句類,生拘,生鉤,有𠧪類,生㮚,生粟,有半類,生胖,生叛,有丵類,生業,生僕,生對,據拘當入手類,鉤當入金類,則句為虛設,㮚當入木類,粟當入米

類,則𠧪為虛設,胖當入肉類,叛當入反類,則半為虛設,僕當入人類,對當入臣類,則丵為虛設,蓋句也,𠧪也,半也,丵也,皆子也,子不能生,是為虛設,此臣所以去其二百十,而取其三百三十也。

從這兩節裡,可以看見象類書的大概了。他還做過一本六書證篇,六書略的論一二之所生說:

臣六書證篇,實本說文而作,凡許氏是者從之,非者違之。其同乎許氏者,因畫成文,文必有說,因文成字,字必有解。其異乎許氏者,每篇總文字之成,而證以六書之義,故曰六書證篇。然許氏多虛言,證篇惟實義,許氏所說多滯於死,證篇所說獨得其生。蓋許氏之義,著於簡書,而不能離簡書,故謂之死,證篇之義,舍簡書之陳迹,能飛行走動,不滯拘一隅,故謂之生。今舉一二之義,為說文之首篇者,可以見矣。說文於一則曰:「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故於一之類,則生元,生天,生丕,生吏。然元從上,丕從地,吏從又,皆非一也。惟天從一。證篇於一則曰:「一,數也。又象地之形。又象貫物之狀。在上為一,故生天生百,在中為貫,故生毋生毌,在下為地,故生旦生丕,為貫為地者無音,以無所麗,則復為一矣,是以無音。」說文於二則曰:「二,高也。此古文二,指事也。」故於二之類,則生帝,生旁,生下。然帝本象形,旁則形兼聲,下非從上而與上偶。證篇於上則曰:「二音貳,又音上,殺上者為上,殺下者為下,在物之中者,象編連之形,在物之上下者,象覆載之位。故於二則生竺,生齊,於上則生元,生帝,於下則生丙,生覆,於中則生冊,生再,於上下則生亟,生亘,在中在上下者無音,以自不能成體,必有所麗,是以無音。」此臣所作證篇之旨也。

又在諧聲篇後說到他的六書證篇有二百七十六部,得諧聲字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一。

鄭氏在文字學革新運動裡的成績比王荊公好的多了。他雖排斥說文,但是所用的還是許慎的方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不由人不相信。所以他的說法,後來雖有不少的信徒,大家紛紛去研究六書,清代說文學者,因他訾毀許慎而不願意稱道他,但象形兼指事一類的說法,始終沒有能跳出他的範圍。

如其把新的眼光重新估量一下,我們將見他所做的工作,雖大部分是失敗的,但並不是無意義的。說文裡對於六書,本沒有明確的界說,現在經他把每一個字用六書來分析過,六書說的弱點和小篆的不足據,許氏的錯誤,都顯露出來了。他儘管彌縫,因而弄成許多可笑的說法,但他已經把有罅漏的地方,在無意中指給我們了。並且,公允的判斷者,一定會覺得在諧聲字方面,他所修正的分部方法,較之清代墨守許氏的一班說文學者高明的多吧。

這種學說流行得很快，元時有楊桓的六書統，戴侗的六書故，周伯琦的六書正譌，明初有趙撝謙的六書本義，大抵本於鄭氏。後來正統派的許學家對於這一類著作，很看不起。

戴侗的書共三十三卷，又六書通釋一卷。書內分九類，他說：

書始於契，契以紀數，故首數，次二天，次三地，次四人，次五動物，次六植物，次七工事，次八雜，次九疑。

單就這一點說，已經超出鄭氏之上，不像他那樣雜亂無章了。在九類裡面，又分出四百七十九目，其中一百八十八是文，四十五是疑文，二百四十五是字，文是母，字是子，所以只有文才是最原始的文字。他以為指事象形是文，會意轉注諧聲是字，獨立為文，判合為字，文孳乳為字，猶母生子，字再孳乳，猶子生孫，所以照他的說法，就可把一切文字攝入二百多個指事象形文或疑文裡去了。他的學說很多錯誤，（例如把反文認為轉注。）但系統的

究密，是很可佩服的。

他於說文，在徐本外，兼采唐本蜀本。但他所下解釋，往往離去許氏，自出新意。又常用金文來作證，這是鄭樵所不及的。由宋以來，文字學上的改革，到他是集大成了。他的解釋，有些地方，實勝過說文。

也吾邱衍學古編對他的書很不滿意，說：

侗以鐘鼎文編此書，不知者多以為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說文與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鐘鼎偏旁不能全有，却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如𠂤本音眾，加宀不過為家字，乃音作官府之官；邨字不從寸木，乃書為村，引杜詩無村眺望賒為證，甚誤學者。許氏解字引經，漢時有篆隸，乃得其宜。今侗亦引經而不能精究經典古字，反以近世差誤等字引作證據，鎊，鏟，鍪，鐥，尿等字，以世俗字作鐘鼎文，卵字解尤為不典，六書到此，

為一厄矣。

這是從篆刻家來的眼光來批評的。其實戴氏收來俗字，在目前看來，具眼光值得稱許，因為一般人把說文所沒有的字，全叫做俗字，是不對的。至於用金文配合小篆，雜亂今古，杜撰偏旁，却都是書中的瑕纇。

周伯琦有說文字原和六書正譌。字源把五百四十部首分十二章，疏六書於下。正譌是取字書中常用而疑似的二千多字，辨析本義，訂正傳寫之謬，而依韻編集的。周氏是鄭戴的後繼者，所以正譌序說：

張有次復古編，鄭樵作六書略，戴侗述六書故，莫不原於許氏。然張失之拘，鄭過于奇，戴病于雜。鄭樵言許氏之書詳于象形諧聲，而昧於會意假借，其論至矣。數家之書，互有得失，綱領之正，鄭氏為優，會通而求之，六書之義，庶得其概矣。

可以看見他在文字學上的觀點。至於他的書裡，並沒有什麼新的發明，只是推廣鄭戴的學說罷了。

在元初受鄭樵影響的，還有楊桓。他和戴侗同時，但似乎沒有什麼關係。所著有六書統二十卷，六書溯源十二卷。戴氏書只用金文來改正小篆，楊氏却更澈底，因為他同時受了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的影響，所以他的書裡，

凡序一文一字，必先置古文大篆於首，以見文字之正，次序鐘鼎文於下，以見文字之有，次序小篆於下，以見文字之變。文簡而意足者莫善於古文大篆，皆其磨滅數少而不足於用。文字備用者莫過於小篆，而其間譌謬於後人之傳寫者，亦所不免，今以古文證，悉復其故。

他推翻了以小篆為主的系統，是鄭戴所不敢做的，所以最受後世攻擊。其實小篆不是最古的文字，本是很顯然的事實。小篆為主的系統，確不能兼攝比牠古的文字。不過在楊氏時要推

翻牠却未免過早。因為那時古文字的材料太少，有些文字被人錯認，又有些材料是後人偽造的，不別時代，不知正誤，不明真偽，而要構造一个古文大篆的系統，當然只有攪成一團糟了。

楊氏書以六書分為六門，

一曰象形，其別有十，曰天文，曰地理，曰人品，曰宮室，曰衣服，曰器用，曰鳥獸，曰蟲魚，曰草木，曰怪異。二曰會意，其別一十有六，曰天運，曰地體，曰人體，曰人倫，曰人倫事，曰人品，曰人品事，曰數目，曰采色，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飛走，曰蟲魚，曰生植。三曰指事，其別有九，曰直指其事，曰以形指形，曰以意指意，曰以形指意，曰以意指形，曰以注指形，曰以注指意，曰以聲指形，曰以聲指意。四曰轉注，其別一十有八，曰天象，曰天運，曰地體，曰人體，曰人倫，曰人倫事，曰人品，曰人品事，曰數目，曰采色，曰宮室，曰

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鳥獸，曰蟲魚，曰草木，曰怪異。五曰形聲，其別如轉注之數。總其聲則有四，曰本聲，曰諧聲，曰近聲，曰諧近聲。六曰假借，其別一十有四，曰聲義兼借，曰借聲不借義，曰借義不借聲，曰借諧聲兼義，曰借諧聲，曰借近聲兼義，曰借近聲，曰借諧近聲兼義，曰借諧近聲，曰因借而借，曰因省而借，曰借同形，曰借同體，曰非借而借。

分類的猥雜，和錯誤，（其說指事最誤）實不足為訓。

趙撝謙是元末的宿儒，著六書本義十二卷，分三百六十部，其六書論，六書相生圖等，都源出鄭氏，可目為這派學說的後勁。

己　清代的文字學

明代的文字學最衰微，魏校的六書精蘊，不過推衍楊桓的學說，楊慎的六書索隱，摭拾古文字而未備，趙宧光的說文長箋尤多荒謬。

明代無說文刊本，趙宧光顧炎武等所見皆五音韻譜。自毛氏汲古閣重刊宋本說文，學者才看見原本。乾嘉以後，說文之學大盛，那時的學者，講經學大都推重鄭玄，談文字就信仰許慎，合稱為許鄭。王鳴盛說：

說文為天下第一種書，讀徧天下書不讀說文，猶不讀也，但能通說文，餘書皆未讀，不可謂非通儒也。——說文解字正義序

可以代表那時學者們狂熱的心理。關于說文的著作很多，最著的是段玉裁的注，桂馥的義證，嚴可均的校議，王筠的句讀和釋例等，雖都是尊主許氏的一家之學，但在文字學方面，也不無貢獻。嚴可均尤多懸解，他說：

六書大例，偏旁移動，只是一字，左右上下，隨意配合，今乃輒分兩字，如：含嗛也，吟呻也，召評也，叨或饕字；啇語相訶歫也，啇直言；叫嘑也，句曲也；嘆嗽嘆也，暮古謨字；古故

也，叶或協字；諅忌也，諆欺也；卟卜以問疑也，占視兆問也，矔目多睛也，舊古觀字；檄冬桃，楘車歷錄束交也，柔耕也，杼機之持緯者，栞篆文栞槎識也，枅屋櫨也，龔房室之疏也，櫳檻也，晧旦明也，暑熱也；旰晚也，旱不雨也，𪗉稷也，穧穫刈也；袍襺也，袌褱也；忠敬也，忡憂也；慨忼慨，𢖶古文恐字；恭肅也，㤨戰慄也；怡和也，怠慢也；慔勉也，慕習也；愯懼也，愚戇也，悍勇也，𢙊古文姦字；忿怒也，怲憂也；怓亂也，怒恚也；衍水朝宗于海也，洐溝水行也；拱撿手也，拳或拱字；[illegible]捽也，[illegible]積也；妃匹也，改女字也；蛾羅也，螘或蟻字；若此之類，或因轉寫之誤，或沿古籀篆屢變，偶爾同形，許君不復省併。以余考之，其得一字數義，必可省併者，十有七八。然猶可諉曰說解不同也。至[illegible]或作[illegible]，李古作杍，怛或作悬，尤為變例，充此類，將重文得補數萬，豈復許君之舊乎？又六書大例，省不省只是一字，今本既云省，仍分兩字，如員

母之菌，囧聲而曰明省，則不省即萌矣。漢堇省聲而云難省，則不省即難矣。洞羅之洞，冐聲而云冥省，則不省即溟矣。堀閱之堀，屈聲而云屈省聲，部末復添堀篆。縱從聲復添從省之縱，若此之類，顯然改補。

這是別的許學家不能說的。

清代小學家大都喜歡研究金石學。桂馥本是金石家，嚴氏有鐵橋金石跋，對於金文尤有研究。段玉裁雖沒有深邃的研究，但也曾用金文的「攸勤」來釋詩，因而說，

許氏以後，三代器銘之見者日益多，學者摩挲研究，可以通古六書之條理，為六經輔翼。

王筠更常用金文的字體來和說文比較。本來許慎在自序裡說到鼎彝其銘皆古文的話，所以研究銅器，可以說是許學的家法。近代古文字學的發展，也不能不歸功於這班做前導的許學家。

乾隆時許學正盛行，莊述祖卻想利用彝器文字來建設出一個古籀系統來代替說文。但是他所苦的還是材料太少，認識不足。並且他想把一切文字都推源于甲子等二十二字，這是一種玄想。

嚴氏說文翼未刊，莊氏說文古籀疏證一直到光緒時才刻。乾嘉以後，金文學雖極盛，但辨識文字方面，進步很少。陳慶鏞龔自珍等所釋，往往穿鑿不經，只徐同柏許瀚所識，較有根據。吳大澂作說文古籀補，古文字才有專書。他又有字說，頗有些很好的見解，像「寧王」「寧考」「前寧人」「寧武」等寧字為文字的傳誤，二千年來沒有人說過，很可以壯古文字學的聲勢。但他不免蹈襲前人釋金文的方法，而有許多肊說。

小學家不能深通金文，而金文家不治小學，所以辨識古文字的方法和條理，沒有人去注意。和吳氏同時的孫詒讓，以小學家兼金文家，條理清晰，方法精密，前此未有。所著古籀拾

遺、古籀餘論、契文舉例、名原等書，雖不免錯誤，但他所懸的以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迹，上推書契之「初軌」的鵠的，卻頗有一部分的成功。

庚　文字學史上的新時期

自殷虛甲骨發現後，中國文字學就到了一個新的時期。以前的學者治金文，只注意周器，周的文字和篆籀大致相近。周以前器文字本不很多，稍奇詭的象形字，就大都不以為文字，所以說文的系統沒有推翻。最先用金文來和說文比較，最後也不過像吳大澂把金文來補正說文罷了。但甲骨文字發現以後，這種觀念，大有變化，因為離開小篆很遠，象形象意的文字較多，使大家覺得小篆為主的系統不用再去維持，許學最後的壁壘也被衝破了。孫詒讓的名原是這個時期的先驅。有些自命為正統派的學者，眼看着他要「祧許慎而祖倉頡」，不禁義憤填胸，出而抵抗，於是有人說甲骨是假造的，銅器是靠

不住的，也有一反許學的家法，說這種文字，不足為證。這種反抗的議論雖不少，但事實勝於雄辯，文字學將有極大的變革，已成為現代一般人的普遍觀念了。

繼孫氏後，有功於古文字的人，是羅振玉和王國維。羅氏的殷虛書契考釋開闢了研究卜辭和文字的新路，可惜方法太不謹嚴，開後來許多流弊。王氏的史學研究，提高了卜辭的聲價，文字方面，也頗有發明。

羅王以後，研究卜辭文字的人很多，最著的葉玉森，所識雖多，大抵穿鑿附會，不可信據。他說「學契三十年上之殘餘文字，若射覆然，焉能必中」，正是他最忠實的供狀。研究學問，沒有方法而只去猜謎，猜中且不必論，猜不中豈不誤盡蒼生。這種猜謎的惡例既開，人人都可以識甲骨文字，末流便至於肆無忌憚，這實是古文字學進步中的一大厄。

和羅王同時的林義光著文源十二卷，專用金文來訂正

說文，金文所沒有的，仍用小篆。解釋方面，間有可取，但大部是肊說。他的書是用六書分類的，一、全體象形，二、連延象形，三、分理象形，四、表象象形，五、殺列象形，六、表象指事，七、殺列指事，八、形變指事，九、會意，十、轉注兼形聲，十一、二重形聲，詳見所附六書通義，支離瑣碎，無可取，但他所駁正許說的，很切當，在那時候，不失為豪傑之士。

辛 結論

由周至漢，是文字學的創始時期，魏晉以後，日漸衰微，唐至宋初為中興時期，宋元為革新時期，明代又衰落，清代重振，就開出一個時期。吳大澂孫詒讓是這時期的先驅，羅振玉王國維是這時期的後繼，四家中以孫氏方法為最精密，但還拘牽於經學，泥迹於六書之說。所以要求大成，尚有待於將來。

中編

一 中國文字的起源

甲 語言的起源

文字是代表語言的，所以語言文字的關係異常密切，我們要研究文字的起原，當然得追究到語言的起原。但是語言起源，最難研究，在有史以前的荒古時代，早已有了很複雜的語言，我們又何從探討無言到有言的經過呢？所以關於這問題，只能推測一些或然的大概罷了。

有的學者說人類是經過無言時代的，但所謂無言，指狹義的語言而言。人類本由動物進化，動物已有傳達意見的呼號聲，那末人類自始就有語言，不過不是完備的語言，嚴格分別起來，就不算是語言了。

那種原始的廣義的語言，即人類和其動物相近時的語言，我們可以分為本能的和學習的兩種。本能的是些簡單的呼

聲，當身體上某部分受刺激後自然發出來的，凡用以表示高興，滿足，喜愛，企求，失望，悲慟，憤怒，驚駭，畏懼，奇異等情感的聲音，大都是元音。由學習而來的，是摹仿其他動物以及自然界的各種聲音。像水的淅淅，犬的熊熊，牛的牟，羊的羋之類。

許多動物已有家庭和社會，所以有些同群共喻的語言，在最原始的人類裡，已經有了。統率者和被統率者間，一定有很豐富的語彙，至少有許多動作的字，如飲食住行等。

原始語言，數量大概不很少，但不能算做完備的語言，因為他們的智識還沒有發達。在人類知識發達的時候，也正是工業藝術等發達的時期，是人和動物的分界。人類知識的發達，能把事物分析，較前精密，例如在形體上能分出大，小，方，圓，長，短，闊，狹，高，低，厚，薄等不同，在數目上能分析一二三四，以至更多的數目，這種真確的認識，促進人類的文化，同時，新的語言也產生了，——這些語言，大概由口的擬勢，和聲的強弱長短

而産生的，由這種语言来傳播各種新知識，語言愈積愈多，文化也愈進愈高。

那時候，在説話時感覺到困難的，是許多實物的名稱，除了一部分實物可以用摹仿聲音的方法外，無法可施，於是假借的方法就出来了。語言裏假借的方法，一直到現在還通行着，正像我們説湯圓藥粉煤油一樣，古人把頭頂叫做頂，顛，或定，因而有山顛，樹顛，又因而有頭頂上的天，把低下叫做低，於是有樹的根柢，有脚的称止，脚下的地，和地柢，這方法盛行以後，無論何物，都可有新的名辭，而语言才可完全表現一切事物了。

語言完備以後，隨着時代而發達，在每一種文化裏面，産生出許多專門術語，而普通語裏面也常有新陳代謝，所以各地域的語言都不一致，隔绝愈久的，就完全不同。

抽象語的起源較遲，像親戚，顏色，方向，萬物等，都是文化

很高以後才有的，所以許多較原始的民族，這類语言是很缺乏的。但我們不能説這些不是完備的語言，因為這種差異，只是文化高低的反映罷了。

乙　中國原始語言的推測

語言的起源，遠在文字以前，當文字創始時，已經夠複雜了。語言的本身，没有法子保存下来，但文字方面，我們還可考見一些概畧，我們由文字裏，也還可以窺見古代语言的形態。

不過，不幸的很，中國文字雖有聲符，而注音方法，很不嚴密，每個字的聲音，隨時代地域而有變異，所以我們儘可以認識許多古字，可不容易知道牠們在古代的读法，這在研究古代语的時候，將感覺到很大的困難。

但我們還有些方法可以推考古代的读法，例如同一聲母的字，古讀應該相同，和摹仿聲音的字，读音應和所仿者相近，同一語根的字，讀音應差不多之類。

在這裏，有一點是我們應特别注意的，就是中國語言的特點。誰都知道中國語是一種孤立語，這種語言的特徵，和她的文字有密切的關係。

有些學者想把中國原始语和文字發生後的語言隔開，他們以為中國語之所以為孤立語，是受文字的影響，他們不但主張原始语和近古以来的語言不同，並且假定早期的文字的读法，有些還有兩個以上的音節。

著者對此不能贊同。中國語言，與其説受文字的影響，不如説文字受牠的影響，我以為中國古代語的單語，大都是單音的，兩音節的較少，三音節的更少，到四音節以上，幾可説没有，我們可以由古書和甲骨金文来證明的。（人名有四字的，但分屬於氏和名。）惟其如此，造文字的人，才使一個字只代表一個音，因為一個單語，至多不過用兩三字来代表，不見什麼不便，他們就不費心去造代表兩音以上的專字了。

所以許多兩音節以上的單語，古人就没有替牠們造字，只隨便借些同音字組合一下就行了。譬如鳥名的倉庚，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如艸名的芣苡，虫名的蟋蟀，已給後人添了艸和虫旁，變成專字，（這種字往往拆開来不能單獨成義。）這是錯误的。

學者想把古文字讀出兩個以上的音節，更是大錯，無論詩歌裏韻文格律的謹嚴，可顯示每個字的單音，即以聯綿字説，假如一個字可代表兩個以上的音節，何必又寫成倉庚芣苡等兩個字呢，楚人謂虎為於菟，是方言，鬬穀於菟仍寫於菟兩字，不是寫一虎字而讀做於菟。吴人自称為攻吴，都寫作兩字，别國人称牠為邗，是攻吴的合音，就只寫一字了。可見一字只代表一音，决没有读兩音以上的事實。（合體字自是例外。）

中國語還有一種習慣，意義雖有延長而语不變，像日月和今日今月的日月是一樣的。也有聲調稍變化，像食物，飲食，和推食食我的食之類。這種習慣，也影響到文字，所以同音異

義的字，特多。

總之，原始中國語，單音字多，同音異義字多，有聲調的變化，而沒有接頭接尾等形式的變化。這種孤立語的性質，決定了方塊式的中國文字。有些人歌頌拚音文字的好處，忽略了形聲文字的優點，往往歸咎於我們祖先的入了歧途，他們不知道中國語和雅利安語等根本不是一條路，我們的祖先，只是走其必須走的路而已。

丙　文字是怎樣產生的

說到中國文字的起源，一般人就會聯想到上古結繩而治。結繩記事，在原始部落裡很習見，不過古代中國是否有過這個時期，和這種記事法是否在文字產生以前，是無法證明的。因為作這樣說法的，最早是莊子胠篋和繫辭，都是戰國時書，那時人喜歡把推想中的文化演進史，當做真實的歷史，庖犧，神農，燧人，有巢等，大都是那時人所擬議以代表某種文化

的，所以可信的成分很少。

即使古代中國有過結繩的事情，也和文字的發生沒有直接關係，因為這只是幫助記憶的符號罷了。但八卦的起源，往往和文字起源聯繫在一起，卻很像有直接關係。在漢以前，還沒有這種說法，許慎在說文序裡，推文字的起源，說到庖犧的作八卦，於是就成了常見的議論了。坎卦作☵和小篆的水（在偏旁裡水有作☵形的）正同，這是許多小學家所樂於稱道的，但其他各卦就不能這樣湊巧了。坤字在漢碑裡作巛川等形，周易音義說坤本又作巛，毛居正鄭樵就說是☷卦的直寫了。火字小篆作火，也有人說是離卦的☲，而天字艸書作乇，也被附會做乾卦的☰了。但震艮巽兌無論如何也是附會不上的。

這種好附會的人，不知道商周的古文，和篆隸真艸大有不同。稍通古文字的人，對這種怪說，只有付諸一笑，所可注意的，僅是八卦和文字究竟有沒有關聯罷了。我以為八卦的本

身，是巫術和算術混合的東西，所以筮字從巫，而筭和算實在是一個字。（詳下篇）牠的起源雖難詳考，但既叫做周易，八卦的名義，就未必是周以前的舊觀。卦的基礎是爻，拿奇數的一來代表陽，偶數的--來代表陰，所以八卦的名義是隨爻的陰陽剛柔等錯綜而成，☰有剛健的意思，☷有柔順的意思，震☳，坎☵，艮☶，均近於剛，巽☴，離☲，兌☱，均近於柔。定八卦名義的人，實是一個巫術哲學家，他把奇偶的卦畫，看出許多抽象的意義，（至於坎水離火等說法，更是後起，坎離何嘗不是日月呢？）已很發達的時代，距離創造文字的時期，至少也在千年以上了。（呂覽勿躬說：巫咸作筮，這也是筮取起於巫的證據。）

除了結繩畫卦之外，也有人主張河圖洛書是文字之源的，但這只是春秋以後的傳說，我們無從去詳究了。倉頡作書，也是戰國時最流行的傳說，荀卿獨說：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大概他是不信文字由倉頡創造的，他的態度是對

的。倉頡這個人的有無，不必深求。文字的產生，決不是一人所能包辦的。但漢以後的學者大都繼承傳統的學說更進一步的，索性把六書也歸之於倉頡所手定。這一類謬說無疑地足以阻礙文字學的進步。

文字的產生，本是很自然的。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已經有很精美的繪畫，大都是動物和人像，這已是文字的前驅。畫一隻鹿或象，別人看見了就認識，就得到和文字一樣的效用了。但還不能稱為文字，因為這種繪畫，只能抒寫美感，而不能完全表現出作者的意思，假使畫一個較長的故事而讓十個人去解釋，也許會有十種說法的。不過在那時候，除了藝術外，別的文化還不很高，所以這種繪畫並沒有進步而變為繪畫文字。經過了很長的時期，人類由狩獵生活而進為農業畜牧生活，一般文化均有很大的進步，而繪畫雕刻等藝術卻反退步了。但繪畫技術雖退步，範圍則較前為廣，一切可以摹寫的事

物，都做了畫材。當這時候，國家產生了，一切文化均受激刺而有更速的進步，因之產生了文字。文字的本質是圖畫，所代表的是語言，國家生產後，許多部落的語言，逐漸同化，每一圖形，漸有標準的讀法，於是可以描寫許多圖形來記載一件故事，而這記載是可誦讀的，就成為文字了。

繪畫和繪畫文字，除了可誦讀與否的一點外，簡直不能區別。不過時代稍後，繪畫和文字，分歧較久，差別就顯著了。但文字雖獨立，一時不能脫離繪畫，所以每一個字的寫法無定，因為各個書家的技術不同，性情各異，點畫偏旁，增減變化，毫無標準，只要所描寫的對象大致不錯，就夠了。

文字的前身是繪畫，繪畫是以各種事物為對象的。有些學者想把文字的起源一元化，說一畫是文字的起源，像鄭樵的起一成文圖，因文成象圖之類；也有些學者想把文字的點畫，分析做若干單位，以為每個單位表示一種意義，像點的象水形之類，其實只是些美妙的幻想而已。

由六書的說法，在文字起源的時候，有一種指事文字，說文舉上下二字為例，有些人又說一字是指事，指事產生在象形之前。不知指事的分出是不必的，一字是象形，二＝是象意，這種文字和牛羊馬豕日月山川的圖形，是無從分先後的。

總之，文字起源於繪畫，到統一的國家出現後，和語言結合，就產生了可誦讀的真正文字。文字的產生，由於自然的趨勢，而不是一兩個人所能創造的。

丁　文字產生的時期

中國文字在什麼時候產生，是一個牽涉很廣，且饒有興味的問題。世本說「倉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都說倉頡是黃帝的史官，見書序正義 說文序也用此說。呂覽勿躬「史皇作圖」，淮南脩務說「史皇產而能書」，書大概是畫的誤字，但高誘卻把史皇附會到倉頡身上。他不知道在呂覽裡「倉頡作書」和「史皇作圖」完全兩事。淮南大氐襲呂覽。本篇又說「倉頡作書」，即出呂覽，可見皇、頡決非一人。 又崔瑗、曹植、蔡邕、索靖，都說是古之王也。徐整說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說在炎帝之世，衛氏說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說在庖犧之前，張揖說蒼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並見書序正義 這種異說，大概多出東漢以後，慎到說是假託的，作這種說法的，也許受淮南的影響，不過最大的原因，還是對於黃帝史官的覺得不滿足。管子封禪說管仲所記古時封太山的十二家，有無懷氏、虙羲、神農、炎帝、黃帝等，也是主張文字起於庖犧前的人所常稱引的。

禪通疏訖等紀，以及庖犧、神農，都是戰國後人所做的假史，不足置信。就是黃帝史官一說，也沒有確鑿的證據。所以關于文字起源的時期，在這種現成史料裡是找不出來的。幸而此外，我們還有兩個方法，可以推考出大略相近的時代。

第一，從文字的本身說，我們能得到大批材料的，是商代的文字，這裡大部分是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卜辭大概是盤

庚以後的作品，器銘只有極少數的，可確定為商末，有些文字的寫法，雖顯然較卜辭為早，但不能考其確實的時代。商代文字裡還保存着很多的圖繪文字，所以一般人常懷一種膚淺的見解，以為那時離文字的起源很近，許多字形沒有固定。這種說法的最大錯誤，由於忽略了形聲文字。卜辭裡有很多形聲文字，銅器裡我們可以把集咎殷做一個例子。一個集字還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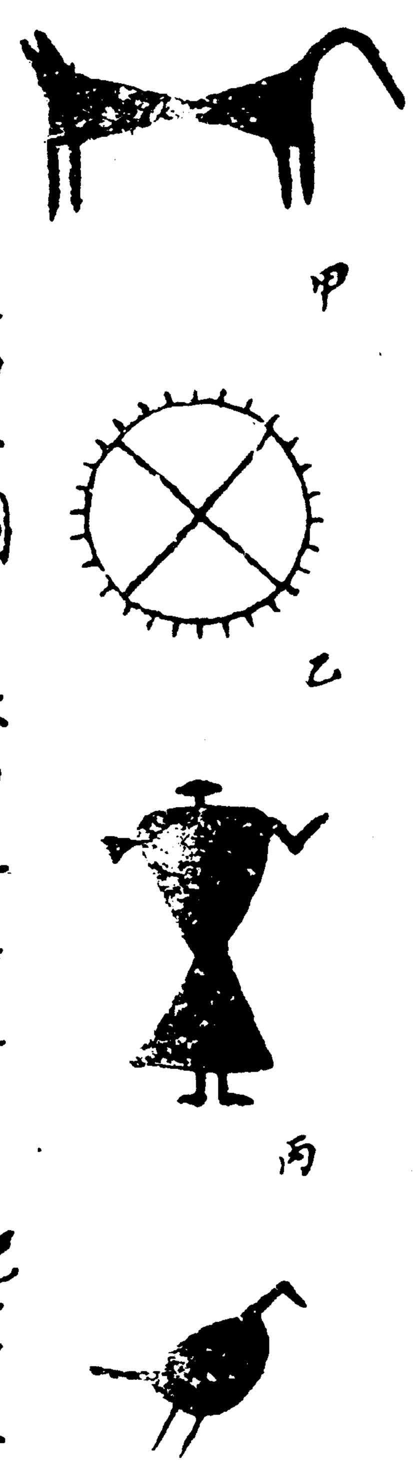
集咎乍父癸

寶障彝

圖繪文字的作風，而咎、寶、障、彝，四字已都是形聲字了。形聲字

的產生，遠比圖繪文字為遲，是文字史上的通例。我們把有形聲以後的文字稱為近古期，以前是上古期，那末，商代文字已屬於近古期，離文字起源已很遼遠了。

像我在殷契佚存序裡說過的，安特生甘肅考古記裡面所載的辛店期陶器上有些他所謂花紋或圖案，實是一種較古的文字。如下圖所載，除丙圖的人形而有衣裳，較為奇特外，



第二圖　采自甘肅考古記第五圖

甲圖的馬形，亦面向後方，僅見雙耳；乙圖象齒輪，丁圖象鳥形，在商代金文中，頗有類似的文字。第三圖甲的馬形，與甲上的極似，所不同的，只是四足和兩足；乙的輪形，較此甚簡單；鳥形

在商時多作一足，但也有作兩足的。



第三圖　甲 馬辛父辛鼓 旻卣，下隻父癸爵　乙 中毀　丙 上 矢白

由上面所比較，已能證明陶甕所繪確是文字。第四圖裡



第四圖　甘肅考古記第三版第二圖縮小

犬和羊，尤其可以加強我們的信念。犬字作𤜣，對於頭部寫法

的省略，正是中國古文字的特點。羊形在圖中不全，疑當作萈，即萈的本字。

據安特生的假定，辛店期離現在大概有四千五百年左右。這時期的文字所知道的只有這些，當然還不夠做什麼研究，但大體上我們已能斷定牠們和商周文字是同一系統。這時期裡或許還沒有形聲文字，而商代文字裡早已有了。我們假定形聲文字的產生在三千五百年至四千年以前，那末，中國文字的起源總在六—七千年前吧！

第二，由歷史方面說，歷史是文字很完備以後才產生的。中國的上古史，雖沒有完好的記載，但我們有理由說從孔誕前千五百年左右，（距今約四千年）已進了歷史的時期。卜辭裡所記先公先王，由王亥到示癸，正在夏時。古本紀年，世本，史記，對夏商兩代，有世系年數和史事的記載，商代的先公先王，一部分已可證實，那末夏系同時的歷史，也可以相信了。古代神話，到夏

以後很衰微，而詳細的歷史傳說卻起自夏。彝器刻辭裡稱述禹的功績，孔子稱述堯舜和禹，孟子述堯舜到孔子的年數，有些夏代文化在周世還保存着，（如夏時，夏之類。）都可以證明由夏代起已有歷史了。

商初的唐（即陽）和伊尹的伊字，已都是形聲字，夏初的稷和皆鄩（或作陶）也都是形聲字。以地名說，像青雝等州名，汅（即河字）淮等水名，窮顧等國名，也都是形聲字。那末，夏初也許已有形聲字了，形聲字的起源，或者還在歷史之前吧。

在夏初的記述裡，可以保存着夏以前數百年的傳說，那些較古的兩昊諸帝時代的傳說，正同舊約一樣，決不是完全子虛的。據左傳說，太昊的官名用龍，少昊用鳥，黃帝用雲，炎帝用火，共工用水。又少昊的官有鳳鳥，玄鳥，伯趙，青鳥，丹鳥，和祝鳩，鴡鳩，鳲鳩，爽鳩，鶻鳩等五鳩，以及五雉，九扈。其中爽鳩氏所住的地方，是後來的齊，可證明這些傳說是有根據的，但這些

官氏的名稱最初恐怕是圖形文字，鳳鳥氏畫一個鳳形，玄鳥氏畫一個燕形，爽鳩假如是鷹的話，就畫一個鷹形，現在的名稱是經過後人翻譯的。

由歷史的考察，我們也可以假定形聲文字的產生，約在四千年前，和從文字發展方面推測是一致的。

二　文字的構成

甲　三書

關於文字構成的說法，舊時只有六書。這種學說起源於應用六國文字和小篆的時期，所解釋的只是那時的文字，離開文字創始的時期太遠，所以對於文字的分析並不精確。而且像六始的兼有風，雅，頌，和比，興，賦一樣，指事，象形，會意，形聲是四種文字的名稱，而轉注，假借，却是文字應用時的方法，這種混淆，很容易教人誤會。

但是這樣粗疏的理論，竟支配了二千多年的文字學，沒有一個人敢逾越牠的範圍。有些學者把文字精密分析後，知道六書說是不夠說明的，但他們沒有想打倒這傳統的舊觀念，反而自己歐絲來加重牠的縛束，於是象形兼指事，會意兼形聲等，繁碎的條目，使人望而生畏，而文字的性質，愈解釋愈不明白。有些研究文字的人，更不懂得六書的真義，像把轉注認為一種文字之類。

總之，六書說的缺點，第一是不精密，我們不能把牠來分析一切文字，第二是不清晰，我們很難知道牠們確實的定義，這種學說是早應當廢棄的。在往時，古文字的材料太少，而且學者們大都有佞古癖，所以沒有人想去改革，但在現代古文字材料如此豐富的時期，我們還不能建設一個新的較完備的系統來替代舊說嗎？

我把中國文字分析為三種，名為三書，第一是象形文字，第二是象意文字，這兩種是屬於上古期的圖繪文字。第三是

形聲文字，是屬於近古期的聲符文字。這三種文字的分類，可以包括盡一切中國文字，不歸於形，必歸於義，不歸於意，必歸於聲。

象形文字是畫出一個物體，叫人一見就能認識，這是代表什麼。見馬形名之為馬，見牛形名之為牛，名與實合，所以我把牠叫做「名」。象意文字不僅畫出一個物體，而是由物形的變易增損，或綜合兩個以上的物形，來表示某種狀態，可以由讀者去意會的，物相雜之謂文，所以我把牠叫做「文」。形聲文字以有聲符為特點，字者孳乳而生，所以我把牠叫做「字」。這三者間的界限是很容易分的，象形象意和形聲的區別，是後者的有了聲符，而不屬於象形和形聲的字，必然是象意字了。

用三書來解釋中國文字的構造，是最簡便，而且是最合理的。但比之六書說，還少了一種，那就是指事。指事的定義很含混，介於象形象意之間，大概古人覺得有一類象形字，沒有實物可指，例如數目的一，或形體的□○（方圓）等。又有些獨體象意字，前人不能歸入會意（因為止戈為武，人言為信，定義很狹），就不能不別立一個指事。用現在的眼光看來，只是一個贅疣。

一個學者，假如自命為衛道家，或許學正宗，這種說法，當然被目為離經叛道。或者依戀舊說，不能自拔，當然也不能接受這個新說。但如果要尋求真理，要確實地明白文字的構造和演變，那就非用三書說不可，因為在革新文字學的進行中，這是第一塊的基石。

乙　原始文字

過去有許多學者，在說文裡尋找原始文字，由唐以來，就把五百四十個部首叫做「字原」，一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人把部首當做文字學的綱領，這是可笑的錯誤。許君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故謂之字。」象形字首出，形聲字後起，本很清楚。但他的分類法很粗，凡有從牠為形

的字,都可建為部首,不管牠是象形字或形聲字。所以,這些部首,本不能代表原始文字。

原始文字這個名詞的意義很含混,可以假解說做每個文字的原始狀態,或原始時代的文字,我們現在所習用的,和"初文"的意義相近,指最早的文字的母而言,很有像言語學裡面的語根。

追求字源,或許比語根容易些,但也有很多難解決的困難。現有的古文字材料,幾乎完全是近古期的,要研究上古期文字,就感到沒有直接材料的困難。近古期的較早部分,一般商系和西周早期的文字裡,還可以看出一些上古文字的遺蹟,但這當然是殘缺不全的史料了。

在近古期裡,時代愈早,象形象意的文字愈多,而形聲文字絕少,時代一遲,就成為反比例,這種現象,顯示着形聲文字的起源很遲,在上古文字裡只有象形和象意。

如果我們把文字分類,就可把許多同形體的象意字,隸屬於一個象形文下面,這是較直捷的辦法。如果要把圖繪文字裡每一個單體,不拘是象形或象意,找出來定為字源,這就困難了。但如果有成績,是可以和語根的研究相結合的。

總之,原始文字,還在探討的時期,隨便找些文字來定為"初文",在文字學上是不能成立的。

丙 象形

文字的起源是繪畫,既如前面所說,那末學者間所分析的象形文字前的文字畫,是不需要的。假如我們把近乎圖畫的文字,屏除在真正文字之外,那就無異於把石器時代的人類,屏除在真正人類之外。因為許多銅器的文字是近乎圖形的,甲骨文字也是如此。前人給說文裡較遲的象形文所囿,而卜辭還沒有發現,所以誤把這種較古的圖畫文字,當做圖形而非文字。在現在還要維持這種說法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

在銅器銘辭裡找出幾個較難認識的文字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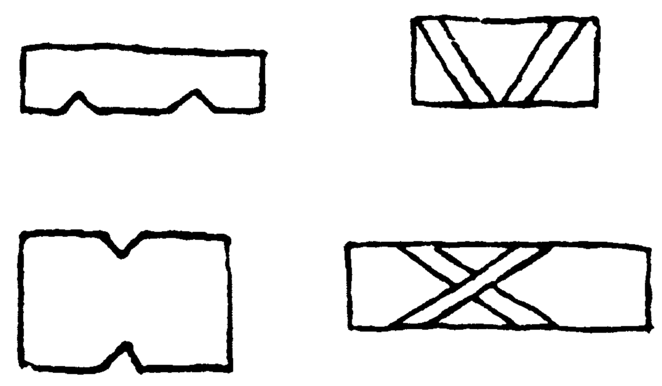
只要對古文字有常識而沒有偏見的人,一定會相信刀字,就是止字。并且更會相信,要明白文字的原始意義,大部分須憑藉這些較古的材料。這種材料雖則所缺很多,但有許多字的歷史是比較很完備的。

由這些歷史裡,可以知道,所謂象形文字,不是有一定寫法的。因為這是由圖畫蛻化來的,在圖畫裡,不管用工筆或寫意,均以描寫出物體為主,初期的文字,也正這樣,只要和所象的形近似,就完成了使命,至於用什麼技術或方法,是可不問的。所以●丁字可以只畫一個匡廓作○,○日字可以加一點作⊙,黽字有時畫做,有時畫做,有時畫做,萬字有時畫做,筆畫多少是沒有規律的;(伯魚卣)魚字可以畫作(集古錄)成(原作鮮鼎),後者是用點來組成的;大可以畫作,也可以畫做,去畫那側面;由這些變化裡我們可以說象形文字注重在全體上,象某實物的形,使人一望而知,但不在筆畫的繁簡,而且也沒有固定的結構。一般人看慣了已經凝定的篆體,見到這種流動的狀態,難免駭怪,不知這正是象形文字的特性。既說依類象形,魚當然得象魚,鳥當然得象鳥,那末,各人就有各人的畫法,當然是不能一致的。

在前面我所下象形的定義,是畫出一個實物的形體。在舊時六書說裡,象形的範圍還要廣泛得多,只有純象形字才是現在所說的象形,複體象形,象形兼指事,象形兼會意之類,是應併入象意字的,而象形兼形聲,是應併入形聲字的。又舊時的指事字裡面有一部分實在是象形字,不過所象的是抽象的觀念,而不是實物。這種字裡象□○是象方圓的形狀,但沒有實物可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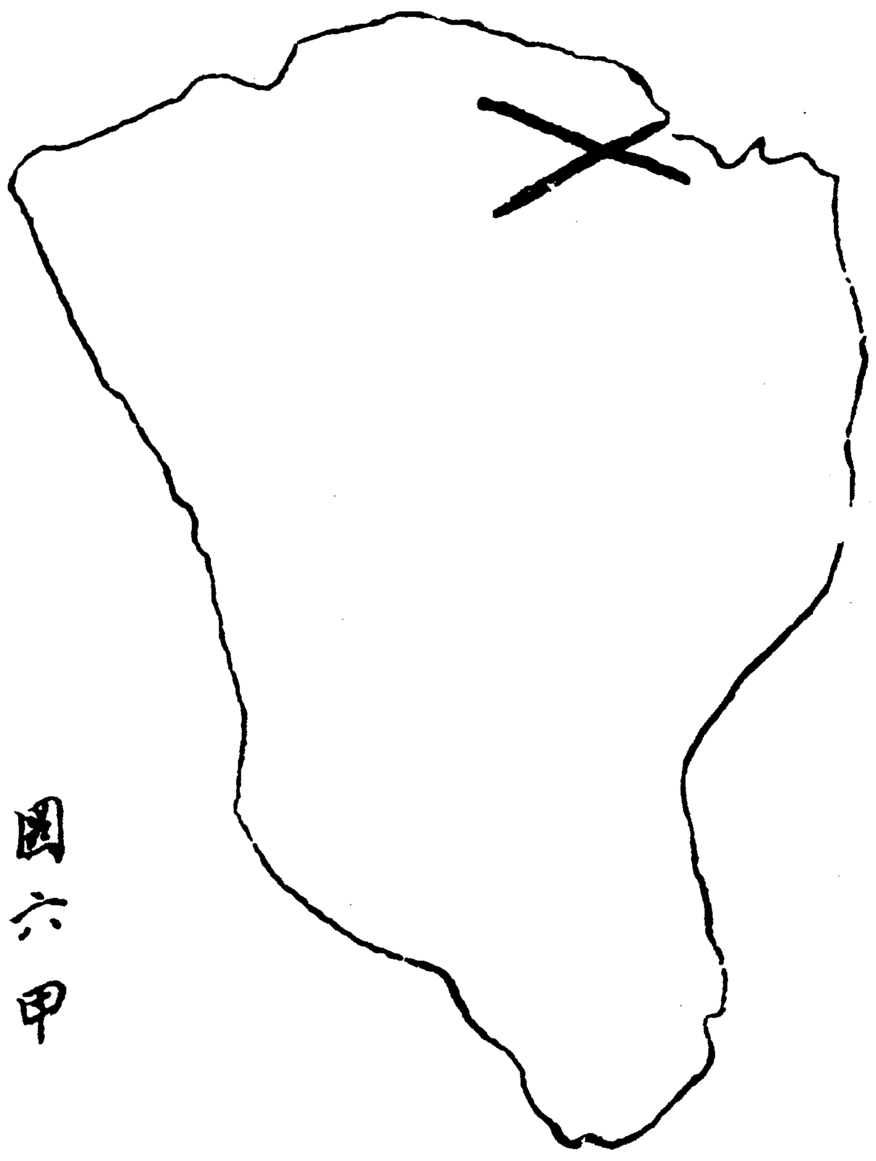
數目字的起源很難明瞭,我以為由手勢衍成,一,二,三,亖,

是代表一指到四指，五字本作X，六字本作∧，七字本作十，八字本作八，代表兩指交錯成的姿勢，五七是一組，兩指相交，一側一正，六八是一組，六指頭相接，八分開，九字作乙，象手臂形，十字作丨，豎一指形，廿、卅、卌作∪、∪∪、∪∪∪，象豎二指至四指形。根古的契裡已有了這種象形，像安特生在甘肅所發現的骨契圖五裡似乎有兩組記數法，一種是刻齒的方法，一種所刻是八



圖五　甘肅仰韶期骨契
出西寧縣周家寨
采甘肅考古記第三圖

和五字。又殷虛所出卜骨，在骨端凹側，常有一X字，和卜辭無關，也有作X字的，六圖大概是記數用的。董作賓氏曾提出一個冊六說，以為六龜一冊，現在知道六是入之誤。卜辭六入均可作∧。但這五字也不像卜辭歸檔時所刻，或者修治卜用骨後，工人用以記





圖六甲　北京大學藏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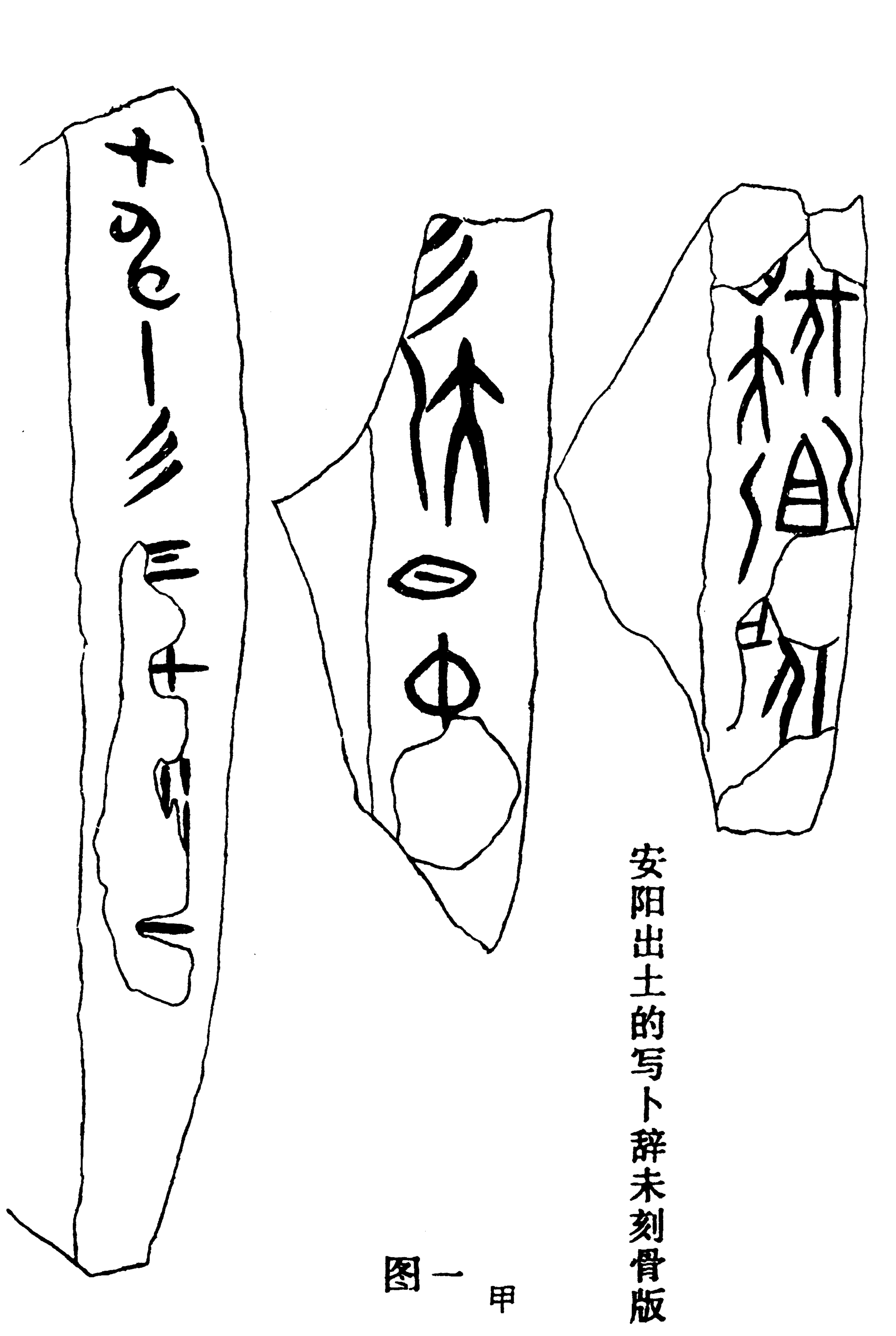
改订本正讹

九叶下三行　后来李氏古器物铭说当为赵氏古器物铭说

十叶上十四行　洛阳韩墓应为洛阳金村

十四叶上十四行　殷虚书契续编应为殷虚书契后编

图版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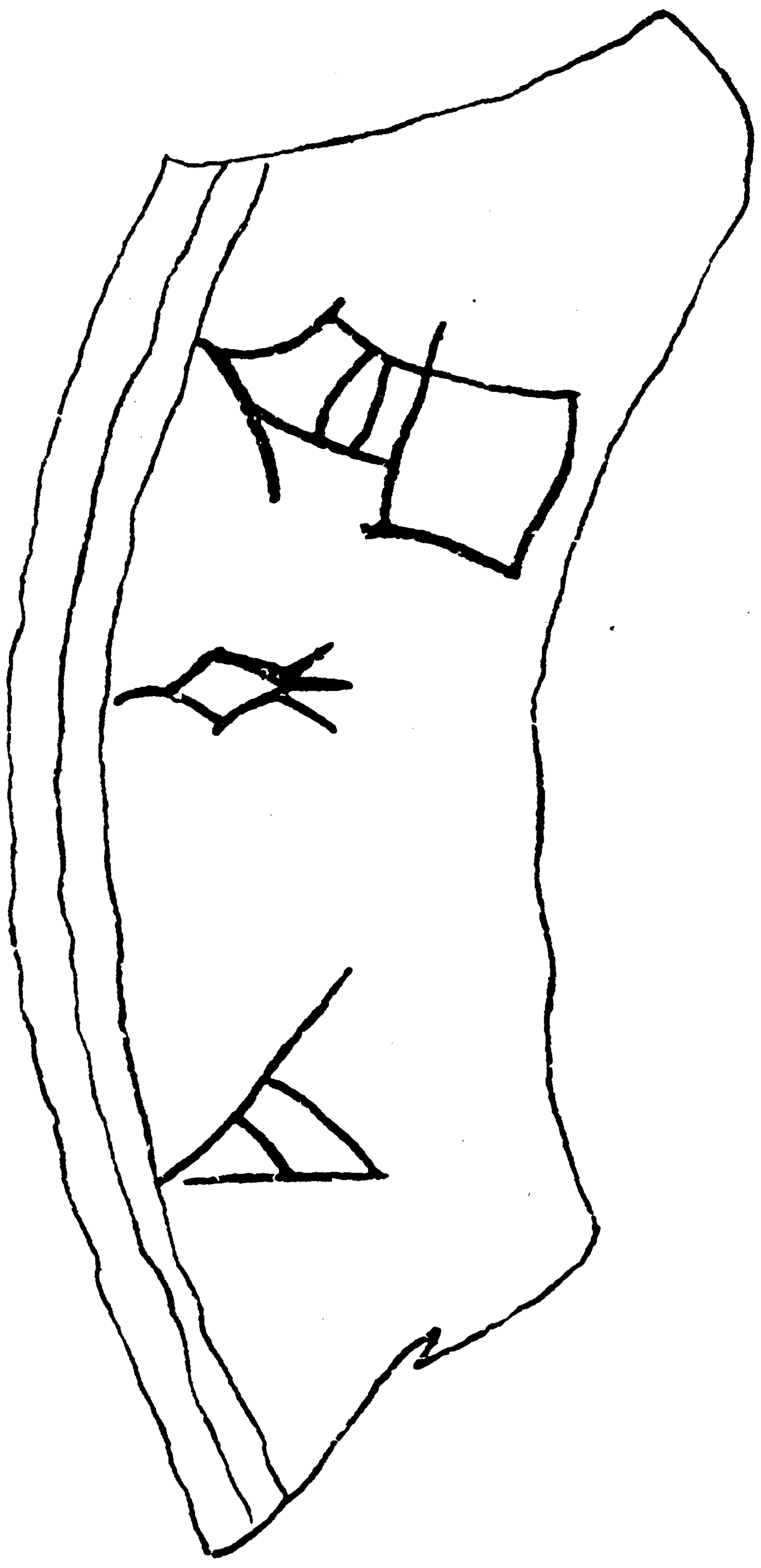
安阳出土的写卜辞未刻骨版

图一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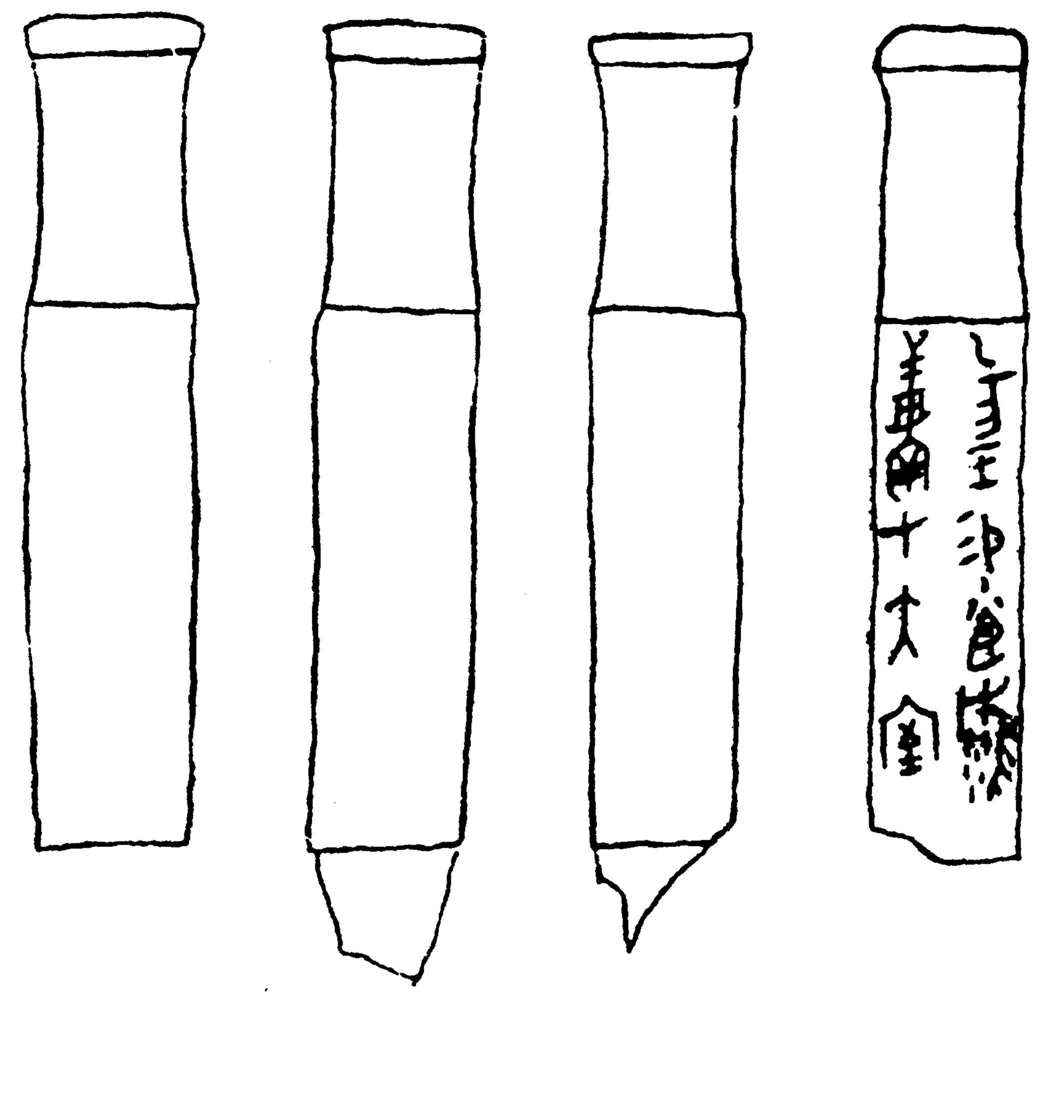
陶器上的文字



图一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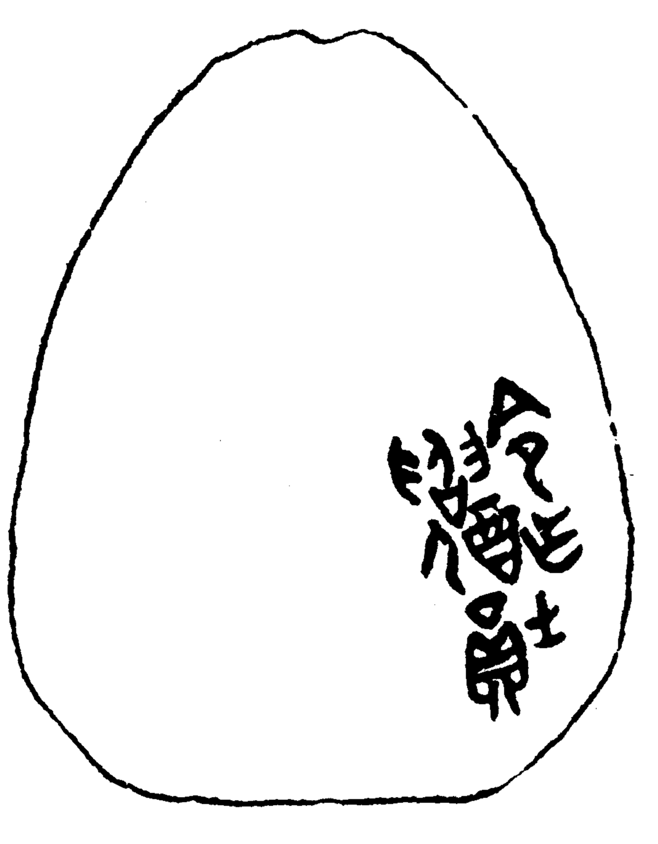


玉上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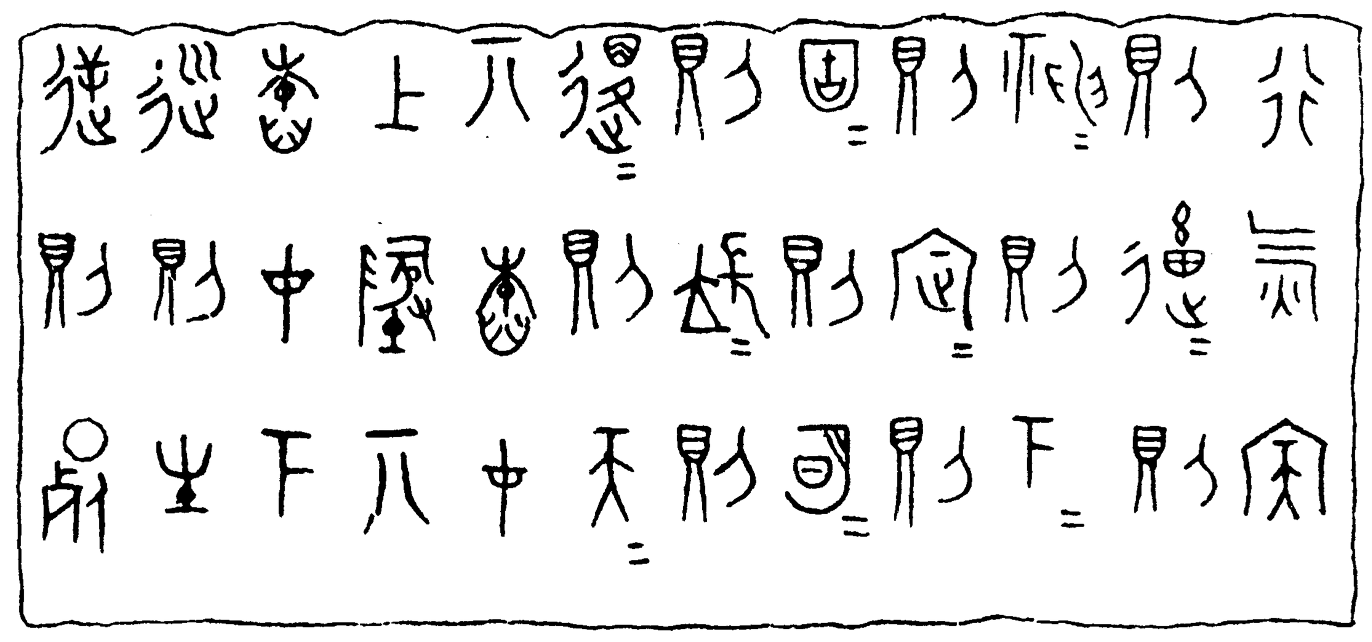
图二

土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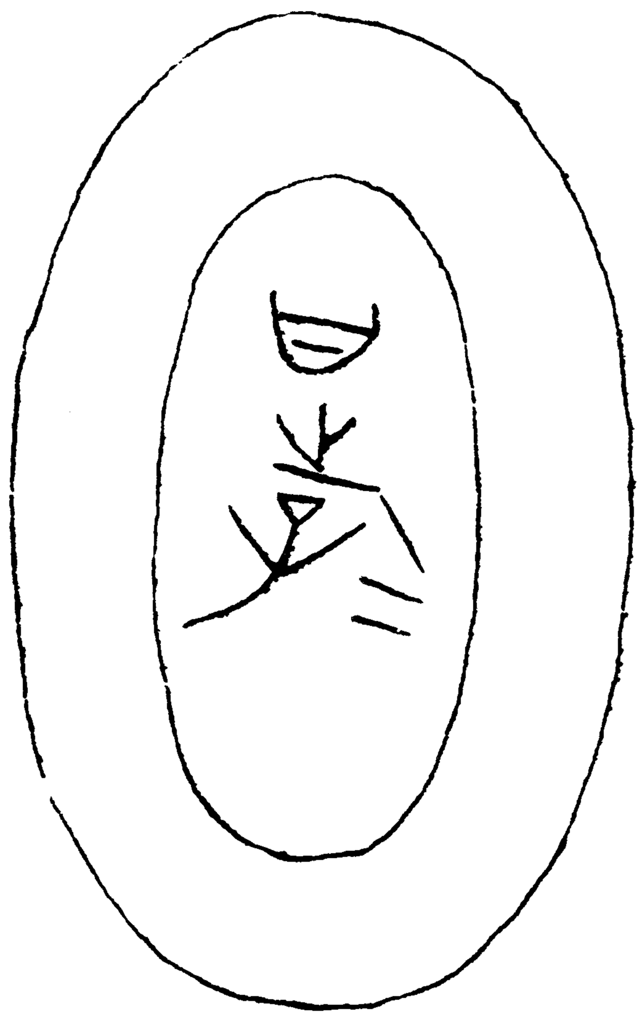
图三

玉刀柲上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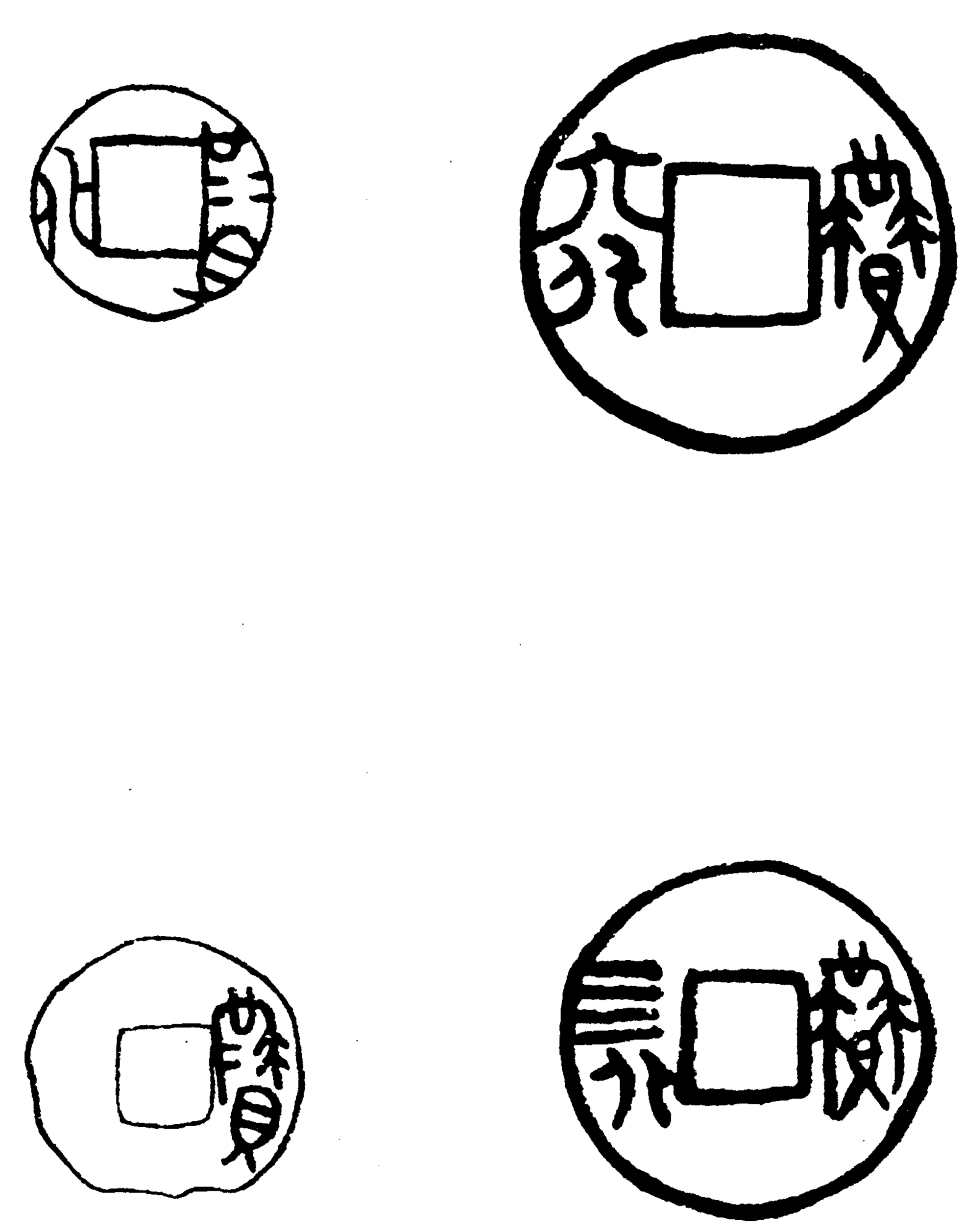
图四

银器上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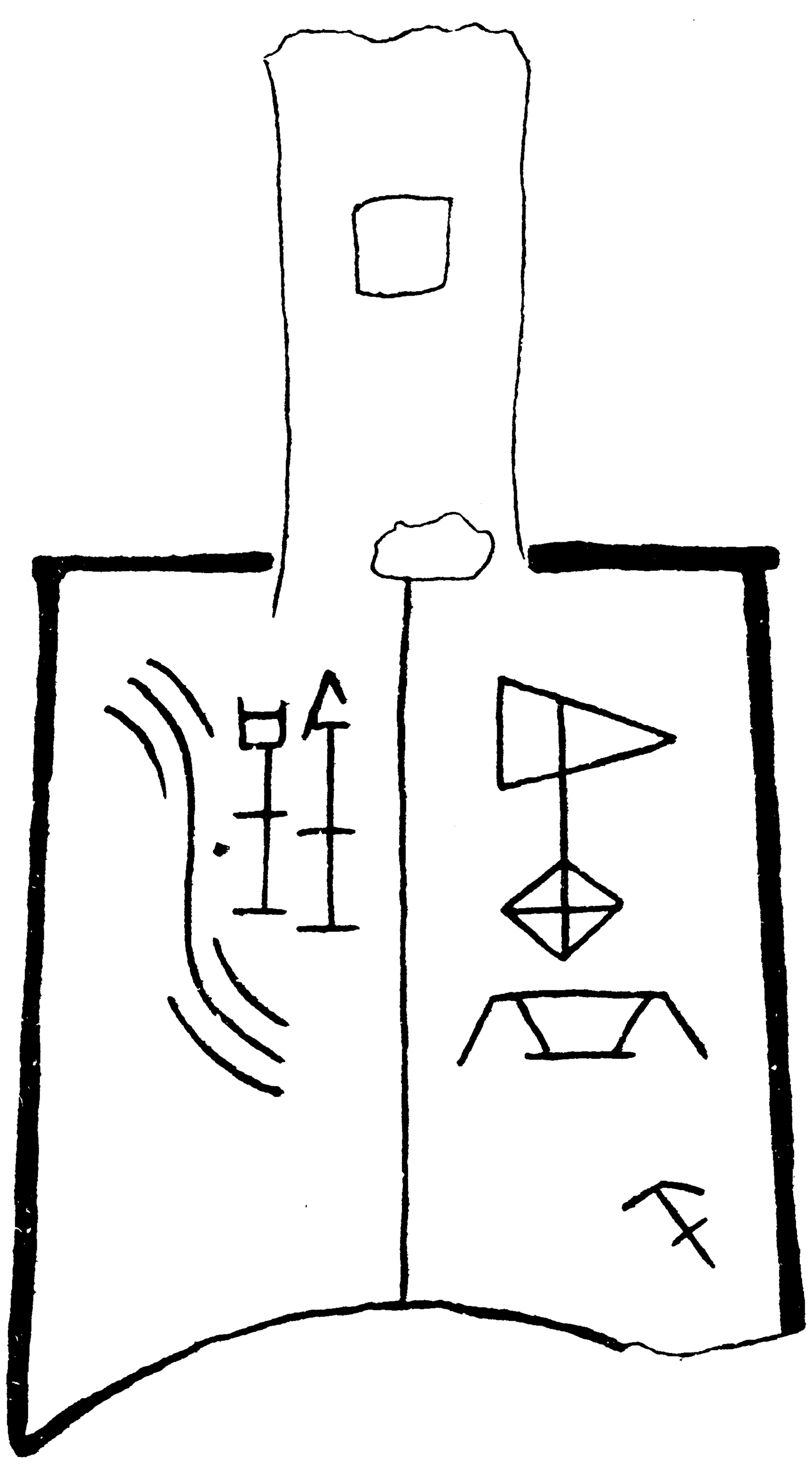
图五

周景王时的古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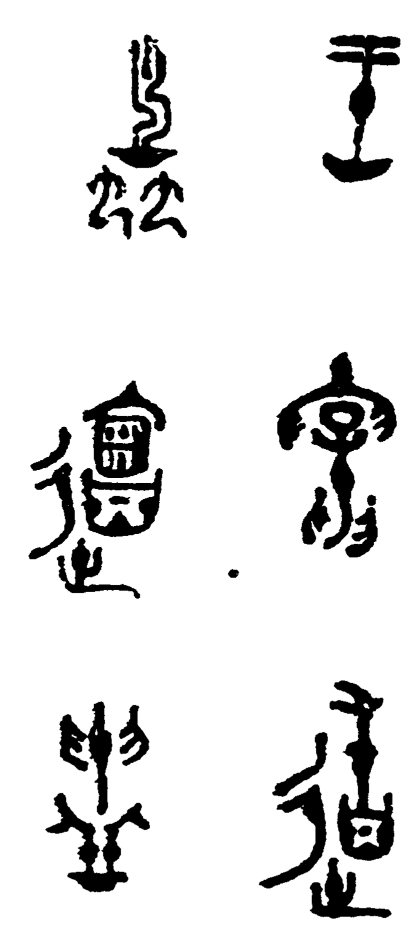
图六

空首布



图七

虫书（王子進匜）



图八甲

虫书



引自《薛氏钟鼎彝器款识》卷一商钟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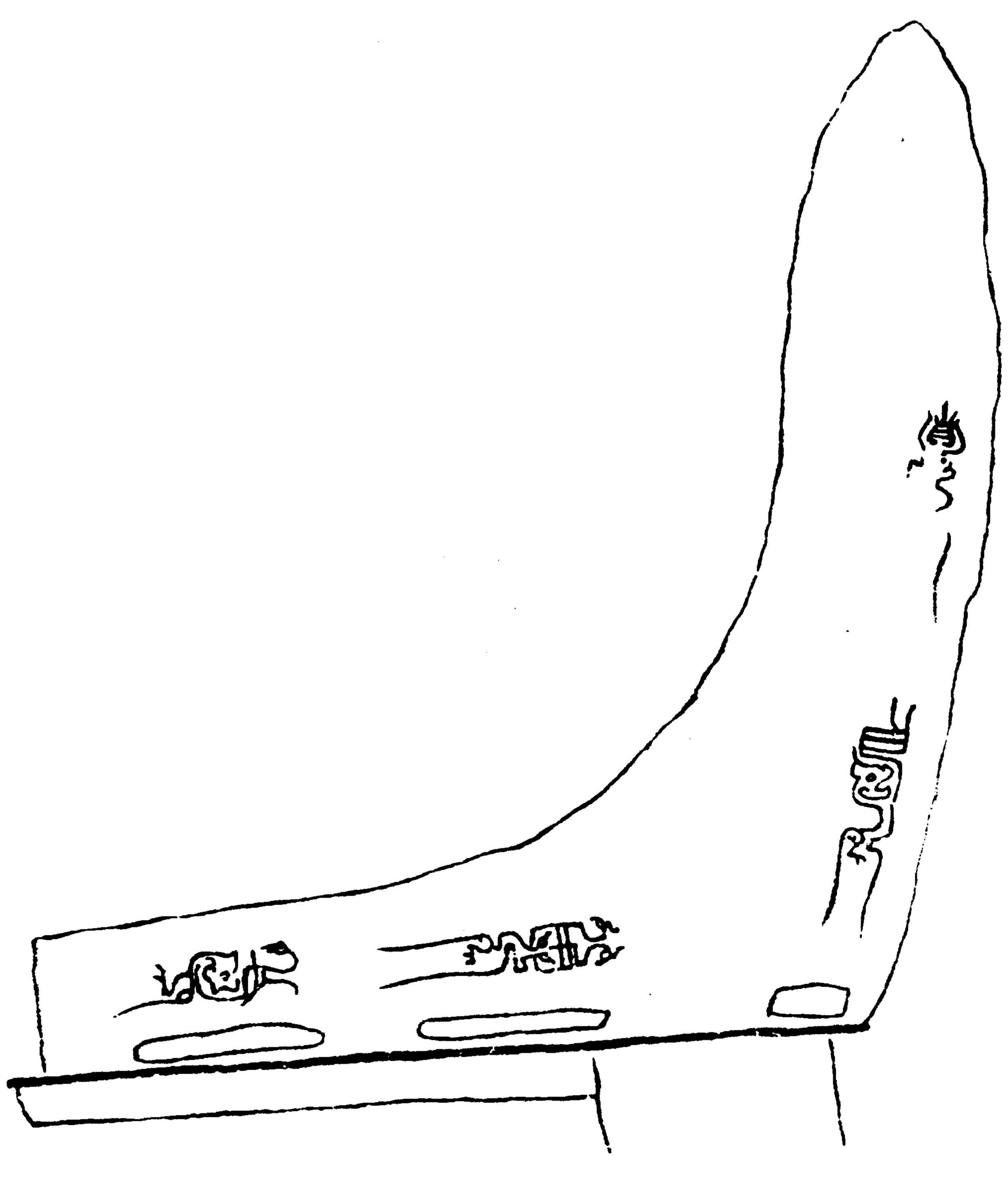
图八乙

虫书（玄镠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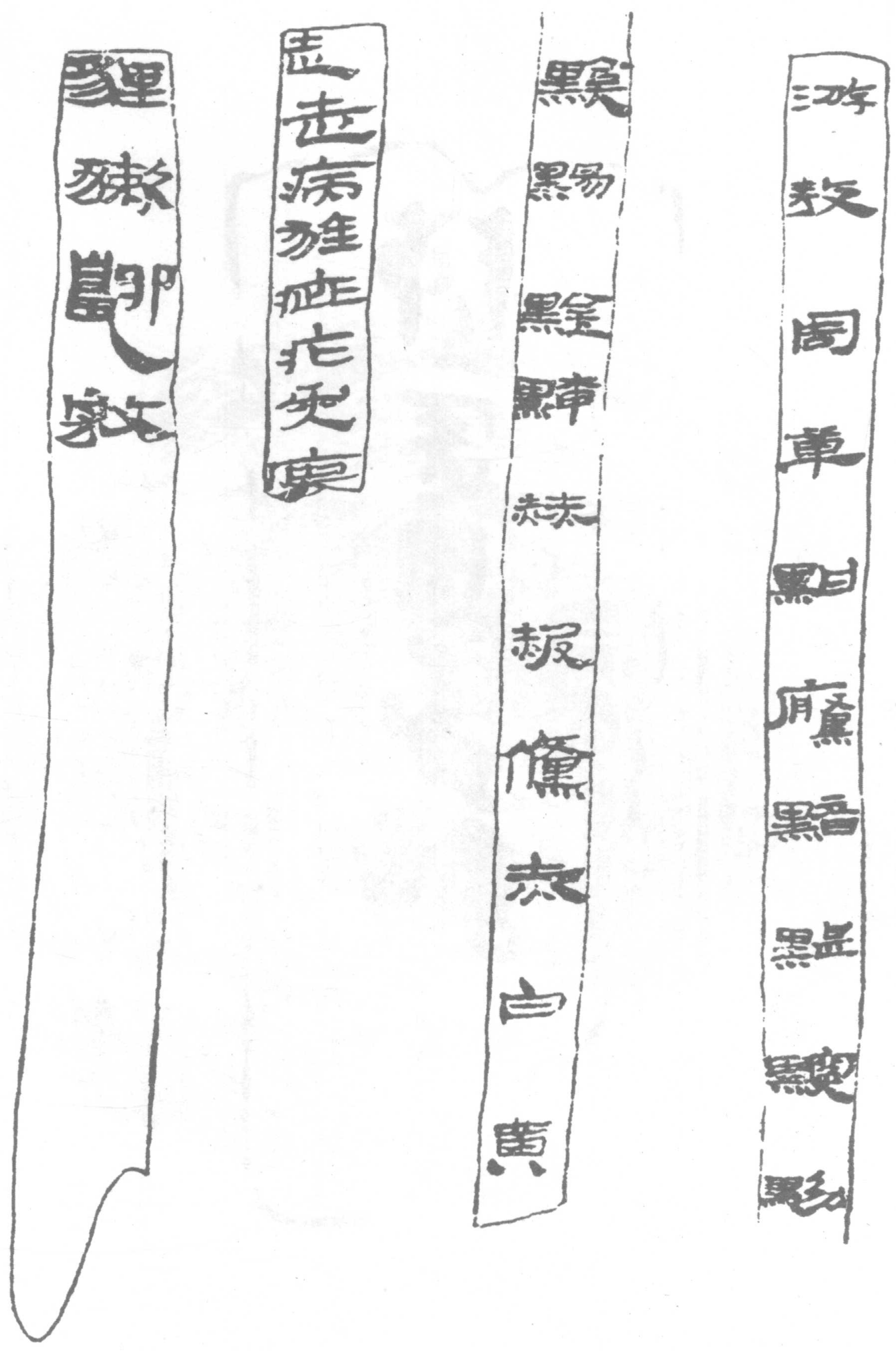
图八丙

虫书（自□用戈）



图八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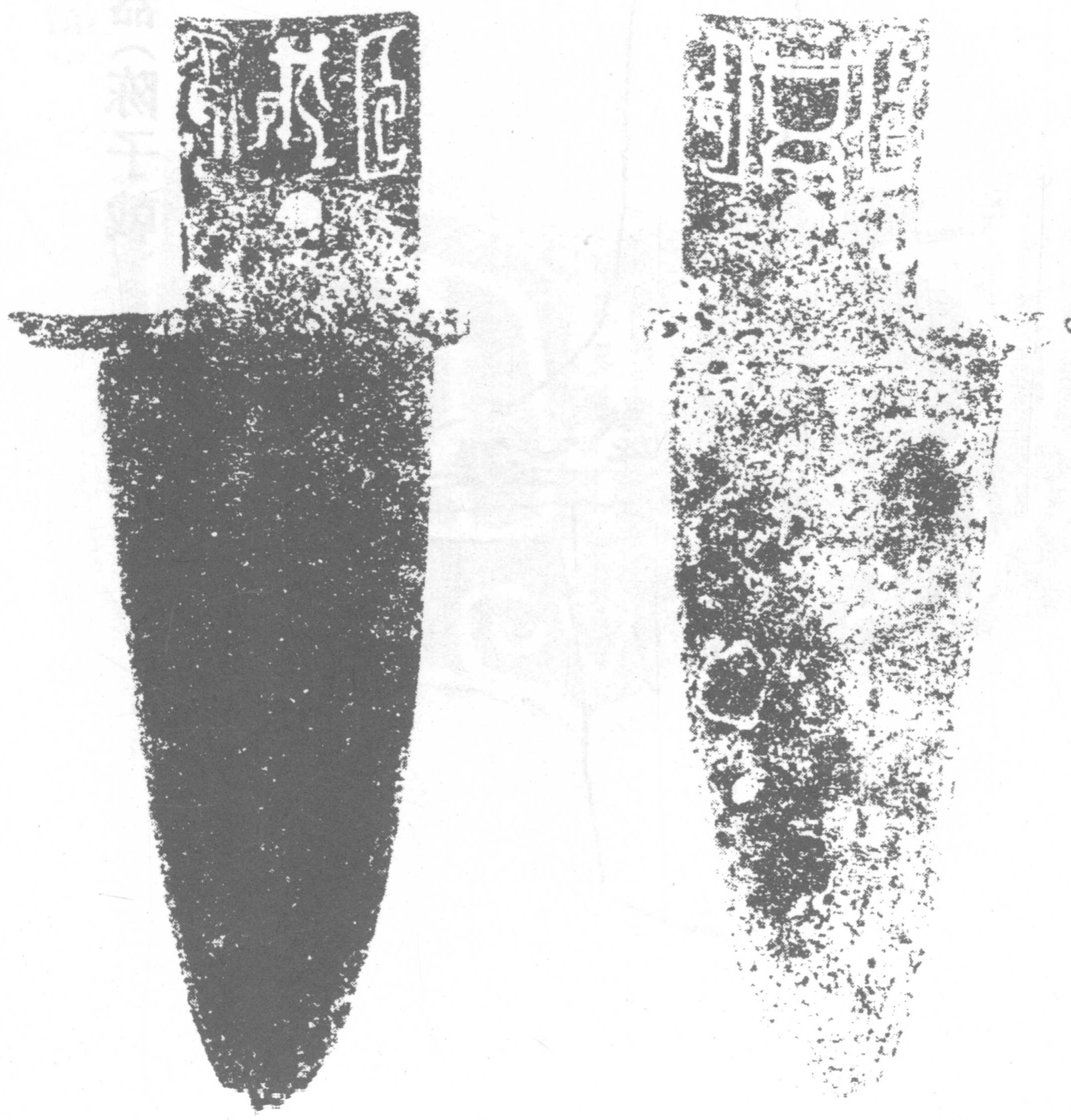
隶书(汉简)



引自《流沙坠简》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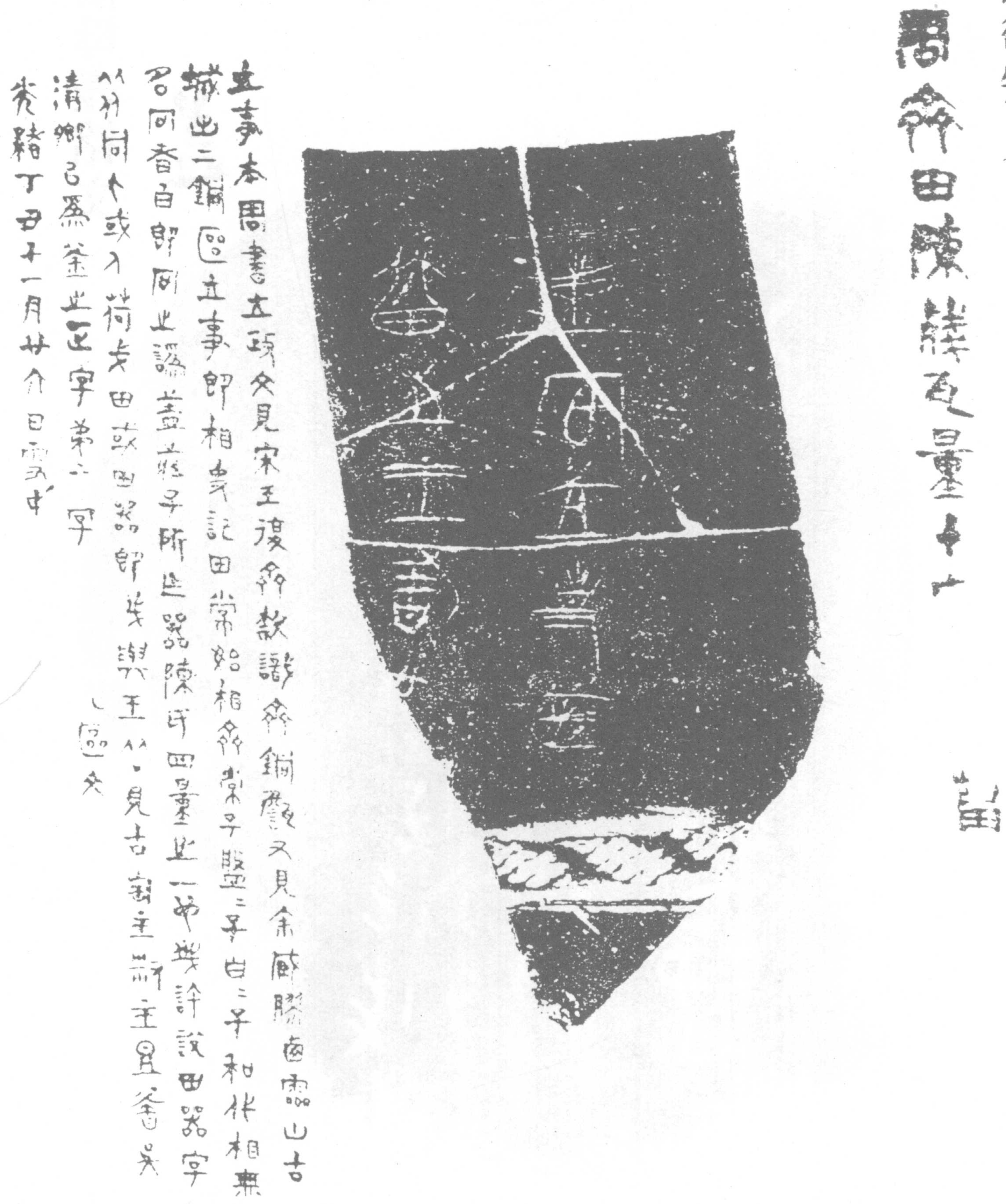
图九

㼜戈铭文(㼜句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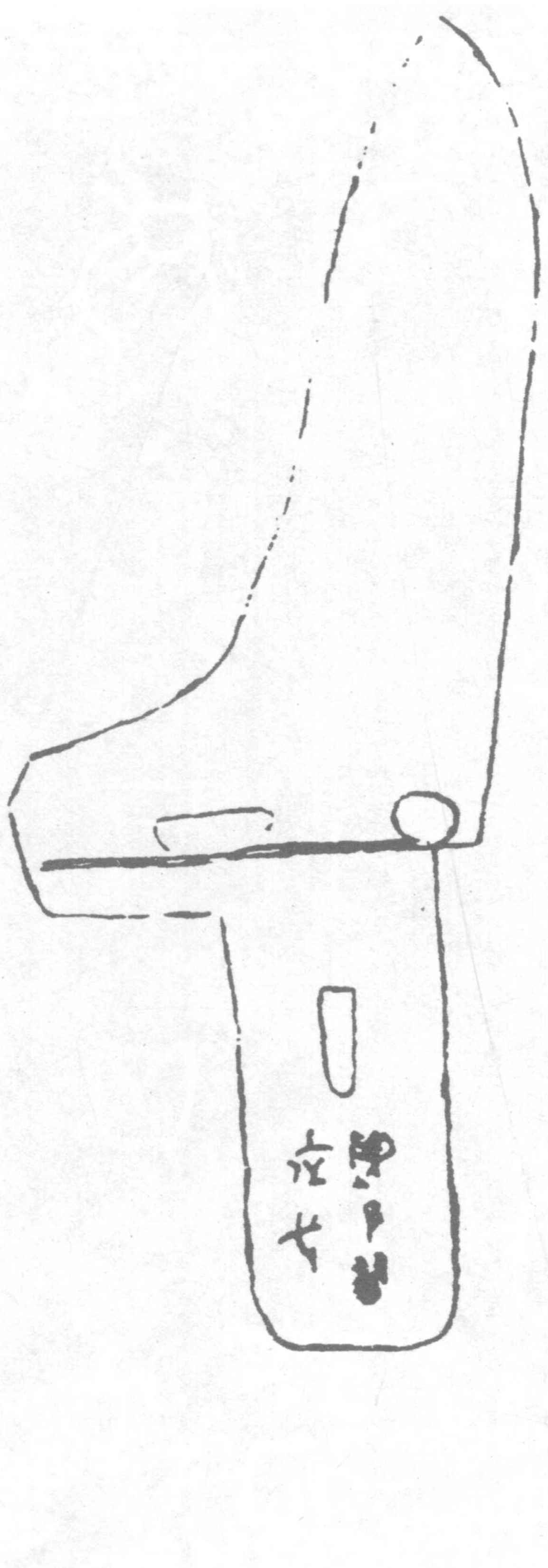
图十

陈向匋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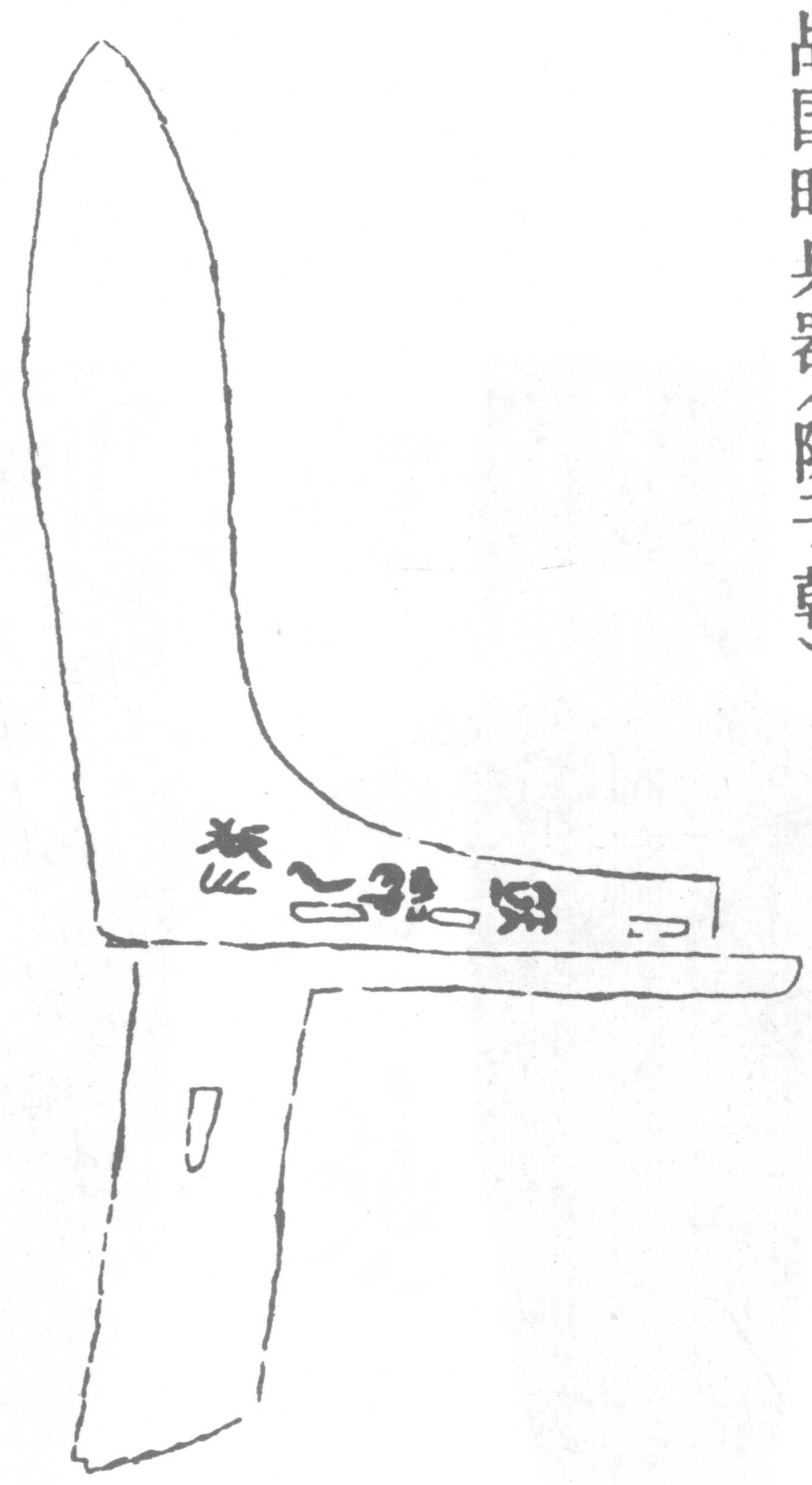
图十一

战国时兵器(陈子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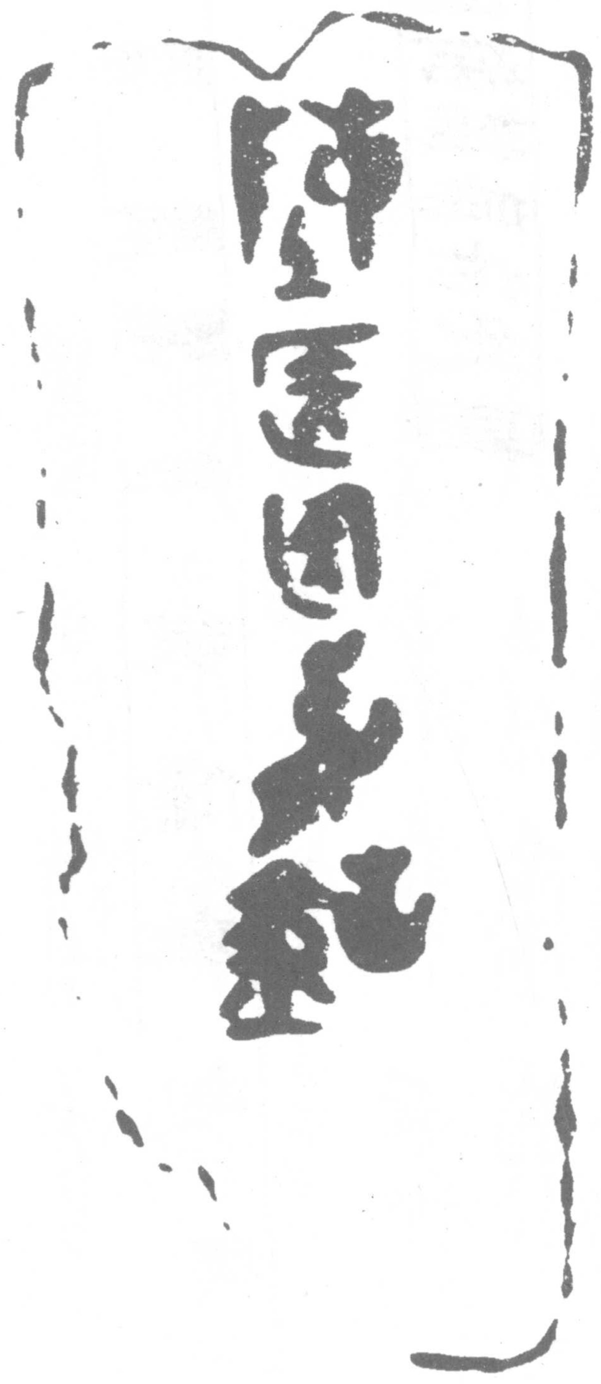
图十二甲

战国时兵器（陈子戟）



图十二乙

战国时兵器（陈戻戟）



图十二丙

鼋文伯鼎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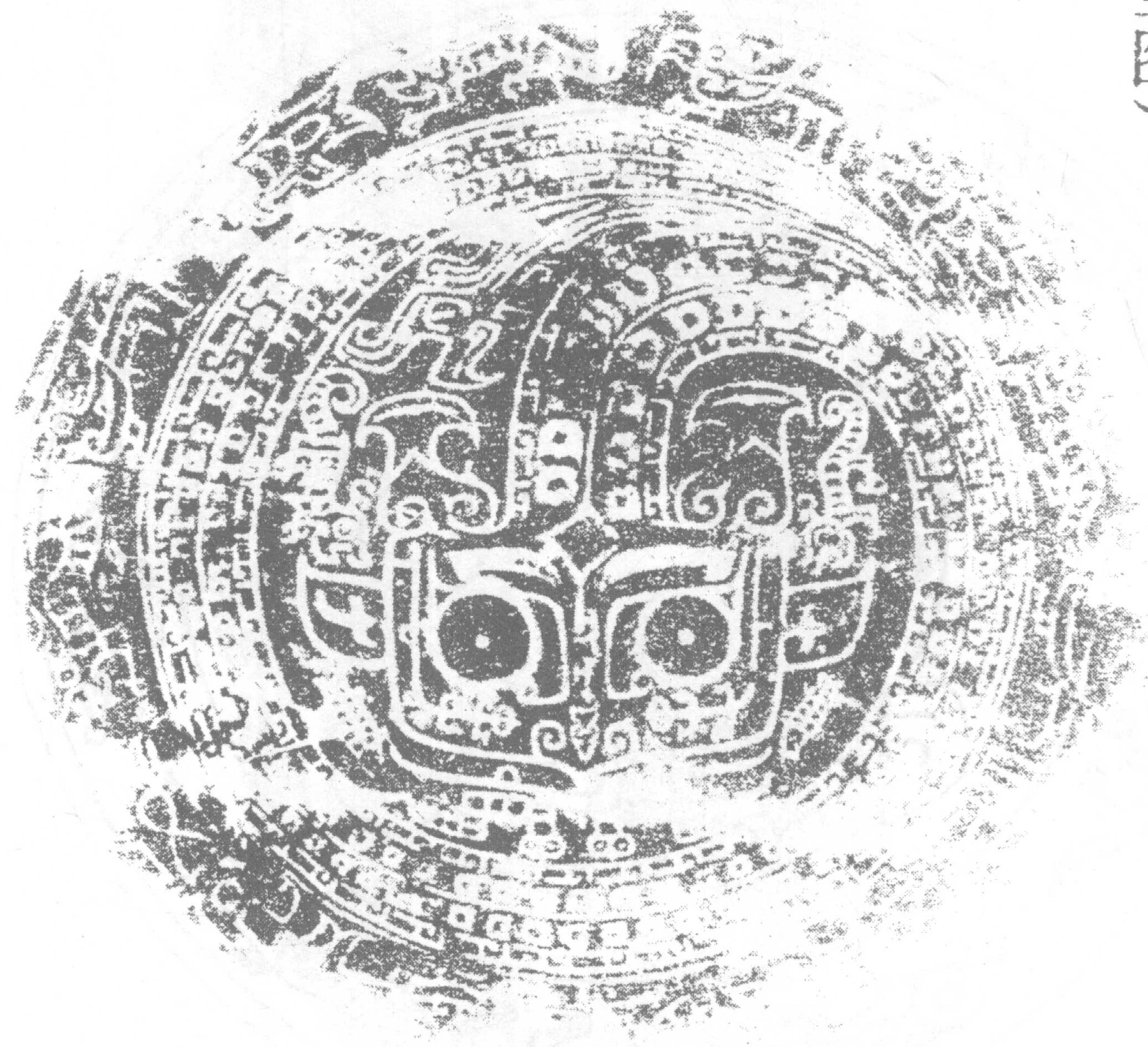
图十三

保信母壶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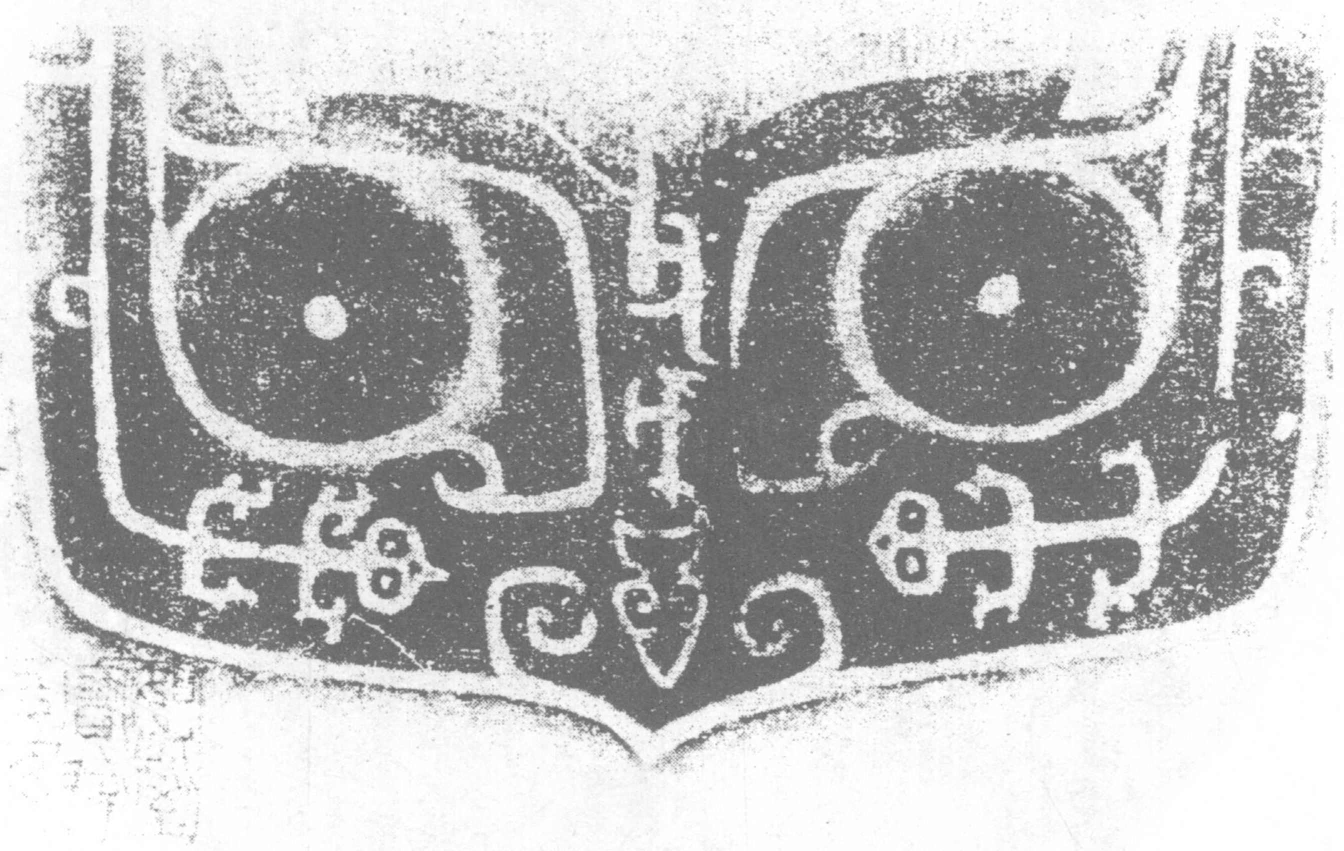
图十四

父戊□盘（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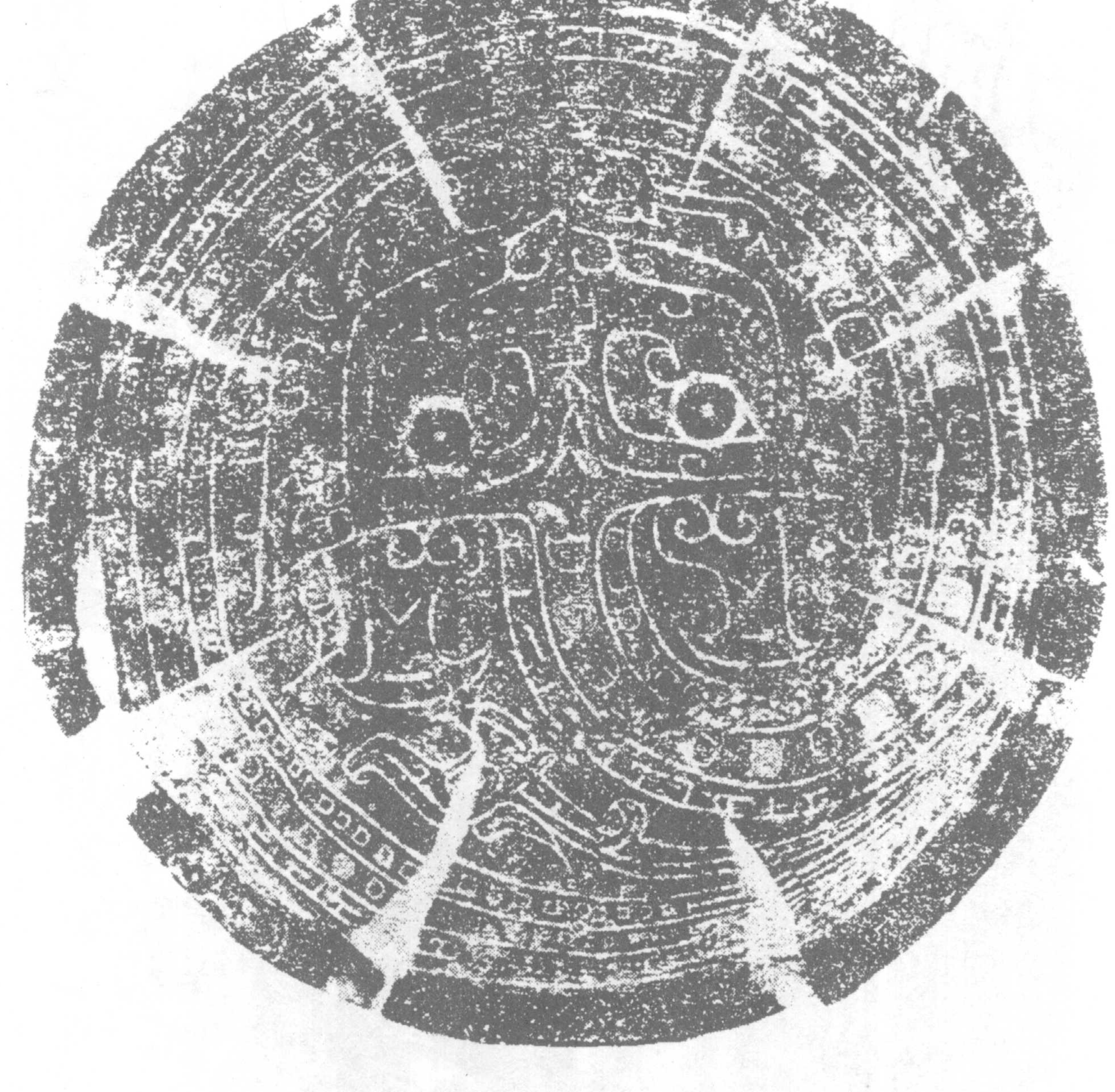
图十五甲

父戊□盘（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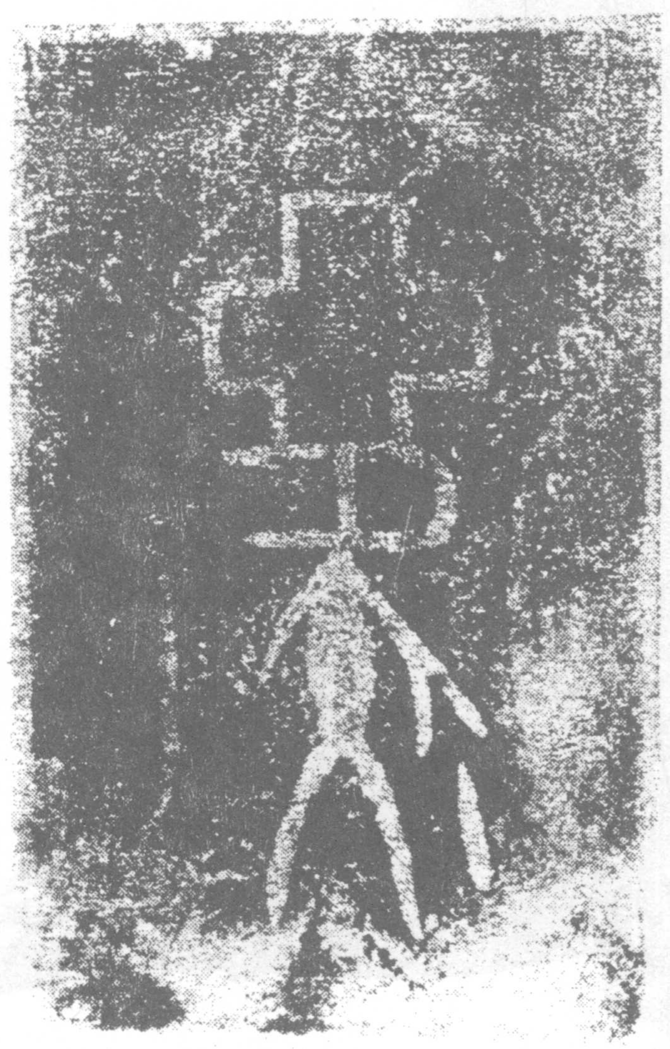
图十五乙

亚□盘（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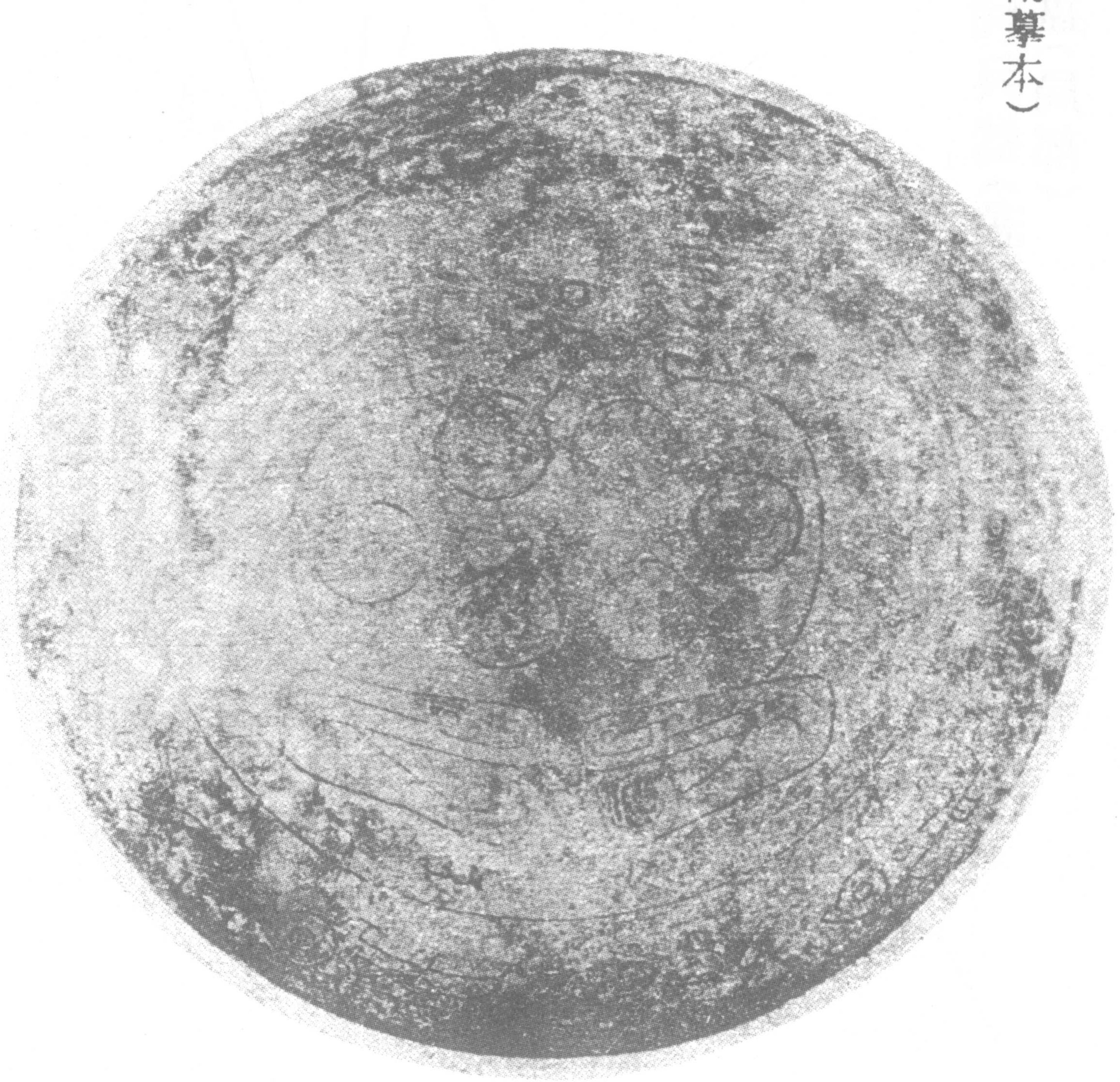
图十六甲

亚□盘（铭文）



图十六乙

黽盘（附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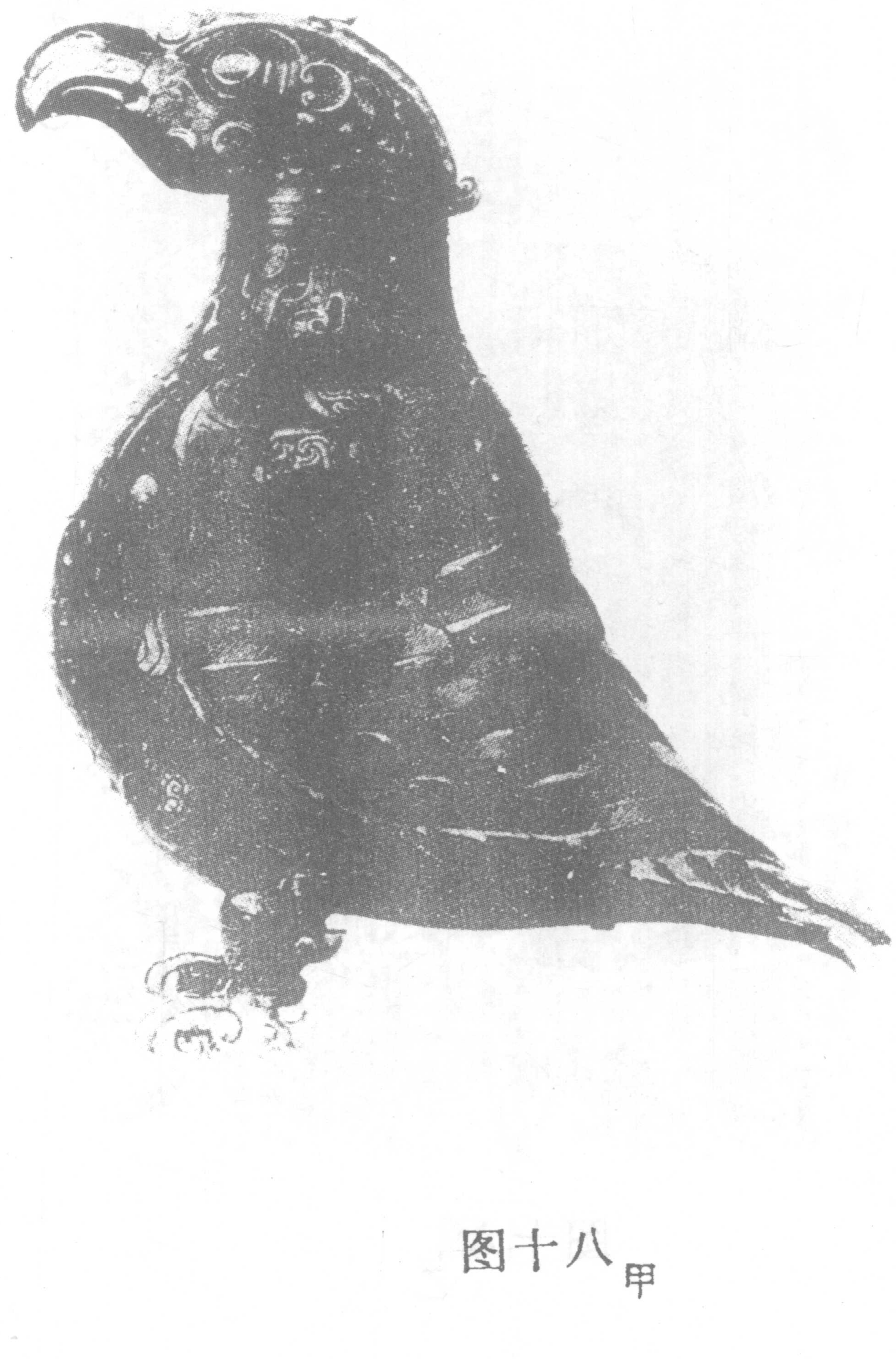


黽盘（摹本）



图十七

乍弄鸟壶（器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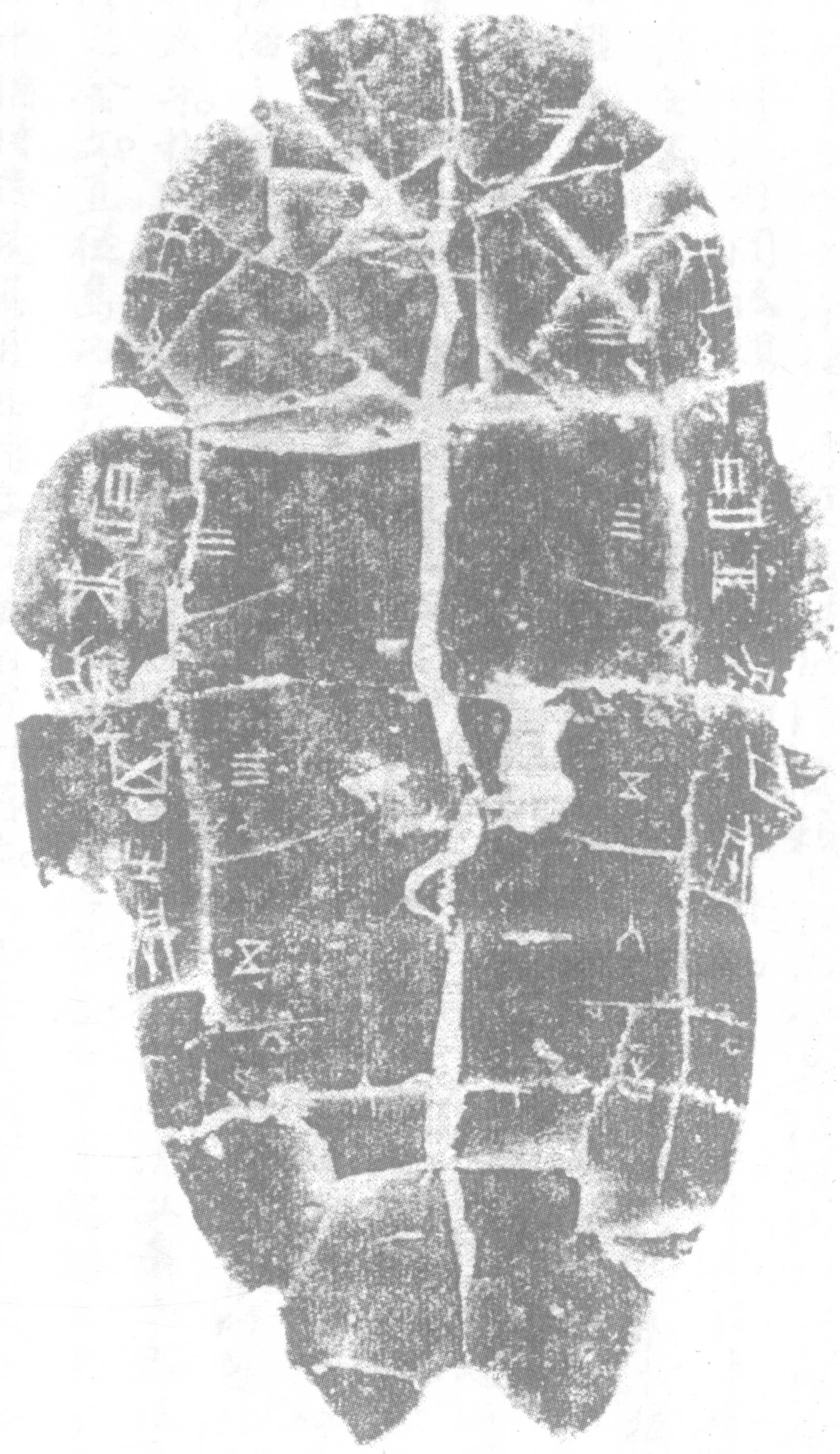
图十八甲

乍弄鸟壶（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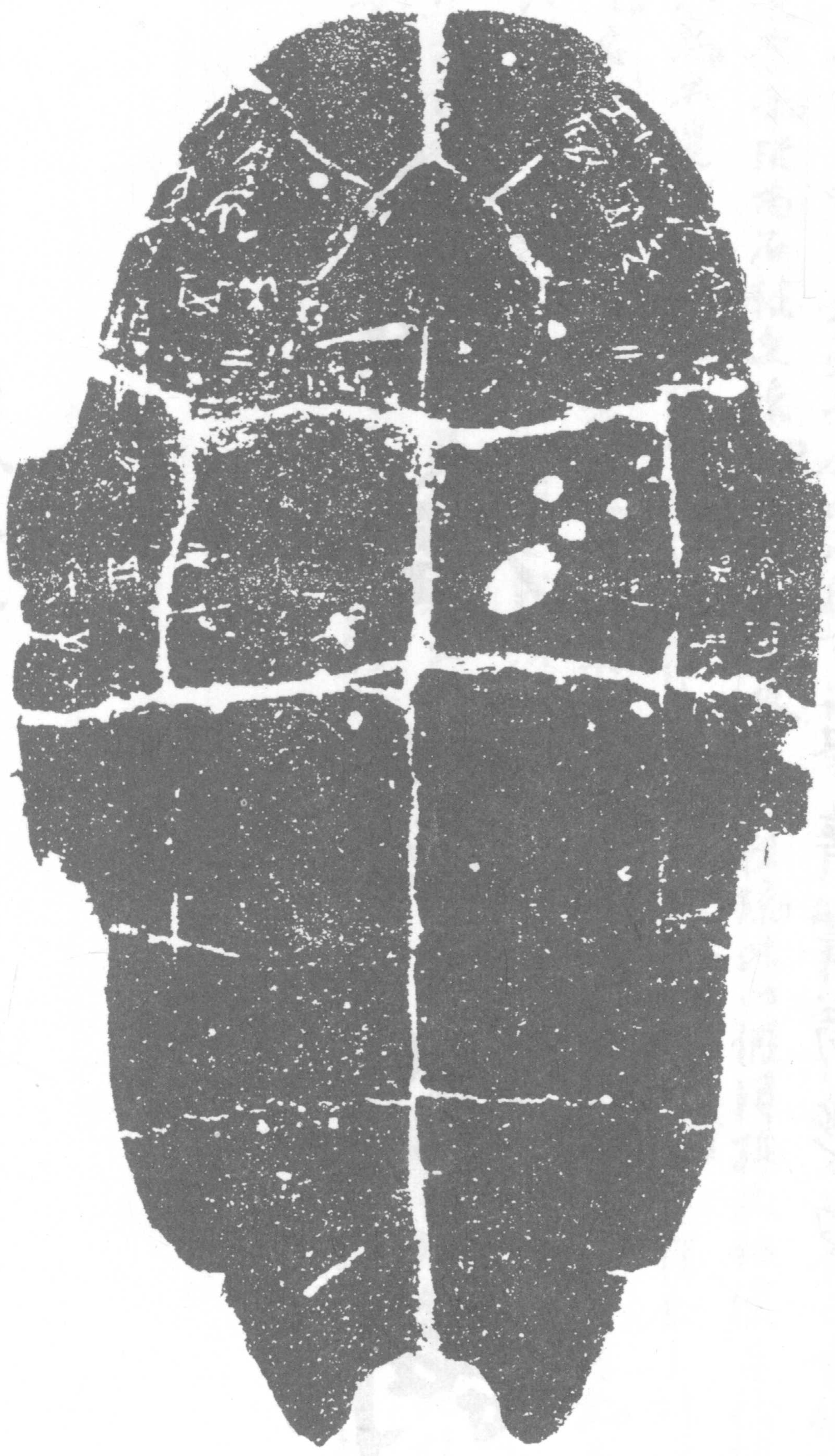
图十八乙

武丁时期龟甲卜辞(一)



图十九

武丁时期龟甲卜辞(二)



图二十

克盨盖铭文



图二十一

讀金器刻詞

馬叙倫撰

中華書局影印

據一九六二年中華書局影印本影印

讀金器刻詞自序

余治吾國文字形義之學二十年。始奉許慎說文解字為律令。遵服弗敢違。於金石甲骨之文字。以偽物多而推拓不精。不敢信也。及壬子癸丑之間。草創說文解字六書疏證。猶之引據金甲文字。并及吳大澂羅振玉之說。以質於太炎先生。先生戒以彝器偽物不可信。語王之與玉。篆國而王字中筆近上者。勢使然也。然余是時已以悟六書中指事之義。係且見吳羅之說。不徒形有可喜。亦多愜心貴當者。故於先生之戒不能從也。近二十年來。董理許書。益勤而專。然多捍塞致疑思而不得其解者。取近人類聚金石甲骨文字之書參校比詳。每有會心。雖吳羅諸家不能免於附會穿鑿之敝。要之其所見有足多者。余則以許書篆籀古文合之金石甲骨之銘詞。而以六書為規矩。平準其適度與否。而於六書之義。亦未嘗為立同異。遵許書自叙舊文。剖析疑難。匯其封略。然自形聲一類以外。五書皆立新詮。然不敢以主觀自誤。而取鹵莽滅裂之報。故規矩既立而文字之形義頗能無所遁焉。既於許書卒業。本於其所列九千餘文。冰解凍釋。自非愚闇不放誤者。皆無拟觸。然不得金石甲骨之文字為之雠讎。不能疏通而無疐也。是則金石甲骨之文字。亦為研究吾國文字者所不可忽焉者也。昔李少君識柏寢之器。張敞釋美陽之鼎。少君之學

未聞其概。毅國通蒼頡讀者。則其相需自古已然。顧簿錄金石之書。宋世方有傳本。而彼時諸家特為好古而已。其所訓釋。得不償失。蓋當小學荒蕪之際。無足致怪。清代乾嘉諸人朋奮於經術。皆以文字不明。無以通經。故畢勉力文字之學。然以段玉裁之精治許書。而其所注說文解字。乃類於疏釋經誼之作。於文字幾無發明。則以徒據許書。而又懲於元明人之剽取金石文字以說許書者。皆以等鑿空向壁。可資剽說而不足登大雅之堂。此所謂因噎而廢食者矣。錢大昕阮元皆兼治金石。而又惜其未著文字之業。故阮元所為積古齋鐘鼎款識。考釋多沿宋人之舊。其取訂正與自立詮說者。亦不足以垂憲。則桂馥王筠既研許書。又窮金石。王筠乃能參證會化。欲明文字之形誼。顧亦惜其於六書未查理解。小醇而大疵。此後能兼斯二者。殆無備焉。其嗜為專治金石者。吳榮光吳式芬皆有成書。其采錄諸家亦無多備。近時乃有吳大澂刘心源羅振玉孫詒讓王國維皆以金石名家。羅氏以降。又兼明近出甲骨文字。孫於經術最勝。王亦淹貫能立言。其所造規往於為深邃矣。皆能據許書以釋金石甲骨之銘詞。亦多引金石甲骨文字以訂證許書。然亦發而不必皆中者審蔑有所未周。而於六書大齊無見焉。則規矩不陳。方圓無取。近世學者欲以文字為本位。語書及金石甲骨之所銘皆為材料。而以所謂科學方法者甞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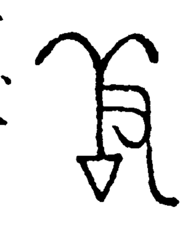
之。誠當然矣。乃視其發微之由。同於前獻。則因既同而果不能異也。夫六書者。非造文字之始。先標此以為範模。乃討論文字。歸納而得其楷法。有斯六類。余既標此以卸權許書及金石甲骨之文字可識別者。而無逆其軌。故僅之愚。不敢棄規矩而信心。為君其不可識別之文字。方今地不愛寶。發掘所得。資賴日出。未嘗無後可識別之字。余尤以為中國文字實本於圖語。觀於指事會意之文。瞭然而明矣。六書之中。象形指事會意謂之文。形聲謂之字。文原於形符。字原於聲符。由文而字亦循途而進化。然其基本猶存於形。形則未離乎圖語。特有即以圖語為一文者。有以圖語為隱而難明。復遞而自為一文者。故不得謂吾國之文字。即純為古代之圖語也。惟其出於圖語也。故見於金石甲骨之銘者。猶有不可得而識別者。蓋圖語與民族社會皆有密切之關係。古之風俗。今不能存於。則圖語猶存而不易遽得其解矣。抑或有其故焉。吾國今日承学之士。作書時多依據於而流俗之字。猶未能盡絕於筆下。何此所依據者既非矣。若市井所書。則易於人為之人持十為斗。於漢已有。今之尺二為盡。父巴為爸。自古無之。即若說文之鳥。從鳥而滅其眼謂之金文。直從鳥而古黎足知無目為烏。古之俗字。金石甲骨銘識之中。今於所可別識之中。猶時發見其有妄增妄改。其不可別識者。安知無其類者與。是故治金石甲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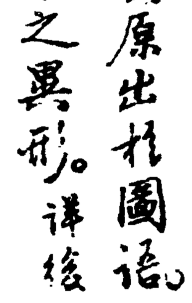
三〜四

字。非貴其能援而與之同於許書也。非貴其能隨字分析以意定其義而已。要使左右逢原。不待補逸。而得眾義之相諦。吾甲持此而乙覆之。張能之而李否之。則甚違字之理於地下。安能不啞然失笑乎。余向以從事許書。更得娟雅諸討金石甲骨之書。雖所見殊函而意舊釋。既為石鼓文疏記。實本於致興。愧於粗疏。比以假得孫文諸讓季校攈古錄金文九卷。不覺神往。以吳式芬所引舊釋多誤。孫文殊正。亦有可商。遂擇其一二。於讀者詮而出之。名曰讀金器刻詞。意非止於此耳。余既本於吾國文字出於圖語之信念。又略以今之民族社會之情狀。及所知古之民族社會之情狀。推之金石刻詞中之詞簡而似圖語者。以意謀釋。不信古之鐘鼎彝物必出於貴族而為紀功受賞之作。然自比於鄒書而燕說。欲以引珠玉之來揆。非敢修金以待國人之刺也。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馬敘倫。

讀金器刻詞卷上

敹鼎　舊作對鼎。見攈古錄金文一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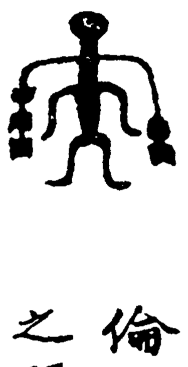


吳式芬曰。此從辭氏父乙鼎釋。案彼作□。與上文對揚字迴異。釋本未確。或釋養。戠古文養。見說文。又或釋敵。倫按孫詒讓釋羞。見手校攈古錄。後同。倫謂說文解字後簡偁說文。中重文為呂忱及校者所增。詳倫所著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後簡偁疏證。敹字在重文中。敹美羞實一字也。敹養則非一字。養從食羊聲。為養之同次清摩擦音轉注字。敹則牧養之養本字也。詳疏證 然金甲文皆從又作。甲文或從丑作。蓋猶馭為使馬。義當從丸。而字乃從又也。今說文羞訓進獻也。羞當作進食也。獻也其本字為養或為養。養從羊得聲。養從算得聲。算音心紐。羊音喻紐四等。後簡偁喻四。同為次清摩擦音。而牧敹二字以支牛支羊會意。而聲亦即得於牛羊。敹養同得聲於羊。故古文緍傳以敹為養。養鼎文止作此字者。蓋此本所謂圖語也。昔人分析吾國文字之構造方法為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種。其實止是形與聲二系。象形指事會意原於形系。古謂之文。其實象形指事會意皆象形也。其原出於圖語。如金文屢見之即僕字宰字之所從出。攑此攑尊之即宰字之異形。詳後 其例證也。此文

五〜六

從□從羊。□即丑字。甲文作□。敹即今所謂趕羊者。說文牧下曰。養牛人也。則敹當訓養羊人也。古於以某事業職業者。蓋即圖其事物於門或壁。猶今之有招牌也。今北方之俗每如是。蓋遺風也。鼎者。古代盛食之器。其刻此文者。明此器為養羊人家具也。倫得宋瓷盤盌。其足內有墨書龔字周字者。明此龔家周家物也。其意猶此矣。後人以鼎彝也公鼎之類每刻政事。金器亦率多對揚某休之文。以為金器有文者。必為貴族之器。其實非制定者也。此文本為圖語。遂嬗而為今用之羞字。異文為敹。譌文為美。父乙爵之□與此同。

倗鼎　舊作子荷貝鼎。見同上。



倫按□即說文之大字。大人則正側之異形。非子字也。□之□即說文之玨。而玨毌實一字。班從玨得聲而聲入元類。毌聲亦元類。可證也。患從□串得聲。串毌一字。串從兩貝。毌者其一。古代居山者以玉為貨。居河者以貝為貨。故玨從王。串從貝。此作□從貝。甲文有□即倗字。金文如叔𢦏簋作□。格伯簋作□從玉。其實一也。然可以知作者所居之地耳。此與□□用一字。說文則譌為倗。其訓為輔。蓋以為朋友之朋本字也。尋友為交易之易本字。詳疏證 倗之初文□。倗父乙彝作□。從走之初文作□者。擔貝而走。明以貨易物也。貨物相易。社交之所由生。故借為五倫中

朋友之偁。其實字不從鳳之初文作𠦃者也。正以𠦃朋形近而譌耳。易十朋之龜。即漢書食貨志注所謂兩貝為朋詩菁菁者莪箋所謂五貝為朋之朋。朋皆當作珏。聲轉耳。說文玨讀與服同。王國維據齊侯壺璧二備即二珏。謂珏當與玨同讀。是也。蓋玨實從車珏聲也。詳疏證。鼎文作此者。制器者為車夫易者也。倗父乙彝倗父丁鼎 亦見攈古錄金文一之二。則更著其名耳。

弟鼎 見同上。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字當是弔。弔。至也。猶善也。與淑通。說文作迅。倫按說文弔篆作□。然實即頌鼎之□叔尊之□。□龜尊作□。與篆文似矣。

金文此字。近人釋弔。謂借為淑。倫觀金文此字皆不從弓。說文雉之古文作□。甲文有□□□□諸文。羅振玉釋雉。倫謂□即雉字。餘三字皆從隹夷聲。夷弟則一字。夷為雉之初文。雉為弋不射宿弋人何慕之弋本字。夷音喻四。叔音審紐。同為次清摩擦音。故得與淑通用也。此即夷字。亦即弔字。□□弟音定紐。古讀喻歸定。明其音轉耳。皇侃論語義疏曰。鄭注司弓矢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矰。矢不在箙者。為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也。依□鄭意。則繳射是細繩系箭而射也。倫幼時見取鳥者以繩繞箭。繩之一端有若矢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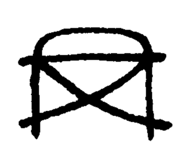
者。正與此文形同。是弋乃取鳥之具。其音本與弋同。故後起字從隹弋聲作□。弋聲之類對轉蒸。轉注為矰。鼎文作此者。蓋制器者以作取鳥之具為業。或以取鳥為業者也。

人執□彝 舊作子執句兵彝。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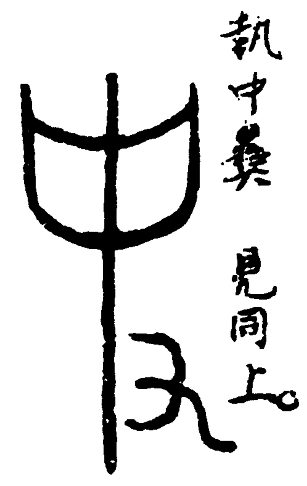
倫按□即□字。舊釋子。非。見下。人執戈觚之□皆亦□也。此與人執旂彝之□。□□國語也。說文伐戍二字皆從人從戈。甲文則□□□□為持戈。是伐字。而非□。□則為負戈。是戍字。又有□□二形。似負戈而實持戈以揮之象也。蓋亦伐之異文。金文伐商角作□。畢仲毀作□。為持戈。以伐卻鼎作□。宗周鐘作□。負毀作□。則負戈也。是則伐戍之分不在持負。或昔人譌釋□為伐。以甲國而往也戍乙國。春秋傳中有之。不必為伐也。且字形相近者。金甲文用之每不明別。則或本是戍字而譌以為伐字亦可也。此從□持兵器。與伐商角之□。畢仲毀之□實同。彝作此文。蓋亦其嘗列戎行。或此與立戈彝之□同為造兵器之家所制器。此特增□以明造者耳。其□乃初文出字。或夷踞之夷本字。金文□字屢見。即此異文。金文中即以為人字。

舟鼎 舊釋舉鼎。見同上。



倫按金器屢見。舊釋舉字。實一無依據。不徒無證而已。倫謂此與祖辛尊之□父癸鬲之□冓鼎之□。蓋為一字。金文冓字多作□。高田忠周據以為□即冓字。尹桐陽以為冓即架字。倫謂冓為結構之構本字。詳疏證。□乃今所謂支物之架。其語原蓋同。冓架音同見紐。故金文□冓通用。篆形亦近。故冓亦作□矣。其實冓□各為象形之文。本不盡同也。大鼎有□字。或據蘇妊鬲魯伯鬲鬲字作□。釋為□。倫謂□乃說文之□字。從鬲從井。井即□□□之異文。說文□字所從之□亦異文或譌文。□字□□字。□蓋從井鬲聲。為□之後起轉注字。鬲架音同見紐也。說文作□。從□。□即鬲之異文。又加兩手。若持鬲置於□上然。蓋即□由誤鬲聲為從鬲會意者所為。不悟鬲固有足。無須以架支之也。說文訓所以支鬲者。亦後人不明本義者所為。此字蓋出字林。非說文本有也。鼎文作此者。蓋制器者以造□為業者也。□觶之□。以父丙觶□□相證。則□即□之省。乃動物之象形文。蓋其旗徽。所謂圖騰者也。□已卣作□□已。則著其名也。

手執中彝 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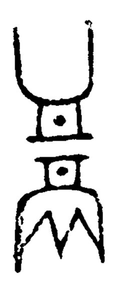
吳式芬曰。此銘甚多。舊釋為史。倫按說文。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其實史為書之初文。聿之異文。從又持□為聿。從又持□為史。□□雖有頭正之殊。皆是筆之初文。古之書刀即筆也。故今之筆形猶似之。書刀之形。蓋為□。虛之則為□。形與中外之中近。故譌為中矣。此似非史字。□乃儀禮鄉射禮虎中兕中鹿中之中。從又持中。明是射時執中者制器以此為識也。此亦圖語之明證也。

糸爵 見同上。



倫按糸字未見於金甲文。此實糸字。爵文作此。蓋治絲為業者所作器。

皿鬲爵 舊作虡爵。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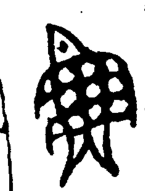
倫按孫詒讓釋皿鬲二字。是也。爵文作此二字。蓋以造皿鬲為業者所作器也。皿凵實一字。□異文。詳疏證。凵即器皿之器本字。鬲即今所謂鍋也。今北方往往二物同賣也。

亯爵 舊作重屋爵。見同上。



倫按以舊釋重屋彝之□及弓形父丁方鼎之□相證。則此非重屋形也。□中之□與□之□實同。而舊釋善父戊觶之□。亦即□也。亯父辛彝之□又即□也。舊釋重屋爵□□之□□。在金甲文中皆可證其為亯字。吳

式芬釋㐭為亯。說文亯之重文作亯。正與㐭近。以此互證。則亯為亯之異文。亯即辜調之辜本字。亦與鬻一字。詳疏證。爵文作此。蓋作器者為善於調味者。即膳夫也。亯字即說文之䵼字。辜固亯之轉注字。亯音曉紐。辜從羊得聲。羊音於四同為次清摩擦音也。喻四古讀歸定。辜音轉入禪紐。古讀禪亦歸定也。然則亯之為亯益明。

魚爵  見同上。

倫按爵文作此。蓋作器者以市魚為業者也。魚父癸方鼎則更箸其名。

車爵  見同上。舊作車爵。

倫按舊釋車字。非也。此或亦亯之異文。然子[illegible]亯之[illegible]所從之[illegible]。實即說文拲之重文作㧬者之初文。兩手同械也。[illegible]為兩手同械。其義為為有辠者。故甲文[illegible]字從之。[illegible]即說文之報也。甲文有[illegible][illegible]即[illegible]說文之圉字。金文之[illegible]蓋為[illegible]之異文。以此相證。[illegible]為桎梏之初文也。今清代手梏及今嬉中所用之手械猶似此形也。爵文作此蓋作器者造此為業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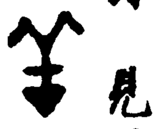
㕯爵 舊作訃爵。見同上。



倫按舊釋為於孫詒讓謂不類。是也。此與舊釋於鐘之於方鼎之[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皆即說文[illegible]字所從之㚖。㚖字文伯禹作[illegible]。以其排列之形狀及說文㚖讀若易處義氏證之。即左傳所謂伏甲之伏本字。說文㚖下段語曰。今吏將目捕罪人也。蓋即清代捕役之所謂眼也。亦與伏甲之義同。爵此從大而側其首。象有所伺執。支以戒不虞。爵文作此。蓋造器者有事於此者也。其作[illegible]於上者。[illegible]為亞。有亞為家之初文。明此為㚖者之家也。㚖與毛公鼎肆皇天亡斁之斁一字。亦即說文䍜字所從之㚖。

鸛爵  舊作爵鵲。見同上。

倫按舊釋爵字。非也。爵以音借為雀。雀形豈如是乎。此以其喙論之。蓋為說文之鵜字。莊子所謂魚不畏網而畏鵜胡者也。凡物名古初皆象物為形。及既簡便。鵜變為篆文。則易相混。故鳥類之字則取一鳥為形。而各以其聲傳之。故今作從鳥夷聲之鵜矣。爵文作此者。蓋制器者畜鵜以共漁者也。

羊爵  見同上。

倫按甲文羊字多作𦍌。蓋從後見其角尾之形。此作𦍌者。羊尾肥大掩其後蔽。▼象其形也。爵文作此者。蓋制器者𤰈羊者也。

子爵  見同上。

倫按又有子觚作[illegible]。子爵作[illegible][illegible]。所從之口。似即說文之口。圍之初文。亦垣之初文也。或為亞之異文。口中著子。疑是今所謂接生者之圖語。言接生者之家也。此但作子。則固語皆適合其時代之習俗。見子而知其所業也。此接生者之所為器。或人疑此即宋人之族徽。宋子姓也。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而甲文有[illegible]。好即婦。好也。好即宋姓之本字。與姬姜嬀嬴。而同其例。好從孔得聲。古書字孔通[illegible]。而爾雅之肉倍好。即肉倍孔也。是其證。孔為乳之省文。乳[illegible]類對待東。芬變為孔。乳則從乙孚聲。為孚卵之本字。本是鳥産子為乳。借為人育子之偁。宋姓乳。蓋其始以接生為業。或以養鳥起其家。遂有簡狄吞玄鳥子而生契之神話。商頌蓋神其事。[illegible]乳聲轉為孔。孔好則同舌根音。好聲幽類。侯幽聲類最近也。此但作子者。省耳。[illegible]好則聲同幽類。且皆舌根音也。孔子言竊比於我老彭。老彭即老聃。言於孟親之之詞。老子亦宋人。則老二於之聲借。今北方語接生者曰姥姥。疑語原即由於乳。然則余前說斟長。蓋此仲尼同姓。然倫又疑商為好姓。史言子姓者。好之省。而子己辰巳之己。一字。故甲文甲子多作甲己。夏為己姓。甲文作[illegible]。鄦侯殷作[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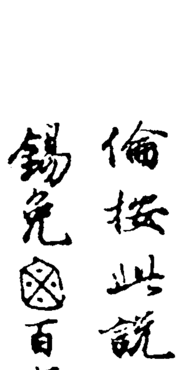
陳侯午敦作[illegible]。皆即史言夏姒姓之姒。叔向父敦作[illegible]。從子。即說文之㠯。㠯巳一字也。詳疏證。

酋口 舊作商飲。見同上。



吴式芬曰。阮云。不知何器。飲非器名。博古圖有飲爵作㱃。從㱃省。此𠃌向上。不同。或釋尊酉。倫按此說文之酋字也。王筠據釋名以酋根酒。謂酋字之義與酒同是也。甲文尊字作[illegible]。從[illegible]。說文遲之重文作遟。蓋未造酒字時以酉為酒。所謂段借也。及造酒字。從水為義而仍以酉為聲。故尊[illegible]可作[illegible]。酉可作酒也。呂氏春秋乃命大酋。注。掌酒官。則酋實酒之異文。甲文亦有[illegible]酒二形。此作[illegible]。說文作酋。蓋皆從水。水之形固不必定作八也。器文作此。蓋造器者造酒為業者也。

卤卣 舊作[illegible]卣。見同上。



倫按此說文之卤字。舊釋為[illegible]。非也。甲文有[illegible]字。王國維以免盤錫免[illegible]百[illegible]。證知[illegible]是卤字。倫檢晉姜鼎易[illegible]責千兩。劉心源釋[illegible]為旅。倫謂古書有借卤為旅。而此則當讀本字。易卤漬千兩。正與易卤百[illegible]同。皆謂賜鹽也。是[illegible]亦即卤字。甲文之[illegible]與周[illegible]殷王在[illegible]之[illegible]是一字。阮元孫詒讓並釋[illegible]為魯。倫以說文魯之或體作[illegible]。櫓之或體作樐。謹知[illegible]為魯之異文。特注字也。是[illegible][illegible]

字。卣為鹽之初文。鹽不可以象形造字。以其為水所成。故託義於水。猶酒字之亦從水為義也。卣所從之∴即水也。⊕㔾皆說文之宁字。宁即如今日之郵政信袋。卣從水宁聲。宁聲魚類。故卣聲亦在魚類。此從凵即宀之異文。甲文卣字有作囲𠂤者。所從之井非井臼字。亦宁也。卣文作此。蓋造器者為造鹽或賣鹽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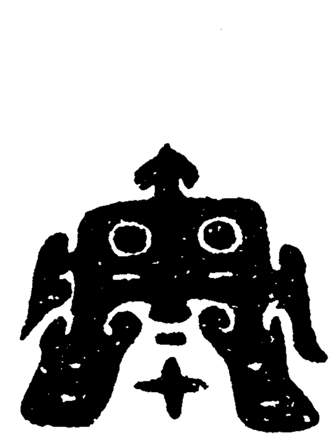
奚觶　舊作孫觶。見同上。

倫按舊釋為孫。非也。倫疑為造或賣寠數者之圖語。漢書東方朔傳。盆下為寠數。顏師古曰。寠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寠數薦之。今賣白圓餅人所用者是也。疑此上象編竹為寠數形也。



冊卣　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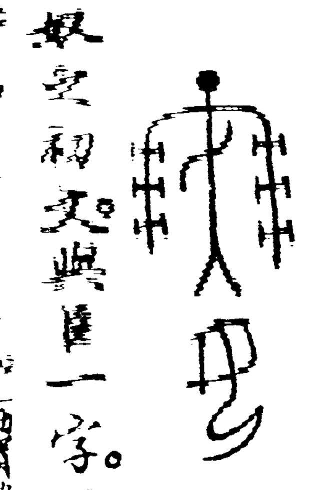
倫按冊蓋本作𠕋。象編簡而卷之之形。觀今西北出土之編簡猶然。此略耳。冊為書籍之書本字。而書則史之轉注字。今所謂寫字之寫本字。史音審紐二等。冊音穿紐二等。後簡備審二穿二。凡照穿牀審分二等三等者皆同。同為舌尖後音。古讀書蓋如疏。故漢人言上疏即上書也。疏音亦審二。故今通以書為冊矣。卣文作此。蓋製器者以編簡為業者也。



甲向兵　舊作象形向兵。見同上。

倫按疑此為說文之甲字也。說文甲字下之說解全非本義。從來說甲字者雖多。唯朱駿聲謂甲鎧也。象戴甲於首之形。周禮夏官司甲次於司兵師。知古先有護首之甲。後製護身之甲。因後名甲為胄。易說卦傳。離為甲胄。禮記曲禮。獻甲者執胄。乃兼言護身者。考工記。函人為甲。晉語。殖以為大甲。乃專言護身者。於義為備。然甲實為形聲字。甲為首鎧。有形可象。書有初文象形者。檢金文甲字有三形。一作十。甲寅角杠解頌鼎是也。一作田。才甲盤甲鼎是也。一作余。康鼎(敦)是也。甲文亦作十田二形。魏石經古文作㊉。與康鼎(敦)蓋同。從衣者。被於身者也。其作田者。口為◯之有變。◯即為說文冃字之圖畫性本字。從冃者。戴於首者也。而皆從十得聲。十甲聲同談類也。故金文率以十為甲。此上所從者為甲之象形文。今嬉中將兵者所冠。形猶有同於此者。兜兜一字。詳疏證。說文兜字從几。實後起字。其上之囟。則囟之譌變。囟則象形文也。說文弁字作覍。籀文作𠑹。偏以甲文有𡗓。譌為見與字。其上之𠕁為弁之象形文。說文胄從冃由聲。而康匽作𩉵。小孟鼎作𩉵。則胄實亦之譌。亦為象形文也。亦與此上所從者是一字。形有餘簡耳。兜胄此戾聲

類。旨蓋相近。古蓋一字。胄音今在澄紐。弁音奉紐。古讀歸並。並澄同為破濁破裂音。亦或本是一字。種以劃作之形漸變。方土之音亦殊。遂為二物二字。而甲又其轉注字也。兜音轉為兜。入見紐。甲音今亦在見紐也。兵器作此字者。蓋紀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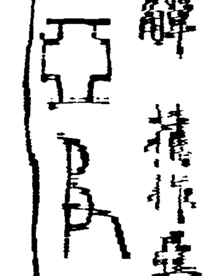


倗女鼎　舊作子女鼎。見同上。

倫按吳式芬從王楚阮元釋為子荷貝朋形。然𦡁是倗字。說已見前。此作倗女者。蓋器為事貿易者之女所作。又女為奴婢初文。與𡚦一字。皆從人而縛其手。詳疏證。古以所俘於被征服者之子女為奴婢。

說文。亞。醜也。象人局背之形。倫謂醜得局背也。山傴字義。傴亞音同影紐。古或借亞為傴。或古有象局背形之𠃌字。其形斷裂而與亞之篆相混。因譌為一字。而亞之本義轉亡矣。亞者家之初文。辛巳彝王飲多亞。多亞人名。王飲多亞即王飲於多家也。詩。有亂家室。毛傳。室內曰家。室當作宀。說宀內為家也。周公天鼎等之窋即家之次初文。吳其昌據此圖案及聿貴鼎等之亞。謂亞即古代四合院落之平面剖面形。亞或作𠀤。亦或作介即象居室之形。㓹則加一屋之記號是也。𠀤即護衛之亞字。金文亞作亞𠀤。亦其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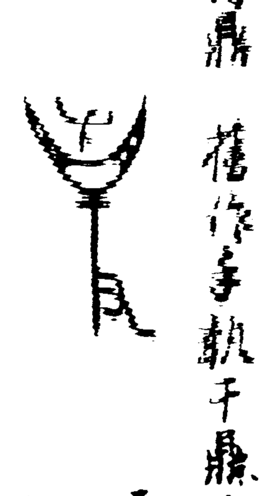
使執事也。或此女字當讀其本義。古蓋貴族擁有資財。則令奴隸交貨殖。故此又著女字。



亞艮觶　舊作亞服觶。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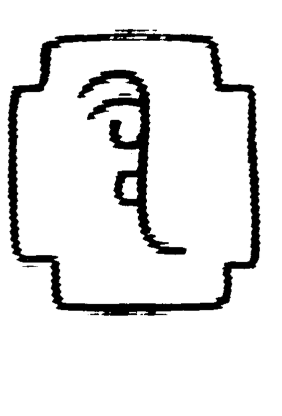
倫按服艮異字。服從舟艮聲。乃舟之兩服也。此文作艮。不得釋服。

舊說非也。艮報一字。報為甲文作𦏲者之譌文。𦏲從又按𦏲。故義為處當罪人也。艮其省耳。報籀文為一字。說文。籀。窮理罪人也。𦏲壽詔此即今以詞定為供之供是也。字當以𢾭為初文。今說𢾭為重文。𢾭則𦏲之譌也。詳疏證。按治辠人為𦏲。故說文艮下曰。治也。解文作此者。蓋造器者如清代之衙役。亦其職業也。◻艮謂艮家也。



禽鼎　舊作手執干鼎。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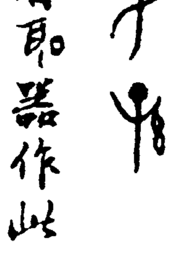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𥄗本干上似鹿形。筍清脫。倫按孫詒讓謂干似單。上為小鳥張翼。當為手執單弋形。或當為獸也。倫謂此說文之禽字也。從又持畢以取鳥。小篆譌𠬝為今。譌𦒐為𥄗。甲文作𥄗𥄗。有又取禽為擒之初文。亦今作擒者之本字。爾雅。二足而羽謂之禽。說文禽下曰。走獸總名。皆非本義。詳疏證。鼎文作此者。蓋製器者以取禽為業者也。舊釋亞爵父丁彝之𡨦與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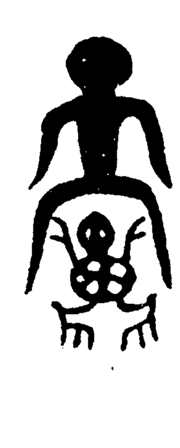
亞鼎　見同上。

倫按亞中之𠬝。吳式芬無釋。吳榮光作右。然非也。倫疑此是𦥑之初文。𠬝即手也。𠃊亦手也。說文𦥑字所從之𦥑即兩手。金甲文𦥑亦每作𦥑。此作𠃊亦省變也。手連於手臂之間。蓋會切脈之

壺疑作此器者乃醫人也。

子孫角  見同上。

倫按孫從繩省得聲。故此作[?]。今說文作孫。[?]𢇍。金甲文無系字。乃𢇍之省耳。器作此文。或作者之族徽。或以得孫為慶而造器耶。貞松堂集古遺文十有器仲僕作𩰫子彝。亦詒以育子而作器也。

天黿角  舊作𡦹子孫角。見同上。

倫按舊釋子孫。然孫從𢇍得聲。𢇍從黿得聲。[?]為黿而釋為孫。尚可通。若[?]則非子也。郭沫若以為天黿。乃族徽。或謂即軒轅氏。說皆近理。於攗古錄金文一之二有[?]子辛彝。與此相類。倫謂[?]是天字。大豕六黿皆古氏族。大天二字形本相似。聲亦脂真對轉。故大邑商亦或作天邑商。[?]真元聲類相近。故大黿又轉近軒轅。作此器者蓋軒轅之族。故書其族徽於器。更有於大黿下書父巳父乙父癸等者。則具其名也。

 丨庚爵 舊作主庚爵。見同上。

倫按舊釋主庚。吳榮光作父庚。檢說文主在丨部。此作丨。而舊釋主

者。以今說文丨為有所絕止丶義。而史記有主癸之名也。其實說文丨部乃𤇾灺𤇾之𤇾初文。與炷燭之燭初文為一字。其所屬主字。乃燭丨字之後起字。以𤇾之初文與燭之初文篆文不別。乃於丨下加鐙以明之。主乃鐙之初文。承燭之器也。害否則從燭之初文作丨者也。此釋主釋父兩得。以父為㸚之轉注字。從又丨聲也。詳疏證。殷帝名主癸者。蓋以舉燭時生而名之也。此或亦然。或此癸為造燭者。故爵文作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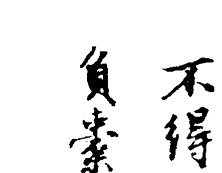
火丁爵  舊作山丁爵。見同上。

倫按舊釋山丁。倫疑是火非山。古有出火內火之事。必有司之者。作器者蓋有事於火者也。不然。則以丁日舉火時生因而為名也。或丁乃叢明用火者之族。火為其族徽。蓋燧人之後歟。

衣午爵  舊作丙午爵。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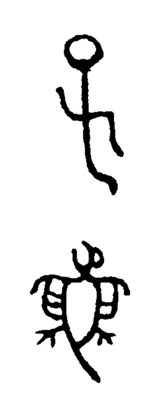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丙午。金甲文丙字無如此者。倫謂此說文之衣字。[?]作[?]。此政府之者也。作此器者蓋製衣為業。故書此於器。午者其名也。又凡此類或係表明業事業物者之族徽也。

子雛爵 舊作子孫爵。見同上。

 倫按舊釋子下之文為孫。非也。此明是正立振翅長鳴之鳥。即說文之鳴字。甲文作[?]。鳴本從雞之象形文而張其口。指事。說文誨為口旁鳥。則不得其象。亦不得其意矣。爵文作此者。蓋子以雞鳴時生者也。即以為名。故書於所作之器。或此為燕之象形初文。燕即玄鳥也。則此為孔姓之族徽。餘見上子爵。

負橐爵  舊作子車爵。見同上。

倫按舊釋子負車形。以[?]為車。既謂象形矣。亦非子也。此從人而右以肘持東。東為橐之初文。東東則一字也。東非從口木也。毛公鼎[?]盤[?]字作[?]。從[?]即東也。父乙尊[?]字亦東也。象裹物之器而束其外。而嵩繊之也。[?]字卅家文作[?]。[?]字姒戊器作[?]。[?]尊作[?]。此東束一字之證。東聲侯類。東侯對轉。故聲轉為東。東音端紐。橐音透紐。同為舌尖前破裂音。故轉注為橐。橐聲魚類。囊聲陽類。魚陽對轉。故又轉注為囊。此從人持橐。蓋亦負販之象。爵文作此。豈製器者如今為旅客肩負行李者與。

子爵爵  舊作子爵彝。見同上。

倫按舊釋[?]為飛爵形。以爵為雀也。然此絕無鳥形。以天黿之[?]例之。此亦象水蟲之形也。乃[?]之壞爛耳。說文黿之籀

文作[?]。頗與此近。疑此即黿字。借為孫也。

白大爵  舊作白干爵。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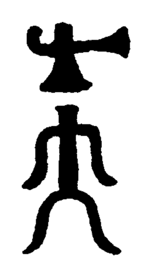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白干。謂大為干到文。疑非是。歸父盤大字作大。邾公華鐘亦作大。然則大亦大字。白大猶伯大。蓋人名。然大人一字。盂鼎易[?]𤔲王臣丨又二百人。白人鬲千又五十夫。倫以說文𧇭從虎[?]聲。讀若隔。[?]從豕鬲聲。讀若[?]。[?]為系之轉注字而從[?]得聲。[?]從女[?]聲而訓難也。必非本義。疑[?]從女即從奴。蓋奚之轉注字。猶系之轉注為[?]也。奚則係之異文。然則鬲為[?]之借字。白人[?]猶白人奴。白人蓋族名。此豈即盂鼎之所謂白人與。

家爵  舊作家形立戈爵。見同上。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宀。[?]形。廟也。豕形。牲也。立戈形。銘功也。或云。立戈。止戈也。飲不及亂。戒興戎也。倫按舊釋宀下豕形。孫詒讓疑家字。尋說文家字從宀豭省聲。昔人說家字者。如周伯琦段玉裁均以為豕居。則王紹蘭徐承慶唯遹作之矣。嚴章福于鬯以為從宀從亥。蓋據於[?]說文亥下謂從二人一人男一人女從乙象裹子咳咳之形。不悟亥為荄之初文。而干支之字許說皆誤也。吳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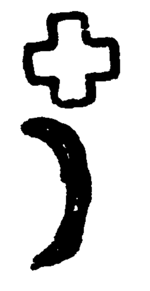
徼以為從宀從豕凡祭。古文豕，古者庶人無廟，祭于寢，陳豕於屋下而祭也。不悟君舊稱家，謂庶士庶人無廟，而以大夫始有家也。家有廟也，周禮家人注：家謂大夫所食采邑。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家邑，大夫之采地。故詩毛傳謂大夫曰家也。葉[illegible]偏謂家必為形聲字，若是豕居，則此圖語亦不可釋。知家為亞為之特注字。此作家戈。與[illegible]文之爵，見攈古錄一之二、三[illegible]同。或作器者為造戈之業，都或家中得立戈以表其為有武功之貴族與。

殺人爵　舊作橫戈子爵。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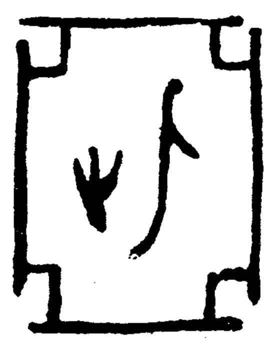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橫戈形子。然金文戈字皆作[illegible]，論之寶器亦然。此作[illegible]乃象形，類於舊釋子荷戈彝之[illegible]。見攈古錄一之二、明是說文之戍字，而非戈字也。戍為斧鉞之斧本字。戍刃大可以斬首。此[illegible]即人而無首者。金文大字亦作[illegible]，無作[illegible]者，而此在戍下，以刃置大上而無其首，明已斬其首也。爵作此文，必非泛以殺人書於器。疑作器者如清代所謂劊子手，乃司殺者也。

亞尊　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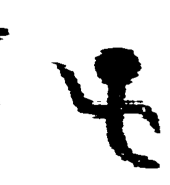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亞丙。然金文丙字無如此作者。說文有𢎘字。王國維謂即儀禮既夕禮有柲之柲本字。鄭注：柲，弓檠。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蓋柲所以輔弓，形略如弓，故從二弓。其音當讀如𢎘。𢎘下曰謂初文當如亞文奏敢作[illegible]。倫謂此即弜之初文也。今說文音其兩切，在羣紐，𢎘音奉紐，古讀歸並，並羣同為濁破裂音。聲轉耳。其特注字為檠。其兩切即檠之音轉。尊文作此，蓋置器者以造弜為業也。

賓尊　舊作亞此攜尊。見同上。



倫按舊釋亞此。倫謂此說文之㝘字，乃賓客之賓本字。賓則頒賜之頒本字也。㝘本作[illegible]，從宀從卜從人。會賓客至，主人臨地而迎之。止於宀中也。甲文多作[illegible]諸形。今文賓字所從之㝘，史頌敦作[illegible]，王孫鐘作[illegible]，盧鐘則徑作[illegible]。皆與甲文同。唯[illegible]二字最為具體。蓋從𠙴表一人自外入室。𠙴則宀內人伏而迎之也。今日本舊俗猶如此。甲文又有[illegible]字，[illegible]字從女，即儐字。女為奴之初文。儐在主客之間，猶今以侍者介客入也。㝘客賓一字。甲文作[illegible]，從口者。口為鍰之初文，非口舌之口也。從鍰與從止同意。古者客至，脫屨於戶外，特篆形似口。口均在內耳。此與[illegible]同形。器作此文，疑作儐者所造也。

子庚卣　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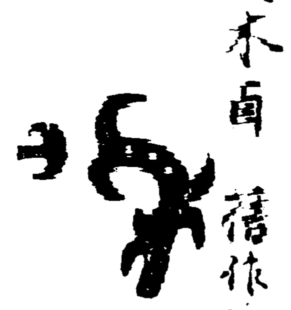
器蓋



蓋器

倫按此蓋文作子而器文作[illegible]。舊釋[illegible]為庚。蓋是也。疑器蓋二文合表一義，則為庚子。庚為矦之借字，矦為候之初文。庚子亦今所謂私生也。若器蓋二文各表一義，則子為氏族，庚為射的。作器者蓋造庚者也。

伐木卣　舊作𠨘鉞卣。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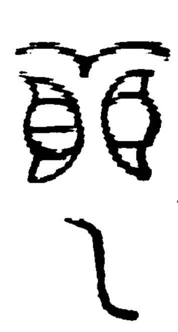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𠨘鉞卣，非也。倫謂卩為斧斤之斧，斧為斤之轉注字。父斧音非紐，古讀歸封，斤音見紐，封見同為清破裂音也。斤字金文率作[illegible]，甲文則作[illegible]。此與甲文形同，蓋子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知今木工所用斧皆作[illegible]形，而浙東所用斫柴之具則作[illegible]形，即此也。[illegible]為木之初文。以斤向木，是伐木也。此蓋即說文之析字。卣文作此者，蓋製器者為木工也。

亞𠤳蓋　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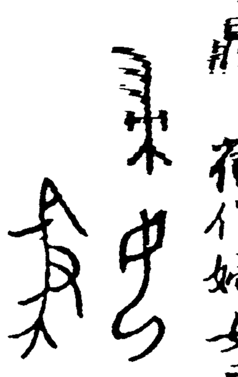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亞形中𢀛。倫謂[illegible]即[illegible]，為𢀛之異文，從丌戴甾，即僕字也。說文之僕，從人菐聲，乃菐之後起字。菐則史僕壺僕字之異。𢀛甾為皿耳。蓋辛為辠人。古代以被俘於異族之人為辠人，而使事賤役，故從辛戴甾，即以表執役。後更增廾，後復增人。於形益繁而義不增。唯亞尊之[illegible]亞卣之[illegible]增酉及其於義為增。蓋明僕之所事。兼言其洒埽且侍酒或造酒也。甲文作[illegible]，從辛從[illegible]。從[illegible]從火。[illegible]即說文之丮字。火則土之異文。公伐郘鐘有[illegible]，從臣。臣為被征服而受繫者。春秋傳所謂男為人臣也。金器文多言賜臣若干人，蓋釋所俘以給事。故古之賜臣，猶清代之給奴。知金器文作此圖語者，或表貴族有家有臣。作器以記勳伐而示榮顯，或為人僕者所製器也。

朙乙等　舊作明乙等。見同上。



倫按舊釋明乙。楊沂孫謂[illegible]象眉冒形。倫謂此說文之𥃩字，[illegible]者吳善述以為象目圍是也。說文曰：讀若書卷之卷。則此即今杭縣所謂眼圈者也。等作此文，疑作器者乃眼醫。古以此為圖語，今舊式眼醫猶畫眼為招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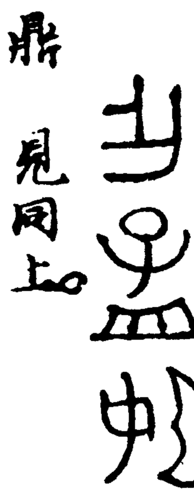
帚女鼎　舊作婦女鼎。見攈古錄金文一之二。



倫按舊釋婦女彝。孫詒讓謂彝疑叙。倫按甲文每以帚為婦，如帚妌帚好是也。蓋婦從女帚聲也。此文作帚女。若釋為婦女，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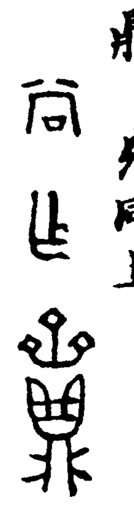
如徑釋為婦矣。倫謂帚為埽之初文，與彗一字。婦鼎有𡚸字，從㠯從埽。帚之本字得聲。字所從得聲者也。詳疏證。甲文婦具彗字所從之𠃬，即此變省。從木持帚，帚字所從之，亦此變省，非從𠂤中也。從又持木。明是埽事而非埽具矣。詳疏證。今說文以帚為糞，以彗為埽竹，而音讀亦殊。由失埽竹象形之本字，而方土音異，遂生歧說。抑古無有動詞，為動詞本有之名詞失，而轉以後造之動詞為名詞。故遺彗為埽竹矣。帚與小篆之帚，似同而實異。蓋帚以象埽竹而以所以束之。今杭縣所用之薆帚，正有竹管之形，與此近。本則如木下之木。蓋用後到置於地，有鑄以承之也。鼎文帚女當讀為埽奴，以此名詞為動詞也。叙則其名矣。

孟姬鼎　見同上。



倫按此當讀孟姬作，謂孟姬所作器也。古今語法之異耳。

尚鼎　見同上。



倫按齋即說文之齋字，從鼎從皿。鼎皿皆盛器也。

陾尊鼎　舊作尊鼎，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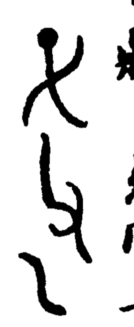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作尊彝。然陾從𠂤從𡏳。說文雖無此字，而𩇯為從䌌得聲，可作䌌字也。𡏳自即說文之𡏳，亦即尊也。倫以古尊章加尊……

二七～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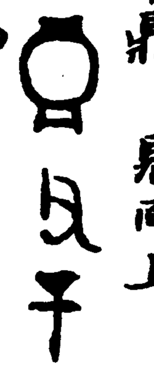
二字通假，謂隣蓋隣之特注字。此則借為奠也。尊奠聲同真類，實屬一字。詳疏證。而酒尊之本字乃鐏也。古以尊音精紐，鐏音從紐，同為破裂摩擦音，借尊為鐏耳。此當讀本義奠從廾從雞之初文作𢍭者從木。蓋從廾奉雞。奉奠蓋即今𢍭之異文。其義當訓為宗廟常器。此本非許慎原說，蓋呂忱或校者據金器每有此字，而廣雅釋彝為器，乃加此訓。金文借彝為器，甲文彝字作𢍭𢍭。蓋從收從雞之初文得聲，為彝之特注字。彝音喻四紐，雞音見紐，同為舌根音也。器之本字當為皿。音在溪紐，亦舌根音，且與雞同為舌根破裂音。故得借彝為皿。

父乙鼎　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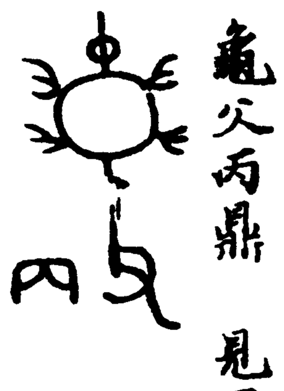
倫按此者父乙之族氏也。

父辛鼎　見同上。



倫按舊釋𠙵為鼎形，孫詒讓疑豆。倫疑此鼓之本字，即說文之壴字也。父辛鼎有𠙵字，甲文鼓字所從之壴，皆與此一字。鼎文作此，蓋作器者業遠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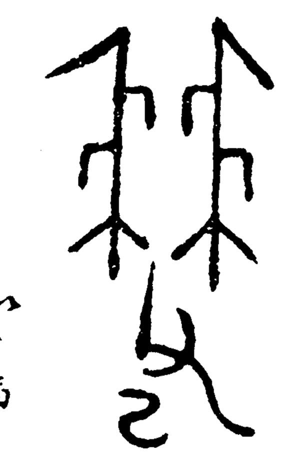
龜父丙鼎　見同上。



倫按龜是父丙之族徽也。商人以干支字為名，而商代以龜卜，則此器為商代業龜之族所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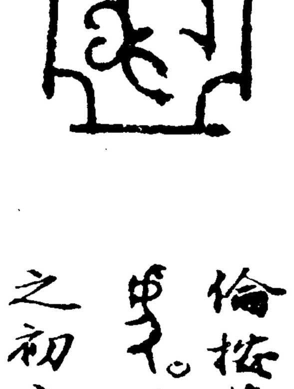
二九～三〇

秝父巳鼎　見同上。



倫按說文，秝，稀疏適秝也。然非本義，亦非許慎本訓。秝實禾之異文。說文秦之籀文作𥠻，甲文有𥞥，即說文之𥝩字。蓋從人稱聲也。兼秉亦一字。詳疏證。𥠻其證也。鼎文作此，蓋禾為農作物，此以為農事之圖騰。作器者蓋神農氏之族，後世有禾姓者出於此。

虎鼎　舊作卑禾鼎，見同上。



倫按舊釋卑禾，非也。亞中是虎字。彔伯敦作𧆞。師寰敦作𧆞。甲文作𧆞𧆞。可相證也。𠂤為說文之虍字。虍非乎甲。乃祖之初文也。甲文有𧆞。與此同。尤可證也。此即說文之虐字，從虍虎者捕虎也。說文訓為殘也，非本義，亦非本訓也。古書墨子作玉殺之。殺是本字。虐是借字。虐即得聲於虎，虎音曉紐，殺音審紐，同為次清摩擦音，也。此虐借為殺之證。虐之本義止為捕虎，引申則為捕止之義。鼎文作此，蓋製器者業捕虎也。

虎父丁鼎亞中作𧆞形，則以虎為族徽者也。

太保鼎　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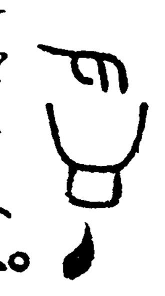


吳式芬曰：盟疑鑄字。倫按齊侯敦有𠈃字，與此同。此泐耳。今𠈃彝𠈃字即負子，即負之初文。轉注為負。從人貝聲。金文卑作𠈃。蓋𠈃之變省。惟司寇良父敦作𠈃，鄦侯敦作𠈃。與說文同。說文又有古文作𠈃。蓋從子八聲。說文又𠈃為古文孟。蓋古文經傳以為孟字。白家父作孟姜敦，孟字作𡥆。八在子上，可證也。𠈃為儒孤穀之轉注字。今人呼孺子為寶寶，亦𠈃之本字也。然保為從人𠈃聲矣。此從王，王為先之與轉注字。從火。二聲。二即上字。詳疏證。保從王為無義。倫謂盟此從壬癸之壬，非王字也。壬者任之初文，實𢦏之諱省。𢦏為負。保為負子，語原同也。故𠈃保皆為雙唇破裂音。保聲幽類，壬聲侵類，幽侵則對轉也。然則此蓋從保壬聲，為保之轉注字。𧷭即𠈃。𠈃決非鑄字。甲文有𡨦。羅振玉釋寶。龔尊之𡨦即說文之𡨦，其所從𡨦與𡨦同，但皿下又有火耳。寶𧷭一字。𧷭𡨦實非一字。說文𡨦下訓屬也，為漢令中𡨦字。此非許慎原訓也。𡨦為寶之異文。詳疏證。然則此本當作𡨦，譌增𡨦字柱上。金文多此例，說文中如碧之從玉又從石，亦其例也。太保𧷭猶他金器之言𡨦字矣。言此乃太保之𡨦器也。

或從子，八象負子所以系子者。即說文保之初文。本有象形之𠈃字，以變為篆文，形與負之初文作八者同，乃作𠈃字以別之。

爵　舊作子形足跡鼎，見同上。





倫按舊釋手形。舉足趾形。吳式芬引許印林說足跡形。未確。吳縣曹氏爵釋古文主。鼎下用火是也。孫詒讓以朱筆規於四字之旁。蓋取此釋也。倫謂冂是說文之𠙴字。𠙴是說文之皿字。亦即說文之凵字。凵無足耳。凵𠙴止象中陷而可容物之器。有足無足非刻定也。丶亦決非足趾形。然亦非主字。主為炷之後起字。丶為燭之初文。說見丶。庚爵𠙴畫已然之燭所為火形。有如是者。燭則不能得為曲而上細下大形也。故倫以為火之異文。置火於器下而手在器上作相物狀。亦有事於烹飪之意也。豈亦䵼烈者𠙴所為器也歟。

揚齍方鼎　見同上。



孫詒讓曰。說文𠦶部。齍。等也。從齊。妻聲。皿疑別為一字。吳大澂釋為揚妻皿鼎。倫按揚字說文所無。以音推之。蓋狂獷之轉注字也。齍皿當為𪇵字。此說文齍之異文。揚齍者。齍為器名。揚是作器者之名。鼎者字本款作齍鼎。而書為𪇵。因復加鼎也。金文譌書。多有其例。齍鼎與尚鼎鼒字同例。彼從𠦶聲。此從齍聲耳。

旅彝　見同上。



倫按金文多言作旅彝。說文旅下曰。軍之五百人為旅。然非本義。亦非本訓。說文說解中類此者皆呂忱或校者之詞。固多其證矣。旅從㫃而聲。詳疏證。故為旗竿。義當屬於旗。倫猶未得其義也。今所謂侍侶者。本字為侶。侶後起字為儷。侶亦其異文。轉注字也。侍侶之義。旅於此為不當論。語。季氏旅於泰山。實以聲同魚類借為禷字。禷。祀也。見說文。而禮有祭彤祭器。則此是祭祀之器。帛女鬲帛女作齍鬲齍鬲或是齍字。為齍之異文。亦或齍為齍齍。則齍鬲猶禷彝矣。又疑旅讀為旅行之旅。今所謂旅行者。皆古之使命。其字即使。使從吏得聲。吏旅則音同來紐。是旅得借為使也。說文使下次以伶儷傳信諸文。伶儷音皆來紐。與吏音亦同紐。或詩吉人之令。韓詩作伶。云。使伶也。是使伶為轉注字。說文訓弄也者。非本義。亦非本訓也。說文儷下訓棽儷也。亦非許原訓。儷自當為丽之後起字。於以字次言之。或儷亦使伶之轉注字。則此旅字借為伶為儷。而義皆如今所謂旅行。旅彝。如今所謂行𣓨與。

從彝　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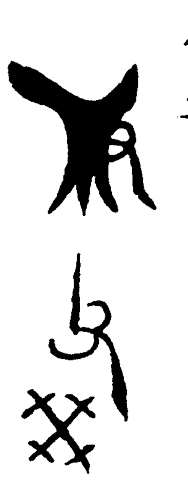
倫按𡛷姬彝文曰。作姬彝。謂姬姓所作彝也。此與彼詞例相同。廣韻。漢有將軍從公。則從為氏族之名。此豈從氏所作器與。

丙父癸彝　見同上。



倫按丙兩一字。丁山謂兩象權形。出於古之泉幣是也。計重起於兩。古幣字兩作冂。合二冂為兩。故兩字象其形作𠔃。為計重器之一種。秦權作∩形者。蓋擴其形而為之。鄦侯𣪘𣪘丙字作冂。西似古幣形。而𡌂鼎易貝馬𠔃與此正同。丙兩特同陽類。是丙兩同字之證也。此文冂在父癸之上。蓋作器者以造權為業。而此為其圖語也。

父癸彝　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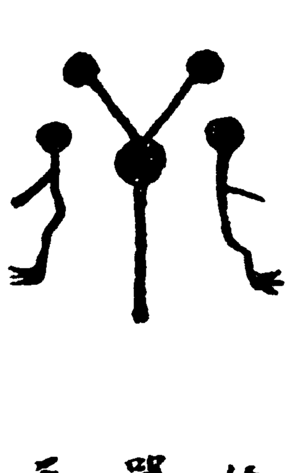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手持爵形。說文爵字所從之𠂤。實由此而譌。彼所從之𠕁為有柱者。故多𠕁形。𠕁乃兩柱對峙平面正視。故僅作一𠕁柱耳。然爵為飲器。有形可象。因象製文。不勞增手。況𠕁乃釀酒之釀本字。釀則酒母之名。詳疏證。豈得復讀𠕁於𠕁旁。而以為飲器之名。蓋說文之爵。實是圖語而非器名也。持所𠕁於𠕁。則是奇人進酒之義。作器者其有事於此乎。此有𠕁者。蓋以足已見意矣。

父癸彝　見同上。



倫按此蓋文也。器文亦然。舊釋手執勺形。𠁣為皿缺其右者。非勺也。從手箸皿邊。而皿復缺其右。未能詳也。

單彝　舊作單子彝。見同上。



倫按舊釋𠬞為子。實二人耳。金甲文向背固不拘也。𤰈字舊釋為單。嚴可均謂單當從車省。王筠據穆天子傳。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圜喪車。是曰囧單。疑單有車義。其他說者多家。均無足取。宋人釋單為車。倫從其說。單之形由𤰈。車且丁爵。車𤰈。車卣。𠦄。中𠂢尊。而有𤰈。說文之𨊥。亦與車為一字。知者。邵鐘之𨊥。所𣪘𣪘之𨊥。前人皆釋為𨊥。邵鐘之文曰。余𨊥甚武。此與公伐邻鼎之攻𨊥無敵詞例相同。攻𨊥即攻戰。公伐邻鐘作單。說文戰字從戈從單。則𨊥為單之異文可證。散盤作𨊥𨊥二形。猶可見其為尚未盡失圖畫性之車形。蓋𨊥須對面視之。若車向我而立者。其𠂢即𤰈之𤰈。𨊥之長。乃𨊥𨊥之衡軛也。形有變耳。日為車箱。即輿也。一即軸也。丷者伏兔。即𨊥也。○○者兩輪。𠦄則其為𨊥者更簡而興。後之軸直者而曲之矣。由𨊥之變則為𠂢𣪘之𨊥。內而反之。遂似於口。於𠦄鼎作𨊥。曰而圓之。則為說文之𨊥。𨊥兩輪由○者而∨之。∨而𠯑之。譌而為吅矣。若王母鬲之𨊥。盂鼎之𨊥。則為連字。從辵之字。金甲文亦或作𠯑。从口古字。乃展之初文也。𠯑車音穿三。古讀如含。則在審三。𨊥音曉紐。審曉同為次清摩擦音。單或讀如善。或如蟬音

皆禪紐。禪與穿三審三同為舌面前音。其聲轉之跡亦可證車單嘼之為一字矣。今單音入端紐。都蓋由穿轉知而入端也。此作□（者為）之有變。單伯編鐘單字作□。揚盤（敦）猶作單也。此與求史尊之□車白貞甗之□車。蓋為一事。則此非即□也。此或旅行之旅行本字與。或此為乘之異文。若如前說。則器作此文與旅彝史秉尊白貞甗皆同意。

父辛解　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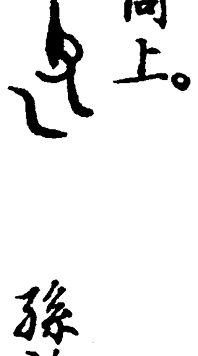


倫尋爾雅。行。道也。明衍有死人。謂道有死人也。呂氏春秋。桃李之垂於行者。與雖道之遺於道者對文。亦行為道路之證。皆衛衡之字皆從行。文癸鼎作之□。右鼓作□。著人或止於行中。其意更明。行與阡陌之陌本字作十者是一字。非虛而十實耳。阡陌謂田中之道。故田畝字皆從之。行音匣紐。十音禪紐。同為次濁摩擦音。音由舌根轉為舌面前也。器作此文。蓋作者之業在治道也。中道之衢字正從此。

謂象古道兩崖之形。羅振玉說象四達之衢。說文訓□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非疑即行字。倫按許說是也。

父乙解　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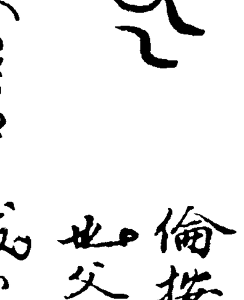


孫詒讓曰。父乙舉文略同。彼釋為舉字。倫按（舊作）父乙舉（舊釋）文作□。

三五~三六

舉與此一字。然不非舉字。倫疑此為說文之雈字。鳥有毛角。甲文作□。乃側視形。此為後正視之形。蓋父乙之族以雈為其族徽者。與父甲鼎亞中之□為側視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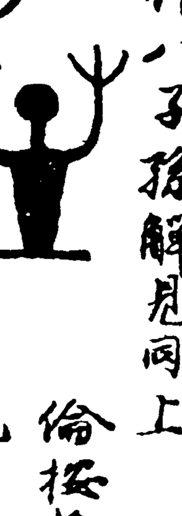
父乙解　見同上。



（且盾足自蔽之器。戈為擊人之具。倫以訓盾之戰。特從戈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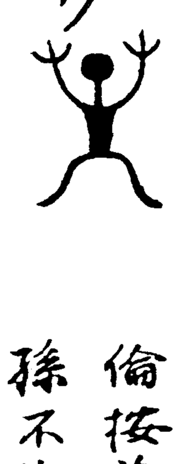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子執戈形。倫謂從大右執戈而左執盾。即盾之初文也。父辛爵之□與此同。倫疑說文之戰即此之譌變。彼訓為盾。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瞂。或謂之干。干為戰之借字。戰音匣紐。瞂音奉紐。同為次濁摩擦音。遂盾音定紐。古讀禪歸定。古讀奉歸並。並定則同為濁破裂音。蓋盾由瞂而轉為戰。戰盾之為文。可以象形。今之盾字從凡持目。目非耳目字。即盾之初文也。蓋由盾之初文與目形近。故增凡以別之。亦或盾字本是圖語。則此亦非盾之轉注字。若為盾之轉注字。而遂於盾字之源。增戈益於盾之本義無涉。若遂於盾字之前。則其為圖語更明。山海經。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持弓矢。鑿齒持盾戰。戈戰古實一器。此蓋於盾戰為戰士之圖語。

八子解　舊作八子孫解。見同上。



倫按舊釋八子孫。□非孫字可決也。古以跪者守門。見於莊子韓非書。跪者或生而殘其足。或痛而廢其足。或以刑受刖。此□似象跪者之刖形。（其所亦向上）盡其趾也。而張其指者。跪者以手行。此乃從後正視之形。子蓋其趾也。八若為說文之八字。則是臂之初文。詳疏證。於此無義。疑為說文之彳字。說文之彳亍。實乃行之省文。然跪者在道上。亦未能詳其何指。或謂此如今之行乞者。

非解　舊作析子孫解。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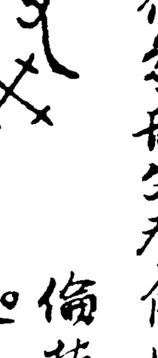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此為析子孫。而以□為子抱孫形。附會於祖抱孫不抱子。然卜辭中字。固無不釋為子之說也。張鳳釋□為俘。□為獻俘之人。非即林字。在此當釋為凡。凡者。或為祭時尸或神所凭依者。或為牲俎形。古代殺人以祭之俗然也。倫謂金器凡有非□形者。或但著此文。或并著祖辛父乙等文。最為習見。或更著某作且辛或父乙等彝字。其若祖辛解則作非□林□作且辛彝。旂僕鼎作隹八月初吉辰在乙卯。公易旂僕旂。用作文父日乙寶障彝。非□乙未敢作乙未易小子□貝二百。用作父丁障敦。非□。父甲鼎。唯正月既望癸酉。王獸于□敝。王令口執□伐□。因作父甲□彝。非□。小子射鼎。乙亥。子易小子□王賞貝十朋。□用作父乙寶障。非□。唯父甲鼎有獸伐之義。可為張說附會。然亦未能極成也。且以後舉諸器文論之。非□實為作器者之族徽。特不易詳其意義。林義光曰。古彝

（盧據說有析字器之文。□作亞中□。）

三七~三八

器多作非□子□之文。舊釋為析子孫。□象人形。俯手上抱子。其孫字甚明。析字作□。格伯敦非亦非析字。又□作□。析子鼎作□。實皆為林上抱子形。古以為銘器吉語。與詩乃生男子載寢之牀同意。非□皆象牀形。自上視之為非。旁四足象其四足。旁視之為□形。見牀字之兩足也。非亦變作□。向尊彝。倫謂林說辯矣。以為牀上抱子形。古以為銘器吉語。未可從也。以□同語比之。非如林說為牀之初文。□者□之姓也。□者作器者之名也。□疑為說文之□字。說文□扑諸文初文。本是□指事。如爪金文作□。從手而象其有所攫形。丑甲文作□。從手而象其足所扭形。□本從□而以兩掌向上承物。□□一字。詳疏證。今杭縣語持物而向上舉曰□上去。即此字也。□則本從兩手向上或向前。屈指有所攀援。即攀之初文。不從□。豈□兩手相反而有所抵持者乎。最初文直是如此。□與八子解之□。皆從大而象形也。然則牀為□之族徽。蓋作器者以造牀為業也。其後以此為小宗之氏。則非□又為一族（氏之）徽。故父甲鼎小子射鼎。銘文□涉獸伐賞賜之事而猶書此族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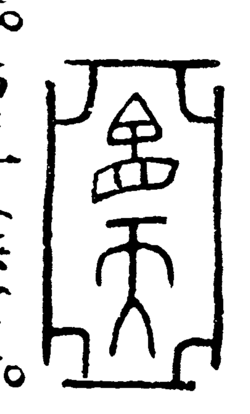
□父癸角　舊作象形父癸角。見同上。



倫按舊釋□為象角形。孫詒讓說疑匜省。是也。然此蓋□之壞文。□之初文蓋□本作□。象匜形。□變為篆文。移譌為□。後以

興也。篆形近，乃加匚耳。今匜篆亦從也。其實也為女子生殖器之名。本象其形作□。簡作□形，與匜加匚之匜字作□為最近。故篆文漸譌而為也。為也，甲文有□，即育之初文。王國維謂□即也，亦可證其變譌之由矣。而高田忠周、容庚執以為也即它字，孔廣居、王筠、朱駿聲、王樹枏、吳錦章皆以也為匜之古字，均失之矣。此蓋□匜為業者所作器也。又疑此器（□之壞文。乃□□之初文。□之初文蓋作□或作□也。詳疏證。此以□布為業者之族徽也。）

盉夫角　舊作召夫角，見同上。



倫按亞形中召夫。孫詒讓疑□為害。倫謂孫說是也。嘯堂集古錄有商召夫鼎作□、□，與此同。此夫字壞耳。說文憲字從害得聲，而說文無害字。今本說文固多後增之字，亦有遺失之文。然倫考定說文本於漢之倉頡篇及揚雄所作訓纂篇，訓纂順續倉頡。二篇皆教學童之書。說文亦為教學童而作，本二篇而變其體例。二篇所無之字，說文不為之增，故雖經傳常字，說文每不錄也。其無害字，蓋亦由此。害者，今謂目無所見曰瞎之本字。瞎從害得聲。此從害，目省聲，為害之異文。金本象形，作□□。□上象屋宇，下象基也。害字師袁父敦作□，毛公鼎作□。害叔敦殷作□□。師害殷作□，以因為家之。當作□。□知與舍一字。瞎從害得聲，而音入曉紐。舍音審紐。審曉同為次清摩擦音。又從其□得聲可證者也。今害音入匣紐。曉匣同為舌根摩擦音。音又得聲。散盤諸□出，實一字異體，亦可證也。大人夫皆一字。大音定紐。夫古蓋讀如扶。故記家扶也。扶音奉紐，古讀歸並。並定同為濁破裂音。古讀大或如杜。故淮南子記宋諸大與下韻。（說文之于并實一字。于并則大夫之異文也。詳疏證。）冒鼎□錫五夫用百乎，即謂此五人用百鉻也。大鼎之善大，即膳夫。□作中姜壺□字即說文之矩。□皆可證也。蓋由初文大天作□□，其形相似。避之乃變為夫耳。害夫即害人。古代言□通詩。周禮有上替中替下替，則替人為古職業之一。猶今算命卜課之瞎子矣。此□替者所作也。

亞□爵　舊作亞舟爵，見同上。



倫按舊釋□為兕觥形，□為舟形。孫詒讓疑□字皆非。□即廣雅有角曰□之□，為說文𦍒之初文□字。此人名也。□與非□一字。蓋𦍒亦以□為業者也。

亞乙爵　見同上。



女壬爵　見同上。

倫按舊釋□為□。倫謂此從羊從糸，與羖同字。故甲文作□。亦用為羊。此言牧羊乙家也。



吳式芬曰：□持□形，蓋古史字。□酒之象。女，母省。倫按舊釋□為媿。孫詒讓謂□疑□左形□是從□，非從女也。倫謂□為走之初文。從□，象走時揚手形。走其後起字也。□為鬼怪之鬼本字。亦本而異其□者，古□即可畏之畏。威嚴之威本字。古所謂鬼怪，乃山都木客狌狒之類，人形而異者也。人形，故字從人，而復與人異。故義為怪異。甲文作□□□□，從人，□聲。盂鼎鬼方字作□。從□，□聲。□即說文部首之□，於說文訓為鬼頭，則以鬼字從之，而不悟其為□□字也。詳為之說。□非本義，或非本訓也。□與說文□字所從之□是一字，乃□之異文。□音□紐，古讀歸端。東楚謂缶曰□。蓋缶為□之聲借。缶音非紐，古讀歸封。封與端同為清破裂音，故鬼音入見紐。古蓋幽類。故從鬼得聲之□在幽類。□聲之類，故鬼聲入脂類。□鬼異則一字，乃鬼神之鬼。從□，□聲。□為□人，實與尸為一字。詳疏證。媿從□，□聲，其義亡矣。此蓋女壬之姓氏也。□傳叔隗季隗□之隗。古書姓氏之字多譯音，故陳□作田，□鄉亦作孫。□說隗亦從鬼得聲，故得作隗□字耳。於說文□媿乃隗姓之本字。

父丁爵　舊作□父丁爵，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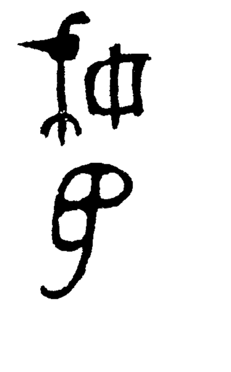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為□，亦非也。舊釋□祖丙觶文作□，父己□作□。倫疑此或□之異文。

父丁爵　見同上。



倫按舊釋饗父丁。倫謂□非饗也。字從說文之爪□，從亯，以兩手執亯。乃說文之□字。此為初文耳。甲文有□。高田忠周釋孰，是也。□亦亯字。說文孰下曰：食飪也。食飪也者作設食也。飪也，飪也者飪字之義。飪聲侵類，孰聲幽侵對轉。古書或借孰為飪。其實生孰字當為□。飪則□之轉注字。□則亯之轉注字也。亯為孰物之義。亦煮之初文。說文□下曰：一曰鬻也。此因校語也。然必有所因，而鬻非其義。夏敬觀謂鬻從米得聲，米聲脂類，□聲真類，脂真對轉，以聲訓也。孫詒讓謂鬻為煮譌。孫說為長。煮音照三，□音禪紐，同為舌面前音也。亯從□，即說文之畐字。釜之初文也。釜中有一，象所煮之物也。物既煮則孰。古俗即就釜而食，故此從亯，以兩手執亯，置於當食之所，謂之設食。說文□，設食也。□即金文□師虎殷之□字。從食，才聲。食亯則一字。詳疏證。此從□，才聲。□即甲文之□字也。才屯一字。詳疏證。□說文□讀若屯。則□為□之轉注字也。以此知孰義為設食。此器作□者，與亯爵作□亦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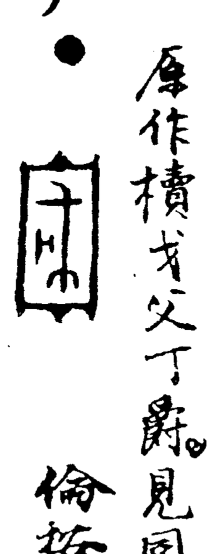
□爵　舊作立戈中□爵，見同上。



倫按舊釋中為中，於𠬝無釋。孫詒讓據無妣劍妣字與此相似。疑此是妣字。倫檢說文。妣，婦官也。然羅振玉據叔高父匜釋為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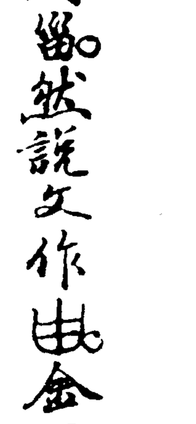
中妣匜。謂妣乃女姓。即詩美孟弋矣之弋。倫謂孫羅二說是也。𠬝疑為子之壞文。𠬝為羽翼之翼初文。於枝葉之葉初文形亦相似。今見於金甲文者作[illegible]。孟鼎。趩尊翼之省。詞例與書越若來三月。漢書王莽傳越若翊辛丑相同。則翊字所從乃羽翼之翼。從日翊聲。說文之翊。翌與昱從日立聲同。翊即翊之異文也。此文作於妣下。蓋妣其姓。子其名也。

父丁爵　原作横戈父丁爵。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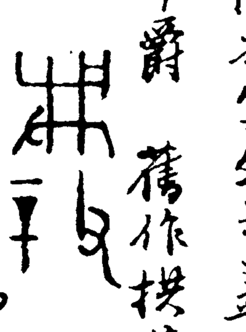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illegible]為戈在櫝形。倫謂𠂤是說文之𠂤字。𠂤即今所謂袋之本字。此為作戈字之囿。謂戈字者。非也。戈字金戈韜之也。以字冒其鋒刃耳。此作[illegible]似弁鑄而貯之。蓋囿勢使然。取其意亦非但為戈字。乃作𠂤宜為橐者之囿。謂𠂤疑亦兵器。或即說文斯之初文。斯即今之槍字。初文作片。

父辛爵　舊作甾父辛爵。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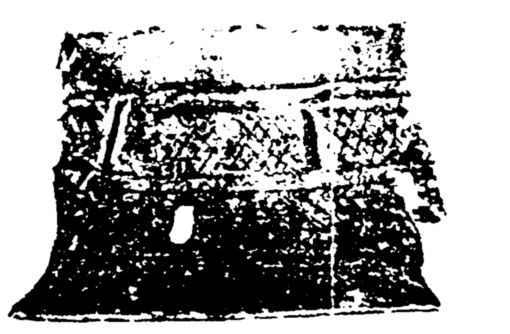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甾為甾。然說文作甾。金甲文作[illegible]。實乃[illegible]之[illegible]。即今南方通用之鉢頭。其形作[illegible]者也。鉢為缶之聲轉。缶為甾之轉注字。故東楚謂缶曰甾。此非甾也。倫疑為說文之畐字。羅振玉所引父辛爵畐字與此同。羅釋為福。其實畐當讀本字。父辛蓋以造畐為業者。故作器書此文也。

父辛爵　舊作拱井父辛爵。見同上。



倫按舊釋[illegible]為兩手拱井形。非也。此即說文之與字。甲文作[illegible]。羅振玉謂從般。象二人相授受形。知從般者。以般從月或作舟也。知與字從般者。以受字從舟知之。般亦舟也。所以盛物。鄭司農謂舟若承槃。是般與舟一物矣。倫謂說文訓與為黨與。非本義。與為舉之初文。亦舁之異文也。說文。舁，共舉也。實當作共也。舉也。舁共一字。共為扛之初文。扛者。一人不足舉之。必兩人而後舉。故舁從臼得聲。臼聲魚類。共在東類。扛讀如扛。扛聲入陽類。與魚為對轉。舁。說文共之古文作[illegible]。亦是形。亦與舁音不別也。舁與鼎音同。喻四。與從舁從月。小篆作[illegible]。由金文作[illegible]而譌。[illegible]者。高田忠周以為從升持籠。備謂齊子仲姜鎛作[illegible]。蓋從[illegible]升聲。為與之轉注字。或[illegible]乃譌并[illegible][illegible]而一之。[illegible]為[illegible]之譌也。月為槃之初文。非舟車之舟。說文。槃。承槃也。古文從金作鎜。承槃即儀禮[illegible]之槃。鄭玄注。謂豐形似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今杭縣良渚鎮出土黑陶[illegible]



即其物也。古始定角為酒器。而後製酉形猶銳其底。故父丁爵作[illegible]。父丁方鼎作[illegible]。甲文酉字亦多銳底。酉即金器名卣者之本字。銳底不可立。故必以豐承之。山西萬泉縣出土之[illegible]。正其遺制也。豐之象形文變為篆文。遂與舟混耳。凡從槃者。豐之形大者。并盛飲食之器。如陝西寶雞縣出土之斯禁。其所盛尊卣壺勺。禁長周都十餘寸。其形亦長。而與良渚鎮之豐大小相距甚遠。然其製文飾相類。其器以金。檢說文。槃之古文作鎜。從金。而禮記引湯之盤銘。銘者。錄之轉注字。錄為刻鏤之鏤本字。盤有銘文。其器為金製可知也。周禮凌人共夷槃冰。鄭玄注。漢禮器。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然則所共乃所以冰尸。其製形亦不小。然寶雞之禁。形亦長。周尺四尺餘。廣半之。深尺餘。一禁猶非一人所能舉。蓋以所盛。其必共舉可知也。故與字從之。此乃與之壞文。審之可明。爵文作此字。蓋作器者有事於此。知不從般者。般從槃之初文得聲。為今杭州人言扳之扳本字也。

豕形父辛爵　見同上。

倫按戊辰敦豕字作[illegible]。函皇父敦作[illegible]。甲文作[illegible]。證以上錄家爵之象形豕文。則此似非豕字。而為長耳之獸。其為騾或驢。與父辛之族徽也。

父癸爵　見上同上。

倫按舊於八無釋。倫疑為說文之几字。或象構架之形。或為斧櫝之櫝初文。作器者蓋業此者與。或為說文之冂字。古文冂作同。冂形正與此同。

貝父乙爵　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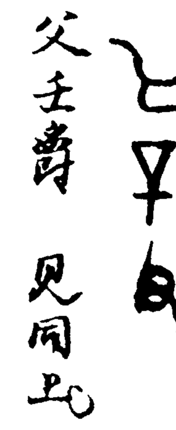
倫按此蓋取貝者所作器。貝氏之族徽也。

父乙爵　見同上。

倫按舊釋[illegible]為孫。然倫謂是兒之異文。傳卣甲子字作[illegible]。宗周鐘有[illegible]。容庚釋兒。實說文孳字之異文。甲文作兇兇兇兇兇兇。兇兇兇兇皆為兒字。又有[illegible][illegible]二字。唐蘭以為到書者。傳卣之[illegible]。宗周鐘所從之[illegible]。或其[illegible]。即[illegible]之變。此亦其變。蓋兒從囟得聲。[illegible]與甲文同。而其下乃作[illegible]形者。囟音心紐。子音精紐。同為舌尖前音。兒為子之轉注字。干支字本皆假借。故金甲文或作甲兒。此蓋倪姓之族徽。

庚寅本切韵殘卷。支兒。說文作此兒。兒即甲文之兒。[illegible]也。甲文[illegible]

辛父爵　舊作器形辛父爵。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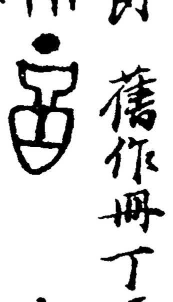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為器形。實即說文凵字之異文。作器者以造山為業也。（辛父當讀為父辛。）

木父壬爵　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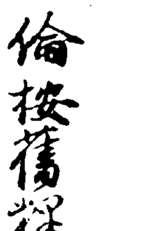
倫按器文作木者。蓋以植樹為業者所作器。木樹為轉注字也。或與伐木自同意。木工所為器也。木姓蓋出此。父丁爵同此。

丁酉爵　舊作冊丁爵。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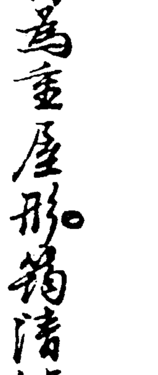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冊為冊。倫謂此柵之初文。即說文之侖字。今說文之侖訓思也。乃倫字義。侖從亼。亼為極之初文。詳疏證。則義必與屋宇事有類聯。而從書冊字不得會意。甲文有□。葉玉森以為柵字。是也。說文。柵。編樹木也。□正象其形。蓋初作柵者。止編生木為之。故從三木立。而一象所以編之也。今字作柵。而借錯木作從木冊聲。應當本木部。孫詒讓則作冊有聲。冊音穿二。刪音審二。同為舌尖後音。柵固可從冊得聲。侖或從亼冊聲。然況乾一考古音侖多歸。說文古文為侖。亦為倫實音同來紐轉注字。則此從是。說文。侖。門遮也。蓋侖實為柵之轉注字。古書侖刪連文。亦可證也。柵冊同為編木。其語原當同。則冊古音蓋如刪。故古時借書為冊。音同審紐也。至□變為篆文。與冊相混。故刪姍柵等字皆從冊得聲。亦可也。□與刪姍聲皆元類也。轉入真類。則讀力屯切矣。侖蓋□之後起字。以篆文相混。乃增亼以定之。亦或為□之譌也。器文作此者。蓋造柵者所為器也。丁酉乃作者之名。

祖癸爵　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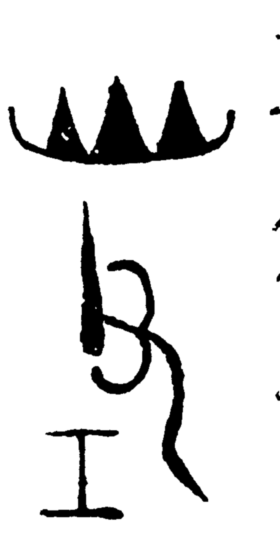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為足弦形。實乃說文之止字。止為足之異文。足連雖為形耳。爵文作此者。蓋作器者之姓也。戰國策有足強。其以足為姓者。疑以善走得也。日本有足利氏。日本民族多出於中國。或足氏之後也。

鬳爵　舊作壺屋形爵。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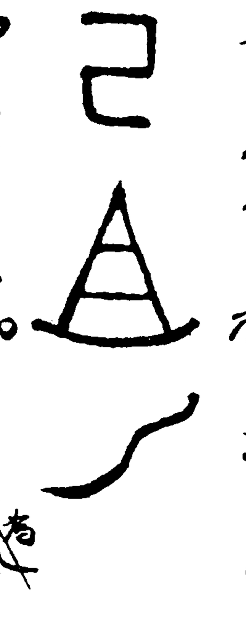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為壺屋形。猶清儒頻為元紫。孫詒讓非之。蓋吳榮光誤記吳式芬說。釋尹為兀也。倫謂尹是說文之虍字。□為畜之異文。蓋本作□也。畜鬲一物。此從□虍聲。即說文之鬳字也。□即說文之亯字。器文作此。蓋作器者業鑄釜者也。蓋所以烹祠。故後著亯字於下。或□□一字。□亯之茂文。從鬲猶從亯也。

父壬尊　舊作山形父壬尊。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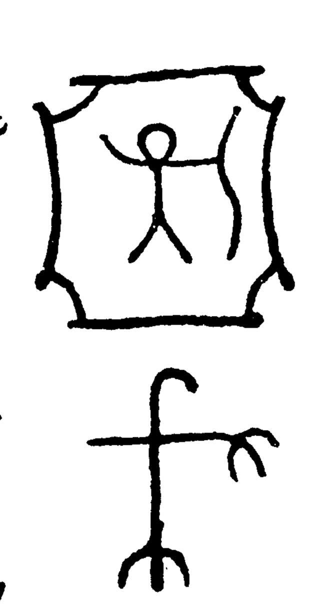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為山。倫謂此亦火之異文。甲文火字異形最多。有作□形者。此其類也。有作□□形。則與大丁鼎同。或謂此舟之異文。□象帆也。則造舟者之族徽矣。

且乙尊　舊作已祖乙尊。見同上。



倫按且乙為作器者之名。已亦干支中字。何以書於且乙之上。倫疑已是且乙之姓。即杞之省文。杞為夏後。以國為氏。後世有杞姓。又或此為說文改字之省。詩商頌箋。顧昆吾皆己姓。史記殷本紀作妲改。玉篇。妲改。晉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金器有蘇甫人盤。蘇衛改旅鼎。然則顧昆吾為己姓。蓋夏為姒姓。昆吾為夏同姓。當為己姓。或作己者。借字之譌。改則蘇姓也。此殆非以國為氏之己姓。而猶杞之姒有也。所以己卣之己。或為名。或為姓。未可定知。君舊釋已成卣之已。則與此同。

□尊　舊釋（作）子執弓形尊。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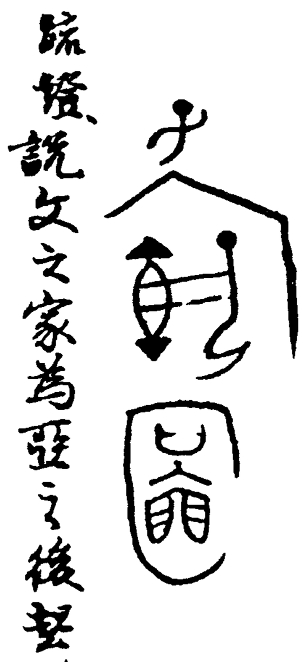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亞形中子執弛弓形。倫謂□從人執弓。即說文之□字。□乃□之譌。說文□下或體作□。從矢而毛。公鼎敔□字皆從矢。周禮射師注。故書射矢為射夫。此夫矢互之證也。□為射之異文。□音審紐。引音喻四。同為次清摩擦音也。亦射之異文。射古讀如亦。穀梁桓九年曹世子射姑來朝。釋文。射作亦。文六年夜姑。左氏作射姑。夜之使射而借夜。亦從亦得聲也。亦音喻四。喻四與審同為次清摩擦音。古音非紐。即射之轉注字。蓋此以善射名而以此為族徽者也。作此器者。則此族之以造弓為業者也。且此卣之□與此□同。

□卣　舊作旗單卣。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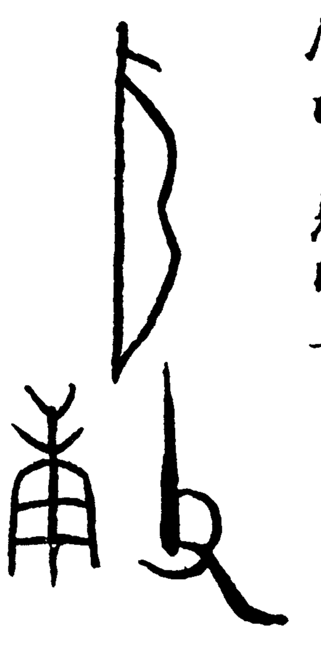
倫按旗爵單皆非也。（吳式芬曰。爵。舊釋雖。阮從吳作保彝。）此□非單字。乃畢之異文。其上之□亦畢字。今說文之畢字。乃合□□□而之。□又譌為華耳。□為鳥形。蓋文作□。可證也。□蓋□之異文。此亦取鳥者之族徽。圖騰上下以畢掩鳥而以手取之也。

圖卣　舊作子廟卣。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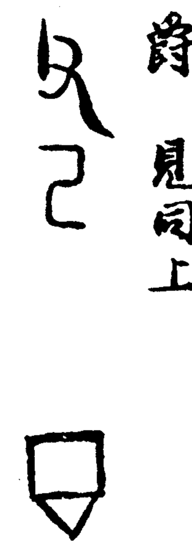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子廟圖。並𩔊決為廟字。倫以其從𩔊從冂，即說文之广。為廣之初文。亦今屋字所由名者之本字。評疏證。說文之家為亞之後起特造字。而毛公鼎作㊋。祖己觶之口為亞之異文。子𩔊㊋字所從之口亦亞字。說文寓或作寓，而𩔊為械人所舍。則𩔊與說文之圖是一字。圖者說文畫計難也。非本義亦非本訓。蓋古書圖謀字皆借為慮也。圖𩔊之後起字。故衛恆古文官書謂圖𩔊二形同，而𩔊實為面之後起字。評疏證。面者藏𩔊之所也。此𩔊圖疑即國語注庫御庫一名神倉之御庫。古書抒敦字或作圖或作𥼶。可證也。春秋桓十四年御廩災。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何休曰御者謂御用於宗廟。於則御廩是所司之名。此器作者蓋子姓而司委積者也。御廩猶御史矣。

弓父庚卣　見同上。



倫按此實為說文之彌字。於弜弭於弓。故金文以為弓字。卣文作此者，為此器者以造弓為業者與。父庚其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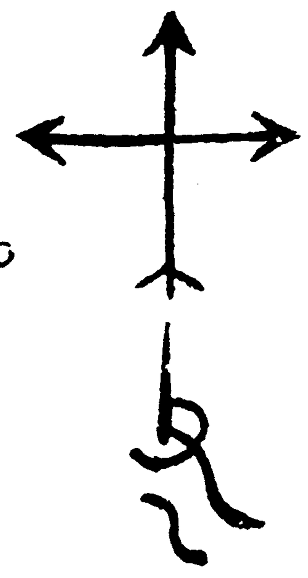
父爵　見同上。



倫按□為㠯之異文而鼎者也。

五一～五二

癸父乙卣　見同上。



倫按木為戣之初文。戣侗以為即書一人冕執戣之戣是。鄭玄書注。戣三鋒矛也。此正象三鋒而下有鐏。說文作𣑩者由金甲文變作[illegible]。其體寖為器倒植地與立於地之異也。作此器者蓋業造戣此器者與。

甲文作[illegible]。

寶毀　舊作寶敦。見同上。



說文寶之古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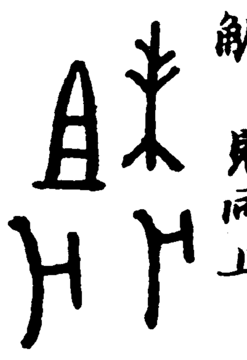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毀為敦。[illegible]嚴可均錢坫以金文戠作毀，註釋為簋。以毀為即說文之毀。音居又切也。說文毀字從述祖以為從皀從殳聲是也。皀為簋之論。簋音照紐，古讀歸端。端見同為清破裂音。故毀從之得聲音入見紐。而可借為簋字。於金器中之簋簠乃借盛器。如今盛食器中之罐而不可用以執物。而凡以執物之器，其銘文作毀者，不可釋為簋也。且如函皇父毀作毀，從簋聲。簋一字。則毀毀皆從簋而非從皀也。故倫從舊釋。蓋毀即敦之省。猶毀之本止作𣪕也。於毀從支簋聲。支殳一字。評疏證。乃打之初文。而敦即莊子試使士敦劍之敦。從支則有擊義。金文實借為簋。簋之特造字為簋。故稱簋字作𩩠。寶字說文訓珍也。從宀從玉從貝缶聲。於玉篇引聲類。瑤古文寶字。蓋由敦作㊋，𦓸敦作㊋，或止從玉。或止從貝。可見本有珍寶字。或從王宝聲。或從貝宝聲。由古戾焉原者以玉為信。後以流者必以貝為貨。故或作宝或作𡧖也。宝蓋宝之異文。同簋鼎作㊋。伯盤作㊋。止借宝字。[illegible]氏鼎作㊋。則有缶然作寶者字聲後起𩛥字。寶入玉部或貝部。故訓珍也。珍為珠之轉注字。說文誤入宀部。

父己甗　見同上。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上疑卿字。卿從皀。ᐃ疑即皀省。卿饗通。他器有享父辛亞正同也。倫按許說是也。舊釋為非。[illegible]卿為饗之初文。甲文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象兩人相向而食。至為饗。故盛禮以飯賓也。則此二人合一主一賓之意。非說文之㚅字。器作此文。非為飯賓而作器。故書此文。蓋仍與作㫃者同意。或卿有食義。此謂食器耳。

且未觚　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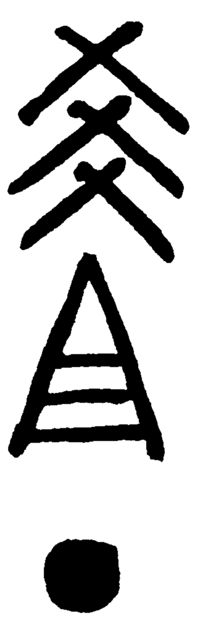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未為木是也。並木未實一字。甲文十二支之未或作木。又多書字即妹字。亦從木。木音明紐。未音微紐。古讀微歸明也。木垂枝葉為未。而周當性之木。本非兩作木也。故知木未實一字。此書讀為未。且未作夂器之人名也。𠂤為二𠂤。𠂤為爿。爿之異文。為說文牀之初文。蓋且書以造此器為業者也。

或為戉之異文。父戊爵作㊋可證也。

祖丁斝　見同上。

五三～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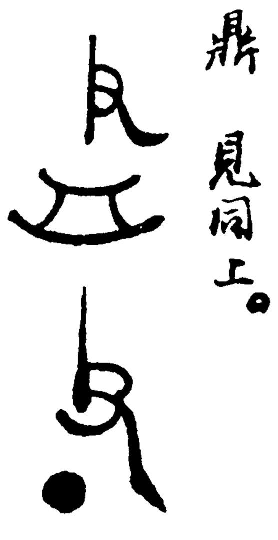
倫按舊於交無釋。倫謂此說文交之異文。甲文學字或止從爻作㸚 [illegible]。而說文之[illegible]交效實一字。評疏證。爻為極之初文。器作此文者，以造極為業者也。

寧史鼎　舊作宅史足跡鼎。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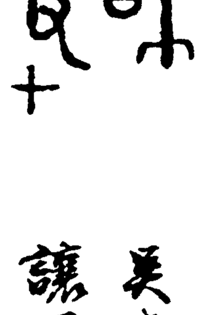
倫按此亞中復書足以字者。此寧人為足氏也。餘見寧夫角祖癸爵下。舊釋爵為之[illegible]形同此。

父丁鼎　見同上。



倫按舊釋父舟父丁。倫謂𠂤為說文之𠂢字。𠂢𠂤一字。今字作打。𠂤亼謂剌舟也。說文般之古文作般。甲文亦作般。蓋般即𠂤亼之合文也。作此器者蓋以剌舟為業。所謂榜人也。

父甲鼎　舊作立鉞父甲鼎。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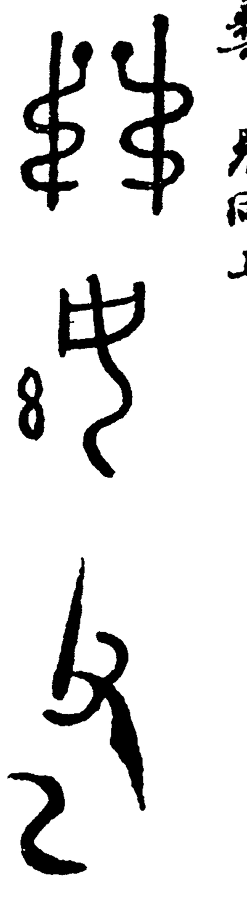
吳式芬曰。舊釋立鉞形器形。未詳其意。𠆢疑國。或疑[illegible]即咸字。孫詒讓曰。咸字是。倫按姓苑有咸姓。亞咸之後。於得姓之由未能詳也。

父癸鼎　見同上。



倫按舊釋兕形子執弓形。[illegible]爾雅兕似牛。則兕有角者也。金文已觥有[illegible]。唐蘭釋兕。或作[illegible]。見高田忠周學古發凡引。皆有角。甲文作[illegible]。說文之[illegible]所由來也。則此非兕也。要之爲野獸。此大旁作此獸。蓋父癸爲獵人。或其族徽爲獵人與。

父乙彝　見同上。



倫按舊釋孖𠃌父乙。倫謂釋從二串。或文耳。此當讀爲叔。𠃌或爲吳之異文。或爲嫙之異文。說文。嫙有守也。或非本訓。疑嫙本姓也。此作叔嫙。猶叔姬季姜也。叔嫙蓋父乙之母或妻與。此殆與[illegible]且癸父丁爵作且癸父丁者同。蓋其器爲二人所作也。此器蓋歸

余師王[illegible]先生。余曾見之。忻鐔。不知所歸矣。

器彝　舊作器作乃彝。見原同上。



倫按舊釋且戈形器作乃。倫謂此文當讀器作[illegible]。和器蓋即說文之𣪘字。甲文作[illegible]。金文鼎[illegible]作王[illegible]敦。沈樹鏞釋鼎爲鄂。蓋鼎[illegible]爲噩。讀若鄂。故得借噩爲鄂。𣪘讀若[illegible]之[illegible]陽。紐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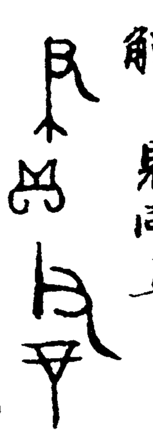
類。噩聲疑紐魚類。疑娘諧爲鼻音次濁音。魚陽對轉也。克鼎作[illegible]。歷心之[illegible]。倫以爲從女𠂤聲。[illegible]字毛公鼎作[illegible]。蓋從𣪘[illegible]聲也。以此知器爲𣪘之異文。[illegible]字金文多見。其用多與[illegible]字或厥字同。故從說文之氏字。氏從[illegible]。[illegible]十聲。[illegible]爲說文[illegible]𠂤之省。蓋[illegible]爲𠂤之初文。𠂤之象形文當作[illegible]也。𠂤音奉紐。故對注字作氏。從十得聲。十音禪紐。奉禪同爲次濁摩擦音也。古讀禪歸定。奉定同爲濁破裂音。厥字或作厥字。敦煌本隸古定尚書皆作[illegible]。而史記皆作其。其音群紐。古讀歸見。厥音亦見紐也。[illegible]。舊釋爲乃。誤。說文[illegible]讀若[illegible]厥。

且乙觶　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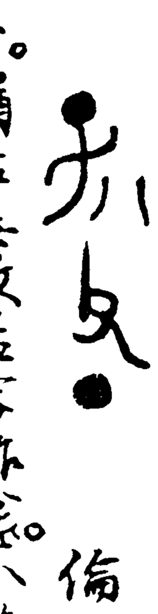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illegible]爲犧形。[illegible]爲孖。倫謂[illegible]即說文之人字。金甲文反正無別也。[illegible]乃說文之鹿字。然說文鹿字不分牝牡。而石鼓文牡者作[illegible]。牝者作[illegible]。有角無角以別之。此似爲無角之鹿。乃說文所謂麛也。此蓋[illegible]鹿者之族徽與。

父辛觶　見同上。



吳式芬曰。徐籀莊說[illegible]即[illegible]也。[illegible]貝五者。言受王錫貝而[illegible]之于彝器也。孫詒讓曰。疑貴之省。倫謂皆非也。[illegible]是說文貫之初文。所以穿物之具。本作[illegible]。[illegible]象初文[illegible]字形也。持[illegible]以穿貝。蓋貝非穿之不能貫也。父辛蓋以穿貝爲業者與。父乙爵[illegible]

父丁爵　舊作子父丁爵。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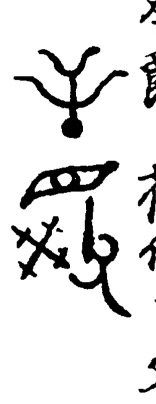
倫按子舊釋八父丁。倫謂[illegible]即說文之古文保作[illegible]者也。八在子旁。猶孟姜敦孟字作[illegible]。八在子上也。[illegible]爲保之次初文。作器者蓋以[illegible]保爲業者與。見太保鼎。

父辛爵　舊作雙爵父辛彝。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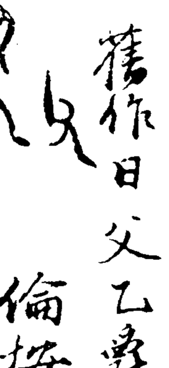
倫按[illegible]似雞形。非凡鳥也。莊子有鬬雞之[illegible]喻。豈此鬬雞爲業者之族徽與。或養雞者也。癸爵作[illegible]似同。

父癸爵　舊作目父癸爵。見同上。



倫按舊釋子刲父目父癸。倫謂[illegible]似說文之[illegible]字。然此實表人自外而至。故首向目。目亦表一人也。甲文逆字有作[illegible]者。與此實同意。逆迎[illegible]字。音同疑紐。疑此蓋周禮所謂掌訝。作器者任此職也。

父乙爵　舊作日父乙彝。見同上。



倫按舊釋[illegible]爲日。阮元。吳式芬釋爲孫。以[illegible]爲孫。阮長於倫。謂此說文之白字。白義當爲日光。張文虎說是也。然日白實一字。詳疏證。白人與白大爵同。

[illegible]盤　舊作藻盤。見同上。



倫按舊釋[illegible]爲弛弓形。[illegible]爲藻形。[illegible]爲張弓形。孫詒讓謂弛弓未墉。[illegible]。取字。倫謂[illegible]是射字。[illegible]是[illegible]字。此文或原刻誤書。或吳式芬誤摹。將[illegible]到之耳。文[illegible]當作[illegible]。與婦鼎之[illegible]是一字。說文歸字所從得聲之帚。即此字。[illegible]者商田忠周以爲王[illegible]。則爲說文之[illegible]。不得爲歸字之聲。倫謂實掃竹之本字。音讀如帚。帚則掃之初文也。[illegible]從[illegible]從[illegible]。其義亡矣。[illegible]從[illegible]聲。[illegible]一字。且帚形同也。類此[illegible]之對注字。器文當讀自左而右。則[illegible]蓋婦[illegible]字之所由來。詳本疏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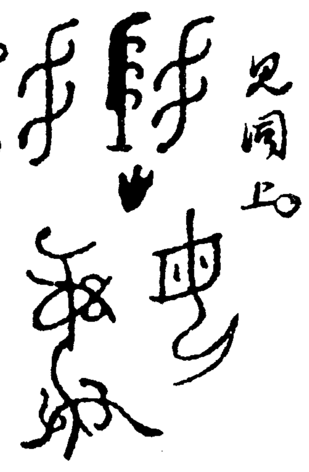
父丁觚　舊作相作父丁觚。見同上。



倫按[illegible]舊釋相。孫詒讓謂省字。倫謂孫說是。說文。省。目病也。相。視也。相從目。[illegible]詩。[illegible]。[illegible]省作[illegible]。是相[illegible]楊[illegible]之證。[illegible]音[illegible]。相音心紐。同爲[illegible]摩擦音。亦可證也。金文或作[illegible]。則所省者殆[illegible]生得聲。生音審紐。亦[illegible]摩擦音。故書王有[illegible]。史記作眚。[illegible]省爲眚。眚借爲相也。此文相作父丁者。當讀相字斷。相者蓋父丁氏族之名。荀子有非相篇。則相人之術由來久矣。[illegible]左傳書[illegible]。武梁祠離山[illegible]一曰相氏。相氏蓋出於古之以相人爲業者與。又[illegible]射飲

洒。相者人。周禮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彝此相字表其孫為相者。器作父乙書讀爲父乙作。父乙作彝。語父乙作此器也。彝爲。亡作彝。當讀為王作彝。金文此類者為相其父讀之。

母卣　見同上。



偏按舊於𡡉形無釋。偏謂舊釋諸婦卣之𡡉即此𡡉字而說文栔之契之初文。今說文與栔楔之丰從丰聲。丰手皆契約契契之初文。

釋名。契。刻也。刻識其數也。墨子吳數人之齒而以為富。列子宋人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蓋契之初文本作𡕒。故變為丰乎。𡕒則刻契之刀也。此与諸相卣諸作女者。母亦作女、好此作母、蓋製此器者。古時婦女任之典。止則其族之名。被貞作𡕒者即造契之家。說文有契字。疑初本作𡕒也。隸變而契行。𡕒亦變作契矣。

讀金器刻詞卷上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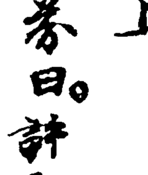
讀金器刻詞卷中

小鼎　見攟古錄金文卷一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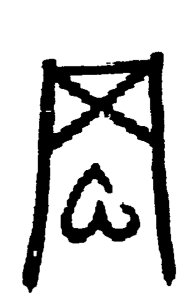
偏按舊釋小。蓋據說文也。金文盂鼎作八。宅敦作八。小子射鼎作八。甲文亦作八。然亦作小。與秦公敦同。亦作小。與守敦同。說文之小所由來也。小少止一字。皆沙之初文。禮記少儀釋文。猶小也。國語。少淺于豕字而得之王注。小也。戰國策。譔之曰摩之下。少海之上。吳師道語少書作沙。其實少即沙字也。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雛。鐵大昕邵瑛皆以匹字為疋之譌。趙岐訓匹為小。孟子音義引丁本作疋。其說謂之由頭於方言也。小也。魏石經左傳小字■古文作疋。易。需于沙。鄭本作沚。甲文有小。證以冢盤沙字作沚。■少疋皆由小變也。此器作小。金甲文皆未見。其體頗似石經古文。石經古文蓋出於漆書顯文。志所謂古文。乃晚周字書之體。蓋以竹為筆而染黍作書。故與大小篆異體。然則此鼎蓋晚周之製。惜不能目驗而定之。其作此文。義亦不可知。或沙氏之器與。

大鼎　舊作仄鼎。見同上。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按銘作大。當是夭。矢篆作大。仄篆作仄。籀文作仄。阮氏有大史戊爵作大。皆與此■異。倫按說文大大為二字。於義實無殊。然從大而頭其首。但一向左一向右。此在金甲文中乃不為異。尋夭音影紐。大音匣紐。古讀歸端。同為清破裂音。蓋以方土殊音而異讀。其實一字。此文唯一大字。亦非以頭頃為義。貞松堂集古遺文有令大彝。詳銘文是人名。而周有閎夭。夭是古不諱夭矢而以為名也。此豈作器者之名與。

冈鼎　舊作冏鼎。見同上。



偏按舊釋冏。然冈必非山字。金甲文中心字每作𢗰𢘓。偏謂此■蓋亦心字。則即惘字。然惘字後出。且在此器銘亦不得讀為惘字。偏謂冈為网之異文。此器為作网者所製。心或其名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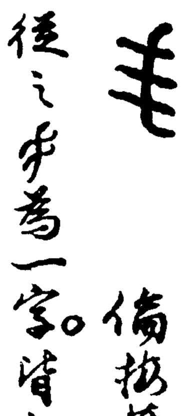
个彝　舊作介彝。見同上。



偏按吳式芬據王引之說。个即介字。謂據此知是古文。故古經典介多作个。偏謂介个金甲文皆絕異。且亦無个字。經傳之个。或借為箇。禮記之一个。屋左傳之又稱一个。馬个實介之隸省。王引之王紹蘭王筠皆主此說。是也。故禮記一个屋。書本作一介臣。國語一介嫡男。一介嫡女。如亦即一箇嫡男一箇嫡女也。箇介音同見紐。故得通用。或借為幹。幹為閒架之架本字。介架亦見紐雙聲。故禮左个右个。王筠以為■个猶三間五架之間。其實閒架皆當作幹也。此器借此一文。則既非箇之借字。亦非幹之義。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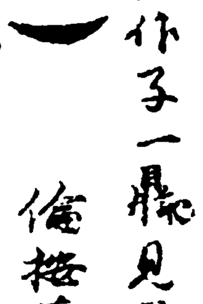
以爲此是鏃之象形文。故矢字從此。作此器者。蓋以造鏃爲業者也。

平鼎　舊作平毛鼎。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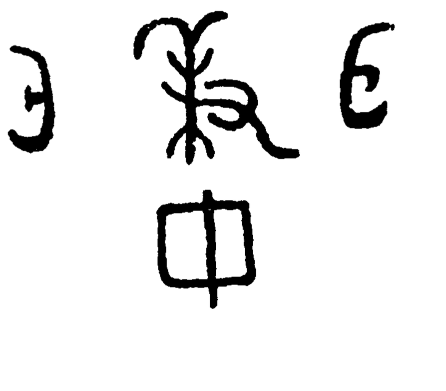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平毛。倫謂毛與舊釋許歸匜𠆺字所從之毛及毋𠧧■掛所從之手爲一字。皆梨之初文。舊釋乙毛鼎之手與此同。平乙則造犂者之名也。

子一鼎　舊作子一鼎。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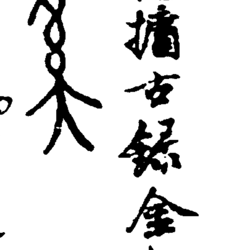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一爲一。非也。倫謂此似月之象形文。或初文地字也。知其爲地之初文者。上下字本作二一。二從地之初文。其上之短畫表在地上之物。一從天地之天本字。其下之一短畫。表在天下之物。二字於六書爲指事。指事之文。以象形之文爲體。而以符號式之點畫指示此象形之物上發生某種之事。如甘爲含之初文。從口而其中之一。表口有所含也。甲文有𣥂字。爲衡之初文。從牛而楅其角。表牛角觸人。楅之以戒也。口與牛皆象形之文。而一二則不成字。爲指事之符號而已。詳疏證。甲文二作二。一作一。則此與甲文二字所從之一正同。一蓋作器者之名耳。

東中鼎　舊作東仲鼎。見同上。



倫按舊釋巳目爲析木形。其誤易見。檢金文孫仲匜孫字耳旁作巳。毛公鼎聯字耳旁作巳。井人鐘聑字耳旁作巳。太保彝有巳。即聽之初文。甲文亦多作巳。倫謂巳目亦耳字。蓋此是耳醫之圖語。與眼醫之作𥅡者同意。今舊俗耳醫猶縣畫耳於版。縣以招人。東中之中。東省形。韓作東。乃盾之初文。東中殆其名與。或謂巳目爲盾之側形。蓋盾形非一。或圓或方。其形圓者。以清代武器中之籐牌觀之。中殺起而背有握。此ㄱ卜即握也。此爲製盾爲業者之圖語。然倫以爲於形不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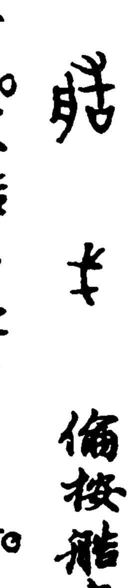
吳彝　舊作方吳彝。見攈古錄金文一之二。



倫按木在柂。舊釋庚。吳式芬非之。而吳無釋。或據盟諆庚戈戈字作𢦏。此亦弋字。倫疑木蓋車之轅軏與衡也。盂鼎車字作𨏩。甲文作𨊠。又作𨊠。此蓋車之省。器具此文。又獨在柂。蓋造此爲業者之圖語。車之製餘。非一時具備。其發明始作者即以此爲業耳。弋吳吳釋方吳。說文車下言。夏后時吳仲作車。此吾忱或據者據系本記之也。然則此吳豈即吳仲與。吳從大幺聲。幺系一字也。詳疏證。說文之吳從大絲省聲。絲籀文系字。實即祖乙卣之𢆶。甲文之𢆶也。系本是治繭者絲而絞之。非聲所吐

之本義。詳疏證。吳爲媄之初文。而係之異文也。亦如隸之隸本字。吳大澂據卣文作𡗞。文作𡗞。及此文。謂象人戴簍斁形。吳隸之役也。羅振玉據甲文作𡗞。謂從■手持索以拘罪人。林義光謂象系繫人頸而持之。倫謂吳所舉𣲹文之𡗞。與舊釋孫𣲹之𡗞。蓋一字。貞松堂集古遺文四系父丁鬲之𡗞。蓋亦此字。乃責寔毀者之圖語。卣文之𡗞與此實是吳字。甲文作𡗞者。從奴之初文。乃奴之異文。而𡗞則𡗞之異文。如奴隸之義一也。從奴不必係從系而系其首。林謂象系繫人頸。然之圖畫性象形文。直象其事物之形。此系嘗在首上不在頸也。故倫定從說文絲省聲之說。以金文證之。直從系得聲耳。

羊子戈　見攈古錄金文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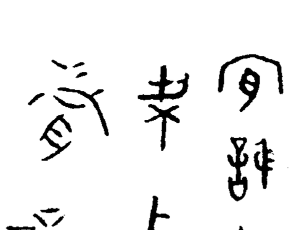
倫按舟字見說文。爲造之重文。蓋呂忱所補也。字見廣雅。頌敦有𦨖。亦從舟。然舟不從舟車之舟。乃履之初文也。說文履字從舟。然履字無從舟之理。由舟本作𣥂而譌也。甲文有𦨖。即說文之遺。又有𦨖。即說文之■遄其所從之口非口舌字。亦履之初文。蓋口象對面所見之履頭。今嬉劇中所著之靴子。其頭頗似於船頭。杭縣謂之方頭靴子。從𢍁而視其形正如此。造從辵。辵爲行走之走本字。履所以行。故從走者亦得從履。

匠　舊作奉冊匜。見攈古錄金文一之一。



倫按舊釋甘爲𡚬。𣞤爲兩手奉冊形。許瀚謂𣞤不似手形。與王主父丁尊𣞤倒順雖異。筆畫正同。彼釋龖。倫謂冉鼎之爲■甘。冉乃架之初文。若𢆶絕非手形。亦非龖字。舊釋奉冊。冉卣之𣞤𣞤之㚔。與此𣞤亦鼎匜之殊耳。檢甲文有𣞤。郭沫若釋耤。倫以耤令鼎王𣞤農■于諆田。京叔彝官司耤田。證知甲文二字乃犁之初文。從𠬞從耒。㚔㚔皆耒之初文。詳疏證。耒𣞤之几或釋爲耒。倫謂几與𣞤𣞤一字。丶之丶即說文所謂耕曲木。▼則所以發土之器。丶校爲象形。㚔㚔失其故步矣。此作𣞤尚於物形爲近。器文作四𣞤。蓋陳列之多耳。作是器者或即所謂官司耤田者。與冊所以表受命也。冉蓋安耒之具。此銘當爲之。

梁鼎　見攈古錄金文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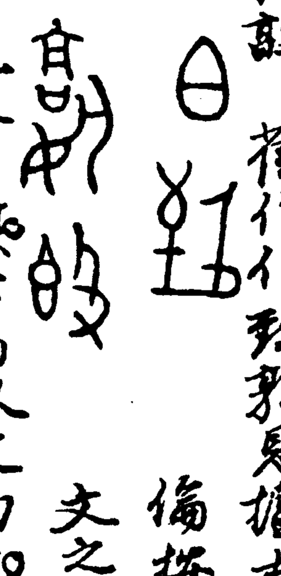
器　吳式芬曰。鼎文與澤鼎相似。字刻成甚細小。疑戰國時物也。倫按吳於器文僅釋品分二字。蓋文釋爲梁山宫口品分。

蓋　貞松堂集古遺文二有上樂鼎。作上樂𠂤𦥑。續上有中口宫鼎。作中口宫𦥑八。其蓋銘𦥑字作𦥑。與上樂鼎同。羅振玉於此字無釋。古鉥有𦥑字。丁佛言

大梁鼎。梁廿又七年大梁司寇口口口口爲量。

釋為甯。謂從亡從以從冂。倫謂如丁福書為從骨亡聲。非從冂也。於在諸器中不得而前家。
未能詳也。此器文首字未詳。第二字似誰字。第三字則郭字也。品即說文之喦字。從文喦之古文
作㗊。可證也。品為星之初文。字當作品。其轉注字作曑。星音心紐。參音審紐。同為次清摩擦
音也。書。乃兩參字在上。釋文。馬云。參字亦在上。玉篇。品。力推反。尚書以為參字。其實尚書之
品。非說文十三篇中之品。乃品之隸變。馬融據古文尚書。真古文作品。隸體寫作品耳。然則
古文尚書參作品也。此作品。即以為三字。猶以參為三也。釋品誤矣。

白致敔　舊作伯致敦。見攈古錄金文一之三。



倫按舊釋白致作𢾅敦。倫謂婁不從女從執。實從㚢從丮。即說
文之執字。甲文作𡉚者也。㚢者奴之異文。不婁敦之婁亦從此。
婁即說文之娸。女為奴之初文。從㚢猶從女矣。說文致字從夂。實亦之譌。此作夂者。
即人也。古以一止字。書時異其指之所向表往來進退者。如以㞢為往為㞢。㞢即進也。以
夂為來為後。後即退也。獨以夂表至。以ㄓ表跨。未能詳也。疑當時以圖為語書之符號者
然有異論之辭。釋失其符耶。

冊鼎　舊作丙子婦缶鼎。見攈古錄金文一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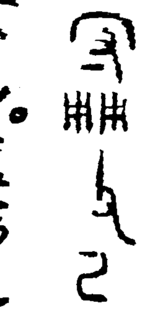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丙子婦缶。倫謂即說文之屏字。見屏下
字也。缶為𠙵之轉注字。𠙵之象形文當為■𠙵。實今俗盛食物之餅
頭。金文亞形中之男字。首戴者田。說文異字從大。以手持其首戴之
田。則𠙵豈待兩人舁之與。倫謂此即說文之與字。亦即說文之與字。興與本一字。與為舁之
後起字。初文今存殷氏盤。其字猶一人所舉。若諸方所以於實難出土之斯禁。實當盤也。
詳疏證。其重必兩人而後舉。舉為舁之後起字。與從舁得聲。亦從舁。從兩人同持而以起
也。器作此文。疑為造盤者之圖語。盤止作田者。僅其一面之形耳。斯禁形方。其四周之壩
有一室。而此類貞松堂集古遺文八■冊父癸簋之冊異此同。

中鼎　舊作束鼎。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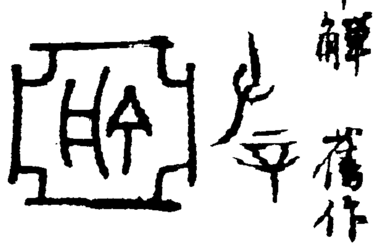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中為束。無據。倫謂此亦中字。從二竟中之中
虎中。諸所以見算■父癸爵有
■於舊釋單父乙爵之中為受算之器。其象形文實當為口。蓋
斷矢其鏃盡性。則形與口似。因加一為中。一即算也。或加↓為中。即上舉史鼎之中
字■。則中為仲字之義。借為伯仲字。此當讀伯仲之仲。作器者之名也。

父巳爵　舊作守冊父巳爵。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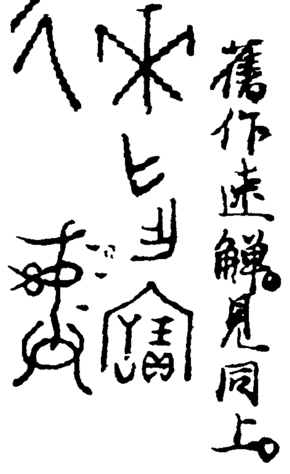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守冊父巳。倫謂冊非冊字。蓋是二十。說文引衛恒說
用從卜中。蓋所見中字有如此作者。與守中蓋鄉射司算者。父巳其名也。或是二由。詳𢍰盉下。

父辛觶　舊作亞形父辛觶。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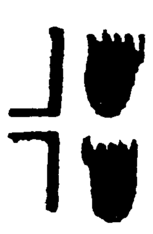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亞形中𦨶可通。然倫謂𦨶即說文之俞字。俞從舟余省聲。
為舟之轉注字。𦨶從舟余聲。余亦從余得聲也。𦨶字不見說文。蓋俞
之後起字耳。𦨶亞猶俞家。俞其氏族。父辛其名也。

述觶　舊作述觶。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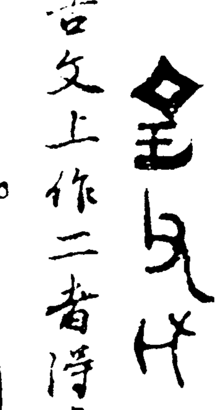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𢓊為述。孫詒讓疑為逨。逨字是也。說文無逨字。古
書率以來為來往之來。朱駿聲以為來麥義當互易。來是來
麥之麥字。麥是來往之來字。倫考定上古以一止字。書時異其向而別其義。以止為往。故
㞢即㞢字。皆從止。羼其止作𠂢或作夂。以為來義。故复為行故道而往夂。各為來往之來
本字。從夂從彳。後之初文作口者。蓋人自卧而起。即向前行。足自外向。故即以止為往。及其內
向。則是來也。故以夂為來。其後乃增生聲為𡕒。以行於道中。則更增彳作往。增口於為各。以
來即到也。來亦自道中行來。故亦增彳為逨。而格訓至也。知口足於者。古讀來如釐。來釐
雙聲同來紐也。於聲轉為路。形後譌為足。乃改起字又於聲轉為客。各之名。於是其義昧。其形亦
不明矣。乃借來麥之來以為來往之來。而來之本義亦幾晦。麥則來之轉注字。從來夂聲。
麥音明紐古讀歸泥。泥同為鼻音次濁音也。此作逨來為來往之來本字。而名
■之轉注字。逨者作器者之名也。殷史記殷本紀言殷之後有來氏。或逨為其姓與。

徙觶　舊作𢓊觶。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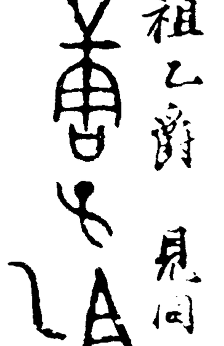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𢓊形二。立雉形二。倫謂十即說文之彳。實為行之異文。
行金文率作𠁩。甲文作𠁩。象通衢之形。此於十旁著步。與步字同形。
而不得讀為步。蓋步為陟之異文。猶夅為降之異文。初止象形。後以易與他形相混。乃各
譜異字以明陟降之義。行為通衢。乃足平道乎道無須登陟。故知非步字。而實表左足之
行右足從之。則此實說文之走字。走為行走之走本字。而走初文之作𠬶乃象急走之形。所
謂趨也。故其轉注字作趨。而奔字所以從三止也。詳說疏證。知非說文之徙字者。徙從辵止聲
也。器文作此。未詳其義。或亦作𢓊者。葉治道者與。抑以此為圖語。或其名也。

父戊爵　見同上。



倫按皇舊無釋。倫謂此說文之皇字也。◇為日之異文。王從火從古文上作二者得聲。而金甲文火字無定形。金文王字或作王。此從土猶從山也。皇蓋作器者之姓。梁有[■]皇侃。蓋其後也。

唐子祖乙爵 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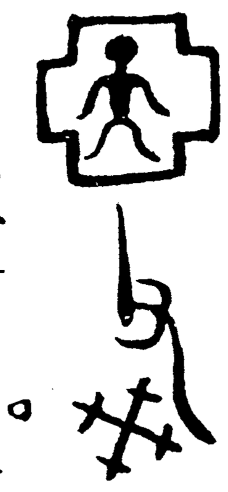
倫按唐從庚得聲。此蓋借唐為庚。庚子且丁皆人名。器蓋共有者也。或謂子姓而唐其名。■如子壬爵之工乙酉例也。倫謂工是壬字。則當讀壬子乙酉轉足證此為庚子且乙矣。

父口爵 舊作立戈父口爵。見同上。



倫按舊釋[illegible]為子。非也。此從人持木。木蓋木之譌。[illegible]即[■]執字所從之[illegible]。實即執之異文。蓋作器者以執植為業也。或其氏族與。

父癸尊 見同上。



倫按舊釋亞形中子。然[illegible]是大字。金器此文屢見。古有大姒。大庭氏之後。見風俗通。然則此為大家。猶今言某宅也。

父丁卣 舊作冊方卣。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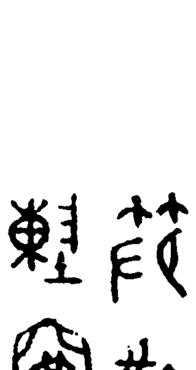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冊方。倫謂丁與封敦之丁似是一字。彼文曰丁丁。甲文亦作丁。則此亦方字也。方為[illegible]之初文。從初文地字。下象艸根。故形不一定。而金甲文方字多異形也。甲文亦有作[illegible]者。金文陳肪敦作[illegible]形。蓋與旁字相似。此舊釋所以誤認為方也。文云冊方。未詳。倫疑冊當讀為服。服為舟之初字。蓋即以舟之圖畫明之。故此作冊。本言王服作服。呂氏春秋言王亦作服牛。為方議。王方為般之先。王蓋服車之用服者。或謂服牛詔車。不兼舟也。倫謂般[illegible]何似。或方與作舟服。此本但據牛言服。此言服方。蓋其子姓以為氏族之稱與。又疑冊是盤之初文。

父辛盉 殘蓋 見同上。盤方稱盤庚。此器蓋二人共有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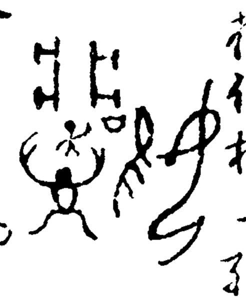
倫按[illegible]舊釋[illegible]。據說文[illegible]之籀文作[illegible]。因以為[illegible]字。（貞松堂集古遺文十有[illegible]卣及[illegible]中[illegible]。羅振玉謂甲文亦作[illegible]。亦釋為[illegible]。）徐字。此作[illegible]與子同。[illegible]亦猶[illegible]耶。然倫疑[illegible]為[illegible]之異文。即說文之[illegible]字。此乃由[illegible]形之[illegible]變為篆文所從。舊釋[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字。孫詒讓謂疑[illegible]之[illegible]。是[illegible]。則其非[illegible]字明矣。[illegible]蓋造[illegible]者之家也。父辛則其是者。因以書於器。

陳戈 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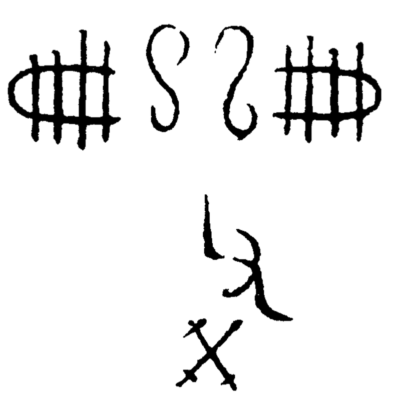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節鉞陳鏞。吳式芬引許瀚說。范疑箙字。有冊。宗周鐘服字作[illegible]可證。孫詒讓釋[illegible]為鉞。釋[illegible]為塞。倫謂宗周鐘服字自即說文之[illegible]。若此則當讀為范。范為簡冊之式樣。玉篇。范。法式也。古謂物型。其音如范。故簡冊之法式為范。模範皆脣音。故宰字之法式為模。說文模訓法也。范音奉紐。古歸並。同為次濁摩擦音。故鑄器之模式曰型。[■]（陳陳蒙音。故以陳）法范同為脣齒摩擦音。故於為之模式曰法。此言范鉞。猶陳金戈之陳金造鉞。其為范鉞無疑。字從F范有聲。其實此器為六國時物。六國時文字詭異。此本用范字。以手造戈。乃易水為F耳。F又[illegible]一字。詳疏證。為手之異文。鉞為戈之後起字。貞松堂集古遺文有陳[illegible]造車鐃與此同。

徽鐸 舊作析子孫鐸。見攗古錄金文一之三。



倫按舊釋徽為母鍚二字。孫詒讓曰。從口似唯字。倫謂唯從隹得聲。說文有[illegible]字。訓[illegible]姿一曰醜也。醜也乃[illegible]字義。[illegible]姿亦非許慎本訓。詳疏證。疑此即說文之[illegible]字。彼從[illegible]省口旁耳。[illegible]為製器者之名。

父癸鼎 舊作冊冊父癸鼎。見同上。



倫按舊於S無釋。倫以銘有二冊推之。疑是說文之[illegible]乙二字。[illegible]乙本是一字。為鉤之初文。若然。則冊非書冊。乃柵也。柵須S以便啟閉。故從S。（或曰二冊其父癸之族徽。S其所業也。）或謂S為8之異文。8以編書。故編字從8。亦可通。於金甲文系字皆無為8作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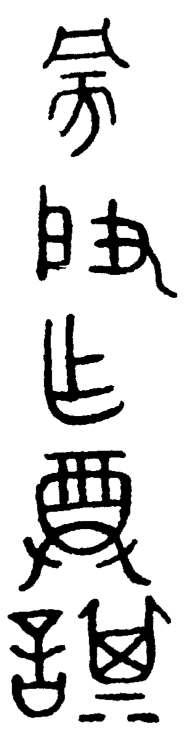
父辛鼎 舊作子冊父辛鼎。見同上。



倫按舊於[illegible]字無釋。孫詒讓曰。商龜文克作[illegible]。與此相似。倫謂孫說是也。此本作[illegible]。今上筆斷而不連於[illegible]者。金文[illegible]中如[■]克鐘克鼎皆作[■]。西周公敦則作[illegible]。祈伯敦則作[illegible]。與此同。甲文亦有作[illegible]者。說文。克。肩也。俞先生樾據說文[illegible]字從克有從尸。然高為模畫之模本字。[illegible]之初文。不獨與尸會意。倫以為從人古聲。故音入溪紐。金甲文皆從古或古。皆古字也。甲文或作[illegible]者。口聲。古亦從口得聲也。詳疏證。克蓋肩之同音轉注字。戴侗為克者以音同溪紐借為[illegible]。爾雅釋詁。堪。勝也。釋文。堪字亦作戡。書西伯戡黎。詞[illegible]黎勝也。或即借為勝。勝音審紐。古讀[■]歸透。透溪同為次清破裂音也。器文子字為作器者之名。稱冊表其業。克義未詳。或曰。金器多於文外著冊字。明有勛書於冊也。此當讀克子言父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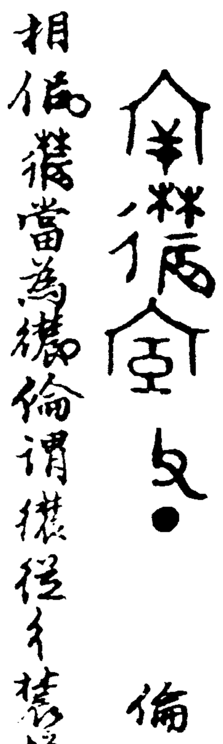
戉子姓之國勝之。書於冊紀功而作器也。

旁鼎　見同上。



倫按舊釋旁肇作尊謀。吳式芬引徐籀莊說旁名。肇始。周禮大宗伯四命受器。注。始得有祭器。謀讀為忌。忌通認。認又通己。己家人號。與他器家形子孫字同。孫詒讓曰。此旁為啟之初文之叙。甲文皆從又作。說文啟數敗數字皆從又。則古之作書者亦每有譌別。取亦從又為長。■說文無取而有启。為從戶口聲之形聲字。取之轉注字也。謀當是器名。徐說非是。倫謂孫說是也。甲文亦有取字。從又從戶。此則從支從戶。說文從冂即說文之冂字。其古文作冋。從冂與此同。冂則冂之變也。說文之凡。為帆之本字。亦即今語帆日風篷之篷本字。而為夾之異文。冋公之胤也之冋。後世以國為氏。此其名也。謀從言其聲。本非器名。然鄧伯盨敦。鄧白達盨寶盨盨。吳式芬釋簋為簋。倫謂此字作䚋。實說文之䫋。䫋謨同從其得聲。此器皆借為器名。猶借彝為器。非本字當為㠯。

父丁鼎　見同上。



倫按舊釋𡨄口宦。孫詒讓曰。聑散宦之宦字作宦。與此此相偁。𡨄當為𡨄。倫謂𡨄從彳𡨄聲。𡨄為農之異文。見說文。甲文亦有之。此蓋借為農。宰農疑為官名。宦即亞之茂文。家之次初文也。

𤔔鼎　見同上。





倫按齋即說文之齍。為盛器。從鼎為𪔈之異文。然不必齋下再著鼎字。金文每多於銘文後有鼎字或簋字者。此蓋其類。不與齋字連讀也。中宮父鼎但作中宮父乍齋。可證。然此之器舊皆題為鼎者。異是鼎。則齋亦鼎類。然即說文之鬻耶。才齋音皆精紐也。然說文鬻鼒之圜掩上者。而彝器功鐘鼎彝器款識有王伯齋。鬻字並從皿方而有四足。則與簋類為盛器也。倫疑此齋字借為齍。

父丁鼎　舊作子形父丁方鼎。見同上。



倫按舊釋子形中屋形耶。王國維謂子內之父即單字。畐即說文之禪字。畫子也。福山王氏藏一鼎銘曰[畐]。實與此同。亦禪字也。倫謂禪即形子禪。往事待考。草書禪紹皆讀歸宀。形音之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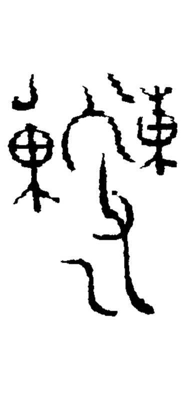
蓋禪為以丹青畫之。丹青者顏色之本字。古代唐人用弓蓋皆不加丹青。故有功則賜彤弓形矢。此作器者殆受彤弓之賜者也。金文或作彤。猶彤為丹之轉注字。從丹彡聲。彡音審紐。古讀歸透。透定同為舌尖前破裂音也。此作器者殆受彤丹之賜者與。或以盂弓為紫者與。

父甲彝　舊作父甲車彝。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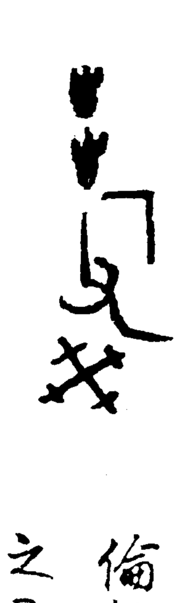
倫按舊徛以為鑄作。孫詒讓謂似遷。是也。然說文無遷字。蓋從走𠬪聲。𠬪音聲同幽類。則是造之轉注字也。父甲遷車猶陳金造鐵。此亦如今市肆招牌之明證也。車字此最象形。說文輾字之所由講從車也。詳疏證。

父乙爵　舊作子東東父乙爵。見同上。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此銘舊列五字。蓋東東兩讀也。然說文本有棘字。或即作棘。列四字亦可。倫按東字殘缺。此與舊釋子壬父辛爵之棘同意。亦與舊釋子車爵之棘同意。此從東兩手各持一橐耳。說文棘字從此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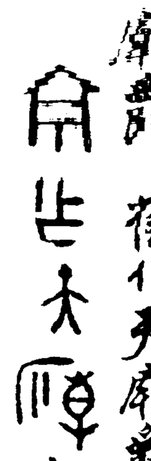
父癸爵　舊作足跡父癸爵。見同上。



倫按舊釋丁為立矩形。倫謂丁即金文廷字所從（說文直字）之乚。即說文之乚字。乚訓長行。長行謂長道。今俗稱長街。長街者其直者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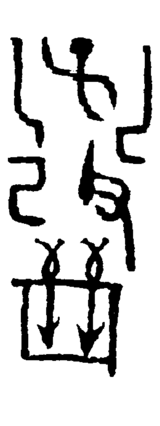
則樸者多。乚本作㣇也。省則為乚。此與舊釋足跡鼎之[■]同意。

大廟爵　舊作天廟爵。見同上。



倫按舊釋京作天廟彝。■孫詒讓謂太是大字。太廟即太廟也。（倫謂此字作■證也）古之太廟殆不為王室所專有之名。京亭一字。詳疏證。於疑此非人名。仍是亯字。猶今者也。

父巳爵　舊作子父巳爵。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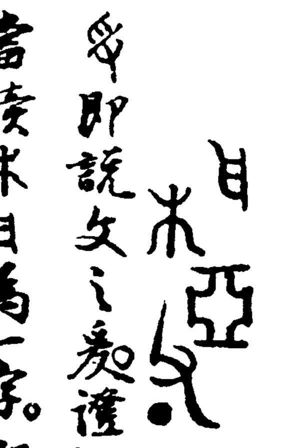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以為弓相對形。曲為格工所作形。羅振玉謂曲是箙字。然箙為後起字。曲即說文之𠀚字。𠀚字金甲文皆作圅。而甲文有𠀚。金文父辛卣作𠀚。蓋𠀚為受盛矢之器。一矢與二矢三矢無異也。此凵與○形小異耳。今嬉劇中武士所負之矢函。猶其遺形。圅之轉注字為箙。箙得聲於東。東圅同為舌根音。東為鼓之初文。圅■從小而持其柄搖之。今兒童器中有之。東之轉注字為轆。轆字詩周頌有鼓作田。田音定紐。然音亦定紐。則知東音本在定紐。故以同為舌尖前音轉入來紐。而圅從之得聲入來紐也。詳疏證。定紐同為濁破裂音。故圅得借為箙。箙音奉紐。古讀歸並也。以此兩弓相對形疑為彊形之鍋者。或其有也。此亦盛圅矢之圈語也。

（杭縣謂之猛搖鼓。貨郎者所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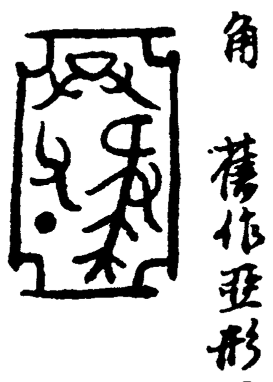
父丁爵　舊作亞木父丁爵。見同上。

（貞松堂集古遺文九有[■]爵。其十有[■]父巳爵。[■][■]皆即東之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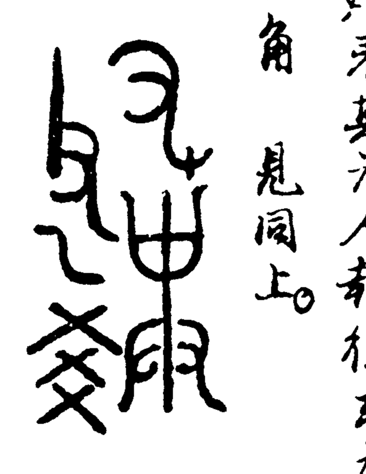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目為手執杖形。倫以王國維謂金文之𠀠為虔，而甲文之𠀠即說文之𧦝，遂知𠀠ㄓ一字。此目即𠀠，從木〇聲。〇為環之初文也。𠀠則援之初文。此當讀木目為一字。即說文之楥，履法也。履法即製履之范型。作此器者，蓋以造楥為業者與。

父丁角　舊作亞形父丁角。見同上。



倫按舊釋亞形中𫕥器形，而以𫕥為舉，孫詒讓謂疑象中𫕥擎肉，可識。倫謂舊釋亞形父丁尊作[glyph]者與此一事。此蓋銘𫕥與此小異，綜合觀之，𠬝乃從人，直其右臂，而左則屈肘以手叉要。象有所擊撲，𫕥則垂尾。而𫕥之為垂尾見頸。金器亞形中畢亦有尾。甲文僕字從𠬝。𠬝亦尾也。此或服他人之勤，仍是屈肘以手向要之形。故不作卜也。𠬝以父丁尊作𠬝證之，即甲文之𠬝，說文之ㄙ古文某作𠬝者也。然則此銘與[glyph]無以異焉。凡器作此銘者，或■作器者是奴隸，以𫕥表其為人拆衛，𠬝表其為人執役，或為貴族所作，表其有居有家也。以舊釋亞形卣作[glyph]證之，似前說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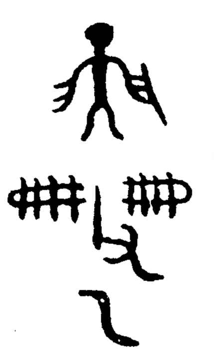
父乙角　見同上。



倫按舊釋𠃌為手形，𠬪為兩手執中形，於爻無釋。倫檢金文九字每作𠃌。九實肘之初文。𠃌蓋即說文之寸字，乃肘之次

初文也。𠃌猶手也。故說文專為布■手之布本字，而從寸作。從寸有持執及為義。此似當以𠃌爻連讀，即作極者也。𠬪與𠬝同，父乙𠀠作極而隸作中，或執中者耶，或𠬪其族徽與。

父乙尊　舊作𫊸冊父乙尊。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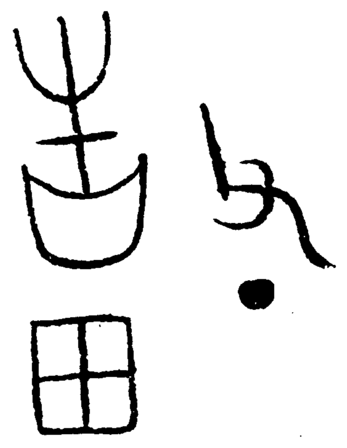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子執刀形，於此與舊釋𫊸冊父乙觶之𫊸字同一形。且彼銘亦有冊冊父乙也。倫謂此從大持盾，盾面向左，故止作丨耳。彼銘作目者，盾敝於臂上也。此蓋家門士之圖語。冊冊蓋與貞松堂集古遺文二所載釋為明獸形冊冊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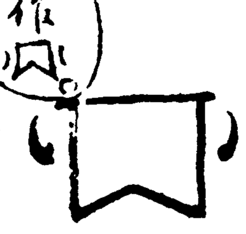
之冊冊同。彼從明者，明目一字，表監視此獸。冊冊所以閑獸。彼器乃豢獸者所作。此作冊冊者，蓋所以自衛者與，或其族徽也。

告田鼎　見攟古錄金文一之二。



倫按舊釋告田。貞松堂集古遺文七有田告罍，倫謂告為造之初文。詳疏證。周從用口聲，而金文每作𠷎。此作田者，政齊之耶。貞松堂集古遺文二有田父辛鼎，續遺文（八有父甲田卣）中有田父甲罍，則從以田表其所作。又其續遺文上有亞形中告鼎，又有亞形中告彝。補遺中有𠀠亞卣，皆謂造屋也。今南方木匠造屋，瓦匠造牆。此告用即造牆者也。此■類即今之招牌。於此又可證矣。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上有𠀠父乙尊。其𠀠蓋■告田二字合文也。其二有亞鼎，僅作亞字，蓋與田鼎同意。

市彝　舊作鬲彝。見攟古錄金文一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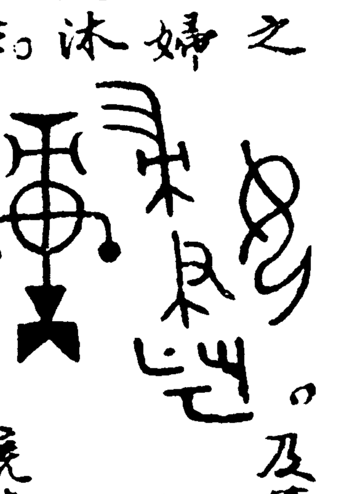
或作冂

倫按舊釋鬲，而舊釋魚父丁觶銘末有冂，則釋為兩。要之皆非也。金甲文中干支之丙字無作此形者。鬲則蓋以說文鬲亦為鬲字而附會之耳。金文中此文或作冂，或作冂，並見攟古錄金文一之一。或作冂，或作冂，並見貞松堂集古遺文。倫謂冂是正體。冂是說文之市字。彼形譌耳。貞松堂集古遺文九有冂爵，又有冂觶爵。冂冂皆市之象形者也。冂則有帶。上古衣蔽前而已。莊子■衛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之。所搏幣為敝市之誤。詳拙著莊子義證。是市以蔽前之證也。此製猶存。倫家故鄉，族中男婦長幼皆於衣外著[glyph]，特今為蔽膝之用，亦已不能者。舍族伯林父事農者，皆不衣袍，履而蔽前，則於襜襖外加新者，蓋亦蔽前之遺俗也。冂之形變為冂，再變則為冂冂冂冂矣。作此器者，殆以製市為業，此其圖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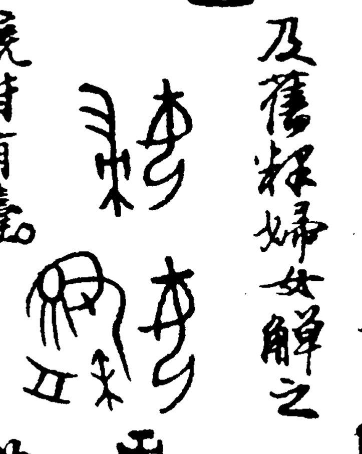
鏡觶　舊作庚觶。見同上。



倫按舊釋為庚。金甲文中干支庚字無作是形也。貞松堂集古遺文續上有父戊爵，其柱作■𢆉。（舊釋庚中父丁角，蓋內有𢆉。）實與此文同物。倫謂以■（兩吴戈亦見父丁角，舊釋為庚兩。）舊釋為庚。其𢆉又即𢆉也。以卣與觶銘中皆有𢆉字。而解中之𢆉與歸父盤之𢆉同卣之



及舊釋婦女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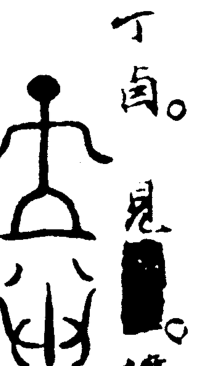
鏡背有臺

世付

有婦是沐而坐。

碩儀之𢆉，史箴圖懸鏡於臺，而臺頗與此形似。今見古鏡背有紐穿帶。此𢆉為臺。〇為鏡。（其帶也。於則此為懸鏡者之圖語。■之初文。故知此為鏡之初文。古席卣銘之𢆉是書之初文。即說文之𠬪字。此是止字。乚𠂉為行字。則𢆉是建字也。解中𢆉字為奴之初文。蓋侍沐者也。唯未為𢆉，其書二冊者，豈命婦與，或其族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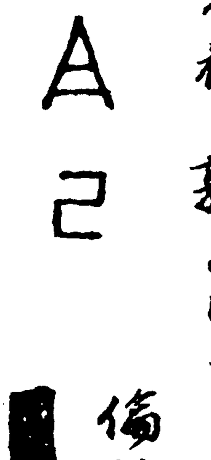
父丁卣　見■。攟古錄金文一之三。



倫按舊釋𠀠為子立形，於𣎆無釋。倫謂𠀠即說文之立，位之初文也。𣎆字金文屢見。舊釋冊父甲觶作𣎆，子立敦有𠀠𣎆與此同文而𣎆作𣎆。金文朕字多作䑴。毛公鼎䑴、善夫克鼎䑴、盂鼎䑴、秦公敦䑴、孟鼎䑴、仲辛父敦䑴，而魯伯鬲作䑴，邾造鼎作䑴，䑴侯敦作䑴。其從八从𠂇即此字。此所從之丨，以秦公敦作䑴，齊侯敦作䑴，所從之十證丨。

即說文之十字。尋說文朕送皆從灷得聲。而金甲文朕字率不從灷。其所從蓋從𠬞從卜聲耳。則從𠬞十聲。𠂇即說文所字所從得聲之𠂇。𠂇蓋從十八聲。為博之轉注字。字十之轉注字也。八為臂之初文。而俗呼臂為胳膊。此博𠂇為轉注字之證。十為阡陌之陌初文。而甲從十得聲。書入見紐。封又同為清破裂音。八博音同封紐。此十之轉注字得為博𠂇也。史記魯世家肸誓。書費費誓。說文𠂇下引作粊誓。則𠂇從八得聲之證也。八讀脣齒音入非紐。非與同為次清摩擦音。脣齒與舌尖前又最近。故送得從灷為聲。又十音禪紐。古讀禪歸定。而定與喻四同為舌面前音。特入喻四。喻四▇亦次清摩擦音也。朕從𠂇得聲而音入曉紐。曉亦次清摩擦音也。以此相明。此敢即朕字所從之𠬞。特其義今不可遽證耳。或𠬞未詳何義。說文媵字從朕得聲。此蓋為媵之本字。豈此器為為媵者所作。或立媵乃父丁之媵邪。

且己敢　舊作祖己敦。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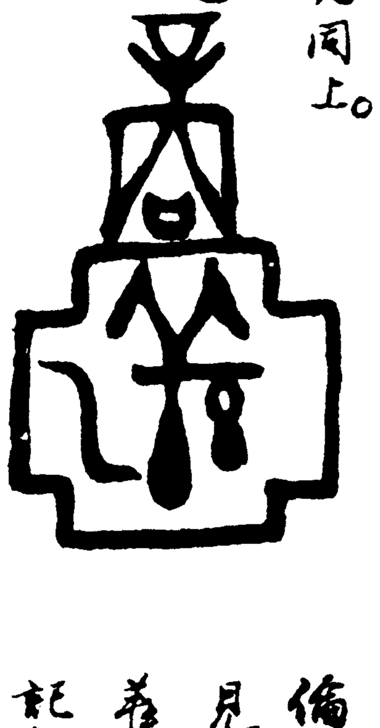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為孫。▲為丁。皆非是。為說文𠂤之之異文。▇說之初文也。今日本舊俗席地而坐猶為此。說見己部。所存有蹇巽兩字。皆從踞得義可證也。形譌為久。後譌為己。詳踞證。備為耳字。此蓋石工之圖語。▲為石之初文。後以橐為篆文作口。形近於口。乃增厂耳。

畾獻　見同上。



吳式芬曰。徐籀莊以為古𤴓字。許印林謂徐籀書仲𤴓史記作畾。倫按舊釋畾是也。字從乀畾聲。乀即說文之中字。金文字擴角作乀。王子鐘蓋作乀。石鼓文作乀。甲文作乀。乀乀。皆象電形。申本電之初文。從田石鼓作乀。即說文之厽字。畾其多一田者耳。畾為雷之初文。從田也。畾字不見說文。而從畾得聲之字。即說從畾得聲之字即說文之厽字。畾其多一田者耳。即從田也。非井田字。壘為以土累增為垣壁。故從三田或四田無殊也。舊說據論衡有雷鼓之說而以畾為字。故俗說不可從。▇㠯雷聲類相近。故仲𤴓或作仲畾。非畾即𤴓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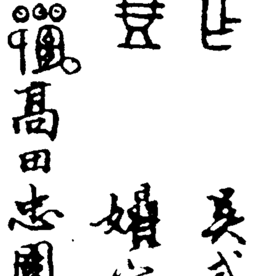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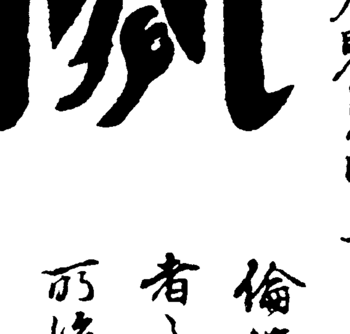
子商獻　見同上。



倫按舊釋商。亞形中著乙。釋為為非是。乙字見甲文。與此字同。從帝而省象之。蓋獻之異文。若乙作器者之名。此文上有子商。則是商器。史記殷本紀有陽甲。蓋即帝甲。

▇史記言陽甲崩而盤庚立。㝉隱言契始封商。盤庚遷殷。▇是陽甲以前備商。則此或陽甲之日第與。然金器無言姬商者。此稱子商。豈商器特殊耶。此似剖不似真器。可疑。〔或子為其族徽。商是作器者之氏族耶。〕

嫿姓壺　舊作嫿姓壺。見同上。

嫿字不見說文。集韻嫿同姓。嫿從𡕒聲。鈇甫人匜之嫿則心源釋嫿。蓋嫿之嫿。高田忠周釋姪。皆據集韻也。此舊釋嫿。而諸器字皆從𡕒者。說文𡕒從晶從宜。而實從宜得聲。宜則從且得聲。且▇俎一字。金文之𡕒。其夕即說文之肉。𡕒從且而有肉。說文譌置肉於且外。又譌肉之作夕或作夕者為仌。與𡕒上之仌同形。其實乾肉之者乃腊字。而昝乃從日巛聲。為晞之轉注字。巛則仌之異文也。俎為廚之初文。詳疏證。借為俎豆字耳。以是從宜者或得從且。抑或𡕒本作𡕒。𡕒字譌為疊耳。安盦音同影紐。自可通假。白壺。白乍姬盦𣪘。盦為盦。有盦為盟之轉注字。盟者溫食之器。

吳式芬阮謂安通盦。盦字古音遠。不得通。疑宴之借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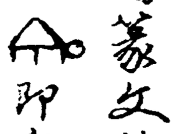
冊中　舊作庚羆。見同上。

倫按舊釋冊為冊庚字。於實說文之納字。或為商。有商蓋作器者之氏姓也。冊為門器。此蓋業造門器者之圖語。後作𠂢者。蓋所治者非一。從𠂢表其作也。

大保彝　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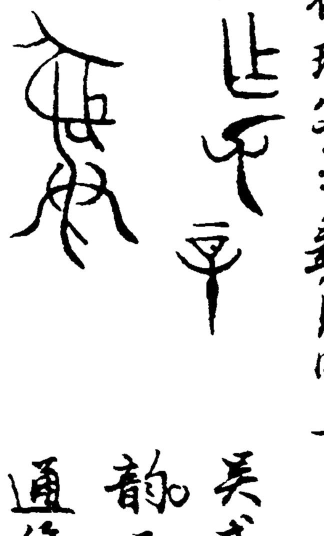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第一字阮釋予。薛書伯姬鼎其釋共。阮書寰盤其釋共。共亦恭也。於甘非是。薛書乙酉父乙彝有𢦏字。釋遘。與此特筆異小異者耳一字。倫按許說是也。遘從走冓聲。說文遘走之字亦或從彳。如後古文作進。徙或從彳作𢓊。是其證也。金甲文此例猶多。冓為房屋間架之架本字。其初文蓋本作



象為篆文作冓。不能象形矣。此文作冓。於他器文作冓者。▇猶未考定。故形蓋分之為二𠆢。即室之兩架也。冓旁之𠆢。若▇為國有。則是從酉耳。

父辛彝　舊作珙父辛彝。見同上。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首字作珙。從王從丮。乃珙。見集韻。又作珙。見說文。珙又通玒。亦見集韻。左傳老子拱璧通作拱。詩商頌大共小共。又通作共。於此知集韻大有根據。孫詒讓曰。疑珙之省。倫按此說文之珙字也。金甲文玉字多作工。蓋玉即今言一套之套本字。知者。玉有體質。本可象形。於圖畫之。天然之玉與石不殊。則疑於石也。古以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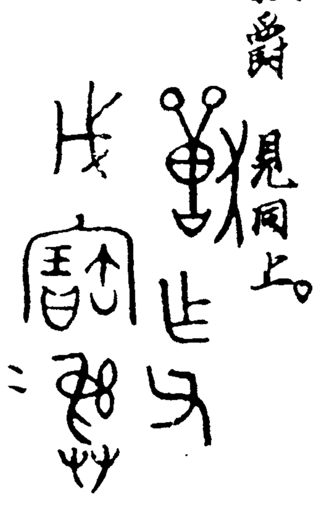
㚔貨。故算字從王作𤣩。古之王貨即璧也。璧即今言貨幣之幣本字。其初文為◎。或作○。辟從○。辟聲。為璧之次初文。以系貫三◎為一玉。淮南原道訓玄玉百■工。工亦玉字。上玉字借為金玉之玉。下玉字即今所謂套也。玉之或文為珏。說文珏之重文作瑴。今之套字乃瑴之借也。左莊十八年賜玉五瑴。僖三十三年傳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穆天子傳載玉萬瑴。皆謂一璽以上也。爾雅至十謂之區。區即玉之借字。亦瑴之借字。說文瑴讀若曾子張。而瑴則讀若篆。其例證也。一玉之玉既止於十。則或二或三皆非所異。故金甲文或作工或作王也。此從丮從玉。為奉之初文。弄之異文。奉字所從之𡬠亦即弄字。甲文王或作丰。說文豐字所從之丰即玨字也。此玨蓋為人名。

父乙卯彝　見同上。



倫按舊於㚔無釋。或釋為𡞍。是也。文為𡞍𡞍之遺溢。固不限於作父也。此蓋𡞍𡞍者之國語。婦媾者。蓋父乙卯之婦。媾其姓也。𡞍𡞍為婦工。自古已然。與文子器同此。

獸爵　見同上。



倫按說文。獸。守備者。然非本訓。羅振玉以為獸狩一字。古田狩從獸。有以犬助田狩。故■從犬禽。與獸初證諸狩田獵。倫謂羅以為獸狩一字是也。謂從獸有非也。金文先獸鼎作𪇫。員鼎作獸。甲文作𤜵𤜵𤜵。皆從犬單。單聲也。唯此與說文合。然單嚚皆車之異文。車古讀如禽。禽音審紐。故獸音亦審紐。而轉注字作狩。音亦審三。狩為田犬。今說文狩下曰犬田者。犬田之誤。田犬即獵犬。畋獵以犬。故狩之引申為田獵。以犬獲四足之動物。故因謂四足曰獸。禽本擒之初文。以畢禽二足之動物。因謂二足曰禽。其實皆非本義也。此獸為作器者之名。



冀侯敦　舊作䓓侯敦。見同上。

倫按舊釋冀為䓓。是也。此從茻者。艸茻一字也。䓓字見說文。為登之重文。王國維謂從䒑弄有聲。倫謂從䒑弄聲。冀字。說文不錄。甲文有𤔲𤔲𤔲。即其字。蓋從ㄎ豆聲。倫疑為說文訓之轉注字。今杭縣謂取水曰兜水。此弄謂之快水。音在羨紐。倫謂兜者作㝢快當作弄。此銘中蓋借為冀之。冀從米喬聲。說文所無。甲文有䔿。即其字也。冀為㮂字之異本字。或作稞。亦見甲文。此言冀敦。蓋儲祭器。或曰。冀讀為㮂燎之㮂。

祖辛爵　見同上。

𤔲丞母　亼子冊𠕋

倫按舊釋𤔲丞為盥。（孫詒讓謂當作盥。據說文也。）說文無盥。盥引聲也。從牽。又見血也。倫謂說文此字蓋出呂忱所增。篆文從血。故有又見血之說。於玉篇作盥從皿。皿爲敢。亦作盥從皿。一作盥皿。似從血。然實㔾之異文。石鼓文亦從皿。倫謂從敢四聲也。說文盥字從盥得聲。讀若虎。爾雅釋詁。虜。至也。史頌敦。盥于成周。即虎于成周。至於成周也。然則盥音即出虍。虍音來紐。古讀歸泥。四音微紐。微泥同為鼻音次濁音也。說文引擊也者作引也擊也。引也乃攜字義。攜從攜得聲。攜音亦來紐也。擊也乃由盥為敷之轉注字也。敷字說文所無。甲文作䰛。玄應一切經音義引古文𢽍。敷遺敷同。他達反。華也。敷為盥之初文。蓋從支𡘯聲。𡘯從文得聲。於說文讀若篆。之音泥紐也。此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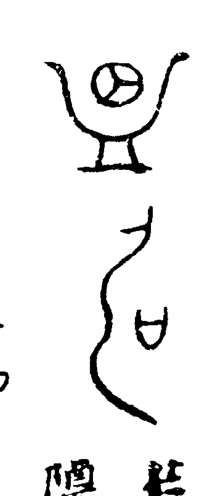
白𦱤尊　舊作伯旗尊。見同上。



倫按舊釋伯旗。吳式芬引許瀚說。說文㫃部旗從三大而非三大。其爲火字。猶㚔字取火部。亦火者惟㶣與熢。皆器名。而㶣訓旌旗。旗訓旌旗。飛揚說此文華麗。檢君朗據飛揚之狀。或釋㶣旗古文作熢。而小篆變之。𦱤字者唐一於此矣。說之字釋之旗字為㶣。倫謂此從火之熱字也。亦即燎之初文。熱燎古讀同在泥紐。熱為熢之轉注字。故此器蓋文作𤐫。從丮從木從火。丮木於火上。所以為燎也。音轉則為如劣切。說文本部𤐫從此。而諸家不悟。以為說文無熱字也。倫謂是公伯簠。

孫詒讓曰。孟鼎有此字。似從宀從火。倫謂盂鼎作燎。與此異。

盂自　見同上。



鉼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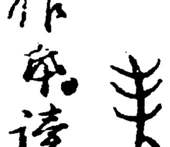
隕彝

倫按舊釋温為温。是也。說文作𥁕。謂從囚為因。因有食因之說。其實温是溫物之器。溫冷物使之不致熱可易入口。故引申有溫和之義。（孫詒讓曰。詩錦頌作溫。溫也。）吳榮光釋此為盟。倫謂因聲也。因音見紐。故溫音入影紐。同為清破裂音也。刺鼎日辛鼎。刺鼎亦實隕其用盟𩱧。盟與此同。癸鼎𠭯字。父乙觶𠭯字。祖己卣𠭯字。皆盟字也。彼皆從𠭯得聲。𠭯字見說文。實與因一字。鼎觶皆止𠭯一字。𠭯下即人名。疑𠭯其氏姓。蓋以事為氏。其先業此者也。祖己卣有父辛二名。蓋二人共有之器。或謂𠭯是檢之初文。亦可通。𢎘字舊釋為弘。孫詒讓謂弘不從口。可疑。疑弨之省。倫謂此彊字。亦𤺺字也。金文寡兒鼎𢎘字即𤺺。說文𤺺之古文𢎘字從之得聲者也。甲文作𢎘𢎘。金文番君鬲之𢎘。是龔父簋之𢎘。皆彊字也。𤺺音匣紐。彊為疆之後起字。從土彊聲。彊音則在羣紐。羣匣同為濁破裂音。蓋音轉耳。金文疆字率■從弓。不嬰敦弓。𢎘盤弓。辛鼎弓。師虘弓。封仲敦弓。陳公子甗弓。齊侯敦弓。宗周鐘弓。曾伯簠弓。邾公華鐘弓。㧾單鼎弓。陽𤔲■弓。頌敦。蓋有似於弓。而實為水之異文。番君鬲是龔父簋之𢎘。即說文之𡇯字。𡇯田以水道為界。故從水也。以番君鬲之𢎘證知田亦可作口。而𢎘皆所從之口非口舌字。口之變形耳。此從弓與辛鼎師遽尊亦異。從口則從一田表之。盟𢎘作器者之名。古有温國。其以國為氏與。

八七～八八

八九～九〇

御卣　見同上。



御乍乙[?]隩彝。

偏按：舊釋乃考非也。又[?]即說文之[?]老。[?]之後起字作厭。讀若厭。故詩書之厭字，金文率作乙也。說文謂老從人毛匕，以金甲證之，不知其金甲文亦多異形。林義光據金文老字偏傍或作[?]或作[?]，以證不從人毛，而象扶携[?]文作[?][?]者[?]，謂象老者倚杖之形。倫按金文■齊鎛作[?]，[?]作[?]，歸父盤作[?]。伯[?]父簋、魯遽父敦、齊侯盂等器壽字所從之老，註作[?]或作[?]。毛公鼎不嬰敦號叔所從之老作[?]。倫謂老本從人持杖。初文作[?]。甲文[?][?]所從之[?][?]最為象形。後增毛聲作耆。轉注字也。老音來紐，古讀歸泥。毛音明紐，明泥同為鼻音次濁音。毛聲宵類，古讀宵歸幽，故老聲入幽類也。或從[?]冑聲，轉注為[?]。冑聲亦幽類也。■故金文壽字或從之。此與甲文[?]同。說文老訓考也。金文老考互用。於此銘字則老而非考也。御尊之[?]同此。

白矩卣蓋　舊作伯矩卣蓋。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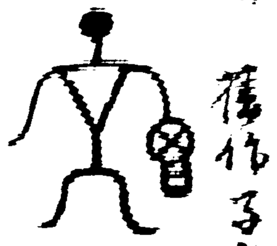
匕寶隩彝。

偏按：舊釋伯矩。尋說文白訓西方色。然非本義，亦非本訓也。張文虎謂白日光也。朱駿聲亦然。倫謂白日一字。故說文白部皎皛皢皦皠諸文皆為日部晧曎諸文之轉注字。皡又為皋之後起字也。日字甲文多作[?][?][?][?][?]。日體本圓，童子所知。而作[?][?]者，明其光芒然也。故金器文或作[?][?][?]。今日白音異。於說文以[?]訓[?]。貴從貫得聲，貫為毋之後起字。毋音今在見紐。錢大昕謂古讀如滿。滿之音明紐，日音日紐，古讀歸泥，明泥同為鼻音次濁音。白滿則同為雙脣音也。是於形於義皆可證其為一字也。此文作[?]，金文■亦如是作。而甲文則作[?][?]二形。說文白之古文作[?]。此三形與余杭縣■形語絲縣一斤為一束者相似。尋說文以繒訓帛。而倫證帛從巾白聲，為布之轉注字。然錦字從之。孟子七十者可以衣帛矣，似指今所謂絲綿者也。倫疑衣帛之帛字當為[?][?][?]諸形。但音同白。■而形亦易混，故其字湮廢。而假帛字為之。知金甲文中則借此為伯仲之伯。伯實今呼父曰爸之爸本字。亦父之本字也。父從又丨聲，為擔之轉注字。而當則借父為爭其所生之偁，後所造字也。古以老者為父，或為伯。因以伯為長幼之偁。對叔為詞。叔則小之借字。小音心紐，林音審紐，同為次清摩擦音。叔父猶■小父。特見稍不見矣。[?]字說文作[?]。而金文多作[?]或作[?]。蓋矩為巨之異文。巨亦工之異文。工音見紐，巨音群紐，古讀歸見也。工為木工所用以析木板之具。今名鋸子者也。■故說文作[?]。[?]字當作[?]。夫乃矢之譌。此作[?]■者。大夫一字。巨旁增大者。蓋本於圖語猶遺[?]作貝耳。

（而古所謂玉帛實即系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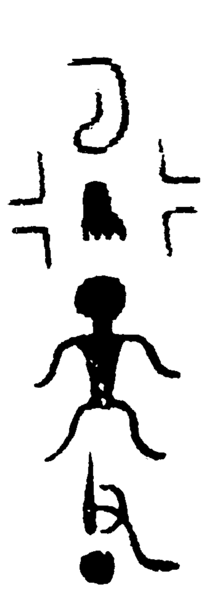
九一～九二

壺鬲　舊作子持壺鬲。見同上。



偏按：舊釋子持壺形。尋說文壺字作[?]。實由[?]虞司寇壺、[?]而譌。古金器有[?]。見銅器菁華，即壺也。而說文壺部乃有壹[?]二字。壹下曰：從壺，吉聲。而[?]下曰：從凶。壺為器名，安得從凶。凶音曉紐，壺音匣紐，同為舌根摩擦音。以轉注則是從凶得聲為壺之轉注字也。於壹字自說文引易天地壹壺外，不見於他經傳。而古今亦無呼壺為凶音之證。盛季壺壺字作[?]。子姞壺則作[?]。或由此而譌。今觀此文，吳舊釋不誤。亦壹字之所從來與。此蓋作壺者之圖語。於以金文壺字乃古壺觀之，壺可持不可提。此形則象手而提[?]。又可疑也。[?]或為榼之象形文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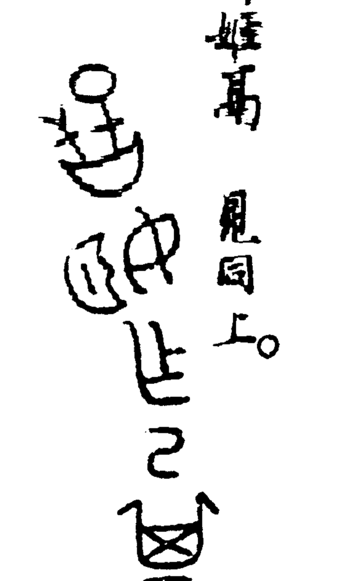
召父丁鼎　舊作子父丁鼎。見同上。



偏按：舊釋於[?]無說。釋[?]為於中足跡。[?]為子。孫詒讓謂[?]似[?]反文。倫謂孫說可從。說文作[?]。受物之器也。讀若方。實匡之初文。筐之最初文。其形當作[?]。此作[?]。說文匱字從[?]。則是今之櫃字。此蓋父丁之氏族。其先以作器為業。孟子有匡章。漢有匡衡。蓋其後也。[?]中之[?]。象人自道中來。[?]者。自內向外逆之者也。父丁職■掌[?]。故銘於器。舊釋冊冊父乙鼎之[?]疑亦然。

九三～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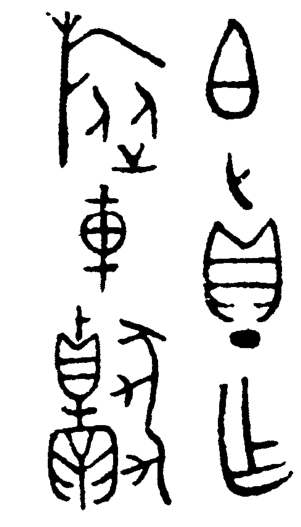
晉姬鬲　見同上。



偏按：舊釋晉姬作其齊鬲。吳式芬引許瀚說：其即杞字。說文其讀若杞，類篇其古國名，衛宏說與杞同。蓋出衛宏古文官書。薛款識有杞公匜，銘文作[?]。薛云。按其者古國名，衛宏云與杞同。疑宋時官書猶有傳本。官下原脫書字，故人知其義。[?]博古圖尹卣有[?]字，釋為杞。楊銅[?]廣鐘鼎篆韻入杞字下。又引衛宏說其與杞同。則據官書誤本，而又不辨巳己之不同也。考晉悼公夫人杞國女。晉姬疑悼夫人女。為其外家女兄弟作器。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齊即所用也。說文：齋，戒潔也。從示齊省聲。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齋即齋字。或曰：齊和之義。說文：鼎，和五味之寶器也。鬲鼎屬，故可取于齋，亦通。倫謂晉字即說文之籀文晉。彼作[?]。說解曰：一曰晉即奇字晉。奇字蓋衛恒或郭顯卿所作書。古文官書亦作古文奇字。晉衛恒所作。隋書經籍志誤以為衛宏作。孫詒讓已辨之。說文奇文多為吕忱所加。一曰之說或忱本官書耳。晉字見[?]姞敦作[?]。而商父夫鼎作[?]。亦晉字。此從[?]為說文之[?]字。實大之異文。而順其本字也。以[?][?]二字證之，疑或作[?]。傳寫乃譌為大。金文固多譌形也。唯金文皆從口而說文則從[?]，蓋由[?]而譌。[?]實

從說文之𠙵。為口之異文。故說文白部所從者魯諸文金文率從口。說文𦣻字從白而金文皆從口也。𦣻蓋𦣻之特注字。𦣻■從虤得聲。虤音粗紐。𦣻音蓋一字。孫音以紐精心同為清破裂摩擦音。而孫實子之為文。子音亦精紐也。晉音亦精紐。故得借為晉。古之國號■。北方以晉召所取義。故鄙■可作蒷。杞可作蒷。晉亦可作晉也。或揆晉陽器晉字作𣅀。詔晉晉異字。晉為晉之特注字。此蓋晉之異文。晉與晉。古晉字作𣅀。讀為𣅀。後讀為晉耳。晉自即說文之𦣻。𦣻乃已之轉注字。已為琚之初文也。國名杞𦣻。未知誰氏所為。說文已之異文。與已亦一字。𦣻已為菌之初文。象形。本作𠂤。讀為已。或作𠂤。魏石經以字從之。頌敦通字所從之鼎。其𠂤即已也。說文無㠯。而齊字實從二𠂤。驚二為地之初文。故說文二部所原有亘字。亘為恒之初文。從二猶從土也。地平故齊有平等之義。此自借為齊。永宮鼎王作永宮。所鼎知所鼎非專屬於女子矣。此器亦不定晉姬為外兄弟作也。

白貞甗　舊作伯貞甗。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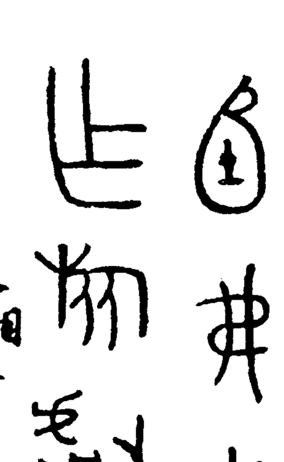
美武案曰。甗字左從貞。其下不知所從。右從虎非犬。是即甗字。耳旁從貞。舊釋貞。尋說文。貞從卜貝以為贄。一日鼎省聲。玉篇引有從貝二字而無從卜二字。蓋文有挩

（孫詒讓曰。右從犬。即獻字。此借為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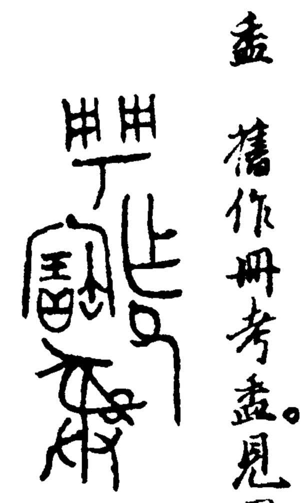
取說文卜部有卦叶貞𠧞占𠧞六字。其實皆卜之特注字。詳疏證。占叶又一字也。甲文有固固固諸文。郭沫若釋𡆥。又有𠚥𠚥𠚥𠚥𠚥諸文。郭亦釋𡆥。此類字或從卜。或從𠚥而𠚥不能定為何字。或以為象龜版。則𠚥本是象龜版上有兆。為貞卜之最初文。象形變為占。又於𠚥中著占。則為後起字。𠚥外之丿即𡆥字所從之乚。乚為𠧞之初文。詳疏證。蓋𠚥從■得聲也。后聲真類。故易以貞。𠧞音禪紐。貞音知紐。同為舌面前音。故貞轉為貞。甲文卜𠚥。卜貞每同在一詞之中。倫疑貞古音蓋如介。貝為介語。故名曰貝。𠚥亦介聲。卜貝或乃言之以貝耶。其𠚥字即從𠚥丿聲。為𠚥之異文。𠚥字亦見甲文。羅振玉釋珍。亦可從。蓋珍之異文。特注字也。借為諸詞字。後乃於貝中有其聲而加卜為𠚥。此作𠚥。從卜從貝從𡆥。■即𡆥之初文。實當為從卜𠚥聲。人名疑取珍寶為義。借貞為之。（𠚥即說文之賑字。）𤰔字金文常見。率作𤰔。蓋從車旅聲。於說文旅字說解五百人為旅。非許慎本訓。亦或非本義。蓋字從㫃羽聲。羽即說文𦐧之重文作𦐧所旅者也。為侶之侶初文。則旅之義當屬於旗。而古書自第旅義外。無可證其為旗義者。倫疑說文之旅及金甲文作𤰔者。均𤰔之省。𤰔則古出行之國語。車上載旗而乘者非一人。所謂行旅者也。以行旅所作器謂之旅。甗𤰔自是屬之異文。自乃由古貝字象形。而鼎之異文類之。故金文鼎字每有從貝■之象形之者。此又其說

爰之甚者。以說文之鼎文以鼎為貞之說證之。則此上作𠧞者。正貞之異文也。其下作斗又與貝之象形文作貝者相類。其實此書釋為鼎之異文。此器蓋亦國時造。

弗生甗　舊作西弗生甗。見同上。



倫按舊釋𠚥為西。錫釋甗。皆非也。（孫詒讓初釋𠚥為𠚥。又以為𠚥。）（是甬非𠚥。倫注）𠚥所從之𠚥與金甲文𠚥字所從之𠚥同。𠚥乃𠚥之初文。𠚥矢之器也。此中土是土字。於則此為形聲字。或從土𠚥聲。或從𠚥土聲。古書𠚥𠚥二字（𠚥相）𠚥𠚥為連語。則此蓋𠚥𠚥之聲同侵類特注字。說文無𠚥。而闕之重文作𨷐。𨷐從門𠚥聲。是古有𠚥字也。（𠚥從公聲易女墨巷一𠚥。）號叔鐘口御于天子■𠚥。𠚥即說文之𠚥。說文誤為從𠚥其𠚥。此所異者特徵。而𠚥從之得聲。金文亦借為𠚥。𠚥𠚥聲出類。𠚥聲侵類。侵對轉。則𠚥𠚥實一字。於乃特變耳。篆形當以此為正。疑此與𠚥白王父敦為一族。則𠚥實𤰔字。而借為■𤰔。𤰔即甗之初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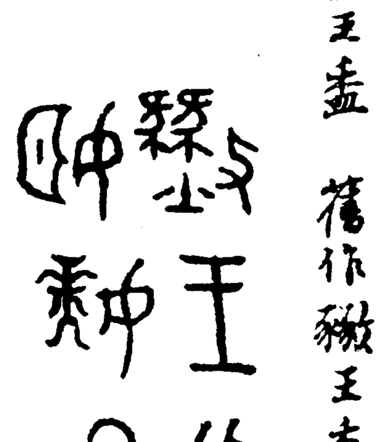


𤰔盉　舊作冊考盉。見同上。

倫按舊釋𤰔為考。孫詒讓釋𤰔。是也。𤰔即說文之𤰔字。從丂由聲。說文所無。實即其十二篇東楚名缶曰甾之甾字。金

甲文𠚥。故當𠚥。敢𤰔王𠚥。毛公鼎。𤰔朕位。皆作𠚥。從二由。篆文也。此作𠚥。似於中亦似用。玉篇由字亦似用。皆𤰔字之異。𤰔即晉人語甾𤰔之𤰔。說文甾讀若𤰔可證也。今𤰔■吳秋語曰那𤰔。即晉語之甾𤰔。本字皆當作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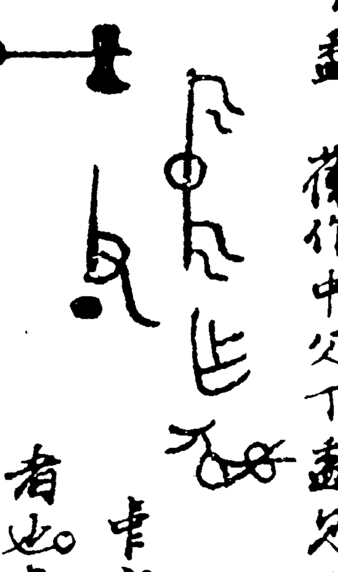
𤔲王盉　舊作𤔲王盉。見同上。



倫按舊釋𤔲為𤔲。孫詒讓謂當作𤔲。於二字皆說文所無。說文有𤔲字。音伯貧切。又呼關切。𤔲字從此。王篇音火類切。（說文有𤔲從火𤔲。）說文又有𤔲𤔲字。從二𤔲。即此所從之𤔲。𤔲頸𤔲𤔲字從之。𤔲即此𤔲字也。廣韻之𤔲即此及頸𤔲𤔲所從之𤔲。特一從𤔲一從𤔲耳。者減鐘有𤔲字。與甲文𤔲𤔲二字蓋一字。■而者減鐘從𤔲。甲文從𤔲。𤔲即𤔲也。說文訓𤔲為脩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皆非許慎本文。於𤔲彖實異字。𤔲為𤔲之初文。■說文𤔲之古文作𤔲。𤔲非初文。尚存修豪之意。甲文有𤔲。蓋其初文。𤔲即今所𤔲𤔲一名𤔲𤔲。其形與豕似。而豕音審紐。𤔲說文讀若弟。弟音定紐。弟弟一字。而弟音入審。四𤔲四與𤔲同為次清摩擦音。蓋語原同也。形音相似。故金甲文每互書之。𤔲野大之類。從𤔲從𤔲亦皆無據。唯此自以孫說為作𤔲。依篆釋也。字從文𤔲聲。疑為說文敉之特

洹字知者。詩之豳風字當作邠。說文以豳為邠之重文。可證也。此銘曰豳王。倫按豳即莊子之邠王。邠王謂太王。此則未必是太王。蓋武王以前諸侯以偁邠。銘曰作姬婞[illegible]。姬是周室之姓。尤可證也。婞舊釋婞。說文無婞。然所釋不誤。金文奉字多異文也。婞蓋邠王女名。

父丁盉　舊作中父丁盉。見同上。



倫按此蓋文器無其形。舊釋為橫戈形。釋[illegible]為中。金文中字異文中用為伯仲字。其義則鄉射禮所謂虎中兕中鹿中者也。[illegible]從[illegible]而〇其中。盂鼎[illegible]作[illegible]。倫謂鼎文為正。[illegible]即周禮考工記所謂熊旗六斿者也。說文。旗。熊旗六斿以象罰星。士卒以為期。則[illegible]為旗之初文。而亦有寢省也。故從[illegible]與斿取中歸[illegible]為什伍集中之義。故引申為中央。金文旅字[illegible]。此[illegible]蓋人名。而[illegible]其族徽。金文每作橫戈者。未審與[illegible]為何字別。

周禮大司徒[illegible]大田[illegible]旗[illegible]。[illegible]

逆來盨　舊作逆來盨。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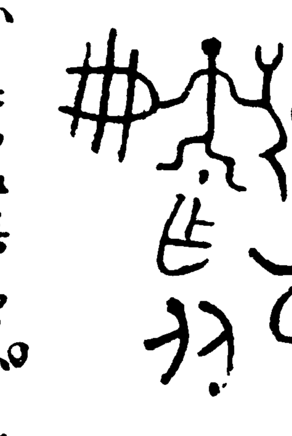


其寶　匜

倫按舊釋逆來鑄。孫詒讓謂來是束(?)。[illegible]逆之字不似永字。來則從木從未上。則說文來字也。[illegible]字[illegible]。王易來為匜。公作[illegible]匜作[illegible]。[illegible]伯[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一字。[illegible]字者

之之。乃作[illegible]耳。樂音[illegible]之。古讀[illegible]。[illegible]音[illegible]同為[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字作[illegible]知[illegible]從石[illegible]。石音[illegible]同為[illegible]音。而[illegible]自古亦[illegible]也。此[illegible]乃[illegible]形音二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為[illegible]人[illegible]其[illegible]於木上。古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字為名。故此器之作[illegible]名[illegible]為鑄之異文。其實[illegible]乃持鬲於火上。故甲文作[illegible]。其[illegible]字作[illegible]從火。[illegible]之[illegible]。明以火炊也。鑄亦以火而不須鬲。蓋此類亦當時之俗體也。

[illegible]觚　舊作子冊冊觚。見同上。



倫按舊釋子執戈形。又釋[illegible]為从。倫謂[illegible]非戈也。[illegible]字作[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大持弓。與舊釋子執弓尊亞中之[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為說文[illegible]字所從得聲之[illegible]而異文。旅字亦從之。[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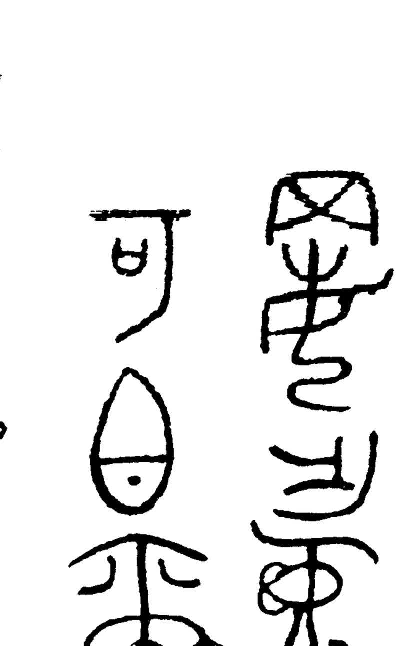
[illegible]觚　舊作婦銜觚。見同上。



倫按舊釋[illegible]為銜。亞中之[illegible]為[illegible]。孫詒讓[illegible]釋銜為[illegible]。而[illegible]下所見。倫謂其[illegible]實鳥字。但[illegible]未[illegible]耳。[illegible]舊釋為[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同。[illegible]亞尊亞卣亞中之[illegible]。此其

有耳。[illegible]為婦[illegible]之族徽也。

可白榼　舊作可伯櫨。見同上。



倫按舊釋可白為可伯。孫詒讓謂可白即河伯是也。則有河伯。孫亦謂可為河省。引穆天子傳有河宗氏。河伯河侯者是古之諸侯。[illegible]字疑為說文之[illegible]字。說文[illegible]。[illegible]猶[illegible]也。此非本義。亦非本訓。經傳亦無用此義者。說文[illegible]在[illegible]部。[illegible]五一字。皆[illegible]之初文。[illegible]。則[illegible]之轉注字。[illegible]音來紐。[illegible]音日紐。古讀歸泥也。字從[illegible]。[illegible]從八[illegible]聲也。故倫謂[illegible]實[illegible]之初文。從[illegible]聲。[illegible]為[illegible]之初文。乃象[illegible]之形。今[illegible]以[illegible]為四[illegible]。以本片長四五寸寬寸者二作[illegible]形。其四角連於四[illegible]上下各一。而[illegible]中有孔。後設長柱可以出入於孔中。[illegible]柱[illegible]之。則[illegible]以[illegible]。其器形與[illegible]字所從之[illegible]相似。此器[illegible]月子。即[illegible]之[illegible]也。今[illegible]下訓[illegible]。則似為此器之[illegible]名。其實長柱為月子之[illegible]。而長柱離此器則與[illegible]無異。[illegible]名之曰[illegible]。以月子之名可證[illegible]。[illegible]之名。蓋本作[illegible]也。[illegible]書作[illegible]為[illegible]耳。後以[illegible]形文變為篆文。易混於他字。乃[illegible]為聲。[illegible]為[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加木旁矣。此作[illegible]。又其變也。[illegible]蓋河伯之名。

庚君鼎　見西清古鑑。[illegible]古錄金[illegible]之[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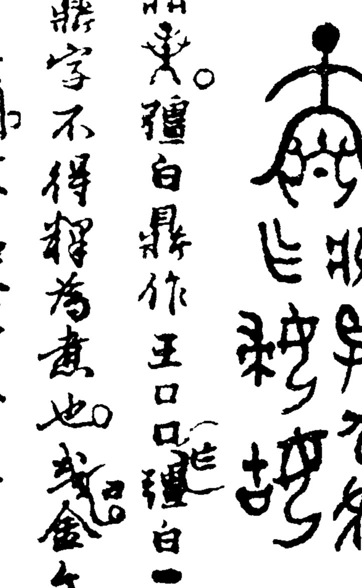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illegible]夜君成之載鼎。倫謂載借為說文之[illegible]字。於金文[illegible]字多作[illegible]。載為[illegible]之轉注字。[illegible]本為設食。故所從之[illegible]即[illegible]之初文。故載鼎亦謂[illegible]鼎矣。

木工鼎　舊作木鼎。見同上。

倫按舊釋木工冊作父[illegible]盂。吳大澂作木工鼎。孫詒讓謂[illegible]是[illegible]字。[illegible]似[illegible]異文。吳大澂釋為[illegible]亦不[illegible]。倫謂木木一字。此乃未壬非木工也。[illegible]作器者之名。如舊釋。則父字[illegible]文也。[illegible]字孫詒讓從[illegible]從火。[illegible]從[illegible]乃[illegible]之[illegible]。乃說文[illegible]字所從之[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之異文。亦[illegible]之初文。說文[illegible]部所屬諸文義皆為[illegible]。而[illegible]之重文作[illegible]。[illegible]之重文作[illegible]。[illegible]之異文[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從食[illegible]為一字。[illegible]即[illegible]調之[illegible]初文也。說文之[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中之[illegible]。乃為皿下有火。知者。甲文有[illegible]諸文。[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其字從[illegible]或從[illegible]。[illegible]從[illegible]詩文則釋為[illegible]。其從皿甚明。皿是盛物之器。金之[illegible]初文為[illegible]。從[illegible]。而陳猷[illegible]字作[illegible]。陳子禾子[illegible]作[illegible]。皆從[illegible]。[illegible]從山午聲。山四[illegible]一字也。故從[illegible]之字亦可從山。[illegible]合是

一字。其上曰皆即肉字。下乃皆即匕柶之匕字。一以為未有及案之異文。說文。糂以米和羹也。從記文則法。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今甫此通作和。味亦用米粉糝以此字所以從米也。從肉者。爾雅釋器。肉謂之羹。左昭廿年傳。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燀之以薪。然則鬻羹皆羹之初文。鬻中之口亦肉。下亦匕。此與則金文未字率如此作。然則鬻鬻亦一字也。玄應一切經音義引古今字詁。古文餗鬻二形。今作餗。鬻字一引作鬻。偏旁鬻乃傳寫改之。鬻所從之丑即女之譌也。知魏時猶存其說。陳公子甗用鬻稻粱。吳大澂釋為用羹稻粱。牀夜鼎鬻字。吳釋為鬻。蓋以其形似也。然說文侃從川伯聲。許謂從。金文率作侃侃。無作侃者。知非侃字。蓋其即陳公子甗鬻中之字。乃匕或勺之象形。以甗文證之。當為勺字。故從匕又從勺為聲耶。三則勺上所活之物。或乃米之異文。然則鬻鬻亦一字。以甗文言用鬻稻粱。而牀夜鼎言。用鬻用鬻。則鬻鬻一字。鬻從鬻羹聲。鬻則從鬻省羹聲。鬻從鬲從米。從象設物之形也。鼎以用鬻用鬻對文。似非一字。其實一字而用之之義異耳。古銅之例多此者。國可徵也。偏旁說文之鬻。實鬻鬻鬲鬻之異文。而最有者。從鬲猶鬻之從鬲。鬻之從皿矣。凡此亦皆鬲之異文。此銘未作父戊鬲而言鬲也。字從鬲而未之譌痕也。冊者其族徽。或其所業。或以幼受冊者也。又甲解卜工同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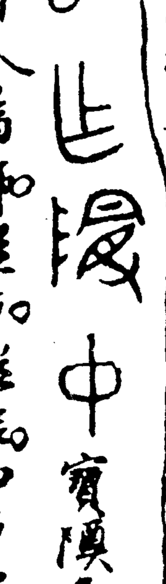
婦姑鼎　見同上。



偷按舊釋𤔲為鬻鼎。說文無此字。玉篇。鬻煮也。金文此字甚多。婦姑甗銘與此同。庚姬彝文作庚姬作鬻女寶尊彝。此彝。疆白鼎作王口口疆白口咸口祖口彝。一作鬻下著女字。一著祖字。詞例甚異。彼二器中鬻字不得釋為煮也。或器。金文有諸從字。往往即補書於下。亦不必循其所書次序也。金文語有異例。彼器女字當屬此下讀。祖字當屬咸下讀。偏旁此二例者金文瑣有。然似於彼二器不合。蓋鬻為鬲之異文。從鼎。𤔲聲。從肉。𤔲聲。蓋𤔲之初文。說文𤔲亦從此得聲也。此銘及庚姬彝作𤔲。後多少者。偏旁疑從鬲而有一匕。鬲鼎固一字也。或本作𤔲鼎。與鬻諸文同。後增𤔲聲為𤔲字。此銘亦婦姑鬻鼎彝鼎猶言鬻器也。彼二器之鬻。則讀為饗饎之饗。古書言饗通用。牀夜鼎之用鬻用鬻。用鬻即用饗。其作器者之族徽也。

（㠯𠂤一字。則師當為州根埋於𠂤之義。姑無其證。）

㠯鼎　見同上。



中寶䵼彝

孫詒讓曰。㠯當讀為師。偷按孫說可從。說文。師。二千五百人為師。從帀從𠂤。四帀眾意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周禮夏官序官文。此㠯帆字林文。四帀眾意亦非許文。從帀從㠯不能會意。說文帀周也者乃引申義。帀從反之。㞢為草出地上。則反㞢為帀。疑為草根在地下盤札之義。今杭縣口語草根在地下曼不易拔曰札住了。故嚴可均以為㠯亦聲。其實從帀㠯聲。知者。師字金文率與說文同。惟商方鼎作𠂤。古鉥亦又如此作者。從市朝之市。古甲盤𨱖字。吳大澂釋師。於似從東。金文𤔲多諸形。字或市之變體。孟鼎白懋父敦及甲文皆以𠂤為師。𢦏子鐘。𢦏子盨𠂤。王國維謂盨𠂤即將師是也。師寰敦鍾伯鼎不字。古人[■]釋師。則與帀同。是師為帀之轉注字。疑古音帀在之。字從反之。音與之近。故轉注二為師。然亦疑從市𠂤聲。𠂤𠂤一字。𠂤音奉紐。市音禪紐。同為次濁摩擦音。蓋市之轉注字。市從冂之聲。而形與帀似。故譌為帀。古之[■]市必以人口所聚多寡為準。猶今之所謂市也。故周禮有司市。二千五百人為師。蓋古謂市之眾。後以為軍旅之號。𡨦字從𠂤𡨦聲。說文所無。𡨦中疑𡨦是姓。左傳夫人鄧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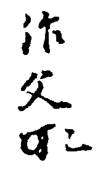
卤公鼎　舊作魯公鼎。見同上。



偷按舊釋卤公作文王隮彝。而題則曰魯公。孫詒讓以𤰔為周者。偷檢令父彝。王令𤰔公子明保尹三事。又曰。至于成周。㺽敦。公中在宗周。免簋。王在周。則孫說可從。周為周之轉注字。用聲。東類周從口得聲。詳疏證。口聲侯類。東侯對轉也。故周亦可作𤰔。古或讀用周於周。亦必有也。此作𤰔者。用為墉之初文。本象垣壁之形。作[■]者作[■]也。然卤字亦或作此形。說文㮚槱為卤重文。左隱元年傳。有文在手為魯夫人。手文未必能為魯字。偷謂蓋作𣎵𣎵或𠧪𠧪形耳。𣎵即者字所從得聲之𣎵。為社之初文。而者實諸之初文。魯之旁則魚類轉注字也。魯夫人之魯若是𠧪字。則魯國之名蓋本作𠧪。而偷且疑姬旦所封本是𠧪[■]國。或作𠧪國。𠧪蓋魯之轉注字。見於甲文作𠧪。𠧪與王在𠧪（周公敦）之𠧪同。阮元孫詒讓並釋𠧪為魯。其實轉注字。而非即周文也。正以𠧪𠧪之形近於𠧪。故譌為周耳。傳言魯得郊祀。則自得作文王隮器也。偷又疑㺽敦免簋之周皆卤字。蓋王在卤者。明行在也。公中蓋魯同姓而有封邑者也。其言在宗卤。[■]蓋其朝會至於卤也。若退周詔以太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故詔周公者。或後世為之詞耳。𠙵字說文作公。引韓非說自營為厶。背厶為公。然金甲文無作公者。蓋從八從口。八為臂之初文。詳疏證。口即說文六篇象回帀形之口。亦即公[■]私之私字。本。蓋公私字皆假借。渻即私字皆作禾旁口。可證也。口為墉垣之垣初文。音轉為營。后轉為宮。宮為呂之後起字。呂口為異文。爾雅。大山宮小山。言大山口小山也。禮記君為廬宮之。宮之謂口之也。論語譬諸宮牆。宮牆猶今言圍牆也。公從口得聲。鉥公敦作𠙵。呂即說文𠙵字所從得聲之呂。可證也。公蓋肱之初文。若說文之公。非出後字之譌。則從八從𠙵。為厶之後起字。猶左之於𠂇矣。說文。雄。鳥父也。從隹。厷聲。而今俗語雄為公。是左音轉為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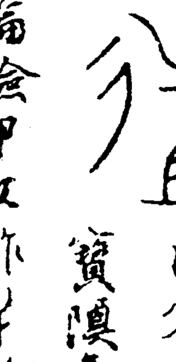
之證也。韓非之說雖古而不壞。猶三女為粲亦載國語亦不可信也。𡧊中之口乃𢦏（？）之
變說。即說文之㤅。此借為文。

佝東彝　舊作徇東彝。見同上。

  作父乙隕彝。

倫按舊釋徇東作父乙尊彝。吳式芬引許瀚說。看字從尸。蓋邑省。即郇字也。非從糸。孫詒讓謂吳榮光釋東為甫。譌。倫謂師是說文之佝。從句聲。東是東字。佝東作器者之名也。

逆尊　舊作迂尊。見同上。

 㠯父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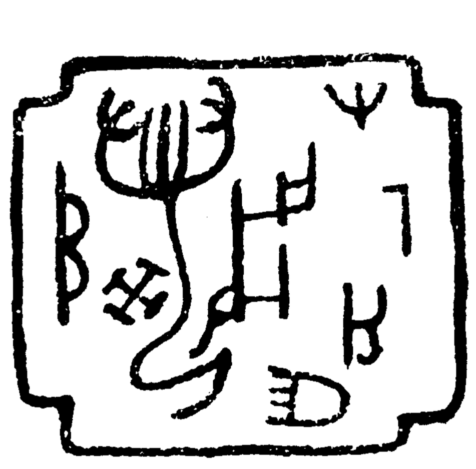
寶隕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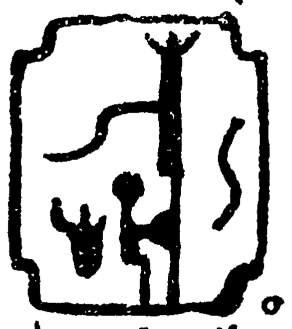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迂。依形釋是。於即說文之逆字也。說文干部屰［下説解］羊屰二字。其實干屰[■]屰一字也。吳大澂謂干從犬。象人倒立形。倫檢甲文作⿱⿱。是其證也。人足向下乃生之常理。今以足向上。則逆矣。故屰字從二從干而義為辠。甲文辛字亦作□。從一從干。一為天地之天本字。而天乃顛之初文也。初民畏天之威。故以足向天為得辠於天。辠辟所以[■]皆從辛也。甲文逆字作⿱⿱⿱諸形。有從作⿱者。則干屰為一字明矣。金甲文夫字作夫夫。而甲文逆字又或作𢓸者。其為從夫甚明。則知大夫本是一字。大夫皆人之異文。曾鼎賚兹五夫用百爰。言賣此五人也。古備大夫猶今言大人。㑀字泉而視之。則與㑀同。所從為泉夫也。干屰之為一字又明矣。夫者由大未作夫而誤變。干又誤變為羊為屰。因殊為三字矣。干屰音紐雖有見精之異。而皆為舌根音。屰音今在日紐。古讀日歸泥。泥紐同為鼻音次濁音。則又於音可明其為一字也。故逆字當依金甲文作㑀。逆迎為音同疑紐轉注字。而迎之初文為卬。說文謂為從㔾。表一人向此而來。此人[■]伏而迎之。實從人從匃之初文作㔾者。說文誤與包裹之包本字作勹者混而為一。會意。從則以干表來自道上者。止以表向道上迎之者也。此本古之圖語。說文謂為從辵逆聲之形聲字。由不悟逆不從辵。亦不從屰大之屰。其形與屰大之屰同。而此實以干表自外而至。其首向內非向地。其綫以圖畫表之。自於見其不同耳。逆即實一字異形。今讀與[■]屰音同者。由迎而轉。迎之初文為卬。即說文寅字所從之㔾。寅為賓客之賓本字。賓乃頻煩之頻本字。今說文寅下說解從宀丏聲者誤。許瑞談。寅為㑀之異文。㑀從宀者猶此之增彳耳。從彳表賓自外至。從宀表主迎以入室也。寅音明紐。逆音疑紐。同為鼻音次濁音也。此銘逆字蓋作器者之名。不然。則是掌評者之族徽也。

□□彝　舊作[■]亞形立旂彝。見同上。

一〇七～一〇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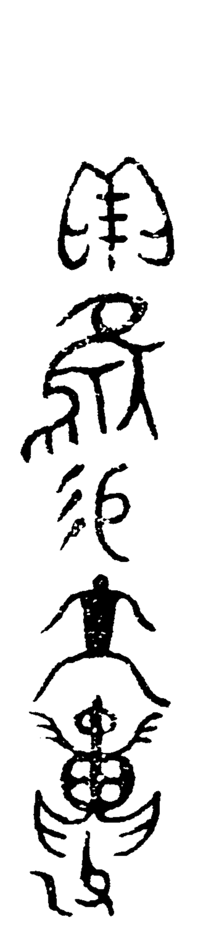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亞形中子執旂形。足跡形。子奉舟形。若癸卑。倫謂此亞癸之家也。𠬞之為僕之[■]省者。𠬞即說文𠬞字。孫詒讓說是也。叜為兩人共舉一盤。實乃一人以盤授一人。為授之初文。𦥑形金文屢見。孫詒讓謂是旟字。於此義不可通。仍釋為人執旗形。㫃孫詒讓釋㫃。㫃㫃一字。舊釋子執旂句兵。



其面作  字。則此器賜臣。其背作  乃上弦者也。實與此為一人所作。彼之𠂤即此㫃也。𠂤是弓之弓耶。以彼器參證。知癸蓋以武功起家而受器賜臣者也。人執旗形即說文之旗字。彼誤從矢者。由矢夫形近。夫大一字。大則人之側視形也。古蓋旗有圖騰。畫於旗上。觀左傳所載者趙氏之旗以其證。圖語在中。蓋主旗而已。左傳。欒范以其旗共公車。古之軍隊非若後世之徽章以旗中而著士卒。故族皆見旗。之亦有共所圖以為別識。金器文有但作人執[■]旗形者。蓋表其為族而非臣僕於人者也。

易鼎爵　舊作貝朋爵。見同上。

孫詒讓曰。舊從徐桐柏釋𪆫為朋。三即鳳古文。於疑是鳥字。既又有貝鳥易㝅。蓋作器人名。



倫按此當讀易鳳貝。鳳實鳥之變體。易為析易之形。而金文借為賜。賜從易得聲也。舊釋為錫。古書作錫者亦借為賜。金文亦無金旁者。徑釋賜也。鳳字以孫詒讓說釋鳳為長。彼作[■]鳳。此於省耳。甲文鳳字[■]作𪆫。亦有作⿻者也。於甲文鳳字又有作𩙣𩙣𩙣者。倫謂𩙣𩙣𩙣皆風雨之風本字。而𪆫[■]則說文之鳳字。從凡。𪆫聲。風則從風師之風作飌者也。凡為帆之初文。[■]借以為風雨之風耳。風則凡之音同奉紐轉注字。𠙶或𠙶則𪆫之轉注字。從𪆫冂聲。或從冂得聲。冂音明紐。轉入奉紐。故今音馮貢切。知非鳥字者。鳥𪆫𪆫從鳥從目者。特說文之𪆫耳。毛公鼎鳥乎字作𪆫。寡子卣作𪆫。敔卣作𪆫。皆從鳥之轉。說文𪆫解蓋由此而變耳。此器但書族徽而無作者之名。孫詒讓以鳳即其名。是也。鳳以得賜貝而作器。故書其事。則鳳蓋臣僕歟。

㕚卣　舊作杈卣。見同上。



倫按此銘為非𠂤。左為父辛彝。而㕚字在父辛上。不與父辛相連。㕚即說文之扶字。以金文常例言之。或亦為表一事之圖語。但不詳其意義。當此為作器者之名。不言作父辛彝者省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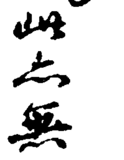
一〇九～一一〇

矢白卣　舊作矢伯隻卣。見同上。



乍父癸彝。倫按此刻矢白隻彝在右，乍父癸三字在左。於昔讀為矢白作癸父癸彝。隻蓋其族徽。隻為鳥獲■之獲本字。說文。獲，獵所得也。乃此字義。字從手持鳥會意。今說文訓鳥一枚也。而雙訓隹二枚也。皆非本義。亦或非本訓也。隻雙實一字。隻蓋即從隹得聲。故隹隻音皆照紐。雙音今在審二。於雙從雙得聲。而音在心紐。漢書刑法志注引晉灼曰。雙古諫字。是古讀雙如諫。而諫從柬得聲。柬音在審三也。審三照三同為舌■面前音。隻音在照三也。蓋雙本為隹之茂文。故雙隹實為一字。猶天子傳。乃獻白玉口隻。郭無注。傳又曰。于是載玉萬隻。注曰。隻玉為穀。見左傳。檀傳三十年傳。時十穀。注。雙玉曰穀。是穆傳之隻即雙也。陳驛壺子陳瓣內伐匽口口之隻。之即獲也。說文之獲甲文亦作隻。此亦為隻即獲。禽之獲本字。古讀照歸端。端影同為清破裂音。故隻為獲為隻。獲從蒦得聲。蒦音匣紐。而雙即得聲於雙。雙音今在禪紐。禪匣同為次濁摩擦音。其音轉變之蹟亦可尋矣。

丁玳卣　見同上。

倫按此銘文作乍丁玳隩彝。此亦無作器之名。而但書其族徽。於亦或丁玳即其名。蓋丁玳自作此器耳。金文圖象同此例也。丁玳者丁其次。或以丁日生而後更製名為玳與。



父戊卣　舊作虎父戊卣。見同上。



乍父戊隩彝。

倫按此蓋文。器文獸形作朩。舊釋為虎。倫謂此蓋說文之虞。虎類。虞人官名。古鼓有虞人。書益為虞。為掌山澤之官。孟子。招虞人以旌。則虞人實射官。說文。琴。帝嚳射官。於此本義為羿之轉注字。詳注證。帝嚳射官者。蓋帝嚳時始制射官。任中據貫誼新書連語。故上古者羿是。夏為羿居穩與之為善射行。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詞天問。羿彈日。烏解羽。謂羿即伯益。倫謂任說是。史記夏本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季帝命。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新書為羿稷說爾。則益羿是一人矣。羿字書作㹣。㹣從开得聲。开音見紐。益音影紐。以同為清破裂音。圓假。故書作益。㹣虞音同疑紐。又假虞為㹣。書言伯益與后稷同類。蓋射官之長耳。非人■名也。秦本紀以大費為伯益。尤可證也。大費生子二人。一日若木。實費氏。其孫曰費昌。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而左傳。魏莊子曰。昔有夏之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說文。竆下曰。夏后時諸侯夷羿之國。窮石杜預未詳其地。吳玉搢謂山海

一一一～一一二

經離騷淮南子謂弱水出於窮石。說文謂弱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於流沙。漢之刪丹今甘肅山丹縣。距吾都尚甚遠。倫謂大費子孫或在夷狄。與周本紀言棄子不窋奔於戎狄者同。此蓋就其官族地。以此相證。知伯益即后羿。此乃官名。而虞為羿之借字亦明矣。此作器者官為虞人。而書其父戊■作此器也。

讀金器刻詞卷中畢

一一三～一一四

讀金器刻詞卷下

䆞自卣蓋　舊作關伯卣蓋。見同上。

寶尊彝

倫按舊釋門狘為關。說文無此字。蓋從門狘聲。䆞字師寰鼎作[glyph]。義白敦作[glyph]。說文宄從宀九聲。古文作[glyph]。然則從宮㚔聲。㚔為射公之異文。皆九之後起字。九則肘之初文也。實為宮之轉注字。宮九音同見紐也。亦窮之轉注字。竆音羣紐。古讀歸見。說文爾雅皆曰。宄窮也。

倫謂宄蓋即書之有窮白爵偁也。

甲婦敦　舊作田孫敦。見同上。

漢敦

倫按舊釋䆞遺作田孫。孫詒讓謂駉疑始之異文。倫謂遺乃遺字。從辵。賮聲。蓋賮之後起字。以賣為行賣者故增辵也。說文無此字。商婦觀商字作[glyph]。故知此是遺字。田乃甲字。婦從女。司聲。祠從司得聲。詩生民傳以太牢祠於高禖。釋文。禖本作祀。爾雅釋天。商曰祀。而甲文偁祀亦偁司。祀從巳得聲。巳巳一字。詳說。始從台得聲。台從巳得聲。而始實為胎之異文。巳之後起字也。則孫說可從。婦疑即㚸姓之姒字。說文無姒字。從巳得聲。金文鄦侯敦之邔。陳侯午敦之姛。淅向父敦之㚸。皆姒字也。婦姓。甲或其次或亦甲日生者也。

兹女壺　舊作茲女壺。見同上。

中

倫按舊釋䍙父作茲女寶壺。阮元據古齊鐘鼎銘識釋䍙為䍙。倫謂此從䍙八聲。為䍙之轉注字。䍙音非紐。古讀歸封。故鄙音入封紐。八音亦封紐也。88為絲之異文。茲字從之得聲。取此者依篆釋。即說文之絲。說文謂兹省聲。孔廣居謂丝聲。然說文謂兹之從本字作○者與留之初文作∩者為一字。此作[glyph]則∩聲也。抑或此種乳字聲。前伯太史作䃼妃鑄甸簋作[glyph]。蓋從丸∩。可證也。司蓋檮或檣之轉注字。此借為寶耳。[glyph]說文作壺。從四。而函皇父敦作[glyph]。伯角父盉作[glyph]。伯春壺作[glyph]。金文亞形中多箸[glyph]形。說為壺。調味也者也。廣川書跋引作調味器也。倫謂說文亦例。止訓器也。調味器也本作器也。調味者也。蓋字林文。今本說文非許慎原本。實字林附於說文。又經唐人習明字科者所刪節之本。詳疏證。唐人始刪為調味器也。後後經刪如今文。則本名詞而作為動詞矣。王國維謂目論盉乃尊卣一類。蓋和水於酒之器。所以節酒之厚薄者也。倫謂伯春盉字從[glyph]。[glyph]之異文。金文卣字皆卣之隸變。詳疏證。而借為卣。左傳廿八年傳注引李巡。卣，尊之彝也。釋文。卣。本或作攸。周禮鬯人廟用修。鄭司農云。修，器名。後鄭云。脩讀曰卣。說文。卣，讀若攸。酉可證也。酉即今之紹興酒罈。故李巡云。尊之罇也。尊為醞釀之釀本字。從酉從廾。會意。其聲即得於酉。酉即說文之尊。[glyph]變為尊也。金文多作[glyph][glyph]。甲文其形至繁。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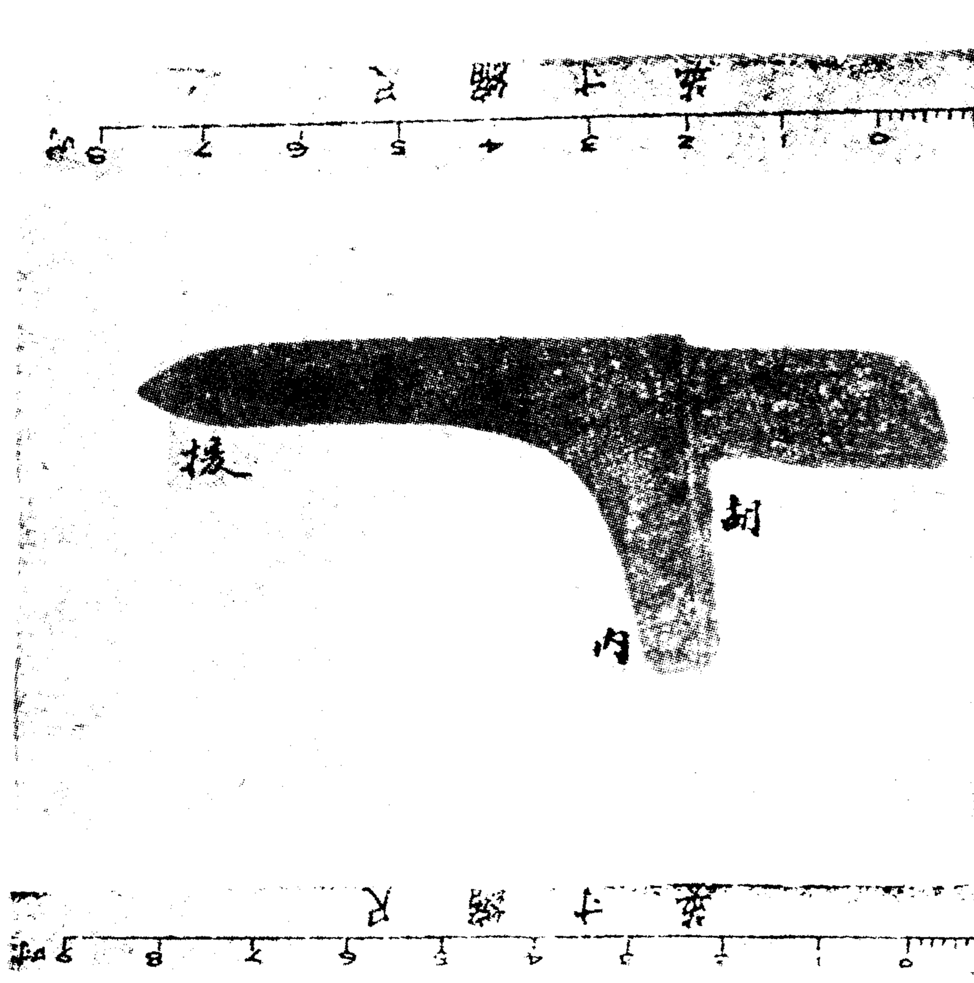
亦作[glyph]諸形。金文之[glyph]與甲文之[glyph]同。甲文之[glyph][glyph]為一類。皆從酉者。而甲文則無從廾。[glyph][glyph]其有者也。[glyph]之[glyph]蓋從鼎。其從廾者乃從廾聲。廾為廾本字也。詩及金文皆有秬鬯一卣之文。即謂黑黍釀酒一罈也。釀則酒母也。以此可證盉之從酉之故。而王說為塙。蓋古時盉猶有其器也。函皇父敦伯角父盉所從之[glyph]及[glyph]。皆是說文鎰之重文作[glyph]者也。蓋[glyph]本象酒器之形。後以金屬所為而增金旁。

父丁壺　舊作立戈父丁壺。見同上。

戈父丁彝

倫按立戈形，舊釋也。倫謂[glyph]為我之象形文。說文。我，施身自謂也。書作施也，身也，自謂也。施訓見廣雅。身訓見爾雅。其為非本義甚明。即自謂亦非本義。從戈不得自偁之義。而凡言身偁謂之詞。實皆假借而無本字。說文吾訓我自偁也。我自偁也及此自謂也。亦皆非許慎原文也。我字說文古文作𢦏。金文孟鼎作我。毛公鼎作我。我曾鼎作我。宗周鐘作我。師寰敦作我。我各伯敦作我。毛公肇鼎作我。莽伯敦作我。不嬰敦作我。善鼎作我。禹敦作我。散盤作我。曹伯簋作我。齊鎛氏鐘作我。邾向敦作[glyph]。邾公鐘作我。王孫鐘作我。者[glyph]鐘作我。而甲文則作我[glyph][glyph][glyph]。皆從戈而有刃形。甲文之[glyph]即此文。尤為明白。鄭玄考工記注。戈今句孑戟。戟今三鋒戟。倫考定戈戟實轉注字。戈戟音同見紐而聲則歌元對轉也。戈戟之異。據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倍則

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倍句外博重三鋝。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倍句中矩與刺重三鋝。倫以吳大澂所得於滕縣趙氏之鹿邑戈及倫同縣陳漢第丈所得古戈據考工記校之。其數不差。則鹿邑戈即考工記所謂戟也。今將二器縮景列左。



鹿邑戈



古戈

然則戈戟之異不在三鋒。而戟之三鋒者實即戈與古之始造者。蓋如古戈。其後改良之。則如鹿邑戈。名曰戟者。或改造之地謂戈曰戟。因而戟名見。此銘[glyph]字蓋作器者之族徽。因疑所戕之制而以為其

族徽。或作器者以造我為業。此其圖語也。猶為說文之祝字。從示即社字之社本字。甲文
祝字作□□。其語字所從之示亦社也。其更具
體者為□與族及文之□同□。說文齋之籀文作□。其所從之□即其讀文也。丁為示之
□轉注字。示初文當作□。從天之本字作一者。□即說文之晶字。晶為星之初文。乃象星
之形而非從日也。□變為□。再變為□。又譌為□。故說文示之古文作□矣。□作示
知非日月星而但為星者。初民之觀念因三辰註尊。亦三辰註有祭祀。然上古巢居穴處。
所患者風雨。有風雨則不能安居也。且亦無所得食。若星見則無風雨可期。故以為神而其
吉也。以無星為凶。有星為吉。姚鼐以為星即晴字是也。星示之本義為吉示。因而崇拜之
而有祭祀之根焉。故即借示為祭祀之字。說文釋祭謂文所以從示也。及從又持肉於示為
之祭字作□為祭祀之本字。而祭祀乃有專名。而亦淺其本義。說文示部所屬如神祇祖
祟諸文。即從表示之義者也。文從一〇〇會意。甲文或作丅。蓋本作丅。僅以一星表之。或作工。
則從天之本字地之初文註作一者。或作示。則星有大小。作亍則變體。作王蓋又工之變。□
□此作丅者。從一。十聲。十音禪紐。示音牀三。同為舌面前音。古讀又同歸於定也。蓋本作
示。從示而加十為聲。故金文□伯敢宗字作□。仲□父敢作□。戊□鼎有□字。亦從示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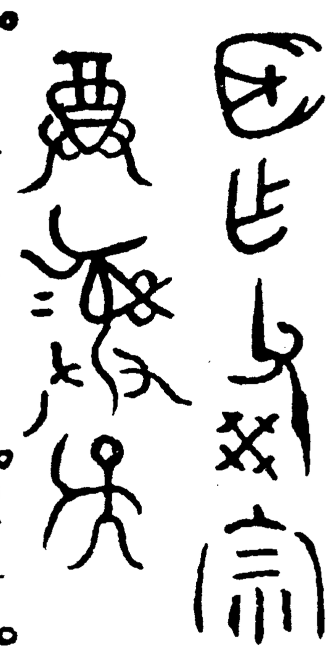
作示也。丁蓋其有耶。祝蓋作器者之名。或曰。我祝人名姓。或曰。我即夏少康所滅之戈國。祝官名

且丁觚  見同上。 倫按舊釋□為龍。□為爵。於□無釋。倫檢舊釋子孫□有□與此同。乃獻字而借為□。□疑是丙字。

耶觚 舊作天子觚。見同上。 倫按舊釋天子而於□無釋。孫詒讓謂天疑王之變體。□

 比父丁彝 疑聽。郝公華聽元器聽作□。似同。倫謂天為大之變體。此當讀大子。或以為孫說□即說文聑字所從之耳。為聑之初文。特佳從王得聲為聑。□後從聑有悳聲為聽。從口從耳會意。耶蓋大子之名。大子故不必為諸侯王之子也。（舊釋諸女匜有脫了大子匜彝。是其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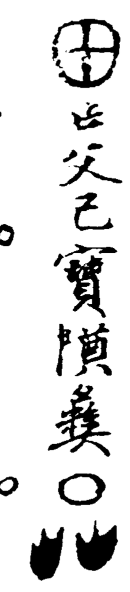
父癸宗彝 見同上。 倫按舊釋丙作父癸宗尊彝子執弓。蓋所據叔宿彝宿字作□也。 五。



孫詒讓謂□似耶。斝長。宗鼎彝者廟之鼎器。祭器也。說文。宗。尊祖廟也。桂馥據玄應一切經音義引字林。宗。尊也。祖廟也。謂此當作尊也祖廟也。倫謂尊也祖也廟也三義。尊也以雙聲為訓。祖也者。祖之初文為□。亦帳之初文。此游牧時代之屋。從一象形。為楢事字。□金文或作□。（亦有作□者。）與今行軍所用之帳篷及蒙古包相似。蒙古包者蒙古所用以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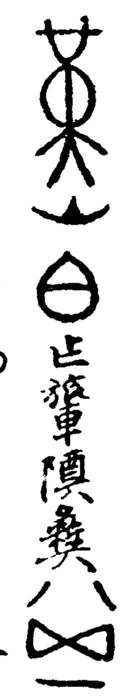
之幄。幄之初文為屋。說文屋之古文作□。其□亦且之異文。□當為□。象帳形。而未其上
飾也。倫見清故宮之幄。正如□形。後以篆文形與他字相混。故加至為聲。至音照三。幄
音知紐。同為舌面前音。且音精紐。精照同為清破裂摩擦音。古讀照歸端。端影同為清破裂
音。故幄音入影紐。由照三又轉知。轉注為廟。廟從朝得聲。朝音知紐。知與牀三同為舌面
前音。故祖後從示得聲轉注為祖。示音牀三也。宗亦從宀示聲。故音入精紐。由從轉精也。
俗言祖宗。由祖宗皆從示得聲。而音皆精紐也。祖宗本皆屋宇之名。書。汝作秩宗。孔傳。主
郊廟之官。詩鳧鷖。既燕於宗。鄭箋。社宗。社宗謂社廟。金文叔氏鐘用亯于宗。即用亯于廟
此宗為廟之證。惟此為作器者之族徽。從大持弓。

田彝 見同上。 倫按舊釋□為兩手奉器形。孫詒讓曰。商龜文有□字。疑韋之變。此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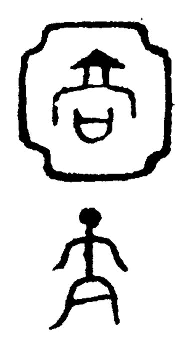
 比父己寶隕彝 □ 字似與彼同。倫謂孫說是。韋為衛之異文。從口即說文之
口。為垣之初文。口外有□。即守衛者也。甲文作□。人在口前。或者多一也。或作□。從北從
四止。守道者也。金文禹□比鼎作□。從行韋聲。□之轉注字。蓋衍□為□通衛之
中不得有口也。甲文或作□。從□。即□之異文。從方乃央之異文。即說文之□。為防備之
防本字。從大或從人。從冂。冂為邊界。央者守邊以備侵襲也。此亦後起字。甲文又有作□

者。其□即九也。說文作衞。其帀乃月之譌。此銘□字或為作器者之姓氏。或其族徽。表明
有守衛之貴族也。或謂□父彝亞中之□亦表有守衛也。則作□之族為貴族。另僕另衛

謨白彝 舊作堇伯彝。見同上。 倫按舊釋堇伯。釋□為其。倫謂□是□字。從火從黃得

 比□隕彝 □ 聲。□之初文也。說文。墓。黏土也。從土從黃省。饒炯謂
土之黏者其色必黃。故從黃土會意。古者塗車用堇。蓋取性黏。倫謂黃說文訓為地之色
非本義。亦非本訓。黃為墓之初文。倫親驗黏土色正黃。玄土不黏。次於黃土者。其黏性亦
如之。黃本黏土。以其色黃。假借為黃色之黃。偏黃為假借之義所專。故增土為墓。後復增土
為墐。此今杭縣謂黃而黏者不易解者為□之□本字。黃音匣紐。轉群為墓。同為舌根音
也。金文齊侯壺作□。薛尚功□作□。名白虎敦作□。□皆作□。舒皆從火。倫謂本有□□
二形。說文止錄其一。由二字形聲註也。故倉頡訓纂均不錄□字。而從□得聲之字亦皆從
□矣。宗周鐘王肇遹省文武勤疆土。勤字作□。蓋自古已訛。毛公鼎之□頌敦之□亦從
大也。□西非其字。疑八五一三字。記數之詞。

父癸彝 見同上。 倫按舊釋□形中高子。倫謂□即說文之高字。甲文高有作□者。與

 比父癸尊彝 此同。高為重屋為樓之樓本字。廔之初文也。蓋高卑不可為象。故碑從立卑聲為形聲字。則高亦當然。今觀高字之形止

為有核之屋而已。故知本是核字也。核從婁得聲。婁從貴得聲。詳後說。貴高音同紐見紐。戰國策秦策。陳子曰。高子。呂氏春秋離俗。天下愈高之。注。高，貴也。說文。轈。高如巢以望敵也。轈實車之有樓者。即左宣十五年傳登諸樓車之樓車。服虔注。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巢與聲同宵類。樓車而謂之巢。蓋語原同出於巢。而高即樓形。爾雅釋艸。鐪虎杖。杖一名鐪。一名虎也。詳後說。鐪轄宵類。而杖在宵類。故杖俗亦呼鐪。借鐪為杖也。虎聲侯類。侯宵於轉。故又得借虎為杖。樓聲亦在侯類。高轉為核。猶鐪轉為虎矣。故高之轉注字作廔。而古書率借樓為廔。氣樓則屢婁之婁本字。廔之音同來紐。轉注字也。高之初文本作[古文]。變省為[古文]。又變為高矣。[古文]者。術夏之異文。秦公敦夏字作[古文]。明是從頁。頁字金文率作[古文]。本象人首自肩手足之形。夏從頁而後從夂。又於手上增乂。足上增二。偏旁亦多乃他人之手也。二乃桎梏也。從頁而持桎梏施於其手足。於六書為指事。夏蓋舞之初文。論語。求善賈而沽諸。漢石經沽作[illegible]。詳記。夏桀伐威。書序典郛注引作[illegible]桀。爾雅山櫬。金人本作櫬。方言。凡物之壯大者謂之嘏。或曰夏。此古夏聲字相通之證。古夏同為舌根音。亦聲同魚類也。此作夾。金文朱市赤市朱亦。赤市出亦。亦亦與此一字。彼皆借為䖏。䖏夏音同匣紐。聲則魚陽對轉也。故金文皆借為䖏。莊子。吾未知聖智之不為桁楊椄槢也。桁字

說文所無。實為械之音同匣紐轉注字。蓋古謂被械者音即原於桁械。說文。夏。中國之人也。而非本義。倫疑夏是古民族之族徽。劉向謂負貳之臣械其手足。其實正是古民族之習者。如穿耳鼻之類。禹或取此民族。故號曰夏。及禹有天下。聲教四被。為政治中心。周謂中國之人皆為夏耶。今者夏之省者也。蔡姞敦之今。蔡子口匜之今。獻編鐘之今。皆人頸蔡足也。於非即蔡字也。其字從大而械其足。玄應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穿木加足曰械。今今則械其足者。今今實一字也。後漢書吳祐傳注。在手曰梏。甲文有鋘。與金文中皆之鋘同字。則械其手者。[墨]鋘亦亦實一字。夏則手足並械者也。左襄六年傳疏。桎梏偕名為械。械當為夏。倫言蔡從[墨]。借蔡為夏。[墨]借[墨]為[墨]。文選魏都賦注引楚詞注。蔡，草莽也。蓋借蔡為桊。桊為艸莽之莽本字。莽乃從犬桊聲。為猛之轉注字也。艸桊實一字。詳說。古蓋讀桊如蒼。與故論語以草創連文。而傳言草莽之臣。實艸桊之臣。皆以音同清紐連緜為詞。而後乃別艸桊為二音二義。水經巨水注引劉澄之永初山川記。夏水古以為滄浪。漁父所歌也。則古讀夏蔡音近。蔡桊則音同清紐也。是蔡蔡林者借蔡為夏。猶蔡林金文作大林也。周公殺蔡叔。管叔因蔡林。降霍叔於庶人。非蔡非放殺之義。乃桎而囚之也。此器或乃作器之人名。高則其姓。蓋始為此造樓。而以車為氏者也。

一二三～一二四

虢林尊　見同上。

[古文]叔[古文]林 殷[古文] 隕 [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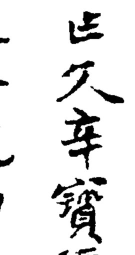
倫按舊釋虢林作林殷彝尊朕。倫檢說文。虢。虎所攫畫明文也。從虎寽聲。於虎所攫畫明文也詞義不通。當有譌挩。寽聲亦非。以倫討論。寽與叉一字。詳後說。而虢字頌鼎作[古文]。頌敦作[古文]。虢季子白盤作[古文]。虢叔盂作[古文]。殆無從寽者。已侯鐘有[古文]字。容庚疑虢字。從此。象白敲[古文]字。吳式芬釋虢。倫謂皆虢之省文。虢蓋從虎[古文]聲。[古文]從作叉聲。故[古文]字從從叉得聲。說文謂叉從又卜聲。於倫證得叉叉一字。叉從又凡聲。凡乃伯也。執叉之叉本字。而投之初文也。以金甲文從叉之字證得叉投之象形文。實為[古文]。清代儀仗中有之。嬉劇中武士所持之鋌。即其遺制。持儀仗中之投。柄長而[古文]亦長而細。嬉劇中之鋌則柄長而[古文]巨。[墨]此方偏[古文]形為骨都。從之成投。轉聲成殳。周禮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注。度。謂殳也。殳即投之有文。度為投之借字。廣雅釋詁。度。杖也。亦借度為投。古書皆以殳字為之。其實殳為打之初文。[墨]聲。方言五。今江東呼打為度。可證也。甲文作[古文]或作[古文]。[古文]中之[古文]即[古文]也。作[古文]者有取古讀殳如度。度音定紐。定從同為濁破裂音。度音轉如撲。說文。撲。挨也。中從[古文]擊撲。擊撲以加於人。鞭撲猶鞭度。則撲即支之轉注字也。支音本如撲。在該紐。轉旁紐為普木切耳。支雖不從卜得聲。而書言扑作

敲。則古音自與卜同。卜虢則同為清破裂音。卜音封紐。虢音見紐也。左昭元年會于虢。穀梁作會于郭。說文。[墨]。亭度也。郭從亭。詩韓此亦可為虢從叉得聲之證。說文。殷從身從殳。其實從殳身聲。為殷之音同影紐轉注字。身身則一字。說文。身。歸也。從人厂聲。釋詁會引作中有歸。於金文毛公鼎作[古文]。邾公華鐘作[古文]。林向敦作[古文]。楊伯敦作[古文]。仲殷父敦殷字偏旁作[古文]。倫謂身本作[古文]。從[古文][古文]象形。蓋身之初文。[古文]與致伯敦致字所從之[古文]形同。但身字所從之[古文]即人字。故孟鼎殷字偏旁作[古文]。即從人。[古文][古文]皆身之變。此身旁作[古文]。[古文]即[古文]也。[古文]乃教[墨]之異文。從文。考聲。[墨]。儀禮鄉飲酒義。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國語周語曰。魯侯孝。韋注。[illegible]訓治其民矣。黃以周謂二孝字皆當作季。倫謂國語之孝是季字。季學一字也。儀禮之孝是教字。足證古自別有教字。與教為轉注字。[墨]同為舌根音。聲亦同幽類也。此孝讀為孝。說文。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從老。倫謂善事父母者固非本訓。字亦不從子也。蓋人毛匕為老。從子從老者為孝。以為會意。似是而非。就各部首之字本義言之。老非父母之專偁。子非子女之定名。而用其引申之義或假借之義以造會意之字。皆於會意造法之原則也。故倫以為從老省從季省得聲。為老孝之轉注字。金文每言追孝。余義編鐘作追孝。孝即考也。史記燕世家孝公。漢書古今人表

一二五～一二六

作考㕣。入表孝成子。列子作老成子。是其證例也。叔䚄孝猶抹般老。蓋古以老為字者。如楚有連尹襄老。知朕為滕者。滕器金文多見。字則說文作媵。而金器中如舊釋媵罍匜之朕。亦從灷但从在上火在下耳。餘以從灷從火者為恒見。蓋古有灷火灷三字。灷從奴火聲。火音曉紐。故從之以聲音入心紐。同為次清摩擦音也。火從奴十聲。十音禪紐。故從字從之以聲音入照紐。禪照同為舌面前音。古讀同歸於定也。若灷則從奴个聲。个從十八聲。八音封紐。讀脣音入非紐。非心曉同為次清摩擦音。從十得聲之廿音入照三。卅從三十。實十之音轉而入心紐。世卅一字而世音入審三。則從朕以聲之滕音亦審三。則朕自可從火得聲作朕。或從灷從灷得聲作媵。亦可從灷得聲作媵。灷若灷則轉注字也。滕字當在匜上。誤撓而補於匜下。轉而書彝字。舊作子孫父己卣器文作隩彝。而蓋文無彝字。即其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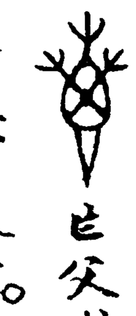
父辛尊　見同上。　倫按舊釋䵼。孫詒讓謂非是。非卝非木。疑匵異文。倫謂此即說文之匵


止久辛寶隩彝

從匚。遺聲。卝非卝非木。乃光之省。而直畫少長耳。光為走奔走之走本字初文。說文遺字從辵。此從走耳。㐭為說文之㐭。器刻著此文者。或官以此㐭調。或為業㐭調者之圖語。如今之飯館。或為作器者之姓氏。其先蓋始制㐭調者也。

一二七～一二八

父戊卣蓋　見同上。　倫按舊釋叀。孫詒讓曰。惠省。說文惠古文作𢡱。從卉。不當釋為叀。凡金文從卉者皆是惠非叀。倫謂依篆釋。此乃叀字。為


止父戊寶䵼彝

穿牛鼻之穿本字。穿從穴身聲。形誤為身耳。乃空義也。特語原同耳。說文叀下曰。叀者。如叀馬之鼻叀。王筠謂馬當為牛。是也。字說文作叀。古文惠所從之叀。則與此同。毛公鼎虔夙夕□敄一人。字又作□。說文疐字從叀。而秦公敦毗疐在天。字作□。甲文有□即疐字。亦作□□□□□□□皆一形之省變。□所從之凵。為內之到文。即說文此亦自字之白。□所從之□亦白字。皆鼻之初文也。⊗為變耳。其以人从从皆乂之變。蓋牛角也。□中之一貫於鼻孔。最為明白。此說文作叀。其乃出白下。亦篆形復然。仍在鼻中。非在鼻下也。凵則引牛之縻。蓋圖畫性之叀。本是畫一牛。秦貫其鼻而有縻。省則僅畫一牛頭。亦秦貫其鼻而有縻。今試作□。即可變為□或□也。叀牽一字。牽字所從之□即叀也。國語魯語。獲胥馬專車。專借為叀。專從叀得聲也。叀車即穿車也。叀之圖畫性文變為篆文則失其性。故後增牛為牽。牽乃穿牛鼻以便引。堅則牽牛之牽本字。堅從牛臤聲。臤則從又牽臣。臣本戰勝國所俘獲之敵人。故從人而〇其身。金文作□。象其形也。被俘者不肯行。故牽之也。堅以牽於臤。牽叀之音亦與臤同原也。此作器者名叀。即用本義未為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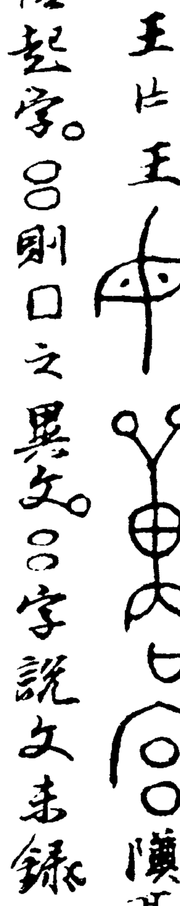
古人之名。無美醜之擇也。魚卣之罰為伏白名。可證也。

司土敔　見同上。　倫按舊釋㝬為族。㒸為號。蓋不知㒸即號字也。㝬為燎之初文。見（吳榮光釋旗。孫詒讓釋虘。）


敔　止寶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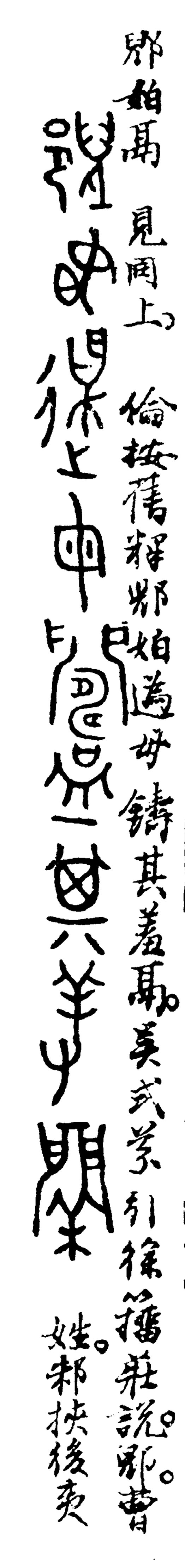
白燎尊。其從卅者傳寫之譌體。此似為國名。山海經。潦水在衛皋東。漢書司馬相如傳。鄧鎬潦潏。注。水出鄠縣西南潦谷。蓋古潦水有潦國。此其潦司徒號所為器與。或號為國而燎為名與。金文讀國有異例也。對為說文籀文辭之作嗣者。有文辭之轉注字也。辭從𤔔辛聲。說文曰。訟也。當作治也。𤔔即絡之絡本字。義當為治絲。從爪從又從幺從冂。冂即治絲之具。爾之省也。□爾之聲得於爾。爾司聲同之類。故𤔔轉注為嗣。司辛音同心紐。故嗣後轉注為辭。𤔔即治亂之治本字。□（官名）司土司馬司工司寇皆言治土者治馬者治工者司寇者也。土字盂鼎作□。散盤作□。召尊作□。甲文作□□。從地之初文作一者而象土形。其作□者後有細土也。省之即以□為土。甲文□字從牛在坎中而土掩之也。凵即坎之初文也。詳疏證。由□形則變為土矣。土實堆之初文。甲文作□。象地上有土堆。而丘山字皆由此形增變之也。堆音端紐。土音透紐。同為舌尖前破裂音也。古之司土。蓋為平治土地使民得有居所者也。

王母鬲　見同上。　倫按舊釋□為□。倫謂此說文之連字。從口即篋之初文。猶甲文

王止王  隩鬲

遣字從口作□也。□亦車之異形。□為□之後起字。□則口之異文。□字說文未錄。而見於篋之古文作□者。古之辟雍即辟宮。辟父敦。王在辟宮。其證也。甲文作□。金文則舊釋公孫呂戈之□。倫以為即其字。非說文之呂字也。後乃增宀。蓋以口為垣之初文。垣必有所入處也。垣音匣紐。故轉注為營。營從熒得聲。熒音亦匣紐。音轉見紐為宮。見匣同為舌根音也。周書王會解。其守營橘者。皆赭禍圍橘。漢書揚雄傳。禁御所營。注。營。圍守也。史記五帝紀。以師兵為營衛。營衛亦謂圍守也。故於文。宮車其寫。宮車謂有圍蔽之車。此皆可證宮本口之異文。引申以為所居之偁。此言連宮蓋王母所居之名。此器為連宮所用。猶漢瓦有未央長樂矣。母為乳房之乳本字。從女象形。古音□蓋與孚同。乳從孚得聲。孚聲幽類。音轉為嫗為姁。又轉為媼。入明紐為母。故借以為子偁其所生之名。（或從初文象形之□女聲。為□之轉注字。女音古在泥紐。故母音入明紐。同為鼻音次濁音也。）

鄧始鬲　見同上。　倫按舊釋鄧始為鄧母。鑄其羞鬲。吳式芬引徐籀莊說。鄧曹姓。邾挾後裔。



一二九～一三〇

父顏之子友初封郳爲附庸。後進爵爲子。稱小邾子。伯從女。從白。長女也。稱嫣孫後氏。
周初封虞幕裔孫閼父之子胡公滿於陳。遂爲陳姓。字從爲從走。嫣爲從爲聲。其字爲
姓亦作蒍。知爲即嫣字也。孫詒讓曰。說文木部有梠字。此似從梠。從走。未知何字。闕從曰
當是閼字。說文闕。所以枝鬲者。從爨省鬲省。此借爲鬲字。倫謂郳從兒得聲。此作兒者從
[illegible]爲人之異文。[illegible]爲說文囟之異文。囟亦古文作[illegible]字
從之得聲。㒸音桑紐。腦音泥紐。古讀桑歸泥。㒸爲腦之次初文。由其初文也。詳疏證卷[illegible]
本切韵殘卷五支。兒。按說文作此兒。其兒字而有所本。從人白聲。兒即甲文乎子字字之
作兒者也。白聲真類。其特注字作臡。從臣得聲。臣聲真類。臡入脂類。脂真對轉。遂臡直迺。故
兒聲入支類。師寰敦㒸字作[illegible]。故此及說文兒字（所從之[illegible]）皆爲臼爲囟。兒囟一字。爲孺之轉
注字。今吳縣上海謂小兒曰小囡。囡即囟之俗體也。姰字說文所無。徐說無據。要勝則爲
伯字異文。說文人部之儒即女部之嬬。而女部媰或作傷。人部之偄亦或作嬬也。古陵虔
女自尊於其國。郳或自偁爲伯郳。不然。則是郳女之名耳。得字舊釋遘。蔡長。然謂是陳
姓則未然。依文釋當讀爲媾。蓋爲丑之轉注字。古書以羞爲進獻。者皆借爲羞。爲䞈羞膳
囧爲次清摩擦音。羞音心紐。羞音曉紐也。䞈說文作䞈。從丮羞聲。羞字蓋註從羞得聲。

羞爲羞之轉注字。而音轉入禪紐耳。闕仍是鬲字。但是當時俗體。猶鑄之從饕省也。

興白鬲　舊作叔帶鬲。見同上。　倫按舊釋鄭姬白作叔帶口鬲。孫詒讓曰。[illegible]舊釋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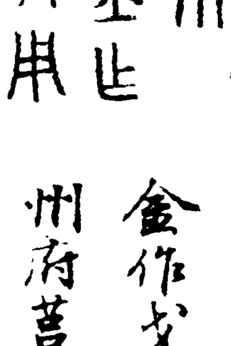


異[illegible]舊釋鄭[illegible]爲庸。倫謂舊釋興鬲二字是。

也。興從廾者。非說文之廾字。廾者。兩手向上有所擧執。以圖畫性之象形文寫之。兩臂高
擧而屈其指。篆文不便於書。遂若兩手相反耳。此爲兩手相反而可擧執。爾雅此從廾者
乃象兩人共扛一物。前走之人以背向物。則兩手在後持物勢自反也。興伯蓋鄭人之字。鄭
作奠者。奠也。然亦或古鄭國自作此字。如鄎左傳亦止作息也。[illegible]字右旁者蓋是叔字。即
說文之𢼄字也。𢼄所從之[illegible]。即黹之譌。說金文頌鼎有黹純數則黹[illegible]從此。黹亦作[illegible]。
金父鼎　明象刺繡之形。故說文曰。箴縷所紩衣也。古以鹿皮爲裳。蓋刺繡以爲象。而
爲衣服。繡帛者則以鍼縷刺繡爲文。如獸皮之斑爛。粹尊盤作黹。寰敦作黹。伯姬鼎作
黹。昔人所謂兩已相背者。即以[illegible]諸形。其實皆倣獸革之文而已。黹黹則象帛之鍼
刺繡之形。今杭縣所謂納繡者殆繡之初法。以其最似於甫也。黹雖從帀。帛爲𢼄。殆說𢼄
黹。即不見其質。故黹爲象形。黼黻皆市之音同非紐轉注字。後以所繡之色分別之。初非由與

黑相次爲黼。青與黑相次爲黻。王國維以黹爲黻字。蓋泥於兩已相背之說耳。昔人更以
周禮司几筵。設黼依。禮記明堂位作斧依。爾雅釋器斧謂之黼。乃以黼爲文象斧形。黻
爲兩已相背。兩已乃兩弓。語即弗字。以合黼黻二字之音者。以金甲文證之。若無弓斧之
形也。黹爲帛名。詳疏證。古書以爲進獻者亦借爲䞈。羞從羞得聲。羞音曉紐。䞈音禪紐。皆
舌面前音。古讀禪歸於定。此當讀爲鬲。

寅戈　舊作方寅戈。見同上。　倫按舊釋吉用所金作方寅用。吳式芬曰。徐籀莊釋吉爲[illegible]



金作戈寅用。辰從反永。讀若稗縣之稗。春秋時向國地。在今沂
州府莒州之南。作器者名寅。訓敬。據用戈非得已。故曰寅。倫謂徐
說[illegible]似當讀用寅用吉金作戈用。吉金金文屢見。[illegible]用字缺。具之爲用。疑乃說文之卣。卣
爲死之初文。從止。從冂。甲文作卣卣卣。其死字偏傍作卣卣。毛公鼎死字偏傍與說文同。
孟鼎死字偏傍作卣。齊鎛作卣。其上所從之卜卜。與甲文鬼字所從之卜、師㝨敦鬼字所
從之口同。即說文八篇之𠤎。𠤎實爲死之初文。𠤎非首向地。乃陳於地上之尸。陳尸首向
外。故由外而向內視。先見其首耳。鬼從𠤎得聲。男字見甲文。實奇怪之怪本字也。鬼從𠤎。
明死者爲鬼也。卣則尸在牀也。甲文卣字所從之冂。即牀之初文作爿者之異文。禮記曲

禮。在牀曰尸。是其證也。古有死氏。此蓋寅之氏姓與。寅字說文作寅。實是譌體。寅爲胂之
初文。胂爲夾脊肉。寅從[illegible]即夾字。夾亦則一字也。亦爲腋之初文。[illegible]象夾脊肉。故無兵敔
作[illegible]。[illegible]象脊肉。或印省聲。光[illegible]鐘作[illegible]。故說文譌爲寅矣。吉字從士。苗夔張敦頤語士
聲。林義光謂古一字。葉玉森據甲文作吉吉。謂從甲從日。甲爲十干之首。古或以甲日爲
吉日。遂制吉字。衛聚賢據甲文有吉方。其字作[illegible]。又吉凶字作[illegible]。其冂乃是穴字。於穴
外置木。上畫圖騰。吉方之人以爲有圖騰之神爲吉祥。吉方即姞姓之燕。今松花江爲
甲特家門前之神桿。即殷時吉方門前之木。木桿。又即木牌也。倫檢金文吉字最多與
說文同。惟上似從土。此固其一證。旅儀鼎隹八月初吉。公姞敦隹十月初吉。亦其例也。口
上相敦作吉。與甲文作吉者相似。甲文吉字異狀最多。惟一字作吉。殆亦似從土。其他
形所從者。似以[illegible]爲屋形。[illegible]之變爲[illegible]爲[illegible]爲[illegible]爲个 吉
爲个 吉爲中 吉爲士 吉爲士。吉 其作吉吉者。疑亦變體。然[illegible]不知何字。以衛說相參
則碣之象形字。凵則碣樹也。豈吉爲碣之初文。或[illegible]爲碣之初文。而吉從[illegible]口聲。爲[illegible]
之轉注字耶。碣口同爲舌根音也。或從口[illegible]聲。如徐灝說本義爲善言。引申爲凡善之偁
耶。倫謂金文吉金。義非取於吉祥。吉乃硈之省。說文。硈。石堅也。此銘之甚適。綜姞以為

讀用字復出森疑一字諸書。

不隆棆　舊作丕隆棆，見同上。　倫按舊釋丕隆棘余子之口金。孫詒讓曰：隆，吳大澂作

不𨦃　釋余子

隆尌是貸字。釋疑捧字。倫謂孫釋貸捧二字是也。𨦃舊釋𨦃，唯未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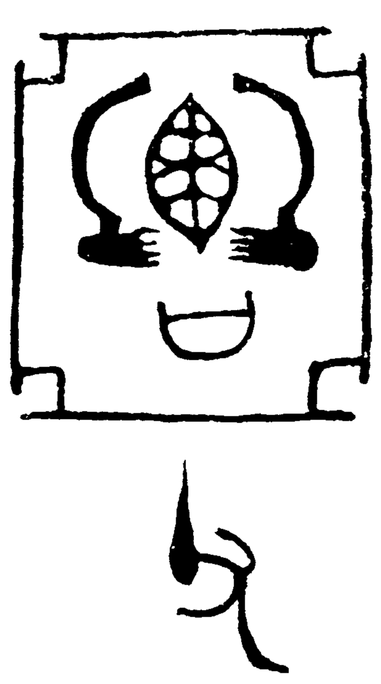
业尌金

丕字。釋丕者蓋據丕或作平也。於說文之丕。寍從一不聲。一為地之初文。

丕為坏之異文。大也非本義也。鄦侯敦丕字作平，與此同。不隆猶史記夏本紀之不陊不

降貣於余子而作此器。故曰，捧余子之貣金。貣貸一字。余蓋郳之省文。

父口敦　舊作亞敦，見同上。　倫按舊釋亞形中觚形，足跡形，彝器形，父口。蓋謂非亞及



曰當是曶字。倫謂曶字雖見金甲文，釋此則不當。檢衛跂

鼎鼎字作[glyph]於。金文鼎字每同貝之象形文。錫殷貝字

貝字作[glyph]。倫疑此銘之[glyph]亦象貝形。曰是履之初文。剝有

兩足而中有貝下有履。蓋此器為取貝者所作。揁履入水也。

白原口　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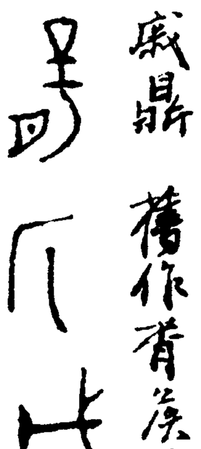
白[glyph]父乙[glyph]永寶用　倫按舊釋白原父匜口。（吳式芬疑為匜器者）孫詒讓謂[glyph]是匜字。倫謂釋原為原，似據隸

書。甲文有[glyph]二字。即泉字。似與此近。然待更得證

也。[glyph]下之[glyph]為皿之壞文。上之尸為尸。即夷居之夷本字。尸象人蹲踞形。金文夷字皆

作尸也。此從四尸聲。蓋匜之轉注字。匜夷音同喻四也。惜不見其器證之。

𡨦口戚鼎　舊作冑侯鼎，見同上。　倫按舊釋冑侯戚。吳大澂釋𡨦為膵。孫詒讓釋龍。

　乙父乙鼎彝冑　又謂冑即史[glyph]字。倫謂孫釋龍字是也。

甲文有[glyph][glyph][glyph]諸文。龍伯戟之[glyph]，皆與此同。冂釋侯無據。文缺未能定也。戚字亦

舊釋戚。解之[glyph]證之。蓋一字。[glyph]從戊。赤聲。說文赤作烾。以甲文[glyph]水或作[glyph]證之。實從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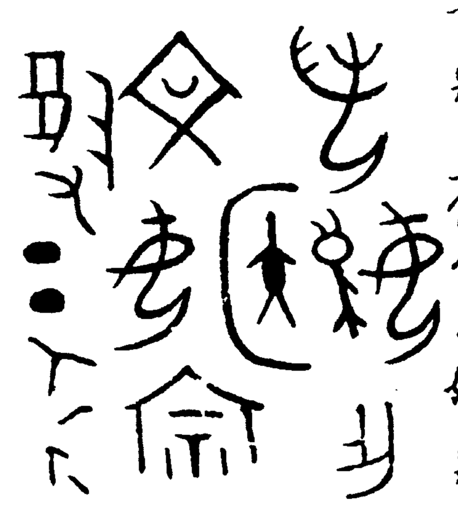
水。猶石鼓作[glyph]。此作[glyph]，皆從水。水音審紐。赤音清紐。蓋由審轉心而入清（或由審轉穿）。說文作[glyph]。赤

音亦審紐也。戚或戚之轉注字。或戚之譌體。龍或為冂戚之氏姓。或其旗識也。左昭十七年傳

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倫謂太皞即伏犧。伏犧者蓋始捕獲獸類之人。古有豢龍。太皞獲之。因以為旗識，而即以龍名矣。

左昭二年傳魯有龍地。冑是中之異文。非史字。

文母鼎　舊作文媿鼎，見同上。　倫按舊釋若口作文媿宗尊丁口。孫詒讓謂宗當作寶。



倫謂[glyph]為[glyph]為之壞文。而僕之最首者也。[glyph]為一字。蓋從女

從[glyph]。[glyph]則或從隹匡聲。或從匚雒聲。未可決矣。[glyph]說文所

無也。此蓋僕之名。文當讀為文母。文母金文常見。文母亦作[glyph]母。

二字亦常通用也。[glyph]當讀為丁丁。此文母名。蓋以丁日生而次

又為丁也。此銘當讀僕[glyph]作文母丁丁[glyph]彝。未字乃彝之缺文。

距末　見同上。　倫按舊釋悍作距末用釐商國。吳式芬引許印林說距末。孔輯軒先生

[glyph]延末用[glyph][glyph]　以為弛弓箭之物。沈心醇據穀梁說距末

疑為弩[glyph]。阮又據荀子性惡篇鉅黍諸其良弓。賦臣黍以佐沈說。而亦不敢於此銘遽

付國榮為子諸弩黍為黍之誤也。翁覃谿先生以為商器。阮以字近小篆。定為周宋人物。

引左傳以證商字。當矣。倫謂未字與說文同。甲文干支中未字有作[glyph]者，形聲注之一字。

未木亦據一字。甲文干支中未字有作木又有[glyph]字即妹字。亦從木。木音明紐。未音微紐。同

為鼻音次濁音。未音亦明紐。則未亦木之異文。蓋艸木皆象形之文。未末二字以同出明

之。仍是未字。不必為木槷也。之歲與為木杪也。特以在地下者為本。同語出地上者為木。音轉

為末。又轉為未耶。[glyph]是[glyph]之異文。從[glyph]左聲。此作[glyph]從右[glyph]。又[glyph]本是一字。蓋以形論。識左

為手也。好尸又本身則足手字。故說文ナ又下皆止訓手也。而金甲文亦[glyph]又無別。金文

銘子卣又[glyph]皆丑字。甲文丑字亦作[glyph][glyph]二形。吏農觶吏字作[glyph]。伯[glyph]鼎蓋字作[glyph]。里文

有作[glyph]者。甲文[glyph][glyph]即說文之[glyph]。而皆從[glyph]。伯俗父鼎。用又司俗父。吳式芬釋左右俗父

說文之卑實從[glyph]之初文作[glyph]者之聲。而其作[glyph]。詳琮證。皆可證也。由手之音變為[glyph]。又

[glyph]為[glyph]。古音[glyph]或如嗟。今紹與語左手之左聲猶近於嗟也。嗟從差得聲。而差音在穿二。

[glyph]音審三。古讀穿審並歸於透也。吳王夫差鑑夫差作大差。差字正與此同。此當讀為佐。

立旂爵　見攈古錄金文一之二。　倫按舊釋立旂形孫孫。倫謂檢周禮大司徒，大軍



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遂人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

以遂之大旗致之。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周禮即為偽書。亦有所本。此國語

實與以旗致萬民者合。萬者都致之名耳。此[glyph]即說文之㫃字。[glyph]即說文之[glyph]字。[glyph]者，僥

倘以為羣衆之羣本字。是也。國語人三為衆。衆即[glyph]之聲同。侵類轉注字。衆音照紐。衆從

取得聲。而從取得聲之最音入精紐。禮記樂記。會以聚衆。衆或為㝡。古書亦多以最為

聚。是古讀聚如最。精照同為清破裂摩擦音。亦轉注字也。今聚音入從紐。而泉從自得聲。

自音亦從紐。泉音則入羣紐。[glyph]音今在疑紐。同為舌根音。亦轉注字也。於則此銘[glyph]在旗下。

則作器者蓋有職如遂人或司馬或大司徒者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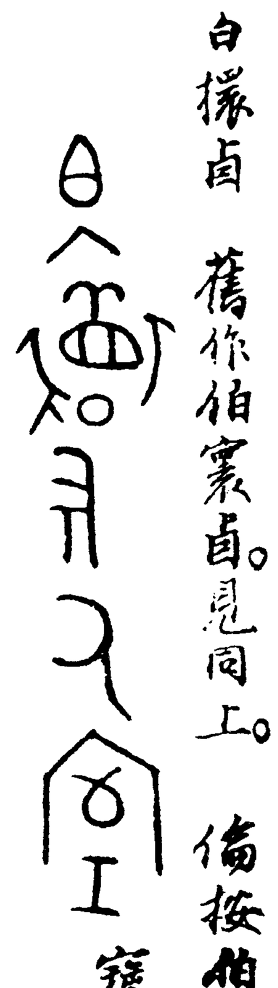
[glyph]敢　見攈古錄金文二之一。　倫按說文作[glyph]。刻木[glyph][glyph]也。不獨非本義。亦非許慎本

[glyph]乙公考乙公寶[glyph]敢　訓也。楊桓謂[glyph]者汲水而上之具也。沈兼士曰。金文作[glyph]。

干象桔橰之形。○象汲水之具。八為外溢之水。當即[glyph]之本字。倫謂此[glyph]之初文。從水。[glyph]

彔亦為轤轆之轆初文。象形。亦與互為同用異形之物。今失亦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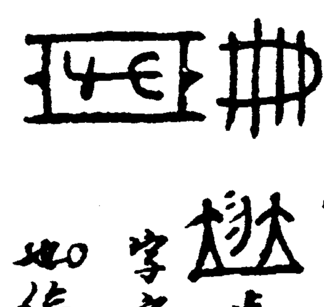
白𣪘卣　舊作伯㝅卣。見同上。　倫按伯𡩜作乃宦。倫謂𡩜是擺字。見說文。此蓋文也。器



寶障彝　文作𡩜。其乂即手也。上入與乂為承字。非入獨為一字。而為入之異文也。𡩜從帚得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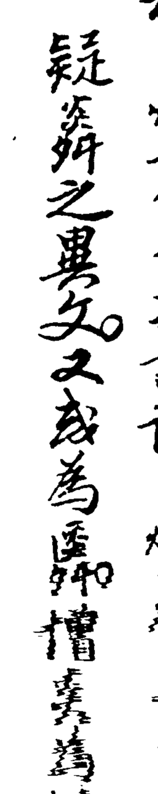
帚從𠂤得聲。此丫亦帚與○連而為西。西者番之省變也。金甲文作書。位置每易常軌。非審字之構造不易抉定耳。𠂤為乙异文。乙是氏字。此讀為厥。宦為宦省變。

父乙尊　舊作冊父乙尊。見同上。　孫詒讓曰。㸚疑是勿𢆶二字合文。𢆶為習之省。勿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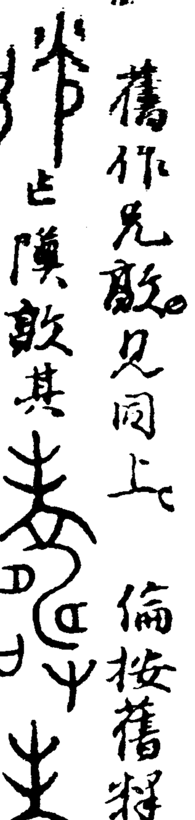
亞父乙寶尊彝　即勿習也。倫按說文。勿。州里所建之旗也。然非本訓。且為物字之義。郭沫若據甲文勿字作𠛱𠛱。謂是笏之初文。了象笏誌之形。其實言也。倫謂古之笏所以記事。猶今條中日記簿也。禮記玉藻。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蓋說文節之同舌音轉注字。節為簿籙之簿本字。節。說文。萬篆也。萬篆為版之譌言。版即簡也。簡以竹版以木而已。故笏亦謂之手版。今所傳古笏。正象版形。亦可證也。其為誌以誌者。■微屋耳。了實何有於象笏之形。況其文乃在球玉象竹之中。若以於笏形之笏上後第文字。且笏以記事。必取純質。是亦必無文字也。書堯典。平秩朔易。史記五帝紀作伏物。疑甲文𠛱字乃易字。為金甲文作■𠬪𠛱𠛱者之變體。借以為勿不之勿。金文勿字率作𠛱𠛱𠛱諸形。與甲文中𠛱牛之𠛱同。甲文之𠛱牛即犁牛。詩云五十惟物。物為雜色牛。即犁牛也。故論語。犁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謂雜色之牛所生乃為純色之牛。才美可供祀牲也。物即犁牛。從牛。勿聲。勿古音如犁。犁音來紐。古讀歸泥。勿音微紐。微泥同為鼻音次濁音。蓋音轉耳。勿為𠛱之譌體。𠛱為耒之初文。作𠂇者之異文。本作力。後增丿或彡。表其發土所需之土也。說文。竝。併也。然竝立竝行之竝。實此字也。此則一字。竝當如此文作㚘。然猶書為竝。蓋本此為比校之比本字。故替字從之。替即竝之轉注字也。替從此亦自字之白得聲。白為鼻之初文。鼻聲之古蓋讀如論語義之與比之比。莊子。不推誰其比憂。釋文。比。司馬本作鼻。是其證也。今北平語鼻音猶如比。鼻音並紐。古讀歸滂。亦如比。知竝音並紐。故轉注字可從白得聲作替也。竝從二大。一高一卑。同在一地。乃會比校之意。傳寫譌為二立。又經傳以替字皆借替為廢。此文㸚讀為勿比。勿廢諸可。蓋作器者之名。宁中戈者。說見於前。冊蓋史冊者也。

父乙觥　舊作兇觥。見同上。　倫按舊釋子𢦏在邦。孫詒讓曰。𢦏從戈。不當為丞形也。



亞文父乙彝　疑𢦏之異文。又或為孫。增𠂢為𢦏。有斿為旂。疑𢦏之省。說文。邦。古文作𡆸。與此不甚合。又疑為南之異文。倫按𡆸亦一字。則㸚亦𢦏之異文。惟說文𢦏從𡗞𠂆聲。𠂆為今杭縣語人急向東走忽向西走而無定向者曰穿來穿去之穿本字。從兩足相背而行會意。此得從一足。則非𢦏字。𣶒為叀字。此銘子十二字與舊釋子丁父甲壺之𠂤同。此子下增𢦏十。下增叀。未詳何義。要之十非在字耳。疑子為作器者之氏姓。𢦏其名。十其族徽。𣶒則以穿牛為業者與。或𢦏十𣶒皆名。名𣶒猶父戊卣作器者之名𣶒也。春秋有趙穿。此三人共為父乙作器。

𩵋敢　舊作兄敢。見同上。　倫按舊釋𩵋作尊敢其壽考寶用。吳式芬引許印林說。古



亞㠱敢其　寶用　兄況同音。故白虎通云。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又與荒同音。故釋名云。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為荒也。說文兄從人從口會意。加光則諧聲。揚攸鍋增廣鐘鼎篆韻兄下分引寧鐘作𡳿。兄子鐘作𡳿。今所傳大集彝有𤯍。非𡧊簋有𤯍。或以為兄生二字。或以為兄旁加生即兄字。案生讀若皇。兄旁加生與兄旁加光皆諧聲也。古兄亦讀若皇。書無逸無皇曰。漢石經皇作兄。是也。𩵋蓋古人名。急就篇有昭小兄。漢書尹翁歸程牧皆字子兄。急就與楊光等字韻。漢書注兄讀曰況。亞與兄生聲誤。漢印有公孫兄。𡍮兄。長兄。皆名字也。倫謂𩵋為兄之轉注字。兄蓋從久皇省聲。𩵋生讀若皇。故得轉注為𩵋。皇為日光。從白。王聲。白日一字也。光為火光。從火革聲。故𩵋季子白盤作𩵋。說文古文作𡕒。而光之轉注字為煌。皆可證也。兄從皇得聲。皇音匣紐。以同舌根摩擦音轉入曉紐為兄。𩵋說文兄兄竝訓長也。兄為育之異文。育為之撮起字。彥子之彥本字方言。兄。長也。今吳縣上海謂婦人產子為產子。而兄音曉紐育音喻四。同為次清摩擦音。則兄為育之轉注字。亦兄之轉注字。借為兄弟之傳耳。壽字從又。與實即說文之𢍱字。借為𩫖耳。考是老字。非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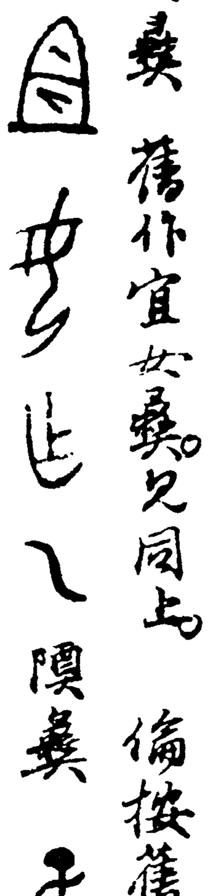
龢彝　舊作名伯彝。見同上。　倫按龢。倫檢說文。龢從龠。龠從品侖。侖為和聲之器。（舊釋龢作名。孫詒讓以𣶒為留之省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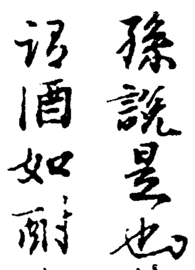
白父辛寶障彝　安得從品侖會意。林義光據番生敢龢字作龢。𨸏事作龢。謂侖象管籥相並形。𠙴為到口。在上所以吹之。王國維謂金文恒見龠音讀不可知。龠字從亼䀠也。倫謂龠三孔。周禮笙師禮記少儀明堂位鄭注風俗通爾雅釋樂郭注皆同。於說文龢訓三孔龠。惟淮南說山訓高注同。惟高注呂氏春秋遇合篇作二孔龠。散盤有𣪘字。從邾公牼鐘龢字證之。𣪘即龠也。僅二孔。金文從龠之字皆作龠。亦二孔。無作三孔者。疑三孔之說起於篆文既譌之後。或謂詩簡兮傳。龠。六孔。廣雅龠七孔。則金文作龠。亦非一孔而已。於桂馥據說文管六孔謂詩之龠傳言六孔者管也。朱駿

聲訓廣雅龠謂之笛有七孔七孔者笛。倫謂龠以和衆聲不宜無定孔則據金文宜爲二孔且籀爲□三孔龠則龠自非三孔矣。字當依甲文及散盤作□。本象樂器之形。後以混於冊冊字。加A爲別。此後起之俗字。往往之然也。蓋象形爲虛。成其物乃原指之文。不然則以他字表聲，移於也。說文籀言象形而某聲都倫皆證其不然。若龢之不從言有聲，若人已有明之者。知龠是樂器。器有形可象。不待加口而其形固自可識。然龠也。此從□亦可證龠之初文固如是也。龢者郭沫若謂即象之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之和。□偁（程瑤田樂器記）之笙一和而成聲。鄭注三人吹笙一人吹和是其證。倫謂龢爲龠之轉注字。猶古（倫又疑龠從□合聲。爲龢之轉注字。從聲後起。當讀對聲。故龠屬入宵類。金文亦作龢者省耳）音蓋如合。和（台音同）□紐也。□字太史友甗作□。舊釋名伯虎敦作□。孟□鼎作□。伯富盃作□。富鼎作□。甲文作□□□□□□□諸形。綜而觀之。實乃象徽時代之圖語。與亞形中之□（番君鼎作□）同意。必非名字。昔人以□白虎與詩之召虎相應而釋爲召。亦本詩之召虎本是此字。而傳寫省之爲召。觀甲文此字有省作□者可證也。此字在孟鼎之詞曰。今余隹令女孟□夾□紹德巠。朝夕入讕。享奔走。畏天畏。又曰。孟迺□夾死嗣戎。敏諫罰訟。夙夕□我一人烝四方。不獨形□不從召。義亦絕與召無關。而以夙夕□我一人烝四方證之。義

亦非紹從。亦非借爲紹也。以孟乃□夾死嗣戎敏諫罰訟證之。此字當讀配享之配。配享之本字毛公鼎作□。從□從酉。與說文訓酒色之配從酉己聲者異字。己爲□之異文。此爲□之圖語。後即以爲配字。以金甲文諸形綜合觀之。其字主要部分爲□爲□爲酉爲□。金文或增□增□。甲文或省酉省□。□即肉字。蓋□或□或□或□皆龍尊□□所從之□。亦井侯鼎□字所從之□。亦即甲文之□。皆□之異文。亦□之初文。□爲匕柶之匕而非人。□爲骨肉之肉而非口。□□皆即□之省變。□□即□之變譌。此文增□爲複。由傳寫已不明字之所從。而誤以□爲口舌之口。故復增□耳。孟鼎增□者一人持酒一人持羹也。其作□者僅持酒矣。然則此與亞形中之□實一字。蓋配爲陪臣之陪本字。陪臣即今所謂侍者。宴饗時執壺進食者也。配聲之類。故古書借陪爲配。陪音並紐。召音澄紐。同爲破裂音。故音轉如召。故古書借爲召南之召。配儐一字轉注。儐介於賓主之閒者也。則□亦介之介紹之紹字。詩之召伯當用於召詩之召者或以此與說文之□羅振玉謂即說文之赫字是也。倫證以戊辰彝之□及甲文中之□字。皆當讀爲配享之配。書有君奭。史記燕世家召公名奭。倫疑奭非召公名。賓配之借字。亦□之借字。召奭實一詞。蓋古語奭字在名字下。傳寫譌爲名奭。後人乃以爲召公名奭耳。猶禮記之曲禮。曲乃□之譌。□爲豐之初文。禮乃陸於曲下。明此讀爲禮。而今乃以曲禮爲一篇之目矣。知此亦可爲□即配字之證也。此召白名父辛。蓋猶商人與。史記燕世家集解引譙周說食邑於召謂之召公。索隱。召在岐內采地。或說以爲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召地分爵二公。故詩有周召二南。蓋皆無據而以意說之也。□與亞形中之□是一字。則即僕之初文。作□者之異文。武王伐紂。有微盧彭濮人從之。豈此□白乃濮白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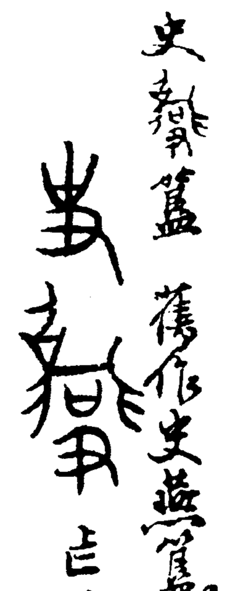


且女彝　舊作宜女彝。見同上。　倫按舊釋宜女作乙尊彝子孫。（孫詒讓謂且與王且尸方甗同。）倫謂□爲□之缺文。□爲廚之初文。所謂肉俎。此或借爲祖。女借爲母。或此文讀爲乙作且母隩彝。或讀爲女作且乙隩彝。且字譌書於上。子□其作器者之族徽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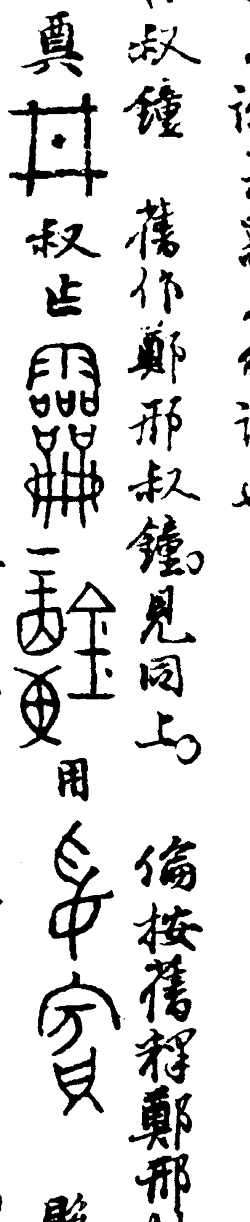
父乙尊　舊作酎父乙尊。見同上。　孫詒讓曰。商龜文酒皆作□。疑此亦酒之異文。倫按孫說是也。舊釋爲酎非也。酎爲酒之轉注字耳。今蘇州廣州猶呼謂酒如酎者也。此□旁甚與今紹興酒之罎似。今紹興酒罎以竹裹爲繩縛之。兩耳以便持攜。金文壺字有作□者亦有耳。此文之□則與□竹裹縛形似。亦今紹猶古之遺風與。此銘止有□文。

史獸簋　舊作史燕簋。見同上。



倫按史燕作旅簋。孫詒讓曰。獸上從□下從□。而非燕也。後有□婦觚□字亦與此同。當爲□。倫檢舊釋□婦觚字作□。與此不同。彼自從甗。即說文之甗。此似從□君□。君從口尹聲。詳疏證。故此可作□也。□從皿□聲。說文無此字。未詳其器不能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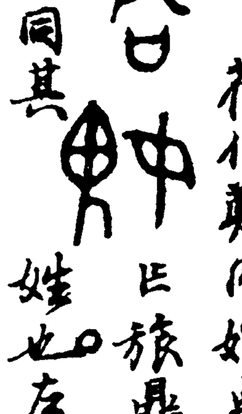
鄭井叔鐘　舊作鄭邢叔鐘。見同上。



倫按舊釋鄭邢叔作靈龢鐘用妥賓。孫詒讓曰。吳縣潘氏所藏克鼎有靈龢鐘。字與此同。靈龢似一字。或讀爲令。亦通。倫謂說文有邢有郱。邢下曰。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郱下曰。鄭地有郱亭也。此雖非許氏本文。蓋校者或呂忱據杜林倉頡解詁或張揖三倉訓詁增之。尋左僖廿四年傳。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二十五年。衛滅邢。朱駿聲謂在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南。與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史記殷本紀。祖乙遷於邢。索隱。音耿。本亦作耿。漢書郡國志□□□□□。志河東郡皮氏有耿鄉。劉昭注。左傳閔元年晉滅耿。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左隱五年傳。鄭人邢人伐翼。杜預注。在廣平襄國。則邢亦非鄭地。故段玉裁朱駿聲皆以爲邢即漢志常山郡之井陘。鄭地也。然則此言鄭井□豈□

冊滅其族有入於鄭者與。或鄭自有邢與。此舊釋作邢。蓋據廣韻作郱地名在鄭。[illegible]
而詩作邢。而古亦邢邢異地也。霝從㗊霝聲。說文無此字。金文霝鐘屢見。此蓋十二律之
林鐘也。林霝音皆來紐。故可作霝。或作𩂣從㗊即龠之初文。以見律中之林鐘。故從㗊龠
鐘從𩂣。為𩂣之異文。[illegible]有毛公鼎。雩四方死無𩁹。[illegible]生散作𩂣。毛公鼎字與說文
籀文童同。但說文謂四為冊。其實四亦冊之譌。冊即說文之㔾。㔾為女之異文。許謙讀說文
亦㫃從乎。乎即阜人。籀文從㔾為後耳。此與𩂣生散小異。然皆有土。此之㔾即目。說文睡
之古文作𡰪。㫃為㔾譌。此又譌㔾。此器蓋出晚周。知妥字不見說文。而說文有綏字從妥。
昔人亦誤綏訛為綏。其實綏自可從妥作。妥蓋為挼之初文。從爪。女聲。此借為妥。妥亦從
女得聲也。許謙讀寶作㝉者。從宀以聲。金文㝉字或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皆省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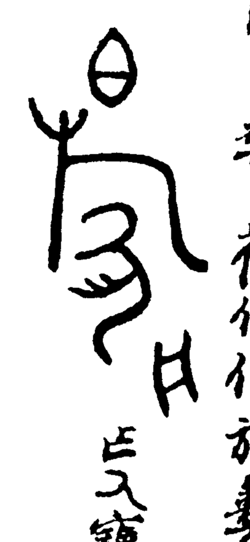
鄭同媿鼎　舊作鄭同媿鼎。見同上。倫按舊釋[illegible]為媿。倫謂此說文之媿字。此從男乃

異　匕旅鼎其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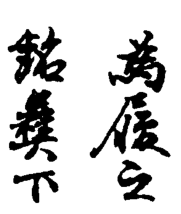
鬼怪之怪本字。鬼字從之得聲者也。媿當是作
器者之名。同其姓也。左傳有蕭同叔子。杜預文十四年傳注。蕭宋附庸國。則同蓋
叔子之姓。或即蕭姓也。說文同在冂部。苗夔謂凡聲。以頌鼎佩字作𠈃明之。是也。[illegible]同
為詞之初文。[illegible]疑姓氏之同為凡之借。凡蓋周公後六小國之一。莊子有凡伯。蓋以

國為氏者也。或本有凡氏。以始作帆。而以片為其旗徽。後世以為氏姓。凡即帆之初文也。

白[illegible]彝　舊作伯旅彝。見同上。倫按舊釋[illegible]為旅舟二字。倫疑此是旗之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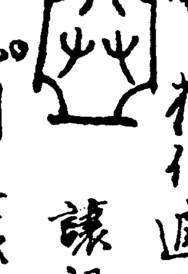


匕又寶陾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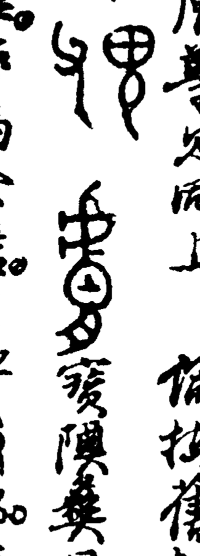
為旗之初文。從[illegible]猶從㫃。[illegible]蓋[illegible]之省也。此
銘彝下並書[illegible]目二字。[illegible]字以舊釋旁文旁尊
之旁。旁鼎之旁。甲文之旁旁。證之即說文之旁字。從片。亢聲。亢即防備之防本字也。為片
之轉注字。或從亢片聲。為亢之轉注字。疑此即防姓。蓋出於防風氏。防風氏蓋始作帆者
也。目疑為鼎之異文。金器銘尾或文外書𠧧字鼎字者。皆謂此寶彝之器也。

遽中觶　舊作遽仲觶　倫按此在銘文遽中匕父丁寶下。舊釋亞形中八[illegible]形。孫詒



讓謂當為共字。倫謂以金文言之。此亞中[illegible]與亞形中作[illegible]者同。此蓋其
省也。不然。則是[illegible]之省文。[illegible]賸之省文。蓋遽中以送嫁為業。如今之喜娘也。或謂此銘賓
下無彝字。[illegible]即彝字。但內之亞中耳。詮形不然。亦無此例。而金文不書彝或鼎者則有之。

弘尊　舊作口膚尊。見同上。倫按舊釋弘為口膚寶陾彝永壽。孫詒讓謂[illegible]為[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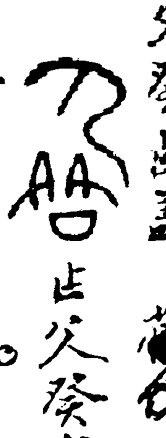


寶陾彝用永壽　二字合文。倫謂若孫說則是[illegible]為人名。
膚當為動詞。即鐘。作為余鐘。玄鏐鏞鋁。鏞從金。膚聲。蓋鑪之異文。此有取說文膚為臚之籀文臚

字。從肉。虛聲。虛從虍。虍聲。虛為盧之初文。此從[illegible]即盧之異文。其[illegible]與金文甾字同。蓋本
作盧。古借[illegible]為[illegible]。此亦用借字。說文。鑪錯銅鐵也。然鑪即今木工鐵工所用以錯金工之
錯子。今借錯字為之。此動詞也。此疑借為錯。錯鑪聲同魚類也。說文。錯金涂也。設於此銘
而不通耳。或[illegible]膚是人名。[illegible]字說文所無。不詳其義。[illegible]字從爪象聲。金文甲如此作。象音
邪紐。故為音入喻三。同為次濁摩擦音也。說文訓為母猴也。蓋非本訓。母猴乃禺字義。禺音
疑紐。而從為得聲之僞音亦疑紐。禺為聲同矣類。故轉注字作猴。猴從侯得聲。音在曉紐。
而侯實侯之初文。侯音匣紐。喻三與匣同為次濁摩擦音。猴又轉注為㺅。㺅音亦[illegible]。還或
借為為之。此為為母猴之說所由來也。為即作為之作本字。其訓當曰助也。詩鳧鷖。福祿來
為。鄭箋。為。助也。論語衛靈公。夫子為衛君乎。鄭注。為。助也。助從力。為從爪。爪金文作爪。
為祖之初文。實同意也。歌魚二類聲近。故為聲在歌類而助聲入魚類。其實轉注字也。[illegible]
據王說。古者役象以助勞。故從爪象。或據呂氏春秋古樂。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宋翔
鳳據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張揖說。商人作南人。南人即南蠻之人。象產南方。作南人是。
南人服象為虐於東夷。東夷自因此知象之可用。孟子言舜東夷之人也。論衡及越絕書
皆言舜葬蒼梧。象為之耕。此以象助事之證。而為所以從爪象也。倫謂馭從又從馬為使

馬之義。則為從爪從象亦止使象之義。馬亦助人。何以馭無助義。又因象耕而作為。則牛
亦以耕。何以不作[illegible]字。然謂從象或先於從牛。而象耕之說。先秦未見也。故倫以為象聲。

[illegible]父癸卣蓋　舊作[illegible]父癸卣蓋。見同上。倫按舊釋[illegible]為[illegible]。說文[illegible]從各。此從[illegible]者。[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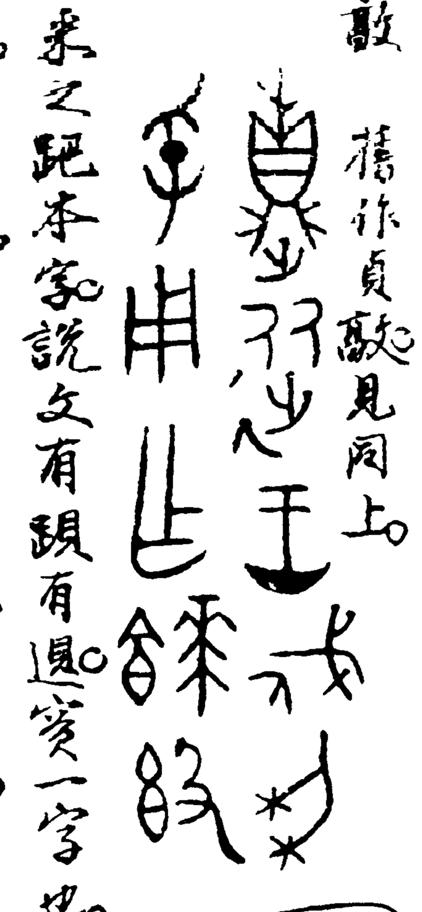
匕父癸寶陾彝用[illegible]

為各之異文。各為來之本字。AA為[illegible]之反文。[illegible]為今
俗言跑　趣來之跑初文。步乃陟之異文。人自卧而起。而足及地。而後行。行則前進。故[illegible]象其起
步也。其別左足上登。右足從之。後以於形未足表意。乃增[illegible]耳。[illegible]象當往。故AA為來。從[illegible]

一猶從[illegible]

或據雜鼎字作[illegible]。及說文言猶亦貞為鼎。證此當從孫說為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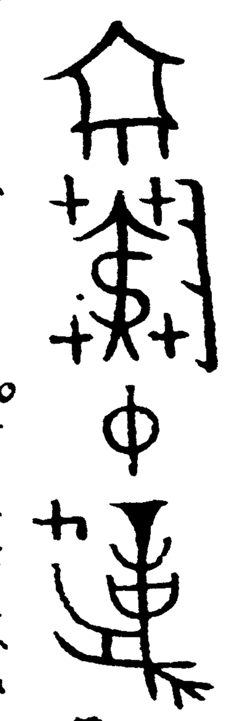
䫏敵　舊作貞𢾁。見同上。



倫按舊釋貞從王戈[illegible]字。用作鎛敵。孫詒讓釋
[illegible]為遉。[illegible]為得者。倫謂[illegible]從二止貝聲。即說
文之䫏字。䫏為[illegible]之轉注字。[illegible]為今浙江言跑
趣來之跑本字。說文有䫏有遉。實一字也。[illegible]者。方濬益曰。說文。荊。楚木也。從艸刑聲。古文
作[illegible]。[illegible]即[illegible]。傳寫誤分為二。故與此殊。其從艸者。當是小篆而之荊。而譌即云楚木。不當從
艸。[illegible]運開曰。荊楚即荊棘。[illegible]亦象叢生有刺之形。或作[illegible]。[illegible]蓋從井得聲。小篆從刑。或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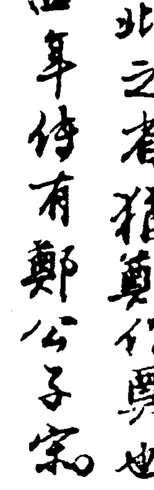
古者刑杖以荊，故字從刑，則後人附會之說也。倫謂伐荊（詩殷武：奮伐荊楚）即伐楚。敔𣪘：敔從王南征，伐楚荊，字作𢦏。過伯𣪘：過伯從王伐荊，字作𢦏。皆可證。然𢦏乃說文之刅字，非荊棘之荊本字。𢦏即說文之刱字，而師虎𣪘作𠛱，從刅與此同。說文，荊從艸刑聲。桂馥謂刑聲當作刱聲。刱從井得聲。詳疏證。則桂說長矣。敔𣪘言伐楚荊，楚即荊，而言楚荊者，音同穿二。楚聲魚類，刱，說文曰：讀若創。聲入陽類，魚陽對轉，是以其聲疊韵連緜為詞。史記正義：秦滅楚，諱楚，改曰荊。秦襄王名楚也。蓋由楚本或偏荊，故即以荊易之。然可證荊自從刱得聲，刱自從井得聲也。淮南人閒：師之所處，生以棘楚。即老子之荊棘生焉。賈誼書空冒楚棘，亦謂荊棘。今荊音舉卿切，入見紐。猶耕亦從井得聲，而耕音入見紐，邢音入匣紐。形聲特耶。說文荊訓楚木，楚訓叢木。荊從井得聲，井音精紐。叢從取得聲，取音清紐，同為舌尖前破裂摩擦音。是楚木有本作楚也。叢木也。唐人刑其之取楚也者，借荊為楚木也者。本有木名桃，今失其字，而借荊為木名耳。隋書郊祀志以杜荊莖為燔竿，而書刑法志陵上荊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硃此木荊也。荊自為草名。今經傳楙楚字皆作荊。金刻則其字本為楙也。字為捕之轉注字，實僇之初文，猶異之後作僕矣。

父辛盤　見同上。倫按舊釋口陵中口。孫詒讓曰：首字似京，又似亭。吳榮光釋宗。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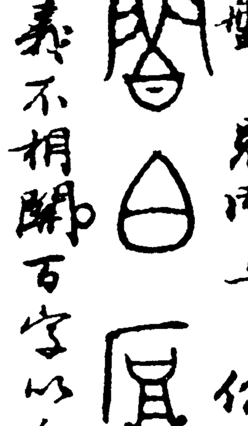
此父辛𢦏陵彝　陵見玉篇，云地名。中下一字亦見左氏，略似勤字。倫按說文有京有亭。然經傳有京無亭。甲文京字作𠅏𠅏𠅏。金文静𣪘作𠅏，師酉𣪘作𠅏。殊與今之亭形相似。蓋京即亭也。子𠅏鼎之𠅏，敔盤之𠅏，大克鼎之𠅏，甲文之𠅏。或為高字，或為亭之異文。非從高用之高。即亭之異形。〇者，亭之圜平面形。下復有楹，故作H。冂其最下層也。蓋亭有樓，學制郵置有亭，客亦就宿郵亭。若如今之街亭無樓者，但可避雨，不能止宿。亭有至三層者，故義為絕高。而因謂丘之絕高者曰京。故爾雅釋丘曰：絕高謂之京。左傳之京觀即亭館也。此非亭字，疑仍是高字。或作𠅏者，亦族徽。但未詳其義。𦵔從邑薾聲。薾從艸𠔁聲。即說文之薾字。說文薾篆。廣韵玉篇皆作𦵔。段玉裁因欲改薾為𦵔。得此可證薾篆之不誤也。連即甲文之𨑹字。僕之初文也。中僕作𠅏者，亦名。僕者表其地。古之姓氏，今所謂姓名籍貫也。氏從𠀠卜聲，即氏之初文。今之阜字即氏字也。詳疏證。而氏為地之轉注字，從初文地字氏聲。姓氏之氏即借氏為氏。中僕著其地著其族徽而不著其姓。𠅏或其姓與。

北子宋盤　見同上。倫按舊釋北子宋。倫謂北蓋邶之省，猶鄭作奠也。邶國名。子爵。偏



此文父乙寶𢦏彝　宋其名。左宣四年傳有鄭公子宋。

魯白厚盤　見同上。



倫按說文魯在白部。白為自之異文，鼻之初文。而所屬之字皆魯者與部首義不相關。百字以金甲文凡一百作𦣻，二百作𦣻，五百作𦣻，六百作𦣻證之，直是一白字。金文取以魯字魯鼎作𠅏，井人鐘𦣻，禾鐘，師虎𣪘，周公𣪘諸魯字亦從口者。字魯智皆隸書部屬之百文為數名，皆字。是季良父壺諸女𣪘者，沇鐘亦證從口。蜀字金文𦣻字所從者亦多從口。智字毛公鼎作𦣻。甲文作𦣻，知亦從口。證知皆魯者，蜀智五字所從之白，皆口之異文。蓋口之象形文本作𠙵。者為曰耶，此從曰，猶匠象形。魯侯鐘作𦣻，遂近於從白。說文智之古文從𦣻，本作𦣻。乃匠於頤之初文。作𦣻者，其實亦𠙵之直書耶。厚說文作𠩺，從厂𣆪聲。詳疏證。𣆪從反高，𣆪實熟之熟初文。高為煮物，𣆪則物熟而可供出也。故從到高。高音曉紐，𣆪音匣紐，同為舌根摩擦音。則音特耶。今言生熟之熟，音在禪紐，禪匣同為次濁摩擦音，亦音轉也。今言煮物已熟曰好。好即𣆪之借字也。此從𣆪，吾姜鼎有𦣻，即𦣻字，皆變譌者也。俞為舟之轉注字，舟音照三，俞從舍得聲，舍音審三，同為舌面前音也。在此銘中，未有得義，或為𦣻之省文，亦不恆書也。賸借為賸。般為盤省。

井姬鬲　見同上。倫按舊釋𠅏白試父作井姬季姜𢦏鬲。孫詒讓曰：試或為信。倫謂孫說是也。井姬季姜當是二人。井姬者，井人而姬姓者也。然則井當是邢之借字。邢周公之後，姬姓也。邢得借井為之者，猶刑刑之為轉注字矣。皆舌根音也。古讀井蓋如硜。由井為鑿地出水。語原蓋出於山。山為坎之初文。今杭縣語坎為硜。井音如硜。故從井得聲之耕音入見紐，邢入匣紐也。姜，說文作𡛷，從女此從毋者，毋亦從女得聲也。詳疏證。姜羌一字。說文曰：神農居姜水，以為姓。倫謂倉頡始制如今文字。其後乃有形聲之字。神農在黃帝之前，安得先有姜字，而以為姓。蓋神農為始發種植之人。其後因以為氏族。神農之先蓋亦事畜牧，而以畜羊為業者也。故其族徽以羊。以羊為族徽，乃圖畫性之象形物。緯書言神農人身牛首，圖地形。則彼時自已圖畫，即自以有畫羊之族徽。金文僅作一羊形者，蓋或作羊字者，蓋皆牧羊之族徽。實即姜姓也。說文：羌，西戎牧羊人也。則師古謂羌字由羊而起。姜為神農後四岳之裔，皆姓姜。史記齊世家索引譙周說：本公姓姜，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有功，封之於呂。而山海經海內經亦以氏姜為伯夷之後。是羌與姜同。左襄十四年傳：戎子駒支對晉人謂我諸戎為四岳之裔胄。證以下文。據秦本紀，知戎即姜戎。本居瓜州，則羌名實出於姜。倫謂則說信是。但則未悟姜羌之為一字耳。倫又疑姬姓蓋本為牧雞之族。史記六國年表：韓姬字隱。姬一本作𤖅。𤖅為𠃛之後起字。以說文𠃛部𠃛字證之，則𠃛實金甲文𠃛字。然說文作𠃛，而金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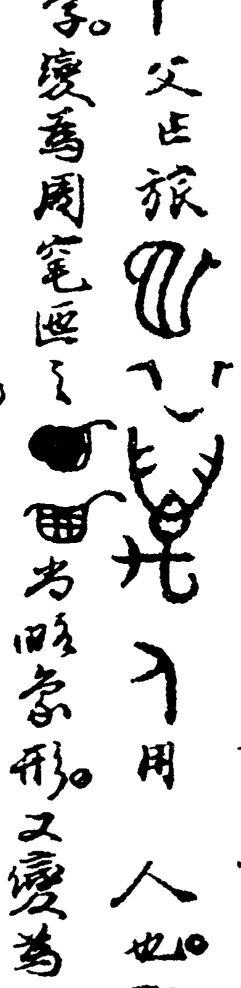
文也已字並一作乙者。且巳父辛卣作己己。紀侯鐘作己。大鼎作己。鋯伯鼎作己。宴簋作己。甲文作己ㄣㄑ巳。而無其說。其字作㠯㠯。王婦匜作㠯。偏謂己己乙乙皆初文。雜字之簡易者。與鎮蕭縣沙井所出石器時代彩陶其雜文作ㄣㄣ者同。衛聚賢謂由ㄣ變為己。其說是也。雜音亦見紐。故金甲文以為干支之己字。然則說文蓋涵乙己為一耳。其紀从乙而異其己。聲得聲於乙。其同聲於乙。蓋其之轉注字也。姬聲以同舌根音通假。則姬亦得借為紀。知此器白嬉為井姬季姜作。則二人共有之物。姬姜蓋白嬉之妻妾。或白嬉井人。姬姓者井姬其女與。或謂姬為姬妾之偁。偏謂此秦漢以來之偁。未可以釋此也。

箙父觶　舊作鄭伯觶。見同上。　偏按舊釋鄭伯蔑父。孫詒讓釋蔑未墉。疑屬彝存疑。



父丘寶彝永寶用　犬金文多借獻為甗。偏謂瀆疑是獻之壞文。或從水與甗。借為鄭。或隩字。隩字不在寶下。發異例也。亦或此為酒之異文。丩為非白字。不得借讀酒字之為何義。䔢乃箙之異文。從竹㐭聲。竹字壞耳。說文甶字在勹部。然實從日。甶者薾古文作㐭。甶聲不備。甶字甶敢作甶。王孫鐘甶字作甶。使夷敦。金十鋚。鋚即說文之鈞。甲文甶字皆有為ㄋ己ㄋ己。其ㄋ己即甸也。ㄋ為ㄋ之變。ㄋ又甸之省。甶蓋從說文部之二得聲。二為地之初文。亦作一也。三聲臑甗故甸聲入真類。脂真對轉也。陳子子釜[illegible]字作[illegible]。其甶字作甶。ㄐ與ㄐ相近。偏以形聲互勘。疑甸從說文訓鈞。讀之乙乙ㄋ本是一字。詳踪證、惜其義不可詳。讀文步也之訓非本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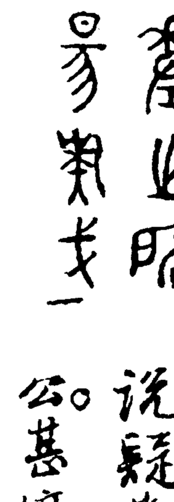
甫人匜　見同上。　偏按甫從用父聲。用為墉之初文。甫實圃之初文也。然則甫人即圃人也。



ㄓㄓ為盛之壞文。ㄓ之複甚多也。ㄓ本象形為字。變為周笔匜之[illegible]為皿之象形。又變為ㄓ。遂與ㄓ相亂。因謂皿即鬲字。說文在皿部。從皿為附之異文。從九從ㄑ。ㄑ九皆為附之初文。及九為鼓義所書變而為ㄓ。寸陷為度名所另。乃從ㄑ而加九聲為盃。舊為器名與借從益。證以此文及甲文作𣪘。明是象形。舊為鬴之初文。亦為之初文也。借為奇名。而音轉為無疑。或鬴量之音。乃後然而無疑。切猶古音也。知者。百聲得於鼻之初文作㿝者。白音並相而[illegible]萬音鬴。鏞屬僕屬同紐者。微古讀歸明。僕屬鼻音。次濁音。而千從人得聲。人音古在泥紐。明泥同為鼻音次濁音也。可知鼓名雖有千萬不同。而語原則同。十音祿鋗古讀歸定。定鐘同為濁破裂音。定泥同為舌尖前音。則亦同原。而從變耳。于舊釋人。係篆也。此當讀為鼻。鼻從千得聲。于從人得聲也。金文年字亦止從人。號叔簠萬年作年。其倒讀也。此者耳。孫詒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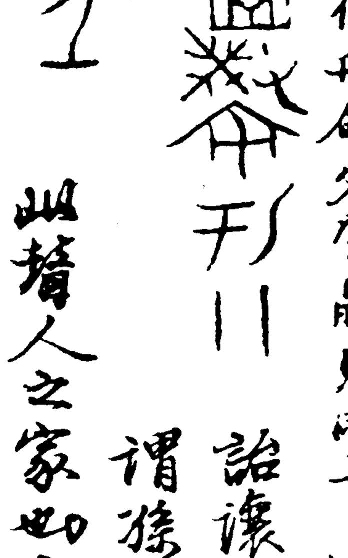
此銘書一疑字。蓋未定所釋。或疑此為偽器耶

宋易戈　舊作石陽戈。見同上。　偏按舊釋宋公差之所𢧜石陽戈。吳式芬引許印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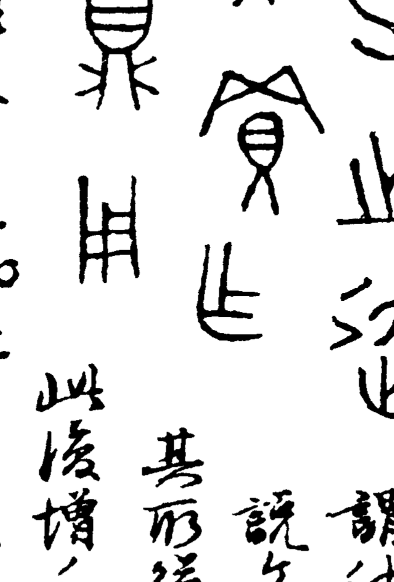
說疑𢧜為𢦚字。或人名也。孫詒讓曰。許翰釋差為佐。謂即宋元公甚塙。𢧜疑族之異。即忕之變。孫今謂說。偏謂此銘篆亦似六國時書。可為許說佐證。按許說可證差從左聲。非從左也。說文誤入左部。𢧜及金文數見之𢧜字。此從又持丂。丂者在戈旁。此誤為從卜旁耳。𢧜為伏甲之伏初文。

父癸鼎　舊作冊命父癸鼎。見同上。　偏按舊釋亞形中召夫室形。父癸。冢刊。柤形。冊命。孫詒讓說㿝是害字。刊是刑字。蓋以金文于字率作于也。偏謂孫說是害字是也。害為瞎之初文。亞形中作寅者。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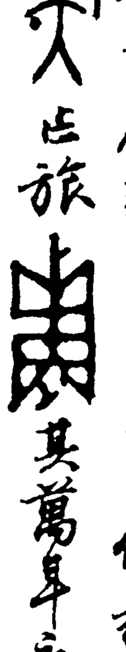
此謂人之家也。[illegible]為亞之異文。家之次初文。亼即說文之宅字。宅為家之轉注字。寅之數字中而家宅重疊。即以[illegible]為族徽。而[illegible]亦復象。金文之乃從于從了。而此從丩。似甲文之水。說文之之。川決非象柤形。亦非命字。偏疑此偽器也。

雒鼎　舊作雒鼎。見同上。　偏按舊釋口父之徒馬吳榮作雒鼎用。孫詒讓釋𨻰為陳。



謂從馬讀為趣馬。貿疑買字。偏謂孫說是也。陳字說文所無。從乃走之異文。說文走字作𧺆。金文皆作𧺆。其所從之夭實走之初文。後以形近於大及夭。故加止字。此後增彳。即行字也。趣為走之轉注字。猶同庚類走馬官名。異買其名(姓)也。陳父之走馬。疑晉畢氏之家臣也。左僖廿八年傳有公子買。則古人名買之例。雞借為高。雞從高得聲。高為高之轉注字也。

㫃庚鼎　舊作旅庚鼎。見同上。　偏按舊釋㫃為旅。偏謂此蓋㫃之壞文。當讀蔡庚。



其萬年永寶用　庚為射的之庚之本字。於初文蓋止作厂或卜。後以疑於岸之初文作厂者。乃增矢耳。亦或從矢厂聲。亦或從矢厚省聲。

甬尊　舊作朋尊。見同上。　偏按舊釋[illegible]為事。偏檢耶卣作[illegible]。其蓋作[illegible]。王國維謂史吏事一字。偏謂吏事一字。本省為史。事從史之聲。乃史之轉注字。金文無從史從一之吏。其實說文之吏即此文之變耳。此文書於銘末。或甬之族徽。或讀為使。今此人言用器曰使。此事字蓋同卣文作[illegible]者。誤異之繙。

甬止又考寶尊彝用萬年[illegible]

中白父敦　見同上。　偏按舊釋㚤為孜。偏謂即說文之好字。甲文有[illegible]好。好為宋姓。此

中白父□旅敦其用萬年。　好盖中白父之女名。

鄉侯敦　見同上。　孫詒讓曰。金文敦字甚多。皆從𣪘或從食從皀。唯此作𦎫為敦



其萬年永寶保用

之省。皀食皀三字與𦎫本皆不相涉。其通假之例未詳。倫按𦎫非歎省。实𦎫之譌誤字。而皀食則一字。皀亦一字。而皀為譌體。食之皀音林。三音𦎫音稱紐。古讀疑歸於定。則音自可通。唯𦎫為𦎫酒之𦎫初文。從亯。象內有所亯之物。金文中每即用為器名。蓋𦎫音轉為𦎫。而鼎音知紐。知穿同為舌面前音。敦鼎同為孰物之器。其始蓋一物。後漸異其形。以其為孰物之用而異其名曰敦。然不為造字。而但以敦為之。𩛥為說文之飤字。亦即說文之即字。即從皀向食。飤之初文。疑與金文飲字作𩚄者同。蓋本作㿝也。即如今文。二字之異造完全一致。即說文訓食也。飤字林。一曰。飯也。是其義亦同也。即音精紐。飤音邪紐。同為舌尖前音也。金義鐘。飲飤誇舞。即飲食歌舞也。是飤即飲食之食本字。而即為今通言食飯曰吃飯之吃本字。吃即類同脂類。故今借吃字。亦猶即為就義所由故也。邁從萬得聲。故亦可以邁為千萬之萬。以此亦可證萬之古音如邁矣。

立盨　舊作立簋。見同上。　倫按舊釋□為簋。孫詒讓釋須。依篆形也。實盨之初說

一五九～一六〇

立為旅□子子孫孫永寶用　文盨。櫝盨。負戴器也。段玉裁以櫝盨為寠數之聲轉。倫檢說文。匴。小桮也。桮。𨟻也。木部桮下即次槃字。槃之大者即禮之禁。小者即禮之豐。皆所以藉尊罍之類者也。方言。盂。械。盞。温。閜。𥁕。盌。桮也。今杭縣通謂盛食之器曰碗盞。謹以方言則桮盡一義。桮蓋盤之轉注字。大戴禮曾子事父母。執觴觚桮豆而不醉。盧辯注。桮。盤盎盆盞之總名。倫謂桮豆與觴觚並舉。則桮非今之所謂酒桮。豆非飲食器。何以與桮連文。而言不醉。蓋豆為初文豐字作𧯛者之譌。桮𧯛即承觴觚之器也。執觴觚桮𧯛而不醉。與禮記玉藻母沒而桮圈不能飲。口澤存焉者同。以此知孟子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者。棬亦食器。即方言之㼜。而盌之聲同元類。轉注字也。桮是承棬之器相連及矣。急就篇。槫杅槃案桮閜盌。以案桮並言。蓋為承食之器。今日本舊俗猶用之。然桮𨟻互訓。其器一也。其與寠數不同。寠數無底。不可盛也。說文。櫝。桮負戴器之初本字。林。不可深據。然金文盨字甚多。容庚謂器斂口而橢圓。可盛物。徐鍇謂盨狀如槃。淮南鴻烈解說。面柱槃□水則圜。於桮則橢。則桮是橢形。更可證非飲酒之器。桮從否得聲。否從不得聲。不音非紐。盨音心紐。同為次清摩擦音。或淮南借桮為盨。或古盨所以盛觴觚尊卣為桮之轉注字。

□討鼎　舊作邾討鼎。見同上。　倫按舊釋邾討為其鼎子子孫孫永寶用。孫詒讓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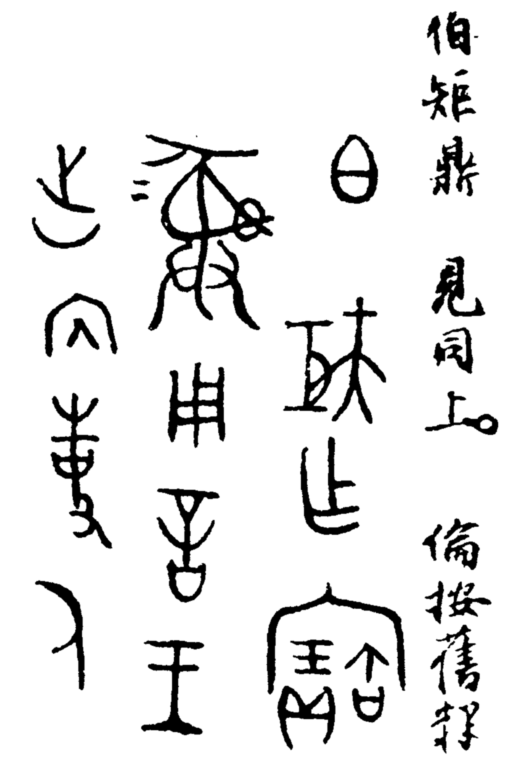


為其　子子　永寶用

疑譌。倫謂舊釋是□為黿之初文。說文黿在黽部。黽是水族。黿為結网之蠱。字安得從黽耶。檢說文黽部字多譌。象以黿鼇之為介族字當從黿鼉之當從魚。今皆從黽者。自古亂之。蓋由此類古自各有其象形之字。及變為篆文。遂相譌亂。不可諦正。後人乃增某聲以別之。若此□字亦非從□朱聲也。金文杞伯敦作□又作□。杞伯壺作□。所從之□蓋為其象形之文。而從字與黽之作□者相亂。故加朱為聲。朱即說文之朱。說文訓朱為赤心木者。乃株字義。而根株字乃朱字也。金文作□者。由象形文本作□或作□也。知者。韓非解老。樹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朱聲侯類。曼聲幽類。侯幽近轉。此所謂曼根即朱也。且木之赤心者。非獨今所謂紅木也。如徐鍇以朱為赤心□木總名之說。於木亦有黃心者。何不為之製字。論一種木謂之赤心木。與書謂之指事於物名固鮮。以指事之法為造之。且金文作朱。亦證之者二矣。於是知說文朱株之訓當互易耶。此□蓋邾之族徽。古所謂國直一族。古人占有若干土地。封而守之。其國名多即其族徽也。山海經所載諸國名皆以是觀之知

於其始作。止作𦍩耶。□字為鼎子之異文。說文之古文子蓋出於是與。

伯矩鼎　見同上。　倫按舊釋伯矩作寶彝用言王出內使人。倫檢中爯彝（貞松堂集古遺文四）中爯乍父寶彝。用卿王逆从。小臣宅彝銘末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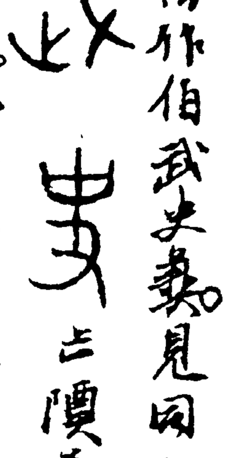


其萬年用卿王出入。語例頗與此同。彼銘卿當讀為賓相之相。其實本相字當作卿。故古借卿大夫。相王出入謂陪王出入也。相王逆从。謂陪王逆从也。出入謂出入王命。逆从謂逆公卿之奏事報其可否也。周禮太僕之屬有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掌三公及孤卿之逆復。正王之燕位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逆復即逆從。逆謂迎之。復謂報之。鄭玄注逆復曰。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倫謂逆謂受下奏。是下奏即群臣之所奏。白迎群臣之所奏。故曰逆。復者即群臣所奏後下而行之。復者行故道也。義取於是。鄭注專指三公及孤卿之逆復言。蓋三公及孤卿逆之群臣而後之王。小臣則逆公卿之所奏而報其從。從即史記漢書之詔可報可也。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御僕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則小臣與宰夫御僕所司不同。說文。倌。次偁倌之間。而訓小臣。亦謂掌相出入逆從者耶。此銘用言王出入事人。言王猶周禮之詔王。即告王

一六一～一六二

也事人即使人也。白矩蓋職以臣者與。出字說文作𡳿。從屮象其[illegible]大澂據禮記出則納履入則脫履。謂出從止。從∪象履。倫謂若吳說則与𡳿字同形同義。[illegible]一字。先為前之轉注字耳。古音前與先同。先聲真類，出聲脂類。脂真對轉。則前為轉入脂類為出也為前之異文。内入一字。入又入之異文。入對逆言，即入也。後以狀其入宮而制，故從入作内耳。史為■史之異文。使之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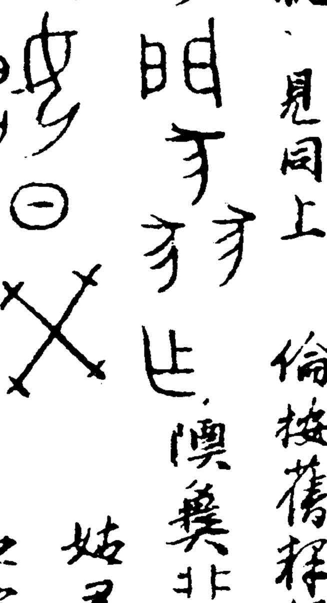
白武史彝



上陳彝萬年其永寶用

舊作伯武史彝。見同上。 倫按白武史疑是伯武之史也。武字說文引楚莊王說。止戈為武。然此是作史者義。此種析字形之說法。為韓非之說公為背厶。詳■已不達於文字之葬遣者也。止為是之異文。止往非戈本義。乃此字義也。造字不用假借之法。以大本人之異文。以借為大小之大。知說文之存存謂文皆從假借之義。是也。然用引申之義者。止往乃引申之義也。且即謂止戈之止。是假借。於止戈為武。非武本義。若湯自以為甚武。號曰武王。而婬嗜亦以戈付諸武王。邾鐘。余戰甚武。是古皆以善戰為武。■■■■武■■■故鄭樵為從戈止聲之說。倫謂武即街巷之巷本字。巷說文作𨞬。乃鄉黨之黨本字。詳疏證。古字金文作𢦏。與止此文形從之止略近。於俞先生擬謂武即舞字。倫謂俞先生說是。蓋武之初文本作一人持戈而為舞蹈之形。後有為。而初文失矣。或金文中之𢦏即其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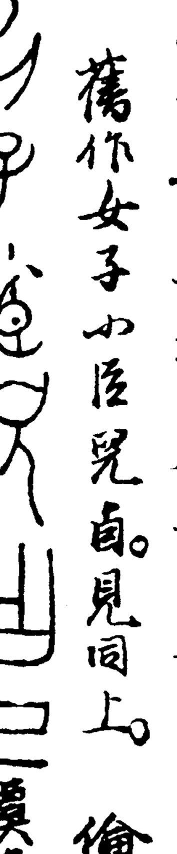
𢦏婦闌觚 見同上 倫按舊釋婦闌作𡜦文日癸尊彝析子孫。吳式芬引許瀚說。闌當



陳彝。非子

是闌𡟫文。篇海類編有闌字。從門。𡟫聲。門也。女姑君姑。古從十口。此十更從口四方之象。姑或釋為𡟫。當姑之字。商人以生日為字。又引許印林說。此蓋婦為姑作𡟫門氏也。𡟫名也。攷古有門氏，殷有門氏。於史始見魏節義傳。然古有東門氏西門氏。則以異名人。故罕見耳。字彙補有𡟫字。與𡟫字同。不知所出。此𡟫當即𡟫。說文。𡟫二𡟫也。𡟫從此𣪊𡟫聲。闌𡟫聲。倫謂此當讀婦闌。甲文有㛸字。金文王口尊有𡟫字。此是從門𡟫聲。𡟫蓋𡟫之異文。上𡟫之異文。𡟫音審紐。特曉紐為𡟫。審曉同為次清摩擦音也。𡟫為姑之異文。姑從古得聲。古從十口。𣪊十行一字。田者所阡陌之橫縱。詩。縱橫其畝。說文作𤰝。實即陌之次初文。十之轉注字也。從申為田之異文。田之阡陌固非可作田。而不可作申也。從田猶從十。知文姑猶文母。姑本媎之聲同侯類轉注字。以姑為夫之母之偁。蓋後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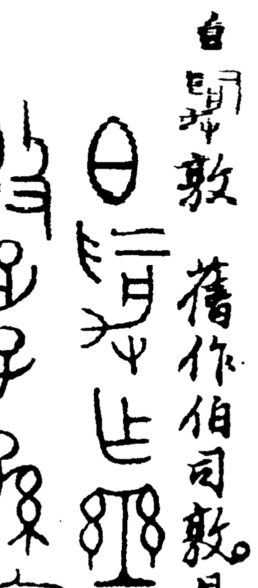
兄己卣 舊作女子小臣兒卣。見同上。 倫按此銘當讀女子止小臣兒己尊彝。兒是



奠彝 兄非兒。金文兄𡥝兄日壬皆與此同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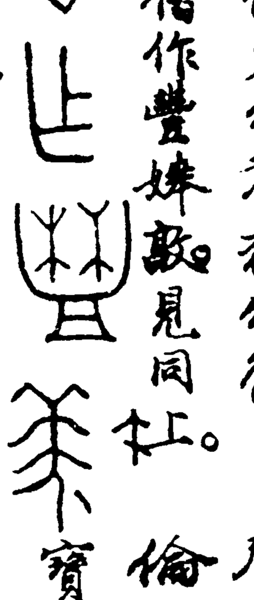
而無弟者。古兄弟不別。猶姊妹亦一字也。此俗今歐美諸國亦然。可證同風矣。說文𦣻從弟眔聲。於寅弟之轉注字。弟音定紐。𦣻■從眔得聲。眔音亦定紐。定之一部分轉入喻四。喻四與曉同為次清摩擦音。兄音曉紐。蓋弟音轉為兄。■兄音喻四。由喻四而轉曉。古書或作昆弟者。昆從日蚰聲。或從日比聲。蚰𡖔出一字。詳疏證。蚰音曉紐。■■■■。故可借為兄。而昆音今入見紐。蚰音從紐。從定同為濁破裂音。古讀從歸定也。比古讀如鼻。古讀歸並。定從亦同為濁破裂音也。由是可明金文所以有兄而無弟之故矣。小臣兄己官名。

白歸敦 舊作伯司敦。見同上。 倫按■舊釋白辭作幽白寶敦𦫵子孫寶用。孫詒讓曰。



古文幽字皆不從山。韓侯鼎叔向敦並同。疑從古文火省。與黑同意。是無義。當為世之異文。倫謂孫說是也。幽從火幺聲。猶幼從力幺聲。幺幺一字。幽者火微。今杭縣語火微為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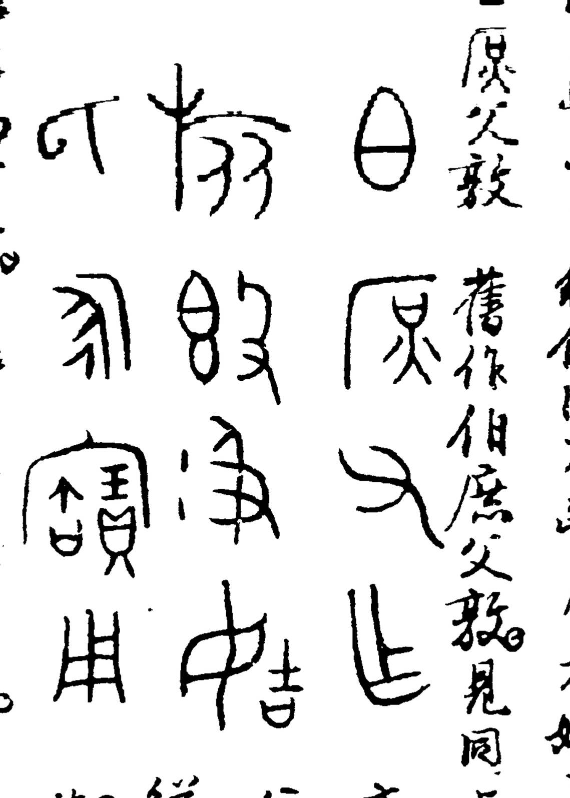
豐姝敦 舊作豐姝敦。見同上。 倫按舊釋討作豐姝。孫詒讓釋𡚇為說。倫謂舊釋是。



寶敦子子孫孫永用

尤為羞恥之羞本字。從大而以手掩其面。故篆作丑。此從丑與甲文之丑字同。丑音徹紐。寸為肘之次初文。肘音知紐。同為舌面前音。聲亦同幽類。則丑蓋討之轉注字。豐從𠀠林聲。𠀠為豐之初文。豐其轉注字也。豐從𣏟得聲。此從林者。蓋由楚豐字敢而變。或此本是豐之轉注字。從林。木之林得聲。豐豐二字形近相亂。故此於文當是豐國之豐。而字作豐也。國名紀聞引竹書成王十九年黜豐侯。說文豐下曰。鄉飲酒有豐侯者。婞蓋豐之姑。說文無婞而有嫔。■婞為拔之轉注字。疑婞亦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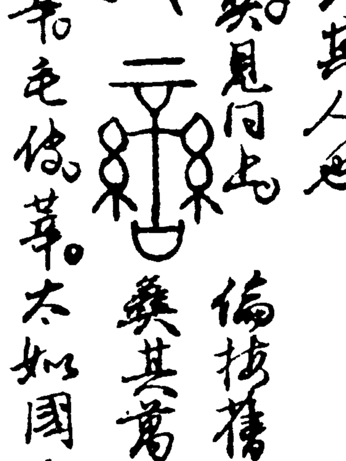
白辰父敦 舊作伯辰父敦。見同上。 倫按舊釋伯辰父作旅敢。彼姑氏永寶用。倫檢說文辰在广部。於孟鼎作辰。毛公鼎作辰。齊鎛作辰。伯辰父簋作辰。与此皆從厂。惟子中匜作辰。邾公華鐘作辰。從广。亦非广字。广乃今所謂軒廊之軒本字。庵之初文也。其象形文當作▢。王筠所謂以一楮見其三面，以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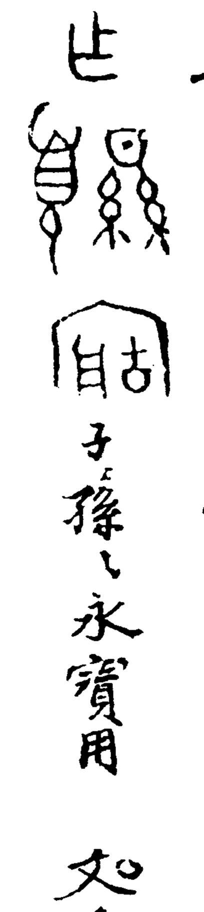
從之為字者。而得不省其形耳。■軒者。說文曰。曲輈藩車。蓋上與左右及後有藩蔽者。今北方乘人之騾車。其遺制矣。公羊定十二年傳注。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周禮小胥注軒縣缺南面。軒城軒縣皆以形同於軒也。而其制出於本於广。古築室皆南向以取光。故缺南面以為出入之所。今杭縣臣室足所謂𢊁屋者。三面有壁。獨缺其前蔽。■■■■。所謂大廳亦然。其後通謂之後軒。其名與制由來舊矣。於則厂广名實並異。屋

有𢍁彝敦。蓋為序之特注字。因著古而著者也。自不得從厂。疑古借原為存。而原者於林說從史石聲。或從厂莫聲。其義亦不可考矣。淨蓋汲家此銘者讀白原父乍厥汲姑旅敦。氏之一字也。吳式芬引為祖庚。誤。伯庶父敦在杭州。伯庶不足信。依歐陽公集古錄目伯庶父作王姑周姜敦。是即其人也。

叀白彝　舊作仲伯束姬彝。見同上。

叀白乍彝其萬年寶用　　倫按舊釋束姬繇。然束字不見說文。豈以為即說文之朿字與。則此豈有文耶。然則束蓋即詩纘女維莘之莘也。莘。太姒國也。別此不得言莘姬。■䏿或非姬字。䜌字於此亦不可解。舊釋筌林簋發示乍醫寶䏿。䏿即說文之顯。顯䜌聲同元類。又顯從㬎得聲。說文㬎讀若唫。唫音疑紐。䜌從言得聲。言音亦疑紐。則䜌或借為顯。然顯明之義字乃為㬎。顯亦借字。䜌彝猶明器。猶寶彝矣。或謂此銘當讀叀白作束䏿彝。䜌蓋即者之䜌。氏束姬䜌叀白之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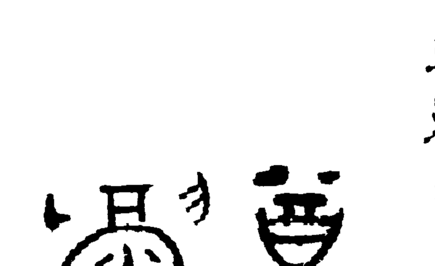
䶿林簋蓋　舊作登叔簋蓋。見同上。　倫按孫詒讓謂䶿是𥂟字。是也。見說文為登之重

子孫孫永寶用　　文𥂟蓋是鄧有■然𥂟上尚有劢

之一字耶。□舊釋寶。非也。說文古之古文作□。鉨文有□字。匋文有□字。高田忠周釋匜。此三文形各有一部分相似。而此中之古。蓋是古字。此器前人以為簋。說文以簋為黍稷方器。簠為稻粱稷圓器。爾雅舍人注及鄭玄周禮注說與之反。昔人右許右鄭。紛然莫定。其實許慎止訓器也。黍稷方器黍稷圓器。乃呂忱據舊說加也。朱駿聲于鬯皆據古文從匚作匩。從匚作医。疑其是呂加。倫謂儀禮聘禮。竹簋方。釋文。簠本或作簋。雖簠簋二字形近。或傳寫致異。然簠音非紐。古讀歸封。簋音見紐。封見同為清破裂音。則簠簋或為轉注字。故簠或作簋也。左哀十一年傳。胡簋之事。注。殷曰胡。周曰簋。胡即說文𥂕字之借。𥂕即郱太宰簠、周留君簠之𥂕。𥂕從缶又從四。實是俗字。然𥂕簋音同見紐。則殷曰胡周曰簋實同器。而因時代或方土言語不同而異名。則簠簋即胡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飯土塯。李斯傳塯作𡍬。太史公自序作簋。徐廣曰。簋一作𥂺。簋一作塯。𥂺如殷曰胡周曰簋而夏曰璉也。塯從留得聲。與連音同來紐。連從車得聲。說文𨏥之重文作𨏥。車古音同魚類。車讀如居。則音入見紐。簋音亦見紐。胡音匣紐。胡從古得聲。古音亦見紐。■此則夏殷周一器異名之所由來也。皆為簠簋一物之證。■■考工記陶人為甗盆甑鬲。旊人為簋。而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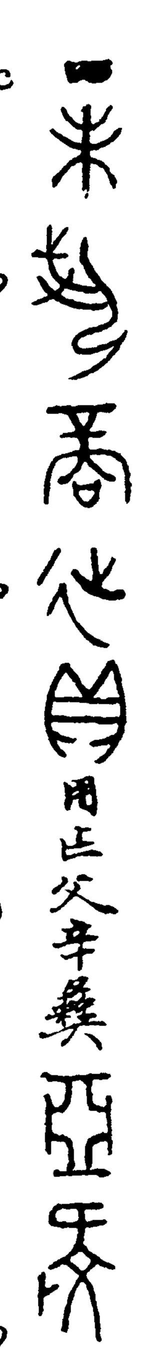
為簋。或亦簠簋本一器故也。昔人定此為簋。自據其形。然此文從匚䏿聲。䏿蓋從皿或從𥂕之初文。而古聲也。據此亦可證簠不必為方。簋不必為圜。方圜乃時代或方土所作不同耳。（為囗之異文。）

鄭饔鼎　舊作饔原父鼎。見同上。　倫按舊釋鄭饔遼父鑄鼎。（孫詒讓曰。饔官名。周禮有饔人。）倫檢說文。饔從食雝聲。此作饔者。雝從邕得聲。邕為邕之譌。詳疏證。邕從呂得聲。呂為宮之初文也。然則雝自可即從呂得聲。不為省也。遼說文作𨘎。嚴可均等皆據石鼓文作𨘎。謂為從辵從畧省。彖聲。丁山曰。春秋說題詞。高平曰大原。𨘎從田有平義。從𠂇。人所登也。田之下蓋從𨘎。讀。穿俾於𨘎。周易𨘎卦。其釋文注云。𨘎本作𨘎。漢書匈奴傳。遠遁竄伏。顏注。遁。古遁字。廣雅釋地。原。端也。𨘎讀若紐傀聲。是𨘎從田從夂𨘎聲。倫檢單伯鬲有𨘎字。與石鼓文同。則此從𣎵者省耳。然說文訓𨘎為高平之野。人所登。作人以為即平原之原本字。非也。如春秋緯說。亦止是高平之野曰原。如丁說。亦止是行於田中而已。不見高平之野義也。倫謂此從辵𧰼聲。為遼之異文。或遼即其省也。高平之野者𧰼字義。散盤有𦉢𧰼。即𧰼字。從畧。𧰼聲。即平原本字。說文無𧰼字耳。從畧者。說文。畧。經畧土地也。

其邁年子孫永用

胡渭曰。畧字兩有精義。左傳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又曰。封畛土畧。又曰。侵敗王畧。皆訓界。經畧猶經界也。莊廿一年傳。王與之武公之畧。注。畧。界也。僖十五年傳。東盡號畧。注。東盡號界也。王筠曰。畧字有動靜之別。左隱五年傳。吾將畧地焉。僖十五年傳。謀鄐且東畧也。宣十一年。畧基址。十五年。晉侯治兵於稷。以畧狄土。皆動字也。王以公之畧。東盡號畧。天子經畧。侵敗王畧。皆借動字為靜字也。李福藤曰。甲盧易為當畾。又變易為畂之為畧。故與昌黨聲。倫檢平原鄙原字作𤰈。則畧即平原之原本字。彝文作𤰈從田夊聲。此從备亦然。散盤從畂。即畕說文之畕字也。緣各為夊之轉注字。夊為來往之來初文。故從夊得聲。即從各得聲也。來音古在泥紐。原音疑紐。泥疑同為鼻音次濁音。故畧轉注為𧰼。而古書皆借原字為之。左傳言封畛土畧。封畛■謂區別而制限之。土畧連文猶詩之原田連文矣。然則經畧即孟子之經界。借畧為界為疆。而非畧字本義。或謂散盤從畕。畕畺一字。則畧自為界之轉注字。倫謂金甲文中字繁簡每從作書者意為增損。不能盡拘。此字為𧰼文。鄭文可證也。鄭饔者。鄭伯之饔人遼父其名也。𡩋字依例當釋鑄。依篆當釋饔。饔鼎亦通。豈作𡩋者乃鑄饔二字合文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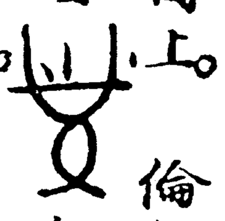
丁未角　見同上。　倫按舊釋丁未猷商祉貝。孫詒讓曰。祉疑即左傳之止。凡君獲稱止。



此貝猶言獲貝也。執美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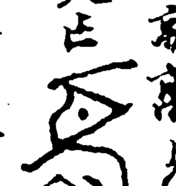
光釋伐。伐字是。吳語征即徙。徙貝即俘貝。倫按左莊九年傳：是以皆止。傳十五年傳：將止之。杜注皆訓止為獲。國語魯語：擒止晏萊焉。晉語：遂止於秦。其注亦釋止為獲。壽侯為獲[illegible]時之獲本字。隻止音同照三。則借止為[illegible]隻也。征為徙之異文，見說文。往字止聲，亦借借為隻也。如字似即說文之執。然畢仲敦之執亦作字。甲文亦有作[illegible]者。[illegible]執本是伐之異文。說文[illegible]訊，聲也。即伐字義。今讀若躁，要謹書。躁姬裏。即借躁為執者。由伐音奉紐，躁匣為躁。奉匣同為次濁摩擦音也。此伐商蓋即伐宋。丁未蓋伐宋之人名。其銘末有亞矢。則其人貴族也。

紀侯敦　見同上。

己侯乍姜敦。子子孫其永寶用。

倫按舊釋史。孫詒讓曰：燮女字。或當為嫈。之省。齊女薑。倫謂此嫈字也。吳式芬引徐籀莊說己。紀省。姜為薑姓國器有獻而儆環。與他敦異。當與紀侯鐘同時所作。

白斎敦　舊作伯就敦。見同上。

白父乍敦子子孫永寶用。

倫按舊伯就文作飤敦。倫謂斎為就之轉注字。從京。又斎。又尤音同喻三。膚同之對也。[illegible]字上從良。與甲文之[illegible]形從之[illegible]同。從是老字。則此蓋老飤二字合文。老即考也。

一七一～一七二

乘婦觚　舊作彙婦觚。見同上。



倫按舊釋彙婦貝刊現用口日乙尊口彝。孫詒讓釋[illegible]為為彙。為為孫。是也。此銘殘上有殘缺。舊稱一與[illegible]亦不以為字也。尋左文十一年楚子伐麇。是古有麇國。此銘與字與丁未角伐商之伐作[illegible]者同。而此伐上作[illegible]下作用，不可通。其此器非偽，則別有讀。或疑為妣之異文。妣字見說文，為妣之古文。古於所生亦稱考妣。推敲有說日乙蓋妣名。此字似妣。銘似為伐麇獲貝而為其妣日乙作此器也。

讀金器刻詞卷下完

孔德研究所叢刊之四

金文研究

李旦丘著

金祖同題

據一九四一年來熏閣書店影印本影印

目次

金文研究

江津　李旦丘著

釋畀

畀　班毁銘云：「亡罔不咸斁天畏威，否畀屯陟。」郭沫若氏隸定爲奥（兩周，第二十頁）。于省吾氏隸定爲畁（雙，上之二，第二十四頁）。依照一般隸化的方式說起來，郭于兩氏所定的都不錯。因爲此字上从鬼頭，而下从大，絕無問題。可是，从甶从大的奥，究竟是什麽字？而「否奥屯陟」這句話，又究竟應該怎麽講？兩氏並無說。

自許氏以來，歷代的文字學者都把甶認爲鬼頭，在一般的場合上，這本來是對的，無可疵議。不過在這畀字上面是否鬼頭，却大有問題。現在暫且按下不表，留在後面再來詳細的討論。我們還是先來研究一下奥字所从的大字罷。

這個大字看起來很簡單，其實在文字學上却是一個夠麻煩的字。它的變化相當的複雜。傍的字既可以變成大，而大也可以變成傍的字。倘若不將它的來蹤去跡弄個清楚，便休想認識這個从甶从大的奥。

什麽字可以變成大呢？我們爲研究的便利起見，不妨先拿莫字所从的大來作檢討的對象。

莫字的古文並不从大。莫，甲骨文作[illegible]（後上，第十四頁，第六片）金文作[illegible]（散盤）。本象日在艸(草)中之形，故有日暮的意思。後來，下面的艸，沒有像上面的艸那樣變成廾而變成了大。這麽一變，眞是害人不淺，弄得古代的文字學者完全不能理解从大的莫字爲什麽有日暮的意思了。於是在表意文字——莫的下面再添一個日，製造成功了我們現在常用的標音文字——暮字，而不自知其爲關門閉戶掩柴扉的辦法。

其次，值得提出來說一說的便是葬字。

葬字的正寫是葬，象死人在草中之形，故有埋葬的意思。从大的葬只算得我們常用的俗字，在字書所不收之列。不過，如果讀者以爲這是現代人不懂文字學，隨便瞎寫的俗字，那便錯了。你不知道這種俗寫的來源才叫古而且遠哩。

我們在上面所看到的是兩窩草變成了大，現在再來研究一下彝字罷。

彝，甲骨文作[illegible]（前，第二卷，第六頁，第六片），金文作[illegible]（白毁），从鷄从収，象兩手執鷄之形。這兩隻手後來變成了廾，作彝，廾又變成了大，作彝。

在這彝字之外，還有許多字所从的大，都是由兩隻手變起來的。現在且隨便提出具兵兩個字來說一說。

具兵兩字的普通的寫法是从六，但是，我們有時也把具字寫成具，此可證具兵二字所从之六，皆爲大的變形。那末，這兩個大字又是怎樣變起來的呢？

古文的具兵二字，既不从大，也不从六。具，金文作[illegible]（曾伯簠），象兩手捧貝之形。說文云：「供置也」。引申爲具備之誼。兵，金文作[illegible]（舒口句鑃），象兩手捧斤之形。軍器也。從金文看起來，具兵二字所从之大或六，皆由兩隻手變化起來的。其他與輿等字所从之六，亦然。

不管它是兩隻手也好，是兩根草也好，在古文裏面的形態都極相近，統統可以寫成臼，而在今隸裏面又

都可以寫成廾。這個廾字，便是莫彝具等字所从之大的本來面目。

不單是廾可以變成大，反轉來，大也可以變成廾。不過，這種例子極少。

集韻中收得有一個奇字，从入从亓，作夰。據集韻說，這是矢字的古文。矢字的古文何以會寫成這個樣子呢？一看似乎奇怪，再看便覺平常了。原來矢字雖是象形，甲骨文作[illegible]（藏，第一百二十八頁，第一片），金文作[illegible]（虢季子白盤），整個的是一枝箭的象形，絕不容許割裂。可是一經隸變之後，簡直看不出它是一個象形文字了。其後不知何時出來了一位歡喜分析偏旁的古人，糊裏糊塗的加以分析，硬把整個的象形字分析爲从入从大之字，而大又可與廾通用，於

是乎製造成功了一個夰字。再進一步就變成了夰（丌亓是一個字，欽罍其字作丌，緐匽君鈚作亓）。

照上面所說的看起來，廾可以變成大，而大也可以變成廾。現在我們不妨把奥字也變起來看一看。大字改作丌，而鬼頭亦可寫作田（畏字本从鬼頭，今亦从田），這豈不是就成功了一個畁字麽？爾雅釋詁云：「畁，賜也」。可是，我們得記着畁字還有一個古文，即集韻所收的畀，不从田而从由。

我們既知奥之爲畁，則「否畁屯陟」這句話就不難講了。否不丕三字古通用；純金文多作屯；陟，周禮春官「三日咸陟」，註云：「陟之爲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是「否畁屯陟」即丕畁純德。厚子壺銘云：「承受純德」，純德既可承受，當然可以畁與矣。

需从盨銘中亦有奥字：「其邑亭愬言二邑奥需从」。郭沫若氏云：「奥當是鬼之異文，讀爲歸，饋也」。（兩周，第一百二十五頁）

又中齋銘云：「今兄䝿奥女裛土」。郭氏於此亦謂奥殆鬼之異，讀爲歸。（兩周，第十六頁）從捉摸字誼上說起來，郭氏的見解在舊說中要算是最進步的，故于省吾氏亦引用其說於雙劍誃吉金文選中（卷上之二，第一頁）。釋奥爲鬼，讀爲歸，於文誼雖然可通，借於字形無據。因爲从鬼頭的字，不必即是鬼字，例如畏。

今按此二奥字均應爲畁。二邑畁需从，即以二邑與需从；畁女汝裛土，即以裛土與汝的意思。

中齋早見著錄於宋代的博古圖，訖今尚未有能識此

字者，而我們由于研究大字的來蹤，竟得發千載之覆，不可謂非快事。現在我們再來研究一下大字的去跡罷。

立，甲骨文作[illegible]（前，第七卷，第十六頁，第一片），金文作[illegible]（毛公鼎）。象人立地上之形。从大从一，本應隸定爲[illegible]，可是在今隸中，大居然變成六了。

又竝字（並即竝的更方便的寫法），甲骨文作[illegible]（後下，第九頁，第一片），象兩人並立地上之形，本从二大，可是今隸也把它變成二六了。

又如奇字，可从大，亦可从六作奇。上舉諸例，皆足證大可以變成六。故漢周憬碑中之奥，即奥，亦即畁字。字彙補以其形近誼同，遂收爲古文奥字，實是錯誤。

冥字亦从六，然其原始的寫法實應作㝠，象兩手持巾覆日之形，表示着遮蔽日光的意象．故有窈誼。小篆已將兩隻手變成了六，作冥。這麼一來，害得許叔重上了一個大當。說文云：「从日从六冖聲。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冥也」。唐蘭氏謂許說穿鑿可笑（天，第八十七片）。許說固可笑，唐說亦欠明晰。僅謂冥爲形誤，而未能說明其所以誤。怪不得孫海波氏要來一個質問了。孫云：「說文固不免穿鑿，唐氏何以知古冥字之非从冖从日从六，而必作[字形]形耶」？（誠，第三百三十七片）現在既然知道冥字所从之六，是從兩隻手變化起來的，則孫氏的疑團可以渙然冰釋了。

（（甲骨文[字形]字，郭釋冥（粹，第一千二百三十九片），不誤。[字形]即[字形]字（拾，第三頁，第十五片）之所从，可隸化爲冖——宀冖通，宂可作冗，富可作冨，是其證也——口可隸化爲日。日字，甲骨文亦有作口者，如◇（後上，第九頁，第三片），◇（戩，第四十七頁，第五片）。[字形]字从冖从日从廾（亦卽六），非冥字而何？））

由於研究大字的歷史的發展，我們證明了奥之確爲畀字。可是，話說到此地來的時候，或許有人要提出異議說：甲骨文和金文中，均另有畀字。甲骨文作[字形]（後下，第十九頁，第三片），金文作[字形]（師酉毁），何來此从甶从大之奥？這個問題正是我們想繼續在此地討論的。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畀字另有古文作畁，从由而不从田。這個畁字才是[字形][字形]的嫡系子孫，畀字只可算作[字形]的傍系的後裔了。

說文云[字形]，舉也。从廾甶聲。段注云：「各本作由聲，誤。或從鬼頭之甶，亦非也。此從東楚名缶之甾」。

甾，由，甶，田四個字，自古以來就被混用得一塌糊塗。甾誤爲由，我們尚能勉強容認，因爲从甾之字，以其與由字形近之故，後來大多數都被隸化爲从由之字了，而且這種隸定的方式已經有了兩千年的歷史，既已約定俗成，我們也只好把甾字定爲由字，但是甶自是鬼頭，田自是田地之田，豈可混用？所以

[字形]應隸定爲畁，从田作畀者非。

[字形]應隸定爲[字形]（玉篇收有[字形]字），今从田作畏者亦非。

由，甶，田三字的混用是不合理的，因爲這三個象形字所代表的事物完全不同，意誼相去太遠。可是，這些字的混用，不起於後代，自古已然。推其混用的原因，實由於古人寫字太隨便了一點。

例如西字，甲骨文作甾（前，第七卷，第七頁，第一片），是鳥巢的象形，本來是應該開着口的，可是另外有部份古代的書家，却硬把巢口封閉起來了，把它寫成[字形]（藏，第二十九頁，第四片）的樣子，甚至於有把它寫成[字形]（前，第四卷，第六頁，第一片）的樣子的。敞口甾遂變成了閉口[字形]。在同樣的情形之下，古代的書家又糊裏糊塗的把本應敞着口的由（甲骨文作田，小篆作甶）寫成閉着口的由（甶）了。所以

我們在此地硏究的畀字所从之田，雖與鬼頭同形，其實並非鬼頭，只是閉着口的由罷了。這個田，正是畀字所从的田之遠祖。

由，甶，田三字的混用，實在誤人。在注解卑字的時候，又把許叔重的頭腦弄昏了。

卑字的俗寫作卑（正字通），小篆作卑。說文云：「賤也，執事者。从𠂇甲」。段注云：「古者尊又而卑𠂇，故從𠂇在甲下。甲象人頭」。許氏謂卑的字誼爲「賤也，執事者」，這是對的。這當是古誼之被保存下來了的。可是，卑字爲什麼有這樣的意誼，許氏並沒有能夠理解，他不過是在那兒人云亦云。你看他說字从𠂇甲，便露出馬脚來了。因爲卑字決不从甲，這是從今隸的字形就可以看得出來的。古文有亡於小篆而間存於今隸的說法，又可以適用到這裏來。至於段注，更是皮傅之談，不用說了。

那末，卑字的構成要素到底是怎樣的？今隸从甶，這顯然是一個鬼頭，不過是把當中的一筆拉長了一點，伸到頭外來了而已。所以正字通所收的俗字卑，比正寫卑還要近於古文一點。至於最近於古文的，要算是段注中所寫的卑字，从田从十作卑。

考金文卑字作卑（散盤）卑（㪷鼎）卑（晉邦𥂴）。朱駿聲氏云：「圜榼也。酒器，象形，𠂇持之。其器楕圓有柄，故攷工廬人注云：齊人謂柯斧柄爲椑；椑，隋圜也。廣雅釋器，匾榼謂之椑。酌酒必資乎尊禮器，故爲貴，卑便于提攜常用之器，故爲賤。引申之爲一切凡卑賤之稱」。（據古文聲系，支部，第一

頁）

朱駿聲氏知道卑不从甲，這是一大進步，然於字形的說明，依舊欠審。金文卑字所从之田，顯然是甶之微變，而㪷鼎卑字所从之田與晉邦𥂴頻字所从之田，又均爲甶之倒形。朱駿聲氏謂卑爲圜榼，此可證其說之不可從者一。楕圓之酒器而有柄在下，這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樣式？古往今來，恐無此奇器，此可證其說之不可從者二。今縱假定卑爲有柄之酒器，何以卽知其爲非禮器而爲提攜常用之賤器？此可證其說之不可從者三。

在我們看起來，卑字的上部實爲鬼頭，金文的字形和今隸的構造，可以爲證。不過這個鬼頭和畀字所从的田一樣，不是真正的鬼頭，而是封閉了口的甶。所以，以卑字爲从甲者，固誤；以卑字爲从由者，亦非。卑字實應从由而作卑。

知道卑字的正確的構造之後，再去看說文所講的字誼，就可以恍然大悟了。卑象隻手持由，故許氏云：「執事者」。執事者率爲婢僕之屬，故得引申爲卑賤之誼。畀象兩手捧由之形，故許氏云：「舉也」。兩手捧由，本有恭奉與人之象，故可引申爲畀與之誼。

遅盨有姜淠，字作淠；孟淠父鼎亦有淠字，作淠。均係人名。畀既爲畀，則淠當爲淠。淠乃水名。說文云：「水出汝南弋陽垂山，東入淮，亦作滭」。水經亦云：「淮水又南北，滭水注之」。姜淠與孟淠父二人之所以名淠，疑與淠水有相當的關係，惜此二器，不知出土於何處，無從斷定耳。

釋依

㑁

伯晨鼎銘云：「易錫女汝𩰫鬯一卣，玄袞衣，幽夫黼，赤舄，駒轄車畫䡅靳，䡒文幬較，虎韓韓冟冪㑁衷，里裏幽。攸勒。旐五旅。彤彤弓𢒉彤矢，旅弓旅矢，𢦏戈琱胄。（據郭釋，兩周，第一百一十六頁）

干省吾氏釋字爲表，且斷句亦與郭異，讀成「虎韓韋冟表裏。幽攸勒」。（雙，下之一，第十六頁）

今按衷字从立。困難正在這立字上，若把立字的本體弄清楚，則問題卽可迎刃而解。

從古文的構成原理說起來，从立與从人，應當同意。因大立象人正面站在地上，而伸其兩手於左右之形，而𠆢人則象臂脛之形。同象人形，故从立之字亦可从人。例如：

竢　說文段注云：「經傳多叚俟爲之，俟行而竢廢矣。

竚　或作佇。

[立奚]　或作傒。

竛竮　或作伶俜。

从立與从人之字既然可通，則㑁當卽[illegible]（前，第六卷，第三十四頁，第二片）。[illegible]爲甲骨文依字。說文云：「依，倚也。从人衣聲」。許氏所云，殆其引申之誼，至其朔誼，當如儀禮的注解所言。儀禮覲禮云：「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注：「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又禮記明堂位：「天子負斧依」。釋文本作扆。今按衷字象人在衣中有所遮蔽之形，則屏風當爲其朔誼。又以屏風係置於戶牖之間者，故又指戶牖之間。說文云：「扆，戶牖之間

九

謂之扆，从戶衣聲」。

現在不妨把依字用到銘文上來看一看，看它通與不通。

所謂虎幃冟依，到底是什麼意思？在我們看起來，這句話裏面實包含着三件東西。

第一，虎幃；郭氏解作有虎文之車帷。這絕無問題。

第二，虎冟；郭氏云：「『虎韓冟衷里幽』與彔伯𢦚毁之『虎冟朱裏』，吳彝，牧毁，番生毁，毛公鼎，𩰫盨，師兌毁等之『虎冟熏裏』同例」。（郭說下文，未敢苟同，不具引）。

第三，虎依；此卽儀禮禮記之所謂斧依，或斧扆。不過，儀禮和禮記中有兩個錯誤。第一，斧扆之斧，不應作斧而應作虎。這大概是漢儒口授之際，以聲同而致誤的。第二，扆卽依之別構，不應从戶而應从尸。仁字古文作𡰥，可證（金文人尸夷三字形近，人作入（盂鼎），夷作入（毛公鼎），尸作乁（兮甲盤）。）

虎幃是圍在車子周圍的，虎冟是罩在車子上面的，虎依是安置在車中的，皆所以蔽風雨者。本來是一套東西，故鼎銘的作者簡稱之爲虎幃冟依耳。又鼎銘中所錫之彤弓彤矢，亦被合寫成彤𢒉去了。此足證我們這位古代的銘刻家實是一個大大的懶人，厭惡麻煩而歡喜簡略。

釋䍃

𨹧　免盤銘云：「易錫免鹵百𨹧陵」。郭氏云：「陵字與陴字之結構相近，从𠙹乃缶屬，大約卽盛鹵之器也

一〇

」。（兩周，第九十一頁）郭說頗富於暗示，假如我們用考釋隮字的方法去考釋它，便有認識它的可能。

隮為尊之緐文，阝傍為其附益的部份。隮字的阝傍也是多餘的，我們不妨把它除去。不過在叟字的構造上，還有緐縟的部份存在，其性質與師虎毁的取字相同。金文祖字多作且，而師虎毁之祖字則作㪿。郭氏云：「取字从又且聲。蓋助之異文，叚借為祖」。（兩周，第七十四頁）我們如法泡製，也可以說叟是搖之異體而搖又是⿱夕由之緐文。關於搖字，到後面再講。

那末，⿱夕由是什麼字呢？⿱夕由从肉从由，在最初，自然是專用來盛肉的由，故从肉。後來雖用以盛傍的東西而仍稱之曰⿱夕由。說文甴字注云：「東楚名缶曰甾」，

海寧王氏已證明甾為甴之譌變，而甴即由字。（觀堂集林卷六，釋由）而李陽冰又謂由即缶字，（王氏謂李氏所據，乃六朝舊說）。是⿱夕由字从由固可，从缶亦可。从夕从缶，當為䍃字。

揚子方言云：「㽉，淮汝之間謂之䍃」；廣雅云：「䍃，瓶也」

隮既應釋䍃，則錫免卣百䍃的意思，是用不着贅說的了。

我們在前面說過，叟為搖之異文，⿱夕由既為䍃，則搖當是搖了。緣从又與从才同意，如敢的古文作㪌，而敹的今字作揚，此可證又可變而為文。而文又可變而為才了。

搖實為標音而兼表意的文字，从手从䍃，且以䍃為聲，所表示的為以手提䍃，而䍃隨手前後動盪的意象。

今字書中從䍃的字，大都是從搖的意象孳乳出來的。保留着䍃的意象的較少。例如：

愮　心的搖動不安曰愮。詩黍離：「中心搖搖」，爾雅釋訓作愮愮。

遙　通搖。逍遙亦作消搖。禮記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于門」。詩清人：「河上乎逍遙」，釋文本又作消搖。遙遠的意思，實是由消搖一類的意象發展出來的。

謠　詩園有桃：「我歌且謠」。傳云：「徒歌曰謠」。國語晉語：「辨妖祥於謠」。注云：「行歌曰謠」。禮記檀弓：「咏斯猶」。注云：「猶當為搖，謂身體動搖」。從上面所引各書的注解看起來，身體的律動及聲音的律動，當為謠字所根據的意象。又傳來傳去的話，俗謂之曰謠言。

⿰足䍃　方言云：「⿰足䍃，跳也。陳鄭之間曰⿰足䍃」。

榣　說文云：「樹動也」。

颻　文選幽通賦注：「飄颻也」。

鷂　方言云：「遙，疾行也。南楚之外或曰遙」。所以俗稱疾飛之鳥曰鷂子。說文云：「鷂，鷙鳥也」。

上舉諸字，都是從搖的意象孳乳出來的。

瑤　詩木瓜：「報之以瓊瑤」。由歌謠的謠，發展而為美的意思，故玉之美者曰瑤。

媱　說文云：「曲肩行貌」。美好也。

上舉二字，當從謠字孳乳而出。

窯　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窯，燒瓦竈也」。然而从穴从缶的窯，不應單是燒瓦之竈。故一切經音義所引通俗文：「陶竈曰窯」，更為合適。

徭　彳象道路，携缶於道上，實有負戴於道路之象。故徭有役詛。周禮春官：「冡徒百有二十人」。注：「此民給徭役者」。禮記王制注：「不給其徭役」，釋文本又作繇。

繇　字从系，以糸系之，有強迫其給役之意。从缶之字而保存着原來的缶的意象的，僅上舉三字而已。

□　釋彝

甲骨文中，此字屢見。金文中亦有此字。塱鼎銘云：「唯周公于征伐東夷，豐伯敷古，咸哉。公歸，禦

一三

於周廟。戊辰，酓飮秦酓（卽秦酒之意），公賓塱貝百朋，用作尊鼎」。（據于省吾氏釋文，雙，上三一，第一頁）

塱鼎的拓墨，我沒有看見過。郭沫氏的兩周金文辭大系裏面沒有收，連羅振玉氏的三代吉金文存裏面也沒有著錄，而立厂影本又找不到手，因此，禦字的金文到底是怎樣寫的，我不知道。不過，根據隸化的方式說起來，塱鼎的禦字，應卽甲骨文的□字。

羅振玉氏云：「□象兩手奉雞牲于示前，或从一手（羅氏待問篇，第十五頁）。羅氏所云，雖非全錯，但是，如果我們把隹字當作整個的雞看，則此字就無法考釋了。禦是祭名，這是不容疑議的，而禦祭的行事，就是現在我們也還是常常看見，不過大家沒有注意罷了。殷人的俗習，能夠一直保存於數千年之後，這在民俗學上應該是多麼有趣的問題！

我們在迷信甚深的人家，常看見有人患病的時候，便去請巫婆道士來禳除厲殃。這些巫道們所作的法事，自然是花樣百出，種類繁多。可是，最習見的是把一隻雄雞殺掉，𢭏下幾根毛來，就用雞血來把它黏貼在神主牌上或符籙上，以禁禦妖魔鬼怪。這雖是近世尚能見到的俗習，却有很古的起源。現在只要把禦字考釋出來，就可以證明我們的說法之非誣。

考釋禦字的第一步，便是除去它的兩隻手，因為這是繁縟的部分。散氏盤的農本作䢉，今已不存兩手。其他要字古文作䙴，票字古文作㶾，均足證禦所从之臼，可从取去。

一四

第二步，我們須要證明隹字可以變成毛字。我們知道，在古文裏面，鳥隹二字是相通的。如金文的鳧字，便被寫成凫字去了。又鶴氅衣的氅，本來从鳥作鷟。但此字从鳥，並不合理，因為用以製成衣服的是鳥的毛而非鳥本身，故字改从毛，作氅，氅行而鷟廢。同樣的，黏貼在神主牌上的是雞毛而非雞，故从隹之集，後亦變成从毛之乘了。

今字書有雧而無乘，惟以集之古文作雧推之，則乘亦雧也。集的古文之所以从三隹作雧者．因為要有多數的鳥同棲於一木之上，始可謂之集；而雧之所以从三毛，亦因貼在神主牌上的毛不必一定是一根，而常是兩三根的緣故。

至於甲骨文的禦字所从的隹，通通是倒書，這是有

理由的。因爲把雞毛貼在神主牌上或符籙上，均給人以倒懸的印象，故隹字全是倒書。

𥜻，說文云；「數祭也。讀若春麥爲𥜻之𥜻」。許說毫無根據，徐鉉已言之。徐云：「春麥爲𥜻，今無此語」。又博雅云：「𥜻，謝也」。這倒保存着𥜻字的古誼。蓋古人於禳除疾病之初，所舉行的是𥜻祭，而於病癒謝神之際，所舉行的也是𥜻祭，𥜻字因而得到了謝的意誼。後來字誼愈加擴大，凡一切謝神之祭，皆名之曰𥜻。今觀𡍮鼎之意，乃周公伐東夷，大勝而囘，故舉行謝祖之祭於周廟，並饗宴部下，慰勞士卒。

卜辭中的𥜻，亦是謝神祭。

貞𥜻馬干祖（拾，第三頁，第十一片）

壬子卜𣪕貞𥜻馬（藏，第二百四十八頁，第二片）

馬應讀禡，正如甲骨文帝之讀爲禘，𡿨之讀爲祭。說文云：「禡，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而祀之曰禡」。禮王制：「禡於所征之地」。又周禮春官：「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註：「貉，師祭也。莫駕反」。疏：「師祭者，爾雅云，『是類是禡』，故知貉爲師祭也。祭先世創首軍法者也」。從周禮的註疏看起來，禡也是一種崇德報功的謝神祭。在卜辭中，𥜻禡二字連用，決非偶然。

癸酉卜貞王賓祖甲𥜻，亡尤。（前第一卷第二十頁，第一片）

貞勿取（郭讀爲椒）唐湯𥜻（甲，第一卷，第十八頁，第八片）

𥜻字在此兩片，亦當爲謝祖之祭。

釋幾

𢆶

師旅鼎銘云：「唯三月丁卯，師旅衆僕不從王征干方，䨓雷吏使氒友弘目告干白懋父，才莽。白懋父迺罰得𢆶古三百寽，今弗克氒罰。懋父令曰『義宜敹播𠭯諸氒不從氒右征，今毋敹，斯又有內納于師旅』。弘目告中，史使書。旅對氒賀概于隮彝」。（據郭氏釋文，兩周，第二十六頁）

這一篇銘文的意思，是可以懂得的。大概是有一個名叫師旅的貴族及其衆僕，不肯從王出征夷狄。䨓於是使其寮友名弘者去告訴白懋父。白懋父便處罰他。罰得𢆶古三百寽（郭云：三百寽上冠以古字，下與今爲對文，知寽於殷周之際，曾加改革，其度量衡等必亦然。殷寽必重於周，故言「今弗克氒罰也」）。師旅現在却罰不起。白懋父於是乎命曰：「你既拿不出錢來，那你就得搬走（白懋父因爲師旅既不出力，又不出錢以保衞民族利益，所以要播遷他到僻遠之處去，不許他享受國家的保護）！叫你搬走，你又不肯。那末，你還是得把款子繳納到軍隊上來」。弘後來把這件事情的經緯告訴了中，要他寫在史册上，而師旅亦鑄器以紀其梗概。

由銘文全體的意思看起來，可知上文所罰得的古三百寽，並非現款，而是期票，假如所罰得者爲現款，則下文通通變成了廢話。所以𢆶字在此地所表示的必爲「非現款」的意思。郭隸定爲𢆶，于隸定爲𢆶，並失之。

考番生段的孚字作𤔫，齊侯壺的嗣字作𤔔，克鼎的䜌字作𦆡，所从之爪，均與𢆶字所从者同。（嗣䜌二字所从的𠂉，雖然是和下面的8的延長了的筆畫連結起來的結果，才變成了𠂉的形態，但是我們得注意𢆶字下面的一部份，也正是兩個8。）所以，𢆶實應隸定爲𤔫。今字書無此字，却有𤔫字。我們知道甲骨文受字作𤔫，金文作𤔫，又變成了爫，此可證又爪相通，不過，若把𢆶字寫成𤔫的樣子，實在是和把受字寫成受的樣子一樣的難看，爲維持字體的均衡的美感起見，才將又字移到下面來，寫作𤔫，故𤔫𤔫實爲一字。集韻云：「幾古作𤔫」。玉篇云：「幾，期也」。詩小雅：「卜爾百福，如幾如式」。疏云：「所以與汝者百種之福，其來早晚如有期節矣」。如幾爲如有期節的意思，則幾古三百孚，自然是附有日期的古三百孚了。

幾古三百孚這句話，實在有點詰屈聱牙，恐難取信，但我們還可以找傍的例子來證明𤔫之確爲幾字。可是，這得跑到甲骨文字裏面去找去。

乙亥卜㝑貞翌乙亥彡𢆶（海寧王氏隸定爲𤔫）易日，乙亥彡允易日。（前，第七卷，第七頁，第二片）

韻會云：「幾，將及也」。爾雅釋詁云：「近也」。易中孚：「月幾望」。幾望與幾易日，實同一筆法。（易日二字，究竟是什麽意思，雖然不能斷言，其爲天文學上或氣象學上之用語，則殆無疑議。）

乙未酒（王釋彡，非。郭釋酒，是也。甲骨文酒彡二字混用）𢆶（王隸定爲𤔫，郭隸定爲𤔫）品，上甲十，報乙三，報丙三，報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丁十，大甲十。（後上，第十頁，第十四片；戩第一頁，第十片）

王氏曰：「此中日十日三者，蓋謂牲牢之數」。王氏所云，是沒有問題的，但他只知道十與三之爲牲牢之確定數，而不知道𤔫之爲酒的種類的未定數。左傳僖二年；「亦日無幾」。玉篇云：「幾，幾多也」。易乾卦：「品物流行」。疏云：「品類之物，流布成形」。品爲品類，則酒幾品，卽酒若干種的意思。從上引兩條卜辭看起來，釋𢆶爲幾，大概不至於錯到那裏去。

釋構

𢍰 這個字有很多種類的寫法；番生段作𢍰，諫段作𢍰，克鼎作𢍰，㝑鼎作𢍰，因而隸定的方式也就很紛歧。有定爲𢍰者，有定爲𢍰者，又有定爲𢍰者；三者之中，當以第一種爲最善。

𢍰字的構造頗繁縟，欲釋此字，必先去其附益的部份而後可。考金文䢅或又从女作𢍰，埶或作𢍰，𢍰或作𢍰；是从丸从女之𡜏，可去其女字。至於𠃨之隸化方式則有二；一爲丮或丸，如䢅，埶，𢍰等字所採用之方式是也；一爲才，如揚字所採取之方式是也。（金文𢍰字今作揚）。在考釋𢍰字的時候，我們只能採取後一方式，假如採取前一方式，便不成其爲字了。又𢍰字所从之𤰈，今人多隸定爲𤰈，其實應定爲𦍌。甲骨文朋𦍌或作𦍌（後下，第八頁，第五片）而金文之𦍌

（齊侯鎛），今作丵，此可證丵之應隸化爲丵。把隸化方式弄清楚了之後，再來釋此𢿋字，就易如反掌了。

字从才从丵，可書作丵。這是什麼字？豈不是已經認識了一大半了麼？現在賸下的問題，就只有丵作下面的井字了。查篇海收有搆字別體作𢷎，丵下所从的正是井字。假使篇海所收之字有所依據，而非杜撰，則𢿋之應釋爲搆，是斷斷乎不容否認的。

國策秦策：「秦楚之兵，搆而不離」。註：「搆，連也」。齊策：「秦楚搆難」。注：「搆，連也」。並搆訓連，而連有並誼。史記大宛傳：「並南山」。並，連也。今俗語連字，亦作並字解；如茶壺連茶杯，地皮連房屋之類。搆字在金文中，就是當作並字的意誼用的。

叔夷鐘銘云：「余命汝裁職差左正卿，搆命于外內之事」。卽余命汝司左正卿之職，並命于外內之事。

毛公鼎銘云：「及茲卿事寮，太史寮，于父卽尹，命女汝搆𤔲公族，雩與參有𤔲，小子司氏虎臣，雩與朕褻事」。卽命汝一並管理公族與參有司等等。

克鼎銘云：「易錫女汝田于寒山，易女史小臣靈龠籥鼓鐘，易女井𠭯𤔲人，搆易女井人」。此卽錫汝以寒山等等之外，並賜汝以井人之意。

番生𣪘銘云：「王命搆𤔲公族卿事大史寮」。搆𤔲亦並司之誼。

師𣄰𣪘銘云：「余命女汝死尸我家，搆𤔲我西𤸫東𤸫僕馭百工牧臣妾」。卽命汝主宰我家，並管理我東𤸫西𤸫僕馭等等的意思。

𥩟鼎銘云：「遣仲命𥩟，搆𤔲鄭田」。搆𤔲亦並司之誼。

𢼸𢿌鼎銘云：「王命𢼸𢿌，搆𤔲九陂」。搆𤔲亦並司之誼。

伊𣪘銘云：「王乎呼命尹封册命尹，搆官𤔲康宮王臣妾百工」。搆官𤔲卽一並管理之意。

師兌𣪘銘云：「余既命女汝正師龢父𤔲左右走馬，今余唯𦣞𩫏乃命，命女搆𤔲走馬」。搆𤔲走馬卽並任走馬之官也。

諫𣪘銘云：「先王既命女搆𤔲王宥囿」。搆𤔲亦並司也。

𨛭𣪘銘云：「昔先王既命女作邑，搆五邑祝，今余唯𦣞𩫏乃命」。祝，說文云：「祭主贊詞者」。搆五邑祝，卽命女作邑之外，並命汝爲五邑之祝也。

釋柎

𢿘 沈子𣪘銘云：「也（人名）用褱𢿘我多弟子」。郭沫若氏隸化爲㚘，讀爲柔（兩周，第四十八頁）從文誼上說起來，郭說可通，故于省吾氏亦引用其說（雙，上三，第二頁）。然而此字確非柔字。

此字的癥結，在於所从之𡗜。𡗜究竟是什麼東西？今按𡗜字原來是人的象形，而止（卽足趾的象形）所表示的意象則爲前進。

查金文走字作𡗜。走字爲什麼从𡗜，从止？今按𡗜字原來是人的象形，而止（卽足趾的象形）所表示的意象則爲前進。董作賓氏講御字的時候說：「御本象執鞭之人，或加彳，止，以表在途中御車進行之義」。（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釋「馭𤼈」）。止所表示的爲前進的意象，故止舟爲歬，止戈爲武（手持干戈，

奮勇向前，謂之武。這和左宣十二年，楚子所說的止戈爲武的意思完全相反，楚子所云，實爲哲學的曲解）。⿱夭止字正象一個人在向前邁進，故有走誼。

又金文奔字作⿱夭⿱止⿰止止（盂鼎）亦象人的前進。其所以从三止者，蓋以量的增加來表示速度的加快，故⿱夭⿱止⿰止止有奔馳之誼。从三止，是正規的寫法，然亦有从三十作⿱夭卉者，這當是簡筆字了。在古代，是不是和現代一樣有人在那兒提倡簡筆字，雖不得而知，然古人之嫌麻煩，大概不在今人之下，其寫法之潦草，馬虎，足以驚人。金文編所收的五個奔字之中，便有四個是从三十，而這三十也並不是真正的三個十字，而只是三個乂乂。古人用這三個乂乂來代表三個麻煩的止字，本是權宜的寫法，可是小篆和今隸，完全承襲了古人的錯

誤。小篆作⿱夭卉，今隸作奔。奔字而从三十，看你如何講得。若非盂鼎保存着正確的結構，我們將永遠沒有理解它的一天了。

今隸奔字从大，大象人形；走字从土，土爲大之譌變（去字古文本作⿱大口，从大，今隸亦譌變爲土，可證）。然而古文實非从大，而是从大的。大大二字間的區別，決不可忽視。蓋大所象者爲人之靜態，而大所象者爲人之動態。曲其一橫者，實表示着人於行走之時，一手在前，一手在後，一手在上，一手在下的意象。故大的正確的隸化，應該是夭，而不是天。

今隸誤夭爲大，還可以說是大致不差，因爲大字雖然喪失了古文的動的意象，猶不失爲一個正常的人形。至於小篆走字作⿱夭止，奔字作⿱夭卉，却是錯誤。

夭今隸作天。說文云：「天，屈也。从大，象形」。又云：「⿱天止，趨也。从天止。天者屈也」。天的意思爲屈，這和走的意思實在不容易聯繫起來，雖金壇段氏曲爲辯護，而其誤益彰。段氏之言曰：「依韻會訂天部曰，天，屈也。止部曰，止爲足。从天止者，安步則足胻較直，趨則屈」。此說可謂盡附會之能事了。

說文不單是把走字講得不對，連奔字也講錯了。說文云：「奔，⿱天止也。从天卉聲，與⿱天止同意，俱从天」。許氏於此，竟把三個乂乂誤認爲卉字去了。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大字所表示的爲人的動態，故不應隸化爲天，而應隸化爲夭。不過，兩千年來，根本上就沒有這樣的隸定方式，現在姑且循俗而隸定爲大

罷。大大象人的正面，而人人則象人的側面，故从大與从人同意，因而从大之字，亦可从人。例如：

奓　秦詛楚文：「宣奓競從」。奓即侈字。

⿱大弗　別作佛。廣韻集韻謂與拂，㢸通。

今⿰木⿱又大从木从又从大，亦即从人，實爲权字。說文云：「权，同拊，凡篆文寸皆作又」。詩小雅云：「拊我畜我」。左宣十二年：「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注云：「拊，撫也」。

毀銘云：「也用褱权我多弟子」。褱权即褱撫的意思。又從這句話的辭意說起來，也應該是懷撫，而不是褱柔。緣懷柔二字，頗含有政策的意味，缺乏誠意，雖可用之於敵人或異族，但對於自家人自以使用懷撫二字爲得體。

釋制

杉 師遽尊銘云：「王呼宰杉（人名）錫師遽瑚圭一，環章（璋）四」。杉舊釋利，獨許翰郭沫若兩氏反對此說。郭氏云：「晉姜鼎是下一字似有缺畫，舊釋爲利，亦不確。許翰云『剌與福或韵，薛書晉姜鼎「三壽是利」與亟德韵，於古音屬之部，皆不應是利字。剌从工从刀，朩則刻木彔彔之形，疑卽刻字。刻，克通』（攈古三之二引）案釋刻近是，疑讀爲晐備之晐」（兩周・第五十三頁）

許郭兩氏，一反衆說，獨倡異議，可謂卓識。今案杉確非利，然亦非刻，實爲制字。前人均釋爲利者，完全由於誤認禾傍。在一般的場合上，禾自然是禾字，但禾（禾）朩（木）二字，亦間有混用的時候，緣禾木形

近，禾字不過是木上多一ノ耳。關於這一點，瑞安孫氏早已言之（見名原上，第十五頁）甚詳，而古文尤其是甲骨文又是木禾不分的，故杉字得隸化爲利，此卽小篆之㓞（制）字。又許書收有古文制字作𠜨，从彡，此卽金文杉，甲骨文杉（前，第二卷，第三頁，第一片）之嫡系子孫（說詳拙著殷契摭佚）。許云：制，裁也。裁卽裁木之意。至於古文所从之彡，殆爲木鋸末之象形。

宗周鐘銘云：「參壽唯制」。

晉姜鼎銘云：「三壽是制」。

禮曲禮云：「士死制」。注：「制謂君命士受命致死也」。又禮禮器云：「大廟之內，敬矣，君親制祭」。制祭亦卽致祭。註謂「朝踐進血之時，君自斷制牲肝，洗於鬱鬯，祭神於室也」。注的說法，未免太曲折。至於三壽是制或參壽唯制，卽致壽於參星之高的意思。

釋紓

8 免毀銘云：「錫女（汝）赤8市」。舊釋環，釋韐，並非。因爲此字的正規的寫法，並不是兩個圓形，或橢圓形，而是兩個方形。制（舊釋利）鼎銘云：「易（錫）女（汝）赤𠃑市𢇍旂」。字作𠃑，與甲骨文之作𠃑（錄，第六百零八片）𠃑，（藏，第二百十頁，第三片），𠃑（後下，第四十一頁，第三片）形者，完全相同，當同爲一字。

著者曾釋𠃑爲予，以謂「此字實从二厶，口既可隸定爲厶，當然可反書作マ，二マ相重而稍延長其在下

之一點，卽成予字」（零，第八頁）。口之應隸定爲厶，絕無問題。大𠫓並山（後下，第九頁，第一片）的𠫓字作品，可證。又說文和集韻都收得有一個从兩厶的古文幻字作𠫓，𠫓卽反予，則我們在前面所云「二マ相重而稍延長其在下之一點，卽成予字」之說，不爲無據。惟甲骨文𠃑字，究竟應隸定爲𠫓呢，抑應隸定爲予呢？單據字形，這是無法斷定的。但卜辭的辭句，却很明顯的告訴我們，這是予字。

卜貞在𠙵豕𠃑告日从叀戊申制亡（錄第六。八片）

這分明是「予告日」而非幻告日。

𠃑于多子奠（藏第二百十頁，第三片）

𠃑字在這句是主格，自以釋予爲是。

王來乎（呼）𠃑（後上，第四十一頁，第三片）

這句是王來呼予的意思。上舉三例，均足證巳之應釋爲予，而金文的巳字，又是最好的傍證。

𤔲鼎銘云：「易錫女汝赤8市䜌旂」。

䛇段銘云：「易錫女汝䛇玄衣赤8市䜌旂」。

豆閉段銘云：「易錫女汝䛇衣8市䜌旂」。

查金文絅字作同，納字作內，純字作屯，而上引豆閉段之䛇衣。正是織衣之意。以此例之，則予市當然是紓市了。

詩小雅采菽云：「赤芾（卽市字）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紓字在此，爲雙關的形容詞。一方面是形容紓緩之交，一方面是形容紓緩之市。詩的意思，大概是說他與人交接之無紓緩之心，正如他的赤市之不紓緩一樣，故正義云：「彼與人交接

，自逼束如此（按：所謂如此，卽如赤芾在股之意）則非有懈怠紓緩之心」。由於上引的詩句和金文的辭例看起來，可知古人是常用紓字來形容市的。所謂紓市，卽紓緩之市的意思。

揚段銘云：「睗錫女汝赤8市䜌旂」。

8市卽紓之或體。从市與从糸同意，故紓亦得从市作𢁓。

師嫠段銘云：「易錫女汝叔市金黃」。

克鼎銘云：「易錫女汝叔市參同」。

自來金文家對於叔市二字，均不得其解，其實叔卽紓之借字。紓叔同聲，例可通假。

釋則

𣪕 畢段段銘云：「命𦜗𢉅追饋大則于段（人名）」（據于省吾氏釋文，雙，上之三，第四頁）于氏釋𣪕爲則而無說。

凡是硏究古文字學的人，誰都知道貝鼎貞三字，在古往往混用。卽如畢段段的𠞩字，卽是應該作劓的。因爲貝鼎二字之混同，雖爲古代的事實，然而當其創字之初，却應有所區別。說文云：「則，等畫物也。从刀貝。貝，古之物貨也。劓，古文則。𠞩，籒文則，从鼎」。許說支離得厲害。正因其說之滅裂，我們可以從中尋出則𠞩二字的區別來。

許氏謂劓爲古文則字。然其所謂古文，實卽六國的文字（海寧王氏說），而籒文却作𠞩，可見从鼎之𠞩，實爲則之正字。則字也須要从鼎，然後可以理解它的意誼。

許氏云：「則，等畫物也」。此蓋以刀畫分鼎中之物而分之於食者之意。當其畫分之時，尊者長者與卑者幼者之間，必有等級，故段注云：「等畫物者，定其差等而各爲介畫也」。因畫分常有一定的差等，故則又得引申爲法則之誼。

眞正的則字，本來从鼎，但許氏以習見六國時人之誤劓爲𠞩，因而附加上兩句，曰：「从刀貝，貝，古之物貨也」。這簡直是畫蛇添足。刀加於貝，貝且毀矣。破破爛爛的貨幣，恐非古人所歡迎，焉有引申爲法則之理。

那末，劓字的朔誼究竟是什麼？

考說文收有籒文敗字作𣫚。許氏云：「敗，毀也」。攴（卽殳）加于貝則貝毀，而刀加於貝，也可以表示相同的意象，故劓實應爲𣫚之別構，這和𣪠（卽殺）

之別構之作剎者，完全爲同樣的情形（以刹爲僧寺，乃後起之誼。關於殺字，說來話長了。問題太複雜，不能在此詳論。希望將來有機會來專論這個問題）。

劓既爲敗的別構，而集韻又說敗古作貝，是敗貝古可互通。故「遺大則於段」，卽饋大貝於段也。豐鼎銘云：「大子易錫東大貝」，可見大貝爲寵錫臣下時所習用之物。

又遺字原作□，于省吾氏讀爲饋。但是从辵从食的⿺辶食，爲什麼就是饋字呢？于氏無說。集韻云：「饋古作⿸厂貴」，而玉篇所收遺字古文正作⿸广貴（广與厂通，如廈之作厦，廁之作厠，庋之作庋）。由此可知从貴之字，可从厂，而从厂之字，又可从辵，故遺卽饋字。

釋⿱罒止

□ 邵鐘銘云：「余頡⿱罒止事君」。郭隸化爲罔（兩周，第二百三十二頁），于隸化爲㔶（雙，上之一，第九頁），兩家所定，雖大致不差，然實應定爲⿱罒止，是剛強的剛的原始形，天罡星之罡，卽由此出。字从止，止是表示前進的意思，而止前又有網以阻之，這表現着衝破網羅而出的意象。廣雅云：「䩠⿱罒止，無賴也」。性格剛強的人，其行爲是往往逸出於世俗的禮教和國家的法律之外的，在這一點上面，頗類於無賴子。

⿱罒止在邵鐘銘爲頏的借字。頡頏二字，本是古代的習用語。詩邶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王昭君怨詩：「志念抑沈，不得頡頏」。邶風及怨詩所用者，皆爲其引申誼。

二七

至於本誼，則應如說文所云：「頡，直項也」，「頏，人頸也」。頡頏二字所形容的，當是持正不阿的氣象。故頡⿱罒止頏事君，卽正直事君之意。

釋敀

□ 儠兒鐘銘云：「余□遜兒，敀吉金鏄鋁」。郭沫若氏云：「□當是動詞，殆俾使等字之誼」（兩周，第一百六十三頁）。

今按□實敀字，象幼兒橫戈之形。父丁毁的圖形文字戈作□，子毁作□。敀字所从之□，與子毁之圖形正同。戈下的□，乃是繩索。後來隸變之際，竟把□譌變成攴。不過，我們不能說這個訛變是完全錯誤，緣从戈與从攴，意誼是相同的（例如盂鼎鬼方之鬼，作□，从戈；而梁伯戈則作□，从攴）。都表示着人持武器逼使敵人降服或後退的意象，故有俾使等誼。

說文云：「敀，𢧐也」。「𢧐，戰盡也」。集韻云：「𢧐，一日召使疾行也」。是敀之本誼爲戰盡，其另外的一個意誼，則爲召使。廣韻云：「敀，大打也」。故字大概有錘擊鍛煉的意思。

敀爲召使，故爲錘煉，則銘文「余敀遜兒，敀吉金鏄鋁」之誼，豈不是昭然若揭？

敀字久廢。唐時．雖尚存此語，却已不知此字。元稹詩遣悲懷：「顧我無依搜藎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這泥字有勉強之意，應作敀。

釋成

□ 毛公鼎銘云：「剌□金簟簟弼，魚葡。在研究□字

二八

之前，我們且先來講一講□字。□舊釋勅，不誤。但今人多不承認舊說。如容庚氏之金文編尙收此字於待問附錄中，而郭干兩氏亦寫作刺而不加以說明，其不以舊釋爲然，是很明顯的。

查金文□男（叔男父匜）□嘉（齊鞄革氏鐘）□靜（毛公鼎）諸字所从之□，均與刺字所从之□近似，惟多一ㄱ形耳。在古人的書法中，本有省去ㄱ的習慣。如萬字姬鼎作□，辛鼎則作□。金文編中收有一百四十五個萬字，其中便有十五個是省去了ㄱ的。又禽字禽𦎫毀作□，而大祝禽鼎則作□，也省去了ㄱ。可見金文時代的書家之省去ㄱ形，爲普遍的現象。則勅字所从之□，雖無ㄱ形，亦不足爲奇了。

□，郭隸化爲□（兩周，第一百三十五頁），干隸

化爲農（雙，上之二，第十頁）。查金文鑄字作□。（芮公鼎），所从之□，與此略同。

劉嶼霞氏云：「最近又從金文編上找到關於鑄字的各種寫法，它們多半都把煉鍋的形式表現出來了……現在隨便把這些字當中的一個拿來做個例子，就說筍伯簋上的鑄字吧——上邊兩旁是兩隻手，拿着□形的煉鍋，把煉鍋裏面火一般的流質金屬傾到皿裏，所以中从火（但有時从金），底下从皿，這皿所代表者，當爲銅範（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殷代冶銅術之研究）。

據劉氏所云，則鑄字所从之□，乃兩手拿着煉鍋之形。但今隸鑄字，已不从□，而金文亦有省□者，如王人甗作□，虢叔簋作□。如果我們照樣將農的上部

省去，就變成了成字。

農實成字的繁文。一般的說起來，繁文的附益的部份，並不是完全無意義的。如㠱□字所从的臼，便是繁縟的一部份，它表示着拿雞毛貼上神主牌上去的兩隻手。但此字就是沒有兩隻手也無妨礙；因爲，若不用手，則雞毛斷斷乎不會自己黏到神主牌上去。神主牌上旣有雞毛，必爲兩手的活動的結果，故雖省去兩手，字誼亦甚顯明。關於農字，也可以作同樣的解釋。農字所表示的，乃金屬用具之完成，是由於煉鍋的冶煉。可是，若沒有煉鍋的冶煉，試問金屬器皿怎樣能夠完成呢？所以，□作雖有規定「成」的過程的性質，但也是可有可無的，縱然省去，亦無關乎字誼的明晦。

勅成二字，我們在傍的銘文中，也可以找得到。陳猷釜銘云：「余命左關丕發敕成左關之釜」。敕成卽勅成。此二字殆古習用語。

釋勤

□ 師望毀銘云：「望肇刑皇考，虔夙夜，出內納王命，不敢不㒸遂不□」。□字今人多定爲隶，而未能通其讀。其實應釋爲勤。蓋□所象者爲鉗子一類的事物，乃是增強力量的工具，或卽力字的初形，後始變而爲□。

集韻謂勤與勩同，詩小雅：「莫知我勩」。說文云：「勞也」。師望毀的不敢不㒸不勤，卽不敢不順（于省吾氏云：遂，猶順也）不勞之意。師望的職務旣爲出納王命，自然以順從王命，不辭勞苦爲其美德

。又順勞兩種觀念，在古人的思想中是有密切的關聯的。論語里仁，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不違卽順也。順勞兩種觀念，在孔子的腦筋中，也是聯繫在一起的。

又師訇段銘云：「王曰，師訇，哀才（哉）！今日疾（疾）畏降喪，首德不克勳，故無承于先王」。郭沫若氏云：「首，謂元首：德，謂君德也」（兩周，第一百三十九頁）。是首德不克勳，卽元首之德，不克勞苦爲民的意思。

釋雝

緈　遹段銘云：「穆王在葊京，乎（呼）漁于大池，王饗酒，遹御，亡遣，穆王親易（錫）遹緈」。郭隸定爲雝（兩周，第五十五頁）于隸定爲雝（雙，上之三，第十頁）。今按此字从隹从米从干，殆爲雝之別構。

查金文搏，从干不从手。季子白盤銘云：「𢪔（搏）伐厭狁」，是从手之字，在金文中可變而从干。故雝字的半傍，也可以隸定爲抹。抹，當爲匊之別構，今字書不收此字，但有掬字。

說文云：「在手日匊」。徐云：「手掬米，會意」。玉篇云：「手中也」。根據說文玉篇所說的看起來，則匊字所从之勹，所表示的是窩凹着的手掌，而非本來的意誼。勹的本誼，許氏謂「象人曲形，有所包裹」。後人不知勹在匊字的場合，所採取的僅是有所包裹之誼，而非象人之曲屈，遂以爲不可解，而另創一掬字。禮曲禮云：「受珠玉者以掬」。疏：「謂手中也」。由禮疏與玉篇所釋之字誼觀之，可知匊掬完

全是一個字。根據古文字的構成的原理說起來，此字可寫作匊，亦可寫作抹。惟寫作掬，是變表意文字而爲標音文字，重疊無謂。

半从米从干，卽等於从才从米，亦卽等於从勹从米，故雝當釋爲雝。

遹段銘所紀者，乃王田獵於大池之後，饗宴扈從，而親以田獵所獲之雝賞賜與遹。雝雖微物，然爲王所親賞，故遹引以爲榮，特銘於段以紀之。

釋蓍

蕢　周公段銘云：「王令（命）燮眔內史日，「蕢井灰服（服）」，易（錫）臣三品，州人，東人，𩫏人」。郭沫若氏定字爲蕢。郭氏云：「蕢卽蓍之緐文。方言「蘇，芥草也。沅湘之南，或謂之蓍』。卽是此字……井侯蓋因就封開缺，故命燮繼任其職」（兩周，第三十九頁）

今按蓍當爲轄的借字。蓍轄均以害爲聲，例可通假。正字通云：「轄亦作鎋。鎋猶管也。轂空轄裹之以金，如管也。管轄之義，取此」。是蓍井侯服，卽管轄井侯的職務的意思。由段銘觀之，管轄一語，其源甚遠。

釋搳

鈏　大段銘云：「大賓豕鈏章（瑋）馬兩。賓嬰鈏章帛束」。郭定字爲覭（兩周，第八十七頁）。今按覭卽搳字。古文㓞字，可隸化爲丮，亦可隸化爲才。我們在釋搆的時候。已經講過。說文云：「搳，擖也」。又云：「擖，刮也。一日撻也」。所謂搳章，殆經過摩刮之瑋。

釋啤

𨑩 敔毀銘云：「褱孚俘人四百，啚于𤼈白之所，于烋衣諱，復付氒君」。郭定字爲諱，其言曰：「褱卽後世奪字所從出。令鼎奮字作𡙇，可證。啚殆野宿之意。諱字从言从聿，殆猶後世登錄之意。謂奪還被俘虜之人四百，暫寄于𤼈伯之所，在烋施以衣履，詳經登錄之後，再歸還其主人」（兩周，第一百一十頁）。

今按諱卽啤字。古文每每言口通用。如信字古文作㐰，卽其證。集韻云：「啤，聲也」。集韻釋誼，惜乎語焉而不詳。啤字从口从聿，實表示着口述而筆記的意象。郭氏謂其有登錄之意，至確。

釋遄

𨒪 秦公毀銘云：「目卲皇祖，𠭯其嚴𨒪格」。于省吾氏隸化爲𢓋。其言曰：「𢓋疑徵之或體，徵格猶言昭格。爾雅釋言：徵，召也。召昭古通」（雙，上之三，第十八頁）。郭沫若氏則隸化爲𨒪，讀爲歸（兩周，第二百四十七頁）。我們對於兩氏所言，均未能置信。

今按此字實應隸化爲𨒪，字書所無。查从尢之字，多與行走，緩速等誼有關。如：

𡯂 辛苦行不得貌。

尬 尲尬行不正貌。

𡯄 行不正也。

尵 委尵行病也。

𡰖 行不正也。

𡰝 蹇也。又一足行曰𡰝。

𡰣 𡰣尵病痱，一日行疾也。

𡰪 足大也。亦日惡行也。

𡰓 行貌。

𡰘 不能行也。

𡰥 跛不能行，爲人所引日𡰥𡰻。

𡰻 行不正也。

𨒪从尤，也當是屬於這一類的字。字彙補收有遄字古文作辵。說文云：「遄，往來數也」。玉篇云：「疾也，速也」。由秦公毀銘之文意觀之，𨒪殆辵之繁文。易損卦：「已事遄往」，詩衛風：「遄臻於衛」。遄往，遄臻。與毀銘之遄格，語例正同。

跋

從去年十月起，我開始了金文的研究。到今年七月底，大概把上海書肆中所能購買到的金文文獻通通看了一遍，間或也得到一些心得。入秋以來，乘着金風送爽，燈火可親的時候，才提起筆來寫。把半年來往還於心中的一些思想寫出來，於是乎成功了這薄薄的一本册子。

書成之後，彷彿有幾句話須要向讀者說一說，所以就在這書尾巴上來跋幾句。

首先想提到的便是我們研究金文的方法。

金文本來是中國古文的一種，照道理說起來，其研究的方法，當然與其他的古文字的研究方法無殊。但是，金文的字形之變化，比較繁多，不單是字體的形態不同，連構成要素也互異。例如一個鬼字，便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三種寫法。從考釋上說起來，實比其他的古文字困難。加之以金文學已有將近千年的歷史，無數的聰明睿智之士，曾經爲這些古代的文字而絞腦汁，嘔心血。凡可以考釋的，前人已先我而爲之。賸下來的，差不多都是沒有什麼辦法的了。在目前再來研究金文學，若不採用新的方法，斷難希望有成。我於是大胆的來了一個新的企圖：卽追求文字的構成要素的變化，更進一步而窮究其歷史的發展。

因爲這一新企圖之故，或許又有人要譏之爲「奇特之士」了。墨守成規，每易獲謹嚴之譽，欲求進步，輒難免奇特之譏。這眞是自古已然，於今爲烈的現象。余雖不敏，也是以追求學術的進步爲已任的。對於前人的研究成果，可接受者無不樂於接受；至其錯誤，却決不願盲從。在方法上，也不願爲舊法所囿。不管人家怎樣說，宗旨總是如此。知我罪我，任之而已。

閒話休提，却說我們採用的方法，如果只限於追求文字的構成要素的變化，則並不能算作推陳出新的東西，緣自來的文字學者，早就知道有別構之說。譬如我們說袁就是依，這並不「奇特」，過去的文字學者也都知道㑔卽侯，㚖卽佇的別構。可是，當我們更進一步而主張冥字所从之六是由兩隻手變化而來的時候，這就有一點「奇特」了。因爲，如欲理解兩隻手何以會變成六字，就得先探求一下六字的歷史。須要注意的，就是這兒的所謂歷史，並沒有帶着時間性；並不是說六字在某一朝被寫成某一形態，而在更前一代又被寫成某一形態；無非是說這個六，在被寫成六之前，還有一長段經過，而已。據我們在釋畁的時候所研究的結果，知道了六字是曾經四個段階發展起來的。今將其四個段階圖示如左：

[illegible]↓廾（丌）↓大（亣）↓六

由於這種歷史的研究，考釋出來了一千年來無人辨認的[illegible]字，糾正了誤傳兩千年的冥字的解說。這使我對於我所採用的新方法，增強了信任。我相信倘能將此法用到傍的文字上去，亦必有所獲。最低限度，可以使人避免重蹈許叔重的覆轍。

其次，我想談一談的，就是本書中所徵引的字書的問題。歷來從事於文字學的研究者，大都把說文當作聖經，而抹殺後出的一切字書。好像引用了唐韻集韻，就會降低文字學家的聲價似的。但是，說文果然是聖經麼？不見得。說文正自有其很多的缺點和錯誤。關於說文的

錯誤，近世學人已有不少在從事於糾正。然而這些明知其有錯誤的學者，依舊是絕對不肯引用其他的字書。

我想在此地把說文的缺點和錯誤舉出來檢討一下，這並不是存心尋古人之短，而引以爲快，實是要先知道前人的短處的所在，我們然後才能夠在文字的研究上另闢蹊徑。

說文的缺點和錯誤，約有四端：

第一是遺漏。許叔重生存的時代，雖去古不遠，比後世研究古文字的人們處於較有利的地位，然而那時正當中國歷史上的官僚封建制剛剛成立的時期，交通極其不便，文化的傳播尤多阻礙。許氏雖用盡了畢生的心血在那兒從事於古文字的研究和材料的蒐集，然而爲環境所限，一定有許多材料，如建立於全國各地的碑銘之類，

是他所未見到的。誠然他也說過「山川出鼎彝」，但我們知道漢代出土的彝器並不多，許氏所見也一定不廣，則古文之被說文遺漏者，必不在少數。試看金文編及甲骨類篇所收的「說文所無」的文字是怎樣的多呵！說文以後的字書的編者，雖去古較遠，然而他們所見到的材料，或許有許氏所未曾見過的。例如本書所釋的啡字，見於集韻！排字，收於海篇。從這些字之能與金文吻合這一點看起來，足證啡排二字之非後人杜撰，而必有所依據。這使我對於玉篇和廣韻等等後出字書，採取了一視同仁的態度，而不分軒輊於其間。

第二是馬虎。例如彝字的內容，相當複雜，這是我們在本書中已經研究過的，然而說文僅云：「數祭也」。又如祼字，說文云：「祭也」。這到底是什麼祭呢？許氏却沒有告訴我們。幸而有文獻可徵，我們還不至於完全走入迷宮（詩大雅傳中，便有此字的詳細的解說）。對於這種馬虎的地方，凡從事於文字學之研究者，都有重新研究而加以闡明的責任。

第三是穿鑿附會。許氏對於冥字所下的解說，已成近人譏笑的材料。如果我們高興到說文裏面去找這一類的附會的地方，多至不勝枚舉。現在只舉幾條來做例子。

一　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

示　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

三　數名。天地人之道也。於文一偶二爲三，成數也。

王　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

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

把說文頭上幾頁翻開，信手拈來，就有如是之多。

第四是人云亦云。說文中有許多解釋字誼的補充句，顯然是從前人遺傳下來的古誼，許氏雖有所師承，其實他並不知道那些句子的真意。例如他在卑字下注了執事者三個字，但是卑字爲什麼有執事者的意思呢？他却茫然無知。試看他說卑字从𠂇甲，就是他完全不理解執事者三個字的鐵證。卑字原來从由从又。兩手捧由，所表示的爲畀與的意象；而一手執由，所表示的爲執事的意象。執事者率爲婢僕之類，故有卑賤之誼。又如蠙字，說文云：「側行者」。側行的東西，到底是什麼？他也不知道，不過是人云亦云。

我們在此地提出說文的缺點來，並不是要證明其一文

不值，不過是說用不着像章太炎氏那樣把它當作聖經。而後世的字書也有補苴許氏之功，足供徵引。

更有進者，我們不單是不能因說文有許多缺點和錯誤而置之於不顧，相反的，正因其有缺點和錯誤，更須要去研究。缺憾的補充，紕繆的糾正，正是新的研究的出發點。況說文爲研究古文字之鎖鑰，倘能補充其遺佚，匡正其違誤，則於古文字之研究，大有裨益。

在目前中國的文字學界，與我們持着相反的見解的，有孫海波氏。孫氏云：「故甲金文字，參比說文，其合於許書者，十得三四。刻畫弗應爲多，蓋時有因革，體態殊異。一代有一代之變遷，一代有一代之說解。因時爲說者，勢難冥契。周商相承，文字體態猶殊。況漢之去周，歷時千禩，文字烏能盡同乎？是漢人之說六書，所據者，兩京文字，其于文字後先類別之定名，乃漢人對於文字之假象耳。其韋異於甲金文，猶甲金文之異於原始圖繪也。甲金文之體系，當於甲金文中求之，亦猶說文於六書也。執說文以範古文，吾知其必譸張寡合也。于其不合而強之使合者，迂也。因其異取以非毀許書者，妄也」（古文聲系自序）。

在文字的發展的過程上，誠如孫氏所云：「一代有一代之變遷，一代有一代之說解」。但無論怎樣變遷，只可變文字之形，而不可誤變其構成要素。何以言之。形態的變更，並不違反造字的原理。例如⿱臼示，儘可以變成⿱毳示，因爲這在造字的原理上，同樣的說得過去。但是，「廿」絕對不可以變成「六」，因爲這是構成要素的誤變，誤變的結果，不單是把冥字弄成了一個不通的字，

並且還要貽誤後人，把許多文字學者的頭腦攪得一個昏天黑地。其所以然者，蓋中國文字，（尤其是表意文字，）當其構成之時，是用一定的要素來表示一定的意象的，構成要素一變，則其表示的意象全非。職是之故，我們焉得不「於其不合而強之使合」？

又從字誼的解說方面說起來，一個文字的本來的意誼，因時代之變遷，而引伸爲其他的意誼，這是可能的，然而後起之誼，總以從朔誼中能夠誘導得出來爲原則。若因時代之進展，而對於一個文字竟作風馬牛不相及的解說，烏乎可？例如示字，根據甲骨文字的研究的結果，我們知道它是神主的象形，然而許叔重却說：「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這種皮傅之談，我們決不能以時代之變遷爲理由而加以容認。所以，根據甲骨文金文來糾正後世文字如小篆今隸等的錯誤，正是文字學者的任務。孫氏何以斥之曰迂曰妄？

最後，本書所徵引的學說，差不多都出自郭鼎堂先生。鼎堂是著者的同學前輩。他的兩周金文辭大系的規模之宏偉，在中國金文學史上，誠所謂邁古超今。一千年來，金文學家辛勤研究的成果，不消說是攝取在大系之中的，而鼎堂自身創獲之豐，又有遠邁前人者在。因此，我寫這本小冊子的時候，大概都是利用他的著作。他給了我不少的便利和暗示，這是我應向這位前輩致謝的。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秋李旦丘跋於上海孔德研究所

引用書名簡稱表

簡稱	書名	編著者
兩周	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	郭沫若著
雙	雙劍誃吉金文選	于省吾撰
前	殷虛書契前篇	羅振玉編
後	殷虛書契後篇	羅振玉編
藏	鐵雲藏龜	劉　鶚編
拾	鐵雲藏龜拾遺	葉玉森編
零	鐵雲藏龜零拾	李旦丘編
誠	誠齋殷虛文字	孫海波編
甲	龜甲獸骨文字	林泰輔編
戩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	王國維編
粹	殷契粹篇	郭沫若編
天	天壤閣甲骨文存	唐　蘭編
錄	甲骨文錄	孫海波編

勘誤表

頁	行	誤	正
目次	八	柎	椒
十一	十七	夕	夕
十五	十五	讀禡	讀爲禡
十九	七	離」。註：	離」。構通作搆。註：
二十	十五	柎	椒
二二	十八	今秋	今秋字
二八	二六	魚葡	魚葡」
三四	十一	遄臻。	遄臻，
三六	十三	過，而	過而
三七	二十	海篇	篇海
四十	十四	變選	變遷

雙劍誃古文雜釋

于省吾

據一九四三年北京大業印刷局石印本影印

雙劍誃古文雜釋目録

雙劍誃古文雜釋

海城于省吾

釋神褱 金文

伯𢦚毁·佳用妥（綏）神褱·按褱乃鬼之借字·說文·褱从衣眔聲·褢从衣鬼聲·二字聲韻並同·褱即懷之初文·金文懷通作褱·懷石磬懷作褢·說文以褢為俠·以懷為念思·岐為二字·失之·韓非子內儲說下·懷左右刷則左右重·懷應讀為魄·詳韓非子新證·漢書外戚傳·褢誠秉忠·注·褢古懷字·玄應一切經音義十八·懷孕作褢孕·漢北海相景君碑·驚憧傷褢·傷褢即傷懷·是褱从眔聲與褢从鬼聲一也·說文傀之或體作瓌·是从鬼與从褱一也·凡此均褱可讀鬼之證·

釋齊

齊作父乙盉·齊作□·舊不識·金文編入於坿彔·盉誤作簋·按□即齊字·栔文作□□□□·齊史觶作□·余所藏齊作父乙壺·齊字蓋作□·器作□·尤其顯證矣·

釋西扁東扁

師獸毁·𣪘𤔲我西扁東扁僕馭百工牧臣妾·按扁古偏字·西扁東扁即西偏東偏·左隱十一年傳云·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注·東偏東鄙也·又云·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左僖十年傳·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是西偏東偏猶言西鄙東鄙·春秋襄八年·莒人伐我東鄙·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殷虛書契菁華一·土方𢀛于我東啚·𢦏二邑·𢀛方亦牧我西啚·東啚西啚即東鄙西鄙也·

釋冢司馬

趞鼎·命女作□𠂤冢𤔲馬啻官僕射·冢字吳大澂釋家·（愙十五）郭沫若從之·並引周禮家司馬為證·（大系攷釋五七）按冢字原作□·即說文冡字·與家字迥異·冢𠣸經傳通作冢·毛伯班毁·邦冢君之冢作□·曶壺·更乃且考作冢𤔲土于成周八𠂤·冢作□·𤔲馬之有冢𤔲馬·猶𤔲土之有冢𤔲土矣·

釋楚從馬

𢦚毁·楚從馬·郭沫若云·楚走馬當是二職名·楚即毛公鼎大小楚賦之楚·亦即周禮小司徒以比追胥之胥·（大系攷釋一五零）按郭說非是·從即走·經典亦作趣·書立政·趣馬小尹·詩十月之交·蹶維趣馬·綿·來朝走馬·朝段為周·詳詩經新證·周禮夏官序官·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鄭注·趣養馬者也·金文走馬習見·師兌毁·正師龢父𤔲左右走馬五邑走馬·此既言左右又言五邑·是趣養馬之郊原·必有指定之轄區·楚從馬者·言使為楚地之從馬·非二職也·

釋竟

父辛觶有□字·且辛卣作□·竟鼎作□·竟卣作□·父戊匜作□□·舊不識·金文編入於坿彔·按即古竟字·說文·竟樂曲盡為竟·从音从儿·許說未可據·古文字於人物之頂上·每加▽▼𠀃等形·即䇂字·亦即辛字·辛字栔文作□·鳥且辛卣作□·責父辛觶作□·辛爵作□·考卣作□·古文䇂辛無別·在人則為頭飾·在物則為冠角類之象形·如僕字栔文作□·父辛盤作□·象執役之人·上有頭飾·下有尾飾·妾字栔文作□·克鼎作□·伊毁作□·妾者女僕·亦象有頭飾之形·栔文鳳字作□□·上象鳳冠形·龍字栔文作□·龍母尊作□·祖仲無龍鬲作□□·上象龍角形·然則古文竟字上从▽▼𠀃𠀃·為䇂辛一類之字·初形本象頭飾·殆無可疑·古鉨竟字作□·是从䇂辛之字·其演變之迹·悉相銜也·競字栔文作□□·競毁作□·競卣作□·堅尊作□·宗周鐘作□·均从二竟·其或但有頭飾而省頭形者·因合體而簡化也·又美鼎美字作□·以取尊競作□例之·當亦竟字·古文从人从大从天一也·路史始皇紀注引春秋元命苞·顓帝戴干·是謂崇仁·又高辛紀注引作帝佶戴干·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注云·干楯也·招搖為大戈·戈楯相副·戴之像見天中·以為表·干或作䇂·按作䇂者是也·金文竟字適象人頭上戴䇂之形·然則戴䇂之制·由來尚矣·是易緯之說·信而有徵·竟字之本形·象人之戴䇂·其異徵既為頭飾·故引伸義為終為窮為極為邊竟·詩瞻卬·譖始竟背·箋·竟猶終也·廣雅釋詁·竟窮也·莊子齊物論·振於无竟·釋文·竟極也·詩召旻箋·國中至邊竟·釋文·竟本亦作境·按从土作境乃後起字·說文以樂曲盡釋竟·本小篆為說·形乖而義亦失其朔矣·

釋耳

金文早期耳字、□耳卣作□□、亞耳𣪘作□、耳卣作□□、耳𣪘作□、金文編入於坿彔、

按此均係耳字、外象耳之外廓、內象耳之內廓、栔文作□、𨍏爵、𨍏字从耳作□、盂鼎、聞字从耳作□、聾鼎、聾字从耳作□、大保𣪘、耶字从耳作□、師望鼎、聖字从耳作□、穆公鼎、聖字从耳作□、毛公鼎、耿字从耳作□、弭弔盨、弭字从耳作□、又耳尊耳字作□、古璽文字徵附錄有□□字、舊均不識、□□較□中間多一圓孔、即耳孔之所在也、

釋婞黃

䨓卣、白懋父賜䨓白馬婞黃䰍散、按婞黃與䰍散均係馬名、說文髮之或體作䰍、字亦見䰍鐘、髮散未詳其為何馬、婞黃當即飛黃、婞从手聲、丰飛雙聲、逸周書王會、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其背有兩角、海外西經、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髮、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郭注、周書曰、白民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即飛黃也、淮南子曰、天下有道、飛黃伏皁、按淮南子覽冥、飛黃伏皁、注、飛黃乘黃也、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又按初學記卷二九引符瑞圖云、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一名乘黃、亦曰飛黃、或曰吉黃、或曰翠黃、一名紫黃、

三

釋鳶

且辛卣有□字、又觶文有□字、舊不識、金文編入於坿彔、按鳥之頭上為戈形、从鳥戈聲、當即鳶字、廣雅釋鳥、鴟鳶也、王氏疏證云、其鳶字說文未載、以諧聲之例求之、則當从鳥戈聲、而書作鳶、鳶字古音在元部、古从戈聲之字多有讀入此部者、故說文閔從戈聲而讀若縣、戊從戈聲而讀若環、鳶之從戈聲而音與專切亦猶是也、此聲之相合者也、鳶字上半與武字上半同體、故隸書減之則譌為鳶、增之則又譌為鳶、又云、後人以鳶為鳶、失之遠矣、按王說是也、惟謂隸書譌戈為弋、亦有未當、古文偏旁中戈弋每互作、如栔文武字作□、金文肇字作□、或字作□、即其例也、

釋鼎

說文鼎下云、易卦巽木於下者為鼎、象析木以炊也、段注、此引易證下體象析木之意、按許說非是、栔文鼎字作□□、金文鼎字多作□、上象鼎之左右耳、中象鼎腹、下象兩足、圜鼎本三足、自前視之祇見其二足、然其二足多作□形、其左右四出之斜畫、果何象乎、曰此本象鼎之扁足也、商周彝器通考下、圖三三至三七共五器、均為扁足鼎、又圖一三二為方鼎、有四扁足、圖三七之扁足象人形、首與手均側出、其餘之扁足象鳥形、首與翼均側出、蓋鼎之形制、扁足者與圜足者互見、後以應用與范鑄之便利、均變為圜足、然鼎字足部之象形、猶沿習而未變也、

釋訊章

大𣪘、大賓□訊章、郭沫若云、訊字當从害聲、與胡瑕等音當相近、訊章疑是大璋、（大系攷釋八八）按訊章即介璋、詩七月、以介眉壽、金文介通作匄、或作割、害、無叀鼎、用割遻耇、厤叔多父盤、受害福、害福即介福、謂大福也、是介匄割害字通之證、爾雅釋詁、介大也、詩崧高、錫爾介圭、箋、圭長尺二寸謂之介、是璋之言介璋、猶圭之言介圭也、

釋聖趩

井人鐘、妄害=聖趩、郭沫若云、以字例求之、𠳵當是聲、讀為高尚之尚、或黨善之黨、均可、（大系攷釋一五零）按郭謂𠳵當是聲允矣、讀尚讀黨均不可據、趩字後世字書所無、當即喪之繁構、猶古文越之省作戉也、趩應讀為爽、免𣪘、王才周昧𠁅、𠁅即喨、昧喨即昧爽、詩皇矣、受祿無喪、即受祿無爽、書偽古文仲虺之誥、用爽厥師、墨子非命上作龔喪厥師、國語周語、晉侯爽二、注、爽當為喪、字之誤也、是均喪爽音近相段之證、說文、爽明也、荀子儒效、明之為聖人、注、通明於事則為聖人、是聖與明義相因、穆公鼎、弗聖穆公聖粦明、按粦今作燐、詩東山、熠燿宵行、傳、熠燿燐也、聖粦明三字疊義、害=、即憲憲、詩板、無然憲憲、傳、憲憲猶欣欣也、妄害=聖趩、承上文文祖皇考為言、謂安欣慕其祖考之聖明也、

四

釋嬗=

晉邦𥂴、余惟今小子敢帥井先王秉德嬗=、按穌甫人匜、穌甫人盤及嬗妊壺、均有嬗字、汗簡下一・六、以嬗為古文姪、秉德嬗=、嬗=應讀為秩秩、釋名釋親屬、姑謂兄弟之

女為姪・姪迭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按秩迭並从失聲・姪可音訓為迭・亦可讀為秩矣・嬗从疊聲・迭疊並定母四等字・姪秩並澄母三等字・古讀澄歸定・故嬗姪秩字通也・詩小戎・秩秩德音・傳・秩秩有知也・巧言・秩秩大猷・傳・秩秩進知也・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箋・秩秩知也・假樂・德音秩秩・傳・秩秩有常也・箋・秩秩清也・傳箋言知即古智字・有智進智及智義均相若・智者必有條理・故傳箋又訓秩秩為有常為清也・詩言秩秩德音・又言德音秩秩・均以秩秩形容德音・此言秉德秩秩・詞例語義並相仿也・

釋趞＝

秦公鐘・秦公毀並有趞＝文武之語・孫詒讓云・盭＝文武・盭薛釋為彬・翟釋為蘊・翟謂即玉篇之谿・然谿訓跛・義亦無取・竊疑此字當从益省聲・即說文謚字之異文・益聲與曷聲古音同部・（拾遺上五）郭沫若云・余意當是盄字・又云・此盩字當从皿趍聲・趍則从走去聲・去聲與疋聲同魚部也・盩＝者當段為祛＝・魯頌駉・以車祛＝・毛傳云・強健也・（大系攷釋二四八）按孫謂趞即說文趨字之異文是也・郭說殊誤・趞字作盩者・亦猶智君子鑑鑑之作盤・古文偏旁之部位・惟施所宜・非如今隸之固定不移・趞从盇聲・與趨从曷聲一也・爾雅釋言・曷盇也・惟說文趨趞趨也・又趞趨怒走也・於此義亦不適・趞＝應讀為藹藹・說文・藹臣盡力之美・从言葛聲・詩曰・藹藹王多吉士・按藹从葛聲・葛从曷聲・與趨从曷聲・聲母同・詩卷阿・藹藹王多吉士・傳・藹藹猶濟濟也・爾雅釋訓・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又藹藹濟濟止也・注・皆賢士盛多之容止・孫炎注・濟濟多士之容止也・按詩文王・濟濟多士・傳・濟濟多威儀也・是藹藹與濟濟義相若・說文以藹為臣盡力之美・美字係就威儀之盛言之・上云・咸畜百辟胤士・此云藹藹文武・文武指百辟胤士之文士武士言之・是藹藹正形容文武多士容止之盛也・

釋聖保

克鼎・𢀛念氒聖保祖師華父・王國維云・聖保猶詩言神保・楚辭言靈保也・（克鼎銘考釋一）按聖保猶明保也・聖即明也・荀子儒效・明之為聖人・㬅卣・唯明僳殷成周年・矢令彝・王命周公子明僳・書洛誥・公明保予沖子・多方・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明保習見・此鼎上言穆＝朕文祖師華父・悤𩽄氒心・宔靜于猷・盄悊氒德・肆克龏保氒辟龏王・下言𢀛念氒聖保祖師華父・是克稱其祖為聖保者・以師華父能恭保厥辟龔王・故云然也・

五

釋皇

競卣・白犀父皇競各于官・郭沫若云・皇字在此當是動詞・以文義及聲類推之・當即叚為衡・謂提舉也・（大系攷釋六六）按郭說非是・皇當係嘉美之義・詩烈文・繼序其皇之・傳・皇美也・執競・上帝是皇・傳・皇美也・爾雅釋詁・皇皇美也・官宮古字通・古籀習見・戒鬲・戒作𦱊官明尊彝・𦱊官即𦱊宮・此言白犀父嘉美競而格于其宮也・𣏟侯方毀・用永皇方身・皇字與皇競之皇用法正同・

釋妶

䢔妶父乙毀・妶作〓・吳榮光釋為幺女二字合文・（筠清二九）金文編入於坿彔・按从女从玄・即妶・字亦作𡟵・說文・𡟵有守也・集韻一先・𡟵同妶・玉篇女部作婆・廣韻一先亦作婆・云婦人守志・

釋伭

述作兄日乙尊有〓字・金文編〓字注云・說文所無・按〓即伭字・說文・伭很也・从人弦省聲・應作从人玄聲・凡說文所云某省聲者多不可據・蓋必有所由得聲之聲母存在於其間・而後可云从某聲・既由某聲母得聲・雖不言省可也・

釋訇

薛氏欵識・師訇毀之訇字作〓・薛尚功釋〓・郭沫若釋訇・（大系攷釋一三九）並誤・斁寏𣪘毀有〓字・〓即〓之誤・樵・訇字从言从勹・勹即古旬字・卜辭旬字作〓〓・詳王國維釋旬・旬勻同文・早期勻毀作〓・晚期王孫鐘作〓・是旬之演變由勹而勻而〓・說文旬之古文作〓・即係从日勻聲・說文・訇駭言聲・从言勻省聲・漢中西城有訇鄉・又讀若玄・籀文作〓・是从勹乃勹之形譌・訇即詢即訽・錢大昕謂訇即詢于四岳之詢・至為卓識・又說文新附攷詢字訓謀・从言旬聲・按誤分訽詢為二字・失之・金文鈞字・守毀作〓・㞒敖毀作〓・从金从勹・然則訽之作訇・猶鈞之作〓矣・

六

釋此

父丁鼎有□字。金文編入於坿录。按从止从匕。即此字。□上象足趾。或三或四或五。金文習見此字。此尊作□。此盉作□。可互證。至偏旁之部位。左右無別也。

釋□

十一年鼎有□字。舊不識。金文編入於坿录。按古化兹氏習見。兹作88。或作□。是兹之作□者。乃周季之異文也。

釋獄

獄父丁卣。獄字盉作□。器作□。舊不識。金文編入於坿录。按中从臣。左右从犬。即獄字。說文。獄司空也。从㹜臣聲。栔文地名有獄字。作□□□等形。姬尊。姬字从臣作□。季宮父簠。姬字从臣作□。然則獄字中从□□。其為臣字。灼然明矣。

釋□

金文□字習見。作□□□□□□□等形。師訇毀及敔毀亦有□字。薛尚功釋艾。清儒因之。金文編入於坿录。按此字上从二火。與艾字迥殊。當即□字。今隸作炏。說文有从炏之字而無炏字。从炏之字凡二十三見。或曰𤇾省聲。或曰熒省聲。或曰榮省聲。或曰營省聲。均不可據。又熒下云。屋下燈燭之光。从焱冂。戴侗六書故引說文从冂从焱。一說冂聲。按从焱冂或从焱冂聲均誤。榮伯毀榮字作□。其所从之炏作□。與公□炏盉之炏作□者正同。炏同炏。古文字虛廓與填實一也。炏與炏中間斷續一也。如炏子鼎炏字作□。邢侯毀炏字作□。炏毀炏字作□。可為斷續無別之證。古璽文字徵十三・一。縈字作□。已開小篆之先河矣。蓋□字之本義。上从二火。下象交縈之形。故从炏之字。如熒𤇾瑩營榮縈等。均有光明交互繁盛之義也。

釋才

父戊爵有□字。金文編入於坿录。按□即才字。栔文才字作□亦作□。中畫通貫與否一也。盂鼎才字作□。子𢧵觥作□。御尊作□。才興父鼎作□。虛廓與填實同。均其證也。

七

釋宣

㝉客鼎有□字。舊不識。金文編入於坿录。按即宣字。其从宀作∧者。乃晚周之變體。㝉客鼎。客字作□。邾公釛鐘。㝉字作□。是均从宀作∧之證。其所从之□。即亘字。今隸作亘。鄁毀。宣字作□。封仲毀。趄从亘作□。洹秦毀。洹从亘作□。均其例也。

釋懿

金文懿字。毛伯班毀作□。沈子它毀作□。穆父鼎作□。此均時期較早者。稍晚則字皆增心。員卣壺作□。單伯鐘作□。禾毀作□□。唐蘭謂內大子白壺壺字作□。以證懿字本从壺从欠作歖。（導論下六二）按唐說是也。說文。懿專久而美也。从壹从恣省聲。段玉裁注謂當作从心从欠壹亦聲。均不可據。懿字初文从壺从欠。本為會意字。說文。欠張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按許說未盡然。古文欠字但象人之張口形。壺以貯酒。是歖字本義。象人張口就飲於壺側。而歆美之義自見。自小篆譌壺為壹。許以為从恣省聲。段改為壹亦聲。易會意為形聲。殊誤。蓋古文本義之湮久矣。不獨懿字然也。

釋甘

甘城右戈。甘字作□。金文編入於坿录。按古陶文亦有□字。古化甘丹即邯鄲。甘字作□。古文虛匡與填實同。其上之橫畫左右出與否一也。又按甘口初本同名。後以用各有當。因而歧化。古文从□與从□一也。

釋由

□父丁隮有王□伎田𦔻之語。□一器作□。阮元釋主。（積一・二十）徐同柏釋睛。（從古十四・十一）劉心源釋旨。（奇五・十一）按釋主釋睛釋旨並誤。□乃由之初文。盂鼎。冑字从由作□。栔文有□字。唐蘭釋由（天考四九）是也。□作□。从□从丨一也。□从□。中有橫畫乃文飾。伎與𦔻均為地名。栔文習見。爾雅釋詁。由自也。王由伎田𦔻者。言王自伎而往田於𦔻也。

釋龕

釁壽編鐘共二器。有龕事朕辟皇王之語。龕一作□。一作□。金文編注云。說文所無。義與龔同。按容說非是。說文龕龍皃。从龍今聲。段玉裁云。段借為戡。今人用戡堪字。古人多叚龕。各本作合聲。篆體亦誤。今依九經字樣正。按段說是也。龕字玉篇及戴侗引唐

八

本說文並从今聲。此鐘既从龍今聲。尤可證今本說文从龍合聲之誤。龕與戡堪字通。爾雅釋詁。戡克也。太玄中。時不克也。注。克堪也。然則龕事朕辟皇王者。謂克事朕辟皇王也。

釋為

說文。為母猴也。其為禽好爪。下腹為母猴形。王育曰。爪象形也。□古文為象兩母猴相對形。按為象以手牽象形。已詳羅振玉說。（增考中六十）惟古文作□。舊均不得其解。列國時楚盥客鼎。為字作□□。亦作□□。說文古文作□。即□之形譌也。

釋武

說文。武。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為武。按左宣十二年傳。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漢書武五子傳。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按止戈為武之說。自來學者多無異議。惟俞樾兒笘錄云。在倉頡造字時。則但以為足止字。而無此展轉相生之義也。乃謂武字从止為取止戈之意。豈得其本義哉。然則武字本義謂何。曰武舞古同字。武即舞字也。

按俞氏不從止戈之訓。至具卓識。惟謂武即舞。以借字為本字誤矣。古文無即初文舞字。金文亦作□。古文从止之字。就狹義言之。限於足之止。就廣義言之。則表示人類行動之義。故徐行為步。作□。由卑而升曰陟。作□。由高而卑為降。作□。行所經為歷。作□。象人行田中或林中。行在前為□。却行為後。自他至為各。均詳羅振玉釋止。（貞松遺稿一至四）又按徙為移動。金文作□。衛字作□。象眾人之圍守城邑。古文从止从□从辵每互作。無別。均有行動之意。武从止从戈。本義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也。許氏以楚莊王說武之斷章取義為武之本義。豈其然乎。

釋亦□市

金文亦□市習見。亦省作□市。□字免毀作□。舀鼎作□。利鼎作□。豆閉毀作□。甬季鼎作□。望毀作□。揚毀作□。載毀作□。薛尚功釋環。（款識十四。一二九）清儒之考金文者多因之。吳大澂云。□古韐字。从市从重環形。許氏說制如榼。缺四角。此从□。正象四角橢圜形。後人改从合。合□形相近也。（古籀補七十二）郭沫若云。余謂□當是蛤之初文。象形。叚為韐。

其作□者。則韐之初文也。（大系致釋七七）李旦丘釋□為紵。（金文研究二五）按薛吳郭李四氏說並誤。□即雍字之初文。栔文雍己合文早期作□□。晚期作□□。吳其昌云。然則此□己合文之□字。果為何字乎。曰此邑字古文作□者所从之□。亦即宮字卜辭作□作□者所从之□或□之單文。亦即說文邕字籀文作□者所从之□之單文。亦即古辟雍字甲骨文作□者之原始初文也。（解詁二續六七六）按吳說是也。惟謂為邕字所从之□。待酌。佚七三四。□受年。□為地名。後下四一。三。乎□。林二。二。十三。□于萬零拾二。弜弗其氏□眔奠。□□□為同字。均應讀為饔。郭沫若釋□為房。（通致七）失之。雝字栔文作□□□。金文作□□□。宮字栔文作□□□。金文作□□。（格于宮尊）□。均从□得聲。其所从之□或合或分一也。說文以宮為从宀躳省聲誤矣。雝字小篆作雝。隸變作雍。以栔文雍己合文作□及雝宮从□聲證之。知金文□字塙為雍之初文。栔文作方形。金文作圓形者。以栔刻易於為方也。亦□市之□亦作□者。繁文也。市字經傳亦以芾韍韠韍紱紼為之。儀禮士冠禮。韎韐。注。韎韐縕韍也。禮記玉藻。一命縕韍幽衡。注。縕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說文。韠韍也。一命縕韠。再命赤韠。按雍縕雙聲。並影紐三等字。雍謂黃色也。鄭以赤黃之閒為說。未允。縕借字。雍正字。雍之詁訓為中和。詩清廟。肅雍顯相。傳。雍和。大戴記盛德。外水曰辟雍。注。雍和也。詩匏有苦葉。雍雍鳴雁。傳。雍雍雁聲和也。和與中義相因。說文。中和也。國語周語。詠之以中音。注。中音中和之音也。按雍既為中和之義。故引伸訓中和之色。中和之色黃色也。左昭十二年傳。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論衡驗符。黃為土色。位在中央。說文。黃地之色也。白虎通五行。黃者中和之色。風俗通皇霸引尚書大傳。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按以色言。中和之黃色曰雍。猶以聲言。中和之鳥鳴曰雍也。其不逕稱黃而稱雍者。亦猶幽衡之幽。不逕稱黑而稱幽也。要之。金文言赤□市。言□市。□為雍之初文。赤雍市即赤縕市。雍市即縕市。赤猶朱也。雍謂黃也。赤黃市即詩斯干箋所稱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之黃朱也。

釋呂（鉨文）

古鉨有寵呂。呂作□。舊不識。古璽文字徵入於附錄。按呂乃公之異文。鉌公毀公作□。

徑公壺公作□、是其證、

釋黃

古鉩有長黃、黃作□、舊不識、古璽文字徵入於附錄、按黃字弭仲簠作□、陳侯因𪒠錞作□、邗王壺作□、番生毀、廣字从黃作□、均其證也、

釋質

古鉩有孫質、質作□、舊不識、古璽文字徵入於附錄、按詛楚文質作□、古鉩文易□為□者、即重斤之標識也、拍盤□字作□、其右下之二點、即所以標識重厶、是其例、

釋臸

古鉩有□字、舊不識、古璽文字徵入於附錄、按□當即臸字、說文、臸到也、从二至、師湯父鼎作□、縱列橫列一也、說文、晉从日从臸、屬羌鐘作□、从臸作□、偏旁中之省化也、二至合體作□、亦猶競字栔文作□、金文競卣作□、其橫之連與不連一也、

釋遠

古鉩有長遠、遠字作□、舊不識、古璽文字徵入於附錄、按□字从辵从□、當即遠字、說文地之籀文作墬、古鉩墬字習見、从彖作□、陶文墬字从彖作□、均其證也、遠从辵彖聲、乃遯之古文、書微子、我不顧行遯、敦煌本隸古定尚書遯作遠、詩雲漢、寧俾我遯、釋文、遯本亦作遠、易遯釋文、遯字又作遠、漢鄭烈碑、遠而不悶、遠即遯字、均其證也、

釋陰

古鉩有陰字作□、舊不識、古璽文字徵入於附錄、按从阜从侌、即古陰字、古文从口與否每無別、屬羌鐘先會于平陰、平陰即平陰、从金聲與从侌聲一也、

釋牆

古鉩有牆字作□、舊不識、古璽文字徵入於附錄、按牆即將之古文、毛公鼎作□、虢季子白盤作□、字均从留爿聲、

釋巸

古鉩有巸豈、巸字作□、舊不識、古璽文字徵入於附錄、按金文姬字从臣、禾毀作□、蔡

一一

大師鼎作□、曾姬無卹壺作□、鉩文巸从臣作□、巳稍譌變、其中間有點與無點一也、鉩文起作□、从巳作□、與巸从巳作□同、巸古熙字也、

釋盧陽 化文

古化盧陽之盧作□□□□等形、舊釋魯、或釋虞、均不可據、按其字从虍从魚、即盧字、金文盧字齊鎛作□、㭒氏壺作□、是其證、盧陽當即漁陽、

釋盟

古化有盟邑、亦省稱盟、字作□□□□等形、舊釋鄧、或釋豐、或釋盧、並誤、按盟即鑄之古文、晚周金文鑄客鼎作□□、楚王鼎作□、楚王酓志鼎作□、是其證、盟經傳通作鑄、金文有鑄子鼎、鑄子簠、鑄公簠、呂氏春秋慎大、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史記周本紀鑄作祝、左襄二十三年傳、初臧宣叔娶于鑄、注、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

釋均

古化有□字、亦作□□□□等形、舊釋王毛、或釋土毛、或釋杜陽、並不可據、按此字从土从勻、即古均字、栔文旬每作□□、旬勻古同字、金文勻毀勻作□、王孫鐘旬作□、古鉩勻作□、是其證也、

釋禹

古化有□字、舊釋禹是也、又有□字、舊均釋宰、非是、按□亦禹字、南姬禹、禹作□、化文上多一橫畫、此古文常例也、

釋宔

古化有□字、舊釋室、按字从宀从立、與室字迥別、師虎毀揚毀均有宔字、留鼎小臣麦鼎作宔、農卣作宔、舊釋為居是也、从宀从广从厂一也、汗簡居字作□、云見說文、玉篇尸部亦云□古文居、按作□者乃□之形譌、是宔即居之古文也、

釋張

齊刀有□字、舊釋就、殊誤、按字从立从長、即張、亦即晚周古文長字、屬羌鐘長城之長作□、古王銘張字作□、均其證也、古鉩有□字、亦即張字、舊或釋端、失之、

一二

釋佰

古刀文有簞𨢊二字。亦作簞佰。舊釋為雝辰殊誤。或釋為簞佰。按上字釋簞待考。下字釋佰失之。佰从人从酉。隸定應作佰。即古酓字。金文飲字作酓或歆。惟東周左師飲壺之飲作佰。是其證。

釋坣

古化有坣十斤。坣字作𡈼。舊釋當。按釋當義則是矣。形則未符。說文坣之古文作坣化。文坣字下从土作𡉀。與立字相混。乃晚周之變體。古鉩坤字作𡊨。坡字作𡑞。左从土。均變為立。可資互證。然則坣十斤者。借坣為當。本非當字也。

釋𦞥 陶文

陶文有𧩯字。陶文孴錄入於附編。按𦞥字从㰻从肉。即脊字。从㰻聲與从次聲一也。儀禮大射儀釋文。絺劉作綌。按綌即說文絘字。陳侯因𦞥鐘。𦞥字作𧩯。因𦞥史記作因齊。容庚以𦞥字當說文之齍是也。

一三

釋圖

𦧆墳有圖字。亦作𡇊。陶文孴錄九·二引吳大澂釋豹。按古文四聲韻上聲二十四緩滿字下引古孝經作𡇊。古老子作𡇊𡇊。義雲章作𡇊。然則陶文之圖𡇊。即古文滿字也。

釋𠧪 石文

獵碣文舫舟𠧪逮。𠧪舊釋西非是。吳人石。鼽西鼽北之西作卤。與此有別。𠧪即說文囟頭會𡿺蓋也之囟。絜文叚𡿺為西。亦叚囟為西。其叚囟為西者。作卤或卤。詳唐蘭釋四方之名。金文且子鼎西作卤。陳伯元匜作卤。西囟無別。國差𦉜西作卤。楚王鐘西作卤。蓋自春秋以降西囟分化為二。獵碣文𠧪卤並見。自非一字。卤變為卤。中間二畫與三畫橫畫與斜畫無別也。舫舟𠧪逮。𠧪應讀為斯。斯乃句中語助。師訇𣪘訇其萬囟年。囟亦應讀作斯。詩下武於萬斯年。是其證。舫舟斯逮。與詩賓之初筵弓矢斯張皇矣作棫斯拔。松柏斯兌句例同。

馬叙倫學術論文集

據一九五八年科學出版社鉛印本影印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集了作者關於文字學的論文四篇。第一篇“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是從中國文字構造方法的六書，去研究中國文字之發展和演變。同時批評了過去和近代的文字學家的研究缺點，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研究方法。第二篇“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必須瞭解中國文字”是提出從中國文字的結構去發現中國古代社會的痕跡，以便探索中國古代社會史的研究方法。第三篇“跋石鼓文研究”這是研究和考證石鼓文的時代和文字的論文，也討論了一些質疑的問題。第四篇“孫籀廎先生校攈古錄金文迻記敍”這是作者讀了孫先生的手稿後提出了一些文字來討論，並介紹了孫先生的治學方法。本書所選集的都是理論精湛的論文，值得治文字學的人參考。

目　　錄

前　言

科學出版社爲我出版我過去寫的一些關於文字(漢字)、史料、哲學的論文，這是我很感謝的；但是，我從參加革命運動後就寫得很少了，而且現在我有腦病，還須一個時期的休養，恐怕不能在短時間內寫出新的作品，只能仍將過去寫的有如上說的幾部分材料整理整理，作爲資料性質的文章，以備著作家採用。但是，我近三十年來專心寫了關於文字(漢字)方面的一部"說文解字六書疏證"，使我關於這一方面以外的許多古今著作讀得很少，自愧淺薄，所以我誠懇地祈望讀者給以批評。

馬　敘　倫

公元1956年3月22日

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

一　導　言

我爲求簡單起見，寫定了這樣的題目。但是照這樣的題目，實在可以做成一部至少十萬至二十萬字的小册子。現在我只豫備寫幾萬字，只可以算縮寫罷。這是我應先向讀者聲明的。

我早有寫這篇文字的意思。但是因爲許多材料不在手頭，研究方面，自己也還嫌不够；並且忙於別種工作，沒有餘多的時間來供給我，所以簡直沒有計劃到怎樣來寫這篇文字。現在還是悤悤地寫出這篇，自己覺得博字太嫌不够了。這是因爲桌上幾乎沒有一本參考書，直憑記憶所到，而記憶力又差，所以不但說不上一個博字，或者應有的成分亦欠缺得太多。這亦是我應先向讀者道歉的。

我寫這篇文字，目的的重要部分在使世界了解中國文字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尤其是要使我國學術界自己了解自己國裏的文字是這樣的。這是我所以要從我國文字原始說起的意思。又因爲從漢以來，文字學上膠膠擾擾地幾千年，還沒有把我國文字的眞相暴露得無餘，當然是研究工作的不够，實際還是研究方法的不够。所以，我把過去研究文字學的這方面略加檢查，又說到今後研究文字的方法。

凡是號爲一個民族的，不但因爲他們種姓的相同，還有他們生活上許多共同的條件，和其他民族顯然表示着他們這些地方亦是不同。所以能够互相維繫。語言文字就是這種條件裏的一種。語言爲表示自己的意識並和他人互相了解各人意識的自然工具，在原始社會時代，生活簡單，部落又小，僅靠語言，也够了事。但是語言的作用，效力只限於同一時間和空間。等到社會進步，人事多了，需要傳達意識的工具，必不止把語言爲滿足。所以世界各民族中，跟着語言而產生的人爲工具，大概爲結繩和刻栔。更進步的便是圖畫和文字。所以在一個文化健全的社會裏，沒有一日離開文字的。而且在電報、電話、留聲器等未發明以前，語言不能直接傳達到雙方見面的時間和空間以外。文字便能負起這種責任，替代了它的工作，所以功效比較語言來得大。所以比較開化的民族，沒有不創造文字的。但是，各民族裏各依他們的知識程度創造文字，所以不但各民族的語言不同，就是他們的文字，亦沒有盡同的。文字的巧拙程度，亦因此不同。

語言和民族的關系，甚爲密切。文字爲語言的符號，和語言的關系，因此也很密切。我國的文字是單音字，和我國的語言爲"孤立語"的，正是比例。所以各民族各依了他們的語言來創造文字。但是，亦有文化比較後起的民族，他們的語言和他們鄰近的民族的語言並不絕對差別，他們亦不甘心借用他們鄰近民族的文字，必得自己創造，表示他們民族的獨立性，表示他們的文化，所以不同之文字愈多。各民族的文字在各民族裏，自己都看做一種神祕寶貴的東西，先輩遺傳的產業，和他們的生活相伴，不肯輕易地拋棄和變更。因此，有人把各民族的文字，看做他們生存要素的一部分。

我們中華民族，歷史的悠久，是世界都知道的。我們中國的文字在現在各民族的文字裏，顯然是特殊的。它的產生時期，不能知道得準確，但是，至少也有四五千年的歷史。此四五千年裏，我們民族的發展，產生了有價值的文化，也是世界所公認的。文化的傳播久遠，多半依賴着我們的文字。但是近來的學者們，拿比較的研究，感覺到現代各文化進步的國家，他們用的都是聲符文字，我們的文字還滯着在形符(或叫意符)上面，普及教育因此不便，文化也就因此落後，所以有主張廢棄漢字的提議。反對的人們，拿着文字當民族生命的要素，主張必須保存。一輩兩可的人們，就主張改良。據我的看法，文字不過是語言的符號，實在沒有不可變更的絕對理由。不過講到廢棄，就得有替代它的。講到改良，亦須有一番變更。歸根來說，一樣地費手續。若更講到民族生命的消息，假使他們生存的重要因素不在了，決非保存區區的文字，能够維持他們的生命的。所以執着必須保存的人們，亦是膠着在一方面的見解。

話雖如此說，但在某一個時期，也就是侵略主義的國家拿着他們的文字來做侵略的工具的時候，那末談談保存，也不是絕對沒有意義的。不過和文字的本身，却沒有必然的連系。

我寫這篇文字，並不替主張保守[illegible]人們來吶喊。我在學術界的立場，願意來做這種工作。我在中國國民的立場，想把自己的文字眞面目究竟怎樣，弄個清楚。自然，主張廢棄漢字的人們，沒有把替代品製造出來，那末弄個清楚，在教育方面或者也有些影響。

文字的好壞，本來沒有絕對的標準。所以聲符文字也不絕對的

字，自然盡用新法造成聲符的文字。不過他們的基本，仍就是形符文字，所以成了半形符半聲符性質的文字。 形聲字的意義，是從他的形的部分產生的，所以雖則經過若干年後，文字的聲義不至於完全滅亡。這就是我們中國文字的特點。

因爲已從形符渡到了聲符方面，所以造字到不覺得困難了。 但是，問題仍就在基本的形符上。 因爲形符文字，根本便是圖畫，圖畫以各種物體做對象，當然是極規則的。但是畫隻鳥，不一定大家畫來一樣，所以，說文裏的隹、鳥實是一個字。但是隹、鳥二個篆文已經不同了。 但是，隹、鳥兩個篆文又都是鳥的側面形，又都是停在那裏的鳥，不是飛的鳥。因爲飛的鳥，是鳥發生了動作的。 所以說文裏飛、非、己、卂四個都是飛字（己字就是說文第三篇裏 字裏面的 ，也就是妃、配二字從他得聲的 ）。 原始象形字都象鳥在那裏飛，象或飛得遠或飛得近的樣子；但是，又有四種形狀了。 又如說文裏人、大也是一個字，象人立的正面側面形，並不表示他有什麼動作的。但是 、 兩個字又不是人字了。因爲 是跛的原始字，象人的一隻脚蹻了。 字金甲文裏寫做 、 。是象人跽在那裏，兩隻手拿着東西的樣子。 所以卂便是執的原始字。又如說文裏的木、朩、朩實在也是一字。 原始字的樣子，金文裏還見到一個，寫法如圖一。 在說文裏却變做三個。又如士和丘、山本來也是一個字。 、 、 也是一個字。屮、艸、芔、茻也是一個字。不過聲音因時間和空間的關系轉變了（都有音學上的根據），所以，各分爲幾個字。原來這種自然物象，簡單複雜不一



圖一

好。因爲聲符文字的字形裏，並不含有固定的意義，所以意義容易消失。便是一種缺點。 形符文字也不絕對的好，因爲形符文字的字形裏並不含有固定的聲音。所以聲音不能隨口讀出，也便是一種缺點，不過拿效率來估定他們的價值，那末，從教育的立場來看，聲符文字的效率比較地大。

我們中國的文字，表面的確是形符化了。但是，我們拿康熙字典來看，四萬多字裏，形聲字要佔百分之九十九有多。就是拿許愼說文解字來看（後簡稱說文），九千多字裏，形聲字也佔了百分之九十有多。我看了龜甲文（後簡稱甲文）裏的 字、 字，說文裏變做鳳字、老字。 字象形。鳳字，說文裏說，從鳥，凡聲。但是，甲文裏的 字，便是說文裏的鳳字，甲文裏却用做風字。我以爲鳳或是從凡 聲，是風字的轉注字。 凡是船上的風篷。現在風篷的字寫做帆了。帆所以使風的，因爲風字無法可造，所以便借凡爲風。現在用的風字，從凡，蟲聲，虫、蟲是一個字。鳳字說文說從鳥。鳥便是 的寫譌。或者鳳是 的轉注字。 字象人挾了拐棒。說文裏寫做 ，是甲文裏 字的寫誤（實在從 毛聲是 的轉注字）。我感覺到我們的文字，早已踏進了聲符的路上。 我又看了金文裏的 字，想到 便是蜘蛛的象形字。 後來加上一個朱字做他的聲音，又成了形聲字。 我又推想到臺字，原始的臺字也是象形的，寫做 。後來加上一個至字做它的聲音。這樣的例子實在不少。我在我寫的說文解字六書疏證裏都替他們說明了。可見得從形聲的造字方法發明後，已將形符的文字變爲聲符的文字的了。 本無形符的文

子說，倉頡以前已有許多創造記載方法的作家，不過他們所造的記載工具，沒有行通罷了。這些作家創造的，是不是包括八卦、結繩在內，我們無憑下斷。但是，我們却曉得倉頡創造的文字沒有通行以前，是已經有了代表語言的工具。一是八卦，二是結繩。 這兩種工具的創造，那一種在先？據周易繫辭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又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莊子却說：“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留氏（留字原作畜，是寫錯的）、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他們說神農氏在伏犧氏以後是相同的。 但莊子說他們兩氏都是用結繩的，繫辭却說包羲作八卦。到底包犧造的八卦，是不是用來做替代語言的工具，八卦和結繩是怎樣的不同，我們先得考查一下。

周易正義引易緯說：“卦者，挂也；言懸挂物象以示於人，故謂之卦。”但是卦字從卜，卜是在龜板上用火灼出來的樣子，和懸挂的意思沒有關系。易緯上這種說法，是推論式的假定，不是八卦的本義。我想包羲造八卦，原來並非拿做卜筮用的，大概在我們今日所用的文字尚未產生以前，它們就是替代語言的工具。從古書裏相傳下來的☰、☱、☲、☳、☴、☵、☶、☷看來，它們的構造原則是一和--。 我以爲八卦是用土做的，因爲可以挂起來表示給人們看，所以叫做卦。但是八卦的卦字，當時還沒有呢，後來產生了如今日我們用的文字，追給它們一個名詞，叫做圭。 因爲八卦是用土做的，而且一是實心的（也許是中間凸出的），--是中間凹進的。 兩個合起來纔有作用，所以便照這

致的，所以圖畫出來，也不必一致。 但須形和義顧到，便爲合理。若是超出了界限，那就不對了，例如飛和 、 ，便不能認爲鳥字、人字。因爲原始文字樣子的複雜，已經可以發生問題，再加上由純粹圖畫式的文字，經後人爲應用的方便改良它們的形式，變爲篆文，篆文又經寫的人們隨意草草，所以樣子更不一致。 直到由篆文一再地變到如今日的眞書和草書，幾乎沒有一個可以尋出他們是象形字的痕跡了。 那末，我們今日應用的文字，雖說是形符的，實際上完全和聲符的一樣了。 因爲大家已並不認識這字是什麽，不過依着字典裏相傳的意義和聲音來讀它便了。 和純粹聲符文字的不同，不過不是拼音字罷了。 所以現在有人主張取各字的偏傍，規定它們草書的形式，湊合起來，可以畫一而且簡便，以爲普及教育的一種辦法。 也就是主張改良派一部分人們的意見。

我以爲一國文字的興廢，不是偶然的，當然要看做一個大問題。這樣大的問題，比於人的身體感覺到不適意的時候，自然須加治療。但是治療須得醫生先加診斷。 醫生的診斷，是要憑聽筒顯微鏡等考查的。醫生把病狀原原本本地寫了出來，才可以對症下藥。 我這篇文字是和醫生寫的病歷有點相同，不過我從生理說到病理罷了。

二　文字的原始

我說的文字，是指現在我們拿來代替語言表寫我們的意思幫助我們的記憶的工具。並不包括什麽八卦和結繩在內。荀子上說：“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我說的文字，就是荀子說的倉頡造的。據荀

犧造八卦，把伏羲、神農都列在“結繩而用之”裏面，或者是爲這個原故。這種看法，也可以作爲參考。

說到結繩究竟是怎樣？ 只有周易正義引鄭玄說：“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 這兩句話也是推測罷了，所以說得這樣的抽象。朱熹却說：“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嚴如熤亦說：“苗民不知文字，父子遞傳，以鼠、牛、虎、馬記年月，暗與曆書合。性善記，懼有忘，則結於繩。”林勝邦亦說：“琉球所用之結繩，分指示、會意兩類。凡物品交換、租稅賦納，用以記數者，則爲指示類；使役人夫、防護田園，用以示意者，則爲會意類。其材料多用藤蔓、艸莖或木葉等。今其民尚有用此法者。”王符潛夫論論功篇說：“匈奴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這又是結繩以外的一種記事方法。 但是，都沒有具體的把結繩的本身來說明。 希拉底（Herodotus）說：“秘魯土人曾有一種最完善之記事方法，名爲結子。 凡人民之統計，土地之界域，各種族及兵卒之標號，命令之宣布，刑法之制定，以及死者之墓誌，莫不賴之。 其法以一主繩繫有定距離之各色繩子，於各小繩上因事之種類而各異其結，且以各種顏色以代表種種之事項，如紅色代表軍事及兵卒，黃色指明黃金，白色表明銀及和睦，綠色象徵禾穀等類。 又單結表示十，雙結爲二十，重結爲百，二重結爲二百。餘類推。” 這算是給結繩本身一個相當的說明。 並且有一種結子的模型，可以看見他們結繩的方法。

八卦和結繩的不同，據上面的說明，便清楚了。 但是伏羲的時候，已趨向製造和今日我們用的文字相類的工具，那末爲什麽神農的

樣的意思，造成兩個土字重疊起來的圭字。說文裏說：“圭，瑞玉也。”這是珪字的意思。古書上多用圭做珪，所以把圭字的本義反而失掉了。到得產生今日我們用的文字以後，八卦便成廢物。後人却來利用廢物，把它做了卜筮的工具，所以在圭字旁加上一個卜的符號，成了專門名詞。這種卜筮的工具，我幼時在杭州城內的寺廟裏偶而見到，在鄉村的土地堂裏往往擺着它們。 一九二五年的春天，我在漳州鄉村土地廟裏也還見到它們。便是八卦遺留的痕跡。

乾鑿度裏說八卦便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個字。 這話想來必有根據。 那末八卦確是文字性質。 從周易裏的六十四卦看來，八卦又成了字母，把八個卦互相拼合起來，便有六十四個卦，周易裏便拿來代表六十四件事。 如依照八卦拼做六十四卦的方法，再把六十四卦互相拼合起來，便有四千零九十六字。 如再照此法拼合起來，簡直可以無窮。但是原則太簡單了，拼成六十四卦，還可以辨別，再拼起來，筆畫差不多，便會鬧不清楚。這就是它們會變成廢物的原故。 至於世界上有沒有同八卦一樣的事物遺傳下來，可惜現在還沒得看見。巴比侖的楔形文字，只是相類的一種，可以證明製造文字過程裏有相類的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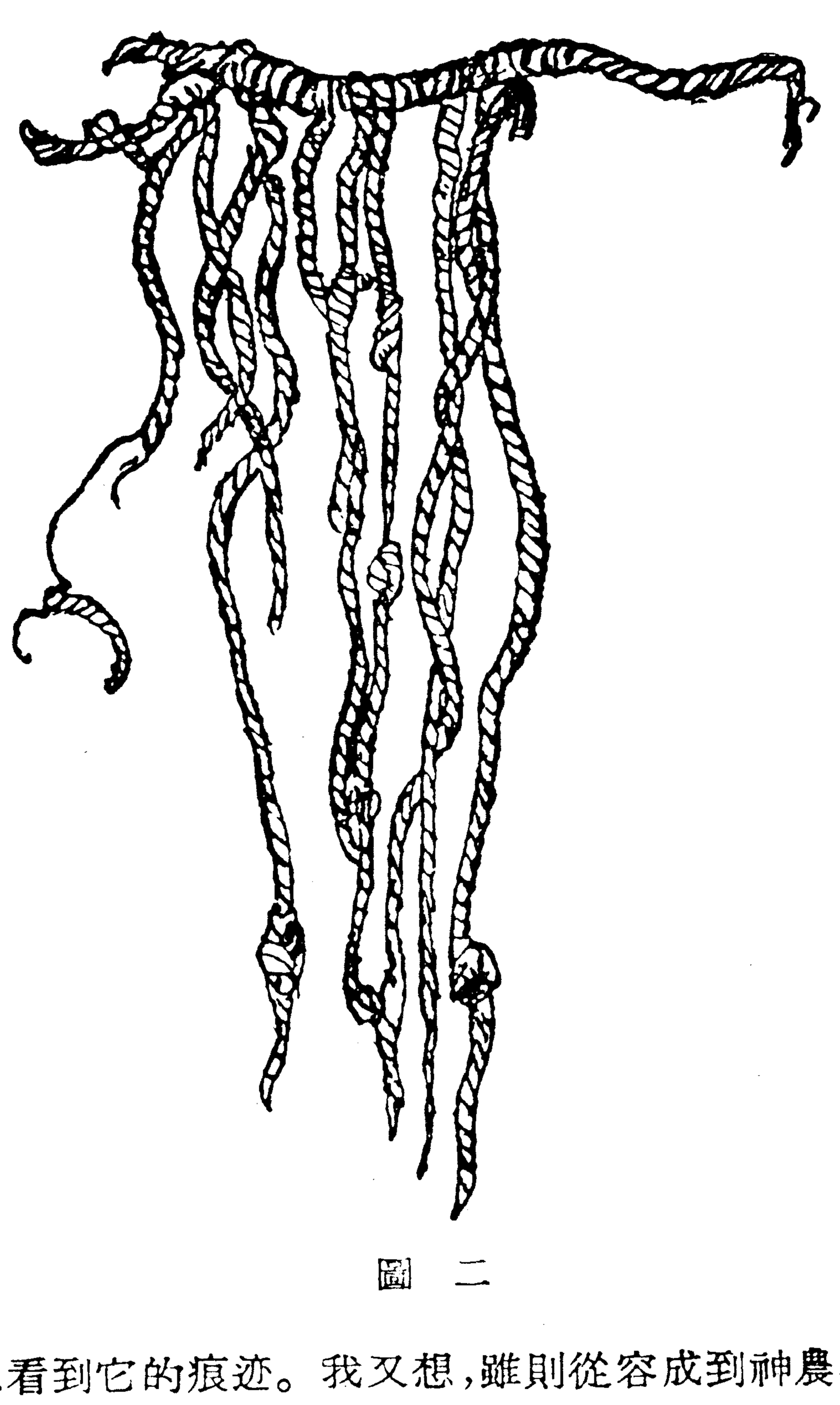
管子裏說：“虙羲制九數。”有人說：八卦的原則是一一，那末一二兩數在裏邊了。造成爲☰☷，三和六的數亦有了。 ☰☷合並起來也是六數，就是四五兩數暗裏也有了。 七八九的三個數，也可推得出來。那末八卦或者也是結繩的一種，用來記數的。 大概原始社會最初需要的，便是記數的工具，所以包羲造八卦來記數。莊子裏不說伏

有人說，尚書序裏說：“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在木頭上畫了八卦刻起來，所以叫做書契。這種觀察對不對，別是一個問題。我以爲他根據的書序，本是後人假造的，他把畫八卦和造書契都歸在伏犧身上，在可靠的古書裏，實在也難替他證明。周易繫辭裏止說：“伏羲作八卦，”不說他是畫八卦。畫八卦的話，雖則尸子裏却說過，尸子是戰國時候的人做的，他或者根據了當時的傳說。若我在上面的說法，八卦是士做的，那末根本談不到畫字。大概八卦被用做卜筮的工具，卜筮的人們却將卦象畫在版上，這是有根據的。後來的人們，已迷胡了八卦的本身原來是什麽一回事。因爲八卦是伏羲創造的，便說伏羲始畫八卦。 書序是漢以後人假造的，這也是根據着傳說，不去仔細考證一下，所以也有這種誤說。況且伏羲並造書契，除了書序以外也再沒有這樣說的。

說文裏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我對於書契兩個字，先有一點意見。 拿契字來說，本來就是頪字。說文裏說：“頪，司人也。從頁，契聲。”但許愼把他編在頛字、䫌字的下面，䫉字、頗字的上面。 “頛，頭不正也。” “䫌，傾首也。”“䫉，頭不正也。” “頗，頭偏也。” 那末，頪必定不是司人的意思。承培元疑頪是爾雅裏“左倪不頪”的倪字。我查釋名裏說：“覓，齧也。”漢書天文志裏說：“蚩蜺。”如淳說：“蜺讀曰齧。”這是兒㓞兩個聲音可以相通的證明。 那末，承培元的話便對了。 那末，頪也是頭偏的意思。說字裏說：“契，大約也。從大，㓞聲。” 契字從大，怎麽會發生大約的意思。我以爲本是大也、約也兩個解釋，大也是奊字和𡗝字的意

時候，反而又用結繩。 我想這是因爲工具的不够便利。 據荀子說：“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便是證明。 荀子不說到八卦，大概八卦便是不傳的裏面的一種。 不過八卦因爲被利用做卜筮的工具，所以

秘魯結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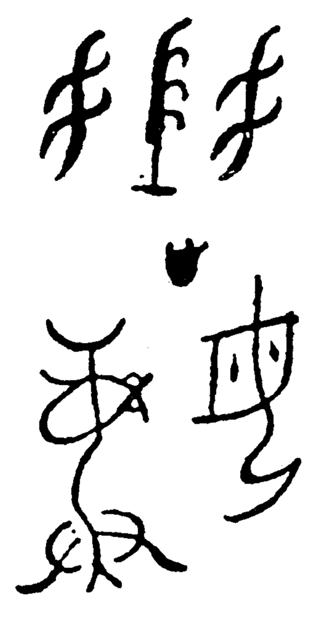


圖二

現在還可以看到它的痕迹。我又想，雖則從容成到神農都用結繩，或者結繩的方法，也許有進步的。所以大家纔感覺到八卦的不够便利，神農纔會仍用結繩替代了八卦。

穿繩子。 前清衙門裏公事桌上放的一種紅頭籤子，和上海黃浦灘上各公司裏進出貨物做憑證的號籤，就是所謂"簡"的遺跡。 近來西北發掘得到的漢簡，正是這個樣子。把許多"簡"用繩子穿起來，可以卷成一卷，金文裏常看見的 □ 字，就是他的遺跡。 □ 字本來是 □ 字，□ 字已經是當時的行草書了。册音在穿紐三等，書音在審紐三等，都是舌面前音，可以相通，所以古來都借書做册了。

書契兩個字如果書字當作册字來說，那末，契字應當用栔。說文裏說："栔，刻也。從㓞，從木。" 其實栔是丯的後造的字，從木，㓞聲。刻也是㓞字的意思，不過丯㓞和 □ 聿一樣，他們的語原歷史是有密切關系的。不過丯字在說文裏沒有獨立的字，即從㓞字裏見到這字。許愼却把書栔的丯字，認做和艸散亂意思的丯字是一個字，所以說文裏沒有書栔的丯字，却把㓞字編次在草散亂意思的丯字後面。 我據釋名裏說："栔，刻也，刻識其數也，"把墨子裏說："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列子裏說："宋人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 來和釋名說 "刻識其數"的話互相參證，知道栔是刻成有齒的形狀。我又從金文裏找到栔的遺象，如圖三。 這是攈古錄金文卷一之二記的母卣上面的銘文。從前的人對於這個 □ 沒有解釋的。 我把還有一個諸婦卣上的銘文(如圖四)拿來和這互相參證。 我看了這兩種銘文，以爲 □ 就是說文裏㓞字的來原。 □ 就是比栔先造的丯字，象一塊木頭兩邊刻了許多齒。 不過這個已是失掉幾分象形，諸婦卣文



圖三

一二～一三

思，因爲聲音可以相通的關系，古書裏或借契字做栔字或㓞字用，約也是栔字的思意，栔字也從㓞字得聲，所以也可通用。契字大概本來從矢㓞聲，是比類字先造的字，後來契字都用他做書契和契約的字用了，纔又造個類字。那末，書契的契字是假借的，但是，究竟應當用那個字，却須先說明了書字纔可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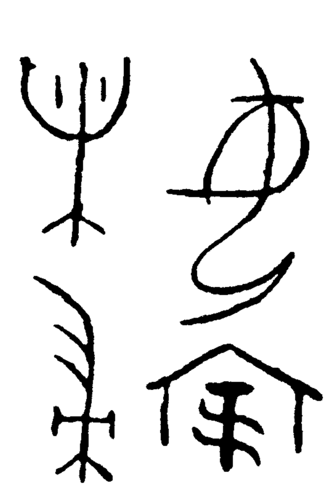
說文裏說："書，箸也。從聿，者聲。" 箸是現在用來進飯的筷子，和書沒有相干，許愼把箸來解釋書字，這是和劉熙釋名裏把坦也來釋天字一樣，所謂"同聲相訓，"不是他的本義。書從聿，聿和史是一字，都是手拿箸筆，會着記錄或圖畫的意思。 和埃及古文裏一個調色板和一竿蘆管表示錄寫或抄寫員的意思一樣。 官名叫做史。 說文裏說："史，記事者也。"這就是抄寫員意思。但是，它的本身只是記錄和圖畫的意思。 史音在審紐，聿音在喻紐四等，同是摩擦次清音，所以史的聲轉爲聿。 其實史字是拿筆向對面寫的樣子，聿是向下面寫的樣子，並非兩字。說文裏說："聿，所以書也。"這就是筆字的意思。聿字裏面的，□，便是最初的筆字，本來象筆的形狀造的 □，變做 □，又變做 □，便不象形了。因爲筆是寫字的，所以便把寫字也叫做聿，後來反把 □ 字掉了。 大概因爲變做 □ 後，或寫做 □，和中字相混了，所以把聿字來代 □ 字。 聿、史旣是一字，所以書字便是史字的轉注字。 書、史的音都在審紐，至於古來都把書字用做書籍的意思，又是假借了。原來書籍的書，本字應當是册。我們曉得古代曾經用過"竹書。"竹書是把毛竹劈成一片一片，長有六寸、八寸、十二寸的不等，寬大約在一寸左右，他們的一頭近頭的地方，鑽了一個孔，可以

個字。金文都寫做 □，借做作字，用爲製造的思意。母卣的 □ 字，如果解釋做製造的意思，那末 □ 母彝便是替母造的器，和金文裏的乍婦故□彝、乍文母丁丁宗隣彝、乍母癸寶隣彝的，也可比例，不過金文裏沒有把 □ 字當製造意思用的例，所以我以爲止足一字，古有足姓，或者止是造器人的姓。 但是，我仍覺到這種解釋還不够滿足，我曾經研究得古代把一個止字，寫的時候，由不同的方向，表示出或往或來的意思。因爲還未造出往來前後進退等字的時候，是畫一隻脚，脚指向上，便是表示往和前進的意思，脚指向下，便是表明來和退後的意思。這個 □ 在紙上看，是寫成一個脚指向上的樣子，但是實際是向外向前的樣子，便表示着出外和前進的意思。 上面有 □，下面有 □，便是表示造器的人，或是他做了栔出賣的，或是他在外做買賣的。

母卣裏的母字和諸婦卣的女字，不去用別的意思解釋，固也可通。但是我看得金甲文裏母女二個字，有時是通用的。 原來母字是乳房的乳本字，不過乳房的乳，最初是有象形字的，這是我從說文裏有腦蓋的囟字和肚臍的 □ 字來推想的。 可是，亦可以從母字本身來證明的。 因爲母字"從女象形，"象形是指母字裏面兩點說的。據我的意見，兩點就是最初的乳房的乳本字，原來晝着兩隻奶子，奶子是不論男女都有的，所以最初止畫兩隻奶子，後來變成篆文，成了兩點，失了眞相，又容易和別的字樣子相同的來相混，才加上一個女字去做他的聲音。女音在娘紐，母音在明紐，都是鼻音，聲音在娘紐，便是乳，(乳音在日紐，古代讀日紐的音都歸在泥紐裏，泥和娘最初也

一四～一五

□ 字裏的 □，便正氣得多了。 說文裏的 □ 字，就從 □ 變的。不過古代還有一個象樹木枝柯相參差的丰字，他的形狀原來大概是 □，本和 □ 字不一樣的，但是變成篆文，便一樣了。所以會得混做一字。如今再說到 □ 是刻栔的刀，刻栔的刀比平常的刀特別一點，看他一邊多上三個像鉤子的東西，當然是有作用的。 我們看楔字從木，却也從契得聲，不但可以曉得它們的語原同的，也可以曉得古楔的樣子。因爲楔是木工做舊式箱櫃抽屜等具用的筍頭，筍頭是在木板邊上鋸成牙齒的樣子，可見來原是出於書栔的栔的。古代的栔，是做買賣記賬的。唐書："東謝蠻，其地在黔州之西，俗無文字，刻木爲契。"峒谿纖志裏說："苗人雖有文字，不能皆習，故每有事，刻木記之。"傜僮傳裏說："刻木爲齒，與人交易，謂之打木格。" 苗俗紀聞裏說："俗無文契，凡稱貸交易，刻木爲信，或一刻，或數刻，以多寡遠近不同，分爲二，各執一，如約時合之，若符節然。" 廣陽雜記裏說："滇南羅羅族無文書，官徵其賦，先與官刻木爲符；以一當一數，百、十、兩、錢、分以長短爲差；晝訖，中分之，官執其半；届期，持而徵之，符合，不少遲欠也。"是栔正與現在做箱櫃抽屜等具的雌雄筍相同。 現在木工是用鋸子鋸成的，古代買賣人是用刀刻的，他們把木頭用刀的刃刻成 □ 的樣子，才後把刀背的象鉤子的東西把兩格中間挖去一塊，便成了 □ 或 □ 的樣子。 說文的㓞字左邊的丯和金文的 □，就是 □ 的變相。



圖四

母卣裏的 □，就是說文裏的止字。止和說文裏的 □ 字，是一

是一紐。)在明紐便是毋。必是由時間或空間的關系轉變的，因此毋也可以做女字用。古代百姓是貴族，人民是奴隸，女字便是先造的奴字。說文裏寫做㚢，金甲文都寫做㚢，是象人頸上"荷校"兩手被縛的樣子。原來奴隸都是被征服民族而做俘虜的，後來屈服了，解放了他們的束縛，叫他們做勞苦的事體。奴隸是沒有產業的，貴族的生產事業，都使役奴隸去擔任，那末，貴族裏有經營㓞業的，便叫這造器的人去製造和出賣，都有可能。或者古代有些事業是女子擔任的，那末這造器的是女的亦說不定。

諸婦卣裏的 𠂹 字，是者字裏面的 𠂹，所以從前的人解釋他做諸字。諸字是者的後造字，者字是"從口，𠂹 聲。"所以可以借 𠂹 字做者字。姓苑裏有越大夫諸發，風俗通裏有洛陽令諸於，那末，這 𠂹 字大概是造器人的姓。奴隸是跟着主人姓的，這個諸女或者是諸家的奴隸。

諸婦卣裏的帚字，以前的人把它和女字并合起來解釋做婦字。我覺得把隔開得老遠的女帚兩個字并合起來，恐怕不妥罷！我以爲帚是先造的埽字。帚和彗是一個字，象手裏拿着埽把。至於埽把是埽塵的器具，當有象形的字。說文裏歸字"從止，從𠂤，從婦省。"我說它是從止歸聲，不過說文裏沒有歸字，金文裏常有 歸，以前的人釋做𧻚形。高田忠周說：𡗗 是王彗。我以爲 𡗗 就是象形的埽把。彗字裏的 𦍌，就是 𡗗 的省變。帚字裏的 𠃊，是更省的。歸 字是從 𠂤 𡗗 聲，𠂤 就是說文裏的 𠂤 字，不過這字的意思，現在不曉得了。由此證明了古代自有象埽把形的字，他的聲音和埽帚一樣，

也和丰㓞 丨 聿是一樣的例子。所以也可以拿帚做埽把字用。說文裏說："彗，埽竹也。"就因爲掉了象埽把形的 𡗗 字，把他的字義，誤歸到彗字上去。彗、帚兩字因此也分家了。這卣銘裏的帚字，我以爲當讀做埽，金文婦女鼎銘文裏 帚 㚢 二字，舊釋做婦女，我以爲是埽奴。那末諸婦卣銘文或者可以讀做諸埽奴 㓞。

諸婦卣裏 㓞 字，并非就是說文害字裏面的 㓞 字。說文裏的字，雖有可以從金甲文裏證明他的來歷。但是如 㓞 字，原來並不是一個字。我從金文裏得到許多的例證，以爲 㓞 是 丰 宀 兩個字合并的，丰 宀 便是㓞家，就是做㓞的人家。

上面許多"節外生枝"的說話，都是爲要把書契的契字的本字弄個清楚，也是要證明㓞字的先造字是這樣的，免不了"末大於本"了。那末，八卦和書契是兩事，也極明白了。㓞雖則也是幫助記憶的工具，但是㓞上並無文字，尙書釋文裏引鄭玄說："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這是後代的合同，不是前古的㓞，所以書契也實在是兩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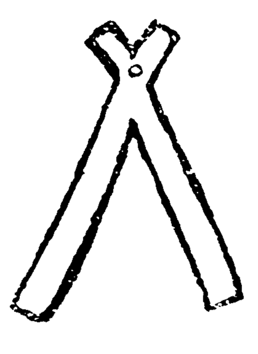
書若是册的借字，契若是㓞的借字，那末書契都是名詞，都是實物。可是倉頡造書契，是不是造書籍和木格子，還要商量呢？我以爲許愼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把初造書契的原因，歸到"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我們可以想見倉頡是看了"鳥獸蹏迒之迹，"發明了圖畫的道理。但是，當時還沒有如今的紙，也沒有如今的筆，那末，圖畫在什麽地方？我們曉得埃及古代的象形文字是刻在石頭上的，我們又可

以推想可以刻在石頭上，也可以刻在樹木上，看了印度的貝葉書，曉得古代也把文字刻在樹葉上，樹葉就是古代的紙。那末倉頡"初造書契，"是創造圖畫和刻法，並不是創造書籍和打木格子了。所以"初造書契"的書契兩個字都是動詞。那末，契字還應當用㓞字。

原來書畫是一件事，寫文字叫做書，畫山水人物等叫做畫，這是後來的分別。說文裏說："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這分明太不合理了。因爲畫和田有什麽相干，却在畫字裏安個田字。況且聿是記錄或圖畫的意思，便是先造的書字，怎樣可以和田在一塊兒造做畫字。就是把聿字當作器具的筆字解，田那可以用筆畫的。我以爲現在的畫字，是從田 𦘔 聲，是界字的同舌根音轉注字，不是書畫的畫的本字。𦘔 是書畫的畫的本字，從聿，㠯 聲，是書的轉注字。㠯 音當在見紐，書從者得聲，者音照紐，古讀歸端，端見同爲破裂清音。又 㠯 音如規，規從夫得聲，故音如矩，者矩聲同魚類。不過說文裏沒有獨立的 𦘔 字，甲文裏有 𦘔、𦘔、𦘔、𦘔 幾個字，王國維解做畫字。金文毛公鼎裏畫字寫做 𦘔，師兌敦裏寫做 𦘔，番生敦裏寫做 𦘔，郭沫若說："𦘔 是古規字。"郭氏的意思，是說 𦘔 就是規矩的規，是個畫圖的工具。據我的研究，𦘔、𦘔、𦘔、𦘔、𦘔、𦘔 都是書畫的畫字；𣶃 是水名，也是地名，就是孟子裏"三宿而後出晝。"水經注晝字寫做畫的本字，也是風俗通裏"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澅"的澅字。到是 㠯 和 乂 却是規矩的規本字。現在用的規字，是窺視的窺本字，㠯 和 乂 都是寫別了，失去了畫圖器的樣子，我把我見到和問過木工知道的我們中國舊式畫圖的工具是

如下圖的樣子。

那末 㠯 是由 乂 變的，乂 是更省的了。說文裏的巂字，便是子規鳥。禮記曲禮："立視五巂。"鄭玄注："巂猶規也。"說文裏的讗和纗兩個字都"讀若畫。"畫和規兩個字的聲音都在支類，可是說文裏說："巂，從隹，屮象其冠也，冏聲。"我查得甲文裏有 𦘔 字，和巂字裏的隹字形正相同。那末，𦘔 便是象子規鳥的。巂是後來加上一個冏聲給他，可是冏聲不甚相近。矞字也從冏，在金文裏却常寫作 𦘔，因此我以爲巂本是𦘔，從隹，冂 聲，冂 是 乂 的寫別了，乂 誤做冂，後人再加口字，或者從 𦘔 𦘔 省聲，金文田字有寫做囗或口的，所以巂字變從冏，又和巂字混了。這樣地證明了書畫的畫的本字應當寫做 𦘔，㠯 字的聲和規字的聲一樣，規字的聲從夫字得來，夫字的發音在非紐，收音在魚類，書字的發音在審紐，收音也在魚類，非紐和審紐都是摩擦次清音，所以書字轉注做 𦘔 字，古音畫字怕並不讀胡麥切而是讀如規。上海木工叫畫圖的工具做規車，他們讀這個規字却和矩字聲音相同，矩聲也在魚類，也可以做參證。這樣說來，倉頡造書，便是造畫，那末，書契連帶地說，正因爲在當時書和㓞是分不開的。



圖五

有人說，倉頡並非"初造書契"的人名，倉頡是說創造書契。頡類在說文裏是轉注字，這兩個字發音都在舌根，收音都在脂類，所以契字不妨假用頡字。淮南鴻烈解修務訓裏說："史皇產而能書。"高誘注裏說："史皇倉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史皇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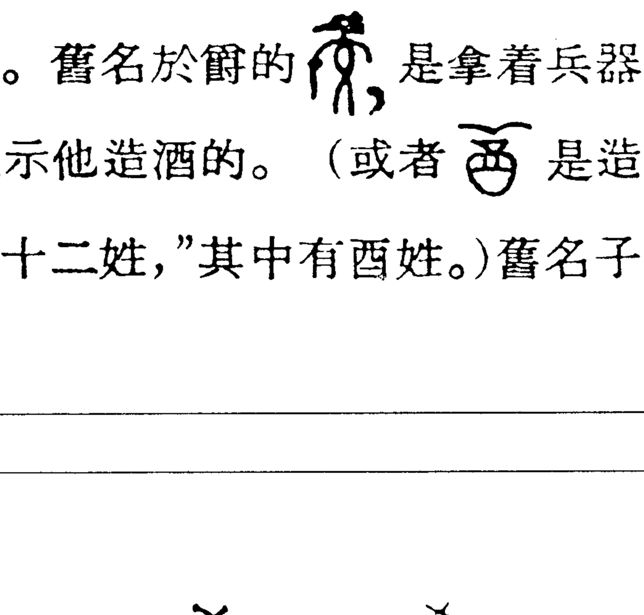
空間的語言能够了事。所以所謂"圖語"便"應運而生"了。圖語在世界各民族的未進化時代往往如此的，就是現在工商業上還不少用着圖語招呼人們呢。所以可以說，圖畫是文字的本質，尤其是象形文字的本質。

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字是屬於象形的，那末，它和圖語必有離不開的關系。可惜那些圖語，還沒有被我們發見。但是我以爲從金文裏看來，有許多被前人當做文字解釋的，實在便是當時的圖語。例如舊名對鼎的，是一手牽着羊，和甲文裏的是一個字。也就是說文養字重文的羧字，但羧牧是一字，和甲文的牢窜是一字一樣。我以爲是表示養羊的圖語。舊名弟鼎的，是表示製造取鳥的東西的，或是表示他是打鳥的。舊名手執中彝的，一手持中，表示他是射的時候管理中的，中是儀禮鄉射禮裏所謂"鹿中"、"虎中"、"兕中"的中。中是盛箭的器具，本來是個象中形的，後來因爲畫和刻的漸漸變改，要和別的同一樣子的東西相混了，便在裏頭放一枝箭，以便和別的同樣的器具不會相混。舊名束鼎裏的字，單父辛鼎裏的字，都是癸父爵裏的字，便是塙證。舊名子荷貝鼎的它是倗字的初文，是表示擔了貝去貿易的。舊名立戈彝的，是表示他製造兵器的。舊名庚觶的，是表示他製造鏡子的(怕還不塙)。舊名鬲爵的，表示他製造皿和鬲一類飲食用的器具的。舊名車爵的，是表示他製造手栲的。舊名於爵的，是拿着兵器在那裏守望的。舊名商飲的，是表示他造酒的。(或者是造這器的人的姓，國語裏說："黄帝之後十二姓，"其中有酉姓。)舊名子

是書皇，頡皇便是桀皇。我以爲這種說法，也可以備參考。原來世本裏說："沮誦、倉頡作書，"和荀子、韓非、呂氏春秋、淮南鴻烈解裏止說："倉頡作書"的比較，却加上一個沮誦。宋衷世本注裏說："倉頡、沮誦，黄帝史官。"我們不曉他憑據什麽曉得沮誦也是黄帝史官。我覺得沮誦和祝融聲音同的。莊子把祝融氏排列在伏羲氏的前面，古書裏說："祝融爲火正。"我疑心祝融是發明用火的人，怕就是燧人氏，所以莊子沒有燧人氏，沮誦便是祝融。古代這些名詞，像現在翻譯外國名詞一樣，沒有固定的字眼，只有固定的聲音，所以祝融不妨寫做沮誦。現在所謂祝由科，依說文字當寫做詛袖科。武梁祠堂畫象祝融氏寫做祝誦氏，也可以做個相當的證明。祝融氏並非專指着一個人說的，譬如我們說明朝、清朝、張家、李家一樣。祝融氏這個時代他們這個族裏，既發明了用火，又發明了刻和寫，並非不可能的，不過我們還待多找些證據出來。管子輕重戊說："黄帝鑽燧生火，以熟葷臊。"那末，沮誦就是祝融，也便是燧人，是黄帝時代的人，他發明用火，又發明刻和寫。

畫和刻都是技術，都是發表意識的工具。畫的本身是事事物物的影子，人類和人類以外的東西，本來不是絕對分得開的，一天到晚的互相接觸、互相摩擦，發生了關系，心理上自然發生許多意識作用，依着他們本能的記憶作用、活動作用，漸漸地"得心應手"就會發生繪畫。這是我們看到三五歲兒童不待教他，會爬在地上，橫七豎八地畫些不成東西的東西可以曉得的。况且有了社會，有了職業，甚至發生了私有財產制度，那末，發表意識、交換意識，都不是限於一定時間和一定

父庚，表父庚是造弓的。舊名祖丁卣的且丁，便是說文裏的和兩個字，是一個字，是柆的先造字，柆便是籬笆，便是籬笆的籬的先造字。這表且丁是造籬笆的。舊名子刀父乙方鼎的父乙，表姓子的父乙是造刀的。舊名父丁鼎的父丁，表父丁是個搖船的。舊名兕父鼎的父癸，表父癸是個獵夫。舊名足跡觶的，是街道，兩隻脚在街道上走着，這個意思或是和甲文裏的字一樣，表四通八達的地方有巡警守着，大概造觶的人是現在的交通警察。舊名豕形父己爵的父己，是表父己是個屠夫。舊釋目父癸爵的父癸，是象一人從外來的，是象一人望着來人，大概表造爵的人他的職務如周禮所謂"掌訝"，就是現在旅館裏的接客，或者他的職務如前清衙門裏的捕儈，是所謂眼，是犯法的人，捕儈伺察犯法的人，所以畫個和。舊名亞形立旂彝的圖(圖六)，那是比較復雜的圖語，是僕字的省文，是他的名字，是兩個人扛着一隻盤，是一個人拿着旗，是一張弓，



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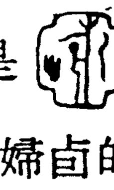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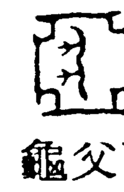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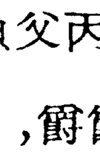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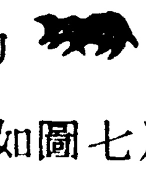
是一隻脚。大概這是一個貴族的家庭，他有掌他一族旗幟的，也有扛着盤伺候他飲食的(從端方所得的古禁知道的)，也有侍衛他的(從字裏的推想這裏的是表保衛的)，也有服役的僕癸。弓是他的武器。古代的貴族，當然都是有武器的，或者弓是僕癸所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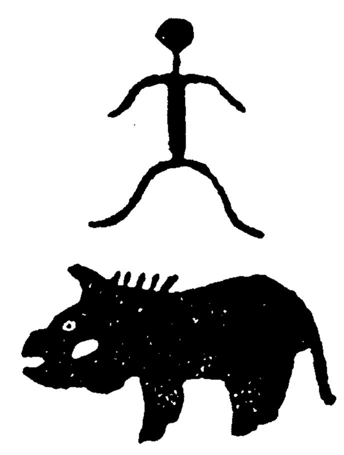
執戈觚的，是人拿着戈去打人的，表示他是一個戰士，或者是守崗位的。舊名手執干鼎的，是手拿着捕鳥的畢，畢裏一隻飛鳥，表示他是打鳥的。舊名子車爵的，是人背一個囊，表示他是賣囊的，或是一個代人們負行李的勞工，或是表示他出外去的。舊名節鉞卣的，是一把斧對着一顆樹，表示木工的斫木。舊名亞此犧尊的，亞是古代四合院子的平剖面形，實是最先造的家字，是表示一個客從外面到家裏來。是表這家裏的主人是客字的初文。舊名於酉的是家外有拿着兵器在那裏守望的人，或者是表貴族，或表這家是做某貴族守望的人住的。舊名亞匜的，亞裏有，是僕的最省的，象人頭上頂戴了一個飲食的器具，這亦或表貴族家裏有奴隸服役，或是奴隸的家。舊名子爵的，是表姓子的住宅。舊名冊卣的，或是表造卣的人有功勞記在功勞簿上，或者表這人是製造書籍的。舊名父辛鼎的父辛，是表父辛是造鼓的。舊名丙父癸彝的父癸，是表父癸是造稱錘的，就是說文裏的㒳字，和丙是一字，㒳本來是稱錘，借做斤兩的兩。舊名父癸彝的父癸，是手拿着盛酒的爵，表父癸是侍候喝酒的，也就是奴隸。舊名父乙觶的父乙，是一個人右手拿着打人的戈，左手拿着防人的盾，表示父乙是一個戰士。舊名父丁爵的父丁，是兩手捧着鍋子，表示父丁是個大司務。舊名子執弓尊的，裏一個人一手高舉，一手拿弓，是象人正把箭射出的樣子，家外立着一枝戈，大概也是表一個軍人的家庭。舊名旗單卣的，是把兩個捕鳥的東西上下攻打，一隻手向裏邊捕鳥。舊名弓父庚卣的

"神農令白阜圖地形脈道,"這必是根據當時的傳說,當時見到的古書裏如此說,相當可信的。 神農是在黃帝以前,倉頡如果是"黃帝之史",那末倉頡以前已經發明了圖畫。 如我上面所說的,沮誦便是祝融,祝融依莊子裏說,是在伏羲以前,那末沮誦創契作書,都在伏羲以前,到是比較近理。或者,伏羲是發明圖畫的,所以郯子止說"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因此,有伏羲"始造書契"的傳說。伏羲以後,便是圖語時代,直到黃帝時,沮誦才造文字。但是,倉頡是不是黃帝之史,實在是個問題。

倉頡是黃帝史官,這一說除了宋衷世本的注裏和許慎說文解字的敍裏,別的古書沒有這樣說的。 宋、許當然不是他們自己胡謅出來,不過我們不能絕然的相信,因爲易繫辭裏止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並不指明聖人是誰。 假使做繫辭的人是孔丘,他看見的書裏便沒有說到書契是誰造的。 假使是孔丘以後的人做的,他或者曉得書契止是祝融氏時代的產物,那末自然指不出什麼人來。況且我們看繫辭裏,凡是"蓋取諸睽"以上,都指出創造的時代或創造的人來,獨有創造宮室和創造棺椁和創造書契的,止說"聖人易之以……,"那末當時幷是誰創造的傳說,做繫辭的人也不曾聽到。或是他也聽到了如倉頡初造書契的一類傳說,他却不敢相信,所以他並不"雷同附和。"那末荀子、韓非、呂不韋和做世本的人偏指定了"倉頡作書,"恐怕也不過根據一種傳說。或者戰國的末年已經把沮誦創契作書的事,傳做倉頡是作書的人,所以那時才有倉頡作書的傳說。但是他們也不過說"倉頡作書," 並沒有指明倉頡是什麼時代的人。

二四～二五

的,但亦許僕癸是一個貴族家奴隸,他記他的職務是有多種。所以別有舊名子執旂句兵的銘文,正面是,背面是,大概是一個人的。至如上面所舉的母卣和諸婦卣的銘文,也是相當複雜的圖語。又如舊名父甲鼎的,是亞中一隻毛頭鷹。 舊名虎父丁鼎的,是亞中一隻虎。舊名魚父丙爵的,豕形父辛爵的,龜父丙鼎的,羊爵的,爵爵的,子豕彝的(如圖七),子孫父己觶的,都是他們的圖騰。照這樣的例子,可以證明,圖騰圖語,在我們中國的古代,也曾經過了這樣的階段。 這種例子裏,有它們具上自己的名字,如父辛、父癸的一類的時代已經稍遲,因爲我們知道,拿干支字來做名字,已經在夏、商了。 除了這類,或者它們的時代還要早些。那末,圖畫是早被他們發明了。因爲這些實在都是圖畫,左傳裏說:"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太皞便是伏羲,伏羲"爲龍師而龍名",大概各種事物上,都畫着他的圖騰,就是龍,也是圖畫發明的很早的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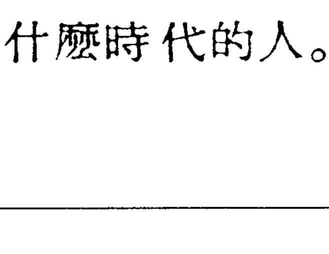


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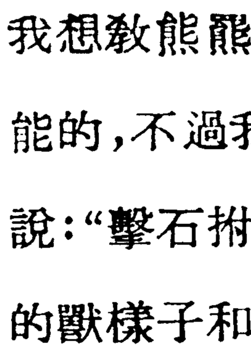
上面說過書書是轉注字,實際書就是畫,畫就是書。呂氏春秋君守篇說:"蒼頡作書。"勿躬篇裏却說:"史皇作圖。"呂氏春秋本來不是一個人做的,所以說來兩様,其實"史皇作圖"和"倉頡作書"是一件事。我們仍就假定倉頡是"初造書契"的人名,皇是史字的轉注字,那末史皇是從他事業給他的稱呼,稱他爲皇,恐怕和現在紹興人叫老闆做店王一樣。 呂氏春秋裏一處寫做書,一處寫做圖,圖是書的借字,這兩個字的發音都在魚類。 那末圖畫是倉頡發明的嗎?緯書裏說:

我想教熊羆貔貅貙虎去打仗和現在教馬和猴子做戲一樣,不是不可能的,不過我看列子裏說:"黃帝又以鳥獸爲旗幟,"我就想到尙書裏說:"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記得馬融的解釋是說做鐘鼓的架上琱刻的獸様子和跳舞相像的。我又記得清朝一位象山人說女媧補天是蓋漏,就是造天窗。這都是說得極近情理的。 我以爲這是古代語法裏把比喩的描寫,寫成和事實一樣的緣故。(印度文裏就有同樣的例子)所以我說黃帝是把熊羆貔貅貙虎一類猛獸寫在士卒的衣裳上,鳥獸畫在旗幟上。 鳥獸畫在旗幟上本來是當時的圖騰 熊羆貔貅貙虎畫在衣裳上,恐怕本來也是黃帝和當時許多和黃帝共同抵抗炎帝的民族的圖騰。古書裏說:"黃帝始製衣裳。"那末他把這些圖騰畫在衣裳上,就不見得奇怪了。但是,據此却可以證明黃帝的時候,圖畫必很進步的了。 我們中國文字的本身就是圖畫,黃帝時候已經由圖語轉變到象形文字,所以黃帝纔能正名百物。 就是倉頡爲"黃帝之史"和倉頡"初造書契"的傳說,恐怕也從這裏來 。

我敢決定地說,我們中國的文字,是從圖語變來的。 現在把純粹象形的字不計外,例如說文裏的析字,實是舊名節鉞卣裏的圖語(圖八)。 在金文裏是表木工伐木的圖語,是有主體的,說文裏却說做"破木也,"是一個普通的動詞了。 說文裏的禽字,就是舊名手執干鼎裏的圖語(圖九)。 在金文裏是表捕鳥爲執業的,說文裏却說做"走獸總名"了。(這是呂忱字林裏的說解,許慎怎樣說,現在不可考了。但是,把它放在内部總是錯



圖八



圖九

那末我們可以推定宋、許也不過根據一種傳說。 從來傳說是不一定可靠的,例如莊子裏說:"彭祖爲壽而殤子爲夭,"又說"彭祖上及有虞下及五伯。"這就是彭祖所以爲長壽的理由。但是這位八百餘歲的彭祖,却被孔廣森、嚴可均證明了並不是一個人活到八百多歲,實在是彭祖的國家傳到八百多年才被滅亡。故事如此的很多,那末"黃帝之史倉頡,"我們也止可以"作如是觀"了。

因爲呂氏春秋和淮南鴻烈解裏都稱倉頡爲史皇,所以崔瑗、蔡邕、曹植、索靖、張揖都以爲倉頡是古代的帝王,張揖並且以爲"生於禪通之紀。"自然他也根據的傳說。但是據緯書裏說禪通紀距離春秋的末年有二十七萬六千餘年,雖則現代史家推測有記載以前人類的歷史,動輒說幾十萬年,却不過從地質上研究地層的經過如此推測罷了,做緯書的人,沒有科學的根據,那末幾十萬年的話,已須待考,倉頡"生於禪通之紀"更不消談了。 但是有一個原則,到要被我們承認的,就是書契創造的時代是很古的。

我們對於倉頡是不是人名,倉頡是不是"黃帝之史?"或是什麼時代的人?都不能做一個論斷。但是我們却曉得如今我們用的文字在黃帝的時候已經有了。因爲左傳裏說:"黃帝正名百物。""正名百物"是每樣東西給他一個名詞,但决不是貓叫牠做貓,犬叫牠做犬,因爲貓、犬的稱呼,是依着牠們叫的聲音給牠們的,在沒有造出貓、犬的字來,必早已有了。 "黃帝正名百物,"必是貓給牠一個貓的象形字,犬給牠一個犬的象形字,牠們的象形字都是依牠們的樣子畫出來的。我們再看史記裏說:"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

二六～二七

含一個意思,除了純粹畫成其物隨體詰詘的牛、羊、犬、馬、水、火、人、鳥、蟲、魚、屮、木等等外,所謂指事、會意的字,實在還是圖語裏的含義最簡單的。例如說文裏的頮字,尙書顧命裏寫做頮,是從頁從収從水,會兩手捧水往頭上澆,是洗臉的意思。金文歸父盤裏寫做,多了一個皿字,皿是裝水的器具,這字金文舊名婦女觶的銘裏寫做,但觶銘實是圖語。說文裏的輿字,在金文裏寫做,但在上面舉蹬的舊名亞形立旂彝的銘裏有,就是的簡易的,彝銘也是圖語。那末頮、輿二字都從圖語裏采取來的,或者本是圖語裏最簡單的。甲文裏有(圖如圖十二),石鼓文裏有,都是說文裏的漁字。魚本生在水裏的,說文裏漁字說做"捕魚也,"捕魚是動詞,但是漁字不見得是捕魚的意思。大概圖語時代,要說明捕魚的一件事,便畫魚在水裏,再畫一個釣魚竿,或是再畫一隻手,或是再畫一個網,採取它來做文字,或是沿用它原來的樣子,或是修正它的樣子,大概爲了書寫的方便,就不免要修改繁重的變做簡易的了。所以在說文裏捕魚的字,會止剩得水魚兩部分合成的漁字了。說文裏的僕字,甲文裏寫做,金文史僕壺銘裏寫做,其實最初只是金文裏常見的圖語(如圖十三)。去了他外面的亞便是。或寫做,後來因爲把辠人來當奴隸,加上一個辛字,就變做和了。說文裏的宰字、宦字都是它的變相。說文裏的婦字,實在是金文舊名諸婦卣銘和舊名婦女彝銘、庚卣銘裏的帚女合成的。舉出這些例子,可以明白,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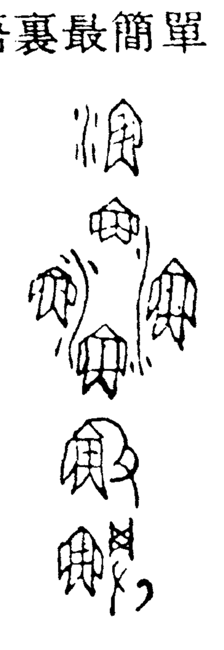


圖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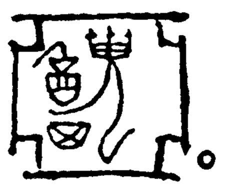


圖 十三

了。)說文裏的倗字,在金文或寫做、,甲文裏或寫做。其實最初的倗字,就是舊名子荷鼎裏的圖語(圖十)。在金文裏是表擔了貝去做買賣的,說文裏却說爲"輔也"了。說文裏的戥字,就是舊名父乙觶裏的圖語(圖十一)。不過說文裏把它寫錯了。到寫了,變做,又錯在的底下,變成一個"從戈旱聲"的形聲字;在金文裏是一個人右手拿戈左手拿盾,表他是個戰士,說文裏却說做"盾也。"說文裏的般字,就是舊名父丁鼎裏的。在金文裏表撐船的,說文裏却說做"辟也。"(般辟在古書裏是形容詞,這種說解必是呂忱加的,許愼原文却無可考了。)說文裏的弜字,就是舊名子執弓尊裏亞中的不過說文裏把誤做矢了;在金文裏表一個獵夫,或是一個戰士,說文裏却說做"詞也。"(詞也絕對不是本來的意思,也恐不是許愼的原文。如上面的戥字和這字,也許不是說文原有的。)說文裏夏、𡕒、後、各、夅等字,都是從得義的。先、𡕥、往、步等字,都是從得義的。其實本來只是一個象脚的樣子的字。大概在圖語的時代,却把脚指方向畫得不同,表示它們的意思也是不同。脚指向上畫做,表示外出、前進、上行。脚指向下畫做,表示入來、後退、下行。那末,夏、𡕒、後、各、夅等字裏的,先、𡕥、往、步等字裏的,也都是圖語的痕跡。舉出這幾個例子,可以曉得我們中國文字的來原了。不過一個複雜的圖語,是包含着許多意思的,因爲它的性質是等於現在我們說的一句或幾句話的。現在我們用的文字,一個字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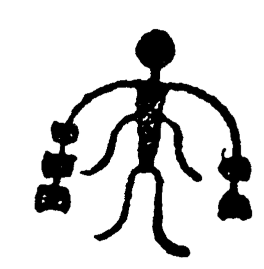


圖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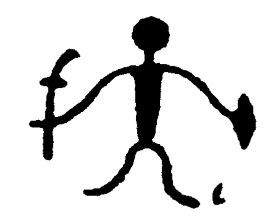


圖 十一

的後造字,和都在金文裏可見,和邁阿的字是大同小異的。奧傑布哇(Oiibua)文且字寫做,克雷特(Crete)文雨字寫做和金文裏的,甲文裏的字也大同小異了。克雷特文貯藏室作,說文裏的倉字,本是的寫錯了,那末,也和克雷特文差不多了。埃及文拜字寫做,和金文祝字裏的也差不多了。說文的女字,金文裏寫做,是一個人頭上戴了枷,兩手被縛了,和費斯圖泥盤裏的虜形畫做的,也差不多了。

我們在說文裏看見的象形文字有二百來個,指事文字有七十多個,會意文字有一百五十來個,又可在金甲文看見在說文裏沒有的象形、指事、會意的文字,約莫也有幾十個。其實指事、會意都是象形,不過所謂六書裏的象形,是單純的,象物體的,指事、會意是複體的象形,是表示物體上發生變化的。例如是單純的,象人的側面的樣子。(就是丮字)是表人的動作,象人兩手拿東西的樣子。是表人被繩子綑縛了,是表女人懷着孕了,夭是表人的頭歪了,(就是己字)表人跽在那裏。是單純的,象一隻手。(就是爪字)是表手的動作,象手扭東西的樣子。是表兩隻手屈了指掌攀着在別的東西上。鳥是單純的,象一隻鳥停在那裏的側面樣子。(就是鳴字)是表鳥的動作,象鳥張着嘴在那裏叫的樣子。(就是卂字)是象鳥飛的樣子。口是單純的,象一隻嘴的樣子。甘是象口裏含了一個東西(甘是先造的含字。)刀是單純的,象一把刀的樣子。刅是表一把刀通過了一樣東西裏,東西被刀傷了。馬是單純的,象一匹馬的樣子。是象馬頭上被繩子絡了。大是單純的,象人

語時代這些本是圖語,後來取了它們來造成的文字,便成了所謂指示會意的字。各字都給它們一個相當固定的形式和固定的意思,也就是一種進步。

埃及是世界上很古的國家,埃及人起初是把畫當作文字的。當他們要說鳥的時候,他們就畫或刻一個鳥的樣子;假使他們要說幾隻鳥,他們就把幾隻鳥畫在一起。他們畫人們互鬥圖來說明一場戰爭的故事。我國雲南麼些族的文字,幾乎可以說是漢文的前身;它的純象形文外,像孕字作,育字作,和甲文裏孕字作育字作,原則上完全相同。另外,像跪拜字作,表示字作也幾乎一樣。麼些文的組織,也是圖語性質。邁阿是中美的一個古民族,他們也曾用象形文字。例如葉字寫做,城字寫做其他民族中也有不少用過象形文字的,這是文字產生的必然的經過。在各民族的象形文字,也有相同的可能,例如邁阿的字,我可以證明中國文字裏也有同樣的葉字,尙書裏的翼日,依說文當寫做昱,甲文裏却寫做,也有單寫做的。金文盂鼎銘裏"雩若乙酉,"甲文裏有字,那末,是從日聲的形聲字,是翊的另一寫法,翊是從羽,立聲,是從翼的先造字畫做的,立聲。那末,也是從日,聲。不過我以爲立聲和翼聲不大相近,到是和葉聲都在談類,那末恐怕都是從日,從葉的先造字畫做的得聲,是昱的轉注字。因爲翼和葉兩個先造象形字,寫做篆文便相混了,所以金甲文裏也有徑把翼字當做昱字了。說文裏的字,是垣字的先造字,但是,字也是

"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孟子裏說："今有同室之人鬥者。"都是說鬥是空手互相搏擊。甲文作 □ 的，象兩人都是"突鬢"武士的樣子。孟子裏說："鄒與魯鬨。"鬨字也從鬥，可見鬥便是打仗。那末，正和埃及人畫人們互鬥圖來說明一場戰爭的故事完全同了。原來這些本是實寫社會的事體，同是人類社會，當然有同樣的現狀，不過畫的人們，意象和技術不必都同的，所以同是象形文字，不免也有許多差異。

我們中國文字的來原，既然就是圖畫。圖畫因爲藝術的關繫，有所謂"畫法，"它的本身，不過點線集合成面成體，要緊的只是被畫出來的東西，象不象它。例如古人說的"畫蛇添足，"那就不象一般的蛇了。所以惟一的只是許慎說的，"畫成其物，隨體詰詘"罷了。那末，爲什麼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敎之以六書，"漢書藝文志裏說："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這十八個字實在是漢書的古注）。我們當要曉得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六個名詞，固然是後來的人追加的，就是這六種造字的方法，也不是造字的以前豫先定下的。創造文字的人，並沒有設計造這樣的六書。象形文字本是圖畫，我們中國秦、漢以前的圖畫，就在金文裏看見，有些幼稚的圖畫，直和現在小學生的圖畫一般。這也不獨我們中國如此，我們看了葛勞德（Clodd）字母的故事裏面引載的各種古代民族的圖畫，也是同樣的。那末，可以推想到所謂"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也不過如此如此。那末，斷不會豫先定下這六種造法。况且轉注和假借更看不見他們有什麼造法。所以曉得這是後來研究的人們，用分析的方法假定出我們中國的文字，有這

的正面立在那裏的樣子。□ 是象人的一隻脚蹻了。□（就是走的先造字）是象人走路時候揚手的樣子（向前後揚）。□ 是象人把一手掩着他自己的面的樣子（尤是羞恥的羞的本字）。這類在六書裏叫做指事，實質上只是象形的物體上或自動的或被動的發生了變化，被動的如臣字、㞢字、甘字、□ 字，便成了複體的象形字。至於如上面舉過的史字、聿字，是象一隻手拿了一枝筆。其餘如益字是象水在碗裏滿出來了（益是溢的先造字）。□ 字（就是即字）象一個人對着煮好的東西坐在那裏，便是吃飯的吃的本字，表人在那裏吃東西。□ 字（就是旣字）是象一個人對着煮好東西，但是他的嘴不向着東西了，表人吃飽要去了。□ 字（就是疾字）是象一個蹻脚的人扶在一個人身上，表他脚有病的意思。冠是象一隻手拿着帽子往頭上帶（元大一字）。臥是象一個人被縛着身子，一個人看住了他。臥是監護的護的本字，表臣是被俘的奴隸，防他逃走，所以監視着他。幸是象一個人立在那裏，一個人倒在地上，表倒在地上的人是被人傷害的。扶是本象兩個人攜手同行，表伴侶的意思（扶是伴的先造字）。竝本是象兩個人一長一矮的同立在一處，表比較長矮的意思（竝是比較的比的本字）。武本是象一個人背着戈在那裏跳舞，表戰爭勝利，"凱還"行樂的意思（武是舞的先造字）。臾本是象一個人兩隻手拖着一個人（臾曳一字，曳是拽的先造字）。不過這些字變做篆文，漸漸地經過省改，所以有點難認了。這些字在六書裏叫做會意，實質上只是複體象形字。舉這些例子來看，和埃及的古文正是"伯仲之間見伊、呂"。况且如說文裏的鬥字，甲文裏寫做 □ □ □。禮記裏說：

畫做 □ 的，那末，□ □ 比較象太陽有光芒的樣子。月字在金甲文寫做 □ □ □ □ 的較多，和埃及文寫做 □ □，克雷特文寫做 □ □ □ 的，就是象新月的樣子。那末，小篆的 □ □，已不是最初的象形文了。大概很規則的象形文字，因應用便利的關系，變做篆文，篆文又被後人改省了許多。到了秦朝，李斯適應社會的要求，把經過前人改省的，定做標準的樣子。當時李斯做的倉頡篇，趙高做的爰歷篇，胡毋敬做的博學篇，都是用這標準字寫的。這種寫法，雖則比較現在用的楷書草書，還保存着很多的象形成分，但是比較最初的象形文，確實已是走樣的了。所以如 □ □ 兩字，已經違背了隨體詰詘的規則，不過大體上還可以辨認得。

除了日月兩個字以外，我們從說文裏找到的象形字，有一、帝、示、三、气、丨、□、□、小、八、牛、口、止、正、行、牙、冊、因、丩、十、業、鬲、又、𠂇、卜、□、用、爻、目、自、羽、鳥、□、雈、𦍌、□ □、畢、冓、□、冎、肉、□、肙、刀、丰、角、竹、互、□、丌、工、乃、豆、虍、皿、□、□、井、亼、侖、舍、倉、矢、高、亭、冂、畐、良、亩、來、夒、夔、弟、木、□ 東、叒、南、束、囗、因、貝、㫃、晶、月、冏、□、卣、朿、鼎、禾、米、臼、凶、□、朩、韭、瓜、呂、穴、冃、兩、网、巾、市、□、人、衣、求、毛、舟、□、面、首、文、□、广、厂、石、冄、豕、□、豸、兕、易、象、馬、廌、鹿、□、兔、萈、犬、鼠、能、火、壺、囟、心、水、泉、仌、云、魚、燕、龍、戶、耳、臣、乂、弋、也、戈、戉、我、□ □ □、匸、瓦、弓、虫、它、龜、黽、卵、二、凡、亟、幵、勺、且、斤、斗、□、升、矛、車、𠂤、厽、宁、亞、五、萬、禹、□、离、丁、戊、巴、□、子、了、午、申、酉等共一百九十七字。如

樣的六種。可以說發明了它們相當的規則，給我們研究的人們一種便利。據我從說文和金甲文裏看見的一切文字除了沒有方法參考證明認識它們的一部分以外，（所以不能認識的原故，是樣子或者變得太離本來面目了，聲音意義也都失了。）實在可以分析它們的構造，歸納到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四類裏去。並且這樣的分析，是有界說的，所以到把每個文字給了它一個規則，便不能沒有標準的隨各人意見，甲可如此說、乙可如彼說了。我看了葛勞德、赫斯（Hays）、孟恩（Moon）、衛爾斯（Wells）和高本漢（Karlgren）他們說明我們中國的文字，簡直十個裏有八九個說得牛頭不對馬嘴，就因爲他們是外國人，對於中國文字旣沒有做深切的研究工作，他們根據的，自然仍是我們中國人們一些著作。我們中國人自己研究也是多數不合科學的，况且從來研究的人們也沒有一個把六書弄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中國文字的表面雖已被人認識，內容却還是神秘的樣子。我現在仍就應用六書的界說，來說明每一書的眞相。

怎樣叫做象形？本來可以無須再加說明的了。許愼在他做的說文解字敍裏，却給它一個說明。他說："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畫成其物，隨體詰詘，"可見畫不能憑空造的，必須依着對象，照對象畫下來，所以他舉出日月兩個字來做例證。說文裏寫的是所謂秦篆，就是小篆，小篆日月寫做 □ □，實在都不象日月的樣子了。但是，甲文裏日字也往往寫做 □ 或 □ 或 □，太陽那裏有扁方樣子的，更沒有六角式的太陽的。但是我們看到金文裏日字寫做 □ □，克雷特文寫日字也有畫做 □ □ 的，懋克（Moki）文有

士、大、亣、天、元、兀、夫、儿頁都是人字。(士是大的錯誤，亣是大的兩樣寫法，甲文裏有 ⺈ 字，和奧治巴巫醫畫做 ⺈ 的 ⺈ 一樣，葛勞德字母的故事裏載古代畫的人像各種式樣裏有 ⺈，也和亣字一樣。不過亣字已變做篆文，把人的頭辨不出了。當初必是寫做 ⺈ 或 ⺈ 的。夫字本寫做 ⺈，漸漸地寫做 ⺈ 了。儿、兀、元、都是 ⺈ 的變相。頁本寫做 ⺈ 或 ⺈ 是 ⺈ 的比較具體的。)艸、茻、𦮃、屮都是屮字。(因爲艸不一定只可畫做屮的，說文裏說："屮，艸盛 屮 屮 也。"其實屮木都是象形的，艸多葉子叫做屮，木多枝葉叫做𣎳，但是畫出來仍是艸木，不能表現它多枝葉的。屮字的發音在徹紐，屮字的發音在敷紐，古時讀敷紐的音歸在滂紐，滂徹同是破裂次清音，只是由舌面前音轉做脣音罷了。木字的發音在明紐，𣎳字的發音在微紐，明微同是鼻音，不過明紐是脣音，微紐是脣齒音罷了。可見得屮屮木本來是一字，木𣎳本來也是一字。說文裏凡艸多的意思的字，有蓁、茂、葆、芃等二十多字，聲音都可通，它們的構造法，却是形聲，也可見得借屮做艸多的字。屮字原來是畫成艸的樣子做 ⺈，和艸茻𦮃原來畫做 ⺈、⺈、⺈ 是一樣的。)小、少、𡭔都是沙的先造字。𠭊、𦥯都是車字。止、屮、疋、⺈、⺈、⺈、⺈都是足字。彳、亍、十，都是行字。(數名的十，金甲文裏都寫做丨或丨或丨或十。)又、⺈都是手字。𠀠、𥃩都是目字。幺、𢆶、糸、玄、玆都是絲字。入、六、宀都是穴字。冂、冃都是冃字。𦣻也是面字。炎、焱都是火字。巜、巛、川都是水字。凵、⺈都是𠙴字。子、⺈都是巳字。凵也是口字。鼎也是鬲字。𤕟也是爻字。白也

是白字。⺈也是羊字。隹也是鳥字。兀也是几字。巨也是工字。虍也是虎字。主也是丨字。(主是丨的後造字。丨是燭的先造字。主的 ⺈ 是燭臺。說文裏把燭的象形字和唾沫的涶先造字做丨的混做一字了。)京也是亭字。柬也是東字(東是橐的先造字。)夕也是月字。白也是日字。彡也是毛字。而也是冄字。叀也是弟字。乙也是燕字。耴也是耳字。自也是自字。⺈也是宁字。丙也是兩字。這些實在是一個東西兩樣畫法罷了，所以不算在內。我們還從說文裏的中字，曉得象形的中字，本來只畫做 ⺈。從侖字裏曉得象形的侖字，本來只畫做 ⺈。從臺字裏曉得象形的臺字，本來只畫做 ⺈。由胃字裏曉得象形的胃字，本來只畫做 ⺈。由肺字裏曉得象形的肺字，本來只畫做 ⺈。由㲋字裏曉得象形的㲋字，本來只畫做 ⺈。由履字、𢍜字、各字裏曉得象形的履字，本來只畫做 ⺈ 或 ⺈。(⺈ 是象從對面看去止見鞋子的頭部的樣子)。從函字裏曉得象形的函字，本來只畫做 ⺈。從帶字裏曉得象形的帶字，本來只畫做 ⺈。從石字裏曉得象形的石字，本來只畫做 ⺈。從兜字裏曉得象形的兜字，本來只畫做 ⺈。𣬉字裏的 ⺈，就是轆轤的轆象形字。盾字裏的 ⺈，就是盾的象形字。先字裏的 ⺈，就是先的象形字。彗字裏的 ⺈，本來畫做 ⺈，是帚把的象形字。報字裏的 ⺈ 本來畫做 ⺈，是手械的象形字。蜀字裏的 ⺈，就是蜀的象形字。我又從金文裏找到虯的象形文是 ⺈，鵜的象形文是 ⺈，帳的象形文是 ⺈。我們又可從金文裏𪓿字作 ⺈，曉得𪓿的象形文是 ⺈。石鼓文裏牡鹿和牝鹿樣子便不一樣，甲文裏麑麐都有象形文，麐一角畫做 ⺈，麑無角畫做 ⺈，鹿二角

畫做 ⺈。那末、黿、鼉、蟬、蠅、狐、狼一類的字，古代各有他們的象形文，後來因爲變做篆文，樣子和別的字相混了，才別造形聲字來替它，它的象形文便失掉了。如 ⺈ 字、⺈ 字等幸而還保存着的。狐、狼這一類，現在便見不到了。

就是說文裏這二百來個象形字，因爲已經變做篆文的原故，許多字已消失了象形的痕跡。例如八字不把埃及文臂字畫做 ⺈ 的來比較，便不曉得他是象什麼。因爲象形字不能憑空創造，都有對象做憑據，八字本是畫成兩臂，變做篆文，才成了八字。小字不把金甲文裏寫做 ⺈ 或 ⺈ 的來對照，也不曉得他是象什麼。畢字不把金文裏的圖語畫做 ⺈ 的和別一個圖語畫做 ⺈ 的來參考，也不曉得它是象什麼。弟字不把金文裏的 ⺈ 字來對照，也不曉得它和叀字是一個字，原來也是捕鳥的東西。侖字不把甲文裏的 ⺈ 字和曶鼎裏 ⺈ 字裏的 ⺈ 字來參考，不曉它是欄柵的象形字。𠬪字不把金文裏的 ⺈ 字來對照，也不曉得它象什麼。還有金甲文裏直接找不出它的原始象形文，却從間接的找出相當的原始象形文，可以證明說文裏的某字是象形文。例如說文裏說："業，大版也。"這實不是業的本義。古書裏的受業，大概借業來做籥字。籥是小兒習字的版子，所以上學叫做受業。業是虡的兩樣寫法，說文裏有古文業寫做 ⺈，他裏頭的 ⺈，和王孫鐘子璋鐘銘裏樂字寫做 ⺈ 裏頭的 ⺈ 相同，甲文裏樂字寫做 ⺈，他的裏頭的 ⺈ 和說文業字篆文做 ⺈ 裏頭的 ⺈ 也相同。那末，⺈ 字實在就是兩個 ⺈ 字的變相。⺈ 是鼓在架子上，那末，業也的確是鐘鼓的架子。架子的樣子本來不必一定的，所

以業字和樂字裏的 ⺈ 不同了。還有金甲文裏直接間接都找不出可以對照的，須把事物來參考證明。例如舍字本是館舍的象形字，據我的推想，原來應當是畫做 ⺈，所以會變做 ⺈。說文裏的𦽮本是造房子的間架，據我的推想，原來應當畫做圖十四。變做太保彝銘裏的 ⺈，寰盤裏的 ⺈。再會變做說文裏的𦽮。高實在是樓閣的樓本字，原來畫做 ⺈，才會變做說文裏的高。看了王莽的嘉量，才了解良字便是度量的量本字。看了古金器的 ⺈，(陝西寶雞縣出土的周禁裏面有這樣的東西，周身都有花文)，才曉得說文裏的豆字是這個象形字的變相。看了從前山東人來我們杭州賣布手裏搖的鼓和杭州賣糖搖的鼓，再把說文裏的鞞字來證明 ⺈ 字是象有柄兩邊有繩子可以自己打的鼓，實在是鼗字的先造字。曉得四川有巴蛇，自然曉得巴字是巴蛇的象形文。如今但看說文裏的篆文，簡直都認不得他們是象什麼了(上面舉出來的象形字，我都有說明，詳細寫在我做的說文解字六書疏證裏)。這樣說來，我們對於象形文字有一個"畫成其物，隨體詰詘"的信念，再加以細密的考察，那末什麼字是純粹象形的，什麼字是指事或會意的，便不會發生糾葛了。鄭樵以來直到近時的朱駿聲、張度、王棻，都說六書有兼生，什麼象形兼指事啦，象形兼會意啦，象形兼諧聲啦，指事兼會意啦，其實都由於對六書的界說，並未徹底了解。那末，"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十二個字，它們簡直都滑過了，或者有意抹殺了，說自己的瞎話。



圖十四

指事是怎樣的？清朝以前的人說來都是胡裏胡塗，只有張有說：

“指事者，加物於象形之文，直箸其事，指而可識者也，如本、末、叉、蚤之類。”吳元滿說：“以象形加物爲指事，其文有加，既不可謂之象形，而所加之畫又不成字，亦不可謂之會意。”比較有點“搔着癢處。”但是，張有舉出來的例證，還可以商量。清朝“號稱小學極盛，”段玉裁、桂馥同時各做了一部關於說文全部的大書。稍後的王筠、朱駿聲也是如此。段玉裁背了很大的名聲，却於六書並沒有了解，所以他的說文解字注，可以說是間接的羣經注疏。至於他說到許多指事的字，大半不過說它們是合體象形。桂馥呢，他的書注意點不在文字的構造上。王筠、朱駿聲兩個比較還是王筠來得專精。所以朱駿聲對於指事也沒有特別的見解。但王筠却說：“指事者，須分明說之。其事之義爲事而見，則先不混於象形矣。而其字形非合他字而成，或合他字其中仍有不成字者，則又不混於會意形聲矣。”他又說：“會意者，會合數字以成一字之意者也。指事，或兩體或三體皆不成字，即其中有成字者，而仍有不成字者介乎其間以爲之主，斯爲指事。說文曰：‘視而可識，則近於象形；察而見意，則近於會意。然即此二語深究之，即知所以別矣”。他的說法，原則上和張有、吳元滿差不多，他却說得比較明白。後來張行孚、廖登廷、黃以周、岳森說的，也大致相同。可以說自漢以後指事這一書秘密了一千多年，才被他們發見了它的眞相。這樣的說明，才給指事下了一個界說。但是，王筠對於每個指事的字，並不能個個見得沒有錯誤，便是由於他的理論方面還有缺點。他說：“其字之義爲事而見，則先不混於象形矣。”凡是文字那一個不爲事而造的。我揣他的意思，以爲象形的文，爲了物造的，物是實體；指

事的文，爲了事造的，事是虛體。所以這樣說法。這個倒不過是“語病，”可以不論。他說：“或兩體或三體皆不成字，即其中有成字者，而仍有不成字者介乎其間以爲之主。”這由於他沒有完全了解指事的字，本來拿象形的文做基礎，就是所謂成字的。他那不成字的部分，就是所謂指事的，也就是他說的“或合二體或合三體而仍有不成字者介乎其間以爲之主。”若是完全不合他字而成的，那末便是象形的字了。因爲文字裏面，只有象形的字，任人們怎樣分析它，它那一部分都不成一個字的。也因爲象形是“畫成其物，”畫成其物是把點線曲直集合起來，表出一個物象罷了，不是把某字的那一部分會合造成的。所以雖則有些點畫和某字相同，却不得說它是把某字湊合造成的。獨有指事字，像象形，却有一部分或一部分以上的成字的在裏面；象會意，却有一部分不成字的在裏面。例如 字裏的 ，就是說文裏的 ，也就是說文裏的 。（也許從 ， 是 的反文， 是夷踞的夷本字，那末，指事字也可用指事字做基礎，再加符號式的一部分來指事了）。○ 是表繩子的，却也不是繩字。一個人被繩子縛了他的身體，這是一件事情。所以臣字是把不成字的 ○ 加在成字的 裏，來指一個人被縛的便是臣（臣和女都是奴的先造字）。又如亯字裏的 ，就是說文裏的亯字。一是表釜裏煮的食物，並不是一個字。釜裏有東西，所以指烹調的事情，亯就是烹的先造字。亦字裏的大是成字的，丿丶是不成字的，把他放在大的腋下，來指明這裏便是腋（腋是亦的後造字）。土是堆的先造字，當依金甲文寫做 和 ， 和山丘都是一個字。 字裏的一，是地的先造字，

 是不成字的，來表地上有一堆泥土。刃字裏的刀，是象形的字，丶却不成字的，表 丶 的地方便是刀的鋒口。王字裏的三，本是三塊璧，本當畫做 ，◎ 是璧的象形字，省減畫做 ○，所以辟是 ◎ 的後造字，裏頭的 ○ 就是 ◎（璧又是辟的後造字。大辟的辟是辟字，這字說文裏沒有，見於甲文裏）。◎ 是象形的字，丨 不是字，來表繫璧的繩子。前清的制錢，每一百個用艸繩穿做一串，就是它的遺傳方法。（貫是毌的後造字。 是串的兩樣寫法。串是繩子穿了兩個貝，所以說文裏患字的古文寫做 ，患字裏的 就是 字，毌玉一字。）金字也當依金文裏寫做 ， 裏的 是兩個土字， 是不成字的，來表地層裏的礦物。𨚒是街巷的巷的本字（巷是鄉黨的黨的本字），它裏頭的乚，是說文裏廴字的兩樣寫法，金文裏廷字都寫做 可證明的， 不是字，來表大街裏面的衺街。齒是 的後造形聲字， 也當依甲文裏寫做 。 裏的 是口字， 是表象牙齒的，牙齒本來可以照樣畫出來的，並且金文裏也有象形的牙字寫做 ，不過牙是我們所謂盤牙，有特別的樣子，所以畫成了 字，到不會隨便和別的字相混。齒是一般的牙，畫出來和口字就可以相混，或者造字的人因爲這個原故，所以在口裏畫幾個 來表它們，但也許原來也有齒的象形字，後來因爲和別的字混了，所以才造 字。例如血字甲文裏寫做 ，（這是據羅振玉的解釋，葉玉森以爲是盟字，我以爲甲文裏許多 字確是盟字，但不妨自有和 相同的血字）。是皿裏盛了一塊血。但血是液體，應當從水某聲造個形聲字才算妥當。如今血在皿裏，那末不是名詞了，我想

最初是有象形的血字，本來把紅色畫一塊凝結的血。後來變做篆文寫做 ○，就和方圓的圓畫做 ○ 的一樣了，並且不用紅色也表不出它是血，所以才加一個皿字變做血。大概因爲古代拿血來飲的，所以皿裏有 ○，就公認它是血字。這也是因形聲方法未被發明，血字的應用已極需要，所以才會造這個血字。又如矦是射箭的目的物，當然是個名詞，但是矦裏有個矢字，矢是箭的象形字，矦不必有箭，亦可造成一個象形字的。說文裏有個正字，就是“射的”的一種，它的本來樣子是 ，這是我們從是字裏可以推想出來的，因爲是字便是正字的兩樣寫法，他把 裏做標準的 ⊙ 移到 外了，所以不象形了。 字去掉了 ⊙，就容易和田字相混，所以才把這字寫做 。毛公鼎裏是字寫做 ，也是加上一枝箭，正和矦字一樣例子。那末，我們可以曉得矦、正實在是一字。正字的發音在照紐，是字的發音却在禪紐，兩個都是舌面前音。矦字的發音在匣紐，禪匣同是磨擦次濁音，便可曉得它們本來是一個字，不過聲音因時間或空間的關係變了。矦字的厂，本是象“射的”形的，變做篆文也不象了，所所加上一個矢字，叫人容易認識。這和中字加上一枝箭是一樣的道理。又如 是鳥窠，和巢是一個字， 裏的 ，巢裏的 ，本來是個巢的象形字。後來因爲變做篆文和別的字樣子相近的混了，所以 字加上一個 ， 是鳥的簡單畫法。巢字加上三隻鳥，又加一個木字，這是因爲 本來是一字，不過畫法有點不同。等到西字借做東西的西，是指方向的名詞，所以才又加上一個木字，發音也因時間或空間的關係變了。這種例子原是很多的。這些字因爲我們還沒有找

到它們最初的獨立象形字的證明，我們姑且也看做和臣字、亯字、亦字、士字、刃字、王字、金字、□字一樣，歸入指事一類。假定它們原有獨立象形的字，那末把這些字分析起來，每部分都是成字的，那就和會意字一樣了。但是，我們决不能認它們做會意字，因爲如西字是一隻鳥在巢上，巢字是三隻鳥在一顆樹上的巢裏，矦字是箭射中了"射的，"血字一隻碗盛了一塊血，都不成爲名詞了，所以曉得這類是後造的字，實在可叫做俗字。俗字是不合理的字的別名。

上面舉出來的指事字構造的例子，是張有說的"加物於象形之文，"王筠說的"其字形非合他字而成，或合他字而其中仍有不成字者。"但是指事字還有一個例子，並非"加物於象形之文，"也非"其中仍有不成字者，"只是把象形的字樣子略略變更他一部分，就另外成了一個字，也就另外有一個意思了。例如大字，是象人的正面不動的樣子，把大的頭歪了，變做了□或□（□□是一個字，）意思是人的頭歪了，也不單是人的意思了。把大的兩隻手一向前一向後擺動，便變做□，是走的先造字，是後來因它和大字容易相混，加上一個止字。把大的兩隻腿交疊起來，變做了交，意思是人的腿相絞了。把大的一隻腿曲起來，變做了□，意思是人的脚蹻了。□是象人側面不動的樣子，把人的腿曲向後，變做了□，就是坐的先造字。（古代沒有椅子、凳子，所謂"席地而坐，"如今日本的舊俗，還是如此。）這是我從御字裏的□知道的。坐是人動作的表現，不單是人的意思了。把人的身子直了腿曲向後，變做了□，就是跽的先造字。說文裏寫做□，又誤做久。跽也是人動作的表現，古代坐在那裏，把身子一直便是跽了。（□字金甲文裏都和□字混亂了，所以現在沒有看見這字。）我們從說文裏的□字，甲文裏寫做□，便是順從的順的本字，也就是遜讓的遜本字。順從現在叫做屈服，是把兩個人向人伏在那裏來表示的，可見得不是從兩個□字，是從兩個□字。把人的兩手着地兩腿向後曲了，便變做□，就是匍匐的匐先造字。說文裏把它和包裹的包先造字寫做□的混了。把人的手着地腿向後曲了，頭側向一邊，變做了□，就是史記司馬相如傳"一坐盡傾"的頃的本字，現在日本舊俗有客來，主人匐在地上側了頭望着客，表示恭敬迎接的意思。不過圖畫裏還可以畫得象來，篆文却和匍匐的匐字混了，所以說文裏從頃的字和從匐的字混在一個部裏頭（說文裏又把傾服的傾先造字和匕柶的匕混了）。把人的腿向前曲了，便變做□，就是論語原壤夷俟的夷的本字。□字象人蹲在那裏，也是人動作的表現。（金文淮夷的夷字如此寫，說文裏和尸字混了。）把人頭向外仰天睡在地上，便變做尸，就是死的先造字，也就是說文裏的□字，這是表人倒在地上是死人了，把人側身睡在地上，便變做□，就是坐臥的臥的本字。這是我從夗字裏的□知道的，禮記說："臥如尸"，是說睡不該像尸體那樣挺得直直的，所以□字象側臥脛曲的樣子，夗字因此有曲的意義了。後來因爲篆文和別字相混了，才加一個夕字寫做夗。說文裏說："夗，轉臥也。"轉臥也是轉也、臥也兩個意思，臥也是本義。（說文裏□字聲音同化字一樣，恐怕□字的形是死字，音是臥字。）但是尸和臥兩個字，可說又是一個例子。此外如□字是亯字的倒文，□就是我們說東西煮好了的

四四～四五

好字，所以它的轉注字是䭤，䭤是我們說東西煮爛了的爛字。東西煮好了，可以從鍋子裏倒出來，所以把亯字倒過來變做□和立在那裏不動的是人，倒在那裏不動的是死，正是一樣。這些也不是"加物於象形之文"和"其字形非合他字而成或合他字而其中仍有不成字者。"指事字雖然都是以象形字爲主體，加一個符號式的東西，來表它們身上發生了什麼現象。但如爨字，分析起來是兩手捧了一個鬲，又有兩手拿了兩條柴木，往竈門裏送，底下升起火來。□□（鬲的簡省）木□火都是成字的，把這些字湊合起來，已經可以會燒煮食物的意思，它裏面的□却不成字，是來表竈門的，所以這字也只好歸入指事一類。那末，指事字也可以把會意的字做主體了。不過爨字在甲文裏看起來只是會意，說文裏的爨字，恐怕有點傳寫的錯誤。鬲本來是有脚的鍋子，如現在北方用的三脚沙鍋，鬲、鼎是一個字，鼎的三脚有相當的高，鼎的底下可以安柴來燒的，自無須再加一個象竈門的□。金文裏的鑄字往往從爨省，它裏頭的鬲字多寫做□，所以會誤做□，那末，別無可以證明把會意字做主體的指事字，所以這個例子不能成立。

從上面舉的例證看來，可以曉得從前的人把這些字歸納起來做成一類，叫做象事或指事。許慎說文裏更給他一個說明。他說："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二二是也。"都是給後人一個認識的方便，可是，從許慎以後，許多說六書的人，都不了解指事是怎樣一回事，所以直到現在都未闡清指事和象形會意究竟分別在那裏。這是由於一則沒有把許慎的說明細細體會，二則沒有把全部的文字加以細密地分析。許慎說："視而可識，"什麼是視而可識的，無疑的是畫出來的一隻牛、一隻羊、或一隻鳥、一個人，那就可以曉得指事字裏面，定有一個象形字了。他又說："察而見意，"察字依說文當寫做䚔，察字是借用的，䚔是現在我們說的查看的查的本字，䚔是細看的意思。（細的發音在心紐，䚔的發音在清紐，同是舌尖前帶磨擦的音，可以曉得他的語原。）例如□字（跑的初文）不細看，便會認做大字。□字不細看，也會認做大字。□字不細看，也會認做□字。□字不細看，也會認做人字。甘字不細看，會認做口字。刃字不細看，會認做刀字。細看一下，不但認識□□不是大字，□□不是人字，甘不是口字，刃不是刀字，並且見得□字的意思就在□，□字的意思就在□，□字的意思就在□，□字的意思就在□。甘字的意思就在一，刃字的意思就在□，所以許慎舉出二二兩個字來做例證，二字的底下一畫，以前的人大概曉得它是地的先造字，二字的上頭一畫，也曉得它是天地的天的本字。這兩個字裏的一短畫，可就不是一個字了。所以表上下意思的，却就在這裏。不過許慎却沒說明"加物於象形之文"和"其字非合他字而成，或合他字而成，而其中仍有不成字者。"這是各人做文章的方法不同。（王筠這兩句話，依他前後原文來看，仍是稍有"語病"的。我是把他說的"其字非合他字而成"一句，算指□的□，□的□，□的□，□的□，甘的一，刃的□來說，他們都不是另外一個字。又把他說的"或合他字而成而其中仍有不成字者"的"或合他字而成"算是指金字裏的□是兩個土字，玉字裏的三是三個璧字。"而其中仍有不成字者"

四六～四七

時鼓和架子不在一塊兒的，到得用時，才安起來。說文裏也說："壴，陳樂立而上見也。"那末壴是"陳樂"不是鼓了。恐怕原始鼓字，因爲篆文和方圓的圓的原始字也畫做 ○ 的混了，所以廢止不用，反借壴字做鼓字了。〔鼓是敲擊等字的轉注字。孟子："今王鼓樂於此，"鼓樂就是打鼓，是它的本義，後來却把它借爲鐘鼓的鼓用了。說文鼓部裏凡是鐘鼓的鼓的意思的字，也從鼓字，便是六書中的假借了。〕鐘磬的磬，原始字就是磬字裏的 ，是篆文，是 的變相，加上 ，是挂 的架子，便和壴同了。又加上殳，殳是打字的先造字，那末，殸當是擊磬了。〔磬是一種石頭，琢做一片，打起來聲音和 的聲音相同，所以叫它做磬。〕閉是關門的東西，所以禮記月令裏說："修鍵閉。"他裏頭的 並非才字，乃是閉的原始象形字。它的樣子是和金甲文裏才字寫做 的相象。那末變爲篆文，自和 字混了。所以加上一個門字。但是加個門字，却是閉門的意思，不是閉門的東西了。血字說已見上面。）也可以說絕對沒有的。那末，朱是不是赤心木，就成問題。韓非解老裏說："樹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朱字的收音在侯類，曼字的收音在幽類，這兩類發音是相近的，我以爲韓非所謂曼根，實在就是朱。金文邾太宰簠、杞伯敢、杞伯壺、魯伯鬲銘裏的鼄字，它裏頭的朱字都寫做 ，師酉敢銘裏的朱字也寫做 ，那末，朱字的原始象形文，大概畫做 那末，朱正是指事字了。赤心木的名詞，恐怕就是說文裏的株字，現在說文裏這兩個字的意思互相弄錯了。這是因爲古書裏多借朱做株的原

四八～四九

算是指金字裏的八、玉字裏的 丨 。其他如夏字秦公敢銘裏寫做 ，它裏頭有一個頁字，兩個手字〔夏是一個人把桎梏加到一個人手脚上去。〕漁字甲文裏寫做 ，它裏頭有一個魚字，一個又字。不過 字裏的 和 ， 字裏的，（却不成字的，夏字、漁字的意思，却又就在這裏見的。）我們把許愼說的"視而可識，察而見意，"理會得明白，把張有說的"加物於象形之文，"和王筠說的"其字非合他字而成，或合他字而成，而其中仍有不成字者，"去解釋許愼的話，那裏還會鬧不清楚指事和象形、會意字的不同。

可是話又要說回來了。我們拿了許愼說的話當做規律，固然是對的了，但是如說文裏說："朱，赤心木。"我們如果把朱字分析起來，他裏頭的木字是明白可據的。那末 ● 就和廿字裏 ● 一樣，來指事的，朱字便把 ● 畫在木字中間，正是指着木心赤的便是朱。所以現在我們說朱紫便用這個朱字。這不但現在的我們如此看法如此說法，就是古來的人也沒有不如此看法如此說法。其實呢，大大不然。原來"赤心木"是不是許愼的原文，是一個問題，就算是許愼的原文，也是他的錯誤。因爲赤心木就是現在我們叫做紅木的，但是赤心的木，並不是只有紅木一種，所以徐鍇以爲朱是"赤心木之總名。"但是，木還有黃心的呢，何以不替他造一個和朱字一樣的指事字。况且加 ● 到木裏叫做赤心木，分明是指事字，物的名稱很少把指事的方法來構造的，（如血字、 字、 字、閉字都不是原始字。因爲 就是鼓字，鼓可以畫做一個 的，壴字裏的 ○，就是鼓的原始字， 却把鼓安在架子上了。我們看見北平辦紅白事用的鼓，平

"打木格子"的丰字，格是他的轉注字，枝格的格便是格字。） 、甘、今、 （ 是一個字、）朱（和本是一個字、）果、 市、乇（和 是一個字、）𠦒、耑、㡀（㡀也許是從巾八聲、）㒸、 、身、尸、欠、㱃、 、 、 、亦（和夾夾都是一個字、） 、交、 、㞢、永、飛（和非卂都是一個字、） 、（說文關字的重文 字裏的 字，並非說文裏的 字，因爲 是開門，開門是向外平推，不是向上攀取。但亦非說文的 二字，因爲開門決沒有拿左手推右邊的門，右手推左邊的門的，况且 是右手側掌和指向右推，左手側掌和指向左推的樣子，是表手的動作的，所以須歸指事。） 、女（和臣是一個字、）亾、匸、𦃃、（說文裏說，𦃃，籒文系，查金甲文裏還沒有發見系字，金甲文裏絲字或寫做 ，系恐怕就是 的省文， 實在又是 〔見祖乙卣〕的省文。 就是 字，系、糸、幺、𢆶、絲都是一個字。說文裏說："糸，細絲也，讀若覛。"其實蠶吐的絲是無法造象形字的。 的 是象兩股絲糾成的樣子， 是象糾成了一頭散開的樣子，現在做絲的人們，還是把絲這樣地糾做一絞一絞的。我們杭州把絲兩股或三股糾起來叫做覛，我把糸字的樣子和糸字音研究出來，以爲幺糸都是糾成的絲的樣子，借爲蠶吐出來的東西的名稱。系是糾絲，所以原始字寫做 或 ，從爪，（ 是象把幾根絲捲起來）士、力、金、七、（七和數名的 十 是一個字， 十 的 丨 和數名的一，是一個字，在 丨 的中間加上一個 ● 來表一的進位是 十。）九（和寸是一個字，都是肘的先造字、）尢、 、 、（ 是育的先造字，它是把子字倒過來指事的，和倒人做尸一樣的例子，子和

五〇～五一

故。朱和本實在是一個字，說文裏有古文本字寫做 ，其實 是 寫別了，朱字的發音在知紐，本字的發音在封紐，都是破裂淸音，因爲空間或時間的關系聲音轉變了。（根字的發音在見紐，也是破裂淸音，根是本的轉注字。）依着這個例子，那末朱雖然仍是個指事字，意思却不同了。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是我們研究的一種困難，却和指事字的本身無涉，不過到不可以不曉得罷了。此外如說文裏的字 因爲說文裏說："旁，溥也。"所以前人都以爲就是詩經裏"俾滂沱矣"的滂的先造字。所以說起旁字的樣子來，以爲二是古文上字， 是象大雨從上而下，方聲。那末成了一個兼聲字。其實說文裏的籒文旁寫做雱的，是大雨滂沱的滂，滂是大水滂沱的滂。 字是金文裏寫做 甲文裏寫做 的錯誤，是凡字的轉注字，就是現在叫帆做風篷的篷字。他是從 方聲。（甲文裏寫做 的，是從凡尢聲。尢和央是一個字，都是防備的防本字，也是兵字的兩樣寫法。）所以我們一經仔細研究，不免有這種意外的困難。但這是被前人弄錯了的，他們的本身依然指事是指事，形聲是形聲。

我們從說文裏看見的指事字，不過二、二、王（和毌是一個字、）屯、牢、𠃊（乚和𠃊是一個字、） 、 、 、 、 、 𩰲（𩰲和鬲不是一個字，他從鬲， 是象煮東西的水蒸氣上出的樣子，是𩱿字的先造字，和亯、皀、食都是一字。）干（和羊屰都是一個字、）爪、丮、鬥、叉、𠬪、臣、寸、叀、 （和 是一個字、）刃、办、丰、（ 丰 是枝格的格的先造字，本來畫做 從木，象它的枝格相當。但是，我疑丰就是

物的種類，人、鳥、山、水、艸、木、土、石都是類的代表物，把這一類和那一類並在一塊兒，連合起來，產生出一個意思，就是比類合誼。但是，是不是這一類和那一類隨便可以連合起來產生一個意思的呢？却是有條件的，並非可以隨便連合的。因爲有些類和有些類是不能連合的。例如人拿着戈可以會打擊對方的意思，就是說文裏的伐字。（伐字在甲文裏寫做，象人拿着戈做打人的樣子，合是指事字。）人背着戈可以會自己防備對方來打的意思，說文裏的戍字便是。人拿着木向土裏埋，可以會種植的意思，說文裏的字便是。人手拿着冃子往頭上帶，可以會冠的意思。人手拿着，可以會帶的意思（帶是㨋的先造字。）人握着許多貝，可以會做交易的意思（說文裏的㑭字，金文裏寫做）㚖是會三個奴隸在一塊兒想謀叛的意思。臾是會一個人的兩手拖了一個人的意思。這些字裏的人和、寸、、大、女等字，如換做犬和馬、鹿等字，那就不行。因爲它們和戈、木、等都連合不起來，就說鹿是生長在山林裏的，鹿和木可以連合起來，但也不是種植的意思，只是樹木邊有一隻鹿罷了。所以金文裏有一個人旁邊一個獸的，或者是人帶了犬去打獵的，說文裏有伏字，說解："司也"或者就是會人帶犬去打獵的意思。（伏實是從人獲省聲，是勹的轉注字，"司也"是覶字的意思。）舉出這樣的例子，可見得這一類和那一類連合起來，必須兩類的性質有連合的可能，才會共同產生一個意思。所以許慎說："以見指撝，"這便是說他們一類一類本不相干的東西，要我去指撝它們，把它們可以連合的連合起來，產生一個意思。

巳（辰巳的巳，）都是胎的先造字。舊俗說：婦人生子，必須孩子掉頭，才會產下來。所以把子字倒過來指產的事。）丑（扭的先造字、）共六十七個字。（如是爪的反文，是丮的反文，是的反文，久是的錯誤，山和丘都是土的兩樣畫法，㐆也是身的反文。矢夭也是一個字，永𠂢也是一個字，爨和豈血疢𧰼一類，都是象形字或會意字的後造字。片字是後來的俗字，都不算在內。）就是添上甲文裏的（社會的社的先造字、）（藝的先造字）和從辵字裏曉得初文走字作，象人走的時候左右手一向前揚一向後申的樣子，從奔字裏曉得奔字的初文作，象人奔的時候，兩手屈臂握拳向前作抱了東西的樣子等，也不過百來個字。那末指事字反比象形字少，大概因爲拿簡單的符號式的筆畫來表出一件事的意義，比較是不容易造許多字的，所以就有用會意方法的需要了。

怎樣是會意呢？許慎說："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許慎對於六書的說明，比較還是說會意來得欠明瞭些，而且他把武信兩個字來做證例，武信二字根本不是會意字。信是從言從人得聲的形聲字，武是舞的先造字。原始武字畫一個人負着或拿着戈在那裏跳舞，舞的來原是戰勝了對方回來很歡喜的表現，就是所謂凱旋，後來簡省畫做一枝戈一隻脚，試問脚和戈能不能發生連帶關係，怎樣會得來意呢？所以武字合歸指事。那末許慎也不免有認識不清的可惜。至於"比類合誼，以見指撝，"驟然看來，未免不容易即刻了然，不過仔細一點，也可以明白。這裏的比字，不是比方的比，是個並字的意思，（比正是現在說並行的並，並正是現在說比較的比）類是事

一個人從屋裏出去迎他進來，會客人來的意思（㝊是賓客的賓的本字客和㝊是一個字。）印是一個人按住一個跪在那裏的人（印是抑的先造字，和是一個字，我們杭州叫做㩁）會審問罪人叫他跪下去的意思。𠬝是一個人兩手𢪛住了一個帶手梏的人，會審問罪人取他的口供的意思（和報是一個字。）竝是一個長一個矮的人同立地上，會比較的意思。（竝是比較的比的本字。比是伴侶的伴先造字，和㚘是一個字。）史是手拿了筆，會寫字的意思（和尹、聿、聿都是一個字。）眔是淚從眼裏下來。（甲文作，或是從目水聲）瞿是鳥被网住了。雋是鳥被彈弓彈着了。隻是鳥被人拿住了（和雙是一個字。）彗是拿着埽把（和帚是一個字，都是埽的先造字。）㕞是拿着拂塵的布在人身上刷灰土。及是一個人從一個人的後面追上去，拿住了他（和隶是一個字。）與是兩個人同扛了一隻盤（和輿是一個字。）棄是兩手奉住箕，盛了一個孩子，要丢去他。（這是古代的風俗，我們杭州風俗孩子百日後，母親帶他到外婆家去，外婆家要拿糞箕把孩子接進去，要在竈的灰倉裏安一下，就是棄子的遺風。）旦是太陽從地下到地上來了。舂是奉了杵舂臼裏的東西。雨是天上的水下來了。圉是把一個帶手梏的人囗起來（當依甲文裏寫做和執是一個字。）勿是一隻手上黏箸土，是會耕田的意思（勿字金甲文裏都寫做或，從，就是說文裏的字。說文裏的爪金甲文多寫作，是犂的先造字。這是從金文裏籍字寫做知道的。和是一個字。最初，犂田是用手的。）韋是城外或牆外有許多人守住了，和衛是一個字。巫是兩手奉了玉去獻給神。盥是兩手在一盤水裏洗

原來象形的字，是"畫成其物，"所以"視而可識。"指事的字，是"加物於象形之文，"來指明物體上發生的現象，所以一部分成字的，必是象形字或指事字，所以也是"視而可識。"但是，指事字還有一部分不成字的在裏面，來做指示這象形的物體上發生了一種現象的符號，所以又須"察而見意。"（還有從指事字造成的指事字。）會意所以和象形不同的，會意必須兩部分或兩部分以上的象形字或指事字連合起來的，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物體連合起來發生相互關系，共同產生一個意思。正如夫婦兩個產生一個孩子，是他們共同產生的。雙方都有產生孩子的任務，雙方都和孩子有關系。例如益爲水滿，水不在盛水的東西裏面，不能顯它的滿，所以從水從皿，即是飲食的食本字，所以從人從，（金甲文裏的字，就是即字）。名是月向窗子裏進來了（名和明是一個字。）異字是一個人舉了兩手扶住了頭上戴的。（金文裏有是個指事字，或者異字便從這字。那末，當屬會意了。但這字的意義還不能證明。我疑它是（攀的初文）的原始字。）㱙字是一個死尸在牀上。射字依金文寫做，是拿了箭放在弓上發出去。邑字是人坐城外（邑是市集的集本字，）表趕市兒的。族是一個人手裏拿了一張旗，會古代一族是有他們的徽幟的意思（恐怕就是金文裏的）。示是天的下面有星，會上天給下民吉凶的表示。祭是手拿了肉，獻給上天，報答上天恩賜的表示。（福和祭是一個字，福字把一鍋子食物獻給上天。）祝是一個人在那裏拜神。辵字是脚在街上，會人行動才有脚迹的意思。是一個蹻脚的人扶在一個人身上，會有病的意思（就是疾字。）㝊是一個人從外面來，

湊，其實兩個字仍是一個字。 不過卩音在精紐，轉入清紐讀做湊，都是舌尖前的破裂磨擦音，不過分個清和次清罷了。 □是順從的順的本字，會兩個人跪在那裏，表示他們伏從的意思。色是“男女構精”的名稱，孟子裏説：“食、色，天性也。”這正是它的本義。 它的構造明是一個人伏在一個人身上，現在的篆文寫做□，許慎把他歸入卩部是錯了。 □是向背的向的本字，會兩個人對面坐的意思。 勹是保護的保的本字，會一個人藏在一個人的懷裏的意思（或者是擁抱的抱的本字。）友是右字兩樣寫法，右是拿手去幫忙口，友是拿這隻手去幫助那隻手（也許和□是一個字。）□是交易的易的本字，會甲手裏的東西交付給乙手裏的意思（和爭是一個字。）至於兩個屮是艸字，三個屮是芔字，四個屮是茻字，兩個虫是䖵字，三個虫是蟲字，兩個水是林字，兩個斤是所字，兩個火是炎字，三個火是焱字，三個泉是灥字，三個鹿是麤字，又要分别看來。 因爲屮、水、火、泉是象形字，但是畫屮並不拘定不可以畫做□□□的，水也不拘定不可以畫做□的，火也不拘定不可以畫做□的（甲文裏火字的樣子有十幾個，）泉也如此。 所以雖則在説文裏把他們各分做好幾個字，却不礙它們本是一個字。所以不能認它們做會意字的。 可是，如所字、䖵字、麤字，就不可以和艸、炎、沝、灥等字同樣看了。因爲斤是器具，有一定的樣子，假使所字有别的意思，還可以説得，説文裏止説：“二斤也。”我們把同樣的例子來看，如“㑹，二余也。 屾，二山也。”我們却曉得㑹仍是余字，屾仍是山字，那末，所也仍是斤字。 斤如寫做所，那末是兩把斤了。我們看了質字從所字得聲，但是仍是從斤字得

滌。辰是手拿了蜃殼會耕田的意思（這是古代因事造字的。）會是屋的架子和牆垣合起來了。 桀是把一個人縛在木上，揭示他的罪惡。采是在樹上取果子。 㐁是人臥在席上。 舉出這些明白的例子，可以曉得會意字和象形字不同的。象形字獨體，不可分析。會意字合體，可以分析做好幾個部分。 他和指事字不同的，指事字也可分析，但是結果必有一部分不成字的。 會意字分析起來，每一部分都成一個字的。

會意字如上面舉出來的，都是不同的字連合起來產生一個意思的例子。還有一個例子，是把兩個或兩個以上同樣的字，連合起來產生一個意思。如吅品㗊是一個字，會口裏繼續發出聲音，所以吅就是熱鬧的鬧的本字，也就是諠譁的諠的先造字。 □是兩隻脚從牀上下來向前行動，就是現在説跁起來的跁字。 步是兩隻脚向高處上去（涉是步的兩樣寫法。）舛是會忽而往這邊走忽而往那邊走的意思（就是杭州話穿來穿去的穿字。）夅是兩隻脚向低處下去（降是夅的兩樣寫法。）丵是叢的先造字，和林森都是一字。本來畫了好幾顆樹，大概是□，篆文變做丵了。多是兩個月，會閏月的意思。从是一個人跟着一個人走。比是扶的兩樣寫法，是伴的先造字，會兩人做伴侶的意思。（而就是伴侶的侶的先造字，實在和扶是一個字。）□是會三個人在一儕，就是羣衆的意思。 令是連合的連的本字，也就是靈動的靈的本字，他是兩個骨節的節的本字，説文裏寫做□的，連合起來，產生一個連接和靈動的意思。 因爲骨的兩頭就是關節，兩根骨頭的關節湊合了才可以靈動，所以卩的反過來寫做□的，就讀他做湊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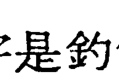
形聲字、）會、內、冘（和央是一個字、）嗇、射、舛、韋、夅、杲、杳、采、林、之、巢、□、、朿、朗、邑、旦、族、㐁、多、春、㐭、穿（和客是一個字，）宗（或者是從宀示聲的形聲字、）寇（和圉是一個字、）冠、冒、企、伐、㑒、印、□、从、比（和扶是一個字、）北、从、臥、毳、尾、方、兑、丐、須、司（和卮是一個字、）令、卯（和顛是一個字、）印、色、□、勹、勿、丸、磊（和畾㽇都是一個字、）麤、而、猋、状、炙、幸、圉、報、欽、灥、立、竝、頪、州、雨、瀫、不、至、匋、耴（和聶是一個字、）奻、姦、戌、或（和國是一個字、）㦰、弜、恆、亟、封（和對是一個字、）圭、□（和畕畺都是一個字、）辛、寅、臾（和曳是一個字）共一百四十七字。 此外如履實在是□的後起字（□是□的誤字，説文裏却沒有□字），惢、劦轟也都是後起俗字。 就是上面舉出來的一百四十七字裏面，也不免有可疑的，如槼字、萊字都怕是俗字，磊字、奻字等也許和沝字、麤字等一例。那末，會意字也不過比較指事字少許多些。 大概這種都是圖語性質的變相，不過圖語的表示意思來得晦澀些，因爲是圖語的變相，自然叫人會感覺到製造的困難或麻煩，所以形聲字的造法就被迫地適應時代的要求而產生了。

以上説明了六書裏的三書。這三書都屬象形文字的系統的。許慎説：“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字是孕的譌文，所以説：“字者，孳乳而生。”）可見文字混稱雖沒有分别，嚴格的説，文是專指象形、指事、會意的。這就因爲文是圖畫性質，字是指形聲的字，已經脱離了圖畫性質，不過表面還是圖畫化，所以，只好稱他做半形符半聲符的文字。象形文字到了指事、會

聲，就可曉得所並非兩把斤的意思。虫和鹿都是動物，他們的樣子也是固定的，一個虫一隻鹿已經完全畫成了他們的樣子，如畫兩個虫或三個虫，畢竟是兩個虫或三個虫在一塊兒的樣子，不是虫字了。畫三隻鹿，畢竟是三隻鹿在一塊兒的樣子，不是鹿字了。 這一類的字，只是如圖畫裏本來止須畫一隻鹿一個虫的，他們却畫上了三個，雖則畫上三個虫三隻鹿，和畫一隻鹿一個虫一樣，沒有别的意思。所以我們只好叫他做某字的“茂文”或“繁文。”如蟲是虫的茂文，麤是鹿的繁文。 雖則説文裏説：“麤，行超遠也，”他的聲音也讀做“倉胡切，”但是“行超遠”何以必要寫做麤，牛馬跑的快也是一樣的超遠。 鹿字的音，北方讀起來和路字相近，那末，或者因空間和時間的關系變做倉胡切，並不奇怪。 況且我以爲𪋻字是從土鹿聲，所以甲文裏只寫做麈，那末，更可以證明麤和鹿是一個字了。 可是這類字也不得認做會意。

説文裏會意的字，有示、福、祭、祝、□ 芻、名（和明是一個字、）右吅（和品㗊是一個字、）□、𨇨 □、步、□ 、御（和卸是一個字、）馭、卄、卅（和世是一個字、）業（和𢇁是一個字、）拜、丞、弄（和□是一個字、）戒、異、共（和舁是一個字，舁和與、輿也是一個字、）□、□、□、尹、（和聿、聿、史是一個字）㪅、及彗（和帚是一個字、）□（古文𨑡，是逃的先造字、）翟、罠（罠實在是冤的寫錯了、）雋、隻（和雙是一個字、）犇、羼、雥、棄、受、𤔔、爭、利、解、（解字有問題的，牛本有角，不必再加角字，怕是後起字）□典、奠（和尊是一個字、）槼、巫、虤、益、盥、□即、既、㿝（㿝是釀酒的釀的本字、我仍疑它是從亯※聲的

意，已無法再鑽牛角尖了，所以我們中國的文字產生和發展的過程裏也算做一結束。

由表億的東西，如結繩一類，用來做通訊或記錄等等的工具，進步爲表形的，便是圖畫。我國漢族文字裏的象形一書，就是表形的，例如日、月、犬、馬，依着它們的原始字，都是它們自己報告自己，若是畫三隻鳥或五隻鳥，便是他們告訴他們自己是三隻鳥或五隻鳥，一目瞭然，這是文字最初的形成。至於我們所謂六書裏的指事會意，它們的本質雖然仍是圖畫，實際上每一個指事字或會意字是一件事體的符號，例如盥字是洗手的符號，頮字是洗臉的符號，埶字是種樹的符號，字是釣魚的符號，字是絡馬的符號。雖則如刃字好像是刀報告他自己已經開口了，沒其別方面的關系；但是，我們曉得從石器時代進化到金器時代，石器時代用的石刀、石斧，都是鈍得很的，拿來劈東西，須要用勁摩擦才得，那末，金器時代的銅刀、銅斧或鐵刀、鐵斧，起初也不過把銅鐵替代了石頭，不見得如後來的刀斧，打成了還要給他們開上很利的鋒口，使他們碰到東西，就會使東西受到創害。那末，刀斧的開口，定是又經過一個時期的發明。所以才造這個刃字。那末，給刀開口和給馬加韁繩是一樣了，所以我以爲指事、會意字不是表形的而是表意的。這兩類字的產生，必在表形的象形字以後，是文字形成以後的進展，所以更進一步便產生了表音的形聲字，和世界各民族的文字進展的過程還是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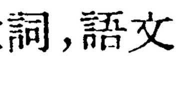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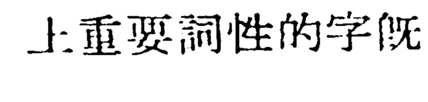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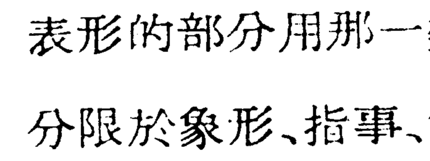
世界各民族裏的表音的文字，大概都脫離了圖畫的形式，我國漢族文字裏的形聲字，形式上完全還是圖畫，而且世界的音符文字與形

符文字不並行的，我們的文字，到現在還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並行不悖。"所以人們畢竟給我國的文字一個"謚法，"叫做象形文字。但是，我以爲就形聲字的本身來說，它的重要性，實在止拿某一個聲音來表某一個東西，例如拿夗聲來做盌的名稱，不聲來做杯的名稱，里聲來做鯉魚的名稱，每聲來做梅樹的名稱。夗和盌，不和杯，里和鯉，每和梅，除了或有語原的關系外，夗是臥寐的臥本字，不是到了的意思，里是田邊的土地，每是艸初發生的意思，和盌、杯、鯉、梅沒有什麼關系，完全拿來做表聲的符號。所以盌的轉注字是盂，盂字却從于得聲，不必定用夗字；苑、宛等字却又可從夗得聲，坏、芣等字又可從不得聲，裏、堇等字也可從里得聲，晦、敏等字也可從每得聲。如此看來，夗、不、里、每等字雖則他們的本身還是象形文字（每字是形聲字，）從它們在盌、杯、鯉、梅等字裏的地位來說，純粹是表聲的符號，沒有其他的作用。不過我們如今曉得盌字是盛東西的東西，杯字也是盛東西的東西，鯉是魚的名稱，梅是樹的名稱，不會把盌字認做苑或宛，杯字認做坏或芣，鯉字認做裏或堇，梅字認做晦或敏，都是從他們別一部分表形的皿和木和魚而決定的。皿和木和魚却都是象形字。所以成了半表形半表聲的文字。這是因爲單音的原故，如果沒有表形的部分，那末一切夗聲、不聲、里聲、每聲的字也都無從發生。在語言上到無問題，記錄出來，不免搬來搬去止是這幾個字了。大概當時造字的人，也費盡心思，才想出這個形聲字的辦法來。

最初的形聲字，當然止拿象形、指事、會意三類的字，來做表聲的符號。就是表形的方面，最初也不過是象形、指事、會意的三類。因

六〇~六一

爲當時止有這三類的字，不過拿來重新運用一下，一方用做形，一方用做聲罷了。可是現在我們習用的形聲字裏，有許多拿形聲字來表聲的，例如禧、祕、瑤、琨、薺、蔆、趚、遶、噴、徐、待、蹩、躄、裂、補、儲、備、顏、額、礦、碎，膽、脬、訇、剳、腐、膘、瞯、督等，數目實在不少。也有用形聲字來表形的，例如說文的部首、凡五百四十個字，都是居在表形的地位的，其中如齒、舌、言、革、攴、習、鼻、攸、青、麥、黍、黃、男等幾十個都是形聲字。大概比較稍後的時期所造。亦可以見得文字跟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需要如此，就不得不然了。至於形聲字創造的時代，我們無從確定，在我們看見的商朝龜甲文裏是已經有了，那末，恐怕它的創造時期還要早些。

形聲字是一半表形一半表聲的。表形的部分當然就是象形、指事、會意的三類。但是如名詞的形聲字是不成問題的，例如羊名安個羊旁，鳥名安個鳥旁，其他可以類推。不過表形的文字，純粹都是名詞，表意的文字便名詞、動詞都有了。表意的文字裏的動詞如 步、夅等字，都是就人類自然動作描寫其姿態。又如都是描寫鳥的動作。這樣的造字，是容易感覺到"棘手"的。形聲字除了名詞、動詞都有而外，更有形容詞、歎詞，語文上重要詞性的字既都有了。而且要什麼字，馬上就可以造成。至於表形的部分用那一類的字，也從他們的詞性而決定。但是，表形的部分限於象形、指事、會意的三類，實在還嫌不够，所以，後來索性把形聲字也加入了表形的方面，擴大了範圍。便利也自然增加了，我國漢族文字的進展也盡於此。

形聲字表形的方面，用字雖有原則的規定，如屬於人的名詞、動詞、形容詞，當然都用人字，如伯、仲是父、兄的本字，屬名詞。儋、何是動詞，伴、僑是形容詞。（伴，大貌。僑，高貌。）如屬於人類以外的，便用他們各各的"類名，"如屬馬的安馬，屬鳥的安鳥，屬犬的安犬，屬魚的安魚，屬艸、木、水、石的安艸、木、水、石。但是，如說文手部裏的字，多半屬於表手的動作的，足部、止部裏的字，多半表脚的動作的，止拿人的一部分的象形字來表它們的形，果然是因爲手部的字都屬於用手直接動作的，足部、止部裏的字都屬於用脚直接動作的。不過如說文裏說："儦行皃。侁，行皃。"行貌是說走路的樣子，那末，止用足字或止字已够了，何以儦、侁二字都用人字來表形？我以爲用人字的是具體些，用手字、足字、止字的是象徵些。其實象形文字是圖畫，一個具體的人，變做了頁，又變做（字止見於金甲文裏），又變做，都是愈趨於簡單的證明。那末單用一隻手，單用一隻脚來代表一個人，實際是一樣的。不過我們從說文裏看到手部、足部、止部的字，止限用於人的方面。其實手可以說是人類特別有的，脚是禽獸和人一樣都有的，爲什麼止字、足字不可以通用到禽獸方面？大概造字的時候，手、足兩字似乎已是依着人類的手足樣子造的，所以限用於人類了。（用口字做表形的形聲字，亦限用於人，說文裏說："吠，犬鳴也。喈，鳥鳴聲。喔，雞聲也。嚶，鳥鳴也。啄，鳥食也。呦，鹿鳴聲也。噳，麋鹿羣口相聚皃。喁，魚口上見皃。咮，鳥口也。"我證明它們都失了本來的意思。吠是從口犮聲，不過犮誤做犬了，咬是咆的轉注字，哮是嗥的轉注字。喈、喔、啞、嚶、呦都是一般的狀聲詞。呦

六二~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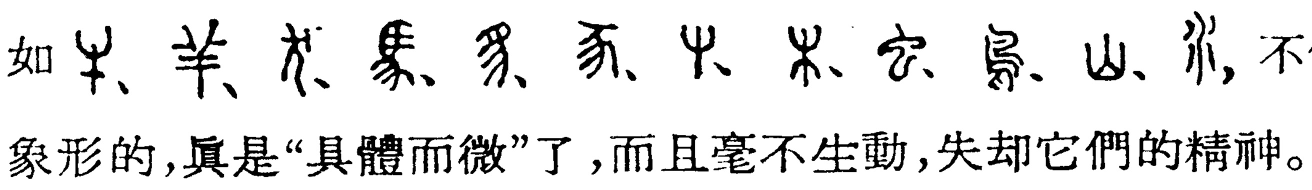
的字，並非出於一個人造的，造字的人，也不一定都是精通小學的，所以這一類我們不能不視爲例外。 上面所說的，不過是我舉個形聲字表形部分用字的例，見得有原則有變例罷了。

形聲字表聲的方面，用字的原則，如許慎說：“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依他所舉的例子，江、河二字表聲的工、可二字，是取譬於江河的水聲的，這是對的。 說文裏說：“齘，齒相切也。𪘂，齒分骨聲，讀若剌。齒相切也是牙齒的相切聲，我們實驗的確如此，那末，齘和𪘂字裏面的介、列兩個表聲的字，也是“取譬相成。”就是呱、啾、喤、咺、咦、咷、喑的爲小兒哭聲，咳的爲小兒笑聲，咀、啜、嗛、嚌、吮、啐、嚍的爲飲食聲，歠的爲吹聲，欬、咼的爲嘔吐聲，都是用“取譬相成”的方法來造成的。又如鳥獸虫子的名詞，如鷯鷯、鴟鳩、雅、誰、豬、狗、蚊、蠅等，也是如此。不但這些屬於動物的名詞、動詞如此，我以爲就是銀、銅、鐵、錫，仔細辨別他們的表聲部分，似乎也是從銀、銅、鐵、錫的碎片被打而發出的聲音來的。 所以一部分形聲字的表聲字是取自然的聲音，拿同音的字去翻譯它，所以形聲字也可以叫做“象聲”字或“諧聲”字。不過不是全部形聲字都是如此。因爲必須有聲可象，才可以“取譬相成。”所以牛、羊、木、石不是形聲字，也可以取譬於它們自己的聲音（木、石也是從它們被打而發出的聲音來的，）叫它們做牛、羊、木、石。 那末，形聲字的“取譬相成，”還是沿用於前因牛、羊、木、石自己的聲音而叫它們做牛、羊、木、石的方法。我想創造形聲字的時候，除我前面說過的需要外，還有一個迫切的問題，也是叫形聲字應運而生的。 大概由圖畫形成了正式的文字，尤其是進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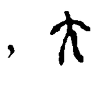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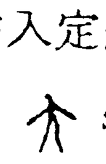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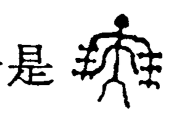
或寫做欸，從欠不從口，分明屬人說的。噈、喁是轉注字，喁便是呼顲的顲本字。咮、啄也是轉注字，咮又是噣的轉注字。都詳細說明在我做的說文解字六書疏證裏面。）說文人部裏儐字或寫做擯，那末，便證明了單拿手字來表形，和拿人字來表形是一樣的。 又如說文人部裏俟字或寫做娭。儒字和女部的嬬字也是一個字。 俟字、儒字都從人，娭字，嬬字都從女、女是奴字的初文，娭字、嬬字裏面的女，說它是奴字也可通。說它是借爲女人的女字，比較更妥當。那末，拿人字或女字來表形，實質上都是指着人說。 又如說文辵部的字和走部、行部、足部的字，往往或竟是一字，或是轉注字。例如赴和赴，踰和逾，𨑢和越，趣和蹶，踐和衛，是一個字。 䟃和跋和迹，𧺆和待，𨔝和蹇，遵和循，道和術和徒，是轉注字。彼此表形的字却不一樣。 因爲辵、走不過快慢的不同（辵是我們現在所謂走路的走字，走是我們現在所謂跑的意思，）足是人走路的工具，足和止是一個字。辵字裏面也有止字。行是街道，是人所走的地方。 辵字裏面的 彳 便是行字，所以這四部字可以共同來做卧、赴、逾、踰、𨑢、越、趣、蹶、踐、衛、䟃、跋、迹、𧺆、待、𨔝、蹇、遵、循、道、術、徒等字的表形部分。但是，如道是名詞，理當從彳，却從了辵。衛是走路，理當從辵，却從了行。行是名詞，辵是動詞，那末，互相錯用了。 這些地方，我們如果一個字一個字研究起來，可以發見他們有後來造的字。例如道字，石鼓文裏寫做 ，是從行𨗨聲（𨗨是導的初文。）𤕌中鐘裏寫做 ，貉子卣裏寫做 ，都是從行首聲。散盤裏寫做 才加上一個止字，那末，衛字或者比較道字是先造的。衛字也許如道字，是較後造的。我還有一說，我們所用

來原是很自然的。

話又說回來了，必須有聲可象，才可以“取譬相成。”有許多它們本身並無聲音的東西，它們的名詞却用形聲方法造成的，這些字的表聲部分，既無從“取譬相成，”那末，是依據什麽來的？ 例如我們坐的櫈子，何以叫它做櫈？椅子何以叫它做椅？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很有興趣的，但是，我却不能做一個完全和肯定的答復。但是，我可以說，至少有一大部分形聲字的表聲部分由於語原的關系。我且舉些例子看看。如身字金文裏多寫做 或 ，我以爲原始字是畫一個人，它的肚子特別鼓起，象女子肚裏有了胎兒，和孕字甲文裏寫做 的是一個字。詩經裏說：“太任有身，”就是說太任有孕。有孕是一個人身上加上一個人，換句話說，是胎兒倚附着他的母親身上。我姑且假定身字是個語原。身字的收聲在眞類，脂眞對轉，所以身字的反文寫做 ，聲音讀如衣，書經裏的“殪戎殷，”就是禮記裏的“壹戎衣，”是個證明（衣字的收聲在脂類）。衣是加在人身上的，可見得衣、身二字的聲音是一個語原。 說文裏說：“依，倚也。”那末，依字的表聲是衣字，因爲語原就是衣。 但是所謂語原，不過是聲音的關系，不必定用衣字來表聲的，換個身字寫做㑗，也是一樣。（說文有㑗字，但是說解：“神也，”並非本義，集韻：“㑗，妊身也。”那末是身的後起字。用身字做了身體的身專字，所以又造㑗字。）所以說文裏說：“倚，依也。”依、倚是轉注字，兩個字的構造和意思完全一樣的。 但是，倚字的表聲部分是奇字，奇字的發音在羣紐，古代讀羣紐的音同見紐一樣，衣字的發音在影紐，見紐和影紐同是破裂清音，可以相通，所以倚字的

表意的階段，不能純粹用圖畫的方式了。 可以簡單的，必盡量地簡單。所以，我們把金甲文裏的原始象形文和說文裏的篆文一比較，覺得說文裏的篆文，雖然也叫象形，却和我們現在所謂寫意畫相似，例如  不但所謂象形的，眞是“具體而微”了，而且毫不生動，失却它們的精神。 若從圖畫的美術的眼光來說，簡直是下等拙手的藝術。 這就因爲圖畫已變做代表，重心已轉移，不在乎還它們的原形了。 因爲這樣的原故，所以圖畫裏本來個個不同的鳥，篆文裏却分辨不出來，所以除了有“特徵”的，例如萑、雀（雀就是甲文裏的 ，說文萑字上面的雀。）一類字，現在還遺留着。此外都失掉了。但是失掉的是原始字，它的替代品便是現在形聲字。所以如雅、鵲、鳩、鳴一類的字，它們的表聲部分，必是原始字固有的聲音。 那末，因爲原始字有許多不能保存的，而實際需要這些字的存在，所以就想出替代品的法子來了。 鳥類如此，其他各類當然也是一樣。 例如說文豸部裏有豹、貙等字，犬部裏有狐、狼等字，馬部裏有驢、羸等字。豹、貙分明不是豸，狐、狼分明不是犬，驢、羸分明不是馬，何以豹、貙字從豸，狐、狼字從犬，驢、羸字從馬？ 我們雖然不能“武斷”造字的人必無分科分類的知識，但是，恐怕還是因爲原始字不易保存，看着豹、貙是和豸相似的，狐、狼是和犬相似的，驢、羸是和馬相似的，所以就用豸字來做豹、貙等字的表形部分，犬字來做狐、狼等字的表形部分，馬字來做驢、羸等字的表形部分。至於何以叫它們做豹和貙和狐和狼和驢和羸，必是用着原始字固有的聲音，無可疑的。這樣說來，現在的形聲字裏一部分表聲的部分

具的名稱。)我上面還舉個榿字的例子，也可趁此說明一下。 榿字說文裏是有的，它的尸部裏說：“屍，髀也。”髀也是臀字的意思。屍字是從几屢省聲，正是現在所謂榿子。屍字的發音亦在定紐，椅字從奇得聲，奇字發音在羣紐，都是破裂濁音，那末，古代止有屍字(說文椅字的發音在喻四，古代讀和定紐相同，)椅字是屍字的音轉，後來便叫做椅子。 至於拿有靠背和沒有靠背的來做榿和椅的分別，大概是後來如此，其實椅子、榿子，都是人所凭依的。  是蹺脚，蹺脚是脚曲了的，他的轉注字是奇。 說文：“剞，曲刀也。觭，一角俯一角仰也。徛，舉足有渡也。騎，跨馬也。旖，旗旖施也。”都有曲的意思。(舉足有渡，是跨過去，跨過去必將一隻脚先曲起來，騎馬也先曲一隻脚上去。)那末，這些字都拿奇字來做表聲的部分，正因為語原是相同的。 ⿺尢皮是  的轉注字，而⿺尢皮又轉注做蹇。 厀曲叫做卷，角曲叫做觠，手曲叫做拳，蹇、卷、觠、拳的收音都是元類，歌、元對轉，⿺尢皮字的收音正在歌類，正可證明它們的語原和奇是一個。 又如說文：“蛻，蛇、蟬所解皮也。”假定兌字是語原，蛇、蟬所解的皮，皮是從蛇、蟬身脫下來的，所以人身上失去了肉叫做脫，手上拿的東西失去了叫做挩。蛻字從兌得聲，兌字的聲音在脂類，乙字的收音也在脂類，所以挩字轉注做失。脫、兔都是舌尖前破裂音，由蛻音轉做兔，所以女子產子叫做娩，逃去叫做逸。又如臤是語原，堅土為堅，纏絲急為緊，牛不肯跟了走為掔。臤、吉兩字的發音都在見紐，所以齒堅叫做齰，石堅叫做硈，黑堅叫做黠，締縛不解叫做結。 艮字的發音，也是見紐，所以不聽從叫做很，說話相爭叫做詪。舉這些例子來證明，可見形聲字的一大部

發音也歸影紐了。那末，倚字的表聲部分，語原還是衣。再就別一方面來說，奇是  的轉注字， 是蹺脚，走路要倚靠人的，所以疾字的原始字是 ， 字的發音在從紐，可是，說文裏的疾字，實是從  爿聲，爿是牀的原始字，它的發音在牀紐，從紐和牀紐都是破裂摩擦濁音，那末，現在讀疾音在從紐，或者是由牀紐轉過去的。可是，古代讀牀紐歸入定紐，定紐和羣紐却同是破裂濁音，可見疾字和奇字的語原關系。  字的發音也在影紐，孕字的發音在喻紐四等，喻紐四等和影紐既然都是喉音，喻紐四等實從定紐分來，古代讀入定紐，那末，更可明瞭它們的語原關系。身字的轉注字是妊字，妊字從壬得聲。壬是  的省變，金甲文裏又寫做 ，說文裏變做倗，是担負了穿成一貫一貫的貝去做買賣的(負字恐怕也是它的變相。)所以後造的任字，就是担的意思。 並且因為壬字收音在侵類，侵、談兩類的相近通轉，任的轉注字就造做儋(和担是一個字。)又因為儋字的發音在端紐，佗字的發音在定紐，端、定都是舌尖前破裂音，所以儋字又轉注做佗。(儋從詹得聲，詹從产得聲，夏敬觀說：“产聲當在元類。”佗聲在歌類，歌、元對轉，是從儋、佗的收音說，也可以轉注)佗、何二字的收音都在歌類，所以佗字又轉注做何字。 負儋都是加一個東西到人身上。佗字的發音既在定紐，何字和奇字都從可得聲，它們語原上的關系也可見了。說文：“凭，依几也。”它的表聲部分是任字，而意思是依。那末，壬和衣和身確是同一語原。椅子和榿子的分別，椅子是有靠背或者還有靠手，可以依靠的，那末，椅字的表聲部分，語原也可以明白了。(說文有椅字，是樹木的名稱，現在用做坐人的器

不盡然，)這却正是語原的關系。 若把同從某字表聲的字，做一個分類的統計，就可發見有“大相徑庭”的地方。 例如沈括所舉的“戔，小也。”根本已經不對，因為戔是戰爭的戰的原始字。 凡從戔而有小義的字，他的語原是小。小是沙的初文。小字的發音在心紐，戔字的發音在從紐，心從兩紐都是舌尖前的音，所以小聲的語原形聲字可以用戔做表聲字。賤字的來原大概是小貝，小貝的價值和大貝不同，比大貝來得小，所以後來東西用少數的錢買得來的叫做便宜貨。那末，它的語原也是小。至於殘字是殲字的轉注字，錢是田器，都沒有小的意思，當然它們各有它的語原。可見得同從戔字得聲的字，並非一定同樣意思的。 我且再舉個例子，如從有得聲的字，說文裏有趙、盍、囿、賄、郁、宥、痏、洧、鮪、婧、絠、蔇、蛕十三個字。先拿有字來說，它是從又肉聲，它的意思近於采和取一類。(說文裏把有字歸入月部，自然錯了。所以他的說解，也是穿鑿極了。 至於王國維說，有就是婧字，似乎新鮮而比較近理，其實王氏對於婧字本末十分明白，說有字也隔一層了。 我以為有字就是詩經裏“左右流之”的流的本字。 毛傳：“流，求也。”毛公把求字來解釋流字的意思，當然因為流字是說不通的。流、求的收音却都在幽類，所以他以為流字借做求字用的。雖則緊接的下文就是“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兩句，裏面有兩個求字，似乎流字未必借做求字。 這就因為毛公不曉得流字是借為有字的原故。有字從肉得聲，肉字的收音也在幽類，所以借流做有。 有字從手，當然意思屬於手的動作的。我們看詩經裏和“左右流之”平列的句子是“左右采之，左右芼之。”毛傳說：“芼，擇也。”芼字也是借字，〔可以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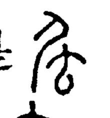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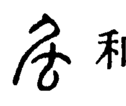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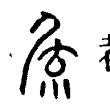
分表聲的來原，是語原的關系。 假使我們先把我們語言的根原研究一番，再把形聲字的表聲部分，也做一番研究，就不難曉得某字的表聲部分是不是語原的關系了。

王安石做的字說，是從來正統小學家所排斥的。他的說字，在當時已受過人家的譏笑。但是他說：“凡字聲都有義。”這句話是有真理的。他所說“字聲都有義”的，就是語原的關系。 因為用語原同的字來做這個字的表聲字，這個字的意思，便和其他也用這個字表聲的一部分字的意思或多少有相同的。 例如我在上面舉出來的剞、觭、徛、騎、旖幾個字就是證明。所以王安石同時的王聖美也倡“右文”說。沈括夢谿筆談裏說：“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為右文。 所謂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歺之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皆以戔字為義。”張世南游宦紀聞裏也說：“自說文以字畫為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其右旁亦以類相從。如戔為淺水之義，故小之可涉者為淺；疾而有所不足者為殘；貨而不足重者為賤；木而輕薄者為棧。青為精明之義，故日之無障蔽者之為晴；水之無溷濁者為清；目之能明見者為睛；米之去粗皮者為精。”清朝小學家如段玉裁、王筠，也有“形聲包會意、”“聲義互相備”這些話頭。王筠又說：“字起於聲，聲即是義；吉羊字必無悔吝聲，奢夸字必無狹小聲。”錢塘也說：“文字惟以聲為主，聲同則其性情旨趣殆無不同。”王念孫做了一篇釋大，和沈兼士的說右文，他們都不直接從語原方面下手，另外用一題目來做文章，反而發生了破綻。 因為主張凡用某字做表聲的字，它們的意思都同的或可通的，我從實際上研究，不過他們據為例證的幾個字如此(也

下面(小注從略:)

岡,山脊也。亢,人頸也。二者皆有大義,故山脊謂之岡,亦謂之嶺。人頸謂之領,亦謂之亢。 彊謂之剛,大繩謂之綱,特牛謂之犅,大貝謂之魧,大瓮謂之瓬。 其義一也。岡、勁、頸,聲之轉,故彊謂之剛,亦謂之勁。領謂之頸,亦謂之亢。 大索謂之縆。岡、縆、亙,聲之轉,故大繩謂之綱,亦謂之縆。道謂之堩,亦謂之䟘。 皋,白之進也,故長聲謂之皋,高謂之皋,崖謂之皋,澤謂之皋,韜謂之櫜,大橐謂之櫜,大鼓謂之鼛。皋字從夲,夲與皋聲相近,義亦相近,故進趨謂之夲。白之進謂之皋,藏謂之韜,韜謂之櫜,兵甲之衣謂之櫜,劍衣謂之韜,弓衣謂之弢。 介,大也,故放謂之夰,大白澤謂之臭。 大船謂之舸,大鐮謂之剴。

我從他的釋大全部裏看出他將高、多、長、廣、寬等意思的字都并入大的範圍以內。我們聽俗語裏說大好,有些地方叫做多好,有些地方叫怪好。怪好的怪,恐怕應當寫做㚔,也是多的意思。其實嚴格地說,高、多、長、廣、寬和大不一樣的,尤其高的、長的不一定大的。例如一根五丈的線,我們止感覺他的長;一幢五層的房子,我們止感覺它的高;都不會叫它做大線大屋的。 所以雖則古書裏形容高和長的字,它們的聲音有和形容大的字的聲音有時相同或相近,究竟不能就說它們是同一語原。 所以王氏開頭拿岡、亢二字來說,他斷定"二者皆有大義,"實際岡是山脊,亢是人頸,它們的語原到是同的。如拿人頸的本身來說,他比較頭和背都來得小,怎樣會有大義,到是岡和亢的地位和高相近。原來高是樓臺的樓本字,樓字的發音在來紐,岡字

做撩,也可以借做掄。 撩就是杭縣從水裏取出東西來叫做撈起來的撈字。 掄字說文裏說"擇也。"掄、撩兩個字的發音都在來紐,古讀來紐歸泥,芼字的發音在明紐,明、泥兩紐都是鼻音。〕那末流之、采之、芼之,都是從水裏取出來的意思。 流字借做有字,和莊子裏"是以人惡有其美也"的有字、一本寫做育字,正是同例。〔育是𠫓的轉注字,𠫓是或的省文。和都見於甲文裏。 流字所從得聲的㐬,就是𠫓字。〕便可證明。)那末,從有字得聲的十三個字裏,有沒有一個和有字的本義有關系?有字得聲於肉,祇有𥁕字比較有肉的關系。但是有字的語原是什麽,我還未研究出來,大概和肉沒有關系的。就是研究得了有字的語原,這從有得聲的十三個字裏,未必定是同一個語原。 這是拿十三個字的意思一看,便可曉得的。所以"字聲都有義"這個原則可以成立的,不過凡從某字得聲的字意思都同的或可通的,這種主張是要不得的。

王念孫看到凡有大義的字,都在見、溪、羣、疑、影、喻、曉、匣八紐裏面,他便做了一篇釋大,拿古書裏所有關於有大義的字在見、溪、羣、疑、影、喻、曉、匣八紐裏的,各歸各紐,他略加線索貫穿一下。在當時實是一種創作。據我的觀察,他的意思很好,但是,因爲他不曉得有所謂語原,並且不明白六書裏的轉注一書是怎樣的。 所以他這種創作,僅是給我們一部分研究語原的材料。因爲他的目的不甚分明,而且沒有系統,所以這種創作的價值不免要損貶些。 我極不願意批評別人,尤不願意批評古人,但是,要使人明瞭語原和形聲字的關系,不能不舉個例來辨證一下。現在先把他的釋大弟一篇裏弟一節寫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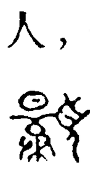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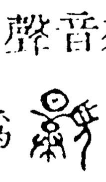
明,詳說寫在我做的說文解字六書疏證裏。)或者這字便是呂忱加的,所以止有這個說解。 勥是勝的聲同蒸類轉注字。勥、勝大概本來是力大的意思,所以說文勝字的說解"任也。"任也是擔得起的意思,力大纔能擔得起。那末勥字的語原是彊。彊字的語原是大。因爲大字的發音在定紐,彊和勥字的發音都在羣紐,定、羣兩紐都是破裂濁音,羣、見兩紐都是舌根音,古代讀羣紐的音和見紐一樣,所以和岡、亢兩音都通了。那末"大繩謂之綱,大貝謂之魧、大瓮謂之瓬,"語原仍就由大而來。 岡和巠同是見紐的音,所以勥字又因時空的關系轉注字造做勁。(從轉注字來說,㔍,勍也,是勥、勁的轉注字。男,㔍也,是勝的轉注字。)縆的發音也是見紐,所以"大索謂之縆。"(拿"大繩謂之綱,""大貝謂之魧,""大瓮謂之瓬"來說,應當重在繩和魧和瓮的聲音方面,如繩從黽得聲,黽字的發聲在明紐,和岡字所從得聲的网發音在微紐的,在古代是同紐。 貝字的發音在封紐,我以爲貝是介蟲,他的音或本如介,介字的發音在見紐,封、見都是破裂清音,恐怕從見紐轉到封紐去的。介和魧發音便是同紐。瓮從公得聲,公、瓬二字的發音也同屬於見紐。 那末綱、魧、瓬或者本是繩、貝、瓮的轉注字。"大繩謂之綱,大貝謂之魧,大瓮謂之瓬,"恐怕也不過一地的方言。這類的字,還須子細再考證一番。)至於特是牛父,那末犅也是牛父。說文裏說:"牡,畜父,從牛,土聲。"土字的收音在魚類,魚、陽對轉,犅字的收音在陽類,那末,犅是牡的轉注字,(其實牡、牝二字裏的土、匕,本是牡、牝兩個生殖器的象形文的變相,因爲牛的牡牝而加牛旁。看了麀字就可證明的。牡字的發音在明紐,和岡字所從得聲的网,古代是同

從网得聲,网字的發音在微紐,古代讀來紐歸泥,微、泥兩紐都是鼻音,那末,岡高的語原當是同的。 至於岡"亦謂之嶺、"這是因時間或空間的緣故而造的轉注字。嶺從領得聲,領從令得聲,令字的發音在來紐,那末,或者高字最初本讀和樓字同的,所以山脊叫做嶺。 後來聲轉做岡。 "人頸謂之領,亦謂之亢,"亢字是從大省,冂聲,冂、巠二字的發音都在見紐,收音都在耕類,所以亢的轉注字造做頸。頸字從巠得聲,巠字從𡈼得聲,𡈼字從人得聲,人字的發音在日紐,古代讀日紐也歸於泥,那末,和令字在古代是聲音極近的,所以頸又可以轉注做領。這樣說來,除了領字以外,岡、亢、頸三字的發音都在見紐,它們的語原是高不是大。岡、亢也止有高義,沒有大義。

至於他說:"彊謂之剛,大繩謂之綱,特牛謂之犅,大貝謂之魧,大瓮謂之瓬,其義一也。"這裏面也大有問題。因爲彊是弓有力也,弓有力,是弓的力大,古書裏剛、彊互相通用,這是兩個字發音都是舌根音,收音都在陽類的關系。講到剛字本義止是"斷也,"現在說文裏說解"彊斷也,"徐鍇的本子止有"彊也。"原來止有"斷也"一個說解,後來呂忱加上"彊也。"彊也是借剛做彊,和剛字不相干的。 那末,剛字和大字無關。"大繩謂之綱,大貝謂之魧,大瓮謂之瓬,"語原也和剛字沒有關系。 說文裏有勥字,或寫做㔍,他的說解"迫也,"恐怕也是呂忱加的,不是勥字的本義。許慎說解的本文却被唐朝人删去了,(現在的說文,是呂忱依據說文,增加說解,增加字數,做成所謂字林。唐朝人往往連稱說文字林的,就是這個本子。唐朝有明字科,必須習說文、字林,當時爲便於習讀起見,有删節本,也是這個本子。我有證

的借用，意思和聲音也和大沒有關系。至於"高謂之皋"明是同聲的假借，"崖謂之皋"也是借皋爲岸，岸、皋都是舌根音，崖、岸是轉注字。崖、岸是地離水遠的，也是高於水的，那末，或者和高的語原同的，和大却不相干。說到詩經裏"鶴鳴於九皋"的皋，和莊子裏"皋壤與"的皋，證以馬援請正印文的故事，的確都是睪字的譌寫，而且山澤的澤字本是澤字，古書裏借澤字做澤字，這是完全不相干涉，尤其應當剔除的。那末，皋字的幾個例子，無一個和大有關系。

韜謂之櫜，弓衣謂之弢，王氏因爲"大櫜謂之櫜，"又認爲和大有關系。其實櫜、櫜兩個字的收音都在魚類，它們是轉注字。並且櫜聲還轉入幽類，又轉注做櫜。講到它們的原始字還是束和東，束和東原來是一個字，因爲破寫做兩個樣字，又因爲東、侯兩類聲音對轉的關系，所以束和東又讀做兩樣的聲音了。韜、櫜、弢都是裝裹東西的，它們當是別有一個語原，所以包裹的包的本字，甲文裏寫做 ，（  是象形字，說文裏拿它寫做 ，和匋字的原始字混了。）聲音和韜字都在幽類。說文裏又有絥字，是車子裏用來裝裹東西的。又有箙字，是盛箭的袋子。又有韠字，是盛刀的袋子。 、絥、箙、韠四個字的發音，或屬於雙脣音，或屬於脣齒音。帽子也是包在頭上的東西，帽字的發音在明紐，也是雙脣音，收音也在幽類。說文裏還有削字，也是盛刀的東西，它是韠的轉注字。（韠字的發音在非紐，削字的發音在心紐，都是摩擦次清音。）又有韇字，是箙字的轉注字。（箙字的發音在奉紐，古讀奉紐歸於並紐，韇字的發音在定紐，並、定都是破裂濁音。）韇字是從賣得聲，賣字是從睦得聲，睦字的發音在明紐，也是雙脣音。削字的收音和弢字的收音都在宵類，古代讀宵類歸於幽類，從上面舉的幾個字的音義兩方看來，便可以曉得它們是同一語原。它們的語原是獨立的，和大沒有關系。"大櫜設之櫜，"不過某地一處的方言罷了。

王氏舉的灝灝大也的灝，當是從水顥聲。但是灝字別的書裏不曾看見，顥字也更不曾看見。灝字出於廣雅，廣雅是魏時張揖做的。可是李登也是魏人，他做的聲類裏却寫做顥。依聲音來說，廣雅爲是。然毛伯彝有  字，莊述祖說做顥字。我以爲  是從頁暴聲。顥、顥都是它的誤寫。大概灝是浩的轉注字，說文裏說："浩，澆也。"恐怕不是它的本義。書經裏說：浩浩洪水，古書裏也都用做大的意思。說文浩字下面就是沆字，說解："莽沆；大水也。"那末浩、沆都是洪的轉注字。說文："洪，洚水也。洚，水也不遵道也。"洪就是現在我們說的發大水。洪從共得聲，共字的發音在羣紐，却和大的發音都是破裂濁音。那末，洪的語原是大。由洪轉注做洚、沆、浩灝，都是舌根音，也都是由時間或空間的關系而轉變的。"大櫜謂之櫜，"也許是這樣的緣故。王氏因灝有大義，又說"故放謂之夰，大白澤謂之臭，"這又有問題了。因爲放是搒的先造字，凡收放的意思是發字。說文裏說："夰，放也。"是放蕩的意思。　是從大八聲，是傲慢的傲的先造字。傲是自大的意思，他的語原當然是大。說文裏有夰字，其實仍是八字，別字却從它得聲，所以說文夰字下引孝經說："故上下有別。"別字的發音在並紐，和大的發音在定紐的，都是破裂濁音。那末，夰字的語原直接是大，不是由灝而來。至於臭字和師 父敦的 ，石

紐的，也可證明犅是牡的轉注字。王國維說：古讀牡聲在之類。特聲也在之類，那末，特也是牡的轉注字。又說文裏掉了一個犢字。犢字的發音在並紐，特字的發音在定紐，並、定二紐同是破裂濁音。明、並又同是雙脣音。那末，可由牡轉注做犢，由犢轉注做特。）和大沒有關系。它們的語原是各別的。就如"道謂之埏，亦謂之吭，"埏、吭都是舌根音，自然是轉注字。至於道何以謂之埏，亦謂之吭？我以爲道的原始字是行，也就是十。（十是阡陌的陌的原始字，實在是行字的變相。）十字的發音在禪紐，行字的發音在匣紐，都是摩擦次濁音。音變了，形也變了，所以現在分做兩字了。埏從恆得聲，恆字的發音也在匣紐，那末，由行和十都可轉注做埏。吭字的發音在見紐，見、匣兩紐都是舌根音，行、吭的收音又都在陽類，那末，由埏和行都可轉注做吭。道字的發音在定紐，古代讀禪紐的音歸於定紐，那末，道字也是由十字轉注，（道字從首字得聲，首字的發音在審紐三等，審紐三等和禪紐都是舌面前音。）似乎和大也無關系。

皋字實在從白本聲，說文裏說做"從白從本"是錯的。就是它的意思，說文說做"白之進也，"也是錯的。實在是"白也""進也"兩個說解。"白也"是皋字的意思，"進也"是本字的意思。因爲本字就是現在說跑走了的跑的本字，皋却是皞的先造字，也是早的轉注字。早是日從地下出起來，似乎也和大沒有關系。如果說日出起來是大的，所以叫做早，那是不但意思是要拐彎兒，聲音也要拐彎兒，恐怕古人造字沒有這樣迂曲罷。皋字的本義既然和早字一樣的，那末，"長聲謂之皋"既無關系，況且儀禮裏面"皋某復"的皋字，實在是說文裏號字

鼓文的  是一字，從日、大聲，所以古書借做澤字。澤字的發音在澄紐，古代讀澄紐的音歸於定紐，說文裏說："臭，大白澤也。"實是大白也、澤也兩個說解。澤也便是借臭做澤。這說解恐怕也是呂忱所加。（或是因他下文有古文以爲澤字，所以傳寫譌多澤字。或本是讀說文的人寫個澤字在臭字下，表明臭字的發音和澤同的。〔廣韻："臭，昌石切。"可見臭字古讀不是古老切。〕後來傳寫把澤字譌寫到大白的下面來了。）但是大白也是拆字先生的說法。我以爲臭是光澤的澤的本字。說文澤字下說："光潤也，"應當是光也、潤也兩個說解。光也就是臭字的意思。臭字得聲於大，或者本是光大的意思。那末，它的語原也直接是大。

"大船謂之舸，大鐮謂之剴，"當然都是某地的方言。看了從大的語原變做彊，變做洪，又變做絚，都是舌根音。那末，變做舸，變做剴，都是極可能的。

從上面這樣分析說來，可見同一個語原，因爲時間和空間的關系，變得不易找出它們的同點了。也有實是兩個語原，而表面却似一個，所以我們對於形聲字，既要曉得它們表聲的部分，大部分有語原的關系，又要曉得從某字得聲，怎樣會產生這個意思。或者說這個意思的字，爲什麼要拿某字來做它的聲音。都得理會明白。所以形聲字的認識，雖則比較容易些，止須分析它們的組織，看出它們兩部分的本身無會意的可能，便乾脆地可以斷定某字是形聲字了。例如侔字是人、牟二字組織成的，但是牟是牛鳴，人和牛鳴是不能會意的。又如黔字是革、今二字組織的，但是，革是把獸皮去了毛，今是房屋上的

個字的誤合，論語："造次必於是。"造次便是"倉猝，"現在說話叫做怱忙。可是說文裏有個趑字，便是走的怱忙的意思。那末，造次便是趑字的緩言。𧺼字又可寫做𧻔，古書裏也多借資字做𧻔字。這便是次、朿、齊三個字聲音可以相通的證明。 那末，本有從韭、次聲、從韭、朿聲、從韭、齊聲的三個字(就是轉注字，)不是不可能的。 說文裏趑字"讀若資，"易經裏的次且(馬融本，)馬融說："次，却行不前也。"那末，就是說文裏趑字的意思。 這也可以證明原有𩐋、𩐎兩個字的。誤合兩個字做一個字的例子，如說文裏的碧字，"從玉石，白聲。"玉本來是石，不過是石裏邊的透明體，既然從玉，不須再從石，大概本是從玉白聲的珀，和從石白聲的硊兩個字，也是被傳寫的誤合了。說文裏防字或寫做堕，也是防、坊兩個字的誤合。 因爲防字從𨸏，𨸏是山上的平地，就是陂阪，所以從𨸏也不須再從土。 這些雖是形聲字而誤多一個表形的，正可給誤多一個表聲的來做參考證明的。 所以勴、𨣾兩個字，我也以爲勴是勑、勵兩個字的誤合，𨣾是𢪙、酐兩個字的誤合。(說文："𨣾，從手，從非，配省聲。"王念孫說："配從 [illegible] 得聲，[illegible] 是飛古文。"那末，𨡔或者就是配字，𨣾字是從手𨡔聲。)因爲非字的發音是摩擦次清音，慮字從心虘聲，(說文裏說從思虍聲是錯的。)虘字從由虍聲，虍字的發音在曉紐，也是摩擦次清音。酉字的發音在喻紐四等，也是摩擦次清音。從聲音方面說來，勑、勵不妨是轉注字。𢪙、酐也不妨是轉注字。這樣說來，形聲字實無用兩個字表聲的特別例子，也無用兩個字來表形的例子。

形聲字的組織是兩個字合起來，一個表形，一個表聲。 那末，這

短梁，也是不能會意的。又如庌字是广、牙二字組織的，但是，广是房屋的意思(广是庵的先造字，也是所謂秋水軒、古月軒的軒的本字，)和牙齒是不能會意的。 那末，我們便可決定侔和𩍸和庌是形聲字。不過爲什麽侔字要拿牟字來表聲，𩍸字要拿今字來表聲，庌字要拿牙字來表聲，要找出它們的所以然，就得注意到語原方面了。

我們漢民族的文字，是每一個字止一個單純音的，形聲字的規則，也是每一個形聲字止用一個字來表聲的。 例如草字是拿早字來表聲的，樹字是拿尌字來表聲的，這是百分之百如此的。 可是，說文裏𩐋字下說："次、朿皆聲。"竊字下說："廿、禼皆聲。"這眞算是例外了。雖則"次、朿皆聲，廿、禼皆聲"的話，未必是許愼說的。 但是，依照字形來研究，𩐋、竊兩字既不是會意字，(清人也有說竊字是會意的，却是穿鑿附會，不够採取的。)那末，自然止有說做"次、朿皆聲，廿、禼皆聲"了。並且我在說文裏還找出和𩐋字、竊字一例的，如土部圮字的重文𨣾字，力部的勴字，雖則說文裏沒有說明非、慮皆聲，非、酉皆聲，可是說文裏沒有𢺒字和𨡔字或𢪙字。字書裏也沒有這些字。那末，分明也是用兩個字來表聲的例子。但是，拿說文全部字數比例起來，不到千分裏的一分。 我想不會有這種特別的例子。依我的研究，竊字是從穴，𥼶聲，𥼶從萬得聲，萬就是"蠭蠆有毒"的蠆字，所以竊字從它得聲。 兩字的收聲也都在脂類。 因爲傳寫的人把它寫錯了，所以變成現在的竊字。(陸柬之寫的文賦裏面竊字正寫做𥨸。)竊是察的轉注字，所以莊子裏"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崔譔的本子竊竊寫做察察，(盜、竊字當用佻、侵，盜竊都是借用的。)𧺼字是𧺷、趦兩

𢜩字，痆陽矛上寫做 [illegible]，從疒，左聲。和從疒差聲是一樣的。(差，從 [illegible]，左聲，說文誤入左部。)不必說他是從疒差省聲。 所以說文裏的𩓷字說做隨省聲，也未見得本來如此。因爲隨也是從隋得聲，大概某省聲的一類裏邊，也有本來止是某聲，如𩓷本來止是隋聲，後人拿它當時的讀音去讀它，覺得不對；讀如隨字的音，覺得對了。 因此將說文裏的原文改了。這是很可能的。(監字實從四得聲，也是個例子。)惟家字一類的字，既然不是本來就是某省聲，他的讀音所以才會相傳不失。

形聲字表形的部分也有省寫的，如考從老省，𪊽從鹽省，𣤩從歓省，就是一例。這個也是傳寫的人把他省掉了。但是，如𣤩字却本不從歓省，甲文有 [illegible] 字，便是歓的原始字。他裏邊的 [illegible]，後來，就變成欠字。那末，𣤩字是從歓字的原始字。就是炊字也不從"吹省聲，"實從吹字的原始字的聲。

形聲字的形式，我們在說文裏看見的有上形下聲的蘭、异、㝵、古、叢、書、旻、習、幾、簬、甚、曷、奇、虞、杏、昴、星、叚、井、冏、考、屑、獄、𤕦、奎、息、霽、翼、㞌、䡬、孟等一類，有下形上聲的丕、禜、靈、㿽、千、吾、言、奐、𩰲、槃、𤃫、曼、庸、翡、雀、舄、幽、肴、豨、粵、訔、盧、青、犖、㝁、舞、貰、昔、𣎆、柴、𣪘、晢、聚、裔、覺、灰、赤、奘、忠、㐬、冬、䴥、摩、𩏂、擘、等一類，有左形右聲的禮、璋、哮、趨、𨅝、巡、齗、跖、博、語、鄹、𣪩、狘、殊、膘、觥、𦩒、彤、柚、稻、精、仁、褕、船、礦、豹、駿、狎、端、煇、河、𣺛、魴、耽、指、𡜲、弭、紀、螾、塊、銀、軒、阪、酟等一類，有右形左聲的𣪠、𣪊、敎、卧、相、雞、幼、剡、尌、㧬、卹、致、郜、朔、夜、𣬉、歠、

個表聲的字，應當是一望而知的。如果不是如此，怎樣會曉得他是形聲字呢？ 可是形聲字裏却有一種叫做"從某某省聲的字。"例如說文裏說："余，從八，舍省聲。""蹇，從足，寒省聲。""隋，從肉，隓省聲。""薨，從死，瞢省聲。""謍，從言，熒省聲。"但是這類的省聲字，還是叫人容易曉得的，因爲從余字裏的𠆢，蹇字裏的寒，隋字裏的陊，薨字裏的苗，謍字裏的𤇾，可以看出它們是從舍、寒、隓、瞢、熒得聲的。至於說文裏又說："家，從宀，豭省聲。""秌，從禾，𪛁省聲。""竈，從穴，鼀省聲。""監從臥，䀁省聲。""羔，從羊，照省聲。""㺒，從頁，翾省聲。""炊，從火，吹省聲。""𡢽，從㝁，好省聲。""耿，從攴，耴省聲。"如這一類的例子，從某字省聲，却省了它的聲旁，假使沒有說明在先，某字是從某字省了某字得聲的，眞叫人"莫明其妙。"就是有了說明，也還叫人懷疑，怎樣曉得家字是豭省聲，秌字定是𪛁省聲，竈字定是鼀省聲。自然，這是相傳這樣一個音讀下來的，就是要問造字的人爲什麽要這樣造法。依我的研究結果，凡是某省聲的形聲字，當初原是某聲而不是某省聲，我們看了秌字，說文裏有籀文寫做𪛁，就可證明。 說文說："讋，從言，𪚺省聲。"他的籀文寫做讋，也就並沒有省。所以我以爲凡是某省聲的，都由寫字的人有意無意地把他們寫成如此。 我們可以從金甲文裏看出古代寫字，有許多隨意省略的，因爲古代雖則或者已經實行過"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和"正名"一類的事情。 但是通俗的寫字，沒法一概去拘束他們的。 正如清朝科舉時代應考試的人們寫字，一點一畫不得隨便，可是"翰林 先生們也會時常寫幾個通俗的字出來。何況古代寫金甲文的人，不必都是通品呢。 況且如說文裏的

桐陽、姜忠奎、許篤仁、李翹、湯濟滄、向楚等，家家自以爲是發明，人人自以爲有心得，我就不懂想出轉注這個法門的人，何以弄得這樣深奥秘密，直勞幾千年來的人們，花費心血，結果還是不能叫人明白。可是我深信發明轉注的人，和轉注的法門，都沒有一些兒深秘性。到是許慎的說明裏一個首字，最是叫人可以這樣說，也可以那樣說，毛病就出在他老先生一定要用四個字的句子，還要押韻。 不過研究的人們細心一點，也容易明白的。 如上面所舉的這班說明家裏的徐鍇和劉師培、章炳麟、金鉞是懂得八九分的了。 可惜其他諸位中，除了戴震一派把六書分作體用，把轉注歸入用的方面，打破了漢書藝文志裏"六書造字之本也"的原則，(這却是漢書古注，不是本文。)那是止好任他們怎樣說罷。 如果把轉注放在造字的地位來說，我們就得想到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的構造方法，是都有嚴格的界說，而且都是有普遍性的。那末，凡是造字的方法，都不能例外。我們一看賈公彥說的"左右相注，"裴務齊說的"考字左回，老字右轉，"戴侗說的"側山爲𠂤，(其實𠂤是山水畫裏的，就是山邊的平地，寬的可以住人，狹的可以走路。𠂤是阪陂的初文。)反人爲匕，"曾國藩說的"轉注之字，大抵以會意之字爲母，亦以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不省畫者。"都是爪着幾個字做例證，隨便倡這一說。一經推敲，就要碰壁的。所以曹仁虎、胡韞玉都批評他們的不對。我以爲上面所舉的這班說明家裏，除了徐鍇、劉師培、章炳麟及贊成徐鍇的一派以外，他們的對於轉注，單曉得從字形的方面去研究的，是賈公彥這一派。 單曉得從字義的方面研究的，是戴震這一派。單曉得從字音的方面去研究的，是趙古則

頭、彰、郝、豫、狀、𣀔、谿、殃、翗、䛗、勁、斛等一類，有外形內聲的術、鄉、闇、闢、匭、園、家、閣、𡈼、匈、𧆤、壹、褒等一類，有內形外聲的㒳、革、臧、旬等一類(都是據說文裏篆文來說。)其實這種不過寫的時候方便如此，並非固定的規則。且如闢字、家字、閣字、匈字也可以說做上形下聲，𡈼字也可以說做下形上聲，還有徵字、袁字等，難以確定它們是怎樣的。所以這個可以說是"無關宏旨。"還有金甲文裏的字和說文裏的字往往偏傍互換了位置，也是沒有關系的。

怎樣叫做轉注？轉注字的本身，實在無一個不是形聲字。 所以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書有各各不同的構造方法，而且它們構造的方法，用直觀觀察也分辨得出來。 其中就是指事字在從前也有人鬧不清的，但是如王筠、張行孚等也會尋出他的規則來，指事的構造法總算"重見天日"了。 獨有轉注一書，從許慎說過"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以後，比較時代接近許慎的衛恆加了"以老爲壽考也"一句(怕是衛恆加的)。但是含胡得很。所以唐朝的賈公彥、裴務齊，南唐的徐鍇，宋朝的張有、毛晃、鄭樵，元朝的楊桓、戴侗、劉泰、周伯琦，明朝的趙古則、楊愼、陸深、王應電、朱謀㙔、張位、吳元滿、趙宧光、焦竑、甘雨、方以智、顧炎武，清朝的潘耒、邵長蘅、吳穎芳、錢大昕、江永、戴震、江聲、段玉裁、鈕樹玉、莊有可、劉台拱、曹仁虎、孫星衍、洪亮吉、許宗彥、王筠、許瀚、朱駿聲、夏炘、魏源、陳澧、鄭獻甫、雷浚、張行孚、黃以周、張度、王闓運、劉昌齡、饒登逵、廖登廷、胡琨、胡朋、王棻、孫詒讓，以及最近的徐灝、章炳麟、葉德輝、汪榮寶、陳漢章、劉師培、饒烱、林義光、周耜、金鉞、胡韞玉、吳敬恆、顧實、丁福保、尹

受，謂如老之別名有耆，有耋，有耈，有耇，有耄，又孝，子養老，是也。此等字皆以老爲首，而取類於老，則皆從老轉注之。 言若水之出源，分岐分派，爲江爲漢，各受其名，而本同於一水也。 又若醫家之言病疰，言氣轉相染注也。 形聲者，形體不相遠，不可以別，故以聲配之，爲分異。若江、河同從水，松、柏皆從木，有此形也，然後諧其聲以別之。江、河可以同謂之水，水不可同謂之江、河。松、柏可以同謂之木，木不可同謂之松、柏。 故散言之曰江、河，總言之曰轉注。 謂耆、耋、耈、耇皆老也，凡五字始依爾雅言類言之，耆、耄、耋、耈、耇、老、老也。又耇、耈、耋、耄、耆可同謂之老，老亦同謂之耆，往來皆通，故曰轉注，總而言之也。立字之始，類於形聲，而訓釋之義，與假借爲對。假借則一字數用，轉注則一義數文。

劉師培說：轉注之說，解者紛如。 戴、段以互訓解之，此不易之說。惟以爾雅釋詁爲證，則泛濫而失所厥歸。古代字各有訓，有可以互訓者，有不可以互訓者。釋詁始也、君也各節，萃別名之字，該以洪名，即以一洪名釋衆別名，如初、哉、首、基，初爲裁衣之始，哉爲艸木之始(即才，)首爲人體之始，基爲牆始，是也。 又如君訓足以該公、侯，公、侯之訓不足該君，則不克互訓明矣。說文所詮之詁，或如本字之誼，僅得其一體，如馬字訓武，訓怒，牛字訓事，是此亦不克互訓者也。若斯之屬，咸與互訓之例別。說文序言："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周禮保氏正義引作"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 "左右相注"即彼此互釋，則轉注當屬互訓言，非以轉注該一切訓釋也。 其曰"建類一首"者，則許書所謂轉注指同部互訓言，不該異部互訓言也。(江氏

這一派。大派雖則止有他們三家，可是這三派裏面還有大同小異，小同大異的，眞有各成一派的樣子。 至於鄭樵、朱駿聲等，根本上是他們說他們自己的轉注，更不在話下了。

戴震一派乾脆地把轉注歸於用字方面，到不必再提他們了。 其餘單就字音的一方面說的，別人也容易看出他們的不對，所以趙古則一派，經不起曹仁虎的批評。獨有單就字形的一方面說的，除了曹仁虎已經批評過的以外，後來還有鑽牛角尖的，就是因爲他們承認轉注也是"造字之本，"却又看得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各有它們的構造方法，所以要想在象形、指事、會意、形聲以外找出一個轉注字的構造方法來，却又不把許愼的說明仔細研究。 也有根據許愼說明的，但是，他們又不免誤會了許愼的說明。 所以各人各說，總是不能說明轉注的眞相。我在上面說過，轉注字的本身，實在無一個不是形聲字，所以要想在象形、指事、會意、形聲以外，再去找一個轉注字的構造方法，是無從找起的。那末，怎樣可以說轉注也是造字的方法呢？我且重復提出許愼對於轉注的說明，再把徐鍇、劉師培、章炳麟、金鉞幾家的見解寫列在後，最後再寫我的見解。

許愼說： 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賈公彥周禮疏引同字做文，)考、老是也。

徐鍇說： 轉注者，屬類成字，而復於偏旁加訓，博諭近譬，故爲轉注。人毛匕爲老，壽、耆、耋亦老，故以老字註之。 受意於老，轉相傳注，故謂之轉注。義近形聲而有異焉。 形聲江河不同，灘濕各異。轉注考老實同，妙好無隔。 此其分也。 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

近,與𤼵讀若朱同例。)𣝗、楔互訓,(古談部之字多轉入脂部。)柧、棱互訓,橐部囊、橐互訓,金部錠、鐙互訓,自部障、隔互訓,亦均古音相近。此轉注之正例也。 正例而外,變例孔多。 如山部:"嶕,嶢也。""嶢,嶕嶢也。"手部:"揞揞揞也。""揞,揞也。"此轉注之變例一也。艸部:"芽,萌芽也。"(芽字疑衍。)"萌,艸芽也。""蕘,艸薪也。""薪,蕘也。"木部:"榮,桐木也。""桐,榮也。""枯,槀也。""槀,木枯也。"(又:"科,勺也。""杓,科柄也。"亦此例。 "勺也"疑當作杓也。)貝部:"贅,以物質錢。""質,以物相贅。"馬部:"驚,馬駭也。""駭,驚也。"辵部:"迻,遂也。""遂,遷徙也。"肉部:"脛,胻也。""胻,脛耑也。"土部:"垣,牆也。""牆,垣蔽也。"自部:"陬,阪隅也。""隅,陬也。"此轉注之變例二也。木部:"根,木株也。""株,木根也。""標,木杪末也。""杪,木標末也。""橋,水梁也。""梁,水橋也。"巾部:"常,下帬也。""帬,下常。"絲部:"紂,馬緧也。""緧,馬紂。"此轉注之變例三也。(自部:"隩,水隈厓也。""隈,水曲隩也。"亦近此例。)艸部:"蔣,苽也。""苽,雕苽,名蔣。"食部:"饟,周人謂餉曰饟。""餉,饟也。"自部:"陂,阪也。""陂,阪者曰陂。"此轉注之變例四也。又玉部:"珥,瑱也。""瑱,以玉充耳也。"亦屬轉注變例。然變例轉注之字,音亦恆近,如萌芽,驚駭,枯槀,蔣苽,陂阪,珥瑱,均屬於雙聲。嶕嶢,鞮𩌏,脛胻,陬隅,標杪,紂緧,饟餉,均屬於疊韻。迻、遂,贅、質之屬,亦復古音相近。故許君作序,特舉考老疊韻互訓字以爲例也。 特許書轉注雖僅指同部互訓言,然擴而充之,則一義數字,一物數名,均近互注。 如及、逮,邦、國之屬,互相訓釋,雖字非同部,其爲轉注則同。又方言一書,均係互訓,以數字

以建類一首爲同在一部之字,是也;謂同部之字從木首之字得義均爲轉注,其釋則非。 孫氏以同部互訓爲轉注,是也;"以祥祉,福也,""福,祐也,"爲例,立說又非。 王氏釋例以異部互訓、亦爲轉注,失與段同。魏、朱及曾說均未合。)故惟考、老爲正例。 晉衛恆曰:"轉注,考、老是也,以考爲耆考也。"蓋以老字之誼與壽考之考相同,故互相訓釋,此深得許君之旨者。恆爲晉人,去漢未遠,故所釋未譌。考、老而外,若艸部蔆、芰互訓,許君說之曰:"蔆,楚謂之芰,秦謂之薢茩。"由許說觀之,蓋互訓之起,由於義不一字,物不一名,其所以一義數字、一物數名者,則以方俗語殊,各本所稱以造字。許君於芰、蔆二字既明標其例,則艸部茅、菅互訓,(又莪字下云,蘿,莪屬。蘿字下云,莪也。疑當作莪,蘿也,莪屬。 亦互訓。)言部諫、証互訓,木部柟、梅互訓,極、棟互訓,楈、欒互訓,穀、楮互訓,棧、柵互訓,穴部竅、空互訓,人部何、儋互訓,頁部顡、頷互訓,火部爇、燒互訓,心部戇、愚互訓,魚部鰼、鰌互訓,糸部纏、繞互訓,或本爾雅,或本方言,蓋均方俗異稱,致義有二字,物有二名者也。且許書二字互訓,恆系音近之字,如艸部菲、芴互訓,言部讙、譁互訓,攴部更、改互訓,鳥部鵠、鴻互訓(許以隺爲鴻雁之鴻,)入部入、内互訓,木部檻、櫳互訓,禾部稻、稌互訓,頁部顛、頂互訓,欠部欶、㰦互訓,蟲部强、蚚互訓,均雙聲也。艸部蓋、苫互訓,苗、蓨互訓,走部趁、䞴互訓,口部吒、噴互訓,言部譸、詶互訓,諷、誦互訓,刀部刑、剄互訓,火部灼、炙互訓,金部鏶、鍱互訓,均疊韻也。若艸部蓄、蕾互訓,茦、莿互訓,則又音義均同,僅以省形不省形而區別者也。即口部噓、吹互訓,木部柱、楹互訓,(柱、盈音

物,所以許愼對於轉注字舉的例證用考老,而不用兩箇不同部的字。並且如果不是拿被文字代表出來的本身的各類事物來做中心,也不曉得轉些什麽?注些什麽? 所以"建類"和"比類"兩個"類"字,實在不許做兩樣解釋的。 至於"首"字,在許愼的自敍裏也有"其建首也,立一爲耑"的首字可以引來做比例,所以許多人都說"一首"的首就是"部首。""一首"是說要同一個"部首"的。不過類實際也是說文的"部首,"那末,"建類""一首,"不是重復了嗎? 顧實說:"類者,部類也。首者,部首也。 同意相受者,同部中之字皆承自一部首之意也。"那末,江聲的主張,也沒有可以指駁的了。況且"部類"和"部首"又怎樣區別?所以這個"首"字,實有點神秘的。章炳麟拿類說做"聲類,"首說做"語基。"他所說的"語基,"就是我說的語原。 他的意思,轉注字是由聲音的轉變而發生,但是,有一個界限,是要同一語原的,才叫轉注。 照這樣說來,拿我上面說形聲字和語原的關系部分來對照,那末,不是轉注字和語原同的字沒有分別嗎? 所以章氏弟子朱宗萊便不從他的師說,湯濟滄也不以爲然。我以爲每個字的組合,含有三個條件,弟一是形,弟二是義,弟三是聲。 這是世界文字一樣的。我國漢民族的文字用象形、指事、會意方法造成的,聲音都在字形的外面。因形聲方法造成的,聲音已在字形的裏面。 許愼說形聲的構造,是"以事爲名,取譬相成。""以事爲名"是屬形和義兩部分說的,"取譬相成"是屬聲的部分說的。 轉注字的本身既是形聲,轉注字產生的原因,如章炳麟說的"以文字代語言,各循其聲,方語有殊,名義一也。其音雙聲相轉,疊韻相迻,則爲更制一字。"也如金鉞說的"異字同義

音同爲尤衆,則以音近之字,古僅一詞,語言變遷,矢口音殊,造字雖有數文,故形異義同,音恆相近。 方言卷一大字條標例至詳,即小爾雅諸書所載,其有音近可互相訓釋者,亦均轉注之廣例,特不可援以釋許書耳。

章炳麟說:字者孳乳而浸多,字之未造,語言先之矣。 以文字代語言,各循其聲,方語有殊,名義一也。 其音或雙聲相轉,疊韻相迆,則爲更制一字,此所謂轉注也。 何謂建類一首,類爲聲類,首者今所謂語基,是故明轉注者經以同訓,緯以聲音,而不緯以部居形體。

金鉞說:異字同義曰轉注。 有轉注而數字可一義也。何爲其數字也,語有輕重,地分南北,必不能比而同之,取其地之方言而制以爲字,取足達其意而已。

以上四家的說法,雖各有尚未圓滿的地方,大致是"所見不謬。"自然,許愼是"首屈一指"說明轉注的。他如果說錯了,我們現在要自己去開闢江山,更不曉得要增加多少奇怪的說法。不過他說的"建類一首"的類字,我們當然拿他同"比類合誼"的類字一樣看法。"比類"的類字,(種類的類,本字是倫)我們從會意字的本身看出是山、水、人、鳥、魚、虫、艸、木等等。 換句話說,說文裏的五百四十部,就是文字的類目。那末,"建類"當然是拿說文五百四十部的類目來做中心。因爲如今所有文字,的確是"各從其類,"也是許愼所謂"凡某之屬皆從某。"假使如章炳麟說的"明轉注者經以同訓,緯以聲音,而不緯以部居形體,"那末爾雅、方言都是專明轉注的書,戴震這一派的主張,就沒有可以指駁的了。因爲"類"是被文字代表出來的本身的各類事

曰轉注，語有輕重，地分南北，必不能比而同之，取其地之方言而制以爲字。"那末，轉注字的重要因素還在聲的部分。 假使不注重在音的說明，如把"建類一首"都說做說文的部首，那末，"建類一首，同意相受，"這是分說形、義的兩部分，反而遺漏了最重要的聲音部分，無怪二千多年來的人們會各說各的轉注，益發蒙蔽了轉注的眞相。 許愼拿考、老兩個字來做"建類一首、同意相受"的例證，當然因爲考、老兩個字所以是轉注字，必然具備"建類一首、同意相受"的條件。"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分明是三個條件。"考、老也。""老，考也。"誰也明白它們是"同意相受。"那末，建類當然就是說考也是老類。其實徐鍇說的"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謂如老之別名有耆，有耋，有𦒱，有耇，有耄，"也是對的。 因爲它們的意思也都是老，而且是嚴格的同意。考固是老，耆、耋、耄、耇、𦒱也完全是老，沒有什麼區別，並非由於"引申"（詳在下面和六書疏證裏。）那末，"一首"這個條件是沒有着落了。如果說他也指"部首，"便是"重牀疊架。"許愼說明六書的構造規則，都是四個字一句的兩句，加上一個例證，並無這樣"重牀疊架"的文字。那末，"一首"定是說音的部分的條件，這是無可疑的。所以章炳麟要拿"語基"來說"一首，"雖則"一首"不是語基的意思，可是"一首"是屬於音的部分說的，這個原則却對了。 我們把這點弄明白了，才見得許愼是眞懂得轉注的。

徐鍇說："𦒱、耆、耋亦老，故以老字注之。 受意於老，轉相傳注，故謂之轉注。義近形聲而有異焉。 形聲江河不同，灘濕各異。轉注考、老實同，妙、好無隔。（妙字由說文玅字而譌，並非好字的轉注字。不過作爲後造的形聲字，從女，少聲。意思是好也。那末，妙、好也是轉注字了。）此其分也。"又說："江河可以同謂之水，水不可同謂之江河，松柏可以同謂之木，木不可同謂之松柏。 故散言之曰江河，總言之曰轉注。"（散字總字和上文"義近形聲"的義字，却要活看。"義近形聲"是說轉注字的本身就是形聲字。 但是，他却是某字的轉注字，如考是老的轉注字。 "散言之曰江河，"是說江、河、淮、漢等多是水，分散做江、河、淮、漢等許多水名。 "總言之曰轉注，"是說耆、𦒱、耇、耋、耄等總起來這是一個老意。）又說："轉注則一義數文。"都表現他對於轉注字的認識。可是，如他說的"屬類成字而復於偏旁加訓，博諭近譬，故爲轉注。"不免文義委曲晦澀，不容易叫人明白，却容易叫人誤會。又如他說的"立字之始，類於形聲，而訓釋之義，與假借爲對。"也要費猜想，方能明了他的意思。 所以後來信仰徐氏說法的人們仍會發生許多不同的說法。

劉師培對於轉注的理論和例證，都有說明。 不過他拿同在說文某部裏而又互相解釋的做轉注，結論却把及、逮、邦、國一類，也不能不算轉注，甚至於連方言、小爾雅等書裏面互相解釋的字也算做轉注，不免"自相矛盾。"他雖則說"不可援以釋許書，"畢竟是他對於轉注字的認識還沒有到充分地步。 並且他舉出許多例子，證明轉注字發生由"語言變遷，矢口音殊，"而所以"殊"的、不外"雙聲""疊韻"的關系。但如他舉的例證中如"茅，菅也。菅，茅也。"分明既不是"雙聲，"也不是"疊韻，"他却不能說明了。至於他說的許多變例，不過說文說解裏書法的變例，不是轉注本身的變例。

九二～九三

章炳麟、金鉞對於轉注字的理論，說得完全對的。不過金氏說的太簡單，沒有從組織上說明，而且也沒有提出例證。 章氏的說法，拿類說做"聲類，"首說做"語基，"和"經以同訓，緯以聲音，而不緯以部居形體"的話，我已在上面指出他的毛病，恕不再說。 就把我的意見寫在下面。

轉注這個名稱，的確來得特別。可是，我們研究到所以用這個名稱，就大致可以曉得怎樣的才可以叫做轉注字。 原來轉字是輸字的轉注字，轉字的發音在知紐，輸字的發音在審紐三等，都是舌面前音。注字是澍字的轉注字，澍字的發音在端紐，注字的發音在照紐三等，古代讀照紐的音歸入端紐，澍字從啻字得聲，啻字的發音在審紐三等，審三和照三都是舌面前音。 那末，轉注是和假借一樣，用兩個同音的字連起來做名稱的。他的意思是從這裏運輸到那裏。從名義上看來，就含着把這字的形、聲、義轉運到那字裏去的意思。 例如把老字的形運到考字裏，老字的義也運到考字裏，論到聲音雖然有點不同，但是考、老兩個字的收音都在幽類，那末，考字的聲音也從老字裏運來。所以叫做轉注。

過去，有幾個人說"轉注者，一義數字也。"但是，沒有詳細解剖式的說明。我們就不能判斷他說的內容是否有錯誤。 例如曹仁虎、廖登廷、孫詒讓等他們都信從徐鍇的說法，但是，他們自己說來，就各有各的毛病。 所以，我們必須說明內容，才可以叫人不致懷疑或誤會。我以爲轉注字確是"一義而數字，如考、老是許愼舉的例證，老、考便是一義而二字。其實說文老部裏的耆、耋、𦒻、耇、考、𦒱、𦒷、𦓐、孝九個字，都是老的轉注字。 現在說文裏說："耋，年八十曰耋。𦒻，年九十曰𦒻。耇，老人面凍黎若垢。 𦓐，老人面如點也。𦒷，老人行才相逮。𦒱，久也。孝，善事父母者。"都不是許愼原來的說解。"年、七十曰老，八十曰耋，九十曰𦒻，"書傳裏說法各不相同。 方言裏說："耇，老也。 宋、衛、兗、豫之內曰耋。"可見耋是老的因方言而造的轉注字。孟子：反其旄倪，玉篇裏𦒻字又寫做耄，那末，旄是耄的借字，𦒻、倪就是老幼的意思。詩經裏"以介眉壽，遐不眉壽，"戎者鐘裏"眉祿"的眉，都是𦒻的借字。方言："眉，老也。 東齊曰眉。"可見𦒻也是老的因方言而造的轉注字。 爾雅："耇，壽也。"尙書："耇造德不降。"鄭注："耇，老也。"詩經："遐不黃耇。"毛傳："耇，老。"都是拿老說耇。如周書裏的"克有耇老，"壽經裏的"咈其耇長，"也都不能拿"面凍黎如垢"去解釋它。鄭玄注儀禮，箋毛詩，才拿"凍梨"說耇，韋昭注國語也如此。劉熙釋名裏說："耇，或曰凍黎。"那末，"凍黎"是漢時俗名。我以爲"凍黎"本是耆字的緩言，例如"蒺藜"是茨的緩言。方言："黎，鮐老也。燕、代之北鄙曰黎。秦、晉之郊，陳、兗之會曰耇鮐。"黎即耆的借字，他們的收音都在脂類，書經裏的"播棄黎老，"就是耆老。書經"西伯戡黎"就是史記的"敗耆國。"鮐、耆都是破裂濁音，那末，鮐也是耆的借字。鄭玄把耆字去說耇字，說文說："耆，老也。"那末，耇也是老的因方言而造的轉注字。（廣雅："𦒸，老也。"𦒸是從老欱聲，是耇字的兩樣寫法。）廣雅："耆，老也。"（耆、𦒷兩個字古書裏更不看見，恐怕是呂忱增加的。）𦒱字古書裏都當老說。孝字實是從老，季省聲，金文裏往往說"追孝，"余義鐘却用"追考。"可見考、孝兩個字意思是

九四～九五

始字解說的,因爲它從祖得聲,祖字的發音在從紐,和才字的發音同紐。才字的收音和始字的收音同在之類,才是艸的初生(才和屯是一個字,)始和胎是一個字,胎是人的初生,才、始是同一語原的字,胎、始是先後造的字。初是借做才字的。 哉字從才得聲,也是借做才字的。祖字是祭字的發音同在精紐的轉注字,(或是且的後造字,且字當依金文寫做  或  是帳字的初文。)精、從兩紐都是舌尖前的破裂摩擦音,他也是借做才字的。 始字和首字、俶字都是舌面前音,(始、首二字的發音在審三,俶字的發音在穿三。)古代都讀做透紐的音。首字、俶字並沒有始的意思,那末也借做始字。人的生是頭先出來的,或者首字引申也可以有始的意思。 肇是兆的發音同在澄紐的借字,兆是卜筮灼龜的爆文,也沒有始的意思。 澄紐也是舌面前音,肇、兆兩字的收音都在宵類,古代讀宵類的聲音歸入幽類,俶、首兩字的收音都在幽類。那末肇、兆、俶三字用做始的意思,都是借做首字。基字的收音也在之類,也是才或始的借字。如果說基是建築的開始,那末或者它和才、始有語原的關系。元和兀、人、大、天是一個字,孟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借元做頭,頭是首的轉注字,那末,元和天是一字,天的發音在透紐,頭的發音在定紐,同是舌尖前音,所以可以通借。那末,元和首都訓做始,就得到解釋了。落字從洛得聲,洛字從各得聲,各是往來的來的本字(詳說在疏證裏。)來字的收聲也在之類,或者是這樣的關系借做才字。 權輿所以有始的意思,我尚未明白。總之爾雅這一條裏,雖則十一個字都可以做始字講,分析起來,却有許多字本來和始字沒有相干。所以不能和轉注的"一義而數字"的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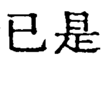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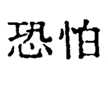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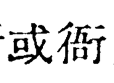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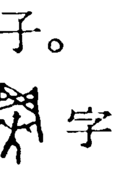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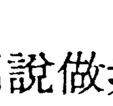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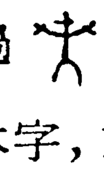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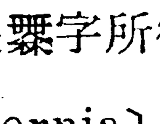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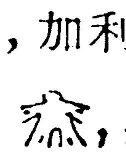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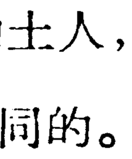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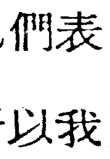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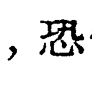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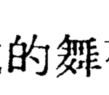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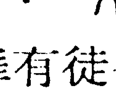
同的。耇字雖則沒有可以考證的材料,但是,它是從耇省得聲,它的發音在禪紐,和耆字的發音同紐,可是它是耆的轉注字。禪紐的音,古代讀歸於定,耆字的發音在羣紐,定、羣都是破裂濁音,耋字的發音也在定紐,那末它們都是轉注字。耇字的發音在見紐,考字的發音在溪紐,都是舌根的破裂音。孝字的發音在曉紐,也是舌根音。古代讀曉紐的音歸於影紐,影、見都是破裂淸音。 耆字的發音在端紐,端紐也是者破裂淸音。那末,它們也是轉注字。老字的發音在來紐,古讀來紐的音歸入泥紐,端、定、泥都是舌尖前音。 那末耆、耋、老也是轉注字。耄字的發音在明紐,明、泥都是鼻音。 耄、老、考、孝、耇、耆六個字的收音都在幽類,耋、耆兩個字的收音都在脂類,那末,它們是轉注字,也可見了。這樣說來,老字的轉注字竟有九個。說文老部無一個字不是老的意思,正好替江聲這派做個證明。但是,拿說文全部來看,象老部不過是偶然的。例如示部的祭字和福字是一個字,他們的轉注字有禮、禠、禛、祿、祉、禎、祺、祥、禓、禧、祺、禋、祡、祜、祐、禦、祔、禳、祕、祈、禱、等等幾十個字。但是,示部所有的字,並非止是一個祭的意思。所以江聲一派的說法終究不能成立。而我們止能證明轉注的確是"一義而數字,"特當曉得轉注的"一義而數字"並非爾雅裏的"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權輿,始也。"因爲爾雅本是所謂"訓詁之書,"所以就它釋詁一篇裏看來,有同聲假借的例,有語原相同的例,有先後字例,有"引申"的例。 就如上面舉的始也一條來說,初字說文裏說做"裁衣之始也,"(並非許愼原文。)其實它是從刀祖省聲(詳說在六書疏證裏,)大概是剉的轉注字,並沒有始的意思。古書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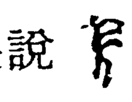
或隸,臥的轉注字有監或臨,北的轉注字有冀,且的轉注字有暨,歺的轉注字是殪、殚、歿。凡噣、咮、噭、踬、街、衙、掤、創、含,舞、竦、竦、監、臨、冀、暨等,都是形聲字,口和足、行却是象形字,刅、甘、武是指事字,立、臥且是會意字。那末,最初轉注字的本字都是象形、指事、會意的字,後來更由形聲字也可以造轉注字,所以老轉注做考,賞轉注做賜,贅轉注做質,何轉注做儋,而且這種轉注字還佔着大多數呢。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種字都可以產生轉注字,而轉注字却無一個不是形聲。更可見得造字的次序,就是文字發展的過程,文化的進步也都可見了。

怎樣會發生轉注這樣的造法,大概是因爲土地廣大,語言複雜,同是一樣的東西,同是一件的事情,可是甲地叫某,乙地叫某,丙地、丁地又叫某,如揚雄做方言,就是專記各地語言裏稱謂的不同。不過他的書裏記出來的,有許多已是轉注的字,有許多還是借用同聲字去記出來的。假使當時都已有了轉注字,那末,他這部書可以算得專記轉注字的書了。 假使我們拿他所記許多借用的字,都給它們更換了各各適合實際的表形的部分,留着它們表聲的部分,就有許多新的轉注字了。

方言裏記的"盂,宋、衞之間或謂之盌。 儋,齊、楚、陳、宋之間曰㩦。"那末盌是盂的轉注字,㩦是儋的轉注字。 形、聲、義三部分都和許愼說的"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八個字的條件合的。 但是轉注字的產生,不但因空間不同的原故,也有時間的關系。古時代叫這樣東西或這件事情做某,現在却叫做某。 那末現在就不妨造一個轉注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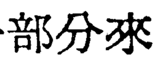
論。 也可以見得戴震一派的說法不對,而轉注所以也列做造字方法的一部分也就明白了。

轉注字至少須兩個"建類一首,同意相受"的字對照,才可以明白的。例如不拿考字和老字對照,怎樣會曉得考是老的轉注字。因爲轉注字實沒有一個不是形聲字。 但是,如老字是從  毛聲的形聲字,(金甲文裏老字有寫做  的,甲文裏有但寫做 的,  字從人挾了拐杖,是指事字,也是老字的原始字,老已是  的轉注字。)形聲字轉注做形聲字,恐怕比較時期要晚些罷。 我們看到口的轉注字是噣或噭或咮,足的轉注是踬,行的轉注字是街或衙,刅的轉注字是掤或創,甘的轉注字是含,武的轉注字是舞,(武的原始字大概本寫做一個人拿了戈在那裏跳舞的樣子。 後來變省做武,原始也有別樣寫法的。如弭中簠裏的  魯公鐘裏的 ,都是象人兩手上揚,一脚蹻起,正是跳舞的樣子。 舞字便從它省,從𣞤得聲。𣞤字是  的寫錯了的,甲文裏有  字,高田忠周說做䍶字,是對的。不過  却不是䍶字,而是䍶字所從得聲的  字。  是有無的無本字,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一帶的土人,他們表示否或無的符號是 ,這種民俗,原始人類大概多相同的。所以我國上古民族表示沒有,也是申開兩手高舉起來,所以當時的圖語是 。後來採用圖語做文字,這就是有無的無字。 說文裏有個无字,恐怕也是它的變相。所以王弼本的周易裏用无字做有無的無。金文裏還有   兩個字,王襄引華石斧說:"象人執牛尾而舞。"大概古代的舞有徒手的,有拿羽毛的,有拿兵器的,所以有各樣的舞字。)立的轉注字是竦

如古代借據的轉注字的父，乳房的本字的母，做兒女叫他的雙親的稱呼。 這是六書裏的假借。 後來造個從人白聲的伯字做父母的父本字，造個從女比聲的妣字做父母的母本字。（考妣並不是專叫死亡的父母的名稱，從前的人已經說過了。見桂馥的說文解字義證裏。）伯、妣兩個都是形聲字。妣字在很早已有了轉注的媪字、嫗字、姁字、姐字。這種在現在已經不可考證它們裏面某字由於空間的原故造的，某字由於時間的原故造的。但如"蜀人謂母曰姐，"那末姐字是由空間的原故造的（現在浙江江山人叫母亦叫做姐。）現在我們叫父親做爸爸或爺爺或爹爹，叫母親做媽媽，爸字、爺字都已見於玉篇。 集韻裏說："吳人呼父曰爸，"古詩木蘭從軍行："卷卷有爺名。"爹字見於廣韻，廣韻裏說："爹，北方人呼父。"但是南史梁始興王憺傳："始興王，人之爹，荆、土方言謂父為爹。"媽字見於博雅。 那末爸、爺、爹、媽這種叫法，雖則在某地民俗早已如此，但是這種字是漢以後才造的。 不過爸、爺、爹這種字，不從人而從假借字的父，當然由於造字的人既不曉得伯是父母的父本字，又不曉得父不是父母的父本字，其實妣字、媽字從女，女是奴的原始字，借做男女的女的。從六書裏假借字造字是可以的，但是現在都叫它們做俗字了。 其實俗字是拿合六書不合六書做標準的，不拿時代做標準的。 爸、爺、爹、媽都是形聲字，並非不合六書。必如"馬頭人為長，"方是俗字。（據衛聚賢說："馬頭人為長"是說  字，這是對的。 那末也不算俗字。 必如不正為歪，小大為尖，真是俗字。）爸、爹、爺、媽正是因時間的緣故造的轉注字。

一樣東西和一件事情，因為時間或空間的關系，它們原有的名詞的聲的部分，發生了轉變。 為適應它們的需要，而用原有的名詞的字改換它們的聲的部分，各因他們時代或方土的音，替他們別造一個字。所以現在的字會多於古代。 不過他們的意思一些也不曾變，所以成了一義而有數字。 但是既然造字，所造的字還是和本字一樣的象形文字的形聲字，當然仍要遵用六書規律。凡是規律，必定含有條件。我國文字構造的方法，既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種，也無可再在這四種以外別有創造，自成造字方法的一種。 可是六書裏偏有轉注、叚借兩種，也算造字的方法。許慎更給轉注說明它的規律，"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八個字裏具有三個條件，第一個是"建類，"第二個是"一首，"第三個是"同意。""建類"是形的部分，"一首"是聲的部分，"同意"是義的部分。凡文字無不具這樣三個條件，轉注字自然不能例外。 不過轉注字由原字而產生，所以他的條件和原字更有密切的關系。現在把"建類、""一首、""同意"三方面依次說明。

"建類，"類是這類東西這類情事的類，和會意字規則裏"比類"的類不但理應相同，實際也非兩樣。 所以說東西的如人、鳥、木、石等類，說事情的如攴（就是打的原始字、）辵（走路的走本字、）革（把獸皮除去他的毛的意思、）可（肯否的肯本字）等類，"建類"是說樹立一個東西或一件事情的名稱，做轉注字的體。例如盂、盌是箇盛東西的東西，那末拿皿字來做體。 儋、擔是件事情，這事情是人做的，那末，拿人字或手字來做體。 秀、穗也是一樣東西，他是生在禾上的，所以拿禾字來做體。 謦、欬也是件事情，他是從人口裏出的，所以拿言字或欠字來做體。 不過盌字的體仍就是盂字的體，秀字的體也是穗字的

體，這可稱做正例。 如儋從人而擔卻從手，謦從言而欬卻從欠，這一類的轉注字，其數也不在少，如幣的和璧，但的和裼，訊的和問，呷的和飲，待的和竢，牴的和觸，盄的和銚，罌的和瓮，舁的和捈，阬的和埂，時的和壇，坻的和沚，𦃇的和縞，戕的和剌，直的和延，序的和宇，宙的和棟，都是例證，這可稱做變例。至於轉注字表形的部分所以不必一定是同字的理由，因為雖則不是同字，卻不能拿絕無關系的不同的字來胡亂用的。如擔字雖從手，手原來是人的手，不過拿一部分來替代全體。 謦字從言，言和音是一字，欬字從欠，欠也是口裏出氣而有聲的。 幣字從巾，這個巾字實是布的原始字，本來象形畫做  的變訛。璧是辟的後造字，辟從○屖聲，實在就是貨幣的幣字。上古石器時代用石類裏面美的所謂"玉"來做交易品，叫做辟。 後來農業時代用布帛做交易品，就造個從巾敝聲的幣字。 玉和布都是做交易品的，所以璧字從玉，幣字可以從布。但字從人，裼字從衣，衣是人穿的，從人光了身體說，所以但字從人。 從不着衣服來說，所以裼字從衣。訊字從言，問字從口，言也是口裏出的，所以訊字從言，問字從口。呷和飲也是如此。待字從彳，彳、行一字，行是人走的路。竢字從立，立是人在地上不動，行是地上又闢成道路。 所以待字從彳，竢字可以從立。 牴字從牛，觸字卻從角，牛是有角的動物，所以角也得替代了牛。盄字從皿，銚字卻從金，盄是銅鐵做的，所以可用造東西的質來代表東西。罌和瓮也是這個例子。舁字從臼，臼是兩隻手，捈字從手，從手和從臼是沒有分別了。 阬字從𨸏，𨸏是山邊的土坂，所以埂字可以從土。時字從田，壇字卻從土，也是如此。坻是水中間的地，所以坻字從土，沚字從水。 素實是現在所謂絲的本字，所以𦃇字從素，縞字卻從糸。 戕字從戈，剌字卻從刀，刀和戈都是兵器。直字從乚，延字從廴，乚、廴本是一字。序字從广，宇字從宀，广、宀都是屋子。宙字從宀，棟字卻從木，因為棟是屋子上的東西而是木頭做的。劉師培舉的及、逮，邦、國的例，正是如此。 這樣說來，轉注字的"建類"部分，雖則不是限定必須同字，可是也和會意字的"比類"一樣，必須可以相互發生關系的才行。假使但字改做袒，便是普通的形聲字，不能和裼字轉注。如盂字可改做圩或杅，因為盂是土或木做的，卻不可以從人。 盂固然是人用的，但是他的直接用途在乎盛物，若改做仟，他的意思也會變了，不能和盌字轉注。那末可見轉注字的表形部分雖不必同字，卻也有嚴格的界限，不能隨便附會。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的不得算轉注字，道理更明白了。 也可見得"建類"是轉注字的第一個條件，不可以忽略了的。

類是同了，可是如說文艸部的字無不從艸，人部的字無不從人，艸部、人部裏的字卻不盡是轉注字。因為它們一部分字，止具有第一個條件。所以，"凡某之屬皆從某"就是轉注的話是不對的。 因此更須"一首。"這個"首"字，我以為就是音韻學家所謂音紐和韻部。音紐和韻部，都是拿一個音代表一類音的。許慎的時代，還沒有"紐""部"的名目，管子地員篇裏說："凡將起音，凡首，先主而三之。"從前的人有說首是音字的錯訛，其實也不必定是音字。 尚書皋陶謨裏說："予欲同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古文"在治忽"寫做"七始詠。"薛壽說："七始為句。"那末，七始和六律、五聲、八音是所謂"對文，"七始也拿

音也在匣紐，他從兼得聲，兼字的發音也是見紐，收音也是談類。侵、談兩類是“近旁轉”的。本字是木，轉注字是樹。 兩個字的收音都在侯類。本字是武，轉注字是舞。 舞得聲於無，無、武兩個字發音都在微紐，收音都在魚類。 本字是八，轉注字是臂。 兩字的發音都在封紐。本字是夰，夰是走路的走本字，古代讀夰字大概和現在讀走字一樣，發音在精紐。轉注字是迹，發音也在精紐。（古代讀奔走的走大概和現在讀奏字一樣，所以奔走也寫做奔奏，奏實在是走的轉注字。）本字是步，轉注字是登。 步是陟字的初文，陟字的發音在知紐，古代讀知紐歸入端紐。登字發音也在端紐。本字是刅，轉注字是刱和創。刅字的發音在穿紐，創字從倉得聲，倉字的發音在淸紐，淸穿同是破裂摩擦次淸音。由創轉注做刱，刱從井得聲，井字的發音在精紐，精、淸兩紐都是破裂摩擦音。茅是本字，發音在明紐。轉注字是菅，菅從官得聲，官從𠂤得聲，𠂤、自是一個字，自字發音在奉紐，古代讀奉紐歸入並紐，並、明兩紐都是雙脣音。 苽是本字，收音在魚類。轉注字做蔣，收音在陽類。魚陽兩類是可以“對轉”的。舟是本字，發音在照紐三等。轉注字是船，發音在牀紐三等。 都是舌面前音。船從㕣得聲，㕣音喻紐四等。 轉注字是俞，俞字發音也在喻四。（俞從舍省得聲，舍音審紐，審和喻四都是摩擦次淸音。）獸是本字，從犬，嘼聲。嘼、車一字，車古或讀如舍。 轉注字是狩，從守得聲，舍、守兩個字發音都在審三。斯、新是發音同在心紐的轉注字。轉注字也可做所，所字的發音在審二。心、審兩紐都是摩擦次淸音。綷、緭是轉注字。綷字的收音在眞類，緭字的收音在脂類，脂眞兩類是可以“對轉”的。

音說的。（薛壽有說明，手下沒有他的文集，不能具注。）始和首的發音都在審紐三等，或者管子裏凡首的首，就是尙書裏七始的始。許愼說六書的規則，每書兩句而且押韻，所以用首字。 可是，這不過我們學考證家替許愼找個“出典，”實際我們還是要就轉注字本身來證明的。轉注字都是形聲字，但是它得聲的部分不是可隨便附會，這是我們從考老、儋何、但裼、鐮鍥、琱琢、藚苗、犨牟、喉嚨、譁讙、趨趣、越歷、道徒、街衢、齇皻、蹈踏、囂梟、𧙻䛗、鯌鮇、冊嗣、詵請、詔誥、妻妾、秀搏、爨炊、靲鞮、醆醷、鷘鸐、朄軌、闟閲、叔拾、史事、役戍、殺弑、敗數、甯城、暉睔、魯者、猚狐、雅烏、羔挑、放榜、爭敢、殊死、骨骼、膀髆、前劑、耒耜、觵觚、篆籀、巫覡、粤寧、可哿、豈䝨、豊豑、虐搦、齋盛、丹臒、僉攕、餬飽、滄戕、飯甒、知矣、城就、來麥、憂愛、棠杜、林麓、園囿、睹旦、月朔、多夥、牒牘、稙稺、黏䵑、馨香、米粱、舀擣、家宅、呂膂、空竅、疾病、罛罟、恍憭、監臨、丘虛、製裁、尺咫、舟俞、兒孺、視眂、吹飲、顏面、顧須、匍匐、庖廚、碽磙、驂駟、豖豬、獷獨、𤎩焦、奎夸、𢍏奏、性情、海漠、尣汪、溧瀨、鱷鯨、扉扇、聞聆、捐攘、民氓、戈戛、墼甓、紗綃、蠨蛸、飄飆、亘堵、坤地、垚陶、里野、甥勝、加劫、斯所、斟勺、軨轜、陵防、辛辥、孺穀、醞釀等這許多例證而曉得的。 所以“一首”是指轉注字的表聲部分說的。 轉注字的表聲部分，必和它轉注的本字的聲音在一個音紐或韻部裏，因爲它的聲音從和它轉注的本字的聲音轉變來的。例如本字是甘，轉注字是含。甘字的發音在見紐，含字的發音在匣紐，見、匣兩紐都是舌根音。 含字從今得聲，今字的發音却在見紐。甘字的收音在談類，今字的收音在侵類。又轉注做嗛，嗛字的發

不過事實上定有一個是先造字。（判斷它們的先後，止有從古今聲音變遷上去研究。）據我上面前後舉出來的許多轉注字，已够證明轉注字的表聲部分極有規則，發音、收音兩方面是轉注字取聲的原則。所以，從前的人也說有“雙聲轉注、”“疊韻轉注。”但是，依着這兩個原則去尋轉注字，定有許多轉注字被他們逃走的。 所以也有以爲旁紐和近部可以通的，其實還是有說不通的。如茅何以可以轉注做菅，照一般的所謂“雙聲疊韻”來說，怎樣能通？ 我從說文全部字裏研究出來的轉注字，幾乎占了全部形聲字數的三分裏二分還有多。（見我做的說文解字六書表裏。）這不過盡我的學力得到的，定有許多也是轉注字還不曾被我發見的。（因爲現在說文裏許多說解，已不是許愼的原文，所以不能確實曉得它們的本義。）可是，從已被我研究出來的說，它們的表聲部分，除了所謂“雙聲、”“疊韻”和“旁紐、”“近部”通轉、兩部對轉的關系以外，發音方面有同是屬於破裂淸音的，（如雙脣音的封紐，舌尖前音的端紐，舌面前音的知紐，舌根音的見紐，喉音的影紐。）有同是屬於破裂次淸音的，（如雙脣音的滂紐，舌尖前音的透紐，舌面前音的徹紐，舌根音的溪紐。）有同屬於破裂濁音的，（如雙脣音的並紐，舌尖前音的定紐，舌面前音的澄紐，舌根音的羣紐。）有同屬於鼻音的，（如雙脣音的明紐，脣齒音的微紐，舌尖前音的泥紐、娘紐，舌根音的疑紐。）有同屬於破裂摩擦淸音的，（如舌尖前音的精紐，舌尖後音的照紐二等，舌面前音的照紐三等。）有同屬於破裂摩擦次淸音的，（如舌尖前音的淸紐，舌尖後音的穿紐二等，舌面前音的穿紐三等。）有同屬於破裂摩擦濁音的，（如舌尖前音的從紐，舌尖後音的牀

弜、射是一個字，射、引、彈、發、彎都是轉注字。 射是本字，古代讀射如亦，（穀梁桓九年經“世子射姑來朝。”釋文：“糜射作亦。”文六年經“夜姑。”左傳夜寫做射。古代官名僕射就是僕掖，夜也從亦得聲。）亦字發音在喻四。 發字收音在非紐，非和喻四都是摩擦次淸音。發和彈、彎的收音都在脂類。 引字的發音在喻四，和射、發做轉注字。收音在眞類，和彈、發、彎也是轉注字。 計、諧、詥是轉注字。計字發音在見紐，諧、詥兩個字發音都在匣紐，見、匣同是舌根音。 計從十得聲，十字發音在禪紐，禪、匣兩紐都是摩擦次濁音。 就都是證明。不過同一形式的形聲字轉注的，不容易定它們那個是本字。如蓨、苗是轉注字，它們的發音都在透紐，收音也同在幽類。攷、敂是轉注字，發音都在溪紐。咽、嗌是轉注字，發音同在影紐。 咽字的收音在眞類，嗌字的收音在脂類，脂眞“對轉。”遂、運是轉注字，遂字發音在喻四，運字發音在喻三，喻四、喻三音韻學家都說不通的，但是，運從軍得聲，軍從勻得聲，勻字發音亦在喻四。通、達是轉注字，通字發音在透紐，達字發音在定紐，同是舌尖前破裂音。通從甬得聲，甬從用得聲，用字的發音在喻四。達從羍得聲，羍從大得聲，大字發音在定紐。古代讀喻四歸於定紐。積、穦是轉注字，發音同在精紐。積字的收音在支類，穦字的收音在脂。支脂可以“旁轉。”帬、常是轉注字，帬字發音在羣紐，常字發音在禪紐。古讀禪紐歸於定紐。定、羣同是破裂濁音。椽、榱轉注，椽字的收音在元類，榱字的收音在歌類，歌元對轉。咆、嗥轉注，兩個收音都在幽類。 囊、槖轉注，兩個收音都在陽類。但是究竟那個是先造字，那個是轉注字，我們現在沒有憑據可以肯定的。

紐二等，舌面前音牀紐三等。)有同屬於摩擦次清音的，(如脣齒音的非紐和敷紐，舌尖前音的心紐，舌尖後音審紐二等，舌面前音的審紐三等，舌根音的曉紐，喉音的喻紐四等。)有同屬於摩擦次濁音的，(如脣齒音的奉紐，舌尖前音的邪紐，舌面前音的禪紐三等，舌前音喻紐三等，舌根音匣紐。)有同屬於鼻音摩擦音的。(如舌尖前音的來紐，舌前音的日紐。)這和戴震轉語裏說的"位同"的可以通轉的理論正合。 至於有屬於同是雙脣音或同是脣齒音，或同是舌尖前音的端、透、定、泥、娘，或同是舌尖前音的精、清、從、心、邪，或同是舌尖後音，或同是舌面前音，或同是舌前音，或同是舌根音，或同是喉音，或同是鼻音的，也和戴震說的"同位"的可以通轉的理論正合。 凡在說文中所見的轉注字，它們的表聲部分的取音大都如此，絕少例外。可見轉注字聲的方面也是有規定的界限，也可見得"一首"是轉注字的弟二個條件，不可以忽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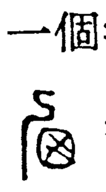
"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三個條件是平等的。 所以備了"建類""一首"兩個條件，如不完備弟三個"同意"的條件，那末，凡從艸的字裏也有兩個字聲音可通合於上面所舉的例子的，却不是轉注字。 因爲就是缺少了"同意"的條件。"同意"是同，就不得有絲毫的差別，所以老就是考，儋就是何，迻就是運，通就是達，積就是稸，帬就是常，禮就是祭，神就是祕，蘡就是苗，尙就是曾，唁就是哀，莾就是進，詩就是諸，用就是葡，前就是則，書就是史，靑就是丹，莒就是饕，榆就是枌，生就是產，斂就是樅，稌就是稻，寫就是庫，窡就是穿，瀿就是瘳，誹就是謗，帳就是幕，便就是燮，衵就是褻，般就是撥，兄就是充，覿就是覽，歆就是呷，顉就是頷，㕧就是沚，字就是牆，麂就是麔，𡿪就是灰，黨就是點，奢就是奓，䔄就是奏，竦就是立，恩就是否，㳄就是㵎，泉就是原，霝就是零，鰻就是鱺，閭就是房，聖就是聲，㨿就是丈，婚就是姻，義就是我，廷就是直，弧就是弓，纖就是細，螎就是螺，當就是畺，勉就是勸，錭就是鈍，料就是良，鞹就是韇，陂就是阪，隃就是陀，酣就是酖，正如我國的人許多是有一個名還有一個字，名字雖則不同，可是就是這個人。故爾雅的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雖則都可做始字說，但不是轉注字。因爲它們各有它們的意思，並非完全相同的。如才和始，意思比較相同的，但爾雅裏却用的從才得聲的哉字。哉是嗜的轉注字，就毫無始的意思了。 其他各字除了胎就是始字，落和權輿的意思，我還不曾曉得。 此外竟沒有一個字意思和始字同的，都是因聲音的關系假借做始(這種假借也不是六書裏的假借。)這樣說來，轉注字義的部分可以說是特別的嚴格。 所以是弟三個的條件，更不能忽略了。

轉注字本字的聲音，一定有語原關系。轉注字的聲音，止是由本字的聲音因時間或空間的關系轉變了，間接當然仍是有語原的關系的。 但是，轉注字和語原相同的字不一樣，因爲語原相同的字不必"建類，"不必嚴格的"同意。"如才和始兩個字的語原是同了，可是，才是艸木的初生，始是人的初生，又如奇是踦脚，騎是曲一隻脚跨上馬去，意思幾乎完全不同。因爲奇是一隻脚曲了，人的走路要跨過一個較高的地方也須把一隻脚曲起來先過去，所以丂是跨的原始字，過是丂的轉注字。 它們的發音和奇字的發音都由舌根出，它們的收音和

奇字的收音都在歌類，那末語原是同的。 但是丂和奇意思並不同。鬲是鍋的先造字，它從丂得聲，大概也因爲鍋子裏面是曲的，那末語原也是同的。但是鬲和奇意思更絕對無干了。所以不能拿語原同的字來當轉注字。因爲它們既不是同類的事物，也不是同樣意思。

這樣說來，轉注字形、聲、義三部分具全，和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種字正是一樣。所以轉注的確是造字方法的一個。不過它是造字的方法，不能在一個字的形式上看出來，如止看老字或考字，它們都是形聲字。離開口字看噉字或喝字，它們也是形聲字。 離開甘字看含字或嗛字，它們也都是形聲字。 所以從前的人就會鬧不明白。而且許慎說文裏對於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書，都可以在他做書的"詞例"裏看出來。如象形字，他說"象形；"指事字，他說"從某(象形字)象某形；"(如叉字他說，從又象叉之形。)會意字，他說"從某從某；"(如㢟字他說，從彳從止。)形聲字，他說"從某某聲。"(如唱字他說從口昌聲。)獨有轉注和假借，他沒有從詞例上來說明。(從前的人以爲說文中字下面說："古文以爲艸，"就是說假借。其實這類並非許愼的原文，說的也不是六書裏的假借。)他因爲沒有法再從每個字下來說明。因爲它們的本身都是形聲，自然不能再說怎樣怎樣，而且也難於"措詞，"因此也給許多人鬧不明白怎樣是轉注。

"叚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這是許愼給假借說明它是六書裏造字方法的一個。"本無其字"是說原來就沒有那個字。那末可見假借字根本就沒有所謂"本字。"如一個人根本就沒有資本的，他却會做生意發財。這是因爲他去賒了錢或東西來做他的資本。

假借是因兩個字的收音都在魚類連起來做名稱的，其實假是不誠實的意思，我們現在用做"久假而不歸"的假字。 實際"久假而不歸"的假，是有本字的，就是賒字。 假和賒的收音都在魚類，所以用假做賒(語原相同。)那末假借的字取名，正是說這個字是賒來的，所以"本無其字"正是假借字形的部分的說明。"依聲"是說明假借字聲的部分，它既然沒有本字，更沒有本聲可說了。但是東本是槖字的原始字，也和東是一字，何以借做東西的東，不借西字做東西的東？ 西本是鳥的窩，和巢是一個字，(但西字已經是後起字了，它的"初文"只是畫一個鳥窩，就是字裏面的。)何以借做東西的西，不借東字做西字？ 黄本是性質很黏的土，和堇是一個字，何以借做黄色的黄，不借青字做黄色的土？ 青本是有顏色的礦石，是丹的轉注字(丹青就是顏色的本字，)何以借做青色的青，不借黄字做青色的青？ 男本是能够任重的意思，是勝的轉注字，也就是我們說"不堪"的堪的本字，何以借做男女的男，不借女字做男女的男？ 女本是奴的原始字，何以借做男女的女，不借男字做女字？ 大本和人是一個字，何以借做大小的大，不借小字做大小的大？ 小本和沙是一個字，何以借做大小的小，不借大字做小字？ 八本是臂的原始字，何以借做數目的八字，不借九字做八？ 九本是肘的原始字，何以借做數目的九字，不借八字做九？ 玉本是一串的錢，何以借做金玉的玉，不借金字做玉字？ 言本和音是一個字，何以借做言語的言，不借口字做言語的言？ 力本是筋字的原始字，何以借做勢力的力，不借肉字做勢力的力？ 見和艮本是一個字，也是眼的先造字，何以借做聞見的見，不借耳字做聞見的見？ 這

符文字度到聲符文字的第一個階段，應當擱在第四。 因爲象形文字的構造是拿形做基本的，如東西大小根本不是用任何象形字可以代表它做字體的，所以到現在也沒有替代的形聲字。 在假借東做東方的東，西做西方的西，大做大小的大，小做大小的小以前，需要有這些字應用。就有聰明的人發明了借用別字的辦法。字形是不管它了，止以同樣的聲音做標準，所以叫做依聲。 借那個字的形和聲來把這件事情的意思安放進去，所以叫做託事。託事就是假借字的義的部分。所以借東字的形和聲來做東方的東，意思是指方向的位置，不是裝東西的囊槖了。借西字的形和聲來做西方的西，意思是指方向的位置，不是鳥的窩了。借大字的形和聲來做大小的大，卻不用人的意思，借小字的形和聲來做大小的小，卻不用沙的意思，青、黄、男、女、八、九、玉、言、力、見也都如此。這樣說來，假借字也是具備形、聲、義三個條件，的確也是造字的方法的一個，才有被列做六書裏面一書的資格。

可是從來研究假借的人們，也發生許多不同的見解。 朱駿聲並且要把許愼轉注和假借的說明互相掉換一下。幸而他的說法沒有人附和，因爲曉得他這一說是見解錯誤的。但是一般的人們，都說有造字的假借，用字的假借。我舉胡秉虔的話做個代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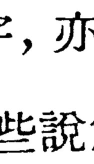
> 文字之用，惟叚借不窮。 經典之中。 亦叚借最夥。 說文敍云："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然亦有本有其事，臨文取用，或借他字者，釋文敍引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叚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玆遂生矣。"先儒概以古通用釋之，

是因爲文字是語言的符號，語言本來叫東西的東做東，不叫做西；本來叫東西的西做西，不叫做東；本來叫黄色的黄做黄，不叫做青；本來叫青色的青做青，不叫做黄；男、女、大、小、八、九、玉、言、力、見，也都如此。所以才借東做東西的東，西做東西的西，黄做黄色的黄，青做青色的青，男、女、大，小、八、九、玉、言、力、見，也都如此。 那末東、西、黄、青、男、女、大、小、八、九、玉、言、力、見，都是它們的本聲，不過在用形聲方法造字未曾發明以前，如東、西是方向的位置，除了用日或土做表形的部分，安上一個東字或西字做它的表聲部分，造成從日或從土東聲的"暕"或"埬"，從日西聲的"晒"或"垭"以外，有什麽方法可以造成指示方向的位置的名詞？（純粹聲符的文字當然可以，這是就象形文字說。）八、九是數目的差別，除了用手指來表示如一、二、三、亖、𠄡的造法以外，也很爲難。 青、黄是顏色的差別，在圖語的時代或者本是直拿青、黄的顏色來表示的。 男、女是人形的差別，在圖語的時代或者本是男畫個男性生殖器的人，女畫個女性生殖器的人。但是變做篆文，就沒法區別了。 大、小是形狀的差別，什麽都有大小的區別，拿什麽來做標準？ 拿什麽來做大小兩字字體（就是表形的部分？）玉本是石頭，也用什麽方法表示他是玉？ 言語本是聲音組織成的，除了用音字做字體造成形聲字以外，也是沒有辦法的（談字、謂字都是言語的言本字。）力氣是看不出聽不到摸不着的，見是用目去了解對象，除用形聲方法可以造成從人見聲的"俔"和從人力聲的"仂"以外，也沒有辦法的。 因此我以爲六書的次序是表文字進展的過程的。從前的人都把假借擱在六書的末了，我的見解，假借是由形

古書裏夏、雅通用，後來專用雅字。）詖、頗當然是同聲假借，那末它們都不是造字的假借。 再說來，鄭玄說的，不過做書的人們要用到某字，一時記不起它的本字，臨時把聲音相近的字來替代了，和造字的假借實在沒有相干。 胡氏說的"不分原委，"其實"原委"還是比得不對的。

在主張有造字的假借、用字的假借的人們，似乎該明白了造字的假借了。但是我看他們都不曾說過如我上面所說的假借字的構造法。並且如孔廣居說："何謂造字之借，如'一大爲天，''推十合一爲士，'此一字之正義也。 而帝㒸等之首畫則以爲上，丙之首畫則以爲陽，亟之首畫則以爲天，之、立等之下畫則以爲地，耑之中畫亦以爲地，皆假借也。"近人饒炯也有同樣見解，他說："假借有從形借，不依其聲以託事者，如工爲巧飾，其巫、壬從工，皆借工爲人。而一象兩袖舞，一象懷妊以指事，亞亦借工爲人，而變其形爲指事。"這種不但不曉得假借是什麽，而且不曉得天、士、帝、示、丙、亟、之、立、耑、工、巫、壬、亞等字的構造是怎樣的見解。止可"置諸不論不議之列。"丁福保據鄭玄的說，以爲鄭玄說的假借就是許愼說的假借。 並且以爲許愼說的本無其字的本字，實是卒字的寫誤。 我以爲本字或者是卒字的寫誤，但是也不妨害。 因爲就說最初要用東、西、大、小等字的時候，一下子沒有這個字，也是可通的。不過鄭玄說的假借，決非許愼說的假借，看了我上面所說的假借字構造法，就可以明白。況且鄭玄明明是因爲他遍注羣經，遇着經書裏有許多用字的假借字，所以他做這一個說明，並非有意來說造字的假借。 止因爲用字的假借，也是借用

> 而字之原委不分。

胡氏的意思，說許愼說的是造字的假借，鄭玄說的是用字的假借。有人把古書裏用字的假借一概錯認做造字的假借，所以他說他們是原委不分。 我們看一看孫濟世的說文解字叚借考，簡直把用字的假借字認爲造字的假造字，就曉得胡氏說的不錯。 如孫氏這種錯誤的見解，也有他所以鬧成他這種錯誤的原因。 因爲許愼說文裏對於假借字舉"令長"做個例證，別方面如鳳字的重文  字下說 "故以爲朋黨字，"烏字下說"故以爲烏呼，"來字下說"故爲行來之來，"屮字下說"古文以爲艸，"疋字下說"古文以爲詩大雅字，亦以爲足字，" 詖字下說"古文以爲頗字。"所以許多人就根據了這些說解，以爲這是許愼明明指定這些字是假借。其實這些說解都不是許愼的原文。許愼對於假借字也和對於轉注字一樣，止在自敍裏說明它們的構造法，於每個字的下面從不提及。因爲它們的本身，也都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的字。況且朋友的朋，說文裏有倗個字；烏呼的烏，說文裏有個于字；行來的來，金文裏有個逨字；說文裏有個麥字（來是麥稻的本字）；屮和艸本是一個字；疋和足也本是一個字。詩經的雅字是借做夏字的。（現在所謂雅俗的雅，就是本於詩經裏的大雅、小雅，雅是對俗的名稱，我推究他的來原，大概由禹出身的民族是一種手足帶桎梏的民族，所謂有夏氏，到得禹治水成功，有了政權，就拿他的身體做尺寸的標準，拿他的聲音做律呂的標準，[見史記夏本紀。] 當時四方各用他們自己的民俗，政治和宗教，卻須服從夏氏，所以"啓伐有扈、"討他不服"三正五行"的政教，因此，夏就有了標準的意思，雅俗所以對說了。

我疑心許愼對於六書的說明是"師說,"相傳如此。這種"師說,"由來已久,到了許愼寫到他做的說文裏,要下個證據,就弄錯了。因爲許愼對於六書的意義也不一定了解得完全。而且他對於六書舉的例證,如會意字舉了指事的武字猶可原諒,竟舉了形聲的信字更糟了。或者許愼對於六書止有說明,並未舉出例證,所謂"日月是也,""二二是也,""武信是也,""江河是也,""考老是也,""令長是也,"是後人加的。因爲說文自敍裏有許多不是許愼原有的,已被我發現或證明了。這些也怕是同一情形。

假借字的重心是聲音,從前的人有"雙聲假借、""疊韻假借"的說。他們大概還是凭着古書裏的用字的假借的字說的。至於如我上面所舉的大、小、男、女、八、九、靑、黃一類的例子來說,當時必是借用絕對同音的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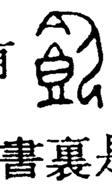
假借字的取音既然是這樣嚴格,假借字又是由象形、指事、會意三種方法造不出這種要造的字而產生的。那末當時是已知用聲符的方法了。不過這樣的造字法,也容易感到困難,因爲當時被借做假借字的,就是象形、指事、會意三類的字。例如上面所舉的、東、西、大、小、八、九、力、玉,就是例證。這三類的字依現在存在的來看,不過幾十字,如果這字旣借做這個,又借做那個,在當時的運用,或者不便。而且或許當時的人也想不到。所以又逼着產生形聲方法來了。這是我對於造字方法產生的程序的意見。或據靑、黃、男、言都是形聲字,來證明假借字的產生在形聲字以後。我以爲拿男、女做個例子,我在上面說過,在圖語時代,本是男畫個男性生殖器的人,女畫個女性生

某字做某字,所以鄭玄也止得說:"假借爲之。"我們卻不能不分析得明白。

許愼拿令、長兩個字來做假借字的例證,向來的人對此大概以爲借命令的令字、長遠的長字來做漢朝叫大縣的縣長做"令、"小縣的縣長做"長"的令、長,我不敢替許愼來承認,也不能替他來否認。不過這個例證,也是惹起許多人對於假借發生誤解的一個因素。我以爲拿令、長二個字做假借的例證,如向來的人那樣說法,簡直眞是段玉裁所謂"引申。"段氏把向來所謂用字的假借裏有一部分象煞是借聲並"借義"的歸做"引申,"借聲不借義的歸做假借。其實"引申"是所謂"訓詁"的來源,當然不能和造字的假借混爲一談。其實許愼舉令、長兩個字做造字的假借的例證,確是不合的。因爲漢朝的令長,就是說這是一縣的君長,這是一縣的發命令的,是用命字的本義、長字的"引申"義。不過令字借做命字,這是用字的假借。因爲命字從口令聲的緣故,若說令字自身是從兩個骨節的節的本字。荀子裏說:"節遇謂之命,"實在是"卩遇謂之令。"兩個骨節湊合了,才會動作,所以令字的本義是運合和靈動,令就是運合的運、靈動的靈的本字。(古書裏的命字有許多合寫做令字,當環境說。今人吳雷川也引荀子的話,他卻把節字說做時間,遇字說做空間,意思也是說做環境。)如果漢朝叫縣官做"令,"不是取他發命令的意思。那末到合了造字假借的例。但是官名都是和他的職務有密切關係的,所謂"名副其實。"如果不取他發命令的意思,而叫縣官做"令,"有什麼意思呢?那末縣令的令,的確是命字的借用,許愼舉令字做假借字的例證,分明不合。

囱的兩樣寫法,窓是北方所謂窟窿,南方所謂洞眼。)沒有國和照的意思。這些字可也不是形聲,象形、指事自然更說不上了。那末,這些我們止能稱做魏太武、唐武后的御用字。因爲它們的構造不合六書,我們止能和"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一樣地待遇它們。換句話說,止可叫它們做俗字。就是康熙字典收了不少古文,裏面也有許多不合六書的,我們也不必問它古和不古,一樣地拿俗字待遇它們。還有一種所謂岣嶁山碑和紅崖石刻,它們的面目像殺篆文,相傳岣嶁山碑是夏禹刻的,紅崖石刻是殷朝伐鬼方刻的,楊愼和鄒漢勛給它們做了"考釋。"(現在有一位許石枏先生也繪它做考釋)"考釋"的根據,已承認它們都是漢字。這兩種石刻,我幸而都看見過,雖則它們的面目像殺篆文,但是我們用六書的規則去"考釋"金甲文都可以通,用了去"考釋"這兩種石刻的文字就不免要故意去穿鑿附會了。那末,不過"郢書而燕說之,"欺他們不能答覆罷。我以爲如果這兩種石刻文字和"泰山封禪"管仲、孔丘都不能識的文字一樣,那末,是倉頡以前記事的一種工具,我們自然也無從認識,至多用考古的方法,找尋些"蛛絲馬蹟"罷了。如果確是夏、殷遺下來的文字,殷朝的文字自有殷朝的甲文和金文可以代表,夏朝的文字現在還沒有找到它的代表品,不過黃帝時代如果已有漢字,殷、周以來也都用漢字,那末夏朝的文字就是漢字,也不會和殷、周文字根本不同。說到岣嶁山碑,前人已有疑它是"僞作"的。紅崖石刻拿它所在的地域(貴州)來說,或者是當地古民族的文字。(我希望有人拿它和西南各民族裏的文字做一個比較研究,或者可以發明它的眞相。)所以這兩種石刻文字假使我們

殖器的人,後來采取做象形文字還是這樣。到了變做篆文,就都是一個人字或大字,分不出男女來了。才借男做男女的男,借女做男女的女,那末也有在形聲字發明以後,再使用假借的老法子。

就說文裏看,有"本有其字,"反而借用別字的。如飲食的食字,在甲文裏是有  字的,他是象一個人低了頭,張着口,向着烹調好了東西,在六書裏是指事。但是說文裏凡飲食意思的字一概從食,飤就是  字,反屬於食部了。不過這一類我疑心本是從 ,後來爲寫的便利省了,所以如此。

我們中國漢民族的象形文字構造法,止有象形、指事、會意、假借、形聲、轉注的六類,到發明了轉注,發展也到了極點,所以以後就有增加,除了任意構造不合六書的俗字以外,沒有不用形聲方法構造的。

三　文字之增加

我在上面所說的我國的文字,只限於通用於我國各地的,普通稱做"漢字。"至於滿、蒙、回、藏和西南、西北各民族所有的文字自不在內。就漢字來說,無不從六書的方法構造出來。這是我們從古書古器上見到而可證明的。可是如魏太武、唐武后所造而"頒行"於民間如"囯""曌"一類的字,面目和漢字一樣,可是說到它們的構造方法,像會意而不是會意,因爲如"囯"字若說他是會意,不過是圍牆裏火旺得很,(囗就是垣的初文,王是火向上燒的意思,從火,二聲。二是上的初字。)"曌"字不過是窗子的眼,(明和囧是一個字,囧是窗的初字,

都承認它們不是所謂"僞作,"我們也止得拿它們和滿、蒙、回、藏和西南、西北各民族的文字一樣待遇，所以我國文字的字形方面，從構造方法來說，到了形聲，已是盡頭。 此後的進展，止有文字的增加和寫法的改變兩部分。

文字的增加是跟着社會的進步而發展的。 社會的需要多了，文字也跟着增加。可是我國文字在某一個時期有多少，實在無從證明。因爲"書闕有閒,"如漢書藝文志裏說："史籀十五篇,"注裏說："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但是十五篇裏有多少文字，志和注裏都沒有說明。大概因爲"建武時亡六篇,"當時止剩了九篇，所以總數自難曉得了。史籀篇雖不是周朝的字典，卻是小學教科書。 所以漢書藝文志裏說："史籀篇者，周時教學童書也。"小學教科書裏所收的字，雖定不是當時全數，總是當時需要而通用的字，那末也可以相對的代表當時的字數。 據漢書藝文志說："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中車府令趙高所作也。 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諸史籀篇。……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五章。"那末漢朝的倉頡一篇就是秦的倉頡、爰歷、博學三篇。秦的倉頡、爰歷、博學三篇裏的文字是"多取諸史籀篇"的。 漢書裏的"多"字，說文敘裏寫成"皆"字，那末"多"和"都"一樣是總括的意思，不是多少的意思。那末史籀篇裏文字，已都在漢朝的倉頡篇裏了。 從進化的觀點來說，漢朝的倉頡一篇裏的文字比秦朝的倉頡、爰歷、博學三篇還要多些。顏氏家訓裏引倉頡篇："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殘滅。"這就是漢朝倉頡一篇已比秦朝的倉頡、爰歷、博學三篇增加了不少的證明。因爲從他敘事的體裁看來，決不止增加這四句，不過如天下海內等字和韓字討字等，恐怕不是新加而是所謂"重復。"據此推想秦朝的倉頡、爰歷、博學三篇裏的文字，也定比史籀篇多些。 漢朝倉頡篇的字數是"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當有三千三百字。(我據顏氏家訓和說文序、爾雅注等引的倉頡篇，曉得倉頡篇是四個字一句，兩句一韻的，那末必須六十四個字做一章。 假使"六十字以爲一章,"那末第一章的末了一韻押韻的這個句子被分到第二章裏做第一句了，而且詞氣也被截斷了；所以我以爲漢書六十底下丟了一個四字。 或據急就篇六十三字做一章，也往往一韻分做上下兩章的首尾兩句；那末，也許倉頡也是如此。)但是，這裏面有重復的字，不曉得重復了多少。 假定重復的有三百字，那末秦朝的倉頡、爰歷、博學三篇至少也有三千字光景。據此來推史籀篇字數，至少也有二千左右。史籀篇以外字數，雖則我們不能憑空的斷定，但是我們從金甲文和秦以前的古書裏所有的統計起來，也有頭兩千字。 這也可以推見秦以前的字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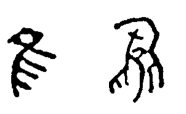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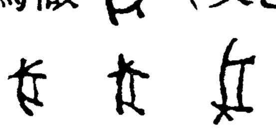
還有一樁公案要翻一翻的。 漢書藝文志裏說："蕭何草律，亦箸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說文敘裏也說："尉律，學僮年十七已上，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封氏聞見記：五經文字序都沒有籀字，對的，大概一本說文諷字寫做籀字，校對的人拿籀字來寫在諷字底下，傳寫就誤做諷籀兩個字了。 籀書和諷書意

思是一樣的，籀是借做讀字的。有人拿諷籀書當做諷史籀篇，是誤會了。)假使果然如此，那末，漢朝初年考試學生已用九千字，九千字以外當然還有不少，那末，漢初至少有一萬多字了。 但是，我們試想漢朝的倉頡一篇裏止有三千多字，倉頡一篇是漢初的作品，蕭何草律也當這個時候，蕭何做過秦朝的吏，他所學的當然就是李斯等所做的倉頡等三篇。秦"以吏爲師,"大概他也曾教過學生。 學生所習的也就是李斯等所做的倉頡等三篇。 到了漢初，不過把李斯等所做的倉頡等三篇并做倉頡一篇，再經"閭里書師"加上些"漢兼天下"等句，統共不過三千五百多字。漢初學生所習的，就是這倉頡一篇，當然就拿這三千多字來應考試，怎樣可以拿學生不曾讀過的其他五千多字來考試他們。 況且倉頡篇裏取的是當時通用文字，太史考試學生也是通用文字。 因爲考試及格了，不過叫他們做個"吏,"當時通用的字決定沒有九千字以上的。這是我們拿我們現在通用的文字還不過三五千，可以推想到的。所以曉得九千的九字必是錯的。錯的原因，或者傳寫偶然的，或者是讀漢書的誤會了，拿倉頡篇依"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算來是三千三百字，再拿揚雄的八十五章、班固的十三章都依"六十字以爲一章,"算來共是五千八百八十字，加上倉頡篇三千三百字，兩共是九千一百八十字，所以改三做九。大概他以爲三字是錯的。 讀說文的再依據了誤改的漢書來改說文，所以說文裏也寫做九千了。

在"秦、漢之際,"文字也許有九千以上，但是當時通用的字止有三千多。後來司馬相如做凡將篇，所收的字便有出於倉頡篇以外的，所以漢書藝文志裏說："凡將則頗有出矣。"大概司馬相如因爲當時通用的字增加了，所以他認爲教學生的課本也應當改編。(但是凡將篇亡了，他是不是拿倉頡篇裏的字全部收入沒法證明了。 其他如史游的急就篇做於司馬相如以後，止有三十二章，共一千零一十六字。(這是據顏師古注本，通行的皇象本，止有三十一章，一千九百一十六字；急就篇究竟有多少字，也不能考了。)李長做元尙篇，又在史游以後，元尙篇也不存了，他的字數也不曉得了。 但是，漢書藝文志說他們兩篇裏所有的字都是"倉頡中正字。"那末史游、李長爲什麽要改編倉頡篇，史游又爲什麽止取倉頡篇裏一千九百多字。[裏面很有重復的字。]卻無從考證了。)但是他的字數沒法考證了。楊雄"順續倉頡"做成訓纂篇，"凡八十九章,"段玉裁說："楊雄所作訓纂，凡三十四章，二千三百四十字，合倉頡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凡八十九章，五千六百四十字。"我據說文敘裏說："凡倉頡以下四篇，(據徐鍇本。鉉本四字上誤多一十字。)凡五千三百四十字。"(這"凡倉頡以下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並非許愼原文，大概是呂忱所加。他還見到倉頡、爰歷、博學、訓纂四篇，所以如此說。)和段說大致相合。訓纂以外當然還有文字，楊雄不過"取其有用者。"但可證明西漢末年通用文字已經增加到二千多了。東漢有賈魴的滂喜篇，據庾元威說："李斯造倉頡七章，趙高造爰歷六章，胡母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爲三倉上卷。至哀帝元壽中，楊子雲作訓纂，訖滂熹爲中卷。 和帝永元中，賈升郎更續，訖彥均爲下卷。故人稱爲三倉也。"封演聞見記："後漢和帝時，始獲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姚振宗說："似即指三倉之字數。"姚說大概

對的。那末七千三百八十四字，除了五千三百四十字，尙多二千零四十字，就是滂熹篇的字數。和賈魴同時的許愼做說文解字，卻有九千三百五十三個字，還有"重文"一千多字，不過翟云升已經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不是許愼的原文。我更考證許愼做說文解字是根據揚雄的訓纂篇，不過把"體裁"變了。他的目的不但叫學生識得幾千個字，還要叫識字的人都懂得文字的構造。至於現在說文裏卻有九千三百五十三個字，還有"重文"一千多字，的確不是許愼的原數。說文的字數就是訓纂篇的字數，那末也止有五千三百多字。現在浮出的四千來字和"重文"一千多字，都是呂忱字林裏的。我因此覺得楊雄做訓纂增加到二千多字，賈魴做滂熹又增加二千多字，當時通用的字爲什麽忽然增加如此的多，尤其在楊雄到賈魴的時候不過百年，便增加了二千。我以爲並非當時通用文字增加的快，實在他們都有點要做字典的意思。不過"體裁"還依着倉頡篇。當時所有的字，又不願統統收入，止取他們認爲"有用"的，所以性質已經不是敎學生的課本，體裁還是敎科書。但是說他是字典卻又不曾把當時所有的字全部收入。因此漢朝有多少字終究答復不來。但是魏曹彥做古今字苑實是字典性質，後來許多字典性質的書，都拿字苑來做名稱。大概"作始"於此公了。據庾元威說：凡五百六十七部，合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五字，總算魏時文字有了一個數目。但是李登也是魏人，登做聲類所收的字，據封演聞見記說：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大約兩書所收，多有不盡。呂忱是晉初的人，他做字林，據江式說：附託許愼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張參說："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封演說："呂忱更按羣典，搜求異字，復譔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諸部皆依說文，說文所無者皆呂忱所益。"曹彥，呂忱同時的人，兩書的字數相差不多，不過爲什麽字林的字數比古今字苑反少。若"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是不算說文五千多字在內，那末連說文所有當共有一萬八千多字了。不過現在難得切實證明他是不是如此。（周書趙文深傳說："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不曉得"一萬餘言"是不是一萬多字。如果是的，那末呂忱在說文所有五千多字以外增加七千多字。）魏書陽尼傳說：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譔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封演說："凡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四字，"數目也比古今字苑少。魏書太祖紀說："天興四年，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但是梁朝顧野王做玉篇，封演說："凡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六字，"比字林增加四千多字，比衆文經卻差得遠了。玉篇經孫强、陳彭年等先後增加，大廣益會玉篇裏字數沒法考證。類篇"文凡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共五萬三千一百六十五。"隋、唐以來的韻書，雖然性質有些不同，卻可以做個參考。陸法言的切韻，據封演說：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反比玉篇少四千七百多字。孫愐增改切韻做成唐韻，他的自序裏說："前後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晁公武讀書志、宋濂新刻廣韻後題都寫做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字。數目到和衆文經相等。但宋初廣韻止在切韻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外增加一萬四千〇三十六字。遼僧行均做的龍龕手鑑，所收"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集韻裏正重文卻又有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在書本上看見的字數，要算集韻最多了。清初梅膺祚做字彙，"統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九字。"康熙字典裏字數也差不多。但是都不曾收得完全，是可斷言的。至於金石甲骨上文字，或因當時不曾發現，或因當時不曾注意，所以有許多字不曾收入。但是文字歷代都有增加，已可證明了。

四 字形之變遷

字形的變遷，第一期當然由很具體的圖畫文字變成比較抽象的象形文字。例如我們從金文裏看見的一隻鵜鶘和一口豬（如圖十五、十六）。鵜鶘雖則有牠的特殊的樣子，但是大體上和一般的鳥相同的，如果不是很具體的畫出來，就沒有什麽區別了，所以後來止拿一種鳥的樣子來代表了牠們，我們在金甲文裏看見的鳥字，止寫做 （善克夫鼎。） （甲文。）說文裏寫做 。豬字在金甲文裏寫做 （父乙觚）（函皇父敦。）（戊辰敦。）（甲文。）石鼓文裏寫做 ，說文裏寫做豕，都已失了純粹象形的性質。譬如我國的畫，有寫眞的、寫意的兩派，金文裏的鵜鶘和豬是寫眞派，金甲文裏的鳥和豕是寫意派了。所以如此的，止是因爲社會進步，各事發展，文字的應用自然跟着需要了。如果還是工工細細畫做"一筆不苟"的東西，寫一個字要費不少時間，自然會想出適應需要的法子來。說文敘裏說："秦……大發吏卒，興成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就是明證。我們看了周末金器如新發現的"楚器"上文字，他的寫法比較以前的金器如頌鼎、毛公鼎等上文字簡易潦草得多，就可以曉得金甲文比較原始圖畫文字也是顯得簡易潦草得多了。原因是一樣的。明白了這個原則，那末，從原始圖畫文字一直變到草書，也是自然的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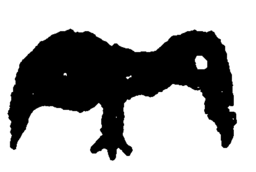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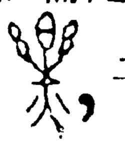
圖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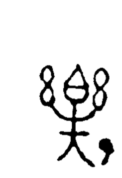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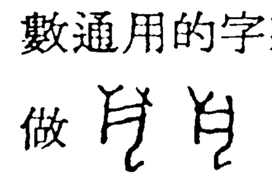


圖 十六

漢書藝文志裏有八體六技，韋昭說："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原無書字，宋祁說："當有。"）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志裏又說："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漢初當承秦用八體，有說文敘可證，八字是錯的。［謝啓昆說："六體當是六書。"李賡芸說："六體書是八篇。"］六體者以下，我以爲是注文，八字誤做六字以後讀者注的。）說文敘裏也說："自爾秦書有八體，……又以八體試之。"那末，秦朝文字的寫法已有八種樣子，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現在依着這個次序說明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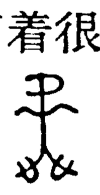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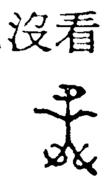
大小篆的名詞見於說文敘裏。（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注："周宣王太史箸大篆十五篇。"從前的人以爲這是班固自注，我以爲是漢書的古注，或"周宣王太史"五個字是班固自注，"箸大篆十五篇"六字決定不出班固，因爲班固決不重復說十五篇，且"箸大篆十五篇"亦不可通。大篆止是寫字的樣子，既不是書名，也不是它的內容，所以曉得。）怎樣的才叫大篆？據說文艸部末了芥字以前，有"左文五十三，重二，大篆從茻"十三個字，在說文裏是很特別的。從前的人根據

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注裏說:"周宣王太史箸大篆十五篇,"以爲史籀篇的寫法是大篆,因此以爲說文艸部芥字以下五十三箇字"大篆從茻,"就是史籀篇裏的字。又因此以爲大篆的筆畫比小篆來得繁重,所以叫做大篆。最近的王國維以爲這五十三個字不出於史籀篇,當是出於漢書八體裏面的大篆。都是沒有確實根據的。據漢書藝文志裏明明說李斯等所做的倉頡等三篇裏面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和說文敍裏說的"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意思是一樣的。都說李斯等做的倉頡等三篇裏面的文字就是史籀篇裏的文字,那末,不過詞句變了,如凡將、急就也用倉頡篇裏文字,他們的詞句也不和倉頡一樣,正是證例。那末,史籀篇裏的文字都在李斯等做的倉頡等三篇裏了。漢朝的倉頡一篇就是秦朝的倉頡等三篇合并的,但經"閭里書師"又加了些。說文是根據倉頡篇和訓纂篇做的,那末,他裏面大部分的文字直接是取於倉頡篇裏的,間接是取於史籀篇裏的。那末,說文裏大部分的篆文也就是史籀篇裏的篆文。那末,根據什麽來說,史籀篇的寫法是大篆,說文的寫法是小篆。有人以爲李斯等做的倉頡等三篇文字雖則取於史籀篇,寫法是兩樣的。所以漢書裏說:"篆體復頗異。"說文裏也說:"或頗省改。"這話也不對的。因爲"復頗異"和"或頗省改"都止說他有一部分的字如此。說文裏分明說過:"今敍篆文,合以古籀,"是許慎雖則取倉頡篇的篆文仍就拿史籀篇來對過了的,更可證明說文裏的篆文和史籀篇的篆文同了。至於李斯等所省改的,現在還可以查得出一部分,就是現在說文裏說的"籀文某"的籀文。說文裏的"重文"的確不是許慎原有的。(詳說在疏證裏。)林罕以爲是呂忱加的,大概本於江式請給書吏表,說話是對的。呂忱是晉初的人,那時餘存的史籀篇九篇、他是得看見的,所以他把李斯等省改的原文寫了出來。如說文篆文的祺、齋、禋、禱、祟、璿、共、速、折、是、迨、迻、遒、商、訇、譬、童、鬻、融、叟、豎、臧、敗、閵、雝、則、副、乃、鼓、侖、就、牆、枱、卤、粟、秋、枲、寤、罝、襲、屋、歎、次、顏、頂、頰、𢋈、豨、馬、麋、塵煙、炙、悁鱣、臣、雷、虛、系、紟、繘、蚳、龍、堂、壐、車、輈、酸等字比較籀文是省的。但亦有籀文反比篆文省的,如篆文的薇、蓬、蓐、歸、誕、戴、鞶、晝、甍、棗、臚、劒、籒、饕、樹、稷、寶、癃、磬、蠡、聰、薔、霰、鱅、妣,籀文卻寫做薇、荃、媷、帰、戴、這、鞶、書、甍、棗、膚、劒、簸、虢、敳、稅、寢、瘁、殺、豪、殷、意、雩、陰、妣,這些或者是改的例子。還有真正是改的,如篆文的囿、嗌、嘯、農、靷、話、皮、雞、雛、雕、雎、鵻、鶴、敹、鷞、遷、箕、飴、餔、糵、栝、槃、櫑、昌、糂、糟、宇、疾、癃、痱、仿、皃、頌、頂、髮、岫、仄、騧、驪、奢、妘、婚、媧、嬪、婁、甑、縉、地、垣、堵、城、艱、陸、陴、𨸏、辥、辭、子、孳、醢等就是的。還有篆文的旁、物、牆、鞀、胗、肬、劉、愆、鶩、壞、銳、四,籀文卻寫做雱、牻、愇、磬、疹、默、䁖、睯、辂、斆、剫、亖等。簡直是兩個不同意思的字。或者史籀篇是借用同聲的字,倉頡篇因此給他改了,可惜如今不能證明了。但如上面舉出來的這些字,我們看了就曉得"篆體復頗異"和"或頗省改,"正是說這些字。那末,"省改"的實在很少數,其實李斯以前早已有"省改"了。如說文的樂字,呂忱沒有加籀文,如果樂字不在建武時亡失的篇裏,那末,或者和史籀篇是一樣的。但是,我們從金文裏看見的,如樂字王孫鐘裏寫做,子璋鐘裏寫做,沇兒鐘裏寫做

,樂鼎裏寫做,都比說文裏的篆文來得繁重。那末,史籀篇裏已經省了。大概不是李斯等故意要"省改,"是選擇社會上已經多數通用的字來替代了史籀篇原有的字。(說文裏的𦣝字,甲文裏有寫做的,省極了,所以羅振玉說:"古文有繁簡兩種,"其實省簡的都是當時社會上通用的,可以說是當時的草書。)反過來說,那多數不會"省改"的篆文,也就是當時社會上通用的。這樣說來,秦朝當初沒有大小篆的分別,所以漢書稱小篆也止叫秦篆。馬國翰據太平御覽裏引衛宏古文官書說:(古文官書漢議郎衛宏撰,見隋書經籍志。但是,孫詒讓證明他是晉朝衛恆做的。)"秦旣焚書,改古文以爲大篆及隸字。"這是說秦朝寫字的樣子不用如"孔壁"裏經傳上所寫的"古文"樣子,但用大篆和隸書。他所說的大篆的大字如果不錯,那末,秦朝沒有"小篆"的名目。其實衛恆說"大篆,"還是後人的口氣,大概大小篆的名稱,"秦、漢之間"才有的。造出這些名稱來的人,或者是以筆畫繁重不繁重做標準,並非拿史籀篇的文字一概稱爲大篆,倉頡篇的文字一概稱爲小篆。因此寫了兩篇式樣,就是"八體"裏面的大篆小篆。那末,王國維的推想或者是對的,不過八體裏面的大篆難道止有這五十三個字,爲什麽說文全部裏不再見這種例子。這個問題終究還待研究。

拿繁重不繁重來做大小篆的標準,那末,說文裏水部的字都是小篆,沝部的字都是大篆了。糸部的字都是小篆,絲部的字都是大篆了。分明是不合理的,這是後人隨意分別。我們從金甲文裏看見的篆文和說文裏根據史籀篇、倉頡篇來的篆文,本身上並沒有什麽分別,不過筆法有點不同,如金文甲文分明就是兩派。這種大概是因工具不同的關系,就是金文裏筆法也不完全一樣。這是藝術的關系,等於二王體呀、魏碑體呀一樣。如從這點來說,我們止可叫做"作風"不同。從"作風"來說,說文裏的篆文是從倉頡篇、訓纂篇來的,訓纂篇的來原,我們沒法說明了,倉頡篇是秦篆,追溯他的來原,和石鼓、秦公敦的"作風"到相近。他們都是整齊而方的。石鼓、秦公敦都是秦器,那末,秦國自有這派作風。那末,或者最初大小篆的分別,本來是就"作風"說的,也未可知。拿說文裏"秦書有八體"來看,也是就"作風"說的。(不過大小篆的名稱,終究不符。)這種作風問題,和文字本身並不十分要緊,因爲無論作風怎樣地不同,他們都能保存着象形文字的"體製。"

刻符的文字怎樣寫法,我沒看見秦符,不能說明了。漢以後的符上寫的,也不過如隸書一樣的字。

蟲書呢,說文裏稱做鳥蟲書,並且說:"所以書幡信也。"秦朝的幡信固然不會看見,就是漢朝的幡信也沒看見了,但是,公劍和古戈古劍格上有着很奇怪的文字,這些東西是眞是假,我沒看見,不敢判斷,姑且把公劍和古戈上寫的摹出來:(圖十七)字拿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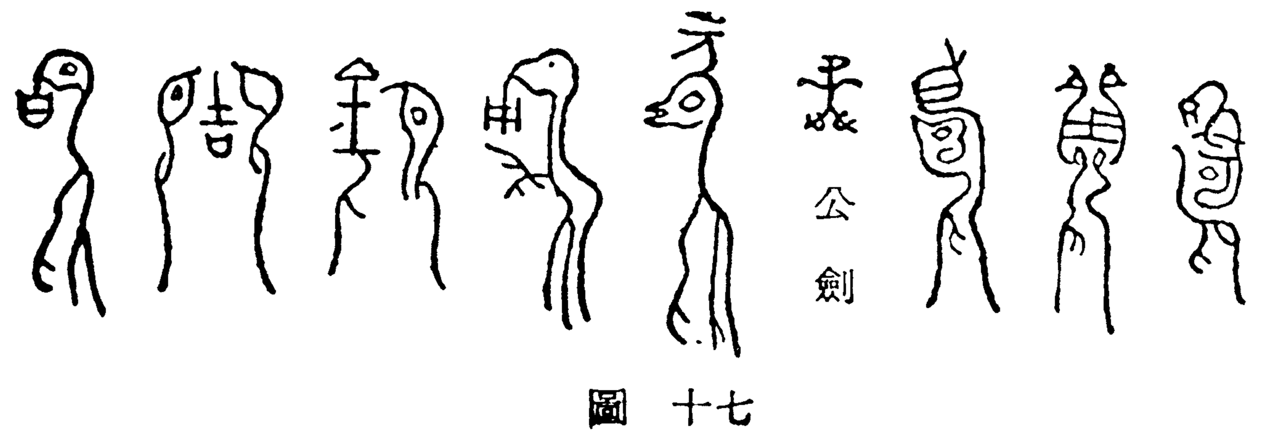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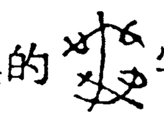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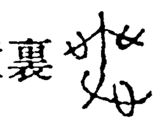


圖 十七

中簠裏的字和魯公鐘裏字來參看，恐怕它們是一個字。簠和鐘裏用做有無的無字。說文："鄦，從邑，無聲。"無字從這個字得聲的。那末，公恐怕就是鄦公。鄦是春秋時候的許國，這劍或者是春秋時代的東西。古戈的時代也沒法再考。但是，他們寫的都是特別加上一個鳥形，或者鳥蟲書就是這樣的。那末，這種寫法並非秦朝才有，秦朝拿來專做寫幡信用罷了。這種字去了它裏面的鳥形，依然是篆文，那末，不過是一種玩意兒，不够討論的。

摹印，說文裏稱做繆篆。我把漢書趙皇后傳裏"即自繆死"的話來說明繆篆的繆字，據漢書注裏引鄭德說："繆死，自縊他。"我們曉得自縊就是自己用兩股繩子絞殺，俗話稱做"弔殺，"那末，繆篆是篆文帶着絞繞的樣子的。例如蔡公子戈上新書的(圖十八)便是他的模範。秦、漢印章文字，的確也有這種寫法，如成霸私印(圖十九)長壽印(圖二十)便是例子。但並非專用這種寫法，所以我們現在看見的秦、漢印章到大半不是繆篆。繆篆本身仍是篆文，不過樣子藝術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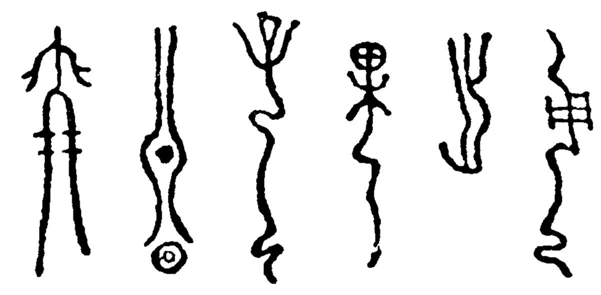


圖　十八



圖　十九

署書是用來寫扁額的，秦、漢的扁額傳不到現在，我們沒得看見，當然不能說明了。

殳書是寫在兵器上的，我們看到秦大良造鞅戟上的文字。(圖二十一)字的結構和說文裏的篆文差不多，"作風"和秦詔版秦權上的筆法一樣。如果說它是秦還沒有



圖　二十

統一時候的寫法，那末，再看呂不韋戈上寫的(圖二十二)還是一樣的"風格。"那末，秦朝的殳書也不怎樣地特別。其實刻符、蟲書、繆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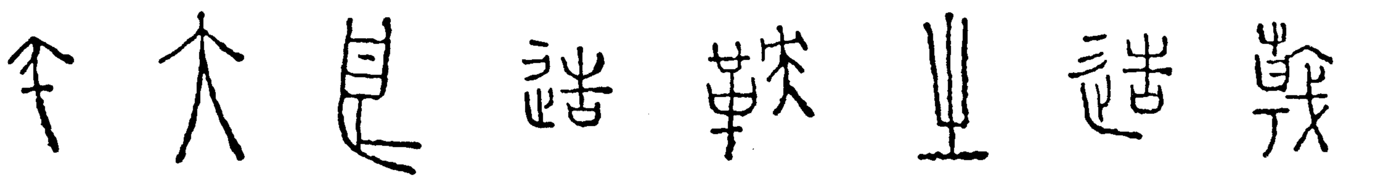


圖　二十一

署書、殳書仍就都是篆文。所以衛恆說："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恆雖指漢朝說的，但是，漢正承用秦朝的制度。不過如蟲書、繆篆，更加些花樣，正如現在的新式廣告和招牌字一樣，並無什麼意義的。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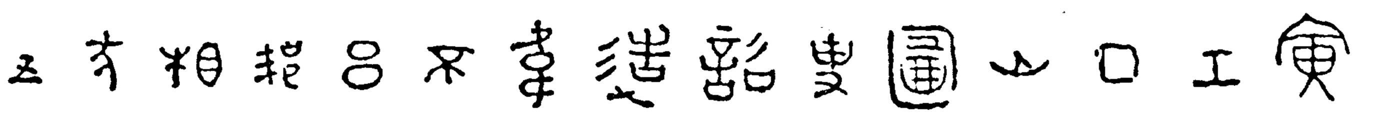


圖　二十二

類的寫法，也止限用於一部分的東西，所以和文字的本身沒有多大的影響。

漢書藝文志裏說："是時始建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說文敘裏也說："秦……大發隸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但是，都未說明什麼人造的。蔡邕皇羲篇才說："程邈造隸書。"衛恆四體書勢裏說："下士人程邈爲衙役隸，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程邈所定乃隸書也。"這種都不過傳說如此。所以衛恆和蔡邕時代甚近，他卻不能下個判斷，其實秦朝的隸書不過換一樣"作風"的篆文，秦朝和漢初的隸書至今還沒有發現。據顏氏家訓裏說："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錘，旁有銅涂，鐫銘二處，其書兼爲古隸。"他說的"兼爲古隸，"大概說字體是古文和隸書兩種樣子都有的。換句話說，是象古文也象隸書，這和我們看見的秦權、秦量、秦詔版上文字寫法正是一樣。但分明仍是篆文，不過寫法和漢朝的隸書的"作風"相近。貞松堂集古遺文十二裏有元年右軍劍相邦劍等一類，上面的文字也是篆文，"作風"卻和秦權、秦量、秦詔版相近。我以爲這都是秦朝的隸書，詔版這類東西上的文字，當然是如今官廳裏的書記寫的，正和隸書的意思相合。秦朝的隸書既然仍是篆文，不過寫來換一樣"作風，"在當時止因"戍役"和"官獄"的事務太多，所以用這樣比較簡易的寫法，到了漢朝通行的如西狹、石門、史晨等等所寫的，不但作風和篆文絕異，簡直把篆體完全解散了，後來就變成"眞書。"這才可以說得文字的寫法改變得又進一個階段。

至於隸書的來原，當然也不是由某人突然造出來，强迫大家通行的。水經注裏說："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宏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大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出自古，非始於秦。"杜光庭辨隸書所起裏說："隸書之興，興於周代，……當時未全行，猶與古文相參。自秦程邈已來，乃廢古文，全用隸體，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創作也。"我以爲水經注裏說的齊太公是田齊的太公，不是姜齊的太公。(記得明朝如胡元瑞一輩的人已經說過。)那末，戰國時已有隸書，不過秦朝規定徒隸寫字用這一體，所以便於辦事。如石刻"典誥"體的文章，仍就用小篆寫的，所以魏衛恆說："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

秦書八體裏面沒有古文，王莽六體裏才有古文。據說文敘裏說："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是說本來用古文的，到了秦朝，有了隸書，大家就寫隸書，不寫古文，古文因此破廢了。所以，秦朝八體裏沒有古文，並不如王國維說的"古文是東土文字，不行於秦。"(王說籀篆是西土文字，秦用籀篆。但是齊、魯的金器上文字和石鼓、秦公敦的文字，寫法的"作風"少許不同，就是石鼓、秦公敦的字形少許方正，寫來亦整齊，筆法卻沒有兩樣。方正整齊，邵鐘、𠫑氏鐘也如此。)秦朝曾搜查民間的藏書，"付之一炬，"所以以前用古文寫的書也都亡了。到了漢朝，用古文寫的書又有發現了，王莽"復古，"劉歆做王莽的國師，他信古文各書，所以當時六體裏便有古文。怎樣的才叫古文，說文敘裏說："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服虔左傳注裏說："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後漢書盧植傳裏說："古文科斗。"注裏說："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爲名。"尙書正義裏說："孔子壁內古文，即倉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這些話都說得分明，意思是古文的本體就是篆文，也就是象形文字，不過寫來樣子象科斗。王隱晉書束晳傳裏說："科斗者，周時古文也。其頭𪗋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那末，孔壁古文我們雖然不見，大概的樣子是筆畫頭粗尾細。我們看了說文裏的古文和魏三字石經裏的古文，確有這個樣子。不過晉書衛恆傳裏說："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

書用的宋體字的不同，正可比例。我疑古文筆法上粗下細，本來直筆是 ，橫筆是 所以說象蝌蚪。所以如此的，大概因爲古代寫書用竹做的簡，左傳裏說："畏此簡書。"漢朝發現的古文經傳，也都寫在簡上的。漢簡我們有得看見了，已是用墨寫的。但是，杜林得的古文尚書是漆寫的，汲冢裏的古文書也是漆寫的。用漆寫的，漆聚在筆頭，下筆的時候漆濃，所以頭粗。收筆的時候漆少，所以尾細。便成了蝌蚪的樣子。魏寫石經是用毛筆了，他要强做頭粗尾細的樣子，所以便成石經的古文體。衛恆說的"已失淳法，"大概這也是一點罷，因爲止用漆在簡上寫字是如此的，所以金甲文都不看見有這一體。秦以前寫書的人都用這體，到了秦朝，强迫他們改用篆隸。他們以爲不便，起來反抗。秦一面把古文寫的書都收來燒了，一面用法子把反抗的人們阬死了。這就是焚書阬儒的故事，也就是"古文由此絕矣"的原因。

說文敍裏說："漢興有艸書。"衛恆說："不知作者姓氏，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之。"王愔說："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章艸之始也。"但是蔡邕、趙壹都是漢末的人，他們卻以爲"起於秦之末。"秦末和漢興是差不來的，不過秦末和漢初時候的艸書我們沒得見了。艸書的名義，從前的人都據史記屈原傳裏說，上官大夫奪屈平草稾。以爲艸書是古人做文章起艸的字，因此也稱做"稾書。"這是有相當理由的。根據這個理由，艸書的艸字是艸創的意思，實際艸創是同是破裂摩擦次清音的"連緜詞，"單用艸字也是當做創字講。但是創字也沒有創造的意思，創字是同是舌尖後音的産字的借用字。

之名，遂效其形。"那末，正始石經裏古文，好像附會"科斗之形，"並非"壁中古文"的眞傳了。說文裏的古文，是呂忱加的。呂忱和衛恆是同時或少許前後點的人，衛恆做有古文官書，說文裏的古文有可以證明他出於古文官書的，有可以證明是出於石經的。衛恆說過，孔子壁中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恆是衛瓘的兒子，並且做過祕書丞，或者見過"孔壁古文。"並且他曾說："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敬侯是恆的祖父，名覬，學寫邯鄲淳寫的尚書，和淳不能分別。)猶有仿彿。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悅之。"那末，他是看見過戰國時古文的，或者他就根據"汲冢古文"(或者根據馬日磾的摹書古文。)做成古文官書。我看說文裏的古文，寫來筆法並不完全相同，或者就是這個緣故。晉書束皙傳說："漆書皆科斗字，"後來王僧虔他們看見的古文，也是科斗字。那末，大概是頭麤尾細，不過恐怕不是和石經裏的古文一樣罷了。現在，我姑且把說文和石經的古文，和金文裏的篆文，說文裏的篆文，舉一個對照的例子。如篆文帝字，𢙷狄鐘裏寫做 ，秦公敦裏寫做 ，說文裏寫做 。結構稍有不同，筆法都是從上到下從左到右，成一條沒有粗細的直線。古文的帝字，魏石經寫做 ，說文裏寫做 。都是落筆粗而收筆細。我們再看篆文示字，曾子簠裏寫做示，(偏傍。)宗周鐘裏寫做示，(偏傍。)說文裏寫做示。古文示字，魏石經裏寫做 ，說文裏寫做 。作風分明不同。所以，我以爲古文既不是古於篆文的文字，(從前的人有誤會做倉頡造的文字。)也不是和篆文兩樣的文字，止是寫法不同。現在，我們普通寫的楷書和刻

有了。本來不過寫字的人自己隨意寫寫，後來大家通行了，便叫它做草書。不過比較起來，戰國到"秦、漢之間"是艸書通行時期。所以，



圖 二十五

這個時期裏面的作品，多用艸書。至如貞松堂集古遺文裏的襄成鼎、陰密鼎、法丘鼎等上的文字，看他們的寫法，好像還是秦隸，但也潦草。大概篆文寫得簡易是秦篆，簡易而更潦草，便是漢興有草書的草書。如樊利家買地劵、房桃枝買地劵等的寫法，是"漢隸"的草書；急就篇和十七帖裏的草書是眞書的草書。不可幷做一樣看的。(汪國鎮據漢書藝文志說："史游作急就篇，皆蒼頡中正字。"以爲急就篇本是篆文，說得很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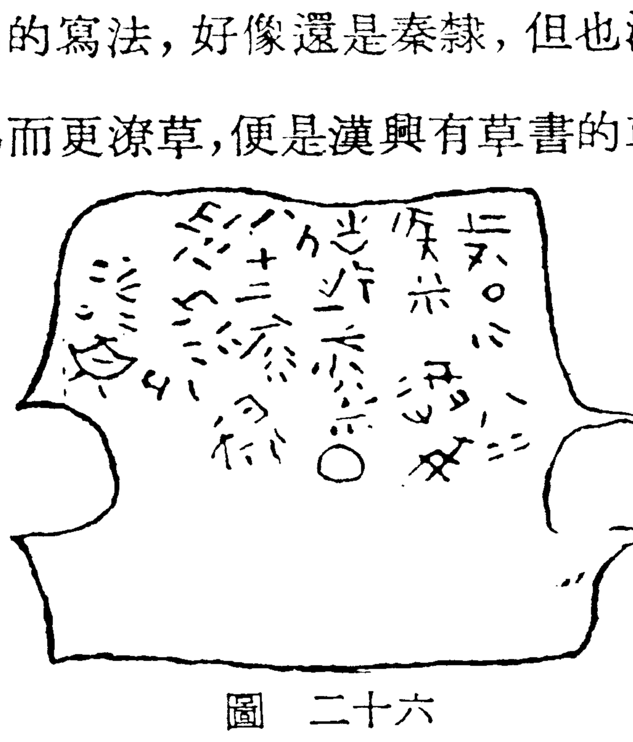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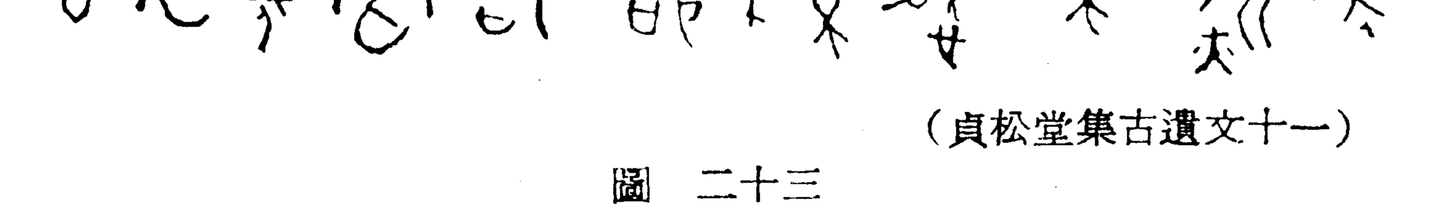


圖 二十六

急就的意思，是史游自己說他這篇文字是急急做成的，所以說"急就奇觚與衆異。"並非說寫的是艸書。)因爲文字的寫法變到草書，雖是適應着社會的要求，自然的趨勢，但在篆文的草書裏還保存着象形文字的痕蹟。漢隸的草書，這痕蹟就快消滅了。到了眞書的草書，完全變爲符號，沒有一些象形文字的意味了。原來"漢隸"和"眞書"已經是牽春同頭，魚鳥同脚，何況他們的草書。所以從社會方面來說，草書是象徵着社會進化的。從象形文字方面來說，有

(創字的發音在穿紐二等，産字是審紐二等。)産是草木生出來的意思，(生的轉注字。)所以，凡是最初做起也可以叫做産。文章才做起，沒有"寫定，"不過自己看看，還要修改的，寫的字也不必規規矩矩。所以，漢書董仲舒傳裏說："仲舒草稾未上。"那末，艸書秦以前早有了。所以最初的草書，既不是十七帖裏的草書，也不是急就篇裏草書。汪國鎮說："草書者，蓋統篆隸皆有之。"這話是對的。大凡一件事情總有歷史的背景，十七帖裏草書和急就篇裏草書都須經過一個所謂"眞書"的時期。眞書是從漢隸變來，也是漢末才有的。(有人據史記三王世家褚少孫說的"謹論其眞草詔書，"以爲"眞書"西漢早有了。其實這個眞草，只說寫得規矩和不規矩，並非鍾繇賀克捷表、王羲之樂毅論這種"眞書")"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之，"我以爲還是漢朝隸書的草書。至於"漢興有艸書"的艸書，可以決定是一種篆文的艸書。我們看廿九年戈上寫的字(圖二十三)正是秦朝篆艸的證明。



(貞松堂集古遺文十一)

圖 二十三

就是䢅小器上寫的 ，𧶠𡚁鼎上寫的字(圖二十四)右官𠂤鼎上寫的字(圖二十五)也是篆艸。尤其是距末上寫的字(圖二十六)簡直要辨不出來了。我們如果從這樣的觀點去考察金器上文字，如晉邦𥂴、散氏盤、弭中簠、邸鐘等的寫法，已開篆艸的"作風"可見得艸書還不起於秦，直早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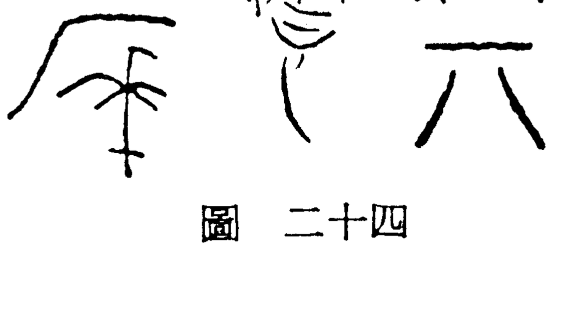


圖 二十四

文字，也是注意到字形研究的一個。東平王蒼是光武的兒子，樂成王黨是明帝的兒子。許愼生在光武的末年，或明帝的初年，和蒼黨同時或後一點。說文敍裏提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的話，可見得他們都是感覺到有研究字形的必要。所以蒼記出別字來，愼就做一部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這部書，據我的見解，是許愼做了預備教學生的。我根據的是兩點：第一，許愼教過小黄門孟生、李閏、饒喜等。小黄門是中黄門的年紀小的，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中書、謁者、黄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八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黄門屬焉。"顔師古說："中黄門謂奄人居禁中，在黄門之內給事者也。"漢朝的"中書""謁者""黄門"都是握着政權，所以東西漢都有宦官的禍水。他們怎樣會握政權呢，我查周禮裏說："小臣掌王之小命詔，……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鄭衆說："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我以爲"逆謂受下奏"是對的，逆是迎的轉注字。迎"三公"和"孤卿"的奏本，所以叫做逆。"復是答復的意思，三公和孤卿的奏本，答復他們可行不可行，所以叫做復。史記、漢書裏的"報曰：'可，'"就是復的證明。遇着皇帝不自己批本的時候，委託他們代批，他們自然就"大權在握"了。(或以爲周禮是劉歆僞造的，不可根據。其實周禮就算是"僞書，"卻不是沒有來歷的。中爯彝裏說："用卿王逆从，"卿王就是周禮裏的"和王，"逆从也就是逆復。)周禮小臣屬於大僕，漢書百官公卿表大僕屬官有"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藝文志裏說："秦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六章，"史記秦始皇本記裏說："趙高嘗教胡亥書，"可見古代

和皇帝或皇帝家裏的人親近的這班小臣，到是都要通解文字。趙高還做了教科書。西漢做凡將篇的司馬相如，做過郎和武騎常侍中郎將，郎和中郎將都屬於郎中令，常侍屬於奉車都尉，"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做急就篇的史游，也做過黄門令。楊雄也做過黄門侍郎。（魏掖庭丞周成做解文字。漢朝制度掖庭丞是宦者做的，也可做個例子。）左傳裏還有寺人教太子書的故事（可惜我記不清是那一國和什麼時候了。）我們曉得許愼的老師是賈逵，做過侍中，教過小黄門。許愼因他的老師保薦，也教小黄門。因這樣的關系看來，所以，我以爲許愼做說文是預備教學生的。第二，說文的"體裁"雖然和史籀篇、倉頡篇、凡將篇、元尚篇、急就篇、訓纂篇都不同，但是，所收的文字卻就是倉頡篇和訓纂篇裏的文字。這兩篇是教科書性質，所以所收的文字都是拿應用做目的的。如果許愼不是爲預備教學生而做說文，那末，除倉頡、訓纂兩篇以外還有許多文字呢。況且"五經無雙許叔重"的許愼有意做成一部字書，爲什麼不把五經裏的文字都收進去？所以，我以爲許愼做說文是預備教學生的。

說文雖和倉頡篇等同樣是教學生的書，但是，他卻"別出心裁，"把各字分類說明他們的組織，也就表明了他對於文字是有過深切地研究的。大概他做說文的動機，也因爲字形傳寫變做隸書(漢隸，)發生許多誤解，所以，有拿六書做"準繩"去校正的必要。所以，他在說文裏除了轉注、假借兩類本身沒有特別構造方法的以外，對於象形字，他便說："象形；"指事字，他說："從某(象形字)象形；"會意字，他說"從某從某；"形聲字，他說："從某，某聲。"（這是說文本來的"書

法。"現在說文裏卻不一致，而且有許多說來反不合六書的，都是呂忱或呂忱以後的人改的。）這樣的研究而做成書的，許愼確是開創第一個。

說文的特點是把文字的形體分析得明白，叫識字的人一看便辨別了某字的"形""聲""義，"不會錯誤。但是，我們要曉得分析文字的形體是要有合理的根據，這合理的根據就是六書。如果沒有合理的根據，那便是拆字先生拆字式的研究了。我們看左傳裏說："止戈爲武，""皿蟲爲蠱，""反正爲乏，"國語裏說："人三爲衆，獸三爲羣，女三爲粲，"韓非也說過"八厶爲公，"（八字現在韓非子寫做背，宋景文筆記引做八字。）那末，不是周朝的人已有做分析文字形體的工作的嗎。但是，除了"人三爲衆，獸三爲羣，女三爲粲"以外，都是拆字式了。（人三爲衆的衆字合寫做从，獸三爲羣的羣字合寫做犇，女三爲粲的粲字合寫做姦。衆是从的轉注字。羣是犇的轉注字。粲是姦的同聲假借字。這三句話出於密康公的母親，（可見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也許有這回事。而且或者當時貴族子弟男女都受過六書的教育。）大概他本來是指着从字犇字姦字說的。記他這話的人止依他說的聲音用當時通用的衆字羣字粲字代了。但是，女是奴的初文，奴是從戰敗國裏俘虜來的，三個俘虜聚在一塊兒，有秘密行動的樣子，所以叫做姦。密康公的母親卻把女字當做男女的女字說了，大概他根據別一種傳說所以如此。就如武字並不是從止戈，我在上面已經說明了。蠱字是從皿、蟲聲，蟲和蚰是一個字，蚰字的發音在見紐，所以蠱字的發音也在見紐了，不過蠱字的本義現在卻失了。乏和正是

草書是他們的不幸。

五　過去研究工作之檢討

說明了文字的來原和構造方法，字樣的變遷，再來簡單地敍一敍過去研究文字的成績。

說到文字形體的部分，本來除了上面已經說明的以外無可再說了。但是，因爲文字的原始和構造方法到了秦以後漸漸不明，一方面原有的字形早已有了草體，又由篆變做隸（漢隸篆的簡化。）隸變做草(現在用的草書)，失了原始的字形，自然識字的人感覺困難，所以發生了"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的這種字形分析法；一方面社會上又因需要而造成不合六書的如小大爲"尖"不正爲"歪"一類的字，所以就有人抱着糾正他們的志願，來做研究字形的工作了。

漢書藝文志裏有別字十三篇，錢大昕以爲就是楊雄的方言十三篇。這是沒有根據的。後漢書東平王蒼傳裏說："蒼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惠棟據續漢書五行志裏說："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又據尹敏說："讖書多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俗字。"以爲別字或就是"鄙俗字。"我查續漢書五行志裏說："獻帝踐祚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那末，別字就是我們說的俗寫字。漢書裏別字十三篇，大概也是專記當時的俗寫字的，那末，西漢和東漢的初年都有人注意到字形的研究了。後漢書樂成靖王黨傳裏說："黨善史書，喜正文字也。"史書便是史籀篇。那末，黨是根據史籀篇來正

一個字，左傳裏說乏字的意思，據他的上文看來，是應當做要字講的。公是∠的後造字，ム、厷是一個字，(肱又是厷的後造字。)實在都是∠的俗字。∠字的篆文寫做㇂，和九字是一個字，“九和寸也是一個字，肘的寸的後造字。)九字的篆文寫做九，顯明地是象一隻彎曲的臂膀。古音∠字和弓字同音，所以，公羊傳裏的邾黑弓左傳裏寫做黑肱，儀禮鄉射記注：“今文改弓爲肱。”但是，金文裏公字都寫做㕣或𠔈，是從八，吕聲。吕是宮的初文，宮字的收音在侵類，躳字從身吕聲，他的轉注字是躬，從身，弓聲。說文裏营芎也是轉注字，那末，∠字的收音古代或本來在侵類。九字的收音在幽類，幽侵對轉，所以變成了兩音。現在卻又認做兩個字了。公字大概由九字變做㇂字，乙字和弓字的篆文相近，寫來容易混亂，所以加上一個八字。八是臂字的初文，那末公字沒有“背私爲公”的意思。所以這種止可以叫做拆字式的分析文字，不是依據六書來的，也算不上研究工作。

六書的名稱，最早發見於周禮，周禮無論是眞是假，是西漢已有的書。東漢初年，鄭衆已替六書做了注解，說明六書是象形、處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那末，鄭衆已經做過這種研究工作，或者並非鄭衆創說，更早的人也已做了這種工作。總之，六書是研究文字的人用歸納方法尋出來的六個文字構造的規則。也就是文字構造的方法。可惜不知是什麽時代和什麽人，他是個研究文字的“百世不遷之祖。”許愼是個“百世不祧之宗。”止因爲他沒有“箸作”傳下來，所以第一把交椅讓了許愼。

說文是大概經過當時政府公布的，所以，它在沒有印刷術的時代卻很通行了。鄭玄、應劭都是漢末有名的“學者，”他們做的書裏都已引用說文。江式做古今文字，上表請給書吏，他表裏說：“陳留邯鄲淳……博聞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研間理。”這裏面所說的許氏字指和水經注裏說的“許氏字記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的許氏字記，好像都是說文的別名。徐鍇說文繫傳木部樀字底下引許愼指曰：“朝門之檐也。”(愼字下大概脫字字。)我查說文闈字下有“樀廟門也，”那末，徐鍇引的就是這句。(不過現在說文傳寫有脫誤罷了。)不過這卻不是說文原本有的，正是許氏字指裏的。我依據江氏表裏對於說文直稱許愼說文或許氏說文，以爲許氏字指是說文經公布以後，許愼的學生或研究說文的人替他做的注子。因爲爾雅裏說：“檐謂之樀，”所以在闈字底下注上樀廟門之檐也一句。字指的名稱正和“老子指歸”一樣的意思，尤其可以見得是一種注解式的書名。所以，後來拿字指做說文字的書名的還不少。(隋書經籍志裏有後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雜字指，唐書經籍志裏止寫做字指，或者許氏字指就是這書。或者許氏字指是郭顯卿做的。雜字指是另一部書，後來把它們并攏了。)那末，做許氏字指的人也是漢朝研究文字的一個。不過據徐鍇所引的來看，他是注重在義的方面，可惜這書不存在了，我就不敢做個決定。

魏朝掖庭丞周成有解文字，他的書失傳了，不過看他的書名很和許愼說文解字相像。又有博士張揖做古今字詁，據王隱晉書裏說他有巾部，辨紙帋兩字的不同。那末，他也注意到辨別文字的形體。晉初的吕忱做字林，江式說他“附託許愼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這書在唐朝和說文並重，宋以後才亡了。但是，實際除了古書如郭璞爾雅注、陸德明經典釋文、李善文選注這等書裏引他的以外，現在說文裏還存着不少。不過和許愼的原文摻和了。就因爲他這書是補許愼說文的漏略，所以體裁和說文一樣。(隋書潘徽傳裏說：說林、字林之屬，唯別體形。)並且就附在說文各部後面。(我以爲揚雄“順續倉頡”做訓纂，吕忱順續說文做字林，所以古書裏有許多引倉頡篇的，實際恐怕是訓纂裏的，六朝和唐朝人引說文往往是字林，也有引字林反是說文的。都爲這個原故。)那末，許愼以後，研究文字注重形體的，要算字林最早了。晉朝還有庾儼(庾儼從姚振宗說)的演說文，大概也是和說文一樣的體裁。六朝魏時陽承慶做字統，據封演說：“亦憑說文爲本，其論字體，時復有異。”查玄應一切經音義裏引承慶說：“窊，懶人不能自起，瓜瓠在地下不能自立，故字從瓜。又懶人恆在室中，故字從穴。”這就是“其論字體時復有異”的證據。這樣研究字形，根本就要不得的。但是現在說文裏也有和這樣相像解釋字形的，如說齨是“老人齒如臼也，”耇是“老人面如點也，”還有引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這種都是不依六書的規則，“望文生義，”正是“穿鑿附會。”許愼所以做說文，正是爲此。不想後來很多的人們還是走上這條路子，也更可見有研究字形的必要了。

江式也是魏人，他做的古今文字有四十卷，據北史江式傳裏說他“竟未能成。”但是，他自己在請給書吏表裏說：“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眞，俗學謬習，復加虛造。……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兔爲䨲，’‘神蟲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求譔集古來文字，以許愼說文爲主。……以類篇聯，文無復重，統爲一部。其古、籀、奇、或、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可以曉得他的注意點和他做書的體裁了。梁有庾曼倩的文字體例，書也亡了。看他的書名，好像也是注重在文字的形體方面。我們看了顏氏家訓裏的書證、術藝兩篇，可以見得六朝時候字體的誤亂了。所以隋朝的曹憲要做文字指歸，但是他這書也不傳了。

唐朝頗注重到字學，並且有明字科，拿說文、字林、石經做考試的科目。但是，目的止要能照說文、字林、石經寫得不錯，所以止要合了說文、字林、石經就算中式。所以如顏元孫的干祿字書、張參的五經文字、唐元度的九經字樣，止是校對性質，沒有研究的意味。李陽冰刊定說文，現在也不傳了。據徐鍇說文繫傳裏引他的說：“弋，質也。天地既分，人生其閒，形質既成，故一二三皆從弋。”“毒從中毒，出地之盛從土，土可制毒，非從毒聲。”“叚從𠂤。𠂤，予也。コ，器也。又，手也。手持器爲求之於人，人與之也。”“ム，不公也。重ム爲厸，會意，非象形。”“尗，父之弟爲尗，從上小，言其尊行居上而已小也。”“午，五月筍成，作此之牛枚出地。”到是對於文字的組織來研究的，不過他這類說法卻和陽承慶一樣。字統到唐朝還存着的，那末，陽冰受了他的影響，所以不以說文裏的說法爲然，把自己研究所得來改說文。他研究的結果會糟到這樣，由於他雖則篆文寫得甚好，卻沒有從文字來原上弄得清楚。加以不注意說文裏的六書，對於文字的本義不清楚，自

來，表向內走的意思。後來加上一個字做它的聲音，再後來才寫做歸字。"女嫁也"是呂忱他們根據了"婦人謂嫁曰歸"加的，林罕也是並未了解文字的來原，又於六書缺乏深切的認識，所以他研究的結果，也和李陽冰走上一路。

五代時南唐徐鉉和他的弟弟徐鍇，都是研究說文的。徐鍇因要糾正李陽冰等這些"謬種流傳"的說法，所以做了一部說文繫傳。徐鉉入宋以後校定一部說文。（便是現在通行的本子。）他們直接是研究說文，間接卻是研究字形。不過徐鉉好像根本沒有文字學的知識，徐鍇也往往把說文裏的形聲字偏要說是會意字。徐鍇校定說文裏把原本裏許多形聲字的某聲都刪去了聲字，大概是根據他的說法。但是他把說文裏許多指事字特別指出來，他對於轉注字的構造規則也有相當正確的見解，（詳前。）不能不說從許慎以後他是對於文字有較深的研究。二徐同時的郭忠恕，他做過周朝的國子書學博士，所以留心到古來的字形。他做的汗簡，搜羅到七十一家的字形。我們從他這書裏還看見許多古書裏寫的篆文。不過他這書止是一種參考資料，也少研究的意味。後來夏竦做古文四聲韻，多少受他這書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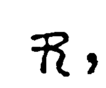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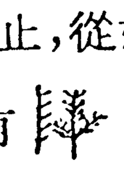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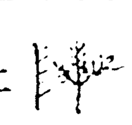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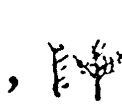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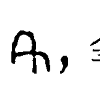
夏竦在他做的古文四聲韻的自敘裏說："祥符中，（祥符是宋真宗的年號。）郡國所上古器多有蝌蚪文，深懼顧問不通，以忝厥職。是由師資先達，博訪遺逸，斷碑蠹簡，搜求殆徧。積年踰紀，篆籀方該。自嗟其勞，慮有散墜，遂集前後所獲古體文字，準唐切韻分爲四聲。"這是他自己說明他做古文四聲韻的動機，由於看見許多古器上的古體

文字。但是古文四聲韻裏收的古文，大半出於汗簡，夏竦雖則"博覽好古，而未通六書之原。"（錢大昕古文四聲韻跋。）所以他說這書四庫提要裏說"雖不作可也。"不過由古器關係發生的影響很大，不但夏竦因此發生做古文四聲韻的動機，那時還有歐陽修做集古錄，趙明誠做金石錄，後來王楚做鐘鼎篆韻、王俅做嘯堂集古錄，翟耆年做籀史，薛尙功做廣鐘鼎篆韻。尙功這書雖不存，可是他做的鐘鼎款識卻影響到後來考古學、文字學的很大。不過他們這些書的本身，於字形的研究性很少，止算得是供給後來研究字形的資料。

在這個時候，不受古器關系的影響，卻做字形研究工作的，有王安石。王安石是個有革命性的人，他不但在政治上表顯他的革命意志，學術上也很表顯他的革命意志。所以他做的經義和字說都帶着很濃厚的革命色采。他的字說依着政治上的力量，很通行一時。但是，終究不傳。因爲他也是"未通六書之原。"如葉大慶引字說："人爲之謂僞，""位者人之所立，""訟者言之於公，""歃血自明而爲盟，""同田爲富，""分貝爲貧，"這一類的說法。這些裏面如位本是立的後起字，立是人站在地上，確是個會意字。以外就不免"穿鑿附會"了。尤其是說"同田爲富，"連篆文也沒弄清楚，所以當時的劉攽、蘇軾就和他開玩笑，說："三鹿爲麤，鹿不如牛。三牛爲犇，牛不如鹿。謂宜三牛爲麤，三鹿爲犇。""滑是水之骨。""鳩何以從九'鳲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個。"張有因爲和王安石論字不合，做了一部復古編，但是，復古編性質和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等相類，缺少研究的意味。鄭樵是很受王安石這派影響的，他做的通志裏有六書略，很是特

別。六書略說："臣舊作象類書，總三百三十母爲形之主，八百七十子爲聲之主，合千二百文而成無窮之字。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爲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誤以子爲母者二百十類。"王應麟說："象類書十一卷，論文字象類，謂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八象，字有六類。八象不至，則有假借之文。六類不及，則有假借之字。"可見他對於字形的研究很深切的。但是，我看他的六書略裏面，每一書都有所謂"兼生，"大概受着林罕所謂"六書者非止著一意而局一字，一字之內有占六書二三四者"的影響。其實六書絕對沒有所謂"兼生。"有些好像有兼聲的，如說文裏說："龍，從肉，𦘒象飛之形，童省聲。"實際龍字照金甲文裏看來完全象形。說文裏的說解恐怕經後人給他改了。就說不是給後人改了，也是許慎的誤解。鄭樵說："許氏是者從之，違者非之。"但是如武字，他不以說文裏"止戈爲武"的說法爲然，對的。但是他不明白武之原始字是怎樣，武字的本義又是怎樣。說文武字底下止引"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爲武。'"沒有別的說解，這是原本說解失了，存着的反是呂忱他們增加的。他可不曉得這個原故，以爲許慎說的不對，他自己說做"從戈亡聲"的形聲字，反把武字的字形改了，文義也更不得明白了。也是由於他並未了解文字的來原，又於六書缺乏深切的認識。可是"兼生"的說法，就是清朝段玉裁、王筠、朱駿聲直到張度、王棻、章炳麟還是免不了。

元、明兩朝如元朝的戴侗、楊桓、周伯琦，明朝的趙撝謙、魏校、楊慎、吳元滿、趙宧光，都很注意字形的研究。但是戴侗、楊桓、魏校都走入了"魔道，"因爲他們都想從說文外另打一條出路，所以，他們都

然發生他這樣的錯誤。但是，他說："欠，上象人開口，下象气，……許氏擅改作㒫，無所據也。"也有一半對的。我們看金文裏欠字多寫做，是從人象開口的樣子，不過上是象開口，下卻確是從人，不是象气，現在徐鉉校定本的說文寫做，恐怕是傳寫的錯誤，說解也經後人改了，也未可定。李陽冰後有林罕，做說文字原偏傍小說，對於字形很有研究意味，他自序裏說："六書者，非止著一意而局一字，一字之內有占六書二三四者。大都造字皆包含六意，有正者，有到者，橫而在上中下者，豎而在左右中者，向者，背者，並者，重也，順者，逆者，左者，右者，俯者，仰者，橫折而褁別字者，豎開而夾別字者，有一字成者，有全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合成者，有省二字三字四字合成者。……罕今所篆者，則取李陽冰重定說文，……罕以隸書解於篆字之下，故效之亦曰集解。今以說文浩大，……卒難尋究，……是以翦截浮辭，撮其機要，於偏傍五百四十一字，各隨字訓釋。或有字關造字，省而難辨者，須見篆方曉，隸者雖在注中，亦先篆後隸，各隨所部，畝而明之。其餘形聲易會，不關造字者，則略而不論。"可見他是用分析方法來研究字形。但是，他自己的說法卻不高明。例如說文裏歸字，"從止，從婦省，𠂤聲，本來是不對的。（不一定是許慎原文。）我據金文有字，證明他是從止聲，是從𠂤聲，是埽把的象形文。林罕說他是"從追於聲爲近，"邵必緣還稱贊他"長於許氏，"其實他們都爲說文說解裏的"女嫁也從婦省"所誤。由於他們不曉得"女嫁也"本來不是許慎的原文。歸也不從婦省，歸字的意義在止字，止字本表走路的意思。其實最初的歸字止作，拿止字到過

根據了鐘鼎篆韻一類的書，以爲這些書裏的文字是比說文更古，他們又不能辨別眞假，又不了解文字的來原和六書的規則，一味依着他們自己見解，橫說豎說，正是"穿鑿附會，無所不至。"例如吾丘衍批評戴侗做的六書故說："侗以鐘鼎文編此書，不知者多以爲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說文與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鐘鼎偏傍，不能全有，卻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如毌本音貫，加宀不過爲寰字，乃音作官府之官。邨字不從寸木，乃書爲村。引杜詩無村眺望賒爲證，甚誤學者。"四庫提要裏說："變亂古文，始於戴侗，而成於桓。侗則小有出入，桓乃至於橫決而不顧。後來魏校諸人隨心造字，其弊實濫觴於此。"又說："元、明諸人多改漢以來所傳篆書，使就己見，幾於人人可以造字。戴侗導其流，周伯琦揚其波，猶間有可采，未爲太甚。至桓與魏校而橫溢旁決，矯誣尤甚。"又說："元滿是書(六書正義)大抵指摘許愼而推崇戴侗、楊桓。……以市爲帝，以卍爲萬，昴字上加三圜，火字直排四畫，或誤采梵書，或造作僞體。"但是如趙撝謙說："象形，文之純。指事，文之加。蓋造字之本附於象形，如本、末、朱、禾、未、束之類是。木象形，文也。加一於下則指爲本，加一於上則指爲末，加一於中則指爲朱，以其首曲而加則指爲禾，以其枝葉之繁而加則指爲未，以其條榦有物而加則指爲束，其事旣不可謂之象形，又不可謂之會意，故謂之指事。"吳元滿說："形不可象，則屬諸事。始以象形易位爲增減，次以象形變體爲差別，三以象形加物爲指事。其文有加，旣不可謂爲象形。而所加之畫又不成字，亦不可謂之會意。居文字之間，故曰指事。"他們對於很不容易了解的指事字的組織，能够做一個相當的說明。雖則宋朝的張有也有這樣的見解，而且他們的證例也有些不合，卻不能不說他們有相當的研究，所以有這樣的認識。就是他們研究每個字形，也不是絕對沒有可取的。例如戴侗的說官字，並不能說他"誤學者。"因爲官字在說文裏說做"從宀從自"自阜是一個字，自就是阪字，如果照說文來說，官是會意字。那末，在阪上造了一坐房子便是官。俞樾以爲官是館的初文，對了。但是，我以爲官不是會意字，他是從宀、自聲。自、阪是一個字，所以，官字的收音入了元類。戴侗不曉得自是阪的初字，他卻曉得官是形聲字，所以，他從聲音上去注意，疑心自是 毌 的錯誤了。其實從宀 毌 聲也可以的，毌 字的發音在匣紐，自字的發音在奉紐，同是摩擦次濁音，兩個字的收音都在元類。假使有地方讀官字的聲音收發正是如此，那末，就替官字造個轉注字，儘可從宀 毌 聲寫做 ⿱宀毌。又如周伯琦說禿字是從木諧聲，雖則說來仍就不對，可是他覺得說文裏說："從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和王育說："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是不對的，他以爲禿字必是諧聲，所以，他也從聲音方面去研究，因此以爲從人木聲，禾字是錯的。其實禿是秀的寫錯了，並沒有這個字的，現在說文裏解做"無髮也"是頟和頤的意思。說文裏的說解恐怕不是許愼的原文，或者原本說文也沒有這部。不過周伯琦不曉得這些花樣，可是他從字聲方面去求字形，這方面並沒有錯。假使確有禿字，那末周伯琦以爲木聲也可以的，因爲廣韻是把禿字歸入屋韻的。(李陽冰說：穆省聲。嚴可均說：禾聲。)他又以爲尸字說文裏小篆寫做 𡰣，"爲傳寫之誤，當從臥人之形，作二筆書之。"

這話也並不錯，不過他不曉得說文裏尸字實和夷居的夷本字原寫做 𡰣 的混在一塊兒了。四庫提要拿這些來說他不對，未免寃屈了他。大概清朝的"漢學"家對於宋、元、明的"小學"家有"矯枉過正"的傾向，大家都以爲從王安石到趙宧光等說文字都是要不得的。做四庫提要的人們受了這個影響，加以他們自己的研究也不到家，所以批評人家也不"中肯。"我以爲他們很做了相當的工作，這是他們的學術環境不好，和他們的學識不彀，所以成績便差了。

清朝的乾隆、嘉慶年間、稱做"漢學極盛"的時代。"漢學"的主要質素就是所謂"經小學。"當時所謂"小學，"名義上沿用漢書藝文志的。藝文志根據着"周官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在藝文志裏所收的倉頡篇等，也是"教學童"的書，所以"名實相副。"清朝的人所研究的小學，實在是現代的文字學、語言學、音韻學。當時研究小學有名的如戴震、錢大昕、王念孫、段玉裁等等，那一個不是有名的大師。所以，我們應當了解古代的"小學"是小學生讀的教科書，如倉頡篇一類東西。清朝的"小學"是現代的文字學、語言學、音韻學，內容大大的不同了。

"漢學"家都認爲不通"小學"就不能通"經學。"所以要通"經學"，都得先通"小學。"因此，清朝研究文字學、語言學、音韻學的特別地多。不過語言學在當時止注意到古代的方言，搜尋些古書裏記錄的方言，編做幾部書，如杭世駿的廣方言一類的便是，實在不曾踏入語言學門徑。直到清末結束"漢學"的章炳麟，做了一部新方言，才算走上語言學的路。音韻學在清朝也算有相當成勣的，如王念孫、江有誥等對於古韻分部的細密，孔廣森、嚴可均注意到陰陽聲的對轉，錢大昕證明古代沒有輕脣音，戴震做了轉語，說明同位位同是一切文字語言的聲音通轉的樞紐，都是很有價值的。文字學、語言學、音韻學本來是個連環性的，不過也可一個一個獨立自成一科。所以，我也不把其他兩部分放在本篇範圍以內，在這裏提過，便不講了。仍就歸到字形方面來說，清朝"漢學"家的研究字形，幾乎沒有一個不是拿說文做根據的。這也因爲說到文字構造的書，再沒有比說文更早的了。再加甲骨文在當時還沒有發現，就是金文呢，在當時多數的漢學家並不注意。大概一則因爲材料少，二則說文裏的篆文弄得明白，已够受了，金文裏許多奇形怪狀的東西，好像讀天書一樣，自然不敢輕易去惹它。更有以爲說文裏的篆文是"正統"的，金文比如旁支，不可叫它來篡奪正統。所以江聲學着張有，不是說文裏有的字他就不寫。章炳麟也對我說："說文篆文不可改，彝器僞物不可信。"所以研究字形很好的材料，他們到給他一個除外，(章氏晚年也談金文了。)獨有莊述祖搜集金文做了一部說文古籀疏證，幾乎旁支要篡奪正統了。嚴可均也搜集金石文字做一部書，稱做說文翼，表示可以幫助研究說文的意思。(說文翼的稿子兩本，嚴氏親筆寫的，清末有人要給他刻，沒有成功。現在上本在湖州張家，下本在杭州葉家，葉家的一本已經捐入上海合衆圖書館了。)可是，他兩家的書，並沒有引起當時研究文字的人注意，也就可見當時的風氣了。吳穎芳是清初的人，他做說文解字理董也采取到金文。(理董後編，中社已替他出版了。理董三十卷，現在止見到十五卷，從說文解字第七篇起，到十五篇，是個抄本，出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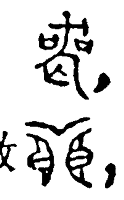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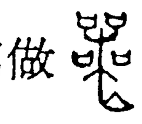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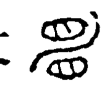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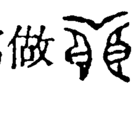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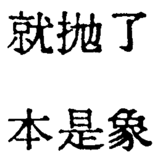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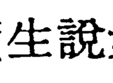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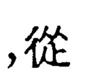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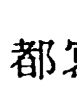
繆荃孫家，現在也在杭州葉家。)王筠、許瀚是同鄉朋友，許瀚幫着吳式芬考訂金文，也和王筠討論說文，王筠做說文句讀、說文釋例，便正式採用金文，做比較證明。桂馥做說文義證，也略采用金文。龔士珍的兒子龔橙做理董說文，引金文來改說文篆文的很多。(他的稿子在杭州高時顯家，北京大學也有一部分。)此外還止死守着說文去研究，直到清末才得解放。

清朝的人研究說文，實際是拿全部字形做對象的，因此，他們都先注意文字構造規則，研究所謂六書。自從鄭衆給六書說明是象形、處事、會意、形轉、轉注，假借，許慎又給象形、指事、會意、形轉、轉注、假借說明它們的構造規則，本來怎樣叫六書，已經可以不成問題了。可惜許慎說六書的構造規則，文章過於謹嚴，舉來做例證的，也有些不合，(或者說文敘裏"日月是也"、"二二是也"、"武信是也"、"江河是也"、"考老是也"、"令長是也"並非許慎原文，出於許氏字指。)所以後人對於六書仍就發生問題，甚至如轉注一書，還有重大糾紛。

清朝研究說文的人，真可說得"後先輩出。"他們的作品，在丁福保說文詁林正續編裏搜羅到的也有八九成了。他們的研究工作大概可以分做五類，校對文字是主體，因為校對文字，也常常談到文字的組織上去的。如姚文田、翟云升都做說文考異，(未刻，姚的稿本在國立北京圖書館，翟稿在上海合衆圖書館。)嚴可均做說文校議，鈕樹玉做說文校錄，沈濤做說文古本考，朱士端做說文校定本等等是一類。把全部說文每個字都替它考證說明的，如段玉裁做說文解字注，桂馥做說文解字義證，王筠做說文句讀，朱駿聲做說文通訓定聲等等又是一類。並非把說文裏每個字都替他考證說明，止是就他們對於某某字有問題，寫他們的見解，如孔廣居做說文疑疑，王玉樹做說文拈字，王煦做說文五翼等等又是一類。專門研究說文裏某一方面，如江沅做說文釋例，王筠也做說文釋例等等，姚文田做說文聲系，張成孫做說文諧聲譜，陳立做說文諧聲孳生述，陳灃做說文聲統，(未刻，北京大學有鈔本。)李祖望做說文重文考，陳瑑做說文引經考證等等也是一類。止研究六書的，如江聲做六書說，鄭知同做六書淺說，廖登廷也做六書說，還有止就六書裏某一書研究的，如曹仁虎做轉注古義考，夏炘做六書轉注說，徐灝做象形文釋等等，也是一類。第一類雖是研究說文的基本工作，但是，直接關系到文字形體方面的很少。第四類方面很多，裏面除關系重文的以外，也少關系到字形方面。第二、第三、第五、三類，都是關系字形的，第五類更是重要。但是江聲、曹仁虎他們固是專門研究文字的構造規則的，就是段玉裁他們既然對於全部說文做研究工作，自然也先研究到六書。不過段、桂兩家就在說文敘裏做普通的釋解，王、朱卻都有細密的研究。說到他們對於六書研究的結果，都沒有完滿的認識。如我在上面對於六書每一書的說明，並且舉出例證，仔細看了，便可明白每一書的組織，的確有它獨立構造的規則，界限是很分明的，沒有兼生的可能。他們總跳不出鄭樵的圈子，說些"象形兼指事、""象形兼會意、""會意兼形聲"一類的話，六書的界說就沒有了。尤其是王筠、朱駿聲、張度、王棻一輩，研究得太細密，分析得太過分，毛病就跟着很大，不但六書的界說沒有了，簡直六書要變十二書或不止十二書了。這是不能不替他們可

一五六～一五七

惜的。

我推究他們的所以然：第一，他們都不注意到文字的前身。我國文字是象形文字，有許多文字，它的前身還是圖語。（詳見上文。）他們不曾注意，是怪不得的，因為以前的人們是還沒有曉得什麼叫做圖語。不過有許多指事、會意的字還是圖語，如羞字、析字本是養羊的和做木匠的圖語。現在說文裏說："羞，進也，獻也，從羊，從丑。"如果我們問一問，為什麼要從羊，他們的答復一定是"羊在六畜主給膳也。"(見說文美字說解。)如果我們再問一問，牛和豬也是"給膳"的，為什麼不從牛或從豕，他們答復一定是羊肉味來得甘美。(說文美字說解："甘也"。)其實都是"想當然耳。"說文析字底下說做"破木也，"意思是對的。不過有點"數典忘祖"罷。所以不注意文字的前身，有許多字就不易了解它為什麼如此造法。清朝人對羞字、析字一類的字，並沒有糾正說文的錯誤，(其實或者不是許慎的原文。)就是他們也默認是對的，何况他們說字也有同樣說法。第二，他們太信說文裏的篆文，沒有拿金文來對照研究。說文裏的篆文雖說本於倉頡篇和訓纂篇，都是周、秦以來相傳下來的。但是從漢到宋，屢次傳寫，已是不能保他沒有錯誤。(唐寫本口部殘卷篆文，已和現在本子不大相同。)况且倉頡篇裏的篆文也不一定沒有錯的。我們拿金文和說文裏的篆文一對照，就顯得說文裏篆文是有錯的，如說文喪字寫做 ，金文卻寫做 （量侯敦）和 （齊侯壺）說文  字金文寫做 ，就是例子。(金文亦有錯的。)所以要拿金文來糾正說文的錯誤，如果"將錯就錯，"那就不必研究了。第三，他們都給現在的說文本子所誤，他們以為現在的說文就是許慎的原本。其實現在的說文是說文和字林混合的本子，而且又經唐朝習明字科的人們胡亂删削，所以許慎的原文不曉得失了多少。如果還信以為這是許慎原文，像"金科玉律"的守着，這樣去研究篆文，要想得到文字的本形本義，真如隔靴搔癢了。例如上面所說羞字底下的說解，就不是許慎的原文，此外正多得很呢。(詳見疏證。)第四，他們太主觀地分析篆文，卻忽略了許慎所說六書的條件。每一個字，它的構造，總和六書裏的某一書的條件合的，除非篆文錯了，自在例外。否則止把許慎的象形、指事、會意、每一書的條件弄得明白，某字拿到眼前，不難立刻給他分析得明白，無須委曲調停。可是，孔廣居一輩，遇到比較像有問題的字，就抛了六書的條件，任意分析字形，創造一說。例 如凡是帆的初文，本是象形字，金文裏都寫做 。(散盤、聃敦、鬲比簋。)孔廣居卻說"從反正二乚為意。"閏本是"珠圓玉潤"的潤本字，意思是玉的光滑，本來是從王門聲。黃生說如此。)說文裏說做閏月的閏，朱駿聲覺得不對，可是他自己說是"從三，三年一閏也，從丨，猶一也。䦵省聲。"金文裏走字都寫做 ， 象人走路的時候，一手向前一手向後的樣子，它是從大象形，走字或者本來寫做 ，後來省了一個止，說文裏篆文誤做 ，王筠卻說"夭當作犬，犬善走也。"就是一例。孔廣居本來算不上漢學家，所以他的說文疑疑裏許多解字和楊承慶、李陽冰是一路。但是漢學家裏也有犯這種毛病的。朱駿聲確是個"漢學"家，但也不免這樣的毛病。第五，他們對於象形、指事、會意的字，忽略了事物的實際情形。象形字都是有形可象的實物。本來很容易認識的。但是如

一五八～一五九

他們也不能糾正。這都是他們對於會意字的構造規則不甚明瞭，所以認識不清。所以說文裏有許多本是形聲字，而說解裏誤做會意字的，他們也都不能糾正了。（上面舉的閏字就是一例。）第六，他們不了解除了形聲字有可以用假借字做形的部分。例如說文大部裏有"從大圭聲"的奎字，它是從的象人形的大。又有"從大弗聲"的奔，它是從的假借做形容詞的大。假借做形容詞的大，止借象人形的大的聲音，卻不用大也是人字的意思的。此外，無論指事字、會意字、形聲字，凡用某字做形的部分的，也就是發生某字的意思的部分。總是用它的本義，不得用"引申之義。"這就是朱駿聲說的"造字不得用引申之義。"這個規則在研究會意字的時候，尤其不能忽略。例如說文裏的禛字、禷字，本來都是形聲字，並且都是禮的轉注字，段玉裁卻說："禷當從示類，類亦聲。""禛當從示眞，眞亦聲。"王筠對於禷字也說："聲義互相備也。"其實類"從犬，頪聲，"是個獸名，山海經、莊子裏都有可證的。種類的類，本字是倫，初文是侖，侖是侶的初文。眞是顛到的顛本字，也就是 □ 字的錯誤，眞假的眞，本字是誠。那末試問示和類、示和眞怎樣能够會意。借類做倫或侖，借眞做誠，都是所謂"同聲假借。"照段玉裁那樣說來，簡直拿同聲假借字來會意了，那末也不必有"比類合誼以見指撝"的條件了。說文裏本有形聲字給呂忱他們改做會意兼聲字的。如荆是從刀井聲，現在說文裏卻說："從井，從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要改荆字做從井會意，必須說出一個理由，卻引易曰："井，法也"來做理由。（易經裏並無這句，是鄭玄易經注裏話。）其實井字也沒有法的意思，"井，法也，"正是"引申

龜是象形字，王筠卻說龜字裏面的" □ 象其腹。"其實 □ 本來是 □，是龜的兩隻後脚，說文裏從龜的字，金文裏寫來都做 □。說文裏的篆文誤少了兩隻前脚，（重文不少。）王筠給篆文所誤，又不曾去從實物上想一想，龜是有前後四隻脚的，就把 □ 當做"象其腹"了。指事字是指明實物上發生一種現象，所以在象形字上加了一種符號，這種符號形式簡單，不過它所在的地位卻不是胡亂安置的。如叀是牽牛，把桊（牛鼻環。）穿在牛的鼻裏，□ 是絡馬，把繩子拴在馬的頭上。就是例子。清朝研究文字的人對於指事字的構造，止有王筠、張行孚等幾個人明白一大半，（見前。）所以他們對於指事字有偶然說得不錯的。有許多字，他們仍說做象形或會意了。會意字由兩個或幾個象形字或指事字合成的，每個會意字裏面各部分安置的地位也不是胡亂來的。例如盥是洗手，兩隻手掬起皿裏的水來。頮是洗頭，兩隻手把水淋到頭上。（頮字當看金文。）這些都和事物的實際情形相合的，一經研究，也容易明白。但是清朝的名家對於說文裏許多並非會意的字，如天字本來寫做 □，和大是一個字，也和人、元是一個字，因透定兩紐都是舌尖前音和脂眞對轉的關系，所以聲音讀別了。顛就是頭，先造字是首，象形。說文說做"至高無上從一大，"本來不對的，段玉裁卻說："至高無上，是其大無二也，故從一大，於六書爲會意。"王筠曉得一大和"顛也"的不合，（說文天下說："顛也。"）卻說：春秋說題辭："天之爲言鎭也，居高理下，爲人經緯，故其立字一大爲天，以鎭之也。"他們都不去想一想天地的天是什麽，怎樣可以"一大爲天。"又如說文敍裏舉武、信兩字做會意字的例證，本來也都不對的，

名的段玉裁的說文注，不過拿注經的法門來注說文，桂馥的說文義證，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都有些字典性質。王筠確有些不同，他卻字字體會它的組織。可惜他雖則指明說文說解裏許多是庾儼默的文章，但是，他總不免還信其餘的是許愼原文。所以有許多錯誤，他不能糾正。他常常拿實物來證字，也拿金文來參證，止因爲他對於文字組織的規則和條件未曾弄得十分明白，所以他用力很多，成功不多，不能不替他可惜。

清朝的金石學有相當的成績。阮元積古齋鐘鼎款識裏的解釋，比較宋人總高明些。吳榮光、吳式芬兩家的作品，比較又是吳式芬的攟古錄高明些。清朝道光以後經學有點"强弩之末"了，金石學是"代之而興"的。同治、光緒年間，有潘祖蔭、翁同龢等一輩大老，主持風氣，所以文人大多要談談金石。吳大澂做的說文古籀補，因爲他的胆子來得大，徑拿金石文字來糾正說文的篆文。如王字，說文引董仲舒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鄭樵、黃生都說是從士。吳大澂根據金文，說："從二，從火，二爲地，地中有火，其氣盛。"比較起來，吳說得近理些。但是，仍有缺點，就是二不是說文十二篇裏部首字的二，（二是地的初文。）王是形聲字，從火，二聲。二是上字，王是火旺的意思。所以韓康伯易注裏說："王，盛也。"火旺必不能造會意字的，說文裏有炎焱，炎從兩個火字，焱從三個火字。火本象火的焰光，兩個火和三個火，到可表火旺的意思，但是，炎焱仍就都是火字。那末，要表火旺的意思，止有用形聲一法，必不能用地和火來會火旺的意思。因爲地中有火，既不是一

之義。"清朝人說文字有時也有這樣的，總由沒有注意到六書各有嚴格的規則的原故。（上面所說好像拿一二人的錯誤來概括全部研究說文的人，這須原諒我爲這篇體裁和篇幅所限，不能一個一個舉出他們錯誤的證明。其實他們的作品都在那裏，我卻沒有冤屈他們。）

轉注的構造法清朝除了曹仁虎以外，沒有明白了的。（如章炳麟、劉師培等都死於辛亥革命以後不算在內。）假借在清朝有許多研究的人們，能够說到"有造字的假借，有用字的假借，"已算不錯。到底造字的假借是怎樣，他們還是根據着說文裏說的"鳳飛，鳥從者爲萬數，故以爲朋黨字。""來，周所受瑞麥，天所以來也，故爲行來之來。"這一類的話。這是"張冠李戴，"實際不是造字的假借。（詳上。）可也不怪他們，因爲說文裏舉令長兩個字做假借的例證已經錯了。（鳳飛……和來周所受瑞麥……也不是說文原有的，這也是過信現在的說文是許愼的原本。）好在轉注字的本身都是形聲字，假借字的本身有象形字、也有指事字、會意字，連形聲字也有。（言就是形聲字。）所以，他們對於轉注、假借雖然弄不明白，於字形方面到沒有什麽多大關系。（假借於字形沒甚麽關系，於字義卻大有關系。例如奔"大也，"它是從假借做大小的大字得義的，不是從人的別樣寫法的大字得義的。）

清朝研究文字的人們，因爲對於文字組織的規則和條件未曾弄得明白，所以，他們對於文字的認識自然就有"缺憾。"並且我覺得這輩研究的人們，眞正拿文字做對象來研究的不但少數，恐怕除了王筠以外找不出第二個。那些零零碎碎研究說文的，止是當時環境如此，也由研究經學必經過這條路，做點小品，記錄他們的"心得。"就是有

般的現象，而且鑽木取火，歷史裏到有這種傳說，打石可以得火，到是一般人所曉得的，爲什麽造字的人偏用地中有火來造王字，况且地中有火，也不見盛的意思。一經說破，便可曉得王字决不從地的初文二了。我從聲音方面去研究，所以曉得是從二得聲。 吳大澂又喜歡用古代的禮法來說造字的意思。 如家字說文裏說："從宀，豭省聲。"他卻說："從宀從豕。"家是從宀從豕，以前的人也有這樣的說法，不過他的理由和以前的人不同。他說："古者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陳豕於屋下也。"其實家的初文是亞字，亞字在金甲文裏多寫做 □ 和 □ 的，也有寫做 □ 和 □ 的，宀字金甲文的偏傍裏多寫做 □ 或 □，也有和說文裏一樣寫做 □ 的。 □ □ 都是 □ 的變相，□ 是 □ 的變相，□ 是 □ 的一部分，□ 是象現在北方四合院子的平剖面形。那末可以曉得 □ 本是象形字，實在更具體些便是舍字。 舍字的象形文應當是 □，變做篆文，便失了他的象形性。(舍和家是一個字。)因爲許多原於家的意思的形聲字，都要拿它做表形的部分，就不得不把他省變做 □。如同广字，金文裏寫做 □。原來是 □ 和舍是一個字。（詳疏證裏。)也因爲有拿它做表形的部分的，所以就變做 □。這樣說來，家室的家，初文是 □。在"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這種禮法還未産生以前，它必早已有了。 况且"大夫曰家，"那末"庶士庶人"便不得稱家了。 更可證明家字决不是因"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才造的。 從聲音方面來說，家是舍的轉注字，也是室的轉注字，家舍兩個字的收音都在魚類，家字實在從宀豕聲，强運開說得對的。 豕舍兩個字的發音都在審三，所以舍音轉爲從豕得聲

的家，室字的發音也在審三，豕的轉注字是豬，發音在知紐，知紐和審三都是舌面前音。說文裏艸名有堇豬，正可做家室是轉注字的例證。豬字又轉注做豭，豭字的收音也在魚類，可見得由方言的關系，家字的聲音轉變如豭，所以家字的發音才入見紐，收音才入魚類。後來的人曉得家字並非從豕得義，從聲音上去研究，以爲從"豭省聲。"(凡是某省聲的字，最初並不省的。 如豭省聲的家字，當初必有一個豭字。後來拿家字徑讀如豭，豭字因此廢了。)這種說法是有來歷的。 段玉裁不曉得這樣地去研究，反說家是"豕之居，"便和周伯琦一路去了，引起後人的駁斥。 吳大澂也不曉得這樣地去研究，所以拿"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陳豕於屋下"來說從宀從豕的原故。舉這樣兩個例子，可以見得吳大澂的毛病，也出在對於文字組織的規則和條件不明白。和吳大澂同時的孫詒讓，他本是"經學大師，"對於金石學也有根底，而且他見到甲文，所以他做的名原、栔文舉例，有許多"突過前人"的地方。的確，他是相當的能够直接拿文字做研究的對象，而且他用的方法是"分析""綜合""實證，"頗科學化的。但是卻不能"爲賢者諱，"他說文字的構造許多也是不對。例如他的名原裏說數目字的六七八九四個字就沒有一個對的。因爲他以爲這幾個字都是由積畫的一二三亖亖變的。其實七是十的變相，金甲文裏七字都寫做十，六八九都是聲音相同的假借，(六就是 □ 字，八是臂的初文，九是肘的初文。)並非由積畫的一二三亖亖變來。 又如他對於金文盄龢鐘裏的 □ 字，齊侯鎛鐘裏的 □ 字，都依着前人說做乃字，其實金文裏 □ 字都應當讀做厥， □ 是說文裏的氏字，氏是從自十聲，是自字的轉注

字。說文裏有𠂹字，是氏的後起字。 說文裏說：𠂹"讀若厥，"可以證明的。 又如他釋師奎父鼎的奎是甗的省文，引曶鼎的甈和禮記裏的"瓦大"就是瓦甒做證明。 對極了，可是他不能說明爲什麽從大。又如他說封敦、卯敦、盂鼎裏的 □，是𤇾不是艾，𤇾是熒的省文。 他根據了書經裏有榮伯，史記裏有榮夷公，證明卯敦裏的 □ 公是榮國的君。我看了貞松堂集古遺文五裏有 □ 白敦， □ 就是說文裏的縈字，那末，他的說法是不錯了。但是，我看封敦裏說："王吏(使字的省文。) □ 蔑曆。"卯敦裏說："飤乃先且(祖)考死嗣 □ 公室。"孟鼎裏說："王乃 □ 止。"這三個 □ 字都不能當做榮字講。 據說文裏說："勞，從力，熒省聲。"這三個 □ 字都是勞字的意思。那末， □ 確是熒字的省文了。其實勞是從力從 □ 省得聲。 □ 是燎的初文，僚彝有 □ 字，就是齊侯鎛"鞷叔有成 □ 於齊邦，"齊侯鎛鐘"堇(勤字的省文。) □ 其政事"的 □ 字。 □ 是從衣 □ 省聲，這兩個字都借做勞字的。那末，既可以讀通了金文，又可以證明說文勞字下的熒省聲，本來是 □ 省聲。但是，可惜他不曾這樣地去研究。這可見得方法是用得對的，不過對於文字組織的規則和條件不弄得明明白白，就容易發生這種毛病。 還有劉心源是一位金石學家，他做的奇觚室金文述，也多"突過前人"的地方，但如召伯虎敢裏的 □ 字，碻是稟字，他曾釋做集字。 □ 字就是石鼓文 □ 字裏的 □， □ 字是從 □（水字是別寫，就是說文裏的巜字。） □ 聲，是 □ 的轉注字，他把它解做𦔳，王田尊裏的 □ 字，從兩個耒耜的耒的原始字，也是 □ 的"茂文"，在尊銘裏當讀做耕，他卻解做丽；這都是他對於字

形的認識力不够，也就是他對於文字組織的規則和條件沒弄得明白的緣故。 不但吳大澂、劉心源、孫詒讓如此，羅振玉、王國維也如此。如羅振玉據金文酒字寫做酉，甲文酉酒兩個字都有，他說酉酒是一個字。甲文裏 □ 字"從酉從 □ ，象酒由尊中挹出之形，即許書之酒字。"他不曉得酉是象形字，酉就是"秬鬯一卣"的卣本字。 本來是個盛酒的東西。沒有造酒字的時候，就借酉字做酒字。 所以許多應當從酒的字多從酉。(也許本來從酒，後來省去水旁。)段玉裁說："說文凡從酒之字當別爲酒部。解曰：'從酒省。'"是對的。 不過段玉裁未曾想到不立酒部也可以的。 因爲借盛酒的東西的酉字做酒字，是六書的叚借。例如力本來就是筋字，卻借做氣力的力。 說文力部裏的字都是從氣力的力。男本來是勝的轉注字，借做男女的男，說文男部裏有甥舅兩個字是從男女的男。 那末所有從酉的字，它們的意思卻都是說酒的，也是從酒肉的酒，不是從酉。 酉酒的本身各爲一字，酉是盛酒的東西，所以象它的樣子造做酉字。（最初盛酒怕是用獸角的，所以觚觴等字都從角，後來用陶做的酉，還是尖底象角的樣子，所以金甲文裏酉字多寫做 □〔殳季季良父壺〕或 □ 或 □ 。〔甲文〕)酒是水做的，怎樣能够造象形字，他說酒字"象酒由尊中挹出之形，"照字形看來，止是水從酉裏滿出來，並不能證明它必定是酒。其實酒是從水酉聲。 現在說文裏說做"從酉酉亦聲，"是他人改的。尊和奠是一個字，金文裏多說尊彝，就是說奠器。但是金文裏尊彝的尊字，十個裏到有九個都寫做隩。隩是從自奠聲，我以爲隩是障的轉注字，羅振玉據甲文也有寫做隩的，他說尊字"或從自，"好像尊隩是一

"小阜也"也不是許愼的原文,可是自𠂤卻是一個字。金文裏師字許多寫做𠂤的,那是因爲師字從𠂤得聲的原故。不過師字的省寫,並非𠂤字自有衆的意思。說文裏說:"𠂤猶衆也,"也不直接說他是衆的意思。而且師旅也不是師的本義。官是館的初文,也不能和師字會意的。說文裏畺字的"重文"寫做疆,(這字本是彊的後造字,呂忱加的。)金甲文裏彊字都沒有裏面的土字的,可是並非從弓畺聲的彊字。(如陳侯簠、叔上匜等裏的彊字,好像從弓,恐怕是借從弓畺聲的彊,並非就是彊界的彊字。)它是從畕從水,原來田是拿水道做界限的,所以甲文裏寫做,不㝸敦裏寫做,齊侯壺裏寫做,(金文裏彊字的樣子很多,大概都是這樣寫法。)後來省寫做畺,又省寫做畕,吳大澂卻據儀禮疏裏說:"六尺爲步,弓之古制六尺,與步相應。"以爲彊字所以從弓。羅振玉又據吳大澂的話來證金文也都從弓。他們不去想,量地的弓是英文A字式的,而且量地的弓不過丈量地用的,間接可以說和畫界有點關係,直接說來,他止是一件東西,怎樣可以和田字去"比類合誼"。舉幾個例子,便可證明羅振玉對於文字組織的規則和條件太少理會了。王國維很能够用科學方法研究一切學問,他研究文字也强於羅振玉。但是結果仍就差不多。例如他對於史字,就不曉得是聿字的到寫。聿字並不是筆字的初文,實在就是書字的初文,他卻仍就以爲史字"從又持中,"不過他所說的中,不是上中下的中字罷了。就是他說史吏事是一個字,也是有對有不對。(見上面。)至於他說中字,他曉得引用到儀禮鄉射禮裏的"虎中""兕中""鹿中",但是他不能很明白說明中字的構造。他對於金甲文都很有研

一六八～一六九

個字了。獸字說文裏說:"守備者,從嘼從犬。"這本不是許愼原文。獸字是從犬嘼聲,嘼是車字的省寫,古代車字的聲音和舍字一樣的,他的發音在審紐,所以獸字的發音也在審紐。羅振玉根據金文裏有寫做的,甲文裏有寫做的,他說:"古者以田狩習戰陣,故從戰省。"其實戰字也從單得聲,單車本是一個字,而且羅振玉曾說"戔是戰之初字,"那末戰是戔的轉注字。轉注字都是形聲字,更可證明他說從戰省的不對。因爲會意字沒有從形聲字會意的。(戰字是不是戔的轉注字還有問題,詳在疏證裏。)說文裏四字是篆文,古文寫做,籀文寫做亖,其實四亖是兩個不同意思的字。四字曹籀以爲是四字的初文,象鼻子裏有涕。其實四字的確從鼻,鼻字的初文是自和白。(不是黑白的白。)說文㲋字下說:"叀者,如叀牛之鼻。"(今本牛誤做馬。)王筠說:"叀中之,乃牛鼻也。"我看了郘鐘裏的字,大梁鼎裏的字,相信這話不錯。字從白,字從自,古文經傳裏寫做,是從,也是鼻字,甲文有的。八是四所從得聲的,所以八四兩個字收音都在脂類。至於亖字卻是數目的四字。羅振玉對於古文籀文還沒有弄得明白,也不曉得四亖兩個不同意思的字,所以他以爲是"晚周文字,錢先生所謂古文之別字。"(這是錢大昕的話,可是前人已經糾正過他的了。)說文裏說:"官,吏事君也,從宀,從𠂤,𠂤猶衆也。此與師同意。"我以爲官是從宀𠂤聲,(見上面。)現在說文裏的說解不是許愼的原文。假使是的,也是他的錯誤。羅振玉卻說:"'𠂤猶衆也,此與師同意。'其言至明晰。古師字作𠂤,而許君於部首之𠂤乃云小阜,得之於此而失之於彼,何也。"其實

文。這種字義,"於古無徵。"郭沫若以爲這是女性中心時代女酋的稱謂。女子以生育爲無上的德,因此叫他做。他有什麽根據,我沒有考過。我的意見,后侯兩個字的收音,都是侯類,東侯對轉,那末,稱后稱侯和稱公是一樣的。至於爲什麽稱后稱侯,我疑心由皇字的音轉來的。皇字的發音在喩三,后侯兩個字的發音都在匣紐,喩三和匣都是摩擦次濁音。有最高權力的稱皇,是比他和太陽一樣,皇是日光,日光無處不照,皇的權力無處不到。所以有次等權力的稱做霸,霸是月光,就比不上皇了。王是省寫。甲文裏字都是指男性的君主,古書裏的后稷、后羿也都是男性,君主的妻稱后,怕是時代已較晚了。后稷、后土、后羿也本是司稷、司土、司羿,司也可寫做后,這是金甲文裏的慣例;司稷、司羿正如司馬、司工;司土就是司徒,金文更有證明。古書裏后後兩個字通用,後字從幺得聲,幺字的收音卻在幽類,育字的收音也在幽類,(厚從𣆪得聲,說文裏厚字有重文寫做垕,從土,后聲。𣆪是現在說飯煮好了的好本字。好字的收音卻在幽類。)那末,書經說"前后""古后""先神后、""高后,"甲文裏不妨說:多育五育了。後祖乙也不妨寫做育祖乙了。這可見得毓后後三字决不是一字。又如他說牡字,根據了甲文裏寫做和,他以爲是從士得聲。他說:"丄古士字,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丄字正丨一之合矣。古音士在之部,牡在尤部,之尤二部音最相近,牡從士聲,形聲兼會意也。士者,男子之稱。古多以士女連言,牡從士與牝從匕同,匕者比也,比於牡也。"這是他不滿意於說文裏說的"從牛,土聲。"他以爲土是士的錯誤,其實牝牡的初文是匕士,匕土又是也的寫

一七〇～一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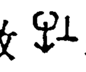
究,但是如他以爲甲文裏的等,是說文裏的毓字。對的。他根據了書經說的"前后""古后""先神后""高后,"甲文裏有"祖乙""多""五,"以爲說文裏的后字,是字的變誤。好像有可能的。不過我據說文裏䡞字的重文寫做,它裏面的𠂆字就是后字,墨子裏也把后字當𠂆字用,那末后石是一個字。𠂆字從𠂆,𠂆字就是𠂤字。后字從尸,尸就是𠂤字,石字從厂,厂是的變省。(氏是𠂤的轉注字,從𠂤十聲,就是現在的阜字。阜字發音在奉紐,氏字發音在禪紐,都是摩擦次濁音,不過發音轉變了。金文氏字寫做,說文裏卻寫做氏,可以明白厂是變省。說文裏的厂字,實在和𠂤𠂤是一個字。厂字的發音在曉紐,恐怕古代的音是在匣紐,由匣轉到曉去的。所以𠂉和厂是一個字。𠂉字的發音又轉入疑紐,匣紐和奉禪都是摩擦次濁音。)石字的發音在禪紐,后字的發音在匣紐,都是摩擦次濁音。那末不過寫來形體有點繁簡的不同,聲音也轉變了些。所以後來分做兩個字。那末后不必是字的變誤。王國維又據甲文裏的祖乙是武乙,祖乙是後祖乙,因此說:"毓后後三字本一字。"這可糟了。後和退是轉注字,退後是不進和反還的意思,古代本止用字。後來加上一個日字做。從,日聲。(這字雖沒有發見,但是拿坐字做例,是可能的。)後來再加上一個彳字。(或者本來是字,後來加上日聲,是的轉注字。)轉注字做後,換了一個幺聲,這和婦人生子有什麽相干。和石頭又有什麽相干。怎樣可以說"毓后後三字本一字。"(他根據了說文裏說:后,繼體之君也,"以爲后是毓的"引申之誼。"其實后是繼體之君,不是許愼原

矢同意，'則矢上非入，字乃純象鏑形。是故丁亦爲鏑字，然丁義亦不專指鏑言，丁爲伐擊相當。午爲午屰，所包甚衆，變易爲啎。……”這是他文始裏說的。文始是以推究語原爲目的的。 這段說話，如單就字音來說，到可以隨他去的。他既然承認午就是杵，那末，杵是用來舂的工具，是象形字，根本和矢字沒相干。“此與矢同意”本來也不是許愼的原文。 說到午屰正是因爲同是疑紐的聲音，所以古書裏或借午做屰。說文“啎也”的說解也是“同聲相訓”的例子，不能就說“午爲午屰，”更說不上“所包者廣”了。至於啎字是從干不從午，（啎字見於呂氏春秋注裏。）干屰是一個字，（並詳在疏證裏。）所以午屰的午，本字是啎。啎是屰的轉注字，並非由午變易。丁是釘字的初文，我們拿舊式的釘子做成形的來看，到和鏑的樣子相近。 丁鏑二字的發音都在端紐，或者它們的語原是同的。但是釘子沒有擊伐相當的意思，丁當也是發音同在端紐，所以古書裏有借丁做當的。照這樣看來，章炳麟對於字形方面，原來不甚注意，因爲他是“漢學”嫡派，所以不肯輕易變更說文裏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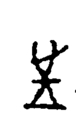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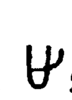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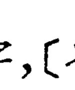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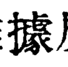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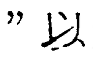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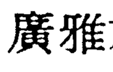
六 現代研究方法之傾向

章炳麟、羅振玉、王國維都是踏進了中華民國的人，而且死得不久，可是，他們都止可以算結束清朝新舊兩派的。（舊派如段玉裁，新派要推莊述祖、王筠做開山祖師。）他們都各有學生擁護他們的學說，但是，兩派裏都有一部分跳出了師門，自己重尋出路，如沈兼士、唐蘭等就是。近二十年來研究文字的，除了一部分“抱殘守缺”的不計外，

一七二～一七三

誤。（也是“女陰，”說文裏說得對的。〔清朝人有死爭它不是“女陰，”說它是匜字的。 這都因爲女陰是很褻瀆的字面，其實造字的那管這些事。〕了字說做“尥也，”就不曉得說到那裏去了。 這定不是許愼的原文。連這部也怕不是許愼原本有的。了字當是  的變誤，象男性的生殖器，甲文裏牡字寫做，裏面的丄字就是  的省寫，正和存在本是一個字。在字裏的土字是  字的變誤一樣。）也了本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形字，男性牛就加一個了字，女性牛就加上一個也字，做牠們的名稱。因爲金甲文裏土字寫來和丄字一樣，所以說文裏會變做土。 其實既不從土，也不從士，況且士是大的變誤（詳在疏證裏。）大和人是一個字，（古書士女連說的，是借士做男，士字的發音在牀紐，古音牀紐歸在定紐裏的，男從田得聲，田字的發音也在定紐。）怎樣可以人和牛會意做牡字。 舉這幾個例子，也就可以證明他對於文字組織的規則和條件也不甚明白了。

我並不輕視他們的成績。也不是故意要揭他們的短處。止因爲他們的確給研究文字開闢一條新途徑，而且現在一輩研究文字的還接受了他們的遺產，更向新的發展。所以不得不把他們用力很多，卻仍舊有許多“遺憾”的根本原因揭發出來。至於如章炳麟也是奉說文如金科玉律的，所以他對於文字的形體方面，貢獻太少。 甚至於明曉得後人的新見解是可取的，但是，他對於說文原有的說解還要回護的。例如說文裏說：“午，牾也。……此與矢同意。”他卻說：“或言午即杵字，舂杵也，故舂字從午，即從杵。然杵者午之一義，猶丁鐕爲丁之一義，非丁祇爲丁鐕，午祇爲舂杵也。說文矢字云：‘從入，’而云：“午

以說不認識。）用分析、綜合、實證的方法將它們統計的結果，曉得六書確是我們的先輩研究的結果，是一個大發明。 用規矩去削方圓，是“用力少而成功多”的。 就是還有些不曾認識的字，止是我的學識缺乏，例如許多象形的動物名詞，不曾去考究古代的動物；有許多指事和會意字，不曾去考究古代的民俗；所以現在還不能認識。（也有由象形文字變成篆文，或者更由篆文變成篆文的草書，真是“具體而微，”所以一時也不能認識。）這是我很慚愧的。可是，既從大多數的文字歸納起來，確見有所謂六書。（有許多文字，先造字是合六書的，後來給人加了改了，便不合六書了。幸而許多字的先造字還在，可以曉得原來是如此。如往的初文是 ，從 ，王聲。後來加彳，成了會意兼聲字。其實沒有會意兼聲字的，現在說文裏說做“從彳，㞷聲，”是形聲字，到也合了六書。不過金甲文裏有  字，〔也許本有   兩個字〕就是一例。）因此，我看他們不承認有六書的研究的結果，對的仍舊不離六書，不對的仍舊由於他們不承認六書，隨意說法，沒有了標準的原故。我現在先向唐蘭、郭沫若兩位先生“道歉，”我把他們研究的來做個例子。 唐蘭在他的古文字學導論裏說：“  象簟形，舊釋席，誤。今按是因字。”其實因是舌頭的舌字，（舌是銛的初文。 說文因字下有“一曰竹上皮，”王國維據廣雅有“因，席也，”以爲竹上皮就是席字義。其實席字的初文是 ，廣雅裏的因是合寫做 ，大概是傳寫的錯誤。 呂忱據了廣雅加“一曰竹上皮，”並非許愼的原文。席和簟是轉注字，唐蘭以爲“  象簟形，舊釋席，謫，”由他不明白六書裏轉注的原故。 他又說：“相字表示審視樹木，”其實相是形聲

一七四～一七五

一部分都是踏上新的路程。 因爲他們都受過相當的科學訓練，曉得研究我們的文字不能再襲老法子，非用科學方法不可了。 而且他們曉得不但須用科學方法，更非靠別種科學如社會學、人類學等等的幫助不可。 至於材料方面，當然不限於說文，而且也不限於金甲文，世界的象形文字也是參考的重要資料，實物也是需要的佐證。 而且並非因爲要通“經學”所以才研究文字，所以完全拿文字做對象，要了解到文字的來原、構成等等，實在是文化的一部分的研究。 這種動向，的確是正當而且有發展的。不過我又要“三句不離本行，”我覺得現代直接間接研究文字的各位，無論直接研究的如唐蘭等，間接研究的如郭沫若等，或者承認有所謂六書，或者不承認有所謂六書，結果也差不多。承認有六書的，仍舊和過去一輩研究的一樣，不曾把六書的每一書究竟是怎樣的弄個明白。那末，做每個字研究的時候，就沒有了標準。譬如木匠抛了規矩，方圓自然不準確了。所以仍就是“膠膠擾擾，”“扯東就西，”隨意說法。 也譬如木匠憑着他的眼光，不用規矩，偶然削成方圓，也有對的。但是，偶然終是偶然，餘外的既然沒得把握，那末一差二錯，工夫白用，也實在違反了科學精神。不承認有六書的，當然從每個文字上去研究，不過結果是不是仍舊和六書暗合，那止有請問研究的人的內心如何判斷了。因爲依我的愚蠢，從全部說文裏所有的文字和金甲文裏可以認識的文字，（圖語除外。可以認識的是指形、聲、義三部分都明白的。形、聲可以認識，〔如金甲文裏有許多說文和字書沒有的形聲字。〕義卻不能實指。或者從文詞的位置上可以曉得這字當做什麼意思說，形、聲還不曉得，這些都止可

是形容語，"突鬟"是鬟髮短而豎起的樣子，也是形容詞，那末根本上先字是不是"象豎着頭髮，"先要討論。"豎起頭髮"和"毛髮盛，"好像也不能成做連繫的。先字依我的研究，是𦫵的轉注字，古書裏也常常互用着。𦫵字的發音在從紐，先字的發音在心紐，都是舌尖前音。先是從止，人聲，所以他的收音入眞類。止本就是𨂂，但是，圖語時代拿他表示往前的意思的，所以𦫵字也從止。（𦫵字下非從舟車的舟，是履的初文。最初止拿止表往前，後來加一個履字，這是古代社會席地而坐，所以"入則脫屨出則納屨。"加舟正是表腳穿了鞋子，是往的意思。）唐蘭在他的古文字學導論裏說的研究文字學的方法，我都十二分贊成和佩服。可是，他有這類的缺點，或者是他研究得不曾精細，在我看來還是不承認有六書的原故。 郭沫若呢，他做的釋丙子裏根據着爾雅"魚尾謂之丙，"以爲丙字"是極原始的象形文字，恐怕還是漁獵時代圖繪文字的殘蛻呢。"但是，我要請問的，爲什麼單獨要給魚尾造個丙字。 如果拿"獸足謂之蹯，"和說文裏有虍是虎頭、彑是豬頭、甶 是鬼頭來做比例，這可不對。 因爲蹯字的初文是 ，實際 就是掌字。 蹯字的發音在奉紐，掌從尙得聲，尙字的發音在禪紐，都是摩擦次濁音，所以轉注字做掌。獸足謂之蹯，是解"熊蹯"一類的話。爾雅裏一半本是"解經"的。解經的往往依經做解，這是在詩毛傳鄭箋裏可以找出不少例子的。至於虍字、彑字在金文裏看來，本是就當虎和豬的。 甶 是原來沒有這個字。（詳疏證裏。）那末就都不能拿來做比例。我以爲丙字金甲文都寫做 ，有點象魚尾，或者古代因此有叫 字做魚尾的，或者因爲丙字的發音在封紐，是雙

字，從目，楊省聲。詩經："于以湘之，"韓詩湘字用𥉻，是個相可從楊得聲的例證。說文裏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易經裏沒有這話，是見於漢書五行志的，也不是許愼的原文。大概呂忱所見的說文裏"從目楊省聲，"已給傳寫的誤做"從目木"了。（徐鉉本"從目從木，"徐鍇本"從目木。"）他不懂得從木的原故，所以引五行志的來做解釋。試問目和木怎樣可以會意。假使目和木會意，止是看木頭，爲什麼別的不看，要看木頭。說文裏從目的字沒有同樣的例子，而且古書裏用相字也止當看說，沒有審視的意思。他又說："問字表示在門裏問話，"這卻有點像王安石的說法了。問是訊的轉注字，所以說文裏說："訊也。從口，門聲。"沒有修正的必要。問話也未必定要在門裏的。聞字從耳門聲，如果照門裏問話的例來說，聞是門外聽話了。其實聞是𦔻的轉注字，𦔻字見於金甲文，也就是說文聖字所從的𦔻。𦔻是聽的初文，所以轉注字做聖，加上一個 𡈼 聲，後來又省口字，加上一個悳聲，轉注做聽。可見得聞也是𦔻的轉注字。（𦔻轉注做聖，聖轉注做聲，發音都在審紐，收音都在耕類。聖又轉注做聽，聽從悳得聲，悳從直得聲，直字的發音在澄紐，和聖字的發音在審三的都是舌面前音。聖從 𡈼 得聲，𡈼 從人得聲，人和令門三個字的收音都在眞類，所以可轉注做聆聞。）聞如不必在門外，問就不必在門裏了。 他又見先字金甲文寫做 ，他說是"象豎著頭髮。"又說："意思是毛髮盛。"先字是毛髮盛的意思，我不曉得他根據什麼。頭髮除了"怒髮衝冠"和所謂"突鬟"之外也不會豎起來的。（頭髮沒有長的時候，可以說是豎的，但是卻和"盛"的意思有些衝突。）就是"怒髮衝冠"也不過

夾字，"所夾者不一其物，故可任意作多形。"郭沫若以爲"此字象人形而特大其乳，即母之別體。卜辭限於先王先公之配耦，其初當係王母之意。"我以爲 字在金甲文裏都借做配字用的，（不是說文酉部裏從酉 聲的配， 是飛字的別寫。）配字毛公鼎寫做 ，是媂的轉注字，也是僕字的別寫。從 從酉，聲音也得於酉，因爲配是侍候斟酒的人，就是金甲文亞中的 ，實在就是陪臣的陪本字。酉字的發音在喩四，赫字在曉紐，都是摩擦次清音，所以可以借赫做配。金甲文裏這字或在兩個人名的中間，或在兩個人名的底下，而且往往限於先王先公的配耦。可證正是配字的意思。（在兩個人名中間的，如同說陪某人用，在底下的如同說某人陪。）那末，葉、郭兩說都不得成立了。 況且如葉玉森說在六書當屬指事，拿說文所有的指事字來看，指事的部分都是簡單一定的符號，決不能任意寫做許多樣子。如郭沫若說， 是"王母之意，""王母"字怎樣可以造象形字或指事字。"王母"年紀應當較大了，乳房依生理的關系，也應當乾縮了，怎樣反而"特大其乳。"可見都不能通的。獨有火是自有許多樣子的，所以金甲文裏的火字的樣子的確很多。 這樣說來，我也不是故意揭他兩位的短處，我覺得他們輕忽了所謂六書，因此，對於說文裏解釋六書的也不甚注意，自然須自己摸索了。但是，結果還是逃不出六書的範圍，所以不能不給他們可惜，讀者如果覺得我對於以上所舉各家的短處，並非"故意挑釁，"和我所糾正他們的還不至於"大謬不然，"那末，就拿這些做個標準，去校量現代各家所研究的結果，有沒有一個不和唐、郭兩位一樣的。 那末，現代研究文字的動向雖對，研究的方法

脣音，尾字的發音在微紐，是脣齒音。依我的研究， 和兩是一個字，兩字的發音在來紐，古讀來紐歸於泥，微泥都是鼻音，所以古代或借丙字做尾字。 古書裏有如熊蹯一類的文章，所以解經的就來一個魚尾謂之丙，正和獸足謂之蹯到是一例。兩字，丁山說是象兩個十二銖的泉布，是對的。那末，雖則也是象形文，卻不是象魚尾。郭沫若因爲奇怪甲文干支表裏十二支的巳字都寫做子，子字反寫做說文裏的籀文子字，他說："說文的籀文是從所舉金文的二例，（見下。）稍稍變化、把他齊整了的。……傳卣的子字好象是穿着衣服，召伯虎敦的子字好象是裸身的。說文的籀文近於傳卣，所謂從'儿'實際是嬰孩的足部。"這是他不曾仔細研究罷。子和巳實在是一個字，都是象胎兒的樣子。子字的發音在精紐，巳字在邪紐，都是舌尖前音，收音也都在之類。說文裏的籀文子字，的確就是召伯虎敦和傳卣裏的子字，也是甲文甲子的子字。可是，這個字並非就是子字，他是說文裏的兒字。兒字是形聲字，從人囟聲，是孺的發音同在日紐的轉注字。甲文裏寫做 的最是正式，寫做 的，唐蘭說是到寫的，對的。其他如 等是省變的。（也是草書）有一字寫做 ，和傳卣裏的 ，召伯虎敦的 近了。還有父己爵的 ，吳式芬釋孫，其實也是兒字。 傳卣 字裏面的 ，大概是 ，父己爵 裏的 也是 ，象身和手腳。召伯敦的 ，當是由 變譌的。那末 傳卣的 字並非象穿着衣服了。又如甲文裏有 字，羅振玉說它就是赫字。說文裏的奭字是 字的錯誤。這是對的。 字在甲文裏它裏面的 變相很多，葉玉森以爲是

也比較進步，但是，要想把我國全部文字弄得原原本本明明白白，我覺得總先要歸納出幾條文字組織的規則來，可以統馭一切文字，給研究文字的一個"方便之門。"如果沒有新的規則可以發見，不如還照舊規則辦理，再試一下他的價值。

慚愧，我原想止做幾萬字的，現在因爲牽連太多，竟寫到近十萬字了。我還想和讀者談談在現代環境底下研究我國文字的方法，止好另做一篇，"俟諸異日。"

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上海。

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必須瞭解中國文字

現在中國學術界對於古代史的研究，興趣異常濃厚；自然，這是時代的反映，也是中國人民政治意識發展的象徵；因爲大家都注意到國家的前途，應該走那一條路子，才可挽回他的命運？可是不能胡裏胡塗隨便選擇的，必須根據自己歷史的發展，現實的需要。

我們中國的歷史，從科學的眼光看來，好像還是一塊草原，二十五史只是一堆不完全的材料；那末，重新給它編製，是急迫需要的了。根據重新編製的歷史來估定過去文化的價值，尋出中國衰落的眞正原因，也是搞歷史的任務。

孔丘編製一部尙書，"斷自堯舜，"是否他另有意義？還是他因爲傳說太多，他沒法"折中歸一，"才是這樣辦？司馬遷好像有些不甘心，想再求堯舜以上的史實，但也只到黃帝，而且極其簡單，他說："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我們雖則不會看到司馬遷看到的那些"不雅馴"的文章，但是，我們却從現在還保存着的許多被人記錄下來的傳說用比較學的方法，曉得有許多在上古相同的事實，現在却不見於二十五史這樣地正經的書上；因此，證明我們對於我們古代有發明他的眞相的必要。

尙書的文章的確有些"詰詘聱牙"，我們看了甲骨文和金器的文章，（後面簡稱金文甲文）我們曉得尙書雖則被某一個時期的歷史家

或文學家整理過的，從語文學的眼光看來，還是根據着它的本來面目的，不過在二千年後的我們讀起來有些礙眼礙口。這個問題，不但在尙書上這樣，讀到"先秦"的古書，都是這樣；不過程度有些差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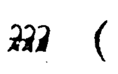
可是，研究古代史的困難，也就在這裏：因爲它們確是許多必須依據的材料。我且舉幾個例子來談談。

先說尙書吧。它開頭是"粵若稽古帝堯"一句，漢朝就有人說"若稽古"三字到兩三萬字，我們看不到他怎樣說法了，我們讀的尙書，是僞孔安國作傳的，他說："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這種說法，自然有他的根據，一千多年來也沒有人提出異議。果然這三個字並不關係重要，不過我們總不該這樣囫圇地讀過。因爲這樣讀書，是被許多材料逃避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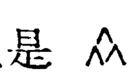
照僞孔安國傳的說法，我們必不能滿意的。因爲他怎樣曉得帝堯一定是"順考古道而行之者？"並且何必要這個若字？我看了尙書，只有堯典、舜典、和大禹謨、皋陶謨四篇上有這樣三個字，我以爲編尙書的（不一定是孔丘），因爲堯、舜、禹、皋陶時代的事跡，都在我們現在通用的象形文字初期（記錄比甲文和金文恐怕還要簡單，所以不能有詳細的編述，因此他把堯、舜、禹、皋陶的事迹，做一個總的編述，所以在開頭都加上這樣一句，粵字向來的傳說是"語詞"，這個字有些書上寫做聿或曰，粵字當然是個同聲假借字，我對這"語詞"的說法，現在還保存着未來的意見；至於若字，我以爲不必"求深"去解釋的，只當尋常"如果"的意思說，是很通順的；講到稽字，據說文解字（後面簡稱說文）裏說："留止也。（留止也：該是留也止也，）從禾，從尤，旨聲。"據

我的研究，禾禾是一個字，說文禾部裏積稽兩個字都是有問題的，（見我寫的說文解字六書疏證裏，）至於稽字根本便不"從禾從尤，"也不是"旨聲，"他是從 [illegible] 楷聲，所以有"留也止也"的意思：因爲 [illegible] 是跛足；楷稽兩個字的發音，都在舌根音見紐，這是"形聲"字普通的例子，莊子大宗師篇的"狐不偕，"韓非子說疑篇裏作"狐不稽，"王弼本老子的"亦稽式也，"河上公本便作"亦楷式也，"這是明白的證據。再看說文稽部有個𥡴字，這是論語裏"如有所立卓爾"的卓"本字，"和方言裏"𨁶蹇也："的𨁶是一個字，和莊子秋水篇"吾以一足趻踔而行"的踔也是一個字，它是從 [illegible] 棹聲，更可證明了稽字不"從禾、從尤、旨聲"了。那末，稽字根本沒有稽考的意思，它一定是被借用的，我們應該曉得稽考兩個字，如果像現在用做稽查、考查的意思講，合當是計課兩個字，在歷史上的"計吏，"就是地方官派到中央政府去報銷核算的人，山名叫做"會稽"也是被借做詥計的詥，就是現在俗話合算的合字，也就是北方開賬單上寫的"該錢"多少的該字，都是舌根音的假借。（現在說文裏說；"該，軍中約也。"我以爲該是計詥的轉注字，不過我還不曾找出"軍中約"的"本字，"所以不敢决定。）這樣說清楚了，那末，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的稽字，都該是計字的假借，"粵若稽古帝堯"便是如果計核古代帝王堯的事跡，也就是大概說說古代帝王的事跡，我想這樣的解釋，總比較有根據，不至於碰壁吧。

順便還要說說這句裏面的堯字。史記五帝本紀云："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又說："帝堯者，放勳。"據裴駰集解引謚法曰："翼善傳聖曰堯。"司馬貞索隱云："堯，謚也，放勳，名。"我

們曉得諡法是周朝才有的，那末，周朝也會像後代“追諡”的辦法，給放勳上個諡法叫做堯？ 況且照語法來講，帝摯和帝堯乃至和帝顓頊都是一樣的。 帝摯“不善”，如果是他的行爲不好，諡法摯字怎樣解釋？但摯的確是放勳的哥哥的名字，那末，放勳有兩個名字，一叫堯，一叫放勳？五帝本紀云：“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也。”又說：“帝顓頊高陽者，”索隱引宋衷云：“顓頊，名：高陽，有天下號也：”張晏曰：“高陽者，所興地名也。”我們對於“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已經生疑問。至於司馬遷既說：“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又說：帝顓頊高陽者；”那末，“顓頊是什麽意思?”照他說：“嫘祖爲黃帝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那末“是爲帝顓頊”和“是爲青陽”語法是一樣的。 假使“玄囂”是名“青陽”是號，那末，“高陽”是名“顓頊”是號，但是“帝顓頊高陽者”又和“帝嚳高辛者”語法一樣，據宋衷說：“高辛，地名，因以爲號；嚳，名也。”張晏也說；“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左氏文公十八年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又說：“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又說“少皞氏有不才子，”(據左氏昭十七年傳：“少皞氏以鳥名官，”又說：“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摯亦有號，)又說：“顓頊有不才子，”高陽、高辛都稱氏，這就是宋衷、張晏說話的根據。因爲氏字從𠂤十聲，(詳細說在疏證裏)和阜是一個字，𠂤是隴西大阪的阪的原始字，它的象形文是象圖山水畫上的  (𠂤和𠂤是一個字)這是高山或山脚邊的平地，(就是岸)，上古避水時候的人民大概就住在這些地方，所以後來住某地方的人，就稱做某氏；氏就是現在叫做“籍貫”的；左傳裏對於高陽、

高辛、太皞都稱氏，獨於顓頊不加氏字：這樣，便可證明“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也”是錯的；大概是司馬遷的“筆誤，”或是後人傳寫的錯誤。 但“帝顓頊高陽者”和“帝嚳高辛者”都是名在上氏在下，“帝堯者放勳”和“虞舜者名重華”又是同樣語法，(虞舜上文稱做帝舜)我以爲照左氏昭十七年傳郯子說：“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那末，“帝堯名放勳”和“虞舜者名重華”是同一例子，這就譬如說杭縣馬敘倫者，像“帝顓頊高陽者”和帝嚳高辛者，”這譬如說馬敘倫杭縣的，自然像拗一點；實際上總是一個人名一個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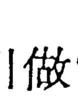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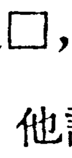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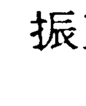
我們應該曉得在古代的帝，不過是一個地方一個民族裏，能够維繫他們氏族的人，後來幾個氏族合做一個擴大的氏族，能够維繫他們這個擴大的氏族的也叫做帝；據尙書堯典裏說：“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那末，他是一個擴大的氏族裏的帝；但他起初只是一個地方氏族的帝。他的本地，據史記正義引徐廣云：“號陶唐”，帝王世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漢曰太原都。”我以爲陶唐兩個字的發音都在舌尖前破裂音定紐，可以連緜起來稱做陶唐，也可以單稱做唐，但他的意義不在唐字，却在陶字，據說文說：“陶，再成丘也；”我以爲陶是垚的轉注字，說文解字云：“垚，土高也；”垚字的樣子是土上有土，正合“再成立”的意義：陶垚兩個字的收音，古時都在幽類，垚和岳是一個字，所以它們的發音都在舌根音疑紐。 拿畫畫的樣子畫出來，垚是  ，岳是  ，那末，堯字實在該寫做垚，堯是現在山西太原的氏族；太原是高山區裏的平地，他們

一八四～一八五

因爲生長在高山區裏，所以稱做垚氏或垚唐氏，據尙書堯典：“帝曰：‘咨！四岳’”鄭玄尙書注云“四岳，四時官主方嶽之事。”僞孔安國傳：“四岳，即上羲和四子也：分掌四嶽之諸侯。”我覺得“四岳”是他們同一地區裏四個氏族的族長，這也可以做一個堯字應該寫做垚的證明，後來因爲垚字和別的字形狀相像了，所以借堯字來用，其實堯是顤的初文，意思是“長頭也。”

這些說來像殺瑣碎，但和古代歷史關係不算小吧。

再說易經的井卦裏有“改邑不改井”的話，這是和古代社會生產、商業有關的一件事，我們曉得井是和人民生活密切有關的，不但是飲料的供給，農田灌漑也是靠着它的；所以古代人民聚集的地方都該有井的；易經裏這句話，在懂得什麽叫做邑的看來，沒有問題的；可是，現在我們都只曉得郡邑就是郡縣。那末，讀到這句書，細心的人們應該想一下了。 因爲如果古代的一邑，就是現在的一縣，縣大的一百多里，(四川大縣有好幾百里的，)小的也有幾十里，那末，“改邑不改井，”有什麽意義？易經裏却把這件事特別提出來。

據說文解字裏說：“邑，國也：從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從 卩 ：”(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七引做“邑，縣也：從口，卩 聲。”)近時羅振玉據甲文裏 卩 字寫做  ，像人跽的樣子，他說：“邑爲人所居，故從口從 卩 ”。 我以爲照羅振玉的說法，應該  在口中，他却  在口外，一定不是這樣簡單。 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鄭玄注裏說：“方二里”。 又據周禮里宰：“掌其邑之衆寡，”鄭玄注裏說：“邑猶里也。”據說文：“里，居也；”野字從里，予聲，它的意義是“郊外；”爾

雅釋言：“里，邑也。”那末，邑也是“郊外。”周禮遂人注裏說：“五鄰爲里，”說文：“鄰，五家爲鄰，”穀梁宣十五年傳：“古者三百步爲里，”韓詩外傳四：“廣三百步爲一里，”這是古代里的度數。 左氏莊廿八年傳：“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大概都是有城牆的，邑是沒有的。所以邑字甲文上寫做口  ，照這個樣子看來，是從  在口的外面，這在文字的構造規則上說是“會意。”史紀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是邑比鄉小，左氏昭五年傳：“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說文：“鄙，五酇爲鄙；”“酇，百家爲酇。”那末，東鄙三十邑，”像尙書大傳和廣雅說的“五里爲邑，”王筠以爲是“聚落之稱。”對了：邑就是現在北方許多地名叫做集的，北方話趕市集，就是去到市集上做買賣。釋名釋洲國：“邑猶俋也，邑，人聚會之稱也；”戰國策齊策：“有市之邑，”據市字從H，H正是“郊外，”北方地名叫什麽集的，都是城外人民聚會了做市面的；(都是臨時的地攤。)這樣，我們不但明白了古代的邑是郊外買賣的地方，(却有相當於固定的地點，也有固定的時間，例如一、四、七、東邊，二、五、八、在西邊，三、六、九、乃在中部)它的地方也不像秦漢以後的縣那樣大，(春秋時候的郡還比邑小，所以左哀二年傳裏有“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的話，郡就是北方地名什麽聚的聚的“本字。”)而且也明白了古代社會組織一部分，對於“改邑不改井”的話也可瞭然了。

禮記的開卷第一篇名叫曲禮，怎樣叫做曲禮？ 陸德明經典釋文裏說：“委曲說禮之事曰曲禮，”孔穎達正義裏說：“以其行屈曲則曰曲禮。”這種說法，顯然不能够叫我們滿意的。 據禮記禮器篇裏說：“經

一八六～一八七

字寫做 ，裏邊的 字也這樣寫)是一根繩子貫了三塊璧。我們看見過前清時代用的銅錢，是草繩穿着一百個錢，叫做一串，玉是一串璧，不是一塊像石頭的東西。 璧的"初文"是◎，轉注字是辟，後來又加一個玉字做璧，(用布做交易的媒介品的時候，字寫做幣，巾原是布字的"初文"，幣是璧的轉注字，)一串璧叫做玉，玉字的古音，大概像現在套字的聲音，說文解字裏的玨字，就是一套一套的套的本字，"但是，它和玉是一個字，不過音變做"古岳切。"左莊十八年傳："賜玉五瑴，"襄十八年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這些玉字都是環、璧的意思，那時當做禮品了，"五瑴""二瑴，"就是五套二套，瑴是玨的轉注字，拿一套一套的環、璧放在 裏給人，就是送禮： 是裝物事的東西，他的象形文應該寫做 ，(陝西寶鷄出土的斯禁就是這樣子)。 後來簡單地寫又要和口字有分別，便寫做 了。(是器具的器的"本字，")這樣，就明白了送禮的風俗，古代早有了。

這種風俗，是怎樣起原的？我還沒有研究。 不過我曉得必定不是拿錢去做買賣：因爲說文解字裏有個倗字，在金器文裏寫做 ，甲骨文裏寫做 ，實是最正氣的寫法，像舊名子荷鼎裏的 ，他是擔了許多貝去做買賣的。 我怎樣曉得他是擔了貝去做買賣？因爲我研究出倗字是朋友的朋的"本字，"所以說文裏說："倗，輔也"；"輔也"的輔字，應該寫做偁或傅，他們是一個字，傅是幫助的幫"本字；"朋友的意義，原是由幫助來的，幫助就是"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所以也就是貿易的開始，這是原始共產社會後的第一個階段吧，所以他擔的是貝瑴。(瑴是現在用的瑴字的"本字")。 再從友字來

禮三百，"中庸篇裏却說："禮儀三百。"怎樣叫做禮儀？禮是行禮的東西，儀是行禮的式樣；十三經裏一部儀禮，他的名目，就這樣成立的，曲禮裏面記載的雖則偏於行禮的式樣部分，却也屬於禮的：至於這篇爲什麼叫做曲禮？據我的研究，古代做這篇書的人，原來只在開卷上寫一個曲。可是，這個曲字，原是寫做 ，這個 字，就是禮字右邊的豊字上面的 字， 和豊是一個字，禮字是祭神的專門名詞，以在豊字左邊和上一個示字，後來通行禮字，把豊和 字都少用了，自然有許多人看到 字會認不得了，所以有人就在 字下面注上一個禮字；或是爲說明聲音，或是說明它就是禮字，那就不能斷定了。 我這樣地說法是有證明的，魯詩說："古有梁曲：梁曲，天子獵之，田曲也。"田曲是講不通的，田曲是田獵的禮，那就明白極了。還有一個側面的證明，儀禮燕禮，聘禮裏的"賓爲苟敬，"從前的人把苟字讀做說文裏"苟，自急救也"的苟，他沒有曉得苟就是敬字的"初文，"敬字是讀者注在下面說明它是敬字的；因爲古代注解寫在正文下邊字略爲小些，所以慢慢地就和正文混在一起了。

我們對於 字爲什麼要把 玨 兩個字聯合起來造成它？研究一下，也可以明瞭古代一種和經濟有關的風俗。 王國維說："中盛玉，所以奉神也。"據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這是奉神用玉的證明。但是，我以爲這是把"人事"推到神的方面去吧。我們現在都把玉當作一種貴重飾品，却不曉得玉字本來不是一種鑛質類的名詞，玉的象形文字，應該寫做 ，(甲文裏寫做丰，篆文豐

到俎裏，(俎是借做現在我們用來切肉的樵板的樵字，俎的"本義"是藏肉的東西，就是現在的廚，它是"初文。")切開了，再傳到豆裏來吃，豆就是現在我們通用的高脚碗，他的象形文該寫 ：那末，"豆之豐滿者也"，只是一句不通的文章，其實豐字非從豆，我們要決定它是什麼樣的東西？先看鄭玄再說些什麼？據他說："豐以承尊也。"我們該先曉得尊是什麼？據一般曉得，尊就是現在的酒杯、其實尊和奠是一個字，酒杯是鍾字，我們該曉得現在一般用的酒杯，是周禮"六彝"的彝(彝也是 的借字)，鍾是我的家鄉——杭縣祭神時候用來盛酒的東西，它的樣子，和現在西餐館裏盛白蘭地酒的杯子到是絕對相同，他的象形文該寫做 ，可是，在很古的時候，酒是用獸角盛的，所以觴、觚、觥、觶等字還都"從角。"後來裝酒用匋器了，但還仿角的樣子，甲骨文和金器文裏酉字許多寫做 ，就可證明了，他的底是尖的，怎樣安放呢？須得給他做個東西托着，這就叫做"承尊之器。"據鄭玄在儀禮公食大夫禮："飲酒，實於觶加於豐"；注裏說"豐，所以承觶者也，如豆而卑；"又在鄉射禮注裏說："豐形蓋似豆而卑"；又在聘禮記注裏說；"豐，承尊器，如豆而卑"；又在燕禮注裏說："豐形似豆，卑而大；"大射儀注裏還有這樣一句："說者以爲若井韈轤"；我怕鄭玄沒有親眼看見豐的樣子，不過根據傳說，所以他會說："蓋似豆而卑，"又會說："說者以爲若井韈轤。"(漢朝三公碑裏把豐字當豐字用，蔡邕是漢末的博學先生，也以爲豐同豊，大概漢朝已經沒有這樣東西。)我把鄭玄"說者以爲若井韈轤"的話推起來，豐的樣子，該當做 ：(杭州舊式茶碗底下，用銅或錫做的托盤，俗叫茶船，樣子有點像 ，)杭縣

說，說文解字裏寫做 ，還寫着一個古文做 ，我拿師臸父鼎裏寫做 ，辛鼎裏寫做 ，大鼎裏寫做 ，來證明 是 的誤寫， 和叉是一個字，至於朋友的友應該寫做 ，說文解字裏寫做 ，說它的意義是"物落，上下相付也；"說它的聲音是"讀若詩標有梅；"(讀做標)；其實它是付的兩樣寫法，(或者付是它的轉注字，)付字的發音在脣齒摩擦次清音的非紐。轉到脣齒摩擦次濁音奉紐，便爲"平小切，"(標字的反切)由奉紐轉到舌前摩擦次濁音的喻紐三等，便和友字的聲音一樣；古代讀喻紐三等和喻紐四等都在舌尖前的破裂濁音定紐，後來分出一部分爲喻紐四等，一部分爲喻紐三等。在喻等四等裏，就變做易字的聲音；所以現在貿易多用易字來代它了；(奉紐的音古代都在並紐，並定兩紐都是破裂濁音，)我們看它的寫法，曉得它的構造，是從甲人的左手( )乙人的右手( )，就會甲人左手拿的東西付給乙人右手裏的意思。 這樣，證明了朋友是做買賣的意思， 不是做買賣了。

儀禮大射儀："膳尊兩甒在南，有豐；"鄭玄注裏說："豐以承尊也其爲字，從豆， 聲。" 陳慶鏞說："承尊之豐，字當作 ，經典借豐爲 ，豐行而 廢，"我查說文豐："豆之豐滿者也，從豆，象形。"我以爲照鄭玄的說話，豐是"承尊"的東西，那是名詞，照說文的話，豐是動詞，但我曉得許慎的說解，簡單得很，絕對不來之、乎、者、也的一套，况且古書裏雖然有許多把豐字當做盛滿的意思，那是借豐字做丰、𡴀、丮等字用的，豐字的本身，沒有盛滿的意思，古書裏也從沒有把豐字用做"豆之豐滿者也"的，豆是古代吃牲口，由鼎裏煮熟了傳

玄在士冠禮注裏說："禁，承尊之器；"禮記玉藻："大夫側尊，用棜"；鄭玄說："棜，斯禁也；"我們應該曉得禁字是借用的，棜字是後來用木做豐的時候造的字。豐的聲音怎樣會變做禁和棜呢？這是由槃轉變的，盤字從般得聲，般字是現在蘇州撐船的叫般艘的般(音像班字)。它是從殳，舟聲，舟可不是渡水的船，周禮司尊彝鄭玄注裏說："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從甲文裏般字寫做□，金文裏與字寫做□看來，可以曉得舟是目的錯誤，它實在是盤的象形文的"變相，"般字的發音在雙唇破裂清音的幫紐，禁字的發音在舌根破裂清音的見紐，棜字廣韵音"依居切"發音在喉的破裂清音的影紐，這些都是同樣發音方法的，所以隨着時間的關係變了，我們不去研究一下子文字，是沒法認識良渚鎮和荊村那些東西是什麽？

我要不客氣地舉幾個例子來批評批評近代考古家對於文字認識上的錯誤了。清末，從吳大澂起，研究金文的，開始運用文字和歷史互證，走上近代考古學的路，自然，還不够科學化的，並且他們也沒有目的，只是"稱心而道"一番。

吳大澂做的說文古籀補，因爲他的膽子來得大，竟拿金文來糾正說文裏的篆文，例如王字，說文引董仲舒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這是呂忱字林的裏引的，並非說文解字的原本)。這樣地說法，當然不是王字的"本義，"所以宋朝鄭樵、清朝黃生都說王字從土，吳大澂根據金文裏寫做□(餘尊)或寫做□，(宰甫敦)所以他說："王當訓大也，盛也；從二，從□，二爲地，古火字，地中有火，其氣盛也。火盛曰王。"比較起來，

良渚鎮出土的黑匋，有一件東西，它的樣子像下面□或□；裏面的○或□是像窗空的，空也有～　」樣子的：山西萬泉縣荊村出土的匋器，有一種□的樣子的，它的下面還有一個□的樣子的托住了他，因爲他的底是尖的：那末，□就是甲骨文和金器文裏的□或□□和□就是□了。說文裏的豐字，原本寫做□，他是□的轉注字，從□□聲；可是象形的□字變做篆文，就成了□，又變做豆，就和俎豆的豆字混了。

至於豐字，又是□□兩個字的合併，不過□並不是上面說的曲禮的□字，因爲□字篆文寫做□，這個□字，篆文該寫做□，他是從凵，□聲；(□字見漢瓦上)凵就是器具的器的本字，上面已經說過，他的象形文該寫做□，他是現在我們搬菜飯的大盤，盤是他的轉注字，盤和豐起初是一件東西，後來把他面積擴大，底下又安了底，可以放許多壺尊一類的東西，所以豐字不妨寫做□字，□的聲音怎樣會變做和器一樣呢？豐字的發音在唇齒摩擦次清音的敷紐。在古代是在雙唇破裂次清音的滂紐的，器字的發音，是在舌根破裂次清音的溪紐的，因爲同是破裂次清音的關係，所以就轉變了。(這怕是"方言"的關係)。後來的人看見□□兩個字樣子不同，但是，曉得他們是一個字，就在□字下面注了一個□字，慢慢地便寫成□字，怎樣又會變成豐字呢？我們看了豐兮敦裏□字就可明白，大概把□字寫做□，(這仍合理的)，合併兩個□字，便成了□(也許是篆書草寫的原故)。

奇怪的它的聲音還變做禁和棜，儀禮饋食禮："壺禁在西序，"鄭

下"才造的。

從聲音方面來說：家是舍的轉注字，也是室的轉注字，家字說文裏說："從宀，豭省聲"，其實强運開說他"從宀，豕聲"，是對的。豕舍兩個字發音都在審紐三等，所以從舍轉到從豕得聲的家。室字的發音，也在審紐三等，豕字的轉注字是豬，發音在知紐，知紐和審紐三等都是舌面前音，說文解字裏有𧰨豬兩個"聯緜字"，正可以做家室轉注字的證明。豬字又轉注做豭，豭和舍兩個字的收音都在魚類：可見得由方言的關係，有這樣的轉變，後來的人曉得豕字並非家字的得義部分，從聲音上去研究，以爲從"豭省聲"(凡是某省聲的字，最初並不省的，這是有證據的，豭省聲的家字，或者當初原有一個𡫾字，後來由家字聲音轉變做豭，就讀家做𡫾，這個字就被廢止了)。這種說法是有來歷的：段玉裁不曉得這樣地去研究，反說家是"豕之居"，便和周伯琦一路去了；(現在還有人這樣地主張)，吳大澂也不曉得這樣地去研究，所以拿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陳豕於屋下也"來說從宀從豕的原故；他的瑕病，第一出在不明白文字的"原委"，第二出在不明白古代的家的制度；古代家的制度又和古代家庭的組織有絕對的關係，像"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就是古代家庭組織的單位；一個"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自然一所四合院子，很够布置客堂臥室廚房，還有供奉祖先的地方了；(他的兒子成人就要另外住開，所以說："父子異宮")。至於"庶士庶人無廟"，是不另外特別造一所供奉祖先的房子。所以吳大澂說家字的理論是不健全的。

和吳大澂同時的孫詒讓，他的學問是比吳大澂程度高得許多，他

是好些。但是，他不曉得二不是說文解字部首字的二，(二是地字的"初文")，王是"形聲"字，從火，二聲，二是上字，王是火旺的意思。所以韓康伯易注裏說："王，盛也。"火旺必不能造"會意"字的，說文解字裏有炎、焱，兩個字，炎從兩個火，焱從三個火，火本是像火的燄光，兩個火和三個火，到可表示火旺的意思。但是，炎焱仍就都是火字，那末，要表火旺的意思，止有用"形聲"的法子了，必不能用地和火來會火旺的意思。因爲"地中有火"既不是一般的現象，而且鑽木取火，歷史裏到有這樣的傳說，打石可以取火，到是一般人曉得的，爲什麽造字的人反用"地中有火"來造王字？況且"地中有火"也表示不出火旺的意思，一經說破，便可曉得王字定不從地的"初文"了。

吳大澂說家字是從宀從豕，以前的人也有這樣地說法，不過他的理論，却根據"古者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陳豕於屋下也。"其實家的"初文"是亞字，亞字在金器文和甲骨文裏多寫做□，也有寫做□和□的。家字從□，在金文和甲文多寫做□或□，也有寫做□的，□□都是□的"變相，"□是□的"變相，"□是□的一部分，□是像現在北方四合院子的"平剖面，"這可以曉得四合院子的來歷很古，我們明白了這個制度，也可以瞭解"三禮"上許多說到宮室制度的事情。從□字上可以曉得□本是象形文，其實更具體些的便是舍字，舍字的象形文該是□，變做篆文，莫明其妙了，(舍是家的"初文")。在"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這種禮法還未規定以前，家必早已有了。況且"大夫曰家"；那麽"庶士庶人"便不得稱家了。更可證明家字决不是因爲"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陳豕於屋

了金文，又可以證明說文勞字下的"熒省聲"，本來是"□省聲"，但是，可惜他不肯這樣地去研究。

劉心源也是淸末的"金石名家"，他做的奇觚室金文述裏，也有"突過前人"的地方，但是，像召伯虎敦裏 □ 字，實在是稟字，他說做集字，□ 字就是白鼓文裏的 □ 字裏面的 □ 字；□ 是從 □ 字的另外寫法一種寫做 □ 的，(甲骨文裏 □ 字就有幾種寫法) □ 聲，他是 □ 的轉注字，□ 是由的"茂文"。他却說做蒔字。王田尊裏的 □ 字，從兩個耒耜的耒的"初文"寫做 □ 的，在尊文裏當讀做耕。他却說做麗字。這都是他對於文字組織的規則和條件沒有弄得淸楚的原故。

羅振玉據金器文裏酒字都寫做酉，甲骨文裏酉酒兩個字都有，他說酉酒是一個字，甲骨文裏的 □ 字"從酉從 □，象酒由尊中挹出之形，即許書之酒字"：他不曉得酉是象形字，酉就是"秬鬯一卣"的卣"本字"，本來是盛酒的東西，沒有造酒字的時候，就借他做酒字。所以許多該從酒字的字，多從酉字了，(也許爲了做偏傍省去了水字)，段玉裁說："說文凡從酒之字當別爲酒部，解曰"從酒省"，是對的，因爲像醫、醬、酏等字都不是從酒省，是從的酉字。酒是水做的，怎樣能够造象形的字？他說：象酒由尊中挹出之形"。但照字的樣子看來，只是水從酉裏滿出來，並不能證明他必定是酒，其實酒字是從水酉聲，大概因爲酉是做酒時候用的東西，就用他來做聲音(這裏，如果"觸類旁通"還可以研究一下，凡是發酵做成的東西是否從酒開始)。

金器文裏多說"尊彝"，就是說"奠器"，也就是說這是"祭器"，但

一九六～一九七

對於金石學根抵也深。而且他見到甲文，所以他做的名原和栔契文舉例，有許多"突過前人"的地方，但却不能"爲賢者諱"，他說文字的構造許多也是不對：例如他在名原裏說數目字的六、七、八、九四個字，就沒有一個對的，因爲他以爲這幾個字，都是從一、二、三、亖變的：其實六就是 □ 字，七是十的"變相"，八是臂的"初文"，九是肘的"初文"，這四個字都是聲音相同的假借，並非從一、二、三、亖變來。

又像他說師奎父鼎的奎字，是瘶字的省文，引曶鼎的蹵字和禮記裏的"瓦大"就是瓦甒做例子，對極了。可是，他不能說明他爲什麽從大，其實這不是大小的大字，是有無的無的"本字"，象形文寫做 □ 的，後來篆文變做 □ (也許從夫)，現在我們通用做有無的無字篆文寫做 □，就從他得聲的。

又像他說封敦、卯敦、盂鼎裏的 □ 字，是𤇾不是艾，𤇾是熒的省文，他根據了書經裏有榮伯，史記裏有榮夷公，證明卯敦裏的 □ 公是榮國的主子，我看到貞松堂集古遺文卷五有 □ 白敦，□ 就是說文解字裏縈字；那末，他的說法是不錯了。但是我看封敦裏說："王吏(使字的省文) □ 蔑厤"，卯敦裏說："飤乃先且(祖)考死嗣 □ 公室"，盂鼎裏說："王乃 □ 止"，這三個 □ 字，都不能當做榮字講的。據說文："勞，從力，熒省聲"；這三個 □ 字，都是勞字的意義，那末 □ 字確實是熒字的省文了。其實勞字是從力，從 □ 省得聲的，□ 是燎字的"初文"，僚彝有 □ 字，就是齊侯鎛"肇叔有成 □ 於齊邦"，齊侯鐘鎛"堇(勤字的省文) □ 其政事"的 □ 字，□ 字是從衣，從 □ 省得聲的，這兩個字都借做勞字的。那末，旣可以讀通

不是師字的"本義"，師是市的轉注字，從市，自聲；古代叫皇帝住的地方做京師，就是大市的意思，尙書洛誥："至於洛師"，就是到了洛市，都可證明的；軍事上的師旅名稱，怕有他的"本字"；或者"二千五百人爲師"，是指着市的人口做標準的，現在地方名稱有叫做鎭的，大概是"商賈輻湊"有市面的，鎭上的人口是比較多的，其實鎭是市的假借字：許得古代設鎭的人口標準，是要有二千五百人，這我可還沒有仔細考證過一下。

說文解字裏畺字的"重文"寫做疆，(這本是彊的後造字)，金文和甲文裏疆字都沒有裏面的土字的，可是並非從弓畺聲的彊字。他是從畕，從水，原來田是拿水做界限的，所以甲骨文裏寫做 □，不𡢁敦裏寫做 □，齊侯壺裏寫做 □，後來省寫做畺，又有寫做畕，吳大澂却據儀禮疏裏說："六尺爲步，弓之古制六尺，與步相應"。以爲彊字所以從弓。羅振玉又據了他的話來證金器文也都從弓，他不去想一想，量地的弓是像英文A字的，而且量地的弓，不過丈地用的，間接可以說和畫界有點關係，直接來說，他只是一件東西，怎樣可以去和田字"比類合誼"。

王國維是很能够用科學方法研究一切學問的，他研究文字也強過羅振玉，但是結果仍差不多。例如他對於史字，就不曉得是聿字的倒寫，聿字並不是筆字的"初文"，實在是書字的"初文"，他却仍就以爲史字是"從又持中"，不過他說這中字不是上中下的中字，而是周禮"升中於天府"的中，(也許我記錯了，手邊沒有觀堂全集，不能查一下，"抱歉"得很)；却不能說明升中的中是怎樣一回事，其實升中的中

一九八～一九九

是金器文裏尊字，十個裏到九個都寫做隩，隩是從自，奠聲。這字說文解字裏沒有的，康熙字典也不曾收入，我以爲他是障的轉注字，因爲奠和尊奠是一個字，奠和尊也是一個字，尊章兩個字的發音都是破裂摩擦淸音。所以障字可以轉注做障。羅振玉據甲骨文也有隩字，他說："尊字或從自"，好像尊隩是一個字了。這便證明他對於尊字也認識不够。

獸字說文裏說："守備者，從嘼從犬"：這本不是許愼的原文，獸是從犬，嘼聲。嘼是車字的另外一種寫法，(我有證明在疏證裏)，古代車字的聲音和舍字一樣的，他的發音在審紐，所以獸字的發音也在審紐，羅振玉根據金文裏寫做 □ 的，甲骨文裏有寫做 □ 的，他說："古者以田狩習戰陣，故從戰省"，其實戰字也從單得聲，單嘼車是一個字，而且羅振玉曾說："戔是戰之初字"。那末，戰是戔的轉注字，凡是轉注字都是形聲，這是一個鐵的規則，更可證明他說從戰省不對了，因爲會意字沒有從形聲字會意的，也是鐵的規則。(戰字是不是戔的轉注字，還有問題)。

說文解字裏說："官，吏事君也從宀，從自，自猶衆也，此與師同意"。我以爲官是館的初文，俞樾先生說的很對，他是從宀、自聲：羅振玉却說："'自猶衆也此與師同意'，其言已明晰，師字作自，而許君於部首之自，乃云'小阜'，得之於此而失之於彼，何也？"其實小阜也不是許愼的原文，可是自𠂤是一個字，阜是𠂤的轉注字，金器文裏師字的確只寫做𠂤，那是因爲師字從𠂤得聲，所以只用他的聲旁來代表他，這是很普通的例子在古書上並非自字有衆的意思。至於師旅也

他說牡字,根據了甲骨文裏寫做   和   ,他以爲是從士得聲。他說:"⊥士字,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正丨一之合,古音士在三部,牡在尤部,之尤二部音最相近,牡從士聲,形聲兼會意也:士者,男子之稱,古多以士女連言,牡從士與牝從匕同:匕者,比也,比於牡也。"這是他不滿意於說文裏說的"從牛,土聲。"他以爲土是士的錯誤,其實牝牡的初文是匕土,匕土也是也   的寫誤,也是"女陰",說文裏說的對的,(清朝人有死爭他不是"女陰"是匜字的,都因爲"女陰"是褻瀆的字面,其實象形造字,那管這些)。了字,說文裏說做"尥也",就不曉得說到那裏去了:(這不是許愼原文,怕這字也是呂忱加的。)了字當是   的變誤,   像男性的生殖器。甲骨文裏牡字寫做   ,他裏面的⊥字,就是   的省寫,正和存在本是一個字,在字裏的士字是子字的變誤一樣。也了本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形文,男性的牛,就加一個了字,女性的牛,就加一個也字,做他們的名稱,因爲甲文裏土字寫來和⊥字差不多,所以說文解字裏會變做土。其實旣不從土,也不從士。况且士字是大字的變誤,大和人是一個字,(古書裏士女連說的,是借士做男,士字的發音在牀紐,古代讀牀紐的音歸在定紐裏的,男從田得聲,田字的發音也在定紐)。怎樣可以人和牛會意造做牡字。

現在研究中國文字的,多引用金器文和甲骨文來糾正說文解字的錯處,或下些新的見解:研究古代社會的也多引用說文解字來做解釋,我現在也舉幾個例子來批評批評,我先向幾位先生"道歉"。

唐蘭先生在他的古文字學導論裏說:"   ,像簟形,舊釋席,誤:

是册字的另外一種寫法,金文裏有寫做   的,所以傳寫誤變做上中下的中了。可是,史字裏的   是筆,從   持   ,是會記事的意思的。

他說中字,曉得却用到儀禮射禮裏的"虎中""兕中""鹿中",很高明了;但是,他不能很明白地說明中字的構造;當然"虎中""兕中""鹿中"我們沒有得看見了,我從金器文裏研究出來,中這樣東西,原是受箭的,大概樣子是和桶子差不多,象形文該寫做   ,但是很容易和別的字像口和日這一類的混合了,所以後來爲要分別他們起見,就在這裏面插了一枝箭(這種例子不少),後來省寫變做   ,又變做中了。

他以爲甲文裏的   、   、   、   、就是說文解字裏的毓字很對,他根據了書經說的"前后"、"古后"、"先神后"、"高后",甲文裏有"   祖乙"、"多   "、"五"、以爲說文裏的后字,是   字的變誤,好像有可能的,照字的樣子來說,   居兩個字不更相像?我據說文裏磬字的重文寫做   ,他裏面的   字就是石字,墨子裏也把后字當祏字用;那末,后石是一個字,   字從   ,就是自字,后字從   ,就是自字,后字從戶,就是自字,石字從厂、厂是   的變相,   是岸的"初文"。石字的象形文,本來只畫一塊石頭,後來變成篆文就和方圓的圓的初文寫做○或方圓的方字寫做□的不能分別了,因此,在○上面加上一個厂字。石字的發音在禪紐,后字的發音在匣紐,都是摩擦次濁音,這是因時間空間的關係轉變的。那末,不過寫來樣子有點不同,所以分做兩字。那末,后必不是   的變誤。

是,我先要請問的,爲什麽單獨要給魚尾造個丙字,如果拿"獸足謂之蹯"和說文解字裏有虍是虎頭,彑是豬頭,   是鬼頭(這是誤說)來做比例,這可不對。因爲蹯字的"初文"是   ,實際   是掌字,蹯字的發音在章紐,掌字從尙得聲的,尙字的發音在禪紐,都是摩擦次濁音,所以轉注字做掌,"獸足謂之蹯"是解"熊蹯"一類的話,爾雅裏一半本是"解經"的,解經的往往依經做解,這是在詩經的毛傳,鄭箋裏可以找出不少的例子的。至於虍字彑字在金器文裏看來,本就是虎和豬,   是原來沒有這個字的:那末,就都不能拿來做比例,我以爲丙字在金甲文裏寫做丙,有點像魚尾,或者古代因此有叫   字做魚尾的,或者因爲丙字的發音在幫紐,尾字的發音在微紐,古代讀微紐的聲音歸入明紐的,他們都是雙唇音,其實   和网是一個字,网和兩是一個字,所以兩又寫做丙,兩字的發音在來紐,古代把來紐的聲音讀入泥紐的,微泥兩紐都是邊音(鼻音),那末,也許古代或者借丙字做尾字,因爲丙字的樣子像魚尾,就來一個"魚尾謂之丙",正和"獸足謂之蹯"到是同一例子。因爲蹯本來也不限定是熊的。兩字,據丁山說是象兩個十二銖的泉布,是對的。那末,雖則也是象形文,却不是象魚尾。

郭沫若先生因爲奇怪甲骨文干支表裏十二支的巳字都寫做子,子字反寫做說文裏的籀文子字,他說:"說文的籀文,是從所舉金文的二例,(見下)稍稍變化,把他整齊了的。……傳卣的子字,好像是穿着衣服,召伯虎敦的子字,好像是裸身的:說文的籀文近於傳卣,所謂從'儿,實際是嬰孩的足部"。這是他不曾仔細研究一下,子和巳實在

今按是   字"。(唐先生這部書怕已經有修改了,我據的還是十幾年前承他送給我的)。其實   是舌頭的"舌本字"。(舌是餂的初文,不是舌頭的舌"本字")。說文西字底下有"一曰竹上皮",王國維據廣雅有"西,席也",以爲竹上皮就是席字的意義。其實席字的象形文寫做   ,廣雅裏的西字合寫做   ,大概是傳寫的錯誤,席和簟是轉注字,他以爲   象簟形,舊釋席誤"。由於他不明白六書裏轉注的原故。

他又說:"相字表示審視樹木",其實相是形聲字,從目,楊省聲。毛詩裏"于以湘之",韓詩裏湘字作鬺,是個相字可以從楊得聲的例子,他不懂從木的原故,還是照着"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的話來說。試問,目和木怎樣可以會意?假使目和木會意,止是看木頭,爲什麽別的不看,要看木頭?說文從目的字也沒有同樣的例子,而且古書裏用相字也止當看講,沒有"審視"的意思。

他又說:"問字表示在門裏問話",這却有點像王安石的說法了。問是訊的轉注字,所以說文解字裏說:"訊也,從口,門聲",沒有修正的必要。問話未必要在門裏的,聞字從耳,門聲,如果照門裏問話的例子來說:聞是門外聽話了。其實聞是𦔻的轉注字,𦔻字在甲骨文裏有的,也就是聖字所從的𦔻,他是會意字,𦔻是聽的"初文"。所以轉注字加上一個𡈼聲寫做聖,後來又省掉口字,加上一個直聲,轉注做聽,可見問字也是𦔻的轉注字,不是會意字。

郭沫若先生做的釋丙子裏,根據爾雅"魚尾謂之丙",以爲丙字"是極原始的象形文字,恐怕還是漁獵時代圖繪文字的殘蛻呢"。但

和 甶 都省掉了，他簋在就是陪臣的陪"本字"，他的聲音從酉字來的，酉字的發音在喻紐四等，赫字在曉紐，都是摩擦次清音，所以可以借赫做配，金甲文裏這字或在兩個人名的中間，或在兩個人名的底下，而且往往限於"先王先公的配耦"，可證正是配字的意思，(在兩個人名中間的，比如說陪某人，用在底下的，比如說某人陪)。至於爲什麽要用這個字？我們該曉得妻妾兩個字，原是轉注字，妻是從奴 [甶]聲，妾字從女，女本來是奴的"初文"，甲骨文裏有妾字，如果拿現在妾的地位去解釋他，怕不合當時社會的情況，我們正好從這些字和用這些字上去研究古代的社會。

郭沫若先生說井田，引用到詩經的噫嘻篇："噫嘻成王，旣昭格爾。率時(是)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耜)終三十里，亦，(奕)服爾耕，十千維耦"。他先說：這是沒有韻的詩，其實三百篇用韵非常的密，丁以此的毛詩正韵裏說得很詳細，不過他的用韵不是可以拿唐宋以後做的詩去比例。像這幾句裏，爾和里是"隔句韵"，穀和耦也是"隔句韵"，爾里的發音古代同在泥紐，收音同在之類，穀耦的發音都在舌根，收音都在侯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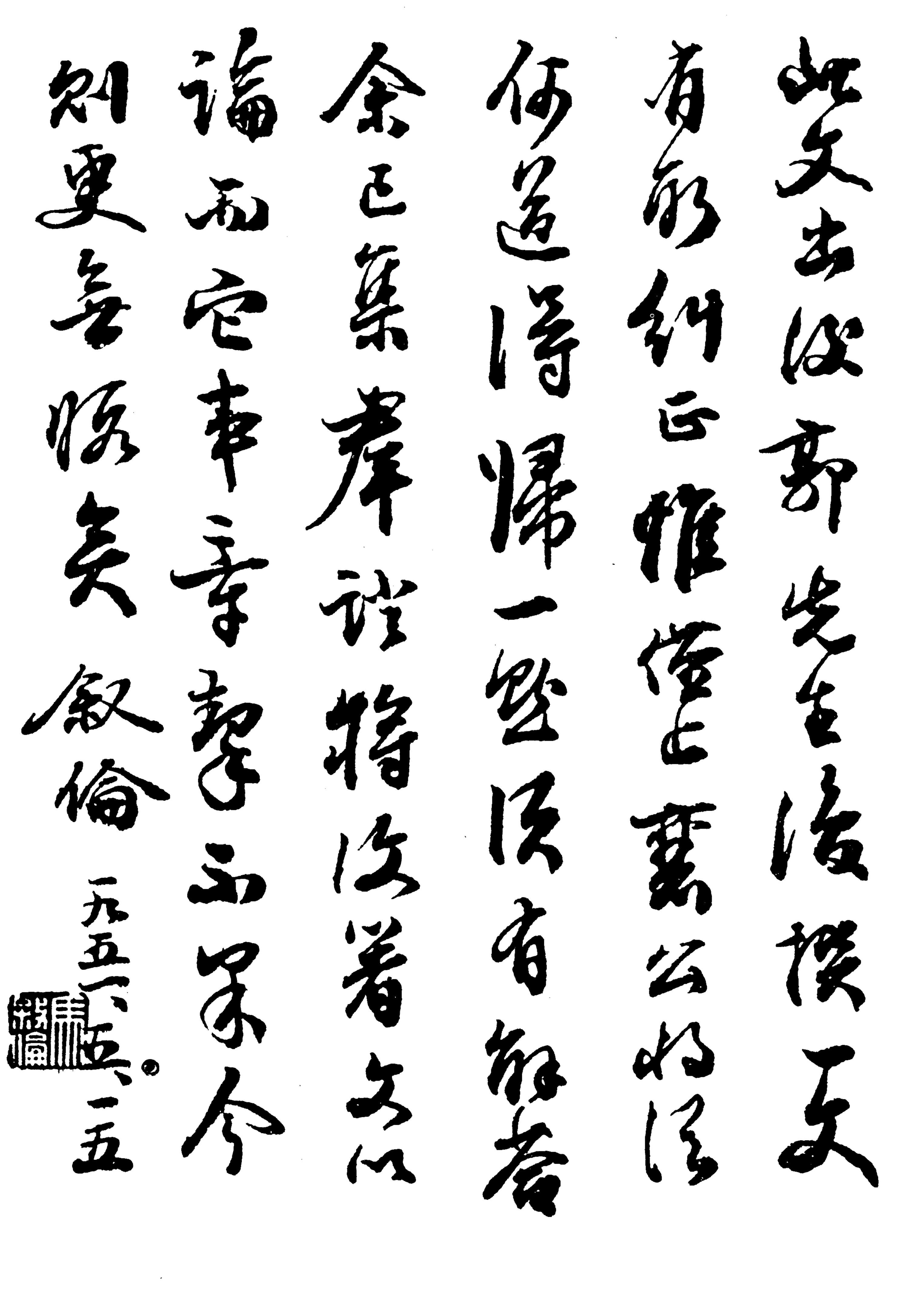
至於郭沫若先生在這詩裏特别"注意的是'十千維耦'的一句，這是講有二萬人在同時集體耕作，這和卜辭的'王大令衆人曰協田，也恰恰彼此得到互釋'。"我雖不敢肯定否認那時沒有"集體耕作"，但是，說十千是二萬人，怕還可以商榷。因爲我瞭解十千兩個字的本義，都是街道，田裏的十千就是阡陌，這傳說的正是田中；那末，或者十千兩個字，是不是都照他們的本義來說，比較妥當些？上面說："駿

發爾私，終三十里"，下面說："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是說三十里的土地，你都該去耕種，阡陌要開一耦的寬。周禮匠人"耕廣五寸，二耕爲耦"，那末，耦廣一尺，周朝的尺只合清朝工部尺的七寸，我們看到現在的田塍(或叫田埂)的寬度，正差不多。

我這樣對幾位先生的說話大胆地批評着，我還想對李濟、李季和其他各位先生的著作也批評批評，不過現在手頭沒有材料，很曉得不見得完全都對，或者"愚夫一得"，可以供幾位先生的參考，或者"抛磚引玉"，我還多得些敎誨。

是一個字，都是像胎兒的樣子，子字的發音在精紐，巳字在邪紐，都是舌尖前音，收音也都在之類。說文解字裏的籀文子字，的確就是召伯敦和傳籀裏的子字，也是甲文裏甲子的子字；可是，這個字却並非就是子字，他是說文解字裏的兒字；兒是形聲字，從人，囟聲；是孺字的發音同在日紐的轉注字；甲骨文裏寫做 [兒]、[兒]、[兒]、[兒] 的最爲正式，寫做 [兒]、[兒] 的，唐蘭說是倒寫了，對的。其他像 [囟]、[囟]、[囟]、[囟] 等，都是省變的，其實就是當時的草書。有一字寫做 [兒]，和傳卣裏的 [兒] 召伯虎敦裏 [兒] 相近了，還有父巳爵裏的 [兒]，吳式芬說做孫字；其實也是兒字，傳卣 [兒] 字裏面的 [彡]，大概是 [又]，父巳爵的 [兒] 裏的 [屮] 也是 [又]，像身和手脚，召伯虎敦的 [兒] 當是由 [兒] 變譌的：那末，傳卣的 [兒] 字，並非象穿着衣服了。

甲骨文裏有 [夾] 字，寫法很多，羅振玉說他是赫字，說文解字的 [奭] 字，是他的錯誤！這是對的，[夾] 字裏面的 [⋯]，"變相"很多，葉玉森以爲 [夾] 是夾字，"所夾者不一其物，故可任意作多形"，郭沫若先生以爲"此字象人形，而特其乳，即女之别體，卜辭限於先王先公之配耦，其初當係王母之意"。我以爲 [夾] 字在金甲文裏都借做配字用的。(這個配字，不是說文解字酉部裏從酉 [己] 聲的配)，配字毛公鼎裏寫做 [配]，是妃字的轉注字，也是僕字的另一種寫法，他從 [卩] 從酉，([卩] 是坐字的"初文"，但是 [配] 字裏的 [卩]，另是一個字，因爲配是侍候斟酒的人，就是金器文裏亞字形中的 [配]，[配] 是頭上戴缶，手中捧酉，酉裏還有一個取酒的東西，大概是勺，這是僕人的"職務"(金文上這種是"圖語"，這是表明他家庭執業的)。[配] 字是把 [卩]



跋石鼓文研究

三十年來考驗石鼓爲秦物，殆無異論，蓋以有相當之證明也。然刻於秦之何世，則尚未一致。余於往年四月，箸石鼓文疏記，考定爲秦文公將大伐戎而大田於襄公故都所刻石，雖似遠承俞思謙近承震鈞之說，而援據不同，所見亦異。頃自唐君立厂假得郭沫若先生箸古代銘刻彙攷，其中有石鼓文研究一篇，蓋郭先生於日本見古拓石鼓文照片，其拓本出於明代無錫安氏。而與上海藝苑眞賞社影印安氏宋拓所謂中甲本者，又互有優劣。郭先生於石鼓之歷史，及二本之優劣，舉之無遺，致可敬也。獨其考定刻石者爲秦襄公。與倫之主文公者，雖僅十數年之差，倫終未敢信也。今披白倫對郭先生所見之意如左：

郭先生主張爲秦襄公刻石者，以石鼓出於古之三畤原。則與三畤之一之建立必有攸關。揆其用意，猶後世神祠佛閣之建立碑碣也。三畤中之西畤，作於襄公八年，當周平王元年，襄公立西畤之由，則史記秦本紀曰，“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周避戎難，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國，乃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郭先生據此，知西畤乃襄公送平王而凱旋時記功之作，並舉靁雨一石所謂“其奔其敔□□其事”者，爲攻戎救周之證，而師一石所謂“嗣王始□古我來□。”尤屬與送平王事相符，而以作原一石爲即紀作畤時事，倫以爲

周之事，且以其奔其敔□□其事之語，當攻戎救周之事，又以而師一章之嗣王始□古我來□，當送平王之事，倫以爲鼓辭十章，皆言漁獵，及簡選車徒，與車攻八章蓋同其旨，若謂襄公以紀攻戎救周之功，既無明白事據，其奔其敔□□其事二句，所缺之文，當是敬恭勤勞之意，倫謂此承上文徒馭湯湯而言，疑奔敔謂奔走敔侮之屬，即徒馭也，乃誡敕徒馭之恭勤其事耳，即謂奔敔非執事者之義，則其奔其敔與避車章之即遫即時，義例略同，此爲始出獵時勵其徒馭，彼爲正獵之際，詔其徒馭耳，以爲攻戎救周之事，終苦於事據之不確也，嗣王自謂平王，然而師一石，郭先生疑尚奪去首行，以倫攷之，此石當每行七字，(詳疏記)今皆六字，則每行上奪一字，郭先生欲成其而師爲平王命辭之意，故疑首行奪去，而各本並無痕迹，證諸今存之石，亦復無徵，且以七字一行讀之，則自首行至第四行之滔滔止，文爲□□□□，□而師□，弓矢孔庶，□□□□，□□□，乙，𠂤□□，左驂𠂤，□□滔滔，正各四字爲句，亦可證知前無所奪，而第七行□□□其寫尖具，第八行來(來字郭先生以屬天子之上，)□□□樂天子，第九行來來(郭先生以六字爲一行，來上爲□，)嗣王台□，第十行□古我來，(郭先生讀古爲故，以六字爲一行，故古上無□，而於來下增□，以就四字爲句，)倫意當以□□其寫爲句，鑾車章四馬其寫可證也，尖具來讀爲小大具來，其下文或以□=□□=(重文不能定其位者如此，)爲句，樂天子來爲句，□□嗣王爲句，㫗□爲句，□古我來爲句，或以□□□樂爲句，天子來□爲句，㝵嗣王爲句，(如郭先生本或可以天子□來㝵嗣王爲句，)㫗㝵爲句，□古我來爲句，則句讀之可商也如此，即如郭先生斷

句，而嗣王下一字僅存其半，台字辭尚功錄爲始字，今各本並不可證，而台下一字闕如矣，安必其爲立字，即爲立字，於本句義雖通矣，而末句爲□古我來，義將如何，即如郭先生於古上去一□，而讀古爲故，來下增一□，然末字當安何字，於義方協，以事言之，當爲送字，然徵之古代詩歌，似少如此辭例，且襄公出師之始，豈竟不欲逐二戎而復故都邪，蓋未有紀功而立辭如此者也，然則二證皆非極成，而郭先生主張將根本不易成立矣。

抑郭先生以秦襄公立西畤，所以紀送平王凱旋之功，而立畤之時，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在襄公八年，當平王元年，竹書紀年則系之平王二年，前人攷定史記齊陳曹晉楚世家並以幽王見殺之年爲即平王東徙之年，故見於諸世家者皆以次年之事爲當年之事，則此亦或紀年爲正，紀年賜秦晉以邠岐之田，(即秦本紀之賜襄公以岐西之地也，)系於秦立西畤之後，若立畤先而賜地後，則秦本紀之說亦誤，或曰，襄公未封爲諸侯，安得立畤以祀上帝，此當從史記爲正，然襄公之作西畤，以受封爲諸侯也，諸侯之郊祀上帝，其來蓋久，故春秋傳魯晉皆有郊祀，昔人以此證魯之郊禘非由周公相成王而受賜也，襄公以位爲諸侯，故立西畤，則不必與紀功合爲一談，且襄公所立西畤，不在岐豐之境，正由是時岐豐猶陷於戎，襄公安得即其地而立畤，檢秦本紀但言“乃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不言西畤之地，封禪書則曰，“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

仍非確實之證明也。史記周本紀曰，“平王立，東遷於雒邑，避戎寇。”竹書紀年曰，“平王元年，王東徙洛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蓋平王出於申，而殺幽王者申侯與西戎犬戎也，立平王者亦申侯與魯侯許男鄭子也，(此據竹書紀年，史記周本紀曰，於是諸侯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然則當時諸侯於西戎犬戎，但圖之不使復東而已，蓋力既不足以制戎，而又有申侯平王於其間，甯無投鼠之忌，故周本紀曰，“虜褒似，盡取周賂而去，”不言諸侯伐戎，戎敗走也，秦本紀所謂“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及史記衛世家所謂“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有功”者，皆言乎其禦戎使不復東而已，即秦本紀所謂“戎無道侵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之語，尤可證也，(亦或秦史自張之辭)蓋此平王賜秦襄公以岐西之地之命辭也。賜秦晉以邠岐之田，竹書紀年記在平王二年，此爲岐豐未復之明證，岐豐猶爲戎有，故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於師矣。然則所謂戰甚力及平戎者，豈非僅禦之不使復東，而平王藉秦晉鄭衛之力，得以東遷而已，郭先生如以秦襄公送平王有功，而作西畤以紀之，並刻石焉，猶可也，若曰凱旋，則戎未退，故都未復，竊以爲未可。

雖然，使鼓辭爲紀功之作，必明次其事，而以車徒之盛殺伐之勤彰之，若出車之言“薄伐西戎，”及“玁狁于襄”“玁狁于夷，”又言“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是也，六月言“玁狁孔熾，王于出征，”及“四牡脩廣，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亦其例也。今檢鼓辭十章，雖有殘缺，而稱弓矢車旅徒馬之盛，則多有其證，而無一字及戎夷之暴，王室之危，豈皆在所殘缺中邪，郭先生以靁雨章爲敘初由汧源出師攻戎救

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據此，可知襄公之西畤，不在雍而在西垂，封禪書正義曰，"西垂，漢隴西郡西縣也，今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也，"其距雍遠矣，郭先生據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之說以爲與鄜畤吳陽上畤同在雍者誤也，西畤既不在雍，是郭先生之主張又將根本不能成立矣。

秦襄公旣入平王於洛，蓋即罷兵而歸西垂，此證之封禪書曰"秦襄公旣侯居西垂"可知也。是時，當爲襄公九年，襄公旣受岐西之賜，然實未得其地，故詩有小戎以美襄公，詩序曰，"修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蓋襄公屢伐戎，冀收岐西之地，然十二年伐戎雖至岐，而襄公已卒於師，以文公十六年伐戎戎敗走，文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證之，則襄公至岐而仍未得其地也，(詩終南序曰，"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勸戒之，"秦譜正義據此詩以證襄公已得岐東，昔人已有正終南爲美文公者矣，)亦可證知襄公九年以後至於其卒前，蓋僅至岐而未及乎岐之東，則不得有在岐東作畤紀功之事也，此皆郭先生主張之前提所應先爲決定者也。

其次十鼓之次第問題，昔人所次，固非定論，郭先生新次，完全爲附合其主張而然，亦可謂郭先生以其所次而完成其主張者也，倫於十鼓次第，因辭多殘闕，不敢遽作斷語，然如郭先生之以作原避水遯車田車鑾車五章相次，似頗順也，獨以汧殹超列第一，霝雨次於第二，而師列於第三。則竊以爲猶未可也，而師一章，辭多闕字，以次言之，郭

先生之意謂此乃追敍凱旋時事，中當有天子命辭，然凱旋之說，旣不能成立，而有天子命辭與否，亦未可知，因此石本都十行行七字，而郭先生以爲都十一行行六字，及辭末有嗣王云云，故有此說耳，其實並無確當之證明也。

至若汧殹一章乃寫漁事，十鼓所書漁獵二事，漁先獵後，蓋由東而西而北，即由水而陸，揆之當時地理固如此，又遯水章之遯水，明指汧水，而霝雨章有"汧殹洎洎"之辭，其上文有"君子即涉涉馬口流"之辭，是涉即涉汧，而爲汧之下流與渭合處，即所謂汧渭之會者也，故下文曰，"舫舟西逮，□□自廱，"然郭先生以[古文]逮爲悤逮，以鄜爲蒲谷之蒲，則必先決此二事，而後可以證此章之汧爲汧之下流與否，[古文]字鄭樵釋西，而郭先生以吳人章𩰫西𩰫北之西作[古文]不作[古文]，故從劉心源釋囱，讀爲悤遽之悤，不悟悤從囱得聲，囱與囟實一字，(詳拙撰說文解字六書疏證)金石刻囱字不甚概見，而金刻西字，散盤作[古文]，俎子鼎作[古文]，甲文則[古文][古文][古文][古文][古文]諸形雜出，[古文]之與[古文]，一畫之異，象形之文固不爭此也，今言悤遽者，古言倉卒，字本有趚，古書多言倉卒造次，無言悤者，以[古文]爲囱，而讀爲悤，殆未可也，至於同器異文，本不爲異。如勇本從力，而本章"流趍湧湧，"其字作[古文]，下文"□□自鄜。"鄜字所從之力仍作[古文]，正其例證也，[古文]逮旣是西逮，則如郭先生謂襄公由汧源出發攻戎救周者，當由西而東，今反西行，爲不合矣。

鄜字說文不錄，王國維釋爲雍，以所從之[古文]爲勇字，而雍勇聲同東部爲根據也，郭先生以爲從邑𢊁聲，說似較當，蓋說文自有𢊁字

也，然以爲此蒲谷鄉之蒲本字，則未敢附和，郭先生所據，徒以蒲𢊁聲同魚部，然水經注曰，'汧水出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藪，爾雅曰，"水決之澤爲汧，"汧之爲名，實兼斯舉，'尋說文藪下曰，"大澤也，雍州弦蒲，"山澤之字，本當爲㵾，說文，"㵾，土得水沮也，"藪爲大澤，而字從艸，明有萑蒲之屬者也，是或鄉以谷名，谷以蒲名，蒲以藪之所有名也，(水經注汧東有蒲谷，汧西北亦有蒲谷水，)又爾雅曰，"秦有陽陓，"郭注曰，"今在扶風汧縣西，"則楊陓即弦蒲之異音，陓字說文亦未箸，倫以爲即洿字異文，說文，"洿、濁水不流也，"正與藪澤之義合，然則蒲亦或洿之同部假借字，而洿爲本字，不待更作從邑之鄜，豈以鄉名而專制此字邪，假令鄜是蒲谷鄉名，弦蒲藪在汧源縣之西北，(見楊守敬水經注圖渭水篇，惟楊以吳山即汧山，非是，)據秦本紀，襄公二年，徙都汧，(今本奪徙都汧三字，郭先生亦謂襄公二年下有奪文，是也，據秦本紀正義引括地志曰，'故汧城在隴州汧源縣東南三里，帝王世紀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也，')則不應東行而反由西北以渡，郭先生謂"襄公舊都乃在汧水之源蒲谷鄉附近，"檢襄公故都之汧，今不可深考，吳炳隴州續志引明一統志，"汧源縣唐宋爲州附郭，"通志，"汧源即今隴州治，"楊守敬水經注圖以汧處於汧水南北二源交會之西北，即今隴州治之東南，於理甚近，亦可如郭先生說爲蒲谷鄉附近，然郭先生徒據此章之辭有"君子即涉涉馬口流汧殹洎洎，"及汧殹一章有"㶇有小魚"之辭，郭先生謂㶇即說文砅之重文㶇字，履石渡水也，水可涉焉，並可履石而渡，可知其淺，乃是汧水之源頭處，所謂"汧殹沔沔，丞彼淖淵，"即決爲弦蒲藪之形須矣，以相附

會，其實㶇雖爲砅之重文，而在此章則義非履石渡水，乃以雙聲借爲瀨也，(詳拙撰石鼓文疏記，)且汧水出弦中谷，說文，"谷、泉出通川者、川，貫通流水也，言深[古文][古文]之水會爲川也，"水經注曰，"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藪，"蓋凡谷皆水停畜之稱，決爲弦蒲藪，藪爲大澤也，又爾雅釋水，"汧出不流，"郭注曰，'水泉潛出，便自停成汙地，邢疏曰，"謂水泉潛出停成汙池者，名汧，"地理志"扶風汧縣，雍州弦蒲藪，"汧水出西北入渭，以其初出不流，停成弦蒲藪，故曰，汧出不流也，'羅曰壁汧陽縣志引古語，"汧山不出頭，汧水不通舟，"以汧山汧水並舉，乃指汧之南源，謂汧山之西北有小隴山南有吳山，而汧山之高不及二山，故曰，不出頭也，汧水南源受於弦蒲藪，自藪而下，水挾泥沙，舟不能行，故曰，不通舟。而此章言"汧殹洎洎，"洎爲瀞省，說文，"瀞、新也，"新謂無垢穢也，(說文洎次瀞上，瀞下曰，"無垢穢也，"瀞即今淨之本字，洎爲瀞之轉注字，)蓋南源之水與北源交會成川以後，水乃新耳，其地當今隴州之東南，則非汧水之源頭處甚明，此郭先生之證不得成者一也，(或以藪爲大澤，澤爲水得土沮，正可涉處，不知漢高祖與徒亡，陷大澤，乃得挾徒衆叛秦，正以道絕故也，明水可涉，澤不可涉，且爾雅，"汧水不流，"又曰，"水決之澤爲汧，明澤爲停而不流者也，"此章明言涉馬口流，又言舫舟西逮，則知決非此也，)又汧殹章曰，"汧殹[古文][古文]，([古文]原作沔，審諦安本，實[古文]之譌，詳疏記，)丞彼淖淵，"(淖借爲倬)淵即水經注所謂"汧有二源一水出縣西山謂之小隴山其水東北流歷澗注以成淵"者也，丞借爲承，說文，"承、受也，"此正由汧之下流，溯其由來，乃受之上流之淵也，且

東逕郁夷，逕平陽故城南，汧水入焉。"又曰，"汧水東南歷慈山東南，逕郁夷縣平陽故城南，汧水又東流注於渭，"是則郁夷平陽故城南爲汧渭所同經流，秦本紀，"寧公六年，徙居平陽，"集解引徐廣曰，"郿之平陽亭，"正義引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四十六里，秦襄公徙都之處，"李賢後漢書馮衍傳注曰，"平陽故城，在今岐州岐山縣西南，"甯公爲文公之孫，其徙平陽，或在文公故都稍北，知者，郁夷與平陽故城相接壤，太平寰宇記曰，'地道記，"郁夷省併郿，"蓋王莽之亂，郁夷之人權寄理郁界，因併于郁，'然則在周東遷之初，平陽郁夷即郿地，故徐廣以平陽爲郿地。而文公都於郿，郿在汧渭之間之汧水之上，故帝王世紀曰，"秦文公徙都汧，今扶風郿縣是也，"文公都在汧渭之間之汧水之上，故鼓辭止言汧而不及渭，惟文公居郿，自郿而至襄公故都之汧，必遵汧而西，故霝雨章曰，"舫舟西逮，□□自鄘，"遵汧而行，故吳人章曰，"載西載北，"此皆徵諸地理而合者矣。

至郭先生謂"汧渭相會處，其水已深，斷無履石而渡及涉馬□流之事可言，"檢羅曰壁汧陽縣志曰，"大石門在縣南里許，雙峽對峙，汧水奔流至此鎖束，水勢頓殺，"此汧水下流和緩之證，且甲水入會於乙水處，亦往往勢殺，郿爲汧入渭之處，則水勢較上流爲殺，亦或得然，況君子即涉之上文曰，"流迄湧湧，盈渫濟濟，"此正先言水之滕涌，後言水之和緩，汧水自西北而東南，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曰"流迄湧湧，"迄即趍之異文，說文曰，"趍、直行也，"自高直流，故滕湧也，盈字昔人釋盈，渫字說文未錄，(郭先生以爲從水某聲，爲涘之異文，水涯也，倫始意亦同，然未敢定，)濟濟蓋爲湝湝之借，濟湝疊韻，又濟音精紐，爲舌

二一五~二一六

汧毆章言沙魚白魚黃鲂白鲂，言鮒，言鮊，言鯉，言鱮，亦與水經注所謂"水出五色魚"及有下(謂淵之下流)亦通謂之龍魚川者合，然則可以證鼓辭所指，確謂汧渭之會，而郭先生之證不得成者二矣。

然則鄜果爲何地乎，以音證之，以地證之，蓋即郿之古地，試先言其音，鄜字郭先生謂從邑虜聲，說文，虜、廡也，從广，虜聲，讀若鹵，虜廡爲轉注字，廡從無得聲，故音在微紐，爲鼻音脣齒音，而從無得聲之字入曉紐者，如憮字是也，虜從虘得聲，(今說文入毋部，訓獲也，從毋從力，虍聲，非是，獲也乃俘字義，亦即孚字義，孚爲捕之初文，虜實戮之轉注異文，今作努字，並詳疏證，)虘盧一字，(亦詳疏證)從由，虍聲，虍音亦曉紐也，虘音轉入來紐爲舌尖前鼻音，古讀來紐歸娘，娘亦舌尖前鼻音也，古凡發音方法同者可以轉注，(但轉注規律須形義音三條件皆備，此但就音的條件言耳，)故廡虜得轉注，郿者，說文曰，"右扶風縣，從邑、眉聲，"眉音亦在微紐，則鄜之爲郿，猶虜之爲廡也，鄜蓋是郿之轉注異文，自詩崧高箸郿字，而鄜字僅見於鼓辭，遂等於廢棄矣。次以地言之，詩崧高傳曰，"郿、地名，"正義曰，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也，史記白起傳正義曰，"郿、岐州縣，"封禪書正義引括地志云，'郿縣故城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即此城也，帝王世紀，"秦文公徙汧，今扶風郿縣，"是也，'倫謂秦文公營邑在汧渭之會，見於秦本紀，秦遷于汧渭，見於竹書紀年，皆汧渭並言，明不離於汧而已及於渭也，羅曰壁汧陽縣志曰，"汧河發源汧山，至屈家灣入汧境，經桂家峽入鳳翔界，又東南至寶雞入渭，"與楊守敬水經注圖相符，則汧渭之會，在今鳳翔縣南虢鎮之西，水經注曰，"渭水出首陽縣渭谷亭南谷，

行必卜，卜吉於癸，故雖霝雨不爲輟耳，此章首言出行之日，次敍起行之地，及入汧之始，繼敍徒馭之衆，及遵汧而進，并敬戒其徒馭，亦正合居第一之義。

汧毆章以次言之當居第二，蓋既溯汧而西北，即漁於汧，於事理爲極順也，而此章止言所得之魚製爲脡(即 盤 字，)胈膾(即鱠字，)膞，其味極美，明皆在舟中所爲耳，以所漁之地言之，當在今隴縣治之東南，即水經注所謂龍魚川，蓋及今之汧河，已止有小魚而已，(見羅志但或古今不同。)

第三章倫意當以作原次之，蓋溯汧而達於隴，隴道阻長，(羅曰壁汧陽縣志述舊志曰，"南臨汧水，北倚馮河。五里坡蜒延於左，月曲山盤踞於右，"山嶺重複，溪澗險阻，)故先除治，此章首句"□□□猷，"猷上三□以詩戴戴大猷例之，或亦然也，次句曰"作邍作□，"□處未可臆定爲某字，然說文曰，"邍，高平之野人所登，"則□處亦當爲同義之字，屬山阜而言者也，說文，"隴、天水大坂也，"又曰，"坡者曰阪，"坡陂一字，而皆阜之後起字，(詳疏證)阜字篆文作𨸏，而實畫山水者所謂"極目而平者名爲坂，"蓋本作 𨸏 象形，篆取整齊，變而爲 𠂤 耳，且邍爲高平之野，說文，"野、郊外也，從里，予聲，"古文野作埜，則從里省，從林，予聲，此章言，"帥彼陂□，□＝□草，爲三十里，"蓋襄公故都，當今之隴縣治，其西北六十里即小隴山，一名隴阪，(據隴州續志)說文曰，"郊、距國百里爲郊，"又曰，"邑外謂之郊，"然則此章所謂作邍作□，正治隴阪也，其所舉植物如栗柞棫櫻楮，正合古代以樹表道之義，野之從林，亦或以此矣，(栗爲汧產之一，見羅曰壁汧陽縣

尖前破裂摩擦音，湝音見紐，爲舌根破裂音，發音方法少差，僅有摩擦與否之差，故得通借，(此例甚多，詳疏證)，說文，"湝，水流湝湝也，"以詩葛覃，"其鳴喈喈，"毛傳謂"喈喈和聲之遠聞也"例之，則湝湝蓋爲水流緩和之聲，(古書濟河濟江之濟皆借爲𧾷，說文，"𧾷、淺渡也，"惜渫 盈 二字，不能確證其爲何字，不能證濟之或借爲𧾷否耳，)水流和緩而以馬涉，未爲不可，然則鄜非蒲谷又明矣。

霝雨章以癸𩃬(霝雨□□下二□處以詩"風雨淒淒""霝雨其濛"例之，而以此上下之韻求之，當是𩃬𩃬或淒淒也，)濟爲韻，流□鄜爲韻，湯衍陽方爲韻，止敔事爲韻，鄜得韻流者，古書之韻，不限同部，且多同紐，汧毆章以鯉柳爲韻。即其證也，(昔人所謂合韻叶韻者，以同一發音方法或相近之發音方法求之，多通，)鄜從虜得聲，虜流音皆來紐，鄜即郿之轉注異文，而虜得借爲孚，而孚流又皆幽部，則其爲韻甚明，此又鄜不必爲蒲谷之名者矣，(或曰，鑾車章曰，"徒馭孔庶，鄜□亯搏，"鄜下□處雖未知何字，然此處突見鄜字，則鄜非郿之異文明矣，倫謂此□處或是人字，指自郿從來之徒馭，亯字之㐭，以他金器證之，自爲 亘 字，亯蓋從之得聲，秦公敦，"趄趄烈烈，"則此亦當借爲狀壯勇之義，言徒馭多而壯勇耳，或鄜即借爲虜字，(此例金器亦多，)鄜下□處或是力字，亦狀用力之義者，鄜□宣搏亦狀徒馭之壯勇。)

二事既明，則霝雨章之汧，塙爲入渭處之汧，而非汧之發源處矣，由上所舉證明，則霝雨一章實當爲第一，首句"□□□癸，"(癸字據郭先生所見寫眞本，)如以詩"吉日惟戊"例之，蓋亦是吉日惟癸，古者出

二一七~二一八

志,)此蓋至襄公故囿北園之路,文公將行獵於此,故治之耳,此章所記蓋幷及治汧之事,故有"𢦏= 囫 罟"之辭,避水章曰,"避水既瀞,避道既平,"亦即指此而言,(詩黍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傳曰,"土治曰平,水治曰清,"於此可證汧殹一章當次作遷之前,避水一章當次作遷之後,殆無可疑。

避水章曰,"□馬既𨑳,"又曰,"左驂馯=,□□騝=,"則已舍舟而陸,又曰。"四𨌲𩥉𩥉,"則狀馬行之速,又曰,"公謂大□,(□處疑爲僕字)余(此字安氏中甲本僅爲全形,昔人皆以爲余字,郭先生亦錄爲余字,或寫眞本如此也,今從郭先生,)及如□□害不余吕,及爲急或彶之省,如讀爲公將如棠觀魚之如,往也,則下□處疑是地名,蓋即襄公故都之名,此下□處當是女字,文公謂其僕馭,余急欲往故都,女曷不助余,蓋令其疾駛耳,(或謂余及如□□爲句,則□□處或即北園之名,)此亦當次作遷章後之證,倫意文公所田,即詩四𢧵所謂"遊于北園"者也,北園爲襄公故都之囿,在故都之北,故謂之北園,亦正當隴阪處也,其後數章皆言獵事,則至故都以後事矣。

吳人章曰,"吳人憐 亟 ,(郭先生所據作 亟 ,) 𣏟 (郭先生所據作 䩞 ,)夕敬□,𢦏西𢦏北,勿竈勿伐,(此字鼓文作 𠇋 ,郭先生謂明是代字,以證前人釋伐之誤,然倫仍從舊釋,以勿竈勿伐,謂勿告于祖禰不伐人也(竈爲祰之祭字,禮經祰字或作告或作造,而周禮太祝注,"故書造爲竈,"有明證也,戈字作 𠂇 在而師章亦有其證,如"是 𢦏 □□,"是戟與詩之"是熾是昌"者辭例相同,則所從之 𠂇 亦即戈字,趩尊"錫趩 𢦏 衣,"吳大澂釋爲織衣,而 𢦏 字與甲文之

戓 𢦏 相同,而甲文亦或作 𢦏 也。 𢦏 字甲文作 𢦏,亦或作 𢦏,皆其例證,) 屮 (郭先生所據作 中 ,倫疑此乃 𦘒 字之泐,)而 出 (郭先生據本作 出,)□,□獻用□,余即據此以爲文公將伐戎還襄公之故都以行祰祭因大狩以習兵之塙證,以文公既邑于湄,至雍或鄜,皆不必往西北也。 惟文公雖營邑於湄,(說文,"邑、國也,都、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文公初營湄,猶迫於戎,故未具宗廟,祰猶往故都耳,秦本紀,文公三年,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即營邑之,十年,初爲鄜畤,蓋以西畤在西垂,而宗廟在汧,汧近,故先立畤耳,)而宗廟在汧,故曰"西逮,"故曰,"𢦏西𢦏北,勿竈勿伐,"或曰,郭先生襄公立西畤於雍之說,雖違事實,然亦安知非襄公還都時之漁獵,而必以爲文公,何據,復之曰,襄公都汧以後,雖亦屢出伐戎,(據詩小戎序,然小戎之詩,亦或美文公,而序者誤爲襄公。 如終南然,)然都汧至卒僅四年,而最後至岐,即卒于師,未嘗至乎汧渭之間,安得有由汧渭溯流而西北之事,所以決知非襄公也,如謂襄公送平王歸而作此,則不當有勿竈勿伐之辭矣,此章以"吳人憐 亟 朝夕敬□"起辭,繼以"𢦏西𢦏北,勿竈勿伐,"吳人即虞人,胥即胥人,(詳疏記,)主山澤之官,所以明祰而後伐,決于伐矣,狩以習兵,胥人主之,故以吳人起辭,而後有"□□ 𢦏 寓逢,中囿孔□,□鹿□=,避其□□,□= 𧳸=,"𧳸 即疃之轉注異文,說文,"疃,禽獸所踐處也,詩曰,町疃鹿場,"則此中囿即詩所謂北園,而文公祰祭以後,即獵于中囿矣,此吳人章當次避水章後明矣。

鑾車章曰,"□□鑾車,𠦪𣏟真□,"鑾車上奪二字,以意逆之,當

是狀鑾車之詞,如詩采芑之鸞聲嘒嘒,即鸞車之聲,而詩每言鸞聲嘒嘒,即其例矣,𠦪本訓疾,(說文,)乃本之轉注異文,(本即奔跑之跑本字,詳疏證,)𣏟字說文未錄,倫疑即造次之次,而趀之異文,(詳疏記,)𠦪𣏟言車行之倉卒,郭先生則據金器每以𠦪爲車飾之名,即借爲賁,及王國維謂𣏟即周禮巾車樊飾故書樊作𣏟之𣏟,以𠦪𣏟爲鑾車之飾,亦可從,其下文曰,"□弓孔碩,彤矢□=,四馬其寫,六轡驁□,徒馭孔庶,鄜□ 𡩜 搏。"則皆狀輿服弓矢馬轡徒馭之威儀,下文又曰。" 𣥠 車𢦏衍,□徒如章,遷隰陰陽。"又爲車行而人徒之衆。(章爲障省,如障猶言如堵耳,)及其經過之地,下文則爲獵事,此章記由故都始出田獵事也,其次似當在吳人章後。

田車章曰,"田車孔安,鋚勒𩣡,(𩣡即說文之馬一歲也讀若環之 𩣡 ,詳疏記,)四介既簡,(四介二字,安氏中甲本似爲徒衆二字之泐,郭先生所據作四介,郭先生曰,二字頗漶漫,然諦宷可辨,詩淸人,"駟介旁旁,"今姑從郭,以有既簡二字。四介與衆徒皆可讀也。"左驂旛=,右驂騝=,避以隮於遷,上言鑾車,此言田車,蓋行獵之車,周禮司𢼸亦著之者也,避以隮于原者,隮即躋之異文,謂登也,遷即作遷章之遷,所謂高平之野,故言躋也,此由平原而至高原,故易鑾車而以田車,可證此章當次鑾車之後,此章方敘正式之獵事,下文曰,"避戎止陕,宮車其寫,"陕爲隝之轉注異文,說文曰,"隝、小障也,"戎謂徒馭,宮車即田車,(詳疏記,)言徒馭止於遷之隝,田車乃卸而不用,下文曰,"秀弓寺射,"則謂引弓而待射矣,(秀爲揚省,即擂異文,)其下敘禽獸之多與勇,及禽獸奔走,而獵者或以器格之,或以器覆之,(各即

格省,格者謂獸,亞借爲而,而者謂禽,並詳疏記,)然皆生執而勿射死,文公以此爲樂,故曰,"君子乃樂。"

避車章敘車馬彼堅肥,而文公親獵之事,文曰,"君子鼎獵,鼎獵鼎遊,麀鹿速速,君子之求,"又曰,"牸牸角弓,控弦以待,"可證也,以詩小戎"言念君子"終南"君子至止"之君子皆謂秦襄公及文公,則此亦然,且牸牸角弓,即所謂彤弓也。(牸字譣安氏中甲本實從牛旁辛,郭君所據本作𢏽,諦宷未是,然謂與詩角弓之"騂騂角弓"辭義全同,則是也,)彤弓天子所以賜有功諸侯,故文公得而用之。(第二弓字借爲控,茲借爲弦,並詳疏記。)然則此當次田車章之後又明矣。

所餘惟天□一章,殘闕既多,絕難定其次第所在,而師一章似應在第九,或在末,所以復有"左驂□=(此章應七字一行,郭先生以六字爲行,遂讀左驂右□,滔滔是𢦏,爲句,非也,)右驂滔滔"(滔借爲本,疾走也,詳疏記,)之句,可證其爲獵止就歸之意,而章末曰,"嗣王咍□,□古我來,"忽及平王,王下咍字,前人多以爲始字,倫謂歐陽修謂"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梅堯臣亦謂"四百六十飛鳳凰,"歐梅同時,梅蓋舉其成數。 非所見遽少五字也,歐梅所見既然,而郭先生就安氏中甲本所存字數,表列全字四百六十五,適符歐舉之數,於此章列全字三十二,始字在半字之列,則薛尚功以來作始字者,殆出於臆定,郭先生於咍下□處以爲立字,亦緣以咍爲始字而臆定之,郭先生即以此證鼓文爲襄公送平王紀功之作,以平王方即位,故定此句爲嗣王始立也,今已證知非襄公時物,而爲文公十年後或十五年時所作,已在平王十三年以後,似可稱嗣王,而不得言始立也,然以上文有天

子云云，則此似爲頌辭，惜文殘闕不可妄定，而以普通例言，頌辭在文末，則以此章殿十鼓，似未爲不可也。

倫據鼓辭事實地理合之傳記，審定爲秦文公時作物，而郭先生定爲襄公時物，所差不過父子之異，而時間上亦不過十餘年之前後，竊以自慰其所推定，倘未大謬，惜不能更得其他證據，或較佳且塙於此者耳，此外郭先生所釋鼓辭字義，其與倫見不合，而倫已著於疏記者，今不復贅錄於此，其未爲疏記所及者，(疏記所不及者，一爲前人所釋已明，而倫意同之者，一爲前人所釋雖謬，而倫尚未有新釋可以代之者。)如吾水章“害不余習”之習，即說文友字重文作 習 者之 習，毛公鼎作 習，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友作 習 者也。(說文篆譌，詳疏證，)即右字異文，郭先生釋爲右，與余意同，然右本祐之初文，助也。故倫讀本義，而郭先生則讀爲戎右之右，古之戎右，亦取助義。郭先生之意若然，固可通也。 吾車章“其來大次”之次，郭釋爲恣省，然論安本作 㠯，本非全字，其二字地位近下，必非單純次字，未可遽定爲次也，同章“其來遭=”之遭。郭先生據羅振玉之說殆訓行相續，當是行聲，許訓媟遭非本義，此由羅不知說文遭訓媟遭，乃以連緜字爲釋，而非取媟褻之義，媟遭正謂行聲，今杭縣謂行聲之緩者，猶有此音也，同章“射其豬蜀”之蜀，郭先生謂假爲獨，言離羣而獨逸者，倫按此字昔人張大昌及今人强運開釋爲獸名之獨省文，是也。 田車章“宮車其寫”之寫，郭先生讀爲瀉，倫謂此與䜌𣪕章“四馬其寫”之寫，以上下文義證之。皆當讀本字，說文曰，“置物也，”惟此章之寫，亦可借爲卸耳，以兩章上下辭義論之，決非流瀉之義，䜌𣪕章“趍趍 𤇾 馬”之 𤇾，郭

先生釋𢍏，引說文𢍏兩手盛也，此用爲以兩手控勒馬轡之意，然此字安本亦漫漶，未可決定爲何字，即爲𢍏字，許愼所謂兩手盛者，義重在盛，以兩手盛之，故從 𦥑，今杭縣以杓於缸中取水曰咬，以兩手盛水亦曰咬，蓋其正字即𢍏，𢍏音余六切也，然則不能爲控勒之義，倫見以闕疑爲是，凡此獻疑，亦欲以質之郭先生。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北京

孫籀廎先生校攟古錄金文迻記敍

孫先生詒讓。字仲容。籀廎其別字也。浙江故溫州府瑞安縣人。父衣言。以江甯布政司使入爲太僕寺卿。世父鏘鳴。禮部侍郎。皆以永嘉先哲之學爲後進倡。先生從宦。多識時賢世俊。遂擅經術。兼攻金石甲骨文字之學。其所箸如周禮正義、墨子閒詁、古籀拾遺、契文舉例、名原諸書。都十餘種。世人皆爲仰止。清代學術。以經術文字金石之學獨逸於前。乾嘉諸子,玉振金聲。至於季葉。吾浙德清俞君樾名冠於世。道及海外。而先生後起。頡頏俞君。於是經術文字金石之學。吾浙遂高於國中。蓋治經術及金石之學。必以通文字爲基礎。然後異於冥索而無鑿空向壁之病。清錢大昕、阮元始以小學溝通經術及金石文字之學。然猶蚼疏。每失而不當。桂馥、許瀚、王筠亦復有餘憾。若吳榮光、吳式芬、陳介祺之流。則疏於經術。雖畢力致勤於金石文字之學。猶多陷於附會。不知文字范則。而切切於筆墨形似之閒。故其終効與王楚、王俅、薛尙功無甚異矣。近時乃有吳大澂、劉心源、羅振玉、王國維爲較勝。而先生實左右吳、劉。接引羅、王。蓋先生旣深於經術。故於名物制度旣朗然於心目。而以訓詁通經。則陳規早立。援用於金石。遂豁然無礙。且先生之治金石文字中以分析綜合之術爲經緯。故能多中而寡失。今日治金石文字者猶奉爲不祧之法。而先生金石文字之學。所以度越古人。亦由

此矣。若夫甲骨之文。晚出近世。而與金石刻詞若出一軌。先生以之互勘。故所獲益多。倫於先生昆季諸子之閒。多摳衣奉手。廿餘年前。曾登先生藏書之玉海樓。緬想遺徽。深以不及請益爲憾。比避兵居上海。從張文白先生家借讀先生手校攟古錄金文九卷。恍如親承揮攉。窮兼旬之力。展讀爲竟。大氐墨校於先。朱校於後。然亦有朱校之後。復加墨校者。其中有謂見古籀拾遺、名原者。則是最後之筆。蓋出先生晚歲矣。倫幸多侍碩學。粗曉六書。於先生所是正舊釋者。雖服其多精湛不易。亦有不敢苟同者。如封敨、卯敨、盂鼎之 艾。舊釋爲艾。謬以形附耳。先生釋爲熒省。據書有榮伯。史記有榮夷公。證卯敨之 艾 公爲榮國君。倫檢貞松堂集古遺文。有 縈 白敨。縈 即說文之縈字。則先生釋 艾 爲熒省。似信塙矣。然倫讀封敨之詞曰。王叀 艾 蔑曆。卯敨之詞曰。艾 白乎令卯曰。飤乃先且考死𤔲 艾 公室。詳審文義。二 艾 字皆當釋爲勞。盂鼎王 ? 艾 𠤎。其文雖缺。然王下蓋爲令字。則 艾 亦當釋爲勞。說文。勞。從力。熒省聲。似可爲先生左說。然勞實從 尞 省聲。尞 爲燎之初文。亦即說文之𤈦字、𤈦爲譌文、燎音來紐、古讀歸泥、𤈦音疑紐、泥疑同爲鼻音、故音轉耳、僚彝有 尞 字。即齊侯鎛𤔲叔有成 𤇾 於齊邦之 𤇾。亦即說文之褮字。說文誤從熒省。說文讀若詩靜女其姝之靜、然讀若皆後人增之、不可盡據、段玉裁謂當讀爲姝、亦不可據也、其實說文勞營褮三字。並從 尞 省。不從熒省也。左桓八年傳杜注。僚。勞也。杜預以勞釋僚。則封敨、卯敨、盂鼎之 艾。皆借燎爲勞矣。卯敨之 艾 白。蓋即 縈 白敨之縈伯。是爲國君之偁。縈亦蓋從 尞 省、

爲繞之轉注字、抑或彼是縈白。此爲勞省。古有勞國。故後世有勞氏歟。其曰。死𤇾𤇾公室。公室猶王室。公不得連𤇾讀爲國爵之偁。上下文皆言𤇾白。尤可證也。此類千慮一失。不是爲賢者累。金器文字多變譌難識。旣須分析以明其形。亦當會通以觀其義。古詞雖多聲類相近而叚用。然不如後世詞賦家之不明語原系統。不別聲類紀綱。一切混通。泛然無歸者也。故賴讀者咀嚼全文。類觀衆器。必使盡通而無隔礙。然後得爲定論。如先生釋師奎父鼎之奎爲無之省文。引舀鼎之埜及禮記瓦大即互甒爲證。可謂深思造微。發前人之未見。倫以爲無從⿱大林得聲。⿱大林從⿱丗人得聲。⿱丗人則有無之無本字作⿱丗人者之譌。美洲加利物尼亞之印弟安族人。表示否或無之符號爲⿱亼从。上古圖語。不以區域之殊而不可同。此士古俗。其表示否或無之圖語蓋作作⿱丗人也。及變爲篆文。形混於大。故禮記瓦甒乃作瓦大矣。舀鼎作埜而師奎父鼎徑作奎。明⿱大林從林而⿱丗人聲。蓋橆之轉注字。此倫以先生之啓示而有所得。轉敢爲先生補其未備。以求形義之塙定。庶令治金甲文字者知未可冥索。鑿穿向壁。以墮於鹵莽蔑裂之失。先生如在。亦或莞爾而可之與。

任銘善曰。說文。膋。膫之或體字。本從袞聲。又伯勞夏小正作伯鷯。熒縈亦當從𤇾爲聲。𤇾者。𤇾之初文象形 ㇋ 。甲文作米者。即此字。又作炎者。即熒字。熒𤇾亦同字矣。然則諸從𤇾作者皆當從熒省聲。許君未知其所以然。而爲說自不誤。有所受之矣。倫案:任銘善同志提出的意見，給我很大的幫助，我當再加研

二二七~二二八

究，先附此以見朋友相益。

一九五六年二月五日